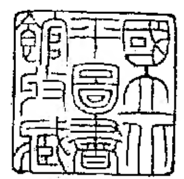
金瓶梅詞話

全二十冊
首冊

金瓶梅詞話序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七情憂鬱為甚上智之士與化俱生霧散而氷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為



累惟下焉者旣不出了於心胸
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然則
不致于坐病者幾希吾友笑笑
生爲此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斯
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
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

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
取報應輪廻之事如在目前始
終如脈絡貫通如萬系迎風而
不亂也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
而忘憂也其中未免語涉俚俗
氣含脂粉余則目不然關雎之

作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于淫者哀與怨人之所惡也鮮有不至于傷者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剪燈新話元微之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

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鍾情麗集
盧梅湖之懷春雅集周静軒之
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傳于湖記
其間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
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此
一傳者雖市井之常談閨房之

碎語使三尺童子聞之如飫天
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雖不
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綽有可觀
其他關繫世道風化懲戒善惡
滌慮洗心無不小補譬如房中
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惡之人非

堯舜聖賢鮮不為所躭富貴善
良是以搖動人心蕩其素志觀
其高堂大厦雲窓霧閣何深況
也金屏綉褥何美麗也鬢雲斜
嚲春酥滿胸何嬋娟也雄鳳雌
凰迭舞何慇懃也錦衣玉食何

侈費也佳人才子嘲風咏月何
綢繆也雞舌含香唾圓流玉何
溢度也一雙玉腕綰復綰兩隻
金蓮顛倒顛何猛浪也旣其樂
矣然樂極必悲生如離別之機
將興憔悴之容必見者所不能

免也折梅逢驛使尺素寄魚書
所不能無也患難迫切之中顛
沛流離之頃所不能脫也陷命
於刀劒所不能逃也陽有王法
幽有鬼神所不能逭也至于淫
人妻子妻子淫人禍因惡積福

緣善慶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歡離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時者遠則子孫悠久近則安享終身逆天時者身名罹喪禍不旋踵人之處世雖不出乎世運代謝然不

經凶禍不蒙耻辱者亦幸矣吾
故曰笑笑生作此傳者蓋有所
謂也

欣欣子書于明賢里之軒

跋

金瓶梅傳。為
世廟時。一鉅公寓言。葢有所刺
也。然曲盡人間醜態。其亦
先師不刪鄭衛之旨乎。中間處

處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後流行此書。功德無量矣。不知者竟目為淫書。不惟不知作者之旨。併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為白之。

廿公書

金瓶梅序

金瓶梅穢書也袁石公亟稱之亦自寄其牢騷耳非有取於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蓋為世戒非為世勸也如諸婦多矣而獨以潘金蓮李瓶兒春梅命名者亦楚檮杌之意也蓋金蓮以姦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

死較諸婠為更慘耳借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淨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丑諸淫婦以描畫世之丑婆淨婆令人讀之汗下蓋為世戒非為世勸也余嘗曰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余

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
筵衍至霸王夜宴少年垂涎曰男兒
何可不如此孝秀曰也只為這烏江
設此一着耳同座聞之歎為有道之
言若有人識得此意方許他讀金瓶
梅也不然石公幾為導淫宣慾之尤
矣奉勸世人勿為西門之後車可也

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漫書於
金閶道中

新刻金瓶梅詞話

詞曰

閬苑瀛洲。金谷陵樓。筭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綉地。莫也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𨢎。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閒一步。着甚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短短横墻。矮矮疎窓。忔憎兒小小池塘。高

低疊峯。綠水邊傍。也有些些風。有些些月。有些些涼。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何妨。但細烹茶。熱烘盞。淺澆湯。

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磷磷床砌堦除。軒窗隨意。小巧規模。却也清幽。也瀟灑。也寬舒。懶散無拘。此等何如。倚闌干。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夫。好炷心香。說些些話。讀

些書。

淨掃塵埃惜耳蒼苔。任門前紅葉鋪堦。也

堪圖畫還也奇哉。有數株松。數竿竹。數枝

梅。花木栽培。取次教開明朝事。天自安排。

知他富貴幾時來。且優游。且隨分。且開懷

四貪詞

酒

酒損精神破喪家。語言無狀鬧喧譁。疎親

慢友多由你。背義忘恩盡是他。 切須戒飲流霞。若能依此實無差。失却萬事皆因此。今後逢賓只待茶。

色

休愛綠髩美朱顏。少貪紅粉翠花鈿。損身害命多嬌態。傾國傾城色更鮮。 莫戀此養丹田。人能寡慾壽長年。從今罷却閑風月。紙帳梅花獨自眠。

財

錢帛金珠籠內收。若非公道少貪求。親朋道義因財失。父子懷情爲利休。 急縮手。且抽頭。免使身心晝夜愁。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遠憂。

氣

莫使强梁逞技能。揮拳捰袖弄精神。一時怒發無明穴。到後憂煎禍及身。 莫太過

免災迍。勸君凡事放寛情。合撒手時須撒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新刻金瓶梅詞話目錄

金瓶梅詞話目錄畢

[illegible]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一

第一回

景陽岡武松打虎　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詞曰。丈夫隻手把吳鈎。欲斬萬人頭。如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爲花柔。請看項籍并劉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

此一隻詞兒。單說着情色二字。乃一體一用。故色絢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晋人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如磁石吸鐵。隔碍潜通。無情之物尚爾。何況爲人。終日在情色中。做活計一節。須而丈夫隻手把吳鈎。吳鈎。乃古劒也。古有干將莫鋣。太阿。吳鈎。魚腸。躅鏤之名。言丈

夫心腸如鐵石。氣槩貫虹蜺。不免屈志于女人。題起當時西楚霸王。姓項名籍。單名羽字。因秦始皇無道。南修五嶺。北築長城。東塡大海。西建阿房。并吞六國。坑儒焚典。因與漢王劉邦。單名季字。時二人起兵。席捲三秦。滅了秦國。指鴻溝爲界。平分天下。因用范增之謀。連敗漢王七十二陣。只因寵着一個婦人。名喚虞姬。有傾城之色。載于軍中。朝夕不離。一旦被韓信所敗。夜走陰陵。爲追兵所逼。霸王敗向江東取救。因捨虞姬不得。又聞四面皆楚歌。事發。嘆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畢。泪下數行。虞姬曰。大王莫非以賤妾之故。有費軍中大事。霸王曰。不然。吾與汝不忍相捨故耳。况汝這般容色。劉邦乃酒色之君。必見汝而納之。虞姬泣

曰。妾寧以義死。不以苟生。遂請王之寶劍。自刎而死。覇王因大慟。尋以自刎。史官有詩嘆曰。

拔山力盡覇圖隳　倚劍空歌不逝騅
明月滿營天似水　那堪回首別虞姬

那漢王劉邦。原是泗上亭長。提三尺劍。碭山。斬白蛇起手。二年亡秦。五年滅楚。掙成天下。只因也是寵着個婦人。名喚戚氏。夫人所生一子。名趙王如意。因被呂后妬害。心甚不安。一日高祖有疾。乃枕戚夫人腿而卧。夫人哭曰。陛下萬歲後。妾母子何所托。帝曰。不難。吾明日出朝。廢太子而立爾子。意下如何。戚夫人乃收淚謝恩。呂后聞之。密召張良謀計。良舉薦商山四皓。下來輔佐太子。一日同太子入朝高祖。見四人鬚鬓交白。衣冠甚

偉。各問姓名。一名東园公。一名綺里季。一名夏黃公。一名角里先生。因大驚曰。朕昔求聘諸公。如何不至。今日乃從吾兒所遊。四皓答曰。太子乃守成之主也。高祖聞之。愀然不悅。比及四皓出殿。乃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廢太子。況彼四人輔佐。羽翼已成。卒難搖動矣。戚夫人遂哭泣不止。帝乃作歌以解之。

鴻鵠高飛兮羽翼。抱龍兮橫蹤四海。橫蹤四海兮。又可奈何。

雖有繒繳兮。尚安所施

歌訖。後遂不果立趙王矣。高祖崩世。呂后酒酖殺趙王如意。人彘了戚夫人。以除其心中之患。詩人評此二君。評到個去處。說劉項者。固當世之英雄。不免爲二婦人。以屈其志氣。雖然妻之視妾。名分雖殊。而戚氏之禍。尤慘于虞姬。然則妾婦之道。以事

其丈夫。而欲保全首領于牗下。難矣。觀此二君。豈不是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有詩爲証。

劉項佳人絕可憐　英雄無策庇嬋娟

戚姬葬處君知否　不及虞姬有墓田

說話的。如今只愛說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則德薄。女衍色則情放。若乃持盈慎滿。則爲端士淑女。豈有殺身之禍。今古皆然。貴賤一般。如今這一本書。乃虎中美女。後引出一個風情故事來。一個好色的婦女。因與了破落戶相通。日日追歡。朝朝迷戀。後不免屍橫刀下。命染黃泉。永不得着綺穿羅。再不能施朱付粉。靜而思之。着甚來由。况這婦人他死有甚事。貪他的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愛他的。丟了潑天鬨產業。驚了東平府。大

閙了清河縣。端的不知誰家婦女。誰的妻小。後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正是

說時華岳山峯歪。　道破黃河水逆流。

話說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朝中寵信高楊童蔡。四個奸臣。以致天下大亂。黎民失業。百姓倒懸。四方盜賊蜂起。罡星下生人間。攪亂大宋花花世界。四處反了四大寇。那四大寇。

山東宋江　淮西王慶　河北田虎　江南方臘

皆轟州刼縣。放火殺人。僭稱王號。惟有宋江。替天行道。專報不平。殺天下贓官汚吏。豪惡刁民。那時山東陽谷縣。有一人姓武。名植。排行大郎。有個嫡親同胞兄弟。名喚武松。其人身長七尺。膀闊三停。自幼有膂力。學得一手好鎗棒。他的哥哥武大生的

身不滿三尺。爲人懦弱。又頭腦濁蠢可笑。平日本分。不惹是非。
因時遭荒饉。將祖房兒賣了。與兄弟分居。搬移在清河縣居住。
這武松因酒醉。打了童樞密。單身獨自。逃在滄州。橫海郡小旋
風柴進庄上。他那裡招覽天下英雄豪傑。仗義䟽財。人號他做
小孟嘗君。柴大官人。乃是周朝柴世宗嫡派子孫。那里躲逃。柴
進因見武松。是一條好漢。收攬在庄上。不想武松。就害起瘧疾
來。住了一年有餘。因思想哥哥武大。告辭歸家。在路上行了幾
日。來到陽谷縣地方。那時山東界上。有一座景陽崗。山中有一
隻弔睛白額虎。食得路絕人稀。官司杖限獵戶。擒捉此虎。崗子
路上。兩邊都有榜文。可教過往經商。結夥成羣。于巳午未三個
時辰過崗。其餘不許過崗。這武松聽了。呵呵大笑。就在路傍酒

店內吃了幾碗酒。壯着膽。橫拖着防身稍棒。浪浪滄滄。大扠步走上崗來。不半里之地。見一座山神廟門首。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看時。上面寫道景陽岡上。有一隻大蟲。近來傷人甚多。見今立限各鄉并獵戶人等。打捕住時。官給賞銀三十兩。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箇時辰。結夥過崗。其餘時分。及單身客旅。白日不許過崗。恐被傷害性命不便。各宜知悉。武松喝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崗去。看有甚大蟲。武松將棒綰在脇下。一步步上那崗來。回看那日色。漸漸下山。此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走了一會。酒力發作。遠遠望見亂樹林子。直奔過樹林子來。見一塊光撻撻地大青臥牛石。把那棒倚在一邊。放翻身躰。却待要睡。但見青天忽然起一陣狂風。

看那風時。但見

無形無影透人懷　四季能吹萬物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原來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過處。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跳出一隻弔睛白額斑斕猛虎來。猶如牛來大。武松見了。叫聲阿呀。時從青石上翻身下來。便提稍棒在手。閃在青石背後。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跑了一跑。打了個歡翅。將那條尾剪了又剪。半空中。猛如一個焦霹靂。滿山滿嶺。盡皆振響。這武松被那一驚。把肚中酒。都變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原來猛虎項短。回頭看人教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跨

一伸掀將起來武松只一躲躲在側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了一聲把山岡也振動武松却又閃過一邊原來虎傷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時氣力已自沒了一半武松見虎沒力翻身回來雙手輪起稍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只聽得一聲响簌簌地將那樹枝帶葉打將下來原來不曾打着大蟲正打在樹枝上磕磕把那條棒折做兩截只拏一半在手裡這武松心中也有幾分慌了那虎便咆哮性發剪尾弄風起來向武松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一跳却跳回十步遠那大蟲撲不着武松把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乘勢向前兩隻手揪在大蟲頂花皮使力只一按那虎急要掙扎早沒了氣力武松儘力揪定那虎那裡肯放鬆一面把隻腳望虎面上

眼睛裏。只顧亂踢。那虎咆哮。把身底下。扒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里。武松按在坑里。騰出右手。提起拳頭來。只顧狠打。儘平生氣力。不消半歇兒時辰。把那大蟲打死。倘卧着。郤似一個綿布袋。動不得了。有古風一篇。單道景陽崗武松打虎。但見

景陽崗頭風正狂　萬里陰雲埋日光
爀爀滿川紅日赤　紛紛遍地草皆黃
觸目曉霞掛林藪　侵人冷霧滿穹蒼
忽聞一聲霹靂响　山腰飛出獸中王
昂頭踴躍逞牙爪　谷裏獐鹿皆奔降
山中狐兎潛蹤跡　澗内獐猿驚且慌
卞莊見後䰟魄散　存孝遇時心膽亡

清河壯士酒未醒　忽在崗頭偶相迎
上下尋人虎飢渴　撞着猙獰來撲人
虎來撲人似山倒　人去迎虎如岩傾
臂腕落時墜飛砲　爪牙爬處幾泥坑
拳頭脚尖如雨點　淋漓兩手鮮血染
穢污腥風滿松林　散亂毛鬚墜山巖
近看千鈞勢未休　遠觀八面威風減
身横野草錦斑消　緊閉雙睛光不閃

當下這隻猛虎。被武松沒頓飯之間。一頓拳脚。打的動不得了。使的這漢子。口裏兒自氣喘不息。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稍棒。只怕大蟲不死。向身上又打了十數下。那大蟲氣

都没了。武松尋思。我就勢把這大蟲拖下崗子去。就血泊中雙手來提時。那里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脚都踈軟了。武松正坐在石上歇息。只聽草坡里刷刺刺响。武松口中不言。心下驚恐。天色已黑了。倘或又跳出一個大蟲來。我却怎生鬬得過。他剛言未畢。只見坡下鑽出兩隻大蟲來。諕武松大驚道。阿呀。今番我死也。只見那兩個大蟲。于面前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却是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頭上帶着虎磕腦。那兩人手裏各拏着一條五股剛叉。見了武松。倒頭便拜。說道。壯士。你是人也。神也。端的吃了總律心。豹子肝。獅子腿。膽倒包了身軀。不然如何獨自一個。天色漸晚。又没器械。打死這個傷人大蟲。我們在此觀看多時了。端的壯士高姓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

不改姓自我便是陽谷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問你兩個是甚麼人那兩個道不瞞壯士說我們是本處打獵戶因為崗前這隻虎夜夜出來傷人極多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個過路客人不計其數本縣知縣相公着落我們衆獵戶限日捕捉得獲時賞銀三十兩不獲時定限吃拷叵耐這業畜勢大難近得他誰敢向前我們只和數十鄉夫在此遠遠地安下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裡埋伏却見你大剌剌從崗子上走來三拳兩腳和大蟲敵鬪把大蟲登時打死了未知壯士身上有多少力俺衆人把大蟲綁了請壯士下崗往本縣去見知縣相公討賞去來于是衆鄉夫獵戶約湊有七八十人先把死大蟲擡在前面將一個兜轎擡了武松逕投本處一個上戶家那戶里正

都在庄前迎接把這大蟲扛在草庭上却有本縣里老都來相探問了武松姓名因把打虎一節說了一遍衆人道真乃英雄好漢那衆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盞吃得大醉打掃客房武松歇息到天明里老先去縣裡報知一面合具虎床安排花紅軟轎迎送武松到縣衙前清河縣知縣使人來接到縣內廳上那满縣人民聽得說一個壯士打死了景陽崗上大蟲迎賀將來盡皆出來觀看哄動了那個縣治武松到廳上下了轎扛着大蟲在廳前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心中自忖道不恁地怎打得這個猛虎便喚武松上廳來參見畢將打虎首尾訴說了一遍兩邊官吏都驚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盃酒將庫中衆士戶出納的賞錢三十兩就賜與武松武松禀道小人托

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個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這三十兩賞賜。給發與眾獵戶。因這畜生受了相公許多責罰。何不就把這賞。給散與眾人去。也顯相公恩沾。小人義氣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處分。武松就把這三十兩賞錢。在廳上俵散與眾獵戶去了。知縣見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條好漢。有心要擡舉他。便道雖是陽谷縣的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叅你。在我這縣里。做個巡捕的都頭。專一河東水西。擒拏盜賊。你意下如何。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去了文案。當日便叅武松做了巡捕都頭。眾里正大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誇官吃了三五日酒。正要陽谷縣抓尋哥哥。不料又在清河縣。做了都頭。一

日在街上閒遊。喜不自勝。傳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有詩爲證。

壯士英雄藝略芳　挺身直上景陽崗
醉來打死山中虎　自此聲名播四方

按下武松。單表武大。自從與兄弟分居之後。因時遭荒饉。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人見他爲人懦弱。模樣猥衰。起了他個渾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俗語言其身上粗躁。頭臉窄狹故也。以此人見他這般軟弱朴實。多欺負他。武大並無生氣。常時迴避便了。看官聽說。世上惟有人心最歹。軟的又欺。惡的又怕。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古人有幾句格言。說的好。

柔軟立身之本。剛强惹禍之胎。無争無競是賢才。虧我些兒

何碍青史幾場春夢紅塵多才奇才不須計較巧安排守分
而今見在
且說武大終日挑担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不幸把渾家故
了丢下個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兩個過活那消
半年光景又消拆了資本移在大街坊張大戶家臨街房居住
依舊做買賣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常看顧他照顧他炊餅閑
時在他舖中坐武大無不奉承因此張宅家下人個個都歡喜
在大戶面前一力與他說方便因此大戶連房錢也不問武大
要這張大戶家有萬貫家財百間房産年約六旬之上身邊寸
男尺女皆無媽媽余氏主家嚴厲房中並無清秀使女一日大
戶拍胸歎了一口氣媽媽問道你用産豐盛資財充足閑中何

故歎氣大戶道我許大年紀又無兒女雖有家財終何大用媽
媽道既然如此說我教媒人替你買兩個使女早晚習學彈唱
服侍你便了大戶心中大喜謝了媽媽過了幾時媽媽果然教
媒人來與大戶買了兩個使女一個叫做潘金蓮一個喚做白
玉蓮這潘金蓮却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排行六姐因他自幼
生得有些顏色纏得一雙好小脚兒因此小名金蓮父親死了
做娘的因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裡習學彈唱就會
描眉畫眼傅粉施朱梳一個纏髻兒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張做
勢喬模喬樣況他本性機變伶俐不過十五就會描鸞刺綉品
竹彈絲又會一手琵琶後王招宣死了潘媽媽爭將出來三十
兩銀子轉賣與張大戶家與玉蓮同時進門大戶家習學彈唱

金蓮學琵琶。玉蓮學箏。玉蓮亦年方二八。乃是樂戶人家女子。生得白淨。小字玉蓮。這兩個同房歇臥。主家婆余氏。初時甚是擡舉二人。不會上鍋。排備酒掃。與他金銀首飾。粧束身子。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眉灣新月。尤細尤灣。張大戶每要收他。只怕主家婆利害不得手。一日主家婆。隣家赴席不在。大戶暗把金蓮喚。至房中。遂收用了。正是

美玉無瑕。一朝損壞。　珍珠何日。再得完全。

大戶自從收用金蓮之後。不覺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

第一腰便添疼　第二眼便添淚　第三耳便添聾

第四鼻便添滲　第五尿便添滴

還有一庄兒不可說。白日間只是打盹。到晚來噴嚏也無數。後王家婆頗知其事。與大戶嚷罵了數日。將金蓮甚是苦打。大戶知不容此女。却賭氣倒陪房奩。要尋嫁得一個相應的人家。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見無妻小。又住着宅內房兒。堪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為妻。這武大自從娶的金蓮來家。大戶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銀伍兩與他做本錢。武大若挑担兒出去。大戶候無人。便踅入房中。與金蓮厮會。武大雖一時撞見。亦不敢聲言。朝來暮往。如此也有幾時。忽一日大戶得患陰寒病症。嗚呼哀哉死了。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童將金蓮

武大。即時赶出。不容在房子裏住。武大不覺。又尋紫石街西。王皇親房子。賃內外兩間居住。依舊賣炊餅。原來金蓮自從嫁武大。見他一味老實。人物猥猿。甚是憎嫌。常與他合氣。報怨大戶。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奴嫁與這樣個貨。每日牽着不走。打着倒腿的。只是一味咴酒。着緊處。都是錐扎也不動。奴端的那世裡悔氣。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常無人處。彈個山坡羊爲証。

想當初。姻緣錯配。奴把他當男兒漢看覷。不是奴自已誇獎。他烏鴉怎配鸞凰對。奴眞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塊高號銅。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塊頑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體。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奈何隨他怎樣。倒底奴心不美。聽知。奴是

塊金磚怎比泥土基。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女。若自巳有些顏色。所禀伶俐。配個好男子便罷了。若是武大這般。雖好殺也未免有幾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凑着的少。買金偏撞不着賣金的。武大每日自挑炊餅担兒出去賣。到晚方歸。婦人在家。別無事幹。一日三飡喫了飯。打扮光鮮。只在門前簾兒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雙睛傳意。左右街坊。有幾個奸詐浮浪子弟。睃見了武大這個老婆。打扮油樣。沾風惹草。被這干人在街上撒謎語。往來嘲戲。唱叫這一塊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裡。人人自知武大是個懦弱之人。却不知他娶得這個婆娘在屋裡。風流伶俐。諸般都好。爲頭的一件。好偷漢子。有詩爲證。

金蓮容貌更堪題　笑蹙春山八字眉
若遇風流清子弟　等閑雲雨便偷期

這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磕瓜子兒一徑把那一對小金蓮做露出來勾引的這夥人日逐在門前彈胡博詞扠兒難口裡油似滑言語無般不說出來因此武大在紫石街住不牢又要往別處搬移與老婆商議婦人道賊混沌不曉事的你賃人家房住淺房淺屋可知有小人囉唣不如湊幾兩銀子看相應的典上他兩間住却也氣槩些免受人欺負你是個男子漢倒擺布不開常交老娘受氣武大道我那里有錢典房婦人道呸濁才料把奴的釵梳湊辦了去有何難處過後有了再治不遲武大聽了老婆這般說當下湊了十數兩銀子典得

縣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個小小院
落。甚是乾淨。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照舊賣炊餅。一日街
上所過。見數隊纓鎗鑼鼓喧天。花紅軟轎。簇擁着一個人。却是
他嫡親兄弟武松。因在景陽崗。打死了大蟲。知縣相公擡舉他
新陞做了巡捕都頭。街上里老人等作賀他。送他下處去。却被
武大撞見。一手扯住。叫道兄弟。你今日做了都頭。怎不看顧我。
武松回頭。見是哥哥。二人相合。兄弟大喜。一面邀請到家中。讓
至樓上坐。房裡喚出金蓮來。與武松相見。因說道前日景陽崗
打死了大蟲的。便是你小叔。今新充了都頭。是我一母同胞兄
弟。那婦人叉手向前。便道叔叔萬福。武松施禮。倒身下拜。婦人
扶住武松道。叔叔請起。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兩個相讓

了一回。都平磕了頭。起來。少頃小女迎兒拿茶二人吃了。武松見婦人十分妖嬈。只把頭來低着。不多時。武大安排酒飯管待武松。說話中間。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丟下婦人。獨自在樓上陪武松坐的。看了武松。身材凜凜。相貌堂堂。身上恰似有千百斤氣力。不然如何打得那大蟲。心里尋思道。一母所生的兄弟。又這般長大。人物壯健。奴若嫁得這個。胡亂也罷了。你看我家那身不滿尺的丁樹。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裡遭瘟直到如今。據看武松。又好氣力。何不交他搬來我家住。誰想這段姻緣。却在這裡。那婦人一面臉上排下笑來。問道叔叔。你如今在那里居住。每日飯食。誰人整理。武松道。武二新充了都頭。逐日答應上司。別處住不方便。胡亂在縣前尋了個下處。每日撥兩

個土兵服事做飯。婦人道叔叔何不搬來家里住。省的在縣前土兵服事做飯腌臢。一家里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也方便些。就是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也乾净。武松道深謝嫂嫂。婦人又道莫不別處有嬸嬸。可請來厮會也。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八歲。婦人道原來叔叔到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里來。武松道在滄洲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舊房居住。不想搬在這里。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負。纔得到這里。若似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是。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松撒潑。婦人笑道怎的顛倒說。常言人無剛强。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上這樣三打不回頭。四打連身轉的人。有詩爲

証詩曰

叔嫂萍踪得偶逢　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歡會　暗把邪言釣武松

原來這婦人甚是言語撇清。武松道家兄不惹禍。免嫂嫂憂心。二人只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些肉菜果餅歸來。放在厨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且下來安排則個。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此無人陪侍。却交我撇了下去。武松道嫂嫂請方便。婦人道何不去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便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便自去央了間壁王婆子來。安排端正。都拿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果菜點心之類。隨即盪上酒來。武大教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

把酒來斟。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
怪。沒甚管待。請盃兒水酒。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
顧上下篩酒。那里來管閑事。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
怎的肉果兒也不揀一筯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個直性
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這婦人是個使女出身。慣會小
意兒。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那武大又是善弱的人。那里
會管待人。婦人陪武松吃了幾盃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身上。
武松乞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理他。吃了一歇。酒闌了。便起身。
武大道。二哥沒事。再吃幾盃兒去。武松道。生受。我再來望哥哥
嫂嫂罷。都送下樓來。出的門外。婦人便道。叔叔是必上心。搬來
家里住。若是不搬來。俺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

人。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武松道。旣是吾嫂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來。婦人道。叔叔是必記心者。奴這里專候。正是滿前野意無人識。幾點碧桃春自開。有詩爲証。

可怪金蓮用意深　包藏淫行蕩春心
武松正大原難犯　耿耿清名抵萬金

當日這婦人情意。十分慇懃。却說武松到縣前客店內。收拾行李鋪蓋。交士兵挑了。引到哥家。那婦人見了。强如拾了金寶一般歡喜。旋打掃一間房。與武松安頓停當。武松分付士兵回去。當晚就在哥家宿歇。次日早起。婦人也慌忙起來。與他燒湯淨面。武松梳洗褁幘。出門去縣里畫卯。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些來家吃飯。休去別處吃了。武松應諾。到縣里畫卯已畢。伺候了

一早辰。回到家中。那婦人又早齊齊整整。安排下飯。三口兒同吃了飯。婦人雙手便捧一盃茶來。遞與武松。武松道。交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明日縣裡。撥個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怎生這般計較。自家骨肉。又不服事了別人。雖然有這小丫頭迎兒。奴家見他拏東拏西。蹀里蹀斜。也不靠他。就是撥了土兵來。那厮上鍋上灶。不乾凈。奴眼里也看不上這等人。武松道。恁的。却生受嫂嫂了。有詩為証。

武松儀表甚搊搜　阿嫂淫心不可收
籠絡歸來家里住　要同雲雨會風流

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來哥家里住。取些銀子出來。與武大。交買餅饊茶果。請那兩邊隣舍。都鬥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

安排了回席。却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叚子與嫂嫂做衣服。那婦人堆下笑來。便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賜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道個萬福。自此武松只在哥家歇宿。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里承差應事。不論歸遲歸早。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服事武松。武松倒安身不得。那婦人時常把些言語來撥他。武松是個硬心的直漢。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只見四下形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瑞雪來。但見

萬里形雲密布。空中祥瑞飄簾。瓊花片片舞前簷。剡溪當此際。濡滯子猷船。頃刻樓臺都壓倒。江山銀色相連。飛淺撒粉

漫連天。當時呂蒙正窰內嗟無錢。

當日這雪。直下到一更時分。却似銀粧世界。玉碾乾坤。次日武松果去縣里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婦人早趕出去做買賣。央及間壁王婆。買了些酒肉。去武松房里。簇了一盆炭火。心里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鬪他一鬪。不怕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望見武松正在雪裡。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婦人推起簾子。迎着笑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罣心。入將門來。便把毡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將手去接。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子上。隨即解了纏帶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衲襖。入房內。那婦人便道。奴等了一早辰。叔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早間有一相識請我吃飯

了。却纔又有一個作盃。我不耐煩。一直走到家來。婦人道。既恁的。請叔叔向火。武松道。正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掇條櫈子。自近火盆邊坐的。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閂。後門也關了。却搬些煮酒菜蔬。入房里來。擺在卓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里去了。婦人道。你哥哥每自出去做些買賣。我和叔叔自吃三盃。武松道。一發等哥來家吃也不遲。婦人道。那里等的他。說由未了。只見迎兒小女。早煖了一注酒來。武松道。不必嫂嫂費心。待武二自斟。婦人也掇一條櫈子。近火邊坐了。卓上擺着盃盤。婦人拏盞酒擎在手里。看着武松。叔叔滿飲此盃。武松接過酒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盃來。說道。天氣寒冷。叔叔飲個成雙的盞兒。武松道。嫂嫂自飲。接來又一飲而盡。

武松却篩一盃酒遞與婦人。婦人接過酒來呷了。却拏注子。再斟酒。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一徑將酥胸微露。雲鬟半嚲。臉上堆下笑來。說道我聽得人說。叔叔在縣前街上。養着個唱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的人胡說。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是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就見了。婦人道呵呀。你休說他。那里曉得甚麼。如在醉生夢死一般。他若知道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盃。連篩了三四盃飲過。那婦人也有三盃酒落肚。烘動春心。那里按納得住。慾心如火。只把閑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已只把頭來低了。却不來兜攬。婦人起身去盪酒。武松自在房內。却拏火筯簇火。婦人良久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里一隻手拏着注

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服。不寒冷麼。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也不理他。婦人見他不應。匹手便來奪火筯。口裏道叔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燥。只不做聲。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便丟下火筯。却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下大半盞酒。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盞兒殘酒。乞武松匹手奪過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識羞耻。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武松睁起眼來。說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的噙齒戴髮的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傷人倫的猪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耻。為此等的勾當。倘有些風吹草動。我武二眼裏認的是嫂嫂。拳頭却不認的是嫂嫂。再來休要

如此所爲。婦人吃他幾句。搶的通紅了面皮。便叫迎兒收拾了
碟盞家火。口裡指着說道。我自作耍子。不值得便當真起來。好
不識人敬。收了家火。自往厨下去了。有詩爲證。

　　潑賤操心太不良　貪淫無恥壞綱常
　　席間尚且求雲雨　反被都頭罵一場

這婦人見勾搭武松不動。反被他搶白了一塲。好的武松自在
房中。氣忿忿的。自己尋思。天色却早。申牌時分。武大挑着担兒。
大雪里歸來。推開門放下担兒。進的房來。見婦人一雙眼哭的
紅紅的。便問道。你和誰鬧來。婦人道。都是你這不爭氣的。交外
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誰。爭柰武
二那厮。我見他大雪里歸來。好意安排些酒飯與他吃。他見前

後没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便是迎兒眼見我不賴他武大道我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聲乞鄰舍聽見笑話武大撇了婦人便來武松房里叫道二哥你不曾吃點心我和你吃些個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晌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膩靴着了上蓋戴上毡笠兒一面繫纏帶一面出大門武大叫道二哥你那里去也不答一直只顧去了武大回到房内問婦人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往縣前那條路去了正不知怎的了婦人罵道賊混沌蟲有甚難見處那厮羞了没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猜他一定叫個人來搬行李不要在這里住却不道你留他武大道他搬了去須乞別人笑話婦人罵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倒不乞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過去我却做不的這

樣人你與了我一紙休書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里再敢開口被這婦人倒數罵了一頓正在家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個土兵拿着條扁担徑來房內收拾行李便出門武大走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麽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只由我自去便了武大那里再敢問備細由武松搬了出去那婦人在裡面喃喃呐呐罵道却也好只道是親難轉債人自知道一個兄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嚙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搬了去到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前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不知怎的了心中只是放去不下自從武松搬去縣前客店宿歇武大自依前上街賣炊餅本待要去縣前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婦人千叮萬囑分付交不要去兠

攪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有詩爲証。

雨意雲情不遂謀　心中誰信起戈矛
生將武二搬離去　骨肉番令作寇仇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西門慶簾下遇金蓮　王婆子貪賄說風情

月老姻緣配未真　金蓮賣俏逞花容
只因月下星前意　惹起門旁簾外心
王媽誘財施巧計　鄆哥賣果被嫌嗔
那知後日蕭墻禍　血濺屏幃滿地紅

話說武松。自從搬離哥家。撚指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光景。却說本縣知縣。自從到任以來。却得二年有餘。轉得許多金銀。要使一心腹人。送上東京親眷處收寄。三年任滿朝覲。打點上司。一來却怕路上小人。須得一個有力量的人去方好。猛可想起都頭武松。須得此人英雄膽力。方了得此事。當日就喚武松到

衙內商議道我有個親戚在東京城內做官姓朱名勔見做殿前太尉之職要送一担禮物稍封書去問安只恐途中不好行須得你去方可你休推辭辛苦回來我自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辭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自來也不曾到東京就那里觀光上國景致走一遭也是恩相擡舉知縣大喜賞了武松三盃酒十兩路費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了知縣的言語出的縣門來到下處叫了土兵却來街上買了一瓶酒并菜蔬之類逕到武大家武大恰街上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交土兵去厨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思莫不這厮思想我了不然却又回來那厮一定強我不過我且慢慢問他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挽雲鬟

換了些顏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的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交奴心裡沒理會處每日交你哥哥去縣裡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沒[illegible]處今日再請得叔叔來家沒事壞鈔做甚麼武松道武二[illegible]來要和哥哥說知婦人道既如此請樓上坐三個[illegible]樓上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他便掇杌子打橫士兵擺上[illegible]來熱下飯一齊拏上來武松勸哥嫂吃婦人便把眼來睃武松武松只顧吃酒酒至數巡武松問迎兒討副勸盃叫士兵篩一盃酒拏在手里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武二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三個月少是一個月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你從來爲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

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炊餅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家便下了簾子早閉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若是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你依我時滿飲此盃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吃過了一盃武松再斟第二盞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人不必要武松多說我的哥哥爲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常言表壯不如裡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云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被武松說了這幾句話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便罵道你這個混沌東西有甚言語在別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個不戴頭巾的男子漢叮叮噹噹响的婆娘拳頭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

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腲膿血搠不出來鱉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麽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休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塊磚兒一個個也要着地武松咲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却不應心頭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我武松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過此盃那婦人一手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胡梯上發話道既是你聰明伶俐恰不道長嫂爲母我初嫁武大時不曾聽得有甚小叔那里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悔氣了偏撞着這許多鳥事一面哭下樓去了有詩爲証

苦口良言諫勸多　金蓮懷恨起風波
自家惶愧難存坐　氣殺英雄小二哥

那婦人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武大武松吃了幾杯酒坐不住都
下的樓來弟兄洒泪而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
見武松道哥哥你便不做買賣也罷只在家里坐的盤纏兄弟
自差人送與你臨行武松又分付道哥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
在家仔細門戶武大道理會得了武松辭了武大回到縣前下
處收拾行裝并防身器械次日領了知縣禮物金銀駝垜討了
脚程起身上路往東京去了不題只說武大自從兄弟武松說
了去整日乞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由他自罵只
依兄弟言語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未晚便回家歇了担兒
先便去除了簾子關上大門却來屋裡動旦那婦人看了這般
心內焦燥起來罵道不識時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裡

便把牢門關了。也吃隣舍家笑話。說我家怎生禁鬼。聽信你兄弟說空生有卵鳥嘴。也不怕別人笑耻。武大道。由他笑也罷。我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被婦人噦在臉上道。呸濁東西你是個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由他我兄弟說的是金石之語。原來武松去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到家便關門。那婦人氣生氣死。和他合了幾場氣。落後閙慣了。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自去收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心里自也暗喜。尋思道。恁的却不好。有詩爲証。

慎事關門并早歸　眼前恩愛隔崔嵬

春心一點如絲亂　空鎖牢籠總是虛

白駒過隙。日月攛梭。纔見梅開臘底。又早天氣回陽。一日三月

春光明媚時分。金蓮打扮光鮮。单等武大出門。就在門前簾下站立。約莫將及他歸來時分。便下了簾子自去房内坐的。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却有一個人從簾子下走過來。自古没巧不成話。姻緣合當凑着婦人正手里拏着义竿放簾子。忽被一陣風將义竿刮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頭巾上。婦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紀。生的十分博浪。頭上戴着纓子帽兒。金玲瓏簪兒。金井玉欄杆圈兒。長腰身穿緑羅褶兒。脚下細結底陳橋鞋兒。清水布襪兒。腿上勒着兩扇玄色挑絲護膝兒。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兒。越顯出張生般龎兒。潘安的貌兒。可意的人兒。風風流流從簾子下丢與奴個眼色兒。這個人被义杆打在頭上。便立住了脚。待要發作時。回過

臉來看都不想是箇美貌妖嬈的婦人但見他黑鬒鬒賽鴉翎的鬢兒翠灣灣的新月的眉兒清冷冷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兒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紅艷腮兒嬌滴滴銀盆臉兒輕嬝嬝花朶身兒玉纖纖葱枝手兒一捻捻楊柳腰兒軟濃濃白面臍肚兒窄多多尖趫腳兒肉奶奶胷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緊揪揪紅縐縐白鮮鮮黑裀裀正不知是什麼東西觀不盡這婦人容貌且看他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戴着黑油油頭髮䯼髻口面上緝着皮金一逕里鑽出香雲一結周圍小簪兒齊插六鬢斜插一朶並頭花排草梳兒後押難描八字灣灣柳葉襯在腮兩朶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菜玉酥胷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褶兒又短襯湘裙

碾絹綾紗，通花汗巾兒。袖中兒邊搭剌，香袋兒身邊低掛，抹胷兒重重紐扣，褲腿兒臟頭垂下。往下看，尖趫趫金蓮小脚，雲頭巧緝山牙老鴉，鞋兒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扣鶯花，行坐處風吹裙袴，口兒裡常噴出異香蘭麝，櫻桃初笑臉生花，人見了魂飛魄散，賣弄殺偏俏的冤家。

那人見了。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變顏笑吟吟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說道，奴家一時被風失手。悮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喏道不妨，娘子請方便。却被這間壁住的賣茶王婆子看見，那婆子笑道，兀的誰家大官人，打這屋簷下過，打的正好。那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時冲撞，娘子休怪，婦人

答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的唱個喏。回應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積年招花惹草。慣細風情的賊眼。不離這婦人身上。臨去也回頭了七八遍。方一直搖搖擺擺。遮着扇兒去了。有詩爲證。

風日清和漫出遊　偶從簾下識嬌羞
只因臨去秋波轉　惹起春心不肯休

當時婦人見了那人。生的風流浮浪。語言甜淨。更加幾分留戀。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他若沒我情意時。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不想這段姻緣。却在他身上。都是在簾下眼巴巴的。看不見那人。方纔收了簾子。關上大門。歸房去了。看官聽說。莫不這人無有家業的。原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

門前開着個生藥鋪。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近來發跡有錢。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那人覆姓西門。單名一個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叫他做西門大郎。近來發跡有錢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他父母雙亡。兄弟俱無。先頭渾家。是早逝。身邊止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為繼室。房中也有四五個丫鬟婦女。又常與拘欄裡的。李嬌兒打熱。今也娶在家里。南街子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丟兒。包了些時。也娶來家居住。專一飄風戲月。調占良人婦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一個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餘遍。人多不敢惹他。這西門大官人。自

從簾下見了那婦人一面。到家尋思道。好一個雌兒。怎能勾得手。猛然想起那間壁賣茶王婆子來。堪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撮合得此事成。我破幾兩銀子謝他。也不值甚的。于是連飯也不吃。走出街上閑遊。一直逕踅入王婆茶坊裡來。便去裡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個大肥喏。西門慶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娘子。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說。我和你說正話。休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的不認的。他老公便是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不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敢是賣餶飿的李三娘子兒。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倒是一雙。西門慶

道莫不是花肐膊劉小二的婆兒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時
又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了王
婆冷冷笑道不是若是他時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笑一聲他
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聽了跌脚笑道莫
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郎麽王婆道正是他西門
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一塊羊肉怎生落在狗口裡王婆道
便是這般故事自古駿馬却馱痴漢走美妻常伴拙夫眠月下
老偏這等配合西門慶道乾娘我少你多少茶果錢王婆道不
多由他歇些時却筭不妨西門慶又道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
了王婆道說不的跟了一個淮上客人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
西門慶道却不交他跟我那孩子倒乖覺伶俐王婆道若得大

官人擡舉他時十分之好西門慶道待他歸來却再計較說畢大謝起身去了約莫未及兩個時辰又踅將來王婆門首簾邊坐的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個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味兒王婆做了個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吃了將盞子放下西門慶道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裡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得不在屋裡西門慶笑我問你這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得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道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看這大官人作戲你宅上大娘子得知老婆子這臉上怎乞得那等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見今也有幾個身邊人

在家。只是沒一個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便來說也不妨。若是回頭人兒也好。只是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個到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是好時。與我說成了。我自重謝你。王婆道。生的十二分人才。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自古半老佳人可共。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個多少年紀。王婆子道。那娘子是丁亥生。屬猪的。交新年恰九十三歲了。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扯着風臉取笑。說畢。西門慶笑了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却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踅將來。逕去簾子底下。拿櫈子上坐了。朝着武大門前。只顧將眼睃望。王婆道。大官人吃個和合湯。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連忙取一鍾來。與西門慶吃了。坐到

睨夕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由他伏惟安置。來日再請過論。西門慶笑了去。到家甚是寢食不安。一片心只在婦人身上。當晚無話。次日清晨。王婆却纔開門。把眼看外時。只見西門慶又早在街前來回踅走。王婆道。這刷子踅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厮鼻子上。交他抵不着。那厮全討縣里人便益。且交他來老娘手裡。納些敗鈔。撰他幾貫風流錢使。原來這開茶坊的王婆子。也不是守本分的。便是積年通殷勤。做媒婆。做賣婆。做牙婆。又會收小的。也會抱腰。又善放刁。還有一件不可說。髽髻上着綠。陽臘灌腦袋。端的看不出這婆子的本事來。但見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隨何。只憑說六國唇鎗。全仗話三齊舌

劒隻鸞孤鳳。霎時間交仗成雙。寡婦鰥男。一席話搬唆擺對。解使三里門內女。遮麼九皈殿中仙。玉皇殿上侍香金童。把臂拖來。王母宮中傳言玉女。攔腰抱住。畧施奸計。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纔用機關。交李天王摟定鬼子母。甜言說誘。男如封涉也生心。軟語調和。女似麻姑須亂性。藏頭露尾。攛掇淑女害相思。送暖偷寒。調弄嫦娥偷漢子。這婆子。端的慣調風月巧排常在公門操鬬毆。

這婆子正開門。在茶局子裡整理茶鍋。張見西門慶踅過幾遍。奔入茶局子水簾下。對着武大門首。不住把眼只望簾子裡瞧。王婆只推不看見。只顧在茶局子內搧火。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盞茶來我吃。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

且請坐不多時便濃濃點兩盞稠茶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了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你影射的緣何陪着你吃茶西門慶也笑了一會便問乾娘間壁賣的是甚麼王婆道他家賣的拖煎河漏子乾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餃窩窩蛤蜊麵熱盪溫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是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個拏的家去王婆道若要買他燒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會起身去了良久王婆只在茶局里比時冷眼張見他在門前蹩過東看一看又轉西去又復一復一連走了七八遍少頃逕入茶房裏來王婆道大

官人僥倖好幾日不見面了西門慶便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
一兩一塊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且收了做茶錢王婆笑
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多者乾娘只顧收着婆子暗道來了
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收了到明日與老娘做房錢便道老身
看大官人有些渴吃了寬蒸茶兒如何西門慶如何乾娘便猜
得着婆子道有甚難猜處自古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形容便
得知老身異樣蹺蹊古怪的事不知猜勾多少西門慶道我有
一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得着時便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
道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個中節大官人你將耳
朶來你這兩日脚步兒勤赶趁得頻已定是計掛着間壁那個
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將起來道乾娘端的智賽隨何機强

陸賈。不瞞乾娘說。不知怎的。吃他那日叉簾子時。見了一面。恰似收了我三魂六魄的一般。日夜只是放他不下。到家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脚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麽。王婆冷冷笑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十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賣了不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只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道。乾娘如何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自從三十六歲。沒了老公。丟下這個小廝。無得過日子。迎頭兒跟着人說媒。次後攬人家些衣服賣。又與人家抱腰。收小的。閒常也會做牽頭。做馬伯六。也會針灸看病。也會做貝戎兒。西門慶聽了。笑將起來。我並不知乾娘有如此手段。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你好交這雌兒。會我一面。王婆便哈哈笑

了。有詩爲証。

西門浪子意猖狂　死下工夫戲女娘

虧殺賣茶王老母　生交巫女會襄王

畢竟婆子。有甚計策說來。要知後項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王婆定十件挨光計　西門慶茶房戲金蓮

色不迷人人自迷　迷他端的受他虧
精神耗散容顏淺　骨髓焦枯氣力微
犯着姦情家易散　染成色病藥難醫
古來飽煖生閒事　禍到頭來總不知

話說西門慶央王婆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便道乾娘你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成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挨光的兩個字最難怎的是挨光似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的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驢大行貨第三要鄧通般有錢第四要青春小少就要綿裡針一

般軟款忍耐。第五要閑工夫。此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閑。都全了。此事便獲得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件我的貌。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件我小時。在三街兩巷遊串。也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里。也有幾貫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就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閑工夫。不然如何來得恁勤。乾娘你自作成完備了時。我自重重謝你。西門慶當日意已在言表。王婆道。大官人。你說伍件事多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是成不得。西門慶道。且說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挨光最難十分。肯使錢到九分九厘。也有難成處。我知你從來慳恡。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件打攪。西門慶

道這個容易我只聽你言語便了王婆道若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妙計須交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大官人肯依我麽西門慶道不揀怎的我都依你端的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個月來商量西門慶央及道乾娘你休撒科自作成我則個恩有重報王婆笑哈哈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這條計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八九着大官人占用今日實對你說了罷這個雌兒來歷雖然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會一手好彈唱針指女工百家奇曲雙陸象棋無般不知小名叫做金蓮娘家姓潘原是南關外潘裁的女兒賣在張大戶家學彈唱後因大戶年老打發出來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與了他為妻這幾年

武大爲人軟弱。每日早出晚歸。只做買賣。這睢兒等閑不出來。老身無事。常過去與他閑坐。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他也叫我做乾娘。武大這兩日出門早。大官人如幹此事。便買一疋藍紬。一疋白紬。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老身却走過去。問他借曆日。央及人揀個好日期。叫個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來說。揀了日期。不肯與我來做時。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這光便有一分了。我便請得他來做。就替我裁。這便二分了。他若來做時。午間我却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吃。他若說不便。當定要將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他不言語吃了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莫來。直到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以咳嗽爲號。你在

門前叫道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來買盞茶吃。我便出來請你入房里坐吃茶。他若見你便起身來走了歸去。難道我扯住他不成。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坐下時。我便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施主的官人。虧殺他。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針指。若是他不來兜攬荅應時。此事便休了。他若口里荅應。與你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我却難爲這位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施主。一個出錢。一個出力。不是老身路岐相央。難得這位娘子。在這里官人做個主人。替娘子澆澆手。你便取銀子出來。央我買。若是他便走時。不成。我扯住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不動身時。事務易成。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却拏銀子。臨出門時。對他說。有勞娘

子相待官人坐一坐。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我難道阻當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待我買得東西。提在卓子上。便說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去。且吃一盃兒酒。難得這官人壞鈔。他不肯和你同卓吃。去了。回去了。此事便休了。若是只口里說要去。却不動身。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吃得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交你買。你便拏銀子。又央我買酒去。并果子來配酒。我把門拽上。關你和他兩個在屋里。若焦躁跑了歸去時。此事便休了。他若由我拽上門。不焦躁時。這光便有九分。只欠一分了。便完就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里。便着幾句甜話兒。說入去。却不可燥爆。便去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你先把袖子。向卓子上

拂落一雙筯下去。只推拾筯。將手去他脚上揑一揑。他若鬧將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便收了。再也難成。若是他不做聲時。此事十分光了。他必然有意。這十分光做完備。你怎的謝我。西門慶聽了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烟閣。乾娘你這條計。端的絕品好妙計。王婆道。却不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河。這條計乾娘幾時可行。王婆道。亦只今晚來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過去問他。借曆日細細說念他。你快使人。送將紬絹綿子來。休要遲了。西門慶道乾娘若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于是作別了王婆。離了茶肆。就去街上買了紬絹三疋。并十兩銀子。清水好綿。家里叫了個貼身答應的小廝。名喚玳安。用包袱包了。一直送入王婆家來。

王婆歡喜收下。打發小厮回去。正是雲雨幾時就。空使襄王築楚臺。有詩爲証。

兩意相投似蜜甜　王婆撮合更搜奇

安排十件挨光計　管取交歡不負期

當下王婆。收了紬絹綿子。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來。那婦人接著。請去樓上坐的。王婆道。娘子怎的這兩日。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懶去走動。王婆道。娘子家里有曆日。借與老身看一看。要個裁衣的日子。婦人道。乾娘裁甚衣服。王婆道。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怕一時有些山高水低。我兒子又不在家。婦人道。大哥怎的一向不見。王婆道。那厮跟了個客人在外邊。不見個音信回來。老身日逐耽心不下。婦人道。

大哥今年多少青春。王婆道。那厮十七歲了。婦人道。怎的不與他尋個親事。與乾娘也替得手。王婆道。因是這等。說家中沒人待老身東摃西補的來。早晚也替他尋下個兒等。那厮來。却再理會。見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發喘咳嗽。身子打碎般睡不倒的只害疼。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難得一個財主官人。常在貧家吃茶。但凡他宅里看病。買使女。說親。見老身這般本分。大小事兒。無不照顧老身。又布施了老身一套送終衣料。紬絹表裡俱全。又有若干好綿。放在家里。一年有餘。不能勾閑做得。今年覺得好生不濟。不想又撞着閏月。趂着兩日倒閑。要做。又被那裁縫勒措。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苦也。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意。若是不嫌時。奴這幾日。

倒開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久聞娘子好針指，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個何妨，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日去交人揀了黃道好日，奴便動手，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詩詞百家曲兒內字樣，你不知全了多少，如何交人看曆日，婦人微笑道，奴家自幼失學，婆子道，好說好說，便取曆日遞與婦人，婦人接在手內，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後日也不好，直到外後日，方是裁衣日期，王婆一把手取過曆頭來，掛在墻上，便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就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也曾央人看來，說明日是個破日，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破日，不忌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服，正用破日便好，王婆道。

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膽大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個那婦人道不必將過來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又怕門首沒人婦人道既是這等說奴明日飯後過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覆了西門慶話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晨王婆收拾房內乾净預備下針線安排了茶水在家等候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挑着担兒自出去了那婦人把簾兒掛了分付迎兒看家從後門走過王婆家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里坐下便濃濃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與婦人吃了抹得卓子乾净便取出那紬絹三疋來婦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縫將起來婆子看了口裏不住聲假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裡真個不曾見這個好針線那

婦人縫到日中。王婆安排些酒食請他。又下了一筯麵。與那婦人吃。再縫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了生活。自歸家去。恰好武大挑担兒進門。婦人拽門下了簾子。武大入屋裡。看見老婆面色微紅。問道你那裡來。婦人應道。便是間壁乾娘。央我做送終衣服。日中安排了些酒食點心。請我吃。武大道你也不要吃他的纔得。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値得甚麽便攪擾他。你明日再去做時。帶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隣。休要失了人情。他若不肯交你還禮時。你便拏了生活來家做。還與他便了。有詩為証。

阿母牢籠設計深　大郎愚鹵不知音

帶錢買酒酬奸詐　却把婆娘自送人

婦人聽了武大言語，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挑担兒出去了。王婆便踅過來相請，婦人去到他家房里，取出生活來，一面縫起。王婆忙點茶來，與他吃了茶。看看縫到日中，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三百文錢來，向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盞酒吃。王婆道：阿呀，那里有這個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里做生活，如何交娘子倒出錢。婆子的酒食不到吃傷了哩。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是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便了。那婆子聽了道：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攪了事，自又添錢去買好酒好食、希奇果子來，慇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由你十八分精細，被小

意兒過縱十個九個着了道兒。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心請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來後門首。叫道娘子。老身大胆。那婦人從樓上應道。奴却待來也。兩個厮見了。來到王婆房里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兩個吃了。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巴不到此日。打選衣帽。齊齊整整。身邊帶着三五兩銀子。手拏着洒金川扇兒。搖搖擺擺。逕往紫石街來。到王婆門口。茶坊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利便應道。兀的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赶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是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入屋里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只一拖。

拖進房里來看。那婦人道。這個便是與老身衣料施主官人。西門慶睁眼看着那婦人。雲鬟叠翠。粉面生春。上穿白夏布衫兒。桃紅裙子。藍比甲。正在房裡做衣服。見西門慶過來。便把頭低了。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身道喏。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便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疋紬絹。放在家一年有餘不曾做得。虧殺隣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個是布機也似針線縫的又好又密。真個難得。大官人你過來且看一看。西門慶把起衣服來看了。一面喝采。口裡道這位娘子。傳得這等好針指。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故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動問這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

笑道大官人你請坐我對你說了罷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那婆子道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大官人你那日屋簷下頭過打得正好西門慶道就是那日在門首叉竿打了我網巾的倒不知是誰宅上娘子婦人笑道那日奴悮冲撞官人休怪一面立起身來道了個萬福那西門慶慌的還禮不迭因說道小人不敢王婆道就是這位却是間壁武大郎的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就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郎是個養家經紀人且是街上做買賣大大小小不曾惡了一個又會撰錢又且好性格真個難得這等人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從嫁了這大郎但有事百依百隨且是合得着這婦人道拙夫是無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

强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夫主所爲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一生只是志誠爲倒不好王婆一面打着攛鼓兒說西門慶奖了一回王婆因望婦人說道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麽婦人道不認得婆子道這位官人便是本縣裡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家有萬萬貫錢財在縣門前開生藥鋪家中錢過北斗米爛成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白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又放官吏債結識人他家大娘子也是我說的媒也是吳千户家小姐生的百伶百俐因問大官人怎的連日不過貧家吃茶西門慶道便是連日家中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閑來婆子道大姐有誰家定了怎的不請老身去說媒西門慶道被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親

家陳宅。合成帖兒。他兒子陳經濟。纔十七歲。還上學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他那邊有了個文嫂兒來討帖兒。俺這里又便常在家中走的賣翠花的薛嫂兒。同做保卽說此親事。乾娘若肯去。到明日下小茶。我使人來請你。婆子哈哈笑道。老身哄大官人耍子。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養下來的。他們說親時又沒我。做成的熟飯兒。怎肯搭上老身一分。常言道。當行厭當行。到明日娶過了門時。老身胡亂三朝五日。拏上些人情去走走。討得一張半張卓面。到是正景。怎的好和人鬪氣。兩個一遞一句。說了一回。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嘈。那婦人便低了頭縫針線。有詩為証。

水性從來是女流　背夫常與外人偷

金蓮心愛西門慶　淫蕩春心不自由

西門慶見金蓮十分情意欣喜恨不得就要成雙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與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吃畢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慶把手在臉上摸一摸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了自古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請一者緣法撞遇二者來得正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虧殺你這兩位施主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里官人好與老身做個主人拏出些銀子買些酒食來與娘子澆澆手如何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裡有銀子在此便向茄袋裡取出來約有一兩一塊遞

與王婆子交備辦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官人。口裡說着。却不動身。王婆將銀子臨出門。便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我去就來。那婦人道。乾娘免了罷。却亦不動身。也是姻緣、都有意了。王婆便出門去了。丟下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裏。這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只看着那婦人。那婆娘也把眼來偷睃西門慶。見了他這表人物。心中到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只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了見成肥鵞燒鴨。熟肉鮮鮓。細巧果子。歸來盡把盤碟盛了。擺在房里卓子上。看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吃一盃兒酒。那婦人道。你自陪大官人吃。奴却不當。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一面將盤饌。却擺在面前。三人坐在。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拏起酒盞來。遞與婦

人說道。請不棄滿飲此盃。婦人謝道。多承官人厚意。奴家量淺。吃不得。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有詩爲証。

從來男女不同筵　賣俏迎奸最可憐
不獨文君奔司馬　西門今亦遇金蓮

那婦人一面接酒在手。向二人各道了萬福。西門慶拏起筯來。說道。乾娘替我勸娘子些菜兒。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慶道。小人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五歲。屬龍的。正月初九日丑時生。西門慶道。娘子到與家下賤累同庚。也是庚辰。屬龍的。只是娘子月分大七個月。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時

婦人道。將天比地。折殺奴家。王婆便插口道。好個精細的娘子。百伶百俐。又不枉了做得一手好針線。諸子百家。雙陸象棋。拆牌道字。皆通。一筆好寫。西門慶道。却是那里去討。武大郎好有福。招得這位娘子在屋里。王婆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上有許多。那里討得一個似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個好的在家里。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西門慶道。休說。我先妻若是他在時。却不恁的。家無主。屋倒竪。如今身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都不管事。那婦人便問。大官人恁的時。沒了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陳氏。雖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小人。如今不幸他沒了。已過三年來也。繼娶這個賤累。

又常有疾病不管事家里的勾當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illegible]走了出來在家里時便要嘔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我直言你先頭娘子并如今娘子也没武大娘子這手針線這一表人物西門慶道便是先妻也没武大娘子這一般兒風流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東街上住的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春我見他是路岐人不喜歡婆子又道官人你和勾欄中李嬌兒却長久西門慶道這個人見今已娶在家里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册正了他王婆道與卓二姐却相交得好西門慶道卓丢兒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近來得了個細疾白不得好婆子道若有似武大娘子這般中官人意的來宅上說不妨事麽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没了我自

主張。誰敢說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便那里有這般中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麽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哩。西門慶和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道正。好吃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便把茄袋內。還有三四兩散銀子。都與王婆。說道乾娘。你拏了去要吃時。只顧取來。多得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睃那粉頭時。三鍾酒下肚。烘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不起身。正是滿前野意無人識。幾朶碧桃春自開。有詩爲証。

眼意眉情卒未休　姻緣相湊遇風流
王婆貪賄無他技　一味花言巧舌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合[illegible]校言詞 [illegible] 三

第四回

淫婦背武大偷姦　鄆哥不憤鬧茶肆

酒色多能悞國邦　由來美色喪忠良
紂因妲巳宗祀失　吳爲西施社稷亡
自愛青青行處樂　豈知紅粉笑中殃
西門貪戀金蓮色　内失家麋外趕俸

話說王婆拏銀子出門。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那街上取瓶兒酒來。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壺裡有酒。沒便再篩兩盞兒。且和大官人吃着。老身直去縣東街那里。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一歇兒躭閣。婦人聽了。說乾娘休要去。奴酒多不用了。婆子便道阿呀。娘子大官人。又不是別人。沒事相陪

吃一盞兒怕怎的。婦人口裡說不用了。坐着却不動身。婆子一面把門拽上。用索兒拴了。倒關他二人在屋裏當路坐了。一頭續着鎖。却說西門慶在房里。把眼看那婦人雲髩半嚲。酥胸微露。粉面上顯出紅白來。一徑把壺來斟酒。勸那婦人酒。一回推害熱。脫了身上綠紗褶子。央煩娘子。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上。那婦人連忙用手接了過去。搭放停當。這西門慶故意把袖子在卓上一拂。將那雙筯。拂落在地下來。一來也是緣法奏巧。那雙筯正落在婦人脚邊。這西門慶連忙將身下去拾筯。只見婦人尖尖趫趫剛三寸。恰半扠。一對小小金蓮。正趫在筯邊。西門慶且不拾筯。便去他綉花鞋頭上。只一捏。那婦人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唣。你有心。奴亦有意。你眞個勾搭我。西門慶便雙

膝跪下。說道娘子。作成小人則個。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摟將起來。說只怕乾娘來撞見。西門慶道。不妨乾娘知道。當下兩個就在王婆房裡脫衣解帶共枕同歡但見

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美甘甘同心帶結。一個將朱唇緊貼。一個粉臉斜偎。羅襪高挑。肩膊上露兩灣新月。金釵斜墜。枕頭邊堆一朵烏雲。誓海盟山。搏弄得千般旖旎。羞雲怯雨。揉搓的萬種妖嬈。恰恰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楊柳腰。脉脉春濃。櫻桃口。微微氣喘。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顆。酥胸蕩漾。涓涓露滴牡丹心。直饒匹配眷姻諧。真個偷情滋味美。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

大驚小怪。拍手打掌。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向婦人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交你偷漢子。你家武大郎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武大說去。囘身便走。那婦人慌的。扯住他裙子。便雙膝跪下。說道乾娘饒恕。王婆道。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婦人便道休說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乾娘。王婆道。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來。晚叫你晚來。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就對你武大說。那婦人說。我只依着乾娘說便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着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一去了不來。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婆子道。你每二人。出

語無憑當各人留下件表記物件拏着纔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又來插在婦人雲鬓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疑一面亦將袖中巾帕遞與西門慶收了三人又吃了幾杯酒已是下午時分那婦人便起身道武大那厮也是歸來時分奴回家去罷便拜辭王婆西門慶踅過後門歸來先去下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智賽隨何機強陸賈女兵十個九個都出不了乾娘手王婆又道這雌兒風月如何西門道這色系子女不可言婆子道他房里彈唱姐兒出身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得還虧老娘把你兩個生扭做夫妻强撮成配你所許老身東西休要忘了西門慶道乾娘這般費心

我到家便取定銀子送來。所許之物。豈肯昧心。王婆道。眼望旌節至。耳聽好消息。不要交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道。但得一片橘皮吃。且莫忘了洞庭湖。一面看街上無人。帶上眼罩。笑了去。不在話下。到次日。又來王婆家討茶吃。王婆讓坐連忙點茶來吃了。西門慶便向袖中取出一錠十兩銀子來。遞與王婆。但凡世上人錢財。能動人意。那婆子黑眼睛見了雪花銀子。一面歡天喜地收了。一連道了兩個萬福。說道多謝大官人布施。因向西門慶道。這咱晚。武大還未見出門。待老身往他家。推借瓢看一看。一面從後門。趕過婦人家來。婦人正在房中。打發武大吃飯。聽見叫門。問迎兒是誰。迎兒道。是王奶奶來借瓢。婦人連忙迎將出來。道乾娘有瓢。一任拏去。且請家里坐。婆

子道。老身那邊無人。因向婦人便手勢。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在那邊婆子拏瓢出了門。一力攛掇武大吃了飯。挑担出去了。先到樓上。從新粧點。換了一套艷色新衣。分付迎兒。好生看家。我往你王奶家。坐一坐就來。若是你爹來時。就報我知道。若不聽我說。打下你這個小賤人下截來。迎兒應諾不題。婦人一面走過王婆茶坊里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正是合歡杏蕋春堪笑。衷訴原來別有人。有詞單道這雙關二意為証。

這瓢是瓢。口兒小。身子兒大。你幼在春風棚上恁兒高。到大來人難要。他怎肯守定顏回。甘貧樂道。專一趂東風。水上漂。有疾被他撞倒。無情被他罣着。到底被他纏住拏着。也曾在馬房里餧料。也曾在茶房裡來冉。如今弄的許由也不要。赤

道黑洞洞葫蘆中賣的甚麽藥。

那西門慶見婦人來了。如天上落下來一般。兩個並肩疊股而坐王婆一面點茶來吃了。因問昨日歸家。武大沒問甚麽。婦人道他問乾娘衣服做了不曾。我便說衣服做了。還與乾娘做送終鞋襪。說畢。婆子連忙安排上酒來擺在房內。二人交盃暢飲。這西門慶仔細端詳那婦人比初見時越發標致吃了酒。粉面上透出紅白來。兩道水鬢描畫的長長的。端的平欺神仙。賽過姮娥有沉醉東風爲証。

動人心紅白肉色堪人愛。可意裙釵。裙拖着翡翠。紗衫袖挽泥金攥。喜孜孜寶髻斜歪。恰便似月裏姮娥下世來。不枉了千金也難買。

可以聳覺者聽

西門慶誇之不足摟在懷中掀起他裙來看見他一對小脚穿着老鴉段子鞋兒恰剛半扠心中甚喜一遞一口與他吃酒嘲問話兒婦人因問西門慶貴庚西門慶告他說屬虎的二十七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婦人問家中有幾位娘子西門慶道除下拙妻還有三四個身邊人只是沒一個中我意的婦人又問幾位哥兒西門慶道只是一個小女早晚出嫁並無娃兒西門慶嘲問了一回向袖中取出銀穿心金裹面盛着香茶木樨餅兒來用舌尖遞送與婦人兩個相摟相抱如蛇吐信子一般嗚咂有聲那王婆子只管往來拿菜篩酒那里去管他閑事由着二人在房內做一處取樂頑耍少頃吃得酒濃不覺烘動春心西門慶色心輒起露出腰間那話引婦人纖手捫弄原來西

門慶自幼常在三街四巷養婆娘根下猶帶着銀打就藥煑成的托子那話約有許長大紅赤赤黑鬚直竪竪硬好個東西有詩单道其態為証

一物從來六寸長　有時柔軟有時剛
軟如醉漢東西倒　硬似風僧上下狂
出牝入陰為本事　腰州臍下作家鄉
天生二子隨身便　曾與佳人鬭幾場

少頃婦人脫了衣裳西門慶摸見牝戶上並無毳毛猶如白馥馥鼓蓬蓬軟濃濃紅縐縐緊湫湫千人愛萬人貪更不知是何物有詩為証

溫緊香乾口賽蓮　能柔能軟最堪憐

喜便吐舌開口笑　困時隨力就身眠
内禮縣里爲家業　薄草崖邊是故園
若遇風流清子弟　等閑戰鬥不開言

話休饒舌。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踅過王婆家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隣舍都曉的了。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正是自知本分爲活計。那曉防奸革弊心。有詩爲証。

好事從來不出門　惡言醜行便彰聞
可憐武大親妻子　暗與西門作細君

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個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人取名叫做鄆哥兒。家中止有個老爹。年

紀高大。那小厮生的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裏。賣些時新菓品。如常得西門慶。賚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遶街尋西門慶。又有一等多口人說。鄆哥。你要尋他。我教一個去處。一尋一個着。鄆哥道。聒譟老叔。教我去。尋得他見。撰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是好處。那多口道。我說與你罷。西門慶刮剌上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房里坐的。這早晚。多定只在那里。你小孩子家。只故撞入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往紫石街走來。逕奔入王婆子茶房里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櫈兒上。績苧麻線。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聲喏。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里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撰三

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情知是那個便只是他那個。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姓名。鄆哥道。便是兩個字的。婆子道。甚麼兩個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說句話兒。望裡便走。那婆子一把手便揪住道。這小猴子。那里去。人家屋裡。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罵道。含鳥小猴猻。我屋裏那討甚麼西門大官。鄆哥道。乾娘不要獨自吃。你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猢猻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水杓裏切菜。水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多落在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鳥小猢猻。也來老娘屋裡放屁。鄆哥道。我是小

猢猻你是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個栗暴鄆哥便叫道你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肏娘的小猢猻你敢高則聲大耳刮子打出你去鄆哥道賊老咬蟲沒事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叉一頭大栗暴着直打出街上去把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落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王婆茶房裏罵道老咬蟲我交你不要慌我不說與他也不做出來不信定然遭塌了你這場門面交你撰不成錢使這小猴子提個籃兒逕奔街上尋這個人不見鄆哥尋這個人却正是王婆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與一齊來有分交

貪淫神脫了衣冠　小猴子泄漏出患害

畢竟未知道。鄆哥尋甚麽人。要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鄆哥幇捉罵王婆　淫婦藥酖武大郎

叅透風流二字禪　好姻緣是惡姻緣

痴心做處人人愛　冷眼觀時個個嫌

野草閑花休採折　真姿勁質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子打了。心中正沒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一逕奔來街上。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巷。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担兒。正從那條街過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担兒道。我只是這等模樣。有甚麽吃的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粉。一地里沒糴處。人

都道你屋里有。武大道。我屋裡並不養鵝鴨。那里有這麥粉。鄆哥道。你說沒粉麥。怎的賺得你恁肥胳胳的。便軟倒提起你來也不防。煮你在鍋里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猢猻。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兒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卻不道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誰。我把十個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個東道。我吃三盃。我說與你。武大道。你含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担兒。引着鄆哥到個小酒店里。歇下担兒。拏幾個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鏇酒。請鄆哥吃了。那小廝道。酒不要添。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且說與我則個。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了。卻說與

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幇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的肐膝。武大道。却怎的來有這肐膝。對你說。我今日將這籃雪梨去尋西門大官。掛一小勾子。一地里沒尋處。街上有人道。他在王婆茶坊里來。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我指望見了他。撰得三五十文錢使。叵耐王婆那老猪狗。不放我去。房里尋他。大栗暴打出我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求問我。武大道。眞個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屁鳥人。那厮兩個。落得快活。只專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里。做一處。你問道眞個也是假。莫不我哄你不成。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我這婆娘。每日去王婆

家里做衣服做鞋脚歸來便臉紅我先妻丢下個女孩兒要便朝打暮駡不與飯吃這兩日有些精神錯亂見了我不做喜歡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里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兒便去捉奸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條漢元來没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麽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三人也有個暗號見你入來拏他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個若捉他不着反吃他一頓好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你一狀子你須吃他一場官司又没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性命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我却怎的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王婆打了也没出氣處我教一着今日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要說自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在巷

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担兒只
在左邊等我我先去惹那老狗他必然來打我我先把籃兒丟
在街心來你却搶入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奔入房里去
叫起屈來此討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
十貫錢我把與你去你可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
得了幾貫錢并幾個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担兒自
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那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
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禮虧只得窩盤他些個當晚武大挑了担
兒歸來也是和往日一般並不題起別事那婦人道大哥買盞
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了三盞吃了那婦人便安
排晚飯與他吃了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

安在担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里來理會武大的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担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得他出去了便踅過王婆茶房裡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担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里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還早些個你自去賣一遭來那厮七八也將來也你只在左邊處伺候不可遠去了武大雲飛也似去街上賣了一遭兒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拋出來你便飛奔入去武大自把担兒寄了不在話下有詩為証

虎有倀兮鳥有媒　暗中牽陷自狂為
鄆哥指計西門慶　戲殺王婆撮合奇

且說鄆哥提着籃兒便走入茶坊里來向王婆罵道老猪狗你

昨日爲甚麽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如何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直我髩髩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時把那手中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一聲你打時就打王婆腰里帶個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險些兒不跌倒却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命頂在壁上只見武大從外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裡來那婆子見是武大來得甚急待要走去阻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力頂住那裡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里做手脚不迭先奔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僕入床下去躲武大搶到房門首用手推那房門時

那里推得開。口里只叫做得好事。那婦人頂着門，慌做一團。口里便說道。你閑常時只好鳥嘴賣弄殺好拳棒，臨時便沒些用兒。用了個紙虎兒，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交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西門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話，題醒他這個念頭，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便來拔開拴，叫聲不要來。武大却待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脚來。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撲地望後便倒了。武大打鬧，一直走了。鄆哥見頭勢不好，也撇了王婆，撒開跳了。那街坊隣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管事。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裡吐血，面皮蠟楂也似黄了，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救得甦醒，兩個上下肩攙着，便從後門扶歸中樓上去，安排他

床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王婆家。和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勾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又不應。只見他濃糚艷抹了出去。歸來便臉紅。小女迎兒又吃婦人禁住。不得向前。嚇道小賤人。你不對我說。與了他水吃。都在你身上。那迎兒見婦人這等說。又怎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昏。又沒人來采問。一日武大叫老婆過來分付他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又捉着你奸。你倒挑撥奸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執不得了。我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得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起。你若

不看顧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也不回言。却踅過王婆家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似提在冷水盆內一般。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崗上。打死大蟲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個好漢。我如今却和娘子。眷戀日久。情孚意孚。拆散不開。據此等說時。正是怎生得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個把舵的。我是個撑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往自做個男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個。王婆道。既要我遮藏你們。我有一條計。你們却要長做夫妻。要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每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

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又來
相會。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在一處。不耽
驚受怕。我却有這條妙計。只是難教你們。西門慶道。乾娘周旋
了我們則個。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
家里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
睛。也割來與你。却是甚麼東西。婆子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
他狠狽好下手。大官人家里取些砒霜。却交大娘子。自去贖一
貼心疼的藥來。却把這砒霜來。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他
命。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他待怎的。
自古道幼嫁從親。再嫁由身。小叔如何管得。暗地裡來往半年
一載。便好了。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一頂轎子。娶到家去。這個

不是長遠做夫婦。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剪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却如何處置。大官人。往家去快取此物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個自然。不消你說。有詩為証。詩曰

雲情雨意兩綢繆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世間有此事　武大身軀喪粉頭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遞與王婆收了。這婆子看着那婦人。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兒。如今武大不對你說交你救活他。你便乘此機。把些小意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

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這心疼藥裡。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氣發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一蓋。都不要人聽見。緊緊的按住被角。預先燒下一鍋湯。煑着一條抹布。他若毒發之時。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氣斷了。你便揭起被來。却將煑的抹布。只一揩。都揩没了血跡。便入在材里。扛出去燒了。有麼了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家臨時手軟了。安排不得屍首。婆子道。這個易得。你那邊只敲壁子。我自就過來幫扶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我來討話。說罷。自歸家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為細末。遞與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回到樓上。看着武大。一絲没了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武

大你做甚麽來哭。婦人拭着眼泪道。我的一時間不是。乞那西門慶騗騙了。誰想脚踢中了你心。我問得一處有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只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來家。亦不題起。你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那婦人拏了銅錢。逕來王婆家裡坐地。却交王婆贖得藥來。把到樓上。交武大看了。說道這貼心疼藥。太醫交你半夜裡吃。吃了倒頭一睡。把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半夜裡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你。看看天色將黑了。婦人在房裡點上燈。下面燒了大鍋湯。拏了一方抹布。煑在鍋裡。聽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內。却舀一碗白湯來。把到

樓上。却叫大哥。藥在那里。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將那藥抖在盞子里。把那藥帖安了。將白湯冲在盞里。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便把藥來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婦人道。只要他醫治病好。管甚麼難吃易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要再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

角。那里肯放些鬆寬。正似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裡如雪刃攢侵。滿腹中似鋼刀亂攪。渾身氷冷。七竅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赴枉死城中。喉管枯乾。七魄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沒了捉奸人。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麽難處。我幫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舀了一桶湯。把抹布撇在裏面。掇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

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身上。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擬。扛將下
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
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净被蓋在死屍身
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
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
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
那婦人乾嚎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走討信。王
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叫那
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
只靠着你做主。大官人是網巾圈兒打靠後。西門慶道。這個何
須你說。費心。婦人道。你若負了心。怎的說。西門慶道。我若負了

心。就是你武大一般。王婆道。大官人且休閑說。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緊地方。天明就要入殮。只怕被仵作看出破綻來。怎了。團頭何九。他也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不肯殮。西門慶笑道。這個不妨事。何九我自分付他。他不敢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快去分付他。不可遲了。西門慶把銀子交付與王婆買棺材。他便自去對何九說去了。正是三光有影遣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畢竟西門慶怎的對何九說。要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第六回

西門慶買囑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

可怪狂夫戀野花　因貪淫色受波喳
亡身喪命皆因此　破業傾家總爲他
半晌風流有何益　一般滋味不須誇
有朝禍起蕭墻內　虧殺王婆先做牙

却說西門慶便對胡何九說去了。且說王婆拿銀子來買棺材冥器。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婦人商議。就于武大靈前。點起一盞隨身燈。隣舍街坊。都來看望。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拙夫因害心疼。得慌。不想一日一日越重了。看來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

鼓死了。好是苦也。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隣舍明知道此人死的不明。不敢只顧問他。衆人盡勸道。死是死了。活的自要安穩過。娘子省煩惱。天氣暄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去。王婆檯了棺材來。又去請仵作團頭何九。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裡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于報恩寺。叫了兩個禪和子。晚夕伴靈拜懺。不多時。何九先撥了幾個火家整頓。且說何九到巳牌時分。慢慢的走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老九何往。何九荅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借一步說話。何九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裡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老九請上坐。何九道。小人是何等之人。敢對大官人一處坐的。西門慶道老九何

故見外。且請坐。二人讓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分付酒保。取瓶好酒來。酒保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一面盪上酒來。何九心中疑忌想道。西門慶自來不曾和我吃酒。今日這盃酒。必有蹺蹊。兩個飲勾多時。只見西門慶向袖子裡摸出一錠雪花銀子。放在面前說道老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何九叉手道。小人無半點用功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自有些辛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身。凡百事周全一床錦被遮蓋則個。余不多言。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小事。有甚打緊。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老九你若不受時。便是推却。何九

自來懼西門慶是個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銀子又吃了幾盃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目明日來我鋪子內支錢兩個下樓一面出了店門臨行西門慶道老九是必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另有補報分付罷一直去了何九心中疑忌我殮武大身屍他何故與我這十兩銀子此事必蹺蹊一面來到武大門首只見那幾個火家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的久哩火家在那裡何九便問火家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入門揭起簾子進來王婆接着道久等多時了陰陽也來了半日老九如何這咱纔來何九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一步只見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白布髮髻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道娘子省煩惱大郎已是歸天

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得的苦。我夫心疼症候幾個日子。便把命丟了。撇得奴好苦。這何九一面上上下下。看了婆娘的模樣。心裡自忖的道。我從來只聽得人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原來武大郎討得這個老婆在屋裡。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一面走向靈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犯着那兩點神水。定睛看時。見武大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皆突出。就知是中惡。傍邊那兩個火家說道。怎的臉也紫了。口唇上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一面七手八腳。葫蘆提殮了。裝入棺材內。兩下用長命釘釘了。王婆一力攛掇。拏出一吊錢來。與何九打發衆火家去了。就問幾時出去。王婆道

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殯城外燒化眾火家各分散了那婦人當夜擺着酒請人第二日請四個僧念經第三日早五更眾火家都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個隣舍街坊吊孝相送那婦人帶上孝坐了一乘轎子一路上口內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塲上便教舉火燒化棺材并武大屍首燒得乾乾淨淨把骨殖撒在池子裏原來那口齋堂管待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頓那婦人歸到家中樓上去設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靈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裡面貼些金旛錢紙金銀錠之類那日却和西門慶做一處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橫取樂不比先前在王婆茶坊裡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武大已死家中無人兩個恣情肆意停眠整宿初時西門慶恐隣舍瞧破

先到王婆那邊坐一回。今武大死後。帶着跟隨小廝。逕從婦人家後門而入。自此和婦人情沾肺腑。意密如膠。常時三五夜不曾歸去。把家中大小。丟的七顛八倒。都不喜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幾時。必有敗。有鷓鴣天為証。

色膽如天不自由　情深意密兩綢繆
貪歡不管生和死　溺愛誰將身體修
只為恩深情鬱鬱　多因愛濶恨悠悠
要將吳越寃仇解　地老天荒難歇休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刺那婦人將兩月有餘。一日將近端陽佳節。但見

綠楊裊裊垂絲碧。海榴點點胭脂赤。微微風動幔。颯颯涼侵

扇處處遇端陽家家共舉觴

西門慶自岳廟上回來到王婆茶坊裡坐下那婆子連忙點一盞茶來便問大官人往那裡去來怎的不過去看看大娘子西門慶道今日往廟上走走大節間記掛着來看看大姐婆子道今日他娘潘媽媽在這裡怕還未去哩等我過去看看回大官人這婆子一面走過婦人後門看時婦人正陪潘媽媽在房裡吃酒見婆子來連忙讓坐婦人撮下笑來道乾娘來得正好請陪俺娘且吃個進門盞兒到明日養個好娃娃婆子笑道老身又沒有老伴兒那裡得養出來你年小少壯正好養哩婦人道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婆子便看着潘媽媽你看你女兒這等傷我說我是老花子到明日還用着我老花子說罷潘媽媽道

他從小兒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原來這婆子
撮合得西門慶和這婦人刮剌上了早晚替他通事慇懃兒提
壺打酒靠些油水養口一面對他娘潘媽媽說你家這姐姐端的
百伶百俐不枉了好個婦女到明日不知什麼有福的人受用
他潘媽媽道乾娘既是撮合山全靠乾娘作成則個一面安下
鍾筯婦人斟酒在他面前婆子一連陪了幾盃酒吃得臉紅紅
的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候連忙丟了個眼色與婦人告辭歸
去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于是一力攛掇他娘起身去了將房
中收拾乾淨燒些異香從新把娘的殘饌撤去另安排一席齊
整酒肴預備陪侍西門慶從月臺上過來婦人從梯櫈接着到
房中道個萬福坐下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怎肯帶孝樓上

把武大靈牌丟在一邊用一張白帋蒙着羹飯也不揪採每日只是濃粧艷抹穿顏色衣服打扮嬌樣陪伴西門慶做一處作歡頑耍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就罵負心的賊如何撇閃了奴又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兒了把奴冷丟不來揪採西門慶道便是家中小妾昨日沒了殯送忙了兩日今日往廟上去替你置了些首飾珠翠衣服之類那婦人滿心歡喜西門慶一面喚過小厮玳安來氊包內取出一件件把與婦人婦人方纔拜謝收了小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他令他拏茶與西門慶吃一面婦人安放卓兒陪西門慶吃茶西門慶道你不消費心我已與了乾娘銀子買酒肉嗄飯果品去了大節間正要和你坐一坐婦人道此是待俺娘的奴存下這卓整菜兒等

到乾娘買來。且有一回䏍閣。咱且吃着。婦人陪西門慶臉兒相貼。腿兒相壓。並肩一處飲酒。且說婆子提着個籃子。拏着一條十八兩秤。走到街上。打酒買肉。那時正值五月初旬天氣。大雨時行。只見紅日當天。忽一塊濕雲處。大雨傾盆相似。但見

烏雲生四野。黑霧鎖長空。刷刺刺漫空障日飛來。一點點擊得芭蕉聲碎。狂風相助。侵天老檜掀翻。霹靂交加。泰華嵩喬震動。洗炎驅暑。潤澤田苗。洗炎驅暑。佳人貪其賞玩。潤澤田苗。行人忘其泥濘。正是江淮河濟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買了一籃魚肉鷄鵝菜蔬菓品之類。在街上遇見這大雨。慌忙躲在人家房簷下。用手巾裹着頭。把衣服都淋濕了。等了一歇。那雨腳慢了些。大步雲飛來家。進入門

來。把酒肉放在厨房下。走進房來。看見婦人。和西門慶飲酒。笑嘻嘻道。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湿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賠我。西門慶道。你看老婆子。就是個賴精。婆子道。我不是賴精。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疋大海青。婦人道。乾娘。你且飲過盪熱酒盞兒。那婆子陪着飲了三盃。說道老身往厨下烘乾衣裳去。一面走到厨下。把衣服烘乾。那雞鵞嗄飯。割切安排停當。用盤碟盛了。菓品之類。都擺在房中。盪上酒來。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共設佳肴。交盃疊股而飲。西門慶飲酒中間。看見婦人壁上。掛着一面琵琶。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好歹彈個曲兒我下酒。婦人咲道。奴自幼初學一兩句。不十分好。官人休要笑耻。西門慶一面取下琵琶來。摟婦人在懷。

看他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笋。款弄冰絃。慢慢彈著。唱了一個兩頭南調兒。

冠兒不戴懶梳粧。髻挽青絲雲鬟光。金釵斜插在烏雲上。喚梅香。開籠廂。穿一套素縞衣裳。打扮的是西施模樣。出綉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燒一炷兒夜香。

西門慶聽了。喜歡的沒入腳處。一手摟過婦人粉項來。就親了個觜。稱誇道。誰知姐姐。你有這段兒聰明。就是小人在构欄三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沒你這手好彈唱。婦人笑道。蒙官人擡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西門慶一面捧着他香腮。說道。我怎肯忘了姐姐。兩個殢雨尤雲。調笑頑耍。少頃西門慶。又脫下他一隻綉花鞋兒。擎在手內。放一小盃酒在

內吃鞋盃耍子。婦人道。奴家好小脚兒。官人休要笑話。不一時。二人吃得酒濃。掩閉了房門。解衣上床頑耍。王婆把大門頂着。和迎兒在厨房中。動咲用着。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似水如魚。取樂歡娛。那婦人枕邊風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西門慶亦施逞鎗法打動。兩個女貌郎才。俱在妙齡之際。有詩單道其態。

詩曰

寂靜蘭房簟枕涼　才子佳人至妙頑
纔去倒澆紅臘燭　忽然又掉夜行船
偷香粉蝶飡花蕚　戲水蜻蜓上下旋
樂極情濃無限趣　靈龜口內吐清泉

當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欲回家。留了幾兩散碎銀子。

與婦人做盤纏。婦人再三挽留不住。西門慶帶上眼罩。出門去了。婦人下了簾子。關上大門。又和王婆吃了一回酒。各散去了。正是倚門相送劉郎去。烟水桃花去路迷。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薛嫂兒說娶孟玉樓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我做媒人實可能　全憑兩腿走慇懃

唇鎗慣把鰥男配　舌劒能調烈女心

利市花常頭上帶　喜筵餅錠袖中撑

只有一件不堪處　半是成人半敗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賣翠花兒的薛嫂兒提着花廂兒一地哩尋西門慶不着因見西門慶使的小厮玳安兒問大官人在那裡玳安道俺爹在鋪子裡和傅二叔筭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鋪主管姓傅名銘字自新排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這薛嫂一直走到鋪子門首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在裡面與主管

筭帳一面點首兒喚他出來這西門慶見是薛嫂兒連忙撇了主管出來兩人走在僻靜處說話薛嫂道了萬福西門慶問他有甚說話薛嫂道我來有一件親事來對大官人說管情中得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的三娘窩兒方纔我在大娘房裡買我的花翠留我吃茶坐了這一日我就不曾敢題起逕來尋你老人家和你說這位娘子說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是咱這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裡有一分好錢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粧花袍兒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箱子珠子箍兒胡珠環子金寶石頭面金鐲銀釧不消說手裡現銀子他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二伯筩不幸他男子漢去販布死在外邊他守寡了一年多身邊又沒子女止有一個小叔兒

還小纔十歲青春年少守他甚麼有他家一個嫡親的姑娘要
主張着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歲生的長挑身材
一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個燈人兒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
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不瞞大官人說他娘姓孟排
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會彈了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見了
管情一箭就上垛誰似你老人家有福好得這許多帶頭又得
一個娘子西門慶只聽見婦人會彈月琴便可在他心上就問
薛嫂兒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我和老人家這等計議相看不
打緊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雖是他娘舅張四山核桃
差着一槅兒哩這婆子原嫁與非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裡住
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男花女花都無

只靠姪男姪女養活。今日已過。明日我來會大官人。咱只倒在身上求他求只求張良。拜只拜韓信。這婆子愛的是錢財。明知道他侄兒媳婦。有東西。隨問什麼人家。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幾兩銀子。大官人多許他幾兩銀子。家裡有的。是那囂段子。拏上一段買上一担禮物。親去見他。和他講過。一拳打倒他。隨問傍邊有人說話。這婆子一力張主。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話。說的西門慶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看官聽說。世上這媒人們。原來只一味圖撰錢。不顧人死活。無官的。說做有官。把偏房。說做正房。一味瞞天大謊。全無半點兒真實。正是

媒妁慇懃說始終　孟姬愛嫁富家翁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往非邊他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着花廂兒去了。西門慶進來。和傅夥計算帳。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選衣帽齊整。拏了一段尺頭。買了四盤羹果。僱了一個擡盒的。薛嫂領着西門慶騎着頭口。小廝跟隨。逕來非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裡楊姑娘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得知。說近邊一個財主。敬來門外。和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只姑奶奶是大。先來覿面親見過。你老人家講了話。然後纔敢領去門外相看。今日小媳婦領來。見在門首下馬伺候。婆子聽見。便道阿呀保山。你如何不先來說聲。一面分付了丫鬟打掃客位。收拾乾淨。頓下好茶。一面道有請。這薛嫂一力擴掇。先把盒担擡進去擺下。打發空盒担

見出去就請西門慶進來入見這西門慶頭戴纏椶大帽一撒鉤縧粉底皂靴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還下禮去西門慶那裡肯一口一聲只叫姑娘請受禮讓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傍打橫婆子便道大官人貴姓薛嫂道我纔對你老人家說就忘了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西門慶大官人在縣前開着個大生藥鋪又放官吏債家中錢過北斗米爛陳倉没個當家立紀娘子聞得咱家門外大娘子要嫁特來見姑奶奶講說親事因說你兩親家都在此漏眼不藏絲有話當面說省得俺媒人們架謊這裡是姑奶奶大人有話不先來和姑奶奶說再和誰說婆子道官人倘然要說俺侄兒媳婦自恁來閑講便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老身

郤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沒的禮物惶恐那婆子一面拜了兩拜謝了收過禮物去薛嫂馱盤子出門一面走來陪坐拏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老身當言不言謂之懦我姪兒在時做人挣了一分錢不幸死了如今多落在他手裡少說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與我侄兒念上個好經老身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就與上我一個棺材本也不曾要了你家的我破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替你兩個硬張主娶過門時生辰貴長官人放他來走走就認俺這們窮親戚也不過上你窮西門慶笑道你老人家放心適間所言的話我小人都知道了你老人家既開口休說一個棺材本就是十個棺材本小人也來得起說着向靴桶

裡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說道這個不當甚麼先與你老人家買盞茶吃到明日娶過門時還找七十兩銀子兩疋段子與你老人家爲送終之資其四時八節只照頭上門行走看官聽說世上錢財乃是衆生腦髓最能動人這老虔婆黑眼睛珠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滿面堆下笑來說道官人在上不當老身意小自古先說斷後不亂薛嫂在傍插口說你老人家忒多心那裡這等計較我的大老爹不是那等人自恁還要掇着盒兒認親你老人家不知如今知府知縣相公來往好不四海結識人寬廣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尿流陪的坐吃了兩道茶西門慶便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見了姑奶奶說過話明日好往門外

相看婆子道我家姪兒媳婦不用大官人相保山你就說我說
不嫁這樣人家再嫁甚樣人家西門慶作辭起身婆子道官人
老身不知官人下降匆忙不曾預備空了官人休怪拄拐送出
送了兩步西門慶讓回去了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便說道還
虧我主張有理麼寧可先在婆子身上倒還強如別人說多因
說道你老人家先回去罷我還在這裡和他說句話咱已是會
過明日先往門外去了西門慶便拏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做
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便上馬來家他便還在楊姑娘家說
話飲酒到日暮時分纔歸家去話休饒舌到次日打選衣帽齊
整袖着插戴騎着大白馬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薛嫂兒便
騎驢子出的南門外來到猪市街到了楊家門首原來門面屋

四間到底五層西門慶勒馬在門首等候薛嫂先入去半日西門慶下馬坐南朝北一間門樓粉青照壁進去裡面儀門紫墻竹槍籬影壁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靛缸一溜打布櫈兩條薛嫂推開朱紅槅扇三間倒坐客位正面上供養着一軸水月觀音善財童子四面掛名人山水大理石屏風安着兩座投箭高壺上下椅卓光鮮簾櫳蕭灑薛嫂請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一面走入裡邊片晌出來向西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粧未了你老人家請先坐一坐只見一個小廝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來西門慶吃了收下盞托去這薛嫂兒倒還是媒人家一面指手畫脚與西門慶說這家中除了那頭姑娘只這位娘子是大雖有他小叔還小哩不曉的什麼當初有過世的他老公

在鋪子裡一日不筭銀子搭錢兩大簇潑羅毛青鞋面布俺每聞他買定要三分一尺見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娘子主張整理手下使着兩個丫頭一個小厮長了十五歲吊起頭去名喚蘭香小丫頭纔十二歲名喚小鸞到明日過門時都跟他來我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事指望典兩間房兒住強如住在北邊那搭剌子哩往宅裡去不方便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許了我幾疋大布還沒與我到明日不管一揔謝罷了又道剛纔你老人家看見門首那兩座布架子當初楊大叔在時街道上不知使了多少錢這房子也值七八百兩銀子到底五層通後街到明日丟與小叔罷了正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良久只聞環珮叮咚蘭麝馥郁婦人出來上穿翠藍麒

麟補子粧花紗衫大紅粧花寬欄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西門慶睜眼觀看那婦人但見

長挑身材粉粧玉琢模樣兒不肥不瘦身段兒不短不長面上稀稀有幾點微麻生的天然俏麗裙下映一對金蓮小脚果然周正堪憐二珠金環耳邊低挂雙頭鸞釵鬢後斜插但行動胸前搖響玉玲瓏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恰似嫦娥離月殿猶如神女下瑤階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薛嫂忙去掀開簾子婦人出來望上不端不正道了個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把眼上下不轉睛看了一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開言說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入門為正管理家事未知意下如何那婦人問道官

人貴庚沒了娘子多少時了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建生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道奴家青春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二歲薛嫂在傍插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說着只見小丫鬟拏了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銀鑲雕漆茶鍾銀杏葉茶匙婦人起身先取頭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忙用手接了道了萬福慌的薛嫂向前用手掀起婦人裙子來裙邊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扠一對尖尖翹翹金蓮脚來穿着大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底鞋兒與西門慶瞧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取第二盞茶來遞與薛嫂他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

金戒指六個放在托盤內。拿下去。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人行禮日期。奴這裡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既蒙娘子見允。今月二十四日。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准娶。婦人道。既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來。對非還姑娘那裡說去。薛嫂道。大官人。昨日已是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婦人道。姑娘說甚來。薛嫂道。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樁事。好不歡喜。纔使我領大官人來這裡相見。說道。不嫁這等人家。再嫁那樣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保這們親事。婦人道。既是姑娘恁的說。又好了。薛嫂道。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搗謊。說畢。西門慶作辭起身。薛嫂送出巷口。向西門慶說道。看了這娘子。你老人家心下如何。西門慶道。薛嫂其實累了你。薛嫂道。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我和

大娘子。說句話就來。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娘子。你嫁得這位老公也罷了。因問西門慶房裡有人沒有。人見作何生理。薛嫂道。好奶奶。就有房裡人。那箇是成頭腦的。我說是謊。你過去就看出來。他老人家名目。誰是不知道的。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都是四門親家。誰人敢惹他。婦人安排酒飯。與薛嫂兒正吃着。只見他姑娘家。使了小廝安童。盒子裡。跨着鄉裡來的四塊黃米麵棗兒糕。兩塊糖。幾個艾窩窩。就來問曾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曾。奶奶說來。這人家不嫁。待嫁甚人家。婦人道。多謝你奶奶掛心。今已曾留下插定了。薛嫂道。天麽天麽。早是俺媒人不說謊。姑奶奶

家。使了大官兒說將來了。婦人收了糕。出了盒子。裝了滿滿一盒子點心臘肉。又與了安僮五六十文錢。到家多拜上奶奶。那家日子。定下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二日准娶。小厮去了。薛嫂道。姑奶奶家。送來什麽。與我些包了家去。稍與孩子吃。婦人與了他一塊糖。十個艾窩窩。千恩萬謝出門。不在話下。且說他母舅張四。倚着他小外甥楊宗保。要圖留婦人手裡東西。一心舉保與大街坊。尚推官兒子尚舉人爲繼室。若小可人家。還可有話說。不想聞得是縣前開生藥鋪西門慶定了。他是把持官府的人。遂動不得秤了。尋思已久。千方百計。不如破他爲上計。走來對婦人說。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挿定。還依我嫁尚推官兒子尚舉人。他又是斯文詩禮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强

如嫁西門慶。那廝積年把持官府。刁徒潑皮。他家見有正頭娘子。乃是吳千戶家女兒。過去做大是做小。却不難爲你了。況他房裡。又有三四個老婆。併沒上頭的了頭。到他家人多口多。你惹氣也。婦人道。自古船多不碍路。若他家有大娘子。我情愿讓他做姐姐。奴做妹子。雖然房裡人多。漢子歡喜。那時難道你阻他。漢子若不歡喜。那時難道你去扯他。不怕一百人單擺着。休說他富貴人家。那家沒四五個。着緊街上乞食的。携男抱女。也挈扯着三四個妻小。你老人家忒多慮了。奴過去。自有個道理。不妨事。張四道。娘子。我聞得此人。单管挑販人口。慣打婦熬妻。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你愿受他的這氣麽。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我在他家

把得家定裡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為女婦人家。好吃懶做嘴大舌長。招是惹非。不打他。打狗不成。張四道。不是我打聽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兩塊。把人多口多。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說那裡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凡事從上流看。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子漢不歡喜。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不妨事。張四道。我見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臥柳。又裡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邊胡行亂走。奴婦人家。只管得三層門內。管不得那許多三層門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着起來。朝廷爺。一時沒錢使。還問太僕寺借

馬價銀子支來使休說買賣的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裡各人裙帶上衣食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這張四見說不動這婦人到吃他搶了幾句的話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了有詩為証

張四無端喪楚言　姻緣誰想是前緣
佳人心愛西門慶　說破咽喉揔是閑

張四羞慚歸家與婆子商議单等婦人起身指着外甥楊宗保要攔奪婦人箱籠話休饒舌到二十四日西門慶行禮請了他吳大娘來坐轎押担衣服頭面四季袍兒羮果茶餅布絹紬綿約有二十餘担這邊請他姑娘并他姐姐接茶陪待不必細說到二十六日請十二位高僧念經做水陸燒靈都是他姑娘一

力張王這張四臨婦人起身。那當日請了幾位街坊衆鄰來和婦人講話。那日薛嫂正引看西門慶家。顧了幾個閒漢。併守備府裡討的一二十名軍牢。正進來搬擡婦人床帳。嫁裝箱籠被張四攔住說道。保山且休擡。有話講。一面邀請了街坊隣舍進來坐下。張四先開言說列位高隣聽着。大娘子在這裡。不該我張龍說。你家男子漢楊宗錫。與你這小叔楊宗保。都是我外甥。是我的妞妞養的。今日不幸他死了。掙了一場錢有人主張着你。這是親戚難管你家務事。這也罷了。爭奈第二個外甥楊宗保年幼。一個業障都在我身上。他是你男子漢一母同胞所生。莫不家當沒他的分兒。今日對着列位高隣在這裡。你手裡有東西沒東西。嫁人去也難管你。只把你箱籠打開。眼同衆人

看一看。你還撻去。我不留下你的。只見個明白。娘子你意下如何。婦人聽言。一面哭起來。說道。衆位聽着。你老人家差矣。奴不是歹意謀死了男子漢。今日添羞臉又嫁人。他手裡有錢没錢。人所共知。就是積儹了幾兩銀子。都使在這房子上。房兒我没帶去。都留與小叔。家活等件。分毫不動。就是外邊有三百四百兩銀子欠帳。文書合同。已都交與你老人家。陸續討來。家中盤纏。再有甚麽銀兩來。張四道。你没銀兩也罷。如今只對着衆位。打開箱籠有没有。看一看。你還拏了去。我又不要你的。婦人道莫不奴的鞋脚。也要瞧不成。正亂着。只見姑娘拄拐。自後而出。衆人便道。姑娘出來。都齊聲唱喏。姑娘還了萬福。陪衆人坐下。姑娘開口。列位高鄰在上。我是他的親姑娘。又不隔從。莫不没

我說去死了的也是侄兒活着的也是侄兒十個指頭咬着都疼如今休說他男子漢手裡沒錢他就是有十萬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又無出少女嫩婦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留着他做什麼眾街隣高聲道姑娘見得有理婆子道難道他娘家陪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什麼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姪兒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温克性兒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張四在傍把婆子瞅了一眼說道你好失心兒鳳凰無寶處不落此這一句話道着這婆子真病須臾怒起紫漲了面皮扯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不能不才是楊家正頭香主你這老油嘴是楊家那膫子合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個外

甥是我姐姐養的你這老咬蟲女生外向行放火又一頭放水
姑娘道賤没廉耻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留着他在屋裡有
何算計既不是圖色慾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巳張四道我不是
圖錢爭奈是我姐姐養的有差遲多是我過不得日子不是你
這老殺才搬着大引着小黄猫兒黑尾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
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時不
使了繩子扛子張四道你這嚼舌頭老淫婦掙將錢來焦尾靶
怪不的恁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老蒼根老猪狗我
無兒無女强似你家媽媽子穿寺院養和尚合道士你還在睡
裡夢裡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曾打起來多虧眾隣舍勸住說道
老舅你讓姑娘一句兒罷薛嫂兒見他二人嚷打鬧裏領率西

門慶家小廝伴當。并發來衆軍牢。赶人鬧裡。七手八脚。將婦人床帳裝奩箱籠。搬的搬。擡的擡。一陣風都搬去了。那張四氣的眼大大的。敢怒而不敢言。衆隣舍見不是事。安撫了一回各人多散了。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轎。四對紅紗灯籠。他這姐姐孟大姨送親。他小叔楊宗寶。頭上扎着髻兒穿着青紗衣撒騎在馬上。送他嫂子成親。西門慶荅賀了他。一疋錦段。一柄玉絛兒。蘭香小鸞。兩個了頭。都跟了來。鋪床疊被。小廝琴童方年十五歲。亦帶過來伏侍。到三日。楊姑娘家。并婦人兩個嫂子孟大嫂二嫂。都來做生日。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十兩銀子。兩疋尺頭。自此親戚來往不絕。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裡收拾三間與他做房。排行第三。號玉樓。令家中大小。都隨着叫三姨。到晚

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銷金帳裡。依然兩個新人。紅錦被中。現出兩般舊物。有詩爲証。

怎覩多情風月標　教人無福也難消

風吹列子歸何處　夜夜嬋娟在柳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靜悄房櫳獨自猜　鴛鴦失伴信音乖
臂上粉香猶未泯　床頭楸面暗塵埋
芳容消瘦虛鸞鏡　雲鬓蓬鬆墜玉釵
駿騍不來勞望眼　空餘鴛枕淚盈腮

話說西門慶自從娶了玉樓在家。燕爾新婚。如膠似漆。又遇着陳宅那邊。使了文嫂兒來通信。六月十二日。就要娶大姐過門。西門慶促忙促急。攢造不出床來。就把孟玉樓陪來的一張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大姐。三朝九日。足亂了約一個月多。不曾往潘金蓮家去。把那婦人。每日門兒倚遍。眼兒望穿。使王

婆往他門首去了兩遍。門首小廝。常見王婆。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多不理他。只說大官人不得閑哩。婦人盻他急的緊。只見婆子回了。婦人。婦人又打罵小女兒。街上去尋覔那小妮子。怎敢入他那深宅大院裡去。只在門首踅探了一兩遍。不見西門慶。就回來了。來家又被婦人噦罵在臉上。打在臉上。怪他沒用。便要教他跪着。餓到晌午。又不與他飯吃。那時正值三伏天道。十分炎熱。婦人在房中害熱。分付迎兒熱下水。伺候澡盆。要洗澡。又做了一籠夸餡肉角兒。等西門慶來吃。身上只着薄纊短衫。坐在小杌上。盻不見西門慶來到。嘴谷都的。罵了幾句負心賊。無情無緒。悶悶不語。用纖手向脚上。脱下兩隻紅綉兒來。試打一個相思卦。看西門慶來不來。正是逢人不敢高聲語。暗卜

金錢問遠人有山坡羊為証

凌波羅襪。天然生下。紅雲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蓮卸花。怎生纏得些娘大柳條兒比來剛半扠。他不念咱。咱想念他。想着門兒。私下簾兒。悄呀。空教奴被兒裡。叫着他那名兒罵。你怎戀烟花。不來我家。奴眉兒淡淡教誰畫。何處綠楊拴繫馬。他辜負咱。咱念戀他。

當下婦人打了一回相思卦。見西門慶不來了。不覺困倦來就搥在床上。盹睡着了。約一個時辰。醒來心中正沒好氣。迎兒問熱了水。娘洗澡也不洗。婦人便問角兒蒸熟了。拏來我看。迎兒連忙拏到房中。婦人用纖手一數。原做下一扇籠。三十個角兒翻來覆去。只數了二十九個。少了一個角兒。便問往那裡去了。

迎兒道我並沒看見只怕娘錯數了婦人道我親數了兩遍三十個角兒要等你爹來吃你如何偷吃了一個好嬌態淫婦奴才你害饞癆饞痞心裡要想這個角兒吃你大碗小碗唻搗不下飯去我做下的孝順你來于是不由分說把這小妮子跣剝去了身上衣服拏馬鞭子下手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殺豬也似叫問着他你不承認我定打下百數打的妮子急了說道娘休打是我害餓的慌偷吃了一個婦人道你偷了如何賴我錯數了眼看着就是個牢頭禍根淫婦有那亡八在時輕學重告今日往那裡去了還在我跟前弄神弄鬼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打下你下截來打了一回穿上小衣放起他來分付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說道賊淫婦你舒過臉來等我掐你這

皮臉兩下子那迎兒真個舒着臉被婦人尖指甲掐了兩道血口子纔饒了他良久走到鏡臺前從新粧點出來門簾下站立也是天假其便只見西門慶家小厮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馬打婦人門首過的婦人叫住他問他往何處去來那小厮平日說話乖覺常跟西門慶在婦人家行走婦人嘗與他浸潤他有甚不是在西門慶面前替他說方便以此婦人往來就滑一面下馬來說道俺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備府裡去來婦人叫進門來問他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不來傍個影兒看我一看想必另續上了一個心甜的姊妹把我做個網巾圈兒打靠後了玳安道俺爹再沒續上姊妹只是這幾日家中事忙不得脫身來看得六姨婦人道就是家中有事那裡丢我恁個半月音信

不送一個兒只是不放在心兒上因問玳安有甚麽事你對我説那小厮嘻嘻只是笑不肯説有椿事兒罷了六姨只顧吹毛求問怎的婦人道好小油嘴兒你不對我説我就惱你一生小厮道我對六姨説六姨休對爹説是我説的婦人道我不對他説便了玳安如此這般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這婦人不聽便罷聽了由不的那裡眼中淚珠兒順着香腮流將下來玳安慌了便道六姨你原來這等量窄我故便不對你説對你説便就如此婦人倚定門兒長歎了一口氣説道玳安你不知道我與他從前已往那様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抛閃了止不住紛紛落下淚來玳安道六姨你何苦如此家中這娘也不管着他婦人便道玳安你聽告訴另有前腔爲證

喬才心邪。不來一月。奴綉鴛衾曠了三十夜。他偷心兒別戀

痴心兒呆。不合將人十分熱。常言道容易得來容易捨。與過

也緣分也。

說畢。又哭了。玳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的。也只在這兩日

頭。他生日待來也。你寫幾個字兒。等我替你稍去。與俺爹瞧看

了。必然就來。婦人道。是必累你。請的他來。到明日我做雙好鞋

與你穿。我這裡也要等他來。與他上壽哩。他若不來。都在你小

油嘴身上。他若是問起你來這裡做什麽。你怎生回答他。玳安

道。爹若問小的。只說在街上飲馬。六姨使王奶奶。叫了我去。稍

了這個柬帖兒。多上覆爹。好歹請爹過去哩。婦人笑道。你這小

油嘴。到是再來的紅娘。倒會成合事兒哩。說畢。令迎兒把卓上

蒸下的角兒裝了一碟兒打發玳安兒吃茶。一面走入房中。取過一幅花箋。又輕拈玉管。款弄羊毛。須臾寫了一首寄生草。詞曰。

將奴這知心話。付花箋寄與他。想當初結下青絲髮。門兒倚遍簾兒下。受了些沒打弄的䠶驚怕。你今果是負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

寫就疊成一個方勝兒。封停當。付與玳安兒收了。好歹多上覆他。待他生日。千萬走走。奴這裏來專望。那玳安吃了點心。婦人又與數十文錢。臨出門上馬。婦人道。你到家見你爹。就說六姨。好不罵你。他若不來。你就說六姨到明日坐轎子。親自來哩。玳安道。六姨自吃你賣糞團的撞見了敲板兒蠻子。叫寃屈麻𩟔

肐胆的帳。騎着木驢兒。磕爪子兒。瑣碎昏昏。說畢。騎上馬去了。
那婦人每日長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一般。那裡得個西門慶影兒來看看。七月將盡。到了他生辰。這婦人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等了一日。杳無音信。盼了多時。寂無形影。不覺銀牙暗咬。星眼流波。至晚旋叫王婆來。安排酒肉。與他吃了。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子與他。央往西門慶家走走去。請他來。王婆道。咱晚來茶前酒後。他定也不來。待老身明日侵早往大官人宅上。請他去罷。婦人道。乾娘是必記心。休要忘了。婆子道。老身管着那一門兒來。肯悞了勾當。當下這婆子。非錢而不行。得了這根簪子。吃得臉紅紅。歸家去了。原來婦人在房中。香薰鴛被。款剔銀灯。睡不着。短歎長吁。翻來覆去。正是得多少。琵琶夜

久慇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彈。于是獨自彈着琵琶。唱一個綿搭絮爲証。

當初奴愛你風流。共你剪髮燃香。雨態雲踪兩意投。背親夫和你情偷。怕甚麼傍人講論。覆水難收。你若負了奴真情。正是緣木求魚空自守。　又

誰想你另有了裙釵。氣的奴似醉如痴。斜傍定幃屏。故意兒猜。不明白。怎生丟開。傳書寄柬。你又不來。你若負了奴的恩情。人不爲仇天降災。　又

奴家又不曾愛你錢財。只愛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輕性兒乖。奴本是朶好花兒園內初開。蝴蝶飡破再也不來。我和你那樣的恩情。前世裡前緣。今世裡該。　又

心中猶豫展轉成憂常言婦女痴心惟有情人意不周是我
迎頭和你把情偷鮮花付與怎肯干休你如今另有知心海
神廟裡和你把狀投

原來婦人一夜翻來覆去不曾睡着到天明使迎兒過間壁瞧那王奶奶請你爹去了不曾迎兒去了不多時說王奶奶老早就出去了且說那婆子早辰梳洗出門來到西門慶門首問門上大官人在家都說不知道在對門墻脚下等不勾多時只見傳夥計來開鋪子婆子走向前來道了萬福動問一聲大官人在家麽傳夥計道你老人家尋他怎的這早來問着我第二個人也不知他說大官人昨日壽日在家請客吃酒吃了一日酒到晚拉衆朋友往院裡去了一夜通沒來家你往那裡尋他去

這婆子拜辭出縣前來。到東街口。正往构欄那條巷去。只見西門慶騎馬。遠遠從東來。兩個小厮跟隨。吃的醉眼摩娑。前合後仰。被婆子高聲叫道。大官人。少吃些兒。怎的。向前一把手。把馬嚼環扯住。西門慶醉中問道。你是王乾娘。你來有甚話說。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道不數句。西門慶道。小厮來家。對我說來。我知道六姐惱我哩。我如今就去。那西門慶一面跟着他。兩個一遞一句。整說了一路話。比及時到婦人門首。婆子先入去。報道大娘子。且喜還虧老身去了。没半個時辰。把大官人請得來了。婦人聽見他來。連忙叫迎兒收拾房中乾凈。一面出房來迎接。西門慶搖着扇兒進來。帶酒半酣。進入房來。與婦人唱喏。婦人還了萬福。說道大官人。貴人稀見面。怎的把奴來丟了一向。不

來傍個影兒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膠似漆那裡想起奴家來還說大官人不變心哩西門慶道你休聽人胡說那討甚麽新娘子來只因少女出嫁忙了幾日不曾得閒工夫來看你就是這般話婦人道你還哄我哩你若不是憐新棄舊再不外邊另有別人你指着旺跳身子說個誓我方信你那西門慶道我若負了你情意生碗來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匾担大蛆螬口袋婦人道賊負心的匾担大蛆螬口袋管你甚事一手向他頭上把帽兒撮下來望地下只一丟慌的王婆地下拾起來見一頂新纓子瓦楞帽兒替他放在卓上說道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請大官人來就是這般的還不與他帶上着試了風婦人道那怕負心强人陰寒死了奴也不疼他一面向他頭上拔下一根簪

兒。拏在手裡觀看却是一點油金簪兒。上面鈒着兩溜子字兒。
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却是孟玉樓帶來的。婦人
猜做那個唱的與他的。奪了。放在袖子裡。不與他。說道。你還不
變心哩。奴與你的簪兒。那裡去了。却帶着那個的。這根簪子。西
門慶道。你那根簪子。前日因吃酒醉了。跌下馬來。把帽子落了。
頭髮散開。尋時就不見了。婦人道。你哄三歲小孩兒也不信。哥
哥兒。你醉的眼花恁樣了。簪子落地下。就看不見。王婆在傍揷
口道。大娘子你休怪大官人。他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𢱢屎。出
門交獺象拌了一交。原來覰遠不覰近。西門慶道。緊自他麻犯
人。你又自作耍。婦人因見手中擎着一根紅骨細洒金金釘鉸
川扇兒。取過來迎亮處只一照。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事兒

扇兒。多是牙咬的碎眼兒。就是那個妙人與他的扇子。不由分
說。兩把折了。西門慶救時。已是扯的爛了。說道這扇子。是我一
個朋友卜志道送我的。今日纔拏了三日。被你扯爛了。那婦人
傒落了他一回。只見迎兒拏茶來。叫迎兒放下茶托。與西門慶
磕頭。王婆道。你兩口子。聐聒了這半日。也勾了。休要悞了勾當。
老身厨下收拾去也。婦人一面分付迎兒房中放卓兒。預先安
排下。與西門慶上壽的酒肴。無非是燒鷄熟鵝鮮魚肉鮓菓品
之類。須臾安排停當。拏到房中。擺在卓上。婦人向箱中。取出與
西門慶做下上壽的物事。用盤托盛着。擺在面前。與西門慶觀
看。一雙玄色段子鞋。一雙挑線密約深盟隨君。膝下香草邊闌
松竹梅花歲寒三友。醬色段子護膝。一條紗綠潞紬永祥雲嵌

八寶水光絹裡兒紫線帶兒。裡面裝着排草梅桂花兜肚。一根並頭蓮瓣簪兒。簪兒上鈒着五言四句詩一首云。奴有並頭蓮。贈與君關髻。凡事同頭上。切勿輕相棄。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把婦人一手摟過。親了個嘴。說道。知你有如此一段聰慧少有。婦人教迎兒執壺。斟一盃。與西門慶。花枝招颭。揷燭也似磕了四個頭。那西門慶連忙拖起來。兩個並肩而坐。交杯換盞飲酒。那王婆陪着。吃了幾杯酒。吃的臉紅紅的。告辭回家去了。二人自在取樂頑耍。迎兒打發王婆出去。關上大門。厨下坐的。婦人陪伴西門慶飲酒多時。看看天色晚來。但見

密雲迷晚岫。暗霧鎖長空。群星與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天鬪碧。僧投古寺。深林中嗷嗷鴉飛。客奔荒村。閭巷內汪汪犬吠。

枝上子規啼夜月。園中粉蝶戲花來。

當下西門慶分付小厮回馬家去。就在婦人家歇了。到晚夕二人如顛狂鷂子相似。儘力盤桓。淫慾無度。常言道樂極悲生。泰極否來。光陰迅速。單表武松。自從領了知縣書禮。離了清河縣。送禮物馱担。到東京朱太尉處。下了書禮。交割了箱馱。街上各處閑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山東大路而來。去時三四月天氣。回來却淡暑新秋。路上水雨連綿。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三個月光景。在路上雨水所阻。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赶回要看哥哥。不免差了一個士兵預先報與知縣相公。又私自寄了一封家書。與他哥哥武大。說他也不久只在八月内回還。那士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禀帖。然後逕奔來抓尋

武大家可可天假其便王婆正在門首那土兵見武大家関着
纔要叫門婆子便問你是尋誰的土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
書與他哥哥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墳去了你有書信交
與我就是了等他歸來我遞與他也是一般那土兵向前唱了
一個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促促騎上頭口
飛的一般去了這王婆拏着那封書從後門走過婦人家來迎
見開了門婆子入來原來婦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約睡至飯
時還不起來王婆叫道大官人娘子起來有句話和你們
說如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武二差土兵寄了書來他與哥哥
說他不久就到我接下幾句話兒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遲滯
早處長便那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正是分門八塊

頂梁骨傾下半桶氷雪來。一面與婦人多起來。穿上衣服。請王婆到房内坐了。取出書來。與西門慶看了。武松書中寫着。不過中秋回家。二人都慌了手脚。說道如此怎了。乾娘遮藏我每則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我如今與大姐。情深意海。不能相捨。武二那厮回來。便要分散。如何是好。婆子道。大官人有什麼難處之事。我前日已說過了。初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己。古來叔嫂不通門戶。如今已自大郎百日來到。大娘子請上幾位衆僧。來把這靈牌子燒了。趂武二未到家來。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等武二那厮回來。我自有話說。他敢怎的。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無些鳥事。西門慶便道。乾娘說的是。正是人無剛骨。安身不牢。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約定八月初六日。是武大郎

百日請僧念佛燒靈初八日晚抬娶婦人家去三人計議已定不一時玳安拏馬來接回家不在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拏了數兩散碎銀錢二斗白米齋襯來婦人家教王婆報恩寺請了六個僧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并天晚夕除靈道人頭五更就挑了經担來鋪陳道場懸掛佛像王婆伴厨子在灶上安排整理齋供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响靈杵打動鼓鈸宣揚諷誦呪演法華經禮拜梁王懺早辰發牒請降三寶證盟功德請佛獻供午刻召亡施食不必細說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陪伴西門慶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齋主拈香僉字証盟禮佛婦人方纔起來梳洗喬素打扮來到佛前叅拜那衆和尚見了武大

這個老婆一個個都昏迷了佛性禪心。一個個多關不住心猿意馬都七顛八倒。酥成一塊。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維摩昏亂。誦經言豈顧高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錯拏香盒。宣盟表白。大宋國稱做大唐。懺罪闍黎。武大郎念為大父。長老心忙。打鼓錯拏徒弟手。沙彌心蕩。磬槌打破老僧頭。從前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

那婦人佛前。燒了香。僉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了。依舊陪伴西門慶做一處。擺上酒席葷腥來。自去取樂。西門慶分付王婆。有事你自答應便了。休教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大官人。你到放心。由着老娘。和那禿廝纏。你兩口兒。是會受用。看官聽

說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懷不亂的少古人有云一個字便是僧二個字便是和尚三個字是個鬼樂官四個字是色中餓鬼蘓東坡又云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轉毒轉秃轉秃轉毒此一篇議論專說這爲僧戒行住着這高堂大厦佛殿僧房吃着那十方檀越錢粮又不耕種一日三飡又無甚事縈心只専在這色慾上留心譬如在家俗人或士農工商富貴長者小相俱全每被利名所絆或人事往來雖有美妻少妾在房忽想起一件事來関心或探探箟中無米囤内少柴早把興來没了却輸與這和尚每許多有詩爲証

色中餓鬼獸中狨　壞教貪淫玷祖風

此物只宜林下看　不堪引入畫堂中

當時這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喬模喬樣多記在心裡到午齋往寺中歇晌回來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飲酒作歡原來婦人臥房正在佛堂一處止隔一道板壁有一個僧人先到走在婦人窗下水盆裡洗手忽然聽見婦人在房裡顫聲柔氣呻呻吟吟哼哼唧唧恰似有人在房裡交姤一般于是推洗手立住了脚聽勾良久只聽婦人口裡嗽聲呼叫西門慶達達你休只顧䠎打到幾時只怕和尚來聽見饒了奴快些丟了罷西門慶道你且休慌我還要在蓋子上燒一下兒哩不想都被這禿厮聽了個不亦樂乎落後衆和尚都到齊了吹打起法事來一個傳一個都知道婦人有漢子在屋裡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臨佛事完滿晚夕送靈化財出去婦人又早除了孝髻

換了一身艷衣服。在簾裡與西門慶。兩個並肩而立。看着和尚化燒靈座。王婆舀將水。點一把火來。登時把靈牌并佛燒了。那賊禿冷眼。瞧見簾子裡一個漢子。和婆娘影影綽綽。並肩站立。想起白日裡。聽見那些勾當。只個亂打鼓撪鈸不住。被風把長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下。露見青旋旋光頭。不去拾。只顧撪鈸打鼓笑成一塊。王婆便叫道。師父紙馬也燒過了。還只個撪打怎的。和尚答道。還有紙爐蓋子上沒燒過。西門慶聽見。一面令王婆。快打發襯錢與他。長老道。請齋主娘子謝謝。婦人道。王婆說免了罷。衆和尚道。不如饒了罷。一齊笑的去了。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為証。

淫婦燒靈志不平　和尚竊壁聽淫聲

果然佛道能消罪　亡者聞之亦懺愧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西門慶計娶潘金蓮　武都頭悮打李外傳

色膽如天不自由　情深意密兩綢繆
只思當日同歡愛　豈想蕭墻有後憂
只貪快樂恣悠遊　英雄壯士報寃仇
天公自有安排處　勝負輸贏卒未休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換了一身艷色衣服晚夕安排了一席酒請王婆來作辭就把迎兒交付與王婆養活分付等武二回來只說大娘子度日不過他娘教他前去嫁了外京客人去了婦人箱籠早先一日都打發過西門慶家去剩下些破卓壞櫈舊衣裳都與了王婆西門慶又將一兩銀子相謝

到次日。一頂轎子。四個灯籠。王婆送親。玳安跟轎。把婦人擡到家中來。那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是個刁徒潑皮有錢有勢。誰敢來多管。地街上編了四句口號。說得極好。

堪笑西門不識羞　先奸後娶醜名留

轎內坐着浪淫婦　後邊跟着老牽頭

西門慶娶婦人到家。收拾花園內樓下三間。與他做房。一個獨獨小院角門進去。設放花草盆景。白日間。人跡罕到。極是一個幽僻去處。一邊是外房。一邊是臥房。西門慶旋用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歡門描金床。大紅羅圈金帳幔。寶象花揀床卓。椅錦杌。擺設齊整。大娘子吳月娘房裡使着兩個丫頭。一名春

梅一名玉簫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令他伏侍金蓮赶着叫娘却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名喚小玉伏侍月娘又替金蓮六兩銀子買了一個上灶丫頭名喚秋菊排行金蓮做第五房先頭陳家娘子陪床的名喚孫雪娥約二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有姿色西門慶與他帶了鬏髻排行第四以此把金蓮做個第五房此事表過不題這婦人一娶過門來西門慶家中大小多不歡喜看官聽說世上婦人眼裡火的極多隨你甚賢慧婦人男子漢娶小說不嗔及到其間見漢子往他房裡同床共枕歡樂去了雖故性兒好殺也有几分臉酸心歹正是可惜團圓今夜月清光咫尺別人圓西門慶當下就在婦人房中宿歇如魚似水美愛無加到第二日婦人梳粧打扮穿一套

艷色衣服。春梅捧茶。走來後邊大娘子吳月娘房裡。拜見大小。遞見面鞋脚。月娘在坐上。仔細定睛觀看。這婦人年紀不上二十五六。生的這樣標致。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暗帶着風情月意。纖腰嫋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吳月娘從頭看到脚。風流往下跑。從脚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小厮每家來。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不曾看見。今日果然生的標致。怪不的俺那强人愛他。金蓮先與月娘磕了頭。遞了鞋脚。月娘受了他四禮。次後李嬌兒。孟玉

樓孫雪娥多拜見平叙了姊妹之禮立在傍邊月娘教丫頭拏
個坐兒教他坐分付丫頭媳婦赶着他叫五娘這婦人坐在傍
邊不轉睛把眼兒只看吳月娘約三九年紀因是八月十五日
生的故小字叫做月娘生的面若銀盆眼如杏子舉止溫柔持
重寡言第二個李嬌兒乃院中唱的生的肌膚豐肥身體沉重
在人前多咳嗽一聲上床賴追陪解數名妓者之稱而風月多
不及金蓮也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樓約三十年紀生的貌
若梨花腰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稀稀多幾點微麻自是
天然俏麗惟裙下雙灣金蓮無大小之分第四個孫雪娥乃房
裡出身五短身材輕盈體態能造五鮮湯水善舞翠盤之妙這
婦人一抹兒多看到在心裡過三日之後每日清晨起來就來

房裡與月娘做針指做鞋脚。凡事不拏強拏。不動強動。指着丫頭赶着月娘一口一聲。只叫大娘。快把小意兒貼戀幾次。把月娘喜歡的沒入脚處。稱呼他做六姐。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吃飯吃茶。和他同卓兒一處吃。因此李嬌兒等衆人見月娘錯敬他。各人都不做喜歡。說俺們是舊人。到不理論。他來了多少時。便這等慣了他。大姐好沒分曉。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　後車倒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　錯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西門慶。娶潘金蓮來家。住着深宅大院。衣服頭面。又相趂二人女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際。凡事如膠似漆。百依百隨。淫慾之事。無日無之。按下這裡不題。單表武松。八月初旬。到了清河

縣。且去縣裡交納了回書。知縣看了大喜。已知金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十兩銀子。酒食管待他。不必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裡換了衣服鞋脚。帶上一頂新頭巾。鎖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隣舍。看見武松回來。都吃一驚。捏兩把汗。說道這番蕭墻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武松走到哥哥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看見迎兒小女。在樓穿廊下攃線。說道我莫不眼花了。叫聲嫂嫂也不應。叫聲哥哥也不應。道我莫不耳聾了。如何不見我哥嫂聲音。向前便問迎兒小女。那迎兒小女。見他叔叔來。諕的不敢言語。武松道你爹娘往那、裡去了。迎兒只是哭不做聲。正問着。隔壁王婆聽得是武二歸來。生怕決撒了。只得走過。幇着迎兒支吾。武二見王婆過來。唱

了個喏問道我哥哥往那裡去了嫂嫂也怎的不見那婆子道二哥請坐我告訴你哥哥自從你去了到四月間得個拙病死了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幾時死了得什麼病吃誰的藥來王婆道你哥哥四月二十頭猛可地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什麼藥吃不到醫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的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今早脫下鞋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誰人保得常沒事武二道我哥哥如今埋在那裡王婆道你哥哥一倒了頭家中一文錢也沒有大娘子又是沒脚蟹那裡去尋墳地虧着他左邊一個財主前與大郎有一面之交捨助一具棺木沒奈何放了三日擡出一把火燒了武二道今嫂

嫂往那裡去了。婆子道。他少女嫩婦的。又沒的養贍過日子。胡亂守了百日孝。他娘勸道。前月他嫁了外京人去了。丟下這個業障丫頭子。教我替他養活。專等你回來。交付與你。也了我一場事。武二聽言。沉吟了半晌。便撇下了王婆。出門去。逕投縣前下處去。開了門。去門房裡。換了一身素淨衣服。便教土兵街上打了一條麻縧。買了一雙綿鞋。一頂孝帽。帶在頭上。又買了些菓品點心香燭冥紙金銀錠之類。歸到哥哥家。從新安設武大靈位。安排羹飯。就在卓子上。點起燈燭。鋪設酒肴。掛起經旛紙綹。那消兩個時辰。安排得端正。約一更已後。武二拈了香。撲番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為人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看若是負屈啣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報

寃雪恨把酒一面澆奠了燒化冥帋武二便放聲大哭倒還是一路上來的人哭的那兩家隣舍無不悽惶武二哭罷將這羹飯酒肴和士兵迎兒吃了討兩條蓆子教士兵房中傍邊睡武二把迎兒房中睡他便把條蓆子就武大靈卓子前睡約莫將半夜時分武二番來覆去那裡睡得着口裡只是長吁氣那士兵齁齁的却是死人一般挺在那裡武二扒將起來看時那靈卓子上琉璃燈半明半滅武二坐在蓆子上自言自語口裡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後却無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那靈卓子下捲起一陣冷風來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怪風侵骨冷凜冽如殺氣透肌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亂

隱隱遮藏食毒鬼。紛紛飄逐影魂旛。

那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皆豎起來。定睛看時。見一個人。從靈卓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不仔細。却待向前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二一交跌番在蓆子上。坐的尋思道。怪哉。是夢非夢。剛纔我哥哥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他的魂想來他這一死。必然不明。聽那更鼓。正打三更三點。回頭看那土兵。正睡得好。于是咄咄不樂。等到天明。却再理會。胡亂眺了一回。看看五更雞叫。東方將明。土兵起來燒湯。武二洗漱了。喚起迎見看家。帶領土兵。出了在街上。訪問街坊隣舍。我哥哥怎的死了。嫂嫂嫁得何人去了。那街坊隣舍。明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誰肯來管。只說都頭。不消

訪問王婆在緊隔壁住。只問王婆就知了。有那多口的。說賣梨的鄆哥兒。與仵作何九。二人最知詳細。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去尋鄆哥不見。那小猴子。手裡拏着個柳籠簸羅兒。正糴米回來。武二便叫鄆哥兒弟唱喏。那小廝見是武二叫他。便道武都頭。你來遲了一步兒。須動不得手。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却難保你們打官司耍子。武二道。好兄弟。跟我來。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武二叫過貨買。造兩分飯來。武二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幼。倒有養家孝順之心。我沒什麼。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鄆哥道。你且拏去。與老爹做盤費。我自有用你處。待事務畢了。我再與你十來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哥哥和甚人合氣。被甚人謀害了。家中嫂嫂。被那一個

取去你一一說來休要隱匿這鄆哥一手接過銀子自心裡想
道這五兩銀子老爹也勾盤費得三五個月便陪他打官司也
不妨一面說道武二哥你聽我說只怕說與你休氣苦于是把
賣梨兒尋西門慶後被王婆怎地打不放進去又怎的幫扶武
大提姦西門慶怎的踢中了武大心疼了幾日不知怎的死了
從頭至尾訴說了一遍武二聽了便道你這話說是實麼又問
道我的嫂子嫁與甚麼人去了鄆哥道你嫂子乞西門慶擡到
家待搗吊底子兒自還問他實也是虛武二道你休說謊鄆哥
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這般說武二道兄弟既然如此討飯
來吃須臾大盤大碗吃了飯武二還了飯錢兩個下樓來分付
鄆哥你回家把盤費交與你老爹明日早來縣前與我證一證

又問何九在那裡居住鄆哥道你這時候尋何九你未曾來時
三日前走的不知往那裡去了這武二放了鄆哥家去到三日
武二早起先在陳先生家寫了狀子走到縣門前只見鄆哥在
此伺候一直帶到廳上跪下聲寃起來知縣看見認的是武松
便問你告什麼因何聲寃武二告道小人哥哥武大被豪惡西
門慶與嫂潘氏通奸踢中心窩王婆主謀陷害性命何九朦朧
入殮燒燬屍傷見今西門慶覇占嫂在家爲妾見有這個小廝
鄆哥是證見望相公做主則個因遞上狀子知縣接着便問何
九怎的不見武二道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知縣于是摘問
了鄆哥口詞當下退廳與佐貳官吏通同商議原來知縣縣丞
主簿吏典上下多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因此官吏通同計較

這件事難以問理知縣出來便叫武松道你也是個本院中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捉奸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傷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又不曾捉得他奸他今只憑這小厮口内言語便問他殺人的公事莫非公道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當止即止武二道告禀相公道這多是實情不是小人揑造出來的知縣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計較可行時便與你拏人武二方纔起來走出外邊把鄆哥留在裡面不放回家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說武二回來帶領鄆哥告狀一節西門慶慌了却使心腹家人來保來旺身邊袖着銀兩打點官吏都買囑了到次日早辰武二在廳上巳告禀知縣催逼拏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下狀子來說道武二你

休聽外人挑撥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欠明白難以問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你不可一時造次當該吏典在旁便道都頭你在衙門裡也曉得法律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蹤五件事俱完方可推問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怎生問理武二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有理收了狀子下廳來來到下處放了鄆哥歸家不覺仰天長歎一聲咬牙切齒口中罵淫婦不絕這漢子怎消洋這一口氣一直奔到西門慶生藥店前要尋西門慶廝打正見他開鋪子的傳夥計在木櫃裡面見武二狠狠的走來聲喏問道大官人在宅上麼傳夥計認的是武二便道不在家了都頭有甚話說武二道且請借一步說話傳夥計不敢不出來被武二引到僻靜巷口

說話武二一番過臉來用手撮住他衣領睁圓怪眼說道你要死却是要活傅夥計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觸犯了都頭都頭何故發怒武二道你若要死便不要說若要活時你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廝如今在那裡我個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一說來我便罷休那傅夥計是個小胆之人見武二發作慌了手脚說道都頭息怒小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顧着小人只開鋪子並不知他閑帳大官人本不在家剛纔和一相知往獅子街大酒樓上吃酒去了小人並不敢說謊武二聽了此言方纔放了手大扠步雲飛奔到獅子街來唬的傅夥計半日移脚不動那武二逕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樓前且說西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隷李外傳專一在縣在府綽攬些公事往來聽氣兒撰

錢使若有兩家告狀的他便賣串兒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裡打背又因此縣中起了他個渾名叫做李外傳那日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討得這個消息要來回報西門慶知道武二告狀不行一面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把五兩銀子送他正吃酒在熱鬧處忽然把眼向樓窗下看武松兇人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已知此人來意不善推更衣從樓後窗只一跳順着房山跳下人家後院內去了那武二奔到酒樓前便問酒保西門慶在此麼那酒保道西門大官和一相識在樓上吃酒哩武二撥步撩衣飛搶上樓去只見一個人坐在正面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認的是本縣皂隸李外傳知就來報信的心中甚怒向前便問西門慶那裡去了那李外傳見是武二諕得謊了

半日說不出來。被武二一脚把卓子踢倒了。碟兒盞兒都打的粉碎。兩個唱的也諕得走不動。武二匹面向李外傳打一拳來。李外傳叫聲沒呀。時便跳起來。立在櫈子上。樓後窗尋出路。被武二雙提住。隔着樓前窗。倒撞落在當街心裡來。跌得個發昏。下邊酒保見武二行惡。都驚得呆了。誰敢向前。街上兩邊人多住了脚。睜眼。武二又氣不捨。奔下樓見那人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只把眼動。于是兜襠又是兩脚。嗚呼哀哉。斷氣身亡。衆人道。都頭。此人不是西門慶。錯打了他。武二道。我問他如何不說。我所以打他。原來不經打。就死了。那地方保甲見人死了。又不敢向前捉武二。只得慢慢挨近上來。收籠他。那裡肯放鬆。連酒保王鸞。并兩個粉頭包氏牛氏。都拴了。竟投縣衙裡來見知

縣此時哄動了獅子街。鬧了清河縣。街上看的人。不計其數。多說西門慶不當死。不知走的那裡去了。却拏這個人來頂缸。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吃刀柳樹上暴。誰人受用。誰人吃官司。有這等事。有詩爲證。

英雄雪恨被刑纏　天公何事黑漫漫
九泉乾死食毒客　深閨笑殺一金蓮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武二充配孟州道　妻妾宴賞芙蓉亭

朝看瑜伽經　暮誦消災呪
種瓜須得瓜　種荳須得荳
經呪本無心　冤結如何究
地獄與天堂　作者還自受

話說被地方保甲拏去縣裡見知縣去了。且表西門慶跳下樓窓。順着房山扒伏在人家院裡藏了。原來是行醫的胡老人家。只見他家使的一個大胖丫頭走來毛廁裡淨手。蹶着大屁股。猛可見了一個漢子。扒伏在院墻下。往前走不迭。大叫有賊了。慌的胡老人急進來看見。認的是西門慶。便道大官人。且喜武

二尋你不着。把那人打死了。地方拏去縣中見官去了。多已定死罪。大官人歸家去無事。這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搖擺着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二人拍手喜笑。以為除了患害婦人叫西門慶。上下多使些錢。務要結果了他。休要放他出來。西門慶。一面差心腹家人來旺兒。饋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五十兩雪花銀。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只要休輕勘了武二。知縣受了西門慶賄賂。到次日早衙陞廳。地方保甲。押着武二。并酒保唱的干証人。在廳前跪下。縣主一夜把臉番了。便叫武二你這厮昨日虛告。如何不遵法度。今又平白打死了人。有何理說武二磕頭告道。望相公與小人做主。小人本與西門慶執仇厮打。不料撞遇了此人在酒樓上。問道西門慶那裡去了。他不說。

小人一時怒起悞打死了他知縣道這厮何說你豈不認的他是縣中皂隸想必別有緣故你不實說喝令左右與我加起刑來人是苦蟲不打不成兩邊閃出三四個皂隸役卒抱許多刑具把武松拖翻雨點般篦板子打將下來須臾打了二十板打得武二口口聲聲叫寃說道小人平日也與相公用力効勞之處相公豈不憫念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知縣聽了此言越發惱了你這厮親手打死了人尚還口強抵賴那個喝令與我好生拶起來當下拶了武松一拶敲了五十杖子教取面長枷帶了收在監內一干人寄監在門房裡內中縣丞佐貳官也有和武二好的念他是個義烈漢子有心要周旋他爭奈多受了西門慶賄賂粘住了口做不的張主又見武松只是聲寃延挨了幾日

只得朦朧取了供招，喚當該吏典，并仵作、甲隣人等，押到獅子街，檢驗李外傳身屍，塡寫屍单格目，委的被武松尋問他索討分錢不均，酒醉怒起，一時鬪毆，拳打脚踢，撞跌身死，左肋面門心坎腎囊，俱有青赤傷痕不等。檢驗明白，回到縣中，一日做了文書申詳，解送東平府來，詳允發落。這東平府府尹，姓陳，雙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個清廉的官，聽的報來，隨即陞廳。那官人但見：

平生正直，禀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大在金鑾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戶口增，錢粮辦，黎民稱頌滿街衢；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讃歌喧市井。攀轅截鐙，名標書史播千年；勒石鐫碑，聲振黃堂傳萬古。正直清廉民父母，賢良方

正號青天。

這府尹陳文昭已知這事了。便教押過這一干犯人。就當廳先把清河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擬看過。端的上面怎生寫着。文曰。

東平府清河縣。爲人命事。呈稱犯人武松。年二十八歲。係陽谷縣人氏。因有膂力。本縣參做都頭。因公差回還。祭奠亡兄。見嫂潘氏守孝不滿。擅自嫁人。是松在巷口打聽。不合與獅子街王鑾酒樓上。撞遇先不知名。今知名李外傳。因酒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外傳不與。又不合因而鬪毆。互相不伏。揪打踢撞傷重。當時身死。比有娼婦牛氏包氏見證。致被地方保甲捉獲。委官前至屍所。拘集使作甲隣人等。檢驗明白。取

供具結塡圖解繳前來覆審無異同擬武松合依鬪毆殺人
不問手足他物金兩律絞酒保王鸞并牛氏包氏俱供明無
罪今合行申到案發落請允施行
政和三年八月 日知縣李達天縣丞樂和安主簿華何祿
典史夏恭基司吏錢劳
府尹看了一遍將武松叫過面前跪下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
外傳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到案下得見
天日容小的說小的敢說府尹道你只顧說來武松道小的本
爲哥哥報仇因尋西門慶悮打死此人把前情訴告了一遍委
是小的負屈啣寃西門慶錢大禁他不得但只是個小人哥哥
武大含寃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已盡知了因

把司吏錢勞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何故這等任情賣法于是將一千人衆一一審錄過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因向佐貳官說道此人爲兄報仇悞打死這李外傳也是個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不同一面打開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裡一干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面行文書着落清河縣添提豪惡西門慶并嫂潘氏王婆小廝鄆哥仵作何九一同從公根勘明白奏請施行武松在東平府監中人都知道他是屈官司因此押牢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到把酒食與他吃早有人把這件事報到清河縣西門慶知道了慌了手脚陳文昭是個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走去央求渷親家陳宅心腹并家人來保星夜來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提

督轉央內閣蔡太師。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連忙賫了一封緊要密書帖兒。特來東平府下書與陳文昭。免提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寺正。陞東平府府尹。又係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了。只把武松免死。問了個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軍。況武大已死。屍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干人犯。釋放寧家。申詳過省院。文書到日。即便施行。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鐵葉團頭枷釘了。臉上刺了兩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城。其余發落已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差兩個防送公人。領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當日武松與兩個公人。出離東平府。來到本縣家中。將

家活多辦買了打發那兩個公人路上盤費安撫左隣姚二郎看管迎兒倘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街坊隣舍上戶人家見武二是個有義的漢子不幸遭此刑平昔與武二好的都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武二到下處問士兵要出行李包裹來即日離了清河縣上路迤逦往孟州大道而行正遇着中秋天氣此這一去正是若得苟全痴性命也甘飢餓過平生有詩為證

府尹推詳秉至公　武松垂死又疏通
今朝刺配牢城去　病草萋萋遇煖風

這裡武二往孟州充配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打聽他上路去了一塊石頭方落地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于是家中

分付家人來旺來保興兒收拾打掃後花園芙蓉亭乾淨鋪設圍屏懸起金障安排酒席齊整叫了一起樂人吹彈歌舞請大娘子吳月娘第二李嬌兒第三孟玉樓第四孫雪娥第五潘金蓮合家歡喜飲酒家人媳婦丫鬟使女兩邊侍奉怎見當日好筵席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水晶盤内高堆火棗交梨碧玉盃中滿泛瓊漿玉液烹龍肝炮鳳腑果然下筯了萬錢黑熊掌紫駝蹄酒後獻來香滿座更有那軟炊紅蓮香稻細膾通印子魚伊魴洛鯉誠然貴似牛羊龍眼荔枝信是東南佳味碾破鳳團白玉甌中分白浪斟來瓊液紫金壺内噴清香畢竟壓賽孟嘗君只此敢欺石崇

當

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多兩傍列坐傳盃弄盞花簇錦攢飲酒只見小厮玳安領下一個小厮一個小女兒纔頭髮齊眉兒生的乖覺拏着兩個盒兒說道隔壁花太監家的送花兒來與娘們戴走到西門慶月娘衆人跟前都磕了頭立在傍邊說俺娘使我送這盒兒點心并花兒與西門大娘戴揭開簾子看盒兒一盒是朝廷上用的菓餡椒塩金餅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兒月娘滿心歡喜說道又吽你娘費心一面看菜兒打發兩個吃了點心月娘與了那小丫頭一方汗巾兒與了小厮一百文錢說道多上覆你娘多謝了因問小丫頭兒你吽什麽名字他回言道我吽綉春

小廝叫做天福兒打發去了月娘便向西門慶道咱這裡間壁住的花家這娘子兒倒且是好常時使過小廝丫頭送東西與我我並不曾回些禮兒與他西門慶道花二哥他娶了這娘子兒今不上二年光景他自說娘子好個性兒不然房裡怎生得這兩個好丫頭月娘道前者六月間他家老公公死了出殯時我在山頭會他一面生的五短身材團面皮細灣灣兩道眉兒且自白淨好個溫克性兒年紀還小哩不上二十四五西門慶道你不知他原是大名府梁中書妾晚嫁花家子虛帶了一分好錢來月娘道他送盒來親近你我又在個緊隣咱休差了禮數到明日也送些禮物回荅他看官聽說原來花子虛渾家娘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日所生那日人家送了一對魚瓶兒來就

小字喚做瓶姐。先與大名府梁中書家爲妾。梁中書乃東京蔡太史女婿，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後花園中。這李氏只在外邊書房內住。有養娘扶侍。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書同夫人在翠雲樓上，李逵殺了全家老小。梁中書與夫人各自逃生。這李氏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與養娘媽媽走上東京投親。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陞廣南鎮守，因姪男花子虛沒妻室，就使媒人說親，娶爲正室。太監在廣南去，也帶他到廣南，住了半年有餘。不幸花太監有病，告老在家，因見清河縣人，在本縣住了。如今花太監死了，一分錢多在子虛手裡。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與西門慶都是會中朋友。西門慶是個大哥，第二個姓應，雙名伯爵，原是開

細絹舖的應員外兒子沒了本錢跌落下來專在本司三院幫嫖貼食會一腳好氣毬雙陸棋子件件皆通第三個姓謝名希大字子純亦是幇閑勤兒會一手好琵琶每日無營運專在院中吃些風流茶飯還有個祝日念孫寡嘴吳典恩雲裡手常時節卜志道白來搶共十個朋友卜志道故了花子虛補了每月會在一處叫兩個唱的花攅錦簇頑耍衆人見花子虛乃是内臣家勤兒手裡使錢撒漫都亂撮合他在院中請表子整三五夜不歸家正是

紫陌春光好　紅樓醉管絃
人生能有幾　不樂是徒然

此事表過不題且說當日西門慶率同妻妾合家歡喜在芙蓉

亭上飲酒至晚方散歸到潘金蓮房中已有半酣乘着酒興要和婦人雲雨婦人連忙薰香打鋪和他解衣上床西門慶且不與他雲雨明知婦人第一好品簫于是坐在青紗帳内令婦人馬爬在身邊雙手輕籠金釵捧定那話往口裡吞放西門慶垂首翫其出入之妙嗚咂良久淫興倍增因呼春梅進來遞茶婦人恐怕丫頭看見連忙放下帳子來西門慶道怕怎麽的因說起隔壁花二哥房裡到有兩個好丫頭今日送花來的是小丫頭還有一個也有春梅年紀也是花二哥收過用了但見他娘在門首站立他跟出來見是生的好模樣兒誰知這花二哥年紀小小的房裡恁般用人婦人聽了瞅了他一眼說道怪行貨我不好駡你你心裡要收這個丫頭收他便了如何遠打週折

掯山說麽。拏人家來比奴一節。不是那樣人。他又不是我的丫頭。既然如此。明日我往後邊坐。一面騰個空兒。你自在房中叫他來。收他便了。說畢。當下西門慶品簫過了。方纔抱頭交股而寢。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慇懃快把紫簫吹。有西江月為証

紗帳輕飄蘭麝。娥眉慣把簫吹。雪白玉體透房幃。禁不住魂飛魄蕩。玉腕款籠金釧。兩情如醉如痴。才郎情動囑奴知。慢慢多咂一會。

到次日。果然婦人往後邊孟玉樓房中坐了。西門慶叫春梅到房中。春點杏桃紅綻蕊。風欺楊柳綠翻腰。收用了這妮子。婦人自此一力擡舉他起來。不令他上鍋抹灶。只叫他在房中。鋪床疊被。遞茶水。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纏的兩隻脚小小的。原

來春梅比秋菊不同。性聰慧。喜謔浪。善應對。生的有幾分顏色。西門慶甚是寵他。秋菊爲人濁蠢。不任事體。婦人打的是他。正是

燕雀池塘語話喧　皆因仁義說愚賢
雖然異數同飛鳥　貴賤高低不一般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二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婦人嫉妬非常　浪子落魄無賴
一聽巧語花言　不顧新懽舊愛
出逢紅袖相牽　又把風情別賣
果然寒食元宵　誰不幇觀幇敗

話說潘金蓮在家恃寵生驕，顛寒作熱，鎮日夜不得個寧靜，性極多疑，專一聽籬察壁，尋些頭腦厮鬧。那個春梅又不是十分耐煩的，一日金蓮爲些零碎事情，不湊巧罵了春梅幾句，春梅沒處出氣，走往後邊厨房下去，搥檯拍盤，悶狠狠的模樣。那孫

雪娥看不過假意戲他道怪行貨子想漢子便別處去想怎的在這裡硬氣春梅政在悶時聽了幾句不一時暴跳起來那個歪斯纏我哄漢子雪娥見他性不順只做不開口春梅便使性做幾步走到前邊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一五一十又添些話頭道我和娘收了俏一帮兒哄漢子挑撥與金蓮知道金蓮滿肚子不快活只因送吳月娘出去送殯起身早些也有些身子倦睡了一覺走到亭子上只見孟玉樓搖颭的走來笑嘻嘻道姐姐如何悶悶的不言語金蓮道不要說起今早倦倒了不得三姐你在那里去來玉樓道纔到後面廚房里走了一下金蓮道他與你說些什麼來玉樓道姐姐沒言語金蓮雖故口裡說着終久懷記在心與雪娥結仇不在話下兩個做了一回針指

只見春梅抱着湯瓶。秋菊拿了兩盞茶來。吃畢茶。兩個放卓兒擺下棋子盤兒下棋。正下在熱鬧處。忽見看園門小厮琴童走來報道。爹來了。慌的兩個婦人收棋子不迭。西門慶恰進門檻看見二人。家常都帶着銀絲鬏髻。露着四鬓。耳邊青寳石墜子。白紗衫兒。銀紅比甲。挑線裙子。雙彎尖趫紅鴛瘦小鞋。一個個粉粧玉琢。不覺滿面堆笑戲道。好似一對兒粉頭。也值百十銀子。潘金蓮說道。俺每纔不是粉頭。你家正有粉頭在後邊哩。那玉樓抽身就往後走。被西門慶一手扯住說道。你往那里去。我來了你脫身去了。實說我不在家。你兩個在這里做甚麽。金蓮道。俺兩個悶的慌。在這里下了兩盤棋子。時没做賊。誰知道你就來了。一面替他接了衣服。說道。你今日送殡來家早。西門慶

道今日齋堂裡都是內相同官。一來天氣暄熱。我不耐煩。先來家。玉樓問道。他大娘怎的還不來家。西門慶道。他的轎子也待進城。我使冋兩個小厮接去了。一面脫了衣服坐下。因問你兩個下棋。賭些什麽。金蓮道。俺兩個自恁下一盤耍子。平白賭什麽。西門慶道。等我和你們下一盤。那個輸了。拿出一兩銀子做東道。金蓮道。俺每並没銀子。西門慶道。你没銀子。拏簪子問我手裡當也是一般。于是擺下棋子。三人下了一盤。潘金蓮輸了。西門慶纔數子兒。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亂了。一直走到瑞香花下。倚着湖山。推掐花兒。西門慶尋到那里。說道。好小油嘴兒。你輸了棋子。却躲在這里。那婦人見西門慶來。昵笑不止。說道。怪行貨子。孟三兒輸了。你不敢禁他。却來纏我。將手中花撮成瓣

兒。西門慶一身。被西門慶走向前。雙關抱住。按在湖山畔。就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戲謔做一處。不防玉樓走到跟前叫道。六姐他大娘來家了。咱後邊去來。這婦人方纔撇了西門慶說道。哥兒我回來和你荅話。同玉樓到後邊。與月娘道了萬福。月娘問你每笑甚麼。玉樓道。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輸了一兩銀子。到明日整治東道。請姐姐耍子。月娘笑了。金蓮當下。只在月娘面前。只打了個照面兒。就走來前邊。陪伴西門慶。分付春梅房中薰下香。預備澡盆浴湯。准備晚間兩個效魚水之懽。看官聽說。家中雖是吳月娘大娘子。在正房居住。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看往。出門走動。出入銀錢。都在唱的李嬌兒手裡。孫雪娥单管率領家人媳婦。在厨中上灶。打發各房飲食。譬如西

門慶在那房里宿歇。或吃酒吃飯。造甚湯水。俱經雪娥手中整理。那房裡丫頭。自往厨下拿去。此事不說。當晚西門慶在金蓮房中。吃了囬酒。洗畢澡兩人歇了。次日也是合當有事。西門慶許了金蓮。要往庙上替他買珠子。要穿箍兒戴。早起來等着要吃荷花餅。銀絲鮓湯。纔起身。使春梅往厨下說去。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金蓮道。你休使他。有人說我縱容他。教你收了。俏成一帮兒哄漢子。百般指猪罵狗。欺負俺娘兒們。你又使他。後邊做甚麼去。西門慶便問。是誰說此話欺負他。你對我說。婦人道。說怎的。盆罐都有耳躲。你只不叫他後邊去。另使秋菊去便了。這西門慶遂叫過秋菊。分付他往厨下。對雪娥說去。約有兩頓飯時。婦人已是把卓兒放了。白不見拿來。急的西門慶只是暴

跳。婦人見秋菊不來。使春梅你去後邊瞧瞧。那奴才只顧生根
長苗不見來。春梅有幾分不順。使性子走到廚下。只見秋菊正
在那里等着哩。便罵道賊餳奴。娘要卸你那腿哩。說你怎的就
不去了哩。爹緊等着吃了餅。要往廟上去。急的爹在前邊暴跳。
叫我採了你去哩。這孫雪娥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罵道怪
小淫婦兒。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鍋兒是鐵打的。也等慢慢
兒的來。預備下熬的粥兒。又不吃。忽剌八新梁興出來。要烙餅
做湯。那個是肚裡蛔虫。春梅不忿他罵。說道。沒的扯毯淡。主子
不使了來。問你那個好來問你。要有沒俺們到前邊自說的一
聲兒。有那些聲氣的。一隻手擰着秋菊的耳躲。一直往前邊來。
雪娥道。主子奴才。常遠似這等硬氣。有時道着。春梅道。中有時

道使時道沒的把俺娘兒兩個別變了罷于是氣狠狠走來婦人見他臉氣的黃黃拉着秋菊進門便問怎的來了春梅道你問他我去時還在厨房裡雌着等他慢條絲禮兒纔和麵兒我自不是說了一句爹在前邊等着娘說你怎的就不去了使我來叫你來了倒被小院兒裡的千奴才萬奴才罵了我恁一頓說爹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只相那個調唆了爹一般預備下粥兒不吃平白新生發起要餅和湯只顧在厨房裡罵人不肯做哩婦人在旁便道我說別要使他去人自恁和他合氣說俺娘兒兩個攔攔你在這屋裡只當吃人罵將來這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走到後邊厨房裡不由分說向雪娥踢了幾脚罵道賊歪剌骨我使他來要餅你如何罵他你罵他奴才你如何

不溺胞尿把你自家照照那雪娥被西門慶踢罵了一頓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剛走出廚房門外雪娥對着大家人來昭妻一丈青說道你看我今日晦氣早是你在旁聽我又沒曾說什麼他走將來兇神也一般大喓小喝把丫頭採的去了反對主子面前輕事重報惹的走來平白把恁一塲兒我洗着眼兒看着主子奴才長遠恁硬氣着只休要錯了腳兒不想被西門慶聽見了復回來又打了幾拳罵道賊奴才淫婦你還說不欺負他親耳躲聽見你還罵他打的雪娥疼痛難忍西門慶便往前邊去了那雪娥氣的在廚房裡兩淚悲啼放聲大哭吳月娘正在上房纔起來梳頭因問小玉廚房裡亂的些甚麼小玉回道爹要餅吃了往廟上去說姑娘罵五娘房裡春梅來被爹聽見

了。在厨房裡踢了姑娘幾脚。哭起來。月娘道。也没見他要餅吃。連忙做了與他去就罷了。平白又罵他房裡丫頭怎的。于是使小玉。走到厨房。攛掇雪娥和家人媳婦。連忙攢造湯水。打發西門慶吃了。騎馬小廝跟隨往庙上去不題。這雪娥氣憤不過。走到月娘房裡。正告訴月娘此事。不防金蓮驀然走來。立于牕下潜聽。見雪娥在屋裡。對月娘李嬌兒說。他怎的攔攔漢子。背地無所不爲。娘你不知淫婦說起來比養漢老婆還浪。一夜没漢子也成不的。背地幹的那繭兒。人幹不出。他幹出來。當初在家。把親漢子用毒藥擺死了。跟了來。如今把俺們也吃他活埋了。弄的漢子烏眼鷄一般。見了俺們。便不待見。月娘道。也没見你。他前邊使了丫頭要餅。你好好打發與他去便了。平白又罵他

怎的雪娥道我罵他禿也瞎也來那頃這丫頭在娘房裡着緊
不聽手俺沒曾在灶上把刀背打他娘尚且不言語可可今日
輪他手裡便驕貴的這等的了正說着只見小玉走到說五娘
在外邊少頃金蓮進房望着雪娥說道比對我當初擺死親夫
你就不消叫漢子娶我來家省的我攔攔着他撑了你的窩兒
論起春梅又不是我房裡丫頭你氣不憤還教他伏侍大娘就
是了省的你和他合氣把我扯在裡頭那個好意死了漢子嫁
人如今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我一紙休書我去就是了
月娘道我也不曉的你們底事你每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孫
雪娥道娘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隨問誰他辦不過他又在
漢子根前戳舌兒轉過眼就不認了依你說起來除了娘把俺

們都攆了只留着你罷那吳月娘坐着由着他那兩個你一句我一句只不言語後來見罵起來雪娥道你罵我奴才你便是真奴才拉些兒不曾打起來月娘看不上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後邊去這潘金蓮一直歸到前邊卸了濃粧洗了脂粉烏雲散亂花容不整哭得兩眼如桃揣在床上到日西時分西門慶庙上來袖着四兩珠子進入房中一見便問怎的來婦人放聲號哭起來問西門慶要休書如此這般告訴一遍我當初又不曾圖你錢財自恁跟了你來如何今日交人這等欺負千也說我擺殺漢子萬也說我擺殺漢子拾了本有吊了本無沒丫頭便罷了如何要人房裡丫頭伏侍吃人指罵我一個還多着影兒哩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神暴跳五陵氣冲天一

陣風走到後邊採過雪娥頭髮來儘力拏短棍打了幾下多虧吳月娘向前拉住了手說道沒的大家省事些兒罷了好交你主子惹氣西門慶便道好賊歪剌骨我親自聽見你在廚房裡罵你還攬纏別人我不把你下截打下來也不筭看官聽說不爭今日打了孫雪娥管教潘金蓮從前作過事沒與一齊來有詩為証

金蓮恃寵仗夫君　到使孫娥忌怨深
自古感恩并積恨　千年萬載不生塵

當下西門慶打了雪娥走到前邊窩盤住了金蓮袖中取出今日廟上買的四兩珠子遞與他穿箍兒戴婦人見漢子與他做主兒出了氣如何不喜由是要一奉十寵愛愈深一日在園中

罷了一席。請吳月娘孟玉樓連西門慶四人。共飲酒。話休饒舌。那西門慶立了一夥結識了十個人做朋友每月會茶飲酒頭一個名喚應伯爵是個潑落戶出身。一分兒家財都闞沒了。專一跟着富家子弟幫闞貼食在院中頑耍。諢名叫做應花子。第二個姓謝名希大。乃清河衛千戶官兒應襲子孫。自幼兒沒了父母。遊手好閑。善能踢的好氣毬。又且賭博把前程丟了。如今做幫閑的。第三名喚吳典恩。乃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專一在縣前與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來往。第四名孫天化。綽號孫寡嘴。年紀五十餘歲。專在院中闖寡門。與小娘傳書寄柬。勾引子弟。討風流錢過日子。第五是雲參將兄弟名喚雲離守。第六是花太監姪兒花子虛。第七姓祝名喚祝日念。第八姓常。名常

時節第九個姓白名喚白來創連西門慶共十個衆人見西門慶有些錢鈔讓西門慶做了大哥每月輪流會茶擺酒一日輪該花子虛家擺酒會茶就在西門慶緊隔壁內官家擺酒都是大盤大碗甚是豐盛衆人都到齊了那日西門慶有事約午後不見到來都留席面少頃西門慶來到衣帽整齊四個小厮跟隨衆人都下席迎接敘禮讓坐東家安席西門慶居首席一個粉頭兩個妓女琵琶箏篆在席前彈唱端的說不盡梨園嬌艷色藝雙全但見

羅衣疊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夭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宛囀聲如枝上流鶯舞態蹁躚影似花間鳳轉腔依古調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遏行雲遮楚館高低緊慢按

宮商吐玉噴珠輕重疾徐依格調鏗金戛玉箏排鴈柱聲聲
慢板排紅牙字字新。
少頃酒過三廵歌吟兩套三個唱的放下樂器向前花枝搖颭
繡帶飄飖磕頭西門慶呼荅應小使玳安書袋內取三封賞賜
每人二錢拜謝了下去因問東家花子虛這位姐兒上姓端的
會唱東家未及荅在席應伯爵插口道大官人多忘事就不認
的了這㩶箏的是花二哥令翠抅攔後巷吳銀兒那撥阮的是
朱毛頭的女兒朱愛愛這彈琵琶的是二條巷李三媽的女兒
李桂卿的妹子小名叫做桂姐你家中見放着他親姑娘大官
人如何推不認的西門慶笑道六年不見就出落得成了人兒
了落後酒闌上席來遞酒這桂姐慇懃勸酒情話盤桓西門慶

因問你三媽你姐姐桂卿在家做甚麼怎的不來我家走走看看你姑娘桂姐道俺媽從去歲不好了一場至今腿脚半邉通動不的只扶着人走俺姐姐桂卿被淮上一個客人包了半年常是接到店裡住兩三日不放來家家中好不無人只靠着我逐日出來供唱荅應這幾個相熟的老爹好不辛苦也要往宅裡看看姑娘白不得個閑爹許久怎的也不在裡邉走走放姑娘家去看看俺媽這西門慶見他一團和氣說話兒乖覺伶變就有幾分留戀之意說道我今日約兩位好朋友送你家去你意下如何桂姐道爹休哄我你肯貴人脚兒踏俺賤地西門慶道我不哄你到是袖中取出汗巾連挑牙與香茶盒兒遞與桂姐收了桂姐道多咱去如今使保兒先家去說一聲作個預備

西門慶道。直待人散。一同起身。少頃遞畢酒。約掌燈人散時分。西門慶約下應伯爵。謝希大。也不到家。騾馬同送桂姐。逕進拘攔。往李家去。正是錦繡窩中。人手不如撒手美。紅綿套裡。鑽頭容易出頭難。有詞爲証。

陷人坑。土窖般暗開掘。迷魂洞。囚牢般巧砌疊。檢屍場。屠舖般明排列。衠一味死溫存。活打刼。招牌兒大字書者。買俏金。哥哥休撘。纏頭錦婆婆自接。賣花錢。姐姐不賒。

西門慶等送桂姐轎子到門首。李桂卿迎門接入堂中。見畢禮數。請老媽出來拜見。不一時虔婆扶拐而出。半邊胣膊通動。但不得。見了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天麼天麼。姐夫貴人那陣風兒刮你到于此處。西門慶笑道。一向窮冗。沒曾來得。老媽休怪

休怪。虔婆便問。這二位老爹貴姓。西門慶道。是我兩個好友。應二哥。謝子純。今日在花家會茶。遇見桂姐。因此同送回來。快看酒來。俺們樂飲三盃。虔婆讓三位上首坐了。一面點了茶。一面下去打抹春檯。收拾酒菜。少頃保兒上來放卓兒。掌上燈燭。酒餚羅列。桂姐從新房中。打扮出來。旁邊陪坐。眞個是風月窩鶯花寨。免不得姊妹兩個在旁金樽滿泛。玉阮同調。歌唱遞酒。有詩爲証。

瑠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幙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况是青春莫虛度。

銀缸掩映嬌娥語。酒不到劉伶墳上去。

當下桂卿姐兒兩個唱了一套。席上觥籌交錯飲酒。西門慶向

桂卿說道。今日二位在此。久聞桂姐。善能禾唱南曲。何不請歌一詞。以奉勸二位一盃兒酒。意下如何。那應伯爵道。我等不當起動。洗耳願聽佳音。那桂姐坐着。只是笑。半日不動身。原來西門慶有心要梳籠桂姐。故此發言先索落他唱。却被院中婆娘。見精識精。看破了八九分。李桂卿在旁就先開口說道。我家桂姐。從小兒養得嬌。自來生得靦腆。不肯對人胡亂便唱。于是西門慶便叫玳安小厮。書袋內取出五兩一錠銀子來。放在卓上便說道。這些不當甚麼。權與桂姐爲脂粉之需。改日另送幾套織金衣服。那桂姐連忙起身。相謝了。方纔一面令丫鬟收下了。一面放下一張小卓兒。請桂卿下席來唱。當下桂姐。不慌不忙。輕扶羅袖。擺動湘裙。袖口邊搭刺着一方銀紅撮穗的落花流

水汗巾兒歌唱一隻駐雲飛

舉止從容壓盡勾欄占上風行動香風送頻使人欽重嗏玉杵污泥中豈凡庸一曲清商滿座皆驚動何似襄王一夢中何似襄王一夢中

唱畢把個西門慶喜歡的沒入腳處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晚夕就在李桂卿房裡歇了一宿緊着西門慶要梳籠這女子又被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在根前一力攛掇就上了道兒次日使小厮往家去拏五十兩銀子段鋪內討四套衣裳要梳籠桂姐那李嬌兒聽見要梳籠他家中姪女兒如何不喜連忙拏了一錠大元寶付與玳安拏到院中打頭面做衣服定卓席吹彈歌舞花攢錦簇做三日飲喜酒應伯爵謝希大又約會了孫寡嘴祝

日念常時節每人出五分銀子人情作賀都來𧶼他鋪的盖的

眞是西門慶出每日大酒大肉在院中頑耍不在話下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黄金只此身

寄語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醫貧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囘分解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魘勝貪財

堪笑西門暴富　有錢便是主顧
一家歪斯胡纏　那討綱常禮數
狎客日日來往　紅粉夜夜陪宿
不是常久夫妻　也算春風一度

話說西門慶在院中貪戀桂姐姿色。約半月不曾來家。吳月娘使小厮。一連拏馬接了數次。李家把西門慶衣帽都藏過一邊。不放他起身。丟的家中這些婦人都閑靜了。到別人猶可。惟有潘金蓮這婦人。青春未及三十歲。慾火難禁一丈高。每日和孟玉樓兩箇。打扮粉粧玉琢。皓齒朱唇。無一日不走在大門首。

倚門而望。等到黃昏時分。到晚來歸入房中。粲枕孤幃。鳳臺無伴。睡不着。走來花園中欵步花苔。月洋水底。猶恐西門慶心性難拏。怪玳瑁猫兒交懽。鬪的我芳心迷亂。當時玉樓帶來一箇小厮。名喚琴童。年約十六歲。纔留起頭髮。生的眉目清秀。乖滑伶俐。西門慶教他拿鑰匙。看管花園打掃。晚夕就在花園門前。一間小耳房內歇。潘金蓮和孟玉樓。白日裡常在花園中。亭子上坐在一處。做針指。或下棋。這小厮專一道小慇懃。常覷見西門慶來。就先來告報。以此婦人喜他。常叫他入房。賞酒與他吃。兩箇朝朝暮暮。眉來眼去。都有意了。不想將近七月廿八日。西門慶生日來到。吳月娘見西門慶在院中。留戀烟花。不想回家。一面使小厮玳安。拏馬往院中接西門慶。這潘金蓮暗暗修了

一東帖。交付玳安。教悄悄遞與你爹。說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這玳安不敢怠慢。騎馬一直到构欄李家。只見應伯爵、謝希太、祝日念、孫寡嘴、常時節。衆人正在那裡相伴着西門慶。摟着粉頭。花攢錦簇。懽樂飲酒。西門慶看見玳安來到。便問你來怎麽。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西門慶道。前邊各項銀子。叫傳二叔討討。等我到家筭帳。玳安道。這兩日傳二叔討了許多。等爹到家上帳。西門慶道。你桂姨那一套衣服。稍來不曾。玳安道。已稍在此。便向毡包內。取出一套紅衫藍裙。遞與桂姐。桂姐桂卿。道了萬福。收了。連忙分付下邊。管待玳安酒飯。那小厮吃了酒飯。復走來上邊伺候。悄悄向西門慶耳邊。附耳低言。說道家中五娘使我稍了箇帖兒在此。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纔待用手

去接。早被李桂姐看見。只道是西門慶前邊那表子。寄來的情書。一手撾過來。拆開觀看。却是一幅迴文邊錦箋。上寫着幾行墨跡。桂姐遞與祝日念。教念與他聽。這祝日念見上面寫詞一首。名落梅風。對衆朗誦了一遍。

黄昏想。白日思。盼殺人多情不至。因他為他憔悴死。可憐也繡衾獨自　燈將殘。人睡也。空留得半牕的月。　眠心硬。渾似鐵。這凄涼怎捱今夜。

下書愛妾潘六兒拜

那桂姐聽畢。撇了酒席。走入房中。倒在床上。面朝裡邊睡了。且說西門慶見桂姐惱了。把帖子扯的稀爛。衆人前把玳安踢了兩靴腳。請桂姐兩遍不來。慌的西門慶親自進房內。抱出他來。

到酒席上說道。分付帶馬回去。家中那箇淫婦使你來。我這一到家。都打箇臭死。不說玳安含淚回家。西門慶道。桂姐你休惱這帖子不是別人的。乃是舍下第五箇小妾頭。寄請我到家。有些事兒計較。再無別故。祝日念在旁又戲謔桂姐。你休聽他哄你哩。這箇潘六兒乃是那邊院裡新叙的一箇表子。生的一表人物。你休放他去。西門慶笑趕着打。說道。你這賊天殺的。单管弄死了人。緊着他恁麻犯人。你又胡說。李桂卿道。姐夫差了。既然家中有人拘管。就不消在前梳籠人家粉頭。自守着家裡的便了。纔相伴了多少時。那人兒便就要拋離了去。應伯爵揷口道。說的有理。便道大官人你依我。你也不消家去。桂姐也不必惱。今日說過。那箇再恁惱了。每人罰二兩銀子。買酒肉咱大家

吃。到是這四五箇嚬客。說的說笑的笑。在席上猜枚行令。頑耍飲酒。把桂姐窩盤住了。西門慶把桂姐摟在懷中。倍笑。一遞一口兒飲酒。只見少頃。鮮紅漆丹盤。拿了七鍾茶來。雪錠般茶盞。杏葉茶匙兒。盐笋芝蔴木樨泡茶。馨香可掬。每人面前一盞。應伯爵道。我有箇朝天子兒。单道這茶好處。

這細茶的嫩芽。生長在春風下。不揪不採葉兒楂。但煮着顏色大。絕品淸奇。難描難畫。口兒裡常時呷。醉了時想他。醒來時愛他。原來一簍兒千金價。

謝希大笑道。大官人使錢費物。不圖這一摟兒。却圖些甚的。如今每人有詞的唱詞。不會詞。每人說箇笑話兒。與桂姐下酒。該謝希大先說。有一箇泥水匠。在院中墁地。老媽兒怠慢着他些

兒。他暗暗把陰溝內堵上箇磚。落後天下雨。積的滿院子都是

水。老媽慌了。尋的他來。多與他酒飯。還秤了一錢銀子。央他打

水平。那泥水匠吃了酒飯。悄悄去陰溝內。把那箇磚拿出。把水

登時出的罄盡。老媽便問。作頭此是那裡的病。泥水匠回道。這

病與你老人家病一樣。有錢便流。無錢不流。原來把桂姐家來

傷了。桂姐道。我也有箇笑話回奉列位。有一孫真人。擺着筵席

請人。卻教座下老虎去請。那老虎把客人。一箇箇都路上吃了。

真人等至天晚。不見一客到。人都說你那老虎都把客人路上

吃了。不一時老虎來。真人便問。你請的客人都往那裡去了。老

虎口吐人言。告師父得知。我從來不曉得請人。只會白嚼人。就

是一能。當下把衆人都傷了。應伯爵道。可見的俺每。只白白嚼

你家孤老就還不起箇東道。于是向頭上拔下一根鬧銀耳斡兒來重一錢謝希大一對鍍金網巾圈秤了秤只九分半。祝日念袖中掏出一方舊汗巾兒筭二百文長錢。孫寡嘴腰間解下一條白布男裙。當兩壺半坛酒常時節無以為敬。問西門慶借了一錢成色銀子。都遞與桂卿。置辦東道。請西門慶和桂姐。那桂卿將銀錢都付與保兒買了一錢螃蟹打了一錢銀子猪肉。宰了一隻雞。自家又賠出些小菜兒來。厨下安排停當。大盤小碗。拿上來。眾人坐下。說了一聲動筯吃時。說時遲。那時快。但見。人人動嘴。箇箇低頭。遮天映日。猶如蝗蝻一齊來。擠眼攝肩。好似餓牢纔打出。這箇搶風膀臂。如經年未見酒和餚那箇連二快子。成歲不逢筵與席。一箇汗流滿面。恰似與雞骨朶

有寃仇。一箇油抹唇邊。把猪毛皮連唾嚥。吃片時。盃盤狼藉。啖良久。筯子縱橫。盃盤狼藉。如水洗之光滑。筯子縱橫。似打磨之乾淨。這箇稱爲食王元帥。那箇號作淨盤將軍。酒壺番晒又重斟。盤饌已無還去探。正是珍羞百味片時休。果然都送入五臟廟。

當下衆人吃了箇淨光王佛。西門慶與桂姐。吃不上兩鍾酒。揀了些菜蔬。還被這夥人吃的去了。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兩張。前邊跟馬的那小厮。不得上來掉嘴吃。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使位恰揦了。一泡䆋谷都的熱屎。臨出門來。孫寡嘴把李家明間內。供養的鍍金銅佛。攮在褲腰裡。應伯爵推鬬桂姐親嘴。把頭上金啄針兒戲了。謝希大把西門慶川扇兒藏了。祝

日念走到桂卿房裡照臉。溜了他一面水銀鏡子。常時節借的西門慶一錢八成銀子。竟是寫在嫖帳上了。原來這起人。只伴着西門慶頑耍。好不快活。有詩為証。

构欄妓者媚如猱　只堪乘興暫時留
若要死貪無足厭　家中金鑰教誰收

按下這裡衆人簇擁着西門慶歡樂飲酒。单表玳安小厮回馬到家。吳月娘和孟玉樓潘金蓮在房坐的。見了玳安。便問你接了爹來了不曾。玳安哭的兩眼紅紅的。如此這般被爹踢罵了小的來了。說道那箇再使人接。來家都要罵。月娘便道你看不合理。不來便了。如何去罵小厮來。如何狐迷變心這等的。孟玉樓道你踢將小厮便罷了。如何連俺們都罵將來。潘金蓮道十

箇九箇院中淫婦。和你有甚情實。常言說的好。船載的金銀塡不滿烟花寨。金蓮只知說出來。不防路上說話。草裡有人。李嬌兒從玳安。自院中來家時分。走來牕下潛聽見。潘金蓮對着月娘罵他家千淫婦。萬淫婦。暗暗懷恨在心。從此二人結仇。不在話下。正是

甜言美語三冬煖　惡語傷人六月寒
金蓮只曉爭先話　那料旁人起禍端

不說李嬌兒與金蓮結仇。单表金蓮這婦人。歸到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時如半夏。知道西門慶不來家。把兩箇丫頭打發睡了。推在花園中遊翫。將琴童叫進房。與他酒吃。把小厮灌醉了。掩閉了房門。褪衣解帶。兩箇就幹做在一處。正是色膽如天

怕甚事。鴛幃雲雨百年情。但見。
一箇不顧綱常貴賤。一箇那分上下高低。一箇色膽歪邪。管甚丈夫利害。一箇淫心蕩漾。從他律犯明條。一箇氣喑眼瞪。好似牛吼柳影。一箇言嬌語澁。渾如鶯囀花間。一箇耳畔許雨意雲情。一箇枕邊說山盟海誓。百花園內。翻爲快活排塲。王母房中。變作行樂世界。霎時一滴驢精髓。傾在金蓮玉體中。
自此爲始。每夜婦人便叫這小厮進房中。如此。未到天明。就打發出來。背地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帶在頭上。又把裙邊帶的錦香囊股子葫蘆兒。也與了他。繫在身底下。豈知這小厮不守本分。常常和同行小厮在街吃酒要錢。頗露出圭角。常言若要

人不知。除非已莫為。有一日風聲吹到孫雪娥李嬌兒耳朵內
說道。賊淫婦。往常言語假撇清。如何今日也做出來了。偷養小
厮。齊來告月娘。月娘再三不信。說道。不爭你們和他合氣。惹的
孟三姐不怪。只說你們擠撮他的小厮。說的二人無言而退。落
後婦人夜間和小厮在房中行事。忘記關廚房門。不想被丫頭
秋菊。出來淨手。看見了。次日傳與後邊小玉。小玉對雪娥說。雪
娥同李嬌兒。又來告訴月娘。正值七月廿七日。西門慶上壽。從
院中來家。二人如此這般。他屋裡丫頭。親口說出來。又不是俺
們葬送他。大娘不說。俺們對他爹說。若是饒了這箇淫婦。自除
非饒了蝎子。娘是的。月娘道。他纔來家。又是他好日子。你每不
依我。只顧說去。等住回亂將起來。我不管你。二人不聽月娘之

言。約的西門慶進入房中。齊來告訴。說金蓮在家養小廝一節。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走到前邊坐下。一片聲叫琴童兒。早有人報與潘金蓮。金蓮慌了手腳。使春梅忙叫小廝到房中。囑付千萬不要說出來。把頭上簪子都要過來收了。着了慌。就忘下解了香囊葫蘆下來。被西門慶叫到前廳跪下。分付三四箇小廝。選大板子伺候。西門慶道。賊奴才你知罪麼。那琴童半日不敢言語。西門慶令左右除了帽子。拔下他簪子來。我瞧見撇着兩根金裹頭銀簪子。因問你戴的金裹頭銀簪子。往那裡去了。琴童道。小的並沒甚銀簪子。西門慶道。奴才還搗鬼。與我旋剝了衣服。拿板子打。當下兩三箇小廝扶侍。一箇剝去他衣服。扯了褲子。見他身底下穿着

玉色絹䄂兒䄂兒帶上露出錦香囊葫蘆兒西門慶一眼就看見便叫拏上來我瞧認的是潘金蓮裙邊帶的物件不覺心中大怒就問他此物從那裡得來你實說是誰與你的諕的小厮半日開口不得說道這是小的某日打掃花園在花園內拾的並不曾有人與我西門慶越怒切齒喝令與我綑起着實打當下把琴童兒綳子綳着雨點般欖杆打將下來須臾打了三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順腿淋漓又教大家人來保把奴才兩箇鬢與我撏了趕將出去再不許進門那琴童磕了頭哭哭啼啼出門去了這小厮只因昨夜與玉皇殿上掌書仙子厮調戲今日罪犯天條貶下方有詩為証

虎有倀兮鳥有媒　金蓮未必守空閨

不堪今日私奴僕　　自此遭愆更莫追

當下西門慶打畢琴童趕出去了。潘金蓮在房中聽見。如提冷水盆內一般不一時西門慶進房來諕的戰戰兢兢。渾身無了脉息。小心在旁扶侍接衣服。被西門慶兜臉打了箇耳刮子。把婦人打了一交。分付春梅把前後角門頂了。不放一箇人進來。拿張小椅兒坐在院內。花架兒底下。取了一根馬鞭子。拏在手裡。喝令淫婦脫了衣裳跪着。那婦人自知理虧。不敢不跪。倒是真箇脫去了上下衣服。跪在面前。低垂粉面。不敢出一聲兒。西門慶便問賊淫婦你休推睡裡夢裡。奴才我纔已審問明白。他一一都供出來了。你實說。我不在家。你與他偷了幾遭。婦人便哭道。天麽天麽。可不寃屈殺了我罷了。自從你不在家半箇來月。

奴白日裡只和孟三姐做一處做針指到晚夕早關了房門就睡了沒勾當不敢出這角門邊兒來你不信只問春梅便了有甚和鹽和醋他有箇不知道的因叫春梅來姐姐你過來親對你爹說西門慶罵道賊淫婦有人說你把頭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都偷與了小厮你如何不認婦人道就屈殺了奴罷了是那箇不逢好死的嚼舌根的淫婦嚼他那臣跳的身子見你常時進奴這屋裡來歇非都氣不憤拏這有天沒日頭的事壓枉奴就是你與的簪子都有數兒一五一十都在你查不是我平白想起甚麼來與那奴才好成揖的奴才也不枉說的行一箇尿不出來的毛奴才平空把我纂一篇舌頭西門慶道簪子有沒罷了因向袖中取出琴童那香囊來說道這箇是你的物件

兒。如何打小厮身底下揑出來。你還口灑甚麽。說着紛紛的惱了。向他白馥馥香肌上。颼的一馬鞭子來。打的婦人疼痛難忍。眼噙粉淚。没口子叫道。好爹爹。你饒了奴罷。你容奴說。奴便說。不容奴說。你就打死奴。也只臭烟了這塊地。這箇香囊葫蘆兒。你不在家。奴那日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因從木香欄下所過。帶繫兒不牢。就抓落在地。我那裡没尋。誰知這奴才拾了。奴並不曾與他。只這一句。就合着綱纔琴童前廳上。供稱在花園內拾的一樣的話。又見婦人脫的光赤條條。花朶兒般身子。嬌啼嫩語。跪在地下。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把心已回動了八九分。因叫過春梅。摟在懷中。問他淫婦果然與小厮有首尾没有。你說饒了淫婦。我就饒了罷。那春梅撒嬌撒痴。坐在

西門慶懷裡。說道。這箇爹你好沒的說。和娘成日唇不離腮。娘
肯與那奴才。這箇都是人氣不憤俺娘兒們。作做出這樣事來。
爹你也要箇主張。好把醜名兒頂在頭上。傳出外邊去好聽。幾
句把西門慶說的一聲兒不言語。丟了馬鞭子。一面教金蓮起
來。穿上衣服。分付秋菊看菜兒。放卓兒吃酒。這婦人當下滿斟
了一盃酒。雙手遞上去。花枝招颭。繡帶飄飄。跪在地下。等他鍾
兒西門慶分付道。我今日饒了你。我若但凡不在家。要你洗心
改正。早關了門戶。不許你胡思亂想。我若知道。定不饒你。婦人
道。你分付奴知道了。到是插燭也似與西門慶磕了四箇頭。方
纔安座兒在房陪坐飲酒。正是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
他人。潘金蓮這婦人。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今日討得這場

羞辱在身上。有詩爲証。

金蓮容貌更溫柔　恃寵爭妍惹寇讐
不是春梅當日勸　父孃皮肉怎禁抽

西門慶正在金蓮房中飲酒。忽聽小厮打門。說前邊有吳大舅吳二舅。傅夥計女兒女婿。衆親戚送禮來祝壽。方纔撇了金蓮。整衣出來前邊陪待賓客。那時應伯爵謝希大等衆人。都有人情。院中李桂姐家。亦使保兒送禮來。西門慶前邊亂着。收人家禮物。發柬請人。不在話下。且說孟玉樓打聽金蓮受辱。約的西門慶不在家裡。嘯着李嬌兒孫雪娥。走來看望金蓮。見金蓮睡在床上。因問道六姐。你端的怎麼緣故。告我說則箇。那金蓮滿眼流淚哭道。三姐。你看小淫婦。今日在背地裡白唆調漢子。打

了我恁一頓、我到明日和這兩箇淫婦、冤讐結的有海深、玉樓道、你便與他有瑕玷、如何做作着把我的小厮弄出去了。六姐你休煩惱、莫不漢子就不聽俺每說句話兒。若明日他不進我房裡來便罷、但到我房裡來、等我慢慢勸他。金蓮道、多謝姐姐費心。一面叫春梅看茶來吃、坐着說了回話、玉樓告回房去了。至晚西門慶因上房吳大娘子來了。走到玉樓房中宿歇、玉樓因說道、你休枉了六姐心。六姐並無此事。都是日前和李嬌兒孫雪娥兩箇有言語、平白把我的小厮扎罰子。你不問了青紅皂白、就把他屈了。你休怪六姐、却不難爲六姐了。我就替他賭了大誓、若果有此事。大姐姐有箇不先說的。西門慶道。我問春梅、他也是般說、玉樓道、他今在房中不好哩。你不去看他看去。

西門慶道我知道明日到他房中去當晚無話到第二日西門慶正生日有周守備夏提刑張團練吳大舅許多官客飲酒拏轎子接了李桂姐并兩箇唱的唱了一日李嬌兒見他姪女兒來引着拜見月娘眾人在上房裡坐吃茶請潘金蓮見連使丫頭請了兩遍金蓮不出來只說心中不好到晚夕桂姐臨家去拜辭月娘月娘與他一件雲絹比甲兒汗巾花翠之類同李嬌兒送出到門首桂姐又親自到他花園角門首好歹見見五娘那金蓮聽見他來使春梅把角門關閉煉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叫不開說道我不開這花娘遂羞訕滿面而回正是廣行方便為人何處不相逢多結冤讐路逢狹處難回避不題李桂姐回家去了单表西門慶至晚進入金蓮房內來那金蓮把雲鬟

不整。花容倦淡、迎接進房。替他脫衣解帶。伺候茶湯脚水。百般殷懃扶侍。把小意定貼戀。到夜裡枕蓆魚水懽娛。屈身忍辱。無所不至。說道、我的哥哥。這一家都誰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旁人見你這般疼奴。在奴身邊去的多。都氣不憤。背地裡架舌頭。在你根前唆調。我的傻冤家。你想起甚麼來。中了人的拖刀之計。把你心愛的人兒這等下無情折剉。常言道。家鷄打的團團轉。野鷄打的貼天飛。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這屋裡。敢往那裡去。就是前日你在院裡。踢罵了小厮來。早時有上房大姐姐。孟三姐在根前。我是不是說了一聲也是好的。恐怕他家裡粉頭淘淥壞了你身子。院中唱的。只是一味愛錢。你有甚情節。誰人疼你。誰知

被有心的人聽見兩箇背地伯成一封兒筭計我自古人害人不死天害人纔害死了往後久而自明只要你與奴做箇主兒便了于是幾句把西門慶說的窩盤住了是夜與他淫慾無度到次日西門慶備馬玳安平安兩箇小厮跟隨往院中來却說李桂姐正打扮着陪人坐的聽見他來連忙走進房去洗了濃粧除了簪環倒在床上褁衾而卧西門慶走到坐了半日還沒一箇出來陪侍只見老媽出來道了萬福讓西門慶坐下虔婆便問怎的姐夫連日不進來走走西門慶道正是因賤日窮冗家中無人虔婆道姐兒那日打擾西門慶道怎的那日姐姐桂卿不來走走虔婆道桂卿不在家被客人接去店裡這幾日還不放了來說了半日話小頂人拿茶來陪着吃了西門慶便問

怎的不見桂姐。虔婆道。姐夫還不知哩。小孩兒家。不知怎的那日着了惱來家。就不好起來。睡倒了。房門兒也不出。直到如今。姐夫好狠心。也不來看看姐兒。西門慶道。眞箇我通不知。因問在那邊房裡。我看看去。虔婆道。在他後邊臥房裡睡。慌忙令丫鬟掀簾子。西門慶走到他房中。只見粉頭烏雲散亂。粉面慵粧。褁被便坐在那床上。面朝裡。見了西門慶不動一動兒。便問道你那日來家。怎的不好。也不荅應。又問你着了誰人惱。你告我說。問了半日。那桂姐方開言說。說道。左右是你家五娘子。你家中旣有恁好的。迎懽買俏。又來稀罕俺們這樣淫婦做甚麽。俺們雖是門戶中出身。蹺起脚兒比外邊良人家不成的貨兒高好些。我前日又不是供唱。我也送人情去。大娘倒見我甚是親

熱。又那兩箇與我許多花翠衣服。待要不請你見。又說俺院中沒禮法。只聞知人說。你家有的了五娘子。當能請你拜見。又不出來。家來同俺姑娘。又辭你去。你使丫頭。把房門關了。端的好不識人敬重。西門慶道。你倒休怪他。他那日本等心中不自在。他若好時。有箇不出來見你的。這箇淫婦。我幾次因他再三咬羣兒口嘴傷人。也要打他哩。這桂姐叉手向西門慶臉上一掃說道。沒羞的哥兒。你就打他。西門慶道。你還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這幾箇老婆丫頭。但打起來。也不善。着緊二三十馬鞭子。還打不下來。好不好還把頭髮都剪了。桂姐道。我見砍頭的。沒見砍嘴的。你打三箇官兒唱兩箇喏。誰見來。你若有本事到家裡。只剪下一料子頭髮。拏來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

三院有名的好子弟西門慶道你敢與我排手那桂姐道我和你排一百箇手當下西門慶在院中歇了一夜到次日黃昏時分辭了桂姐上馬回家桂姐道我在這裡眼望旌節旗耳聽好消息哥兒你這一去沒有這物件就休要見我這西門慶吃他激怒了幾句話歸家已是酒酣不往別房裡去逕到前邊潘金蓮房來婦人見他有酒了加意用心伏侍問他酒飯都不吃分付春梅把床上拭抹涼蓆乾淨帶上門出去他便坐在床令婦人脫靴那婦人不敢不脫須臾脫了靴打發他上床西門慶且不睡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褪了衣服地下跪着那婦人諕的捏兩把汗又不知因為甚麼于是跪在地下柔聲大哭道我的爹爹你透與奴箇伶俐說話奴死也甘心饒奴終夕恁提心

吊膽。陪着一千箇小心。還投不着你的機會。只拏鈍刀子鋸處我。教奴怎生吃受。西門慶罵道。賊淫婦你眞箇不脫衣裳。我就沒好意了。因叫春梅。門背後有馬鞭子。與我取了來。那春梅只顧不進房來。叫了半日。纔慢條厮禮。推開房門進來。看見婦人跪在床地平上。向燈前倒着卓兒下了油。西門慶使他。只不動身。婦人叫道。春梅我的姐姐。你救我救兒。他如今要打我。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不要晉他。你只遞馬鞭子與我。打這淫婦。春梅道。爹你怎的恁沒羞。娘幹壞了你的甚麼事兒。你信淫婦言語來。平地裡起風波。要便搜尋娘。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你教人有刺眼兒看得上你。倒是也不依他。拽上房門。走在前邊去了。那西門慶無法可處。反呵呵笑了。向金蓮道。我且不打你

你上來。我問你要椿物兒。你與我。不與我。婦人道。好親親。奴一身都骨朶肉兒都屬了你。隨要甚麼。奴無有不依隨的。不知你心裡要甚麼兒。西門慶道。我心要你頂上一柳兒好頭髮。婦人道。好心肝。淫婦的身上。隨你怎的揀着燒遍了也依。這箇剪頭髮却成不的。可不諕死了我罷了。奴出娘胞兒。活了二十六歲。從沒幹這營生。打緊我頂上這頭髮。近來又脫了奴好些。只當可憐見我罷。西門慶道。你只嗔我惱。我說的你就不依我。婦人道。我不依你再依誰。因問你實對奴說。要奴這頭髮做甚麼去。西門慶道。我要做網巾。婦人道。你要做網巾。我就與你做。休要拏與淫婦。教他好壓鎮我。西門慶道。我不與人便了。要你髮兒做頂線兒。婦人道。你既要做頂線。待奴剪與你。當下婦人分開

頭髮。西門慶拏剪刀。按婦人當頂上。齊臻臻剪下一大柳來。用紙包放在順袋內。婦人便倒在西門慶懷中。嬌聲哭道。奴凡事依你。只願你休忘了心腸。隨你前邊和人好。只休抛閃了奴家。是夜與他懽會異常。到次日西門慶起身。婦人打發他吃了飯。出門騎馬。逕到院裡。桂姐便問你剪的他頭髮在那裡。西門慶道。有在此。便向茄袋內取出。遞與桂姐。打開觀看。果然黑油也一般好頭髮。就收在袖中。西門慶道。你看了還與我。他昨日為剪這頭髮。好不費難。吃我變了臉。惱了。他纔容我剪下這一柳子來。我哄他只說要做網巾頂線兒。逕拏進來與你瞧。可見我不失信。桂姐道。甚麼稀罕貨。慌的你恁箇腔兒。等你家去。我還與你。比是你恁怕他。就不消剪他的來了。西門慶笑道。那裡是

怕他的。我語言不的了。桂姐一面教桂卿管着他吃酒。走到背地裡。把婦人頭髮早絮在鞋底下。每日躧踏。不在話下。到是把西門慶纏住。連過了數日。不放來家。金蓮自從頭髮剪下之後。覺意心中不快。每日房門不出。茶飯慵飡。吳月娘使小厮請了家中常走看的。那劉婆子看視。說娘子着了些暗氣。惱在心中。不能回轉。頭疼惡心。飲食不進。一面打開藥包來。留了兩服黑丸子藥兒。晚上用薑湯吃。又說我明日叫俺老公來。替你老人家看看今歲流年。有灾没有。金蓮道。原來你家老公。也會筭命。劉婆道。他雖是箇瞽目人。到會兩三椿本事。第一。善陰陽講命。與人家禳保。第二會針灸收瘡。第三椿兒不可說。单管與人家回背。婦人問道。怎麽是回背。劉婆子道。如何。有父子不和。兄弟

不睦。夫妻小妻爭鬬。教了俺這老公去說了。替他用鎮物安鎮。書符水與他吃了。不消三日。教他父子親熱。兄弟和睦。妻妾不爭。若人家買賣不順溜。田宅不興旺者。常與人開財門。發利市。治病洒掃。禳星告斗都會。因此人都叫他做劉理星。也是一家子新娶箇媳婦兒。是小人家女兒。有些手脚兒不穩。常偷盜婆婆家東西。往娘家去。丈夫知道。常被責打。俺老公與他回背。書了二道符。燒灰放在水缸下埋着。渾家大小吃了缸內水。眼看着媳婦偷盜。只相沒看見一般。又放一件鎮物在枕頭。男子漢睡了。那枕頭也好似手封住了的。再不打他了。那潘金蓮聽見。遂留心。便叫丫頭打發茶湯點心。與劉婆吃了。臨去包了三錢藥錢。另外又秤了五錢。教買紙劄信物。明日早飯時。叫劉瞎

來燒神紙。那劉婆子作辭回家。到次日果然大清早辰。領賊瞎

逕進大門往裡走。那日西門慶還在院中。未來。看門小厮便問

瞎子往那裡走。劉婆道。今日與裡邊五娘燒紙。小厮道。既是與

五娘燒紙。老劉你領進去。仔細看狗。這婆子領定。逕到潘金蓮

臥房明間內。等到半日。婦人纔出來。瞎子見了禮。坐下。婦人說

與他八字。賊瞎子用手掐了掐。說道。娘子庚辰年。庚寅月。乙亥

日。巳丑時。初八日立春。已交正月算命。依子平正論。娘子這八

字中。雖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濟。子上有些妨礙。亥中一木生

到正月間。不來身旺論。不尅當自焚。又兩重庚金羊刃。大重夫

星。難爲尅過兩箇纔好。婦人道。已尅過了。賊瞎子道。娘子這命

中。休怪小人說。子平雖取煞印格。只吃了亥中有癸水。庚中又

有癸水。水太多了。冲動了。只一重巳土。關煞混雜。論來男人煞重掌威權。女子煞重必刑夫。所以主為人聰明機變。得人之寵辱。只有一件。今歲流年甲辰。歲運併臨。災殃必。命中又犯小耗勾絞。兩位星辰打攪。雖不能傷。只是主有比肩不和。小人嘴舌。常沾些啾唧不寧之狀。婦人聽了。說道。累先生仔細用心。與我回背回背。我這裡一兩銀子。相謝先生。買一盞茶吃。奴不求別的。只願得小人離退。夫主愛敬便了。一面轉入房中。拔了兩件首餙。遞與賊瞎。賊瞎接了。放入袖中。說道。既要小人回背。用柳木一塊。刻兩箇男女人形像。書着娘子與夫主生時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紅線。扎在一處。上用紅紗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其心。用針釘其手。下用膠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頭內。

又朱砂書符一道燒火灰暗暗攪在艷茶內若得夫主吃了茶到晚夕睡了枕頭不過三日自然有驗婦人道請問先生這四椿兒是怎的說賊瞎道好教娘子得知用紗蒙眼使夫主見你一似西施一般嬌艷用艾塞心使他心愛到你用針釘手隨你怎的不是使他再不敢動手打你着緊還跪着你用膠粘足者使他再不往那裡胡行婦人聽言有這等事滿心懽喜當下備了香燭紙馬替婦人燒了紙到次日使劉婆送了符水鎮物與婦人如法常頓停當將符燒灰頓下好茶待的西門慶家來婦人叫春梅遞茶與他吃到晚夕與他共枕同床過了一日兩兩日三似水如魚歡會如常看官聽說但凡大小人家師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記休招惹他背地甚麽事不幹出來古人有四句

格言。說得好。

堂前切莫走三婆　後門常鎻莫通和

院内有井防小口　便是禍少福星多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李瓶兒隔墻密約　迎春女窺隙偷光

人生雖未有千全　處世規模要放寬
好是但看君子語　是非休聽小人言
徒將世俗能權戲　也畏人心似隔山
寄語知音女娘道　莫將苦處語爲甜

話說一日。六月十四日。西門慶從前邊來。走到月娘房中。月娘告說。今日你不在家。花家使小厮。拏帖子來請你吃酒。若是他來家就去。西門慶觀看原帖子。寫着即午院中吳銀家敘希過我在萬萬。于是打選衣帽齊整。叫了兩箇跟隨。預備下駿馬。先逕到花家。不想花子虛不在家了。他渾家李瓶兒。夏月間。戴着

銀絲鬏髻。金鑲紫英墜子。藕絲對衿衫。白紗挑線鑲邊裙。裙邊露一對紅鴛鳳嘴。尖尖趫趫。立在二門裡台基上。手中正拏一隻紗綠潞紬鞋扇。那西門慶三不知。正進門兩箇撞了箇滿懷。這西門慶留心已久。雖故庄上見了一面。不曾細翫其詳。于是對面見了一面。人生的甚是白淨。五短身材。瓜子面皮。生的細彎彎兩道眉兒。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忙向前深深的作揖。婦人還了萬福。轉身入後邊去了。使出一箇頭髮齊眉的丫鬟來。名喚秀春。請西門慶客位內坐。他便立在角門首半露嬌容。說大官人少坐一時。他適纔有些小事出去了。便來也。少頃使丫鬟拏出一盞茶來。西門慶吃了。婦人隔門說道。今日他請大官人往那邊吃酒去。好歹看奴之面。勸他早些來家。兩箇小廝

又都跟的去了。止是這兩箇丫鬟和奴家。中無人。西門慶便道嫂子。見得有理。哥家事要緊。嫂子既然分付在下。在下已定伴哥同去同來。怎肯失了哥的事。正說着。只見花子虛來家。婦人便回房中去了。花子虛見西門慶叙禮。說道。蒙兄下降。小弟適有些不得已小事出去。望望。失迎恕罪。于是分賓主坐。便叫小厮看茶。須臾茶罷。分付小厮對你娘說。看菜兒來。我和你西門爹吃三盃起身。今日院內吳銀姐生日。請兄同往一樂。西門慶道。仁兄何不早說。即令玳安快家去討。五錢銀子封了來。花子虛道。兄何故又費心。小弟到不是了。西門慶見左右放卓兒。說道。兄不消留坐了。咱往裡邊吃去罷。花子虛道。不敢久留。兄坐一回。就是大盤大碗。雞蹄鮮肉餚饌。拏將上來。銀高脚葵花鍾。

每人一鍾。又是四箇捲餅。吃畢。收下來與馬上人吃。少頃問玳安取了分資來。一同起身上馬。西門慶是大平平安兒。花子虛是天福天喜兒。四箇小廝跟隨。逕往构欄後巷。吳四媽家。與吳銀兒做生日。到那裡花攢錦簇。歌舞吹彈。飲酒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留心。把子虛灌的酩酊大醉。又因李瓶兒央浼之言。頓得相伴他一同來家。小廝叫開大門。扶到他客位坐下。李瓶兒同了鬟。掌着燈燭出來。把子虛攙扶進去。西門慶交付明白。就要告回。婦人旋走出來。拜謝西門慶。說道。拙夫不才貪酒。多累。看奴薄面。姑待來家。官人休要笑話。那西門慶忙屈着還喏。說道不敢。嫂子這裡分付。早辰一面出門。將的軍去。將的軍來。在下敢不銘心刻骨。同哥一答裡來家。非嫂子耽心。顯的在下

幹事不的了。你看哥在他家。被那些人纏住了。我猜着你從哥起身。走到樂星堂兒門首。粉頭鄭愛香兒家。小名叫做鄭觀音。生的一表人物。哥就往他家去。被我再三攔住了。說道哥家去罷。改日再來。家中嫂子放心不下。方纔一直來家。不然若到鄭家一夜不來。嫂子在上。不該我說。哥也糊突。嫂子又青年。恁大家室。如何便丟了去。成夜不在家。是何道理。婦人道。正是如此。奴爲他這等在外胡行。不聽人說。奴也氣了一身病痛在這裡。往後大官人但遇他在院中。好歹看奴薄面。勸他早早回家。奴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這西門慶是頭上打一下。脚底板響的人。積年風月中走。甚麼事兒不知道。可可今日婦人到明明開了一條大路。教他入港。于是滿面堆笑道。嫂子說那裡話。比來比

來。相交朋友做甚麼。我已定苦心諫哥。嫂子放心。婦人又道了萬福。又吽小丫鬟拿了一盞。果仁泡茶來。銀匙雕漆茶鍾。西門慶吃畢茶。說道。我回去罷。嫂子仔細門戶。于是告辭歸家。自此這西門慶。就安心設計。圖謀這婦人。屢屢安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把子虛掛住在院裡。飲酒過夜。他便脫身來家。一徃在門首站立着。看見婦人領着兩箇丫鬟。正在門首。看見西門慶在門前咳嗽。一回走過東來。又徃西去。或在對門站立。把眼不住望門裡盼着。婦人影身在門裡。見他來便閃進裡面。他過去了又探頭去瞧。兩箇眼意心期。已在不言之表。一日西門慶門首正站立間。婦人使過小丫鬟秀春。來請西門慶。故意問道。姐姐你請我做甚麼。你爹在家裡不在。秀春道。俺爹不在家。娘請

西門慶問句話兒。這西門慶得不的此一聲。連忙走過來。讓到客位內坐下。良久婦人出來。道了萬福。便道。前日多承官人厚意。奴銘刻于心。知感不盡。拙夫從昨日出去。一連兩日不來家了。不知官人曾會見他來不曾。西門慶道。他昨日同三四箇在鄭家吃酒。我偶然有些小事就來了。今日我不曾得進去。不知他還在那裡沒在。若是我在那裡。有箇不權（催）促哥哥早來家的。恐怕嫂子憂心。婦人道。正是這般說。只是奴吃他慿不聽人說。常時在前邊眠花臥柳。不顧家事的虧。西門慶道。論起哥來。仁義上也好。只是有這一件兒。說着。小丫鬟拿茶來吃了。那西門慶恐子虛來家。不敢久戀。就要告歸。婦人千叮萬囑。央西門慶明日到那裡。好歹勸他早來家。奴恩有報。已定重謝官人。西門

慶道。嫂子没的說。我與哥是那樣相交。說畢。西門慶家去了。到次日。花子虛自院中囘家。婦人再三埋怨。說道。你便外邊貪酒戀色。多虧隔壁西門大官人。兩次三番。顧睦你來家。你買分禮兒知謝知謝他。方不失了人情。那花子虛連忙買了四盒禮物。一罈酒。使小廝天福兒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收下。厚賞來人不題。有吳月娘便說。花家如何送你這分禮。西門慶道。此是花二哥。前日請我們在院中。與吳銀兒做生日醉了。被我攙扶了他來家。又見我常時院中勸他休過夜。早早來家。他娘子兒因此感不過我的情。想對花二哥說。買了此禮來謝我。那吳月娘聽了。與他打了箇問訊說道。我的哥哥。你自顧了你罷。又泥佛勸土佛。你也成日不着箇家。在于養女調婦。又勸人家漢子。又

道你莫不自受他這分禮。因問他帖兒上寫着誰的名字。若是他娘子的名字。今日寫我的帖兒請他娘子過來坐坐。他已只恁要來咱家走走哩。若是他男子漢名字。隨你請不請。我不管你。西門慶道。是花二哥名字。我明日請他便了。次日西門慶果然治盃請過這花子虛來。吃了一日酒歸家。李瓶兒說。你不要差了禮數。咱送了他一分禮。他左右還請你過去吃了一席酒。你改日另治一席酒請他。只當回席也是好處。光陰迅速。又早九月重陽令節。這花子虛假着節下。叫了兩箇妓者。具柬請西門慶過來賞菊。又邀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四人相陪。傳花擊鼓。懽樂飲酒。有詩為証。

烏兔循環似箭忙　人間佳節又重陽

千枝紅樹粧秋色　三徑黃花吐異香
不見登高烏帽客　還思捧酒綺羅娘
秀簾瑣闥私相覷　從此恩情兩不忘

當日眾人飲酒。到掌燈之後。西門慶忽下席來。外邊更衣解手。不防李瓶兒。正在遮槅子外邊站立偷覷。兩箇撞了箇滿懷。西門慶迴避不及。婦人走于西角門首。暗暗使丫鬟秀春。黑影裡走到西門慶根前。低聲說道。俺娘使我對西門爹說。少吃酒。早早回家。如今便打發我爹往院裡歇去。晚夕娘如此這般。要和西門爹說話哩。這西門慶聽了。懽喜不盡。小解回來。到席上連偷酒在懷。唱的左右彈唱遞酒。只是粧醉再不吃。看看到一更時分。那李瓶兒不住走來簾外窺覷。見西門慶坐在上面。只推

做打貼。那應伯爵謝希大。如同箇子釘在椅子上。正吃的箇定油兒自不起身。熬的祝日念孫寡嘴也去了。他兩箇還不動。把箇李瓶兒急的要不的。西門慶已是走出來。被花子虛再不放說道。今日小弟沒敬心。哥怎的白不肯坐。西門慶道。我本醉了吃不去。于是故意東倒西歪。教兩箇小厮扶歸家去了。應伯爵道。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吃了沒多酒就醉了。既是東家費心。難爲兩箇姐兒在此。拏大鍾來。咱每再週四五十輪散了罷。李瓶兒在簾外聽見。罵涎臉的囚根子不絕。暗暗使小厮天喜兒。請下花子虛來。分付說。你既要與這夥人吃。趁早與我院裡吃去。休要在家裡聒噪我。半夜三更熬油費火。我那裡耐煩。花子虛道。這咱晚我就和他們院裡去。也是來家不成。你休

再麻犯我是的。婦人道。你去我不麻犯便了。這花子虛得不的
這一聲。走來對衆人說。如此這般。我們往院裡去。應伯爵道。眞
箇嫂子有此話。休哄我。你再去問聲嫂子來。咱好起身。子虛道。
房下剛纔已是說了。教我明日來家。謝希大道。可是來。自吃應
花子這等韶刀。哥剛纔已是討了老脚來。咱去的也放心。于是
連兩箇唱的。都一齊起身進院。天福兒天喜兒跟花子虛等三
人。到後巷吳銀兒家。已是二更天氣。叫開門。吳銀兒已是睡下。
旋起來。堂中秉燭。迎接入裡面坐下。應伯爵道。你家孤老。今日
請俺們賞菊飲酒。吃的不割不截的。又邀了俺每進來。你這裡
有酒拏出俺每吃。且不說花子虛在院裡吃酒。单表西門慶推
醉到家。走到潘金蓮房裡。剛脫了衣裳。就往前邊花園裡去坐。

單等李瓶兒那邊請他。良久。只聽的那邊趕狗關門。少頃只見丫鬟迎春。黑影影裡扒着墻推叫猫。看見西門慶坐在亭子上。遞了話。這西門慶掇過一張卓櫈來踏着。暗暗扒過墻來。這邊已安下梯子。李瓶兒打發子虛去了。已是摘了冠兒。亂挽烏雲。素體濃粧。立于穿廊下。看見西門慶過來。歡喜無盡。迎接進房中。掌着燈燭。早已安排一卓齊齊整整酒餚果菜。小壺内滿貯香醪。婦人雙手高擎玉斝。迎春執壺遞酒。向西門慶深深道了萬福說道。一向感謝官人。官人又費心相謝。使奴家心下不安。今日奴自治了這杯淡酒。請官人過來。聊盡奴一點薄情。又撞着兩箇天殺的涎臉。只顧坐住了。急的奴要不的。剛纔吃我都打發他往院裡去了。西門慶道。只怕二哥還來家麼。婦人道。奴

已分付過夜不來了。兩箇小厮都跟去了，家裡再無一人。只是這兩箇丫頭，一箇馮媽媽看門首，是奴從小兒養娘，心腹人，前後門都已關閉了。西門慶聽了，心中甚喜。兩箇于是並肩疊股，交杯換盞，飲酒做一處。迎春旁邊斟酒，秀春往來拿菜兒。吃得酒濃時，錦帳中香薰鴛被，設放珊枕，兩個丫鬟擡開酒卓，拽上門去了。兩人上牀交歡。原來大人家有兩層窗寮，外面為窗，裡面為寮。婦人打發丫鬟出去，關上裡邊兩扇窗寮，房中掌着燈燭，外邊通看不見。這迎春丫鬟，今年已十七歲，頗知事體，見他兩個今夜偷期，悄悄向窗下，用頭上簪子，挺簽破窗寮上紙，往裡窺覷。端的二人怎樣交接，但見燈光影裡，鮫綃帳內，一來一往，一撞一冲。這一個玉臂忙搖，那一個金蓮高舉。這一個鶯聲

嚦嚦那一個燕語喃喃好似君瑞遇鶯娘尤若宋玉偷神女山盟海誓依稀耳中蝶戀蜂恣未肯即罷戰良久被番紅浪靈犀一點透酥胸鬪多時帳拘銀鈎眉黛兩彎垂玉臉那正是三次親唇情越厚一酥麻體與人偷這房中二人雲雨不料迎春在窓外聽看了個不亦樂乎聽見他二人說話西門慶問婦人多少青春李瓶兒道奴屬羊的今年二十三歲因問他大娘貴庚西門慶道房下屬龍的二十六歲了婦人道原來長奴三歲到明日買分禮物過去看看大娘只相不敢親近西門慶道房下自來好性兒不然我房裡怎生容得這許多人兒婦人又問你頭裡過這邊來他大娘知道不知倘或問你時你怎生回答西門慶道俺房下都在後邊第四層房子裡惟有我第五個小妾

潘氏在這前邊花園內獨自一所樓房居住他不敢管我婦人道他五娘貴庚多少西門慶道他與大房下都同年婦人道又好了若不嫌奴有玷奴就拜他五娘做個姐姐罷到明日討他大娘和五娘的脚樣兒來奴親自做兩雙鞋兒過去以表奴情婦人便向頭上關頂的金簪兒拔下兩根來遞與西門慶分付若在院裡休要叫花子虛看見西門慶道這理會得當下二人如膠如漆盤桓到五更時分窗外鷄鳴東方漸白西門慶恐怕子虛來家整衣而起婦人道你照前越墻而過兩個約定暗號兒但子虛不在家這邊使丫鬟立墻頭上暗暗以咳嗽爲號或先丢塊瓦兒見這邊無人方纔上墻叫他西門慶便用梯凳扒過墻來這邊早安下脚手接他兩個隔墻酧和竊玉偷香又不

由大門裡行走街坊隣舍怎得曉的牆地裡事有詩為証

吃食少添鹽醋　不是去處休去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西門慶天明依舊扒過墻來走到潘金蓮房裡金蓮還睡未起因問你昨日三不知又往那去了一夜不來家也不對奴說一聲兒西門慶道花二哥又使了小廝邀我往院裡去吃了半夜酒脫身纔走來家金蓮雖故信了還有幾分疑影在心中一日同孟玉樓飯後的時分在花園裡亭子上坐着做針指只見掠過一塊瓦兒來打在面前那孟玉樓低着納鞋沒看見這潘金蓮单单把眼四下觀瞧影影綽綽只見一個白臉在墻頭上探了探就下去了金蓮忙推玉樓指與他瞧說道三姐姐

你看這個是隔壁花家那大丫頭。不知上墻瞧花兒。看見俺們在這裡他就下去了。說畢也不就罷了。到晚夕西門慶自外赴席來家。進金蓮房中。金蓮與他接了衣裳。問他飯不吃茶也不吃趔趄着脚兒。只往前邊花園裡走的。這潘金蓮賊留心。暗暗看着他坐了好一回。只見先頭那丫頭在墻頭上打了個照面。這西門慶就躧着梯凳過墻去了。那邊李瓶兒入房中。兩個厮會。不必細說。這潘金蓮歸到房中。番來覆去。通一夜不曾睡。到天明。只見西門慶過來。推開房門。婦人一逕睡在牀上不理他。那西門慶先帶幾分愧色。挨近他牀邊坐下。婦人見他來。跳起來坐着。一手撮着他耳朵。罵道好負心的賊。你昨日端的那去來。把老娘氣了一夜。又說沒曾揸住你。你原來幹的那繭兒。我

已是曉的不耐煩了趂蘭實說從前已往隔壁花家那淫婦得手偷了幾遭一一說出來我便罷休但瞞着一字兒到明日你前脚兒但過那邊去了後脚我這邊就嚶喝起來教你負心的囚根子死無葬身之地你安下人標住他漢子在院裡過夜是裡要他老婆我教你吃不了包着走嗔道昨日大白日裡我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只見他家那大丫頭在墻那邊探頭舒腦的原來是那淫婦使的勾使鬼來勾你來了你還哄我老娘前日他家那忘八半夜叫了你往院裡去原來他家就是院裡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慌的粧矮子只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說道怪小油嘴兒禁聲些〻實不瞞你他如此這般問了你兩個的年紀到明日討了鞋樣去每人替你做雙鞋

兒要拜認你兩個做姐他情愿做妹子金蓮道我是不要那淫婦認甚哥哥姐姐的他要了人家漢子又來献小慇懃兒哄人家老公我老娘眼裡放不下砂子的人肯叫你在我根前弄了鬼兒去了說着一隻手把他褲子扯開只見他那話軟仃僵銀托子還帶上面問道你實說暁夕與那淫婦弄了幾遭西門慶道弄到有數兒的只一遭婦人道你指着你這旺跳的身子賭個誓一遭就弄的他恁軟如鼻涕濃如醬恰似風癱了的一般有些硬朗氣兒也是人心說着把托子一揪掛下來罵道沒羞的黄猫黑尾的強盜嗔道教我那裡沒尋原來把這行貨子悄地帶出和那淫婦合搗去了那西門慶便滿臉兒陪笑兒說道怪小淫婦兒麻犯人死了他再三教我稍了上覆來他到明

日過來與你磕頭還要替你做鞋昨日使丫頭替了吳家的樣子去了今日教我稍了這一對壽字簪兒送你于是除了帽子向頭上拔將下來遞與金蓮金蓮接在手內觀看却是兩根番紋低板石青填地金玲瓏壽字簪兒乃御前所製造宮裡出來的甚是奇巧金蓮滿心歡喜說道既是如此我不言語便了等你過那邊去我這裡與你兩個觀風教你兩個自在合搗你心下如何那西門慶喜歡的雙手摟抱着說道我的乖乖的兒正是如此不枉的養兒不在阿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我到明日梯已買一套粧花衣服謝你婦人道我不信那蜜口糖舌既要老娘替你二人週全要依我三件事西門慶道不拘幾件我都依婦人道頭一件不許你往走院裡去第二件要依我說話第

三件你過去和他睡了來家。就要告我說。一字不許你瞞我。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處。都依你便了。自此為始。西門慶過去睡了來。就告婦人說。李瓶兒怎的生得白淨。身軟如綿花瓜子一般。好風月。又善飲。俺兩個帳子裡放着菓盒。看牌飲酒。常頑耍半夜不睡。又向袖中取出一個物件的兒來。遞與金蓮瞧。道此是他老公公內府畫出來的。俺兩個點着燈。看着上面行事。金蓮接在手中。展開觀看。有詞為証。

內府衢花綾表。牙籤錦帶粧成。大青大綠細描金。鑲嵌十方乾淨。女賽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雙雙帳內慣交鋒。解名二十四。春意動閑情。

金蓮從前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就交與春梅。好生收我箱

子內早晚看着耍子。西門慶道、你看兩日、還交與我。此是人的愛物兒。我借了他來家瞧瞧、還與他。金蓮道、他的東西。如何到我家。我又不曾從他手裡要將來。就是也打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沒問他要我却借將來了。怪小奴才兒休作耍。因赶着奪那手卷。金蓮道。你若奪一奪兒。賭個手段。我就把他扯得稀爛。大家看不成。西門慶笑道。我也沒法了。隨你看畢了。與他罷麽。你還了他這個去。他還有個稀奇物件兒哩。到明日我要了來與你。金蓮道。我兒誰養的你恁乖。你拿了來。我方與你這手卷去。兩個嚛聒了一回。晚夕金蓮在房中香薰鴛被。款設銀燈。艷妝澡牝。與西門慶展開手卷。在錦帳之中。效于飛之樂。看官聽說。巫蠱魘昧之事。自古有之。觀其金蓮。自從教劉瞎子回背之後。

不上幾時，就生出許多枝節。使西門慶變嗔怒而爲寵愛，化幽辱而爲歡娛，再不敢制他、出三不信我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有詩爲証。

記得書齋乍會時，雲踪雨跡少人知。曉來鸞鳳栖雙枕，剔盡銀缸半吐輝。思往事，夢魂迷，今宵喜得效于飛。顛鸞倒鳳無窮樂，從此雙雙永不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迎奸赴會

眼意心期未即休　不堪拈弄玉搔頭
春回笑臉花含媚　淺感蛾眉柳帶愁
粉暈桃腮思伉儷　寒生蘭室盼綢繆
何如得遂相如志　不讓文君詠白頭

話說一日吳月娘心中不快。吳大娘子來看。月娘留他住兩日。正陪着在房中坐的。忽見小廝玳安抱進氈包來。說爹來家了。吳大妗子。便往李嬌兒房裡去了。少頃西門慶進來。脫了衣服坐下。小玉拿茶來也不吃。月娘見他面帶幾分憂色。便問你今日會茶來家忒早。西門慶道今該常時節會。他家沒地方。請了

俺們在門外五里原永福寺去耍子。有花大哥邀了應二哥。俺們四五個。往院裡鄭愛香兒家吃酒。正吃在熱鬧處。忽見幾個做公的進來。不由分說。把花二哥拿的去了。把衆人諕的吃了一驚。我便走到李桂姐家。躲了半日。不放心使人打聽。原來是花二哥內臣家。房族中花大花三花四。告家財。在東京開封府。遞了狀子。批下來着落本縣拿人。俺每纔放心。各人散歸家來。月娘聞言便道。正該。鎮日跟着這夥人喬神道。想着個家。只在外邊胡撞。今日只當丟出事來。纔是個了手。你如今還不心死。到明日不吃人爭鋒廝打。群到那裡。打個爛羊頭。你肯斷絕了這條路兒。正經家裡老婆。好言語說着你肯聽。只是院裡淫婦在你跟前。說句話兒。你到着人個驢耳朶聽他。正是人家說着

耳邊風。外人說着金字經。西門慶笑道。誰人敢七個頭八個膽
打我。月娘道。你這行貨子。只好家裡嘴頭子罷了。若上場見誰
的看出那嘴舌來了。正說着。只見玳安走來。說隔壁花二娘家
使了天福兒來。請爹過那邊去說話。這西門慶得不的一聲兒。
趔趄脚兒就往外走。月娘道。明日沒的教人扯你把。西門慶道。
切鄰間不妨事。我去到那裡看他有甚麽話說。當下走過花子
虛家來。李瓶兒使小廝請到後邊說話。只見婦人羅衫不整。粉
面慵粧。從房裡出來。臉諕的蠟查也似黃。跪着西門慶。再三哀
告道。大官人沒耐何。不看僧面看佛面。常言道。家有患難隣保
相助。因奴拙夫不聽人言。把着正經家事兒不理。只在外信着
人成日不着家。今日只當吃人暗筭。弄出這等事來。着緊這時

節方對小厮說將來教我尋人情救他我一個女婦人沒脚蟹那裡尋那人情去發狠起將來想着他恁不依他說拿到東京打的他爛爛的不虧只是難爲過世老公的名子奴沒奈何請將大官人來央及大官人把他不要題起罷千萬只看奴之薄面有人情好歹尋一個兒只休教他吃凌逼便了西門慶見婦人下禮連忙道嫂子請起來不妨今日我還不知因爲了甚勾當俺每都在鄭家吃酒只見幾個做公的人把哥拿的到東京去了婦人道正是一言難盡此是俺過世老公公連房大姪兒花大花三花四與俺家都是叔伯兄弟大哥喚做花子由三哥喚花子光第四個的叫花子華俺這個名花子虛却是老公公嫡親姪兒雖然老公公掙下這一分家財見俺這個兒不成

帑從廣東回來把東西只交付與我手裡收着着緊還打倘棍兒那別的越發打的不敢上前去年老公公死了這花大花三花四也於分了些牀帳家去了只見一分銀子兒沒曾得我便說多少與他些也罷了俺這個成日只在外邊胡幹把正經事兒通不理一理兒今日手暗不透風却教人弄下來了說畢放聲大哭西門慶道嫂子放心我只道是甚麼事來原來是房分中告家財事這個不打緊處既是嫂子分付哥的事兒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如哥的事一般隨問怎的我在下謹領婦人問道官人若肯下顧時又好了請問尋分上用多少禮兒奴好預備西門慶道也用不多聞得東京開封府楊府尹乃蔡太師門生蔡太師與我這四門親家楊提督都是當朝天子面前說得

話的人拿兩個分上齊對楊府尹說有個不依的不拘多大事情也了了如今倒是蔡太師用些禮物那提督楊爺與我舍下有親他肯受禮婦人便往房裡開箱子搬出六十定大元寶共計三千兩教西門慶收去尋人情上下使用西門慶道只消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許多婦人道多的大官人收去奴牀後邊有四口描金箱櫃蟒衣玉帶帽頂絛環提繫條脫值錢珍寶玩好之物亦發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裡奴用時取去趁早奴不思個防身之計信着他往後過不出好日子來眼見得三拳迭不得四手到明日沒的把這些東西兒吃大暗算奪了去坑閃得奴三不歸西門慶道只怕花二哥來家尋問怎了婦人道這個都是老公公在時梯巳交與奴收着的之物他一

字不知。大官人只顧收去。西門慶說道。既是嫂子恁說。我到家叫人來取。于是一直來家。與月娘商議。月娘說。銀子便用食盒叫小廝擡來。那箱籠東西。若從大門裡來。教兩邊街房看着不惹眼。必須如此如此。夜晚打墻上過來。方隱密些。西門慶聽言大喜。即令來旺兒玳安兒來興平安。四個小廝。兩架食盒。把三千兩金銀。先擡來家。然後到晚夕月上的時分。李瓶兒那邊同兩個丫鬟迎春秀春。放卓櫈把箱櫃挨到墻上。西門慶這邊止是月娘金蓮春梅。用梯子接着。墻頭上鋪苫氊條。一個個打發過來。都送到月娘房中去。你說有這等事。要得富。險上做。有詩爲証。

富貴自是福來投　利名還有利名憂

命裡有時終須有　命裡無時莫強求

西門慶收下他許多軟細金銀寶物。鄰舍街坊俱不得知道。連夜打點馱裝停當。求了他親家陳宅一封書。差家人上東京。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有日到了東京城內。交割楊提督書禮轉求內閣蔡太師柬帖。下與開封府楊府尹。這府尹名喚楊時。別號龜山。乃陝西弘農縣人氏。由癸未進士。陞太理寺卿。今推開封府裡。極是個清廉的官。况蔡太師是他舊時座主。楊戩又是當道時臣。如何不做分上。這裡西門慶又順星夜稍書。花子虛知道說人情都到了。等當官問你家財下落。只說都花費無存。止是房產庄田見在。恰說一日楊府尹陞廳。六房官吏俱都祇候。但見

為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懷惻隱之心。常有仁慈之念。爭田奪地。辨曲直而後施行。鬪毆相爭。審輕重方使决斷。閒則撫琴會客。也應分理民情。雖然京兆宰臣官。果是一邦民父母。

當日楊府尹陞廳。監中提出花子虛來。等一干人上廳跪下。審問他家財下落。那花子虛口口只說。自從老公公死了。發送念經。都花費了。止有宅舍兩所。庄田一處見在。其餘床帳家火物件。俱被族人分扯一空。楊府尹道。你每內官家財。無可稽考。得之易。失之易。既是花費無存。批仰清河縣委官。將花大監住宅二所。庄田一處。估價變賣。分給花子由等三人。回繳。子由等還要當廳跪稟。還要監追子虛。要別項銀兩下落。被楊府尹大怒。都喝下來。說道。你這廝少打。當初你那內相一死之時。你每

不告做甚麽來如今事情往又來騷擾費告我紙筆于是把花子虛一下兒也沒打批了一道公文押發清河縣前來估計庄宅不在話下早有西門慶家人來保打聽這消息星夜回來報知西門慶門慶聽的楊府尹見了分上放出花子虛來家滿心歡喜這裡李瓶兒請過西門慶去計議要教西門慶拿幾兩銀子買了所住的宅子罷到明日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西門慶歸家與吳月娘商議月娘道隨他當官估價賣多少你不可承攬要他這房子恐怕他漢子一時生起疑心來怎了這西門慶聽記在心那消幾日花子虛來家清河縣委下樂縣丞丈估計太監大宅一所坐落大街安慶坊值銀七百兩賣與王皇親爲業南門外庄田一處值銀六百五十五兩賣與守備周秀爲業

止有住居小宅。值銀五百四十兩，因在西門慶緊隔壁，沒人敢買。花子虛再三使人來說，西門慶只推沒銀子，延挨不肯上帳。縣中緊等要回文書，李瓶兒急了，暗暗使過馮媽媽來，對西門慶說，教拿他寄放的銀子兌五百四十兩買了罷。這西門慶方纔依允，當官交兌了銀兩，花大哥都畫了字，連夜做文書，回了上司，共該銀二千八百九十五兩，三人均分訖，花子虛打了一場官司出來，沒分的絲毫，把銀兩房舍庄田又沒了，兩箱內三千兩大元寶又不見踪影，心中甚是焦燥，因問李瓶兒查筭西門慶那邊使用銀兩下落，今剩下多少，還要湊着添買房子，反吃婦人整罵了四五日，罵道呸魍魎混沌，你成日放着正事兒不理，在外邊眠花臥柳，不着家，只當被人所筭，弄成圈套，拿在

牢裡使將人來對我說教我尋人情。奴是個女婦人家。大門邊兒也沒走。能走不能飛。那曉的甚麼。認的何人。那裡尋人情。渾身是鐵。打得多少釘兒。替你到處求爹爹告奶奶。甫能尋得人情。可惜不種下急流之中。誰人來管你。多虧了他隔壁西門慶。看日前相交之情。大冷天。刮的那黃風黑風。使了家下人往東京去。替你把事兒幹的停停當當的。你今日了畢官司出來。兩脚踏住平川地。得命思財。瘡好忘痛。來家還問老婆找起後帳兒來了。還說有也沒你過陰。有你寫來的帖子見在。沒你的手字兒。我擅自拿出你的銀子尋人情。抵盜與人便難了。花子虛道。可知是我的帖子來說。實指望還剩下些。明湊着買房子過日子。往後知數卷兒了。婦人道。呸濁才料。我不叫罵你的。你早有

緗好來，囫頭兒上下筭計，圈底兒下却筭計，千也說使多了，萬也說使多了，你那三千兩銀子，能到的那裡，蔡太師楊提督，好小食膓兒，不是恁大人情，囑的話，平白拿了你一塲，當官蒿條兒也沒曾打在你，這王八身上，好好放出來，教你在家裡恁說嘴，人家不属你管轄，不倒你甚麼着疼的親故，平白怎替你南上北下，走跳使錢救你，你來家該擺席酒兒，請過人來知謝人一知謝兒，還一掃帚掃的人光光的，問人找起後帳兒來了，幾句連搽帶駡，駡的子虛閉口無言，到次日西門慶使了玳安送了一分禮來，與子虛壓驚，子虛這裡安排了一席，叫了兩個妓者，請西門慶來知謝，就找着問他銀兩下落，依着西門慶這邊還找過幾百兩銀子與他，湊買房子，李瓶兒不肯，暗地使過馮

媽媽子過來對西門慶說休要來吃酒開送了一篇花帳與他只說銀子上下打點都使沒了花子虛不識時還使小厮再三邀請西門慶一徑躲的往院裡去了只回不在家花子虛氣的發昏只是跌腳看官聽說大抵只是婦人更變不與男子漢一心隨你咬折釘子般剛毅之夫也難防測其暗地之事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內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婦人壞了者為何皆由御之不得其道故也要之在乎夫唱婦隨容德相感緣分相投男慕乎女女慕乎男庶可以保其無咎稍有微嫌輒顯厭惡若似花子虛終日落魄飄風謾無紀律而欲其內人不生他意豈可得乎正是自意得其墊無風可動搖有詩為証

功業如將智力求　當年盜跖却封侯

行藏有義真堪羨　　好色無仁豈不羞
郎蕩貪淫西門子　　背夫水性女嬌流
了虛氣塞柔腸斷　　他日冥司必報仇

話休饒舌後來子虛只擯湊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買了獅子街一所房屋居住得了這口重氣剛搬到那裡不幸害了一塲傷寒從十一月初旬睡倒在牀上就不曾起來的對李瓶兒還請的大街坊胡太醫來看後來怕使錢只挨着一日兩兩日三挨到二十頭嗚呼哀哉斷氣身忘年二十四歲那手下的大小厮天喜兒從子虛病倒之時拐了五兩銀子走了無踪跡子虛一倒了頭李瓶兒就使了馮媽媽請了西門慶過去與他嘀議買棺入殮念經發送子虛到墳上埋葬那花大花三花四一般兒

男婦也都來吊孝送殯回來各都散了西門慶那日也教吳月
娘办了一張卓席與他山頭祭奠當日婦人轎子歸家也回了
一個靈位供養在房中雖是守靈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從子虛
在時就把兩個丫頭教西門慶要了子虛死後越發通家往還
一日正月初九日李瓶兒打聽是潘金蓮生日未曾過子虛五
七就買禮坐轎子穿白綾襖兒藍織金裙白苧布鬏髻珠子箍
兒來與金蓮做生日馮媽媽抱氈包天福兒跟轎進門就先與
月娘揷燭也磕了四個頭說道前日山頭多勞動大娘受餓又
多謝重禮拜了月娘又請李嬌兒孟玉樓拜見了然後潘金蓮
來到說道這個就是五娘又磕下頭一口一聲稱呼姐姐請受
奴一禮兒金蓮那裡肯受相讓了半日兩個還平磕了頭金蓮

又謝了他壽禮又有吳大娘子潘姥姥都一同見了李瓶兒便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往門外玉皇廟打醮去了一面讓坐下換茶來吃了良久只見孫雪娥走過來李瓶兒見他粧飾少次與衆人便去起身來問道此位是何人奴不知不曾請見的月娘道此是他姑娘哩這李瓶兒就要慌忙行禮月娘道不勞起動二娘只拜平拜兒罷于是二人彼此拜畢月娘就讓到房中換了衣裳分付丫鬟明間內放卓兒擺茶須臾圍爐添炭酒泛羊羔安排上酒來當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李瓶兒上坐月娘和李嬌兒主席孟玉樓和潘金蓮打横孫雪娥回厨下照管不敢久坐月娘見李瓶兒鍾鍾酒都不辭于是親自廵了一遍酒又令李嬌兒衆人各廵酒一遍頗嘲問他話兒便說道花

二娘搬的遠了。俺姊妹們離多會少。好不思想。二娘狠心。就不說來看俺們看兒。孟玉樓便道。二娘今日不是因與六姐做生日。還不來哩。李瓶兒道。好大娘三娘蒙眾娘擡舉。奴心裡也要來。一來熱孝在身。二者拙夫死了。家下沒人。昨日纔過了他五七。不是怕五娘怪。還不敢來。因問大娘貴降在幾時。月娘道。賤日早哩。潘金蓮接過來道。大娘生日八月十五。二娘好歹來走。李瓶兒道。不消說。一定都來。孟玉樓道。二娘今日與俺姊妹相伴一夜兒呵。不往家去罷了。李瓶兒道。奴可知也要和眾位娘敘些話兒。不瞞眾位娘說。小家兒人家。初搬到那裡。自從拙夫沒了。家下沒人。奴那房子後墻。緊靠着喬皇親花園。好不空。晚夕常有狐狸打磚掠瓦。奴又害怕。原是兩個小廝。那個大小

廝又走了。正是這個天福兒小廝看守前門後半截通空落落的倒虧了這個老馮是奴舊時人常來與奴漿洗些衣裳與丫頭做鞋脚累他月娘因問老馮多大年紀且是好個恩實媽媽兒高言兒也沒句兒李瓶兒道他今年五十六歲屬狗兒男兒花女沒有只靠說媒度日我這裡常管他些衣裳兒昨日拙夫死了叫過他來與奴做伴兒晚夕同丫頭一炕睡潘金蓮嘴快說道你又來既有老馮在家裡看家二娘在這過一夜兒也罷了左右那花爹沒了有誰管着你玉樓道二娘只依我教老馮回了轎子不去罷那李瓶兒只是笑不做聲說話中間酒過數巡潘姥姥先起身往前邊去了潘金蓮隨跟着他娘往房裡去了李瓶兒再三辭奴的酒勾了李嬌兒道花二娘怎的在他大

娘三娘手裡吃過酒。偏我逅酒二娘不肯吃。顯的有厚薄。于是拿大杯。只顧斟上。李瓶兒道。好二娘。奴委的吃不去了。豈敢做假。月娘道。二娘你吃過此杯。畧歇歇兒罷。那李瓶兒方纔接了。放在面前。只顧與衆人說話。孟玉樓見春梅立在傍邊。便問春梅。你娘在前邊做甚麼哩。你去連你娘潘姥姥快請來。你說大娘請來陪你花二娘吃酒哩。春梅去不多時。回來道。俺姥姥害身上疼。睡哩。俺娘在房裡勻臉。就來。月娘道。我倒也沒見你倒是個主人家。把客人丟下。三不知往房裡去了。俺姐兒一日臉不知勻多少遭數。要便走的勻臉去了。諸般都好。只是有這些孩子氣。正說着。只見潘金蓮上穿了。香色潞紬雁啣芦花樣。對衿襖兒。白綾竪領。粧花眉子。溜金蜂赶菊鈕扣兒。下着一尺寬

海馬潮雲羊皮金沿邉挑線裙子大紅段子白綾高底鞋粧花膝褲青寳石墜子珠子箍與孟玉樓一樣打扮惟月娘是大紅段子袄青素綾披袄沙綠紬裙頭上帶着䯼髻貂鼠卧兎兒玉樓在席上看見金蓮艷抹濃粧髮嘴邉撇着一根金壽字簪兒從外搖擺將來戲道五丫頭你好人兒今日是你個驢馬畜把客人丟在這裡你躲房裡去了你可成人養的那金蓮笑嘻嘻向他身上打了一下玉樓道好大胆的五丫頭你還來遞一鍾兒李瓶兒道奴在三娘手裡吃了好少酒兒巳却勾了金蓮道他的手裡是他手裡帳我也敢奉二娘一鍾兒于是揎起袖子滿斟一大杯遞與李瓶兒只顧放着不肯吃月娘陪吴大妗子從房裡出來看見金蓮陪着李瓶兒坐的問道他潘姥姥怎的

不來陪花二娘坐。金蓮道。俺媽害身上疼。在房裡搓着哩。叫他不肯來。月娘因看見金蓮鬓上。撇着那壽字簪兒。便問二娘。你與六姐這對壽字簪兒。是那裡打造的。倒且是好樣兒。到明日俺每人。照樣也配恁一對兒戴。李瓶兒道。大娘既要。奴還有幾兒到明日每位娘。都補奉上一對兒。此是過世老公公。宮裡御前作帶出來的。外邊那裡有這樣範。月娘道。奴取笑鬪二娘耍子。俺姊妹們人多。那裡有這些相送。衆女眷飲酒歡笑。看看日西時分。馮媽媽在後邊雪娥房裡。管待酒吃的。臉紅紅的出來。催逼李瓶兒起身。不起身。好打發轎子回去。月娘道。二娘不去罷。叫老馮回了轎子家去罷。李瓶兒只說家裡無人。改日再奉看列位娘。有日子住哩。孟玉樓道。二娘好執古。俺衆人就沒些

分上兒如今不打發轎子等住回他爹來少不的也要留二娘
自這說話逼迫的李瓶兒就把房門鑰匙遞與馮媽媽說道既
是他眾位娘再三留我顯的奴不識敬重分付轎子回去教他
明日來接罷你和小廝家仔細門戶又叫過馮媽媽附耳低言教
大丫頭迎春拿鑰匙開我牀房裡頭一個箱子小描金頭面匣
兒裡拿四對金壽字簪兒你明日早送來我要送四位娘那馮媽
媽得了話拜辭了月娘月娘道吃酒去馮媽媽道我剛纔在後
邊姑娘房裡酒飯都吃了明日老身早來罷一面千恩萬謝出
門不在話下少頃李瓶兒不肯吃酒月娘請到上房同大妗子
一處吃茶坐的忽見玳安小廝抱進氊包西門慶來家掀開簾
子進來說道花二娘在這裡慌的李瓶兒跐起身來兩個見了

禮坐下。月娘叫玉簫與西門慶接了衣裳。西門慶便對吳大妗子李瓶兒說道。今日會門外玉皇廟聖誕打醮。該我年例做會首。要不是過了午齋。我就來了。因與衆人在吳道官房裡筭帳七担八挪。纏到這咱晚。因問二娘今日不家去罷了。玉樓道。二娘這裡再三不肯。要去被俺衆姊妹強着留下。李瓶兒道。家裡沒人。奴不放心。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這兩日好不巡夜的甚緊。怕怎的。但有些風吹草動。拿我個帖送與周大人。點倒奉行。又道。二娘怎的冷清清坐着。用了些酒兒不曾。孟玉樓道。俺衆人再三奉勸二娘。二娘只是推不肯吃。西門慶道。你們不濟。等我奉勸二娘。二娘好小量兒。李瓶兒口裡雖說奴吃不去了。只不動身。一面分付丫鬟從新房中放卓兒。都是留下伺候西門慶的。

整下飯菜蔬細巧菓仁擺了一張桌子吳大妗子知局趔趄推不用酒因往李嬌兒那邊房裡去了當下李瓶兒上坐西門慶拿椅子關席吳月娘在炕上𨁝着炉壺兒孟玉樓潘金蓮兩邊打橫五人坐定把酒來斟也不用小鍾兒要大銀衢花鍾子你一杯我一盞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吃來吃去吃的婦人眉黛低橫秋波斜視正是兩朵桃花上臉來眉眼施開真色婦月娘見他二人吃的餳成一塊言頗涉邪有下上來往那邊房裡吳大妗坐去了由着他三個陪着吃到三更時分李瓶兒星眼乜斜身立不住拉金蓮往後邊淨手西門慶走到月娘這邊房裡亦東倒西歪問月娘打發他那裡歇月娘道他來與那個做生日就在那個兒房裡歇西門慶我在那裡歇宿月娘道

隨你那裡歇宿再不你也跟了他一處去歇罷西門慶笑道豈有此禮因叫小玉來脫衣我在這房裡睡了月娘道就別要汙邪休要惹我那沒好口的罵的出來你在這裡他大姈子那裡歇西門慶道罷罷我往孟三兒房裡歇去罷于是往玉樓房中歇了潘金蓮引着李瓶兒淨了手同往他前邊來晚夕和姥姥一處歇卧到次日起來臨鏡梳頭春梅與他討洗臉水打發他梳粧因見春梅伶变知是西門慶用過的丫鬟與了他一付金三事兒那春梅連忙就對金蓮說了金蓮謝了又謝說道又勞二娘賞賜他李瓶兒道不枉了五娘有福好個姐㚒早辰金蓮領着他同潘姥姥叫春梅開了花園門各處遊看了一遍李瓶兒看見他那邊墻頭開了個便門通着他那壁便問西門爹幾

時起盖這房子。金蓮道前者央陰陽看來。也只到這二月間興工動土。收起要盖把二娘那房子打開通做一處。前面盖山子捲棚。展一個大花園後面還盖三間翫花樓與奴這三間樓相連做一條邊這李瓶兒聽見在心兩人正說話只見月娘使了小玉來請後邊吃茶三人同來到上房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吳大妗子擺下茶等着哩眾人正吃點心茶湯只見馮媽媽驀地走來眾人讓他坐吃茶馮媽媽向袖中取出一方舊汗巾。包着四對金壽字簪兒遞與李瓶兒接過來先奉了一對與月娘然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每人都是一對月娘道多有破費二娘這個却使不得李瓶兒笑道好大娘甚麼罕希之物胡亂與娘們賞人便了月娘眾人拜謝了方纔各人插在頭上月

娘道只說二娘家門首就是燈市好不熱鬧到明日俺們看燈去就到往二娘府上望望休要推不在家李瓶兒道奴到那日奉請衆位娘金蓮道姐姐還不知奴打聽來這十五日是二娘生日月娘道今日說道若道二娘貴降的日子俺姊妹一個也不少來與二娘祝壽去李瓶兒笑道蝸居小舍娘們肯下降奴已定奉請不一時吃罷早飯擺上酒來飲酒看看留連到日西時分轎子來接李瓶兒告辭歸家衆姊妹款留不住臨出門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早起身出門與縣丞送行去了婦人千恩萬謝方纔上轎來家正是合歡核桃真堪笑裡許原來別有人畢竟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翫月樓　狎客幇嫖麗春院

日墜西山月出東　百年光景似飄蓬

點頭纔羨朱顏子　轉眼翻為白髮翁

易老韶華休浪度　掀天富貴等雲空

不如且討紅裙趣　依翠偎紅院宇中

話說光陰迅速。又早到正月十五日。西門慶這裡。先一日差小厮玳安。送了四盤羹菜。兩盤壽桃。一壜酒。一盤壽麵。一套織金重絹衣服。寫吳月娘名字。西門吳氏歛衽拜。送與李瓶兒做生日。李瓶兒纔起來梳粧。叫了玳安兒到臥房裡。說道前日打擾你大娘那裡。今日又教你大娘費心送禮來。玳安道。娘多上覆。

我爹上覆二娘不多些微禮與二娘賞人李瓶兒一面分付迎春外邊明間內放小卓兒擺了四盒茶食管待玳安臨出門與二錢銀子八寶兒一方閃色手帕到家多上覆你列位娘我這裡使老馮拿帖兒請去好歹明日都光降走走玳安磕頭出門兩個擡盒子的與一百文錢李瓶兒這裡隨即使老馮兒用請書盒兒拿着五個柬帖兒十五日請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又稍了一個帖暗暗請西門慶那日晚夕赴席月娘到次日留下孫雪娥看家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出門都穿着粧花錦綉衣服來興來安玳安畫童四個小厮跟隨着到獅子街燈市李瓶兒新買的房子門面四間到底三層臨街是樓儀門去兩邊廂房三間客座一間稍間過道穿進

去第三層。三間卧房。一間廚房。後邊落地緊靠着喬皇親花園。
李瓶兒知月娘衆人來看燈。臨街樓上設放圍屏卓席。懸掛許
多花燈。先迎接到客位內。見畢禮數。次讓入後邊明間內待茶。
房裡換衣裳。擺茶。俱不必細說。到午間。李瓶兒客位內設四張
卓席。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金釧兒。彈唱飲酒。凡酒過五巡。
食割三道。前邊樓上酒席。又請月娘衆人登樓看燈頑耍。樓簷
前掛着湘簾。懸着彩燈。吳月娘穿着大紅粧花通袖襖兒。嬌綠
段裙。貂鼠皮襖。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是白綾襖兒藍段裙。
李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頭上
珠翠堆盈。鳳釵半卸。鬓後挑着許多各色燈籠兒。搭伏定樓窓
往下觀看。見那燈市中。人烟湊集。十分熱鬧。當街搭數十座燈架。

四下圍列些諸門買賣。玩燈男女。花紅柳綠。車馬轟雷。鰲山聳漢。怎見好燈市。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雲霞映獨鶴朝天。金蓮燈。玉樓燈。見一片珠璣。荷花燈。芙蓉燈。散千團錦繡。繡毬燈。皎皎潔潔。雪花燈。拂拂紛紛。秀才燈。揖讓進止。存孔孟之遺風。媳婦燈。容德溫柔。効孟姜之節操。和尚燈。月明與柳翠相連。通判燈。鍾馗共小妹並坐。師婆燈。揮羽扇假降邪神。劉海燈。倒背金蟾。戲吞至寶。駱駝燈青獅燈。馱無價之奇珍。咆咆哮哮。猿猴燈白象燈。進連城之秘寶。頑頑耍耍。七手八脚螃蠏燈。倒戲清波。巨口大髯鮎魚燈。平吞綠藻。銀蛾鬬彩。雪柳爭輝。雙雙隨繡帶香毬。縷縷拂華旛翠幰。魚龍沙戲。七真五老献丹書。帛掛流

蘇。九夷八蠻來進寶。村裡社鼓。隊共喧闐。百戲貨郎。俱庄庄齊鬪巧。轉燈兒一來一往。吊燈兒或仰或垂。瑠璃瓶光單美女奇花。雲母障並瀛州閬苑。往東看。雕漆牀。螺鈿牀。金碧交輝。向西瞧。羊皮燈。掠彩燈。錦綉奪眼。北一帶都是古董玩器。南壁廂盡皆書畫甁爐。王孫爭看小欄下。蹴踘齊雲。仕女相携。高樓上妖嬈衒色。卦肆雲集。相幙星羅。講新春造化如何。定一世榮枯有准。又有那站高坡打談的。詞曲楊恭。到看這搧响鈸遊脚僧。演說三藏。賣元宵的高堆菓餡。粘梅花的齊插枯枝。剪春娥鬓邊斜插。鬧東風禱涼釵頭上飛金光耀日。圍屏畫石崇之錦帳。珠簾彩梅月之雙清。雖然覽不盡鰲山景也。應豊登快活年。

吳月娘看了一回。見樓下人亂。和李嬌兒各歸席上吃酒去了哩。惟有潘金蓮孟玉樓同兩個唱的。只顧搭伏着樓窗子。望下人觀看。那潘金蓮一徑把白綾襖袖子摟着。顯他遍地金掏袖兒。露出那十指春葱來。帶着六個金馬鐙戒指兒。探着半截身子。口中嗑瓜子兒。把嗑了的瓜子皮兒。都吐下來。落在人身上。和玉樓兩個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姐。你來看那家房簷底下掛了兩盞玉綉毬燈。一來一往。滾上滾下。且是到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來看這對門架子上。挑着一盞大魚燈。下面又有許多小魚鱉蝦蟹兒跟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孟玉樓。三姐姐。你看這首裡這個婆兒燈。那老兒燈。正看着。忽然被一陣風來。把個婆子兒燈下半截割了一個大窟窿。婦人看見笑不

了。引惹的那樓下看燈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擠匝不開。都壓躧躧兒。須臾哄圍了一圈人。内中有幾箇浮浪子弟。直指着談論。一個說道。已定是那公侯府位裡。出來的宅眷。一個又猜是貴戚皇孫家艷妾。來此看燈。不然。如何内家粧束。那一個說道。莫不是院中小娘兒。是那大人家。叫來這裡看燈彈唱。又一個走過來。便道。自我認的。你每都猜不着。你把他當唱的。把後面那四個。放到那裡。我告說。這兩個婦人。也不是小可人家的。他是閻羅大王的妻。五道將軍的妾。是咱縣門前開生藥鋪。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的婦女。你惹他怎的。想必跟他大娘子來這裡看燈。這個穿綠遍地金比甲的。我不認的。那穿大紅遍地金比甲兒。上帶着個翠面花兒的。倒好似賣炊餅武大郎的

娘子。大郎因爲在王婆茶房内捉姦。被大官踢中了死了。把他娶在家裡做了妾。後次他小叔武松東京回來告狀。悞打死了皂隸李外傳。被大官人墊發充軍去了。如今一二年不見出來。落的這等標致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多口過來。說道你們没要緊。指說他怎的。咱每散開罷。樓上吳月娘。見樓下人圍的多了。叫了金蓮玉樓歸席坐下。聽着兩個粉頭彈唱燈詞飲酒。坐了一回。月娘要起身。說道酒勾了。我和他二娘先行一步。留下他姊妹兩個。再坐一回兒。以盡二娘之情。今日他爹不在家。家裡無人。光丟着些丫頭們。我不放心。這李瓶兒那裡肯放。說道好大娘。奴没敬心也是的。今日大娘來。見没好生揀一節兒。大節間。燈兒也没點。飯兒也没上。就要家去。就是西門爹不在家中。

還有他姑娘們哩。怕怎的待月色上來的時候。奴送三位娘去。月娘道。二娘。不是這等說。我又不大十分用酒。留下他姊妹兩個。就同我這裡一般。李瓶兒道。大娘不用。二娘也不吃一鍾也沒這個道理。想奴前日在大娘府上。那等鍾鍾不辭。眾位娘竟不肯饒我。今日來到奴這湫窄之處。雖無甚物供獻。也盡奴一點勞心。于是拿大銀鍾。遞與李嬌兒。說道。二娘好歹吃一杯兒。大娘奴曉的吃不的了。不敢奉大杯。只奉小杯兒哩。于是滿斟遞與月娘。因說李嬌兒二娘。你用過此杯罷。兩個唱的月娘每人與了他二錢銀子。待的李嬌兒吃過酒。月娘起身。囑付玉樓金蓮。我兩個先起身。我去便使小厮拿燈籠來接你們。也就來罷。家裡沒人。玉樓應諾。李瓶兒送月娘李嬌兒到門首上轎去

了。歸到樓上陪玉樓金蓮飲酒。看看天晚。玉兔東生。樓上點起燈來。兩個唱的彈唱飲酒。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那日同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家中吃了飯。同往燈市裡遊玩。到了獅子街東口。西門慶因為月娘衆人今日都在李瓶兒家樓上吃酒。恐怕他兩個看見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燈。只到買紗燈的根前就回了。不想轉過灣來。撞遇孫寡嘴祝日念唱喏。說道連日不會哥。心中渴想見了應伯爵謝希大罵道。你兩個天殺的好人兒。你來和哥遊玩。就不說叫俺一聲兒。西門慶道。祝兄弟。你錯怪了他兩個。剛纔也是路上相遇。祝日念道。如今看了燈往那裡去。西門慶道。同衆位兄弟。到大酒樓上吃三杯兒。不是請衆兄弟。房下們。今日都往人家。吃酒去了。祝日念道。比是哥請俺每到

酒樓上。咱何不往裡邊。望望李桂姐去。只當大節間。往他拜拜
年去。混他混。前日俺兩個在他家。望着俺每。好不哭哩。說他從
臘裡不好到如今。大官人通影邊兒。不進裡面看他看見。俺每
便回說。只怕哥事忙。替哥擬過了。哥今日倒閑。俺每情願相伴
哥進去走走。西門慶因計掛着脫夕李瓶兒。還推辭道。今日我
還有小事不得去。明日罷。怎禁這夥人死拖活拽。于是同進去
院中。正是

柳底花陰壓路塵　一回遊賞一回新
不知買盡長安笑　活得蒼生幾户貧

西門慶同衆人到了李家。桂卿正打扮着在門首站立。一面迎
接入中堂。相見了。都道了萬福。祝日念高叫道。快請二媽出來。

還虧俺衆人今日請的大官人來了。少頃老虔婆扶拐而出。向西門慶見畢禮數。說道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如何一向不進來看看姐姐兒。想必別處另叙了新表子來。祝日念走來插口道。你老人家會猜筭。俺大官近日相絕色的表子。每日只在那裡閑走。不想你家桂姐兒。剛纔不是俺二人。在燈裡撞見拉他來。他還不來哩。嫣不信問孫天化就是了。因指着應伯爵謝希大說道。這兩個天殺的朋。和他都是一路神祇。老虔婆聽了。呷呷笑道。好應二哥。俺家沒惱着你。如何不在姐夫面前美言一句兒。雖故姐夫裡邊頭絮兒多。常言道好子弟不䦨一個粉頭。粉頭不接一個孤老。天下錢眼兒都一樣。不是老身誇口說。我家桂姐也不醜。姐夫自有眼。今也不消人說。孫寡嘴道。我是老

實說哥如今新叙的這個表子不是裡面的是外面的表子還把裡邊人合八教那西門慶聽了趕着孫寡嘴只顧打說道老媽你休聽這天灾人禍老油嘴弄殺人你孫寡嘴和衆人笑成一塊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三兩銀子來遞與桂姐大節間我請衆朋友桂卿哄道我不肯接遞與老媽老媽說道怎麽兒姐夫就笑話我家大節下拿不出酒菜兒管待列位老爹又教姐夫壞鈔拿出銀子顯的俺們院裡人家只是愛錢了應伯爵走過來說道老媽你依我收了只當正月裡頭二王子快倉快安排酒來俺每吃那虔婆說道這個理上却使不得一壁推辭一壁把銀子接的袖了深深道了個萬福說道謝姐夫的布施應伯爵道媽你且住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了一個子弟在院裡闞小

娘兒那一日作耍裝做貧子進去老媽見他衣服藍縷不理他坐了半日茶也不拿出來子弟說媽我肚飢有飯尋些些來我吃老媽道米囤也曬那討飯來子弟又道既沒飯有水拿些些來我洗洗臉罷老媽道少挑水錢連日沒送水來這子弟向袖中取出十兩一定銀子放在卓子上教買米顧水去慌的老媽沒口子道姐夫吃了臉洗飯洗了飯吃臉把眾人都笑了虔婆道你還是這等快取笑可可兒的來自古有恁說沒這事應伯爵道你拿耳朵我對你說大官人新近請了花二哥表子後巷兒吳銀兒了不要你家桂姐了今日不是我們纏了他來他還往你家來哩虔婆笑道我不信俺桂姐今日不是強口比吳銀兒好多着哩我家與姐夫是快刀兒割不斷的親戚姐夫是何等人

兒他眼裡見的多着緊處金子也估出個成色來說畢客位內放四把校椅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天化四人上坐西門慶對席老媽下去收拾酒菜去了半日李桂姐出來家常挽着一窩絲杭州攢金累絲釵翠梅花鈿兒珠子箍兒金籠墜子上穿白綾對衿襖兒粧花眉子綠遍地金掏袖下着紅羅裙子打扮的粉粧玉琢望下不當不正道了萬福與桂卿一邊一個打橫坐下少頃頂老彩漆方盤拿七盞來雪綻盤盞兒銀舌葉茶匙梅桂潑滷瓜仁泡茶甚是馨香美味桂卿桂姐每人遞了一盞陪着吃畢茶接下茶托去保兒上來打抹春臺纔待收拾擺放案酒忽見簾子外探頭舒腦有幾個穿藍縷衣者謂之架兒進來跪下手裡拿三四升瓜子兒大節間孝順大老爹西門慶只

認頭一個叫于春兒問你每那幾位在這裡于春道還有段綿紗青聶鉞在外邊伺候段綿紗進來看見應伯爵在裡說道應爹也在這裡連忙磕了頭西門慶起來分付收了他瓜子兒打開銀子包兒捏一兩一塊銀子掠在地下于春兒接了和眾人扒在地下磕了個頭說道謝爹賞賜往外飛跑有朝天子单道這架兒行藏為証

這家子打和那家子撮合他的本分少虛頭大一些兒不巧人騰挪遶院裡都踅過席面上幫閑把牙兒閑磕攘一回纔散火轉錢又不多歪斯纏怎麼他在虎口裡求津唾

西門慶打發架兒出門安排酒上來吃酒桂姐滿泛金杯雙垂紅袖餚烹異品菓獻時新倚翠偎紅花濃酒艷酒過兩巡桂卿

外與桂姐一個彈箏一個琵琶一個箏兩個彈着唱了一套霽景融和正唱在熱鬧處見三個穿青衣黃扳鞭者謂之圓社手裡捧着一個盒兒盛着一隻燒鵝提着兩瓶老酒大節間來孝順大官人貴人向前打了半跪西門慶平昔認的一個喚白禿子一個是小張閑那一個是羅回子因說道你每且外邊候候兒待俺每吃過酒踢三跑于是向卓上拾了四盤下飯一大壺酒一碟點心打發衆員社吃了整理氣毬齊備西門慶出來外面院子裡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來與兩個圓社踢一個揸頭一個對障抅踢拐打之間無不假喝彩奉承就有些不到處都快取過去了反來向西門慶面前討賞錢說桂姐的行頭比舊時越發踢熟了撇來的丢拐教小人每凑手脚不迭再過一

二年。這邊院中。似桂姊妹這行頭。就數一數二的。盖了群絕倫了。強如二條巷董官女兒數十倍。當下桂姐踢了兩跑下來。使的塵生眉畔。汗濕腮邊。氣喘吁吁。腰肢困乏。袖中取出春扇兒搖涼。與西門慶携手並觀。看桂卿與謝希大張小閒。踢行頭。白禿子。羅回子。在傍虛撮脚兒等。漏往來拾毛。亦有朝天子一詞。单道這踢圓的始末爲証。

在家中也閒。到處刮涎。生理全不幹。氣毬兒不離在身邉。每日街頭站。窮的又不趄。富貴他偏羨。從早辰只到晚。不得甚飽飡。轉不的大錢。他老婆常被人包占。

西門慶正看着衆人在院内。打雙陸。踢氣毬。飲酒。只見玳安騎馬來接。悄悄附耳低言。說道。大娘二娘家去了。花二娘敎小的

請爹早些過去哩。這西門慶聽了，瞞瞞呌玳安，把馬吊在後邊門首等着。于是酒也不吃，拉桂姐房中，只坐了沒去。一回兒就出來推淨手，于後門上馬，一溜烟走了。應伯爵使保兒去拉扯，西門慶只說我家裡有事，那裡肯回來。教玳安拿了一兩五錢銀子，打發三個圓社，李家恐怕他又往後巷吳銀兒家，使了鬟直跟至院門首方回。應伯爵等衆人還吃二更鼓纔散。正是㗐罵由他㗐罵，歡娛我且歡娛。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西門慶謀財娶婦　應伯爵喜慶追歡

傾城傾國莫相疑　巫水巫雲夢亦癡
紅粉情多銷駿骨　金蘭誼薄惜蛾眉
温柔鄉裡精神健　窈窕風前意態奇
村子不知春寂寂　千金此夕故踟躕

話說當日西門慶出離院門，玳安跟隨打馬，逕到獅子街李瓶兒家。門首下馬，見大門關的緊緊的，就知堂客轎子家去了。一面叫玳安問馮媽媽開門，西門慶進來。李瓶兒堂中秉燭花冠齊整，素服輕盈，正倚簾櫳口中磕瓜子兒。見西門慶來，忙輕移蓮步，款蹙湘裙，下堦迎接，笑道：你早來些兒，他三娘五娘還在

這裡。只剛纔轎子起身。往家裡去了。今日他大娘去的早。說你不在家。那裡去了。西門慶道。今日我和應二哥謝子純。早辰看燈。打你門首過去來。不想又撞見兩個朋友。都拉去院裡家走。撞到這咱晚。我又恐怕你這裡等候。小廝去時。教我推淨手打後門跑了。不然必吃他們掛住了。休想來的成。李瓶兒道。適間多謝官人重禮。他娘每又不肯坐。只說家裡沒人。教奴到沒意思的。于是重篩美酒。再設佳餚。堂中把花燈都點上。放下暖簾來。金爐添獸炭。寶篆爇龍涎。春臺上高堆異品。看杯中香醪滿泛。婦人遞與西門慶酒。磕下頭去。說道。拙夫已故。舉眼無親。今日此杯酒。只靠官人與奴作個主兒。休要嫌奴醜陋。奴情愿與官人鋪牀疊被。與衆位娘子作個姊妹。奴死也甘心。不知官人

心下如何。說着滿眼落淚。西門慶一壁接酒。一壁笑道。你請起來。既蒙你厚愛。我西門慶銘刻于心。待你孝服滿時。我自有處。不勞你費心。今日是你的好日子。咱每且吃酒。西門慶于是吃畢。亦滿斟了一杯。回奉婦人。安他上席坐下。馮媽媽单管厨下看菜兒。須臾拿麵上來吃。西門慶因問李瓶兒。今日是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在這裡。臨晚送他三娘五娘家中討花兒去了。西門慶坐席。左兩個在席上交杯換盞飲酒。迎春秀春兩個丫鬟在傍斟酒下菜伏侍。只見玳安上來。扒在地下。與李瓶兒磕頭拜壽。李瓶兒連忙起身。還了萬福。分付迎春。教老馮厨下看壽麵點心下飯。拿一壺酒與玳安吃。西門慶分付吃了。早些回馬家去罷。李瓶兒道。到家裡。你娘問。只休說你爹在這裡。玳安

道。小的知道。只說爹在裡邊過夜。明日早來接爹就是了。西門慶便點了點頭兒。當下把李瓶兒喜歡的要不的。說道。好個乖孩子。眼裡說話。即令迎春拿二錢銀子。節間叫買瓜子兒磕。明日你拿個樣兒來。我替你做雙好鞋兒穿。那玳安連忙磕頭說。小的怎麽敢。走到下邊。比了酒飯。帶馬出門。馮媽媽把大門上了拴。李瓶兒同西門慶猜枚吃了一回。又拿一副三十二扇。象牙牌兒。卓上鋪茜紅苫條。兩個燈下抹牌飲酒。吃一回。分付迎春房裡秉燭。原來花子虛死了。迎春秀春都已被西門慶要了。以此凡事不避他。教他收拾牀鋪。拿菓盒杯酒。又在牀上紫錦帳中。婦人露着粉般身子。西門慶香肩相並。玉體厮挨。兩個看牌。拿大鍾飲酒。因問西門慶。你那邊房子幾時收拾。西門慶道。

且待二月間興工動土，連你這邊一所，通身打開，與那邊花園取齊，前邊起蓋山子捲棚，花園耍子去處，還蓋三間玩花樓。婦人因指道：「奴這床後茶葉箱內，還藏着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蠟，兩罐子水銀，八十斤胡椒，你明日都般出來，替我賣了銀子，湊着你蓋房子使。你若不嫌奴醜陋，到家好歹對大娘說，奴情愿只要與娘們做個姊妹，隨問把我做第幾個的也罷。親親，奴捨不的你。」說着，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西門慶慌把汗巾兒替他抹拭，說道：「你的情意，我知道也。待你這邊孝服滿，我那邊房子蓋了纔好。不然娶你過去，沒有住房。」婦人道：「既有實心取奴家去，到明好歹把奴的房蓋的與他五娘在一處，奴捨不的他好個人兒。與後邊孟家三娘，見了奴且親熱。兩個天生的打

扮也不相兩個姊妹。只相一個娘兒生的一般。惟有他大姑侄兒不是好的。快眉眼裡掃人。西門慶道。俺吳家的這個拙荊。他到好性兒哩。不然手下怎生容得這些人。明日這邊與那邊。一様蓋三間樓。與你居住。安兩個角門兒出入。你心下何如。婦人道。我的哥哥。這等纔可奴之意。于是兩個顛鸞倒鳳。淫慾無度。狂到四更時分。方纔就寢。枕上並肩交股。直睡到次日飯時不起來。婦人且不梳頭。迎春拿進粥來。只陪着西門慶吃了上半盞粥兒。又拿酒來。二人又吃。原來李瓶兒好馬爬着。教西門慶坐在枕上。他倒插花。往來自動兩箇。正在美處。只見玳安兒外邊打門。騎馬來接。西門慶喚他在窓下問他話。玳安說。家中有三個川廣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許多細貨。要科兌與傳二叔。只

要一百兩銀子押合同。其餘八月中旬。找完銀子。大娘使小的
來請爹家去。理會此事。西門慶道。你沒說我在這裡。玳安道。小
的只說爹在裡邊桂姨家。沒說在這裡。西門慶道。你看不曉事。
教把傅二叔打發他便了。又來請我怎的。玳安道。傅二叔講來。
客人不肯。直等我爹去。方纔批合同。李瓶兒道。既是家中使了
孩子來請。買賣要緊。你不去。惹的他大娘不怪麼。西門慶道。你
不知賊蠻奴才行市。遲貨物沒處發脫。纔來上門脫與人。遲半
年三個月找銀子。若快時。他就張致了。滿清河縣。除了我家鋪
子大。發貨多。隨問多少時。不怕他不來尋我。婦人道。買賣不與
道路爲讐。只依奴到家。打發了再來也。往後日子多如柳葉兒
哩。西門慶于是依聽李瓶兒之言。慢慢起來。梳頭淨面。戴網巾。

穿衣服李瓶兒收拾飯與他吃西門慶一直帶着個眼紗騎馬
來家舖子裡有四五個客人等候秤貨兌銀批了合同打發去
了走到潘金蓮房中便問你昨日往那裡去來實說便罷不然
我就嚷的塵鄧鄧的西門慶道你們都在花家吃酒我和他每
燈市裡走了回來同往裡邊吃酒過一夜今日小廝接去我纔
來家金蓮道我知小廝去接那院裡有你那魂兒罷麼賊負心
你還哄我哩那淫婦昨日打發俺每來了弄神弄鬼的晚夕叫
了你去合搗了一夜合搗的了纔放來了玳安這賊囚根子久
慣兒牢成對着他大娘又一樣話兒對着我又是一樣話兒先
是他回馬來家他大娘又是問他你爹怎的不來家在誰家吃
酒哩他回話和應二叔衆人看了燈回來都在院裡李桂姐家

吃酒教我明早接去哩落後我叫了問他他笑不言誰問的急了纔說爹在獅子街花二娘那裡哩賊囚根他怎的就知我何你一心一計想必你叫他話來西門慶哄道我那裡教他于是隱瞞不住方纔把李瓶兒晚夕請我去到那裡與我遞酒說定過你每來了又哭哭啼啼告訴我說他沒人手後半截空晚夕害怕一心要教我娶他問巳時收拾這房子他還有些香蠟細貨也直幾百兩銀子教我會經紀替他打發銀子教我收攢着蓋房子上緊修蓋他要和你一處住與你做了姊妹恐怕你不肯婦人道我也不多着個影兒在這裡巴不的來總好我這裡也空落落的得他來與老娘做伴兒自古船多不碍港車多不碍路我不肯招他當初那個怎麼招我來攙奴甚麼分兒也怎

的倒只怕人心不似奴心。你還問聲大姐姐去。西門慶道。雖故是憑說他孝服還未滿哩。說畢。婦人與西門慶盡脫白綾襖袖子裡滑浪一聲。吊出個物件兒來。拿在手內。沉甸甸的紹彈子大。認了半日。竟不知甚麼東西。但見

原是番兵出產。逢人薦轉在京。身軀瘦小內玲瓏。得人輕借力。展轉作蟬鳴。解使佳人心胆。慣能助腎威風。號稱金面勇先鋒。戰降功第一。揚名勉子鈴。

婦人認了半日。問道。是甚麼東西兒。怎的把人半邊胳膊都麻了。西門慶笑道。這物件你就不知道了。名喚做勉鈴。南方勉甸國出產的。好的也值四五兩銀子。婦人道。此物使到那裡。西門慶道。先把他放入爐內。然後行事。妙不可言。婦人道。你與李瓶

兒也拿來西門慶于是把晚間之事從頭告訴一遍說得金蓮
淫心頓起兩個白日裡掩上房門解衣上牀交歡正是不知子
晉緣何事纔學吹簫便作仙話休饒舌一日西門慶會了經紀
把李瓶兒牀後茶葉箱內堆放的香蠟等物都秤了斤兩共賣
了三百八十兩銀子李瓶兒只留下一百八十兩盤纏其餘都
付與西門慶收了湊着蓋房便教陰陽擇用二月初八日興工
動土五百兩銀子委付大家人來招并主管賁四卸磚瓦木石
管工計帳這賁四名喚賁地傳年少生的浮浪囂虛百能百巧
原是內相勤兒出身因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滑流水被趕來初
時跟着人做兄弟兒來次後投入大人家做家人把人家奶子
拐出來做了渾家却在故衣做經紀琵琶簫管都會西門慶見

他這般本事常照顧他在生藥鋪中秤貨討中人錢使以此凢
大小事情少他不得當日賁地傳與來招督管各作匠人興工
先拆毀花家那邊舊房打開墻垣築起地脚盖起捲棚山子各
亭臺要子去處非止一日不必盡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
慶在家看管起盖花園約有一個月有餘却在三月上旬乃花
子虗百日李瓶兒預先請過西門慶去和他計議要把花子虗
靈燒了房子賣的賣不的你着人來看守你早把奴取過去罷
省的奴在這裡晚夕空落落的我害怕常有狐狸兒混的慌你
到家對大娘說只當可憐見奴的性命罷隨你把奴做第幾個
奴情愿伏侍你鋪牀叠被也無抱怨說着淚如雨下西門慶道
你休煩惱前日我把你這話到家對房下和潘五姐也說過了

直待與你把房盖得完那時你孝服將滿取你過門不遲李瓶兒道好好你既有眞心取奴先早把奴房攛掇盖了取過奴去到你家住一日死也甘心省的奴在這裡度日如年西門慶道你的話我知道了李瓶兒道再不的房子盖完我燒了靈搬在五姐那邉樓上住兩日等你盖了新房子搬移不遲你好歹到家和五姐說我還等你的話這三月初十日是他百日我好念經燒靈西門慶應諾與婦人歇了一夜到次日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了金蓮道可知好哩奴巴不的騰兩間房與他住只怕别人你還問聲大姐姐去我落得河水不碍船看大姐姐怎麼說這西門慶一直走到月娘房裡來月娘正梳頭西門慶把李瓶兒要嫁一節從頭至尾聽說一遍月娘道你不好取他的休

他頭一件孝服不滿第二件你當初和他男子漢相交第三件你又和他老婆有連手買了他房子收着他寄放的許多東西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我聞得人說他家房族中花大是個刁徒潑皮的人倘或一時有些聲口倒沒的惹虱子頭上撓奴說的是好話趙錢孫李你依不依隨你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走出前廳來自己坐在椅子上沉吟又不好回李瓶兒話又不好不去的尋思了半日還進入金蓮房裡來金蓮問道你到大姐姐房裡大姐姐怎麼說西門慶把月娘的說告訴了一遍金蓮道大姐不肯論他也說的是你又買了他房子又取他老婆當初又與他漢子相交了一世方纔好我又是一說既做朋友沒絲也有寸交官兒也看喬了西門慶道這個也罷了倒只

怕花大那厮沒圈子跳知道挾制他孝服不滿在中間鬼混怎
生計較我如今又不好回他的金蓮道呸有甚難處事我問你
今日回他去明日回他去西門慶道他教我今日回他聲去金
蓮道你今日到那裡恁對他說你說我到家對五姐說來他的
樓上堆着許多藥料你這家火去到那裡沒處堆放亦發再寬
待些時你這邊房子七八也待蓋了攛掇匠人早些裝修油漆
停當你這邊孝服也將滿那時取你過去却不齊備些強似搬
在五姐樓上葷不葷素不素擠在一處甚麼樣子管情他也罷
了西門慶聽言大喜那裡等的時分走到李瓶兒家婦人便問
你到家所言之事如何西門慶道五姐說來一發等收拾油漆
你新房子你搬去不遲如今他那邊樓上堆的破零三亂你這

些東西過去。那裡堆放。只有一件打攪。只怕你家大伯子。說你孝服不滿。如之柰何。婦人道。他不敢管我的事。休說各衣另飯。當官寫立分单。已倒斷開了的勾當。只我先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己。自古嫂兒不通問。大伯管不的我暗地裡事。我如今見過不的日子。他顧不的我。他若但放出個屁來。我教那賊花子。坐着死。不敢聽着死。大官人你放心。他不敢惹我。因問你這房子。也得幾時方收拾完備。西門慶道。我如今分付匠人。先替你盖出這三間樓來。及到油漆了。也到五月頭上。婦人道。我的哥哥。你上緊些。奴情愿等着到那時候也罷。說畢。丫鬟擺上酒。兩個歡娛飲酒過夜。西門慶自此沒三五日不來。俱不必細說。光陰迅速。西門慶家中。已盖了兩月房屋。三間玩花樓。裝修將完。只

少捲棚還未安條。一日五月蕤賓佳節。家家門揷艾葉。處處戶掛靈符。李瓶兒治了一席酒。請過西門慶來。一者解粽。二者商議過門之日。擇五月十五日。先請僧人念經燒靈。然後西門慶這邊擇取婦人過門。西門慶因問李瓶兒道。你燒靈那日。花大花三花四。請他不請。婦人道。我每人把個帖子。隨他來不來。當下計議已定。單等五月十五日。婦人請了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在家念經除靈。西門慶那日封了三錢銀子人情。與應伯爵做生日。早辰拿了五兩銀子。與玳安教他買辦鷄鵝鴨置酒。晚夕李瓶兒除服。却教平安畫童兩個跟馬。約午後時分。往應伯爵家來。那日在席前者。謝希大祝日念孫天化吳典恩雲離守。常時節。白來創。連新上會賁地傳十個朋友。一個不少。又叫了兩

個小優兒彈唱遞畢酒。上坐之時。西門慶叫過兩優兒。認的頭一個是吳銀兒兄弟。名喚吳惠。那一個不認的。跪下說道。小的是鄭愛香兒的哥。叫鄭奉。西門慶坐首席。每人賞二錢銀子。吃到日西時分。只見玳安拿馬來接。正上席來。向西門慶耳邊悄悄說道。娘請爹早些去罷。西門慶與了他個眼色。就往下走。被應伯爵叫住。問道。賊狗骨頭兒。你過來實說。若不實說。我把你小耳朵。揝過一邊來。你應爹一年有幾個生日。恁日頭半天裡。就拿馬來接了。你爹。往那裡去。端的誰使了你來。或者是你家中那娘。使了你來。或是裡邊十八子那裡。你若不說。過一百年也不對你爹說。替你這小狗禿兒娶老婆。那玳安只是說道。委的沒人使小的。小的恐怕夜緊。爹要起身。早拿馬來伺候。那應

伯爵奈何了他一回見不說便道你不說我明日打聽出來和你這小油嘴兒算帳于是又斟了一鍾酒拿了半碟點心與玳安下邊吃去良久西門慶下來東淨裡更衣叫玳安道到僻靜處問他話今日花家那有誰來玳安道花三往鄉裡去了花四家裡瞎眼都沒人來只有花大家兩口子來吃了一日齋飯他漢子先家去了只有他老婆臨去二娘叫到房裡去了與了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還與二娘磕了頭西門慶道他沒說甚麼玳安道他一字通沒敢題甚麼只說到明日二娘過來他三日要來爹家走走西門慶道他真個說此話來玳安道小的怎敢說謊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問齋供了畢不曾玳安道和尚老早就去了靈位也燒了二娘說請爹早些過去西門慶道

我知道了。你外邊看馬去。這玳安正徃外走。不想應伯爵在過道內聽猛可叫了一聲。把玳安諕了一跳。伯爵罵道。賊小狗骨頭兒。你不告我說。我就的也聽見了。原來你爹兒們。幹的好繭兒。西門慶道。恠狗才。休要唱揚。一地裡知道。伯爵道。你央及我央兒。我不說便了。于是走到席上。如此這般。對衆人說了一風。把西門慶拉着。說道。哥你可成個人。有這等事。就掛口不對兄弟們說聲兒。就是花大有些甚話說。哥只分付俺每一聲。等俺每和他說。不怕他不依。他若敢道個不是。俺每就與他結一個大肐膊。端的不知哥這親事成了不曾。哥一一告訴俺們。比來相交朋友做甚麽。哥若有使令俺們處。兒弟情願火裡火去。水裡水去。願不求同日生。只求各自死。弟兄每這等待你。哥你不

說個道理還只顧瞞着不說謝希大接過說道哥如若不說俺每明日唱揚的裡邊李桂姐吳銀兒那裡知道了大家都不好意思的西門慶笑道我教眾位得知罷親事已都定當了應伯爵問道取行禮過門還未定日子謝希大道哥到明日取嫂子過門俺每賀哥去哥好歹叫上四個唱的請俺每吃喜酒西門慶道這個不瞞說一定奉請列位兄弟祝日念道比時明日與哥慶喜不如咱如今替哥把一杯兒酒先慶了喜罷于是叫伯爵把酒謝希大執壺祝日念捧菜其餘都陪跪把兩個小優兒也叫來跪着彈唱一套十三腔喜遇吉日一連把西門慶灌了三四鍾酒祝日念道哥那日請俺每吃酒也不少了鄭奉吳惠他兩個因定下你二人好歹去鄭奉掩口道小的們已定早去

宅裡伺候須臾遞畢酒各歸席坐下又吃了一回看看天晚那西門慶那裡坐的住趕眼錯起身走了應伯爵還要攔門不放謝希大道應二哥你放哥去罷休要悞了他的事教嫂子見怪那西門慶得手上馬一直走了到了獅子街李瓶兒摘去孝鬏髻換了一身艷服堂中燈燭熒煌預備下一卓齊整酒餚上面獨獨安一張交椅讓西門慶上坐方打開一罈酒篩來丫鬟執壺李瓶兒滿斟一杯遞上去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今日拙夫靈已燒了蒙大官人不棄奴家得奉巾櫛之歡以遂于飛之願行畢禮起來西門慶下席來亦回遞婦人一杯方纔坐下因問今日花大兩口子沒說甚麼李瓶兒道奴午齋後叫進他到房中就說大官人這遑做親之事他滿口說好一句閑話也

無只說明日三日哩教他娘子兒來咱家走走奴與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兩口子喜懽的要不的臨出門謝了又謝西門慶道他既恁說我容他上門走走也不差甚麼但有一句閑話我不饒他李瓶兒道他就放辣騷奴也不放過他于是湯水嗄飯老媽厨下一齊拏上李瓶兒親自洗手剔甲做了些葱花羊肉一寸的匾食兒銀鑲鍾兒盛着南酒秀春斟了兩盃李瓶兒陪西門慶吃西門慶止吃了上半甌就把下半甌送與李瓶兒吃一徃一來迭連吃上幾甌真個是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李瓶兒因過門日子近了比常時益發喜懽得了不的臉上堆下笑來對西門慶道方纔你在應家吃酒奴已候得久了又恐怕你醉了叫玳安來請你早些歸來不知那邊可有人覺道麽西門慶

道又被應花子猜着逼勒小厮說了幾句鬧混了一塲諸弟兄要與我賀喜唤唱的做東道又齊攢的帮襯灌上我幾盃我趕眼錯就走出來還要攔阻又說好說歹放了我來李瓶兒就道他每放了你也還解趣哩西門慶看他醉態顛狂情眸眷戀一霎的不禁胡亂兩個口吐丁香臉偎仙杏李瓶兒把西門慶抱在懷裡叫道我的親哥你旣眞心要娶我可趂早些你又往來不便休丢我在這裡日夜懸望說畢翻來倒去攪做一團眞個是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有詩爲証

情濃胷緊湊　欵洽臂輕籠

賸把銀釭照　猶疑是夢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招贅蔣竹山

記得書齋乍會時　雲蹤雨跡少人知
曉來鸞鳳棲雙枕　剔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　夢魂迷　今宵幸得效于飛

話說五月二十日，帥府周守備生日，西門慶那日封五星分資，兩方手帕，打選衣帽齊整，騎着大白馬，四個小廝跟隨，往他家拜壽。席間也有夏提刑、張團練、荊千戶、賀千戶，一般武官兒飲酒，鼓樂迎接，搬演戲文。只是四個唱的遞酒。玳安接了衣裳回馬來家，到日西時分，又騎馬接去，走到西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問道：馮媽媽那裡去？馮媽媽道：你二娘使我來請你爹來顧銀

匠整理頭面完備今日拿盒送來請你爹那裡瞧去你二娘還和你爹說話哩玳安道俺爹今日都在守備府周老爹吃酒我如今接去你老人家回罷等我到那裡對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累你好歹說聲你二娘等着哩這玳安打馬逕到守備府衆官員正飲酒在熱鬧處玳安走到西門慶席前說道小的回馬家來時在街口撞遇馮媽媽二娘使了來說顧銀匠送了頭面來了請爹瞧去還要和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拿了些點心湯飯與玳安吃了就要起身那周守備那裡肯放攔門拿巨杯相勸西門慶道蒙大人見賜寧可飲一杯還有些小事不能盡情恕罪恕罪于是一飲而盡作辭周守備上馬逕到李瓶兒家婦人接着茶湯畢西門慶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明日來接玳安去

了李瓶兒叫迎春盒兒取出頭面來與西門慶過目黃烘烘火熖般一付好頭面收過去单等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四日准娶婦人滿心歡喜連忙安排酒來和西門慶暢飲開懷吃了一回使丫鬟房中搽抹凉蓆乾淨兩個在紗帳之中香焚蘭麝衾展鮫綃脫去衣裳並肩叠股飲酒調笑良久春色横眉淫心蕩漾西門慶先和婦人雲雨一回然後乘着酒興坐于牀上令婦人横躺於衽席之上與他品簫但見

紗帳香飄蘭麝　蛾眉輕把簫吹
雪白玉體透簾幃　禁不住魂飛魄颺
一點櫻桃小口　兩隻手賽柔荑
才郎情動囑奴知　不覺靈犀味美

西門慶于是醉中戲問婦人當初有你花子虛在時也和他幹此事不幹婦人道他逐日睡生夢死奴那裡耐煩和他幹這營生他每日只在外邊胡撞就來家奴等閒也不和他沾身況且老公公在時和他另在一間房睡着我還把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好不好對老公公說了要打白棍兒也不筭人甚麼材料兒奴與他這般頑耍可不砢硶殺奴罷了誰似冤家這般可奴之意就是醫奴的藥一般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兩個耍一回又幹了一回傍邊迎春伺候下一個小方盒都是各樣細巧果仁肉心鷄鵝腰掌梅桂菊花餅兒小金壺內滿泛瓊漿從黃昏掌上燈燭且幹且飲直耍到一更時分只聽外邊一片聲打的大門响使馮媽媽開門瞧去原來是玳安來了西門慶道我分

付明日來接我這咱晚又來做甚麼因叫進房來問他那小厮慌慌張張走到房門首西門慶與婦人睡着又不敢進來只在簾外說話說道姐姐姐夫都搬來了許多箱籠在家中大娘使我來請爹快去計較話哩這西門慶聽了只顧猶豫這咱晚端的有甚緣故須得到家瞧瞧連忙起來婦人打發穿上衣服做了一盞暖酒與他吃打馬一直來家只見後堂中秉着燈燭女兒女婿都來了堆着許多箱籠床帳家活先吃了一驚因問怎的這咱來家女婿陳經濟磕了頭哭說近日朝中俺楊老爺被科道官參論倒了　聖旨下來拿送南牢問罪門下親族用事人等都問擬枷號充軍昨日府中楊幹辦連夜奔走透報與父親知道父親慌了教兒子同大姐和些家活箱籠就且暫在爹

家中寄放躲避些時。他便起身往東京我姑娘那裡。打聽消息去了。待的事寧之日。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問你爹有書沒有。陳經濟道有書在此。向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拆開觀看。上面寫道。

眷生陳洪頓首書奉

大德西門親家見字。餘情不叙。茲因北虜犯邊搶過雄州地界。兵部王尚書不發人馬。失悞軍機。連累朝中楊老爺俱被科道官条劾太重。

聖旨惱怒。拿下南牢監禁。會同三法司審問。其門下親族用事人等。俱照例發邊衛充軍。生一聞消息。舉家驚惶。無處可投。先打發小兒令愛。隨身箱籠家活。暫借親家府上寄寓。生即上京。投在家姐夫張世廉處。打聽示下。待事務寧帖之日

同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誠恐縣中有甚聲色生令小兒另外具銀五百兩相煩親家費心處料容當叩報沒齒不忘燈下草草不宣

仲夏二十日洪再拜

西門慶看了慌了手腳教吳月娘安排酒飯管待女兒女婿就令家下人等打埽廳前東廂房三間與他兩口兒居住把箱籠細軟都收拾月娘上房來陳經濟取出他那五百兩銀子交與西門慶打點使用西門慶叫了吳主管來與了他五兩銀子教他連夜往縣中孔目房裡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邸報上面端的寫的是甚言語

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等一本懇乞宸斷亟誅誤國權奸以振本兵以消虜患事臣聞夷狄之禍自古有之周之玁狁漢

之匈奴唐之突厥迨及五代而契丹浸強及我　皇宋建國大遼縱橫中國者已非一日然未聞內無夷狄而外萌夷狄之患者諺云霜降而堂鐘鳴雨下而柱礎潤以類感類必然之理譬猶病夫至此腹心之疾已久元氣內消風邪外入四肢百骸無非受病雖盧扁莫之能救焉能久乎今天下之勢正猶病夫尫羸之極矣君猶元首也輔臣猶腹心也百官猶四肢也　陛下端拱於九重之上百官庶政各盡職于下元氣內充榮衛外扞則虜患何由而至哉今招夷虜之患者莫如崇政殿大學士蔡京者本以憸邪奸險之資濟以寡廉鮮恥之行讒諂面諛上不能輔君當道贊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愛元元徒以利祿自資希寵固位樹黨懷奸蒙蔽欺

君中傷善類忠士爲之解體四海爲之寒心聯翩朱紫萃聚一門邇者河湟失議主議伐遼内割三郡郭藥師之叛失陷卒致金虜背盟憑陵中夏此皆誤國之大者皆由京之不職也王黼貪庸無賴行比俳優蒙京汲引薦居政府未幾謬掌本兵惟事慕位苟安終無一籌可展邇者張達殘於太原爲之張皇失散今虜之犯内地則又挈妻子南下爲自全之計其誤國之罪可勝誅戮楊戩本以紈袴膏粱叨承祖廕憑藉寵靈典司兵柄濫膺閫外大姦似忠怯懦無比此三臣者皆朋黨固結内外萌蔽爲　陛下腹心之蠱者也數年以來招灾致異喪本傷元役重賦煩生民離散盜賊猖獗夷虜犯順天下之膏腴已盡國家之紀綱廢弛雖擢髮不足以數京等

之罪也。臣等待罪該科，備員諫職，徒以目擊奸臣誤國，而不為
皇上陳之，則上辜君父之恩，下負平生所學。伏乞
宸斷，將京等一干黨惡人犯，或下廷尉，以示薄罰；或寘極典，
以彰顯戮；或照例枷號；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天意可回，
人心暢快，國法已正，虜患自消。天下幸甚！臣民幸甚！奉
聖旨：蔡京姑留輔政，王黼、楊戩便拿送三法司，會問明白來說。
欽此欽遵。續該三法司會問過，并黨惡人犯王黼、楊戩，本兵
不職，縱虜深入，荼毒生民，損兵折將，失陷內地，律應處斬。手
下壞事家人、書辦、官掾、親黨董升、盧虎、楊盛、龐宣、韓宗仁、陳
洪、黃玉、賈廉、劉盛、趙弘道等，查出有名人犯，俱問擬枷號一
個月，滿日發邊衛充軍。

西門慶不看萬事皆休看了耳邊廂只聽颼的一聲魂魄不知往那裡去了就是驚損六葉連肝肺諕壞三毛七孔心即忙打點金銀寶玩馱裝停當把家人來保來旺叫到臥房中悄悄分付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攛頭口星夜上東京打聽消息不消到爾陳親家家爹下處但有不好聲色取巧打點停當速來回報只與了他二人二十兩盤纏絕早五更攛脚夫起程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通一夜不曾睡着到次日早分付來昭賁四把花園工程止住各項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將大門緊閉家下人無事亦不敢往外去隨分人叫着不許開西門慶只在房裡動彈走出來又走進去憂上加憂悶上添悶如熱地蚰蜒一般把娶李瓶兒的勾當丟在九霄雲外去了吳月娘見

他每日在房中愁眉不展面帶憂容便說道他陳親家那邊為事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平白焦愁些甚麼西門慶道你婦人知道些甚麼陳親家是我的親家女兒女婿兩個業障搬來咱家住着這是一件事平昔街坊鄰舍惱咱的極多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打着羊駒驢戰倘有小人指擻拔樹尋根你我身家不保正是關着門兒家裡坐禍從天上來這裡西門慶在家納悶不題且說李瓶兒等了一月兩日不見動靜一連使馮媽媽來了兩遍大門關得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等了半月沒一個人牙兒出來竟不知怎的看看到廿四日李瓶兒又使馮媽媽送頭面來就請西門慶過去說話叫門不開去在對過房簷下少頃只見玳安出來餵馬看見便問馮媽媽你來做甚

麽。馮媽媽說你二娘使我送頭面來。怎的不見動靜。請你爹過去說話哩。玳安道。俺爹連日有些小事兒不得閒。你老人家還拿回頭面去。等我飲馬回來。對俺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好哥哥我在這裡等着。你拿進頭面去。和你爹說去。你二娘那裡好不惱我哩。這玳安一面把馬拴下。走到裡邊。半日出來道。對俺爹說了。頭面爹收下了。教你上覆二娘。再待幾日兒我爹出來往二娘那裡說話。這馮媽媽一直走來回了婦人話。婦人又等了幾日。看看五月將盡。六月初旬時分。朝思暮盼。音信全無。夢攘魂勞。佳期間阻。正是

懶把蛾眉掃　羞將粉臉勻

滿懷幽恨積　憔悴玉精神

婦人盼不見西門慶來。每日茶飯頓減。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展轉躊躕。忽聽外邊打門。彷彿見西門慶來到。婦人迎門笑接。携手進房。問其爽約之情。各訴衷腸之話。綢繆繾綣。徹夜歡娛。鷄鳴天曉。頓抽身回去。婦人恍然驚覺。大呼一聲。精魂已失。慌了馮媽媽。進房來看視。婦人說道。西門慶他剛纔出去。你關上門不曾。馮媽媽道。娘子想得心迷了。那裡得大官人來。影兒也沒有。婦人自此夢境隨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來攝其精髓。漸漸形容黃瘦。飲食不進。卧牀不起。馮媽媽向婦人說。請了大街口蔣竹山來看。其人年小不上三十。生的五短身才。人物飄逸。極是個輕浮狂詐的人。請入卧室。婦人則霧鬢雲鬟。擁衾而卧。似不勝憂愁之狀。勉強茶湯已罷。丫鬟安放褥甸。竹山

就牀畔視脈息畢，因見婦人生有姿色，便開言說道：小人適診病源，娘子肝脈弦出寸口而洪大，厥陰脈出寸口久上魚際，主六慾七情所致，陰陽交爭，乍寒乍熱，似有鬱結于中而不遂之意也。似瘧非瘧，似寒非寒，白日則倦怠嗜卧，精神短少；夜晚神不守舍，夢與鬼交。若不早治，久而變為骨蒸之疾，必有屬纊之憂矣。可惜可惜！婦人道：有累先生俯賜良劑，奴好了重加酧謝。竹山道：小人無不用心，娘子若服了我的藥，必然貴体全安。說畢起身，這裡使藥金五星，使馮媽媽討將藥來。婦人晚間吃了他的藥下去，夜裡得睡，便不驚恐，漸漸飲食加添，起來梳頭走動。那消數日，精神復舊。一日安排了一席酒餚，備下三兩銀子，使馮媽媽請過竹山來相謝。這蔣竹山從與婦人看病之時，懷

覬覦之心。已非一日。于是一聞其請。即具服而往。延之中堂。婦人盛粧出見。道了萬福。茶湯兩換。請入房中。酒饌已陳。麝蘭香藹。小丫鬟綉春在傍。描金盤內。托出三兩白金。婦人高擎玉盞。向前施禮。說道前日奴家心中不好。蒙賜良劑。服之見效。今粗治了一杯水酒。請過先生來。知謝知謝。竹山道。此是小人分內之事。理當措置。何必計較。因見三兩謝禮。說道這個學生怎麼敢領。婦人道。些須微意。不成禮數。萬望先生笑納。辭讓了半日。竹山方纔收了。婦人遞酒。安了坐次。飲過三巡。竹山席間偷眼睃視婦人。粉粧玉琢。嬌艷驚人。先用言以挑之。因說道。小人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幾何。婦人道。奴虛度二十四歲。竹山道。又一件。似娘子這等妙年。生長深閨。處于富足。何事不遂。而前日有

此欝結不足之病。婦人聽了。微笑道。不瞞先生。奴因拙夫去世。家事蕭條。獨自一身。憂愁思慮。何得無病。竹山道。原來娘子夫主歿了多少時了。婦人道。拙夫從去歲十一月得傷寒病死了。今已八個月。來竹山道。曾吃誰的藥來。婦人道。大街上胡先生。竹山道。是那東街上劉太監房子住的胡鬼嘴兒。他又不是我太醫院出身。知道甚麼脉。娘子怎的請他。婦人道。也是因街坊上人薦舉請他來看。還是拙夫沒命。不干他事。竹山又道。娘子。也還有子女沒有。婦人道。兒女俱無。竹山道。可惜娘子。這般青春妙齡之際。獨自孀居。又無所出。何不尋其別進之路。甘為幽鬱。豈不生病。婦人道。奴近日也講着親事。早晚過門。竹山便道動問娘子。與何人作親。婦人道。是縣前開生藥鋪。西門大官人。

竹山聽了道。苦哉苦哉。娘子因何嫁他。小人常在他家看病。最知詳細。此人專在縣中。抱攬說事。舉放私債。家中挑販人口。家中不算丫頭大小。五六個老婆。着緊打倘棍兒。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領出賣了。就是打老婆的班頭。坑婦女的領袖。娘子早時對我說。不然進入他家。如飛蛾投火一般。坑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時悔之晚矣。况近日他親家那邊爲事。干連在家。躲避不出。房子盖的半落。不合的多丟下了。東京門下文書。坐落府縣拿人。到明日他盖這房子。多是入官抄沒的數兒。娘子沒來由嫁他則甚。一篇話。把婦人說的閉口無言。况且許多東西。丟在他家。尋思半晌。暗中跌脚。怪嗔道。一替兩替。請着他不來。原來他家中爲事哩。又見竹山語言活動。一團謙恭。奴明日若嫁得恁

樣個人也罷了。不知他有妻室沒有。因問道。既蒙先生指教。奴家感戴不淺。倘有甚相知人家親事。舉保來說。奴無有個不依之理。竹山乘機請問。不知要何等樣人家。小人打聽的實。好來這裡說。婦人道。人家倒也不論乎大小。只像先生這般人物的。這蔣竹山不聽便罷。聽了此言。喜歡的勢。不知有無。于是走下席來。雙膝跪在地下。告道不瞞娘子說。小人內爲失助。中饋乏人。鰥居已久。子息全無。倘蒙娘子垂憐見愛。肯結秦晉之緣。足稱平生之願。小人雖啣環結草。不敢有忘。婦人笑以手攜之說道。且請起。未審先生鰥居幾時。貴庚多少。既要做親。須得要個保山來說。方成禮數。竹山又跪下。哀告道。小人行年二十九歲。正月二十七日卯時建生。不幸去年荆妻已故。家緣貧乏。實出

寒微，今既蒙金諾之言，何用冰人之講。婦人聽言，笑道，你既無錢，我這裡有個媽媽，姓馮，拉他做個媒証，也不消你行聘，擇個吉日良辰，招你進來入門為贅。你意下若何。這蔣竹山連忙倒身下拜，娘子就如同小人重生父母，再長爹娘，宿世有緣，三生大幸矣。一面兩個在房中，各遞了一杯交歡盞，已成其親事。竹山飲至天晚回家。婦人這裡與馮媽媽商議說，西門慶家如此這般為事，吉凶難保，況且奴家這邊沒人，不好了一塲，險不喪了性命。為今之計，不如把這位先生，招他進來，過其日月，有何不可。到次日，就使馮媽媽通信過去，擇六月十八日，大好日期，把蔣竹山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過了三日，婦人湊了三百兩銀子，與竹山打開門面，兩間開店，煥然一新的。初時往人家

看病只是走。後來買了一疋驢兒騎着。在街上往來搖擺。不在話下。正是一窪死水全無浪。也有春風擺動時。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來保上東京幹事　　陳經濟花園管工

堪嘆人生毒似虵　　誰知天眼轉如車
去年妄取東隣物　　今日還歸北舍家
無義錢財湯潑雪　　倘來田地水推沙
若將奸狡爲活計　　恰似朝雲與暮霞

話分兩頭。不說蔣竹山在李瓶兒家招贅。单表來保來旺二人上東京打點。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饑餐渴飲。帶月披星。有日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投旅店安歇。到次日街前打聽。只聽見過路人風裡言風裡語。多交頭接耳。街談巷議。都說兵部王尚書。昨日會問明白。聖旨下來。秋後處决。止有楊提督名下。親屬

人等未曾拿完尚未定奪且待今日便有次弟這來保等二人把禮物打在身邊急來到蔡府門首舊時幹事來了兩遍道路久熟立在龍德街牌樓底下探聽府中消息少頃只見一個青衣人慌慌打太師府中出來往東去了來保認的是楊提督府裡親隨楊幹辦待要叫住問他一聲事情何如說家主不曾分付招惹他以此不言語放過了他去了遲了半日兩個走到府門前望着守門官深深唱了個喏動問一聲太師老爺在家不在那守門官道老爺不在家了朝中議事未回你問怎的來保又問道管家翟爺請出來小人見見有事禀白那官吏道管家翟叔也不在了跟出老爺去了來保道且住他不實說與我已定問我要些東西於是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那官吏接

了便問你要見老爺要見學士大爺老爺便是大管家翟謙稟
大爺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稟各有所掌况老爺朝中未回止
有學士大爺在家你有甚事我替你請出高管家來有甚事引
你稟見大爺也是一般這來保就借情道我是提督楊爺府中
有事稟見官吏聽了不敢怠慢進入府中良久只見高安出來
來保慌忙施禮遞上十兩銀子說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同楊幹
辦一路來見老爺討信因後邊吃飯來遲了一步不想他先來
見了所以不曾赶上高安接了禮物說道楊幹辦只剛纔去了
老爺還未散朝你且待待我引你再見見大爺罷一面把來保
領到第二層大廳傍邊另一座儀門進去坐北朝南三間敞廳
綠油欄杆朱紅牌額石青填地金字大書天子御筆欽賜學士

琴堂四字。原來蔡京兒子蔡攸。也是寵臣。見爲祥和殿學士。兼禮部尚書提點太一宮使。來保在門外伺候。高安先入說了。出來然後喚來保入見。當廳跪下。廳上垂着朱簾。蔡攸深衣軟巾。坐於堂上問道。是那裡來的。來保稟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家。陳洪的家人。同府中楊幹辦來。稟見老爺討信。不想楊幹辦先來見了。小人赶來後見。因向懷中取出揭帖。遞上。蔡攸見上面寫着白米五百石。叫來保近前說道。蔡老爺亦因言官論列。連日迴避。閣中之事。并昨日三法司會問。都是右相李爺秉筆。稱楊老爺的事。昨日內裡消息出來。　聖上寬恩。另有處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問罪。你還往到李爺那裡說去。來保只顧磕頭。道小的不認的李爺府中。望爺憐憫。俯就。看家楊老

爺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漢橋邊北高坡大門樓處問聲當朝
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名諱邦彥的你李爺誰是不
知道也罷我這裡還差個人同你去即令祗候官呈過一緘使
了圖書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見李老爺如此這般替他說那高
安承應下了同來保出了府門叫了來旺帶着禮物轉過龍德
街逕到天漢橋李邦彥門首正值邦彥朝散纔來家穿大紅縐
紗袍腰繫玉帶送出一位公卿上轎而去回到廳上門吏禀報
說學士蔡大爺差管家來見先叫高安進去說了回話然後喚
來保來旺進見跪在廳臺下高安就在傍邊遞了蔡攸封緘并
禮物揭帖來保下邊就把禮物呈上邦彥看了說道你蔡大爺
分上又是你楊老爺親我怎麼好受此禮物況你楊爺昨日聖

心回動已沒事但只是手下之人科道參語甚重已定問發幾個即令堂候官取過昨日科中送的那幾個名字與他瞧上寫着王黼名下書辦官董昇家人王廉班頭黄玉楊戩名下壞事書辦官盧虎幹辦楊盛府掾韓宗仁趙弘道班頭劉成親黨陳洪西門慶胡四等皆鷹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輩揆置本官倚勢害人貪殘無比積弊如山小民蹙額市肆爲之騷然乞勅下法司將一干人犯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或寘之典刑以正國法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來保等見了慌的只顧磕頭告道小人就是西門慶家人望老爺開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則個高安又替他跪禀一次邦彦見五百兩金銀只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擡書案過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

作賈慶一面收上禮物去邦彥打發來保等出來就拿回帖回蔡學士賞了高安來保來旺一封五十兩銀子來保路上作辭高管家回到客店收拾行李還了店錢星夜回到清河縣來早到家見西門慶把東京所幹的事從頭說了一遍西門慶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對月娘說早時使人去打點不然怎了正是這回西門慶性命有如落日已沉西嶺外却被扶桑喚出來於是一塊石頭方纔落地過了兩日門也不關了花園照舊還蓋漸漸出來街上走動一日玳安騎馬打獅子街所過看見李瓶見門首開個大生藥鋪裡邊堆着許多生熟藥材朱紅小櫃油漆牌面吊看幌子甚是熱鬧歸來告與西門慶說還不知招贅竹山一節只說二娘搭了個新夥計開了個生藥鋪西門慶聽

了。半信不信。一日七月中旬時分。金風淅淅。玉露冷冷。西門慶正騎馬街上走着。撞見應伯爵謝希大兩人。叫住。下馬唱喏。問道。哥一向怎的不見。兄弟到府上幾遍。見大門關着。又不敢叫。整悶了這幾日。端的哥在家做甚事。嫂子取過來不曾。也不請兄弟們吃酒。西門慶道。不好告訴的。因舍親家陳宅。那邊為些閒事。替他亂了幾日。親事另改了日期了。伯爵道。兄弟每不知哥吃驚。今日既撞遇哥。兄弟二人肯空放了。如今請哥同到裡邊吳銀姐那裡吃三杯。權當解悶。不由分說。把西門慶拉進院中來。玳安平安牽馬後邊跟着走。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短　思卿猶恨馬行遲
世財紅粉歌樓酒　誰為三般事不迷

當日西門慶被他二人拉到吳銀兒家吃了一日酒到日暮時

分已帶半酣纔放出來打馬正望家走到於東街口上撞見馮

媽媽從南來走得甚慌西門慶勒住馬問道你往那去馮媽媽

道二娘使我往門外寺裡魚籃會替過世二爹燒箱庫去來赶

進門來西門慶醉中道你二娘在家好麽我明日和他說話去

馮媽媽道尤得大人還問甚麽好也來把個見見成成做熟了

飯的親事兒吃人撥了鍋兒去了西門慶聽了失驚問道莫不

他嫁人去了馮媽媽道二娘那等使老身送過頭面往你家去

了幾遍不見你大門關着對大官兒說進去教你早動身你不

理今教別人成了你還說甚的西門慶問是誰馮媽媽悉把半

夜三更婦人被狐狸纏着染病着看看至死怎的請了大街上

任的蔣竹山來看。吃了他的藥。怎的好了。某日怎的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見今二娘拿出三百兩銀子與他開了生藥舖。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馬上。只是跌脚呌道苦哉。你嫁別人我也不惱。如何嫁那矮王八。他有甚麽起解。于是一直打馬來家。剛下馬進儀門。只見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并西門大姐。四個在前廳天井內。月下跳馬索兒耍子。見西門慶來家。月娘玉樓大姐三個。都往後走了。只有金蓮不去。且扶着庭柱兜鞋。被西門慶帶酒罵道。淫婦們閒的聲喚。平白跳甚麽百索兒。赶上金蓮踢了兩脚。走到後邉也不往月娘房中去脫衣裳。走在西廂稍間一間書房。要了舖盖。那裡宿歇。打丫頭罵小厮。只是沒好氣。衆婦人站在一處都甚是着

恐不知是那緣故吳月娘甚是埋怨金蓮你見他進門有酒了
兩三步扠開一邉便了還只顧在跟前笑成一塊且提鞋兒却
教他蝗虫螞蚱一例都罵着玉樓道罵我每也罷如何連大姐
也罵起淫婦來了沒槽道的行貨子金蓮接過來道這一家子
只我是好欺負的一般三個人在這裡只踢我一個兒那個偏
受用着甚麽也怎的月娘就惱了說道你頭裡何不教他連我
也踢不是你沒偏受用誰偏受用恁的賊不識高低貨我到不
言語你只顧嘴頭子嗶哩礴喇的那金蓮見月娘惱了便轉把
話兒來摭說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他不知那裡因着甚麽由頭
兒只拿我煞氣要便睜着眼望着我叫千也要打個臭死萬也
要打個臭死月娘道誰教你只要嘲他來他不打你却打狗不

成玉樓道大姐姐且叫了小厮來問他聲今日在誰家吃酒來早辰好好出去如何來家恁個腔兒不一時把玳安叫到根前問他端的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不實說教大小厮來吊拷你和平安兒每人都是十板子玳安道娘休打待小的實說了罷爹今日和應二叔每都在院裡吳家吃酒散的早了來在東街口上撞遇馮媽媽說花二娘等爹不去嫁了大街住的蔣太醫了爹一路上惱的要不的月娘道信那沒廉耻的歪淫婦浪着嫁了漢子來家拿人煞氣玳安道二娘沒嫁蔣太醫把他倒踏門招進去了如今二娘與了他本錢開了好不興的大藥舖我來家告爹說爹還不信孟玉樓道論起來男子漢死了多少時兒服也還未滿就嫁人使不得的月娘道如今年程論的甚麼

使的使不的。漢子孝服未滿。浪着嫁人的。纔一個兒淫婦成
和漢子。酒裡眠酒裡臥底人。他原守的甚麼貞節。看官聽說。月
娘這一句話。一棒打着兩個人。孟玉樓與潘金蓮都是再醮嫁
人。孝服都不曾滿。聽了此言。未免各人懷着慚愧歸房。不在話
下。正是不如意處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却說西門慶。當晚
在前邊。廂房睡了一夜。到次日把女婿陳經濟安他在花園中。
同賁四管工記帳。換下來昭來。教他看守大門。西門大姐。白日
裡便在後邊和月娘衆人一處吃酒。晚夕歸前邊廂房中歇。陳
經濟每日只在花園中管。非呼喚不敢進入中堂。飲食都是小
廝內裡拿出來吃。所以西門慶手下這幾房婦女。都不曾見面。
一日西門慶不在家。與提刑所賀千戶送行去了。月娘因陳經

濟搬來居住。一向管工辛苦。不曾安排一頓飯兒酧勞他酧勞。向孟玉樓李嬌兒說道。待要管。又說我多攬事。我待欲不管。又看不上。人家的孩兒在你家。每日起早睡晚。辛辛苦苦。替你家打勤勞兒。那個興心知慰他一知慰兒也怎的。玉樓道姐姐。你是個當家的人。你不上心誰上心。月娘於是分付廚下。安排了一卓酒餚點心。午間請經濟進來吃一頓飯。這陳經濟撇了工程。教賁四看管。逕到後邊。參見月娘作畢揖。旁邊坐下。小玉拿茶來吃了。安放卓兒。拿蔬菜案酒上來。月娘道姐夫每日管工辛苦。要請姐夫進來坐坐。白不得個閒。今日你爹不在家無事。治了一杯水酒。權與姐夫酧勞。經濟道兒子蒙爹娘擡舉。有甚勞甚的。這等費心。月娘遞了酒。經濟傍邊坐下。須臾饌餚齊上。月

娘陪着他吃了一回酒。月娘使小玉請大姑娘來這裡坐。小玉道。大姑娘使看手便來。少頃只聽房中抹的牌响。經濟便問誰人抹牌。月娘道。是大姐與玉簫丫頭弄牌。經濟道。你看没分曉。娘這裡呼喚不來。且在房中抹牌。不一時大姐掀簾子出來。與他女婿對面坐下。一同飲酒。月娘便問大姐。陳姐夫也會看牌也不會。大姐道。他也知道些香臭兒。當時月娘自知經濟是個志誠的女婿。却不道是小夥子兒。詩詞歌賦。雙陸象棋。折牌道字。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有西江月為証。

自幼乖滑伶俐。風流博浪牢成。愛穿鴨緑出爐銀。雙陸象棋幫襯。琵琶笙箏簫管。彈丸走馬員情。只有一件不堪聞。見了佳人是命。

月娘便道，旣是姐夫會看牌，何不進去咱同看一看。經濟道，娘和大姐看罷，兒子却不當。月娘道，姐夫至親間，怕怎的。一面進入房中，只見孟玉樓正在牀上鋪茜紅毡看牌，見經濟進來，抽身就要走。月娘道，姐夫又不是別人，見個禮兒罷。向經濟道，這是你三娘哩。那經濟慌忙躬身作揖，玉樓還了萬福。當下玉樓大姐三人同抹，經濟在傍邊觀看。抹了一回，大姐輸了下來，經濟上來又抹，玉樓出了個天地分，經濟出了恨點不到頭，吳月娘出了個四紅沉，八不就，雙三不搭兩么兒，和兒不出。左來右去配不着色頭。只見潘金蓮掀開簾子走進來，銀絲䯼髻上戴着一頭鮮花兒，仙掌體可，玉貌笑嘻嘻道，我說是誰，原來是陳姐夫在這裡。慌的陳經濟扭頸回頭，猛然一見，不覺心蕩目搖。

精魂已失正是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愛一旦遭逢

月娘道此是五娘姐夫也只見個長禮兒罷經濟忙向前深深作揖金蓮一面還了萬福月娘便道五姐你來看小雞兒倒把老鴉子來贏了這金蓮近前一手扶着牀護炕兒一隻手拈着白紗團扇兒在傍替月娘指點說道大姐姐這牌不是這等出了把雙三搭過來却不是天不同和牌還贏了陳姐夫和三姐姐衆人正抹牌在熱鬧處只見玳安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月娘連忙攛掇小玉送陳姐夫打角門出去了西門慶下馬進門先到前邊工上觀看了一遍然後踅到潘金蓮房中來金蓮慌忙接着與他脫了衣裳說道你今日送行去來的早西門慶道提刑所賀千戶新陞新平寨知寨合衛所相知都郊外送他來

拿帖兒來會我不好不去的金蓮道你沒酒教丫鬟看酒來你吃不一時放了卓兒飲酒菜蔬都擺在面前飲酒中間因說起後日花園捲棚上梁約有許多親朋都要來遞菓盒酒掛紅少不得叫廚子置酒管待說了一回天色已晚春梅掌燈歸房二人上牀宿歇西門慶因起早送行着了辛苦吃了幾杯酒就醉了倒下頭鼾睡如雷齁齁不醒那時正值七月二十頭天氣夜子有些餘熱這潘金蓮怎生睡得着忽聽碧紗帳內一派蚊雷不免赤着身子起身來執着燭滿帳照蚊照一個燒一個回首見西門仰臥枕上睡得正濃搖之不醒其腰間那話帶着托子纍垂偉長不覺淫心輒起放下燭臺用纖手捫弄弄了一回蹲下身去用口吮之吮來吮去西門慶醒了罵道怪小淫婦兒你

達達驕驪就搵混死了一面起來坐在枕上亦發叫他在下儘着吮咂又舂首翫之以暢其美正是惟底佳人風性重夜深偷弄紫鸞簫有致子雙關踏莎行詞為証

我愛他身體輕盈楚腰膩細行行一派笙歌沸黃昏人未掩朱扉潛身撞入紗厨內欵傍香肌輕憐玉體嘴到處臙脂記耳邊廂造就百般聲夜深不肯教人睡

婦人于是頑了有一頓飯時西門慶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叫春梅篩酒過來在牀前執壺而立將燭移在牀背板上教婦人馬爬在他面前那話隔山取火托入牝中令其自動在上飲酒取其快樂婦人罵道好個刀鑽的强盗從幾時新興出來的例兒怪剌剌教丫頭看答着甚麼張致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罷當

初你瓶夷和我常如此幹吽他家迎春在傍執壺斟酒到好耍子。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的甚麽瓶姨鳥姨題那淫婦則甚奴好心不得好報那淫婦等不的浪着漢子去了。你前日吃了酒。你來家一般的三個人在院子裡跳百索兒只拿我煞氣只踢我一個兒倒惹的人和我辨了回子嘴。想起來奴是好欺負的西門慶問道你與誰辨嘴來婦人道那日你便進來了上房的好不和我合氣說我在他根前頂嘴來罵我不識高低的貨。我想起來。爲甚麽養蝦蟇得水蠱兒病如今到教人惱我西門慶道不是我也不惱那日應二哥他們拉我到吳銀兒家。吃了酒出來。路上撞見馮媽媽子。如此這般告訴我把我氣了個立睜若蒙了別人我到罷了。那蔣太醫賊矮王八那花大怎不咬

下他下截來。他有甚麼起解。招他進去。與他本錢教他在我眼面前開鋪子。大剌剌做買賣。婦人道。戲你有臉兒還說哩。奴當初怎麼說來。先下米的先吃飯。你不聽。只顧求他問姐姐。常信人調丟了瓢。你做差了。你抱怨那個。西門慶被婦人這幾句話。冲得心頭一點火。無雲山半壁通紅。便道你由他。教那不賢良的淫婦說去。到明日休想我這裡理他。看官聽說。自古讒言罔行。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猶不能免。況朋友乎。饒吳月娘恁般賢淑的婦人。居于正室。西門慶聽金蓮衽席睥睨之間言。卒致于反目。其他可不愼哉。自是以後。西門慶與月娘尚氣。彼此覿面。都不說話。月娘隨他往那房裡去。也不管他。來遲去早。也不問他。或是他進房中取東取西。只教丫頭上前答應。也不

理他兩個都把心來冷淡了。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　後車到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　錯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潘金蓮自西門慶與月娘尚氣之後。見漢子偏聽。巳于是以爲得志。每日抖擻着精神。粧飾打扮。希寵市愛。因爲那日後邊會遇陳經濟一遍。見小夥兒生的乖猾伶俐。有心也要拘搭他。但只畏懼西門慶。不敢下手。只等的西門慶往那裡去。不在家便使了丫鬟叫進房中。與他茶水吃。常時兩個下棋做一處一日西門慶新盖捲棚上梁。親友掛紅慶賀。遞菓盒的也有許多各作人匠都有犒勞賞賜。大廳上管待官客。吃到晌午時分。人纔散了。西門慶看着收拾了家火。歸後邊睡去了。陳經濟走

來金蓮房中討茶吃金蓮正在牀上彈弄琵琶道前邊上梁吃了恁半日酒你就不曾吃了些甚麽還來我屋裡要茶吃經濟道兒子不瞞你老人家說從半夜起來亂了這一五更誰吃甚麽來婦人問道你爹在那裡經濟道爹後邊睡去了婦人道你既沒吃甚麽叫春梅揀粧裡拿我吃的那蒸酥菓餡餅兒來與你姐夫吃這小廝兒就在他炕卓兒擺着四楪小菜吃着點心因見婦人彈琵琶戲問道五娘你彈的甚曲兒怎不唱個兒我聽婦人笑道好陳姐夫奴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唱曲兒你聽我等你爹起來看我對你爹說不說那經濟笑嘻嘻慌忙跪下央及道望乞五娘可憐見兒子再不敢了那婦人笑起來了自此這小廝兒和這婦人日近日親或吃茶吃飯穿房入屋打牙

犯嘴。挨肩擦膀。通不忌憚。月娘托以兒輩。放這樣不老實的女婿在家。自家的事却看不見。正是只綉採花成釀蜜。不知辛苦為誰甜。

堪嘆西門慮未通　惹將桃李笑春風
滿牀錦被藏賊驢　三頓珍羞養大虫
愛物只圖夫婦好　貪財常把丈人坑
還有一件堪誇事　穿房入屋弄乾坤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草裡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花開不擇貧家地　月照山河處處明
世間只有人心歹　百事還教天養人
痴聾瘖瘂家豪富　伶俐聰明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載定　筭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起盖花園捲棚。約有半年光景。裝修油漆完備。前後煥然一新。慶房整吃了數日酒。俱不在話下。一日八月初旬天氣。與夏提刑做生日。在新買庄上擺酒。叫了四個唱的。一起樂工。雜耍步戲。西門慶從巳牌時分。打選衣帽齊整。四個小厮跟隨。騎馬去了。吳月娘在家。整置了酒餚細果。約同李嬌

兒。孟玉樓。孫雪娥。大姐。潘金蓮。衆人開了新花園門。閒中遊賞。翫看裡面花木庭臺。一望無際。端的好座花園。但見

正面丈五高。心紅漆綽屑。周圍二十板。砧炭乳口泥墻。當先一座門樓。四下幾多臺榭。假山真水。翠竹蒼松。高而不尖謂之臺。巍而不峻謂之榭。論四時賞翫。各有去處。春賞燕遊堂。檜栢爭鮮。夏賞臨溪館。荷蓮鬬彩。秋賞疊翠樓。黃菊迎霜。冬賞藏春閣。白梅積雪。剛見那嬌花籠淺徑。嫩柳拂雕欄。弄風楊柳縱蛾眉。帶雨海棠陪嫩臉。燕遊堂前。金燈花似開不開。藏春閣後。白銀杏半放不放。平野橋東。幾朵粉梅開卸。卧雲亭上。數株紫荊未吐。湖山側。纔綻金錢。寶檻邊。初生石笋。翩翻紫燕穿簾幙。嚦嚦黃鶯度翠陰。也有那月窓雪洞。也有那

水閣風亭。木香棚。與荼蘼架相連。千葉桃。與三春柳作對。也
有那紫丁香。玉馬櫻。金雀藤。黄刺薇。香茉莉。瑞仙花。捲棚前
後。松墻竹徑。曲水方池。映堦蕉棕。向日葵榴。遊魚藻内。驚人。
粉蝶花間對舞。正是芍藥展開菩薩面。荔枝擎出鬼王頭。
當下吳月娘。領着衆婦人。或携手遊芳徑之中。或鬪草坐香茵
之上。一個臨欄對景。戲將紅豆擲金鱗。一個伏檻觀花。笑把羅
紈驚粉蝶。月娘于是走在一個最高亭子上。名喚臥雲亭。和孟
玉樓李嬌兒下棊。潘金蓮和西門大姐孫雪娥。都在翫花樓望
下觀看。見樓前牡丹花畔。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又有
那耐寒君子竹。欺雪大夫松。端的四時有不卸之花。八節有長
春之景。觀之不足。看之有餘。不一時。擺上酒來。吳月娘居上。李

嬌兒對席兩邊孟玉樓孫雪蛾潘金蓮西門大姐各依序而坐。月娘道我忘了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玉前邊快請姑夫來。不一時經濟來到。頭上天青羅帽。身穿紫綾深衣。脚下粉頭皂靴。向前作揖。就在大姐根前坐下。傳杯換盞吃了一回酒。吳月娘還與李嬌兒西門大姐下棊。孫雪蛾與孟玉樓却上樓觀看。惟有金蓮且在山子前花池邊。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爲戲。不妨經濟悄悄在他身背後觀戲。說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兒。等我替你撲這蝴蝶兒。忽上忽下。心不定有些走滾。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瞅了他一眼。罵道賊短命人。聽着你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那陳經濟笑嘻嘻撲近他身來。摟他親嘴。被婦人順手只一推。把小廝兒推了一交。却不想玉樓在翫花樓遠遠

睃見。叫道。五姐。你走這裡來。我和你說話。金蓮方纔撇了經濟上樓去了。原來兩個蝴蝶也沒曾捉的住。到訂了燕約鶯期。則做了蜂鬚花嘴。正是狂蜂浪蝶有時見。飛入梨花沒處尋。經濟見婦人去了。默默歸房。心中怏怏不樂。口占折桂令一詞。以遣其悶。

我見他斜戴花枝。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前日相逢。今日相逢。似有情實未見情實。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本是不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既相逢。我又相思。

且不說吳月娘等。在花園中飲酒。单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庄子上吃了酒回來。打南厓子裡頭過。平昔在三厓兩巷行走

耍子。搗子每都認的。那時宋時謂之搗子。今時俗呼爲光棍是也。內中有兩個。一名草裡蛇魯華。一名過街鼠張勝。常被西門慶資助。乃鷄竊狗盜之徒。西門慶見他兩個。在那裡耍錢。勒住馬近前說話。二人連忙走至根前。打個半跪道。大官人這咱晚往那去來。西門慶道。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門外庄上請我每吃了酒來。我有一庄事。央煩你每。依我不依。二人道。大官人沒的說。小人平昔受恩甚多。如今使令小人之處。雖赴湯蹈火。萬死何辭。西門慶道。既是你二人恁說。明日來我家。我有話分付你。二人道。那裡等的到明日。你老人家。說與小人。罷端的有甚麼事。這西門慶附耳低言。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說了一遍。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這口氣便了。因在馬上摟

起衣底順袋中還有四五兩碎銀子都倒與二人便道你兩個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幹得停當還謝你二人魯華那肯接說道小人受你老人家恩還少哩我只道叫俺兩個往東洋大海裡拔蒼龍頭上角西華岳山中取猛虎口中牙便去不得這些小之事有何難哉這個銀兩小人斷不敢領受西門慶道你不收我也不央及你了教玳安拾了銀子打馬就走又被張勝攔住說魯華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你不收恰似咱每推托的一般一面接了銀子扒倒地下磕了個頭說道你老人家只顧家去坐着不消兩日管情穩拍拍教你笑一聲張勝道只望官府到明日把小人送與提刑所夏老爹那裡答應就勾了小人了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何消你說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果然

把張勝。送在夏提刑守備府。做了個親隨。此係後事。表過不題。那兩個搗子。得了銀子。依舊要錢去了。西門慶騎馬進門來家。已是日西時分。月娘等衆人聽見他進門。都往後邊去了。只有金蓮在捲簾內。看收家火。西門慶不往後邊去。逕到花園裡來。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火。便問我不在。你在這裡做甚麼來。金蓮笑道。俺每今日和大姐。開門看了看。誰知你來的恁早。西門慶道。今日夏大人費心。庄子上叫了四個唱的。四個搗倒小厮。只請了五位客到。我恐怕路遠來的早。婦人與他脫了衣裳。因說道。你沒酒。教丫頭看酒來你吃。西門慶分付春梅。把別的菜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篩一壺葡萄酒來我吃。坐在上面椅子上。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對衿衫兒。五

色綱紗眉子下着白碾光絹挑綫裙子裙邊大紅光素段子白綾高底羊皮金雲頭鞋兒頭上銀絲鬏髻金廂玉蟾宮折桂分心翠梅鈿兒雲鬢簪着許多花翠越顯出紅馥馥朱唇白膩膩粉臉不覺淫心輙起攙着他兩隻手兒摟抱在一處親嘴不一時春梅篩上酒來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頭的舌頭一片聲响婦人一面摟起裙子坐在身上噙酒哺在他口裡然後在卓上纖手拈了一個鮮蓮蓬子與他吃西門慶道澁剌剌的吃他做甚麼婦人道我的兒你就吊了造化了娘手裡拿的東西兒你不吃于是口中噙了一粒鮮核桃仁兒送與他纔罷了西門慶又要翫弄婦人的胸乳婦人一面摘下摽領子的金三事兒來用口咬着攤開羅衫露見美玉無瑕香馥馥的酥胸緊就

就的香乳。揣揣摸摸良久。用口犢之。彼此調笑曲盡于飛。西門慶乘着喜歡。向婦人道。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到明日教你笑一聲。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舖。到明日管情教他臉上開菓子舖出來。婦人便問怎麽緣故。西門慶悉把今日門外。撞遇魯華張勝二人之事。告訴了一遍。婦人笑道。你這個堕業的衆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業。又問這蔣太醫。不是常來咱家看病的。那蔣太醫。我見他且是謙恭禮體兒的。見了人把頭兒低着。可憐見兒的。你這等作做他。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他。你說他低着頭兒他專一看你的脚哩。婦人道。汗邪的油嘴。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脚。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哩。也是左近一個人家。請他看病。正是街上買了一尾魚。手提着。見那人請他。說我送了魚到

家就來。那人說家中有緊病。請師父就去罷。這蔣竹山一直跟到他家。病人在樓上。請他上樓。不想是個女人。不妝素體容粧。走在房來。舒手教他把脈。這廝手把着脈。想起他魚來。掛在簾鉤兒上。就忘記看脈。只顧且問嫂子。你下邊有猫兒也沒有。不想他男子漢在屋裡聽見了。走來採着毛。打了個臭死。藥錢也沒有與他。把衣服扯的稀爛。得手纔跑了。婦人道。可可兒的來。我不信一個文墨人兒。他幹這個營生。西門慶道。你看他迎面兒就悞了勾當。單愛外裝老成。內藏奸詐。兩個說笑了一回。不吃酒了。收拾了家火。歸房宿歇。不在話下。按下一頭。却說李瓶兒招贅了蔣竹山。約兩月光景。初時蔣竹山圖婦人喜歡。修合了些戲藥。部門前買了些甚麼景東人事。美女相思套之類。實

指望打動婦人心。不想婦人曾在西門慶手裡。狂風驟雨。都經過的。往往幹事不稱其意。漸漸頗生憎惡。反被婦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爛。都丟吊了。又說你本蝦鱔。腰裡無力。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家。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個中看不中吃。鑞鎗頭。死王八。罵的竹山。狗血噴了臉。被婦人半夜三更趕到前邊鋪子裡睡。于是一心只想西門慶。不許他進房中來。每日聒聒着筭帳。查筭本錢。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走在鋪子小櫃裡坐的。只見兩個人進來吃的浪浪蹌蹌。楞楞睜睜走在櫈子上坐下。先是一個問道。你這鋪中有狗黃沒有。竹山笑道。你要作戲。只有牛黃。那討狗黃。又問沒有狗黃。你有氷灰也罷。拿來我瞧瞧。我要買你幾兩。竹山道。生藥行只有氷片。是南海

波斯國地道出的那討氷灰來那一個說道你休問他量他纔開了幾日鋪子他那裡有這兩庄藥材咱往西門大官人鋪中買去了來那個說道過來咱與他說正經話罷蔣二哥你休推睡裡夢裡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問這位魯大哥借的那三十兩銀子本利也該許多今日問你要來了俺們纔進門就先問你要你在人家招贅了初開了這個鋪子恐怕喪了你行止顯的俺每陰隲了故此先把幾句風話來教你認範你不認範他這銀子你少不得還他竹山聽了諕了個立睜說道我並沒借他甚麼銀子那人道你沒借銀却問你討自古蒼蠅不鑽那沒縫的彈快休說此話蔣竹山道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素不相識如何來問我要銀子那人道蔣二哥你就差了自古於官不

貪賴債不當想着你當初不得地時串鈴兒賣膏藥也虧了這位魯大哥扶持你今日就到了這步田地來這個人道我便姓魯叫做魯華你某年借了我三十兩銀子發送妻小本利該我四十八兩銀子少不的還我竹山慌道我那裡借你銀子來就借了你銀子也有文書保人張勝道我就是保人因向袖中取出文書與他照了照把竹山氣的臉臘查也似黃了罵道好殺材狗男女你是那裡搗子走來赫詐我魯華聽了心中大怒隔着小櫃颼的一拳去早飛到竹山面門上就把鼻子打歪在半邊一面把架上藥材撒了一街竹山大罵好賊搗子你如何來搶奪我貨物只叫天福兒來幫助被魯華一脚踢過一邊那裡再敢上前張勝把竹山拖出小櫃來攔住魯華手勸道魯大哥

你多日子也就待了。再寬他兩日兒教他湊過與你便了。蔣二哥你怎麽說竹山道我幾時借他銀子來就是問你借的也等慢慢好講如何這等撒野。張勝道蔣二哥你這回吃了橄欖灰兒回過味來了。打了你一面口袋倒過蘸來了。你若好好早這般我教魯大哥饒讓你些利錢兒你便兩三限湊了還他纔是話你如何把硬話兒不認莫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那竹山聽了道氣殺我我和他見官去誰見他甚麽錢來張勝道你又吃了早酒了不隄防魯華又是一拳仰入又跌了一交險不倒栽入洋溝裡將髮散開巾幘都污濁了竹山大叫青天白日起來被保甲上來都一條繩子拴了李瓶兒在房中聽見外邊人攘走來簾下聽覷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氣了個立睜使出馮媽

媽來。把牌面幌子都收了。街上藥材。被人搶了許多。一面關閉了門戶。家中坐的。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即差人分付地方。明日早解提刑院這裡又拿帖子。對夏大人說了。次日早帶上人來。夏提刑陞廳看了。地方呈狀。叫上竹山去問道。你是蔣文蕙。如何借了魯華銀子不還。反行毀罵他其情可惡。竹山道。小的通不認得此人。並沒借他銀子。小人以理分說。他反不容亂行踢打。把小人貨物都搶了。夏提刑便叫魯華。你怎麽說。魯華道。他原借小的銀兩。發送妻喪。至今三年光景。延挨不還。小的。小的今日打聽他在人家招贅了。做了大買賣。問他理討。他倒百般辱駡小的。說小的搶奪他貨物。見有他借銀子的文書在此。這張勝便是保人。望爺查情。一面懷中取出文契。

遞上去。夏提刑展開觀看。上面寫着

立借契人蔣文蕙。係本縣醫生。爲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勝。借到魯名下白銀三十兩。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約至次年本利交還。如有欠少。時家值錢物件折准。恐後無憑。立此借契爲照者

夏提刑看了。拍案大怒。說道。可又來。見有保人文契。還這等抵賴。看這廝咬文嚼字模樣。就相個賴債的。喝令左右。選大板拿下去着實打。當下三四個人。不由分說。拖番竹山在地。痛責三十大板。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一面差兩個公人。拿着白牌。押蔣竹山到家。處三十兩銀子。交還魯華。不然帶回衙門收監。那蔣竹山。打的那兩隻腿剌八着。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

見問他要銀子。還與魯華。又被婦人噦在臉上罵道。沒羞的王八。你遞甚麼銀子在我手裡。問我要銀子。我早知你這王八砍了頭是個債樁。就瞎了眼也不嫁你。這中看不中吃的王八。那四個人聽見婦人屋裡攘罵。不住催逼叫道。蔣文蕙既沒銀子。不消只管挨遲了。趁早到衙門回話去罷。竹山一面出來安撫了公人。又去裡邊哀告婦人。直撅兒跪在地下。哭哭啼啼。說道你只當積陰隲。西山五台。齋僧布施。這三十兩銀子了。不與這一回去。我這爛屁股上怎禁的拷打。就是死罷了。婦人不得已那三十兩雪花銀子。與他當官交與魯華。扯碎了文書。方纔了事。這魯華張勝得了三十兩銀子。逕到西門慶家回話了。西門慶留在捲棚內。管待二人酒飯。把前事告訴一遍。西門慶滿心

大喜說二位出了我口氣足可以勾了魯華把三十兩銀子交
與西門慶門慶那裡肯收你二人收去買壺酒吃就是我酧謝
你了後頭還有事相煩二人臨起身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自行
耍錢去了正是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殢雨心却說蔣竹
山提刑院交了銀子出來歸到家中婦人那裡容他住說道你
還是那人家裡只當奴害了汗病把這三十兩銀子問你討了
藥吃了你趁早與我搬出去罷再遲些時連我這兩間房子尚
且不勾你還人這蔣竹山自知存身不住哭哭啼啼忍着兩腿
疼自去另尋房兒但是婦人本錢置買的貨物都留下把他原
舊的藥材藥碾藥篩箱籠之物即時催他搬去兩個就開交了
臨出門婦人還使馮媽媽舀了一錫盆水赶着潑去說道喜得

寃家離眼前當日打發了竹山出門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又打聽得他家中沒事心中甚是後悔每日茶飯慵飡蛾眉懶畫把門倚遍眼兒望穿白盼不見一個人兒來正是

枕上言猶在　于今恩愛淪
房中人不見　無語自消魂

不說婦人思想西門慶单表一日玳安騎馬打門首經過看見婦人大門關着藥舖不開靜落落的歸告訴與西門慶門慶道想必那矮王八打重了在屋裡膗哩會勝也得半個月出不來做買賣遂把這事情丟下了一日八月十五日是月娘生日家中有許多堂客來在大廳上坐西門慶因與月娘不說話一逕往夾院中李桂姐家坐的分付玳安早回馬去罷晚上來接我

旋遶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來打雙陸。那日桂卿也在家。姐兒兩個在傍陪侍勸酒。良久都出來院子內投壺頑耍。玳安約至日西時分。勸馬來接。西門慶正在後邊東淨裡出恭。見了玳安。問道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大廳上坐堂客都散了。家火都收了。止有大妗子與姑奶奶衆人。大娘邀的後邊坐去了。今日獅子街花二娘那裡使了老馮與大娘送生日禮來。四盤羹菓。兩盤壽桃麵。一疋尺頭。又與大娘做了一雙鞋。大娘與了老馮一錢銀子。說爹不在家了。也沒曾請去。西門慶因見玳安臉紅紅的。便問你那裡吃酒來。玳安道剛纔二娘使馮媽媽叫了小的去。與小的酒吃。我說不吃酒。強說着教小的吃了兩鍾。就臉紅起來。如今二娘到悔過來。對着小的好不哭哩。前日我告

爹說。爹還不信。從那日提刑所出來。就把蔣文蕙打發去了。二娘甚是後悔。一心還要嫁爹。比舊瘦了好些兒。央及小的好歹請爹過去。討爹示下。爹若吐了口兒。還教小的回他聲去。西門慶道。賊賤淫婦。既嫁漢子去罷了。又來纏我怎的。既是如此。我也不得閑去。你對他說。甚麼下茶下禮。揀個好日子。擡了那淫婦來罷。玳安道。小的知道了。他那裡還等着小的去回他話哩。教平安畫童兒這裡伺候。爹就是了。西門慶道。你去。我知道了。這玳安出了院門。一面走到李瓶兒那裡。回了婦人話。婦人滿心歡喜。說道。好哥哥。今日多有累你對爹說成就了。二娘此事。于是親自洗手剔甲。厨下整理菜蔬。管待玳安酒飯。說道。你二娘這裡沒人。明日好歹你來帮扶天福兒。看着人搬家火過去。

頓了五六付扛盤擡運四五日西門慶也不對吳月娘說都堆在新盖的翫花樓上擇了八月二十日一頂大轎一疋叚子紅四對燈籠派定玳安平安畫童來興四個跟轎約後晌時分方娶婦人過門婦人打發了兩個丫鬟教馮媽媽領着先來了等的回去方纔上轎把房子交與馮媽媽天福兒看守西門慶那日不往那去在家新捲棚內深衣幅巾坐的单等婦人進門婦人轎子落在大門首半日沒個人出去迎接孟玉樓走來上房對月娘說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是在門首你不去迎接迎接兒惹的他爹不怪他爺在捲棚內坐着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沒個人出去怎麼好進來的這吳月娘欲待出去接他心中惱又不下氣欲待不出去又怕西門慶性子不是好的沉吟了

一回于是輕移蓮步款蹙湘裙出來迎接婦人抱着寶瓶逕往他那邊新房裡去了迎春綉春兩個丫鬟又早在房中鋪陳停當單等西門慶晚夕進房不想西門慶正因舊惱在心不進他房去到次日教他出來後邊月娘房裡見面分其大小排行他是六娘一般三日擺大酒席請堂客會親吃酒只是不往他房裡去頭一日晚夕先在潘金蓮房中睡金蓮道他是個新人兒纔來了頭一日你就空了他房西門慶道你不知淫婦有些眼裡火等我奈何他兩日慢慢進去到了三日打發堂客散了西門慶又不進入他房中往後邊孟玉樓房裡歇去了這婦人見漢子一連三夜不進他房來到半夜打發兩個丫鬟睡了飽哭了一場可憐走在牀上用脚帶吊頸懸梁自縊正是連理未諧

鴛帳底寃魂先到九重泉兩個丫鬟睡了一覺醒來見燈光昏暗起來剔燈猛見牀上婦人吊着諕慌了手脚走出隔壁叫春梅說俺娘上吊哩慌的金蓮起來這邊看視見婦人穿着一身大紅衣服直挺挺吊在牀上連忙和春梅把脚帶割斷解救下來撅了半日吐了一口精涎方纔甦醒即叫春梅後邊快請你爹來西門慶正在玉樓房中吃酒還未睡哩先是玉樓勸西門慶說道你要將他來一連三日不往他房裡去惹他心中不歹麽恰似俺每把這庄事放在頭裡一般頭上末下就讓不得這一夜見西門慶道待過三日兒我去你不知道淫婦有些吃着碗裡看着鍋裡想起來你惱不過我來曾你漢子死了相交到如今甚麽話兒沒告訴我臨了招進蔣太醫去了我不如那厮

今日却怎的又尋將我來。玉樓道。你惱的是他也吃人念了。正說話間。忽聽一片聲打儀門。玉樓使蘭香問。說是春梅來請爹。六娘在房裡上吊哩。慌的玉樓攛掇西門慶不迭。便道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走。你不依只當弄出事來。于是打着燈籠。走來前邊看覷。落後吳月娘李嬌兒聽見。都起來。到他房中。見金蓮摟着他坐的。說道五姐。你灌了他些姜湯兒沒有。金蓮道。我救下來時。就灌了些來了。那婦人只顧喉中哽咽了一回。方哭出聲。月娘衆人。一塊石頭纔落地。好好安撫他歇下。各歸房歇息。次日晌午前後。李瓶兒纔吃些粥湯兒。正是身如五鼓啣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灯。西門慶向李嬌兒衆人說道。你每休信那淫婦。裝死兒諕人。我手裡放不過他。到晚夕等我進房裡去。親看

着他上個吊兒我瞧方信不然吃我一頓好馬鞭子賊淫婦不知把我當誰哩衆人見他這般說都替李瓶兒捏兩把汗到晚夕見西門慶袖着馬鞭子進他房中去了玉樓金蓮分付春梅把門閉了不許一個人來都立在角門兒外悄悄聽覷看裡面怎的動靜且說西門慶見婦人在牀上倒胸着身子哭泣見他進去不起身心中就有幾分不悅先把兩個丫頭都赶去空房裡住了西門慶走來椅子上坐下指着婦人罵道淫婦你既然虧心何消來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王八過去便了誰請你來我又不曾把人坑了你甚麼緣何流那毯尿怎的我自來不曾見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個吊兒我瞧于是拿一繩子丟在他面前叫婦人上吊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說的話來說西門慶

打老婆的班頭降婦女的領袖思量我那世裡晦氣今日大睜眼又撞入火坑裡來了越發煩惱痛哭起來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教他下牀來脫了衣裳跪着婦人只顧延挨不脫被西門慶拖番在牀地平上袖中取出鞭子來抽了幾鞭子婦人方纔脫去上下衣裳戰競競跪在地平上西門慶坐着從頭至尾問婦人我那等對你說過教你畧等等兒我家中有些事兒如何不依我我慌忙就嫁了蔣太醫那廝你嫁了別人我倒也不惱那矮王八有甚麼起解你把他倒踏進門去拿本錢與他開鋪子在我眼皮子根前開鋪子要撑我的買賣婦人道奴不說的悔也是遲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見來把奴想的心斜了後邊喬皇親花園裡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變做你來攝奴精

髓到天明雞叫時分就去了你不信只問老馮和兩個丫頭便知端的後來把奴攝的看看至死不久身亡纔請這蔣太醫來看恰吊在麵糊盆內一般乞那廝局騙了說你家中有事上東京去了奴不得已纔幹下這條路誰知這廝砍了頭是個債樁被人打上門來經官動府奴忍氣吞聲丟了幾兩銀子吃奴即時攆出去了西門慶道說你教他寫狀子告我收着你許多東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來了婦人道你麼可是沒的說奴那裡有這個話就把身子爛化了西門慶道就筭有如此我也不怕你道說你有錢快轉換漢子我手裡容你不得我實對你說罷了前者打太醫那兩個人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行計教那廝疾走無門若稍用機關也要連你掛了到

官。弄到一個田地。婦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計兒。還是你可憐見奴。若弄到那無人烟之處。就是死罷了。看看說的西門慶怒氣消下些來了。又問道。淫婦。你過來。我問你。我比蔣太醫那廝誰強。婦人道。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個天。他是塊磚。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說你仗義疎財。敲金擊玉。伶牙俐齒。穿羅着錦。行三坐五。這等爲人上之人。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幾百年。還沒曾看見哩。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自這一句話。把西門慶歡喜無盡。卽丢了鞭子。用手把婦人拉將起來。穿上衣裳。摟在懷裡。說道。我的兒。你說的是。果然這廝他見甚麽碟兒天來大。卽叫春梅快放卓兒。後邊快取酒菜兒來。正是

東邊日頭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孟玉樓義勸吳月娘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

在世為人保七旬　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有悔　浮華過眼恐非真
貧窮富貴天之命　得失榮華隙里塵
不如且放開懷樂　莫使蒼然兩鬢侵

話說西門慶在房中。被李瓶兒幾句柔情軟話。感觸的回嗔作喜。拉他起來穿上衣裳。兩個相摟相抱。極盡綢繆。一面令春梅進房放卓兒。往後邊取酒去。且說金蓮和孟玉樓。從西門慶進他房中去。站在角門首。打聽消息。他這邊門又閉着。止是春梅一人在院子裡伺候。金蓮拉玉樓兩個。打門縫兒望裡張覷。只

見房中掌着燈燭。裡邊說話。都聽不見。金蓮道。俺不如春梅賊小肉兒。他倒聽得伶俐。那春梅便在窗下。潛聽一回。春梅走過來。金蓮悄問他房中怎的動靜。這春梅聽了。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俺爹怎的。教他脫衣裳跪着。他不脫。爹惱了。抽了他幾馬鞭子。金蓮問道。打了他。他脫了不曾。春梅道。他見爹惱了。纔慌了。就脫了衣裳。跪在地平上。爹如今問他話哩。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便道五姐咱過那邊去罷。拉金蓮來西角門首站立。那時八月二十頭。月色纔上來。站在黑頭裡。金蓮吃瓜子兒。兩個一處說話。等着春梅出來問他話。潘金蓮便向玉樓道。我的姐姐。說好食菓子。一心只要來這裡頭兒。沒動下馬威。討了這幾下在身上。俺這個好不順臉的貨兒。你着他順順兒。他倒罷了。

屬扭孤兒糖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想着先前乞小婦奴才壓枉造舌。我那一行院。我陪下十二分小心。還乞他奈何的我那等哭哩。姐姐你來了幾時。還不知他性格哩。二人正說話之間。少頃只聽開的角門响。春梅出來。一直逕往後邊走。不防他娘站在黑影處。叫他問道。小肉兒那去。那春梅笑着只顧走。那金蓮道。怪小肉兒。你過來。我問你話。慌走怎的。那春梅方纔立住了脚。方說如此這般。他哭着對俺爹說了許多話。說哩爹喜歡抱起他來。令他穿上衣裳。教我放了卓兒。如今往後邊取酒去。金蓮聽了。便向玉樓說道。賊沒廉耻的貨。頭裡那等雷聲大雨點小。打哩亂哩。及到其間。也不怎麼的。我猜也沒的想。管情取了酒來。教他遞。賊小肉兒沒他房裡丫頭。你替他取

洒去到後邊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毯聲浪顙我又聽不上春梅道爹使我管我事于是笑嘻嘻去了金蓮道俺的小肉兒正經使着他死了一般懶待動旦不知怎的聽見幹猫兒頭差事鑽頭覔縫幹辦了要去去的那快見他房裡兩個丫頭你替他走管你腿事賣蘿蔔的跟着鹽担子走好個閒嘈心的小肉兒玉樓道可不怎的俺大丫頭蘭香我正使他做活兒他想伏實只不他爹使他行鬼頭兒聽人的話兒你看他的走的那快正說着只見玉簫自後邊驀地走來便道三娘還在這裡我來接你來了玉樓道怪狗肉諕我一跳因問你娘知道你來不曾玉簫道我打發娘睡下這一日下我來前邊瞧瞧剛纔看見春梅後邊又叫了去了因問俺爹剛他屋裡怎樣個動靜兒金蓮接

過來道進他屋裡去尖頭醜婦磞到毛司墻上齊頭故事玉筲又問玉樓玉樓便一一告他說玉筲道三娘真個教他脫了衣裳跪着打了他五馬鞭子來玉樓道你爹因他不跪纔打他玉筲道帶着衣服打來去了衣裳打來虧他那莹白的皮肉兒上怎麼挨得玉樓笑道怪小狗肉兒你倒替古人耽憂正說着只見春梅和小玉取了酒菜來春梅拿着酒小玉拿着方盒逕往李瓶兒那邊去金蓮道賊小肉兒不知怎的聽見幹恁個勾當兒雲端裡老鼠天生的耗分付快造了來教他家丫頭伺候去你不要管他我要使你哩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了一面把酒菜擺在卓上這春梅和小玉就出來了只是迎春綉春在房答應玉樓金蓮問了他話玉筲道三娘咱後邊去罷二人一

路去了。金蓮教春梅關上角門。歸進房來。獨自宿歇。不在話下。正是可惜團圞今夜月。清光咫尺別人圓。不說金蓮獨宿。单表西門慶與李瓶兒兩個。相憐相愛。飲酒說話到半夜。方纔被伸翡翠。枕設鴛鴦。上牀就寢。燈光掩映。不啻鏡中之鸞鳳和鳴。香氣薰籠。好似花間之蝴蝶對舞。正是今宵勝把銀缸照。秖恐相逢是夢中。有詞爲証。

淡畫眉兒斜揷梳。不忺拈弄倩工夫。雲窻霧閣深深許。蕙性蘭心　　神仙標格世間無。從今罷却相思調。美滿恩情錦不如。

兩個睡到次日飯時。李瓶兒恰待起來臨鏡梳頭。只見迎春後邊拿將來四小碟甜醬瓜茄。細巧菜蔬。一甌頓爛鴿子鶵兒。一

甌黄韭乳餅。并醋燒白菜。一碟火燻肉。一碟紅糟鰣魚。兩銀廂甌兒。白生生軟香稻粳米飯兒。兩雙牙筯。婦人先漱了口。陪西門慶吃了上半盞兒。就教迎春。昨日剩的銀壺裡金華酒篩來。拿甌子陪着西門慶。每人吃了兩甌子。方纔洗臉梳粧。一面開箱子打點細軟首飾衣服。與西門慶過目。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與西門慶看。原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又拿出一件金廂鴉青帽頂子。說是過世老公公的。起下來上等子秤四錢八分重。李瓶兒教西門慶。拿與銀匠替他做一對墜子。又拿出一頂金絲䯼髻重九兩。因問西門慶上房他大娘衆人有這䯼髻沒有。西門慶道。他每銀絲䯼髻倒有兩三頂。只沒編這䯼髻。婦人道。我不好帶出來的。你替我拿到銀匠家毀了。打一件金九

鳳鬏髻根兒。每個鳳嘴啣一掛珠兒。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照依他大娘正面戴金廂玉觀音滿池嬌。分心。西門慶收了。一面梳頭洗臉。穿了衣服出門。李瓶兒分付。那邊房子裡沒人。你好歹過去看看。委付個人兒看守。替了小厮天福兒來家使喚。那老馮老行貨子啻啻磕磕的。獨自在那裡。我又不放心。西門慶道你分付我知道了。袖着鬏髻和帽頂子出門。一直往外走。不防金蓮鬅着頭還未梳洗。站在東角門首叫道。哥你往那去。這咱纔出來。看雀兒撞見眼。那西門慶道。我有勾當去。婦人道。怪行貨子。你還來慌走怎的。我和你說話。那西門慶見他叫的緊。只得回來。被婦人引到房中。婦人便坐在椅子上。把他兩隻手拉着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怪火燎腿三寸貨。那個拿長鍋鑊吃了

你慌往外搶的是些甚的你過來我且問你西門慶道罷麼小淫婦兒只顧問甚麼我有勾當哩等我回來說說着往外走婦人摸見他袖子裡重重的道是甚麼拿出來我瞧瞧西門慶道是我的銀子包婦人不信伸手進去袖子裡就掏掏出一頂金絲鬏髻來說道這是他的鬏髻你拿那去西門慶道他問我你每沒有這鬏髻到銀匠家替他毀了打兩件頭面戴金蓮問道這鬏髻多少重他要打甚麼西門慶道這鬏髻重九兩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一件照依上房戴的正面那一件玉觀音滿池嬌分心金蓮道一件九鳳甸兒滿破使了三兩五六錢金子勾了大姐姐那件分心我秤只重一兩六錢把剩下的好歹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鳳甸兒西門慶道滿池嬌他要揭實枝

便罷。金蓮道。就是揭實枝梗。使了三兩金子。滿篡挪着鬼。還落他二三兩金子。勾打個甸兒了。西門慶笑罵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益兒。隨處也掐個尖兒。金蓮道。我兒。娘說的話。你好歹記着。你不替我打將來。我和你答話。那西門慶袖了鬏髻。笑着出門。金蓮戲道。哥兒你幹上了。西門慶道。我怎的幹上了。金蓮道。你既不幹。昨日那等雷聲大雨點小。要打着教他上吊。今日拿出一頂鬏髻來。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不怕你不走。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兒。單只管胡說。說着往外去了。却說吳月娘。和孟玉樓李嬌兒。在房中坐的。忽聽見外邊小厮。一片聲尋來旺兒。尋不着。只見平安來掀簾子。月娘便問。尋他做甚麼。平安道。爹緊等着哩。月娘半日纔說。我使了他有勾當去了。原來

月娘早辰分付下他往王姑子庵裡、送香油白米去了。平安道小的回爹。只說娘使了他有勾當去了。月娘罵道恠奴才。隨你怎麼回去。平安說的不敢言語一聲兒往外走了。月娘便向玉樓衆人說道。我開口又說我多管。不言語我又憋的慌。一個人也拉剌將來了。那房子賣吊了就是了。平白扯淡搖鈴打鼓的看守甚麼。左右有他家馮媽媽子在那裡、再派一個沒老婆的小厮、晚夕同在那裡上宿罷就是了。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作養娘抱、巴巴叫來旺兩口子去。自他媳婦子七病八病、一時病倒了在那裡、上牀誰扶持他。玉樓便道姐姐在上。不該我說你是個一家之主。不爭你與他爹兩個不說話。就是俺每不好張主的。下邊孩子們。也沒投奔。他爹這兩日、隔二騙三的。也甚是

沒意思。看姐姐恁的。俺每一句話兒與他參笑開了罷。月娘道孟三姐。你休要起這個意。我又不曾和他兩個嚷開。他平白的使性兒。那怕他使的那臉落。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我怎的不賢良的來。如今聳六七個在屋裡。纔知道我不賢良。自古道。順情說好話。幹直惹人嫌。我當初大說攔你。也只爲好來。你既收了他許多東西。又買了房子。今日又圖謀他老婆。就着官兒也看喬了。何况他孝服不滿。你不好要他的。誰知道人在背地裡。把圈套做的成成的。每日行茶過水。自瞞我一個兒。把我合在缸底下。今日也推在院裡歇。明日也推在院裡歇。誰想他只當把個人兒歇了。家裡來端的好在院裡歇。他自吃人在他根前那等花麗狐哨。喬龍畫

虎的兩面刀哄他就是千好萬好了似俺每這等依老實苦口
良言着他理你理兒你倒如今反被爲仇正是前車倒了千千
輛後車倒了亦如然分明指與平川路錯把忠言當惡言你不
理我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頓飯我只當沒漢子守寡在這
屋裡隨我去你每不要嗇他幾句話說的玉樓衆人訕訕的良
久只見李瓶兒梳粧不扮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衿羅衫兒翠藍
拖泥粧花羅裙迎春抱着銀湯瓶繡春拿着茶盒走來上房與
月娘衆人遞茶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落後孫雪娥也
來到都遞了茶一處坐的潘金蓮嘴快便叫道李大姐你過來
與大姐下個禮兒實和你說了罷大姐姐和他爹那些時兩個
不說話因爲你來俺們剛繞替你勸了恁一日你改日安排一

麝酒兒。央及央及大姐姐。教他兩個老公婆笑開了罷。李瓶兒道。姐姐分付奴知道。于是向月娘面前。花枝招展。繡帶飄飄。揷燭也似磕了四個頭。月娘道。李大姐他哄你哩。又道。五姐你每不要來擴掇。我已是賭下誓。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答兒哩。以此衆人再不敢復言。金蓮在傍把拿抿子。與李瓶兒抿頭。見他頭上戴着一付。金玲瓏草虫兒面。并金累絲松竹梅歲寒三友梳背兒。因說道。李大姐。你不該打這碎草虫頭面。只是有些抓住了頭髮。不如大姐姐。頭上戴的這金觀音滿池嬌。是揭實枝梗的好。這李瓶兒。老實就說道。奴也照樣兒要教銀匠打恁一件哩。落後小玉玉簫。來根前遞茶。都亂戲他。先是玉簫問道。六娘你家老公公。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李瓶兒道。先在

惜薪司掌廠。御前班直。後歷廣南鎮守。王箇笑道。噯。道你老人家昨日挨的好柴。小玉又道。去年城外落鄉許多里長老人。好不尋你。教你往東京去。婦人不知道甚麽。說道他尋我怎的。小玉笑道。他說你老人家會告的好水災。王箇又道。你老人家鄉里媽媽拜千佛。昨日磕頭磕勾了。小玉又說道。朝廷昨日差了四個夜不收。請你老人家往口外和番。端的有這話麽。李瓶兒道。我不知道。小玉笑道。說你老人家會叫的好達達。把玉樓金蓮笑的不了。月娘便道。怪臭肉每。幹你那營生去。只顧傒落他怎的。于是把個李瓶兒羞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站又站不得。坐又坐不住。半日回房去了。良久西門慶進房來。回他顧銀匠家打造生活。就與他計較。明日發東。二十五日請官客吃會親

酒少不的拿帖兒請請花大哥李瓶兒道他娘子三日來再三說了也罷你請他請罷李瓶兒又說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守你這裡再叫一個和天福兒輪着晚夕上宿就是不消教旺官去罷上房姐姐說他媳婦兒有病去不的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即叫平安近前分付你和天福兒兩個輪一遞一日獅子街房子裡上宿不在言表話休饒舌不覺到二十五日西門慶家中吃會親酒插花筵席四個唱的一起雜耍步戲頭一席花大舅吳大舅第二席是吳二舅沈姨夫第三席應伯爵謝希大第四席祝日念孫天化第五席常時節吳典恩第六席雲離守白來創西門慶主位其餘傅自新賁地傳女婿陳經濟兩邊列位先是李桂姐吳銀兒董玉仙韓金釧兒從晌午時分坐轎子就

來了。在月娘上房裡坐的官客在新盖捲棚內坐的吃茶。然後到齊了。大廳上坐席上都有卓面。某人居上。某人居下。先吃小割海青捲兒。八寶攢湯頭一道。割燒鵞大下飯。樂人撮弄雜耍回數。就是笑樂院本。下去李銘吳惠兩個小優上來彈唱。間省清吹下去。四個唱的出來。筵外遞酒。應伯爵在席上先開言說道。今日哥的喜酒。是兄弟不當斗胆。請新嫂子出來拜見拜見。足見親厚之情。俺每不打緊。花大尊親并二位老舅沈姨丈在上。今日爲何來。西門慶道。小妾醜陋不堪拜見。免了罷。謝希大道。哥你這話難說。當初已言在先。不爲嫂子。俺每怎麼見來。何况這個嫂子。見有我尊親花大哥在上。先做友。後做親。又不同別人。請出來見見。怕怎的。那西門慶笑不動身。應伯爵道。哥。

你不要笑俺每都拿着拜見錢在這裡不白教他出來見西門慶道你這狗材單管胡說乞他再三逼迫不過叫過玳安來教他後邊說去半日玳安出來回說六娘道免了罷應伯爵道就是你這小狗骨禿兒的鬼你幾時往後邊去就來哄我賭幾個誓真個我就後邊去了玳安道小的莫不哄應二爹二爹進去問不是伯爵道你量我不敢進去左右花園中熟景好不好我走進去連你那幾位娘都拉了出來玳安道俺家那大猱獅狗好不利害倒沒的把應二爹下半截撕下來伯爵故意下席赶着玳安踢兩脚笑道好小狗骨禿兒你傷的我好趣早與我後邊請去請不將來可二十欄杆把眾人四個唱的都笑了那玳安到下邊又走來立着把眼看着他爹不動身西門慶無法可

處只得叫過玳安近前分付對你六娘說收拾了出來見見罷
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復請了西門慶進去然後纔把脚下人
赶出去關上儀門四個唱的都往後邊彈樂器簇擁婦人上拜
孟玉樓潘金蓮百方攛掇替他抿頭戴花翠打發他出來廳上
又早鋪下錦毡綉毯麝蘭靉靆絲竹和鳴四個唱的導引前行
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遍地羅袍兒下着金枝綫葉沙綠百花裙
腰裡束着碧玉女帶腕上籠着金壓袖胸前項牌纓落裙邊環
珮玎璫頭上珠翠堆盈鬢畔寶釵半卸紫瑛金環耳邊低掛珠
子挑鳳髻上雙插粉面宜貼翠花鈿湘裙越顯紅鴛小恍似嫦
娥離月殿猶如神女到筵前四個唱的琵琶箏絃簇擁婦人花
枝招颭綉帶飄飄望上朝拜慌的衆人都下席來還禮不迭却

說孟玉樓潘金蓮李嬌兒簇擁着月娘都在大廳軟壁後聽覷聽見唱喜得功名完遂唱到天之配合一對兒如鸞似鳳夫共妻直到笑吟吟慶喜高擎着鳳凰杯象板銀箏間玉笛列杯盤水陸排佳會直至永團圓世世夫妻根前金蓮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你聽唱的小老婆今日不該唱這一套他做了一對魚水團圓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裡那月娘雖故好性兒聽了這兩句未免有幾分動意惱在心中又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見李瓶兒出來上拜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誇獎奉承說道我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蓋世無雙休說德性溫良舉止沉重自這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尋不出來那裡有哥這樣大福偺每今日得見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處因喚玳安兒快請你娘

回房裡。只怕勞動着。倒值了多的。吳月娘衆人聽了。罵扯淡輕嘴的囚根子不絶。良久李瓶兒下來。四個唱的。見他手裡有錢都亂趨捧着他。衆長娘短。替他拾花翠。疊衣服。無所不至。月娘歸房甚是怬怏不樂。只見玳安平安接了許多拜錢。也有尺頭衣服并人情禮盤。子盛着。拿到月娘房裡。月娘正眼也不看。罵道。賊囚根子。拿送到前頭。就是了。平白拿進我屋裡來做甚麽。玳安道。爹分付拿到娘房裡來。月娘教玉簫接了。掠在牀上去。不一時吳大舅吃了第二道湯飯。走進後邉來見月娘。月娘見他哥進房來。連忙花枝招颭與他哥哥行禮畢坐下。吳大舅道。昨日你嫂子在這裡打攪。又多謝姐夫送了卓面去。到家對我說。你姐夫兩個不説話。我執着要來勸你。不想姐夫今日請姐

姐你若這等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沒了自古痴人畏婦賢女畏夫三從四德乃婦道之常今後姐姐他行的事你休要攔他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落得你不做好好先生纔顯出你賢德來月娘道早賢德好來不教人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貴的姐姐把俺這窮官兒家丫頭只當亡故了的筭帳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隨他把我怎麼的罷賊强人從幾時這等變心來說着月娘就哭了吳大舅道姐姐你這個就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快休如此你兩口兒好好的俺每走來也有光輝些勸月娘一回小玉拿了茶來吃畢茶分付放卓兒留吳大舅房裡吃酒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我這纔席上酒飯都吃的飽飽的來看看姐姐坐了一回只見前邊使小廝來請吳大舅便作辭月娘

出來。當下衆人吃至掌燈以後。就起身散了。那日四個唱的李瓶兒每人都是一方銷金汗巾兒。五錢銀子。歡喜回家。自此西門慶一連在瓶兒房裡歇了數夜。別人都罷了。只是潘金蓮惱的要不的。背地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氣。對着李瓶兒。又說月娘許多不是。說月娘容不的人。李瓶兒尚不知墮他計中。每以姐姐呼之。與他親厚尤密。正是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西門慶自從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外庄內宅煥然一新。米麥陳倉。騾馬成群。奴僕成行。把李瓶兒帶來小廝天福兒。改名琴童。又買了兩個小厮。一名來安兒。一名棋童兒。把金蓮房中春梅。上房玉簫。李瓶兒房中迎春。玉樓房中蘭香。一般兒四個丫鬟。衣服首飾。粧束出來。在前

廳西廂房。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來家。教演習學彈唱。春梅琵琶。玉簫學箏。迎春學絃子。蘭香學胡琴。每日三茶六飯。管待李銘。一月與他五兩銀子。又打開門面二間。兌出二千兩銀子來委付夥計賁地傳。開解當鋪。女婿經濟。只要掌鑰匙。出入尋討。不拘藥材。賁地傳只是寫帳目。秤發貨物。傅夥計便督理生藥解當兩個鋪子。看銀色。做買賣。潘金蓮這邊樓上。堆放生藥。李瓶兒那邊樓上。廂成架子。閣解當庫衣服首飾。古董書畫。玩好之物。一日也當許多銀子出門。陳經濟每日起早睡遲。帶着鑰匙。同夥計查點出入銀錢。收放寫筭皆精。西門慶見了。喜歡的要不的。一日在前廳。與他同卓兒吃飯。說道。姐夫。你在我家這等會做買賣。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他也心安。我也得託了。

常言道有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是何人我家姐姐是何人哉若久後沒出這分兒家當都是你兩口兒的那陳經濟說道兒子不幸家遭官事父母遠離投在爹娘這裡蒙爹娘擡舉莫大之恩生死難報只是兒子年幼不知好歹望爹娘就待便了豈敢非望這西門慶聽見他會說話兒聰明乖覺越發滿心歡喜但凡家中大小事務出入書柬禮帖都教他寫但凡人客到必請他席側相陪吃茶吃飯一時也少不的他誰知這小夥兒綿裡之針肉裡之刺常向繡簾窺賈玉每從綺閣竊韓香有詩為證

東床嬌婿實堪憐　況遇青春美少年
待客每令席側坐　尋常只在便門穿
家前院後明嘲戲　呆裡撒乖暗做奸

空在人前稱半子　從來骨肉不牽連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見中秋賞月、忽然菊綻東籬、空中寒雁向南飛、不覺雪花滿地。一日十一月下旬天氣、西門慶在友人常時節家會茶、散的早、未等掌燈時分就起身、同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並馬而行、剛出了常時節門、只見天上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飄下一天大雪花兒來、應伯爵便說道、哥。咱這時候就家去、家裡也不收我、每知你許久、不曾進裡邊看看桂姐、今日趁着天氣落雪、只當孟浩然踏雪尋梅、咱望他望去、祝日念道、應二哥說的是、你每風月雨不阻、出二十銀子包錢包着他、你不去、落得他自在、西門慶于是吃三人你一言我句說的、把馬逕往東街勾攔那條路來了、來到了李桂姐家、

已是天氣將晚。只見客位裡掌起燈燭。丫頭正掃地。不迭。老媽并李桂卿出來見畢。上面列四張校椅。四人坐下。老虔婆便道。前者桂姐在宅裡來晚了。多有打攪。又多謝六娘賞汗巾花翠。西門慶道。那日空過他。我恐怕晚了。他每客人散了。就打發他來了。說着虔婆一面看茶吃了。丫鬟就安放卓兒。設放案酒。西門慶道。怎麼桂姐不見。虔婆道。桂姐連日在家伺候姐夫。不見姐夫來到。不想今日他五姨媽生日。拿轎子接了。與他五姨媽做生日去了。看官聽說。原來世上。惟有和尚道士。并唱的人家這三行人。不見錢眼不開。嫌貧取富。不說謊調誑也成不的。原來李桂姐。也不曾往五姨家做生日去。近日見西門慶不來。又接了杭州販紬絹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號丁雙橋。販了千

兩銀子紬絹。在客店裡安下。瞞着他父親來院中敲嫖頭上拿十兩銀子。兩套杭州重絹衣服。請李桂姐。一連歇了兩夜。适纔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不想西門慶到。老虔婆教桂姐。連忙陪他後邊第三層一間僻淨小房。那裡坐去了。當下西門慶。聽信虔婆之言。便道既是桂姐不在。老媽快看酒來。俺每慢慢等他。這老虔婆。在下邊一力攛掇。酒餚菜蔬齊上。須臾堆滿卓席。李桂卿。不免箏排雁柱。歌按新腔。衆人席上猜枚行令。正飲酒在熱鬧處。不防西門慶往後邊更衣去。也是合當有事。忽聽東耳房有人笑聲。西門慶更畢衣。走至窓下偷瞓觀覷。正見李桂兒在房內。陪着一個戴方巾的蠻子飲酒。由不的心頭火起。走到前邊。一手把吃酒卓子掀倒。碟兒盞兒打的粉碎。喝令跟馬的

平安玳安。畫童琴童四個小厮上來。不由分說。把李家門窗户壁。牀帳都打碎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向前拉勸不住。西門慶口口聲聲。只要採出蠻囚來。和粉頭一條繩子。墩鎖在門房內。那丁二官兒。又是個小胆之人。外邊嚷鬧起來。諕的藏在裡間牀底下。只叫桂姐救命。桂姐道。呸。好不好就有媽哩。不妨事。隨他發作怎的。叫嚷。你休要出來。且說老虔婆兒見西門慶打的不相模樣。不慌不忙。拄拐而出。說了幾句閑話。西門慶心中越怒起來。指着罵道。有滿庭芳為証。

虔婆你不良。迎新送舊。靠色為娼。巧言詞將咱誑說短論長。我在你家使勾。有黃金千兩。怎禁賣狗懸羊。我罵你句真伎倆。媚人狐黨。衡一片假心腸。

虔婆亦答道　官人聽知。你若不來我接下別的。一家兒指望他爲活計。吃飯穿衣。全憑他供柴糴米。沒來由暴叫如雷。你怪俺全無意。不思量自已。不是你憑媒娶的妻。西門慶聽了。心中越怒。險些不曾把李老媽媽打起來。多虧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死勸。活喇喇拉開了手。西門慶大鬧了一塲。賭誓再不踏他門來。大雪裡上馬回家。正是

宿盡閑花萬萬千　不如歸去伴妻眠
雖然枕上無情趣　睡到天明不要錢

又曰　女不織兮男不耕　全憑賣俏做營生
任君斗量并車載　難滿虔婆無底坑

又曰　假意虛脾恰似眞　花言巧語弄精神

幾多伶俐遭他陷　死後應知拔舌根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illegible]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三

第二十一回

吴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

脉脉傷心只自言　好姻緣化惡姻緣
回頭恨罵章臺柳　赧面羞看玉井蓮
只爲春光輕易泄　遂教鸞鳳等閒遷
誰人爲挽天河水　一洗前非共徃愆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厮叫開門。下馬踏着那亂瓊碎玉。到於後邊儀門首。只見儀門半掩半開。院内悄無人聲。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内暗道。此必有蹺蹊。于是潛身立於儀門内。粉壁前悄悄試聽覷。只見小玉出來。穿廊下

放卓兒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不說話以來每月吃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夜夜祝禱穹蒼保佑夫主早早回心齊理家事早生一子以爲終身之計西門慶還不知只見丫鬟小玉放畢香卓兒少頃月娘整衣出房向天井內滿爐炷了香望空深深禮拜祝道妾身吳氏作配西門奈因夫主流戀烟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所出缺少墳前拜埽之人妾夙夜憂心恐無所托是以瞞着兒夫發心每逢夜于星月之下祝贊三光要祈保佑兒夫早早回心弃却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見嗣息以爲終身之計乃妾之素愿也正是

私出房櫳夜氣清　滿庭香霧月微明
拜天盡訴衷腸事　那怕傍人隔院聽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原來他一篇都爲我的心。倒還是正經夫妻。一面從粉壁前扠步走來。抱住月娘。月娘恰燒畢了香。不防是他大雪裡走來。倒諕一跳。就往屋裡走。被西門慶雙關抱住。說道我的姐姐。我西門慶死不曉的。你一片都是爲我的。一向錯見了。丟冷了你的心。到今悔之晚矣。月娘道。大雪裡你錯走了門兒了。敢不是這屋裡。你也就差了。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和你有甚情節。那討爲你的來。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咱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那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燈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紅潞紬對衿襖兒。軟黃裙子。頭上戴着貂鼠卧兎兒。金滿池嬌分心。越顯出他粉粧玉琢銀盆臉。蟬髻

鴉鬟楚岫雲那西門慶如何不愛連忙與月娘根前深深作了
個揖說道我西門慶一時昏昧不聽你之良言辜負你的好意
正是有眼不識荊山玉拿着頑石一樣看過後知君子方纔識
好人千萬作饒恕我則個月娘道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人兒
凡事投不着你的機會有甚良言勸你隨我在這屋裡自生由
活你休要理他我這屋裡也難擡放你趂早與我出去我不着
丫頭攆你西門慶道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大雪來家逕來
告訴你月娘道作氣不作氣休對我說我不管你望着管的你
人去說那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一面折跌腿裝矮子跪在
地下殺鷄扯脖口裡姐姐長姐姐短月娘看不上說道你真個
恁涎臉涎皮的我叫丫頭進來一面叫小玉那西門慶見玉簫

進來。連忙立起來。無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香卓兒。還不收進來罷。小玉道。香卓兒頭裡已收進來了。月娘恐不住笑道。沒羞的貨。丫頭根前也調個謊兒。小玉出去。那西門慶又跪下央及。月娘道。不看世界面上。一百年不理纔好。說畢。方纔和他坐的一處。教玉簫來捧茶與他吃了。那西門慶因把今日常家會茶散後。同邀伯爵同到李家。如此這般嚷鬧。告訴一遍。我叫小厮打了李家一場。被衆人拉勸開了。賭了誓再不踏院門了。月娘道。你躧不躧不在於我。我是不管你傻才料。你拿䐚金白銀包着他。你不去可知他另接了別的漢子。養漢老婆的營生。你拴住他身。拴不住他心。你長拿封皮封着他也怎的。西門慶道。你說的是。於是脫衣。打發丫鬟出去。要與月娘上牀宿

歎求歡。月娘道。教你上炕就撈定兒吃。今日只容你在我牀上就勾了。要思想别的爭却不能勾。那西門慶把那話露將出來。向月娘戲道。都是你氣的他中風不語了。月娘道。怎的中風不語。西門慶道。他既不中風不語。如何大睜着眼說不出話來。月娘罵道。好個汗邪的貨。教我有半個眼兒看的上你。西門慶不由分說。把月娘兩隻白生生腿。扛在肩膊上。那話揷入牝中。一任其鶯恣蝶採。殢雨尤雲。未肯卽休。正是得多少海棠枝上鶯梭急。翡翠梁間燕語頻。不覺到靈犀一點。美愛無加之處。麝蘭半吐。脂香滿唇。西門慶情極。低聲求月娘叫達達。月娘亦低聲悼驪。枕態有余妍。口呼親親不絕。是夜兩人雨意雲情。並頭交頸於帳內。正是意恰尚忘 垂繡帶。興狂不管墜金釵。有詩爲証。

鬓亂釵横興已饒　情濃尤復厭通宵
晚來獨向粧臺立　淡淡春山不用描

當晚夫妻幽歡不題。却表次日太清早辰。孟玉樓走到潘金蓮房中。未曾進門。先叫道六丫頭。起來了不曾。春梅道。俺娘纔起來梳頭哩。三娘進屋裡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粧臺前整掠香雲。因說道我有庄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誰曉的。因問端的甚麼事。玉樓道。他爹昨日二更來家走到上房裡。和吳家的好了。在他房裡歇了一夜。金蓮道。俺每那等勸着。他說一百年二百年。又和怎的。平白浪擀着自家又好了。又沒人勸他。玉樓道。今早我纔知道。俺大丫頭蘭香。在厨房内聽見。小廝每說。昨日他爹和應二。在院裡李桂兒

家吃酒。看出淫婦家甚麽破綻。把淫婦每門窗户壁都打了。大雪裡着惱來家。進儀門。看見上房燒夜香。想必聽見些甚麽話兒。兩個纔到一答裡。丫頭學說。兩個說了一夜話。說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叫媽媽。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砕死了。相他這等。就沒的話說。若是別人。又不知怎的說浪。金蓮接過來說道。早時與人家做大老婆。還不知怎樣久慣兒牢成。一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徑倡揚。使漢子知道了。有這個道理。來。又沒人勸。自家暗裡又和漢子好了。硬到底纔好。乾淨假撇清。玉樓道。他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他說他是風老婆不下氣。倒教俺每做分上。怕俺每久後玷言玷語說他。敢說你兩口子話差也。虧俺每說和那個因院裡着

了氣來家。這個正燒夜香。奏了這個巧兒。正是我親不用媒和証。暗把同心帶結成。如今你我這等較論。休教他買了乖兒去了。你快梳了頭自過去。和李瓶兒說去。咱兩個人。每人出五錢銀子。教李瓶兒拿出一兩來。原爲他麽事起來。今日安排一席酒。一者與他兩個把一杯。二者當家兒只當賞雪。耍戲一日。有何不可。金蓮道。你說的是。不知他爹。今日有個勾當沒有。玉樓道。大雪裡有甚勾當。我來時兩口子還不見動靜。上房門兒纔開。小玉拿水進去了。這金蓮慌忙梳頭畢。和玉樓同過李瓶兒這邊來。李瓶兒還睡在牀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玉樓金蓮進來。說道李大姐好自在。這咱時還睡。懶龍纔伸腰兒。金蓮就舒進手去被窩裡摸見薰被的銀香球。說道李大姐生了彈。這

裡。掀開被見他一身白肉。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玉樓道五姐休鬼混他。李大姐你快起來。俺每有庄事來對你說。如此這般。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咱每人五錢銀子。你便多出些兒。當初因爲你起來。今日大雪裡。只當賞雪。咱安排一席酒兒請他爹和大姐姐坐坐兒好不好。李瓶兒道。隨姐姐教我出多少。奴出便了。金蓮道。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你秤出來。俺好往後邊問李嬌兒。孫雪娥要去。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脚。叫迎春開廂子。拿出銀子。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秤。重一兩二錢五分。玉樓教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等我往後邊問李嬌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個時辰。見玉樓從後邊來說道。我早知也不幹這個営生。大家的事。相白要他的

小淫婦。說我是沒時運的人。漢子再不進我屋裡來。我那討銀子。要着一個錢兒不拿出來。求了半日。只拿出這根銀簪子來。你秤秤重多少。金蓮取過等子來秤。只重三錢七分。因問李嬌兒怎的。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雖是日逐錢打我手裡使都是扣數的。使多少。交多少。那裡有富餘錢。教我說了半日。你當家還說沒錢。俺每那個是有的。六月日頭沒打你門前過也怎的。大家的事。你不出罷。教我使性子走出來了。他慌了使丫頭叫我回去。纔拿出這銀子與我。沒來由。教我恁惹氣刺刺的。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秤了秤。只四錢八分。因罵道好個奸儈的淫婦。隨問怎的綁着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分。玉樓道。只許他家拿黃秤等子秤人的。人問他要。只相打骨禿

出來一般。不知教人罵多少。一面連玉樓金蓮。共凑了三兩一錢。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金蓮先問他。你昨日跟了你爹去在李家爲甚麼着了惱來。玳安悉把在常時節家會茶。起散的早。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他鴇子回說不在家。往五姨媽家做生日去了。不想落後。爹淨手到後邊。看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不出來。爹就惱了。不由分說。叫俺衆人。把淫婦家門窓户壁儘力打了一頓。只要把蠻子粉頭墩鎖在門上。多虧應二爹衆人。再三勸住。爹使性步馬回家。路上發狠。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金蓮道。賊淫婦我只道蜜礶兒長連拿的牢牢的。如何今日也打了。又問玳安。你爹眞個恁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哄娘。金蓮道。賊囚根子。他不揪不採。也是你爹的表子。許你

罵他想着迎頭兒俺每使着你只推不得閑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叫的桂姨那甜如今他敗落下來你主子惱了連你也叫起他淫婦來了看我到明日對你爹說不對你爹說玳安道耶嚛五娘這回日頭打西出來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小的敢罵他金蓮道許你爹罵他便了原來也許你罵他玳安道早知五娘麻犯小的小的也不對娘說玉樓便道小囚兒你別要說嘴這裡三兩一錢銀子你快和來興兒替我買東西去如此這般今日俺每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飲酒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罷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玳安道娘使小的小的敢落錢于是拿了銀子同來興兒買東西去了且說西門慶起來正在上房梳洗只見大雪裡來

與買了雞鵞下飯逕往廚房裡去了。玳安便提了一罈金華酒進來。便問玉簫小廝的東西是那裡的。玉簫回道。今日衆娘置酒請爹娘賞雪。西門慶道。金華酒是那裡的。玳安道。是三娘與小的銀子買的。西門慶道。阿呀。家裡見放着酒。又去買。分付玳安拿鑰匙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提兩罈攙着些這酒吃。于是在後廳明間內。設石崇錦帳圍屏。放下軸紙梅花暖簾來。炉安獸炭。擺列酒筵。不一時廚下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來到。請西門慶月娘出來。當下李嬌兒把盞。孟玉樓執壺。潘金蓮捧菜。李瓶兒陪跪頭一鍾。先遞了與西門慶。西門慶接酒在手。笑道。我兒多有起動。孝順我老人家長禮兒罷。那潘金蓮嘴快。插口道。好老氣的孩兒。誰這裡替你磕頭哩。俺每

磕着你。你站着。楊角葱靠南墻。越發老辣。已定還不跪下哩也
折你的萬年草料。若不是大姐姐帶携你。俺每今日與你磕頭
于是遞了西門慶。賴了鍾兒。從新又滿滿斟了盞。請月娘轉上
遞與月娘。月娘道。你每也不和我說。誰知你每平白又費這個
心。玉樓笑道。沒甚麼。俺每胡亂置了杯水酒兒。大雪與你老公
婆兩個散悶而已。姐姐請坐。受俺每一禮兒。月娘不肯。亦平還
下禮去。玉樓道。姐姐不坐。我每也不起來。相讓了半日。月娘纔
受了半禮。金蓮戲道。對姐姐說過。今日姐姐有俺每面上。寬恕
了他。下次再無禮。冲撞了姐姐。俺每不管他來。望西門慶說道。
你裝憨打勢。還在上坐着。還不快下來。與姐姐遞個鍾兒陪不
是哩。那西門慶只是笑不動身。良久。遞畢。月娘轉下來。令玉簫

執壺亦斟酒與衆姊妹回酒惟孫雪蛾跪着接酒其余都平叙姊妹之情于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坐其余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蛾并西門大姐都兩邊打橫金蓮便道李大姐你也該梯巳與大姐姐遞杯酒兒當初因為你的事起來你做了老林怎麼還恁木木的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下席來要遞酒被西門慶攔住說道你休聽那小淫婦兒他哄你巳是遞過一遍酒罷了遞幾遍兒那李瓶兒方不動了當下春梅迎春玉肖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琵琶箏絃子月琴一面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會云云 西門慶聽了便問誰教他唱道一套詞來玉箫道是五娘分付唱來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你這小淫婦單管胡枝扯葉的金蓮道誰教他唱他來沒

的又來纏我。月娘便道。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廝前邊請去。不一時經濟來到。向席上都作了揖。就在大姐下邊坐了。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鍾箸。合家金爐添獸炭。美酒泛羊羔。正飲酒來。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如撏綿扯絮。亂舞梨花。下的大了。端的好雪。但見

初如柳絮。漸似鵝毛。刷刷似數蟹行沙上。紛紛如亂瓊堆砌間。但行動衣沾六出。頃刻拂滿蜂鬚。似飛還止。龍公試手於起舞之間。新陽力玉女尚喜於團風之際。襯瑤臺。似玉龍鱗甲遶空飛。飄粉額。如白鶴羽毛接地落。正是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爛生花。

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前。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拿着

茶罐親自掃雪烹江南鳳團雀舌牙茶與衆人吃正是白玉壺中翻碧浪紫金壺內噴清香正吃茶中間只見玳安進來報道李銘來了在前邊伺候西門慶道教他進來不一時李銘朝上向衆人磕下頭去又打了個軟腿兒走在傍邊把兩隻脚兒並立西門慶便道你來得正好往那裡去來李銘道小的沒往那去北邊酒醋門劉公公那裡教了些孩子小的瞧了瞧討掛着爹宅內姐兒每還有幾段唱未合拍來伺候西門慶就將手內吃的那一盞木樨金燈茶遞與他吃說道你吃了休去且唱一套我聽李銘道小的知道一面下邊吃了茶上來把箏絃調定頓開喉音並足朝上唱了一套冬景絳都春寒風布野云云唱畢西門慶令李銘近前賞酒與他吃教小王拿團靶勾頭鷄臁

壺滿斟窩兒酒傾在銀法郎桃兒鍾內那李銘跪在地下滿飲三杯西門慶又在卓上拿了一碟鼓蓬蓬白麵蒸餅一碗韭菜酸笋蛤蜊湯一盤子肥肥的大片水晶鵝一碟香噴噴晒乾的巴子肉一碟子柳蒸的勒鯗魚一碟奶罐子酪酥伴的鴿子雛兒用盤子托着與李銘那李銘走到下邊三扒兩咽吞到肚內舔的盤兒乾乾淨淨用絹兒把嘴兒抹了走到上邊把身子直竪竪的靠着槅子站立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告訴一遍李銘道小的並不知道一字一向也不過那邊去論起來不干桂姐事都是俺三媽幹的營生爹也別要惱他等小的見他說他便了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妻妾俱合家歡樂先是陳經濟大姐徑往前邊去了落後酒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打發出門

分付你到那邊。休說今日在我這裡。李銘道。爹分付。小的知道。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關上大門。于是妻妾各散。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有詩為証

赤繩緣分莫疑猜　扊扅夫妻共此懷
魚水相逢從此始　兩情願保百年諧

却說次日雪晴。應伯爵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瓶酒。恐怕西門慶動意擺布他家。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裡邊陪禮。月娘早辰梳粧畢。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只見小厮玳安來說。應二爹和謝爹來了。在前廳上坐着哩。西門慶放下餅。就要往前走。月娘道。兩個勾使鬼。又不知來做甚麼。你亦發吃了出去。教他外頭挨着去。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大雪裡又不知勾了

那去。西門慶道。你教小廝把餅拿了前邊。我和他兩個吃罷。說
着。起身往外來。月娘分付。你和他吃了。別要信着。又勾引的往
那去了。大雪裡家裡坐着罷。今日孟三姐晚夕上壽哩。西門慶
道。我知道。于是與應謝二人。相見聲諾。說道。哥昨日着惱家來
了。俺每甚是怪他家。從前已往。哥在你家使錢費物。雖故一時
不來。休要改了腔兒纔好。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蛮子。冤家路
兒窄。又被他親眼看見。他怎的不惱。休說哥惱。俺每心裡也看
不過。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他也甚是都沒意思。今日早請了
俺兩個到他家。娘兒每哭哭啼啼跪着。恐怕你動意置了一杯
水酒兒。好歹請你進去。陪個不是。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我再
也不進去了。伯爵道。哥惱有理。但說起來。也不干桂姐事。這個

丁二官兒原先是他姐姐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他鄉里陳監生船上纔到了不多兩日這陳監生號兩淮乃是秘山省陳參政的兒子丁二官兒拿了十兩銀子在他家擺酒請陳監生纔送這銀子來不想你我到了他家就慌了躲不及把個蠻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告不曾和桂姐沾身今日他娘兒每賭身發咒磕頭禮拜央俺二人好歹請哥到那裡把這委曲情由也對哥表出也把惱解了一半西門慶道我已是對房下賭誓再也不去又惱甚麼你上覆他家到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些小事委的不得去慌的二人一齊跪下說道哥甚麼話不爭你不去既他央了俺兩個一場顯的我每請哥不的哥去到那裡略坐坐兒就來也罷當下二

人死告活央說的西門慶肯了不一時放卓兒留二人吃餅須臾吃畢令玳安取衣服去月娘正和孟玉樓坐着便問玳安你爹要往那去玳安道小的不知爹只教小的取衣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還瞞着我不說你爹但來晚了都在你身上等我和你答話今日你三娘上壽哩不教他早些來休要那等到那黑天暗地的我自打你這賊囚根子玳安道娘打小的管小的甚事月娘道不知怎的聽見他這老子每來恰似奔命的一般行吃着飯丟下飯就往外不迭又不知勾引遊魂撞屍撞到多咱纔來那時十一月廿六日就是孟玉樓壽日家中置酒等候不題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院裡李家又早堂中置了一席齊整酒餚叫了兩個妓女彈唱李桂姐與桂卿兩個打扮迎

接老虔婆出來跪着陪禮。姐兒兩個遞酒。應伯爵謝希大在傍打諢耍笑。說砂礓語兒。向桂姐道。還虧我把嘴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請了你家漢子來。就不用着人兒。連酒兒也不替我遞一杯兒。自認你家漢子。剛纔若他撅了不來。休說你哭瞎了你眼。唱門詞兒。到明日諸人不要你。只我好說話兒。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應花子。汗邪了你。我不好罵出來的。可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應伯爵道。你看賊小淫婦兒。念了經打和尚。往後不省人了。他不來。慌的那腔兒。這回就翅膀毛兒乾了。你過來且與我個嘴溫溫寒着。于是不由分說。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桂姐笑道。怪撦刀子的。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這回就疼漢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的爹那甜

我是後娘養的。怎的不叫我一聲兒。桂姐道。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伯爵道。你過來。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螃蠏與田雞結爲弟兄。賭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哥。田雞幾跳跳過去了。螃蠏方欲跳。撞遇兩個女子來汲水。用草繩兒把他拴住。打了水帶回家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雞見他不來。過來看他。說道。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蠏云。我過的去。倒不吃兩個小淫婦捩的恁樣了。于是兩個一齊赶着打。把西門慶笑的要不的。不說這裡花攢錦簇。調笑頑耍。不題。且說家中吳月娘。一者置酒回席。二者又是玉樓上壽。吳大妗楊姑娘并兩個姑子。都在上房裡坐的。看看等到日落時分。不見西門慶來家。急的月娘要不的。只見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他這咱不來

俺每往門首瞧他瞧去。月娘道。耐煩瞧他怎的。金蓮又拉玉樓說。咱三個打夥兒走走去。玉樓道。我這裡聽大師父說笑話兒哩。等聽這個說了笑話兒咱去。那金蓮方住了脚。圍着兩個姑子。聽說笑話兒哩。說俺每只好葷笑話兒。素的休要打發出來。月娘道。你每由他說。別要搜求他。金蓮道。大姐姐。你不知大師父會好說笑話兒。前者那一遭來。俺每在後邊。奈何着他。說了好些笑話兒。因說道。大師父你有快些說。那王姑子。不慌不忙。坐在炕上。說一個人走至中途。撞見一個老虎要吃他。此人云。望你饒我一命。家中止有八十歲老毋。無人養活。不然向我家去。有一猜與你吃罷。那老虎果饒他。隨他到家。與毋說。毋正磨豆腐。捨不的那猪。對兒子把幾塊豆腐與他吃罷。兒子云。娘娘。

你不知他平日不吃素的。金蓮道。這個不好。俺每耳朵內不好聽素。只好聽葷的。王姑子又道。一家三個媳婦兒。與公公上壽。先該大媳婦逓酒。說公公好相一員官。公公云。我如何相官。媳婦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都怕你。如何不相官。次該二媳婦上來逓酒。說公公相虎威皂隸。公公曰。我如何相虎威皂隸。媳婦云。你喝一聲。家中大小都吃一驚。怎不相皂隸。公公道。你說的我好。該第三媳婦逓酒。上來說。公公也不相官。也不相皂隸。公公道。却相甚麽。媳婦道。公公相個外郎。公公道。我如何相外郎。媳婦云。不相外郎。如何六房裡都串到。把衆人都笑了。金蓮道。好禿子。把俺每都說在裡頭。那個外郎。敢恁大胆。許他在各房裡串。俺每就打斷他那狗禿的下截來。說罷。金蓮玉樓李瓶兒

同來到前邊大門首。瞧西門慶不見。到玉樓問道。今日他爹大雪裡不在家。那裡去了。金蓮道。我猜他已定往院中。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玉樓道。他打了一塲。和他惱了。賭了誓。再不去了。如何又去。咱每賭甚麽。管情不在他家。金蓮道。李大姐做証見。你敢和我拍手麽。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前日打了淫婦家。昨日李銘那王八先來打探子兒。今日應二和姓謝的。大清早辰。勾使鬼走來勾了他去了。我猜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叫了去。不知怎的撮弄陪着不是。還要回爐復帳。不知涎纏到多咱時候。有個來的成來不成。大姐姐還只顧等着他。玉樓道。就不來。小廝他該來家回一聲兒。正說着。只見賣瓜子的過來。兩個且在門首買瓜子兒磕。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三個往後跑不

迭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先頭裡走你瞧是誰在大門首玳安走了兩步說道是三娘五娘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良久西門慶到家下馬進入後邊儀門首玉樓李瓶兒先去上房報月娘去了獨有金蓮藏在粉壁背後黑影裡西門慶撞見諕了一跳說道怪小淫婦兒猛可諕我一跳你每在門首做甚麼來金蓮道你還敢說哩你在那裡這時纔來教娘每只顧在門首等着你良久西門慶在房中月娘安酒餚端端整整擺在卓上教玉筲執壺大姐遞酒先遞了西門慶酒然後衆姊妹都遞酒完了安席坐下春梅迎春下邊彈唱吃了一回都收下去從新擺上玉樓上壽的菓并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菓碟兒上來壺斟美醞盞泛流霞讓吳大妗子上坐吃到起更時分大妗子吃不多酒

歸後邊去了。止是吳月娘。同衆姊妹陪西門慶。擲骰猜枚。行令。輪到月娘根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譜上飲酒。一個牌兒名。兩個骨牌。合西廂一句。月娘先說個擲個六娘子。醉楊妃。落了八珠環。遊絲兒抓住荼䕷架。不犯該西門慶擲。我虞美人見楚漢爭鋒。傷了正馬軍。只聽見耳邊金鼓連天震。果然是個正馬軍。吃了一杯。該李嬌兒說。水仙子。因二士入桃源。驚散了花開蝶滿枝。只做了落紅滿地胭脂冷。不遇。次該金蓮擲。說道鮑老兒臨老入花叢。壞了三綱五常。問他個非奸做賊拿。果然是個三綱五常。吃了一杯酒。輪該李瓶兒擲。說端正好。搭梯望月。等到春分晝夜停。那時節隔墻兒險化做望夫山。不遇。該孫雪娥說。麻郎兒見羣鴉打鳳。絆住了折脚雁。好教我兩下裡做

人難。不遇。落後該玉樓完令。說道。念奴嬌醉扶定四紅沉。拖着錦裙襴。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正擲了四紅沉。月娘滿令小玉斟酒。與你三娘吃。說道。你吃三大杯纔好。今晚你該伴新郎宿歇。因對李嬌兒金蓮。衆人說。吃畢酒。咱送他兩個歸房去。金蓮道。姐姐嚴令。豈敢不依。把玉樓羞的要不的。少頃酒闌。月娘等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門首方回。玉樓讓衆人坐。都不坐。金蓮便戲玉樓道。我兒兩口兒好好睡罷。你娘明日來看你。休要淘氣。因向月娘道。親家孩兒小哩。看我面上。凡事躭待些兒罷。玉樓道。六丫頭你老米醋挨着做。我明日和你答話。金蓮道。我媒人婆。上樓子。老娘好耐驚耐怕兒。玉樓道。我的兒你再坐回兒不是。金蓮道。俺每是外四家兒的門兒的外頭的人家。於是

和李瓶兒西門大姐。一路去了。剛走到儀門首。不想李瓶兒被
地滑了一交。這金蓮遂怍喬叫起來。說道。這個李大姐。只相個
瞎子。行動一磨趄子就倒了。我攙你去。倒把我一隻腳蹅在雪
裡。把人的鞋也蹀泥了。月娘聽見說道。就是儀門首。那堆子雪。
我分付了小廝兩遍。賊奴才。白不肯掃。只當還滑倒了。因叫小
玉。你打個燈籠。送送五娘六娘去。西門慶在房裡向玉樓道。你
看賊小淫婦兒。蹝在泥裡。把人絆了一交。他還說人蹝泥了他
的鞋。恰是那一個兒就沒些嘴抹兒。恁一個小淫婦。昨日教了
頭每平白唱佳期重會。我就猜是他幹的營生。玉樓道。佳期重
會。是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
會。恰似燒夜香有意等着我一般。玉樓道。六姐他諸般曲兒倒

都知道俺每却不曉的西門慶道你不知這淫婦单管咬群兒不說西門慶在玉樓房中宿歇不題单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行叫李大姐花大姐一路兒走到儀門大姐便歸前邊廂房中去了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園內金蓮已帶半酣接着李瓶兒二娘我今日有酒了你好歹送到我房裡李瓶兒道姐姐你不醉須臾送到金蓮房內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說你那咱不得來虧了誰誰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跐板兒上走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瞎缸教人背地好不說我奴只行好心自有天知道罷了李瓶兒道奴知道姐姐費心恩當重報不敢有忘金蓮道得你知道纔說話了不一時春梅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告辭歸房金蓮獨自歇宿不在

話下。正是若得始終無悔吝。繞生枝節便多端。畢竟未知後來

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西門慶私淫來旺婦　春梅正色罵李銘

巧厭多勞拙厭閒　善嫌懦弱惡嫌頑
富遭嫉妬貧遭辱　勤怕貪圖儉怕慳
觸事不分皆笑拙　見機而作又疑奸
思量那件合人意　爲人難做做人難

話說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堂客。都來與孟玉樓做生日。月娘在後廳與衆客飲酒。倒也罷了。其中惹出一件事來。那來旺兒因他媳婦自家痨病死了。月娘新近與他娶了一房媳婦。娘家姓宋。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當先賣在蔡通判家房裡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厨役蔣聰爲妻小。這蔣聰

常在西門慶家做活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蔣聰去。看見這個老婆。兩個吃酒刮言。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厨役分財不均。酒醉厮打。動起刀杖來。把蔣聰戳死在地。那人便越墻逃走了。老婆央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替他拿帖兒縣裡和縣丞說。差人捉住正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來旺兒哄月娘。只說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針指。月娘使了五兩銀子。兩套衣服。四疋青紅布。并簪環之類。要與他為妻。月娘因他叫金蓮不好稱呼。遂改名蕙蓮。這個老婆屬馬的。小金蓮兩歲。今年二十四歲了。生的黃白淨面。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比金蓮脚還小些兒。性明敏善機變。會粧飾。龍江虎浪。就是嘲漢子的班頭。壞家的領袖。若說他底

本事他也曾。

斜倚門兒立　人來倒目隨　托腮并咬指　無故整衣裳
坐立隨搖腿　無人曲唱低　開窓推户牖　停針不語時
未言先欲笑　必定與人私

初來時同衆家人媳婦上竈還沒甚麽粧飾。猶不作在意裡。後過了一個月有餘。看了玉樓金蓮衆人打扮。他把鬏髻墊的高高的。梳的虚籠籠的頭髮。把水鬢描的長長的。在上邊遞茶遞水。被西門慶睃在眼裡。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子。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綉蟒衣。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約從十一月半頭。搭在旱路車上。起身去了。西門慶安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不期到此

正值孟玉樓生日。月娘和衆堂客在後廳吃酒。西門慶那日在家沒往那去。月娘分付玉簫房中另放卓兒。打發酒菜湯飯點心你爹吃。西門慶因打簾內看見惠蓮身上穿着紅紬對衿襖。紫絹裙子。在席上斟酒。故意問玉簫。那個穿紅襖的是誰。玉簫回道。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惠蓮。西門慶道。這媳婦子。怎的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一條別的顏色裙子配着穿。玉簫道。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裙子。說了就罷了。須臾過了玉樓生日。一日月娘往對門喬大戶家吃生日酒去了。約後晌時分。西門慶從外來家。已有酒了。走到儀門首。這惠蓮正往外走。兩個撞了滿懷。西門慶便一手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口中喃喃吶吶說道。我的兒。你若依了我。

頭面衣服隨你揀着用。那老婆一聲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徃前走了。西門慶歸到上房。叫玉簫送了一疋藍段子。到他屋裡如此這般對他說。爹昨日見你酒席上斟酒。穿着紅袄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的不好看。說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爹纔開廚櫃拿了這疋段子。使我送與你。教你做裙子穿。這惠蓮開看。却是一疋翠藍四季團花兼喜相逢段子。說道我做出來。娘若見了問怎了。玉簫道。爹到明日還對娘說你放心。爹說來你若依了這件事。隨你要甚麼。爹與你買。今日赶娘不在家要和你會會兒。你心下何如。那老婆聽了微笑而不言。因問爹多咱時分來。我好在屋裡伺候。玉簫道。爹說小廝每看着不好進你這屋裡來的。教你悄悄徃山子底下洞兒裡。那裡無人。堪

可一會兒老婆道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玉簫道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裡下棋你去不妨事當下約會已定玉簫走來回西門慶說話兩個都往山子底下成事玉簫在門首與他觀風却不想金蓮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只見小鸞來請玉樓說爹來家了三人就散了玉樓回後邊去了金蓮走到房中勻了臉亦往後邊來走入儀門只見小玉立上房門首金蓮問你爹在屋裡小玉搖手兒往前指這金蓮就知其意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只見玉簫攔着門金蓮只猜玉簫和西門慶在此私狎便頂進去玉簫慌了說道五娘休進去爹在裡面有勾當哩金蓮罵道怪狗肉我又怕你爹了不由分說進入花園裡來各處尋了一遍走到藏春塢山子洞兒裡只見他兩

個人在裡面纔了事。老婆聽見有人來。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看見金蓮。把臉通紅了。金蓮問道。賊臭肉。你在這裡做甚麼。老婆道。我來叫畫童兒來。看着。一溜烟走了。金蓮進來看見西門慶在裡邊繫褲子。罵道。賊沒廉耻的貨。你和奴淫婦大白日裡在這裡端的幹的勾當兒。剛纔我打與那淫婦兩個耳子纔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來你就是畫童兒。他來尋你。你與我實說和這淫婦偷了幾遭。若不實說。等住回大姐姐來家。看我說不說。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猪也不筭。俺每閒的聲喚在這裡來。你來也插上一把子。老娘眼裡却放不過。西門慶笑道。怪小淫婦兒。悄悄兒罷休。要嚷的人知道。我實對你說。如此這般。這今日纔一遭。金蓮道。一遭二遭。我不信你。既要這奴才淫

婦兩個瞞神諕鬼。弄刺子兒我打聽出來。休怪了我。却和你每答話。那西門慶笑的出去了。金蓮到後邊。聽見衆丫頭每說。爹來家。使玉簫手巾裹着一疋藍段子。往前邊去。不知與誰。金蓮就知是與來旺兒媳婦子的。對玉樓亦不題起此事。這老婆每日在那邊。或替他造湯飯。或替他做針指鞋脚。或跟着李瓶兒下棋。常賊乖趨附金蓮。被西門慶撞在一處無人。教他兩個苟合。圖漢子喜歡。惠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不筭。與他衣服汗巾。首飾香茶之類。只銀子成兩家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胭粉。漸漸顯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西門慶又對月娘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竈。只教他和玉簫兩個在月娘房裡後邊小竈上。專頓茶水。整理菜蔬。打發月娘房裡吃飯。與月

娘做針指。不必細說。看官聽說。凡家主切不可與奴僕并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紊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有詩爲証。

西門貪色失尊卑　群妾爭妍竟莫疑
何事月娘欺不在　暗通僕婦亂倫彝

一日臘月初八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伯爵。與大街坊尚推官家送殯。教小厮馬也備下兩疋。等伯爵白不見到。一面李銘來了教唱。春梅等四人彈唱。西門慶正在大廳上圍爐坐的。教春梅玉簫蘭香迎春。一般兒四個。都打扮出來。看着李銘指撥教演他彈唱。女婿陳經濟。在傍陪着說話。正唱三弄梅花。還未了。只見伯爵來。應寶跟着。夾着毡包進門。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

後走。被西門慶喝住。說道左右是你應二爹。都來見見罷。躲怎的。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纔待坐下。西門慶令四個過來。與應二爹磕頭。那春梅等朝上。磕頭下去。慌的伯爵𨖼喏不迭。誇道誰似哥好有福。出落的恁四個好姐姐。水葱兒的一般。一個賽一個。却怎生好。你應二爹。今日素手。促忙促急。沒曾帶的甚麽在身邊。改日送胭粉錢來罷。少頃春梅等四人。見了禮進去了。陳經濟向前作揖。一同坐下。西門慶道。你如何今日。這咱纔來。應伯爵道。不好告訴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近日纔教好些。房下記掛着。今日接了他家來。散心住兩日。亂着。旋教應保。叫了轎子。買了些〻東西在家。我纔來了。遲了一步見。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着。你咱吃了粥好去了。隨即一面分付小廝後邊看粥。

來吃。只見李銘見伯爵。打了半跪。伯爵道。李自新。一向不見你
李銘道。小的有。連日小的在北邊徐公公那裡答應。兩日。來爹
宅裡伺侯。說着。兩個小厮。放卓兒。拿粥來吃。就是四個鹹食。十
様小菜兒。四碗頓爛。一碗蹄子。一碗鴿子雛兒。一碗春不老蒸
乳餅。一碗餛飩鷄兒。銀廂甌兒。粳米投着。各樣榛松栗子果仁
梅桂白糖粥兒。西門慶陪應伯爵。陳經濟吃了。就拿小銀鍾篩
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壺裡還剩下上半壺酒。分付小厮畫童
兒連卓兒擡下去廂房內與李銘吃。就穿衣服起身同應伯爵
並馬相行。與尚推官送殯去了。只落下李銘在西廂房吃畢酒
飯。那月娘房裡玉簫。和蘭香衆人。打發西門慶出了門。在廂房
内亂厮有成一塊。一回都往對過東廂房。西門大姐房裡抅混

去了。止落下春梅一個。和李銘在這邊。教演琵琶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寬把手兆住了。李銘把他手拿起畧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來。罵道好賊王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王八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一日好酒好肉越發養活的那王八靈聖兒出來了。平白捻我手的來了。賊王八你錯下這個鍬撅了。你問聲兒去我手裡你來弄鬼等來家等我說了。把你這賊王八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戶。沒你這王八學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尋不出王八來。撅臭了你這王八了。被他千八萬王八罵的李銘拿着衣服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李銘諕的往外走了。春梅氣狠狠直罵進後邊來。金蓮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并宋惠蓮在房

裡下棋。只聽見春梅從外罵將來。金蓮便問道。賊小肉兒你罵誰哩。誰惹你來。氣的春梅道。情知是誰。叵耐李銘那王八。爹臨去。好意分付小厮。留下一卓菜并粳米粥兒與他吃。也有玉簫他每。你推我。我打你。頑成一塊。對着王八。呲牙露嘴的。狂的有些。褶兒也怎的頑了一回。都往大姐那邊廂房裡去了。王八見無人。儘力向我手上捻了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着我嗤嗤待笑。我饒了他。那王八見我嚷罵起來。他就卽夾着衣裳往外走了。劉纔打與賊王八兩個耳刮子纔好。賊王八。你也看個人兒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貨。教你這王八。在我手裡弄鬼。我把王八臉。打綠了。金蓮道。怪小肉兒。學不學。沒要緊。把臉兒氣的黃黃的。等爹來家說了。把賊王八攆了去就是了。那

裡緊等着供唱撰錢哩。也怎的教王八調戲我這丫頭。我知道賊王八業罐子滿了。春梅道他就倒運着。量二娘的兄弟。那怕他二娘莫不挾仇打我五棍兒。也怎的。宋惠蓮道。論起來。你是樂工。在人家教唱。也不該調戲良人家女子。照顧你一個錢也是養身父母。休說一日三茶六飯兒扶持着。金蓮道。扶侍着。臨了還要錢兒去了。按月兒一個月。與他五兩銀子。賊王八。也錯上了墳。你問聲家裡。這些小厮每。那個敢望着他雌牙笑一笑兒。吊個嘴兒。遇喜歡。罵兩句。若不喜歡。拉倒他王子根前。就是打着。緊把他的扛的眼直直的看不出。他來賊王八造化低。你惹他生姜。你還沒曾經着他辣手。因向春梅道。沒見你。你爹去你進來。便罷了。平白只顧和 他那廂房裡做甚麼。却教那王

八調戲你。春梅道。都是玉簫和他每。只顧頑。笑成一塊。不肯進來。玉樓道。他三個如今還在那屋裡。春梅道。都往對過大姐房裡去了。玉樓道。等我瞧瞧去。那玉樓起身去了。良久。李瓶兒亦回房。使綉春叫迎春去。至晚西門慶來家。金蓮一五一十。告訴西門慶。西門慶分付來興兒。今後休放進李銘來走動。自此遂斷了路兒。不敢上門。這李銘正是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証。

習教歌妓逞家豪　每日閑庭弄錦槽

不意李銘遭譴斥　春梅聲價競天高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玉簫觀風賽月房　金蓮竊聽藏春塢

行動不思天理　施爲怎却成規
狥情縱意任奸欺　仗勢慢人尊巳
出則錦衣駿馬　歸時越女吳姬
休將金玉作根基　但恐莫逃輿櫬

話說一日臘盡陽回。新正佳節。西門慶賀節不在家。吳月娘往吳大妗子家去了。午間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玉樓道。咱每今日賭甚麽好。潘金蓮道。咱每人三盤賭五錢銀子東道。三錢買金華酒兒。那二錢買個猪頭來。教來旺媳婦子燒猪頭咱每吃。只說他會燒的好猪頭。只用一根柴禾兒。燒的

稀爛。玉樓道。大姐姐他不在家。却怎的計較。金蓮道。存下一分兒。送在他屋裡。也是一般。說畢。三人擺下棋子。下了三盤。李瓶兒輸了五錢銀子。金蓮使綉春兒。叫將來興兒來。把銀子遞與。教他買一壜金華酒。一個猪首。連四隻蹄子。分付送到後邊廚房裡。教來旺兒媳婦惠蓮。快燒了。拿到你三娘屋裡。等着我每就去。那玉樓道。六姐。教他燒了。拿盒子。拿到這裡來吃罷。在後邊李嬌兒孫雪娥。兩個看答着。是請他不請他是。金蓮遂依聽玉樓之言。不一時來興兒買了酒和猪首。送到廚下。惠蓮正在外邊和玉簫。在石臺基上。坐着𢳆瓜子兒哩。來興兒便叫他。惠蓮嫂子。五娘三娘。都上覆你。使我買了酒猪首連蹄子。都在廚房裡。教你替他燒熟了。送到前邊六娘房裡去。惠蓮道。我不得

開與娘納鞋哩隨問教那個燒燒兒罷巴巴坐名兒教我燒來
與兒道你燒不燒隨你交與你我有勾當去說着揚長出去了
玉簫道你且丟下替他燒燒罷你曉的五娘嘴頭子又惹的聲
聲氣氣的惠蓮笑道五娘怎麼就知我會燒猪頭巴巴的裁派
與我替他燒于是起身走到大厨竈裡舀了一鍋水把那猪首
蹄子剃刷乾淨只用的一根長柴安在竈內用一大碗油醬并
回香大料拌着停當上下錫古子扣定那消一個時辰把個猪
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五味俱全將大冰盤盛了連姜蒜碟
兒教小厮兒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裡旋打開金華酒篩
來玉樓揀上分兒齊整的留下一大盤子并一壺金華酒與月
娘吃使丫鬟送到上房裡其余三個婦人圍定把酒來斟正吃

中間只見惠蓮笑嘻嘻走到根前說道娘每試嘗這猪頭今日小的燒的好不好金蓮道三娘紹繞誇你倒好手段兒燒的這猪頭倒且是稀爛李瓶兒問道真個你用一根柴禾兒惠蓮道不瞞娘每說還消不得一根柴禾兒哩若是一根柴禾兒就燒的脫了骨玉樓叫綉春你拿個大盞兒篩一盞兒與你嫂子吃李瓶兒連忙叫綉春斟酒他便取揀碟兒揀了一碟猪頭肉兒遞與惠蓮說道你自造的你試嘗嘗惠蓮道小的自知娘每吃不的鹹沒曾好生加醬胡亂也罷了下次再燒時小的知道了于是揷燭也似磕了三個頭方繞在卓頭傍邊立着做一處吃酒到晚夕月娘來家衆婦人見了月娘小玉悉將送來猪頭拿與月娘看玉樓笑道今日俺每因在李大姐處下棋贏的李大

姐猪頭。留與姐姐吃。月娘道。這般有些不均了。各人賭勝。虧了一個就不是了。咱每這等計較。只當大節下。咱姊妹這幾人。每人輪流治一席酒兒。叫將郁大姐來。晚間耍耍。有何妨碍。强如那等賭勝負。難爲一個人。我主張的好不好。衆人都說姐姐主張的是。月娘道。明日就是初五日。就起罷。使小厮叫郁大姐來。于是李嬌兒占了初六。玉樓占了初七。金蓮占了初八日。金蓮道。只我便益。那日又是我的壽酒。又該我擺酒。一舉而兩得。閒着孫雪娥。孫雪娥半日不言語。月娘道。他罷。你每不要纏他了。教李大姐挨着擺。玉樓道。初九日又是六姐生日。只怕有潘姥姥和他妗子來。月娘道。初九日不得閒。教李大姐挪在初十日也罷了。衆人計議已定。話休饒舌。先是初五日。西門慶不在家。

往隣家赴席去了。月娘在上房擺酒。郁大姐彈唱。請衆姊妹歡飲了一日。方散。到第二月却該李嬌兒。就挨着玉樓金蓮。都不必細說。須臾過了金蓮生日。潘姥姥吳大妗子。都在這裡過節。須要看看到初十日。該李瓶兒擺酒。使綉春往後邊請雪娥去。一連請了兩替。答應着來。只顧不來。玉樓道。我就說他不來。李大姐。只顧強去請他。可是他對着人說的。你每有錢的。都吃十輪酒。沒的那俺每去赤脚絆驢蹄。似他這等說。俺每罷了。把大姐姐都當驢蹄了看成。月娘道。他是恁不是才料處窩行貨子。都不消理他了。又請他怎的。于是擺上酒來。衆人都來前邊李瓶兒房裡吃酒。郁大姐在傍彈唱。當下也有吳大妗子。和西門大姐。共八個人飲酒。那日西門慶不在家。往人家去了。月娘分

付玉簫等你爹來家要吃酒你在房裡打發他吃就是了玉簫應諾不想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家玉簫向前替他脫了衣裳西門慶便問月娘往那去了玉簫回道都在前邊六娘房裡和大妗了潘姥姥吃酒哩西門慶問道吃的是甚麼酒玉簫道是金華酒西門慶道還有年下你應二爹送的那一罈茉梨花酒打開吃一面教玉簫旋把茉梨花酒打開西門慶嚐了嚐說道自好你娘每吃教玉簫小玉兩個提着送到前邊李瓶兒房中惠蓮正在月娘傍邊侍立斟酒見玉簫送酒來惠蓮俐便連忙走下來接他的酒玉簫便遞了個眼色與他向他手上捏了一下這老婆就知其意月娘問玉簫誰使你送酒來玉簫道爹使我來月娘道你爹來家都大回了玉簫道爹剛纔來家因問娘每

吃的甚麽酒。說是金華酒。教我把應二爹送的這一罎茉梨花酒。拿來與娘每吃。月娘問你爹若吃酒。房中放卓兒。有見成菜兒打發他吃。玉簫應諾。往後邊去了。這惠蓮在席上站立了一回。推說道。我後邊看茶來。與娘每吃。月娘分付對你姐說。上房揀粧裡有。六安茶。頓一壺來俺每吃。這老婆一個猻古調。走到後邊。玉簫跟在堂屋門首。取茶來了。掀了個嘴兒與他。老婆掀開簾子。進月娘房來。只見西門慶坐在椅上。正吃酒。走向前一屁股。坐在他懷裡。兩個就親嘴咂舌頭。做一處。老婆一面用手搭着他那話。一面在上噙酒哺與他吃。老婆便道。爹你有香茶再與我些。前日你與的那香茶都沒了。又道。我少薛嫂兒幾錢花兒錢。你有銀子與我些兒。我還他。西門慶道。我茄袋内。還有

一二兩。你拿去。說着。西門慶要解老婆褲子。老婆道。不好。只怕人來看見。西門慶道。你今日不出去。在後邊晚夕咱好生耍耍。老婆搖頭說道。後邊惜薪司擋住路兒柴衆。咱不如還在五娘那裡。色絲子女。于是玉簫在堂屋門首觀風。由他二人在屋裡做一處頑耍。常言路上說話。草裡有人。不防孫雪娥正從後來。聽見房裡有人笑。只猜玉簫在房裡和西門慶說笑。不想玉簫又在穿廊下坐的。就立住了脚。玉簫恐怕他進屋裡去。便一徑支他說。前邊六娘請姑娘。怎的不往那裡吃酒。那雪娥鼻子裡冷笑道。俺每是沒時運的人兒。漫地裡栽桑。人不上他行。騎着快馬。也不上赶他。拿甚麽伴着他吃十輪兒酒。自下窮的伴當兒。伴的沒褲兒。正說着。被西門慶房中咳嗽了一聲。雪娥就往

廚房裡去了。這玉簫把簾子掀開。老婆見無人。急伶俐兩三步。就扠出來。往後邊看茶去了。須臾小玉從外邊走來。叫惠蓮嫂子。娘說你怎的取茶就不去了哩。老婆道。茶有了着姐拿菓仁兒來。不一時。小玉拿着盞托他提着茶。一直來到前邊。月娘問道。怎的茶這咱纔來。惠蓮道。爹在房裡吃酒。小的不敢進去。等着姐屋裡取茶葉。剥菓仁兒來。于是打發衆人吃了茶。小玉便拿回盞托去了。這惠蓮在席上斜靠卓兒站立。看着月娘衆人擲骰兒。故作揚聲說道。娘把長么搭在純六。却不是天地分。還贏了五娘。又道。你這六娘骰子。是個錦屏風對兒。我看三娘這么三配純五。只是十四點兒輸了。被玉樓惱了。說道。你這媳婦子。俺每在這裡擲骰兒。插嘴插舌。有你甚麼說處。幾句把老婆

羞的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飛紅了面皮。往下去了。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這裡衆婦人飲酒。至掌燈時分。只見西門慶掀開簾子。進來笑道。你每好吃。吳大妗子䟦起來。說道。姐夫來了。連忙讓坐兒與他坐。月娘道。你在後邊吃酒夫罷了。女婦男子漢。又走來做甚麽。西門慶道。旣是恁說。我去罷。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隨卽跟了來。見西門慶吃的半醉。拉着金蓮說道。小油嘴。我有句話兒和你說。我要留蕙蓮在後邊一夜兒罷。後邊沒地方兒。看你怎的容他在你這邊歇一夜兒罷。好不好。金蓮道。我不好罵的。沒的那汗邪的胡說。隨你和他那裡合搗去。好嬌態教他在我這裡。我是沒處照放他。我就算依了。你春梅賊小肉兒。他也不容他這裡。你不信。叫了春

梅小肉兒問了他來他若肯了我就容你容他在這屋裡西門慶道既是你娘兒每不肯罷我和他往那山子洞兒那裡過一夜你分付丫頭拿牀鋪盖生些火兒那裡去不然這一冷怎麽當金蓮忍不住笑了我不好罵出你來的賊奴才淫婦他是養你的娘你是王祥寒冬臘月行孝順在那石頭牀上卧氷哩西門慶笑道恠小油嘴兒休傒落我罷麽好歹叫丫頭生個火兒金蓮道你去我知道當晚衆堂客席散金蓮分付秋菊果然抱鋪蓋籠火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兒預備惠蓮送月娘李嬌兒玉樓進到後邊儀門首故意説道娘小的不送往前邊去罷月娘道也罷你前邊睡去罷這老婆打發月娘進入還在儀門首站立了一回見無人一溜烟往山子底下去了正是莫教襄

王勞望眼。巫山自送雨雲來。這宋惠蓮走到花園門。只說西門慶還未進來。就不曾扣角門子。只虛掩着來。到藏春塢洞兒內。只見西門慶又早在那裡頭秉燭而坐。老婆進到裡面。但覺冷氣侵人。塵囂滿榻。于是袖中取出兩個棒兒香。燈上點着。插在地下。雖故地下籠着一盆炭火兒。還冷的打競。老婆在床上先伸下鋪。上面還蓋着一件貂鼠禪衣。掩上雙扉。兩個上床就寢。西門慶脫去衣裳。白綾道袍。坐在床上。把老婆褪了褲。抱在懷裡。兩隻脚蹺在兩邊。那話突入牝中。兩個摟抱。正做得好。却不妨潘金蓮。打聽他二人入港。已是定了。在房中摘去冠兒。輕移蓮步。悄悄走來花園內。聽他兩個私下說甚話。到角門首。推了推門着。遂潛身徐步而入。也不怕蒼苔冰透了。凌波花刺抓傷

了裙褶跙足隱身在藏春塢月窓下站聽良久只見裡面燈燭尚明老婆笑聲說西門慶冷鋪中捨冰把你賊受罪不渴的老花子就沒本事尋個地方兒走在這寒冰地獄裡來了口裡啣着條繩子凍死了往外拉又道冷合合的睡了罷怎的只顧端詳我的脚怎的你看過那小脚兒的來相我沒雙鞋面兒那個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看着人家做鞋不能勾做西門慶道我兒不打緊處到明日替你買幾錢的各色鞋面誰知你比你五娘脚兒還小老婆道拿甚麼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畧試了試還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樣子周正纔好金蓮在外聽了這個奴才淫婦等我再聽一回他還說甚麼于是又聽勾多時只聽老婆問西門慶說你家第五的秋胡戲你娶

他來家。多少時了。是女招的是後婚兒來。西門慶道也是回頭人兒。老婆道。嗔道恁恁久慣老成。原來也是個意中人兒。露水夫妻。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外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移脚不動。說道。若教這奴才淫婦。在裡面把俺每都吃他撐下去了。待要那時就聲張罵起來。又恐怕西門慶性子不好。逞了淫婦的臉。待要含忍了他。恐怕他明日不認。罷罷。留下個記兒使他知道。到明日我和他答話。于是走到角門首。拔下頭上一根銀簪兒。把門倒銷了。懊恨歸房宿歇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辰。老婆先來穿上衣裳。蓬着頭。走出來見角門沒插。吃了一驚。又搖門。搖了半日。搖不開。走去見西門慶。西門慶隔壁叫迎春替他開了。因看見簪銷門兒。就知是金蓮的簪子。就知曉夕

他聽了去了。這老婆懷着鬼胎。走到前邊。正開房門。只見平安從東淨裡出來。看見他。只是笑。惠蓮道。怪囚根子。誰和你雌着那牙笑哩。平安兒道。嫂嫂俺每笑笑兒也嗔。惠蓮道。大清早辰平白笑的是甚麼。平安道。我笑嫂子三日沒吃飯。眼前花。我猜你昨日一夜不來家。這老婆聽了此言。便把臉紅了。罵道。賊提口拔舌見鬼的囚根子。我那一夜不在屋裡睡。怎的不來家。你丟塊瓦兒也要下落。平安道。我剛纔遠看嫂子鎖着門。怎的賴得過。惠蓮道。我早起身就往五娘屋裡。只剛纔出來。你這囚在那裡來。平安道。我聽見五娘教你醃螃蟹。說你會劈的好腿兒。嗔道五娘使你門首看着旋簸箕的。說你會咂的好舌頭。把老婆說的急了。拿起條門拴來。赶着平安兒遶院子罵道。賊汗邪

囚根子。看我到明日對他說。不說不與你個功德也不怕。狂的有甚些撍兒也怎的。那平安道。耶嚛嫂子。將就着些兒罷。對誰說。我曉的。你往高枝兒上去了。那惠蓮急訕起來。只赶着他打。不料玳安正在印子舖簾子下走出來。一把手將拴奪住了。說道。嫂子為甚麼打他。惠蓮道。你問那雌牙鬼囚根子。口裡六說白道的。把我的胳膊都氣軟了。那平安得手外往跑了。玳安推着他說。嫂子你少生氣着惱。且往屋裡梳頭去罷。婦人便向腰間葫芦兒順代裡取出三四分銀子來。遞與玳安道。累你替我拿大碗盪兩個合汁來我吃。把湯盛在銚子裡罷。玳安道不打緊。等我去。一手接了。連忙洗了臉。替他盪了合汁來。婦人讓玳安吃了一碗。他也吃了一碗。方纔梳了頭。鎖上門。先到後邊月

娘房裡打了卯兒然後來金蓮房裡金蓮正臨鏡梳粧惠蓮小意兒在傍拿抿鏡掇洗手水慇懃侍奉金蓮正眼也不瞧他也不理他惠蓮道娘的睡鞋裹脚我捲了收了罷金蓮道由他你放着教丫頭進來收便吽秋菊賊奴才往那去了惠蓮道秋菊掃地哩春梅姐在那裡梳頭哩金蓮道你別要管他丢着罷亦發等他每來拾掇歪蹄潑脚的沒的展汚了嫂子的手你去扶持你爹爹也得你恁個人兒扶持他纔可他的心俺每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只嫂子是正名正頂轎子娶將來的是他的正頭老婆秋胡戲這老婆聽了正道着昨日晚夕他的真病于是向前雙膝跪下說道娘是小的一個主兒娘不高擡貴手小的一時兒存站不的當初不因娘寬恩小的也不肯依隨爹就

是後邊大娘無過只是個大綹兒小的還是娘擡舉多莫不敢
在娘面前欺心隨娘查訪小的但有一字欺心到明日不逢好
死一個毛孔兒裡生下一個疔瘡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我眼子
裡放不下砂子的人漢子既要了你俺每莫不與你爭不許你在
漢子根前弄鬼輕言輕語的你說把俺每踹下去了你要在中
間踢跳我的姐姐對你說把這等想心兒且吐了些兒罷惠蓮
道娘再訪小的並不敢欺心到只怕昨日晚夕娘錯聽了金蓮
道傻嫂子我閑的慌聽你怎的我對你說了罷十個老婆買不
住一個男子漢的心你爹雖故家裡有這幾個老婆或是外邊
請人家的粉頭來家通不瞞我一些兒一五一十就告我說你
聲你六娘當時和他一個鼻子眼兒裡出氣甚麼事兒來家不

告訴我你比他差些兒說得老婆閉口無言在房中立了一回走出來了走到儀門夾道內撞見西門慶說道你好人兒原來你是個大滑答子貨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你就告訴與人今日教人下落了我恁一頓我和你說的話兒只放在你心裡放爛了纔好想起甚麽來對人說乾淨你這嘴頭子就是個走水的槽有話到明日不告你說了西門慶道甚麽話我並不知道那老婆瞅了一眼往前邊去了平昔這婦人嘴兒乖常在門前站立買東買西趕着傅夥計叫傅大郎陳經濟叫姐夫賁四叫老四昨日和西門慶勾搭上了越發在人前花哨起來常和衆人打牙犯嘴全無忌憚或一時教傅大郎我拜你拜替我門首看着買粉的那傅夥計老成便驚心兒替他門首看過來叫住

請他出來買玳安故意戲他說道嫂子賣粉的早辰過去了你早出來拿秤稱他的好來老婆罵道賊猴兒裡邊五娘六娘使我要買搽的粉你如何說拿秤稱三斤胭脂二斤粉教那淫婦搽了又搽看我進裡邊對他說不說玳安道那嚛嫂子行動只拿五娘諕我幾時來一回又叫賁老四你對我門首看着賣梅花菊花的我要買兩對兒戴那賁四俱了買賣好歹專心替他看着賣梅花的過來叫住請出他來買婦人立在二層門裡打開廂兒揀要了他兩對鬢花大翠又是兩方紫綾閃色銷金汗巾兒共該他七錢五分銀子婦人向腰裡摸出半側銀子兒來央及賁四替他鑿稱七錢五分與他那賁四正寫着帳丟下走來蹲着身子替他鑿只見玳安走來說道等我與嫂子鑿一面

接過銀子在手。且不鑿。只顧瞧那銀子。婦人道。賊猴兒不鑿。只情端詳的是些甚麽。你半夜沒聽見狗咬。是偷來的銀子。玳安道。偷倒不偷這銀子有些眼熟。倒像爹銀子包兒裡的。前日爹在燈市裡鑿與買方金蠻子的銀子。還剩了一半。就是這銀子。我記得千眞萬眞。婦人道。賊囚。一個天下人還有一樣兒的。爹的銀子。怎的到得我手裡。玳安笑道。我知道甚麽帳兒。婦人便趕着打。小廝把銀子鑿下七錢五分。交與買花翠的。把剩的銀子。拿在手裡。不與他去了。婦人道。賊囚根子。你敢拿了去。我筭你好漢。玳安道。我不拿你的。你把剩下的與我些兒買甚麽吃。那婦人道。賊猴兒。你遞過來。我與你哄的。玳安遞到他手裡。只掠了四五分一塊與他。別的還撂在腰裡。一直進去了。自此以

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截花翠汗巾之類。甚至瓜子兒四五升量進去。教與各房丫鬟并眾人吃。頭上治的珠子箍兒。金燈籠墜子。黃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紅潞紬褲兒。線捺護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木樨。香桶子三四個。帶在身邊。見一日也花消二三錢銀子。都是西門慶背地與他的。此事不必細說。這老婆自從被金蓮識破他機關。每日只在金蓮房裡。把小意兒貼恋。與他頓茶頓水。做鞋脚針指。不拿強拿。不動強動。正經月娘後邊。每日只打個到面兒。就來前邊金蓮這邊來。每日和金蓮瓶兒兩個下棋。抹牌行成夥兒。或一時撞見西門慶來。金蓮故意令他傍邊斟酒。教他一處坐。每日大酒大肉。頑耍。只圖漢子喜歡。這婦人見抱金蓮腿兒。正是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

桃花順水流。有詩爲証

金蓮好寵弄心機　宋氏姑容犯主闈

晨牝不啚今蓄禍　他日遭愆竟莫追

毋意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經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旺婦

銀燭高燒酒乍醺　當筵且喜笑聲頻
蠻腰細舞章臺柳　檀口輕歌上苑春
香氣拂衣來有意　翠微落地拾無聲
不因一點風流趣　安得韓生醉後醒

話說一日天上元宵。人間燈夕。西門慶在家廳上。張掛花燈。鋪陳綺席。正月十六合家歡樂飲酒。正面圍着石崇錦帳圍屏。掛着三盞珠子吊燈。兩邊擺列着許多妙戲桌燈。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在兩邊列坐。都穿着錦綉衣裳。白綾襖兒。藍裙子。惟有吳

月娘穿着大紅遍地通袖袍兒貂鼠皮襖下着百花裙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春梅玉簫迎春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擦箏歌板彈唱燈詞獨於東首設一席與女婿陳經濟坐一般三湯五割食烹異品菓獻時新小玉元宵小鸞綉春都在上面下來斟酒那來旺兒媳婦宋惠蓮不得上來坐在穿廊下一張椅兒上口裡磕瓜子兒等的上邊呼喚要酒他便揚聲叫來安兒畫童兒娘上邊要熱酒快儹酒上來賊囚根子一個也沒在這裡伺候多不知往那裡去了只見畫童盪酒上去西門慶就罵道賊奴才一個也不在這裡伺候往那裡去來賊少打的奴才小厮走來說道嫂子誰往那去來就對着爹說要唱教爹罵我蕙蓮道上頭要酒誰教你不伺候關我甚事不罵你罵誰畫

童兒道這地上乾乾淨淨的嫂子磕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見
又罵了惠蓮道賊囚根子六月債兒熱還得快就是甚麽打緊
教你彫佛眼兒便當你不埽丟着另教個小廝埽等他問我只
說得一聲畫童兒道那咲嫂子將就些兒罷了如何和我合氣
于是取了苕帚來替他埽瓜子皮兒這宋惠蓮外邊磕瓜子兒
不題却說西門慶席上見女婿陳經濟没酒分付潘金蓮連忙
下來滿斟一杯酒笑嘻嘻遞與經濟說道姐夫你爹分付好歹
飲奴這杯酒兒經濟一壁接酒一面把眼兒不住斜瞄婦人說
五娘請尊便等兒子慢慢吃婦人一逕身子把燈影着左手執
酒剛待的經濟用手來接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捏這經濟一面
把眼瞧着衆人一面在下戲把金蓮小脚兒上踢了一下婦人

微笑低聲道。恠油嘴。你丈人瞧着。待怎的。看官聽說。兩個自知暗地裡。調情頑耍。卻不知宋惠蓮。這老婆又是一個兒。在槅子外窗眼裡。被他瞧了個不亦樂乎。正是當局者迷。傍觀者清。雖故席上衆人。到不曾看出來。卻被他向窗隙燈影下。觀得仔細。口中不言。心下自思。尋常時在俺每根前。到且提精細撇清。誰想暗地。卻和這小夥子兒勾搭。今日被我看出破綻。到明日再搜求我。是有話說。正是

誰家院內白薔薇　暗暗偷攀三兩枝
羅袖隱藏人不見　馨香惟有蝶先知

飲酒多時。西門慶忽被應伯爵差人請去。賞燈吃酒去了。分付月娘。你們自在頑耍。我往應二哥家吃酒去來。玳安平安。兩個

小廝跟隨去了。月娘與衆姊妹吃了一回。但見銀河清淺。珠斗爛斑。一輪團圓皎月。從東而出。照得院宇猶如白晝。婦人或有房中換衣者。或月下整粧者。或有燈前戴花者。惟有玉樓金蓮李瓶兒。三個并惠蓮。在廳前看經濟放花兒。李嬌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隨月娘後邊去也。金蓮便向二人說道。他爹今日不在家。咱對大姐姐說。往街上走走去。惠蓮在傍說道。娘們去也攜帶我走走。金蓮道。你既要去。你就往後邊問聲你大娘去。和你二娘。看他去不去。俺們在這裡等着你。那惠蓮連忙往後邊去了。玉樓道。他不濟事。等我親自問他聲出去。李瓶兒道。我也往屋裡穿件衣裳去。這回來冷。只怕夜深了。金蓮道。李大姐。你有披襖子。帶出件來我穿着。省得我往屋裡去走一遭。那李瓶

見應諾去了。獨剩着金蓮一個。看着經濟放花兒。見無人走向經濟身上揑了一把。笑道。姐夫原來只穿恁单薄衣裳。不害冷麼。不是大家兒子小鐵棍兒笑嘻嘻在根前舞旋旋的。且拉着經濟。問姑夫要炮煒放。這經濟恐怕打攪了事。巴不得與了他兩個元宵炮煒。支的他外邊耍去了。于是和金蓮打牙犯嘴。嘲戲說道。你老人家見我身上单薄。肯賞我一件衣裳兒穿也恁的。金蓮道。賊短命。得其慣便了。頭裡躧了我的脚兒。我不言語。如今大胆又來問我要衣服穿。我又不是你影射的。何故把與你衣服穿。經濟道。你老人家不與他罷。如何扎筏子來諕我。婦人道。賊短命。你是城樓子上雀兒。好耐驚耐怕的虫蟻兒。正說着。見玉樓和惠蓮出來。向金蓮說道。大娘因身上不方便。大姐不

金蓮問題。已情不爲。殿畫。

自在。故不去了。教娘們走走。早些來家。李嬌兒害腿疼。也不走。雪娥見大姐姐不走。恐怕他爹來家嗔他。也不出門。金蓮道。都不去罷。只咱和李大姐三個去罷。等他爹來家。隨他罵去。再不把春梅小肉兒。和房裡玉簫。你房裡蘭香。李大姐房裡迎春。都帶了去。等他爹來家問。就教他答話。小玉走來道。俺奶奶也是不去。我也跟娘們走走。玉樓道。對你奶奶說了去。我前頭等着你。良久。小玉問了月娘。笑嘻嘻出來。當下三個婦人。帶領着一簇男女。來安畫童兩個小廝。打着一對紗吊灯跟隨。女婿陳經濟躧着馬。擡放烟火花炮。與衆婦人瞧。宋惠蓮道。姑夫你好歹畧等等兒娘們。攜帶我走走。我到屋裡搭搭頭就來。經濟道。俺們如今就行。惠蓮道。你不等我。就是惱你一生。于是走到屋裡

換了一套綠閃紅叚子對衿袄兒白挑線裙子又用一方紅銷金汗巾子搭着頭額角上貼着飛金三個香茶并面花兒金燈籠墜子出來跟着衆人走百媚兒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綾袄兒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滿粉面朱唇經濟與來興兒左右一邊一個隨路放慢吐蓮金絲菊一丈蘭賽月明出的大街市上但見香塵不斷遊人如蟻花炮轟雷燈光雜彩簫鼓聲喧十分熱鬧左右見一隊紗燈引導一簇男女過來皆披紅垂綠以爲出於公侯之家莫敢仰視都躲路而行那宋惠蓮一回叫姑夫你放過桶子花我瞧一回又道姑夫你放過元宵炮燵我瞧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吊了鞋扶着人且兠鞋左來右去只和經濟嘲戲玉樓看不上說了兩句如何只見你

吊了鞋。玉簫道。他怕地下泥。套着五娘鞋穿着哩。玉樓道。你叫他過來我瞧。眞個穿着五娘的鞋。金蓮道。他昨日問我討了一雙鞋。誰知成精的狗肉。他套着穿。惠蓮于是摟起裙子來。與玉樓看。看見他穿着兩雙紅鞋在脚上。用紗綠線帶兒扎着褲腿一聲兒也不言語。須臾走過大街。到燈市裡。金蓮向玉樓道。咱如今往獅子街。李大姐房子裡走走去。于是分付畫童來安兒打燈先行。逕裡往獅子街來。小厮先去打門。老馮已是歇下。房中有兩個人家買的丫頭。在炕上睡。慌的老馮連忙開了門。讓衆婦女進來。旋戳開爐子。頓茶。挈着壺往街上取酒。孟玉樓道老馮你且住。不要去打酒。俺每在家酒飯吃的飽飽來。你每有茶。倒兩甌子來吃罷。金蓮道。你既留人吃酒。先訂下菜兒纔好。

李瓶兒道。媽媽子。一瓶兩瓶取了來。打水不渾的勾誰吃。要取一兩罈兒來。玉樓道。他哄你。不消取。只看茶來罷。那婆子方纔不動身。李瓶兒道。媽媽子。怎的不往那邊去走走。端的不知你成日在家做些甚麽。婆子道。奶奶。你看丟下這兩個業障在屋裡。誰看他。玉樓便問道。兩個丫頭。是誰家賣的。婆子道。一個是北邊人家房裡使女。十三歲。只要五兩銀子。一個是汪序班家出來的家人媳婦。家人走了。主子把鬏髻打了。領出來賣。要十兩銀子。玉樓道。媽媽。我說與你。有一個人要你攛他些銀子使。婆子道。三娘。果然是誰要。告我說。玉樓道。如今你二娘房裡只元宵兒一個。不勾使。還尋大些的丫頭使喚。你到把這大的賣與他罷。因問。這丫頭十幾歲。婆子道。他今年屬牛。十七歲了。說

着拿茶來衆人吃了茶那春梅玉簫并惠蓮都前後瞧了一遍
又到臨街樓上推開窗子瞧了一遍陳經濟催逼說夜深了看
了快些家去罷金蓮道短命催的人手脚兒不停住慌的是
些甚麽於是叫下春梅衆人來方纔起身馮媽媽送出門李瓶
兒因問平安往那裡去了婆子道今日這咱還沒來教老身半
夜三更開門閉户等着他來安兒道今日平安兒跟了爹往應
二爹家去了李瓶兒分付媽媽子早些関了門睡了罷他多也
是不來省的悞了你的睡頭明日早來宅裡伺候你是石佛寺
長老請着你就張致了婆子道誰是老身主兒老身敢張致李
瓶兒道媽媽你得多言多語明日早與你二娘送丫頭來說畢
看着他関了大門這一簇男女方纔回家走到家門首只聽見

住房子的韓回子老婆韓嫂兒聲音因他男子漢答應馬房內巴他在家跟着人走百病兒去了醉回來家說有人夜晚剜開他房門偷了狗又不見了些東西坐在當街上撒酒風罵人衆婦人方纔立住了脚金蓮使來安兒你去叫韓嫂兒等俺每問他個端的不一時把韓嫂兒叫到當面你為甚麽來韓嫂子不慌不忙扠手向前拜了兩拜說道三位娘在上聽小媳婦從頭兒告訴唱耍孩兒為証太平佳節元宵夜 云云 玉樓等衆人聽了每人掏袖中些錢果子與他叫來安兒你叫你陳姐夫送他進屋裡那陳經濟且顧和惠蓮兩個嘲戲不肯搊他去金蓮使來安兒扶到他家中分付教他明日早來宅内漿洗衣裳我對你爹說替你出氣那韓嫂兒千恩萬謝回家去了玉樓等剛走過

門首來只見賁四娘子穿着紅襖玄色段比甲玉色裙勒着銷金汗巾在門首笑嘻嘻向前道了萬福說道三位娘那裡走了走請不棄到寒家獻茶玉樓道方纔因小兒哭俺站住問了他聲承嫂子厚意天晚了不到罷賁四娘子道那嚛三位娘上門恠人家就笑話俺小家人家茶也奉不出一杯兒來生死拉到屋裡原來外邊供養觀音八難并關聖賢當門掛着雪花燈兒一盞掀開門簾他十四歲女兒長姐在屋裡卓上兩盞紗燈擺設着春臺菓酌與三人坐連忙教他長姐過來與三位娘磕頭遞茶玉樓金蓮每人與了他兩枝花兒李瓶兒袖中取了方汗巾又是一錢銀子與他買瓜子兒磕喜歡的賁四娘子拜謝了又拜款留不住玉樓等起身到大門首小厮來興在門首迎接

金蓮就問你爹來家不曾來興道爹未回家哩三個婦人還看着陳經濟在門首放了兩筒一丈菊和一筒大烟蘭一個金盞銀臺兒纔進後邊去了西門慶直至四更來家正是醉後不知天色暝任他明月下西樓却說陳經濟因走百病兒與金蓮等衆婦人嘲戲了一路兒又和來旺媳婦宋惠蓮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次日早辰梳洗畢也不到鋪子內逕往後邊吳月娘房裡來只見李嬌兒金蓮陪着吳大妗子坐的放着炕卓兒擺茶吃月娘便往佛堂中去了燒香這小夥兒向前作了揖坐下金蓮便說道陳姐夫你好人兒昨日教你送送韓嫂兒你就不動只當還教你小厮送去了且和媳婦子打牙犯嘴不知甚麼張致等你大娘燒了香來看我對他說不說經濟道你老人

家還說哩。昨日險些兒子腰累癱瘍了哩。跟了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兒。又到獅子街房裡回來。該多少里地。人辛苦走了。還教我送韓回子老婆。教小廝送送也罷了。睡了多大回。就天亮了。今早還扒不起來。正說着。吳月娘從燒了香來。經濟作了揖。月娘便問。昨日韓嫂兒爲甚麼撒酒風罵人。經濟把因走百病。被人剜開門。不見了狗。坐在當街哭喊罵人。今早他漢子來家。一頓好打的。這咱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不是俺每回來。勸的他進去了。一時你爹來家。撞見甚模樣子。說畢。玉樓李瓶兒大姐都到月娘房裡吃茶。經濟也陪着吃了茶。後次大姐回房。罵經濟不知死的囚根子。平白和來旺媳婦子打牙犯嘴。倘忽一時傳的爹知道了。淫婦便沒事。你死也沒處死。幾句說經濟。那日西

門慶在李瓶兒房裡宿歇起來的遲只見荆千户新陞一處兵馬都監來拜西門慶纔起來旋梳頭包綱巾整衣出來陪荆都監在廳上說話一面使平安兒進來後邊要茶宋惠蓮正和玉簫小玉在後邊院子裡撾子兒賭打瓜子頑成一塊那小玉把玉簫騎在底下笑罵道賊淫婦輸了瓜子不教我打因叫惠蓮你過來扯着淫婦一隻腿等我合這淫婦一下子正頑着只見平安走來叫玉簫姐前邊荆老爹來使我進來要茶哩那玉簫也不理他且和小玉廝打頑耍不理他那平安兒只顧催逼說人坐下來這一日了宋惠蓮道怪囚根子爹要茶問厨房裡上竈的要去如何只在俺這裡纏俺這後邊只是預備爹娘房裡用的茶不管你外邊的帳那平安兒走到厨房下那日該來保

妻惠祥。惠祥道。惟因我這裡使着手做飯。你問後邊要兩鍾茶出去就是了。巴巴來問我要茶。平安道。我到後頭來。後邊不打發茶。惠蓮嫂子說。該是那上竈的首尾。問那個要。他不管哩。這惠祥便罵道。賊潑婦。他認定了他是爹娘房裡人。俺天生是上灶的來。我這裡又做大家夥裡飯。又替大娘子炒素菜。幾隻手。論起就倒倒茶兒去。也罷了。巴巴坐名兒來尋上竈的。上竈的是你叫的。悞了茶也罷。我偏不打發上去。平安道。荊老爹來坐了這一日。嫂子快些打發茶。我拿上去罷。遲了又惹爹罵。當下這裡推那裡。那裡推這裡。就躭悞了半日。比及又等玉簫取茶菓茶匙兒出來。平安兒拿出茶去。那荊都監坐的久了。再三要起身。被西門慶留住。嫌茶冷不好吃。喝罵平安來。另換茶上去。

吃了。荆都監纔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問今日茶是誰頓的。平安道。是竈上頓的茶。西門慶回到月娘上房。告訴月娘。今日頓這樣茶去與人吃。你往厨下查。那個奴才老婆上竈採出來問他打與他幾下。小玉道。今日該惠祥上竈哩。慌的月娘說道。這㨨臢骨待死。越發頓恁樣茶上去了。一面使小玉。吽將惠祥當院子跪着。問他要打多少。惠祥答道。因把做飯炒大娘子素菜。使着手。茶畧冷了些。被月娘數罵了一回。饒了他起來。分付令後但凡你爹前邊人來。教玉簫和惠蓮後邊頓茶。竈上只管大家茶飯。這惠祥在厨下忍氣不過。剛等的西門慶出去了。氣恨恨走來後邊。尋着惠蓮。指着大罵。賊淫婦。趂了你的心了罷了。你天生的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裡人。俺每是上竈的老婆來。

巴巴使小廝坐名問上竈要茶。上竈的是你叫的。你我生米做成熟飯。你識我見的。促織不吃癩蝦蟇肉。都是一鍬土上人。你恒數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罷了。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惠蓮道。你好沒要緊。你頓的茶不好。爹嫌你。管我甚事。你如何走來拿人散氣。惠祥聽了此言。越發惱了。罵道。賊淫婦。你倒繞訕唆打我幾棍兒好來。怎的不教打我。你在蔡家養的漢。數不了。來這裡還弄鬼哩。惠蓮道。我養漢你看見來。沒有。扯臊淡哩。嫂子。你也不什麼清淨姑姑兒。那惠祥道。我怎不是清淨姑姑兒。蹺起腳兒來。比你這淫婦好些兒。我不說你罷。漢子有一拿小米數兒。你在外邊那個不吃你嘲過。你說你背地幹的那營生兒。只說人不知道。你把娘們還放不到心上。何況以下的人。惠

蓮道我背地說甚麼來。怎的放不到心上。隨你壓我。我不怕你。惠祥道有人與你做主兒。你可不怕哩兩個正拌嘴。被小玉兒請的月娘來。把兩個都喝開了。賊臭肉們不幹那營生去。都拌的是些甚麼。教你主子聽見。又是一塲兒頭裡不曾打得成等住回却打得成了。惠蓮道若打我一下兒。我不把淫婦口裡腸摳了。也不筭我。破着這命擯兑了你。也不差甚麼。咱大家都離了這門罷。說着。往前去了。後次這宋惠蓮越發猖狂起來。仗西門慶背地和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裡。逐日與玉樓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春梅在一處頑耍。那日馮媽媽。送了丫頭來。約十三歲。先到李瓶兒房裡看了。送到李嬌兒房裡。李嬌兒用五兩銀子買下。房中伏侍。不在話下。正是梅花窓逞春情

性。不怕封夷號令嚴。有詩爲證

外作禽荒内色荒　連沾此二子又何妨

早辰跨得雕鞍去　日暮歸來紅粉香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雪蛾透露蝶蜂情　　來旺醉謗西門慶

名家臺榭綻羣芳　搖拽鞦韆鬭艷粧
曉日暖添新錦綉　春風和藹舊門墻
玉砌蘭芽幾雙美　絳紗簾幙一枝良
堪笑家麋養家禍　閨門自此壞綱常

話說燒燈已過。又早清明將至。西門慶有應伯爵。早來邀請。常時節先在花園內捲棚下擺飯。看見許多銀匠。在前打造生活。孫寡嘴作東。邀去郊外耍子去了。先是吳月娘花園中扎了一架鞦韆。至是西門慶不在家。閒中率衆姊妹。每遊戲一番。以消春晝之困。先是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下來。教李嬌兒和潘

金蓮打。李嬌兒辭以身体沉重。打不的。却教李瓶兒和金蓮打。打了一回。玉樓便叫六姐過來。我和你兩個打個立鞦韆。分付休要笑。看何如。當下兩個婦人。玉手挽定綵繩。將身立于畫板之上。月娘却教宋惠蓮在下相送。又是春梅。正是得多少紅粉面對紅粉面。玉酥肩並玉酥肩。兩雙玉腕挽腹挽。四隻金蓮顛倒顛。那金蓮在上頭便笑成一塊。月娘道。六姐你在上頭笑不打緊。只怕一時滑倒。不是耍處。說着。不想那畫板滑。又是高底鞋。跐不牢。只聽得滑浪一聲。把金蓮擦下來。早時扶住架子。不曾跌着。險些沒把玉樓也拖下來。月娘道。我說六姐笑的不好。只當跌下來。因望李嬌兒衆人說道。這打鞦韆最不該笑。笑多了。有甚麼好。已定腿軟了。跌下來。也是我那咱在家做女兒時

隔壁周臺官家。有一座花園。花園中扎着一座鞦韆。也三月佳

節。一日他家周小姐。和俺一般三四個女孩兒。都打鞦韆耍子。

也是這等笑的不了。把周小姐滑下來。騎在畫板上。把身上喜

抓去了。落後嫁與人家。被人家說不是女兒。休逐來家。今後打

鞦韆。先要忌笑。金蓮道。孟三兒不濟。等我和李大姐打個立鞦

韆。月娘道。你兩個仔細打。卻教玉簫春梅。在傍推送。纔待打時。

只見陳經濟自外來。說道。娘每在這裡打鞦韆哩。月娘道。姐夫

來的正好。且來替你二位娘送送兒。丫頭每氣力少。送不的。這

經濟老和尚不撞鐘。得不的一聲。于是潑步撩衣。向前說。等我

送二位娘。先把潘金蓮裙子帶住。說道。五娘站牢。兒子送也。那

鞦韆飛在半空中。猶若飛仙相似。那李瓶兒見鞦韆起去了。諕

的上面怍吽道不好了。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慌的陳經濟說。你老人家且急性也等我慢慢兒的打發將來這相這回子。這裡吽那裡吽把兒子癆病都使出來了也沒些氣力使子是把李瓶兒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紅底衣摳了一把那李瓶兒道。姐夫慢慢着些我腿軟了。經濟道你老人家原來吃不得緊酒。先吽成一塊把兒子頭也吽花了。金蓮又說李大姐把我裙子又兜住了。兩個打到半中腰裡都下來了。却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個打。早時又沒站下我來手挽綵繩身子站的直屡屡脚䟢定下邊風來一回却教玉簫和惠蓮兩個打立鞦韆這惠蓮也不用人推送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裡然後抱地飛將下來。端的却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月娘看見對玉樓李[illegible]你

看媳婦子。他到會打。正說着。被一陣風過來。把他裙子刮起裡邊露見大紅潞紬褲兒。扎着臟頭紗綠褲腿兒。好五色納紗護膝。銀紅線帶兒。玉樓指與月娘瞧。月娘笑罵了一句。賊成精的就罷了。這裡月娘衆人打鞦韆不題。話分兩頭。却表來旺兒往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還押着許多馱垜箱籠船上。先走來家。到門首打了頭口。進入裡面。拂了塵灰。收卸了行李。到於後邊。只見雪娥正在堂屋門首。作了揖。那雪娥滿面微笑說道。好呀。你來家了。路上風霜。多有辛苦。幾時沒見。吃得黑胖了。來旺因問爹娘在那裡。雪娥道。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門外耍子去了。你大娘和大姐。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來旺兒道阿呀。打他則甚。鞦韆雖是北方戎戲。南方人不打他。婦女每到

春三月只鬪百草耍子雪娥便往厨下倒了一盞茶與他吃因問你吃飯不曾吃來旺道我且不吃飯見了娘往房裡洗洗臉着因問媳婦子在竈上怎的不見那雪娥冷笑了一聲說道你的媳婦兒如今是那時的媳婦兒了好不大了他每日只躧着他娘們夥兒裡下棋撾子兒抹牌頑耍他肯在竈上做活哩正說着小玉走到花園中報與月娘說來旺兒來了只見月娘自前邊走來坐下來旺兒向前磕了頭立在傍邊問了些路上往回的話月娘賞了兩瓶子酒吃一回他媳婦宋惠蓮來到月娘道也罷你辛苦且往房裡洗洗頭臉歇宿歇宿去等你爹來好見你爹回話那來旺兒便歸房裡惠蓮先付鑰匙開了門兒舀水與他洗臉撣塵收進褡褳去說道賊黑囚幾時沒見便吃

得這等肥肥的來家。替他替換了衣裳安排飯食與他吃睡了一覺起來，巳時日西時分，西門慶來家，來旺兒走到根前，參見悉把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尺頭，并家中衣服俱已完備，打成包裹，裝了四箱，搭在官船上來家。只少顧夫過稅，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了他趕腳銀兩，明日早裝載進城，收卸停當，交割數目。西門慶賞了他五兩房中盤纏，又交他家中買辦東西，這來旺兒私己帶了些人事，悄悄送了孫雪娥兩方綾汗巾，兩雙裝花膝褲，四匣杭州粉，二十個胭脂，背地告訴來旺兒說，自從你去了四個月光景，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玉簫怎的做牽頭從後子起金蓮屋裡怎的做窩巢，先在山子底下，落後在屋裡打撅成日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與他的衣服首飾花翠銀錢大

包帶在身邊使小廝在門首買東西見一日也使二三錢銀子來旺道恠道箱子裡放着衣服首飾我問着他說娘與他的雪蛾道那娘與他到是爺與他的哩這來旺兒遂聽記在心到晚夕到後邊吃了幾鍾酒歸到房中常言酒發頓腹之言因開箱子中看見一疋藍段子甚是花樣奇異便問老婆是那裡的段誰人與你的趂早實說老婆不知就裡故意笑着回道恠賊囚問怎的此是後邊見我沒個襖兒與了這疋段子放在箱中沒工夫做端的誰肯與我來旺兒罵道賊淫婦還搗鬼哄我端的是那個與你的又問這些首飾是那裡的婦人道呸恠囚根子那個沒個娘老子就是石頭𡎺刺兒裡迸出來也有個窩巢兒棗胡兒生的也有個仁兒泥人合下來的他也有靈性兒靠

着石頭養的也有個根絆兒爲人就沒個親戚六眷此是我姨娘家借來的釵梳是誰與我的白眉赤眼兒見鬼到死囚根子被來旺兒一拳來險不打了一交兒賊淫婦還說嘴哩有人親看見你和那沒人倫的豬狗有首尾玉簫丫頭怎的牽頭送段子的與你在前邊花園內兩個幹落後吊在潘家那淫婦屋裡明幹成日合的不值了賊淫婦你還來我手裡吊子日兒那婦人便大哭起來說道賊不逢好死的囚根子你做甚麼來家打我我幹壞了你甚麼事來你恁是言不是語丟塊磚瓦兒也要個下落是那個嚼舌根的沒空生有枉口拔舌調唆你來欺負老娘老娘不是那沒根基的貨教人就欺負死也揀個乾淨地方誰說我就不信你問聲兒宋家的丫頭若把腳畧趄兒把宋字

兒倒過來。我也還䟕着嘴兒說人哩。賊淫婦王八。你來嚼說我。你這賊囚根子。得不的個風兒就雨兒。萬物也要個實緃。好人教你殺那個人。你就殺那個人。幾句語兒來旺兒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不是我打你。一時被那厮局騙了。這疋藍段子。越發我和你說了罷。也是去年十一月裡。三娘生日。娘看見我身上。上穿着紫襖。下邊借了玉簫的裙子穿着。說道。媳婦子怪剌剌的。甚麽樣子不好。纔與了我這疋段。誰得閑做他。那個是不知道。就纂我恁一偏舌頭。你錯認了老娘。老娘不是個饒人的。明日我咒罵了樣兒與他聽。破着我一條性命。自恁尋不着主兒哩。來旺兒道。你既沒此事罷。平白和人合甚氣。快些打舖我睡。這婦人一面把舖伸下。說道。怪倒路死的囚根子。咊了那黃湯[illegible]是

你那淫婦要了禍乎白惹老婆罵。你那毴臉彈子。于是把來旺掠着。在炕上面裡䮨聽如雷的了。看官聽說。但凡世上養漢子的婆娘。饒他男子漢十八分精細。咬斷鐵的漢子。吃他幾句左話兒右說的話。十個九個都着了他道兒。正是東淨裡磚兒。又臭又硬。有詩為証。

宋氏偷情專主房　　來旺乘醉詈婆娘
雪蛾墻泄蜂媒事　　致使干戈肘掖傍

這宋惠蓮窩盤住來旺兒。過了一宿。到次日到後邊問玉簫誰人透露此事。終莫知其所由。只顧海罵。雪蛾不敢認。把一日禍便是這段起。月娘使小玉叫取雪蛾。一地裡尋不着。走到來旺兒房門首。只見雪蛾從來旺兒屋裡出來。只猜和他媳婦說話。

不想走到厨下。惠蓮在裡面切肉。良久。西門慶前邊陪着喬大户說話。央及。楊州鹽商王四峰。被安撫使送監在獄中。許銀二千兩。央西門慶對蔡太師人情釋放。剛打發大户去了。西門慶家中叫來旺來。旺從他屋裡跑出來。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以此都知雪蛾與來旺兒有首尾。一日來旺兒吃醉了。和一般家人小厮。在前邊恨罵西門慶。說怎的我不在家。耍了我老婆。使玉簫丫頭。拿一疋藍段子。别房裡啜他。把他吊在花園裡姦耍。後來怎的停眠整宿。潘金蓮怎做窩主。由他只休要撞到我手裡。我教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好不好把潘家那淫婦也殺了。我也只是個死。你看我說出來做的出來。潘家那淫婦想着他。在家擺死了他頭漢子武大。他小叔武

松因來告狀。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把武松墊發充軍去了。今日兩脚踏住平川路。落得他受用。還挑撥我的老婆養漢。我的仇恨與他結的有天來大。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到根前再說話。破着一命剮。便把皇帝打。這來旺兒自知路上說話。不知草裡有人。不想被同行家人來興兒聽見。這來興兒本姓因在甘州生養的。西門慶父親西門達。往甘州販絨去。帶了來家。使喚。就改名叫做甘來興兒。至是十二三年光景。娶妻生子。西門慶常叫他在家中買辦食用。撰錢。近日因與來旺媳婦宋氏勾搭。把買辦奪了。却教來旺兒管領。這來興兒就與來旺不睦。兩個有殺人之仇。聽見發此言語。有個不懷仇忌恨的。于是走來潘金蓮房裡告訴與金蓮。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只見

來興兒掀簾子進來。金蓮便問來興兒你來有甚事。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了。來興兒道今日俺爹和應二爹往門外送殯去了。適有一件事告訴老人家只放在心裡休說是小的來說金蓮道你有甚事只顧說不妨事來興兒道別無甚事。叵耐來旺兒昨日不知那裡吃的稀醉了在前邊大嚶小喝指猪罵狗罵了一日。又邏着小的廝打。小的走開一邊不理他對着家中大小。又罵爹和五娘。潘金蓮就問賊囚根子。罵我怎的。來興兒小的不敢說。三娘在這裡也不是別人。那廝說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耍了他爹老婆。使玉簫怎的送了一疋段子。到他房裡又是評見說五娘怎的做窩主賺他老婆在房裡和爹兩個明牆到夜。成牆到明。他打下刀子。要殺爹和五娘。白刀子進去。紅刀子

出來又說五娘那咱在家毒藥擺殺了親夫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點救了五娘一命說五娘如今恩將仇報挑撥他老婆養漢小的穿青衣抱黑柱不先來告五娘說聲早晚休乞那厮暗算玉樓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先吃一驚這金蓮不聽見便罷聽了此言粉面通紅銀牙咬碎罵道這犯死的奴才我與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他主子要了他的老婆他怎的纏我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永不筭老婆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因分付來興兒你且去等你爹來家問你時你也只照恁般說來興兒說五娘說那裡話小的又不賴他有一句說一句隨爹怎的問也只是這等說說畢來興兒往前邊去了玉樓便問金蓮真個他和爹這媳婦可有金蓮道你問那沒廉恥的貨甚

的好老婆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在人家使過了的九焞十八火的主子的奴才淫婦當初在蔡通判家房裡和大婆作弊養漢壞了事纔打發出來嫁了廚子蔣聰見過一個漢子他怎的不可舞手有一拿小米數兒甚麼事兒不知道賊強人瞞神兒諕鬼使玉簫送段子兒與他做襖兒穿我看他胆子敢穿出來筭他好老婆也是一冬裡我要告訴你沒告訴你那一日大姐姐往喬大户家吃酒不在咱每都不在前邊下棋只見丫頭說他爹來家咱每不散了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見小玉立在穿廊下我問他小玉望着我搖手兒我剛走到花園前只見玉簫那狗肉在角門首站立原來替他兩個覷風我還不知故教我徑往花園裡走玉簫攔着我不教我進去說爹在裡

面孝我罵了兩句賊狗肉我從新又怕起你爹來了我到[illegible]
和他有些甚麼查子帳不想走到裡面他和媳婦子在山洞裡
幹營生他老婆見我進去把臉飛紅的走出來了他爹見了我
訕訕的乞我罵了兩句沒廉耻落後媳婦子走到屋裡打旋磨
跪着我教我休對他娘說落後正月裡他爹要把淫婦安托在
我屋裡過一夜兒乞我和春梅折了幾句再幾時容他傍個影
兒賊萬殺的奴才沒的把我扯在裡頭說我招惹他好嬌態的
教才淫婦我肯容他在那屋裡頭弄硶兒就是我罷了俺春梅
那小肉兒他也不肯容他玉樓道嗔道賊臭肉在那在坐着見
了俺每意意似似的待起不起的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帳論
起來他爹也不該要他那裡尋不出老婆來教奴才在外邊猖

揚。甚麽樣子。傳出去了醜聽。金蓮道。左右的皮靴兒沒番正。你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裡偷你的小娘子。彼此換着做賊。小婦奴才。千也嘴頭子嚼說人。萬也嚼說。今日打了嘴。也說不的。玉樓向金蓮道。這庄事咱對他爹說好。不對他爹說好。大姐姐又不管。倘忽那厮眞個安心。咱每不言語。他爹又不知道。一時遭了他手。怎的。正是有心筭無心。不備怎隄備。六姐你還該說說。正是爲驢扭棍傷了紫荊樹。金蓮道。我若饒了這奴才。除非是他就合下我來。正是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有詩爲証。

來旺無端醉詈主　甘興懷恨架風波

金蓮聽畢眞情話　咬碎銀牙怒氣多

西門慶至晚來家。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鬢不整。睡揾香腮。哭的眼壞壞的。問其所以。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要殺主之事。訴說一遍。見有來興兒某日親自聽見他罵。你說此言語。思想起來。你背地圖要他老婆。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你的皮靴兒沒番正。那厮殺你。便該當與他何干。連我一例也要殺。趂早不為之計。夜頭早晚。人無後眼。只怕暗遭他毒手。西門慶因問誰和那厮有首尾。金蓮道。你休來問我。只問那上房裡小玉便知了。又說這奴才欺負我不是一遭兒了。說我當初怎的用藥擺殺漢子。你娶了我來。虧他尋人情搭救出我性命來。在外邊對人揚條。早是奴沒生下兒長下女。若是生下兒長下女。教賊奴才揚條着好聽。敢說你家娘當初在家不得地時。也虧你尋人情

救了他性命。恁說在你臉上，也無光了。你便沒羞恥，我都成不的。要這命做甚麼。這門慶聽了婦人之言，走到前邊，叫將來興兒無人處，問他始末緣由。這小厮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走到後邊摘問了小玉口詞，與金蓮頭說無差，委的某日，親眼看見雪蛾從他來旺兒屋裡出來，他媳婦兒不在屋裡，委的有此事。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把孫雪蛾打了一頓，被月娘再三勸了，撤了他頭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婦上竈，不許他見人。此事表過不題。西門慶在後邊，因使玉簫叫了宋惠蓮，背地親自問他。這老婆便道，阿呀，爹你老人家沒的說。他可是沒有這個話，我就替他賭了大誓。他酒便吃兩鍾，敢恁七個頭八個膽，背地裡罵爹。[illegible]水土。又[illegible]他靠那裡過日子。爹你不要

聽人言語。我且問爹聽見誰說這個話來。那西門慶被老婆一席話兒。閉口無言。問的急了。說是來興兒告訴我說來。他每日吃醉了。在外風裡言。風裡語罵我。惠蓮道。來興兒因爹叫俺這一個買辦。說俺每奪了他的。不得撰些錢使。挾下這仇恨兒。平空做作出來。拿這血口噴他爹。就信了他。有這個欺心的事。我也不饒他。爹你依我。不要教他在家裡。在家裡和他合氣。與他幾兩銀子本錢。教他信信脫脫遠離他鄉。做買賣去。休要放他在家裡絆了。他身子。自古道飽暖生閒事。飢寒發盜心。他怎麼不胡行亂作兒。這裡無人。他出去了。早晚爹和我說句話兒也方便些。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兒說的是。我有心叫他早上東京與蔡太師押送生辰担。他又纔從杭州回來家。不好

又使他的叫來保去罷。既你這說。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回來時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紬絹絲線。做買賣。你意下何如。老婆心中大喜。說道。爹若這等纔好。休放他在家裡。使的他馬不停蹄纔好。正說着。西門慶見無人。就摟他過來親嘴。老婆先遞舌頭在他口裡。兩個咂做一處。婦人道。爹你許我編䯼髻。怎的還不替我編。恁時候不戴。到已時戴。只教我成日戴這頭髮殼子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將八兩銀子。往銀匠家。替你拔絲去。西門慶又道。怕你大娘問怎生回答。老婆道。不打緊。我自有話打發他。只說問我姨娘家借來戴戴。怕怎的。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各自分散了。到了次日。西門慶在廳上坐着。叫過來旺兒來。你收拾衣服行李。赶後日三月二十

八日起身。往東京押送蔡太師。生辰担去。回來我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這來旺兒心中大喜。應諾下來。回房收拾行李。在外買人事。來興兒打聽得知。就來告報金蓮知道。金蓮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走到那裡不見西門慶。只見陳經濟那裡封蟒衣尺頭。先是叫銀匠在家。打造了一付四陽捧壽銀人。都是高一尺有餘。甚是奇巧。又是兩把金壽字壺。兩副玉桃杯。兩套杭州織造。大紅五彩羅段紵絲蟒衣。只少兩疋玄色焦布。和大紅紗蟒衣。一地裡拿銀子。尋不出來。李瓶兒道。我那邊樓上還有幾件沒裁的蟒。等我瞧去。不一時西門慶與他同往上樓去尋。揀出四件來。兩件大紅紗。兩疋玄色焦布。俱是金織邊五彩蟒衣。比杭州織來的花樣身分更強十倍。把西門慶喜歡要

金蓮說的未嘗不是

不的。正在捲棚內。教陳經濟封尺頭。金蓮便問你爹在那裡。你封的是甚麼。經濟道。爹剛纔在這裡來。往六娘那邊樓上去。我封的是往東京蔡太師生辰担的尺頭。金蓮問打發誰去。經濟道。我聽見昨日。爹分付來旺兒去。敢打發來旺兒去。這金蓮纔待下臺基。往花園那條路上走。正撞見西門慶。叫到屋裡問他。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西門慶道。來旺兒和吳主管二人。還有鹽客王四峯。一千幹事的銀兩。以此多着兩個去。婦人道。隨你心下。我說的話兒。你不依。倒聽那奴才淫婦。一面兒言。他隨問怎的。只護他的漢子。那奴才有話在先。不是一日兒了。左右破着。把老婆丟與你。坑了你這頭子。拐的往那頭裡停停脫脫去、了。看哥哥兩眼兒哩。你的白丟了罷了。難爲人家一千兩銀子。

不怕你不賠他我說在你心裡隨你隨你老婆無故只是爲你
這奴才發言不是一日了不曾你拿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裡
不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你留他在家裡早晚沒
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邊去他使了你本錢頭一件你先
說不的他你若要他這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門
離户常言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草若除根萌芽再不
生就是你也不躭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一席話兒說的西門
慶如醉方醒正是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提醒夢中人畢竟未
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惠蓮含羞自縊

閑居慎可說無妨　纔說無妨便有方

爭先徑路機關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

爽口物多終作疾　快心事過必爲殃

與其病後能求藥　不若病前能自防

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變了卦兒。到次日那來旺兒。收拾行李伺候。裝馱垜起身。上東京。等到日中。還不見動靜。只見西門慶出來。叫來旺兒到根前。說道。我夜間想來。你纔打杭州來家。多少時兒。又教你往東京去。忒辛苦了。不如叫來保替你去罷了。你且在家歇息幾日。我到明日家門首生意。尋一個與你

做罷。自古物定主財。貨隨客便。那來旺兒。那裡敢說甚的。只得應諾下來。西門慶就把生辰担。并細軟銀兩。馱垜書信。交付與來保。和吳主管。五月廿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這來旺兒回到房中。把押担生辰不要他去。教來保去了一節。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中胡說。怒起宋惠蓮來。要殺西門慶。被宋惠蓮罵了他幾句。你咬人的狗兒不露齒。是言不是語。墻有縫壁有耳。咊了那黃湯。挺他兩覺。打發他上床睡了。到次日走到後邊串作玉簫房裡。請出西門慶。兩個在厨房後墻底下。僻靜處說話。玉簫在後門首替他覷着風。老婆甚是埋怨。西門慶。說道。爹你是個人。你原說教他去。怎麼轉了靶子。又教別人去你乾淨是個毬子心腸。滚下滚上。燈草拐棒兒。原拄不定。把你

到明日盖個廟兒。立起個旗杆來。就是個謊神爺。你謊乾淨順屁股喇喇。我再不信你說話了。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塲。就沒些情分兒。西門慶笑道。到不是此說。我不是也教他去。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所以教來保去了。留下他家門首。尋個買賣與他做罷。婦人道。你對我說。尋個甚麽買賣與他做。西門慶道。我教他搭個主管。在家門首開酒店。婦人聽言。滿心歡喜。走到屋裡。一五一十。對來旺兒說了。单等西門慶示下。一日西門慶在前廳坐下。着人叫來旺兒近前。卓上放下六包銀兩。說道。孩兒你一向杭州來家。辛苦要不的。教你往東京去了。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些。所以教來保同吳主管去了。今日這六包銀子。三伯兩。你拿去搭上個主管。在家門首開個酒店。月間尋

些利息孝順我。也是好處。那來旺連忙扒在地下磕頭。領了六包銀兩。回到房中。告與老婆說。他到過醮來了。拿買賣來窩盤我。今日與了我這三百兩銀子。教我搭主管。開酒店做買賣。老婆道。怪賊黑囚。你還嗔老娘說。一鍬就撅了井。也等慢慢來。如何今日也做上買賣了。你安分守己。休再吃了酒。口裡六說白道。來旺兒叫老婆。把銀兩收在箱中。我在街上尋夥計去也。於是走到街上。尋主管。尋到天晚。主管也不成。又吃的大醉來家。老婆打發他睡了。也是合當有事。剛睡下沒多大回。約一更多天氣。將人纔初靜時分。只聽得後邊一片聲。叫趕賊。老婆忙推睡醒來旺兒。酒還未醒。撈撈掙掙。扒起來。就去取床前防身稍棒。要往後邊趕賊。婦人道。夜晚了須看個動靜。你不可輕易就

進去。來旺兒道。養軍千日。用在一時。豈可聽見家有賊。怎不行趕。于是拖着稍棒。大扠走入儀門裡面。只見玉簫在廳堂臺上站立。大叫一個賊往花園中去了。這來旺兒徑往花園中趕來。趕到廂房中角門首。不防黑影抛出一條櫈子。來把來旺兒絆倒了一交。只見哃喨了一聲。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閃過四五個小廝。大叫捉賊。一齊向前。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來旺兒道。我是來旺兒。進來趕賊。如何顛倒把我拿住了。眾人不由分說。一步兩棍。打倒廳上。只見大廳上燈燭熒煌。西門慶坐在上面。即叫拿上來。來旺兒跪在地下說道。小的聽見有賊進來捉賊。如何到把小的拿住了。那來興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與西門慶看。西門慶大怒罵道。眾生好度人難度。這廝真個殺人賊。我到

見你杭州來家。教你領三百兩銀子做買賣。如何寅夜進內來要殺我。不然拿這刀子做甚麼。取過來我燈下觀看。是一把背厚刃薄扎尖刀。鋒霜般快。看見越怒。喝令左右與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兩銀子來。衆小厮隨即押到房中。惠蓮見了。放聲大哭。說道。他去後邊捉賊。如何拿他做賊。向來旺道我教你休去。你不聽。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一面開箱子。取出六包銀兩來。拿到廳上。西門慶燈下打開觀看。內中止有一包銀兩。餘者都是錫鉛定子。西門慶大怒。因問如何抵換了我的銀兩。往那裡去了。趂早實說。那來旺兒哭道。爹擡舉小的做買賣。小的怎敢欺心抵換銀兩。西門慶道。你打下刀子。還要殺我。刀子見在。還要支吾甚麼。因把甘來興兒叫到面前跪下執証說

你從某日沒曾在外對衆發言要殺爹。嗔爹不與你買賣做這來既見。只是嘆氣張眉。口兒合不的要。西門慶道既贓証刀杖明白。叫小厮與我拴鎖在門房内。明日寫狀子送到提刑所去。只見宋惠蓮雲髩鬅鬆。衣裙不整。走來廳上。向西門慶不當不正跪下。說道爹此是你幹的營生。他好意進來趕賊。把他當賊拿了。你的六包銀子。我收着原封兒不動。平白怎的抵換了。恁活埋人。也要天理。他爲甚麽。你只因他甚麽打與他一頓。如今拉剌剌着送他那裡去。西門慶見了他。回嗔作喜道。媳婦兒不關你事。你起來。他無理胆大。不是一日。見藏着刀子。要殺我。你不得知道。你自安心。沒你之事。因今來安兒小厮。好速攙扶你嫂子回房去。休要慌嚇他。那惠蓮只顧跪着不起來。說爹好狠

心處。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恁說着。你就不依依兒。他雖故他吃酒。並無此事。纏的西門慶急了。教來安兒攙他起來。勸他回房去了。到天明。西門慶寫了柬帖。叫來興兒做証見。揣着狀子押着來旺兒。往提刑院去。說某日酒醉持刀。夤夜殺害家主。又抵換銀兩等情。纔待出門。只見吳月娘輕移蓮步。走到前廳。向西門慶再三將言勸解。說道。奴才無禮。家中處分他便了。好要拉剌剌出去。驚官動府做甚麼。西門慶聽言。圓睜二目喝道。你婦人家不曉道理。奴才安心要殺我。你到還教饒了他罷。于是不聽月娘之言。喝令左右把來旺兒押送提刑院去了。月娘當下羞赧而退。回到後邊。向玉樓衆人說道。如今這屋裡亂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不知聽信了甚麼人言語。平白把小廝

弄出去了。你就賴他做賊。萬物也要個着實纔好。拿紙棺材糊人。成個道理。恁沒道理昏君行貨。宋惠蓮聽在當面哭泣。月娘道孩兒你起來。不消哭。你漢子恒是問不的他死罪。打死了人還有消繳的日子兒。賊強人他吃了迷魂湯了。俺每說話不中聽。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樓向惠蓮道。你爹正在個氣頭上。待後慢慢的俺每再勸他。你安心回房去罷。按下這裡不題。單表來旺兒押到提刑院。西門慶先差玳安下了一百石白米與夏提刑賀千戶二人。受了禮物。然後坐廳。來興兒遞上呈狀。看了一遍。已知來旺先因領銀做買賣。見財起意。抵換銀兩。恐家主査筭。黃夜持刀突入後廳。謀殺家主等情。心中大怒。把來旺叫到當廳。審問這件事。這來旺兒告道。望天官爺査情。容小的

說小的便說。不容小的小的不敢說。夏提刑道。你這廝見獲贓証明白。勿得推調。從實與我說來。免我動刑。來旺兒悉把西門慶。初時令某人將藍段子。怎的調戲他媳婦兒宋氏成姦。如今故入此罪。要墊害圖覇妻子一節。訴說一遍。夏提刑大喝了一聲。令左右打嘴巴。說你這奴才欺心背主。你這媳婦也是你家主子娶的。配與你爲妻。又托資本與你做買賣。你不思報本。還生事倚醉。賣夜突入臥房。持刀殺害。滿天下人都像你這奴才。也不敢使人了。來旺兒口還叫寃屈。被夏提刑叫過甘來興兒過來面前執証。那來旺兒有口也說不得了。正是會施天上計。難免目前灾。夏提刑即令左右選大夾棍上來。把來旺兒夾了一夾。打了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分付獄卒。帶下去

收監來與兒鍼安兒來家回覆了西門慶話西門慶滿心歡喜分付家中小厮鋪盖飯食一般都不與他送進去但打了你要來家對你嫂子說只說衙門中一下兒也沒打他監幾日便放出來衆小厮應諾道小的毋知道了這宋惠蓮自從拿了來旺兒去後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黄着臉兒裙腰不整倒靸了鞋只是閟閉房門哭泣茶飯不吃西門慶慌了使了玉簫并賁四娘子兒再三進房勸觧他說道你放心爹因他吃酒狂言監他幾日耐他性兒不久也放他出來惠蓮不信使小厮來安兒送飯進監去回來問他也是這般說哥見官一下兒也沒打一兩日來家教嫂子在家安心這惠蓮聽了此言方纔不哭了每日淡掃蛾眉薄施脂粉出來走跳西門慶要便來回打房門首走老

婆在簾下叫道房裡無人爹進來坐坐不是西門慶抽身進入房裡與老婆做一處說話西門慶哄他說道我見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寫了帖兒對官府說也不曾打他一下兒監他幾日耐耐他性兒一兩日還放他出來還教他做買賣婦人摟抱着西門慶脖子說道我的親達達你好歹看奴之面奈何他兩日放他出來隨你教他做買賣不教他做買賣也罷這一出來我教他把酒斷了隨你去近到遠使他往那去他敢不去再不你若嫌不自便替他尋上個老婆他也罷了我常遠不是他的人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你話是了我明日買了對過喬家房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搬了那裡去咱兩個自在頑耍老婆道着來親親隨你張主便了說畢兩個閉了門首原來婦人夏月常不

穿褌兒只单吊着兩條裙子。遇見西門慶在那裡便掀開裙子就幹。口中常噙着香茶餅兒。于是二人解佩露騣妃之玉。有幾點漢署之香。雙鳧飛肩雲雨一席。婦人將身帶所佩的白銀條紗挑線四條穗子的香袋兒。裡面裝着松栢兒挑着冬夏長青玫瑰花蕊并跤趾排草。挑着嬌香美愛八個字。把西門慶令轉了喜的心中要不的恨不的與他誓共死生。不能遽捨。向袖中又掏了一二兩銀子。與他買菓子吃。房中盤纏。再三安撫他不消憂慮。只怕憂慮壞了你。我明日寫帖子。對夏大人說就放他出來。說了一回。西門慶恐有人來。連忙出去了。這婦人對了西門慶此話。到後邊對衆丫鬟媳婦詞色之間。未免輕露。孟玉樓早已知道轉來告潘金蓮說他爹怎的早晚要放來旺兒出來

另替他娶一個怎的要買對門喬家房子。把媳婦子吊到那裡去。與他三間房住。又買個丫頭扶侍他。與他編銀絲䯼髻。打頭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就和你我等輩一般。甚麼張致。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兒。潘金蓮不聽便罷。聽了忿氣滿懷無處着。雙腮紅上更添紅。說道真個由他。我就不信了。今日與你說的話。我若教賊奴才淫婦與西門慶做了第七個老婆。我不是喇嘴說就把潘字吊過來哩。玉樓道漢子沒正條。大的又不管。咱每能走不能飛。到的那些兒。金蓮道你也忒不長俊。要這命做甚麼。活一百歲殺肉吃。他若不依我。拚着這命。擯兌在他手裡。也不差甚麼。玉樓笑道我是小胆兒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纏。話休絮煩。到晚西門慶在花園中。翡翠軒書房裡坐的。要教陳

經濟來寫帖子。往夏提刑處說。要放來旺兒出來。被金蓮驀地走到根前。搭伏着書卓兒問你教陳姐夫寫甚麽帖子。送與誰家去。西門慶不能隱諱。把來旺兒責打與他幾下。放他出來罷。一節告訴一遍。婦人止住小厮。且不要叫陳姐夫來。坐在傍邊。因說道你空䠒着漢子的名兒。原來是個隨風倒舵。順水推船的行貨子。我那等對你說的話兒你不依。倒聽那賊奴才淫婦話兒。隨你怎的逐日沙糖拌蜜與他吃。他還只疼他的漢子。依你如今把那奴才放出來。你也不好要他這老婆的了。教他奴才好藉口。你放在家裡不荤不素。當做甚麽人兒看成。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奴才又見在。待要說是奴才老婆。你見把他逞的恁没張置的。在人根前上頭上臉。有些樣兒。就算另替那奴

才要一個着你要了他這老婆往後倘忽你兩個坐在一答裡
那奴才或走來根前回話做甚麽見了有個不氣的老婆見了
他站起來是不站起來是先不先只這個就不雅相傳出去休
說六隣親戚笑話只家中大小把你也不着在意裡正是上梁
不正下梁歪你既要幹這營生誓做了泥鰍怕汚了眼睛不如
一狠二狠把奴才結果了你就摟着他老婆也放心幾句又把
西門慶又念翻了把帖子寫就了差與提刑院教夏提刑限三
日提出來受一頓拷訊拶打的通不像模樣提刑兩位官府并
上下觀察緝捕排軍監獄中押鎖上下都受了西門慶財物只
要重不要輕內中有一當案的孔目陰先生名喚陰騭乃山西
孝義縣人極是個仁慈正直之士因是提刑官吏上下受了西

門慶賄賂。要陷害此人。圖謀他妻子。故入他奴婢圖財。持刀謀殺家長的重罪。也要天理做官的養兒養女也往上長。再三不肯做文書送問。與提刑官抵面相講。況兩位提刑官。上下都被西門慶買通了。以此掣肘難行。又況來旺兒監中無錢。受其凌逼。多虧陰先生憫念他負屈啣冤。是個沒底人。反替他分付監中獄卒。凡事鬆寬看顧他。延挨了幾日。人情兩盡。只把當廳責了他四十。論個遞解原籍徐州爲民。當查原贓花費十七兩。鉛錫五包。責令西門慶家人來興兒領回。差人寫了個帖子。回覆了西門慶。隨教即日押發起身。這裡提刑官當廳押了一道公文。差兩個公人。把來旺兒取出來。已是打的稀爛。旋釘了扭。上了封皮。限即日起程。逕往徐州管下交割。可憐這來旺兒在監

中監了半月光景沒錢使用弄的身體狼狽衣服藍縷沒處投奔哀告兩個公人哭泣不一說兩位哥在上我打了一場屈官司身上分文沒有寸布皆無要湊些脚步錢與二位無處所湊望你可憐見押我到我家主家處有我的媳婦兒并衣服箱籠討出來變賣了支謝二位并路途盤費也討得一步鬆寬那兩個公人道你好不知道理你家主西門慶既要擺佈了一場他不肯發出媳婦并箱籠與你你還有甚親故俺每看陰師父分上瞞上不瞞下領你到那裡胡亂討些錢米勾你路上盤費便了誰指望你甚脚步錢兒來旺道二位哥哥你只可怜引我先到我家主門首我央浼兩三位親隣替我美言討討兒無多有些兩個公人道也罷我每押你到他門首這來旺兒先到應伯

爵門首。伯爵推不在家。又央了左隣賈仁清伊面慈二人來西門慶家替來旺兒說念討媳婦箱籠。西門慶也不出來。使出五六個小廝。一頓棍打出來。不許在門首纏繞。把賈伊二人羞的要不的。他媳婦兒宋惠蓮在屋裡䐜的鐵桶相似。並不知一字。西門慶分付那個小厮。走漏消息。决打二十板。兩個公人又押到丈人家。賣棺材的宋仁家。來旺兒如此這般。對宋仁哭訴其事。打發了他一兩銀子。與那兩個公人一吊銅錢。一斗米路上盤纏。哭哭啼啼。從四月初旬離了清河縣。往徐州大道而來。這來旺兒。又是那棒瘡發了。身邊盤纏缺乏。甚是苦惱。正是若得苟全痴性命。也甘飢餓過平生。有詩為証。

當案推詳秉至公　來旺遭陷出牢籠

今朝遞解徐州去　病草凄凄遇暖風

不說來旺兒遞解徐州去了且說宋惠蓮在家每日只盼他出
來小廝一般的替他送飯到外邊衆人都吃了轉回來惠蓮問
着他只說哥吃了監中無事若不是也放出來了連日提刑老
爹沒來衙門中問事也只在一二日來家西門慶又哄他說我
差人說了不久即出婦人以爲信實一日風裡言風裡語聞得
人說來旺兒押出來在門首討衣箱不知怎的去了這婦人幾
次問衆小廝每都不說忽見鉞安兒跟了西門慶馬來家叫住
問他你旺哥在監中好麼幾時出來鉞安道嫂子我告你知了
罷俺哥這早晚到流沙河了惠蓮問其故這鉞安千不合萬不
合如此這般打了四十板遞解原籍徐州家去了只放你心裡

休題我告你說。這婦人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是實。關閉了房門放聲大哭道。我的人嚛。你在他家幹壞了甚麼事來。被人紙棺材暗算計了你。你做奴才一塲。好衣服沒曾掙下一件在屋裡。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算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存亡未保。我如今合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曉得哭了一回。取一條長手巾。拴在臥房門楣上。懸梁自縊。不想來昭妻一丈青。住房正與他相連。說後來聽見他屋裡哭了一回。不見動靜。半日只聽喘息之聲。扣房門時他不應。慌了手腳。教小廝平安兒撬開窗户。拴進去。見婦人穿着隨身衣服。在門樞上正吊得好。一面解救下來。開了房門。取姜湯撅灌。須臾擾的後邊知道。吳月娘率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李瓶兒玉簫

小玉都來看視見責四娘子兒也來瞧。一丈青攙扶他坐在地下。只顧哽咽白哭不出聲來。月娘叫着他只是低着頭。口吐涎痰不答應。月娘便道。原來是個傻孩子。你有話只顧說便好。如何尋這條路起來。因問一丈青。灌些姜湯與他不曾。一丈青道。纔灌了些姜湯吃了。月娘令玉簫扶着他親叫道。惠蓮孩兒你有甚麼心事。越發老實叫上幾聲不妨事。問了半日。那婦人哽咽了一回。大放聲排手拍掌哭起來。月娘叫玉簫扶他上炕。他不肯上炕。月娘衆人勸了半日。回後邊去了。止有責四嫂同玉簫相伴在屋裡。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也看見他坐在冷地下哭泣。令玉簫你攙他炕上去罷。玉簫道。劉纔娘教他上去。他不肯去。西門慶道。好襁孩子。冷地下氷着你。你有話對我說。如

何這等拙智惠蓮把頭搖着說道爹你好人兒你瞞着我幹的好勾當兒還說甚麽孩子不孩子你原來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人活埋慣了害死人還看出殯的你成日間只哄着我今日也說放出來明日也說放出來只當端的好出來你如要遞解他也和我說聲兒瞞瞞不透風就解發遠遠的去了你也要合憑個天理你就信着人幹下這等絕户計把圈套兒做的成你還瞞着我你就打發兩個人都打發了如何留下我做甚麽西門慶笑道孩兒不關你事那廝壞了事難以打發你你安心我自有個處因今玉簫你和賁四娘子相伴他一夜兒我使小廝送酒來你每吃說畢往外去了賁四嫂良久扶他上炕坐的和玉簫將話兒勸解他做一處坐的只見西門慶到前邊舖子裡

問傳夥計要了一吊錢買了一錢酥燒拿盒子盛了又是一瓶酒使來安兒送到惠蓮屋裡說道爹使我送這個與嫂子吃惠蓮看見一頭罵賊囚根子趁早與我都拿了去省的我摔一地大拳打了這回拿手摸拏來安兒道嫂子收了罷我拿回去爹又打我于是放在桌子上就是那惠蓮跳下來把酒拿起來纔待提着摔了去被一丈青攔住了那賁四嫂看着一丈青咬指頭兒正相伴他坐的只見賁四嫂家長兒走來叫他媽他爹門外頭來家要吃飯賁四嫂和一丈青走出來到一丈青門首只見西門大姐在那裡和來保兒媳婦惠祥說話因問賁四嫂那裡去賁四嫂道他爹門外頭來了要飯吃我到家瞧瞧就來我來看看乞他大爹再三央陪伴他坐坐兒誰知倒把我來掛住

了。不得脫身。因問他想起甚麼幹這道路。一丈青接過來道。早是我打後邊來。聽見他在屋裡哭着。就不聽的動靜兒。乞我慌了。推門推不開。旋叫了平安兒來。打窓子裡跳進去。纔救下來了。若遲了一步兒。胡子老兒吹燈把人了了。惠祥道。剛纔爹在屋裡。他說甚麼來。那賁四嫂只顧笑說道。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來也是個辣菜根子。和他大爹。白搽白折的平上。誰家媳婦兒有這個道理。惠祥道。這個媳婦兒比別的媳婦兒不同。好些從公公身上。拉下來的媳婦兒。這一家大小誰如他。說畢。往家裡去了。一丈青道。四嫂。你到家快來。賁四嫂道。甚麼話。我若不來。惹他大爹就恠死了。西門慶白日教賁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晚夕教玉簫伴他一處睡。慢慢將言詞說勸化他。說道。宋大

姐。你是個聰明的。趁早恁妙齡之時一朶花初開。主子愛你。也是緣法。相投你。如今將上不足。比下有餘。守着主子。強如守着奴才。他去也是去了。你恁煩惱不打緊。一時哭的有好歹。却不虧負了你的性命。常言道。我做了一日和尚撞了一日鍾。往後貞節輪不到你頭上了。那惠蓮聽了。只是哭涕。每日飯粥也不吃。玉簫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說也不依。金蓮惱了。向西門慶。賊淫婦他一心只想他漢子。千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意。這等貞節的婦人便拿甚麼拴的住他心。西門慶笑道你休聽他摭說他若早有貞節之心。當初只守着廚子。蔣聰不嫁來旺兒了。一面坐在前廳上。把衆小廝家人都叫到根前。審問你每近前幾日。來

旺兒遞解去時。是誰對他說來。趁早舉出來。我也一下不打他不然我打聽出。每人三十板子。即與我離門離户。忽有畫童跪下說道。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畫童道。那日小的聽見鉞安跟了爹馬來家。在夾道內嫂子問他。他走了口。對嫂子說。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一片聲使人尋鉞安兒這鉞安兒早已知此消息。一直躲在潘金蓮房裡不出來。金蓮正洗臉。小廝走到屋裡跪着哭道。五娘救小的則個。金蓮罵道賊囚。猛可走來諕我一跳。你又不知幹下甚麽事。鉞安道。爹因為小的告嫂子說了。旺哥去了。要打我。娘好歹勸勸爹。過出去爹在氣頭上。小的就是死罷了。金蓮惟道。囚根子諕的鬼也似的。我說甚麽勾當來。恁驚天動地的。原來為那奴才淫婦。分付

你在我這屋裡不要出去于是藏在門背後西門慶見叫不將鉞安去在前廳暴叫如雷一連使了兩替小厮來金蓮房裡尋他都被金蓮罵的去了落後西門慶一陣風自家走來到手裡拿着馬鞭子問奴才在那裡金蓮不理他被西門慶遶屋走了一遍從門背後採出鉞安來要打乞金蓮向前把馬鞭子奪了掠在牀頂上說道沒廉耻的貨兒你臉做個主了那奴才淫婦想他漢子上吊羞急拿小厮來煞氣關小厮另脚兒事那西門慶氣的睜睜的金蓮叫小厮你往前頭幹你那營生去不要理他等他再打你有我哩那鉞安得手一直往前去了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這潘金蓮幾次見西門慶留意在宋惠蓮身上于是心生一計行在後邊唆調孫雪娥說來旺

兒媳婦子。怎的說你要了他漢子。備了他一篇是非。他爹惱了。繞把他漢子打發了。前日打了你那一頓。拘了你頭面衣服都是他過嘴告說的。這孫雪蛾耳滿心滿掉了。雪蛾口氣兒走到前邊。向惠蓮又是一樣說。說孫雪蛾怎的後邊罵你。是蔡家使喝了的奴才。積年轉主子養漢。不是你背養主子。你家漢子怎的離了他家門。說你眼淚留着些脚後跟。說的兩下都懷仇忌。恨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四月十八日。李嬌兒生日。院中李媽媽。并李桂姐。都來與他做生日。吳月娘。留他同衆堂客在後廳飲酒。西門慶往人家赴席不在家。這宋惠蓮吃了飯兒。從早辰在後邊打了個提兒。一頭拾到屋裡。直睡到日沉西。由着後邊一替兩替使了丫鬟來。叫只是不出來。雪蛾尋不着這個由頭兒

走來他房裡叫他說道嫂子做了王美人了怎的這般難請那惠蓮也不理他只顧面朝裡睡這雪娥又道嫂子你思想你家旺官兒哩早思想好來不得你他也不得死還在西門慶家裡這惠蓮聽了他這一句話打動潘金蓮說的那椿事翻身跳起來望雪娥說道你沒的走來浪聲顙氣他便因我弄出去了你爲甚麼來打你一頓攆的不容上前得人不說出來大家將就些便罷了何必撐着頭兒來尋趁人這雪娥心中大怒罵道好賊奴才養漢淫婦如何大胆罵我惠蓮道我是奴才淫婦你是奴才小婦我養漢養主子強如你養奴才你倒背地偷漢我的漢子你還來倒自家掀騰這幾句話分明戳在雪娥身上那雪娥怎不急了那宋惠蓮不防他被他走向前一個巴掌打在臉

上打的臉上通紅的。說道你如何打我。於是一頭撞將去。兩個就揪扭打在一處。慌的來昭妻一丈青走來勸解。把雪娥拉的後走。兩個還罵不絕口。吳月娘走來罵了兩句。你每都沒些規矩兒。不管家裡有人沒人。都這等家反宅亂。等你主子回來。我對你主子說不說。當下雪娥便往後邊去了。月娘見惠蓮頭髮揪亂。便道還不快梳了頭。往後邊來哩。惠蓮一聲兒不答話。打發月娘後邊去了。走到房內倒插了門。哭泣不止。哭到掌燈時分。眾人亂着後邊堂客吃酒。可憐這婦人。忍氣不過。尋了兩條腳帶。拴在門楹上。自縊身死。亡年二十五歲。正是。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那時可霎作怪。不想月娘正送李媽媽桂姐出來。打惠蓮門首過。関着不見動靜。心中甚是疑影。打發

李媽媽娘兒兩個上轎去了。回來推他叫他門不開。都慌了手腳。還使小廝打窓户內踵進去。正是尾鑵不離井上破。剖斷腳帶觧卸下。撅救了半日。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但見

　　四肢氷冷。一氣燈殘。香魂渺渺。已赴望鄉台。星眼雙瞑。魄悠悠。屍橫光地下。半晌不知精爽逝何處。疑是行雲秋水中。

月娘見救下不活。慌了。連忙使小廝來興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西門慶來家。雪蛾恐怕西門慶來家。拔樹尋根。歸罪於已。在上房打旋磨兒。跪着月娘。教休題出和他嚷鬧來。月娘見他說的那等腔兒。心中又下般不的。此時你恁害怕。當初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至晚等的西門慶來家。只說惠蓮因思想他漢子。哭了一日。赶後邉人亂不知多咱。尋了自盡。西門慶便道。他自個

拙婦原來沒福一面差家人遞了一紙狀子報到縣王李知縣手裡只說本婦因本家請堂客吃酒他管銀器家火他失落一件銀鍾恐家主查問見責自縊身死又送了知縣三十兩銀回來知縣自恁要做分上胡亂差了一員司吏帶領幾個仵作來看了自買了一具棺材討了一張紅票貴四來與兒同送到門外地藏寺與了火家五錢銀子多架些柴薪纔待發火燒燬不想他老子賣棺材宋仁打聽得知走來攔住叫起寃屈來說他女兒死的不明口稱西門慶因倚強姦要他我家女兒貞節不從威逼身死我還要撫按上告進本告狀誰敢燒化屍首那衆火家都亂走了不敢燒貴四來與少不的把棺材停在寺裡來家回話正是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畢竟未知後

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頭上青天自恁欺　害人性命霸人妻
須知奸惡千般計　要使人家一命危
淫嬻從來由濁富　貪嗔轉念是慈悲
天公尚且含生育　何況人心忒妄爲

話說來保正從東京來下頭口在捲棚內回西門慶話具言到東京先見稟事的管家下了書然後引見太師老爺看了揭帖把禮物收進去交付明白老爺分付不日寫書馬上差人下與山東巡撫侯爺把山東滄州鹽客王霽雲等一十二名寄監者盡行釋放翟叔多上覆爹老爺壽誕六月十五日好歹教爹上

京走走他有話和爹説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來保此遭回來撰了塩商王四峰五十兩銀子西門慶使他回喬大户話去只見賁四來興走來見西門慶在捲棚内和來保説話立在傍邊來保便往喬大户家去了西門慶問賁四你每燒了回來了那賁四不敢言語來興兒向前附耳低言如此這般被宋仁走到化人塲上攔着屍首不容燒化聲言甚是無禮小的不敢説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心中大怒罵道這少死光棍這等可惡即令小厮請你姐夫來寫帖兒就差來興兒送與正堂李知縣隨即差了兩個公人一條索子把宋仁拿到縣里反問他打網詐財倚屍圖賴當廳一夾二十大板打的順腿淋漓鮮血寫了一紙供案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併責令地方火甲

眼同西門慶家人。郎將屍燒化訖來回話。那宋仁打的兩腿棒瘡。歸家着了重氣。害了一場時疫。不上幾日。嗚呼哀哉死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溟冷饑鬼撞鍾馗。有詩為証。

縣官貪汚更堪嗟　得人金帛售奸邪
宋仁為女歸陰路　致死冤魂塞滿衙

西門慶剗了畢宋惠蓮之事。就打點三百兩金銀。交顧銀率領許多銀匠。在家中捲棚內。打造蔡太師上壽的四陽捧壽的銀人每一座高尺有餘。又打了兩把金壽字壺。尋了兩副玉桃盃不消半月光景。都攢造完備。西門慶打發來旺兒杭州織造蟒衣。少兩件蕉布紗蟒衣。拿銀子教人到處尋買不出好的來。將就買二件。一日打包端就着來保同吳主管五月二十八日。離

清河縣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過了兩日。却是六月初一日。卽今到三伏天。正是大暑無過未中大寒無過丑寅天氣十分炎熱。到了那赤烏當午的時候。一輪火傘當空。無半點雲翳。真乃爍石流金之際。人口有一隻詞单道這熱。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雲焰焰燒天紅。日輪當午凝不去。方國如在紅爐中。五岳翠乾雲彩滅。陽侯海底愁波竭。何當一夕金風發。爲我埽除天下熱。

說話的世上有三等人怕熱。有三等人不怕熱。那三等人怕熱。第一怕熱田舍間農夫。每日耕田邁隴。扶犁把耙。趂王苗二稅。納倉廩餘粮。到了那三伏時節。田中無雨。心間一似火燒。第二經商客旅。經年在外。販的是那紅花紫草。蜜蠟香茶。肩負重担。

手碾沉車。路途之中。走的飢又飢。渴又渴。汗涎滿面。衣服精濕。得不的寸陰之下。實是難行。第二是那邊塞上戰士。頭頂重盔。身披鐵甲。渴飲刀頭血。困歇馬鞍鞽。經年征戰。不得回歸。衣生蟣蝨。瘡痍潰爛。體無完膚。這三等人怕熱。又有那三等人不怕熱。第一是皇宮內院。水殿風亭。曲水爲池。流泉作沼。有大塊小塊玉。正對倒透犀碧玉欄邊。種着那異果奇葩。水晶盆內堆着那瑪瑙珊瑚。又有廂成水晶桌上。擺列着端溪硯。象管筆。蒼頡墨。蔡琰箋。又有水晶筆架。白玉鎮紙。悶時作賦吟詩。醉後南薰一枕。又有王侯貴戚。富室名家。每日雪洞涼亭。終朝風軒水閣。蝦鬚編成簾幙。鮫綃織成帳幔。茉莉結就的香毬。吊掛雲母牀上。鋪着那水紋涼簟。鴛鴦珊瑚枕。四面撓起風車來。那傍邊水盆

內浸着沉李浮瓜。紅菱雪藕。楊梅橄欖。蘋菠白鷄頭。又有那如花似朶的佳人。在傍打扇。又有那琳宫梵刹。羽士禪僧。住着那侵雲經閣。接漢鍾楼。閑時常到方丈內。講誦道法黄庭。時來仙苑中。摘取仙桃異菓。悶了時。喚童子松陰下。横琴膝上。醉後携棋。秤柳陰中對友笑談。原來這三等人不怕熱。有詩爲証。

赤日炎炎似火燒　野田禾黍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　樓上王孫把扇搖

這西門慶起來。遇見天熱。不曾出門。在家撒髮披襟避暑。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看着小厮每打水澆灌花草。只見翡翠軒正面前。栽着一盆瑞香花。開得甚是爛熳。西門慶令小厮來安兒。拿小噴壺兒看着澆水。只見潘金蓮和李瓶兒。家常都是白

銀條紗衫兒。密合色紗桃線。穿花鳳縷金拖泥裙子。李瓶兒是大紅焦布比甲。金蓮是銀紅比甲。都用羊皮金滾邊。粧花楣子。惟金蓮不戴冠兒拖着一窩子。杭州攢翠雲子網兒。露着四鬢。上粘着飛金。貼粉面額上。貼着三個翠面花兒。越顯出粉面油頭。朱唇皓齒。兩個携着手兒。笑嘻嘻驀地走來。看見西門慶澆花兒。說道你原來在這裡。看着澆花兒哩。怎的還不梳頭去。西門慶道你教丫頭拿水來。我這裡梳頭罷。金蓮叫來安你且放下噴壺。去屋裡對丫頭說教他快拿水拿梳子來。與你爹這裡梳頭。來安應諾去了。金蓮看見那瑞香花。就要摘了戴在頭上。西門慶攔住道。怪小油嘴。趁早休動手。我每人賞你一朶罷。原來西門慶把傍邊少開頭。早已摘下幾朶來。浸在一隻翠磁胆

瓶内。金蓮笑道。我兒你原來。掐下恁幾朶來放在這裡。不與娘戴。于是先搶過一枝來。揷在頭上。西門慶遞了一朶與李瓶兒。只見春梅。送了抿鏡梳子來。秋菊拿着洗面水。西門慶遞了三枝花。教送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戴就請你三娘來。教他彈回月琴我聽。金蓮道。你把孟三兒的。拿來等我送與他。教春梅送他大娘。和李嬌兒的。去回來你再把一朶花兒與我。我只替你叫唱的也該與我一朶兒。西門慶道。你去回來與你。金蓮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你哄我替你叫了孟三兒你是全不與我。我不去。你與了我。我纔叫去。那西門慶笑道。賊小淫婦兒這上頭也掐個先兒。于是又與了他一朶。金蓮簪於雲鬓之傍。方纔往後邊去了。止撇下李瓶兒和西門慶二人。在翡翠軒内。西門

慶兒他紗裙內單着大紅紗褲兒。日影中玲瓏剔透。露着玉骨氷肌。不覺淫心輙起。見左右無人。且不梳頭。把李瓶兒按在一張凉椅上。揭起湘裙。紅裩初褪。倒蹓着隔山取火。幹了半晌。精還不洩。兩人曲盡于飛之樂。不想潘金蓮。不曾往後邊叫玉樓去。走到花園角門首。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想了想回來。悄悄躡足。走在翡翠軒槅子外潛聽。聽勾多時。聽見他兩個在裡面正幹得好。只聽見西門慶向李瓶兒道我的心肝。你達不愛别的。愛你好個白屁股兒。今日儘着你達受用。良久又聽的李瓶兒低聲叫道親達達。你省可的擄罷。奴身上不方便。我前番乞你弄重了些把奴的小肚子疼起來。這兩日纔好些兒西門慶因問你。怎的身上不方便。李瓶兒道不瞞你說。奴身中已懷臨

月孕。望你將就些兒。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心肝。你怎不早說。既然如此。你爹胡亂耍耍罷。于是樂極情濃。怡然感之。兩手抱定其股。一泄如注。婦人在下弓股承受其精。良久只聞的西門慶氣喘吁吁。婦人鶯鶯聲軟。都被金蓮在外聽了個不亦樂乎。正聽之間。只見玉樓從後來。驀地來到。便問五姐丫頭在這裡做甚麼兒。那金蓮便搖手兒。兩個一齊走到軒內慌的西門慶凑手脚不迭。問西門慶我去了這半日。你做甚麼。恰好還沒曾梳頭洗臉哩。西門慶道。我等着丫頭取那茉莉花肥皂來我洗臉。金蓮道。我不好說的。巴巴尋那肥皂洗臉。怪不的你的臉。洗的與人家屁股還白。那西門慶聽了。也不着在意裡落後梳洗畢。與玉樓一同坐下。因問你在後邊做甚麼來。帶了

月琴來不曾。玉樓道我在屋裡。替大姐姐穿珠花來。到明日與
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下茶去戴。月琴春梅拿了來。不一時春
梅來到。說花兒都送與大娘二娘收了。西門慶令他安排酒來。
不一時氷盆內。沉李浮瓜凉亭上。偎紅倚翠。玉樓道。不使春梅
請大姐姐。西門慶道。他又不飲酒。不消邀他去。當下妻妾四人
便了。西門慶居上坐。三個婦人兩邊打横。得多少壺斟美釀。盤
列珍羞。那潘金蓮放着椅兒不坐。只坐豆青磁凉墩兒。孟玉樓
叫道。五姐你過這椅兒上坐。那凉墩兒只怕冷。金蓮道不妨事。
我老人家。不怕氷了胎。怕甚麽。須臾酒過三巡。西門慶教春梅
取月琴來。教玉樓取琵琶。教金蓮彈。你兩個唱一套。赤帝當權
耀太虛我聽。金蓮不肯。說道我兒。誰養的你恁乖。俺每唱你兩

個是會受用快活。我不也教李大姐也拿了庄樂器兒。西門慶道他不會彈甚麼。金蓮道。他不會。教他在傍邊代板。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單管咬蛆兒。一面令春梅。旋取了一副紅牙象板來。教李瓶兒拿着。他兩個方纔輕舒玉指。款跨鮫綃。合着聲唱雁過沙。丫鬟繡春在傍打扇。赤帝當權耀太虛唱畢。西門慶每人遞了一杯酒。與他吃了。那潘金蓮不住在席上。只呷冰水或吃生菓子。玉樓道。五姐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金蓮笑道。我老人家。肚內沒閑事。怕甚麼冷糕麼。羞的李瓶兒在傍。臉上紅一塊白一塊。西門慶瞧了他一眼。說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只胡說白道的。金蓮道哥兒。你多說了話。老媽媽睡着吃乾臘肉。是恁一絲兒一絲兒的。你管他怎的。正飲酒中間。忽見雲生東南。

霧障西北雷聲隱隱。一陣大雨來。軒前花草皆濕。正是江河淮海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少頃雨止。天外殘虹。西邊透出日色來。得多少。微雨過碧磯之潤。晚風凉院落之清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玉樓道大姐姐叫。有幾朶珠花沒穿了我去罷惹的他怪。李瓶兒道。咱兩個一答兒裡去。奴也要看姐姐穿珠花哩西門慶道。等我送你每一送。于是取過月琴來。教玉樓彈着。西門慶排手。衆人齊唱梁州序

向晚來雨過南軒。見池面紅粧凌亂。聽春雷隱隱。雨收雲散。但聞得荷香十里。新月一鈎。此景佳無限。蘭湯初浴罷晚粧殘。深院黃昏懶去眠。合金縷唱碧筒勸。向氷山雪檻排佳宴。清世界。能有幾人見。

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聽菱歌何處畫船歸晚。只見玉繩低度。朱户無聲。此景猶堪羨。起來攜素手。整雲偏。月照紗厨人未眠。合前節節高漣漪戲彩鴛。綠荷翻。清香瀉下瓊珠濺。香風扇。芳沼邊。閑亭畔。坐來不覺人清健。蓬萊閬苑何足羨。合只恐西風又驚秋。暗中不覺流年换。

衆人唱着。不覺到角門首。玉樓把月琴遞與春梅。和李瓶兒同往後去了。潘金蓮遂叫道。孟三兒等我等兒。我也去。纔待撒了西門慶走。被西門慶一把手拉住了。說道小油嘴兒。你躲滑兒。我偏不放你。拉着只一輪。險些不論了一交。婦人道怪行貨子。我不服着出來的看勾了。我的肐膊。淡孩兒他兩個都走去了。我看你留下我做甚麽。西門慶道。咱兩個在這太湖石下取酒

來拔個壺兒耍子吃三杯。婦人道。惟行貨子。咱往亭子上那裡拔去來。平白在這裡做甚麼。你不信使春梅小肉兒他也不替你取酒來。西門慶因使春梅。春梅越發把月琴丟與婦人。揚長的去了。婦人接過月琴。在手內彈了一回。說道我問孟三兒也學會了幾句兒了。一壁彈着。見太湖石畔。石榴花經雨盛開。戲折一枝簪於雲鬢之傍。說道我老娘帶個三日不吃飯眼前花。被西門慶聽見。走向前把他兩隻小金蓮。扛將起來。戲道我把這小淫婦。不看世界面上。就合死了。那婦人便道。惟行貨子。且不要發訕。等我放下這月琴着。于是把月琴順手倚在花臺邊。因說道我的兒再二來來越發罷了。適纔你和李瓶兒合搗去罷。沒地擷囂兒來纏我做甚麼。西門慶道惟奴才。单管只胡說

誰和他有甚事。婦人道我兒你但行動瞞不過當方土地。老娘是誰，你來瞞我。我往後邊送花兒去。你兩個幹的好營生兒。西門慶道。恠小淫婦兒休胡說。于是按在花臺下。就親了個嘴。婦人連忙吐舌頭在他口裡。西門慶道。你叫我聲親達達。我饒了你。放你起來罷。那婦人強不過。叫了他聲親達達。我不是你那可意的。你來纏我怎的。兩個正是弄晴鶯舌於中巧。着雨花枝分外研。兩個頑了一回。婦人道咱往葡萄架那裡投壺耍子兒去。走來于是把月琴。跨在肐膊上。彈着找梁州序後半截。

清宵思爽然。好涼天。瑤臺月下清虛殿。神仙眷。開玳筵。重歡宴。任教玉漏催銀箭。水晶宮裡笙歌按。合前只恐西風又驚秋。不覺暗中流年換。

尾聲 光陰迅速如飛電好良宵可惜漸闌拚取歡娛歌笑喧

日日花前宴 宵宵伴玉娥

今生能有幾 不樂待如何

兩人並肩而行須臾轉過碧池抹過木香亭從翡翠軒前穿過來到葡萄架上睜眼觀看端的好一座葡萄但見

四面雕欄石甃周圍翠葉深稠迎眸霜色如千枝紫彈墜流蘇噴鼻秋香似萬架綠雲垂繡帶緼緼馬乳水晶丸裡浥瓊漿滾滾綠珠金屑架中含翠幄乃西域移來之種隱甘泉珍玩之勞端的四時花木襯幽葩明月清風無價買

二人到於架下原來放着四個凉墩有一把壺在傍金蓮把月

琴倘了和西門慶投壺遠遠只見春梅拿着酒秋菊掇着菓盒
盒子上一碗冰湃的菓子婦人道小肉兒你頭裡使性兒的去
了如何又选將來了春梅道教人還往那裡尋你們去誰知驀
地這裡來秋菊放下去了西門慶一面揭開盒裡邊攢就的八
槅細巧菓菜一槅是糟鵞胗掌一槅是一封書臘肉絲一槅是
木樨銀魚鮓一槅是劈晒雛雞脯翅兒一槅鮮蓮子兒一槅新
核桃穰兒一槅鮮菱角一槅鮮荸薺一小銀素兒葡萄酒兩個
小金蓮蓬鍾兒兩雙牙筯兒安放一張小凉机兒上西門慶與
婦人對面坐着投壺耍子須叟過橋翎花倒入雙飛鴈登科及
第二喬觀書楊妃春睡烏龍入洞珍珠倒捲簾投了十數壺把
婦人灌的醉了不覺桃花上臉秋波斜睨西門慶要吃藥五香

酒又取酒去。金蓮說道小油嘴。我再央你央兒往房内把凉蓆和枕頭取了來。我困的慌。這裡略倘倘兒。那春梅故作撒嬌說道罷麼。偏有這些支使人的。誰替你又拿去。西門慶道。你不拿教秋菊抱了來。你拿酒就是了。那春梅搖着頭兒去了。遲了半日。只見秋菊先抱了凉蓆枕衾來。婦人分付放下鋪盖。拽花園門。往房裡看去。我吽你便來。那秋菊應諾放下衾枕一直去了。這西門慶于是起身。脫下玉色紗旋兒。搭在欄杆上。逕往牡丹畦西畔。松墻邊花架下。小淨手去了。回來婦人又早在架兒底下。鋪設凉簟枕衾停當。脫的上下沒條絲。仰臥於袵蓆之上。脚下穿着大紅鞋兒。手弄白紗扇兒搖凉。西門慶走來。看見怎不觸動淫心。于是乘着酒興。亦脫去上下衣。坐在一凉墩上。先將

脚指挑弄其花心。挑的淫津流出。如蝸之吐涎。一面又將婦人紅綉花鞋兒摘取下來戲。把他兩條脚帶觧下來。拴其雙足吊在兩邊葡萄架兒上。如金龍探爪相似。使牝户大張。紅鈎赤露雞舌内吐。西門慶先倒覆着身子。執麈柄抵牝口。賣了個倒入翎花。一手據枕極力而提之。提的陰中淫氣連綿如數鰍行泥淖中相似。婦人在下沒口子呼叫達達不絶。正幹在美處。只見春梅盪了酒來。一眼看見。把酒注子放下。一直走到山頂上一座最高亭兒名喚臥雲亭。那裡搭伏着棋卓兒弄棋子耍子。西門慶擡頭看見他在上面。點手兒叫他不下來。説道小油嘴我拿不下你來就罷了。于是撇了婦人。比及大扠步從石磴上走到上頂亭子上時。那春梅早從右邊一條羊腸小道兒下去打

藏春塢雪洞兒裡穿過去走到半中腰滴翠山叢花木深處纔待藏躲不想被西門慶撞見黑影裡攔腰抱住說道小油嘴我却也尋着你了遂輕輕抱出到於葡萄架下笑道你且吃鍾酒着一面摟他坐在腿上兩個一遞一口飲酒春梅見把婦人兩腿拴吊在架上便說道不知你每甚麼張致大青天白日裡一時人來撞見恠模恠樣的西門慶問道角門子關上了不曾春梅道我來時扣上來了西門慶道小油嘴看我投個肉壺名喚金彈打銀鵝你瞧若打中一彈我吃一鍾酒于是向水碗內取了枚玉黃李子向婦人牝中內一連打了三個皆中花心這西門慶一連吃了三鍾藥五香酒又令春梅斟了一鍾兒遞與婦人吃又把一個李子放在牝內不取出來又不行事急的婦人

春心沒亂。淫水直流。又不好去叫出來的。只是朦朧星眼。四肢軃然於枕簟之上。口中叫道好個作怪的冤家。捉弄奴死了。鶯聲顫掉。那西門慶。叫春梅在傍打着扇。只顧吃酒不理他。吃來吃去。仰臥在醉翁椅兒上打睡。就睡着了。春梅見他醉睡。走來摸摸。打雪洞內一溜烟往後邊去了。聽見有人叫角門。開了門。原來是李瓶兒。由着西門慶睡了一個時辰。睜開眼。醒來看見婦人還吊在架下。兩隻白生生腿兒蹺在兩邊。興不可遏。因見春梅不在跟前。向婦人道。淫婦我丟與你罷。于是先摳出牝中李子。教婦人吃了。坐在一隻枕頭上。向紗褶子順袋內。取出淫器包兒來。先以初使上銀托子。次只用硫黃圈來。初時不肯只在牝口子來回。擂晃不肯深入。急的婦人仰身迎播。口中不住

聲叫達達。快些進去罷。急壞了淫婦了。我曉的你惱我。爲李瓶兒故意使這促掐來奈何我。今日經着你手段。再不敢惹你了。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知道就好說話兒了。于是一壁提着他心子。把那話拽出來。向袋中包兒裡。打開捻了些閨艷聲嬌塗在蛙口內。頂入牝中。迸了幾迸。須臾那話。昂健奢稜。跳胞暴怒起來。垂首看着往來抽拽。翫其出入之勢。那婦人在枕畔朦朧星眼。呻吟不已。沒口子叫。大𩬅長達達。你不知使了甚麼行子。進去又罷了。淫婦的毴心子癢到骨髓裡去了。可怜見饒了罷。淫婦口裡砕死的言語都叫出來。這西門慶一上手就是三四百回。兩隻手倒按住枕蓆。仰身竭力。迎播掀幹。抽沒至脛復迸至根者。又約一百餘下。婦人以帕在下不住手揩拭牝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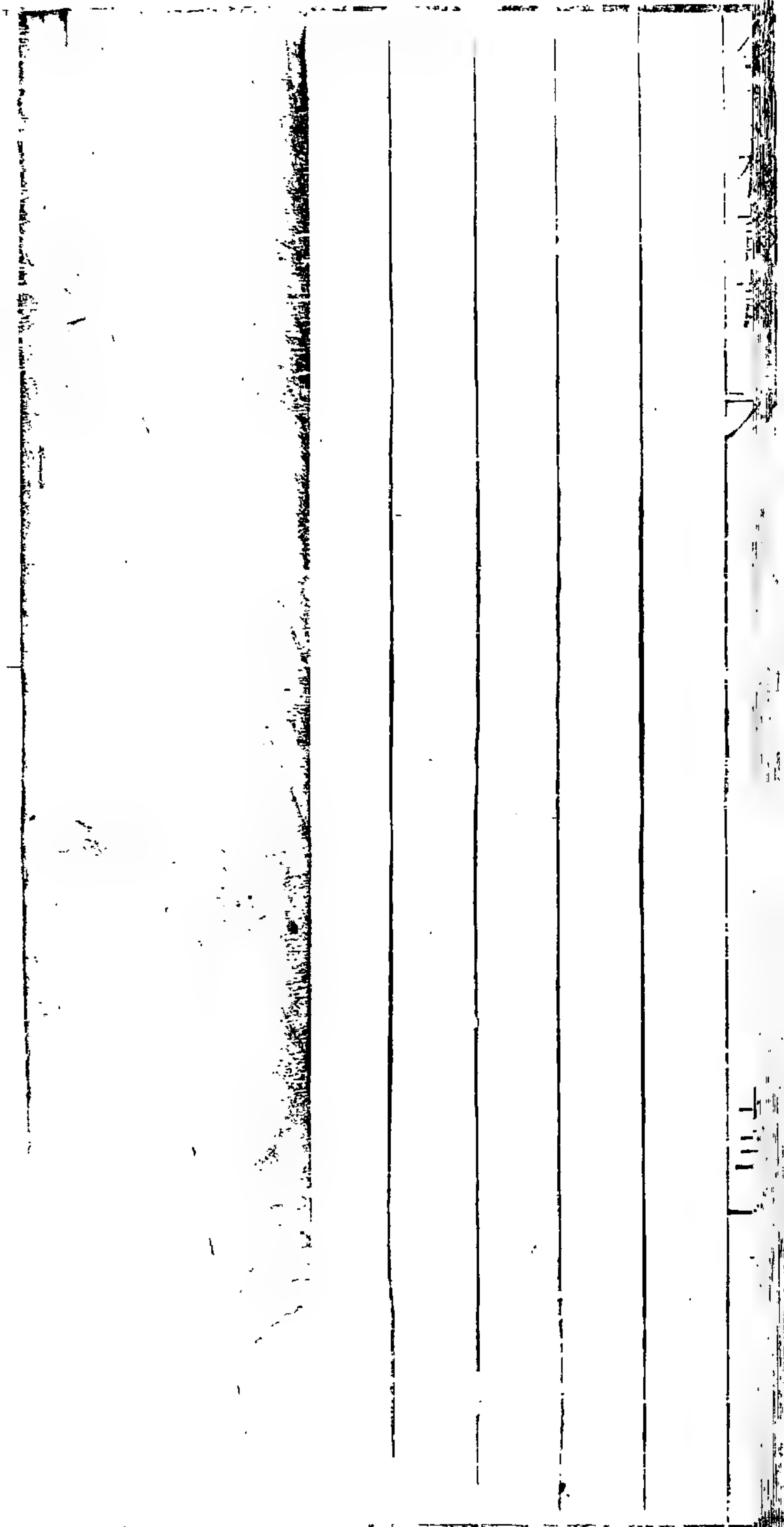
津隨抵隨出袵席爲之皆濕西門慶行貨子沒稜露腦往來逗遛不已因向婦人說道我要耍個老和尚撞鐘忽然仰身望前只一迸那話攮進去了直抵牝屋之上牝屋者乃婦人牝中深極處有屋如含苞花蕊到此處無折男子莖首覺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觸疼急跨其身只聽磕碴响了一聲把個硫黃圈子折在裡面婦人則目瞑息微有聲嘶舌尖氷冷四肢收嚲然於袵席之上矣西門慶慌了急解其縛向牝中摳出硫黃圈并勉鈴來折做兩截于是把婦人扶坐半日星眸驚閃甦省過來因向西門慶作嬌泣聲說道我的達達你今日怎的這般大惡險不丟了奴之性命今後再不可這般所爲不是耍處我如今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之矣西門慶見日色已西連忙替他披上衣

裳。叫了春梅秋菊來。收拾衾枕。同扶他歸房。春梅回來。看着秋菊。收了吃酒的家火。纔待關花園門。來昭的兒子小鐵棍兒。從花架下鑽出來。赶着春梅問姑娘要菓子吃。春梅道。小囚兒你在那裡來。把了幾個李子桃子與他。說道你爺醉了。還不往前邊去。只怕他看見打你。那猴子接了菓子。一直去了。春梅關了花園門。回來房打發西門慶與婦人上床就寢。不在話下。正是

朝隨金谷宴　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暮霞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陳經濟因鞋戲金蓮　西門慶怒打鐵棍兒

風波境界立身難　處世規模要放寬
萬事盡從忙裡錯　此心須向靜中安
路當平處行更穩　人有常情耐久看
直到始終無悔吝　纔生枝節便多端

話說西門慶扶婦人到房中。脫去上下衣裳。着薄纊短襦。赤着身體。婦人止着紅紗抹胸兒。兩個並肩叠股而坐。重斟杯酌。復飲香醪。西門慶一手摟着他粉項。一遞一口和他吃酒。極盡溫存之態。睨視婦人雲鬟斜軃。酥胸半露。嬌眼乜斜。猶如沉醉楊妃一般。纖手不住只向他腰裡摸弄那話。那話因驚。銀托子還

帶在上面軟叮噹毛都魯的纍垂偉長西門慶戲道你還弄他哩都是你頭裡諕出他風病來了婦人問怎的風病西門慶道既不是風病如何這軟癱熱化起不來了你還不下去央及他央及兒哩婦人笑瞅了他一眼一面蹲下身子去枕着他一隻腿取過一條褲帶兒來把那話拴住用手提着說道你這廝頭裡那等頭睜睜股睜睜把人奈何昏昏的這咱你推風症裝佯死兒提弄了一回放在粉臉上偎幌良久然後將口吮之又用舌尖挑砥其蛙口那話登時暴怒起來裂瓜頭凹眼圓睜落腮鬍挺身直豎西門慶亦發坐在枕頭令婦人馬爬在紗帳內儘着吮咂以暢其美俄而淫思益熾復與婦人交接婦人哀告道我的達達你饒了奴罷又要擺弄奴也是夜二人淫樂爲之無

度有詩爲証。

戰酣樂極。雲雨歇。嬌眼乜斜。手持玉莖猶堅硬。告才郎將就些些。滿飲金杯頻勸。兩情似醉如痴。

雪白玉體透簾幃　口賽櫻桃手賽荑
一脉泉通聲滴滴　兩情膠合色迷迷
翻來覆去魚吞藻　慢進輕抽猫咬鷄
靈龜不吐甘泉水　使得嫦娥敢暫離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徃外邊去了。婦人約飯時起來。換睡鞋。尋昨日脚上穿的那一雙紅鞋。左來右去少一隻。問春梅。春梅說昨日我和爹攙扶着娘進來。秋菊抱娘的鋪盖來。婦人叫了秋菊來問。秋菊道。我昨日沒見娘穿着鞋進來。婦人道。

你看胡說。我沒穿鞋進來。莫不我精着脚進來了。秋菊道。娘你穿着鞋怎的屋裡沒有。婦人罵道。賊奴才還裝憨兒。無故只在這屋裡。你替我老實尋是的。這秋菊三間屋裡牀上牀下。到處尋了一遍。那裡討那雙鞋來。婦人道。端的我這屋裡有鬼攝了我這雙鞋去了。連我脚上穿的鞋也不見了。要你這奴才在屋裡做甚麽。秋菊道。倒只怕娘忘記落在花園裡。沒曾穿進來。婦人道。敢是合昏了。我鞋穿在脚上。沒穿在脚上。我不知道。叫春梅你跟着這賊奴才。往花園裡尋去。尋出來便罷。若尋不出我的鞋來。教他院子裡頂着石頭跪着。這春梅眞個押着他花園到處。并葡萄架根前。尋了一遍兒。那裡得來。再有一隻也沒了。正是都被六十收拾去。芦花明月竟難尋。尋了一遍兒回來。春

梅罵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兒。沒的說了。王媽媽賣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好省恐人家不知。甚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我沒曾見娘穿進屋裡去。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放了那個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稠啐沫噦了去。罵道。賊見鬼的奴才。又攪纏起我來了。六娘叫門。我不替他開。可可兒的就放進人來了。你抱着娘的鋪盖。就不經心瞧瞧。還敢說嘴兒。一面押他到屋裡。回婦人說沒有鞋。婦人教採出他院子裡跪着。秋菊把臉哭喪下水來。說等我再往花園裡尋一遍。尋不着隨娘打罷。春梅道。娘休信他。花園裡地也掃得乾乾淨淨的。就是針也尋出來。那裡討鞋來。秋菊道。等我尋不出來。教娘打就是了。你在傍戳舌兒怎的。婦人向春梅道。也罷。你跟着他。這奴才看

他那裡尋去這春梅又押他在花園山子底下各雪洞兒花池邊松墻下尋了一遍沒有他也慌了被春梅兩個耳刮子就拉回來見婦人秋菊道還有那個雪洞裡沒尋哩春梅道那裡藏春塢是爹的暖房兒娘這一向又沒到那裡我看尋哩尋不出來我和你答話于是押着他到於藏春塢雪洞內正面是張坐牀傍邊香几上都尋到沒有又向書篋內尋春梅道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娘的鞋怎的到這裡沒的撅溜子捱工夫兒翻的他恁亂騰騰的惹他看見又是一塲兒你這蹀刺骨可死成了良久只見秋菊說道這不是娘的鞋在一個紙包內裹着些棒兒香排草取出來與春梅瞧可怎的有了娘的鞋剛纔就[illegible]打我春梅看見果是一隻大紅平底鞋兒說道是娘的怎

麽來到這書篋內好蹺蹊的事于是走來見婦人婦人問有了我的鞋端的在那裡春梅道在藏春塢爹暖房書篋內尋出來和些拜帖子紙排草安息香包在一處婦人拿在手內取過他的那隻鞋來一比都是大紅四季花嵌八寶段子白綾平底綉花鞋兒綠提根兒藍口金兒惟有鞋上鎖線兒差些一隻是紗綠鎖線兒一隻是翠藍鎖線不仔細認不出來婦人登在脚上試了試尋出來這一隻比舊鞋畧緊些方知是來旺兒媳婦子的鞋不知幾時與了賊強人不敢拿到屋裡悄悄藏放在那裡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看了一回說道這鞋不是我的鞋奴才快與我跪着去分付春梅拿塊石頭與他頂着那秋菊哭起來說道不是娘的鞋是誰的鞋我饒替娘尋出鞋來還要打我

若是再尋不出來。不知道怎的打我哩。婦人罵道。賊奴才休說嘴。春梅一面掇了塊大石。頂在頭上。那時婦人另換了一雙鞋穿在脚上。嫌房裡熱。分付春梅。把粧臺放在玩花樓上。那裡梳頭去。梳了頭要打秋菊不在話下。却說陳經濟早辰從鋪子裡進來尋衣服。走到花園角門首。小鐵棍兒在那裡正頑着見陳經濟。手裡拿着一副銀經巾圈兒。便問姑夫你拿的甚麽。與了我耍子兒罷。經濟道。此是人家當的經巾圈兒。來贖我尋出來與他。那小猴子笑嘻嘻道。姑夫你與了我耍子罷。我換與你件好物件兒。經濟道。傻孩子。此是人家當的。你要我另尋一副兒與你耍子。你有甚麽好物件拿來我瞧。那猴子便向腰裡掏出一隻紅綉花鞋兒與經濟看。經濟便問是那裡的。那猴子笑

嘻嘻道。姑夫我對你說了罷。我昨日在花園裡耍子。看見俺爹吊着俺五娘。兩隻腿在葡萄架兒底下。一陣好風搖落。後俺爹進去了。我尋俺春梅姑姑要菓子。在葡萄架底下拾了這隻鞋。經濟接在手裡。曲似天邊新月。紅如退瓣蓮花。把在掌中。恰剛三寸。就知是金蓮脚上之物。便道你與了我。明日另尋一對好圈兒與你耍子。猴子道。姑夫你休哄我。我明日就問你要了。經濟道。我不哄你。那猴子一面笑的耍去了。這陳經濟把鞋褪在袖中。自已尋思。我幾次戲他。他口兒且是活。及到中間又走滚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裡。今日我着實撩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帳兒。正是時人不用穿針線。那得工夫送巧來。經濟袖着鞋。逕往潘金蓮房來。轉過影壁。只見秋菊跪在院内。便

戲道小大姐。爲甚麽來投充了新軍。又掇起石頭來了。金蓮在樓上聽見。便叫春梅問道是誰說他掇起石頭來了。乾淨這奴才沒頂着。春梅道是姐夫來了。秋菊頂着石頭哩。婦人便叫陳姐夫樓上沒人你上來。不是這小夥兒。方扒步撩衣上的樓來。只見婦人在樓。前面開了兩扇窓兒掛着湘簾。那裡臨鏡梳頭。這陳經濟走到傍邊。一個小杌兒坐下。看見婦人黑油般頭髮。手挽着梳還拖着地兒紅絲繩兒扎着。一窩絲攢上戴着銀絲䯼髻還墊出一綹香雲䯼髻內安着許多玫瑰花瓣兒露着四鬢上打扮的就是個活觀音。須臾看着婦人梳了頭掇過粧臺去向面盆內洗了手。穿上衣裳喚春梅拿茶來與姐夫吃那經濟只是笑不做聲。婦人因問姐夫笑甚麽。經濟道我笑你管情

不見了些甚麼兒婦人道賊短命我不見了關你甚事你怎的曉得經濟道你看我好心倒做了驢肝肺你倒訕起我來恁說我去罷抽身往樓下就走被婦人一把手拉住說道恠短命會張致的來旺兒媳婦子死了沒了想頭了却怎麼還認的老娘因問你猜着我不見了甚麼物件兒這經濟向袖中取出來提溜着鞋拽靶兒笑道你着這個好的兒是誰的婦人道好短命原來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丫頭遶地裡尋經濟道你怎的到得我手裡婦人道我這屋裡再有誰來敢是你賊頭鼠腦偷了我這隻鞋去了經濟道你老人家不害羞我這兩日不往你這屋裡來我怎生偷你的婦人道好賊短命等我對你爹說你到偷了我鞋還說我不害羞經濟道你只好拿爹來

唬我罷了。婦人道。你好小胆子兒明知道和來旺兒媳婦子七個八個你還調戲他想那淫婦教你戲弄。既不是你偷了我的鞋。這鞋怎落在你手裡。趂早實供出來。交還與我鞋。你還便益自古物見主。不索取。但迸半個不字。教你死無葬身之地經濟道。你老人家是個女番子。且是倒會的放刁。這裡無人。咱每好講。你既要鞋。拿一件物事兒我換與你。不然天抒也打不出去。婦人道。好短命。我的鞋。應當還我。教換甚物事兒與你。經濟笑道。五娘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兒子與了你的鞋罷。婦人道。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裡見過。不好與你的。經濟道。我不。別的就與我一百方也不筭。一心我只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婦人笑道。好個老成久

慣的短命我也沒氣力和你兩個纏于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白綾挑線鶯鶯燒夜香汗巾兒上面連銀三字兒都掠與他這經濟連忙接在手裡與他深的唱個喏婦人分付你好生藏着休教大姐看見他不是好嘴頭子經濟道我知道一面把鞋遞與他如此這般是小鐵棍兒昨日在花園裡拾的今早拿着問我換網巾圈兒耍子一節告訴了一遍婦人聽了粉面通紅銀牙暗咬說道你看賊小奴才油手把我這鞋弄的恁漆黑的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經濟道你弄殺我打了他不打緊敢就賴在我身上是我說的千萬休要說罷婦人道我饒了小奴才除非饒了蝎子可有他兩個正說在熱鬧處忽聽小厮來安兒來尋爹在前廳請姐夫寫禮帖兒哩婦人連忙攛掇他出

去了。下的樓來。教春梅取板子來。要打秋菊。秋菊說着。不肯倘。說道。尋將娘的鞋來。娘還要打我。婦人把劉鐵匠經濟拿的鞋遞與他看。罵道。賊奴才。你把那個當我的鞋。將這個放在那裡。秋菊看見。把眼瞪了半日。不敢認。說道。可是作的勾當。怎生跑出娘的三隻鞋來了。婦人道。好大胆奴才。你敢是拿誰的鞋來搪塞我。倒如何說我是三隻脚的蟾。這個鞋從那裡出來了。不由分說。教春梅拉倒打了十下。打的秋菊抱股而哭。望着春梅道。都是你開門。教人進來收了娘的鞋。這回教娘打我。春梅罵道。你倒收拾娘鋪盖。不見了娘的鞋。娘打了你這幾下兒。還敢抱怨人。早是這隻舊鞋。若是娘頭上的簪環不見了。你也推賴個人兒就是了。娘惜情兒還打的你少。若是我外邊叫個小厮

辣辣的打上他二三十板。看這奴才怎麼樣的。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不言語了。當下西門慶叫了經濟。到前廳封尺頭禮物。送提刑所賀千户。新陞了淮安提刑所掌刑正千户。本衛親識都與他送行。在永福寺。不必細說。西門慶差了鉞安送去。廳上陪着經濟吃了飯。歸到金蓮房中。這金蓮千不合萬不合。把小鐵棍兒拾鞋之事。告訴一遍。說道都是你這沒才料的貨。平白幹的勾當。教賊萬殺的小奴才。把我的鞋拾了。拿到外頭誰是沒瞧見。被我知道。要將過來了。你不打與他兩下。到明日慣了他。西門慶就不問誰告你說來。一衝性子。走到前邊。那小猴子不知。正在石臺基頑耍。被西門慶揪住頂角。拳打脚踢。殺猪也似叫起來。方纔住了手。這小猴子。倘在地下。死了半日。慌得

來那兩口子走來扶救半日甦醒見小厮鼻口流血抱他到房裡問慢慢問他方知為拾鞋之事拾了金蓮一隻鞋因和陳經濟換圈兒惹起事來這一丈青氣忿忿的走到後邊廚下指東罵西一頓海罵道賊不逢好死的淫婦王八羔子我的孩子和你有甚冤仇他纔十一二歲曉的甚麼知道毯生在那塊兒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打的鼻口都流血假若死了他淫婦王八兒也不好稱不了你甚麼願于是廚房裡罵了到前邊又罵整罵了一二日還不定教金蓮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還不知道晚夕上床宿歇西門慶見婦人脚上穿着兩隻紗紬子睡鞋兒大紅提根兒因說道阿呀如何穿這個鞋在脚上怪怪的不好看婦人道我只一雙紅睡鞋倒乞小奴才拾了一隻弄油了

我的那裡再討第二雙來。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到明日做一雙兒穿在脚上。你不知我達達一心只喜歡穿紅鞋兒。看着心裡愛。婦人道。怪奴才。可可兒的來。我想起一件事來。要說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是誰的鞋。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瞞着我。黃猫黑尾。你幹的好菂兒。一行死了來旺兒媳婦子的。一隻臭蹄寶上珠也一般收藏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兒裡。拜帖匣子內。攪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甚麽罕稀物件。也不當家化化的。怪不的那賊淫婦死了。墮阿鼻地獄。指着秋菊罵奴才。當我的鞋。又翻出來。教我打了幾下。分付春梅趂早與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穿了罷。那秋菊

拾在手裡說道娘這個鞋只好盛我一個脚指頭兒罷了婦人罵道賊奴才還教甚麽毬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這等收藏的嬌貴到明日好傳代沒廉耻的貨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婦人又叫回來分付取刀來等我把淫婦剁做幾截子掠到毛司裡去叫賊淫婦陰山背後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發偏剁個樣兒你瞧西門慶笑道怪奴才丟開手罷了我那裡有這個心婦人道你沒這個心你就賭了誓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了你還留着他鞋做甚麽早晚有省好思想他正經俺每和你恁一場你也沒恁個心兒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西門慶笑道罷了怪小淫婦兒偏有這些兒的他就在時也沒曾在你根前行差了禮

法。于是摟過粉項來就親了個嘴。兩個雲雨做一處。正是動人
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意濃。有詩爲証
漫吐芳心說向誰　欲於何處寄相思
相思有盡情難盡　一日都來十二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金瓶梅詞話六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

百年秋月與春花　展放眉頭莫自嗟
吟幾首詩消世慮　酌二杯酒度韶華
閒敲棋子心情樂　悶撥瑤琴興趣賒
人事與時俱不管　且將詩酒作生涯

話說到次日。潘金蓮早起。打發西門慶。出門。記掛着要做那紅鞋。拿着針線筐兒。往花園翡翠軒。臺基兒上坐着。那裡描畫鞋扇。使春梅請了李瓶兒來到。李瓶兒問道。姐姐。你抽金的是甚麼。金蓮道。要做一雙大紅光素段子。白綾平底鞋兒。鞋尖兒上扣綉鸚鵡摘桃。李瓶兒道。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段子。也照依姐姐

描恁一雙兒我要做高底的罷了是取了針線筐兩個同一處做金蓮描了一隻丟下說道李大姐你替我描這一隻等我後邊把孟三姐叫了來他昨日對我說他也要做鞋哩一直走到後邊玉樓房中倚着護炕兒手中也衲着一隻鞋兒哩金蓮進門玉樓道你早办金蓮道我起的早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千户送行去了教我約下李大姐花園裡赶早凉做些生活等住回日頭過熱了做不的我纔描了一隻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逕來約你同去咱三個一答兒哩好做因問你手裡衲的是甚麽鞋玉樓道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段子鞋金蓮道你好漢又早衲出一隻來了玉樓道那隻昨日就衲了這一隻又衲了好些了金蓮接過看了一回說你這個到明日使甚麽雲

頭子。玉樓道我不得你們小後生花花黎黎我老人家了使羊皮金緝的雲頭子罷，週圍拿紗綠線鎖出白山子兒上白綾高底穿好不好，金蓮道也罷你快收拾咱去來，李瓶兒那裡等着哩，玉樓道你坐着咱吃了茶去，金蓮道不吃罷咱拿了茶那裡吃去來，玉樓分付蘭香頓下茶逝去，兩個婦人手拉着手兒袖着鞋扇，逕往外走，吳月娘到上房穿廊下坐便問你們那去，金蓮道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與他描鞋說着一直來到花園內，三人一處坐下，拿起鞋扇你瞧我的我瞧你的都瞧了一遍，先是梅茶來吃了，然後李瓶兒那邊的茶到孟玉樓房裡蘭香落後纔拿茶至，三人吃了，玉樓便道六姐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麼，不如高底鞋好着，你若嫌木底子响脚也似

我用毡底子。却不好走着。又不响。金蓮道。不是穿的鞋。是睡鞋。也是他爹因我不見了那隻睡鞋。被小奴才兒偷了。弄油了我的。分付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玉樓道。又說鞋哩。這個也不是舌頭。李大姐在這裡聽着。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來昭家孩子小鐵棍兒。怎的花園裡拾了。後來不知你怎的知道了。對他爹說。打了小鐵棍兒一頓。說把他猴子打的鼻口流血。倘在地下。死了半日。惹的一丈青好不在後邊海罵。罵那個淫婦王八羔子學舌。打了他小厮。說他小厮一點尿不曉孩子。曉的甚麼。便唆調打了他恁一頓。早是活了。若死了。淫婦王八羔子也不得清潔。俺再不知罵淫婦王八羔子是誰。落後小鐵棍兒進來。他大姐姐問他。你爹為甚麼打你。小厮纔說。因在花園裡耍子。

拾了一隻鞋問姑夫換圈兒來不知甚麼人對俺爹說了教爹打我一頓我如今尋姑夫問他要圈兒去也說畢一直往前跑了原來罵的王八羔子是陳姐夫早是只李嬌兒在傍邊坐着大姐沒在根前若聽見時又是一塲兒金蓮問大姐姐沒說甚麼玉樓道你還說哩大姐姐好不說你哩說如今這一家子亂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禍亂的貶子休妻想着去了的來旺兒小厮好好的從南邊來了東一帳西一帳說他老婆養着主子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成日做賊哩養汗哩生生兒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把個媳婦又逼臨的吊死了如今爲一隻鞋子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你的鞋好好穿在脚上怎的教小厮拾了想必吃醉了在那花園裡和漢子不知怎的餳

成一塊繞吊了鞋如今沒的攮羞拿小厮頂缸打他這一頓又不曾爲甚麼大事金蓮聽了道沒的那扯毬淡甚麼是大事殺了人是大事了奴才拿刀子要殺主子向玉樓道孟三姐早是瞞不了你咱兩個聽見來與見說了一聲謊的甚麼樣兒的你是他的大老婆倒說這個話你也不管我也不管教奴才殺了漢子纔好老婆成日在你那後邊使喚你縱容着他不管教他欺大滅小和這個合氣和那個合氣各人寃有頭債有主你揭條我我揭條你吊死了你還瞞着漢子不說早時苦了錢好人情說下來了不然怎了你這的推乾淨說面子話兒左右是左右我調唆漢子也罷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漢子一條提擄的離門離戶也不筭恒屬人挾不到我井裡頭玉樓見金蓮粉面

通紅惱了。又勸道六姐。你我姊妹都是一個人。我聽見的話兒有個不對你說說了只放在你心裡。休要使出來。金蓮不依他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他房來。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來昭媳婦子一丈青。怎的在後邊指罵。說你打了他孩子。要邏揸兒和人攘。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說在心裡。到次日。要攆來昭三口子出門。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不容他在家。打發他往獅子街房子那看守替了平安兒來家看守大門。後次月娘知道甚惱金蓮。不在話下。正是事不三思終有悔。人逢得意早回頭。却說西門慶。在前廳打發來昭三口子。搬移獅子街看守房屋去。一日正在前廳坐。忽有看守大門的平安兒來報守備府周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喚吳神仙。在門首伺候見爹。西門

慶道來人進見遞上守備帖兒然後道有請須臾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繫黃絲雙穗縧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年約四十之上生的神清如長江皓月貌古似太華喬松威儀凜凜道貌堂堂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聲如鐘坐如弓走如風但見他

能通風鑑善究子平觀乾象能識陰陽察龍經明知風水五星深講三命秘談審格局決一世之榮枯觀氣色定行年之休咎若非華岳修真客定是成都賣卜人

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廳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禮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號仙鄉何處因何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坐上欠身道貧道姓吳名奭

道號守真。本貫浙江仙遊人。自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雲遊上國。因往岱宗訪道。道經貴處。周老總兵相約。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來府上觀相。西門慶道。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道那幾家相法。神仙道。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又曉六壬神課。常施藥救人。不愛世財。隨時住世。西門慶聽言。益加敬重。誇道。眞乃謂之神仙也。一面令左右放卓兒擺齋。管待神仙。神仙道。周老總兵送貧道來。未曾觀相。造可先要賜齋。西門慶笑道。仙長遠來。已定未用早齋。待用過看命未遲。于是陪着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擡過卓席。拂抹乾淨。討筆硯來。神仙道。請先觀貴造。然後觀相尊容。西門慶便說與八字。屬虎的。二十九歲了。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這神仙暗暗掐指尋紋。良久說

道官人貴造丙寅年辛酉月壬午日丙子時七月廿三日白露巳交八月筭命月令提綱辛酉理傷官格子平云傷官傷盡復生財財旺生官福轉來五命申宮喜城頭土命七歲行運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官人貴造依貧道所講元命貴旺八字清奇非貴則榮之造但戊土傷官生在七八月身弱旺丁幸得壬午日干丑中有癸水水火相濟乃成大器丙子時丙合辛生後來定掌威權之職一生盛旺快樂安然發福遷官主生貴子爲人一生耿直幹事無二喜則和氣春風怒則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財不少紗帽戴臨死有二子送老今歲丁未流年丁壬相合月下丁火來尅若你尅我者爲官鬼必主平地登雲之喜添官進祿之榮大運見行癸亥戊

土得癸水滋潤。定見發生。目下透出紅鸞天喜熊羆之兆。又命宫驛馬臨申。不過七月必見矣。西門慶問道。我後來運限何如。有災沒有。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說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後到甲子運中。常在陰人之上。只是多了底流星打攪。又被了壬午日破了。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西門慶問道。于今如何。神仙道。目今流年。只多日逢破敗。五鬼在家炒鬧。些小氣惱。不足為災。都被喜氣神臨門冲散了。西門慶道。命中還有敗否。神仙道。年赶着月。月赶着日。實難矣。西門慶聽了。满心歡喜。便道。先生。你相我面何如。神仙道。請尊容轉正。貧道觀之。西門慶把座兒掇了一掇。神仙相道。夫相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往。吾觀官人頭圓項短。必為

享福之人。體健筋強。決是英豪之輩。天庭高聳。一生衣祿無虧。地閣方圓。晚歲榮華定取。此幾庄兒好處。還有幾庄不足之處貧道不敢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請官人走兩步看。西門慶真個走了幾步。神仙道。你行如擺柳。必主傷妻。魚尾多紋。定終須勞碌。眼不哭而淚汪汪。心無慮而眉縮縮。若無刑剋。必損其身。妻宮剋過方可。西門慶道。已刑過了。神仙道。請出手來看一看。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神仙道。智慧生於皮毛苦樂觀乎手足。細軟豐潤。必享福逸祿之人也。兩目雌雄。必主富而多詐。眉抽二尾。一生常自足歡娛。根有三紋。中主必然多耗散。奸門紅紫。一生廣得妻財。黃氣發於高曠。旬日內必定加官。紅色起於三陽。今歲間必生貴子。又有一件不敢說。淚堂豐

厚亦主貪花谷道亂毛號為淫抄且喜得鼻乃財星驗中年之
造化承漿地閣管末世之榮枯

承漿地閣要豐隆　準乃財星居正中
生平造化皆由命　相法玄機定不容

神仙相畢西門慶道請仙長相相房下眾人一面令小廝後邊
請你大娘出來于是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等
眾人都跟出來在軟屏後潛聽神仙見月娘出來連忙道了稽
首也不敢坐在傍邊觀相請娘子尊容轉正那吳月娘把面容
朝看廳外神仙端詳了一回說娘子面如滿月家道興隆唇若
紅蓮衣食豐足必得貴而生子聲响神清必益夫而發福請出
手來月娘從袖口中露出十指春葱來神仙道乾姜之手女人

必善持家。照人之鬓。坤道定須秀氣。這幾樁好處。還有些不足之處。休道貧道直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淚堂黑痣。若無宿疾必刑夫。眼下皺紋。亦主六親若冰炭。

女人端正好容儀　緩步輕如出水龜

行不動塵言有節　無肩定作貴人妻

相畢。月娘退後。西門慶道。還有小妾輩。請看看。于是李嬌兒過來。神仙觀看良久。此位娘子。額尖鼻小。非側室。必三嫁其夫。肉重身肥。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肩聳聲泣。不賤則孤。鼻梁若低。非貧即夭。請步幾步。我看。李嬌兒走了幾步。神仙道。

額尖露臂并蛇行　早年必定落風塵

假饒不是娼門女　也是屏風後立人

相畢李嬌兒下去。吳月娘叫孟三姐。你也過來相一相。神仙觀着這位娘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祿無虧。六府豐隆。晚歲榮華定取。平生少疾。皆因月孛光輝。到老無災。大抵年宮潤秀。請娘子走兩步。玉樓走了兩步。神仙道。

口如四字神清徹　温厚堪同掌上珠
威媚兼全財命有　終主刑夫兩有餘

玉樓相畢。叫潘金蓮過來。那潘金蓮只顧嘻笑。不肯過來。月娘催之再三。方纔出見。神仙擡頭觀看。這個婦人。沉吟半日。方纔說道。此位娘子。髮濃鬢重。光斜視以多淫。臉媚眉彎。身不搖而自顫。面上黑痣。必主刑夫。人中短促。終須壽夭。

舉止輕浮惟好淫　眼如點漆壞人倫

月下星前長不足　雖居大廈少安心

相畢金蓮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教神仙相一相神仙觀看這個女人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女娘容貌端莊乃素門之德婦只是多了眼光如醉主桑中之約眉靨漸生月下之期雖定觀臥蠶明潤而紫色必產貴兒體白肩圓必受夫之寵愛常遭疾厄只因根上昏沉頻過喜祥盖謂福星明潤此幾椿好處還有幾椿不足處娘子可當戒之山根青黑三九前後定見哭聲法令細纏雞犬之年焉可過慎之慎之

花月儀容惜羽翰　平生良友鳳和鸞
緑門財祿堪依倚　莫把凡禽一樣看

相畢西門慶又叫孫雪娥出來相一相神仙看了說道

這位娘子。體矮聲高。額尖鼻小。雖然出谷遷喬。但一生冷笑無情作事機深內重。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後來必主凶亡。夫四反者。唇反無稜耳反無輪。眼反無神。鼻反不正故也。

燕體蜂腰是賤人　眼如流水不廉眞
常時斜倚門兒立　不爲婢妾必風塵

雪娥下去。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神仙道。這位女娘。鼻梁仰露。破祖刑家。聲若破鑼。家私消散。面皮太急。雖溝洫長而壽亦夭。行如雀躍。處家室而衣食缺乏。不過三九。常受折磨。

惟夫反目性通靈　父母衣食僅養身
狀貌有拘難顯達　不遭惡死也艱辛

大姐相畢。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相。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

年約不上二九，頭戴銀絲雲髻兒，白線挑衫兒，桃紅裙子，藍紗比甲兒，纏手縛脚出來，道了萬福，神仙觀看良久，相道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髮細眉濃，稟性要强，神急眼圓，爲人急燥，山根不斷，必得貴夫而生子，兩額朝拱，位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飛仙，聲响神清，必益夫而得禄，三九定然封贈，但乞了這左眼大，早年尅父，右眼小，周歲尅娘，左口角下只一點黑痣，主常沾啾唧之災，右腮一點黑痣，一生受夫愛敬。

天庭端正五官平　口若塗硃行步輕
倉庫豐盈財禄厚　一生常得貴人憐

神仙相畢，衆婦女皆咬指以爲神相，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又賞守備府來人銀五錢，拿拜帖回謝，吳神仙再三辭却，說

道貧道雲遊四方。風飡露宿。化救萬道。周總兵送將過來。可一時之情耳。要這財何用。决不敢受。西門慶不得已。拿出一疋大布。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神仙方纔受之。令小童接了。收在經包內。稽首拜謝。西門慶送出大門。揚長飄然而去。正是拄杖兩頭挑日月。葫芦一個隱山川。西門慶送神仙出。回到後廳問月娘。衆人所相何如。月娘道。相的也都好。只是三個人相不着。西門慶道。那三個人相不着。月娘道。相李大姐有實疾。到明日生貴子。他見將今懷着身孕。這個也罷了。相咱家大姐到明日受折磨。不知怎的折磨。相春梅後日來也生貴子。或者只怕你用了他。各人子孫也看不見。我只不信說他春梅後來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沒官。那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

到他頭上。西門慶笑道。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加官進祿之榮。我那得官來。他見春梅和你每站在一處。又打扮不同。戴着銀絲雲髻兒。只當是你我親生養女兒一般。或後來匹配名門。招個貴壻。故說有些珠冠之分。自古筭的着命筭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隨心滅。周大人送來。咱不好囂了他的頭。教他相相。除疑罷了。說畢。月娘房中擺下飯。打發吃了飯。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信步閑遊來。花園大捲棚內。聚景堂內。週圍放下簾櫳。四下花木掩映。正值日當午時分。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忽然風送花香。襲人撲鼻。有詩為証。

綠樹陰濃夏日長　樓臺倒影入池塘
水晶簾動微風起　一架墻薇滿院香

別院深沉夏草青　石榴開遍透簾明
槐陰滿地日卓午　時聽新蟬噪一聲

西門慶坐於椅上以手扇搖涼只見來安兒畫童兒兩個小厮來井上打水西門慶道叫一個來拿浣氷安放盆内來安兒忙走向前西門慶分付到後邊對你春梅姐說有梅湯提一壺來放在這氷盤内湃着來安兒應諾去了半日只見春梅家常露着頭戴着銀絲雲髻兒穿着毛青布褂兒桃紅夏布裙子手提一壺蜜煎梅湯笑嘻嘻走來問道你吃了飯了西門慶道我在後邊上房裡吃了春梅嗔道不進房裡來把這梅湯放在氷内湃着你吃西門慶點頭兒春梅湃上梅湯走來扶着椅兒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兒替他打扇問道頭裡大娘和你說甚麼

話來西門慶道說吳神仙相面一節春梅道那道士平白說戴
珠冠教大娘說有珠冠只怕輪不到他頭上常言道凡人不可
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旋的不圓砍的圓各人裙帶上衣食
怎麽料得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罷西門慶笑道小油
嘴兒自胡亂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兒就替你上了頭于是把他
摟到懷裡手扯着手兒頑耍問他你娘在後邊在屋裡怎的不
見春梅道娘在屋裡教秋菊熱下水要洗浴等不的就在牀上
睡了西門慶道等我吃了梅湯等我掴混他一混去于是春梅
向冰盆倒了一甌兒梅湯與西門慶呷了一口湃骨之涼透心
沁齒如甘露灑心一般須臾吃畢搭伏着春梅肩膀兒轉過角
門來到金蓮牀房中掀開簾櫳進來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

新買的螺蜔牀上原是因李瓶兒房中安着一張螺蜔廠廳牀
婦人旋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也替他也買了這一張螺
蜔有欄杆的牀兩邊槅扇都是螺蜔攢造安在牀內樓臺殿閣
花草翎毛裡面三塊梳背都是松竹梅歲寒三友掛着紫紗帳
幔錦帶銀鈎兩邊香毬吊掛婦人赤露玉體止着紅綃抹胸兒
盖着紅紗衾枕石鴛鴦枕在凉席之上睡思正濃房裡異香噴
鼻西門慶一見不覺淫心頓起令春梅帶上門出去悄悄脫了
衣褲上的牀來掀開紗被見他玉體互相掩映戲將兩股輕開
按麈柄徐徐插入牝中比及星眸驚欠之際已抽拽數十度矣
婦人睜開眼笑道怪強盜三不知多咱進來奴睡着了就不知
道奴睡的甜甜兒摑混死了我西門慶道我便罷了若是有個

生漢子進來你也推不知道罷婦人道我不好罵的誰人七個頭八個胆敢進我這房裡來只許了你恁沒大沒小的罷了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在翡軒誇奬李瓶兒身上白淨就暗暗將茉莉花蕋兒攪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掬使西門慶見了愛他以奪其寵西門慶於是見他身體雪白穿着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一面蹲踞在上兩手兜其股極力而提之垂首觀其出入之勢婦人道怪貨只顧端詳甚麼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兒的身上白就是了他懷着孩子你便輕憐痛惜俺每是拾兒由着這等掇弄西門慶問道說你等着我洗澡來婦人問道你怎得知道來西門慶把春梅告訴他話說了一遍婦人道你洗我教春梅掇水來不一時把浴盆掇

到房中，注了湯，二人下牀來同浴蘭湯，共效魚水之歡。當下添湯換水，洗浴了一回，西門慶乗興，把婦人仰臥在浴板之上，兩手執其雙足，跨而提之，掀騰拚幹，何止二三百回，其聲如泥中螃蟹一般，响之不絕。婦人恐怕香雲拖墜，一手扶着雲鬟，一手扳着盆沿，口中燕語鶯聲，百般難述。怎見這塲交戰，但見

華池蕩漾波紋亂，翠幃高捲秋雲暗。才郎情動要爭持，稔色心忙顯手段。一個顫顫巍巍挺硬鎗，一個搖搖擺擺輪鋼劍。一個捨死忘生往裡鑽，一個尤雲殢雨將功幹。撲撲蔘蔘皮鼓催，碑碑碑磚磚鎗付劍。矾矾磞磞弄响聲，砰砰硑硑成一片。下下高高水逆流，洶洶湧湧盈清澗。滑滑滑溜溜怎住停，攔攔濟濟難存站。一來一往一衝一撞，東西探熱氣騰騰，妖雲生

紛紛馥馥香氣散。一個逆水撑船將玉股搖。一個稍公把舵將金蓮掐。一個紫騮猖獗逞威風。一個白面妖嬈遭馬戰。喜喜歡歡美女情。雄雄糾糾男兒愿。翻翻覆覆意歡娛。鬧鬧挨挨情摸亂。你死我活更無休。千戰千嬴心胆戰。口口聲聲呌殺人。氣氣昂昂情不厭。古古今今廣鬧爭。不似這番水裡戰

當下二人水中戰鬪了一回。西門慶精泄而止。搽抹身體乾淨撤去浴盆。止着薄纊短襦。上牀安放炕桌菓酌飲酒。教秋菊取白酒來。與你爹吃。又向牀閣板上方盒中拿菓餡餅。與西門慶吃。恐怕他肚中飢餓。只見秋菊半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婦人纔待斟在鍾上。摸了摸。氷凉的。就照着秋菊臉上只一潑。潑了一頭一臉。罵道好賊少死的奴才。我分付教你篩了來。如何拿

冷酒與爹吃你不知安排些甚麽心兒呌春梅與我把這奴才採到院子裡跪着去春梅道我替娘後邊捲裹脚去來一些兒沒在根前你就弄下碎兒了那秋菊把嘴谷都着口裡喃喃吶吶說道每日爹娘還吃冰湃的酒兒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婦人聽見罵道好賊奴才你說甚麽與我採過來教春梅每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春梅道皮臉沒的打汚濁了我手娘只教他頂着石頭跪着罷于是不由分說拉到院子內教他頂着塊大石頭跪着不在話下婦人從新教春梅煖了酒來陪西門慶吃了幾鍾掇去酒卓放下紗帳子來分付拽上房門兩個抱頭交股體倦而寢正是若非群玉山頭見多是陽臺夢裡尋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來保押送生辰担　西門慶生子喜加官

得失榮枯總是閑　機關用盡也徒然
人心不足虵吞象　世事到頭螳捕蟬
無藥可醫卿相壽　有錢難買子孫賢
家常寸分隨緣過　便是逍遙自在天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個洗畢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在穿廊下。一張凉椅兒上納鞋。只見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腦的觀看。春梅問道你有甚話說。那琴童又見秋菊。頂着石頭跪在院內。只顧用手往來。指春梅。罵道。催囚根子你有甚麼話說就是了。指手畫脚怎的。那琴童笑了半日。方纔說有看墳的張安

兒在外邊等爹說話哩春梅道賊囚根子張安就是了何必大驚小怪見鬼也似悄悄兒的爹和娘在屋裡睡着了驚醒他你就是死你且教張安在外邊等等兒那琴童兒走出來外邊約等勾半日又走來角門首趄探問姐爹起來了不曾春梅道怪囚失張冒勢傒諕我一跳有要沒緊兩頭回來遊魂哩琴童道張安等爹出去見了說了話還要赶出門去怕天晚了春梅道爹娘正睡的甜甜兒的誰敢攪擾他你教張安且等着去十分晚了教他明日去罷正說着不想西門慶在房裡聽見便叫春梅進房問誰說話春梅道琴童小廝進來說墳上張安兒在外邊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拿衣我穿等我起去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衣裳金蓮便問張安來說甚麼話西門慶道張安前

日來說咱家墳隔壁趙寡婦家庄子兒連地要賣價錢三百兩銀子我只還他二百五十兩銀子教張安和他講去若成了我教賁四和陳姐夫去兌銀子裡面一眼井四個井圈打水我買了這庄子展開合為一處裡面盖三間捲棚三間廳房疊山子花園松墻槐樹棚井亭射箭廳打毬場耍子去處破使幾兩銀子收拾也罷婦人道也罷咱買了罷明日你娘們上墳到那裡好遊玩耍子說畢西門慶往前邊和張安說話去了金蓮起來向鏡臺前重勻粉臉再整雲鬟出來院內要打秋菊那春梅旋去外邊叫了琴童兒來吊板子金蓮便問道教你拿酒你怎的拿冷酒與你爹吃原來你家沒大了說着你還丁嘴鐵舌兒的喝聲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才三十板子那琴童纔打

到十板子上。多虧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饒了他十板。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放他起來。厨下去了。李瓶兒道。老潘領了個十五歲的丫頭。後邊二姐姐買了房裡使喚。要七兩五錢銀子。請你過去瞧瞧。要送與他去哩。這金蓮遂與李瓶兒一同後邊去了。李瓶兒果然問了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了丫頭。改名夏花兒。房中使喚。不在話下。安下一頭。却說一處。单表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担。自從離了清河縣。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飢飡渴飲。夜住曉行。正值大暑炎蒸天氣。爍石流金之際。路上十分難行。評話捷說。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店安下。到次日賫抬馱箱禮物。逕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候。來保教吳主管押着禮物。他穿上青衣。逕向守門官吏。唱了

個喏。那守門官吏問道。你是那裡來的。來保道。我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員外家人。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官吏罵道。賊少死野囚軍。你那裡便興你東門員外西門員外。俺老爺當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論三台八位。不論公子王孫。誰敢在老爺府前這等稱呼。趂早靠後。內中有認的來保的。便安撫來保說道此是新叅的守門官吏。纔不多幾日。他不認的你休怪。你要稟見老爺。等我請出翟大叔來。這來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重一兩。遞與那人。那人道。我到不消。你再添一分。與那兩個官吏。休和他一般見識。來保連忙拿出三包銀子來。每人一兩。都打發了。那官吏纔有些笑容兒。說道你既是清河縣來的。且畧候候。等我領你先見翟管家。老爺纔從上清寳籙宮。進了香回

來書房內聽良久請到翟管家出來。穿着凉鞋淨襪。青絲絹道袍來保見了先磕下頭去。翟管家答禮相還說道前者累你。你來與老爺進生辰担禮來了。來保先遞上一封揭帖。脚下人捧着一對南京尺頭。三十兩白金。說道家主西門慶多上覆翟爹。無物表情這些薄禮。與翟爹賞人。前者鹽客王四之事。多蒙翟爹費心。翟謙道此禮我不當受。罷罷我且收下。來保又遞上太師壽禮帖兒看了。還付與來保。分付把禮擡進來。到二門裡首伺候。原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倒座來往雜人都在那裡待茶。須臾一個小童拿了兩盞茶來。與來保吳主管吃了。少頃太師出廳翟謙先稟知太師。太師然後令來保吳主管進見跪於階下。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吳主管各捧獻禮

物。但見黃烘烘。金壺玉盞。白晃晃減靸仙人。良工製造費工夫。巧匠鑽鑿人罕見。錦綉蟒衣。五彩奪目。南京紵段。金碧交輝。湯羊美酒。盡貼封皮。異菓時新。高堆盤榼。如何不喜。便道這禮物决不好受的。你還將回去。于是慌了。來保等在下叩頭說道。小的主人西門慶。沒甚孝順。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賞人便了。太師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傍邊左右祗應人等。把禮物盡行收下去。太師又道。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下書與你巡撫侯爺說了。可見了分上不曾。來保道。蒙老爺天恩書到。眾塩客都牌提到塩運司。與了勘合。都放出來了。太師因向來保說道。禮物我故收了。累次承你主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來保道。小的主人。一介鄉民。有

何官役太師道既無官役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劄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做個理刑副千户頂補千户賀金的員缺好不好來保慌的叩頭謝道蒙老爺莫大之恩小的家主舉家粉首碎身莫能報答于是喚堂後官擡書案過來即時僉押了一道空名告身劄付把西門慶名字填註上面列銜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户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向來保道你二人替我進獻生辰禮物多有辛苦因問後邊跪的是你甚麼人來保纔待說是夥計那吳主管向前道小的是西門慶舅子名喚吳典恩太師道你既是西門慶舅子我觀你到好個儀表喚堂後官取過一張劄付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做個驛丞倒也去的那吳典恩慌的磕頭如搗蒜又取過一張劄付來

把來保名字塡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尉俱磕頭謝了領了劄付分付明日早辰吏兵二部掛號討勘合限日上任應役又分付翟謙西廂房管待酒飯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不在話下看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陞官指方補價夤緣鑽刺者驟陞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贓官汚吏遍滿天下役煩賦重民窮盜起天下騷然不因奸佞居台輔合是中原血染人當下翟謙把來保吳主管邀到廂房管待廚下大盤大碗肉賽花糕酒如琥珀湯飯點心齊上飽飡了一頓翟謙向來保說我有一件事央及你爹替我處未知你爹肯應承我否來保道翟爹說那裡話蒙你老人家

這等。老爺前扶持看顧。不揀甚事。但肯分付。無不奉命。翟謙道。不瞞你說。我答應老爺。每日止賤荊一人。我年也將及四十。常有疾病。身邊通無所出。央及你爹。只說你那貴處有好人才女子。不拘十五六上下。替我尋一個送來。該多少財禮。我一一奉過去。于是一封人事。并回書付與來保。又巳送二人五兩盤纏。來保再三不肯受。說道。剛纔老爺上巳賞過了。翟爹還收回去。翟謙道。那是老爺的。此是我的。不必推辭。當下吃畢酒飯。翟謙道。如今我這裡替你差個办事官。同你到下處。明早好往吏兵二部掛號。就領了勘合。好起身。省的你明日又來。途間往返了。我分付了去。部裡不敢遲滯了你文書。那時喚了個办事官。名喚李中友。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裡掛了號。討勘合來回我話

那員官與來保吳典恩作辭出的府門來到天漢橋街上白酒店内會話管待酒飯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約定明日絕早先到吏部然後到兵部都掛號討了勘合聞得是太師老爺府裡誰敢遲滯顛倒奉行金吾衛太尉朱勔即時使印僉了票帖行下頭司把來保填註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差又拿了個拜帖回翟管家不消兩日把事情幹得完備有日顧頭口起身星夜回清河縣來報喜正是富貴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鄧通成

且說一日三伏天氣十分炎熱在家中聚景堂中大捲棚內賞玩荷花避暑飲酒吳月娘與西門慶居上坐諸妾與大姐都兩邊列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彈唱怎見的當日酒席但見

盆栽綠草。瓶插紅花。水晶簾捲。蝦鬚雲母屏開。孔雀盤堆。麟脯。佳人笑捧紫霞觴。盆浸冰桃。美女高擎碧玉斝。食烹異品。菓獻時新。絃管謳歌。奏一派聲清韻美。綺羅珠翠。擺兩行舞女歌兒。當筵象板撒紅牙。遍體舞裙鋪錦綉。消遣壺中閒日月。遨遊身外醉乾坤。

妻妾正飲酒中間。坐間不見了李瓶兒。月娘向綉春說道。你娘往屋裡做甚麼哩。怎的不來吃酒。綉春道。我娘害肚裡疼。屋裡挃着哩。便來也。月娘道。還不快對他說去。休要挃着。來這裡坐着聽一回唱罷。西門慶便問月娘。怎的。月娘道。李大姐忽然害肚裡疼。屋裡倘着哩。我剛纔使小丫頭請他去了。因向玉樓道。李大姐七八臨月。只怕攮撒了。潘金蓮道。大姐姐。他那裡是這

個月。約他是八月裡孩子還早哩。西門慶道。既是早哩。使丫頭請你六娘來聽唱。不一時只見李瓶兒來到。月娘道。只怕你掉了風冷氣。你吃上鍾熱酒。管情就好了。不一時各人面前斟滿了酒。西門慶分付春梅。你每唱個人皆畏夏日。我聽那春梅等四個。方纔箏排雁柱。阮跨鮫綃。啟朱唇露皓齒。唱人皆畏夏日云云。那李瓶兒在酒席上。只是把眉頭忔𢜶着。也沒等的唱完了。回房中去了。月娘聽了詞曲。躭着心。使小玉房中瞧去。回來報說。六娘害肚裡疼。在炕上打滾哩。慌了月娘道。我說是時候。這六姐還強說早哩。還不喚小廝來。快請老娘去。西門慶卽令來安兒風跑。快請蔡老娘去。于是連酒也吃不成。都來李瓶兒房中。問他。月娘問道。李大姐。你心裡覺怎的。李瓶兒回道。大娘。

我只心口連小肚子往下鱉墜着疼月娘道你起來休要睡着
只怕滚壞了胎老娘請去了便來也少頃漸漸李瓶兒疼的緊
了月娘又問使了誰請老娘去了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爹使
了來安去了月娘罵道這囚根子你還不快迎迎去平白沒筭
計使那小奴才去有緊沒慢的西門慶叫玳安快騎了騾子赶
了去月娘道一個風火事還像尋常慢條斯禮兒的那潘金蓮
見李瓶兒待養孩子心中未免有幾分氣在房裡看了一回把
孟玉樓拉出來兩個站在西稍間簷柱兒底下那裡歇涼一處
說話說道耶嚛嚛緊着熱剌剌的擠了一屋子裡人也不是養
孩子都看着下象胆哩良久只見蔡老娘進門望衆人那位主
家奶奶李嬌兒道這位大娘裡那蔡老娘倒身磕頭去月娘道

姥姥生受你。怎的這咱纔來。蔡老娘道。你老人家聽我告訴。

我做老娘姓蔡　兩隻脚兒能快　身穿怯緑裔紅
各樣鬏髻歪戴　嵌絲環子鮮明　閃黄手帕符攥
入門利市花紅　坐下就要管待　不拘貴宅嬌娘
那管皇親國太　教他任意端詳　被他褪衣削劃
横生就用刀割　難産須將拳揣　不管臍腸包衣
着忙用手撕壞　活時來洗三朝　死了走的偏快
因此主顧偏多　請的時常不在

月娘道。你且休閑說。請看這位娘子。敢待生養也。蔡老娘向牀前摸了摸。李瓶兒身上。說道是時候了。問大娘預備下綳接草紙不曾。月娘道有。便教小玉往我房中快取去。且說玉樓見老

娘進門便向金蓮說蔡老娘來了咱不往屋裡看看去那金蓮
一面不是一面說道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
姐姐又有時運人怎的不看他頭裡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見
他不是這個月的孩子只怕是八月裡的教大姐姐白搶白相
我想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日玉樓道我也只說他是
六月裡孩子金蓮道這回連你也韶刀了我和你恁筭他從去
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女兒當年懷入門養一個後婚老婆漢
子不知見過了多少也一兩個月纔生胎就認做是咱家孩子
我說差了若是八月裡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踹
小板凳兒糊險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哩失迷了家鄉那裡尋
犢兒去正說着只見雪娥後邊和小玉抱着草紙繃接并小褥

子兒來。孟玉樓道。此是大姐姐預備下。他早晚臨月用的物件兒。今日且借來應急兒。金蓮道。一個是大老婆。一個是小老婆。明日兩個對養。十分養不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俺每是買了個母雞不下蛋。莫不殺了我不成。又道。仰着合着。沒的狗咬尿胞虛喜歡。玉樓道。五姐是甚麼話。以後見他說話兒出來。有些不防頭。惱只低着頭弄裙子。並不作聲應答他。潘金蓮用手扶着庭柱兒。一隻脚跐着門檻兒。口裡磕着瓜子兒。只見孫雪娥聽見李瓶兒前邊養孩子。後邊慌慌張張。一步一跌走來觀看。不防黑影裡被臺基險些不曾絆了一交。金蓮看見。教玉樓你看。獻勤的小婦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搶命哩。黑影子拌倒了。磕了牙也是錢。姐姐賣蘿蔔的拉鹽担子。攘醎嘈心。養下孩子來。

明日賞你這小婦一個紗帽戴。良久只聽房裡呱的一聲。養下來了。蔡老娘道。對當家的老爹說。討喜錢。分娩了一位哥兒。吴月娘報與西門慶。慌的連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要祈子母平安。臨盆有慶。坐草無虞。這潘金蓮。聽見生下孩子來了。合家歡喜。亂成一塊。越發怒氣。生走去了。房裡自閉門户。向牀上哭去了。時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廿一日。也正是不如意處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這蔡老娘收拾孩兒。咬去臍帶。埋畢衣胞。熬了些定心湯。打發李瓶兒吃了。安頓孩兒停當。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飯。臨去西門慶與了他五兩一定銀子。許洗三朝來。還與他一疋段子。這蔡老娘千恩萬謝出門。當日西門慶進房去。見一個滿抱的孩子。生

的甚是白淨。心中十分歡喜。合家無不欣悅。晚夕就在李瓶兒
牀房中歇了。不住來看孩兒。次日巴天不明早起來。拿十副方
盒使小廝各親戚鄰友處分投送喜麵。應伯爵謝希大聽見西
門慶生了子。送喜麵來。慌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西門慶留
他捲棚內吃麵。剛打發去了。正在廳上亂着使小廝叫媒人來。
尋養娘。看妳孩兒。忽有薛嫂兒領了個妳子來。原是小人家媳
婦兒。年三十歲。新近丟了孩兒。不上一個月。男子漢當軍。過不
的。恐出征去無人養贍。只要六兩銀子要賣。他月娘見他生的
乾淨。對西門慶說。兑了六兩銀子。留下起名如意兒。教他早晚
看妳哥兒。又把老馮叫來暗房中使喚。每月與他五錢銀子。管
顧他衣服。正熱閙一日。忽有平安報來。保吳主管。在東京回還。

見在門首下頭口。不一時二人進來。見了西門慶報喜。西門慶問喜從何來。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進禮一節。從頭至尾訴說一遍。老爺見了禮物甚喜。說道我累次受你主人禮太多。無可補報。因問爹原祖上有甚差事。小的說一介鄉民。並無寸役在身。太師老爺說朝廷欽賞了他幾張空名誥身劄付。與了爹一張。塡寫爹名姓在上。塡註在金吾衛副千户之職。就委差的在本處提刑所理刑。頂補賀老爹員缺。把小的做了鐵鈴衛校尉。塡註鄆王府當差。吳主管陞做本縣驛丞。于是把一樣三張印信劄付。并吏兵二部勘合。并誥身都取出來。放在卓上。與西門慶觀看。西門慶看見上面銜着許多印信。朝廷欽依事例。果然是副千户之職。不覺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

生便把朝廷明降拿到後邊與吳月娘衆人觀看說太師老爺擡舉我陞我做金吾衛副千户居五品大夫之職你頂受五花官誥坐七香車做了夫人又把吳主管携帶做了驛丞來保做了鄆王府校尉吳神仙相我不少紗帽戴有平地登雲之喜今日果然不上半月兩椿喜事都應驗了對月娘說李大姐養的這孩兒甚是脚硬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與月娘看了來保進來與月娘衆人磕頭說了回話分付明日早把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裡與夏提刑知會了吳主管明日早下文書到本縣作辭西門慶回家去了到次日洗三畢衆親隣朋友一槩都知西門慶第六個娘子新添了娃兒未過三日就有如此美事官祿臨門平地做了千户之職誰人不來趋附送禮

慶賀人來人去一日不斷頭常言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退真金無艷色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四

第三十一回

琴童藏壺覷玉簫　西門慶開宴吃喜酒

家富自然身貴　逢人必讓居先
貧寒敢仰上官憐　彼此都看錢面
婚嫁專尋勢要　通財邀結豪英
不知興廢在心田　只靠眼前知見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本縣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喚趙裁。率領四五個裁縫在家來裁剪尺頭。儹造衣服。又叫了許多匠人。釘了七八條。都是四指寬玲瓏雲母。犀角鶴頂。紅玳瑁魚骨香帶。不說西門慶家中熱亂。且說吳典恩。那日走

到應伯爵家把做驛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問西門慶借銀子上下使用許伯爵借銀子出來把十兩銀子買禮物謝老兄說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一手拉起說道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照顧你東京走了這遭攜帶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尋常小可因問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吳典恩道不瞞老兄說我家活人家一文錢也沒有到明日上任參官贄見之禮連擺酒并治衣類鞍馬少說也得七八十兩銀子那裡區處如今我寫了一紙文書在此也沒敢下數兒望老兄好歹扶持小人在旁加美言事成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伯爵看了文書因令吳二哥你說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來也不勾使依我取筆來寫上一百兩恒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錢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做上官兒慢慢

陸續還他。也是不遲。常言俗語說得好。借米下得鍋。討米下不的鍋。哄了一日是兩晌。何况你又在他家曾做過買賣。他那裡把你這幾兩銀子放在心上。那吳典恩聽了。謝了又謝。于是把文書上塡寫了一百兩之數。當下兩個吃了茶。一同起身。來到西門慶門首。伯爵問守門平安兒。你爹起來了不曾。平安兒道。俺爹起來了。在捲棚看着匠人釘帶哩。待小的禀去。于是一直走來。報西門慶說。應二爹和吳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不一時二人進入裡面。見有許多裁縫匠人。七手八脚做生活。西門慶帶着小帽錦衣。和陳經濟在穿廊下。看着寫見官手本揭帖。見二人作揖讓坐。伯爵問哥的手本劄付。下了不曾。西門慶道。今早使小价往提刑府下劄付去了。今有手本還未往東平府。

并本縣下去說畢小厮畫童兒拿上茶來吃畢茶那應伯爵並不題吳主管之事走下來且看匠人釘帶西門慶見他拿起帶來看一徑賣弄說道你看我尋的這幾條帶如何伯爵極口稱讚誇獎說道虧哥那裡尋的都是一條賽一條的好帶難得這般寬大別的倒也罷了自這條犀角帶并鶴頂紅就是滿京城拿着銀子也尋不出來不是面獎說是東京衛主老爺玉帶金帶空有也沒這條犀角帶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不値錢水犀角號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內分水爲兩處此爲無價之寶又夜間燃火照千里火光通宵不滅因問哥你使了多少銀子尋的西門慶道你每試估估價值伯爵道這個有甚行款我每怎麼估得出來西門慶道我對你

說了罷。此帶是大街上王招宣府裡的帶。昨日晚間一個人聽
見我這裡要帶。巴巴來對我說。我着實四拿了七十兩銀子。再
三回了他這條帶來。他家還張致不肯。定要一百兩。伯爵道。且
難得這等寬樣好看。哥你到明日繫出去。甚是霍綽。就是你同
僚間見了也愛。于是誇美了一回。坐下。西門慶便向吳主管問
道。你的文書下了不曾。伯爵道。吳二哥文書還未下哩。今日巴
巴的他央我來激煩你。雖然蒙你招顧他。往東京押生辰担。蒙
太師與了他這個前程。就是你擡舉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
說不的。一品至九品。都是朝廷臣子。況他如今家中無錢。他告
我說。就是如今上任見官擺酒。并治衣服之類。也并許多銀子
使。一客不煩二主。那處活變去。沒奈何。哥看我面。有銀子借與

幾兩扶持他，賙濟了這些事兒。他到明日做上官，就啣環結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人。休說他舊是咱府中夥計，在哥門下出入，就是從前後外京外府官吏，哥不知拔濟了多少。不然你教他那裡區處去。因說道：吳二哥，你拿出那符兒來與你大官人瞧。這吳典恩連忙向懷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中人就是應伯爵，每月利行五分。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說道：既是應二哥作保，你明日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我料你上下巴得這些銀子攪纏了。是把文書收了，纔待後邊取銀子去，忽有提刑所夏提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拿手本三班送了十二名排軍來答應，就問討上任日期，討問字號衙門同僚具公禮來賀。西門慶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

初二日。青龍金匱黄道宜辰時到任拿拜帖兒回夏提刑賞了
寫字的五錢銀子。俱不必細說。應伯爵和吳典恩正在捲棚内
坐的。只見陳經濟拿着一百兩銀子出來。教與吳主管說吳二
哥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便了。那吳典恩一面接了銀在手。叩頭
謝了。西門慶道我不留你坐罷你家中執你的事去。留下應二
哥我還和你說句話兒那吳典恩拿着銀子。歡喜出門看官聽
說。後來西門慶死了。家中時敗勢衰吳月娘守寡把小玉配與
玳安爲妻。家中平安兒小厮又偷盗出解當庫頭面在南瓦子
裡宿娼。被吳驛丞拿住。痛刑拷打。教他指攀月娘與玳安有奸。
要羅織月娘出官恩將仇報此係後事表過不題。正是不結子
花休要種無義之人不可交。那時青四往東平府。并本縣下了

手本來回話。西門慶留他和應伯爵陪陰陽徐先生擺飯。正吃着飯。只見西門慶舅子吳大舅來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應伯爵也作辭出門。來到吳主管家。吳典恩又早封下十兩保頭錢。雙手遞與伯爵。磕下頭去。伯爵道。若不是我那等取巧說着。他會勝不肯借與你。這一百兩銀子與你。隨你上下還使不了這些。還落一半家中盤纏。那吳典恩酧謝了伯爵。治办官帶衣類。擇日見官上任不題。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會了四衙同僚。差人送羊酒賀禮來。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來答應。年方一十八歲。本貫蘇州府常熟縣人。喚名小張松。原是縣中門子出身。生的清俊。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又識字會寫。善能歌唱南曲。穿着青綃直裰。京鞋淨襪。西門慶一見小郎伶俐。滿心歡喜。就

拿拜帖回覆李知縣留下他在家答應改換了名字叫做書童兒與他做了一身衣裳新靴新帽不教他跟馬教他專管書房收禮帖拿花園門鑰匙祝日念又舉保了一個十四歲小厮來答應亦改名棋童每日派定和琴童兒兩個背書袋夾拜帖匣跟馬上任日期在衙門中擺大酒席卓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牌色長承應吹打彈唱後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每日騎着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洒線揉頭獅子補子員領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着大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數人跟隨在街上搖擺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并清河左右衛同僚官然後親朋隣舍何等榮耀施爲家中收禮接帖子一日不斷正是

白馬血纓彩色新　不來親者強來親
時來頑鐵皆光彩　運去良金不發明

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每日坐提刑院衙門中。陞廳畫卯。問理公事。光陰迅速。不覺李瓶兒坐褥一月將滿。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喬大户娘子。許多親隣堂客女眷。都送禮來。與官哥兒做彌月。院中李桂姐吳銀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千户。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禮。坐轎子來慶賀。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廳上擺設筵席。請堂客飲酒。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在席前與月娘斟酒執壺。堂客飲酒。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只見外邊廳上。就脫了衣服。教書童疊了。安在書房中。止戴着冠帽。進後邊去。到次日起身。旋使丫鬟來書

房中取新近收拾大廳西廂房一間做書房內安牀几卓椅屏幃筆硯琴書之類書童兒晚夕只在牀脚踏板書搭着舖睏未曾西門慶出來就收拾頭腦打掃書房乾淨伺候答應或是在那房裡歇早辰就使出那房裡丫鬟來前邊取衣服取來取去不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生的伶俐乖覺又清俊二者又各房丫頭打牙犯嘴慣熟于是暗和上房裡玉簫兩個嘲戲上了那日也是合當有事這小郎正起來在書房牀地平上插着棒兒香正在窓户臺上擱着鏡兒梳頭拿紅繩扎頭髮不料上房玉簫推開門進來看見說道好賊囚你這咱還來描眉畫眼兒的爹吃了粥便出來書童也不理只顧扎包髻兒那玉簫道爹的衣服疊了在那裡放着哩書童道在牀南頭安放着哩玉簫

道他今日不穿這一套他分付我教問你要那件玄色圖金補子系布圓領玉色襯衣穿書童道那衣服在厨櫃裡我昨日纔收了今日又要穿他姐你自開門取了去那玉簫且不拿衣服走來根前看着他扎頭戲道怪賊囚也像老婆般拿紅繩扎着頭兒梳的髮這虛籠籠的因見他白滾紗漂白布汗掛兒上繫着一個銀紅紗香袋兒一個綠紗香袋兒問他要你與我這個銀紅的罷書童道人家個愛物兒你就要玉簫道你小厮家帶不的這銀紅的只好我帶書童道早是這個罷了打要是個漢子兒你也愛他罷被玉簫故意向他肩膊上擰了一把說道賊囚你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畫兒不由分說把兩個香袋子等不的解都揪斷繫兒放在袖子內書童道你好不尊貴把人

的帶子也揪斷被玉簫發訕一拳一把戲打在身上打的書童
急了說姐你休鬼混我待我扎上這頭髪着玉簫道我且問你
沒聽見爹今日往那去書童道爹今日與縣中三宅華主簿老
爹送行在皇庄薛公公那裡擺酒來家早下午時分我聽見會
下應二叔今日兌銀子要買對門喬大户家房子那裡吃酒罷
了玉簫道等住回你休往那去了我來和你說話書童道我知
道玉簫于是與他約會下拿衣服一直往後邊去了少頃西門
慶出來就叫書童分付在家別往那去了先寫十二個請帖兒
都用大紅紙封套二十二日請官家吃慶官哥兒酒教來興兒
買办東西添厨役茶酒預備卓面齊整玳安和兩名排軍送帖
兒叫唱的留下琴童兒在堂客面前管酒分付畢西門慶上馬

迯行去了。那吳月娘衆姊妹請堂客到齊了。先在捲棚擺茶。然
後大廳上屏開孔雀。褥隱芙蓉。上坐席間。叫了四個妓女彈唱。
果然西門慶到午後時分來家。家中安排一食菓酒菜。邀了應
伯爵和陳經濟。招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户家成房子去
了。堂客正飲酒中間。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壺酒。并四個梨。一
個柑子。逕來廂房中。迯與書童兒吃。推開門。不想書童兒不在
裡面。恐人看見。連壺放下。就出來了。可霎作怪。琴童兒正在上
邊看酒。冷眼睃見玉簫進書房去。半日出來。只知有書童兒在
裡邊。三不知扠進去瞧。不想書童兒外邊去。不曾進來。一壺熱
酒和菓子還放在牀底下。這琴童連忙把菓子藏袖裡。將那一
壺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裡。迎春和婦人都在上邊。

不曾下來。止有奶子如意兒和綉春在屋裡看哥兒那琴童進門就問姐在那裡綉春道他在上邊與娘斟酒哩你問他怎的琴童兒道我有個好的兒教他替我收着綉春問他甚麼他又不拿出來只說着迎春從上邊拿下一盤子燒鵝肉一碟玉米面玫瑰菓餡蒸餅兒與奶子吃看見便道賊因你在這裡笑甚麼不在上邊看酒那琴童方纔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教迎春姐你與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你平白拿來做甚麼琴童道姐你休管他此是上房裡玉簫和書童兒小厮七個八個偷了這壺酒和些柑子梨送到書房中與他吃我赶眼不見戲了他的來你只與好生收着隨問甚麼人來抓尋休拿出來我且拾了白財兒着因把梨和柑子掏出來與迎春瞧

說着我看篩了酒今日該我獅子街房子裡我上宿去也迎春道等住回抓尋壺反亂你就承當琴童道我又沒偷他的壺各人當場者亂隔壁心寬管我腿事說畢揚長去了迎春把壺藏放在裡間卓上不題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家火少了一把壺玉簫往書房中尋那裡得來再有一把也沒了問書童說我外邊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簫就慌了一口推在小玉身上小玉罵道合昏了你這淫婦我後邊看茶你抱着執壺在席上與娘斟酒這回不見了壺兒你來賴我向各處都抓尋不着良久李瓶兒到房來迎春如此這般告訴琴童兒拿了一把進來教我替他收着李瓶兒道這囚根子他做甚麼拿進他這把壺來後邊為這把壺好不反亂玉簫推小玉小玉推玉簫急的那大丫頭

賭身發呪只是哭你趂早還不快替他送進去哩遲回管情就賴在你這小淫婦兒身上那迎春方纔取出壺要送入後邊來後邊玉簫和小玉兩個正亂這把壺不見了兩個嚷到月娘面前月娘道賊臭肉還敢嚷的是些甚麽你每管着那一門兒把壺不見了玉簫道我在上邊跟着娘邊酒他守着銀器家火不見了如今賴我小玉道大妗子要茶我不往後邊替他取茶去你抱着執壺兒怎的不見了敢屁股大吊了心了也怎的月娘道我省恐今日席上再無閒雜人怎的不見了東西等住回看這把壺從那裡出來等住回嚷的你主子來沒這壺管情一家一頓玉簫道爹若打了我我把這淫婦饒了也不筭正亂着只見西門慶自外來問因甚嚷亂月娘把不見壺一節說了一遍

西門慶道。慢慢尋就是了。平白嚷的是些甚麽。潘金蓮道。若是吃一遭酒。不見了一把。不嚷亂你家是王十萬頭醋不酸。到底兒薄。看官聽說。金蓮此話。訕諷李瓶兒首先生孩子滿月。不見了也是不吉利。西門慶明聽見。只不做聲。只見迎春送壺進來。玉簫便道。這不是壺有了。月娘問迎春這壺端的在那裡來。迎春悉把琴童從外邊拿到俺娘屋裡收着。不知在那裡來。月娘因問琴童兒那奴才。如今在那裡。玳安道。他今日該獅子街房差上宿去了。金蓮在旁不覺鼻子裡笑了一聲。西門慶便問你笑怎的。金蓮道。琴童兒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裡。想必要瞞昧這把壺的意思。要叫我使小厮如今叫將那奴才。老實打着。問他個下落。不然頭裡就賴他那兩箇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西門

慶聽了。心中大怒。睜眼看着金蓮說道。看着你恁說起來。莫不李大姐他愛這把壺。既有了。去開手就是了。只管亂甚麼。那金蓮把臉羞的飛紅了。便道。誰說姐姐手裡沒錢。說畢。走過一邊使性兒去了。西門慶就被陳經濟來請。說有管磚廠劉太監差人送禮來。往前去看了。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罵道。恁不逢好死。三等九做賊強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種子。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見了俺每。如同生剎神一般。越發通沒句好話兒說了。行動就睜着兩個毬窟礲喓喝人。誰不知姐姐有錢。明日慣的他每小廝丫頭養漢做賊。把人合遍了。也休要管他。說着。只見西門慶坐了一回。往前邊去了。孟玉樓道。你還不去。他管情往你屋裡去了。金蓮道。可是他說的。有孩子屋裡

熱鬧俺每沒孩子的屋裡冷清正說着只見春梅從外來玉樓道我說他往你屋裡去了你還不信哩這春梅來叫你來了一面叫過春梅來問他春梅道我來問玉簫要汗巾子來他今日借了我汗巾子戴來玉樓問道你爹在那裡春梅道爹往六娘房裡去了這金蓮聽了心上如撾上一把火相似罵道賊強人到明日永世千年就跌折脚也別要進我那屋裡踹踹門檻兒教那牢拉的囚根子把懷子骨撧折了玉樓道六姐你今日怎的下恁毒口呪他金蓮道不是這說賊三寸貨強盜那鼠腹鷄腸的心兒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無故只是多有了這點尿胞種子罷了難道怎麼樣兒的做甚麼恁擡一個滅一個把人躧到泥裡正是大風刮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話短長這

裡金蓮使性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薛太監差了家人送了一罈內酒。一牽羊。兩疋金段。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餚饌。一者祝壽。二者來賀西門慶。摩賞眾人。打發去了。到後邊。有李桂姐。吳銀兒兩個拜辭要家去。西門慶道。你每兩個再住一日兒。到二十八日。我請你帥府周老爹。和提刑夏老爹。都監荊老爹。管皇庄薛公公。和磚廠劉公公。有院中親耍扮戲的。教你二位只專遞酒。桂姐道。既留下俺每。我教丫頭家去回媽聲。放心些。于是把兩人轎子都打發去了。不在話下。次日。西門慶在大廳上錦屏羅列。綺席鋪陳。預先發柬。請官客飲酒。因前日在皇庄見管磚廠劉公公。故與薛內相都送了禮來。西門慶這裡發柬請他。又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相陪。從飯時。各人衣帽

齊整。又早先到了。西門慶讓他捲棚內坐待茶。伯爵因問今日哥席間請那幾客。西門慶道。有劉薛二內相。帥府周大人都監荊南江撒。同僚夏提刑團練張總兵。衛上范千戶吳大哥吳二哥。喬老便今日使人來回了不來。連二位通只數客。說畢適有吳大舅二舅到。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卓兒擺飯吃畢。應伯爵因問。哥兒滿月。抱出來不曾。西門慶道。也是因衆堂客要看。房下說且休教孩兒出來。恐風試着他。他妳子說不妨事。教妳子用被褁出來。他大媽屋裡走了遭。應了個日子兒就進屋去了。伯爵道那日嫂子這裡請去。房下也要來走走。百作他舊時那疾又舉發了。起不的炕兒。心中急的要不的。如今趁人未到爹倒好說聲。抱哥兒出來俺每同看一看。西門慶一面分付後邊

慢慢抱哥兒出來。休要諕着他。對你娘說。大舅二舅在這裡和
應二爹謝爹要看一看。月娘教妳子如意兒用紅綾小被兒裹
的緊緊的。送到捲棚角門看玳安兒接抱到捲棚內。衆人睜眼
觀看。官哥兒穿着大紅段毛衫兒。生的面白紅唇。甚是富態。都
喝采誇獎不已。伯爵與希大。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錦段兜肚。上着
一個小銀墜兒。惟應伯爵與一掛五色線。上穿着十數文長命
錢。教與玳安兒好生抱回房去。休要驚諕哥兒。說道。相貌端正。
天生的就是個戴紗帽胚胞兒。西門慶大喜。作揖謝了他二人
重禮。伯爵道。哥沒的說。惶恐表意罷了。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
薛公公來了。慌的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
轎。穿過肩蟒。纓鎗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叙

禮。接茶落後周守備荊都監。夏提刑等衆武官。都是錦綉服。道藤棍大扇。軍牢喝道。僚椽跟隨。須臾都到了門首。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裡面鼓樂喧天。笙簫迭奏。上坐遞酒之時。劉薛二內相相見。廳正面設十二張桌席。都是幗拴錦帶。花揷金瓶。桌上擺着簇盤定勝。地下鋪着錦裀綉毯。西門慶先把盞讓坐次。劉薛二內相再三讓遜。還有列位大人。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常言三歲內宦。居於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泛講。彼此讓遜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肯。難爲東家。咱坐了罷。于是羅圈唱了個諾。打了恭。劉內相居左。薛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廝在傍打扇。就坐下了。其次者纔是周守備。荊都監。衆人。須臾堦下一派簫韶。動起樂來。怎的

的當日好筵席。但見食烹異品。菓獻時新。須史酒過五巡。湯陳三獻。厨役上來割了頭一道。小割燒鵝。先首位劉內相賞了五錢銀子。教坊司俳官跪呈上大紅帋手本。下邊簇擁一段笑樂的。院本當先是外扮節級上開

法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小人不是別人。乃是上廳節級是也。手下管着許多長行樂偏匠。昨日市上買了一架圍屏。上寫着滕王閣的詩訪問人

請問人說是唐朝身不滿三尺。王勃殿試所作自說此人下筆成章。廣有學問。乃是個才子。我如今叫傳末抓尋着。請得他來。見他一見有何不可。傳末的在那裡。末云　堂上一呼。堦下百諾。禀復節級有何使令。外云　我昨日見那圍屏上。寫的滕王閣詩

甚好。聞說乃是唐朝。身不滿三尺。王勃殿試所作。我如今這個樣板去。恨即時就替我請去。請得來一錢賞賜。請不得來二十麻杖。决打不饒。末云 小人理會了。轉下云 節級糊塗。那王勃殿試。從唐時到如今。何止千百餘年。教我那裡抓尋他去。不免來來去去。到於文廟門首。遠遠望見一位飽學秀士過來。不免動問他一聲。先生你是做滕王閣詩的。云不滿三尺。王勃殿試麼。

淨扮秀才笑云 王勃殿試。乃唐朝人物。今時那裡有。試哄他一哄。我就是那王勃殿試。滕王閣的詩是我做的。我先念兩句你聽。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文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末云 俺節級與了我這副樣板。身只要三尺。差一指也休請去。你這等身軀如何充得過。淨云不打緊。道在

人爲。你見那裡。又一位王勃殿試來了。皆粧矮子來將樣板比。

淨越縮末笑云。可充得過了。淨云一件。見你節級切記好歹小板櫈兒要緊。來來去去。到節級門首。末令淨外邊伺候淨云小板櫈兒要緊。等進去稟報節級外云你請得那王勃殿試來了。末云見請在門外伺候外云你與說。我在中門相待。榛松泡茶。割肉水飯。相見科外云此眞乃王勃殿試也。一見尊顏三生有幸磕下頭科淨慌小板櫈在那裡外云又亘古到今。難逢難遇。聞名不曾見面。今日見面勝若聞名。再磕下頭去淨那慌科小板櫈在那裡末躲過一邊去了。外云聞公博學廣記。筆底龍蛇眞才子也在下如渴思漿。如熱思涼。多拜兩拜淨急了說道。你家爺好。你家嬭好。你家姐和妹子。一家兒都好外云都好淨云狗合娘的。你

既一家大小都好。也教我直直腰兒着正是

百寶粧腰帶　珎珠絡臂鞲
笑時能近眼　舞罷錦纏頭

筵前遞酒。席上衆官都笑了。薛内相大喜。叫上來賞了一兩銀子。磕頭謝了。須臾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上來彈唱了。一個撫箏。一個琵琶。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内相說。老太監分付賞他二人。唱那套詞兒。劉太監道。列位請先。周守備道。老太監自然之理。不必計較。劉太監道。兩個子弟唱個嘆浮生有如一夢裡。周守備道。老太監此是這歸隱嘆世之詞。今日西門大人喜事。又是華誕。唱不的。劉太監又道。你會唱。雖不是八位中紫綬臣。管領的六宮中金釵女。周守備道。此是陳琳抱粧盒雜記。今日

慶賀唱不的。薛太監道。你叫他二人上來等我分付他。你記的普天樂。想人生最苦是離別。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監。此是離別之詞。越發使不的。薛太監道。俺每內官的營生。只曉的答應萬歲爺。不曉的詞曲中滋味。憑他每唱罷。夏提刑倒還是金吾執事人員。倚仗他刑名官。一樂工上來。分付你唱套三十腔。今日是你西門老爹加官進祿。又是好的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該唱這套。薛內相問這怎的弄璋之喜。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此日又是西門大人公子彌月之辰。俺每同僚都有薄禮慶賀。薛內相道。我等因向劉大監道。劉家咱每明日都補禮來慶賀。西門慶謝道。學生生一豚犬。不足爲賀。到不必老太監費心。說畢喚玳安裡邊交出吳銀兒李桂姐。席前遞酒。兩個唱的打扮出

來。花枝招颭。望上不端不正。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起來執壺斟酒。逐一敬奉。兩個樂工。又唱一套新詞。歌喉宛轉。真有遶梁之聲。當夜前歌後舞。錦簇花攢。直飲至更餘時分。方纔薛內相起身。說道生等。一者過蒙盛情。二者又值喜慶。不覺留連暢飲。十分擾極。學生告辭。西門慶道。杯茗相邀。得蒙光降。頓使蓬蓽增輝。幸再寬坐片時。以畢餘興。衆人俱出位說道。生等深擾酒力不勝。各躬身施禮相謝。西門慶再三欵留不住。只得同吳大舅。吳二舅等。一齊送至大門。一派鼓樂喧天。兩邊燈火燦爛前遮後擁。唱道而去。正是得多少歡娛嫌日短。故燒高燭照紅粧。畢竟後項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拜娘認女　應伯爵打渾趨時

常言富者貴之基　財旺生官衆所知
延攬宦途陪激引　夤緣權要入遷推
姻連黨惡人皆懼　勢倚豪强孰敢欺
好把炎炎思寂寂　豈容人力敵天時

話說當日衆官飲酒席散。西門慶還留吴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後坐。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分付你每明日還來答應一日。我請縣中四宅老爹吃酒。俱要齊備些纔好。臨了等我一總賞你每罷。衆樂工道。小的每無不用心。明日多是官樣新衣服來答應。吃了酒飯。磕頭去了。良久李桂姐。吴銀兒。搭着頭出來。

笑嘻嘻道。爹。只怕晚了。轎子來了。俺每去罷。應伯爵道。我兒你倒且是自在。二位老爹在這裡。不說唱個曲兒與老舅聽。就要去罷。桂姐道。你不說這一聲兒。不當啞狗賣。俺每兩日沒往家里去。媽不知怎麽盼哩。伯爵道。盼怎的。玉黄李子兒。掐了一塊兒去了。西門慶道。也罷。教他兩個去罷。本等連日辛苦了。咱教李銘吳惠唱一回罷。問道。你吃了飯了。桂姐道。剛纔大娘房裡留俺每吃了。于是齊揷燭磕頭下去。西門慶分付你二位後日還來走走。再替我叫兩個。不拘鄭愛香兒也罷。韓金釧兒也罷我請親朋吃酒。伯爵道。造化了小淫婦兒。教他叫。又討提錢使桂姐道。你又不是架兒。你怎曉的恁切。說畢。笑的去了。伯爵因問哥後日請誰。西門慶道。那日請喬老。二位老舅。花大哥。沈姨

夫并會中列位兄弟歡樂一日伯爵道說不得俺每打攪的哥忒多了到後日俺兩個還該早來與哥做副東西門慶道此是二位下顧了說畢話李銘吳惠拏樂器上來唱了一套吳大舅等衆人方一齊起身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請本縣四宅官員先送過賀禮西門慶纔生兒那日薛內相來的早西門慶請至捲棚內待茶薛內相因問劉家沒送禮來西門慶道劉老太監送過禮了良久薛內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我與他添壽西門慶推卻不得只得教玳安後邊說去抱哥兒出來不一時養娘抱官哥送出到角門首玳安接到上面薛內相看見只扈喝采好個哥哥便叫小廝在那里須叟兩個青衣家人戧金方盒拏了兩盒禮物燗紅官段一疋福壽康寧鍍金銀錢四

個追金瀝粉絲畫壽星博郎鼓兒一個銀八寶貳兩說道窮內相沒什麼這些微禮兒與哥兒耍子西門慶作揖謝道多蒙老公公費心看畢抱哥兒回房不題西門慶陪他吃了茶擡上八仙卓來先擺飯就是十二碗嗄飯上新稻米飯剛纔吃罷忽門上人來報四宅老爹到了西門慶慌整衣冠出二門迎接因是知縣李達天并縣丞錢成主簿任廷貴典史夏恭基各先投拜帖然後廳上敘禮薛內相方出見衆官讓薛內相居首席席間又有尚舉人相接分賓坐定普坐遞了一巡茶少頃堦下鼓樂响動笙歌擁奏遞酒上坐教坊呈上揭帖薛內相揀了四摺韓湘子昇仙記又陳舞數回十分齊整薛內相心中大喜喚左右拏兩弔錢出來賞賜樂工不說當日衆官飲酒至晚方散且說

李桂姐到家見西門慶做了提刑官與虔婆鋪謀定計次日買了盒菓餡餅兒一副豚蹄兩隻燒鴨兩瓶酒一雙女鞋教保兒挑着盒担絕早坐轎子先來要拜月娘做乾娘他做乾女兒進來先向月娘笑嘻嘻插燭也似拜了四雙八拜然後纔與他姑娘和西門慶磕頭把月娘哄的滿心歡喜說道前日受了你媽的重禮今日又教你費心買這許多禮來桂姐笑道媽說爹如今做了官比不的那咱常往裏邊走我情愿只做乾女兒罷圖親戚來往宅裡好走動慌的月娘連教他脫衣服坐收拾罷因問桂姐有吳銀姐和那兩個怎的還不來桂姐道吳銀兒我昨日會下他不知他怎的還不見來前日爹分付教我叫了鄭愛香兒和韓金釧兒我來時他轎子都在門首怕不也待來言未

了。只見銀兒和愛香兒。又與一個穿大紅紗衫年小的粉頭。提着衣裳包兒進門。先望月娘花枝招颭繡帶飄飄。磕了頭。吳銀兒看見李桂姐。脫了衣裳。坐在炕上。說道桂姐你好人兒。不等俺每等兒就先來了。桂姐道我等你來。媽見我的轎子在門首。說道只怕銀姐先去了。你快去罷。誰知你每來的遲。月娘笑道也不遲。你每坐着多一搭兒里擺茶。因問這位姐兒上姓。吳銀兒道他是韓金釧兒的妹子。玉釧兒。不一時小玉放卓兒擺了八碟茶食。兩碟點心。打發四個唱的吃了。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娘炕上。和玉簫兩個剝菓仁兒裝菓盒。吳銀兒鄭香兒韓釧兒在下邊杌兒上一條邊坐的。那桂姐一逕抖擻精神。一回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一回

又叫小玉姐你有水盛些來我洗這手那小玉真個拏錫盆舀
了水與他洗了手吳銀兒衆人都看他睁睁的不敢言語桂姐
又道銀姐你三個拏樂器來唱個曲兒與娘聽我先唱過了月
娘和李嬌兒對面坐着吳銀兒見他這般說只得取過樂器來
當下鄭愛香兒彈唱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在旁隨唱唱了一
套八聲甘州花遮翠擁須臾唱畢放下樂器吳銀兒先問月娘
爹今日請那幾位官家吃酒月娘道你爹今日請的都是親朋
桂姐道今日沒有那兩位公公月娘道薛内相昨日只他一位
在這里來那姓劉的沒來桂姐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快頑
把人掐擰的魂也沒了月娘道左右是個内官家又沒什麼隨
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乞他奈何的人

慌。正說着。只見玳安兒進來。取菓盒兒。見他四個在屋里坐着。說道。客已到了一半。七八待上坐。你每還不快收拾上去。月娘便問。前邊有誰來了。玳安道。喬大爹。花大爹。大舅。二舅。謝爹都來了。這一日了。桂姐問道。今日有應二花子。和祝麻子二人沒有。玳安道。會中十位。今日一個兒也不少。應二爹。從辰時就來了。爹使他有勾當去了。便道就來也。桂姐道。爺嚛。遭遭兒有這起攮刀子的。又不知纏到多早晚。我今日不出去。寧可在屋里唱與娘聽罷。玳安道。你倒且是自在性兒。拏出菓盒去了。桂姐道娘還不知道。這祝麻子在酒席上。兩片子嘴不住。只聽見他說話。饒人那等罵着他。還不理他。和孫寡嘴。兩個好不涎臉。鄭愛香兒道。常和應二走的那祝麻子。他前日和張小二官兒。到俺

那里拏着十兩銀子。要請俺家妹子愛月兒。俺媽說他纔教南人梳弄了。還不上一個月。南人還沒起身。我怎麽好留你說着他再三不肯。纏的媽急了。把門倒挿了。不出來見他。那張小官兒好不有錢。騎着大白馬。四五箇小厮跟隨。坐在俺每堂屋裡只雇不去。急得祝麻子直撅兒跳在天井內。說道。好歹請出媽來。收了這銀子。只教月姐兒一見。待一盃茶兒。俺每就去。把俺每笑的要不的。只想告水災的。好箇涎臉的行貨子。吳銀兒道張小二官兒。先包着董猫兒來。鄭愛香道。因把猫兒的虎口內火燒了兩醮。和他丁八着好一向了。這日只散走哩。因望着桂姐道。昨日我在門外庄子上收頭。會見周肖兒。多上覆你。說前日同聶鉞兒到你家。你不在。桂姐使了個眼色。說道我來爹宅

里來。他請了俺姐姐桂卿了。鄭愛香兒道。你和馮沒點兒相交。如何卻打熱。桂姐道。好合的劉九兒。把他當個孤老。甚麼行貨子。可不砢磣殺我罷了。他爲了事出來。逢人至人說了。來嗔我不看他。媽說。你只在俺家。俺倒買些什麼看看。你不打緊。你和別人家打熱。俺傻的不勾了。眞是硝子石望着南兒丁口心說着。都一齊笑了。月娘坐在炕上。聽着他說你每說了這一日。我不懂。不知說的是那家話。按下這里不題。卻說前邊各客都到齊了。西門慶冠冕着遞酒。衆人讓喬大戶爲首。先與西門慶把盞。只見他三個唱的。從後邊出來。都頭上珠冠。躧躞身邊蘭麝降香。應伯爵一見。戲道。怎的三個零布在那里來。攔住休放他進來。因問東家。李家桂兒。怎不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初是鄭

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撥板啟朱唇露皓齒先唱
水仙子馬蹄金鑄就虎頭牌一套良久遞酒畢喬大戶坐首席
其次者吳大舅二舅花大哥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孫寡嘴祝
日念雲離守常時節白來搶傅自新賁地傳共十四人上席八
張卓兒西門慶下席主位說不盡歌喉宛轉舞態蹁躚酒若波
流肴如山疊到了那酒過數巡歌吟三套之間應伯爵就在席
上開言說道東家也不消教他每唱了翻來弔過去左右只是
這兩套狗撾門的誰待聽你教大官兒拏三個座兒來教他與
列位遞酒倒還強似唱西門慶道且教他孝順席尊衆親兩套
詞兒着你這狗才就是等搖席破坐的鄭愛香兒道應花子你
門背後放花子等不到晚了伯爵親自走下席來罵道怪小淫

婦兒什麽晚不晚你娘那邊教玳安過來你替他把刑法多拏了一手拉着一箇都拉到席上教他遞酒鄭愛香兒道怪行貨子拉的人手脚兒不着地伯爵道我實和你說小淫婦兒時光有限了不久青刀馬過遞了酒罷我等不的了謝希大便問怎麽是青刀馬伯爵道寒鴉兒過了就是青刀馬衆人都笑了當下吳銀兒遞喬大戶鄭愛香兒遞吳大舅韓玉釧兒遞吳二舅兩分頭挨次遞將來落後吳銀兒遞到應伯爵根前伯爵因問李家桂兒怎的不來吳銀兒道二爹你老人家還不知道李桂姐如今與大娘認義乾女兒我告訴二爹只放在心裡却說人弄心前日在爹宅裡散了都一答兒家去了都會下了明日早來我在家裡收拾了只雇等他誰知他安心早買了禮就先來

了倒教我等到這咱晚使了頭往你家瞧去說你來了好不教媽說我早時就與他姊妹兩個來了你就拜認與爹娘做乾女兒對我說了你怎的莫不攙了你什麼分兒瞞着人幹事嗔道他頭里坐在六娘炕上就賣弄顯出他是娘的乾女兒剝菓仁兒定菓盒拏東拏西把俺每往下躧我還不知道倒是裡邊六娘剛纔悄悄對我說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買了一盒菓餡餅兒兩隻鴨子一副膀蹄兩瓶酒老早坐了轎子來從頭至尾告訴一遍伯爵聽了說道他如今在這里不出來不打緊我務要柰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我對你說罷他想必和他鴇子計較了見你大爹做了官又掌着刑名一者懼怕他勢要二者恐進去稀了假着認乾女兒往來斷絕不了這門兒親我猜的是不

是我教與你個法兒。他認大娘做乾女。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郤認與六娘是乾女兒。就是了。你和他爹還是過世你花爹一條路上的人。各進其道。就是了。我說的是不是。你也不消惱他。吳銀兒道。二爹說的是。我到家就對媽說。說畢。遞過酒去。就是韓玉釧兒挨着來遞酒。伯爵道。韓玉姐起動起動。不消行禮罷。你姐姐家裡做什麼哩。玉釧兒道。俺姐姐家中有人包着哩。好些時沒出來供唱。伯爵道。我記的五月裡在你那里打攪了。再沒見你姐姐。韓玉釧道。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坐。老早就去了。伯爵道。那日不是我還坐坐。內中有兩個人。還不合節。又是你大老爹這里相招。我就先走了。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盃。又斟出一盃。伯爵道。罷罷。少斟些。我吃不得了。玉釧道。二爹你慢

慢上上過待我唱曲兒你聽伯爵道我的姐姐誰對你說來正可着我 心坎兒常言道養兒不要屙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倒還是麗春院娃娃到明日不愁沒飯吃强如鄭家那賊小淫婦搉刺骨兒只躲滑兒再不肯唱鄭香兒道應二花子汗邪了你好罵西門慶道你這狗才頭里嗔他唱這回又索落他伯爵道這是頭里帳如今遞酒不教他唱個兒我有三錢銀子使的那小淫婦兒推磨韓玉釧兒不免取過琵琶來席上唱了四個小曲兒伯爵因問西門慶今日李桂兒怎的不教他出來西門慶道他今日沒來伯爵道我剛纔聽見後邊唱就替他說謊因使玳安好歹後邊快叫他出來那玳安又不肯動說這應二爹錯聽了後邊是女先生郁大姐彈唱與娘每聽來伯爵道賊小油

嘴還哄我住等我自家後邊去叫祝日念便向西門慶道哥也罷只請李桂姐來與列位老親遞盃酒來不教他唱也罷我曉的他今日人情來了西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只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那李桂姐正在月娘上房彈着琵琶唱與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聽見玳安進來叫他便問誰使你來玳安道爹教我來請桂姨上去遞一巡酒桂姐道娘你爹韶刀頭里我說不出去又來叫我玳安道爹被衆人纏不過纔使進小的來月娘道也罷你出去遞巡酒兒快下來就了桂姐又問玳安真個是你爹叫我便出去若是應二花子隨問他怎的叫我一世也不出去于是向月娘鏡臺前重新粧點打扮出來衆人看見他頭戴銀絲鬏髻周圍金纍絲釵梳珠翠堆滿上着藕

絲衣裳下着翠綫裙尖尖趫趫一對紅鴛粉面貼着三個翠面花兒一陣異香噴鼻朝上席不當不正只磕了一個頭就用灑金扇兒掩面佯羞整翠立在西門慶面前西門慶分付玳安放錦杌兒在上席教他與喬大戶捧酒喬大戶到忙欠身道到不消勞動還有列位尊親西門慶道先從你喬大爹起這桂姐于是輕搖羅袖高捧金樽遞喬大戶酒伯爵在旁說道喬上尊你請坐交他侍麗春院粉頭供唱遞酒是他的職分休要慣了他喬大戶道二老此位姐兒乃是這大官府令翠在下怎敢起動使我坐起不安伯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表子了見大人做了官情愿認做乾女兒了那桂姐便臉紅了說道汗邪你了誰恁胡言謝希大道真個有這等事俺每不曉的趂今日

衆位老爹在此。一箇也不少。每人五分銀子人情。都送到哥這里來。與哥慶慶乾女兒。伯爵接過來道。還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管。這回子連乾女兒也有了。到明日灑上些水。看出汗兒來。被西門慶罵道。你這賤狗才。單管這閑事胡說。伯爵道。胡鐵倒打把好刀兒哩。鄭愛香正遞沈姨夫酒。插口道。應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乾女兒。你到明日與大爹做個乾兒子罷。弔過來就是箇兒乾子。伯爵罵道。賊小淫婦兒。你又少死得。我不纏你念佛。李桂姐道。香姐。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鄭愛香兒道。不要理這望江南巴山虎兒汗東山斜紋布。伯爵道。你這小淫婦道。你調子曰兒罵我。我沒的說。只是一味白鬼。把你媽那褡帶子也扯斷了。由他到明日。不與你箇功德。你也不怕不把

將軍爲神道。桂姐道。咱休惹他。哥兒拏出急來了。鄭愛香笑道。這應二花子。今日鬼酉上車兒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他原來是箇王姑來子。伯爵道。這小歪剌骨兒。諸人不要。只我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攮刀子。好乾淨嘴兒。攮人的牙花巳爛了。爹你還不打與他兩下子哩。你看他恁發訕。西門慶罵道。怪狗才東西教他遞酒。你鬧他怎的。走向席上打了他一下。伯爵道賊小淫婦兒。你說。你倚着漢子勢兒。我怕你。你看他吽的爹那甜。又道。且休教他遞酒。倒便益了他。拏過刑法來。且教他唱一套與俺每聽着。他後邊滑了。這會滑兒也勾了。韓玉釧兒道。二爹。曹州兵備。管的事兒寬。這里前廳花攢錦簇。飲酒頑耍不題單表潘金蓮。自從李瓶兒生了孩子。見西門慶常在他房宿歇

于是常懷嫉妬之心。每蓄不平之意。知西門慶前廳擺酒。在鏡臺前。巧畫雙蛾。重扶蟬髩。輕點朱唇。整衣出房。聽見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便走入來。問他媽媽原來不在屋裡。他怎這般哭。妳子如意兒道。娘往後邊去了。哥哥尋娘趕着這等哭。那潘金蓮笑嘻嘻的。向前戲弄那孩兒。說道你這多少時。初生的小人芽兒。就知道你媽媽。等我抱的後邊。尋你媽媽去。纔待解開衫兒。把這孩子。妳子如意兒就說。五娘休抱哥哥。只怕一時撒了尿在五娘身上。金蓮道怪臭肉。怕怎的。拏襯兒托着他不妨事。一面接過官兒來。抱在懷裏。一直往後去了。走到儀門首。一逕把那孩兒舉得高高的。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穿廊下。看着家人媳婦。定添換菜碟兒。李瓶兒與玉簫在房首。揀酥油鮑螺兒

那潘金蓮笑嘻嘻看孩子說道大媽媽你做什麼哩你說小大官兒來尋俺媽媽來了月娘忽擡頭看見說道五姐你說的什麼話早是他媽媽沒在跟前這咱晚平白抱出他來做什麼舉的恁高只怕諕着他他媽媽在屋裡忙着手哩便叫道李大姐你出來你家兒子尋你來了那李瓶兒慌走出來看見金蓮抱着說道小大官兒好好兒在屋裏妳子抱着平白尋我怎的看溺了你五媽身上尿金蓮道他在屋裡好不哭着尋你我抱出他來走走這李瓶兒忙解開懷接過來月娘引鬭了一回分付好好抱進房裡去罷休要諕他李瓶兒到前邊便悄悄說妳子他哭你慢慢哄着他等我來如何教五娘抱着他到後邊尋我如意兒道我說來五娘再三要抱了去那李瓶兒慢慢看着他

喂了妳子。安頓他睡了。誰知睡下不多時。那孩子就有些睡夢中驚哭。半夜發寒潮熱起來。妳子喂他奶也不吃。只是哭。李瓶兒慌了。且說西門慶前邊席散。打發四個唱的出門。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絹絨金衣服。二兩銀子。不必細說。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裡看孩兒。因見孩兒只是哭。便問怎麽的。李瓶兒亦不題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只說道不知怎的睡了。起來這等哭。妳也不吃。西門慶道你好好拍他睡。因罵如意兒不好生看哥兒。管何事。諕了他。走過後邊對月娘說。月娘就知金蓮抱出來。諕了他。就一字沒得對西門慶說。只說我明日叫劉婆子看他。西門慶道。休教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灸的。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月娘不依他。說道一個剛滿月的孩子。什麽

小兒科太醫。到次日打發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使小厮請了劉婆來看了。說是着了驚。與了他三錢銀子。灌了他些藥兒那孩兒方纔得穩睡。不洋奶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地。正是

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陳經濟失鑰罰詩唱　韓道國縱婦爭鋒

人生雖未有前知　富貴功名豈力為
枉將財帛為根蔕　豈容人力敵天時
世俗炎涼空過眼　塵紛離合漫忘機
君子行藏須用舍　不開眉笑待何如

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進門就問月娘哥兒好些。使小廝請太醫去。月娘道我已叫劉婆子來了。見吃了他藥。孩子如今不洋奶、穩穩睡了這半日。覺好些了。西門慶道信那老淫婦。胡鈄亂炙、還請小兒科太醫看纔好。既好些了罷、若不好。拏到衙門里去、拶與老淫婦一拶子。月娘道、你枉恁的口抜舌罵人。你家

孩兒現吃了他藥好了。還恁舒着嘴子罵人。說畢。丫鬟擺上飯來。西門慶剛纔吃了飯。只見玳安兒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教小廝拏茶出去。請應二爹捲棚內坐。向月娘道。把剛纔我吃飯的菜蔬休動。教小廝拏飯出去。教姐夫陪他吃。我就來。月娘便問你昨日早辰使他往那里去。那咱纔來。西門慶便告說應二哥。認的湖州一箇客人何官兒。門外店里堆着五百兩絲線急等着要起身家去。來對我說。要拆些發脫。我只許他四百五十兩銀子。昨日使他同來保拏了兩錠大銀子作樣銀。已是有了來了。約下今日兌銀子去。我想來獅子街房子空閑。打開門面兩間。倒好收拾開個絨線鋪子。搭個夥計。況來保已是鄆王府認納官錢。教他與夥計在那里。又看了房兒。又做了買賣。月

娘道必不得又尋夥計。西門慶道應二哥說。他有一相識姓韓
原是絨線行。如今沒本錢。閑在家里說寫筭皆精。行止端正。再
三保舉。改日領他來見我。寫立合同。說畢。西門慶在房中。兌了
四百五十兩銀子。教來保拏出來。陳經濟已是陪應伯爵。在捲
棚內吃完飯。等的心裡火發。見銀子出來。心中歡喜。與西門慶
唱了喏。說道昨日打攪哥。到家晚了。今日再扒不起來。西門慶
道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教來保取搭連眼同裝了。今日
好日子。便雇車輛。搬了貨來。鎖在那邊房子里。就是了。伯爵道
哥主張的有理。只怕蠻子停留長智。推進貨來。就完了帳。于是
同來保騎頭口。打著銀子。逕到門外店中。成交易買賣。誰知伯
爵背地與何官兒砸殺了。只四百二十兩銀子。打了三十兩背

工對着衆保當面只拏出九兩用銀來二人均分了雇了車脚
即日推貨進城堆在獅子街空房內鎖了門來回西門慶話西
門慶教應伯爵擇吉日領韓夥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
紀言談滚滚相貌堂堂滿面春風一團和氣西門慶即日與他
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錢雇人染絲在獅子街開張鋪面發賣
各色絨絲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迅速日月如
梭不覺八月十五日月娘生辰來到請堂客擺酒留下吳大妗
子潘姥姥楊姑娘并兩箇姑子住兩日晚夕宣誦唱佛曲兒帶
坐到二三更分散那日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子在這里不
方便走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心裡要在李瓶兒房裡
睡李瓶兒道孩子纔好些些兒我心裡不耐煩往他五媽媽房裡

睡一夜罷。西門慶笑道：我不惹你。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那金蓮聽見漢子進他房來，如同拾了金寶一般。連忙打發他潘姥姥過李瓶兒這邊宿歇。他便房中高點銀燈，欵伸錦被，薰香澡牝。夜間陪西門慶同寢，枕畔之情，百般難述。無非只要牢籠漢子之心，使他不往別人房裡去。正是：鼓鬣遊蜂，嫩蕋半勻春蕩漾；滄香粉蝶，花房深宿夜風流。李瓶兒見潘姥姥過來，連忙讓在炕上坐的，教迎春安排酒席烙餅，晚夕說話，坐半夜纔睡。到次日，與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綾襖兒，兩雙段子鞋面，二百文錢。把婆子喜歡的屁滾尿流，過這邊來，拏與金蓮瞧，說：此是那邊姐姐與我的。金蓮見了，反說他娘好恁小眼薄皮的，什麼好的，拏了他的來。潘姥姥道：好姐姐，人倒可憐見與我，你却說這個

話。你肯與我一件兒穿。金蓮道。我比不得他有錢的姐姐。我穿的還沒有哩。拏什麼與你。你平白吃了人家的來。等住回。咱整理幾碟子來。篩上壺酒。拏過去還了他就是了。倒明日少不的教人講吉試語。我是聽不上。一面分付春梅。定八碟菜蔬四盒菓子。一錫瓶酒。打聽西門慶不在家。教秋菊用方盒拏到李瓶兒房裡。說娘和姐姐過來。無事和六娘吃盃酒。李瓶兒道。又教你娘費心。少頃金蓮和潘姥姥來。三人坐定。把酒來斟。春梅侍立斟酒。娘兒每說話間。只見秋菊來叫春梅。說姐夫在那邊尋衣裳。教你去開外邊樓門哩。金蓮分付叫你姐夫尋了衣裳來這裡呵甌子酒去。不一時。經濟尋了幾家衣服。就往外走。春梅進來回說他不來。金蓮道。好歹拉了他來。又使出綉春去。把經

濟請來。潘姥姥在炕上坐。小卓兒擺着菓菜兒。金蓮李瓶兒陪着吃酒。連忙唱了喏。金蓮說。我好意教你來吃酒兒。你怎的張致不來。就弔了造化了。掇了個嘴兒。教春梅斝寬盃兒來。篩與你姐夫吃。經濟把尋的衣服。放到炕上坐下。春梅做定科範。取了箇茶甌子。流沿邊斟上。遞與他。慌的經濟說道。五娘賜我寧可吃兩小鍾兒罷。外邊舖子裡。許多人等着要衣裳。金蓮道。教他等着去。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鍾。那小鍾子。刁刁的不耐煩。潘姥姥道。只教哥哥吃這一鍾罷。只怕他買賣事忙。金蓮道。你信他。有什麼忙。吃好少酒兒。金漆桶子。吃到第二道箍上。那經濟笑着。斝酒來。剛呷了兩口。潘姥姥叫春梅姐姐。你斝筯兒與哥哥。教他吃寡酒。春梅也不斝筯。故意毆他。向攢盒內取了兩個

核桃。遞與他那經濟接過來道。你敢笑話我就禁不開他。于是放在牙上只一磕咬碎了下酒。潘姥姥道。還是小後生家好口牙。相老身東西兒硬些。就吃不得。經濟道兒子世上有兩庄兒鵞卵石牛犄角吃不得罷了。金蓮見他吃了那鍾酒。教春梅再斟上一鍾兒說頭一鍾是我的了。你姥姥和六娘不是人麼。也不教你吃多只吃三甌子。饒了你罷經濟道。五娘可憐見兒子來真吃不得了。此這一鍾恐怕臉紅惹爹見怪。金蓮道。你也怕你爹。我說你不怕他。你爹今日往那里吃酒去了。經濟道後晌往吳驛丞家吃酒。如今在對過喬大戶房子里。看收拾哩。金蓮問喬大戶家昨日搬了去。咱今日怎不與他送茶。經濟道今早送茶去了。李瓶兒問他家搬到那里住去了。經濟道。他在東大

街上使了一千二百銀子買了所好不大的房子與咱家房子差不多兒門面七間到底五層說話之間經濟捏着鼻子又挨了一鍾趂金蓮眼錯得手拏着衣服往外一溜烟跑了迎春便道娘你看姐夫忘記鑰匙去了那金蓮取過來坐在身底下向李瓶兒道等他來尋你每且不要說等我奈何他一回兒纔與他潘姥姥道姐姐與他便了又奈何他怎的那經濟走到舖子裡袖內摸摸不見鑰匙一直走到李瓶兒房里尋金蓮道誰見你什麼鑰匙你拏鑰匙管着什麼來放在那裡就不知道春梅道只怕你鎖在樓上了頭里我沒見你拏來經濟道我記的帶出來金蓮道小孩兒家屁股大敢弔了心又不知家裡外頭什麼人扯落的你恁有魂沒識心不在肝上經濟道有人來贖衣

豈可怎的樣。趁爹不過來。少不得叫個小爐匠來開樓門。纔知有沒。那李瓶兒忍不住只雇笑。經濟道。六娘拾了。與了我罷。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不知和他笑什麼。恰似俺每拏了他的一般。急得經濟只是油回磨轉。䏂看見金蓮身底下。露出鑰匙帶兒來。說道。這不是鑰匙。纔待用手去取。被金蓮褪在袖內不與他。說道。你的鑰匙兒。怎落在我手裡。急得那小夥兒只是殺雞扯膝。金蓮道。只說你會唱的好曲兒。倒在外邊鋪子里唱與小廝聽。怎的不唱個兒我聽。今日趁着你姥姥和六娘在這裡。只揀眼生好的唱四箇兒。我就與你這鑰匙。不然。隨你就跳上白塔。我也沒有。經濟道。這五娘。就勒掯出人痞來。誰對你老人家。說我會唱的兒。金蓮道。你還搗鬼。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

人的名兒樹影兒那小廝兒吃他奈何不過說道死不了人等我唱我肚子裏使心柱肝要一百個也有金蓮罵道說嘴的短命自把各人面前酒斟上金蓮道你再吃一盃蓋着臉兒好唱經濟道我唱了慢慢吃我唱菓子花兒名山坡羊兒你聽

初相交在桃園兒裡結義相交下來把你到玉黃李子兒擡舉人人說你在青翠花家飲酒氣的我把頻波臉兒樞的紛紛的碎我把你賊你學了虎刺賓了外實裏虛氣的我李子眼兒珠淚垂我使的一對桃奴兒尋你見你在軟棗兒樹下就和我別離了去氣的我鶴頂紅剪一柳青絲兒來呵你海東紅反說我理虧罵了句牛心紅的強賊逼的我急了我在吊枝乾兒上尋個無常到三秋我看你倚靠着誰

又

我聽見金雀兒花眼前高哨撇的我鵞毛菊在斑竹簾兒下
香叫多虧了二位靈鵲兒報喜我說是誰來不想是望江南
兒來到我在水紅花兒下梳粧未了狗奶子花迎着門子去
咬我暗使着迎春花兒遶到處尋你手搭伏薔薇花口吐丁
香把我玉簪兒來叫紅娘子花兒慢慢把你接進房中來呵
同在碧桃花下鬬了回百草得了手我把金盞兒花丢了曾
在轉枝蓮下纏勾你幾遭叫了你聲嬌滴滴石榴花兒你試
被九花丫頭傳與十姊妹什麽張致可不交人家笑話又了
唱畢就問金蓮要鑰匙說道五娘快與了我罷夥計鋪子裡不
知怎的等着我哩只怕一時爹過來金蓮道你倒自在性兒說
的且是輕巧等你爹問我就說你不知在那里吃了酒把鑰匙

不見了。走來俺屋裡尋。經濟道爺嚛。五娘就是弄人的劊子手。李瓶兒和潘姥姥。再三傍邉説道。姐姐與他去罷。金蓮道。若不是姥姥和你六娘勸我。定罰教你唱到天晚頭里騙嘴説一百個。二百個。纔唱兩個曲兒就要騰翅子。我手裡放你不過。經濟道。我還有兩個兒看家的。是銀錢名山坡羊。亦發孝順你老人家罷。于是頓開喉音唱道。

寃家。你不來白悶我一月。閃的人反拍着外膛兒。細絲諒不徹。我使獅子頭定兒小廝。拏着黄票兒請你。你在兵部窪兒里。元寶兒家歡娛過夜。我陪銅磬兒家。私爲焦心。一旦兒棄捨我。把如同印籍兒。印在心里。愁無救解。叫着你把那挺臉兒高揚着不理。空教我撥着雙火同兒頓着罐子。等到你更

深半夜。氣的奴花銀竹葉臉兒。咬定銀牙。來呵。喚官銀頂上了我房門。隨那潑臉兒寃家。乾敲兒不理。罵了句煎徹了的三傾兒。搗槽斜賊。空把奴一腔子熳汁兒。眞心倒與你。只當做熱血。

又

姐姐你在開元兒家。我和你燃香說誓。我拏着祥道祥元。好黃邊錢。也在你家行三坐四。誰知你將香爐拆爪哄我。受不盡你家虔婆鵝眼兒閑氣。你楡葉兒身輕筆管兒心虛。姐姐你好似古祿錢。身子小。眼兒大。無庄兒可取。自好破那一條棍滑鏝兒。淌嘴把你戲耍。脫的你光屁股把你綫邊火漆打硌硌跌瀾兒。無所不爲。來呵。到明日只弄的倒四顛三。一箇黑沙。也是不值。吽了聲二興兒姐姐。你識聽知。可惜我黃鄧

鄧的金背。配你這錠難兒一臉褶子。

經濟唱畢。金蓮纔待叫春梅。斟酒與他。忽有吳月娘從後邊來見孩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在房門首石臺基上坐。便說道。孩子纔好些。你這狗肉。又抱他在風裡。還不抱進去。金蓮問是誰說話。綉春回道。大娘來了。經濟慌的拏鑰匙往外走不迭。衆人都下來迎接月娘。月娘便問。陳姐夫在這里做什麼來。金蓮道李大姐整治些菜。請俺娘坐坐。陳姐夫尋衣服。叫他進來吃一盃。姐姐你請坐好甜酒兒。你吃一盃。月娘道。我不吃。後邊他大妗子。和楊姑娘。要家去。我又記掛着這孩子。逕來看看。李大姐你也不管。又教孩子抱他在風裡坐的。前日劉婆子。說他是驚寒。你還不好生看他。李瓶兒道。俺每陪着他姥姥吃酒。誰知賊

臭肉。二不知拖他出去了。月娘坐了半歇回後邊去了。一回使小玉來。請姥姥和五娘六娘後邊坐。那潘金蓮和李瓶兒勻了臉。同潘姥姥往後來。陪大妗子。楊姑娘吃酒。到日落時分。與月娘送出大門。上轎去了。都在門裡站立。先是孟玉樓說道。大姐姐。今日他爹不在。往吳驛丞家吃酒去了。咱到好往對門喬大戶家房裡瞧瞧。月娘問看門的平安兒。誰拏着那邊鑰匙哩。平安道。娘每要過去瞧。開着門哩。來興哥看着兩個坌工的在那裏做活。月娘分付你教他躲開。等俺每瞧瞧去。平安兒道。娘每只顧瞧。不妨事。他每都在第四層大空房。撥灰篩土。叫出來就是了。當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用轎子短搬兩個坌工。擡過房子內。進了儀門。就是三間廳。第二層是樓。月

娘要上樓去。可是作怪。剛上到樓梯中間。不料梯磴陡趄。只聞月娘哎了一聲。滑下一隻脚來。早是月娘攀住樓梯兩邊欄杆。慌了玉樓。便道姐姐怎的。連忙攙住他一隻胳膊。不曾打下來。月娘乞了一驚。就不上去。衆人扶了下來。諕的臉蠟查兒黃了。玉樓便問姐姐怎麼上來。尖了脚。不曾蹓着那里。月娘道。跌倒不曾跌着。只是扭了腰子。諕的我心跳在口裡。樓梯子趄。我只當咱家裏樓上來。滑了脚。早是攀住欄杆。不然怎了。李嬌兒道。你又身上不方便。早知不上樓也罷了。于是衆姊妹相伴月娘回家。剛到家。呌的應。就肚中疼痛。月娘忍不過。趂西門慶不在家。使小廝呌了劉婆子來。看。婆子道。你已是去經事來着傷多是成不的了。月娘道。便是五個多月了。上樓着了扭。婆子道。你

吃了我這藥安不住下來罷了月娘道下來罷婆子于是留了兩服大黑丸子藥教月娘用艾酒吃那消半夜吊下來了在𣗳桶內點燈撥看原來是個男胎已成形了正是胚胎未能全性命真靈先到杳冥天幸得那日西門慶來到沒曾在上房睡在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玉樓早辰到上房問月娘身子如何月娘告訴半夜果然存不住落下來了倒是小廝兒玉樓道可惜了的他爹不知道月娘道他爹吃酒來家到我屋里纔得脫衣裳我說你往他每屋里去罷我心裡不自在他纔往你這邊來了我沒對他說我如今肚裡還有些隱隱的疼玉樓道只怕還有些餘血未盡篩酒吃些鍋臍灰兒就好了又道姐姐你還計較兩日兒且在屋裡不可出去小產比大產還難調理只怕掉

了風寒。難爲你的身子。月娘道你没的説倒没的倡揚的。一地
里知道平白噪刺刺的抱什麽空窩惹的人動的唇齒。以此就
没教西門慶知道此事。表過不題。且説西門慶新搭的開絨線
舖夥計也不是守本分的人。姓韓名道國字希堯乃是破落戶
韓光頭的兒子。如今跌落下來。替了大爺的差使亦在鄆王府
做校尉。見在縣東街牛皮小巷居住。其人性本虛飄言過其實
巧于詞色善于言談許人錢如捉影捕風騙人財如探囊取物。
因此街上人見他是般説謊順口叫他做韓道國自從西門慶
家做了買賣手裡財帛從容新做了幾件乾鮑皮在街上虛飄
説詐掇着肩膊兒就搖擺起來人見了不叫他個韓希堯只叫
他做韓一搖。他渾家乃是宰牲口王屠妹子排行六姐生的長

挑身材瓜子面皮紫膛色約二十八九年紀身上有個女孩兒
嫡親三口兒度日他兒子韓二名二搗鬼是個耍手的摽子在
外另住舊與這婦人有姦要便趕韓道國不在家鋪中上宿他
便時常走來與婦人吃酒到晚夕刮涎就不去了不想街坊有
幾個浮浪子弟見婦人搽脂抹粉打扮喬模喬樣常在門首站
立睃人人略鬪他鬪兒又臭又硬就張致罵人因此街坊這些
小夥子兒心中有幾分不憤暗暗三兩成羣背地講論看他背
地與什麼人有首尾那消半個月打聽出與他小叔韓二這件
事來原來韓道國在牛皮小巷住着門面三間房裡兩邊都是鄰
舍後門逼水塘這夥人單看韓二進去或倩老嫗灑堂或夜晚
扒在墻上看覷或白日裡暗使小猴子在後堂推道捉蛾兒單

等捉姦不想那日二搗鬼打聽他哥不在大白日裝酒和婦人吃醉了倒插了門在房裡幹事不防眾人暌見蹤跡小猴子扒過來把後門開了眾人一齊進去掇開房門韓二奪門就走被一少年一拳打倒拏住老婆還在炕上慌穿衣不迭一人進去先把褲子撾在手裡都一條繩子拴出來須臾圍了一門首人跟到牛皮街廂舖裡就哄動了那一條街巷這一個來問那一個來瞧都說韓道國婦人與小叔犯姦內中見男婦二人拴做一處便問左右站的人此是爲什麼事的旁邊有多口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姦嫂子的那老者點了點頭兒說道可傷原來小叔兒要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姦兩個都是絞罪那旁多口的認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一連娶三個媳婦都吃他扒

了。因此排門說道。你老人家深通條律。相這小叔養嫂子的便
是絞罪。若是公公養媳婦的。却論什麽罪。那老者見不是話。低
着頭。一聲兒沒言語走了。正是各人自掃簷前雪。莫管他家屋
上霜。這里二搗鬼。與婦人被捉不題。单表那日韓道國。鋪子里
不該上宿。來家早。八月中旬天氣。身上穿着一套兒輕紗軟絹
衣服。新盔的一頂帽兒。細網巾。圈玄色段子履鞋。清水絨襪兒。
搖着扇兒。在街上潤行大步。搖擺走着。但遇着人。或坐或立。口
若懸河。滔滔不絕。就是一回。内中遇着他兩個相熟的人。一個
是開紙舖的張二哥。一個是開銀舖的白四哥。慌作揖舉手。張
好問便道。韓老兄。連日少見。聞得恭喜在西門大官府上。開寶
鋪做買賣。我等缺禮失賀。休怪休怪。一面讓他坐下。那韓道國

坐在櫈上把臉兒揚着手中搖着扇兒說道學生不才仗賴列位餘光在我恩主西門大官人做夥計三七分錢掌巨萬之財督數處之鋪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有謝汝謊道聞老兒在他門下做只做線鋪生意韓道國笑道二兒不知線鋪生意只是名目而已今他府上大小買賣出入貲本那些兒不是學生筭帳言聽計從禍福共知通沒我一時兒也成不得初大官人每日衙門中來家擺飯常請去陪侍沒我便吃不下飯去俺兩個在他小書房裡閑中吃菓子說話兒常坐半夜他方進後邊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轎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飲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無忌憚不可對兒說就是背地他房中話兒也常和學生計較學生先一個行止端莊立心不苟與財主

興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財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傳自新也。怕我幾分。不是我自己誇獎。大官人正喜我這一件兒。剛說在鬧熱處。忽見一人。慌慌張張。走向前叫道。韓大哥。你還在這裡說什麼。教我舖子裡尋你不着。拉到僻靜處。告他說。你家中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大嫂和二哥。被街坊衆人。撮弄兒拴到舖裡。明早要解縣見官去。你還不早尋人情。理會此事。這韓道國聽了。大驚失色。口中只咂嘴。下邊頓足。就要翅趫走。被張好問叫道。韓老兒。你話還未盡。如何就去了。這韓道國舉手道。學生家有小事。不及奉陪。慌忙而去。正是。誰人挽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書童兒因寵攬事　平安兒含恨截舌

自恃官豪放意爲　休將喜怒作公私
貪財不顧綱常壞　好色全忘義理虧
狎客盜名求勢利　狂奴乘飲弄奸欺
欲占後世興衰理　今日施爲可類知

話說韓道國走到家門首打聽見渾家和他兄弟韓二拴在鋪中去了。急急走來獅子街鋪子內。和來保計議來保說你還早央應二叔來對當家的說了。拏個帖兒對縣中李老爹一說不論多大事情都了了。這韓道國竟到應伯爵家他娘子兒使丫頭出來回沒人在家不知往那里去了。只怕在西門大老爹家。

韓道國道沒在宅裡問應寶也跟出去了韓道國慌了往拘攔院里抓尋原來伯爵被湖州何蠻子的兄弟何二蠻子號叫何兩峯請在四條巷內何金蟾兒家吃酒被韓道國抓着了請出來伯爵吃的臉紅紅的帽簷上揷着剔牙杖兒韓道國唱了喏拉到僻靜處如此這般告他說伯爵道既有此事我少不得陪你去于是作辭了何兩峯與道國先同到的問了端的道國央及道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裡說說討個帖兒只怕明早解縣上去轉與李老爹案下求青目一二只不教你姪婦見官事畢重謝二叔磕頭就是了說着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來說道賢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處你取張帋兒寫了個說帖兒我如今同你到大官府裡對他說把一切閑話多丟開你只說我常

不在家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掠瓦欺負娘子衆人稱侩兒弟韓二氣忿不過和他嚷亂反被這夥人羣住揪採在地亂行踢打同拴在鋪裏望大官府討個帖兒對李老爹說只不教你令正出官管情見個分上就是了那韓道國取筆硯連忙寫了說帖安放袖中伯爵領他逕到西門慶門首問守門的平安兒爹在家平安道爹在花園書房裡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那應伯爵狗也不咬走熟了的同韓道國進入儀門轉過大廳由鹿頂鑽山進去就是花園角門抹過木香棚兩邊松墻松墻裏面三間小捲棚名喚翡翠軒乃西門慶夏月納凉之所前後簾櫳掩映四面花竹陰森周圍擺設珍禽異獸瑤草琪花各極其盛裏面一明兩暗書房有畫童兒小廝在那里掃地說應二爹和韓

大叔來了。二人掀開簾子進入明間內。只見書童在書房裡看見應二爹。和韓大叔。便道請坐。俺爹剛纔進後邊去了。一面使畫童兒請去。伯爵見上下放着六把雲南瑪瑙漆減金釘籐絲甸矮矮東坡椅兒。兩邊掛四軸天青衢花綾裱白綾邊名人的山水。一邊一張螳螂蜻蜓脚一封書大理石心壁畫的幫卓兒卓兒上安放古銅爐流金仙鶴。正面懸着翡翠軒三字。左右粉箋吊屏上寫着一聯。風靜槐陰清院宇。日長香篆散簾櫳。伯爵于是正面椅上坐了。韓道國拉過一張椅子打橫。畫童後邊請西門慶去了。良久。伯爵走到裏邊書房內。裏面地平上安着一張大理石黒漆縷金凉床。掛着青紗帳幔。兩邊綵漆描金書厨。盛的都是送禮的書帕尺頭几席文具書籍堆滿。綠紗窓下。安

放一隻黑漆琴桌。獨獨放着一張螺甸交椅。書篋內都是往來
書柬拜帖。并送中秋禮物帳簿。應伯爵取過一本揭開觀開。上
面寫着蔡老爺。蔡大爺。朱太尉。童太尉。中書蔡四老爹。都尉蔡
五老爹。并本處知縣知府四宅。第二本。是周守備夏提刑荊都
監張團練。并劉薛二內相。都是金段尺頭。猪酒金餅。鮮魚海鮓。
雞鵞大禮。各有輕重不同。這裡二人等候不題。且說畫童兒走
到後邊金蓮房內。問春梅姐。爹在這裡。春梅罵道。賊見鬼。小奴
才兒。爹在間壁六娘房裡。不是。巴巴的跑來這里問。畫童便走
過這邊。只見綉春在石臺基上坐的。悄悄問爹在房裡。應二爹
和韓大叔來了。在書房裡請爹說話。綉春道。爹在房裡看着娘
與哥裁衣服哩。原來西門慶拏出兩疋尺頭來。一疋大紅紵絲。

一疋鸚哥綠潞紬。教李瓶兒替官哥裁毛衫兒披襖背心兒護頂之類。在洒金炕上。正鋪着大紅氊條。妳子抱着哥兒在旁邊迎春執着熨斗。只見繡春進來。悄悄拉迎春一把。迎春道你拉我怎麽的。拉撇了。這火落在氊條上。李瓶兒便問你平白拉他怎的。繡春道畫童說應二爹來了。請爹說話。李瓶兒道小奴才見應二爹來。你進來說就是了。巴巴的扯他。西門慶分付畫童請二爹坐坐我就來。于是看裁完了衣服。便衣出來書房內見伯爵二人作揖坐下。韓道國打横。西門慶喚畫童取茶來。不一時。銀匙雕漆茶鍾。蜜餞金澄泡茶吃了。收了盞托去。伯爵就開言說道。韓大哥。你有甚話。對你大官府說。西門慶道你有甚話說來。韓道國纔待說街坊有夥不知姓名棍徒。被應伯爵攔住

便道賢侄。你不是這等說了。噙着骨秃露着肉。也不是事。對着你家大官府在這里。越發打開後門說了罷。韓大哥。常在鋪子里上宿。家下沒人。止是他娘子兒一人。還有箇孩兒。左右街坊。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人。見無人在家。時常打磚掠瓦。鬼混欺負的急了。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來家聲罵了幾句。被這起光棍不由分說。羣住打了個臭死。如今都拴在鋪裏。明早解廂往李縣正宅。往李大人那里去。見他哭哭啼啼。敬央煩我來。對哥說討個帖兒。差人對李大人說說。青目一二。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只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因說你把那說帖兒。拏出來與你大官人瞧。好差人替你去。韓道國便向袖中取去。連忙雙膝跪下。說道小人忝在老爹門下。萬乞老爹看應二叔分上俯就

一二擧家沒齒難忘慌的西門慶一把手拉起說道你請起來于是觀看帖兒上面寫着犯婦王氏乞青目免提西門慶道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只有你令弟韓二一人就是了向伯爵道比時我拏帖對縣裏說只分付地方改了報单明日帶來我衙門里來發落就是了伯爵教韓大哥你還與大老爹下個禮兒這等亦發好了那韓道國又倒身磕頭下去西門慶教玳安你外邊快叫個答應的班頭來不一時叫了個穿青衣的節級來在旁邊伺候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去牛皮街韓夥計住處問是那牌那鋪地方對那保甲說就稱是我的鈞語分付把王氏即時與我放了查出那幾個光棍名字來改了報帖明日早解提刑院我衙門里聽審那節級應諾領了言語出門伯爵道韓

大哥。你即一同跟了他。幹你的事去罷。我還和大官人說句話那韓道國。千恩萬謝。出門與節級同往牛皮街。分付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在翡翠軒坐下。因令玳安放卓兒。後邊對你大娘說昨日磚廠劉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打開篩了來。我和應二叔吃。就把糟鰣魚蒸了來。伯爵舉手道。我還沒謝的哥。昨日蒙哥送了那兩尾好鰣魚與我。送了一尾與家兒去。剩下一尾對房下說。拏刀兒劈開送了一段與小女。餘者打成窄窄的塊兒。拏他原舊紅糟兒培着。再攪些香油。安放在一個磁罐內。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飯兒。或遇有個人客兒來。蒸恁一碟兒上去。也不枉辜負了哥的盛情。西門慶告訴劉太監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管蘆葦場。撰了幾兩銀子。新買了一所庄子。在五里店。拏

皇木蓋房。近日被我衙門裡辦事。依着夏龍溪饒了他一百兩銀子。還要動本參送中行省院。劉太監慌了。親自拏着一百兩銀子。到我這里再三央及。只要事了。不瞞說。咱家做着些些薄生意了。料着也過了日。那裡希罕他這樣錢。況劉太監平日與我相交。時常受他些些禮。今日因這些些事情。就又薄了面皮。教我絲毫沒受他的。只教他相房屋邊連夜拆了。到衙門裡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就發落開了。事畢。劉太監感不過我這些些情。宰了一口猪。送我一罈自造荷花酒。兩包糟鰣魚。重四十斤。又兩疋粧花織金段子。親自來謝。彼此有光。見箇情分。錢恁自中使

伯爵道。哥。你是希罕這個錢的。夏大人他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沒有他。不撾些些兒。拏甚過日。哥你自從到任以來。也和他問

了幾樁事兒西門慶道大小也問了幾件公事別的倒也罷了只吃了他貪濫蹹婪的有事不問青水皂白得了錢在手裡就放了成什麽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雖是個武職官兒掌着這刑條還放些體面纔好說未了酒菜齊至先放了四碟菜菓然後又放了四碟案鮮紅鄧鄧的泰州鴨蛋曲灣灣王瓜拌遼東金蝦香噴噴油煠的燒骨禿肥㸙乾蒸的劈晒雞第二道又是四碗嗄飯一甌兒濾蒸的燒鴨一甌兒水晶膀蹄一甌兒白煠猪肉一甌兒炮炒的腰子落後纔是裹外青花白地磁盤盛着一盤紅馥馥柳蒸的糟鰣魚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西門慶將小金菊花盃斟荷花酒陪伯爵吃不說兩個說話兒坐更餘方散且說那夥人見青衣節級下地方把婦人王

氏放回家去。又拘捴甲。查了各人名字。明早解提刑院問理。都各人面面相覷。就知韓道國是西門慶家夥計。尋的本家攩子。只落下韓二一人在舖裡。都說這事弄的不好了。這韓道國又送了節級五錢銀子。登時問保甲查寫了那幾個名字。送到西門慶宅內。單等次日早解過。一日西門慶與夏提刑兩位官到衙門裡坐廳。該地方保甲帶上人去。頭一起就是韓二。跪在頭里。夏提刑先看報单。牛皮街一牌四舖總甲蕭成。爲地方喧鬧事。第一個就叫韓二。第二個車淡。第三個管世寬。第四個游守。第五個郝賢。都叫過花名去。然後問韓二爲什麽起來。那韓二先告道。小的哥是買賣人。常不在家去的。小男幼女。被街坊這幾個光棍。要便彈打胡博詞扠兒。坐在門首。胡歌野調。夜晚打

磚百般欺負小的在外另住來哥家看視含忍不過罵了幾句被這夥羣虎棍徒不由分說揪倒在地亂行踢打獲在老爺案下望老爺查情夏提刑便問你怎麽說那夥人一齊告道老爺休信他巧對他是耍錢的搗鬼他哥不在家和他嫂子王氏有姦王氏平日倚逞刁潑毀罵街坊昨日被小的每捉住見有底衣爲證夏提刑因問保甲蕭成那王氏怎的不見蕭成怎的好回節級放了只說王氏脚小路上走不動便來那韓二在下邊兩隻眼只看着西門慶良久西門慶欠身望夏提刑道長官也不消要這王氏想必王氏有些姿色這光棍因調戲他不遂捏成這個圈套因叫那爲首的車淡上去問道你在那里捉住那韓二來衆人道昨日在他屋裏捉來又問韓二王氏是你什麽

人保甲道是他嫂子兒又問保甲這夥人打那里進他屋裡保甲道越墻進去西門慶大怒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他旣是小叔王氏也是有服之親莫不不許上門行走相你這起光棍你是他什麽人如何敢越墻進去况他家男子不在又有幼女在房中非姦卽盜了喝令左右拏夾棍來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况四五個都是少年子弟出娘胞胎未經刑杖一個個打的號哭動天呻吟滿地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口分付韓二出去聽候把四個都與我收監不日取供送問四人到監中都互相抱怨個個都懷鬼胎監中人都唬嚇他你四個若送問都是徒罪到了外府州縣皆是死數這些人慌了等的家下人來送飯稍信出去教各人父兄使錢上下尋

人情。內中有拏人情。央及夏提刑。說這王氏的丈夫。是你西門老爹門下的夥計。他在中間扭着要送問同僚上。我又不好處得。你須還尋人情。和他說去。纔好出來。也有央吳大舅出來的說。人都知西門慶家。有錢不敢來打點。四家父兄都慌了。會在一處。內中一箇說道。也不消再央吳千戶。他也不依。我聞得人說。東街上住的開紬絹鋪應大哥兄弟應二。和他契厚。咱不如每人拏出幾兩銀子。湊了幾十兩銀子。封與應二。教他過去替咱每說說。管情極好。于是車淡的父兄。開酒店的車老兒爲首。每人拏十兩銀子來。共湊了四十兩銀子。齊到應伯爵家。央他對西門慶說。伯爵收下。打發衆人去了。他娘子兒便說。你既替韓夥計出力。攏布這起人。如何又攬下這銀子。反替他說。反便

不惹韓夥計怪。伯爵道。我可知不好說的。我如今如此這般拏十五兩銀子去。悄悄進與他管書房的書童兒。教他取巧說這樁事。你不知他爹大小事兒。甚是托他。專信他說話。管情一箭就上垜。于是把銀子兊了十五兩。包放袖中。早到西門慶家。西門慶還未回來。伯爵進入廳上。只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內出來。頭帶瓦楞帽兒。札着玄色段子總角兒。撇着金頭蓮瓣簪子。身上穿着蘇州絹直裰。玉色紗褲兒。凉鞋淨襪。說道。二爹請客位內坐。交畫童兒後邊拏茶去。說道。小廝。我使你拏茶與應二爹。你不動。且耍子兒。等爹來家。看我說不說。那小廝就拏茶去了。伯爵便問。你看衙門里還沒來家。書童道。剛纔荅應的來。說爹衙門散了。和夏老爹門外拜客去了。二爹有甚說話。伯爵

道沒甚話。書童道二爹前日說的。韓夥計那事。爹昨日到衙門裡。把那夥人都打了收監。明日做文書還要送問他。伯爵拉他到僻靜處。和他說。如今又一件。那夥人家屬。如此這般聽見要送問。多害怕了。昨日晚夕到我家。哭哭啼啼。再三跪着央及我教對你爹說。我想已是替韓夥計說在先。怎又好管他的。惹的韓夥計不怪。沒柰何。教他四家處了這十五兩銀子。看你巧取對你爹說。看怎麽。將就饒他放了罷。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遞與書童。書童打開看了。大小四錠零四塊。說道既是應二爹分上。交他再拏五兩來。待小的替他說。還不知爹肯不肯。昨日吳大舅親自來和爹說了。爹不依。小的虼蟆臉兒好大面皮兒。實對二爹說。小的這銀子。不獨自一個使。還破些鉛兒。轉達知俺

生哥的六娘。這個灣兒替他說纔了他此事。伯爵道既如此等我和他說。你好歹替他上心些。他後晌些來討回話。書童道爹不知多早來家。你教他明日早來罷。說畢。伯爵去了。這書童把銀子拏到鋪子。劉下一兩五錢來。教買了一罈金華酒兩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鮮魚。一肘蹄子。二錢頂皮酥菓餡餅兒。一錢銀子的搽穰捲兒。把下飯送到來興兒屋裏。央及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安排端正。那一日不想潘金蓮不在家。從早間坐轎子。往門外潘姥姥家做生日了。書童使畫童兒用方盒把下飯先拏在李瓶兒房中。然後又提了一罈金華酒進去。李瓶兒便問是那里的。畫童道。是書童哥送來孝順娘的。李瓶兒笑道賊囚。他怎的孝順我。良久書童兒進來。見李瓶在描金炕床上。

舒着雪藕般玉腕兒帶着鍍金鐲釧子引着玳瑁猫兒和哥兒耍子因說道賊囚你送了這些東西來與誰吃那書童只是笑李瓶兒道你不言語笑是怎的說書童道小的不孝順娘再孝順誰李瓶兒道賊囚你平白好好的怎麽孝順我是的你不說明白我也不吃常言說的好君子不吃無名之食那書童把酒打開菜蔬都擺在小卓上教迎春取了把銀素篩了來傾酒在鍾内雙手遞上去跪下說道娘吃過等小的對娘說李瓶兒道你有甚事說了我纔吃你的不說你就跪一百年我也是不吃又道你起來說那書童于是把應伯爵所央四人之事從頭訴說一遍他先替韓夥計說了不好來說得央及小的先來禀過娘等爹問休說是小的說只假做花大舅那頭使人來說小的

寫下個帖兒在前邊書房內只說是娘遞與小的教與爹看娘屋裡再加一美言況昨日衕門裡爹已是打過他罪兒爹胡亂做個處斷放了他罷也是老大的陰隲李瓶兒笑道原來也是這個事不打緊等你爹來家我和他說就是了你平白整治這些東西來做什麼又道賊囚你想必問他起發些東西了書童道不瞞娘說他送了小的五兩銀子李瓶兒道賊囚你倒且是會排鋪撰錢于是不吃小鍾旋教迎春取了付大銀衢花盃來先吃了兩鍾然後也回斟一盃與書童吃書童道小的不敢吃吃了快臉紅只怕爹來看見李瓶兒道我賞你吃怕怎的于是磕了頭起來一吸而飲之李瓶兒把各樣嗄飯揀在一個碟兒里教他吃那小厮一連陪他吃了兩大盃怕臉紅就不敢吃就

出來了。到了前邊鋪子里還剩了一半點心。嗄飯擺在櫃上。又打了兩提罈酒。請了付夥計。賁四。陳經濟來興兒。玳安兒。衆人都一陣風捲殘雲吃了箇淨光。就忘了教平安兒吃。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把嘴谷都着。不想西門慶約後晌從門外拜了客來家。平安看見也不說。那書童聽見喝道之聲。慌的收拾不迭兩三步扠到廳上。與西門慶接衣服。西門慶便問今日没人來書童道没人。西門慶脫了衣服。摘去冠帽帶上巾幘。走到書房内坐下。書童兒取了一盞茶來遞上。西門慶呷了一口放下。因見他面帶紅色。便問你那里吃酒來。這書童就向卓上硯臺下。取着一紙柬帖。與西門慶瞧。說道此是後邊六娘叫小的到房裡。與小的這個柬帖。是花大舅那里送來。說車淡等。那六娘教

小的收着與爹瞧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不想臉就紅了西門慶把帖觀看上寫道犯人車淡四名乞青目看了遞與書童分付放下我書篋內教答應的明日衙門裡稟我書童一面接了放在書篋內又走在旁邊侍立西門慶見他吃了酒臉上透出紅白來紅馥馥唇兒露着一口糯更牙兒如何不愛于是淫心輒起摟在懷裡兩個親嘴咂舌頭那小郎口噙香茶桂花餅身上薰的噴鼻香西門慶用手撩起他衣服褪了花袴兒摸弄他屁股因囑付他少要吃酒只怕糟了臉書童道爹分付小的知道兩個在屋裡正做一處且說一個青衣人騎了一匹馬走到大門首跳下馬來問守門的平安作揖問道這里是問刑的西門老爹家那平安兒因書童兒不請他吃東道把嘴頭子撅着

正沒好氣。半日不荅應。那人只雇立着說道我是帥府周老爺差來。送轉帖與西門老爹看。明日與新平寨坐營湏老爹送行。明日在永福寺擺酒。也有荆都監老爹。掌刑夏老爹。營里張老爹。每位分資一兩。剛纔多到了。逕來報知。累門上哥禀禀進去。小人還等回話。那平安方拏了他的轉帖。入後邉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書房內走到裡面。剛轉過松墻。只見畫童兒在窓外基臺上坐的。見了平安擺手兒。那平安就知西門慶與書童幹那不急的事。悄悄走在窓下。聽覷半日。聽見裹邉氣呼呼。跐的地平一片聲响西門慶叫道。我的兒把身子吊正着。休要動。就半日沒聽見動靜。只見書童出來。與西門慶舀水洗手。看見平安兒畫童兒在窓子下站立。把臉飛紅了。往後邉拏去了。平安拏轉

帖進去。西門慶看了。取筆畫了知。分付後邊。問你二娘討一兩銀子。教你姐夫封了。付與他去。平安兒應諾去了。書童拏了水來。西門慶洗畢手。回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便問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你吃西門慶看見卓子底下。放着一罈金華酒。便問是那里的。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只說我一時要想些酒兒吃。旋使小廝街上買了這罈酒來。打開只吃了兩鍾兒就懶待吃了。西門慶道。阿呀。前頭放着酒。你又拏銀子買。因前日買酒。我賒了丁蠻子的四十罈河清酒。丢在西廂房內。你要吃時。教小廝拏鑰匙取去。說畢。李瓶兒還有頭里吃酒的一碟燒鴨子。一碟雞肉。一碟鮮魚沒動。教迎春安排了四碟小菜。切了一碟火薰肉。放下卓兒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西門慶更不

問這嗄飯是那里。可見平日家中受用。管待人家。這樣東西。無日不吃。西門慶飲酒中間。想起問李瓶兒頭里書童拏的那帖兒。是你與他的。李瓶兒道。是門外花大舅。那里來說。教你饒了那夥人罷。西門慶道。前日吳大舅來說。我沒依。若不是我定要送問這起光棍。既是他那里分上。我明日到衙門里。每人打他一頓。放了罷。李瓶兒道。又打他怎的。打的那雌牙露嘴。什麼模樣。西門慶道。衙門是這等衙門。我管他雌牙不雌牙。還有比他嬌貴的。昨日衙門中。問了一起事。咱這縣中過世陳參政家。陳參政死了。母張氏守寡。有一小姐。因正月十六日。在門首看燈。有對門住的。一個小夥子兒。名喚阮三。放花兒看見那小姐。生得標致。就生心。調胡博詞琵琶。唱曲兒調戲他。那小姐聽了邪

心動。使梅香暗暗把這阮三。叫到門裏、兩個只親了個嘴。後次竟不得會面、不期阮三在家、思想成病、病了五個月不起、父母那裡不使錢請醫看治。看看至死、不久身亡、有一朋友周二定計、說陳宅母子每年中元節令。在地藏寺薛姑子那里、做伽藍會燒香。你許薛姑子十兩銀子。藏他在僧房內、與小姐相會。管病就要好了。那阮三喜歡。果用其計。薛姑子受了十兩銀子。在方丈內不期小姐午寢、遂與阮三苟合。那阮三剛病起來、久思色慾。一旦得了、遂死在女子身上、慌的他母親忙領女子回家。這阮三父母怎肯干罷。一狀告到衙門裡。把薛姑子陳家母子。都拏了。依着夏龍溪知陳家有錢就要問在那女子身上便是我不肯。說女子與阮三。雖是私通、阮三久思不遂。況又病體不

痊。一旦苟合。豈不傷命。那薛姑子。不合假以作佛事。窩藏男女通姦。因而致死人命。況又受賍。論了個知情。褪衣打二十板。責令還俗。其母張氏。不合引女入寺燒香。有壞風俗。同女每人一拶。二十敲。取了個供招。都釋放了。若不然。送到東平府。女子穩定償命。李瓶兒道。也是你老大個陰騭。你做這刑名官。早晚公門中。與人行些方便兒。別的不打緊。只積你這點孩兒罷。西門慶道。可說什麽哩。李瓶兒道。別的罷了。只是難爲那女孩兒。虧那小嫩指頭兒上。怎的禁受來。他不害疼。西門慶道。疼的兩個字。拶的順着指頭兒流血。李瓶兒道。你到明日。也要少拶打人。得將就。將就些兒。那里不是積福處。西門慶道。公事可惜不的情兒。這裡兩個正飲酒中間。只見春梅。掀簾子進來。見西門慶

正和李瓶兒腿壓着腿兒吃酒說道你每自在吃的好酒兒這咱晚就不想使個小厮接接娘去只有來安兒一個跟着轎子隔門隔戶只怕來晚了你倒放心西門慶見他花冠不整雲鬢蓬鬆便滿臉堆笑道小油嘴兒我猜你睡來李瓶兒道你頭上挑線汗巾兒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拉拉因讓他好甜金華酒你吃鍾兒西門慶道你吃我使小厮接你娘去那春梅一手挾着桌頭且兜輕因說道我纔睡起來心裡惡拉拉懶待吃西門慶道你看出來小油嘴吃好少酒兒李瓶道左右今日你娘不在你吃上一鍾兒怕怎的春梅道六娘你老人家自飲我心里本不待吃有俺娘在家不在家便恁的就是娘在家遇着我心不耐煩他讓我我也不吃西門慶道你不吃呵口茶兒罷我使迎

春前頭叫個小厮接你娘去因把手中吃的那盞木樨芝麻薰笋泡茶遞與他那春梅似有如無接在手里只呷了一口就放下了說道你教迎春叫去我已叫了平安兒在這裡他還大些教他接去西門慶隔窗就叫平安兒那小厮應道小的在這里伺候西門慶道你去了誰看大門平安道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上西門慶道既如此你快拏個燈籠接去罷于是逕拏了燈籠來迎接潘金蓮迎到半路只見來安兒跟着轎子從南來了原來兩個是熟擡轎的一個叫張川兒一個叫魏聰兒走向前一把手拉住轎扛子說道小的來接娘來了金蓮就叫平安兒問道你爹在家是你爹使你來接我誰使你來平安道是爹使我來倒少倒少是姐使了小的接娘來了金蓮道你爹想必衙

門裡沒來家平安道沒來家門外拜了人從後晌就來家了在六娘房裡吃的好酒兒若不是姐旋叫了小的進去催逼着拏灯籠來接娘還早哩小的見來安一個跟着轎子又小只怕來晚了路上不方便須得個大的兒來接纔好又沒人看守大門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首小的纔來了金蓮又問你來時你爹在那里平安道小的來時爹還在六娘房里吃酒哩姐稟問了爹纔打發了小的來了金蓮聽了在轎子內半日沒言語冷笑罵道賊強人把我只當亡故了的一般一發在那淫婦屋裏睡了長覺也罷了到明日只交長遠倚逞那尿胞種只休要晌午錯了張川兒在這里聽着也沒別人你腳踏千家門萬家戶那裡一箇纔尿出來多少時兒的孩子拏整綾段尺頭裁衣裳與

他穿你家就是王十萬使的使不的張川兒接過來道你老人家不說小的也不敢說這個可是使不的不說可惜倒只恐折了他花麻痘疹還沒見好容易就能養治的大去年東門外一個高貴大庄屯人家老兒六十歲見居着祖父的前程手里無碑記的銀子可是說的牛馬成羣米粮無數丫鬟侍妾只成羣立紀穿袍兒的身邊也有十七八個要個兒子花看樣兒也沒有東廟里打齋西寺裡修供捨經施像那里沒求到不想他第七個房里生了個兒子喜歡的了不得也像咱當家的一般成日如同掌兒上看擎錦繡綾羅窩兒裡抱大糊了五間雪洞兒的房買了四五個養娘扶侍成日見了風也怎的那消三歲因出痘疹丟了休怪小的說倒是潑丟潑養的還好金蓮道潑丟

潑養。恨不得成日金子兒果着他哩。平安道。小的還有庄事對娘說。小的若不說。到明日娘打聽出來。又說小的不是了。便是韓夥計。說的那夥人。爹衙門裡。都夾打了。收在監裡。要送問他今早應二爹來。和書童兒說話。想必受了幾兩銀子。大包子拏到鋪子裡。就硬鑿了二三兩使了。買了許多東西嗄飯。在來興屋裡。教他媳婦子。整治了。掇到六娘屋裡。又買了兩罈金華酒先和六娘吃了。又走到前邊鋪子裡。和傅二叔。賁四。姐夫。玳安來興。衆人打夥兒。直吃到爹來家時分。纔散了哩。金蓮道。他就不讓你吃些。平安道。他讓小的。小的好不大胆的蠻奴才。把娘每還不放到心上。不該小的說。還是爹慣了他。爹先不先。和他在書房裡幹的齷齪營生。況他在縣里。當過門子。什麽事兒不知道。

爹。若不早把那蠻奴才打發了。到明日咱這一家子乞他弄的壞了。金蓮問道。在李瓶兒屋里吃酒。吃的多大回。平安兒道。吃了好一日兒。小的看見他吃的臉通紅。纔出來。金蓮道。你爹來家。就不說一句兒。平安道。爹也打牙粘住了。說什麽。金蓮罵道。恁賊沒廉耻的昏君强盜。賣了兒子招女婿。彼此騰倒着做。你便圖毬他那屎屁股門子。奴才。左右合你家愛娘子。囑付平安等他再和那蠻奴才。在那里幹這齷齪營生。你就來告我說。平安道。娘分付。小的知道。老川在這里聽着。也沒走了裡話。他在咱家也荅應了這幾年。也是舊人。小的穿青衣。抱黑住。娘就是小的的主兒。小的有話兒。怎不告娘說。娘只放在心裡。休要題出小的一字兒來。于是跟着轎子。直說到家門首。潘金蓮下了

轎上穿着丁香色南京雲紬襖的五彩納紗喜相逢天圓地方補子對衿衫兒下着白碾光絹一尺寬攀枝耍娃娃挑線拖泥裙子胸前擦帶金玲瓏擦領兒下邊羊皮金荷包先進到後邊月娘房裡拜見月娘月娘道你住一夜慌的就來了金蓮道俺娘要留我住他又招了俺姨那里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在家養活都擠在一個炕上誰住他又恐怕隔門隔戶的教我就來了俺娘多多上覆姐姐多謝重禮于是拜畢月娘又到李嬌兒孟玉樓衆人房裡多拜了回到前邊打聽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吃酒逕來拜李瓶兒李瓶兒見他進來連忙起身笑着迎接兩個齊拜說道姐姐來家早請坐吃鍾酒兒教迎春快拏座兒與你五娘坐金蓮道今日我偏了孟重復吃了雙席兒不坐了

說着揚長抽身就去了。西門慶道。好奴才。恁大胆。來家就不拜我拜見。那金蓮接過來道。我拜你。還沒修福來哩。奴才不大膽。什麽人大膽。看官聽說潘金蓮這幾句話。分明譏諷李瓶兒說他先和書童兒吃酒。然後又陪西門慶。豈不是雙席兒。那西門慶怎曉的就里。正是情知語是針和線。就地引起是非來。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挾恨責平安　書童兒粧旦勸狎客

莫入州衙與縣衙　勸君勤謹作生涯
池塘積水須防旱　買賣辛勤是養家
教子教孫并教藝　栽桑栽棗莫栽花
閑是閑非休要管　渴飲清泉悶煑茶

此八句。单說爲人之父母。必須自幼訓教子孫。讀書學禮。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切不可縱容他。少年驕情放肆。三五成羣。遊手好閑。張弓挾矢。籠養飛鳥。蹴踘打毬。飲酒賭博。飄風宿娼。無所不爲。將來必然招事惹非。敗壞家門。似此人家。使子陷于官司。大則身亡家破。小則吃打受牢。財入公

門政出吏口連累父兄悲悔躭憂有何益哉話說西門慶早到衙門先退廳與夏提刑說此四人再三尋人情來說交將就他夏提刑道也有人到學生那邊不好對長官說既是這等如今提出來戒飭他一番放了罷西門慶道長官見得有理即陞廳令左右提出車淡等犯人跪下生怕又打只顧磕頭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言我把你這起光棍如何尋這許多人情來說本當都注問且饒你這遭若犯了我手裡都活監死出去罷連韓二都喝出來了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這里處斷公事不題且說應伯爵拏着五兩銀子尋書童兒問他討話悄悄遞與他銀子書童接的袖了那平安兒在門首拏眼兒瞅着他書童于是如此這般勸住時說昨日已對爹說了今日往衙門裡發

落去了伯爵道他四個父兄再三說恐怕又責罰他書童道你老人家只顧放心去管情兒一下不打他那伯爵得了這消息急急走去回他每話去了到月飯時分四家人都到家個個撲着父兄家屬放聲大哭每人去了百十兩銀子落了兩腿瘡再不敢妄生事了正是禍患每從勉强得煩惱皆因不忍生却說那日西門慶未來家時書童兒在書房內叫來安兒掃地向食盒揭了把人家送的桌面上响糖與他吃那小廝千不合萬不合叫書童哥我有句話兒告你說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轎子在路上好不學舌說哥的過犯書童問道他說我什麼來來安兒道他說哥攬的人家幾兩銀子大膽買了酒肉送在六娘房裡吃了半日出來又在前邊鋪子里吃不與他吃又說你在書

房裡和爹幹什麼營生這書童不聽便罷聽了暗記在心過了
一日也不題起到次日西門慶早辰約會了不往衙門裡去都
往門外永福寺置酒與須坐營送行去了直到下午時分纔來
家下馬就分付平安但有人來只說還沒來家說畢進到廳上
書童兒接了衣裳西門慶因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有管屯
的徐老爹送了兩包螃蠏十斤鮮魚小的拏回帖打發去了與
了來人二錢銀子又有吳大舅送了六個帖兒明日請娘每吃
三日原來吳大舅兒子吳舜臣娶了喬大戶娘子姪女兒鄭三
姐做媳婦兒西門慶早送了茶去他那里來請西門慶到後邊
月娘拏帖兒與他瞧說道明日你每都收拾了去說畢出來到
書房坐下書童連忙拏炭火爐內燒甜香餅兒雙手遞茶上

去西門慶擎茶在手。他慢慢挨近。跕立在卓頭邊。良久。西門慶掇了個嘴兒。使他把門關上。用手摟在懷里。一手捧着他的臉兒。西門慶吐舌頭。那小郎口裡噙看鳳香餅兒。遞與他。下邊又替他弄玉莖。西門慶問道。我兒外邊沒人欺負你。那小廝乘機就說。小的有椿事。不是爹問。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書童就把平安一節。告說一遍。前日爹叫小的在屋裏。他和畫童在窓外聽覷。小的出來舀水。與爹洗手。親自看見他。又在外邊對着人。罵小的蠻奴才。百般欺負小的。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發很說道。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來。也不筭這里書房中說話。不題。平昔平安兒專一打聽這件事。三不知走去房中。報與金蓮。金蓮使春梅前邊來。請西門慶說話。剛轉過松墻。只見畫

童兒在那里弄松虎兒便道姐來做什麽爹在書房里被春梅頭上鑿了一下西門慶在裡面聽見裙子响就知有人來連忙推開小厮走在床上睡着那書童在卓上弄筆硯春梅推門進來見了西門慶咂嘴兒説道你每悄悄的在屋裡把門兒關着敢守親哩娘請你説話西門慶仰睡在枕頭上便道小油嘴兒他請我説什麽話你先行等我畧倘倘兒就去那春梅那里容他説道你不去我就拉起你來西門慶怎禁他死拉活拉拉到金蓮房中金蓮問他在前頭做什麽春梅道他和小厮兩個在書房里把門兒插着捏殺蝇子兒是的赤道幹的什麽繭兒恰似守親的一般我進去小厮在卓子根前推寫字兒了我眼張大個的他便倘剩在床上拉着再不肯來潘金蓮道他進來我

這屋裡只怕有鍋鑊吃了他是的賤沒廉耻的貨你想有個廉
耻大白日和那奴才平白兩個關着門在屋里做什麼來左右
是奴才臭屁股門子鑽了到晚夕還進屋裏還和俺每沾身睡
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信小油嘴兒胡說我那里有此勾當我
看着他寫禮帖兒來我便掇在床上金蓮道巴巴的關着門兒
寫禮帖什麼機密謠言什麼三隻腿的金剛兩個鯨角的象怕
人瞧見明日吳大妗子家做三日掠了個帖子兒來不長不短
的也尋什麼件子與我做拜錢你不與莫不問我和野漢子要
大姐姐是一套衣裳五錢銀子別人也有簪子的也有花的只
我沒有我就不去了西門慶道前邊厨櫃內拏一疋紅紗來與
你做拜錢罷金蓮道我就去不成也不要那囂紗片子拏出去

倒沒的教人笑話。西門慶道你休亂等我往那邉樓上尋一件什麽與他便了。如今往東京這賀禮也要幾疋尺頭。一套兒尋下來罷于是走到李瓶兒那邉樓上尋了兩疋玄色織金麒麟補子尺頭兩疋南京色段。一疋大紅斗牛紵絲。一疋翠藍雲段。因對李瓶兒說尋一件雲絹衫與金蓮做拜錢如無拏帖段子舖討去罷李瓶兒道你不要舖子里取去我有一件織金雲絹衣服罷大紅衫兒藍裙留下一件也不中用俺兩個都做了拜錢罷一面向箱中取出來李瓶兒親自拏與金蓮瞧隨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咱兩個一事包了做拜錢倒好省得人取去金蓮道你的我怎好要你的李瓶道好姐姐怎生恁說話推了半日金蓮方纔肯了又出去教陳經濟換了腰封寫了二人

名字在上這里西門慶後邊揀尺頭不題且說平安兒正在大
門首只見西門慶朋友白來搶走來問道大官人在家麽平安
見道俺爹不在家了那白來搶不信逕入裏面廳上見槅子関
着說道果然不在家往那里去了平安道今日門外送行去了
還沒來白來搶道既是送行這咱晚也來家了平安道白大叔
有甚說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禀就是了白來搶道沒什麽話
只是許多時沒見閑來望望既不在我等等罷平安道只怕來
晚了你老人家等不得白來搶不依把槅子推開進入廳內在
椅子上就坐了衆小厮也不理他由他坐去不想天假其便西
門慶教迎春抱着尺頭從後邊走來剛轉過軟壁頂頭就撞見
白來搶在廳上坐着迎春兒丟下叚子往後走不迭白來搶道

這不是哥在家。一面走下來唱喏。這西門慶見了。推辭不得。須索讓坐。睃見白來搶。頭帶着一頂出洗覆盔過的。恰如太山遊到嶺的舊羅帽兒。身穿着一件壞領磨襟救火的硬漿白布衫脚下靸着一雙乍板唱曲兒前後彎絕戶綻的古銅木耳兒皂靴。裏邊插着一雙一綠子繩子打不到黃絲轉香馬櫈襪子。坐下也不叫茶。只見琴童在旁伺候西門慶分付。把尺頭抱到客房裡教你姐夫封去。那琴童應諾。抱尺頭往廂房裡去了。白來搶。舉手道。一向欠情。沒來望的哥。西門慶道。多謝挂意。我也常要在家。因逐衙門中有事。白來搶道。哥。這衙門中也日日去麼西門慶道。日日去兩次。每日坐廳問事。到朔望日子。還要拜牌畫公座。大發放地方保甲。番役打卯。歸家便有許多窮冗無片

時鬧暇。今日門外去。因須南溪陞了。新陞了新平寨坐營。衆人和他送行。只剛到家。明日又要打聽接新巡按。又是東京太師老爺四公子又選了駙馬。童太尉姪男。童天胤。新選上大堂陞指揮使僉書管事。兩三層都要賀禮。自這連日通辛苦的了不得。說了半日話。來安兒纔拏上茶來。白來搶。纔拏在手裡。呷了一口。只見玳安。拏着大紅帖兒。往後飛跑。報道掌刑的夏老爹來了。外邊下馬了。西門慶就往後邊穿衣服去了。白來搶。躲在西廂房內。打簾裡望外張看。良久。夏提刑進來。穿着黑青水緯羅五彩灑線猱頭金獅補子圓領。翠藍羅襯衣。腰繫合香嵌金帶。脚下皂朝靴。身邊帶鑰匙。黑壓壓跟着許多人進到廳上。西門慶

冠帶從後邊迎將來兩個叙禮畢分賓主坐下不一時棋童兒雲南瑪瑙雕漆方盤拏了兩盞茶來銀鑲竹絲茶鍾金杏葉茶匙木樨青荳泡茶吃了夏提刑道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今日學生差人打聽姓曾乙未進士牌已行到東昌地方他列位每都明日起身遠接你我雖是武官係領勅衙門提點刑獄比軍衛有司不同咱後日起身離城十里尋個去所預備一頓飯那里接見罷西門慶道長官所言甚妙也不消長官費心學生這里着人尋個庵觀寺院或是人家庄園亦好教個厨役早去整理夏提刑謝道這等又教長官費心說畢又吃了一道茶夏提刑起身去了西門慶送了進來寬去衣裳那白來搶還不去走到廳上又坐下了對西門慶說自從哥這兩個月沒往會里去

把會來就散了。老孫雖年紀大，王不得事，應二哥又不肯。昨日
七月內玉皇廟打中元醮，連我只三四個人兒到，沒個人拏出
錢來，都打撒手兒。難爲吳道官晚夕謝將，又叫了個說書的，甚
是破費他。他雖故不言語，各人心上不安。不如那咱哥做會首
時，還有個張主。不久還要請哥上會去。西門慶道：你沒的說，散
便散了罷。我那里得工夫幹此事，遇閒時在吳先生那里一年
打上個醮，荅報荅報天地就是了。隨你每會不會，不消來對我
說。幾句搶的白來搶沒言語了。又坐了一回，西門慶見他不去，
只得喚琴童兒廂房內放卓兒，拏了四碟小菜，葷連素。一碟
煎麪觔，一碟燒肉。西門慶陪他吃了飯，篩酒上來。西門慶後邊
討副銀鑲大鍾來，斟與他吃了幾鍾。白來搶纔起身，西門慶送

他二門首說道你休怪我不送你我帶着小帽不好出去得那白來搶告辭去了西門慶回到廳上拉了把椅子來就一片聲的吽平安兒那平安兒走到跟前西門慶罵道賊奴才還跕着吽答應的就是三四個排軍在旁伺候那平安不知什麼緣故諕的臉蠟查黃跪下了西門慶道我進門就分付你但有人來答應不在你如何不聽平安道白大叔來時小的回說爹往門外送行去了沒來家他不信強着進來了小的就跟進來問他白大叔有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他又不言語自家推開廳上槅子坐下了落後不想出來就撞見了西門慶罵道你這奴才不要說嘴你好小膽子兒人進來你在那里耍錢吃酒去來不在大門首守着令左右你聞他口裡那排軍聞了一

聞稟道沒酒氣西門慶分付叫兩個會動刑的上來與我着實拶這奴才當下兩個伏侍一個套上拶指只雇檗起來拶的平安疼痛難忍叫道小的委的回爹不在他强着進來那排軍拶上把繩子綰住跪下稟道拶上了西門慶令與我敲五十敲旁邊數着敲到五十上住了手西門慶分付打二十棍須臾打了二十打的皮開肉綻滿腿杖痕西門慶喝令與我放了兩個排軍向前解了拶子解的直聲呼喚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賊奴才你說你在大門首想說要人家錢兒在外邊壞我的事休吹到我耳躲內把你這奴才腿卸下來那平安磕頭了起來提着褲子往外去了西門慶看見畫童兒在旁邊說道把這小奴才拏下去也拶他一拶子一面拶的小厮殺猪兒似怪叫這里西

門慶在前廳摋人不題。單說潘金蓮從房里出來。往後走。剛走到大廳後儀門首。只見孟玉樓獨自一個在軟壁後聽覷。金蓮便問你在此聽什麽兒哩。玉樓道我在這里聽他爹打平安兒。連畫童小奴才也摋了一拶子。不知爲什麽。一回棋童兒過來。玉樓叫住。問他爲什麽打平安兒棋童道。爹嗔他放進白來搶來了。金蓮接過來道。也不是爲放進白來搶來。敢是爲他打了象牙梳。不是打了象牙。平白爲什麽打得小厮這樣的賊沒廉恥的貨。亦發臉做了主了。想有些廉恥兒也怎的。那棋童就走了。玉樓便問金蓮怎的打了象牙。金蓮道。我要告訴你。還沒告訴你。我前日去俺媽家。做生日去了。不在家。學說蠻秫秫小厮。攬了人家說事幾兩銀子。買嗄飯在前邊整治了兩方盒。又是

一鍾金華酒。掇到李瓶兒房裡。和小厮吃了半日酒。小厮纔出來。沒廉耻貨來家。學說也不言語。還和小厮在花園書房里插着門兒。兩個不知幹着什麽營生。平安這小厮。拏着人家帖子進去。見門關着。就在窓下跕着了。蠻小厮開門看見了。想是學與賊沒廉耻的貨。今日挾仇。打這小厮。打的膫子成。那怕蠻奴才。到明日把一家子都收拾了。管人弔脚兒事。玉樓笑道好說。雖是一家子。有賢有愚。莫不都心邪了罷。金蓮道。不是這般說等我告訴你。如今這家中。他心肝肐蒂兒事。偏歡喜的。這兩個人。一個在裏。一個在外。成日把魂。恰似落在他身上一般。見了說也有。笑也有。俺每是沒時運的。行動就相烏眼鷄一般。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强盗。通把心狐迷住了。更變的如今相他哩。三

姐你聽着到明日弄出什麼八怪七喇出來今日爲拜錢又和
他合了回氣但來家不是在他房裡就在書房裡不知幹的什
麼事我今日使春梅你看他在那里叫他來誰知他大白日裡
和賊蠻奴才關着門兒在書房裡春梅推門入去諕的一個眼
張失道的到屋裡教我儘力數罵了幾句他只隺左遮右掩的
先拏一疋紅紗與我做拜錢我不要落後往李瓶兒那邊樓上
尋去賊人膽兒虛自知理虧拏了他廂內一套織金衣服來就
自來儘我說道姐姐你看這衣服好不好省的拆開了咱兩個
拏去都做了拜錢罷我便說你的東西兒我如何要你的我爹
舖子裡取去他慌了說姐姐怎的這般計較姐姐揀衫兒也得
裙兒也得看了好拏到前邊教陳姐夫封寫去儘了半日我纔

吐了口兒他讓我要了衫子玉樓道這也罷了也是他的儘讓
之情金蓮道你不知道不要讓了他如今年世只怕睁着眼兒
的金剛不怕閉着眼兒的佛老婆漢子你若放些鬆兒與他王
兵馬的皂隸還把你不當合的玉樓戲道六丫頭你是屬麵筋
的倒且是有靳道說着兩個笑了只見小玉來請三娘五娘後
邊吃螃蠏哩我去請六娘和大姑娘去兩個手拉着手兒進來
月娘和李嬌兒正在上房那門穿廊下坐說道你兩個笑什麼
兒金蓮道我笑他爹打平安兒月娘道嗔他恁亂蝍蟟叫喚的
只道打什麼人原來打他為什麼來金蓮道為他打折了象牙
了月娘老實便問象牙放在那里來怎的教他打折了那潘金
蓮和孟玉樓兩個嘻嘻哈哈只雇笑成一塊月娘道不知你每

笑什麽不對我說玉樓道姐姐你不知道爹打平安爲放進白來搶來了月娘道放進白來搶便罷了怎麽說道打了象牙也沒見這般沒稍幹的人在家閉着膝子坐平白有要沒緊來人家撞些什麽來安道他來望爹來了月娘道那個弔下炕來了望沒的扯臊淡不說來挑嘴吃罷了良久李瓶兒和大姐來到衆人圍遶吃螃蟹月娘分付小玉屋裡還有些葡萄酒篩來與你娘每吃金蓮快嘴說道吃螃蟹得些金華酒吃纔好又道只剛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隻燒鴨兒撕了來下酒月娘道這咱晚那里買燒鴨子去那席上李瓶兒聽了把臉飛紅了正是話頭兒包含着深意題目兒里暗蓄着留心那月娘是個誠實的人不曉的話中之話這里吃螃蟹不題且說平安兒被責來到

外邊。打內刺扒着腿兒。走那屋裡。撥的把人揸沙着。賁四來與衆人都亂來問。平官兒。爹爲什麽打你。平安哭道。我知爲什麽。來與兒道。爹嗔他放進白來搶來了。平安道。早是頭里你看着我。那等攔了他兩次兒。說爹不在家。他强着進去了。到廳上槅子門裡。我說你老人家。有什麽說說下罷。爹門外送行去了。不知爹咱來。只怕等不得他。說我等等兒。話又不說。坐住了。不想爹從後邊出來。撞見了。又沒甚話。我閑來望望兒。吃了茶再不起身。只見夏老爹來了。我說他去了。他還躱在廂房里。又不去。爹沒法兒。少不的留他坐。人家知慙愧的。畧坐一回兒就去。他直等拏酒來吃了。纔去。倒惹的進來。打我這一頓。說我不在門首看。放進人來了。你說我不造化低。我沒攔他。又說我沒攔他。

他强自進來坐着。不虧了。管我腿事。打我。教那個賊天殺男盜女娼的。狗骨秃吃了俺家這東西。打背脊梁下過。來與兒道。爛折脊梁骨的。倒好了他。往下撞。平安道教他生噎食病。把顙根軸子爛掉了。平安道。天下有没廉耻皮臉的。不相這狗骨秃。没羞耻來我家闖的。狗也不咬賊雌飯吃。花子合的再不爛了。賊亡八的屁股門子。來與笑道。爛了屁股門上人不知道。只說是臊的。衆人都笑了。平安道想必是家裡没晚米做飯。老婆不知餓得怎麽樣的。閑的没的幹。來人家抹嘴吃。圖家裡省了一頓。也不是常法兒。不如教老婆養漢。做了忘八倒硬朗些。不教下人唾罵。正是外頭擺浪子。家里老婆啃家子。玳安在鋪子裡覓頭。覓了。打發那人錢去了。走出來說。平安兒。我不言語。斃斃的。我

慌獃你還荅應王子。當家的性格。你還不知道。你怎怪人。常言養兒。不要屙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比不的應二叔。和謝叔來。荅應在家不在家。他彼此都是心甜厚間便罷了。以下的人。他又分付你荅應不在家。你怎的放人來。不打你。却打誰。賁四戲道。平安兒從新做了小孩兒。纔學閑閑。他又會頑成日只踢毬兒耍子。衆人又笑了一回。賁四道。他便爲放進人來。這畫童兒。却爲什麽。也陪撥了一撥子。是好吃的菓子兒。陪吃個兒。吃酒吃肉。也有個陪客。十個指頭。套在撥子上。也有個陪的來。那畫童兒揉着手。只是哭。玳安戲道。我兒少哭。你娘養的你忒嬌。把饊子兒。拏繩兒拴在你手兒上。你還不吃。這里前邊小厮熱亂不題。西門慶在厢房中。看着陳經濟書章封了禮物。尺頭。寫了

揭帖。次日早打發人上東京。送蔡駙馬童堂上禮。不在話下。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裡去了。吳月娘與衆房共五頂轎子。頭帶珠翠冠。身穿錦繡袍。來與媳婦。一頂小轎。跟隨往吳大妗家做三日去了。止留下孫雪娥在家中。和西門大姐看家。早間韓道國送禮相謝。一罈金華酒。一隻水晶鵝。一副蹄子。四隻燒鴨。四尾鰣魚。帖子上寫着。晚生韓道國頓首拜。書童沒人在家。不敢收。連盒擔留下。待的西門慶衙門中回來。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使琴童兒舖子里。旋叫了韓夥計。甚是說他沒分曉。又買這禮來做什麽。我決然不受。那韓道國拜說。老爹。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可憐見與小人出了氣。小人舉家感激不盡。無甚微物。表一點窮心。望乞老爹。好歹笑納。西門慶道。這個使不得。你是

我門下夥計如同一家我如何受你的禮即令原人與我擡回去韓道國慌了央說了半日西門慶分付左右只受了鵞酒別的禮都令擡回去了教小厮拏帖兒請應二爹和謝爹去對韓道國說你後晌叫來保看着鋪子你來坐坐韓道國說禮物不受又教老爹費心應諾去了西門慶家中又添買了許多菜蔬後晌時分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放下一張八仙卓兒應伯爵謝希大先到了西門慶告他說韓夥計費心買禮來謝我我再三不受他他只雇死活央告只留了他鵞酒我怎好獨享請你二位陪他坐坐伯爵道他和我計較來要買禮謝我我說你大官府里那里稀罕你的休要費心你就送去他決然不受如何我恰似打你肚子裡鑽過一遭的果然不受他的說畢吃了茶

兩個打雙陸。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二人敘禮畢坐下。應伯爵謝希大居上。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登時四盤四碗。拏來卓上擺了許多嗄飯吃不了。又是兩大盤玉米麵鵞油蒸餅兒堆集的。把金華酒分付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用銅甑兒篩熱了。拏來。教書童斟酒。畫童兒單管後邊拏菓拏菜去。酒斟上來。伯爵分付書童兒後邊對你大娘房裡說。怎的不拏出螃蟹來與應二爹吃。你去說我要螃蟹吃哩。西門慶道。傻狗材。那里有一個螃蠏。實和你說。管屯的徐大人送了我兩包螃蠏到如今。娘每都吃了。剩下醃了幾個。分付小廝把醃螃蟹搬幾個來。今日娘每都不在。往吳妗子家做三日去了。不一時。畫童拏了兩盤子醃螃蠏上來。那應伯爵和謝希大兩個搶着吃的净光。因見書童

兒斟酒說道你應二爹一生不吃啞酒自誇你會唱的南曲我不曾聽見今日你好歹唱個兒我纔吃這鍾酒那書童纔待拍手着唱伯爵道這個唱一萬個也不筭你裝龍似龍裝虎似虎下邊搽畫粧扮起來相個旦兒的模樣纔好那書童在席上把眼只看西門慶的聲色兒西門慶咲罵伯爵你這狗材專一歪斯纏人因向書童道旣是他索落你教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下邊粧扮了來玳安先走到前邊金蓮房裡問春梅要春梅不與旋往後問上房玉簫要了四根銀簪子一個梳背兒靣前一件仙子兒一雙金鑲假青石頭墜子大紅對衿絹衫兒綠重絹裙子紫銷金箍兒要了些脂粉在書房裡搽抹起來儼然就是個女子打扮的甚是嬌娜走在席邊雙手先遞上一盃

與應伯爵頓開喉音在旁唱玉芙蓉道

殘紅水上飄梅子枝頭小這些時淡了眉兒誰描因春帶得愁來到春去緣何愁未消人別後山遥水遥我為你數盡歸期畫損了掠兒稍

伯爵聽了誇獎不已說道相這大官兒不枉了與他碗飯吃你看他這喉音就是一管簫說那院裡小娘兒便怎的那套唱都聽的熟了怎生如他那等滋潤哥不是俺每面獎似你這般的人兒在你身邊你不喜歡西門慶笑了伯爵道哥你怎的笑我倒說的正經話你休戲了這孩子凡事衣類兒上另着個眼兒看他雖為李大人送了他來也是他的盛情西門慶道正是如今我不在家書房中一應大小事收禮帖兒封書柬荅應都是

他和小壻小壻又要舖子裡兼看看應伯爵飲過又斟雙盃伯爵道你替我吃些兒書童道小的不敢吃不會吃伯爵道你不吃我就惱了我賞你怕怎的書童只雇把眼看西門慶西門慶道也罷應二爹賞你你吃了那小厮打了個僉兒慢慢低垂粉頸呷了一口餘下半鍾殘酒用手擎着與伯爵吃了方纔轉過身來遞謝希大酒又唱個前腔兒

新荷池內翻過雨瓊珠濺對南薰燕侶鶯儔心煩啼痕界破殘粧面瘦對腰肢憶小蠻從別後千難萬難我爲你盼歸期靠損了玉欄杆

謝希大問西門慶道哥書官兒青春多少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交十六歲問道你也會多少南曲書童道小的也記不多几個

曲子。胡亂席上答應爹毎罷了。希大道。好個乖覺孩子。亦照前遞了酒下來。遞韓道國。道國道。老爹在上。小的怎敢欺心。西門慶道。今日你是客。韓道國道。豈有此理。還是從老爹上來。次後纔是小人吃酒。書童下席來。遞西門慶酒。又唱第三個前腔兒

東籬菊綻開。金井梧桐敗。聽南樓塞雁聲哀傷懷。春情欲寄梅花信。鴻鴈來時人未來。從別後。音乖信乖。我爲你。悞歸期跌綻了綉羅鞋。

西門慶吃畢。到韓道國跟前。那韓道國。慌的連忙立起身來接酒。伯爵道。你坐着。教他好唱。那韓道國方纔坐下。書童又唱個第四個前腔兒。

漫空柳絮飛亂舞。蜂蝶翅。嶺頭梅開了南枝。折梅須寄皇華

使幾度停針長歎時從別後朝思暮思我爲你數歸期掐破了指尖兒

那韓道國未等詞終連忙一飲而盡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叔來了請爹說話西門慶道你叫他來這里說罷不一時賁四身穿青絹褶子单穗縧兒粉底皂靴向前作了揖旁邊安頓坐了玳安連忙取一雙鍾筯放下西門慶令玳安後邊取菜蔬去了西門慶因問他庄子上收拾怎的樣了賁四道前一層纔盖起後邊捲棚昨日纔打的基還有兩邊廂房與後一層住房的料没有還少客位與捲棚漫地尺二方磚還得五百那舊的都使不得砌墻的大城角多没了墊地脚帶山子上土也添勾一百多車子灰還得二十兩銀子的西門慶道那灰不打

緊我明日衙門里分付灰戶教他送去昨日你磚廠劉公公說
送我些磚兒你開個數兒封幾兩銀子送與他須是一半人情
兒回去只少這木植賁四道昨日老爹分付門外看那庄子人
今早到賃上同張安兒到那家庄子上原來是向皇親家庄子
大皇親沒了如今向五要賣神路明堂咱每不是要他的講過
只拆他三間廳六間廂房一層羣房就勾了他口氣要五百兩
到跟前拏銀子和他講三百五十兩上也該拆他的休說木植
木料光磚尾連土也值一二百兩銀子應伯爵道我道是誰來
是向五的那庄子向五被人告爭地土告在屯田兵備道打官
司使了好多銀子又在院裡包着羅存兒如今手裡弄的沒錢
了你若要與他三百兩銀子他也罷了冷手撾不着熱饅頭在

那壇兒哩念佛麽西門慶分付賁四你明日拏兩錠大銀子同
張安兒和他講去若三百兩銀子肯拆了來罷賁四道小人理
會良久後邊拏了一碗湯一盤蒸餅上來賁四吃了掛上陪衆
人吃酒書童唱了一遍下去了應伯爵道這等吃的酒沒趣取
箇骰盆兒俺每行個令兒吃纔好西門慶令玳安就在前邊六
娘屋裡取個骰盆來不一時玳安取了來放在伯爵跟前悄悄
走到西門慶耳邊掩口說六娘房裡哥哭哩迎春姐教爹着個
人兒接接六娘去西門慶道你放下壺快教個小厮拏燈籠接
去因問那兩個小厮那里玳安道琴童與棋童兒先拏兩個灯
籠接去了伯爵見盆内放着六個骰兒伯爵即用手拈着一個
說我擲着點兒各人要骨牌名一句兒合着點數兒如說不過

來罰一大盃酒下家唱曲兒不會唱曲兒說笑話兒兩樁兒不會定罰一大盃西門慶道怪狗材忒韶刀了伯爵道令官放個屁也欽此欽遵你管我怎的只來安你且先斟一盃罰了爹然後好行令西門慶笑而飲之伯爵道衆人聽着我起令了說差了也罰一盃說道張生醉倒在西廂吃了多少酒一大壺兩小壺果然是個么西門慶教書童兒上來斟酒該下家謝希大唱希大拍着手兒我唱了個折桂令兒你聽罷唱道

可人心二八嬌娃百件風流所事慷達眉蹙春山眼横秋水鬢綰着烏鴉乾相思撇不下一時半霎咫尺間如隔着海角天涯瘦也因他病也因他誰與做個成就了姻緣便是那救苦難菩薩

伯爵吃過酒過盃與謝希大該擲擲輪着西門慶唱謝希大拏過骰兒來說多謝紅兒扶上床什麽時候三更四點可要作怪擲出個四來伯爵道謝子純該吃四盃希大道折兩盃罷我吃不得書童兒滿斟了兩盃先吃了頭一盃等他唱席上伯爵二個把一碟子荸薺都吃了西門慶道我不會唱說了笑話兒罷說道一個人到菓子鋪問可有榧子麽那人說有取來看那買菓子的不住的往口裡放賣菓子的說你不買如何只雇吃那人道我圖他潤肺那賣的說你便潤了肺我却心疼衆人多笑了伯爵道你若心疼再拏兩碟子來我媒人婆拾馬糞越發越晒謝希大吃了第三說西門慶擲說留下金釵與表記多少重五六七錢西門慶揞起骰兒來擲了個五書童兒道再斟上兩

鍾半酒謝希大道哥大量也吃兩鍾兒沒這個理哥吃四鍾罷
只當俺一家孝順一鍾兒該韓夥計唱韓道國讓賁四哥年長
賁四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西門慶吃過兩鍾賁四說道
一官問姦情事問你當初如何姦他來那男子說頭朝東脚也
朝東姦來官云胡說那里有個歁着行房的道理旁邊一個人
走來跪下說道告禀若缺刑房待小的補了罷應伯爵道好賁
四哥你便益不失當家你大官府又不老別的還可說你怎麼
一個行房你也補他的賁四聽見他此言諕的把臉通紅了說
道二叔什麼話小人出于無心伯爵道什麼話檀木靶沒了刀
兒只有刀鞘兒了那賁四在席上終是坐不住去又不好去如
坐針氊相似西門慶于是飲畢四鍾酒就輪該賁四擲賁四纔

待拏起骰子來。只見來安兒來請賁四叔。外邊有人尋你。[illegible]
他說是窑上人。這賁四巴不得要去。聽見這一聲。一個金蟬脫
殼走了。西門慶道他去了。韓夥計你擲罷。韓道國舉起骰兒道
小人尊令了。說道夫人將棒打紅娘。打多少。八九十下。伯爵道
該我唱。我不唱罷。我也說個笑話兒。教書童合席都篩上酒。連
你爹也篩上。聽我這個笑話。一個道士師徒二人。往人家送疏
行到施主門。徒弟把絲兒鬆了些。垂下來。師父說你看那樣倒
相沒屁股的。徒弟回頭答道。我沒屁股。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
西門慶罵道。你這歪狗材。狗口裏吐出什麽象牙來。這里飲酒
不題。且說玳安先到前邊。又叫了畫童拏着燈籠。來吳大妗子
家接李瓶兒。瓶兒聽見說家里孩子哭。也等不得上拜。留下拜

錢就要告辭來家吳大妗二妗子那里肯放好歹等他兩口兒上了拜見月娘道大妗子你不知道倒教他家去罷家裡沒人孩子好不尋他哭哩俺每多坐回兒不妨事那吳大妗子纔放李瓶兒出門玳安丟下畫童和琴童兒兩個隨着轎子跟了先來家了落後上了拜堂客散時月娘和四位轎子只打着一個燈籠況是八月二十四日月黑的時分月娘問別的燈在那里如何只一個棋童道小的原拏了兩個來玳安要了一個和琴童先跟六娘家去了月娘冷帳更不問就罷了潘金蓮有心便問棋童你每頭里拏幾個來棋童道小的和琴童拏了兩個來接娘每落後玳安與畫童又要了一個去把畫童換下和琴童先跟了六娘去了金蓮道玳安那囚根子他沒拏燈來畫童道

我和他又挈一個燈籠來了。金蓮道。既是有一個就罷了。怎的又問你要這個棋童道。我那們說。他強着奪去了。金蓮便叫吳月娘姐姐。你看玳安恁賊獻懃的奴才。等到家裡和他答話。月娘道。忝煩。孩子家裡緊等着叫他打了來罷了。怎的金蓮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俺便罷了。你是個大娘子沒些家法兒晴天還好。這等月黑四頂轎子。只點着一個燈籠。雇那些兒的是。說着轎子到門首。月娘李嬌兒便往後邊去了。金蓮和孟玉樓一答見下轎。進門就問玳安兒在那里。平安道。在後邊伺候哩。剛說着。玳安出來。被金蓮罵了幾句。我把你獻勤的囚根子。明日你只認起了。单揀着有時運的跟。只休要把脚兒錫錫兒。有一個燈籠打着罷了。信那斜汗世界一般。又奪了個來。又把小厮也

換了來他一頂轎子倒占了兩個燈籠俺每四頂轎子反打着
一個燈籠俺每不是爹的老婆玳安道娘錯怪小的了爹見哥
兒哭教小的快打燈籠接你六娘先來家罷恐怕哭壞了哥兒
莫不爹不使我我好幹着接去來金蓮道你這囚根子不要說
嘴他教你接去沒教你把燈籠都拏了來哥哥你的雀兒只揀
旺處飛休要認着了冷灶上着一把兒熱灶上着一把兒纔好
俺每天生就是沒時運的來玳安道娘說的什麼話小的但有
這心騎馬把脯子骨撞折了金蓮道你這欺心的囚根子不要
慌我洗淨眼兒看着你哩說着和玉樓往後邊去了那玳安對
着眾人說我精攮氣的營生平白的爹使我接的去教五娘罵
了我恁一頓玉樓金蓮二人到儀門首撞見來安兒問你爹在

那里坐着哩。來安道。爹和應二爹謝爹韓大叔。還在捲棚內吃酒。書童哥裝了個唱的。在那里唱哩。娘每瞧瞧去。金蓮拉玉樓咱瞧瞧去。二人同走到捲棚槅子外。往裏觀看。只見應伯爵在上坐着。把帽兒歪挺着。醉的只相線兒提的。謝希大。醉的把眼兒通睜不開。書童便粧扮在旁邊斟酒唱南曲。西門慶悄悄使琴童兒抹了伯爵一臉粉。又拏草圈兒悄悄兒從後邊作戲弄在他頭上。把金蓮和玉樓。在外邊忍不住。只是笑的不了。罵賊囚根子。到明日死了。也沒罪了。把醜却教他出盡了。西門慶聽見外邊笑。使小厮出來問是誰。二人纔往後邊去了。散時已一更天氣了。西門慶那日往李瓶兒房里睡去了。金蓮歸房。因問春梅。李瓶兒來家。說什麼話來。春梅道。沒說什麼。又問你沒聽

恥貨進他屋裡去來沒有春梅道六娘來家爹往他房里還走了兩遭金蓮道眞個是因孩子哭接他來春梅道孩子後晌好不怪哭的抱着也哭放下也哭沒法處又問書童那奴才穿的誰的衣服春梅道先來問我要敎我罵了玳安出去落後和上房玉簫借了前邊對爹說了纔使小廝接去金蓮道若是這等的也罷了我說又是沒廉恥的貨三等兒九般使了接去金蓮道衣有來休要與稱稱奴才穿說畢見西門慶不進來使性兒關了門睡了且說應伯爵見賁四管工在庄子上攢錢明日又拏銀子買向五皇親房子少說也有幾兩銀子背又行令之間可可見賁四不防頭說出這個笑話兒來伯爵因此錯他這一錯使他知道賁四果然害怕次日封了三兩銀子親到伯爵家

磕頭。伯爵反打張驚兒。說道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心。何故行此事。賁四道。小人一向缺禮。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足感不盡。伯爵于是把銀子收了。待了一鍾茶。打發賁四出門。拏銀子到房中。與他娘子兒說。老兒不發狠。婆兒沒布裙。賁四這狗啃的。我舉保他一場。他得了買賣。扒自飯碗兒。就不用着我了。大官人教他在庄子上管工。明日又托他拏銀子成向五家庄子。一向撰的錢也勾了。我昨日在酒席上。拏言語錯了他錯兒。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送了我這三兩銀子。我且買幾疋布。勾孩子每冬衣了。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正是秪恨閑愁成懊惱。始知伶俐不如痴。

第三十六回

翟謙寄書尋女子　西門慶結交蔡狀元

富川遥望劒江西　一片孤雲對夕暉
有淚應投烟樹斷　無書堪寄雁鱗稀
問安巳負三千里　流落空懷十二時
海濶天高都是念　憑誰為我說歸期

話說次日西門慶早。與夏提刑出郊外接了新巡按。又到庄上犒勞做活的匠人。至晚來家。有平安進門。就稟今日有東昌府下文書快手。往京裡順便。稍了一封書帕來。說是太師爺府里翟大爹寄來的書與爹。小的接了。交進大娘房裡去了。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西門慶聽了。走到上房。取書拆開觀看。上面

寫着什麽言詞。

京都侍生翟謙頓首書拜。即擢大錦堂西門大人門下。久仰山斗。未接丰標。屢辱厚情。感媿何盡。前蒙馳諭。生銘刻在心。凡百于老爺左右。無不盡力扶持。所有理事。敢托盛价煩瀆。想已爲我處之矣。今因便鴻。薄具帖金十兩奉賀。兼候起居。伏望俯賜回音。生不勝感激之至。外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假子。奉勅回藉省視。道經貴處。仍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至祝至祝。秋後一日信。

西門慶看畢。只顧咨嗟不已。說道快教小厮。呌媒人去。我什麽營生。就忘死了。再想不起來。吳月娘便問什麽勾當。你對我說。西門慶道東京太師老爺府裡翟管家。前日有書來說無子。來

央及我這里替他尋個女子不拘貧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他要圖生長攛奩財禮該使多少教我開了寫去他一封封過銀子來往後他在老爺面前一力好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亂着上任七事八事就把這事忘死了想不起來來保他又日逐往鋪子里去了又不題我今日他老遠的又教人稍書來問尋的親事怎樣的了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賀我明日原差人來討回書你教我怎樣回答他教他就怪死了吽了媒人你分付他好歹上緊替他尋着不拘大小人家只要好女兒或十五六十七八的也罷該多少財禮我這里與他再不把李大姐房裡綉春倒好模樣兒與他去罷月娘道我說你是個火燎腿行貨子這兩三個月你早做什麼來人家央你一場替他看個真正女子

去。他也好謝你。那丫頭你又收過他。怎好打發去的。你替他當個事幹。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如今施捏佛。施燒香。急水裡怎麼下得槳。比不的買什麼兒。拏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一個人家閨門女子。好歹不同。也等教媒人。慢慢踏看將來。你到說的好容易自在話兒。西門慶道。明日他來要回書。怎麼回答他。月娘道。虧你還斷事。這些勾當。見便不會打發人。等那人明日來。你多與他些盤纏。寫在書上回覆了他去。只說女子尋下了。只是衣服粧奩未辦。還待幾時完畢。這里差人送去。打發去了。你這里教人替他尋。也不遲。此一舉兩得其便。纔幹出好事來。也是人家托你一塲。西門慶笑道。說的有理。一面叫將陳經濟來。隔夜修了回書。次日下書人來到。西門慶親自出來問

了備細。又問蔡狀元幾時船到。好預備接他。那人道。小人來時蔡老爹纔辭朝。京中起身。翟爹說。只怕蔡老爹回鄉。一時缺少盤纏。煩老爹這里多少。只顧借與他。寫書去翟爹那里。如數補還。西門慶道。你多上覆翟爹。隨他要多少。我這里無不奉命。說畢。命陳經濟讓去廂房內。管待酒飯。臨去交割回書。又與了他五兩路費。那人拜謝。歡喜出門。長行去了。正是意急欲搖飛虎跕。心忙擗碎紫花鞭。看官聽說。當初安忱取中頭甲。被言官論他。先朝宰相安惇之弟。係黨人子孫。不可以魁多士。徽宗御遷早不得已。把蔡蘊擢為第一。做了狀元。投在蔡京門下。做了假子。陞秘書省正事。給假省親。且說月娘家中。使小厮叫了老馮薛嫂兒。并別的媒人來。分付各處打聽人家有好女子。拿帖兒

來說不在話下一日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打聽蔡狀元船隻原來和同榜進士安忱同船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辭朝還家續親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口來保拏着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見就送了一分嗄程酒麵雞鵞嗄飯鹽醬之類況且蔡狀元在東京翟謙已是預先和他說了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個西門千戶乃是大巨家富而好禮亦是老爺擡舉見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這蔡狀元牢記在心見西門慶差人遠來迎接又餽送如此大禮心中甚喜次日到了就同安進士進城拜西門慶西門慶巳是叫厨子家裡預備下酒席因在李知縣衙內吃酒看見有一起蘇州戲子唱的好問書童兒說在南門外磨子營兒那里住旋叫了四

個來答應蔡狀元那日封了一端絹帕一部書一雙雲履安進士亦是書帕二事四袋芽茶四柄杭扇各具宮袍烏紗先投拜帖進去西門慶冠冕迎接至廳上敘禮交拜家童獻畢贄儀然後分賓主而坐先是蔡狀元舉手欠身說道京師翟雲峯甚是稱道賢公閥閱名家清河巨族久仰德望未能識荊今得晋拜堂下爲幸多矣西門慶答道不敢昨日雲峯書來具道二位老先生華輈下臨理當迎接奈公事所羈幸爲寬恕因問二位老先生仙鄉尊號蔡狀元道學生蔡蘊本貫滁州之匡廬人也賤號一泉僥倖狀元官拜秘書正字給假省親得蒙皇上俞允不想雲峯先生稱道盛德拜遲安進士道學生乃浙江錢塘縣人氏賤號鳳山見除工部觀政亦給假還鄉續親敢問賢公尊號

西門慶道在下甲官武職何得號稱詢之再三方言賤號四泉累蒙蔡老爺擡舉雲峯扶持襲錦衣千戶之職見任理刑實為不稱蔡狀元道賢公抱負不凡雅望素著休得自謙敘畢禮話請去花園捲棚內寬衣蔡狀元辭道學生歸心匆匆行舟在岸就要回去既見尊顏又不遽舍奈何奈何西門慶道蒙二公不棄蝸居伏乞暫駐文旆少留一飯以盡芹獻之情蔡狀元道既是雅情學生領命一面脫去衣服二人坐下左右又換了一道茶上來蔡狀元以目瞻顧西門慶家園池花館花木深秀一望無際心中大喜極口稱羨誇道誠乃勝蓬瀛也于是擡過棋桌來下棋西門慶道今日有兩個戲子在此伺候以供燕賞安進士道在那里何不令來一見不一時四個戲子跪下磕頭蔡狀

元問道那兩個是生旦叫甚名字于是走向前說道小的是裝生的叫苟子孝那一個裝旦的叫周順一個貼旦叫袁琰那一個裝小生的叫胡慥安進士問你每是那里子弟苟子孝道小的都是蘇州人安進士道你等先粧扮了來唱個我每聽四個戲子下邉粧扮去了西門慶令後邉取女衣釵梳與他叙書童也粧扮起來共三個旦兩個生在席上先唱香囊記大廳正面設兩席蔡狀元安進士居上西門慶下邉主位相陪飲酒中間唱了一摺下來安進士看見書童兒裝小旦便道這個戲子是那里的西門慶道此是小价書童安進士叫上去賞他酒去說道此子絕妙而無以加矣蔡狀元又叫別的生旦過來亦賞酒與他吃因分付你唱個朝元歌花邉柳邉苟子孝答應在旁拍

手唱道。
花邊柳邊。簷外晴絲捲。山前水前。馬上東風軟。自歎行蹤。有如蓬轉。盼望家鄉。留戀雁杳魚沉。離愁滿懷誰與傳。日短北堂萱。空勞魂夢牽。合洛陽遙遠。幾時得上九重金殿。
唱了一箇。吃畢酒。又唱第二個。
十載青燈黃卷。螢窗苦勉旃。雪案費精研。指望榮親姓揚名顯。試向文場鏖戰。禮樂三千。英雄五百爭後先。快着祖生鞭行。瞻尺五天。合前
安進士。令苟子孝。你每可記的玉環記恩德浩無邊。苟子孝答道。此是盡眉序。小的記得。
恩德浩無邊。父母重逢感非淺。幸終身托與。又與姻緣風雲

際會。異日飛騰。鸞鳳配。今諧繾綣。合料應夫婦非今世。前生

玉種藍田。

書童兒把酒斟。拍手唱道。

弱質始笄年。父母恩深浩如天。報無由。媿赧此心。縈牽。鴛鴦

間深沐親恩。箕箒。婦願夫榮顯。合前

原來安進士杭州人。喜尚南風。見書童兒唱的好。拉着他手兒

兩個一遞一口吃酒。良久。酒闌上來。西門慶陪他復遊花園。向

捲棚內下棋。令小厮拏兩卓盒三十樣。都是細巧菓菜鮮物下

酒。蔡狀元道。學生每初會。不當深擾潭府。天色晚了。告辭罷。西

門慶道。豈有此理。因問二公此回去。還到船上。蔡狀元道。暫借

門外永福佛寺寄居。西門慶道。如今就門外去也晚了。不如先

生把手下從者留下一二人答應餘者都分付回去明日來接
麽可兩盡其情蔡狀元道賢公雖是愛客之意其如過擾何當
下二人一面分付手下都回門外寺里歇去明日早拏馬來接
衆人應諾去了不在話下二人在捲棚內下了兩盤棋子弟唱
了兩摺恐天晚西門慶與了賞錢打發去了止是書童一人席
前遞酒伏侍看看吃至掌燈二人出來更衣蔡狀元拉西門慶
說話此去學生回鄉省親路費缺少西門慶道不勞老先生分
付雲峯尊命一定謹領良久讓二人到花園還有一處小亭請
看把二人一引轉過粉墻來到藏春塢乃一邉僻靜所雪洞內
裡面曉騰騰掌着燈燭小琴卓兒早已陳設綺席菓酌之類床
榻依然琴書瀟灑從新復飲書童在旁歌唱蔡狀元問道大官

你會唱紅入仙桃。書童道。此是錦堂月。小的記得。蔡狀元道。旣是記的。大官你唱。于是把酒都斟。那書童拏住南腔。拍手唱道。

紅入仙桃。青歸御柳。鶯啼上林春早。簾捲東風。羅襟曉寒尤峭。喜仙姑書付青鸞。念慈母恩同烏鳥。合風光好。但願人景長景。醉遊蓬島。

安進士聽了。喜之不勝。向西門慶稱道。此子可敬。將盃中之酒一吸而飲之。那書童席前穿着翠袖紅裙。勒着銷金箍兒。高擎玉斝。捧上酒去。又唱道。

難報母氏劬勞。親恩罔極。只願壽比松喬。定省晨昏。連枝上有兄嫂。喜春風棠棣聯芳。娛晚景松柏同操。合前

當日飲至夜分。方纔歇息。西門慶藏春塢。翡翠軒兩處俱設床

帳鋪陳綾錦被褥。就要派書童玳安兩個小厮答應。西門慶道了安置回後邊去了。到次日。蔡狀元安進士跟從人夫轎馬來接。西門慶廳上擺飯伺候。撰盤酒飯與脚下人吃。教兩個小厮方盒捧出禮物。蔡狀元是金段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安進士是色段二端。領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蔡狀元固辭再三。說道但假十數金足矣。何勞如此太多。又蒙厚貺。安進士道。蔡年兄領受。學生不當。西門慶笑道。些須微贐表情而已。老先生榮歸續親。在下此意少助一茶之需。于是二人俱席上出來。謝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一面令家人各收下去。入氈包內。與西門慶相別。說道生輩此去。天各一方。暫違台教。不日旋京。倘得寸進。自當圖報。安進士道。今日相別。何年再

得。奉接尊顏。西門慶道。學生蝸居。屈尊。多有褻慢。幸惟情恕。本當遠送。奈官守在身。先此告過。送二人到門首。看着上馬而去。

正是博得錦衣歸故里。功名方信是男兒。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説嫁韓氏女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吳艄輕舸更遲遲　別酒重斟惜醉携
滄海侵愁光蕩漾　亂山那恨色高低
君馳蕙楫情何極　我悠蘭干日向西
咫尺烟波幾多地　不須懷抱重淒淒

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安進士去了。一日騎馬帶眼紗在街上。喝道而過。撞見馮媽媽。便教小厮叫住問他。爹説問你尋的那女子。怎樣的。如何不往宅裡回話去。那婆子兩步走到跟前。説這幾日我雖是看了幾個女子。都是買肉的挑担兒的。怎好回你老人家話。不想天使其便。眼跟前一個人家女兒。就想不

起來。十分人材。屬馬兒的。交新年十五歲。若不是老婆子。昨日打他門首過。他娘在門首。請進我吃茶。我不得看見他哩。纔爭起頭兒。沒多幾日。戴着雲髻兒。好不筆管兒般直縷的身子兒。纏得兩隻腳兒一些些。搽的濃濃的臉兒。又一點小小嘴兒。鬼精靈兒是的。他娘說他是五月端午養的。小名叫做愛姐。休說俺每愛。就是你老人家見了。也愛的不知怎麼樣的了。西門慶道。你看這風媽媽子。我平白要他做什麼。家裡放着好少兒。實對你說了罷。此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裡大管家翟爹要做二房。圖生長。托我替他尋。你若與他成了。管情不虧你。因問道。是誰家的女子。問他討個庚帖兒來我瞧。馮媽媽道。誰家的。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罷。遠不一千。近只在一磚。不是別人。是你家

開絨線的韓夥計的女孩兒你老人家要相看等我和他老子說討了帖兒來約會下個日子你只顧去就是了西門慶分付道既如此這般就和他說他若肯了討了帖兒來宅内回我話那婆子應諾去了兩日西門慶正在前廳坐的忽見馮媽媽來回話拏了帖兒與西門慶瞧上寫着韓氏女命年十五歲五月初五日子時生便道我把你老人家的話對他老子說了既是大爹可怜見孩兒也是有造化的姐只是家寒沒辦備的西門慶道你對他說不費他一絲兒東西凡一應衣服首飾粧奩箱櫃等件都是我這里替他辦備還與他二十兩財禮教他家止備女孩兒的鞋腳就是了臨期還叫他老子送他往東京去比不的與他做房裡人翟管家要圖他生長做娘子難得他女兒

生下一男半女也不愁個大富貴。馮媽媽問道。他那里請問你老人家。幾時過去相看。好預備。西門慶道。既是他應允了。我明日就過去看看罷。他那里再三有書來。要的急。就對他說。休教他預備什麽。我只吃鍾清茶。就起身。馮媽媽道。爺爺。你老人家上門兒。怪人家就是。雖不稀罕他的。也畧坐坐兒。夥計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西門慶道。你就不是了。你不知我有事。馮媽媽道。既是恁的。等我和他說。一面先到韓道國家。對他渾家王六兒。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宅內老爹看了你家孩子的帖兒。甚喜不盡。說來不教你這里費一絲兒東西。一應粧奩陪送。都是宅內管。還與你二十兩銀子財禮。只教你家與孩兒做些生活鞋脚兒就是了。到明日。還教你官兒送到那里。難得你家姐

姐一年半載有了喜事你一家子都是造化的了不愁個大富貴明日他老人家衙門中散了就過來相看教你一些兒休預備他也不坐只吃一鍾茶看了就起身王六兒道真個媽媽子休要說謊馮媽媽道你當家不恁的說我來哄你不成他好少事兒家中人來人去通不斷頭的婦人聽言安排了些酒食與婆子吃了打發去了明日早來伺候到晚韓道國來家婦人與他商議已定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担甜水買了些好細菓仁放在家中還往鋪子裡做買賣去了丟下老婆在家艷妝濃抹打扮的喬模喬樣洗手剔甲揩抹盃盞乾淨剝下菓仁頓下好茶等候西門慶來馮媽媽先來攛掇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到家換了便衣靖巾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兩個跟隨逕來韓道國

家。下馬進去。馮媽媽連忙請入裏面坐了。良久。王六兒引着女
兒愛姐。出來拜見。這西門慶。且不看他女兒。不轉睛只看婦人。
見他上穿着紫綾襖兒。玄色段紅比甲。玉色裙子。下邊顯着趫
趫的兩隻脚兒。穿着老鴉段子。羊皮金雲頭鞋兒。生的長跳身
材。紫膛色。瓜子臉。描的水鬢長長的。正是未知就里何如。先看
他粧色油樣。但見

淹淹潤潤。不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嬝嬝娉娉。懶染鉛華。生
定精神秀麗。兩彎眉畫遠山。一對眼如秋水。檀口輕開。勾引
得狂蜂蝶亂。纖腰拘束。暗帶着月意風情。若非偷期崔氏女。
定然聞琴卓文君。

西門慶見見。心搖目蕩。不能定止。口中不說。心内暗道。原來韓

道國。有這一個婦人在家。怪不的前日那些人鬼混他。又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暗道他娘母兒生的這般模樣。女兒有個不好的。婦人先拜見了。教他女兒愛姐。轉過來望上向西門慶花枝招颭。綉帶飄飄。也磕了四個頭。起來侍立在旁。老媽連忙拏茶上來。婦人取來。抹去盞上水漬。令他去遞上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這個女子。烏雲疊鬢。粉黛盈腮。意態幽花酴麗。肥膚嫩玉生香。便令玳安氊包內取出錦帕二方。金戒指四個。白銀二十兩。教老媽安放在茶盤內。他娘忙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朝上拜謝。回房去了。西門慶對婦人說。遲兩日接你女孩兒往宅裡去。與他裁衣服。這些銀子。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脚兒。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謝道俺每頭頂脚踏。都是大爹的。孩子的

事又教大爹費心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虧了大爹又多謝爹的挿帶厚禮西門慶問道韓夥計不在家了婦人道他早辰說了話就往鋪子裡走了明日教他往宅裡與爹磕頭去西門慶見婦人說話乖覺一口一聲只是爹長爹短就把心來惑動了臨出門上覆他我去哩婦人道再坐坐西門慶道不坐了于是竟出門一直來家把上項告吳月娘說了月娘道也是千里姻緣着線穿既是韓夥計這女孩兒好也是俺每費心一塲西門慶道明日接他來住兩日兒好與他裁衣服我如今先拏十兩銀替他打半副頭面簪鐶之類月娘道及緊儹做去正好後日教他老子送去咱這里不着人去罷了西門慶道把鋪子關兩日也罷還着來保同去就府內問聲前日差去節級送蔡駙

馬的禮到也不曾話休饒舌過了兩日西門慶果然使小厮撥韓家女兒他娘王氏買了禮親送他來進門與月娘大小衆人磕頭拜見道生受說道蒙大爹大娘并衆娘每擡舉孩兒這等費心俺兩口兒知感不盡先在月娘房攏茶然後明間内管待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陪坐西門慶與他買了兩疋紅綠潞紬兩疋綿紬和他做裏衣兒又叫了趙裁來替他做兩套織金紗叚衣服一件大紅粧花叚子袍兒他娘王六兒安撫了女兒晚夕回家去了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嫁粧描金箱籠鑑粧鏡架盒礶銅錫盆凈桶火架等件非止一日都治辦完備寫了一封書信擇定九月初十日起身西門慶問縣裡討了四名快手又撥了兩名排軍執袋弓箭隨身來保韓道國雇了四

乘頭口。緊緊保定車輛煖轎。送上東京去了。不題。丟的王六兒在家。前出後空。整哭了兩三日。一日。西門慶無事。騎馬來獅子街房里觀看。馮媽媽來遞茶。西門慶與了一兩銀子。說道。前日韓夥計孩子的事。累你。這一兩銀子。你買布穿。婆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又問。你這兩日。沒到他那邊走走。馮媽道。老身那一日沒到他那里做伴兒坐。他自從女兒去了。本等他家裡沒人。他娘母靠慣了。他整哭了兩三日。這兩日纔訖下些些兒來了。他又說。孩子事多累了爹。問我爹曾與了你些些辛苦錢兒沒有。我便說。他老人事忙。我連日宅裡也沒曾去。隨他老人家多少與我些些兒。我敢爭。他也許我等他官兒回來。重重謝我哩。西門慶道。他老子回來。巳定有些些東西。少不的謝你。說了一回話。見

左右無人。悄悄在婆子耳邊。如此這般。你鬧了。到他那里。取巧兒和他說。就說我上覆他。閑中我要他那里坐半日。看他意何如。肯也不肯。我明日還來討回話。那婆子掩口冷冷笑道。你老人家。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一鍬撅了個銀娃娃。還要尋他娘母兒哩。夜晚些。等老身慢慢皮着臉對他說。爹你還不知這婦人。他是咱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排行叫六姐屬蛇的。二十九歲了。雖是打扮的喬樣。倒沒見他輸身。你老人家。明日准來。等我問他。討個話來回你。西門慶道。是了。說畢騎馬來家。婆子打發西門慶出門。做飯吃了。鎖了房門。慢慢來到牛皮巷婦人家。婦人開門。便讓進裏邊房里坐。道我昨日下了些麵。等你來吃。就不來了。婆子道。我可知要來哩。到人家。便就有

許多事掛住了腿子動不得身婦人道剛纔做的熱騰騰的飯兒炒麵觔兒你吃些婆子道老身纔吃的飯來呼些茶罷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遞與他看着婦人吃了飯婦人道你看我恁苦有我那冤家靠定了他自從他去了弄的這屋裡空落落的件件的都看了我弄的我鼻兒烏嘴兒黑相個人模樣倒不如他死了扯斷腸子罷了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你教我這心怎麽放的下來急切要見他見也不能勾說着眼駿駿的哭了婆子道說不得自古養兒人家熱騰騰的養女兒家冷清清就是長一百歲少不得也是人家的你如今這等抱怨到明日你家姐姐到府裡腳硬生下一男半女你兩口子受用就不說我老身了婦人道大人家的營生三層大兩層小知道怎樣的

等他的長俊了。我每不知在那里晒牙揸骨去了。婆子道。怎的恁般的說。你每姐姐。比那個不聰明伶俐。愁針指女工不會。各人裙帶衣食。你替他愁。兩個一遞一口。說勾良久。看看說得入港。婆子道。我每說個傻話兒。你家官兒不在。前後去的。恁空落落的。你晚夕一個人兒。不害怕麼。婦人道。你還說哩。都是你弄得我。肯晚夕來和我做做伴兒。婆子道。只怕我一時來不到。我保舉箇人兒。來與你做伴兒。你肯不肯。婦人問是誰。婆子掩口笑道。一客不煩二主。宅里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里。如此這般對我說。見孩子去了。丟的你冷落。他要來和你坐半日兒。你怎麼說。這里無人。你若與凹上了。愁沒吃的穿的使的用的。走上了時。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尋得一所。强如在這僻格剌子里。

婦人聽了。微笑說道。他宅里神道相似的幾房娘子。他肯要俺這醜貨兒。婆子道。你怎的這般說。自古道。情人眼内出西施。一來也是你緣法湊巧。爹他好閑人兒。不留心在你時他昨日巴巴的肯到我房子裡說。又與了一兩銀子。說前日孩子的事累我。落後沒人在根前。話就和我說。教我來對你說。你若肯時他還等我回話去。典田賣地。你兩家願意。我莫非說謊不成。婦人道。既是下顧。明日請他過來。奴這里等候。這婆子見他吐了口兒。坐了一回。千恩萬謝去了。到次日。西門慶來到。一五一十。把婦人話告訴一遍。西門慶不勝欣喜。忙秤了一兩銀子。與馮媽媽拏去治辦酒菜。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收拾房中乾淨。薰香設帳。預備下好茶好水。不一時。婆子拏籃子。買了許多雞魚嗄

飯菜蔬菓品來厨下替他安排端正婦人洗手剔甲又烙了一筯麵餅明間内揩抹卓椅光鮮西門慶約下午時分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棋童兩個小厮跟隨逕到門首下馬進去分付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裡去晚上來接止留玳安一人答應西門慶到明間内坐下良久婦人扮的齊齊整整出來拜見說道前日打攪孩子又累爹費心一言難盡西門慶道一時不到處你兩口兒休抱怨婦人道一家兒莫大之恩豈有抱怨之理磕了四個頭馮媽媽拏上茶來婦人遞了茶見馬回去了玳安把大門關了婦人陪坐一回讓進裏坐房正面紙門兒廂的炕床掛着四扇各樣顏色綾段剪貼的張生遇鶯鶯蜂花香的弔屏兒上卓鏡粧鏡架盒罐錫器家活堆滿地下插着棒兒香上面

設着一張東坡椅兒西門慶坐下婦人又濃濃點一盞胡桃夾鹽筍泡茶遞上去西門慶吃了婦人接了盞在下邊炕沿兒上陪坐問了回家中長短西門慶見婦人自己拏托盤兒說道你這里還要個孩子使纔好婦人道不瞞爹說自從俺家女兒去了凡事不方便那時有他在家如今少不的奴自己動手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明日教老馮替你看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子且胡亂替替手脚婦人道也得俺家的來少不得東輙西凑的央馮媽媽尋一個孩子使西門慶道也不消該多少銀子等我與他那婦人道怎好又費煩你老人家自恁累你老人家還少哩西門慶見他會說話心中甚喜一面馮媽媽進來安放卓兒西門慶就對他說尋使女一節馮媽媽道爹既是許了你拜謝

拜謝兒。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我明日領來與你看、也是一個小人家的。親養的孩兒來、他老子是個巡捕的軍、因倒死了馬、少椿頭銀子。怕守備那里打、把孩子賣了。只要四兩銀子。教爹替你買下罷。婦人連忙向前道了萬福、不一時擺下案碟菜蔬、篩上酒來、婦人滿斟一盞、雙手遞與西門慶、纔待磕下頭去、西門慶連忙用手拉起、說頭里已是見過、不消又下禮了。只拜拜便了。婦人笑吟吟道了萬福、旁邊一個小杌兒上坐下。廚下老媽將嗄飯菜蔬一一送上、又是兩筯軟餅、婦人用手揀肉絲細菜兒裹捲了、用小碟兒托了、遞與西門慶吃。兩個在、中盃來盞去、做一處飲酒、玳安在廚房裡老馮陪他、是有坐處、打發他吃、不在話下。彼此飲勾數巡、婦人把座兒挪近西

門慶根前與他做一處說話遞菜兒然後西門慶與婦人一遞一口兒吃酒見無人進來摟過脖子來親嘴咂舌婦人便舒手下邊籠揩西門慶玉莖彼此淫心蕩漾把酒停住不吃了掩上房門褪去衣褲婦人就在裏邊炕床上伸開被褥那時已是日色平西時分西門慶乘着酒興順袋内取出銀托子來使上婦人用手打弄見奢稜跳腦紫强光鮮沉甸甸甚是粗大一壁坐在西門慶懷裡一面在上兩個且摟着脖子親嘴婦人乃蹺起一足以手導那話入牝中兩個挺一回西門慶摸見婦人柔膩牝毛踈秀意欲交接令婦人仰卧于床背把雙枕以手雙足置之于腰眼間肆行抽送怎見的這場雲雨但見

威風迷翠榻殺氣瑣夗衾珊瑚枕上施雄翡翠帳中鬭勇男

見忿怒挺身逞刺黑纓鎗女帥生嗔掐膀着搓追命劍一來

一往祿山會合太眞妃一撞一衝君瑞追陪崔氏女左右迎

湊天河織女遇牛郎上下盤旋仙洞嬌姿逢阮肇鎗來牌架

崔郎相共薛瓊瓊砲打刀迎雙漸迸連蘇小小一個鶯聲嚦

嚦猶如武則天遇敖曹一個燕喘吁吁好似審在逢呂雉初

戰時知鎗亂刺利劍微迎次後來雙砲齊攻膀牌夾湊男兒

氣急使鎗只去扎心窩女帥心忙開口要來吞腦袋一個使

雙砲的往來攻打內襠兵一個輪膀牌的上下夾迎臍下將

一個金雞獨立高蹺玉腿弄精神一個枯樹盤根倒入翎花

來刺牝戰良久朦朧星眼但動些兒麻上來鬪多時款擺纖

腰再戰百愁挨不去散毛洞王倒上橋放水去淹軍烏甲將

軍虛點鎗側身逃命走膀膏落馬湏臾蹂踏肉為泥溫緊粧
呆頃刻跌翻深澗底大披掛七零八斷猶如急雨打殘花錦
套頭力盡觔輸恰似猛風飄敗葉硫黃元帥盔歪甲散走無
門銀甲將軍守住老營還要命正是愁雲托上九重天一塊
敗兵連地滾

原來婦人有一件毛病但凡交姤只要教漢子幹他後庭花在
下邊揉着心子纔過不然隨問怎的不得丟身子就是韓道國
與他相合倒是後邊去的多前邊一月走不的兩三遭兒第二
件積年好咂髱髮把髱髮常遠放在口裏一夜他也無個足處
隨問怎的出了毯禁不得他吮嗽挑弄登時就起自這兩樁兒
可在西門慶心坎上當日和他纏到起更纔囘家婦人和西門

慶說爹到明日再來早些白日裏咱破工夫脫了衣裳好生耍耍西門慶大喜到次日到了獅子街線舖里就兌了四兩銀子與馮媽媽討了丫頭使喚改名叫做錦兒西門慶想着這個甜頭兒過了兩日又騎馬來婦人家行走原是棋童玳安兩個跟隨到了門首就分付棋童把馬回到獅子街房里去那馮媽媽專一替他提壺打酒街上買東西整理通小慇懃兒圖些油菜養口西門慶來一遭與婦人一二兩銀子盤纏白日裡來直到起更時分纔家去瞞的家中鉄桶相似馮媽媽每日在婦人這里打勤勞兒往宅里也去的少了李瓶兒使小廝叫了他兩三遍只是不得閑要便鎖着門去了一日一日小廝畫童見撞見婆子來家李瓶兒說道媽媽子成日影兒不見幹的什麼猫兒

頭差事叫一遍只是不在遍不來這里走走見忙的你恁様見的丢下好些衣裳帶孩子被褥等你來幫着丫頭每折洗折洗再不見來了婆子道我的奶奶你倒說的且是好寫字的拏逃軍我如今一身故事兒哩賣鹽的做雕鑾匠我是那鹹人見李瓶兒道媽媽子你做了石佛寺裡長老請着你就是不閑成日攢的錢不知在那里婆子道老身大風刮了頰耳去了嘴也赶不上在這里攢什麼錢你惱我可知心裡急急的要來再轉不到這里來我也不知成日幹的什麼事兒哩後邊大娘從那時與了銀子教我門外頭替他稍個拜佛的蒲甸兒來我只要忘了昨日甫能想賣蒲甸的賊蠻奴才又去了我怎的回他李瓶兒道你還敢說沒有他甸兒你就信信拖拖跟了和尚去了罷

了。他與了你銀子。這一向還不替他買將來。你這等裝憨打呆的。婆子道。等我沒也。對大娘說去。就交與他這銀子去。昨日騎騾子。差些兒沒弔了他的。李瓶兒道。等你弔了他的。你死也。這媽媽一直來到後邊。未曾入月娘房。先走在廚下。打探子兒。只見玉簫和來興兒媳婦。坐在一處。見了說道。老馮來了。貴人你在那里來。你六娘。要把你肉也嚼下來。說影邊兒就不來了。那婆子走到跟前。拜了兩拜。說道。我纔到他前頭來。乞他聒聒了。這一回來了。玉簫道。娘問你替他稍的蒲甸兒。怎樣的婆子道昨日拏銀子到門外。賣蒲甸的。賣了家去了。直到明年三月裡纔來哩。銀子我還拏在這里姐你收了罷。玉簫笑道。怪媽媽子。你爹還在屋里兌銀子。等出去了。你還親交與他罷。又道你且

坐的我問你韓夥計送他女兒去了。多少時了。也待將來。這一回來。你就造化了。他還謝你謝兒。婆子道。謝不謝。隨他了。他連今纔去了八日。也得盡頭。纔得來家。不一時。西門慶兌出銀子。與賁四拏了庄子上去。就出去了。婆子走在上房。見了月娘。也沒敢拏出銀子來。只說蠻子有幾個粗甸子。都賣沒了。回家明年稍雙料好蓆甸來。月娘是誠實的人。說道也罷。銀子你還收着。到明年。我只問你要兩個。就是了。與婆子幾個茶食吃了。後來到李瓶兒房里來。瓶兒因問你大娘。沒罵你。婆子道。被我如此支吾。調的他喜歡了。倒與我些茶吃。賞了我兩個大餅定出來了。李瓶兒道。還是昨日他往喬大戶家。吃滿月的餅定。媽媽子。不虧你這片嘴頭子。六月裡蚊子也釘死了。又道你今日與我

洗衣服不去罷了婆子道你收拾討下漿我明日蚤來罷後晌時分還要往一個熟王顧人家幹些勾當兒李瓶兒道你這老貨偏有這些胡枝扯葉的得你明日不來我與你答話那婆子說笑了一回脫身走了李瓶兒留他你吃了飯去婆子道還飽着哩不吃罷恐怕西門慶往王六兒家去兩步做一步正是媒人婆地里小鬼兩頭來回抹油嘴一日走勾千千步只是苦了兩隻腿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全元詩 六

丰

第三十八回

西門慶夾打二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麗質溫柔更老成　玉壺明月逼人情
輕回玉臉花含媚　淺蹙蛾眉雲髻鬆
勾引蜂狂桃蕋綻　潛牽蝶亂柳腰新
令人心地常相憶　莫學章臺贈淡情

話說馮婆子走到前廳角門首，看見玳安在廳槅子前，拏着茶盤兒伺候。玳安望着馮媽媽，掇嘴兒：你老人家先往那里去，俺爹和應二爹說話哩。說了話，打發去了，就起身。先使棋童兒送酒去了。那婆子聽見兩步做一步，走的去了。原來應伯爵來說攬頭李智黃四，派了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粮下來，該一萬兩銀

子。也有許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東平府。見關銀子。來和你討較。做不做。西門慶道。我那里做他攬頭。以假充真。買官讓官。我衙門里。搭了事件。還要動他。我做他怎的。伯爵道。哥若不做。教他另搭別人。在你借二千兩銀子與他。每月五分行利。教他關了銀子。還你。你心下如何。討較定了。我對他說。教他兩個。明日拏文書來。西門慶道。既是你的分上。我挪一千銀子與他罷。如今我庄子收拾。還沒銀子哩。伯爵見西門慶吐了口兒。說道。哥。若十分沒銀子。看怎麼再撥五百兩銀子貨物兒。湊個千五兒與他罷。他不敢少下你的。西門慶道。他少下我的。我有法兒處。又一件。應二哥。銀子便與他。只不教他打着我的旗兒。在外邊東駈西騙。我打聽出來。只怕我衙門監里。放不下他。伯爵道。哥。

說的什麼話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他若在外邊打哥的旗兒常沒事罷了若壞了事要我做什麼哥你只顧放心但有差遲我就來對哥說說定了我明日教他好寫文書西門慶道明日不教他來我有勾當教他後日來說罷伯爵去了西門慶教玳安伺候馬帶上眼紗問棋童去沒有玳安道來了取挽手兒去了不一時取了挽手兒來打發西門慶上馬逕往牛皮巷來不想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耍錢輸了吃的光睁睁兒的走來哥家問王六兒討酒吃袖子里掏出一條小腸兒來說道嫂我哥還沒來哩我和你吃壺燒酒那婦人恐怕西門慶來又見老馮在厨下不去兜攬他說道我是不吃你要吃拏過一邊吃去我那里耐煩你哥不在家招是招非的又來做什麼那韓二搗鬼把

眼兒涎瞪着又不去看見卓底下一罈白泥頭酒貼着紅紙帖兒問道嫂子是那里酒打開篩壺來俺每吃耶嚛你自受用婦人道你趁早見你動是宅里老爹送來的你哥還沒見哩等他來家有便倒一甌子與你吃韓二道等什麼哥就是皇帝爺的我也吃一鍾兒纔待搬泥頭被婦人劈手一推奪過酒來提到屋裡去了把二搗鬼仰八叉推了一交半日扒起來惱羞變成口裡喃喃吶吶罵道賊淫婦我好意帶將兒來見你獨自一個冷落落和你吃盃酒你不理我倒推我一交我教你不要慌你另叙上了有錢的漢子不理我了要把我打開故意的連我囂我訕我又趁我你教我撞見我教你這不值錢的淫婦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婦人見他的話不防頭一點紅從耳畔起須

脹

臾紫脹了雙腮便取棒槌在手赶着打出來罵道賊餓不死的殺才倒了你那里味醉了來老娘這里撒野火兒老娘手裡饒你不過那二搗鬼口裡喇喇哩哩罵淫婦直罵出門去不想西門慶正騎馬來見了他問是誰婦人道情知是誰是韓二那厮見他哥不在家要便耍錢輸了吃了酒來殴我有他哥在家常時撞見打一頓那二搗鬼一溜跑了西門慶又道這少死的花子等我明日到衙門裡與他做功德婦人道又教爹惹惱西門慶道你不知休要慣了他婦人道爹說的是自古良善被人欺慈悲生患害一面讓西門慶明間内坐西門慶分付棋童回馬家去叫玳安兒你在門首看但掉着那光棍的影兒就與我鎖在這里明日帶衙門裡來玳安道他的魂兒聽見爹到了不知

走的那里去了。西門慶坐下。婦人見畢禮。連忙屋裡叫丫鬟錦兒拏了一盞菓仁茶出來。與西門慶吃。就叫他磕頭。西門慶道也罷。倒好個孩子。你且將就使着罷。又道老馮在這里。怎的不替你拏茶。婦人道。馮媽媽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厨下。使着手哩。西門慶又道。頭里我使小厮送來的那酒。是個內臣送我的竹葉清酒。哩裡頭有許多藥味。甚是峻利。我前日見你這里打的酒。道吃不上口。我所以拏的這鐔酒來。婦人又道了萬福。說多謝爹的酒。正是這般說。俺每不爭氣。住在這僻巷子里。又沒個好酒店。那里得上樣的酒來吃。只往大街上取去。西門慶道。等韓夥計來家。你和他計較。等于獅子街那里。替你破幾兩銀子。買所房子。等你兩口子。亦發搬到那里住去罷。鋪子里又近。買

東西。諸事方便。婦人道。爹說的是。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憐見。離了這塊兒也好。就是你老人家行走。也免了許多小人口嘴。咱行的正。也不怕他。爹心裡要處自情處。他在家和不在家。一個樣兒。也少不的打這條路兒來。說一回。房里放下桌兒。請西門慶房裡。寬了衣服坐。須臾安排酒菜上來。桌上無非是些雞鴨魚肉嗄飯點心之類。婦人陪定。把酒來斟。不一時。兩個並肩疊股而飲。吃得酒濃時。兩個脫剝上床。交歡。自在頑耍。婦人早已床炕上。鋪的厚厚的被褥。被裡薰的噴鼻香。西門慶見婦人好風月。一徑要打動他。家中袖了一個錦包兒來。打開裏面銀托子。相思套。硫黃圈。藥煑的白綾帶子。懸玉環。封臍膏。勉鈴。一弄兒淫器。那婦人仰臥枕上。玉腿高蹺。口舌內吐。西門慶先把勉

鈴教婦人自放牝內。然後將銀托束其根。硫黃圈套其首。臍膏貼于臍上。婦人以手導入牝中。兩相迎湊漸入大半。婦人呼道達達。我只怕你蹾的腿酸。拏過枕頭來。你墊着坐等我淫婦自家動罷。又道只怕你不自在。你把淫婦腿弔着食。你看好不好。西門慶眞個把他腳帶解下一條來。拴他一足弔在床槅子上。低着搜摸的婦人牝中之津。如蝸之吐涎。綿綿不絕。又搜出好些白漿子來。西門慶問道。你如何流這些白。纔待要抹之。婦人道。你休抹。等我吮咂了罷。于是蹲跪他面前。吮吞數次。嗚咂有聲。咂的西門慶淫心頓起。弔過身子。兩個幹後庭花。龜頭上有硫黃濡研難濇。婦人蹙眉隱忍半晌。僅沒其稜。西門慶于是頗作抽已。而婦人用手摸之。漸入大半。把屁股坐在西門慶懷里。

回首流眄。作顫聲叫。達達慢着些。往後越發粗大。教淫婦怎生挨忍。西門慶且扶起股。觀其出入之勢。因叫婦人小名王六兒。我的兒。你達不知心里怎的。只好這一庄兒。不想今日遇你。正可我之意。我和你明日。生死難開。婦人道。達達。只怕後來耍的絮煩了。把奴不理怎了。西門慶道。相交下來。纔見我不是這樣人。說話之間。兩個幹勾一頓飯時。西門慶令婦人。沒高低。淫聲浪語。叫着纔過。婦人在下。一面用手舉股。承受其精。樂極情濃。一泄如注。已而拽出那話來。帶着圈子。婦人還替他吮咂淨了。兩個方纔並頭交股而臥。正是一般滋味美。好耍後庭花。有詩爲証。

美冤家。一心愛折後庭花。尋常只在門前里走。又被開路先

鋒。把住了。放在戶中難禁受。轉絲韁。勒回馬。親得勝。弄的我身上麻。蹴損了奴的粉臉。粉臉那丹霞。

西門慶。與婦人摟抱到二鼓時分。小厮馬來接。方纔起身回家。到次日早。衙門裡。差了兩個緝捕。把二搗鬼。拏到提刑院。只當做掏摸土賊。不由分說。一夾二十。打的順腿流血。睡了一個月。險不把命花了。往後嚇了影。再不敢上婦人門纏擾了。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遲了幾日。來保韓道國一行人東京回來。備將前事。對西門慶說。翟管家見了女子。甚是歡喜。說費心。留俺在府裡住了兩日。討了回書。送了爹一匹青馬。封了韓夥計女兒五十兩銀子禮錢。又與了小的二十兩盤纏。西門慶道勾了。看了回書。書中無非是知感不盡之意。自此兩家。都下眷

生名字。稱呼親家。不在話下。韓道國與西門慶磕頭拜謝回家。
西門慶道。韓夥計你還把你女兒這禮錢收去。也是你兩口兒
恩養孩兒一場。韓道國再三不肯收。說道蒙老爹厚恩禮錢已
是前日有了。這銀子小人怎好又受得。從前累的老爹好少哩。
西門慶道。你不依我就惱了。你將回家。不要花了。我有個處。那
韓道國。就磕頭謝了。拜辭回去。老婆見他漢子來家滿心歡喜。
一面接了行李。與他拂了塵土。問他長短。孩子到那里好麼。這
道國把往回一路的話。告訴一遍。說好人家孩子到那里就與
了三間房。兩個丫鬟伏侍衣服頭面。是不消說。第二日就領了
後邊見了太太。翟管家甚是歡喜。留俺每住了兩日。酒飯連下
人都吃不了。又與了五十兩禮錢。我再三推辭。大官人又不肯。

還教我拏回來了。因把銀子與婦人收了。婦人一塊石頭方落地。因和韓道國說。咱到明日還得一兩銀子。謝老馮。你不在。虧他常來做伴兒。大官人那里。也與了他一兩。正說着。只見丫頭過來遞茶。韓道國道。這個是那里大姐。婦人道。這個是咱新買的丫頭。名喚錦兒。過來與你爹磕頭。磕了頭。丫頭往廚下去了。老婆如此這般。把西門慶勾搭之事。告訴一遍。自從你去了。來行走了三四遭。纔使四兩銀子。買了這個丫頭。但來一遭帶一二兩銀子來。第二的。不知高低。氣不憤。走這里放水。被他撞見了。拏到衙門里打了個臭死。至今再不敢來了。大官人見不方便。許了要替咱每大街上買一所房子。教咱搬到那里住去。韓道國道。嗔道他頭里不受這銀子。教我拏回來。休要花了。原來

就是這些話了。婦人道。這不是有了五十兩銀子。他到明日。一定與咱多添幾兩銀子。看所好房兒。也是我輸了身一塲。且落他些好供給穿戴。韓道國道。等我明日往鋪子裡去了。他若來時。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兒。如今好容易撰錢。怎麽赶的這個道路。老婆笑道。賊强人。倒路死的。你倒會吃自在飯兒。你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兩個又笑了一回。打發他吃了晚飯。夫妻收拾歇下。到天明。韓道國宅裡討了鑰匙。開鋪子去了。與了老馮一兩銀子。謝他。俱不必細說。一日西門慶同夏提刑衙門回來。夏提刑見西門慶騎着一匹高頭點子青馬。問道。長官。那疋白馬。怎的不騎。又換了這匹馬。到好一匹馬。不知口裡如何。西門慶道。那馬在家歇他兩日兒。這馬是

昨日東京翟雲峯親家送來的是西夏劉參將送他的口裡纔四個牙兒脚程緊慢多有他的只是有些毛病兒快護槽踅蹬初時着了路上走把膘息跌了許多這兩日纔吃的好些兒了夏提刑道這馬甚是會行只好長騎着每日瓏街道兒罷了不可走遠了他論起在咱這里也值七八十兩銀子我學生騎的那馬昨日又瘸了今早來衙門裡來旋拏帖兒問舍親借了這匹馬騎來了甚是不方便西門慶道不打緊長官沒馬我家中還有一匹黄馬送與長官罷夏提刑舉手道長官下顧學生奉價過來西門慶道不須計較學生到家就差人送來兩個走到西街口上西門慶舉手分路來家到家就使玳安把馬送去夏提刑見了大喜賞了玳安一兩銀子與了回帖兒說多上覆明

日到衙門裡面謝。過了兩月。乃是十月中旬時分。夏提刑家中。做了些菊花酒。叫了兩名小優兒。請西門慶一敘。以酬送馬之情。西門慶家中。吃了午飯。理了些事務。往夏提刑家飲酒。原來夏提刑備辦一席齊整酒餚。只爲西門慶一人而設。見了他來。不勝歡喜。降堦迎接。至廳上敘禮。西門慶道。如何長官這等費心。夏提刑道。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閒中屈執事一敘。再不敢僭客。于是見畢禮數。寬去衣服。分賓主而坐。茶罷。着棋。就席飲酒敘談。兩個小優兒在旁彈唱。正是得多少金尊進酒浮香蟻。象板催箏唱鷓鴣。不說西門慶在夏提刑家飲酒。单表潘金蓮。見西門慶許多時。不進他房里來。每日翡翠衾寒。芙蓉帳冷。那一日把角門兒開着。在房內銀燈高點。靠定幃屏。彈弄琵琶。

等到二三更。使使春梅瞧數次。不見動靜。正是銀箏夜久慇懃弄。寂寞空房不忍彈。取過琵琶。橫在膝上。低低彈了個二犯江兒水。以遣其悶。在床上和衣兒又睡不着。不免

悶把幃屏來靠。和衣強睡倒。

猛聽的房簷上鐵馬兒一片聲响。只道西門慶來到。敲的門環兒响。連忙使春梅去瞧。他回頭娘錯了。是外邊風起落雪了。婦人于是彈唱道。

聽風聲嘹喨。雪洒窗寮。任冰花片片飄。

一回兒燈昏香盡。心里欲待去剔續。見西門慶不來。又意兒懶的動旦了。唱道

懶把寶燈挑。慵將香篆燒。只是捱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捱過今宵。怕到

門前。細尋思這煩惱何日是了。痛想負心賊當初說的話。想兒。心中由不的我傷情兒。

起來。今夜裡心兒內焦燥了我青春年少。誰想你弄的我三不歸。四捕兒着他

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且說西門慶約一更時分。從夏提刑家。吃了酒歸來。一路天氣陰晦。空中半雨半雪下來。落在衣服上。多化了。不免打馬來家。小廝打着燈籠。就不到後邊。逕往李瓶兒房來。李瓶兒迎着。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西門慶穿着青絨獅子補子。坐馬白綾襖子。忠靖段巾。皂靴棕套。貂鼠風領。李瓶兒替他接了衣服。止穿綾敞衣。坐在床上。就問哥兒睡了不曾。李瓶兒道。小官兒頑了這回。方睡下了。西門慶分付叫孩兒睡罷。休要沉動着。只怕諕醒他。迎春于是拏茶來吃了。李瓶兒問今日吃酒來的早。西

門慶道。夏龍溪還是前日因我送了他那匹馬。今日全爲我費
心治了一席酒請我。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和他坐了這一回。見
天氣下雪。來家早些。李瓶兒道。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來你吃。大
雪裡來家。只怕冷哩。西門慶道。還有那葡萄酒。你篩來我吃。今
日他家吃的。是自造的菊花酒。我嫌他歆香歆氣的。我沒大好
生吃。于是迎春放下卓兒。就是幾碟醃雞兒嗄飯。細巧菓菜之
類。李瓶兒拏杌兒在旁邊坐下。卓下放着一架小火盆兒。這里
兩個吃酒。潘金蓮在那邊屋裡冷清清。獨自一個兒坐在床上
懷抱着琵琶。卓上燈昏燭暗。待要睡了。又恐怕西門慶一時來。
待要不睡。又是那盹困。又是寒冷。不免除去冠兒。亂挽烏雲。把
帳兒放下半邊來。擁衾而坐。正是

倦倚繡床愁懶睡。　低垂錦帳繡衾空。
早知薄倖輕撲棄。　辜負奴家一片心。

又唱道

懊恨薄情輕棄。離愁閒自惱。

又喚春梅過來。你去外邊再瞧瞧。你爹來了沒有。快來回我話。那春梅走去。良久回來。說道娘。還認爹沒來哩。爹來家。不耐煩了。在六娘屋里吃酒的不是。這婦人不聽罷了。聽了如同心上戳上幾把刀子一般。罵了幾句負心賊。由不得撲簌簌眼中流下淚來。一逕把那琵琶兒放得高高的。口中又唱道。

論殺人好恕。情理難饒。負心的天鑒表。好教我題起來。又是那疼他。又是那恨他。

心痒痛難搔。愁懷悶自焦。叫了聲賊狠心的寃家。我比他何如。鹽也是這般鹽。醋也是這般醋。

傳兒能厚尾兒能薄。你一旦棄舊憐新。讓了甜桃去尋酸棗。不合今日教你共了。奴將你這定盤星兒錯認了。合想起來。心兒里焦。悮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爲人莫作婦人身。　百般苦樂由他人。
痴心老婆負心漢。　悔莫當初錯認眞。

常記的當初相聚。痴心兒望到老。誰想今日他把心變了。奴來一旦輕拋不理。正如把那日被雲遮楚岫。水淹藍橋。打拆開鸞鳳走。到如今當面對語。心隔千山隔着一堵墻。咫尺不得相見。心遠路非遙。意散了。如鹽落水。如水落沙相似。情踈魚雁杳。空教我有情難控訴。地厚天高。空教我無夢到陽臺。夢斷魂勞。俏冤家。這其間。心變了。合想起來。心兒裡焦。悮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無下稍。

西門慶正在房中和李瓶兒吃酒忽聽見這邊房里彈的琵琶之聲便問是誰彈琵琶迎春答道是五娘在那邊彈琵琶响李瓶兒道原來你五娘還沒睡哩綉春你快去請你五娘來吃酒你說俺娘請哩那綉春去了李瓶兒忙教迎春那邊安下個坐兒放個鍾筯在面前良久綉春走來說五娘摘了頭不來哩李瓶兒道迎春你再去請你五娘去你說娘和爹請五娘哩不多時迎春來說五娘把角門兒關了說吹了燈睡下了西門慶道休要信他小淫婦兒等我和你兩個拉他去務要把他拉了來咱和他下盤棋耍子于是和李瓶兒同來打他角門打了半日春梅把角門子開了西門慶拉着李瓶兒進入他房中只見婦人坐在帳上琵琶放在傍邊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怎的兩三

轉請着你不去金蓮坐在床紋絲兒不動把臉兒沉着半日說
道那没時運的人兒丟在這冷屋裡隨我自生兒由活的又來
揪採我怎的没的空費了你這個心留着別處使西門慶道怪
奴才八十歲媽媽没牙有那些唇說的李大姐那邊請你和他
下盤棋兒只顧等你不去了李瓶兒道姐姐可不怎的我那屋
里擺下棋子了咱每閑着下一盤兒賭盃酒吃金蓮道李大姐
你每自去我摘了頭你不知我心里不耐煩我如今睡也比不
的你每心寬閑散我這兩日只有口遊氣兒黃湯淡水誰嘗着
來我成日睁着臉兒過日子哩西門慶道怪奴才你好好兒的
怎的不好你若心内不自在早對我說我好請太醫來看你金
蓮道你不信教春梅拏過我的鏡子來等我瞧這兩日瘦的相

個人模樣哩。春梅把鏡子。真個遞在婦人手裡。燈下觀看。正是

羞對菱花拭粉粧。　爲郎憔瘦減容光。

閉門不顧閒風月。　任您梅花自主張。

羞把菱花來照。娥眉懶去掃。暗消磨了精神。折損了丰標。瘦伶仃不甚好。

西門慶拏過鏡子。也照了照。說道。我怎麼不瘦。金蓮道。拏什麼比的你。每日碗酒塊肉吃的肥胖胖的。專一只奈何人。被西門慶不由分說。一屁股挨着他坐在床上。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舒手被里摸見他還沒脫衣裳。兩隻手齊插在他腰里去。說道我的兒。真個瘦了些。金蓮道。怪行貨子。好冷手。冰的人慌。莫不我哄了你不成。正是

香褪了海棠嬌。衣憁了楊柳腰。
說道我着香腮。抛下珠淚來。我的苦惱。誰人知道。眼淚打肚里流罷了。

悶下無聊。攘攘勞勞。淚珠兒到今滴盡了。合想起來。心裡亂焦。悞了我青春年少。撇的人來有上稍來落下稍。

亂了一回。西門慶還把他强死强活。拉到李瓶兒房內。下了一盤棋。吃了一回酒。臨起身。李瓶兒見他這等臉酸。把西門慶攛掇過他這邊歇了。正是得多少腰瘦故知閒事惱。淚痕只為別情濃。有詩為証。

自從別後減容光。　萬轉千回懶下床。
虧殺瓶兒成好事。　得教巫女會襄王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西門慶玉皇廟打醮　吳月娘聽尼僧說經

漢武清齋夜築壇　自斟明水醮仙官
殿前玉女移香案　雲際金人捧露盤
絳節幾時還入夢　碧桃何處更驂鸞
茂陵烟雨埋弓劒　石馬無聲蔓草寒

話說當日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那婦人恨不的鑽入他腹中。在枕畔千般貼戀。萬種牢籠。淚揾鮫鮹。語言溫順。實指望買住漢子心。不料西門慶外邊又刮剌上了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替他獅子街。石橋東邊。使了一百廿兩銀子。買了一所門面兩間。倒底四層房屋居住。除了過道。第二層間半客位。第

三層除了半間供養佛像祖先。一間做住房。裡面依舊廂着炕床。對面又是燒煤火炕。收拾糊的乾淨。第四層除了一間廚房。半間盛煤炭。後邊還有一塊做坑廁。俱不必細說。自從搬過來那左近街坊隣舍。都知他是西門慶夥計。又見他穿着一套兒齊整絹帛衣服。在街上搖擺。他老婆常插戴的頭上黃烘烘。打扮模樣。在門前站立。這等行景。不敢怠慢。都送茶盒與他。又出人情慶賀。那中等人家。稱他做韓大哥韓大嫂。以下者赶着。以叔嬸呼之。西門慶但來他家。韓道國就在舖子裡上宿。教老婆陪他。自在頑耍。朝來暮往。街坊人家。也多知道這件事。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誰敢惹他。見一月之間。西門慶也來行走三四遭。與王六兒打的。一似火炭般熱。穿着器用的。比前日不同。看

看臘月時分。西門慶在家亂着。送東京并府縣軍衛本衛衙門中節禮。有玉皇廟吳道官使徒弟送了四盒禮物。一盒肉。一盒銀魚。兩盒菓餡蒸酥。并天地疏。新春符。謝灶誥。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飯。玳安兒拏進帖來。上寫着玉皇廟小道吳宗嚞頓首拜。西門慶揭開盒兒看了。說道出家人。又教他費心。送這厚禮來。分付玳安。連忙教書童兒封一兩銀子。拿回帖與他。月娘在旁。因話題起一個出家人。你要使的頭節尾常受他的禮。到把前日李大姐。生孩兒時。你說許了多少願醮。就教他打了罷。西門慶道。早是你題起來。我許下一伯廿分醮。我就忘死了。月娘道。原來你這個大謅答子貨。誰家願心。是忘記的。你便有口無心許下。神明都記着。嗔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唧唧的。原來都這願

心壓的他。此是你幹的營生。西門道旣恁說。正月裡就把這醮願在吳道官這廟裡還了罷。月娘道。昨日李大姐說這孩子有些病痛兒的要問那裡討個外名。西門慶道。又往那裡討外名。就寄名在吳道官這廟裡罷。因問玳安。他廟裡有誰在這裡。玳安道。是他第二個徒弟應春。跟了禮來。西門慶一面走出外邊來。那應春兒連忙跨馬磕頭。說家師父多拜上老爹。沒什麼孝順。使小徒來送這天地疏。并些微禮兒。與老爹賞人。西門慶止還了半禮。說道。多謝你師父厚禮。讓他坐。說道小道怎麼敢坐。西門慶道。你坐。我有話和你說。那道士頭戴小帽。身穿青布直掇。下邊履鞋淨襪。謙遜數次。方纔把椅兒挪到旁另坐下。西門慶換茶來吃了。說道。老爹有甚鈞語。分付。西門慶道。正月裡我

有些醮願要煩你師父替我還還兒在你本院也是那日就送小兒寄名不知你師父閑不閑徒弟連忙立起身來說道老爹分付隨問有甚人家經事不敢應承請問老爹訂在正月幾時西門慶道就訂在初九爺旦日那個日子罷徒弟道此日又是天誕玉匣記上我請律爺交慶五福駢臻修齋建醮甚好那日開大殿與老爹鋪壇請問老爹多少醮款西門慶道也是今歲七月為生小兒許了一百廿分清醮一向不得個心淨趁着正月裡還了罷就把小兒送與你師父向三寶座下討個外名徒弟又問請問那日延請多少道眾西門慶道教你師父請十六眾罷說畢左右放卓兒待茶先封十五兩經錢另外又封了一兩醻荅他的節禮又說道眾的襯施你師父不消備辦我這裡

連斤張香燭一事帶去。喜歡的道士。屁滾尿流。臨出門謝了又謝。磕了頭兒又磕。到正月初八日。先使玳安兒送了一石白米。一担斤張十斤官燭。五斤沉檀馬牙香。十二疋生眼布。做襯施。又送了一對京段。兩罈南酒。四隻鮮鵝。四隻鮮雞。一對豚蹄。一脚羊肉。十兩銀子。與官哥兒寄名之禮。西門慶預先發帖兒請下吳大舅。花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四位相陪。陳經濟騎頭口。先到廟中替西門慶瞻拜。到初九日。西門慶也沒往衙中去。絕早冠帶。騎大白馬。僕從跟隨。前呼後擁。送出東門。往玉皇廟來。遠遠望見結綵的寶旛。過街榜棚。進約不上五里之地。就是玉皇廟。至山門前下馬。睜眼觀看。果然好座廟宇。天宮般蓋造。但見

青松鬱鬱。翠栢森森。金釘朱戶。玉橋低影軒宮。碧瓦雕簷繡

幔高懸寶檻。七間大殿。中懸勅額金書。兩廡長廊。彩畫天神帥將。祥雲影裡。流星門高接青霄。瑞霞光中。鬱羅臺直侵碧漢。黄金殿上。列天帝三十二尊。白玉京中。現臺光百千萬億。三天門外。離婁與師曠猙獰。左右堦前。白虎與青龍猛勇。寶殿前仙妃玉女。霞帔曾獻御香花。玉陛下四相九卿。朱履肅朝丹鳳闕。九龍床上。坐着個不壞金身。萬天教主玉皇張大帝。頭戴十一冕旒。身披袞龍青月袍。腰繫藍田帶。按八卦九宮。手執白玉圭。聽三皈五戒。金鐘撞處。三千世界盡皈依。玉磬鳴時。萬象森羅皆拱極。朝天閣上。天風吹下步虛聲。演法壇中。夜月常聞仙珮响。只此便爲眞紫府。更于何處覓蓬萊。

西門慶由正門而入。見頭一座流星門上。七尺高朱紅牌。架列

着兩行門對。大書

黃道天開祥啟九天之閶闔。迓金輿翠蓋以延恩。

玄壇日麗。光臨萬聖之旛幢。誦寶笈瑤章而闡化。

到了寶殿上。懸着二十六齋題。大書着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酧恩。九轉玉樞盟。寄名吉祥普滿齋壇。兩邊一聯。

先天立極。仰大道之巍巍。庸申至悃。

昊帝尊居。鑒清修之翼翼。上報洪恩。

西門慶進入壇中香案前。旁邊一小童。捧盆巾灌手畢。鋪排跪請上香。鋪毯褥行禮。叩壇畢。原來吳道官諱宗嚞。法名道真。生的魁偉身材。一臉鬍鬚。襟懷洒落。廣結交。好施捨。見作本宮住持。以此高貴達官。多往投之。做醮席設甚齊整。迎賓待客。一團

和氣手下也有三五個徒弟徒孫一呼百諾西門慶會中常在建醮每生辰節令疏禮不缺何況西門慶又做了刑名官來此做好事送公子寄名受其大禮如何不敬那日就是他做齋功主行法事頭戴玉環九陽雷巾身披天青二十四宿大袖鶴氅腰繫絲帶忙下經筵來與西門慶稽首小道蒙老爹錯愛迭受重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就是哥兒寄名小道禮當叩祝三寶保安增延壽命尚不能以報老爹大恩何以又叨受老爹厚賞許多厚禮誠有媿赧經襯又且過厚令小道愈不安西門慶道厚勞費心辛苦無物可酬薄禮表情而已敘禮畢兩邊道衆齊來稽首一面請去外方丈三間廠廳名曰松鶴軒多是朱紅亮槅那裡自在坐處待茶西門慶四面粉墻擺設湖山瀟

酒堂中椅卓光鮮左壁掛黃鶴樓白日飛昇右壁懸洞庭湖三醉渡過正面有兩幅吊屏草書一聯引兩袖清風舞鶴對一方明月談經西門慶剛坐下就令小厮棋童兒拏馬接你應二爹去只怕他沒馬如何這咱還沒來玳安道有姐夫騎的驢子還在這裡西門慶道也罷分付棋童快騎接去那棋童從山門裡西牢出來騎了一直去了吳道官誦畢經下來遞茶陪西門慶坐敘話老爹敬神一點誠心小道怎敢惹罪各道多從四更起來到壇諷誦諸品仙經并玉皇恭行醮經今日三朝九轉玉樞法事多是整做將官兒的生月八字另具一字文書奏名于三寶面前起名叫做吳應元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壽齡永保富貴遐昌小道這裡又添了二十四分答謝天地十二分慶讚上帝

二十四分薦亡。共列一百五十八分醮款。西門慶道。多有費心。
不一時打動法鼓。請西門慶到壇看文書。西門慶從新換了大
紅五彩獅補吉服。腰繫蒙金犀角帶。到壇有絳衣表白在方先
宣念齋意。
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縣牌坊居住。奉道祈恩酧醮保安信官
西門慶。本命丙寅年七月廿八日子時建生。同妻吳氏。本命
戊辰年八月十五日子時建生。表白道。還有寶眷。小道未曾
添上。西門慶道。你只添上個李氏辛未年正月十五日申時
建生。同男官哥兒。丙申年七月廿三日申時建生。領家眷等。
即日投誠。拜干洪造。言念慶一介微生。三才末品。出入起居。
每感龍天之護佑。迭遷寒暑。常蒙神聖以匡扶。職列武班。叨

承禁衛。沭恩光之寵渥。享符祿之豐盈。蒞任刑名。每思圖報。恭逢盛世。仰賴帡幪。是以修設清醮。共廿四分位。答報天地之洪恩。酧祝皇王之巨澤。又修設清醮十二分位。兹逢天誕。慶讃帝真。介五福以遐昌。迓諸天而下邁。良願于去歲七月二十三日。因為側室李氏生男官哥兒。是慶要祈坐蓐無虞。臨盆有慶。恭對將男官哥兒。寄于三寶殿下。賜名吳應元。期在出幼圓滿。另行請祈天地位下。告許清醮一百廿分位。續箕裘之胤嗣。保壽命之延長。附薦西門氏門中。三代宗親等魂。祖西門京良。祖妣李氏。先考西門遹。妣夏氏。故室人陳氏。及前亡後化。昇墜罔知。是以修設淨醮十二分位。恩資道力。均證生方。共列仙醮一百八十分位。仰干化單。俯賜勾銷。謹

以宣和三年正月初九日。天誕良辰。特就大慈玉皇殿。伏延
官道修建靈寳答天謝地報國醻盟慶神保安寄名轉經。吉
祥普滿大齋一晝夜。延三境之司尊。迓萬天之帝駕。日近清
光。出入金門而有喜。時加美秩。褒封紫誥以增榮。一門長叨
均安。四序公和迪吉。公干道力。今滿方來。謹意。
宣畢齋意。鋪設下許多文書符命。表白一一請看揭開第一張
說道。此是棄世功果影發文書。申請三天三境上帝。十極高真。
三官四聖。泰玄都省。及天曹大皇萬滿真君。天曹掌醮司真君。
天曹降聖司真君。到壇證監功德的奏收。又揭起第二張。此是
申請東岳天齊大生神聖帝。子孫娘娘。監生衛房聖母元君。并
當時許還願日受禱之神。今日勾銷項願典者。祠家侍奉長生

香火三教明神勾銷老爹昔日許的願款及行下七十五司地府真官案吏王者到壇來受追薦護送亡人生天此一票是玉女靈官天神帥將功曹符使土地等神捧奏三天門運遞關文此一張玉清揔召萬靈真符高功發遣公文受事官符此一張是召九斗陽芒流星火全紛大將開天門的符命看畢此處又到一張卓上揭起頭一張來此是早朝開啟請無佞太保康元帥九天靈符監齋使者嚴禁齋儀監臨厨所此一張是請正法馬趙溫關四大元帥崔盧竇鄧四大天君監臨壇監門及玄壇四靈神君九鳳破穢大將軍淨壇蕩穢以格高真此一字是早朝啟五師箋文晚朝謝五師箋文此一字是開闢二代捲簾化壇真符此一字是請神霄辟非大將軍鳴金鍾陽牒神雷禁壇

大將軍擊王磬陰牒。此一字是安鎮五方眞人雲象。東方九炁鎮天玉字眞文。南三炁鎮天玉字眞文。西方七炁鎮天玉字眞文。北方五炁鎮天玉字眞文。中央一炁鎮天玉字眞文。請五老上帝安鎮壇垠。證監功德。俱是五方顏色彩畫的。此一字早朝頭一遍轉經高上神霄。玉眞王南極長生大帝。第二遍轉經高上碧霄。東極青華生大帝。第三遍轉經高上青雷。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午朝第四遍轉經高上玉霄。九天雷祖大帝。第六遍轉經高上泰霄。六天洞淵大帝。晚朝第七遍轉經高上紫霄深波天王帝君。第八遍轉經高上景霄。青城益筭可幹司丈人眞君。第九遍轉經高上絳霄。九天採訪使眞君。九道表箋。掠剩報應。幽枉積逮。起四司。謝四司箋。此又一字是午朝高功捧奏

拜進三天玉陛。黃素朱衣。并遣吉介直符醮吏者。當同日受事功曹。護送章表殿廷。云盤闕文。一字是三天持寶籙大將軍。并金龍麥龍騎吏火府。賫箇童子。靈寶諸符命。不可細數。此一字是曉朝謝恩誠詞都疏。及一百八十表醮經醮雲鶴馬子俵分錢馬滿散闕文。又一卓案上。此是哥兒三寶蔭下寄名外。一家文書符索牒劄。其餘不暇細覧。請謝高功老爹今日十分費心。西門慶于是洞案前。炷了香。畫了文書。左右捧一疋尺頭。與吳道官畫字。固辭再三。方令小童收了。然後一個道士。向殿角頭砧碌碌擂動法鼓。有若春雷相似。合堂諸衆。一派音樂响起。吳道官身披大紅五彩雲織法氅。脚穿雲根飛舄朱履。手執牙笏。闕發文書。發壇召將。兩邊鳴起鍾來。鋪排引西門慶進壇裏。向

三寶案。左右兩邊上香。西門慶于是睜眼觀看。果然鋪設齋壇齊整。但見

位按五方。壇分八級。上層供三清四御。八極九霄。十極高真。雲宮列聖。中層山川嶽瀆。社會隍司。福地洞天。方輿博厚。下層冥官幽壤。地府羅酆。江河湖海之神。水國泉扃之衆。兩班醮筵森列。合殿官將威儀。香騰瑞靄。千枝畫燭流光。花簇錦筵。百盞銀燈散彩。天地亭。左右金童玉女。對對高張羽蓋。玉帝堂。兩邊執盂捧劒。重重密布幢旛。風清三界步虛聲。月冷九天乘流瀣。金鐘撞處。高功來進奏虛皇。玉珮鳴時。多講登壇朝玉帝。絳綃衣。星辰燦爛。芙蓉冠。金碧交加。監壇神將猙獰。直日功曹猛勇。道衆齊宣寶懺。上瑤臺酌水獻花。真人密

誦靈章。按法劍踏罡步斗。青龍隱隱來黃道。白鶴翩翩下紫宸。

西門慶剛遶壇拈香下來。被左右就請到松鶴軒。閣兒裡地鋪錦毯。爐焚獸炭。那裡坐去了。不一時應伯爵。謝希大來到。唱畢喏。每人封了一星折茶銀子。說道實告要送些茶兒來。路遠這些微意。權爲一茶之需。西門慶也不接。說道奈煩。自恁請你來陪我坐坐。又幹這營生做什麽。吳親家這裡點茶。我一總多有了。不消拏出來了。那應伯爵連忙又唱喏。說哥眞個俺每還收了罷。因望着謝希大說道。都是你幹這營生。我說哥不受拏出來。倒惹他訕兩句好的。良久。吳大舅。花子油。都到了。每人兩盒細茶食來點茶。西門慶都令吳道官收了。吃畢茶。一同擺齋。放

了兩張桌。桌上堆的鹹食齋饌。點心湯飯。甚是豐潔。西門慶寬去衣服。同吃了早齋。原來吳道官叫了個說書的。說西漢評話鴻門會。吳道官發了文書。走來陪坐。問哥兒今日來不來。西門慶道。正是小頑還小哩。房下恐怕路遠。諕着他。來不的。到午間。拿他穿的衣服來。三寶面前攝受過。就是一般。吳道官道。小道也是這般計較最好。西門慶道。別的倒也罷了。他是有些小膽兒。家裡三四個丫鬟連養娘輪流看視。只是害怕。猫狗都不敢到他根前。吳大舅道。孩兒們好容易養活大。正說着。只見玳安進來說。裡邊桂姨銀姨使了李銘吳惠送茶來了。西門慶道。叫他進來。李銘吳惠兩個拿着兩個盒子。跪下揭開。都是頂皮餅。松花餅。白糖萬壽糕。玫瑰搽穰捲兒。西門慶俱令吳道官收了。

因問李銘。你每怎得知道。今日我在這裡打醮。李銘道。小的今早辰。路見陳姑夫。騎頭口問來。纔知道爹今日在此做好事。歸家告訴桂姐三媽。說還不快買禮去。旋約了吳銀姐纔來了。多上覆爹本當親來。不好來得。這盒粗茶兒。與爹賞人罷了。西門慶分付。你兩個等着吃齋。吳道官一面讓他二人下去。自有坐處。連手下人。多飽食一頓。話休饒舌。到了午朝拜表畢。吳道官預備了一張大插卓。簇盤定勝。高頂方糖菓品各樣。托葷蒸碟鹹食素饌。點心湯飯。又有四十碟碗。又是一罈金華酒。哥兒的一頂黑青段子綃金道髻。一件玄色紵絲道衣。一件綠雲段小襯衣。一雙白綾小襪。一雙青潞紬納臉小履鞋。一根黃絨線絛。一道三寶位下的黃線索。一道子孫娘娘面前紫線索。一付銀

項圈條脫。刻着金玉滿堂。長命富貴。一道朱書辟非黃綾符上。
書着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八字。就扎在黃線索上。都用方盤盛
着。又是四盤美果。擺在卓上。差小童經袱內包着宛紅㭐經疏。
將三朝做過法事。一一開載節次。請西門慶過了目。方纔裝入
盒擔內。共約八擡。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甚是歡喜。快使棋童
兒家去。賞了道童兩方手帕。一兩銀子。且說那日是潘金蓮生
日。有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郁大姐。都在月娘上房坐的。見
廟裡送了齋來。又是許多羹果。揷卓禮物。擺了四張卓子。還擺
不下。都亂出來觀看。金蓮便道。李大姐。你還不快出來看哩。你
家兒子。師父廟裡送來了。又有許多他的小道冠髻。道衣兒。噫。
你看又是小履鞋兒。孟玉樓又走向前。拿起來手中看。說道大

姐姐你看道士家也精細的。這小履鞋。白綾底兒。都是倒扣針
兒方勝兒銷的。這雲兒又且是好。我說他敢有老婆。不然怎的
扣捺的恁好針脚兒。吳月娘道。没的說。他出家人那裡有老婆。
想必是顧人做的。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士有老婆。相王師父和
大師父。會挑的好汗巾兒。莫不是也有漢子。王姑子道。道士家。
掩上個帽子。那裡不去了。似俺這僧家行動。就認出來。金蓮說
道。我聽得說你住的觀音寺背後。就是玄明觀。常言道男僧寺。
對着女僧寺。没事也有事。月娘道。這六姐好恁囉說白道的。金
蓮道。這個是他師父。與他娘娘寄名的紫線瑣。又是這個銀脖
項符牌兒。上面銀打的八個字。帶着且是好看。背面墜着他名
字。吳什麼元。棋童道。此是他師父起的法名。吳應元。金蓮道。這

是個應字。叫道大姐姐。道士無禮。怎的把孩子改了他姓了。月娘道。你看不知禮。因使李瓶兒。你去抱了你兒子來。穿上這道衣。俺每瞧瞧。好不好。李瓶兒道。他纔睡下。又抱他出來。金蓮道。不妨事。你操醒他。那李瓶兒真個去了。這潘金蓮識字。取過紅皮袋兒。扯出送來的經疏。看上面西門慶底下同室人吳氏。傍邊只有李氏。再沒別人。心中就有幾分不忿。拏與衆人瞧。你說賊三等兒九格的強人。你說他偏心不偏心。這上頭只寫着生孩子的。把俺每都是不在數的。都打到贅字號裡去了。孟玉樓問道。有大姐姐沒有。金蓮道。沒有大姐姐。倒好笑。月娘道。也罷了。有了一個也多是一般。莫不你家有一隊伍人。也多寫上。惹的道士不笑話麽。金蓮道。俺每都是劉湛兒鬼兒麽。比那個不

出材的。那個不是十個月養的哩。正說着。李瓶兒從前邊抱了官哥兒。李嬌兒道。拿過衣服來。等我替哥哥穿。李瓶兒抱着。孟玉樓替他戴上道髻兒。套上項牌。和兩道索。諕的那孩子。只把眼兒閉着。半日不敢出氣兒。玉樓把道衣替他穿上。吳月娘分付李瓶兒。你把這經疏。納個阡張頭兒。親往後邊佛堂中。自家燒了罷。那李瓶兒去了。金蓮見玉樓抱弄孩子。說道穿着這衣服。就是個小道士兒。金蓮接過來說道。什麼小道士兒。倒好相個小太乙兒。被月娘正色說了兩句。便道五姐。你這個什麼話。孩兒們上。快休恁的。那金蓮訕訕的不言語了。一回。那孩子穿着衣服害怕。就哭起來。李瓶兒走來。連忙接過來。替他脫衣裳時。就拉了一抱裙奶屎。孟玉樓笑道。好個吳應元。原來拉屎也

有一托盤。月娘連忙教小玉。拿草紙替他抹。不一時。那孩子就磕伏在李瓶兒懷裡。睡着了。李瓶兒道。小大哥原來困了。媽媽送你到前邊睡去罷。吳月娘。一面把卓面多散了。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出來吃齋。看看晚來。原來初八日。西門慶因打醮。不用葷酒。潘金蓮晚夕。就沒曾上的壽。直等到今晚來家就與他遞酒。來到大門站立。不想等到日落時分。只見陳經濟和玳安。自騎頭口來家。潘金蓮。問你爹來了。經濟道。爹怕來不成了。我來時。醮事還未了。纔拜懺。怕不弄到起更。道士有個輕饒素放的。還要謝將吃酒。金蓮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使性子回到上房裡。對月娘說。賈瞎子傳揉。乾起了個五更隔墻掠肝能死心塌地。兜肚斷了帶子。沒得絆了。剛纔在門首。站了一回只

見陳姐夫騎了頭口來了。說爹不來了。瞧事還沒了。先打發他來家。月娘道他不來罷。咱每自在。晚夕聽大師父王師父說因果唱佛曲兒。正說着。只見陳經濟掀簾進來。已帶半酣兒。說我來與五娘磕頭。問大姐有鍾兒。尋個兒篩酒與五娘遞一鍾兒大姐道那裡尋鍾兒去。只恁與五娘磕個頭兒。到這回等我遞罷你看他醉腔兒。恰好今日打醮。只好了你吃的恁憨憨的來家。月娘便問道你爹真個不來了。玳安那奴才沒來。陳經濟道爹見醮事還沒了。恐怕家裡沒人。先打發我來了。留下玳安在那裡答應哩。道士再三不肯放我。强死强活。拉着吃了兩三大鍾酒。纔來了。月娘問今日。有那幾個在那裡。經濟道。今日有大舅和門外花大舅。應二叔。和謝三叔。李銘又有吳惠。兩個小優

兒夜黑不知纏到多咱晚今日只吳大舅來了門外花大舅教爹留住了也是過夜的數金蓮沒見李甁兒在根前便道陳姐夫連你也叫起花大舅來是那們兒親死了的知道罷了你叫他李大舅纔是怎叫他花大舅經濟道五娘你老人家鄉里姐姐嫁鄭恩睜着個眼兒閉着個眼兒早出兒子不知他什麽帳兒只是夥裡分錢就是了大姐道賊囚根子快磕了頭趁早與我外頭挺去又口裡恁汗邪胡說了陳經濟于是請金蓮轉上踉踉蹌蹌磕了四個頭往前邊去了不一時房中掌上燈燭放下卓兒擺上菜兒請潘姥姥楊姑娘大妗子與衆人來了金蓮遞了酒打發坐下吃了麵吃到酒闌收了家活擡了卓出去月娘分付小玉把儀門關了炕上放下小卓兒衆人圍定兩個姑

子在正中間。焚下香。秉着一對蠟燭。都聽他說因果。先是大師父說道。

蓋聞大藏經中。講說一段佛法。乃是西天第三十二祖下界。降生東土。傳佛心印。昔日唐高宗天子。咸亨三年。中夏記是不題。却說嶺南鄉泡渡村。有一張員外。家豪大富。廣有金銀。呼奴使婢。員外所取八個夫人。朝朝快樂。日日奢華。貪戀風流。不思善事。忽的一日出門遊翫。見一夥善人。馱載香油細米等物。人人稱念佛號。向前便問。你這些善人何往。內中一人答曰。一者打齋。二者聽經。員外又問你等打齋聽經。有何功德。衆人言說。人生在世。佛法難聞。人身難得。法華經云。說的好。若人有偏。曾供養佛。今生不捨。來生榮華富貴。從何而

來。古人云。龍聽法而悟道。蟒聞懺以生天。何况人乎。張員外到家。便吽安童去後房。請出你八個奶奶來。不一時。都到堂前。員外說婆婆。我今黃梅寺修行去。把家財分作八分。各人過其日月。想你我如今只顧眼前快樂。不知身後如何。若不修行。求出火炕。定落三塗五苦。有夫人聽說。便道員外。你八寶羅漢之軆。有甚業障。比不的俺女流之輩。生男長女。觸犯神祇。俺每業重。你在家裡修行。等俺八個替你躭罪。你休要去罷。正是

婆婆將言勸夫身。　員外冷笑兩三聲。

大師父說了一回。該王姑子接偈。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李瓶兒西門大姐并玉簫。多齊聲接佛。王姑子念道。

說八個衆夫人。要留員外。　告丈夫。你遠去。在家修行。
你如今下狠心。撇下妻子。　痛哭殺兒和女。你也心疼。
閃得俺姊妹們。無處歸落。　好教我。一個個怎過光陰。
從小兒。做夫妻。相隨到老。　半路里。丟下俺。倚靠何人。
兒扯爺。女扯娘。搥胸跌脚。　一家兒。大共小。痛哭傷情。

金字經

夫人聽說淚不乾。苦勸員外莫歸山。顧家園。兒女永團圓。休遠去。在家修行都一般。

白文

員外便說。多謝你八個夫人。我明日死在陰司。你們替我脫罪。我今與你們遞一鍾酒。明日好在閻王面前承當。飲酒中

閒。員外設了一計。夫人與我把燈剔一剔。員外哄的夫人。剔燈。一口把燈吹死。諕的八個夫人失色。連忙叫梅香。快點燈來。員外取出鋼刀劍。諕殺八個眾夫人。

又偈

老員外。喚梅香。把燈點起。　將鋼刀。拿在手。指定夫人。
那一個。把明燈。一口吹死。　圖家財。害我命。改嫁別人。
若不說。一劍去。這頭落地。　一個個。心害怕。倒在埃塵。
有八個。老夫人。慌忙跪下。　告員外。你息怒。饒俺殘生。
你分明。一口氣。把燈吹死。　吃幾鍾。紅面酒。拏劍殺人。
你若還。殺了俺。八個夫人。　到陰司。告閻君。取你真魂。

員外冷笑。便叫八個夫人。你哄我當身吹燈不認。如何認我

陰司就罷。八個女流之輩。倒哄男身。笑殺年高有德人。說的八個夫人。閉口無言。員外想人生富貴。都是前生修來。便呌安童。連忙與我裝載數車香油米麵。各樣菜蔬錢財等物。我往黃梅山裡。打齋聽經去也。

金字經

夫人聽我說根源。梵王天子棄江山。不貪戀要結萬人緣。多全捨。萬古標名在世間。

員外今日修行去。　親戚隣人送起程。

念了一回。吳月娘道。師父餓了。且把經請過。吃些甚麽。一面令小玉。安排了四碟素菜兒。兩碟鹹食兒。四碟兒糖。薄脆蒸酥。菊花餅。扳搭饊子。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陪着二位師父。用一

個兒大妗子說。俺每不當家的。都剛吃的飽。教楊姑娘陪個兒罷。他老人家又吃着個齋。月娘連忙用小描金碟兒。每樣揀了個點心。放在碟兒裡。先遞與兩位師父。然後遞與楊姑娘。說道你老人家陪二位請些兒。婆子道。我的佛爺。不當家。老身吃的可勾了。又道這碟兒裡是燒骨朶。姐姐你拿過去。只怕錯揀到口裡。把眾人笑的了不得。月娘道。奶奶這個是頭裡廟上送來的。托葷醎食。你老人家只顧用。不妨事。楊姑娘道既是素的等老身吃。老身乾淨眼花了。只當做葷的來。正吃着。只見來興兒媳婦子惠香走來。月娘道。賊臭肉你也來做什麼。惠香道。我也來聽唱曲兒。月娘道。儀門關着。你打那裡進來了。玉簫道他在廚房封火來。月娘道。嗔道恁王小的鼻兒烏嘴兒黑的。成精鼓

攜來聽什麼經。當下衆丫鬟婦女。圍定兩個姑子。吃了茶食。收過家活去。搽抹經卓乾净。月娘從新剔起燈燭來。炷了香。兩個姑子。打動擊子兒。又高念起來。從張員外在黃梅山寺中修行。白日長跪聽經。夜晚恭禪打坐。四祖禪師。觀見他不是凡人。定是個眞僧出世。問其鄉貫住處姓甚名誰。員外具說前因一遍。弟子把家財妻子棄了。實爲生死出家。四祖收留座下。做了徒弟。白日教他栽樹。夜晚椿米。六年苦行已滿。驚動護法韋馱尊天。驚覺四祖。教他尋安身立命之處。與了他三座寶貝。斗蓬簑衣。灣棗棍。往南去濁河邉投胎奪舍。尋房兒居住。三百六十日。纔得圓成。你如今年紀高大。房兒壞了。傳不得眞妙法。度脫不得衆生。直說到于金小姐。姑嫂兩個。在濁河邉洗濯衣裳。見一

僧人借房兒住。不合答了他一聲。那老人就跳下河去了。潘金蓮熬的磕困上來。就往房裡睡去了。少頃李瓶兒房中綉春來。叫說官哥兒醒了。也去了。只剩下李嬌兒。孟玉樓。潘姥姥。孫雪娥。楊姑娘。大妗子。守着聽到河中漂過一簍大鱗桃來。小姐不合吃了。歸家有孕。懷胎十月。王姑子唱了一個耍孩兒

一靈真性投肚內。這個消息誰得知。人人不識西來意。呀的一聲孕男女。認的娘生鉄面皮。纔得見光明際。崑崙頂上轉大千沙界。古彌陀分南北東西。

說千金小姐。來到嫂子房中。吃咱兩個。曾在濁河邊洗衣見了那老人。問咱借房兒住。他如何跳在河內。諕的我心中驚怕。又吃了一個仙桃。我如今心頭膨悶。好生疑悔。腹中成其身孕正

是十月腹中母懷胎。千金小姐淚盈腮

千金説。在綉房。成其身孕　心中悔。無可奈。忍氣吞聲

一個月。懷胎着。如同露水　兩個月。懷胎着。纔却朦朧

三個月。懷胎着。纔成血餅　四個月。懷胎着。骨節纔成

五個月。懷胎着。纔分男女　六個月。懷胎着。長出六根

七個月。懷胎着。生長七竅　八個月。懷胎着。着相成人

九個月。懷胎着。看看大滿　十個月。母腹中。准備降生

五祖投胎在母腹中。因爲度衆生。婆婆男女不肯回心。古佛下界轉凡身。借胎出殼。久後度母到天宫

五祖一佛性　投胎在腹中

權住十個月　轉凡度衆生

念到此處。月娘兒大姐也睡去了。大妗子。捱在月娘裡間床上睡着了。楊姑娘也打起欠呵來。卓上蠟燭也點盡了兩根。問小玉。這天有多咱晚了。小玉道。已是四更天氣。雞鳴叫。月娘方令兩位師父收拾經卷。楊姑娘便往玉樓房裡去了。郁大姐在後邊雪娥房裡宿歇。只有兩個姑子。月娘打發大師父和李嬌兒一處睡去了。王姑子和月娘在炕上睡。兩個還等着小玉頓了一甌子茶吃了。纔睡。大妗子在裡間床上。和玉簫睡。月娘因問王姑。後來這五祖長大了。怎生成了正果。王姑子道。這裡爺娘見他有身孕。教他哥哥祝虎把千金小姐。赶將出去。要行殺害。多虧祝龍慈心。放他逃生。走在垂楊樹下自縊。驚動天上太白李金星。教他尋茶討飯。隨緣度日。不覺十月滿足。來到仙人庄

那房裏降生下五祖。紫霧紅光罩滿了廟堂。小姐見孩兒生下。就盤膝端坐。心中害怕。不比尋常。後又到天喜村王員外家場裡宿歇。場中火起。拏起見員外。見小姐顏色。就要留下做小子母兩個下拜。登時把員外夫人。多拜死了。家奴院公拏住子母。後員外甦省過。說道只怕是好人。留在家中。養活六歲。五祖方說話。不由爲母的。一直走到濁河邊枯樹。取了三座寶貝。逕往黃梅寺聽四祖說法。遂成正果。後還度脫母親生天。月娘聽了。越發好信佛法了。有詩爲証

聽法聞經怕無常　紅蓮舌上放毫光
何人留下禪空話　留取尼僧化稻粮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粧丫鬟金蓮市愛

善事須好做　無心近不得
你若做好事　別人分不得
經卷積如山　無緣看不得
財錢過壁堆　臨危將不得
靈承好供奉　起來吃不得
兒孫雖滿堂　死來替不得

話說當夜月娘。和王姑子一炕睡。王姑子因問月娘。你老人家。怎的就沒見點喜事兒。月娘道。又說喜事哩。前日八月裡。因買了對過喬大戶房子。平白俺每都過去看。上他那樓梯。一脚蹅

滑了把個六七個月身扭吊了至今再誰見什麼孩子來王姑
子道我的奶奶六七個月也成形了月娘道半夜裡吊在檮子
裡我和丫頭點燈撥着瞧倒是個小厮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
可惜了怎麼來扭着了還是胎氣坐的不牢月娘道我只上他
家樓梯子窄趔不知怎的一脚滑下來還虧了孟三姐一手扶
住我不然一吊下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養出個兒來強如
別人你看他前邊六娘進門多少時兒倒生了個兒子何等的
好月娘道他各人的兒女隨天罷了王姑子道也不打緊俺每
同行一個薛師父一紙好符水藥前年陳郎中娘子也是中年
無子常時小產了幾胎白不存也是吃了薛師父符藥如今生
了好不醜滿抱的小厮兒一家兒歡喜的要不得只是用着一

件物件兒難尋。月娘問道。什麽物件兒。王姑子道。用着頭生孩子的衣胞。拏酒洗了。燒成灰兒。揀着符藥。揀壬子日。人不知。鬼不覺。空心用黃酒吃了。筭定日子兒不錯。至一個月就坐胎氣好不准。月娘道。這師父。是男僧女僧。在那裡住。王姑子道。他也是俺女僧。也有五十多歲。原在地藏庵兒住來。如今搬在南首裡法華庵兒做首座。好不有道行。他好少經典兒。又會講說金剛科儀。各樣因果寶卷。成月說不了。專在大人家行走。要便接了去。十朝半月。不放出來。月娘道。你到明日請他來走走。王姑子道。我知道。等我替你老人家。討了這符藥來着。止是這一件兒難尋。這裡没尋處。恁般如此。你不如把前頭這孩子的房兒。借情跑出來便了罷。月娘道。緣何損別人。安自巳的。我與你銀

子你替我慢慢另尋便了。王姑子道。這個倒只是問老娘尋他纔有。我替你整治這符水。你老人家吃了。管情就有。難得你明日另養出來。隨他多少。十個明星。當不的月月娘分付。你却休對人說。王姑子道。好奶奶。傻了我肯對人說。說了一回。各人多睡了。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打廟裡來家。月娘纔起來梳頭。玉簫接了衣服坐下。月娘因說昨日家裡六姐等你來上壽。怎的就不來了。西門慶悉把醮事未了。吳親家晚夕費心擺了許多卓席。吳大舅先來了。留住我。和花大哥。應二哥。謝希大兩個小優兒彈唱着。俺每吃了半夜酒。今早我便先進城來了。應二哥他三個還吃酒哩。昨日甚是難爲吳親家。破費了許多錢。告訴了一回。玉蕭遞茶吃了。也沒往衙門裡去。走到前邊書

房裡摇在床上。就睡着了。落後潘金蓮。李瓶兒。梳了頭。抱着孩子出來。多到上房。陪着吃茶。月娘向李瓶兒道。他爹來了。這一日在前頭哩。我教他吃茶食。他不吃。丫頭有了飯了。你把你家小道士。替他穿上衣裳。抱到前頭。與他爹瞧瞧去。潘金蓮道。我也去。等我替道士兒穿衣服。于是戴上紺金道髻兒。穿上道衣。帶了項牌符索。套上小鞋襪兒。金蓮就要奪過去。月娘道。教他媽媽抱罷。況自你這蜜褐色挑繡裙子。不耐汚。撒上點子臢到了不成。于是李瓶兒抱定官哥兒。潘金蓮便跟着。來到前邊西廂房內。書童見他二人掀簾。連忙就躲出來了。金蓮見西門慶。臉朝裡睡炕床上。指着孩子說。老花子。你好睡。小道士兒。自家來請你來了。大媽媽房裡。擺下飯。教你吃去。你還不快起來。還

推睡兒。那西門慶吃了一夜酒的人。倒去頭。那顧天高地下。鼾睡如雷。金蓮與李瓶兒。一邊一個。坐在床上。把孩子放在他面前。怎禁的鬼混。不一時把西門慶弄醒了。睁開眼看。見官哥兒在面前。頭上戴着銷金道髻兒。身穿小道衣兒。項圍符索。喜歡的眉開眼笑。連忙接過來。抱到懷裡。與他親個嘴兒。金蓮道。好乾净嘴頭子。就來親孩兒。小道士兒吳應元。你噦他一口。你說昨日在那裡使牛耕地來。今日乏困的你這樣的。大白日强覺。昨日叫五媽。只顧等着你。你恁大膽。不來與五媽磕頭。西門慶道。昨日瞧事等的晚。晚夕謝將。又整酒吃了一夜。今日到這咱時分。還一頭在這裡睡回。還要往尚舉人家吃酒去。金蓮道。你不吃酒去罷了。西門慶道。他家從昨日送了帖兒來。不去惹人

家不怪。金蓮道。你去晚夕早些兒來家。我等着你哩。李瓶兒道。他大媽媽擺下飯了。又做了些酸笋湯。請你吃飯去哩。西門慶道。我心裡還不待吃。等我去呵些湯罷。于是起來往後邊去了。這潘金蓮兒見他去了。一屁股就坐在床上正中間。脚蹬着地爐子。說道這原來是個套炕子。伸手摸了摸褥子裡。說道倒且是燒的滚熱的炕兒。瞧了瞧旁邊卓上。放着個烘硯瓦的銅絲火爐兒。隨手取過來。叫李大姐。那邊香几兒上牙盒裡盛的甜香餅兒。你取些來。我一面揭開了。拿幾個在火炕内。一面夾在襠裡。拏裙子褁的沿沿的。且薰熱身上。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咱進去罷。只怕他爹吃了飯出來。金蓮道。他出來不是怕他麽。于是二人抱着官哥。進入後邊來。良久西門慶吃了飯。分付排

軍備馬午後往尚舉人家吃酒去了。潘姥姥先去了。且說晚夕王姑子要家去。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兩銀子。叫他休對大師父說。好歹往薛姑子。帶了符藥來。王姑子接了銀子。和月娘說。我這一去。只過十六日兒纔來罷。就替你尋了那件東西見來。月娘道也罷。你只替我幹的停當。我還謝你。于是作辭去了。看官聽說。但凡大人家。似這樣僧尼牙婆。决不可擡舉。在深宮大院相伴着婦女。俱以講天堂地獄。談經說典爲由。背地裡說釜念欵送煖偷寒。甚麽事兒不幹出來。十個九個。都被他送上災厄。有詩爲証。

最有緇流不可言　深宮大院哄嬋娟
此輩若皆成佛道　西方依舊黑漫漫

却說金蓮晚夕走在月娘房裡陪着衆人坐的走到鏡臺前把鬏髻摘了打了個盤頭揸髻把臉搽的雪白抹的嘴唇兒鮮紅戴着兩個金燈籠墜子貼着三面花兒帶着紫銷金箍兒尋了一套大紅織金襖兒下着翠藍叚子裙要裝丫頭哄月娘衆人要子叫將李瓶兒來與他瞧把李瓶兒笑的前仰後合說道姐姐你裝扮起來活像個丫頭等我往後邊去我那屋裡有紅布手巾替你蓋着頭對他們只說他爹又尋了個丫頭諕他們諕管定就信了春梅打着燈籠在頭裡走走到撞見陳經濟笑道我道是誰來這個就是五娘幹的營生李瓶兒叫道姐夫你過來等我和你說了着你先進去見他們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經濟道我有法兒哄他于是先走到上房裡衆人都在炕上坐

着吃茶。經濟道。娘你看爹平白裡。呌薛嫂兒使了十六兩銀子。買了人家一個二十五歲。會彈唱的姐兒。剛纔拏轎子。送將來了。月娘道。眞個。薛嫂兒怎不先來對我說。經濟道。他怕你老人家罵他。送轎子到大門首。他就去了。丫頭便教他每。領進來了。大姈子還不言語。楊姑娘道。官人有這幾房姐姐勾了。又要他來做什麽。月娘道。好奶奶。你禁的有錢。就買一百個。有什麽多俺每多是老婆當軍。在這屋裡充數兒罷了。玉簫道。等我瞧瞧去。只見月亮地裡。原來春梅打燈籠。呌了來安兒小厮打着。和李瓶兒後邊跟着。搭着蓋頭。穿着紅衣服進來。慌的孟玉樓李嬌兒都出來看。良久。進入房裡。玉簫挨在月娘邊。說道這個是王子。還不磕頭哩。一面揭了蓋頭。那潘金蓮揷燭也似磕下頭

去。忍不住撲䄫的笑了。玉樓道。好丫頭。不與你主子磕頭。且笑
月娘也笑了。說道。這五姐成精死了罷。把俺每哄的信了。玉樓
道。月娘我不信。楊姑娘道。姐姐。你怎的見出來不信。玉樓道。俺
六姐平昔磕頭也學的那等磕了頭。起來倒退兩步。纔拜。楊姑
娘道。還是姐姐看的出來。要着老身。就信了。李嬌兒道。我也就
信了。剛纔不是揭蓋頭。他自家笑。還認不出來。正說着。只見琴
童兒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孟玉樓道。你且藏在明間裡等
爹進來。等我哄他哄。不一時。西門慶來到。楊姑娘大妗子。出去
了。進入房內椅子上坐下。月娘在旁不言語。玉樓道。今日薛嫂
兒轎子送人家一個二十歲丫頭來。說是你教他送來。要他的。
你恁許大年紀。前程也在身上。還幹這勾當。西門慶笑道。我那

裡教他買丫頭來信那老淫婦哄你哩玉樓道你問大姐姐不是丫頭也領在這裡我不哄你你不信我我叫出來你瞧于是叫玉簫你拉進那新丫頭來見你爹那玉簫掩着嘴兒笑又不敢去拉前邊走了走兒又回來了說道他不肯來玉樓道等我去拉恁大胆子的奴才頭兒沒動就扭主子也是個不聽指教的一面走到明間內只聽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的人不進去只顧拉人拉的手脚兒不着玉樓笑道好奴才誰家使的你恁沒規矩不進來見你主子磕頭一面拉進來西門慶灯影下睜眼觀看却是潘金蓮打着揸髻裝丫頭笑的眼沒縫兒那金蓮就坐在傍邊椅子上玉樓道好大膽丫頭新來乍到就恁少條失教的大剌剌對着主子坐着道撅臭與他這個主子兒了

月娘笑道。你趂着你主子來家。與他磕個頭兒罷。那金蓮也不動。走到月娘裡間屋裡。一頓把簪子拔了。戴上鬏髻出來。月娘道好淫婦。討了誰上哩話。就戴上鬏髻了。衆人又笑了一回。月娘告訴西門慶說。今日喬親家那裡使喬通送了六個帖兒來。請俺每吃看燈酒。咱到明日。不先送些禮兒去。教玉簫拿帖兒與西門慶瞧。見上面寫着。

十二日寒舍。薄具菲酌。奉屈魚軒。仰冀貴臨。不勝榮幸。右啟。

大德望西門大親家老夫人粧次。　下書眷末喬門鄭氏歛衽拜。

到明日咱家發柬。十四日也請他娘子。并周守備娘子。荊都監娘子。夏大人娘子。張親家母。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教黃四叫

將花兒匠來。做幾架烟火。王皇親家。一起扮戲的小厮每來扮西廂記的。你每往院中。再把吳銀兒李桂兒接了。西門慶看畢說道明早叫來興兒買四樣餚品。一罈南酒。送了去就是了。你每在家看燈吃酒。和應二哥謝子純往獅子街樓上吃酒去。說畢。不一時放下卓兒。安排酒上來。潘金蓮遞酒。衆姊妹相陪吃了一回。西門慶因見金蓮。裝扮了頭。燈下艶粧濃抹。不覺淫心蕩漾。不住把眼色遞與他。這金蓮就知其意。行陪着吃酒。就到前邊房裡去了。冠兒挽着杭州攢。重勻粉面。復點朱唇。原來早在房中。先預備下一卓酒齊整菓菜。等西門慶進房。婦人還要自已與遞酒。不一時。西門慶果然來到。見婦人還挽起雲髻來。心中喜甚。摟着他坐在椅子上。兩個說笑。不一時。春梅收拾上

酒菜來。婦人從新與他遞酒。西門慶道。小油嘴兒。頭裡已是遞
過罷了。又教你費心。金蓮笑道。那個大殿裡酒兒不筭。這個是
奴家業兒。與你遞鍾酒兒。年年累你破費。你休抱怨。把西門慶
笑的沒眼縫兒。連忙接了他酒。摟在懷裡膝蓋兒坐的。春梅斟
酒。秋菊拿菜兒。金蓮道。我問你到十二日。喬家請俺每多去。只
教大姐姐去。西門慶道。他既是下帖兒多請你每。如何不去。到
明日。叫奶子抱了哥兒。也去走走。省的家裡尋他娘哭。金蓮道
大姐姐。他每多有衣裳穿。我老道只自知數的。那幾件子。沒件
好當眼的。你把南邊新治來那衣服。一家分散幾件子。裁與俺
每穿了罷。只顧放着。怎生小的兒也怎的。到明日咱家擺酒。請
衆官娘子。俺每也好見他。不惹人笑話。我長是說着。你把臉兒

惑着。西門慶笑道。既是恁的。明日叫了趙裁來。與你每裁了罷
金蓮道。及至明日叫裁縫做。只差兩日兒做着還遲了哩。西門
慶道。對趙裁說。多帶幾個人來。替你每攢造兩三件出來。就勾
了。剩下別的。慢慢再做也不遲。金蓮道。我早對你說過。好歹揀
兩套上色兒的與我。我難向他們多有。我身體沒與我做什麼
大衣裳。西門慶笑道。賊小油嘴兒。去處掐個尖兒。兩個說話飲
酒。到一更時分。方上床。兩個如被底鴛鴦。帳中鸞鳳。畫樓燕語。
不肯即休。覆應即再求雲情。一時不肯即休。整狂了半夜。到次
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開了箱櫃。打開出南邊織造的夾板羅
緞尺頭來。使小厮叫將趙裁來。每人做件粧花通袖袍兒一套。
遍地錦衣服一套。粧花衣服。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

袍兒。四套粧花衣服。在捲掤。一面使琴童兒。叫趙裁去。這趙裁正在家中吃飯。聽的西門慶宅中叫。連忙丟下飯碗。帶着剪尺就走。時人有幾句。誇讚這趙裁好處

我做裁縫姓趙　月月主顧來叫
針線緊緊隨身　剪尺常掖靴靿
幅摺趕空走儧　截彎病除手到
不論上短下長　那管襟扭領拗
每日肉飯三飡　兩頓酒兒是要
剪截門首常出　一月不脫三廟
有錢老婆嘴光　無時孩子亂叫
不拘誰家衣裳　且交印鋪睡覺

隨你催討終朝　只拏口兒支調
十分要緊騰挪　又將後來頂倒
問你有甚高强　只是一味老落

不一時走到。見西門慶坐在上面。連忙磕了頭。桌上鋪着氊條。取出剪尺來。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粧花通袖襖獸朝麒麟補子段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金遍邊葫蘆樣鸞鳳穿花羅袍。一套大紅段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翠藍寬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粧花補子遍地錦羅襖兒。大紅金枝綠葉百花拖泥裙。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多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粧花錦雞段子袍兒。兩套粧花羅段衣服。孫雪娥只是兩套。就沒與他袍兒。須臾共裁剪三十件衣服

兊了五兩銀子。與趙裁做工錢。一面叫了十來個裁縫。在家儹造。不在話下。正是金鈴玉墜粧閨女。錦綺珠翹餙妹娃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囘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四

第四十一回

西門慶與喬大戶結親　潘金蓮共李瓶兒鬬氣

富貴雙全世業隆　聯翩朱紫一門中
官高位重如王導　家盛財豐比石崇
畫燭錦幃消夜月　綺羅紅粉醉春風
朝懽暮樂年年事　豈肯潛心任始終

話說西門慶在家中。裁縫僨造衣服。那消兩日。就完了。到十二日喬家使人邀請。早辰西門慶先送了禮去。那日月娘并衆姊妹大妗子六頂轎子。一搭兒起身。留下孫雪娥看家。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又令來興媳婦惠秀伏侍疊衣服。又是兩頂小轎

西門慶在家看着賁四，叫了花兒匠來，紥縛烟火，在大廳捲棚內掛燈，使小厮拏帖兒往王皇親宅內，定下戲子，俱不必細說。後晌時分，走到金蓮房中，金蓮不在家，春梅在旁伏侍茶飯，放桌兒吃酒。西門慶因對春梅說，十四日請衆官娘子，你每四個多打扮出去，與你娘跟着遞酒，也是好處。春梅聽了，斜靠着桌兒，說道：你若叫，只叫他三個出去，我是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怎的不出去。春梅道：娘每都新裁了衣裳，陪侍衆官戶娘子，便好看，俺每一個一個只像燒煳了卷子一般，平白出去，惹人家笑話。西門慶道：你每多有各人的衣服首飾，珠翠花朵，雲髻兒，穿戴出去。春梅道：頭上將就戴着罷了，身上有數那兩件舊片子，怎麽好穿？少去見人的，倒沒的羞剌剌的。西門慶笑道：我曉的

你這小油嘴兒你娘每做了衣裳都使性兒起來不打緊叫趙裁來連大姐帶你四個每人都替你裁三件一套段子衣裳一件遍地錦比甲春梅道我不比與他我還問你要件白綾裙兒搭襯着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穿西門慶道你要不打緊少不的也與你大姐裁一件春梅道大姑娘有一件罷了我却沒有他也說不的西門慶于是拏鑰匙開樓門揀了五套段子衣服兩套遍地金比甲兒一疋白綾裁了兩件白綾對衿襖兒惟大姐和春梅是大紅遍地錦比甲兒迎春玉簫蘭香都是藍綠顏色衣服都是大紅段子織金對衿襖翠藍邊拖裙共十七件一面叫了趙裁來都裁剪停當又要一疋黃紗做裙腰貼裡一色多是杭州絹兒春梅方纔喜歡了陪侍西門慶在屋裡吃了一日

酒，發下家中不題。且說吳月娘衆姊妹到了喬大戶家。原來喬大戶娘子，那日請了尚舉人娘子，并左隣朱臺官娘子，崔親家母，并兩個外甥姪女兒，段大姐，及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叫了兩個妓女，廳前彈唱。聽見月娘衆姊妹和吳大妗子到了，連忙出儀門首迎接，後廳敘禮，趕着月娘呼姑娘，李嬌兒衆人，都排行呼二姑娘，三姑娘，稱着吳大妗子。那邊稱呼之禮，也與尚舉人，朱堂官娘子，敘禮畢。段大姐，鄭三姐，向前拜見了，各依次坐下。丫鬟遞過了茶，喬大戶出來拜見，謝了禮，他娘子讓進衆人房中去，寬衣服。就放卓兒擺茶，無非是蒸𥻗細巧茶食，菓餡點心，酥菓甜食，諸般菓蔬，擺設甚是齊整。請堂客坐下吃茶，奶子如意兒，和惠秀在房中等着，看官哥兒，另自管待。須臾吃了茶，

到廳。屏開孔雀。褥隱芙蓉。正面設四張卓席。讓月娘坐了首位。其次就是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朱堂官娘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喬大戶娘子。關席坐位。傍邊放一卓。是段大姐。鄭三姐。共十一位。尚家兩個妓女。在旁彈唱。上了湯飯。廚役上來。獻了頭一道水晶鵝。月娘賞了二錢銀子。第二道是頓爛烤蹄兒。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第三道獻燒鴨。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喬大戶娘子。下來遞酒。遞了月娘過去。又遞尚舉人娘子。月娘就下來往後房換衣服。勻臉去了。孟玉樓也跟下來。到了喬大戶娘子卧房中。只見奶子如意兒看守着官哥兒。在炕上鋪着小褥子兒。倘着。他家新生的長姐。也在傍邊卧着。兩個你打我下兒。我打你下兒。頑耍。把月娘玉樓。見了喜歡的要不得。

說道他兩個倒好相兩口兒只見吳大妗子進來說道大妗子你來瞧瞧兩個倒相小兩口兒大妗子笑道正是孩兒每在炕上張手兒蹬脚兒的你打我我打你小姻緣一對兒耍子喬大戶娘子和衆堂客多進房來吳妗子如此這般說喬大戶娘子道列位親家聽着小家兒人家怎敢攀的我這大姑娘府上月娘道親家好說我家嫂子是何人鄭三姐是何人我與你愛親做親就是我家小兒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姐如何却說此話玉樓推着李瓶兒說道李大姐你怎的說那李瓶兒只是笑吳妗子道喬親家不依我就惱了尚舉人娘子和朱堂官娘子皆說道難爲吳親家厚情喬親家你休謙辭了因問你家長姐去年十一月生的月娘道我家小兒六月廿三日生的原大五個月

正是兩口兒衆人于是不由分說把喬大戶娘子和月娘李瓶
兒拉到前廳兩個就割了衫襟兩個妓女彈唱着旋對喬大戶
說了拏出菓盒三段紅來遞酒月娘一面分付玳安琴童快往
家中對西門慶說旋擡了兩罈酒三疋段子紅綠板兒絨金絲
花四個螺甸大菓盒兩家席前掛紅吃酒一面堂中画燭高檠
花灯燦爛麝香靉靉喜笑匆匆席前兩個妓女啟朱唇露皓齒
輕撥玉阮斜把琵琶唱一套鬬鵪鶉

翡翠窓紗鴛鴦碧尾孔雀銀屏芙蓉綉帳幙捲輕綃香焚睡

鴨灯上　下下這的是南省尚書東床駙馬

紫花兒序　帳前軍朱衣畫戟門下士錦帶吳鈎坐上客繡
帽宮花按教坊歌舞依内苑奢華板撥紅牙一派簫韶准備

下立兩個美人如畫。粉面銀箏。玉手琵琶。

金蕉葉　我倒見銀燭明燒絳蠟。纖手高擎着玉斝。我見他舉止處。堂堂俊雅。我去那燈影兒下。孜孜的覷着。

調笑令　這生那里每曾見他。莫不我眼睛花。呀我這裡手抵着牙兒事記咱。不由我眼兒裡見了他。心牽掛。莫不是五百年前。歡喜冤家。是何處綠楊曾繫馬。莫不是夢兒中雲雨巫峽。

小桃紅　玉簫吹徹碧桃花。一刻千金價。燈影兒裡。斜將眼稍兒抹。諕的我臉紅霞。酒盃中嫌殺春風凹。玉簫年當二八未曾擡嫁。俺相公培養出牡丹芽。

三兒台　他說幾句凄涼話。我淚不住行兒般下。鎖不住心

猿意馬。我是個嬌滴滴洛陽花。險些露出風流的話靶。這言詞道耍不是耍。這公事道假不是假。他那裡按樹尋根。我這裡指鹿道馬。

禿厮兒　我勸他似水底納爪。他覷我似鏡裡觀花。更做道書生自來情性耍。調戲咱好人家嬌娃。

聖藥王　你看我怎救他。難按納。公孫弘東閣鬧諠譁。散了玳瑁筵。漾了這鸚鵡斝。踢番了銀燭絳籠紗。扯三尺劍離匣。

尾聲　從來這秀才每色膽天來大。把俺這小膽文君諕殺。忒火性卓王孫。强風情漢司馬。

當下衆堂客。與吳月娘。喬大戶娘子。李瓶兒三人。都簪了花。掛了紅。遞了酒。各人都拜了。從新復安席坐下飲酒。廚子上了一

道菓餡壽字雪花糕。喜重重滿池嬌並頭蓮湯。剛了一道燒花猪肉。月娘坐在上席。滿心歡喜。叫玳安過來。賞一疋大紅與廚役。兩個妓女每人都是一疋。俱磕頭謝了。喬大戶娘子。還不放起身。還在後堂留坐。擺了許多勸碟細菓攢盒。約吃到一更時分。月娘等方纔拜辭回家。說道親家明日好歹下降寒舍。那裡久坐坐。喬大戶娘子道。親家盛情。家老兒說來。只怕席間不好坐的。改日望親家去罷。月娘道。好親家。再沒人親家只是見外。因留了大妗子。你今日不去。明日同喬親家。一搭兒裡來罷。大妗子道喬親家。別的日子你不去罷。到十五日。你正親家生日。你莫不也不去。喬大戶娘子道。親家十五日。好明日子。我怎敢不去。月娘道。親家若不去。大妗子。我交付與你。只在你身上。

是生死把大姈子留下了。然後作辭上轎。頭裡兩個排軍。打着兩個大紅燈籠。後邊又是兩個小厮。打着兩個燈籠。喝的路走。吳月娘在頭裡。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一字在中間。如意兒和惠秀。然後妳子轎子裏。用紅綾小被。把官哥兒裹得沒沒的。恐怕冷。脚下還蹬着銅火爐兒。兩邊小厮圍隨。到了家門首下轎。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月娘等衆人進來。道了萬福坐下。衆丫鬟都來磕了頭。月娘先把今日酒席上結親之話告訴了一遍。西門慶聽了。道今日酒席上。有那幾位堂客。月娘道有尚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兩個姪女。西門慶說。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月娘道。倒是俺嫂子見他家新養的姐。和咱孩子在床炕上睡着。都蓋着那被窩兒。你打我一下兒

我打你一下兒。恰是小兩口兒一般。纔叫了俺每去說將起來。酒席上。就不因不由。做了這門親。我方纔使小厮來。對你說擡送了花紅菓盒去。西門慶道。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喬家雖如今有這個家事。他只是個縣中大戶。白衣人。你我如今見居着這官。又在衙門中管着事。到明日會親酒席間。他戴着小帽。與俺這官戶。怎生相處。甚不雅相。就前日荊南岡央及營里張親家。再三赶着。和我做親。說他家小姐。今纔五個月兒。也和咱家孩子同歲。我嫌他没娘母子。也是房裡生的。所以没曾應承他。不想倒與他家。做了親。潘金蓮在旁。接過來道。嫌人家是房裡養的。誰家是房外養的。就是今日喬家這孩子。也是房裡生的。正是險道神。撞見那壽星老兒。你也休說我的長

我也休嫌你那短。這西門慶聽了此言。心中大怒。罵道賊淫婦。還不過去。人這裡說話。也插嘴插舌的。有你什麽說處。金蓮把臉羞的通紅了。抽身走出來。說道誰這裡說我有說處可知我没說處哩。看官聽說。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見月娘與喬大户家做了親。李瓶兒都披紅簪花遞酒。心中甚是氣不憤。來家又被西門慶罵了這兩句。越發急了。走到月娘這邊屋裡哭去了。西門慶因問大妗子。怎的不來。月娘道。喬親家母。明日見有他衆官娘子。說不得來。我留下他在那裡。教明日同他一搭兒裡來。西門慶道。我說自這席間坐次上。也不好相處的。到明日怎麽廝會。說了回話。只見孟玉樓也走過這邊屋裡來。見金蓮哭泣。說道你只顧惱怎的。隨他說了幾句罷了。金蓮道。早是你在

旁邊聽着。我說他什麽歹話來。又是一說。他說別家是房裡養的。我說喬家是房外養的。也是房裡生的。那個紙包兒包着。瞞得過人。賊不逢好死的強人。就睜着眼。罵起我來。罵的人那絕情絕義。我怎來的沒我說處。改變了心。教他明日現報了我的眼。我不說的。喬小妗子出來。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你家的失迷了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人便圖往扳親家耍子兒。教他人拏我惹氣。罵我管我毬事。多大的孩子。又是我一個懷抱了。尿泡種子。平白子扳親家。有錢沒處施展的。爭破卧单。沒的葢狗咬尿胞空喜歡。如今做濕親家還好。到明日休要做了乾親家纔難。吹殺燈擠眼兒。後來的事看不見的勾當。做親時人家好。過後三年五載方了的纔一個兒。玉樓道。如今人也

賊了。不幹這個營生。論起來也還早哩。纔養的孩子。割什麼衫襟。無過只是圖往來。扳陪着耍子兒罷了。金蓮道。你的便浪揥着圖扳親家耍子。平白教賊不合鈕的强人罵我。我養蝦蟆得水蠱兒病。着什麼來由來。玉樓道。誰教你說話不着個頭項兒就說出來。他不罵你罵狗。金蓮道。我不好說的。他不是房裡是大老婆。就是喬家孩子。是房裡生的。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你家失迷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玉樓聽了。一聲兒沒言語。坐了一回。金蓮歸房去了。李瓶兒見西門慶出來了。從新花枝招颭與月娘磕頭。說道。今日孩子的事。累姐姐費心。那月娘笑嘻嘻。也倒身還下禮去。說道。你喜呀。李瓶兒道。與姐姐同喜。磕畢頭起來。與月娘李嬌兒坐着說話。只見孫雪娥大姐來。

與月娘磕頭。與李嬌兒。李瓶兒道了萬福。小玉拿將茶。正吃茶。只見李瓶兒房裡丫鬟綉春來請。說哥兒屋裡尋哩。爹使我請娘來了。李瓶兒道。妳子慌的三不知。就抱的屋裡去了。一搭兒去也罷了。是孩子沒個燈兒。月娘道頭裡進門。我教他抱的房裡去。恐怕晚了。小玉道頭裡如意兒抱着他來安兒打着燈籠。送他來。李瓶兒道。這等也罷了。于是作辭月娘。回房中來。只見西門慶在屋裡。官哥兒在妳子懷裡睡着了。因說是你如何不對我說。就抱了他來。如意兒道大娘見來安兒打着燈籠。就趂着燈兒來了。哥哥哭了一回。纔拍着他睡着了。西門慶道。他尋了這一回。纔睡了。李瓶兒說畢。望着他笑嘻嘻。說道今日與孩子定了親。累你我替你磕個頭兒。于是插燭也似磕下去。喜歡

的西門慶。滿面堆笑。連忙拉起來。做一處坐的。一面令迎春[illegible]上酒兒。兩個這屋裡吃酒。且說潘金蓮到房中。使性子。沒好氣。明知西門慶在李瓶兒這邊。一經因秋菊開的門遲了。進門就打兩個耳刮子。高聲罵道。賊淫婦奴才。怎的叫了恁一日不開。你做什麼來摺兒。我且不知你答話。于是走到屋裡坐下。春梅走來磕頭遞茶。婦人問他賊奴才。他在屋裡做什麼來。春梅道在院子裡坐着來。他叫了我那等推他還不理。婦人道。我知道他和我兩個毆業。党太尉吃匾食。他也學人照樣兒行事。欺負我。待要打他。又恐西門慶在那屋裡聽見。不言語心中又氣。一面卸了濃粧。春梅與他搭了鋪。上床就睡了。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去了。婦人把秋菊教他頂着大塊柱石。跪在院子裡。跪的

他梳了頭。教春梅扯了他褌子。拏大板子要打他。那春梅道好乾淨的奴才。教我扯褌子。倒沒的汚濁了我的手。走到前邊。旋叫了畫童兒小廝。扯去秋菊底衣。婦人打着他罵道賊奴才淫婦。你從幾時。就恁大來。別人興你。我却不興你。姐姐你知我見的。將就膿着些兒罷了。平白撐着頭兒。逞什麽强。姐姐你休要倚着。我到明日洗着兩個眼兒看着你哩。一面罵着又打。打了大罵。打的秋菊。殺猪也似叫。李瓶兒那邊纔起來。正看着妳子官哥兒。打發睡着了。又諕醒了。明明白白。聽見金蓮這邊。打丫鬟罵的言語兒妨頭。聞一聲兒不言語。諕的只把官哥兒耳朶握着。一面使綉春去。對你五娘說。休打秋菊罷。哥兒纔吃了些妳。睡着了。金蓮聽了。越發打的秋菊狠了。罵道賊奴才。你身上

打着一萬把刀子。這等叫饒。我是恁性兒。你越叫我越打。莫不為你拉斷了路行人。人家打丫頭。也來看着你。好姐姐。對漢子說。把我別變了罷。李瓶兒這邊分明聽見指罵的是他。把兩隻手氣的冷。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早辰茶水也沒吃。摟着官哥兒。在炕上就睡着了。等到西門慶衙門中回家。入房來看官哥兒。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睡在炕上。問道你怎的這咱還不梳頭收拾。上房請你說話。你怎搽的眼恁紅紅的。李瓶兒也不題金蓮那邊指罵之事。只說我心中不自在。西門慶告說。喬親家那裡。送你的生日禮來了。一疋尺頭。兩壜南酒。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嗄飯。又是哥兒近節的兩盤元宵。四盤蜜食。四盤細菓。兩掛珠子吊灯。兩座羊皮屏風燈。兩疋大紅官段。一頂

青段攢的金八吉祥帽兒。兩雙男鞋。六雙女鞋。咱家倒還沒往他那裡去。他又早與咱孩兒近節來了。如今上房的請你計較去。只他那裡使了個孔嫂兒。和喬通押了禮來。大妗子先來了。說明日喬親家毋不得來。直到後日纔來。他家有一門子做皇親的喬五太太。聽見和咱門做親。好不喜歡。到十五日。也要來走走。咱少不得補個帖兒請去。李瓶兒聽了。方慢慢起來梳頭。走到後邊。拜了大妗子。孔嫂兒。正在月娘房裡待茶。禮物都擺明間內。都看了一面打發回盒起身。與了孔嫂兒喬通每人兩方手帕五錢銀子。寫了回帖。又差人補請帖。送與喬太太去了。正是但將鐘鼓悅和愛。好把犬羊爲國羞。有詩爲証

西門獨富太驕矜　襁褓孩童結做親

不獨資財如糞土　也應嗟歎後來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豪家攔門玩烟火　貴家高樓醉賞燈

星月當空萬燭燒　人間天上兩元宵
樂和春奏聲偏好　人蹈衣歸馬亦嬌
易老韶光休浪度　最公白髮不相饒
千金博得斯須刻　分付譙更仔細敲

話說西門慶打發喬家去了。走來上房。和月娘。大妗子。李瓶兒商議。月娘道他家既先來與咱家孩子送節。咱少不的也買禮過去。與他家長姐近節。就權爲掠定一般。月娘道。庶不差了禮數。大妗子道。咱這裡少不的立上個媒人往來方便些。月娘道是孔嫂兒。咱家安上誰好。西門慶道。一客不煩二主。就安上老

焉麗于是連忙寫了請帖八個。就叫了老馮來。教他同玳安拿請帖盒兒十五日請喬老親家母。喬五太太。并尚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段大姐。鄭三姐來赴席與李瓶兒做生日。并吃看燈酒。一面分付來興兒拿銀子。早往糖餅鋪早定下蒸酥點心。多用大方盤。要四盤蒸餅。兩盤菓餡團圓餅。兩盤玫瑰元宵餅。買四盤鮮果。一盤李乾。一盤胡桃。一盤龍眼。一盤荔枝四盤羮肴。一盤燒鵞。一盤燒雞。一盤鴿子兒。一盤銀魚乾。兩套遍地錦羅段衣服。一件大紅小袍兒。一頂金絲縐紗冠兒。兩盞雲南羊角珍燈。一盒衣翠。一對小金手鐲。四個金寳石戒指兒應伯爵來講李智黄四官銀子事。看見問其所以。西門慶告訴與喬大戶結親之事。十五日好歹請令正來陪親家坐的。伯爵

道嫂子呼喚房下必定來西門慶道今日請衆堂官娘子吃酒十四日早裝盒担教女婿陳經濟和賁四穿青衣服押送過去喬大戶那邊酒筵管待重加荅賀回盒中回了許多生活鞋脚俱不必細說且說那日院中吳銀兒咱每往獅子街房子內先送了禮來買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兩方銷金汗巾一雙女鞋來與李瓶兒上壽就拜乾兒相交月娘收了禮物打發轎子回去李桂姐只到次月纔來見吳銀兒在這裡悄悄問月娘他多咱來了月娘如此這般告他說昨日送了禮來拜認你六娘做乾女兒了李桂姐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日只和吳銀兒使性子兩個不說話却說前廳有王皇親家二十名小廝唱戲挑了廂子來有兩名師父領着先與西門慶磕

頭西門慶分付西廂房做戲房管待酒飯堂客到時吹打迎接大廳上玳筵齊整錦茵匝地先是周守備娘子荆都監毋親荆太太與張團練娘子先到了俱是大轎排軍喝道家人媳婦跟隨裡邊月娘眾姊妹多穿着袍出來迎接至後廳敘禮與眾親相見畢讓坐遞茶等着夏提刑娘子到纔擺茶不料等的日中還不見來小廝邀了兩三遍約午後時分纔喝了道來擡着衣匣家人媳婦跟隨許多僕從擁護鼓樂接進去後廳與眾堂客見畢禮數依次席坐下先在捲棚內擺茶然後大廳上坐春梅玉簫迎春蘭香都是雲髻珠子纓絡兒金灯籠墜遍地錦比甲大紅段袍翠藍織金裙兒惟春梅寶石墜子大紅遍地錦比甲在席上捧杯斟酒那日王皇親家樂扮的是西廂記不說畫堂

深處。珠圍翠繞。歌舞吹彈飲酒。单表西門慶那日。打發堂客上
上茶。就騎馬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徃獅子街房裡去了。分付四
架烟火。拿一架那裡去。晚夕堂客根前放。兩架那裡樓上。設放
圍屏卓席。掛上灯。旋叫了個厨子。生了火。家中抬了兩食盒下
飯菜蔬。兩坛金華酒。叫了兩唱的。董嬌兒韓玉釧兒。原來西門
慶。先使玳安。僱下轎子。請王六兒同徃獅子街房裡去。見婦人
爹說請韓大嬸。那裡晚夕看放烟火。那婦人笑道。我羞刺刺。怎
麼好去哩。你韓大叔知道。不嗔玳安道。爹對韓大叔說了。教你
老人家快收拾哩。若不是使了老馮來請你老人家。今日各宅
眾奶奶吃酒。六姐見他看哥兒那裡抹嘴去。見爹巴巴使了我
來。因叫了兩個唱的。沒人陪他。那婦人聽了。還不動身。一面只

見韓道國來家。玳安道。這不是韓大叔來了。韓大嬸這裡不信
我說哩。婦人向他漢子說。真個教我去。韓道國道。老爹再三說
兩個唱的。沒人陪他。請你過去。晚夕就看放烟火。等你。還不收
拾哩。剛纔教我把鋪子也收了。就晚夕一搭兒裡坐坐。保官兒
也往家去了。晚夕該他上宿哩。婦人道。不知多咱纔散。你到那
裡坐回就來罷。家裡沒人。你又不該上宿。說畢。打扮穿了衣服。
玳安跟隨。逕到獅子街房裡來。朌妻一丈青。又早床房裡收拾
乾淨。下床炕帳幔褥被。多是見成的。安息沉香。薰的噴鼻香。房
裡吊着兩盞紗燈。地平上火盆裡。籠着一盆炭火。婦人走到裡
面炕上坐下。良久來朌妻一丈青。走出來。道了萬福。拿茶吃了。
西門慶與應伯爵。看了回燈。纔到房子裡。兩個在樓上打雙陸。

樓上掛了六扇窗戶掛着簾子。下邊就是灯市。十分熱鬧。打了回雙陸。收拾擺飯吃了。二人在簾裡。觀看燈市。但見

萬井人烟錦繡圍。　香車駿馬鬧如雷。

鰲山聳出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伯爵因問明日喬家那頭幾位人來。西門慶道。有他家做皇親家五太太。明日我又不在家。早辰從廟中上元醮。又是府裡周菊軒那裡。請吃酒。西門慶見人叢裡謝希大祝日念。同一個戴方巾的。在燈棚下看燈。指與伯爵瞧。因問那戴方巾。這個人你不認的他。如何跟着他一荅兒裡走。伯爵道。此人眼熟。不認的他。西門慶便吽玳安。你去下邊悄悄請了謝爹來。休教祝麻子和那人看見。玳安小廝。眼裡說話賊。一直走下樓來。挨到人鬧

裡。待祝日念和那人先過去了。從傍邊出來。把謝希大拉了一把。慌的希大回身觀着。却是他玳安。道爹和應二爹。在這樓上。請謝爹說話。希大道。你去。知道了。等陪他兩個到粘梅花處。就去見你爹。玳安便一道烟去了。不想到了粘梅花處。這希大向人鬧處。就扨過一邊。由着祝日念和那一個人。只顧哩尋他。便走來樓上。見西門慶應伯爵二個作揖。因說道。哥來此看燈。早辰就不說呼喚兄弟一聲。西門慶道。我早辰對衆人。不好邀你毋的。已托應二哥。到你家請你去。請你不在家。剛纔祝麻子。沒看見你這裡來。因問那戴方巾的是誰。希大道。那戴方巾的。是王昭宣府裡王三官兒。今日和祝麻子到。我家。央我同許不與先生那裡借三百兩銀子。央我和老孫祝麻子作保。要幹前程

入武學肄業。我那裡管他這閒帳。剛纔㬉他燈市裡走了走。聽見哥使盛价呼喚。我只伴他到粘梅花處。交我乘人亂。就㧞開了。走來見哥。因問伯爵。你來多大回了。伯爵道。哥使我先到你家。你不在。我就來了。和哥在這裡打了這回雙陸。西門慶問道你吃了飯不曾。呼小厮拿飯來你吃。謝希大道。可知道哩。早辰從哥那裡出來。和他兩個搭了這一日。誰吃飯來。西門慶分付玳安。廚下安排飯來。與你謝爹吃。不一時。搽抹卓兒乾淨。就是春盤小菜。兩碗稀爛下飯。一碗𤍠肉粉湯。兩碗白米飯。希大獨自一個。吃了裏外乾淨。剩下些汁湯兒。還泡了碗飯吃了。玳安收下家伙去。希大在傍看着兩個打雙陸。只見兩個唱的門首下了轎子。擡轎的各提着衣裳包兒。笑進來。伯爵早巳在窓裏看

見說道兩個小淫婦兒這咱纔來分付玳安且別教他往後邊去先叫他樓上來見我希大道今日叫的是那兩個玳安道是董嬌兒韓玉釧兒忙下樓說道應二爹叫你說話兩個那裡肯來一直往後走了見了一丈青拜了引他入房中看見王六兒頭上戴着時樣扭心鬏髻兒羊皮金箍兒身上穿紫潞紬襖兒玄色一塊瓦領披襖兒白挑線絹裙子下邊顯着趫趫兩隻金蓮穿老鴉段子紗綠鎖線的平底鞋兒拖的水髩長長的紫膛色不十分搽鉛粉學個中人打扮耳邊帶着丁香兒進門只望着他拜了一拜多在炕邊頭坐了小鐵棍拿茶來王六兒陪着吃了兩個唱的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看一回兩個笑一回更不知是什麼人落後玳安進來兩個唱的悄悄問他每房

中那一位是誰。玳安沒的回答。只說是俺爹大姨人家。接來這看燈兩個聽的。進房中。從新說道。俺每頭裡。不知是大姨。沒曾見的禮。休怪。于是揷燭。磕了兩個頭。慌的王六兒連忙還下半禮。落後擺上湯飯來。陪着同吃。兩個拿樂器。又唱與王六兒聽。伯爵打了雙陸下樓來小淨手。聽見後邊唱。點手兒叫過玳安。問道你告我說。兩個唱的。在後邊唱與誰聽。玳安只是笑。不做聲。說道你老人家。曹州兵備。好管事寬。唱不唱。管他怎的。伯爵道好賊小油嘴。你不和說。愁我不知道。玳安笑道。你老人家知道罷了。又問怎的。說畢。一直往後走了。伯爵上的樓來。西門慶又與謝希大打了三貼雙陸。只見李銘。吳惠。兩個驀地上樓來磕頭。伯爵道好呀。你兩個來的正好。在那裡來。怎知道俺每在

這裡。李銘跪下。掩口說道。小的和吳惠。先到宅裡來。宅裡說爹每在這邊房子裡擺酒。前來伏侍爹們。西門慶道。也罷你起來伺候。玳安快往對門。請你韓大叔去。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作了揖坐下。一面收拾放卓兒。廚下拿春盤案酒來。琴童便在旁邊用銅布甑兒篩酒。伯爵與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韓道國打橫坐下。把酒來斟。一面使玳安後邊。請唱的去。少頃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慢條斯禮上樓來。望上不當不正。磕下頭去。伯爵罵道。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這兩個小淫婦兒。頭裡知道我在這裡我叫着。怎的不先來見我。這等大胆。到明日一家。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怕。董嬌兒咲道。哥兒那裡隔墻掠見腔兒。可不把我諕殺。韓玉釧道。你知道愛奴兒。掇着獸頭城以裡掠。好個丟醜

兒的孩兒。伯爵道。哥你今日忒多餘了。有了李銘吳惠在這裡唱罷了。又要這兩個小淫婦做什麼。還不趁早打發他去。大節夜還趕幾個錢兒。等住回晚了。越發沒人要了。韓玉釧兒道。哥兒。你怎的沒着大爹。叫了俺每來答應。又不伏侍你。哥你怎的閑出氣。伯爵道。傻小刺骨兒。你見在這裡。不伏侍我。你說伏侍誰。韓玉釧道。唐胖子吊在醋缸裡。把你撅酸了。伯爵道。賊小淫婦兒。是撅酸了我。等住回散了家去時。我和你答話。我左右有兩個法兒。你原出得我手。董嬌兒問道。哥兒。那裡兩個法兒。說來我聽。伯爵道。我頭一個兒。對巡捕說了。拿你犯夜。到第二日。我拿個拜帖兒。對你周爺說。撥你一頓好拶子。十分不巧。只消三分銀子燒酒。把擡轎的灌醉了。隨你這小淫婦兒去。天晚

到家沒錢。不怕鴇子不打。骨我腿事。韓玉釧道。十分晚了。俺每不去。在爹這房子裡睡。再不。教爹這裡差人送俺每王媽媽支錢一百文。不在于你。好淡嘴女。又十撇見伯爵道。我是奴才。如今年程欺保了。拏三道三。說笑回。兩個唱的。在傍彈唱了春景之詞。衆人纔拿起湯飯來吃。只見玳安兒走來。報道。祝爹來了。衆人多不言語。不一時。祝日念上的樓來。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說道你兩個好吃。可成個人。因說謝子張。哥這裡請你也對我說一聲兒。三不知就走的來了。教我只顧在粘梅花處那裡尋你。希大道我也是悞行。纔撞見哥在樓上。和應二哥打雙陸。走上來作揖。被哥留住了。西門慶因令玳安兒。拏椅兒來。和我祝兄弟。在下邊坐罷。于是安放鍾筯。在下席坐了。廚下拿

了湯飯上來。一齊同吃。西門慶只吃了一個包兒呷了一口湯因見李銘在旁都遞與李銘。遞下去吃了。那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韓道國每人青花白地吃一大深碗八寶攢湯。三個大包子。還零四個挑花燒賣。只留了一個包兒壓碟兒左右收下湯碗去。斟上酒來飲酒。希大因問祝日念道。你陪他還到那裡纔拆開了。怎知道我在這裡。祝日念于是如此這般告說我因尋了你一回尋不着就同王三官到老孫會了。往許不與先生那里借三百兩子去。乞孫寡嘴老油嘴把借契寫差了。希大道你每休寫上我我不管。左右是你與老孫作保。討保頭錢使。因問怎的寫差了。祝日念道我那等分付他寫了文書滑着些立與他三限纔還他這銀子。不依我教我從新把文書又改了。希大

道你文書上怎麽寫着。念一遍我聽。祝日念道。依着了我這等
寫。

立借契人王宷。係招宣府舍人。休說因爲要錢使用。只說要
錢使用。憑中見人孫王化。祝日念作保。借到許不與先生。[illegible]
下。不要說白銀軟斯金三百兩。毋月休說利錢。只說出納柵
兒五百文。約至次年交還。別要題次年。只說約至三限交還
那三限頭一限。風吹轆軸打孤雁。第二限。水底魚兒跳上岸。
第三限。水裡石頭泡得爛。這三限交還他。平白寫了。垓子點
頭。那一年總還他。我便說垓子點頭。倘忽遇着一年地動。怎
了。教我改了兩句。說道如借債人東西不在。代保人門面南
北躲閃。恐後無憑。立此文契不用。到後又批了兩個字。後空

謝希大道你這等寫着還說不滑稽及到水裡石頭爛了時節他和尚在也不在祝日念道你到說的好有一朝天旱水淺朝廷挑河把石頭乞做功的夫子兩三鍬頭坎得稀爛怎了那裡少不的還他銀子眾人說笑了一回看看天晚西門慶分付樓上點起燈又樓簷前一邊一盞羊角玲灯甚是奇巧不想家中月娘使棋童兒和排軍人擡送了四個攢盒多是美口糖食細巧菓品也有黃烘烘金橙紅馥馥石榴甜磂磂橄欖青翠翠蘋婆香噴噴水梨又有純蜜盞盂透糖大棗酥油松餅芝麻象眼骨牌減煠蜜潤絛環也有柳葉糖牛皮纏端的世上稀奇寰中少有西門慶叫棋童兒向前問他家中眾奶奶們散了不曾還在那裡吃酒誰使你送來棋童道大娘使小的送來與爹這邊

下酒。眾奶奶們還未散哩。戲文扮了四摺。大娘留住大門首吃酒。看放烟火哩。西門慶問有人看沒有。棋童道。擠匝匝街人看。西門慶道。我分付下平安兒。留下四名青衣排軍。拏欄杆在大門首攔人伺候。休放閑雜人挨擠。棋童道。小的與平安兒兩個同排軍。多看放了烟火。眾奶奶們七八散了。大娘纔使小的來了。並沒閑雜人攪擾。西門慶聽了。分付把桌上飲饌多搬下去。將攢盒擺上。廚下拏上一道果餡元宵來。兩個唱的在席前遞酒。西門慶分付棋童。回家看去。一面重篩美酒。再設珍羞。教李銘吳惠席前彈唱了一套燈詞。雙調新水令。

鳳城佳節賞元宵。遶鰲山瑞雲籠罩。見銀河星皎潔。看天塹月輪高。動一派簫韶。開玳宴儘歡樂。

川撥棹　花燈兒兩邊挑。更那堪一天星月皎。我到見綉帶風飄。寶蓋微搖。鰲山上燈光照耀。剪春娥頭上挑。

第七兒　一壁廂舞着唱着。共彈着。驚人的這百戲其實妙。動人的高戲怎生學。笑人的院本其實笑。

梅花酒　呀一壁廂舞飽老。仕女每打扮的清標。有萬種妖嬈。更百媚千嬌。一壁廂舞迓鼓。一壁廂蹝高撬。端的有笑樂。絪氳氳蘭麝飄。笑吟吟飲香醪。

喜江南　呀今日喜孜孜開宴賞元宵。玉纖慢撥紫檀槽。灯光明月兩相耀。照樓臺殿閣。今日個開懷沉醉樂淘淘。

唱畢。吃了元宵。韓道國先往家去了。少頃。西門慶分付來昭。將樓下開下兩間。吊掛上簾子。把烟火架擡出去。西門慶與衆人

在樓上看。教王六兒。陪兩個粉頭。和來昭妻一丈青。在樓下觀
看。玳安和來昭。將烟火安放在街心裏。須臾點着。那兩邊圍看
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數。都說西門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誰人不
來觀看。果然紮得停當好烟火。但見

一丈五高花椿。四圍下山棚熱鬧。最高處一隻仙鶴。口裡啣
着。一封丹書。乃是一枝起火。起去萃山律。一道寒光。直鑽透
斗牛邊。然後正當中。一個西瓜砲迸開。四下裡人物皆着。驚
刴刴萬個轟雷皆燎徹。彩蓮舫。賽月明。一個趕一個。猶如金
燈冲散碧天星。紫葡萄。萬架千株。好似驪珠倒挂。水晶簾泊。
霸王鞭。到處响喨。地老鼠。串遶人衣。瓊盞玉臺。端的旋轉得
好看。銀蛾金彈。施逞巧妙難移。八仙捧壽。名顯中通。七聖降

妖。逼身是火。黃烟兒。綠烟兒氤氳籠罩萬堆霞。緊吐蓮。慢吐蓮。燦爛爭開十段錦。一丈菊與烟蘭相對。火梨花共落地桃爭春。樓臺殿閣。頃刻不見巍峩之勢。村坊社鼓。彷彿難聞歡鬧之聲。貨郎担兒。上下光焰齊明。鮑風車兒。首尾迸得粉碎。五鬼鬧判。焦頭爛額見猙獰。十面埋伏。馬到人馳無勝負。總然費却萬般心。只落得火滅烟消成煨燼。

玉漏銅壺且莫催　星橋火樹徹明開
萬般傀儡皆成妄　使得遊人一笑回

那應伯爵。見西門慶有酒了。剛看罷烟火。下樓來見六兒在這裡推小淨手。拉着謝希大祝日念。也不辭西門慶就走了。玳安便道。二爹那裡去。伯爵便向他耳邊說道。傻孩子。我頭裡說的

那本帳我若不起身別人也只顧坐着頭的就不起了等你爹
問你只說俺每多跑了落後西門慶見烟火放了問伯爵等那
裡去了玳安道應二爹和謝爹多一路去了小的攔不回來爹
上覆爹西門慶就不再問了因叫過李銘吳惠來每人賞了一
大巨杯酒與他吃分付我且不與你唱錢你兩個到十六日早
來答應還是應二爹三個并衆夥計當家兒晚夕在門首吃酒
李銘跪下道小的告稟爹十六日和吳惠左順鄭奉三個多往
東平府新陞的胡爺那裡別任官身去只到後晌纔得來西門
慶道左右俺每晚夕纔吃酒哩你只休悞了就是了二人道小
的並不敢悞於是跪着吃畢酒出門拜辭西門慶分付明日家
中堂客擺酒李桂姐吳銀姐多在這裡你兩個好歹來走一走

與兩個唱的。一同出門。不在話下。西門慶分付來昭。玳安。琴童。看着收家活。滅息了燈燭。就往後邊房裡去了。且說來昭兒子小鐵兒。正在外邊看放了烟火。見西門慶進去了。于是來樓上見他爹老子。棹一盤子𥻘合的肉菜。一甌子酒。和些元宵。拿到屋裡。就問他娘一丈青。手裡拏着燒胡鬼子。被他娘打了兩下。不防他走在後邊院子裡頑耍。只聽正面房子裡笑聲。只說唱的還沒去哩。見房門關着。于是眼裡望裡張看。見房裡掌着灯燭。原來西門慶和王六兒兩個在床沿子上行房。西門慶已有酒的人。把老婆倒按在床沿上。灯下褪去小衣。那話上使着托子。幹後庭花。一手一陣。往來捱打。何止數百回。捱打的連聲響喨。其喘息之聲。往來之勢。猶賽折床一般。無處不聽見。這小孩

子。正在那裡明靚。不防他娘一丈青走來後邊。看見他孩子。揪着頭角兒揪到那前邊鑿了兩個栗爆。罵道賊禍根子。小奴才兒。你還少第二遭死。又往那裡聽他去。于是與了他幾個元宵吃了。不放他出來。就嚇住他上炕睡了。西門慶和老婆足幹搗有兩頓飯時。纔了事。玳安打發檯轎的酒飯吃了。跟送他到家。然後纔來。同琴童兩個。打着燈兒跟西門慶家去。正是不愁明月盡。自有暗香來。有詩爲證。

南樓玩賞頓忘歸　撿有風流得幾時
回來明月三更轉　不覺歡娛醉似泥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爲失金西門慶罵金蓮　因結親月娘會喬太太

細推今古事堪愁　貴賤同歸土一丘
漢武玉堂人豈在　石家金谷水空流
光陰自旦還將暮　艸木從春又到秋
閑事與時俱不了　且將身入醉鄉遊

話說西門慶歸家。巳有三更時分。到于後邊吳月娘還未睡。正和吳大妗子衆人坐着說話。見李瓶兒。還伺候着。與他遞酒大妗子見西門慶來家。就過那邊屋裡去了。月娘見他有酒了。打發他脫了衣裳。只教李瓶兒與他磕了頭。同坐下。問了回今日酒席上話。玉簫點茶來吃。因有大妗子在。就往孟玉樓房中歇

了一夜。到次日厨役早來。收拾擡辦酒席。西門慶先到衙門中拜牌。大發放。夏提刑見了。致謝昨房下厚擾之意。西門慶道日昨甚是簡慢。恕罪恕罪。來家有喬大戶家使了孔嫂兒引了喬五太太那裡家人。送禮來了。一罈南酒。四樣殽品。西門慶收了。管待家人酒飯。孔嫂兒進裡邊。月娘房裡坐的。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轎子先來了。拜了月娘。衆人多陪着孔嫂兒吃茶。正值李智黃四。関了一千兩香蠟銀子。賁四從東平府押了來家。應伯爵打聽得知。亦走來幫扶交與西門慶。令陳經濟拿天平在廳上鎜秤。兑明白收了。還欠五百兩。又銀一百五十兩利息。當日黃四。拿出四錠金鐲兒來。重三十兩。筭一百五十之數。别的捣換了合用。西門慶分付二人。你等過灯節。再來計較。我連日

家中有事。那李智黄四老爹長。老爹短。千恩萬謝出門。應伯爵因記掛着二人。許了他些業障兒。趂此擦會。好問他。正要跟隨同去。又被西門慶叫住說話。西門慶因問昨日。你每三個怎的三不知。不和我說。就走了。我使小廝落後趕你不着了。伯爵道昨日甚是深擾哥。本等酒勾多了。我見哥也有酒了。今日嫂子家中擺酒。已定還等哥說話。俺每不走了。還只顧纏到多咱。我猜哥今日也沒得往衙門裡去。本等連日辛苦。西門慶道我昨日來家。已有三更天氣。今日還早到衙門。拜了牌。坐廳大發放理了回公事。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今日觀裡打上元醮。拈了香回來。還赶了往周菊軒家吃酒去。不知到多咱。纔得來家。伯爵道。還是虧哥好神思。你的大福。不是面獎。若是第二個也

成不的。兩個說了一回。西門慶要留伯爵吃飯。伯爵道。我不吃飯去罷。西門慶又問嫂子怎的不來。伯爵道。房下轎子已叫下來便來也。舉手作辭出門。一直赶往李智黃四去了。正是假饒駕霧騰雲術。取火鑽冰只要錢。却說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把手中拿着黃烘烘四錠金鐲兒。心中甚是可愛。口中不言。心裡暗道。李大姐生的這孩子。甚是脚硬。一養下來。我平地就得此官。我今日與喬家結親。又進這許多財。于是用袖兒抱着那四錠金鐲兒。也不到後邊。徑往花園內李瓶兒房裡來。正往潘金蓮角門首所過。只見金蓮正出來看見。叫住問道。你手裡托的是什麽東西兒。過來我瞧瞧。那西門慶道。等我回來與你瞧。托着一直往李瓶兒那邊去了。這婦人見叫不回他來。心中就有

幾分羞訕。說道什麼罕稀貨件的。這等誆人子。剌剌的不與我瞧罷。賊跌折腿的三寸貨強盜。正麼剛遂進他門去。正走着。乾脅的。把那兩條腿搵折了。纔見報了我的眼。却說西門慶。拿着金子。走入李瓶兒房裡。見李瓶兒纔梳了頭。妳子正抱着孩子頑耍。西門慶一徑裡。把那四個金鐲兒抱着。教他手兒撾弄。李瓶兒道。是那裡的。只怕氷了他手。西門慶。悉把李智黃四。今日還銀子。准折利錢約這金子。這李瓶兒。生怕氷着他。取了一方通花汗巾兒。與他裹着耍子。只見玳安走來。說道雲夥計。騎了兩疋馬來。在外邊。請爹出去瞧。西門慶問道。雲夥計他是那裡的馬。玳安道。他說是他哥雲參將。邊上稍來的馬。只說會行。正說着。只見後邊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大妗子。并他媳婦兒。鄭三

姐。多來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西門慶丟下那四錠金子。就往外邊大門首。看馬去了。李瓶兒見衆人來到。只顧與衆人見禮讓坐。也就忘記了孩子。拿着這金子。弄來弄去。少了一錠。只見奶子如意兒問李瓶兒。說道娘。沒曾收哥兒耍的那錠金子。只三錠少了一錠了。李瓶兒道。我沒曾收。我把汗巾子。替他裹着哩。如意兒道。汗巾子也落在地下了。我料來那裡得那錠金子來。屋裡就亂起來。奶子問迎春。迎春就問老馮。老馮道。耶嚛耶嚛。我老身就瞎了眼。也沒看見。老身在這裡恁幾年。就是折針。我也不敢動。娘。他老人家知道我。就是金子我老身也不愛。你每守着哥兒。沒的冤枉起我來了。李瓶兒笑道。你看這媽媽子說混話。這裡不見的。不是金子。却是什麼。又罵迎春賊臭肉。平

白亂的是些什麽。等你爹進來。等我問他。只怕是你爹收了。怎
的只收一錠兒。孟玉樓問道。是那裡金子。李瓶兒道。是他爹外
邊。拿來的與孩子耍。誰知道是那裡的。不想西門慶在門首看
了一囬馬。衆夥計家人。多在跟前。教小厮來回騎。溜了兩遭。西
門慶雖是兩疋東路來的馬。鬃尾醜。不十分會行。論小行也罷
了。因問雲夥計道。此馬你今兒那裡要多少銀子。雲離守道。兩
疋只要七十兩。西門慶道。也不多。只是不會行。你還綽了去。另
有好馬騎來。倒不說銀子。說畢。西門慶進來。只見琴童來請。六
娘房裡。請爹哩。于是走入李瓶兒房裡來。李瓶兒問他金子。你
收了一錠去了。如何只三錠在這裡。西門慶道。我丟下。就出來
了。外邊看馬。誰收那錠來。李瓶兒道。你沒收。却往那裡去了。尋

了這一日。沒有。妳子推老馮。急的那老馮賭身罰咒。只是笑。西門慶道。端的是誰拿了。由他慢慢兒尋罷。李瓶兒道。頭裡要尋。已後邊和大妗子女兒兩個來時亂着。就忘記了。我只說你收了出去。誰知你也沒收。就兩躭了。尋起來。諕的他們多走了。于是把那三錠。還交與西門慶收了。正值賁四。傾了一百兩銀子來。交西門慶往後邊收兌銀子去。且說潘金蓮聽見李瓶兒這邊擦。不見了孩子耍的一錠金鐲子。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就先走來房裡。告月娘說。姐姐你看三寸貨幹的營生。隨你家怎的有錢也不該拿金子。與孩子耍。月娘道。剛纔他每告我說。他房裡。好不翻亂。說不見了金鐲子。端的不知那裡的金鐲子。金蓮道。誰知他是那裡的。你還沒見他頭裡從外邊拿進來。那等

用襖子袖兒托着。恰是八蠻進寶的一般。我問他是什麽。拿過
來我瞧瞧。頭兒也不囘。一直奔命往屋裡去了。遲了一回。反亂
起來。說不見了一錠金子。乾净就是他學三寸貨。說不見了。由
他慢慢兒尋罷。你家就是王十萬。也使不的。一錠金子。至少重
十來兩。也值個五六十兩銀子。平白就罷了。瓮裡走了鱉。左右
是他家一窩子。再有誰進他屋裡去。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
兌收賁四傾的銀子。把剩的那三錠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因告
訴月娘。此是李智黃四還的。這四錠金子。拿到與孩子耍了耍。
就不見了一定。分付月娘。你與我把各房裡丫頭。叫出來審問
審問。我使小廝。街上買狼觔去了。早拿出來便罷。不然我就教
狼觔抽起來。月娘道。論起來。這金子。也不該拿與孩子。沉甸甸

氷着他怕一時砸了他手脚怎了潘金蓮在旁接過來說道不該拿與孩子耍只恨拿不到他屋裡頭裡叫着想回頭也怎的恰似紅眼軍搶將來的不教一個人兒知道這回不見了金子虧你怎麽有臉兒來對大姐姐說教大姐姐替你查考各房裡丫頭教各房裡丫頭口裡不笑毯罷了也咲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走向前把金蓮按在月娘炕上提起拳來罵道狠殺我罷了不看世界面上把你這小𢪏剌骨兒就一頓拳頭打死了單管嘴尖舌快的不管你事也來揷一脚那潘金蓮就假做喬張就哭將起來說道我曉的你倚官仗勢倚財爲主把心來横了只欺負的是我你說你這般把這一個半個人命兒打死了不放在意裡那個攔着你手兒哩不成你打不是有的是我隨你

怎麽打。難得只打的有這口氣兒在着。若没了。愁我家那病媽
媽子來。不問你要人隨你家怎麽有錢有勢和你家一來一狀
你說你是衙門裡千戶。便怎的無故只是個破紗帽。債殼子窮
官罷了。能禁的幾個人命耳。就不是教皇帝敢殺下人也怎的
幾句。說的西門慶反呵呵笑了。說道你有這原來小搊刺骨兒。
這等刀嘴。我是破紗帽窮官。教丫頭取我的紗帽來。我這紗帽
那塊兒放着破。這裡清河縣問聲。我少誰家銀子。你說我是債
殼子。金蓮道。你怎的叫我是搊刺骨來。因蹺起一隻腳來。你看
老娘這腳。那些兒放着歪。你怎罵我是搊刺骨。那刺骨也不怎
的。月娘在旁笑道。你兩個銅盆撞了鐵刷帚。常言惡人見了惡
人磨。見了惡人没奈何。自古嘴强的爭一步。六姐也虧你這個

嘴頭子。不然嘴鈍些兒也成不的。那西門慶見柰何不過他。穿了衣裳。往外去了。迎見玳安來。說周爹家差人邀來了。備馬了。請問爹先往打醮處去。往周爺家去。西門慶分付打醮處。教你姐夫去罷。到了那裡。拈了香。快來家裡看伺候馬。我往你周爺家吃酒去。就是了。說書童兒。拿冠帶過來。打發穿了。繫上帶。只見王皇親家。扮戲兩個師父。率衆過來。與西門慶叩頭。西門慶教書童看飯與他吃。說今日你等用心唱伏侍衆奶奶。我自有重賞。休要上邊打箱去。那師父跪下說道。小的每。若不用心答應。豈敢討賞。西門慶因分付書童。他唱了兩日。連賞賜封下五兩銀子賞他。書童應諾。小的知道了。西門慶就上馬。往周守備家吃酒去了。单表潘金蓮。在上房陪吳妗子坐的。吳月娘便說。

你還不往屋裡。勻勻那臉去。揉的恁紅紅的。等住回人來看着。什麼張致。誰教你惹他來。我倒替你揑兩把汗。若不是我在根前勸着。挪石鬼是也有幾下子。打在身上。漢子家。臉上有狗毛。不知好歹。只顧下死手的。和他起來了。不見了金子。隨他不見去。尋不尋。不在你。又不在你屋裡不見了。平白扯着脖子。和他强怎麽。你也丢了這口氣兒罷。幾句說的金蓮閉口無言。往屋裡勻臉去了。不一時。只見李瓶兒和吳銀兒。多打扮出來。到月娘房裡。月娘問他。金子怎的不見了。剛纔惹得他爹。和六姐兩個在這裡。好不辦了這回嘴。差些兒沒曾辨惱了打起來。乞我勸開了。他爹便往人家吃酒去了。分付小厮。買狠觔去了。等他晚上來家。要把各房丫頭。拙起來。你屋裡丫頭老婆。管着那一

門兒來。就看着孩子耍。便不見了他一錠金子。是一個半個錢的東西兒也怎的。李瓶兒道。平白他爹拿進四錠金子來。與孩子耍。我亂着陪大妗子。和鄭三姐。並他二娘坐着說話。誰知就不見了一錠。如今丫頭推妳子。妳子推老馮。急的那媽媽哭哭啼啼。只要尋死。無眼難明勾當。如今寃誰的是。吳銀兒道。天麽天麽。早是今日。我在好。每常我還和哥兒耍子。這邊屋裏梳頭。沒曾過去。不然難爲我了。雖然爹娘不言語。你我心上何安。誰人不愛錢。俺裡邊人家。最忌叫這個名聲兒。傳出去醜聽。正說着。只見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擺着衣包兒進來。咲嘻嘻先向月娘大妗子。李瓶兒磕了頭。起來望着吳銀兒拜了一拜。說道銀姐昨日來了。沒家去。吳銀兒道。你兩個怎的曉得。董嬌兒道

昨日俺兩個都在燈市街房子裡唱來。大爹對俺們說。教俺今日來唱伏侍奶奶。一面月娘讓他兩個坐下。須臾小玉拏了兩盞茶來。那韓玉釧兒董嬌兒連忙立起身來接茶。還望小玉拜了一拜。吳銀兒因問你兩個昨日唱多咱散了。韓玉釧道俺們到家也有二更多了。同你兄弟李銘都一路去來。說了一回話。月娘分付玉簫早些打發他們吃了茶罷。等住回只怕那邊人來忙了。一面放下卓兒。兩方春槅。四盒茶食。月娘使小玉你二娘房裡。請了桂姐來。同吃了茶罷。不一時。和他姑娘來到。兩個各道了禮數。坐下同吃了茶。收過家活去。忽見迎春打扮着。抱了官哥兒來。頭上戴着金梁段子。八吉祥帽兒。身穿大紅襆衣兒下邊日綫襪兒段子鞋兒。胸前項牌符索。手上小金鐲兒。李

瓶兒看見說道小大官兒沒人請你來做甚麽。一面接過來。放在膝蓋上看。見一屋裡子把眼不住的看了這頭。看那一個。桂姐坐在月娘炕上。笑引鬪他耍子。道哥子。只看就這裡想必只要我抱他。於是用手引了他引兒。那孩子就撲到懷裡。教他抱着。吳大妗子。咲道恁點小孩兒。他也曉的愛好。月娘接過來說他老子。是誰。到明日大了。管情也是小飄[闕]頭兒孟玉樓道若做了小飄[闕]頭兒。教大媽媽。就打死了。那李瓶兒道小廝你姐姐抱只休溺了你姐姐衣服。我就[illegible]打死了。那桂姐道耶樂。怕怎麽溺了。也罷。不妨事。我心裡要抱哥兒耍耍兒。于是與他兩個嘴揾嘴兒耍子。只見孟玉樓也來了。董嬌兒韓玉釧兒下來行禮畢。坐下。說道俺兩個來了這一日。還沒曾唱個兒。與娘們聽。因

叫小玉姐你取樂器來等俺唱那小玉便取箏和琵琶遞與他二人當下韓金釧兒琵琶董嬌兒彈箏吳銀兒也在旁邊陪唱於是唱了一套繁華滿月開金索掛梧桐唱出一句來端的有落塵遶梁之聲裂石流雲之響把官哥兒諕的在桂姐懷裡只磕倒着再不敢擡頭出氣兒月娘看見便叫李大姐你接過孩子來教迎春抱的屋裡去罷好箇不長俊的小厮你看諕的那臉兒這李瓶兒連忙接過來教迎春掩着他耳朶抱的往那邊房裡去了於是四個唱的齊合着聲兒唱這一套詞道

繁花滿月開錦被空閑在劣性寃家悞得我忒毒害我前生少欠他今世裡相思債廢寢忘飡倚定門兒待房櫳靜悄如何捱。

（罵玉郎）冷清清房櫳靜悄如何捱獨自把幃屏倚知他是甚
情懷想當初同行同坐同懽愛到如今孤另另怎別劃愁戚
戚酒倦醺羞㑳㑳花慵戴
（東甌令）花慵戴酒倦醺如今曾約前期不見來都應是他在
那裡那裡貪歡愛物在人何在空勞魂夢到陽臺只落得淚
盈腮
（感皇恩）呀只落得雨淚盈腮都應是命裡合該莫不是你緣
薄咱分淺都應是一般運拙時乖怎禁那攬閒人是非施巧
計裁排撕擣碎合歡帶破分開鸞鳳釵水淹浸楚陽臺
（針線箱）把一床絃索塵埋兩眉峯不展開香肌瘦損愁無柰
懶刺繡傍粧臺舊恨新愁教我如何捱我則怕蝶使蜂媒不

再來。臨鸞鏡也問道朱顏未改他又早先改。

〔採茶歌〕改朱顏瘦了形骸。冷清清怎生捱。我則怕梁山伯不戀祝英臺他若是背義忘恩尋罪責我將那盟山誓海說的明白。

〔解三醒〕頓忘了盟山誓海頓忘了音書不寄來。頓忘了枕邊許多恩和愛頓忘了素體相挨。頓忘了神前兩下千千拜頓忘了未記香羅紅繡鞋。說將起旁人見了。珠淚盈腮。

〔烏夜啼〕俺如今相離三月如隔數載要相逢甚日何年再則我這瘦伶仃形體如柴甚時節還徹了相思債又不見青鳥書來黃犬音乖每日家病懨懨懶去傍粧臺得團圓便把神羊賽意廝搜心相愛早成了鸞交鳳友省的着蝶笑蜂猜。

〔尾聲〕把局兒牢鋪擺情人終久再歸來美滿夫妻百歲諧

四個唱的正唱着只見玳安進來月娘便問你邀請的衆奶奶們怎的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小的到喬親家娘那邊邀來朱奶奶尚舉人娘子都過喬親家娘家來了只等着喬五太太到了就往咱這裡來月娘分付你就說與平安兒小厮說教他在大門首看着等奶奶們轎子到了就先進來說玳安道大門前邊大廳上鼓樂迎接哩娘們都收拾伺候就是了月娘分付玳安後廳明間鋪下錦毯安放坐位捲起簾來金鈎雙控蘭麝香飄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家人媳婦都插金戴銀披紅垂綠準備迎接新親只見應伯爵娘子兒應二嫂先到了應寶跟着轎子月娘等迎接進來見了禮數明間內坐下向月娘

拜了又拜。說俺家的常時打攪這裡。多蒙看顧良久。只聞喝道之聲漸近。月娘道。姑娘好說。常時累你二爹。前廳鼓樂响動。平安兒先進來報道。喬太太轎子到了。須臾黑壓壓一羣人。跟着五頂大轎。落在門首。惟喬五太太轎子在頭裡。轎上是垂珠銀頂。天青重沿綃金走水轎衣。使藤棍喝路。後面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四名校尉。擡衣箱火爐兩箇青衣家人。騎着小馬。後面隨從。其餘都着就是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崔大官媳婦。段大姐。并喬通媳婦。也坐着一頂小轎跟來收疊衣裳。吳月娘這裡。穿大紅五彩遍地錦。白獸朝麒麟段子通袖袍兒。腰束金鑲寶石鬧粧。頭上寶髻巍峩。鳳釵雙插。珠翠堆滿。胷前繡帶垂金。項牌錯落。裙邊禁步明珠。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

李瓶兒孫雪娥一箇箇打扮的似粉粧玉琢錦繡耀目都出二門迎接只見衆堂客簇擁着喬五太太進來生的五短身材約七旬多年紀戴着疊翠寶珠冠身穿大孔宮繡袍兒近面視之鬂髮皆白正是眉分八道雪髻綰一窩絲眼如秋水微渾鬂似楚山雲淡接入後廳先與吳大妗子敘畢禮數然後與月娘等厮見月娘再三請太太受禮太太不肯讓了半日止受了半禮次與喬大戶娘子又敘其新親家之禮彼此道及欵曲謝其厚儀已畢然後向錦屏正面設放一張錦裀座位坐了喬五太太其次就讓喬大戶娘子喬大戶娘子再三辭說姪婦不敢與五太太上坐讓朱臺官尚舉人娘子兩箇又不肯彼此讓了半日喬五太太坐了首座其餘客東主西兩分頭坐了當中大方

爐火廂籠起火來。堂中氣煖如春。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箇丫頭。都打扮起來。身上一色都大紅粧花段襖兒。藍織金裙綠遍地金比甲兒。在根前遞茶。良久。喬五太太對月娘說。請西門大人出來拜見。敘敘親情之禮。月娘道。拙夫今日衙門中理公事去了。還未來家哩。喬五太太道。大人居于何官。月娘道。乃一介鄉民。蒙朝廷恩例。實授千戶之職。見掌刑名。寒家與親家那邊結親。實是有玷。喬五太太道。娘子說那裡話。似大人這等崢嶸也殼了。昨日老身聽得舍姪女與府上做親。心中甚喜。今日我來會會。到明日席上好廝見。月娘道。只是有玷老太太名目。喬五太太道。娘子是甚麼說話。想朝廷不與庶民做親哩。老身說起來話長。如今當今東宮貴妃娘娘。係老身親姪女兒。

位父母都沒了。止有老身老頭兒在時。曾做世襲指揮使。不幸五十歲故了。身邊又無兒孫輪着。輪着別門姪另替了。手裡沒錢。如今倒是做了大戶。我這箇姪兒雖是差役立身。頗得過的日子。倒不玷污了門戶。說了一回。吳大妗子對月娘說。抱孩子出來與老太太看看。討討壽。李瓶兒慌的走去。到房裡分付奶子抱了官哥來。與太太磕頭。喬太太看了誇道好箇端正的哥哥。即叫過左右。連忙向毡包內打開。捧過一端宮中紫閃黃錦段。并一付鍍金手鐲。與哥兒戴。月娘連忙下來拜謝了。請去房中換了衣裳。須臾前邊捲棚內安放四張卓席擺下茶。每卓四十碟。都是各樣茶果甜食美口。菜蔬蒸酥點心。細巧油酥餅饊之類。兩邊家人媳婦丫頭侍奉伏侍。不在話下。吃了茶。月娘就

去後邊山子花園中。開了門。遊玩了一回下來。那時陳經濟打

熊去。吃了午齋回來了。和書童兒玳安兒。又早在前廳擺放卓

席齊整。請衆奶奶們遞酒上席。端的好筵席。但見

屏開孔雀。褥隱芙蓉。盤堆異果奇珍。瓶揷金花翠葉。爐焚獸

炭。香裊龍涎。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白玉碟高

堆麟脯。紫金壺滿貯瓊漿。煮猩唇。燒豹胎。果然下筯了萬錢。

烹龍肝。炮鳳髓。端的獻時品滿座。梨園子弟。簇捧着鳳管鸞

簫。內院歌姬。緊按定銀箏象板。進酒佳人雙洛浦。分香侍女

兩嫦娥。正是兩行珠翠列堦前。一派笙歌臨座上。

須臾吳月娘與李瓶兒遞酒。堦下戲子鼓樂響罷。喬太太與衆

親戚。又親與李瓶兒把盞祝壽。李桂姐。吳銀兒。韓玉釧兒。董嬌

兒四個唱的在席前錦瑟銀箏玉面琵琶紅牙象板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壽比南山。下邊鼓樂響動。戲子呈上戲文手本。喬五太太分付下來。教做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廚役上來獻小割燒鵝。賞了五錢銀子。比及割凡五道。湯陳三獻。戲文四摺下來。天色已晚。堂中畫燭流光者如山疊。各樣花燭都點起來。錦帶飄飄。彩繩低轉。一輪明月。從東而起。照射堂中。燈光掩映。來興媳婦惠秀與來保媳婦惠祥。每人拏着一方盤果餡元宵。都是銀鑲茶鍾。金杏葉茶匙。放白糖玫瑰。馨香美口。走到上邊。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四人。分頭照席捧遞。甚是禮數周詳。舉止沉穩。堦下動樂。琵琶箏纂笙簫笛管。吹打了一套燈詞畫眉序花月滿春城。唱畢。喬太太和喬大戶娘子。叫上戲子。賞了兩包。一兩銀

子。四個唱的每人二錢，月娘又在後邊明間內，擺設下許多果碟兒，留後座，四張卓子，都堆滿了。唱的唱，彈的彈，又吃了一回酒。喬太太再三說晚了，要起身。月娘眾人欵留不住，送在大門首，又攔了遞酒，看放烟火，兩邊街上看的人，鱗次蜂胛一般，平安兒同眾排軍執棍攔擋，再三還湧擠上來，須臾放了一架烟火，兩邊人散了。喬太太和眾娘子，方纔拜辭月娘等起身，上轎去了。那時已有三更天氣，然後又送應二嫂起身，月娘眾姊妹歸到後邊來，分付陳經濟、來興、書童、玳安兒，看着廳上收拾家活，管待戲子并兩箇師範酒飯，與了五錢銀子唱錢，打發去了。月娘分付出來，剩攢下一卓餚饌，半罈酒，請傅夥計、賁四、陳姐夫，說他們管事辛苦，大家吃鍾酒，就在大廳上安放一張卓兒

你爹不知多咱纔回。於是還有殘燈未盡。當下傳伙計賁四。經濟來保上坐。來興書童玳安平安打橫。把酒來斟。來保叫平安兒。你還委箇人大門首。怕一時爹回沒人看門。平安道。我教畫童看着哩。不妨事。於是八箇人猜枚飲酒。經濟道。你每休猜枚。大驚小唱的。惹後邊聽見。咱不如悄悄行令兒耍子。每人要一句。說的出免罰。說不出罰一大盃酒。該傳伙計先說。堪笑元宵草物。賁四道。人生歡樂有數。經濟道。趂此月色燈光。來保道。咱且休要喜。賁來興道。纔約嬌兒不在。書童道。又學大娘分付。玳安道。雖然剩酒殘燈。平安道。也是春風一度。衆人念畢。呵呵笑了。正是飲罷酒闌人散後。不知明月轉梅梢。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吳月娘留宿李桂姐　西門慶醉拶夏花兒

窮途日日困泥沙　上苑年年好物華

荊林不當車馬道　管絃長奏綺羅家

王孫草上悠揚蝶　少女風前爛熳花

懶出任從愁子笑　入門還是舊生涯

話說經濟同傳夥計衆人，前邊吃酒。吳大妗子轎子來了，收拾要家去。月娘欵留再三，說道：嫂子，再住一夜兒，明日去罷。吳大妗子道：我連在喬親家那裡，就是三四日了。家裡沒人，你哥衙裡又有事，不得在家。我家去罷。明日請姑娘衆位，好歹往我那裡大節坐坐。晚夕告百僧兒來家。月娘道：俺們明日只是晚上

些去罷了。吳大妗子道。姑娘早些坐轎子去。晚夕同坐了來家就是了。說畢裝了兩個盒子。一盒子元宵。一盒子饅頭。叫來安兒送大妗子到家。李桂姐等四個都磕了頭。拜辭月娘。也要家去。月娘道。你們慌怎的。也就要去。還等你爹來家着你去。他去分付我留下你們。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我是不敢放你去。桂姐道。爹去吃酒到多咱晚來家。俺們原等的他。娘先教我和吳銀子先去罷。他兩個今日纔來。俺們住了兩日。媽在家裡不知怎麼盼望。月娘道。可可的就是你媽盼望。這一夜兒等不的。李桂道。娘且是說的好。我家裡沒人。俺姐姐又被人包住了。寧可拿器來唱個與娘聽。娘放了奴去罷。正說着。只見陳經濟走進來叫。剩下的賞賜與我。月娘說道。喬家并各家貼轎賞一錢。

共使了十包重三兩還剩下十包在此月娘收了桂姐便道我央及姑夫你看外邊俺們的那轎子來了不曾經濟道只有他兩個的那轎子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從頭裡不知誰回了去了桂姐道姑夫你真個回了你哄我哩那陳經濟道你不信瞧去不是我哄你劉言未罷只見琴童抱進氈包來說爹家來了月娘道早是你每不去了這不你爹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進來戴着冠帽巳帶七八分酒了走入房中正面坐下月娘便道你董嬌兒韓玉釧兒二人向前磕頭西門慶問道人都散了更巳深了怎的我教他唱月娘道他們這裡求着我要家去且說西門慶向桂姐說你和銀兒亦發過了節兒去且打發他兩個去罷月娘道如何我說你們不信恰相我哄你一般那桂姐把臉兒若

低着不言語。西門慶問玳安。他兩個轎子在這裡不曾。玳安道。

只有董嬌兒韓玉釧兒。兩頂轎子何侯着哩。西門慶道。我也不

吃酒了。你們拿樂器來唱十段錦兒我聽。打發他兩個先去罷。

當下四個唱的。李桂姐彈琵琶。吳銀兒彈箏。韓玉釧兒撥阮。董

嬌兒打着緊急鼓子。一遞一個唱十段錦。二十八半截兒。吳月

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在屋裡坐的聽唱。先是桂

姐唱山坡羊。

俏冤家。生的出類拔萃。翠衾寒。孤殘獨自。自別後。朝思暮想。

想冤家。何時得遇。遇見冤家如同往。如同往該吳銀兒唱

金字經　惜花人。何處落和春。又殘倚遍危樓。十二欄十二

欄。韓玉釧唱。

駐雲飛　悶倚欄杆。燕子鶯兒怕待看。色衣誰曾犯。思量誰經慣。董嬌兒唱　呀。減盡了花容月貌。重門常是掩。正東風料峭。細雨潺潺。落紅千萬點。桂姐唱。

畫眉序　自會俏冤家。銀箏塵鎖怕湯抹。雖然是人離起尺如隔天涯。記得百種恩情。那里討半星兒狂詐。吳銀兒唱。

紅綉鞋　水面上鴛鴦一對。順河岸步步相隨。怎見個打漁船驚拆在兩下裡飛。韓玉釧唱。

要孩兒　自從他去添憔瘦。不似今番病久。才郎一去正逢春。急回頭雁過了中秋。董嬌兒唱。

傍粧臺　到如今瑤琴絃斷少知音。花好時誰共賞。桂姐唱

鎖南枝　紗窗外月兒斜。久想我人兒。常常不捨你。為我力

盡心謌。我爲你珠淚偷揩。吳銀兒唱。

桂枝香　楊花心性。隨風不定。他原來假意兒虛名到使我眞心陪奉。韓玉釧唱。

山坡羊　惜玉憐香。我和他在芙蓉帳底抵面共。你把衷腸來細講。講離情如何把奴拋棄。氣的我似醉如痴來呵。何必你別心另叙上。知巳幾時。得重整佳期。佳期實相逢如同夢裡。董嬌兒唱。

金字經　彈淚痕羅帕班。江南岸。夕陽山外山。李桂姐唱。

駐雲飛　嗏。書寄兩三番。得見艱難。再猜霜毫寫下喬公案。滿紙春心墨未乾。吳銀兒唱。

江兒水　香串懶重添。針兒怕待拈。瘦體嵒嵒鬼病懨懨。俺

將這舊恩情重檢點。愁壓挨兩眉翠尖。空惹的張郎憎厭。這些時。鶯花不捲簾。韓玉釧唱。

畫眉序　想在枕上溫存的話。不由人窓顫身麻。董嬌兒唱

紅繡鞋　一個兒投東去。一個兒向西飛。撇的俺一個兒南來。一個兒北去。李桂姐唱。

耍孩兒　你那裡偎紅倚翠綃金帳。我這裡獨守香閨淚瘖流。從記得說來呪負心的。隨燈兒滅。海神廟放着根由。吳銀兒唱。

傍粧臺　美酒兒誰共斟。意散了如瓶兒。難見兒面似参辰。從別後幾月深。畫劃兒畫損了掠兒金。韓玉釧唱。

鎖南枝　兩下裡心腸牽罣。誰知道風掃雲開。今宵復顯出

團圓月重令情郎把香羅再解訴說情誰負誰心須共你說個明白董嬌兒唱

桂枝香　怎忘了舊時山盟爲証坑人性命有情人從此分離了去何時直得成李桂姐唱

尾聲　半乂綉羅鞋眼兒見了心兒愛可喜才捨着捨白忙把這俏身挨

唱畢西門慶與了韓玉釧董嬌兒兩個唱錢拜辭出門留李桂姐吳銀兒兩個這裡歇罷忽聽前邊玳安兒和琴童兒兩個嚷亂簇擁定李嬌兒房裡夏花兒進來禀西門慶說道小的們送兩個唱的出去打燈籠往馬房裡拌草牵馬上槽只見二娘房裡夏花兒躲在馬槽底下諕了小的一跳不知甚麽緣故小的

每問着他又不說。西門慶聽見。便道那奴才在那裡。與我拿來。就坐出外邊明間。穿廊下椅子上坐着。一邊打着。一個簇把那丫頭兒揪着跪下。西門慶問他。往前邊做甚麼去。那丫頭不言語。李瓶兒在傍邊說道。我又不使你。平平白白。往馬坊裡做甚麼去。見他慌做一團。西門慶只說丫頭要走之情。即令小廝與我與他搜身上。他又不容說。于是琴童把他一拉倒在地。只聽滑浪一聲。從身從腰裡吊下一件東西來。西門慶問是甚麼。琓安遞上去。可霎作怪。却是一定金子。西門慶燈下看了。道是頭裡不見了的那定金子。尋不見。原來是你這奴才偷了。他說是拾的。西門慶問是那裡拾的。他又不言語。西門慶于是心中大怒。令琴童往前邊去取拶子來。須臾把丫頭拶起來。拶的殺豬

也是叫拶了半日。又敲二十敲。月娘見他有酒了。又不敢勸。那丫頭挨恐不過。方說我在六娘房裡地下拾的。西門慶方命放了拶子。又分付與李嬌兒領到屋裡去。明日叫媒人。即時與我拉出去賣了這個奴才。還留着做甚麼。那李嬌兒沒的話兒說。便道恁賊奴才。誰叫你往前頭去來。養在家裡。也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出去了。你就拾了他屋裡金子。也對我說一聲兒。那夏花兒只是哭。李嬌兒道。拶死你這奴才纔好哩。你還哭。西門慶道罷。把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就往前邊李瓶兒房裡去了。那小厮多出去了。月娘令小玉關上儀門。因叫道玉簫來。問他頭裡這丫頭也往前邊去來麼。小玉道。二娘三娘陪大妗子娘兒兩個往六娘那邊去。他也跟了去來。誰知他三不知就偷了他這

定金子在手裡頭裡聽見娘說爹使小厮買狼觔去了唬的他要不的在厨房問我狼觔是甚麽教俺每衆人笑道狼觔敢是狼身上的觔若是那個偷了東西不拿出來把狼觔抽將起來就纒在那人身上抽攢的手脚兒都在一處他見咱說想必慌了到晚夕赶唱的出去就要走的情見大門首有人纔藏入馬坊裡鏁在槽底下躲着不想被小厮又看見了採出來月娘道那裡看人去恁小丫頭原來這等賊頭鼠腦的到就不是個咍咳的且說李嬌兒領夏花兒到房裡李桂姐晩間甚是說夏花兒你原來是個俗孩子你恁十五六歲也知道些人事兒還這等懵懂要着俺裡邊纔使不的這裡沒人你就拾了些東西來屋裡悄悄交與你娘似這等把出來他在傍邊也好救你你怎的

不望他題一字兒。劉纔這等撥打着。好麽。乾淨俊丫頭。常言道。穿青衣抱黑柱。你不是他這屋裡人。就不管他。劉纔這等掠掣着你。你娘臉上有光沒光。又説他姑娘。你也忒不長俊。要着是我。怎教他把我房裡丫頭。對衆撥惩一頓撥子。又不是拉到房裡來。等我打。前邊幾個房裡丫頭怎的不撥。只撥你房裡丫頭。你是好欺負的。就鼻子口裡沒些氣兒。等不到明日。眞個教他拉出這丫頭去罷。你也就沒句話兒説。你不説。等我説。休教他領出去。教別人好笑話。你看看孟家的。和潘家的。兩家一似狐狸一般。你原鬬的過他了。因叫個夏花兒過來。問他你出去不出去。那丫頭道。我不出去。桂姐道。你不出去。今後要貼你娘的心。凡事要你和他一心一計。不拘拿了甚麽。交付與他。教似元

背一般擡舉你那夏花兒說姐分付我知道了按下這裡教咬夏花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李瓶兒房裡只他李瓶兒和吳銀兒炕上做一處坐的心中就要脫衣去睡李瓶兒道銀姐在這裡沒地方兒安插你且過一家兒罷西門慶道怎的沒地方兒你娘兒兩個在兩邊等我在當中睡就是李瓶兒便瞅了他眼兒道你就說下道兒去了西門慶道我如今在那里睡李瓶兒道你過六姐那邊去睡一夜罷西門慶坐了一回起身走了說道也罷也罷省的我打攪你娘兒們我過那邊屋裡睡去罷于是一直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聽見西門慶進房來天上落下來一般向前與他接衣解帶鋪陳牀鋪乾淨展放鮫綃款設珊枕吃了茶兩個上牀歇宿不題李瓶兒這裡打發西門

慶出來。和吳銀兒兩個燈下。放炕卓兒。擺下黑白棋子。對坐下象棋兒。分付迎春。定兩盞茶兒。拿個菓盒兒。把這甜金華酒兒。篩一壺兒來。我和銀姐吃。因問銀姐你吃飯。教他盛飯來你吃。吳銀兒道娘。我且不餓。休叫姐盛來。李瓶兒道也罷。銀姐不吃飯。你拿個盒蓋兒。我揀粧裡有菓餡餅兒拾四個兒來。與銀娘吃罷。須臾迎春拿了四碟小菜。一碟糟蹄子觔。一碟醎雞。一碟爊雞蛋。一碟炒的荳芽菜拌海蜇。一個菓盒都是細巧菓仁兒一盒菓餡餅兒。頓放在傍邊。少頃與吳銀兒下了三盤棋子。篩上酒來。拿銀鍾兒兩個共飲。吳銀兒叫迎春姐你遞過琵琶來。我唱個曲兒與娘聽。李瓶兒道姐姐不唱罷。小大官兒睡着了。他爹那邊又聽着。教他說咱。擲骰子耍耍罷。于是教迎春遞過

色盆來兩個擲骰兒賭酒爲樂。擲了一回。吴銀兒因叫迎春姐你那邊屋裡。請過妳媽兒來。教他吃鍾酒兒。迎春道。他摟着哥兒在那邊。炕上睡哩。李瓶兒道。教他摟着孩子睡罷。拿一甌子酒送與他吃就是了。你不知俺這小大官。好不伶俐人。只離來開他就醒了。有一日兒。在我這邊炕上睡。他爹這裡敢動一動兒就睜開眼醒了。恰似知道的一般。教奶子抱了去那邊屋裡。只是哭。只要我摟着他。吴銀兒笑道。娘有了哥兒。和爹自在覺兒也不得睡一個兒。爹幾日來這屋裡走一遭兒。李瓶兒道。他也不論。遇着一遭也不可止。兩遭也不可止。常進屋裡看他。爲這孩子來看他。不打緊。教人把肚子也氣破了。相他爹和這孩子。背地咒的白湛湛的。我是不消說的。只與人家墊舌根。誰和

他有甚麼大閒事。寧可他不來我這裡還好。第二日教人眉兒眼兒的只說俺們什麼把攔着漢子爲甚麼。剗纔到這屋裡。我就攛掇他出去。銀姐你不知俺這家。人多舌頭多。自今日爲不見了這定金子。早是你看着。就有人氣不憤。在後邊調白你大娘。說拿金子進我這屋裡來了。怎的不見了。落後不想是你二娘屋裡丫頭偷了。纔顯出個青紅皂白來。不然綁着鬼。只是俺這屋裡丫頭和奶子老馮媽媽。急的那哭。只要尋死。說道若沒有這金子。我也不家去。落後見有了金子。那咱纔背去。還打了燈家去了。吳銀兒道。娘也罷。你看爹的面上。你守着哥兒。慢慢過到那裡。是那裡。論起後邊大娘。沒甚言語也罷了。倒只是別人。見娘生了哥兒。未免都有些兒氣。爹他老人家有些主就好。

李瓶兒道。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覷。這孩子也活不到如今。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不覺坐到三更天氣。方纔宿歇。正是得意客來情不厭。知心人到話相投。有詩爲証

畫樓明日轉窓寮　相伴娉婷宿一宵

玉骨氷肌誰不愛　一枝梅影夜迢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桂姐央留夏花兒　月娘含怒罵玳安

佳名號作百花王　幼出冰肌異衆芳
映日妖嬈呈素艷　隨風冷淡散清香
玉容兵妬啼粧女　雪臉渾如傳粉郎
檀板金尊歌勝賞　何誇魏紫與姚黃

話說西門慶因放假沒往衙門裡去。早辰起來。前廳看着。差玳安送兩張卓面。與喬家去。一張與喬五太太。一張與喬大戶娘子。俱有高頂方糖。時件樹菓之類。喬五太太賞了玳安兩方手帕。三錢銀子。喬大戶娘子。是一疋青絹。俱不必細說。原來應伯爵。自從與西門慶作別。赶到黃四家。黃四又早斝中。封下十兩

銀子謝他。大官人分付教俺過節去。口氣兒只是搗那五百兩銀子文書的情。你我錢粮拿甚麽支持。應伯爵道。你如今還得多少纔勾。黄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問那内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這裡借着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如今找着再得出五十個銀子來。把一千兩合用。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應伯爵聽了。低了低頭兒説道。不打緊。假若我替你説成了。你夥計六人怎生謝我。黄四道。我對李三説。夥中再送五兩銀子與你。伯爵道。你説五兩的話。要我手段。五兩銀子要不了你的。我只消一言替你每巧一巧兒。就在裡頭了。今日俺房下往他家吃酒。我且不去。明日他請俺每晚夕賞燈。你兩個明日絶早買四樣好下飯。再着上一罈金華酒。不要。

叫唱的。他家裡有李桂兒吳銀兒還沒去裡。你院裡叫上六名吹打的。等我領着送了去。他就要請你兩個坐。我有旁邊。那消一言半句。管情就替你說成了。找出五百兩銀子來。共搗一千兩文書。一個月滿破認他五十兩銀子。那裡不去了。只當你包了一個月老婆了。常言道。秀才取添無真。進錢粮之時。香裡頭多上些木頭。蠟裡頭多攙些柏油。那裡查帳去。不圖打點。只圖混水。借着他這名聲兒。纔好行事。于是計議已定。到是李三黃四。果然買了酒禮。伯爵領着兩個小厮。擡着送到西門慶家來。西門慶正在前廳打發卓面。只見伯爵來到。作了揖。道及昨日房下在這裡打攪。回家晚了。西門慶道。我昨日周南軒那裡吃酒回家。也有一更天氣。也不曾見的新親。說老早就去了。今早

衙門中放假。也沒去看着。打發了兩張卓面。與喬親家那裡去。說畢坐下了。伯爵就喚李錦。你把禮擡進來。不一時。兩個抬進儀門裡放下。伯爵道。李三哥黃四哥。再三對我說。受你大恩。節間沒甚麼。買了些微禮來孝順你賞人。只見兩個小厮。向前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道。你們又送這禮來做甚麼。我也不好受的。還教他擡回去。伯爵道。哥你不受他的。這一擡出去。就醜死了。他還要叫唱的來伏侍。是我阻住他了。只叫了十六名吹打的。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卽令與我叫進來。不一時把十六名樂工。叫至當面跪下。西門慶向伯爵道。他既是叫將來了。莫不又打發他。不如請他兩個來坐坐罷。伯爵得不的一聲兒。卽叫過李錦來。分付到家。對你爹說。老爹收了禮了。這裡不着請去了。叫你

爹同黃四爹早來這裡坐坐那李錦應諾下去須臾收進禮去西門慶令玳安封二一錢銀子賞他磕頭去了六名吹打的下邊伺候少頃棊童兒拿茶上來那裡吃西門慶陪伯爵吃了茶說道有了飯請問爹西門慶讓伯爵西廂房裡坐因問伯爵你今日沒會謝子張伯爵道我早辰起來時李三就到我那裡看着打發了禮來誰得閑去會他西門慶即使棊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不一時書童兒放卓兒擺飯畫童兒用旱漆方盒兒拿了四碟小菜兒都是裡外花靠小碟兒精緻一碟美甘甘十香瓜茄一碟甜孜孜五方豆豉一碟香噴噴的橘醬一碟紅馥馥的糟笋四大碗下飯一碗大燎羊頭一碗滷熰的炙鴨一碗黃芽菜並州的餛飩鷄蛋湯一碗山藥膾的紅肉圓子上下安放了兩

雙金筯牙兒。伯爵面前。是一盞上新白米飯兒。西門慶面前。干
是一甌兒香噴噴軟稻粳米粥兒。兩個同吃了飯。收了家火去。
揩抹的卓兒乾淨。西門慶與伯爵兩個坐着。賭酒兒打雙陸。伯
爵趁謝希大未來。乘先問下西門慶說道。哥明日找與李智黃
四多少銀子。西門慶道。把舊文書收了。另搗五百兩銀子文書
就是了。伯爵道。這等也罷了。哥你總不如再找上一千兩到明
日也好認利錢。我又一句話。那金子你用不着。還筭一百五十
兩與他。再找不多兒了。西門慶聽罷道。你也說的是。我明日再
找三百五十兩與他。罷。改一千兩銀子文書就是了。省的金子
放在家。也只是閒着。兩個正打雙陸。忽見玳安兒走來說道。責
四拿了一座大螺甸大理石屏風。兩架銅鑼銅鼓連鐺兒。說是

白皇親家的。要當三十兩銀子。爹當與他不當他西門慶道。你教賁四拿進來我瞧。不一時賁四同兩個人擡進去放在廳堂上。西門慶與伯爵丟下雙陸。走出來撇看。原來是三尺闊。五尺高。可卓放的螺鈿描金大理石屏風端的是一樣黑白分明。伯爵觀了一回。悄與西門慶道。哥你好細瞧。恰相好似蹲着個鎮宅獅子一般兩架銅鑼銅鼓都是彩畫生粧雕刻雲頭十分齊整。在傍一力攛掇說道。哥該當下他的。休說兩架銅鼓只一架屏風。五十兩銀子還沒處尋去。西門慶道。不知他明日贖不贖。伯爵道。沒的說贖甚麼。下坡車兒營生。及到三年過來七八本利相等。西門慶道也罷。教你姐夫前邊舖子裡兌三十兩與他罷。劉打發去了。西門慶把屏風拂抹乾淨。安在大廳正面左右

看視金碧彩霞交輝因問吹打樂工吃了飯不曾琴童道在下邊打發吃飯哩西門慶道叫他吃了飯來吹打一回我聽于是廳內擡出大鼓來穿廊下邊一架安放銅鑼銅鼓吹打起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正吹打着只見棋童兒請了謝希大到了進來與二人唱了喏西門慶道謝子張你過來估估這座屏風兒值多少價謝希大近前觀看了半日口裡只顧誇奬不已說道哥你這屏風買的巧也得一百兩銀子與他少了他不肯伯爵道你看連這外邊兩架銅鑼銅鼓帶鐺鐺兒通共與了三十兩銀子那謝希大拍着手兒叫道我的南無耶那裡尋本兒利兒休說屏風三十兩銀子還攪給不起這兩架銅鑼銅鼓來你看這兩座架做的這工夫硃紅彩漆都照依官司裡的樣範

少說也有四十觔响銅。該值多少銀子。怪不的一物一主。那裡有哥這等大福。偏有這樣巧價兒來尋你的。說了一回。西門慶請入書房裡坐的。不一時李智黃四也到了。西門慶說道。你兩個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又不好受你的。那李智黃四。慌的下了禮說道。小人惶恐。微物胡亂與爹賞人罷了。蒙老爹呼喚。不敢不來。于是搬過坐兒來。打橫坐了。須臾小廝畫童兒。拿了五盞茶上來。衆人吃了。收下盞托去。少頃玳安走上來。請問爹在那裡放卓兒。西門慶令擡進卓兒。就在這裡坐罷。于是玳安與書童兩個。一有絡擡進一張八仙瑪瑙籠漆卓兒進來。騎着火盆安放在地平上。伯爵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李智黃四兩邊打橫坐了。須臾拿上春檠按酒。大盤大碗湯飯點心。無非鵝鴨

雞蹄。各樣下飯之類。酒泛羊羔。湯浮桃浪。樂工都在窗外吹打。西門慶吽了吳銀兒席上遞酒。這裡前邊飲酒不題。却說李桂姐家保兒。吳銀兒家丫頭蠟梅。都吽了轎子來接他姐姐家去。那桂姐聽保兒來。慌的走到門外。和保兒兩個悄悄說了半日話。回到上房告辭。要回家去。月娘再三留他。俺們如今便都往吳大妗子家去。連你們也帶了去。你越發晚了。從他那裡起身。也不用轎子伴俺每走百病兒。就往家去便了。桂姐道。娘不知我家裡無人。俺姐姐又不在家。有我王姨媽那裡。又請了許多人來做盒子會。俺媽不知怎麼聒我。昨日等了我一日。他不急時。不使將保兒來接我。若是閑常日子。隨娘留我幾日。我也住了。月娘見他不肯。一面教王簫。將他那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

元宵。一盒白糖薄脆。交與保兒𢹂着。又與桂姐一兩銀子。打發他早去。這桂姐先辭月娘衆人。然後他姑娘送他到前邊。教畫童替他抱了氊包。竟來書房門首。教玳安請出西門慶來說話。這玳安慢慢掀簾子。進入書房。向西門慶請道。桂姐家去。請爹說話。應伯爵道。李桂兒這小淫婦兒原來還沒去哩。西門慶道。他今日纔家去。一面走出前邊來。看見李桂姐穿着紫丁香色潞州紬粧花肩子對衿襖兒。白展光五色線挑的寬襴裙子。用青點翠的白綾汗巾兒搭着頭。面前花枝招颭。綉帶飄飄。磕了四個頭。就道打攪爹娘這裡。西門慶道。你明日家去罷。桂姐道。家裡無人。媽使保兒拿轎子來接了。又道。我還有一件事對爹說。俺姑娘房裡那孩子。休要領出去罷。俺姑娘昨日晚夕。又打

了他幾下說起來還小哩恁怎麽不知道吃我說了他幾句從今改了他也再不敢了不爭打發他出去大節間俺娘房中沒個人使你心裡不急麽自古木杓火杖兒短強如手撥剌爹好歹看我分上留下這丫頭罷西門慶道既是你恁說留下這奴才罷一面分付玳安你去後邊對你大娘說休要叫媒人去了玳安向畫童兒抱着桂姐氊包說道拿桂姨氊包等我抱着教畫童兒後邊說去罷那畫童應喏一直徃後邊去了桂姐與西門慶說畢話東窓子前撇聲叫道應花子我不拜你了你娘家去伯爵道拉回賊小淫婦兒來休放他去了叫他唱一套兒且與我聽聽着桂姐道等你娘閒了唱與你聽伯爵道由他乾乾淨淨自你兩個梯巳話兒就不教我知道了恁大白日就家去

了。便葢了賊小淫婦兒了。投到黒還接好幾個漢子、桂姐道。汗邪了你這花子。一面笑出去。玳安跟着打發他上轎去了。西門慶與桂姐說了話。後邊更衣去了。應伯爵向謝希大說。李家桂兒這小淫婦兒就是個眞眞脫牢的強盜越發賊的疼人子。恁個大節。他肯只顧在人家住着。鴇子來叫他。又不知家裡有甚麼人兒等着他哩。謝希大道。你好猜。悄悄向伯爵耳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未數句。伯爵道。悄悄裡說道。哥正不知道哩。不一時西門慶走的脚步兒响進來。兩個就不言語了。這應伯爵就把吳銀兒摟在懷裡。和他一遞一口兒吃酒說道。是我這乾女兒又溫柔又軟欵。強如李家狗不要的小淫婦兒。一百倍了。吳銀兒笑道。二爹好罵說。一個就一個。百個就百個。一般一方之

地也有賢有愚可可見一個就比一個來俺桂姐沒惱着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闘賊狗材单管只個說白道的伯爵道你休管他家等我守着我這乾女兒過日子乾女兒過來拿琵琶且先唱個兒我聽這吳銀兒不忙不慌輕舒玉指款跨鮫綃把琵琶在于膝上低低唱了一回梆搓金

心中牵掛飯不飯茶不茶難割捨我俏冤家凄凉因爲我心上放不下更不知你在誰家要離別與我两句伶仃話拋閃殺奴家閃賺殺奴家你休要把奴來干罷

伯爵吃過酒又遞謝希大吳銀兒又唱道

常懷憂悶何時得趣我心牵掛着我有情人姊妹們拘管的緊老尊堂不放鬆顯的我言兒無信不愛你寶和金只愛你

只愛你生的胖兒俊我和你做夫妻死了甘心。教奴和你往來相趣。

這裡和吳銀前邊迤酒彈唱不題。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月娘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大姐雪娥并大師父都在上房裡坐的只見畫童兒進來月娘纔待便他叫老媽來夏花兒出去畫童便道爹使小的對大娘說教且不要領他出去罷了。月娘道你爹教賣他怎的又不賣他了。你實說是誰對你說教休要領他出去畫童兒道剛纔小的抱着桂姨毡包桂姨臨去對爹說央及留下了且將就使着罷休領出去了。爹使玳安進來對娘說玳安不進來在爹根前使小的進來了。拿過毡包送桂姨去了。這月娘聽了就有幾分惱在心中。罵玳安道恁賊兩頭弑番献勤。

欺主的奴才。嗔道他頭裡使他教媒人他就說道爹教領出去。
原來都是他弄鬼。如今又幹办着送他去了。住回等他進後來。
我和他答話。正說着只見吴銀兒前邊唱了進來月娘對他說。
你家臘梅接你來了。李家桂兒家去了。你莫不也往家去了罷。
吴銀兒道娘既留我我又家去。顯的不識敬重了。因問蠟梅你
來做甚麼。蠟梅道媽使我來瞧瞧你。吴銀兒問道家裡沒甚勾
當。蠟梅道沒甚事。吴銀兒道既沒事你來接我怎的。你家去罷。
娘留下我晚夕還同衆娘每往於奶奶家走百病兒去。我那裡
回來纔往家去哩。說畢蠟梅就要走。月娘道你叫他回來打發
他吃些甚麼兒。吴銀兒道。你大奶奶賞你東西吃哩。等着就把
衣裳包子。帶了家去。對媽媽說。休教轎子來。晚夕我走了家去。

因問吳惠化怎的不來。臘梅道。他在家裡害眼哩。月娘分付玉簫。臘梅到後邊拿下兩碗肉。一盤子饅頭。一甌子酒。打發他吃。又拿他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細茶食。回與他拿去。原來吳銀兒的衣裳包兒。放在李瓶兒房裡。李瓶兒連忙又早尋下。一套上色織金段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兒。一兩銀子。安放在他毡包內。與他。那吳銀兒喜孜孜辭道。娘。我不要這衣服罷。又笑嘻嘻道。實和娘說。我沒個白袄兒穿。娘收了這段子衣服。不拘娘的甚麼舊白綾襖兒。與我一件兒穿罷。李瓶兒道。我的白袄子多寬大。你怎的。于是叫迎春。拿鑰匙上大櫥櫃裡。拿一疋整白綾來。與銀姐。對你媽說。教裁縫替你裁兩件好袄兒。因問你要花的。要素的。吳銀兒道。娘。我要素的罷。面襯着比甲。

兒好。笑嘻嘻向迎春說道。又起動冉姐往樓上走一遭。明日我沒甚麽孝順。只是唱曲兒與姐姐聽罷了。須臾迎春從樓上。取了一疋松江潤機尖素白綾。下邊兒寫着重三十八兩遊與吳銀兒。銀兒連忙花枝招颭。綉帶飄飄。插燭也是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起來又深深拜了迎春八拜。李瓶兒道。銀姐你把這段子衣服。還包了去。早晚做酒衣兒穿。吳銀兒道。娘賞了白綾做襖兒。又包了這衣服去。于是又磕頭謝了。不一時臘梅吃了東西。衣與盒子氊包都拿回家去了。月娘便說。銀姐你這等我纔喜歡。你休學李桂兒那等喬張致。昨日和今早。只相臥不住虎子一般。留不住的。只要家去。可可兒家裡就忙的恁樣兒。連唱也不用心唱了。見他家人來接。飯也不吃就去了。就不待見

了。銀姐你快休學他。吳銀兒道。好娘。這裡一個爹娘宅裡。是那裡去處。就有虛簣放着別處。便敢在這裡。使桂姐年幼。他不知事。俺娘休要惱他。正說着。只見吳大妗子家使了小廝來定兒。來請說道。俺娘上覆三姑娘。好歹同衆位娘并桂姐銀姐。請早些過去罷。又請雪姑娘也走走。月娘道。你到家對你娘說。俺們如今便收拾去。二娘害腿疼不去。他在家看家哩。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家裡沒人。後邊姐也不去。李桂姐家去了。連大姐銀姐。和俺每六位去。你家少費心整治甚麼。俺每坐一回。晚上就來。因問來定兒。你家叫了誰在那裡唱。來定兒道。是郁大姐。說畢。來定兒先去了。月娘一面同玉樓金蓮李瓶兒大娘。并吳銀兒。對西門慶說了。分付奶子在家看哥兒。都穿戴收拾定

當。共六頂轎子起身。巡定玳安兒。棋童兒。來安兒。三個小廝。四名排軍跟轎。往吳大妗子家來。正是

萬井風光春落落　千門燈火夜漫漫
此生此夜不長見　明月明年何處看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笑卜龜兒卦

帝里元宵。風光好。勝仙島蓬萊。玉塵飛動。車喝綉轂。月照樓臺。三宮此夕歡諧。金蓮萬盞。撒向天街。迓鼓通宵。華燈競起。五夜齊開。

此隻詞兒。是前人所作。单題這元宵景致。人物繁華。且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衆人。徃吳大妗子家吃酒去了。李智黃四約坐伯爵赶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已替你二公說了。准在明日還找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到黃昏時分。就告辭去了。廂房中和謝希大還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扒在地

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在家裡害眼。小的叫了王柱來了。便叫王柱進來。與爹磕頭。那王柱掀簾進入房裡。朝上磕了頭。與李銘站立在旁。伯爵道。你家桂姐剛纔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銘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洗臉就來了。並不知道。伯爵同西門慶說他兩個相不的還沒吃飯哩。哥分付拿飯與他兩個吃。書童在旁說。二爹叫他等一等。亦發和吹打的一答裡吃罷。沒也拿飯去了。伯爵令書童取過一個托盤來。桌上掉了兩碟下飯。一盤燒羊肉。遞與李銘等。拿了飯你每拿兩碗在這明間吃罷。說書童兒我那傻侄子。常言道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你不知他這行人。故雖是當院出身小優兒比樂工不同。一緊看待也罷了。顯的說你我

不幇襯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怪不的你這狗材。行記中人。只護行記中人。又知這當差的苦甘。伯爵道。傻孩兒。你知道甚麼。你空做子弟一塲。連惜玉憐香四個字。你還不曉的甚生。說粉頭小優兒如同鮮花兒。你惜憐他越發有精神。你但折剉他。敢就八聲甘州懨懨瘦損。難以存活。西門慶笑道。還是我的兒曉的道理。那李銘王柱須臾吃了飯。應伯爵叫過來。分付你兩個會唱雪月風花共裁剪不會。李銘道。此是黃鍾。小的每記的。于是拿過箏來。王柱彈琵琶。李銘㨂箏。頓開喉音。黃鍾醉花陰。

雪月風花共裁剪。雲雨夢香嬌玉軟。花正好。月初圓。雪壓風嵌。人比天涯遠。這此時欲寄斷鵬篇。爭奈我無岸的相思好

着我難運轉。

喜鶯遷　指滄溟為硯硯簡城毫逮筆如椽松烟將泰山作墨硯萬里青天為錦箋都做了草聖傳。一會家書書不盡心事。一會家訴訴不盡熬煎。

出隊子　憶當時初見見俺風流小業寃兩心中便結下死生緣。一載間澤如膠漆堅。誰承望半路番騰倒做了離恨天。二三朝不見渾如隔了十數年。無一頓茶飯不掛牽。無一刻光陰不唱念。無一個更兒將他來不夢見。

四門子　無一個來人行。將他來不問遍。害可大有似風顛。相識每見了重還勸。不由我記掛在心間。思量的眼前活現。作念的口中粘涎。襟領前。袖兒邊。泪痕流遍。想從前我和他。

語在前。那時節嬌小當年。論聰、明貫世何曾見他。敢眞誠處有萬千。

刮地風　憶咱家爲他情無倦。淚江河成春戀。俺也曾坐並着膝。語並着肩。俺也曾芰荷香效他交頸鴛、俺也曾把手兒行。共枕眠。天也是我緣薄分淺。

水仙子　非干是我自專。只不見的鸞膠續斷絃。憶枕上盟言。念神前發愿。心堅石也穿。暗暗的禱告青天。若咱家負他前世緣。俏冤家不趂今生願。俺那世裡再團圓。

尾聲　囑付你衷腸莫更變。要相逢則除是動載經年。則你那身去遠。莫教心去遠

說話唱了看看晚來。正是金烏漸漸落西山。玉兎看看上畫闌。

佳人款款來傳報。報道月移花影上紗窗。西門慶命收了家火。使人請傳夥計。韓道國。雲主管。賁四。陳經濟。大門首。用一架圍屏。圍安放兩張卓席。懸掛兩盞羊角燈。擺設酒筵。堆集許多春檠菓盒。各樣餚饌。西門慶與伯爵希大。都一代上面坐了。夥計主管。兩邊打橫。大門首兩邊。一邊十二盞金蓮燈。還有一座小烟火。西門慶分付等堂客來家時放。先是六個樂工。擡銅鑼銅鼓。在大門首吹打。動起樂來。那一回銅鑼銅鼓又清。吹細樂上來。李銘王柱。兩個小優兒箏琵琶。上來彈唱燈詞畫眉序。花月滿春城。云云 那街上來往。圍看的人。莫敢仰視。西門慶帶忠靖冠。絲絨鶴氅。白綾襖子。玳安與平安兩個。一遞一桶放花兒。兩名排軍各執攪杆。攔攪閑人。不許向前擁擠。不一時碧天雲靜。

一輪皓月東升之時。街上遊人十分熱鬧但見

戶戶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隊踏歌聲。士女翩翩

垂舞調。鰲山結綵。巍峩百尺聳晴雲。鳳禁縟香。縹緲千層籠

綺隊。閑廷內外。溶溶寶月光輝。畫閣高低。燦燦花燈照耀。三

市六街人鬧熱。鳳城佳節賞元宵。

且說後邊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小玉衆人。見月娘不在。聽見大

門首吹打銅鼓彈唱。又放烟火。都打扮着走來。在圍屏背後扒

着望外瞧。書童兒和畫童兒兩個在圍屏背後火盆上篩酒。原

來玉簫和書童舊有私情。兩個常時戲狎。兩個因按在一處奪

瓜子兒磕。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錫瓶酒。推倒了。那火烘烘望上

騰起來。溯了一地灰起去。那玉簫還只顧嘻笑。被西門慶聽見。

使下玳安兒來問。是誰笑。怎的這等灰起。那日春梅穿着新白綾襖子。大紅遍地金比甲。正坐在一張椅兒上。看見他兩個推倒了酒。一經搗聲罵玉簫。好個怪浪的淫婦。見了漢子。就邪的不知怎麼樣兒的了。只當兩個把酒推倒了纔罷了。都還嘻嘻哈哈。不知笑的是甚麼。把火也淌死了。平白落了人恁一頭灰。那玉簫見他罵起來。諕的不敢言語。往後走了。慌的書童兒走上去。回說。小的火盆上篩酒來。扒倒了錫瓶裡酒了。那西門慶聽了。更不問其長短就罷了。先是那日賁四娘子。打聽月娘不在。平昔知道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四個是西門慶貼身答應得寵的姐兒。大節下安排了許多菜蔬菓品。使了他女孩兒長兒來。要請他四個去他家裡散心坐坐。衆人領了來見李嬌兒。嬌

兒說我燈草拐杖不定你還請問你爹去問雪娥雪娥亦發不不敢承攬看看換到掌燈已後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兒來邀四人蘭香推玉簫玉簫推迎春迎春推春梅春梅要令齊了往李嬌兒轉央和西門慶說放他去那春梅坐着紋絲兒也不動及罵玉簫等都是那沒見食面的行貨子從沒見酒席也聞些氣兒來我就去不成也不到央及他家去一個個鬼攛掐的也似不知忙的是甚麼你教我半個眼兒看的上那迎春玉簫蘭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齊齊整整出來又不敢去這春梅又只顧坐着不動身書童見賁四嫂又使了長兒來邀說道我被着爹罵兩句也罷等我上去替姐們禀禀去一直走到西門慶身邊掩口對耳說道賁四嫂家大節間要請姐們坐坐姐教我來禀問爹

去不去。西門慶聽了。分付教你姐每收拾去。早些來。家裡沒人。
這書童連忙走下來。說道。還虧我到上頭一言就准了。教你姐
快收拾去。早些來。那春梅慢慢纔往房裡勻施脂粉去了。不一
時四個都一答兒裡出門。書童扯圍屏掩過半邊來。遮着過去。
到了賁四家。賁四娘子見了。如同天上落下來的一般。迎接裡
間屋裡。頂槅上點着綉毬紗燈。一張卓兒上。整齊菜蔬盛堆滿
滿的。赶着春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簫是三姑。蘭香是四姑。
都見過禮。又請過韓回子娘子來相陪。教下人家。另是一分菜
蔬。當下春梅迎春上坐。玉簫蘭香對席。賁四嫂與韓回子娘子打
橫。長兒往來盪酒拿菜。按下這裡不題。西門慶因叫過樂工來。
分付你們吹了一套。東風料峭好事近與我聽。正值後邊拿上

玫瑰元宵來。銀金匙。衆人拿起來同吃。端的香甜美味。入口而化。甚應佳節。李銘王柱。席前又拿樂器。接着彈唱此詞。端的聲慢悠揚。挨徐合節。道

東野翠烟。喜遇芳天晴曉。惜花心。惟春來又起得偏早。教人探取問東君。肯與我春多少。見丫鬟笑語回言道。昨夜海棠開了。

千秋歲　杏花稍見着。黎花雪。一點梅豆青小。流水橋邊流水橋邊。只聽的賣花人。聲聲頻叫。鞦韆外行人道。我只聽的粉墻內。佳人歡笑。笑道春光好。我把這花籃兒旋簇食壘高挑。

越恁好　鬧花深處。涌溜溜的酒旗招。牡丹亭佐。倒尋女伴

鬪百草。翠巍巍的柳條忒楞楞的曉鶯飛過樹稍。撲簌簌亂橫舞。翩翩翩粉蝶兒飛過畫橋。一年景四季中惟有春光好。向花前暢飲。月下歡笑。

紅綉鞋　聽一派鳳管鸞簫。見一簇翠圍珠繞。捧玉樽醉頻倒。歌金縷。舞甚麼。恁明月上花稍。月上花稍。

尾聲　醉教酩酊眠芳草。高把銀燈花下燒。韶光易老。休把春光虛度了。

這裡彈唱飲酒不題。且說玳安與陳經濟。袖着許多花炮。又叫兩個排軍。拿着兩個燈籠。竟往吳大妗子家。接月娘衆人。正在明間。和吳大姨。吳二妗子。吳舜臣媳婦兒。郁大姐。在傍彈唱着。正飲酒。見了陳經濟來。教二舅和姐夫房裡坐。你大舅今日不

右家衛裡看着造冊哩一面放卓兒拿春盛點心酒菜上來陪
經濟玳安走到上邊對月娘說爹使小的來接娘們來了請娘
早些家去恐晚夕人亂和姐夫一答兒來了月娘因着頭裡惱
他就一聲兒沒言語荅他吳大妗子便叫來定兒拿些甚麼兒
與玳安兒吃來定兒道酒肉湯飯都前頭擺下和他一處兒吃
罷吳月娘道忙怎的那裡繞來作到撓與他吃罷教他前邊站
着我每就起身吳大妗子道三姑娘慌怎的上門兒怪人家比
來大姑娘們在俺這裡大節下姊妹間衆位閑悽大坐坐兒左
右家裡有他二娘和他姐在家裡怕怎的老早就要家去是別
人家又是一說因叫郁大姐你唱個好曲兒伏侍他衆位娘說
你孟玉樓道他六娘好不惱他哩不與他做生日郁大姐連忙

下席來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說道自從與五娘做了生日家
去就不好起來昨日妗奶奶這裡接我去教我纔收拾閘了
來若好時怎的不與你老人家磕頭金蓮道郁大姐你六娘不
自在哩你唱個好的與他聽他就不惱你了那李瓶兒在旁只
是笑不做聲郁大姐道不打緊拿琵琶過來等我唱大妗子咍
吳舜臣媳婦鄭三姐你把你二位姑娘和眾位娘的酒兒斟上
這一日還沒上過鍾酒兒那郁大姐接琵琶在手唱一江風道
子時那這凄涼如何過羅幃錦帳和衣臥歹哥哥你許下我
子丑時來不覺寅時錯疼心腸等他待如何拋閃了我愿神
靈降與他災和殃
卯時前亂挽起烏雲髻羞對菱花鏡想多情穿不的錦綉衣

裳戴不起翡翠珍珠。觧不開心頭悶。辰時巳過了。巳時不見

影。奴家為你憂成病。

午時排。這相思真個害。害的我魂不在。想多才。你記的月下

星前。誓海盟山。誰把你輕看待。他若是未時來。也把奴愁懷

觧。申時買個猪頭兒賽。

酉時下。不由人心牽掛。誰說幾句知心話。講究家。你在謝館

秦樓。倚翠偎紅。色胆天來大。戌時點上燭。早晚不見他。亥時

去卜個龜兒卦。

正唱着。月娘便道。怎的這一回子恁凉凄凄的起來。來安在旁

說道。外邉天寒下雪哩。孟玉樓道。姐姐你身上穿的不单薄。我

倒帶了個綿披襖子來了。咱這一回夜深不冷麼。月娘道。見是

下雪。叫個小厮。家裡取皮袄來。咱們穿。那來安連忙走下來。對玳安說。娘分付教人家去取娘們皮袄哩。那玳安便叫琴童兒。你取去罷。等我在這裡伺候。那琴童也不鬧。一直家去了。少頃月娘想起金蓮的皮襖。因問來安兒誰取皮袄去了。來安道。琴童取去了。月娘道。也不問我就去了。玉樓道。剛纔短了一句話。就教他拿俺的皮袄。他五娘沒皮袄。只取姐姐的來罷。月娘道。怎的家中沒有。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袄。取來與六娘穿。就是了。月娘便問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却使這奴才去了。你叫他來。一面把玳安叫到根前。吃月娘儘力罵了幾句。好的好奴才。是你怎的不動。又遣將兒使了那個奴才去了。也不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去了。但坐壇遣將兒。惟不的你做了大官兒。恐怕打

動他展指兒巾。就只遣他去。玳安道。娘錯恠了小的。頭裡娘分付教小的去。小的敢不去。若使來安下來。只說教一個家裡去。月娘道。那來安小奴才。敢分付你。俺們恁大老婆還不敢使你哩。如今但的你這奴才們。想有些摺兒也怎的。一來王子烟薰的佛像。掛在墻上有恁施主有恁和尚。你說你恁行動兩頭戳舌獻勤出尖兒外合裡表。奸懶食饞。奸消流水。背地瞞官作弊。幹的那繭兒我不知道。頭裡你家主子沒使你。送李桂兒家去。你怎的送他人拿着毡包你還匹手奪過去了。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你使你進來說你怎的不進來。你使就恁送他裡頭噐嘴吃去了。却使別人進來。須知我若罵只罵那個人了。你還說你不久慣牢成。玳安道。這個也沒人就是畫童兒過的舌。爹見

他抱着毡包教我你送送你桂姨去罷使了他進來時娘說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於小的小的管他怎的月娘大怒罵道賊奴才還要說嘴哩我可不這裡閑着和你犯牙兒哩你這奴才脫脖倒拗過颩了我使着不動耍嘴兒我就不信到明日不對他說把這欺心奴才打與他個爛羊頭也不筭只大妗子道我安兒還不快替你娘們取皮襖去他惱了又道姐姐你分付他拿那裡皮襖與他五娘穿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姐姐不要取去我不穿皮襖教他家裡稍了我的披襖子來我穿罷人家當的赤色好也歹也黃狗皮也似的穿在身上教人笑話也不氣長久後還贖的去了月娘道這皮襖纔不是當的倒是當人李智少十六兩銀子准折的皮襖當的王招宣府裡那件皮襖與李嬌

兒穿了。因分付玳安。皮襖在大橱裡。教玉簫尋與你。就把大姐
的皮襖也帶了來。那玳安把嘴谷都走出來。陳經濟問道。你往
那去。玳安道。精是攮氣的營生。一遍生活兩遍做。這咱晚又往
家裡跑一遭。逕走到家。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吃酒。傅夥計雲王
管都去了。還有應伯爵謝希大韓道國賁四眾人吃酒未去。便
問玳安。你娘們來了。玳安道沒來。使小的取皮襖來了。說畢便
往後走。先是琴童到家。上房裡尋玉簫。要皮襖。小玉坐在炕上。
正沒好氣。說道。四個淫婦。今日都在賁四老婆家吃酒哩。我不
知道皮襖放在那裡。往他家問他要去。這琴童一直走到賁四
家。且不叫。在窗外悄悄覷聽。只見賁四嫂說道。大姑和二姑。怎
的這半日酒也不上。菜兒也不揀一筯兒。嫌俺小家兒人家。整

治的不好吃也恁的春梅道四嫂俺們酒勾了賁四嫂道耶嚛沒的說怎的這等上門兒怪人家又叫韓回子老婆便是我的切鄰就如東副東一樣三姑四姑根前酒你也替我勸勸兒怎的单扳叫長姐篩酒來斟與三姑吃你四姑鍾兒斟淺些兒罷蘭香道我自來吃不的賁四嫂道你姐兒們今日受餓沒甚麼可口的菜兒管待休要笑話今日要叫了先生來唱與姑娘們下酒又恐怕爹那裡聽着淺房淺屋說不的俺小家兒人家的苦說着琴童兒敲了敲門衆人多不言語了半日只聽長兒問是誰琴童道是我尋姐說話一面開了門那琴童入來玉簫便問娘來了那琴童看着待笑半日不言語玉簫道怪雌牙兒因問着你看雌的那牙問着不言語琴童道娘們還在於子家吃

酒哩。見天陰下雪。使我來家取皮襖來。都教包了去哩。玉簫道。
皮襖在外描金廂子裡不是叫小玉拿與你。琴童道。小玉說教
我來問你要。玉簫道。你信那小淫婦兒。他不知道怎的。春梅道。
你每有皮襖的都打發與他。俺娘也沒皮襖。自我不動身。蘭香
對琴童。你三娘皮襖。問小鸞要。迎春便向腰裡拿鑰匙。與琴童
兒教綉春開裡間門拿與你。那琴童兒走到後邊。上房小玉和
玉樓房中小鸞都包了皮襖。交與他。正拿着往外走。遇見玳安
問道。你來家做甚麼。玳安道。你還說哩。為你來了。平白教大娘
罵了我一頓好的。又使我來取五娘的皮襖來。琴童道。我如今
取六娘的皮襖去也。玳安道。你取了還在這裡等着。我一答兒
裡去你先去了。不打緊。又惹的大娘罵我。說畢。玳安來到上房。

小玉正在炕上籠着爐臺拷火口中嗑瓜子兒見了玳安問道原來你也來了玳安道你又說哩受了一肚子氣在這裡于是把月娘罵他一節前後訴說一遍着琴童取皮襖嗔我不來說我遣將兒因爲五娘沒皮襖又教我來去說大櫥裡有李三准折的一領皮襖教拿與我去哩小玉道玉簫拿了裡間門上鑰匙都在賁四家吃酒哩教他來拿玳安道琴童往六娘房裡去取皮襖便來也教他叫去我且歇歇腿兒拷拷火兒着那小玉便讓炕頭兒與他並肩相挨着向火小玉道壺裡有酒篩盞子你吃玳安道可知好哩看你下顧小玉下來把壺坐在火上抽開抽替拿了一盞子臘鵝肉篩酒與他無人處兩個就摟着咂舌親嘴正吃着酒只見琴童兒進來玳安讓他吃了一盞子便

使他叫玉簫姐來。拿皮襖與五娘穿。那琴童把氈包放下。走到責四家。叫玉簫。玉簫罵道。賊囚根子。又來做甚麽。又不來遞與鑰匙教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裡間房門取了一把鑰匙。通了半日。白通不開鎖了門。那玉簫道。不是那個鑰匙。娘橱裡鑰匙在牀褥子座下哩。小玉又罵道。那淫婦丁子釘在人家不來。兩頭來回。只教使我着能開了橱裡。又沒皮襖。琴童兒又往責四家問去。來回走的抱怨了。就死也死三日三夜。以省合氣。又撞着恁瘟死鬼。小奶奶兒門把人瘟也沒出了。向玳安你說此回去又惹的娘罵。不說屋裡鎖。只惟俺們走去又對玉簫說。裡間娘橱裡尋沒有皮襖。玉簫想了想笑道。我也忘記在外間大橱裡。到後邊又被小玉罵道。淫婦吃那野漢子搗昏了。皮襖在這

裡却到處尋。一面取出來。將包袱包了。連大姐披襖。都交付與玳安琴童兩個拿到吳大妗子家。月娘又罵道。賊奴才。你說同了都不來罷了。那玳安又不敢言語。琴童道。娘的皮襖。都有了。等着姐又尋這件青廂皮襖。于是打開取出來。吳大妗子燈下觀看。說道也好一件皮襖。五娘你怎的說他不好。說是黃狗皮那裡有恁黃狗皮。與我一件穿也罷了。月娘道。新新的皮襖兒。只是面前歇胸舊了些兒。到明日從新換兩個遍地金歇胸。穿着就好了。孟玉樓拿過來。與金蓮戲道。我兒你過來。你穿上這黃狗皮。娘與你試試看好不好。金蓮道。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平白拾了人家舊皮襖來。披在身上做甚麼。玉樓戲道。好個不認業的。大家有這一件皮襖。穿在身念佛。

于是替他穿上見寛寛大大潘金蓮纔不言語當下吳月娘是貂鼠皮襖孟玉樓與李瓶兒俱是貂鼠皮襖都穿在身上拜辭吳大妗子二妗子起身月娘與了郁大姐一包二錢銀子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妗子列位娘磕了頭罷當下吳大妗子與了一對銀花兒月娘與李瓶兒每人袖中摘去一兩銀子與他磕頭謝了吳大妗子同二妗子鄭三姐都還要送月娘衆人因見天氣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頭裡下的還是雪這回沾在身都是水珠兒只怕濕了娘們的衣服問妗子這裡討把傘打了家去吳二連忙取了傘來琴童兒打着頭裡兩個排軍打着燈籠一簇男女跟了走幾條小巷到大街上陳經濟路上放了許多花炮因叫銀姐你家不遠了俺們送你到家月娘便問

他家去那裡。經濟道。這條衚衕內。一直進去。中間一座大門樓。就是他家。那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娘們家去。月娘道。地下濕。姐家去了罷。頭裡巳是見過禮了。我還着小廝送你到家。因叫過玳安。你送送銀姐家去。經濟道。娘我與玳安兩個去罷。月娘道也罷。姐夫你與他兩個同送他。送那經濟得不的一聲。同玳安一路送去了。吳月娘衆人便回家來。潘金蓮路上說大姐姐你原說咱每送他家去。怎的又不去了。月娘笑道。你也只是個小孩兒。哄你說着耍了兒。你就信了。麗春院裡。那處是那裡。你我送去。潘金道。像人家漢子。在院裡嫖院來。家裡老婆沒曾往那裡尋去。尋出沒曾打成一鍋粥。月娘道。你來時兒。他爹到明日從院裡去尋他尋。試試倒沒的丟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

去看你。那兩個眼兒裡說着。看看走東街口上。將近喬大戶門首。只見喬大戶娘子。和他外甥媳婦段大姐在門首站立。遠遠的見月娘這邊一簇男女過來。拉請月娘進去。月娘再三說道。多謝親家盛情。天晚了不進去罷。那喬大戶娘子。那裡肯放。說道好親家。你怎的上門兒怪人家。強把月娘衆人拉進去了。客位内掛着燈擺設酒菓。有兩個女兒彈唱飲酒不題。却說西門慶在家門首。與伯爵衆人飲酒。酒已將闌。先是伯爵與希大二人整吃了一日。頂額吃不下去。見西門慶在樓子上打盹。赶眼錯把菓碟兒帶減碟都收拾了個淨光。倒在袖子裡都收拾了個淨光。和韓道國就走了。只落下責四。又不敢往屋裡去。直陪着西門慶。打發了樂工酒來吃了。各都與了賞錢。打發出門。看

着收了家火滅息了燈燭。歸後邊去了。只見平安走來。賁四家吽道。姐們還不起身。爹進去了。那春梅聽見和迎春玉簫等。慌的行回不顛。將拜了賁四嫂。辭的一溜烟跑了。只落下蘭香在後邊了。別了鞋趕不上。罵道。你們都搶棺材奔命哩。把人的鞋都別了。白穿不上。到後邊打聽西門慶在李嬌兒房裡。都來磕頭。大師父見西門慶進入李嬌兒房中。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處。玉簫進來道了萬福。那小玉還說。玉簫娘那裡使了小廝來要皮襖。你就不來。當兒教我來拿。我又不知那根鑰匙開櫥。門甫能開了。又沒有。落後却在外邊大櫥櫃裡尋出來。你放在裡頭。又昏搶了。你不知道。姐姐們都吃勾來了罷。一個也曾見長出俔兒來。那玉簫倒吃相的臉飛紅。便道。怪小淫婦兒如何

狗撾了臉似的。人家不請你。怎的和俺每使性兒。小玉道。我稀罕那淫婦請。大師父在傍勸道。說姐姐們義讓一句兒罷。你爹在屋裡聽着。只怕你娘們來家。頓下些茶兒伺候着。正說着。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玉簫便問娘來了。琴童道。娘們來了。又被喬親家娘在門首。讓進去吃酒哩。也將好起身。兩個纔不言語了。不一時月娘等從喬大戶娘子家出來。到家門首。賁四娘子走出來廝見陳經濟和賁四。一面取出一架小烟火來。在門首又看放了一回烟火。方纔進來。衆人與李嬌兒大師父道了萬福。雪蛾走來。向月娘根前磕了頭。與玉簫等三人見了禮。月娘因問他爹在那裡。李嬌兒道。剛纔在我那屋裡。我打發他睡了。月娘一聲兒沒言語。只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進來磕頭。李嬌

兒便說今日前邊賁四嫂請了四個出去坐了回兒就來了。月
娘聽了。半日沒言語。罵道。恁成精狗肉們。平白去做甚麼。誰教
他去來。李嬌兒道。問過他爹纔去來。月娘道。問他好有張主的
貨。你家初一十五開的廟門早了。都竟出些小鬼來了。大師父
道。我的奶奶。恁四個上畫兒的姐姐。還說是小鬼。月娘道。上畫
兒只畫兒半邊兒。平白放出做甚麼。與人家喂眼兒。孟玉樓見
月娘說來的不好。就先走了。落後金蓮見玉樓起身。和李瓶兒
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師父。和月娘同在一處睡了。那雪霰直
下到四更方止。正是香消燭冷樓臺夜挑菜燒燈掃雪天一宿
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去了。月娘約飯時前後與
孟玉樓李瓶兒三個。同送大師父家去。因在大門裡首站立看

見一個鄉里卜龜兒卦兒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袄。藍布裙子。勒黑包頭。背着褡褳。正從街上走來。月娘使小厮叫進來。在二門裡鋪下卦帖。安下靈龜。說道。你卜卜俺們。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個頭。請問奶奶多大年紀。月娘道。你卜個屬龍兒的女人。那老婆道。若是大龍兒四十二歲。小龍兒三十歲。月娘道是三十歲了。八月十五日子時生。那老婆把靈龜一擲。轉了一遭兒住了。揭起頭一張卦帖兒。上面畫着一個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其餘多是侍從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庫金銀財寶。老婆道。這位當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巳巳大林木。爲人一生有仁義。性格寬洪。心慈好善。有經佈施。廣行方便。一生操持把家做活。替人頂缸受氣。還不道是喜怒有常。主下人不

足。正是喜怒起來笑嘻嘻。惱將起來鬧哄哄。別人睡到日頭半天還未起。你人早在堂前禁轉。梅香洗銚鐺。雖是一時風火性。轉眼却無心。就和人說也有笑也有。只是這疾厄宮上着刑星常沾些啾唧。吃了你這心好。濟過來了。往後有七十歲活哩。孟玉樓道。你看這位奶奶。命中有子沒有。婆子道。休怪婆子說。兒女宮上有些貴。往後只好招過出家的兒子送老罷了。不能隨你多少。也存不的。玉樓向李瓶兒笑道。就是你家吳應元見做道士家名哩。月娘指着玉樓。你也叫他卜卜。玉樓道。你卜個三十四歲的女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寅時生。那婆子從新撇了卦帖。把靈龜一卜。轉到命宮上住了。揭起第三張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女人。配着三個男人。頭一個小帽商旅打扮。第二個穿

紅官人。第三個是個秀才。也守着一庫金銀。有左右侍從人伏侍。婆子道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甲子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尅過方可。玉樓道。已尅過了。婆子道。你爲人温柔和氣。好個性兒。你惱那個人。也不知。喜歡那個人也不知。顯不出來。一生上人見喜下欽敬。爲夫主寵愛。只一件。你饒與人爲了美。多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頂缸受氣。小人駁襍。饒吃了還不道你是。你心地好了去了。雖有小人。也拱不動你。玉樓笑道。倒䌫爲小厮討銀子。和爹亂了這回子。亂將出來。自我吃了却是頂缸受氣。月娘道。你看這位奶奶。往後有子沒有。婆子道。濟得好。見個女兒罷了。子上不敢許。若說壽。倒儘有。月娘道。你卜上這位奶奶。李大姐你與他八字兒。李瓶兒笑道。我是屬羊的。

婆子道。若屬小羊的。今年廿七歲。辛未年生的。生幾月。李瓶兒道。正月十五日午時。那婆子卜轉龜兒到命宮上砣磴生了。揭起卦帖來。上面畫着兩個娘子。三個官人。頭個官人穿紅。第二個官人穿綠。第三個穿青。懷着個孩兒。守着一庫金銀財寶。傍邊立着個青臉撩牙紅髮的兒。婆子道。這位奶奶。庚午辛未路傍土。一生榮華富貴。吃也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貴人。為人心地有仁義。金銀財帛不計較。人吃了轉了他的。他喜歡。不好吃不轉他倒惱。只是吃了比肩不和的虧。凡事恩將仇報。正是比肩刑害亂擾擾。轉眼無情就放刁。寧逢虎摘三生路。休遇人前兩面刁。奶奶你休恠我說。你儘好疋紅羅。只可惜尺頭短了些。氣惱上要忍耐些。就是子上也難為。李瓶兒道今已是寄

說着了

名做了道士婆子道旣出了家無妨了又一件你老人家今年計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災仔細七八月要見哭聲纔好說畢李瓶兒袖中掏出五分一塊銀子月娘和玉樓每人與錢五十文劉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只見潘金蓮和大姐從後邊出來笑道我說後邊不見原來你們都往前頭來了月娘道俺們劉纔送大師父出來卜了這回龜兒卦你早來一步也教他與你卜卜兒也罷了金蓮搖頭兒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筭的着命筭不着行想着前日道士打看說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裡影影的隨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裡就是棺材說畢和月娘同歸後邊去了正是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有詩爲証

甘羅發早子牙遲　彭祖顔回壽不齊
范單家貧石崇富　筭來各是只爭時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王六兒説事圖財　西門慶受贜枉法

風擁狂瀾浪正顛　孤舟斜泊抱愁眠
離鳴叫切寒雲外　驛鼓清分旅夢邊
詩思有添池草綠　河船天約曉潮昇
憑虛細數誰知巳　惟有故人月在天

此一首詩。单題塞北以車馬爲常。江南以舟楫爲便。南人乘舟。北人乘馬。盖可信也。話説江南楊州廣陵城内。有一苗員外名喚苗天秀。家有萬貫資財。頗好詩禮。年四十歲。身邊無子。止有一女。尚未出嫁。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牀。家事盡托與寵妾刁氏。名喚刁七兒。原是楊州大馬頭娼妓出身。天秀用銀三百兩。

娶來家納爲側室寵嬖無比忽一日有一老僧在門首化緣自称是東京報恩寺僧因爲堂中缺少一尊鍍金銅羅漢故雲遊在此訪善紀録天秀問之不吝即施銀五十兩與那僧人僧人道不消許多一半足以完備此像天秀道吾師休嫌少除完佛像餘剩可作齋供那僧人問訊致謝臨行向天秀說道員外左眼眶下有一道白氣乃是死氣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殃你有如此善緣與我貧僧焉不預先說與你知今後隨有甚事切勿出境戒之戒之言畢作辭天秀而去那消半月天秀偶遊後園見其家人苗青平白是個浪子正與刁氏在亭側相倚私語不意天秀卒至躲避不及看見不由分說將苗青痛打一頓誓欲逐之苗青恐懼轉央親隣再三勸留得免終是切恨在心不

期有天秀表兄黄美原是楊州人氏乃舉人出身在東京開封府做通判亦是博學廣識之人也一日差人賫了一封書來楊州與天秀要請天秀上東京一則遊玩二者爲謀其前程苗天秀得書不勝歡喜因向其妻妾說道東京乃輦轂之地景物繁華所萃吾心久欲遊覽無由得便今不期表兄書來相招實有以大慰平生之意其妻李氏便說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灾厄囑付不可出門且此去京都甚遠况你家私沉重抛下幼女病妻在家未審此去前程如何不如勿往爲善天秀不聽反加怒叱說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桑弧蓬矢不能遨遊天下觀國之光徒老死牖下無益矣况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資何愁功名之不到手此去表兄必有美事于我切勿多言二人于是分付

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裝多打點兩廂金銀載一船貨物帶了兩個家童并苗青來上東京取功名如拾芥得美職猶唾手遺囑付妻妾守家值日。起行正值秋末冬初之時從揚州馬頭上船行了數日到徐州洪但見一派水光十分陰惡

萬里長洪水似傾　東流海島若雷鳴
滔滔雪浪令人怕　客旅逢之誰不驚

前過地名陝灣苗員外見看天晚命舟人泊住船隻也是天數將盡合當有事不料搭的船隻却是賊船兩個稍子皆是不善之徒一個姓陳名喚陳三一個姓翁乃是翁八常言道不着家人弄不得家鬼這苗青深恨家主苗天秀日前被責之仇一向要報無由口中不言心内暗道不如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與

兩個艄子做一路。拿得將家主害了性命。推在水內。盡分其財物。我這一囘去。再把病婦謀死。這分家私。連刁氏都是我情愛的。正是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這苗青。由是與兩個艄子。密密商量說道。我家主皮廂中還有一千兩金銀。二千兩段疋衣服之類極廣。汝二人若能謀之願將此物均分。陳三翁八笑道。汝若不言。我等不瞞你說。亦有此意久矣。是夜天氣陰黑。苗天秀與安童在中艙睡。苗青在艄後將近三鼓時分。那苗青故意連叫有賊。苗天秀從夢中驚醒。便探頭出艙外觀看。被陳三手持利刀。一下刺中脖下。推在洪波蕩裡。那安童正要走時。乞翁八一悶棍打落于水中。三人一面在船艙內。打開廂籠。取出一應財帛金銀。并其段貨衣服。點數均分。二艄便說我

哥若留此貨物必然有犯你是他手下家人載此貨物到於市店上發賣沒人相疑因此二艄盡把皮廂中一千兩金銀并苗員外衣服之類分乞依前撐船回去了這苗青另搭了船隻載至臨清馬頭上鈔關上過了裝到清河縣城外官店內卸下見了揚州故舊商家只說家主在後船便來也這個苗青在店發賣貨物不題常言人便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可憐苗員外平昔良善一旦遭其從僕人之害不得好死雖則是不納忠言之勸其亦大數難逃不想安童被艄一棍打昏雖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沒芦港得岸上來在於堤邊號泣連聲看看天色微明之時忽見上流有一隻漁船撐將下來船上坐着個老翁頭頂箬笠身披短蓑只聽得岸邊芦荻深處有啼哭移船過來看時

却是一個十七八歲小廝。渾身是水。問其始末情由。却是揚州苗員外家童。在洪上被刼之事。這漁翁帶下船。撑回家中。取衣服與他換了。給以飲食。因問他。你要回去乎。却同我在此過活。安童哭道。主人遭難。不見下落。如何回得家去。愿隨公在此。漁翁道。也罷。你且隨我在此。等我慢慢替你訪此賊人是誰。再作理會。安童拜謝公公。遂在此翁家。過其日月。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年除歲末。漁翁忽帶安童正出河口賣魚。正撞見陳三翁八。在船上飲酒。穿着他主人衣服。上岸來買魚。安童認得。即密與漁翁說道。主人之寃。當雪矣。漁翁道。如何不具狀官司處告理。當下著安童將情具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內。守備見沒贓証。不接狀子。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強盜刼殺人命等事。把

狀批行了。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押安童下來拿人。前至新河口。把陳三翁八。獲住到於案。責問了口詞。二艄見安童在傍執証。也沒得動刑。一一招承了供。称下手之時。還有他家人苗青同謀殺其家主。分贓而去。這裡把三人監下。又差人訪拿苗青。拿到一起定罪。因節間放假。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來衙門中問事。早有衙門首透信兒的人。悄悄報與苗青。苗青把這件事兒慌了。把店門鎖了。暗暗躲在經紀樂三家。這樂三就在獅子街石橋西首。韓道國家隔壁。門面一間。到底三層房兒居住。他渾家樂三嫂。與王六兒所交敬厚。常過王六兒這邊來做伴兒坐。王六兒無事。也常往他家行走。彼此打的熱鬧。這樂三見苗青面帶憂容。問其所以。說道不打緊。間壁韓家就是提刑

西門老爹的外室、又是他家夥計和俺家交往的甚好。凡事百依百隨。若要保得你無事、破多少東西、教俺家過去和他家說說、這苗青聽了。連忙就下跪、說道但得除割了我身上沒事、恩有重報、不報有忘。于是寫了說帖、封下五百兩銀子、兩套粧花段子衣服。樂三教他老婆拿過去、如此這般、對王六兒說、喜歡的要不的。把衣服和銀子、并說帖都收下、单等西門慶不見來到十七日。日西時分。只見玳安夾着氈包、騎着頭口。從街心裡來。王六兒在門首、叫下來問道、你往那裡去來。玳安道、我跟了爹走了個遠差、往東平府送禮去來。王六兒道、你爹如今在那裡。來了不曾。玳安道、爹和賁四先往家去了。王六兒便叫進去。和他如此這般說話、拿帖兒與他瞧。玳安道、韓大嬸、管他這事。

休要把事輕看了如今衙門裡監着那兩個船家供着只要他哩拿過幾兩銀子來也不勾打發脚下人的哩我不管別的帳韓大嬸和他說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等我請將俺爹來隨你老人家與俺爹說就是了王六兒笑道怪油嘴兒要飯吃休要惡了火頭事成了你的所事甚麼打緊寧可我們不要也少不得了你的玳安道韓大嬸不是這等說常言君子不羞當面先斷過後商量王六兒當下以俻幾樣菜留玳安吃酒玳安道吃的紅頭紅臉咱家爹問却怎的回爹王六兒道怕怎的你就說在我這裡來于是玳安只吃了一甌子就走了王六兒道你到好歹累你說我這裡等着哩玳安一直上了頭口來家交進毡包後邊立等的西門慶房中睡了一覺出來在廂房中坐的這玳

安慢慢走到根前。無淂說小的回來。韓大嬸叫住小的。要請爹快些過去。有句要緊話和爹說。西門慶說甚麼話。我知道了。說是正值劉學官來借銀子。打發劉學官去了。西門慶騎馬。帶着眼紗小帽。便叫玳安琴童兩個跟隨。來到王六兒家下馬進去到明間客位坐下。王六兒出來拜見了。那日韓道國因來前邉鋪子裡該上宿。沒來家。老婆買了許多東西。叫老馮厨下整治等候西門慶。一面丫鬟錦兒拿茶上來。婦人遞了茶。西門慶分付琴童把馬送到對門房子裡去。把大門關上。婦人且不敢就題此事。先只說爹家中連日擺酒辛苦。我聞得說哥家中定了親事。你老人家喜呀。西門慶道只因舍親吳大嫂那裡說起。和喬家做了這門親事。他家也只這一個女孩兒。論起來也還不

敢陪胡亂親上做親罷了。王六兒道。就是和他做親也好。只是爹如今居着恁大官。會在一處。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說甚麽哩。說了一回。老婆道。只怕爹寒冷。往房裡坐去罷。一面讓至房中。一面安着一張椅兒。籠着火盆。西門慶坐下。婦人慢慢先把苗青揭帖。拿與西門慶看。說他央了間壁經紀樂三娘子過來。對我說。這苗青是他店裡客人。如此這般。被兩個船家拽扯。只望除豁了他這名字。免提他。他備了些禮兒在此謝我。好歹望老爹怎的將就他罷。西門慶看了帖子。因問他拿了甚那禮物謝你。王六兒向廂中。取出五十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瞧。說道。明日事成。還許兩套衣裳。西門慶看了笑道。這些東西兒平白你要他做甚麽。你不知道。這苗青乃揚州苗員外家人。因爲在船上

與兩個船家商議。殺害家主。攛在河裡。圖財謀命。如今見打撈不着屍首。又當官兩個船家。招尋他原跟來的。一個小厮安童。又當官三口執証着要他。這一個過去。穩定是個凌遲罪名。那兩個都是真犯斬罪。兩個船家見供他有二千兩銀貨在身上。拿這些銀子來做甚麼。還不快送與他去。這王六兒一面到廚下。使了丫頭錦兒。把樂三娘子兒叫了來。將原禮交付與他。如此這般對他說了去。那苗青不聽便罷。聽他說了。猶如一桶水。頂門上直灌到脚底下。正是驚駭六葉連肝胆。諕壞三魂七魄心。即請樂三一處商議道。寧可把二千貨銀都使了。只要救得性命家去。樂三道。如今老爹上邊既發此言。一些半些。恒屬打不動兩位官府。須得奏一千貨物與他。其餘節級原解緝捕。再

得一半纔得勾用苗青道况我貨物未賣那討銀子來因使過樂三姨來和王六兒說老爹就要貨物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如不要伏望老爹再寬限兩三日等我倒下價錢將貨物賣了親往老爹宅裡進禮去王六兒拿禮帖復到房裡西門慶瞧西門慶道既是恁般我吩咐原觧且寬限他幾日拿他教他即便進禮來當下樂三娘子得此口詞回報苗青苗青滿心歡喜西門慶見間壁有人也不敢久坐吃了幾鍾酒與老婆坐了回房見馬來接就起身家去了次日到衙門早發放也不題問這件事分付緝捕你休捉這苗青就托經紀樂三連夜替他會了人攢掇貨物出去那消三日都發盡了共賣了一千七百兩銀子把原與王六兒的不動另的五十兩銀子又另送他四套上色

衣服。且說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個酒壜內。又宰一口猪。約掌燈已後時分。擡送到西門慶門首。手下人都是知道的。玳安平安書童琴童。四個禁子。與了十兩銀子纔罷。玳安在王六兒這邊。梯巳又要十兩銀子。須臾西門慶出來。捲棚內坐的。也不掌燈。月色朦朧纔上來。擡至當面。苗青穿青衣。望西門慶只顧磕着頭。說道小人。蒙老爹超抜之恩。粉身碎骨死生難報。西門慶道。你這件事情。我也還沒好審問哩。那兩個船家甚是攀你。你若出官也有老大一個罪名。既是人說。我饒了你一死。此禮我若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我還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上。你不可久住。即便星夜回去。因問你在楊州那裡。苗青磕頭道。小的在揚州城內住。西門慶分付。後邊拿

了茶來。那苗青在松樹下立着吃了。磕頭告辭回去。又叫回來問下邊原解的。你都與他說了不曾。說苗青道。小的外邊人說停當了。西門慶分付既是說了。你即回家。那苗青出門走到樂三家收拾行李。還剩一百五十兩銀子。苗青拿出五十兩來。并餘下幾疋段子。都謝了樂三夫婦。五更替他顧長行牲口。起身往揚州去了。正是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似漏網之魚。不說苗青逃出性命不題。单表西門慶夏提刑從衙門中散了出來。並馬而行。走到大街口上。夏提刑要作辭分路。西門慶在馬上舉着馬鞭兒說道。長官不棄。降到舍下一敘。把夏提刑邀到家來。門首同下了馬。進到廳上敘禮。請入捲棚內。寬了衣服。左右拿茶上來吃了。書童玳安走上。安放卓席擺設。夏提刑道。不當閙來打

攪長官。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須兩個小厮。用方盒拿了小菜蔬
在傍邊擺下。各樣鷄蹄鵝鴨。鮮魚下飯。就是十六碗吃了飯收
了家火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小金把鍾兒銀臺盤兒。
金鑲象牙筯兒飲酒中間。西門慶慢慢題起苗青的事來這厮
昨日央及了個士夫再三來對學生說。又餽送了些禮在此學
生不敢自專。今日請長官來與長官計議于於把禮帖遞與夏
提刑夏提刑看了。便道恁憑長官尊意裁處。西門慶道。依着學
生明日只把那個賊人。真贓送過去罷。也不消要這苗青。那個
原告小厮安童。便收領在外。待有了苗天秀屍首。歸給未遲。禮
還送到長官處。夏提刑道長官這些意就不是了。長官見得極
是。此是長官費心一塲。何得見讓於我。然使不得彼此推辭了

半日西門慶不得已還把禮物兩家平分了裝了五百兩在食盒內夏提刑下席來也作揖謝說道既是長官見愛我學生再辭顯的迂濶了盛情感激不盡實爲多愧又領了幾盃酒方纔告辭起身這裡西門慶隨卽就差玳安拿了盒還當酒擡送到夏提刑家夏提刑親在門上收了拿回帖又賞了玳安二兩銀子兩名排軍四錢俱不在話下常言道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

亦且說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裡陞廳那提孔節級并緝捕觀察都被樂三替苗青上下打點停當了擺設下刑具監中提出陳三翁八審問情由只是供称跟伊家人苗青同謀西門慶大怒喝令左右與我用起刑來你兩個賊人專一積年在江河中假以舟楫裝載爲名實是刼財鑿漏邀截客

旅，圖財致命。見有這個小廝供稱是你等持刀戳死苗天秀，波中，又將棍打傷他落水，見有他主人衣服存証，你如何抵頭賴別人。因把苗安提上來問道，是誰刺死你主人，推在水中來。安童道，某日夜至三更時分，先是苗青叫有賊，小的主人出船艙觀看，被陳三一刀戳死，推在水去。小的便被翁八一棍打落水中，纔得逃出性命。苗青並不知下落。西門慶道，據這小廝所言，就是實話，汝等如何展轉得過。於是每人兩夾棍，三十根頭，打的脛骨皆碎，殺豬也似叫。動他一千兩贓貨，已追出大半，餘者花費無存。這裡提刑連日做了文書，歇過贓貨，申詳東平府。府尹胡師文又與西門慶相交，照依原行文書，疊成案卷，將陳三翁八問成強盜殺人，斬罪，只把安童保領在外聽候。有日走到

東京投到開封府黃判通衙內具訴苗青情奪了主人家事使錢提刑除了他名字出來主人究伲何將得報黃通判聽了連夜修書并他訴狀封在一處與他盤費就着他往巡按山東察院裡投下這一來管教苗青之禍從頭上刃起西門慶往時做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証

善惡從來畢有因　吉凶禍福並肩行
平生不作虧心事　夜半敲門不乞驚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曾御史叅劾提刑官　蔡太師奏行七件事

格言

知危識險。終無羅網之門。譽善薦賢。自有安身之地。施恩布德。乃後代之榮昌。懷妬藏奸。為終身之禍患。損人利己。終非遠大之圖。害衆成家。豈是長久之計。改名異體。皆因巧語而生。訟起傷財。蓋為不仁之召。

話說安童領着書信。辭了黃通判。往山東大道而來。打聽巡按御史在東昌府察院住劄，姓曾，雙名孝序，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這安童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上人決不肯放，不如我在此。等着放告牌出來。我跪

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老爹見了。必然有個决斷。于是早巳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裡。在察院門首等候多時。只聽裡面打的雲板响。開了大門二門。曾御史坐廳。頭面牌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第二面牌出來。告都布按并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纔是百姓戶婚田土詞訟之事。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事情發放淨了。方走在丹墀上跪下。兩邊左右問是做甚麼的。這安童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高的呈上。只聽公座上曾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吏典下來。把書接上去。安放于書案上。曾公拆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書曰

寓都下年教生黃美端肅書奉大柱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違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已難逢。勝游易散。此心耿

耿。常在左右。去秋忽報瑾章華扎。開軸啟函。捧誦之間。而神遊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每有感愴。輒一歌之。足舒懷抱矣。未幾年兄省親南旋。復聞德音。如年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叩賀叩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霜貞操。砥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歷在士論。今茲出巡。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為之器。當有為之年。值聖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不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撓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生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魍魎。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冤滯。振刷為之一清可也。去伴安童持狀告訴。

幸垂察不宣。　仲春望後一日具。

這曾御史覽書已畢。便問有狀沒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爺問你有狀沒有。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曾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府府官。從公查明。驗相屍首。連卷詳報。喝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安童連忙磕頭起來。從便門放出。這里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鈐了關防。差人賫送東平府來。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脚無措。即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本貫河南舞陽人氏。爲人剛而且方。不要錢。問事糊突。人都號他做狄混。明文下來沿河查訪苗天秀屍首下落。也是合當有事。不想這狄縣丞率領一行人。巡訪到清河縣城西河邊。正行之際。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團團不散。只隨着狄公馬走。狄縣

丞道怪哉遂勒住馬令左右公人你去隨此旋風務要跟尋個下落那公人真個跟定旋風而來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走來回覆了狄公話狄公即拘了里老來用鍬掘開岸土深數尺見一死屍宛然頸上有一刀痕命仵作檢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裡公人禀道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即令拘寺中僧行問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因放水灯兒見一死屍從上流而來漂入港裡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不知為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衆僧謀殺此人埋于此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于是不由分說先把長老一箍兩拶一夾一百敲餘者衆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獄中回覆曾公再行報看各僧皆稱冤不服曾公尋思既是此僧謀死死屍必棄于河中豈反埋于岸上又

說干礙人衆。此有可疑。因令將衆僧收監。將近兩月。不想安童來告此狀。即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屍所。令其認視。這安童見其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尚在。于是檢驗明白。回報曾公。即把衆僧放回。一面查刷卷宗。復提出陳三、翁八審問。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揚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寫本參劾提刑院兩員問官受贓賣法。正是

汚吏贓官濫國刑　曾公判刷雪寃情

雖然號令風霆肅　夢裡輸贏揔未真

話分兩頭。却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一百兩銀子。四套衣服。夜間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閑。一夜沒的睡。計較着要打頭面。治簪環。喚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絲䯼髻。用

十六兩銀子。又買了個丫頭。名喚春香。使喚早晚教韓道國收用不題。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家。王六兒接着裡面吃茶畢。西門慶往後邊淨手去。看見隔壁月臺。問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是隔壁樂三家月臺。西門慶分付王六兒。你對他說。若不與我即便拆了。如何教他遮住了這邊風水。不然我教地方分付他這王六兒與韓道國說。隣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瞞着老爹。廟上買幾根木植來。咱這邊也搭起個月臺來。上面晒醬。下邊不拘做馬坊。做個東淨也是好處。老婆道。呸賊沒筭計的。比時搭月臺。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厦子。却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厦子倒不好了。是東子房子了。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罷。于是使了三十兩銀子。又蓋了兩間平房起來。西門慶

差玳安兒擡了許多酒肉燒餅來與他家犒樂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夏提刑得了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學肄業做了生員每日邀結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二内相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合衛官員出人情與他掛軸文慶賀俱不必細說西門慶因墳上新盖了山子捲棚房屋自從生了官哥并做了千戶還沒往墳上祭祖敎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墳門砌的明堂神路門首栽的栁週圍種松栢兩邊疊的坡峯清明日上墳要更換錦衣牌面宰猪羊定卓面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發柬請了許多人推運了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扮戲的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柱鄭奉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韓金釧董嬌兒官家請了

張團練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
傅夥計韓道國雲離守賁地傳并女婿陳經濟等約二十餘人
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尚
舉人娘子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花大妗子吳大姨
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崔本妻段大姐并家中吳月娘李
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春梅迎春玉簫
蘭香妳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裏外也有二十四五頂轎子先
是月娘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消教他往墳上去罷一來還不
曾過一周二者劉婆子說這孩子顖門還未長滿胆兒小這一
到墳上路遠只怕諕着他依着我不教他去留下妳子和老湯
在家和他做伴兒只教他娘母子一個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

此來為何、他娘兒兩個。不到墳前與祖宗磕個頭兒去。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可就是孩子顖門未長滿。教妳子用被兒褁着在轎子裏。按的孩兒牢牢的。怕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聽人說。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裡取齊。起身上了轎子。無辭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墳上。遠遠望見青松鬱鬱。翠栢森森。新蓋的墳門。兩邊坡峯上去。週圍石墻。當中甬路。明堂神臺香爐燭臺。都是白玉石鑿的。墳門上新安的牌面。大書錦衣武畧將軍西門氏先塋。墳內正面土山環抱。林樹交枝。西門慶穿大紅冠帶。擺設猪羊祭品。卓席。祭奠。官家祭畢。堂客纔祭。响器鑼鼓一齊打起來。那官哥兒諕的在妳子懷裡。磕伏着。只倒咽氣。不敢動一動兒。月娘便叫李大姐。你還不教妳子抱了孩子。往後邊

去罷哩。你看謊的那腔兒。我說且不教孩兒來罷。恁溻的貨。只當教抱了他來。你看謊的那孩兒這模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分付玳安。且叫把鑼鼓住了。連忙攛掇掩着孩兒耳朶。快抱了後邉去罷。須臾祭畢。徐先生唸了祭文。燒了帋。西門慶邀請官客在前客位。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邉捲棚內。由花園進去。兩邉松墻普築。竹徑欄杆。週圍花草。一望無際。正是桃紅柳綠鶯梭織。都是東君造化成。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兩個小優兒在前廳官客席前。唱了一回。四個唱的輪番遞酒。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四個。都在堂客上邉。執壺斟酒。立在大姐卓頭。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花園裡。打了回鞦韆。原來捲棚後邉。西門慶收拾了一明

兩暗三間床炕房兒裏邊鋪陳床帳擺放卓椅梳籠抿鏡粧臺
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墳在此梳粧歇息或閒常接了妓者在此
頑耍糊的猶如雪洞般乾淨懸挂的書画琴棋瀟洒嬭子如意
兒看守官哥兒正在那洒金床炕兒鋪着小褥子兒睡迎春也
在傍和他頑耍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驀地走來手中拈着
一枝桃花兒進屋裡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邊
伺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簫在上邊哩俺娘教我下邊來看
哥兒拏了兩楪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金蓮看見那邊卓上放
着一楪子鵝肉一碟蹄子肉并幾箇果子嬭子見金蓮來便抱
起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裡見打起鑼鼓來
諕的不則聲原來這等小胆兒于是一面解開藕絲羅襖兒納

金衫兒接過孩兒抱在懷裡與他兩個嘴對嘴親嘴兒忽有陳經濟掀簾子走入來看見金蓮鬥孩子頑耍也鬥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兒你也與姐夫個嘴兒可霎作怪那官哥兒便嘻嘻望着他笑經濟不由分說把孩子就摟過來一連親了幾個嘴金蓮罵道怪短命誰家親孩子把人的髩都抓亂了經濟笑戲道你還說早時我沒錯親了哩金蓮聽了恐怕婢子瞧科便戲發訕將手中拏的扇子倒過把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經濟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經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摸量惜些情兒人身上穿着恁单衣裳就打恁一下金蓮道我平白惜甚情兒今後惹着我只是一味打如意兒見他頑的訕連忙把官哥兒接過來抱着金蓮與經濟兩個還

戲誰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枝桃花兒做了一個圈兒。悄悄套在
經濟帽子上。走出去。正值孟玉樓和大姐桂姐。三個從那邊來。
大姐看見。便問是誰幹的營生。經濟取下來去了。一聲兒也沒
言語。堂客前戲文扮了四大摺。看看窓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
影座間移。看看天色晚來。西門慶分付賁四。先把擡轎子的。每
人一碗酒。四個燒餅。一盤子熟肉。㨶散停當。然後纔把堂客轎
子起身。官家騎馬在後。來興兒與厨役慢慢的抬食盒。煞後玳
安來安。畫童棋童兒。跟月娘衆人轎子。琴童并四名排軍跟西
門慶馬。奶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抱着哥兒。用被裹
得緊緊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又使回畫童兒來叫他跟定着
奶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亂。且說月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

邊衆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下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經濟纔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迎門就禀說。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廳。問了一遍去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聽了。心中猶豫。到于廳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衣服。西門慶因問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甚麽話來。書童道。他也沒說出來。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墳上燒帋去了。至晚纔來。夏老爹說。我到午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哩。西門慶心中不足。心下轉道。却是甚麽。正疑惑之間。只見平安來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坡巾。兩個伴當跟隨。下馬到于廳上叙禮。說道長官。今日往寳庄去來。西門慶道。今

日先坐祭掃不知長官下降失迎恕罪恕罪夏提刑道敢來有一事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每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那裡說話左右都令下去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學生那裡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本參上東京長官與學生俱在參例學生令人抄了個邸報在此與長官看西門慶聽了大驚失色急接過邸報來灯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參劾貪肆不職武官乞

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蒐四方省察風俗乃

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糾政之職也

昔春秋書天王巡狩而萬邦懷保民風協矣王道彰矣四

民順矣。

聖治明矣。臣自去歲奉

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方面有司。文武官員

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爲我

皇上陳之。除參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參照山東提

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闒茸之材。貪鄙之行。久

干物議。有玷班行。昔者典牧

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著狼

貪。爲同僚之箝制。縱子承恩。冒籍武舉。倩人代考。而士風

掃地矣。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被軍騰詈而政事不可知

乎。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丫頭之稱。問事則依違兩可

群下有木偶之誚理刑副千戶西門慶本係市井棍徒貪緣陞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薄爲之不清携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爲之有玷至于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歡淫而行檢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爲掩飾而贓跡顯著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乖清議一刻不可居任者也伏望

聖明垂聽

勅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亟賜罷斥則

官常有賴而裨

聖德永光矣

西門慶看了一遍諕的面面相覷默默不言夏提刑道長官似

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爲少不的你我打點禮物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爺那裡去于是夏提刑急急作辭到家拏了二百兩銀子兩把銀壺西門慶這裡是金鑲玉寶石鬧粧一條三百兩銀子夏家差了家人夏壽西門慶這裡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修了一封書與翟管家兩個早顧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題

且表官哥兒自從墳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妳但吃下妳去就吐了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我那等說還未到一周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獨濯貨他生死不依只說此來今日墳上祭祖爲甚麼來不教他娘兒兩個走走只像那裡攙了分兒一般睜着眼和我兩個吽如今却怎麼好李瓶

兒正沒法兒擺佈。況西門慶又是因巡按御史參本參了。和夏
提刑在前邊說話。往東京打點幹事。心上不遂。家中孩子又不
好。月娘使小厮叫劉婆子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闔戶。亂
了一夜。劉婆子看了。說哥兒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
道將軍。不打緊。燒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朱砂
丸藥兒。用薄荷燈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纔寧貼。睡了一覺。不
驚哭吐妳了。只是身上熱還未退。李瓶兒連忙拏出一兩銀子。
教劉婆子備紙去。後晌帶了他老公。還和一個師婆來。在捲棚
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來保夏壽起身。就
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裡。打聽提苗青消息去了。
吳月娘聽見劉婆說。孩兒路上着了驚氣甚麼抱怨如意兒說

他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轎子裡諕了他了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如意兒道我在轎子裡將被兒裹得緊緊的又沒磆着他娘便回畫童兒來跟着轎子他還好好的我按着他睡只進城內七八到家門首我只覺他打了個冷戰到家就不吃奶哭起來了按下這裡家中燒帋與孩子下神且說來保夏壽一路攢行只六日就赶到東京城內到太師府內見了翟管家將兩家禮物交割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說道曾御史參本還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陳奏了七件事在這里旨意還未曾下來待行下這個本去曾御史本到等我對老爺說交老爺閣中只批與他該部知道我這里差人再拏我的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把他的本只不覆上來交你老爹只顧放

心管情一些事兒沒有于是把二人管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那里等到一日蔡太師條陳本聖旨準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抄了個邸報帶回家與西門慶瞧端的上面奏行那七件事

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魯國公蔡京一本陳愚見竭愚衷收人才臻實效足財用便民情以隆

聖治事

第一曰罷科舉取士悉由學校陞貢

竊謂教化凌夷風俗頹敗皆由取士不得眞才而教化無以仰賴書曰天生斯民作之君作之師漢舉孝廉唐興學校我

國家始制考貢之法各執偏陋以致此輩無真才而民之司牧何以賴焉今

皇上寤寐求才宵旰圖治治在于養賢養賢莫如學校今後取士悉遵古由學校陞貢其州縣發解禮闈一切罷之每歲考試上舍則差知貢舉亦如禮闈之式仍立八行取士之科八行者謂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士有此者即免試率相補太學上舍

二曰罷講議財利司切惟

國初定制都堂置講議財利司蓋謂人君節浮費惜民財也

今陛下即位以來不寶遠物不勞逸民躬行節儉以自奉蓋

天下亦無不可返之俗亦無不可節之財惟當事者以俗

化爲心以禁令爲信不忽其初不弛其後治隆俗美豐亨
豫大又何講議之爲哉悉罷
三曰更塩鈔法切惟塩鈔乃
國家之課以供邊備者也今合無遵復祖宗之制塩法者詔
雲中陝西山西三邊上納粮草關領舊塩鈔易東南淮浙
新塩鈔每鈔折派三分舊鈔搭派七分令商人照所派産
塩之地下塲支塩亦如茶法赴官秤驗納息請批引限日
行塩之處販賣如遇過限並行拘收别買新引增販者俱
屬私塩如此則國課日增而邊儲不乏矣
四曰制錢法切謂錢貨乃
國家之血脉貫乎流通而不可淹滯如[illegible]扼阻淹滯不行者

則小民何以變通而國課何以仰賴矣自晉末鵝眼錢之後至
國初瑣屑不堪甚至雜以鉛鐵夾錫邊人販于虜因而鑄兵器為害不小合無一切通行禁之也以
陛下新鑄大錢崇寧大觀通寶一以當十庶小民通行物價不致于踴貴矣
五日行結糴俵糴之法
切惟官糴之法乃賑恤之義也近年水旱相仍民間就食
上始下賑恤之詔近有戶部侍郎韓侶題覆
欽依將境內所屬州縣各立社會行結糴俵糴之法保之于黨黨之于里里之于鄉倡之結也每鄉編為三戶按上上

中中下下。上户者納粮。中户者减半。下户者逓派。粮數關支謂之俵糶如此則斂散便民之法。得以施行。而

皇上可廣不費之仁矣。惟責守令。嚴切舉行。其關係益匪細矣。

六曰詔天下州郡納免夫錢。切惟我

國初寇亂未定。悉令天下軍徭丁壯。集于京師。以供運餽。以壯國勢。今

承平日久。民各安業。合頒 詔行天下州郡。每歳上納免夫錢。每名折錢三十貫。解赴京師。以資邊餉之用。庶兩得其便矣。而民力少蘇矣。

七曰置提舉御前人舡所。切惟

陛下自即位以來。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花石。皆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者。但有司奉行之過。因而致擾。有傷

聖治。

陛下節其浮濫。仍請作御前提舉人舡所。凡有用悉出內帑差官取之。庶無擾于州郡。伏乞

聖裁。奉

聖旨。鄉言深切。時艱朕心。加悅。足見忠猷。都依擬行。該部知道。

來保抄了。與報等的。翟管家寫了回書。與了五兩盤纏。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縣來。有日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耽心不下。那夏提刑一日一遍來問信。聽見來保二人到了。叫至後邊問他。端的來保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一遍。府中見翟爹

看了爹的書便說此事不打緊交你爹放心見今巡按也滿了另點新巡按下來了況他的叅本還未到等他本上時等我對老爺說了隨他本上叅的怎麽重只批了該部知道老爺這里再拏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隨他有撥天關本事也無妨西門慶聽了方纔心中放下因問他的本怎倒還不到來保道俺每一去時晝夜馬上行去只五日就赶到京中可知在他頭里俺每回來見路上一簇响鈴驛馬過背着黃包袱揷着兩根雉尾兩面牙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賀封纔到了西門慶道到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了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管情沒事小的不但幹了這件事的又打聽的兩椿好事來報爹知道西門慶問道端的何

事來保道。太師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題准事例。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塩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官糴粮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塩引支塩。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粮倉鈔。派三萬塩引。戶部坐派到好趂着蔡老爹巡塩下塲。支種了罷。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聽言。問道。真個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個邸報在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字樣。前邊叫了陳經濟來。唸與他聽。陳經濟唸到中間。只要結住了。還有幾個眼生字不認的。旋叫了書童兒來唸。那書童到還是門子出身。蕩蕩如流水不差。直唸到底。端的上面奏着那七件事。云云。

西門慶聽了喜。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狀元見朝。已點了兩淮巡鹽。心中不勝歡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你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正是樹大招風風損樹。人為名高傷喪身。有詩為証。

得失榮枯命里該　皆因年月日時裁
胷中有志終須到　囊內無財莫論才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西門慶迎請宋巡按　永福寺餞行遇胡僧

寬性寬懷過幾年　人死人生在眼前
隨高隨下隨緣過　或長或短莫埋怨
自有自無休歎息　家貧家富總由天
平生衣祿隨緣度　一日清閑一日仙

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夏提刑隨即就來、拜謝西門慶。說道長官活命之恩、不是托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門慶咲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我沒曾過爲、隨他說去便了。老爺那里自有個明見、一面在廳上放卓兒留飯、談咲至晚方總作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裡理事、不在話下。却表巡按曾公

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太師所陳七事内。多乖方舛訛。皆損下益上之事。即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糴俵糴之法。不可行。當十大錢不可用。塩鈔法不可屢更。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邦。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他大肆倡言。阻撓國事。那時將曾公付吏部考察。黜爲陝西慶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宋盤。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也。太史陰令盤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煆煉成獄。將孝序除名。竄于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再說西門慶在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拏倉鈔早往高陽關戶部韓爺那里。赶着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預備大卓面酒席。打聽蔡

御史舡到。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巡按宋御史舡。一同京中起身。都行至東昌府地方。使人先來家通報。這里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知府州縣。及各衛有司官員。又早預備祗應人馬。鉄桶相似。來保從東昌府舡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舡上。拜見了。備言邀請宋公之事。蔡御史道。我知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有司。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連名手本伺候。迎接。帥府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跟隨。清畢傳道。雞犬皆隱跡。皷吹進東平府察院。各處官員都見畢。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到次日。只見門吏來報。巡盐蔡爺來拜。宋御史急令撤去公案。

連忙整冠出迎。兩個叙畢禮數。分賓主坐下。少頃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事期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還待一二日。因告說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巨族。爲人清愼。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宋御史問道。是那個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見是本處提刑千戶。昨日已叅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遞的手本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峯有親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見在外面伺候要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到此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旣是雲峯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于是分付看轎。就一同起行。一面傳將出來。

西門慶知了此消息。與來保賁四。騎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照山綵棚。兩院樂人奏樂。叫海塩戲并雜耍承應。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人馬。都令散了。只用笟隊藍旗淸道。官吏跟隨。與蔡御史。坐兩頂大轎。打着雙簷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府。抬起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了。慌的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道。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大紅獬豸繡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把大扇。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卓席。高頂方糖。定勝簇盤。十分齊整。二官揖讓進廳。與西門慶敘禮。蔡御史令

家人具贄見之禮。兩端湖紬。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面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個宛紅單拜帖。上書侍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臨此地。尚未盡情。不當取擾。若不是蔡年兄見邀。同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顏。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乃一介武官。屬于按臨之下。今日幸蒙清顧。蓬蓽生光。于是鞠恭展拜。禮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禮相還。敘了禮數。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揩下簫韶盈耳。鼓樂喧闐。動起樂來。西門慶遞酒安席已畢。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餚列珍羞。湯陳桃浪。酒泛金波。端的歌舞聲容。食前方丈。西門慶知道手下跟從人多。揩下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心。一百斤熟肉。都領下去。家人吏書門

子人等。另在廂房中管待。不必用說。當日西門慶這席酒也費勾千兩金銀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爲人浮躁。只坐了沒多大回。聽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傍便說。年兄無事再消坐一時何遽回之太速耶。宋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還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西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卓席連金銀器已都裝在食盒內。共有二十擡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卓席。兩壜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疋叚紅。一副金臺盤。兩把銀執壺。十個銀酒盃。兩個銀折盂。一雙牙筯。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三辭道。這個我學生怎麼敢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自然之道。我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乎

侑觴而已。何爲見外。比及二官推讓之次。而卓席已擡送出門矣。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日初來判識。既擾盛席。又承厚貺。何以克當。餘容圖報不忘也。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告別了。于是作辭起身。西門慶還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舉手上轎而去。西門慶回來。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捲棚內後坐。因分付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右重新安放卓席。擺設珍羞果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道。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僭了。又和管待盛庫酒器。何以克當。西門慶笑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宋公祖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原。又說起頭里他再三不來。被我學生因稱道四泉盛德。與老先

生那邊相熟。他纔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峯有親。西門慶道想必翟親家有一言于彼。我觀宋公爲人有些蹺蹊。蔡御史道他雖故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蹺蹊處。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說畢咲了。西門慶便道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回舡上去罷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開舡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晋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餞。蔡御史道過蒙愛厚。因分付手下人都回門外去罷。明早來接。衆人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個家人伺候。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分付卽去院中坐名。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打後門裡用轎子擡了來。休交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門慶復上席。陪蔡御史吃酒。海鹽子弟在傍歌唱。西門慶

因問老先生到家多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麼。蔡御史道。老母倒也安。學生在家。不覺荏苒半載。回來見朝。不想被曹禾論劾。將學生敝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館者。一時皆黜授外職。學生便選在西臺。新點兩淮巡鹽。宋年兄便在貴處巡按。他也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里。蔡御史道。安鳳山他已陞了工部主事。往荊州催儹皇木去了。也待好來也。說畢。西門慶交海鹽子弟。上來遞酒。蔡御史分付你唱個漁家傲我聽。子弟排手在傍唱道。

別後杳無書不疼不痛病難除。恨凄凄旅館有誰相知。魚沉不見雁傳書。三山美人知何處。眠思夢想。此情為誰。懨懨憔瘦。一似風中柳絮。知他幾時。再得重相會。

皂羅袍

滿目黃花初綻。怪淵明怎不囘還。交人盼得眼睛穿。冤家怎不行方便從伊別後相思病纏昏昏如醉。汪汪淚漣。知他幾時再得重相見。

我愛他桃花爲面。笋生成十指纖纖。我愛他春山淡淡柳拖烟。我愛他清俊一雙秋波眼。烏鴉堆髩。青絲翠綰。玳鈎月鈎。丹霞襯臉。交人想得肝腸斷。

戍鼓鼕鼕初轉。聽樓頭畫角聲殘。搥床搗枕數千番。長吁短嘆千千遍。精神撩亂。語言倒顛。忘飡廢寢。和衣泪漣。終朝懞憧昏沉倦。

我爲你終朝思念。在那里要咲貪歡。忽然想起意懸懸。一番

題起一番怨恩深如海情重似山佳期非偶離别最難常言道藕斷絲不斷。

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話玳安道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在娘房裡坐着哩西門慶道分付把轎子擡過一邊纔好玳安道擡過一邊了這西門慶走至上房兩個唱的向前磕了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個來晚夕在山子下扶侍你蔡老爹他如今見在巡按御史你不可怠慢了他用心扶侍他我另酬荅你兩個那韓金釧兒咲道爹不消分付俺每知道西門慶因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每休要扭手扭脚的董嬌兒道娘在這裡聽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葱靠南墻越發老辣已是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們不吃這井

里來了。這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
經濟。拏着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纔喬親家爹。說趂着
蔡老爹這回閑。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怕明日起
身忙了。西門慶道。交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你跟了來。那
來保跟到捲棚槅子外邊跪着。西門慶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
事在此。不敢干瀆。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顧分付。學生無不
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那邊。在邊上納過些粮草。坐派了
有些塩引。正派在貴治楊州支塩。只是望乞到那里。青目青目。
早些支放。就是愛厚。因把揭帖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
商人來保崔本。舊派准塩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
道這個甚麽打緊。一面把來保。叫至近前跪下。分付與你蔡爺

磕頭。蔡御史道。我到揚州。你等逕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取你盐一個月。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勾了。蔡御史把原帖就袖在袖内。一面書童傍邊斟上酒。子弟又唱

下山虎。

中秋將至。漸覺心酸。只見穿窓月。不見故人。還聽叮噹砧聲滿耳。嘹嚦嚦北雁南還。怎不交人心中慘然。料想相思斷送少年。黃昏後。更漏殘。把銀燈剔盡方眠。

當初携手。月下並肩。說下山盟海誓。對天禱言。若有個負意忘恩。早歸九泉。一向如何音信遠。空教我卜金錢。廢寢忘飧。有誰見怜。黃昏後。更漏殘。把銀燈剔盡方眠。

尾聲

蒼天若肯行方便。早遣情人到枕邊。免使書生獨自眠。

唱畢。當下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後邊更衣。于是從花園里遊翫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里。又早湘簾低簇。銀燭熒煌。設下酒席完備。海鹽戲子。西門慶已命手下管待酒飯。與了二兩賞錢。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棚內家活收了。關上角門。只見兩個唱的。盛粧打扮。立于堦下。向前花枝招颭磕頭。但見

綽約容顏金縷衣　香塵不動下堦墀
時來水濺羅裙溼　好似巫山行雨歸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愛厚。恐使不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別乎。蔡御史

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于是月下與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劉阮之入天台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要留題西門慶即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拂下鎖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灯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餘　軒中文物尚依稀
雨過書童開樂圃　風回仙子步花臺
飲將醉處鍾何急　詩到成時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悵望　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交書童粘于壁上以為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等叫甚名字一個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御史又道

你二人有號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娼妓。那討號來。蔡御史
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小的號玉卿。董嬌兒
道。小的賤號薇仙。蔡御史一聞薇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
懷。令書童取棋卓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着棋。西
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樽在旁邊遞酒。書童拍手歌唱。玉芙
蓉。唱道

東風柳絮飄。玉砌蘭芽小。這春光豔冶。巧鬥難描。墻頭紅粉
佳人笑。蹴罷鞦韆香汗消。尋芳與。不辭路遙。我只見酒旗搖
曳杏花稍。

唱畢。蔡御史贏了董嬌兒一盤棋。董嬌兒吃過。回奉蔡御史韓
金釧這里遞與西門慶。陪飲一盃。書童又唱道。

風吹蕉尾翻。雨洒荷珠亂。見佳人盤髻如蟬。湘裙半掩。芙蓉面。綵袖輕飄賽小蠻。秋波臉。兩情牽好難。引的人意遲寂寞泪闌干。

飲了酒。兩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忙遞酒一盃。與蔡御史。西門慶在傍。又陪飲一盃。書童又唱。

黃花遍地開。百草皆凋敗。小蛩吟唧唧空堦。牛郎夜夜依然在織女緣何不見來。懨懨害。糊突夢怎猜。我爲他淚滴濕表記鳳頭鞋。

唱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勝酒力了于是走出外邊來站立在于花下那時正是四月半頭時分月色纔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還有韓金釧。未曾賞他一盃酒。蔡御史道。正

是你與他來。我就此花下。立飲一盃。于是韓金釧拏大金桃盃滿斟一盃。用纖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傍捧菓。書童拍手。又唱第四個。

梨花散亂飛。不見遊蜂翅。小窓前鵲踏枯枝。愁聞月雪尋梅至。忽聽銅壺更漏遲。傷心事。把離情自思。我為他寫情書。閣不住筆尖兒。

蔡御史吃過斟上一盃。賞與韓金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令盛价收過去罷。于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懸。若非斯文骨肉。何以至此。向日所貸。學生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峯表過。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辜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倒不消介意。那韓金釧

見他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往後邊去了到了上房里月娘便問你怎的不陪他睡來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董姐兒了我不來只在那裡做甚麽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吽了來興兒分付明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吽了厨役跟了往門外永福寺去那里與你蔡老爹送行吽兩個小優兒荅應休要悞了來興兒道家里二娘上壽沒人看來西門慶道留下棋童兒買東西吽厨子後邊大灶上做罷不一時書童玳安收下家活來又討了一壼好茶往花園里去與蔡老爹漱口翡翠軒書房床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嬌兒手中拏着一把湘妃竹泥金面扇兒上面水墨畫着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爲

題就指着你這薇仙號于是灯下來與拈起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小院閑庭寂不譁　一池月上浸窻紗
邂逅相逢天未晚　紫薇郎對紫薇花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床就寢書童玳安與他家人在明間里睡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早辰蔡御史與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帋大包封着到于後邊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說道文職的營生他那里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籤了因交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早從後門打發他去了書童舀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西門慶出來在廳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

又道學生日昨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里書去千萬留神一二足仞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華扎下臨只盛价有片帋到學生無不奉行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于永福寺借長老方丈擺酒餞行來興兒與廚役早已安排卓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彈唱數盃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轎在于山門外伺候臨行西門慶說起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詿誤在舊大巡曾公案下行牌往揚州案候捉拿此事情已問結了倘見宋公望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該使就提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又作揖謝了看官聽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舡上公人楊州提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

此係曾公手裡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倒下詳去東平府還只把兩個舡家决不待時安童便放了正是人事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有詩單表人情之有虧人處詩曰

公道人情兩是非　人情公道最難為

若依公道人情失　順了人情公道虧

胡知府已受了西門慶夏提刑囑託無不做分上要說此係後事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舡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送只此告別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价問安說畢蔡御史上轎而去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遞茶頭戴僧伽帽身披袈裟小沙彌拿着茶托遞茶去合掌道了問訊西門慶荅禮相還見他雪眉交白便問長老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

五西門慶道倒還這等康健因問法號稱呼甚麼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有幾位徒弟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本寺也有三十余僧行西門慶道你這等寺院倒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寺原是周秀老爹蓋造長署裏沒錢粮修理丟得壞了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我見他家庄子不遠不打緊處你稟了你周爺寫個緣簿一般別處也再化着來我那里我也資助你些些布施道堅連忙合掌問訊謝了西門慶分付玳安兒書袋內取一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攪長老這里道堅道小僧不知老爺來不曾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更衣去道堅連忙叫小沙彌開便門西門慶更了衣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禪堂有許多雲遊和尚在那里敲

着木魚念經。西門慶不因不由。信步走入裡面觀看。見一個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搊搜。生的豹頭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雞蠟箍兒。穿一領肉紅直裰。頦下髭鬚亂拃。頭上有一腦光檐。就是個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在禪床上旋定過去了。垂着頭把脖子縮到腔子裏。鼻口中流下玉筯來。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僧必然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他問他個端的。于是應聲叫那位僧人。你是那里人氏。何處高僧。雲遊到此。叫了頭一聲不答應。第二聲也不言語。第三聲。只見這個僧人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個挺。伸了伸腰。睜開一隻眼。跳將起來。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麄聲應道。你問我怎的。貧僧行不問名。坐不改姓。乃西域天竺國密松林齊

腰峯寒庭寺下來的胡僧雲遊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吽我有甚話說西門慶道你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你有也沒有胡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去不去胡僧道我去我去西門慶道你說去即此就行那胡僧直豎起身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鉄柱杖來拄着背上他的皮褡褳褡褳內盛着兩個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分付玳安吽了兩個驢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着我就來胡僧道官人不消如此你騎馬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管情比你先到西門慶道巳定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開這等朗言恐怕他走了分付玳安好歹跟着他同行于是作辭長老上馬僕從跟隨逕直進城來家那日四月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兒生日

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有堂客吃酒。後晌時分。只見王六兒家沒人使使。了他兄弟王經。來請西門慶。分付他宅門首。只尋玳安兒說話。不見玳安在門首。只顧立。立了約一個時辰。正值月娘與李嬌兒。送院里李媽媽出來上轎。看見一個十五六歲扎包髻兒小厮。問是那里的。那小厮三不知走到根前。與月娘磕了個頭。說道我是韓家。尋安哥說話。月娘問那安哥。平安在傍邊。恐怕他知道。是王六兒那里來的。恐怕他說岔了話。向前把他拉過一邊。對月娘說他是韓夥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問韓夥計幾時來。以此哄過月娘。不言語回後邊去了。不一時。玳安與胡僧先到門首。走的兩腿皆酸。渾身是汗。抱怨的要不的。那胡僧體貌從容。氣也不喘。平安把王六兒那邊。使了王經。來請

爹尋他說話一節。對玳安兒說了。不想大娘正送院里李奶奶出來。門首上轎。看見他冐冐勢勢。走到根前。與大娘磕頭。大娘問他。說我是韓家的。早是我在傍邊拉過一邊。落後大娘問我我說是韓夥計家的使他來問他韓夥計幾時來。大娘纔不言語了。早是沒曾礪覺出來。等住回娘若問你。也是這般說。那玳安走的睜睜的。只顧搧扇子。今日造化低的也。怎的平白爹交我領了這賊禿囚來。好近遠兒。從門外寺里。直走到家。路上逼沒䠞脚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着下氣兒。爹交顧驢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便走着沒事沒事的。難爲我這兩條腿了。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脚也踏破了。攮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家做甚麽。玳安道。誰知道他。說問他討甚麽藥哩。正說着。只聞喝道

之聲。西門慶到家。看見胡僧在門首。說道吾師眞乃人中神也。果然先到。一面讓至裏面大廳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接了衣裳換了小帽。陪他坐的。那胡僧睜眼觀見廳堂高遠。院宇深沉。門上掛的。是龜背紋蝦鬚織抹綠珠簾。地下鋪獅子滾綉毬絨毛線毯。正當中放一張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卓子。卓子上安着絲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週圍擺的。都是泥鰍頭楠木靶腫觔的校椅。兩壁掛的畫。都是紫竹桿兒綾邊瑪瑙軸頭正是鼉皮画鼓振庭堂。烏木春檯盛酒器。胡僧看畢。西門慶問道吾師用酒不用。胡僧道。貧僧酒肉齊行。西門慶一面分付小厮。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厨下肴饌下飯。都有。安放卓兒只顧拿上來。先綽邉兒放了。四碟果子。

四碟小菜。又是四碟案酒。一碟頭魚。一碟糟鴨。一碟烏皮雞。一碟舞鱸公。又拿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角葱𠚏炒的核桃肉。一碟細切的餢飳樣子肉。一碟肥肥的羊貫腸。一碟光溜溜的滑鰍。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個碗內兩個肉員子。夾着一條花筋滾子肉。名喚一龍戲二珠湯。一大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西門慶讓胡僧吃了。教琴童拏過團靶鉤頭雞脖壺來。打開腰州精製的紅泥頭。一股一股邈出滋陰摔白酒來。傾在那倒垂蓮蓬高脚鍾內。遞與胡僧。那胡僧接放口內。一吸而飲之。隨即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扎的騎馬腸兒。一碟子醃臘鵝脖子。又是兩樣艷物。與胡僧下酒。一碟子癩葡萄。一碟流心紅李子。落後又是一大碗鱔魚麵。與菜卷兒。一齊拏上來。與胡僧打

散。登時把胡僧吃的楞子眼兒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可以勾了。西門慶叫左右拏過酒卓去。因問他求房術的藥兒胡僧道我有一枝藥。乃老君煉就。王母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是官人厚待于我。我與你幾丸罷。于是向褡褳內取出葫蘆兒。傾出百十丸。分付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下。又搬向那一個葫兒捏了。取二錢一塊。粉紅膏兒。分付每次只許用二釐。不可多用。若是脹的慌。用手捏着兩邊腿上。只顧摔打百十下。方得通。你可樽節用之。不可輕泄于人。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効。胡僧說形如鷄卵。色似鵞黃。三次老君炮煉。王母親手傳方。外視輕如糞土。內覷貴乎玕琅。比金金豈換。比玉玉何償。任你腰金衣紫。任你大厦高堂。任

你輕裘肥馬。任你才俊棟梁。此藥用托掌內。飄然身入洞房。洞中春不老。物外景長芳。玉山無頹敗。丹田夜有光。一戰精神爽。再戰氣血剛。不拘嬌艷寵。十二美紅妝。交接從吾好。徹夜硬如鎗。服久寬脾胃。滋腎又扶陽。百日鬚髮黑。千朝體自强。固齒能明目。陽生姤始藏。恐君如不信。拌飯與猫嘗。三日淫無度。四日熱難當。白猫變爲黑。尿糞俱停亡。夏月當風臥。冬天水裏藏。若還不解泄。毛脫盡精光。每服一厘半。陽興愈健强。一夜歇十女。其精永不傷。老婦顰眉蹙。淫娼不可當。有時心倦怠。收兵罷戰塲。冷水吞一口。陽回精不傷。快美終宵樂。春色滿蘭房。贈與知音客。永作保身方。西門慶聽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良。傳藥須傳方。吾師不傳于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沒了。那里

尋師父去。隨師父要多少東西。我與師父。因令玳安後邊快取二十兩白金來。遞與胡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胡僧咲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早收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便道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疋四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服罷。即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胡僧。僧方纔打問訊謝了。臨出門。又分付不可多用。戒之戒之。言畢。背上搭褳。拴定拐杖。出門揚長而去。正是拄杖挑擎雙日月。芒鞋踏遍九軍州。有詩為証。

彌勒和尚到神州　布袋橫拖拄杖頭
饒你化身千百化　一身還有一身愁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

天與胭脂點絳唇　東風滿面笑欣欣
芳心自是歡情足　醉臉常含喜氣新
傾國有情偏惱客　向陽無語咲撩人
紅塵多少愁眉者　好入花林結近隣

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觀音庵王姑子。請了蓮華庵薛姑子來了。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趣。月娘聽薛師父來了。知道他是個有道行的姑子。連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僧帽。披着茶褐袈裟。剃的青旋旋頭兒。生的魁肥胖大。沿口豚腮。進來與月娘衆人。合掌問訊。王姑子便道。這個就是主家大娘。與列位

娘慌的月娘衆人連忙下頭去見他在人前鋪眉苫眼拏班做勢口裡咬文嚼字一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取重他十分那日大妗子楊姑娘都在這里月娘擺茶與他吃整理素饌鹹食菜蔬點心擺了一大卓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纔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卓頭吃東西吃了茶都在上房內坐的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都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小厮畫童兒前邊收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尚去了畫童道剛纔起身爹送出他去了吳大妗子因問是那里請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門外寺里帶來的一個和尚酒肉都吃問他求甚

麽藥方。與他銀子也不要。錢也不受。誰知他幹的甚麽營生。吃了這日。纔去了。那薛姑子聽見。便說道茹葷飲酒。這兩件事也難。倒還是俺這比丘尼。還有些戒行。他這漢僧們。那里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這他。吳大妗聽了。道像俺們終日吃肉。却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業。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是前生修來的福享了榮華。受富貴。譬如五谷。你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里說話不題。且說西門慶送了胡僧進來。只見玳安悄悄向前說道頭里韓大嬸那里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歹過去坐坐。西門慶得了胡僧藥。心里定要去和婦人試驗。不想他那里來請。正中下懷。即分付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罈酒去。于是逕走到

潘金蓮房里。取了淫器包兒。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跟隨。逕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裏面就分付。留琴童兒在這里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里問。只說我在獅子街。房子里筭帳哩。玳安應諾。小的知道。說畢。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戴着銀絲鬏髻。金纍絲釵梳。翠鈿兒。二珠環子。露着頭。穿着玉色紗比甲兒。夏布衫子。白腰挑線單拖裙子。與西門慶磕了頭。在傍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門外送行去。纔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對簪兒。就來遞與他。今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一對金壽字簪兒。說道倒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分付你秤五分。交小廝有南燒酒。買他一瓶來。我

吃。那王六兒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于是連忙稱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拏瓶買去了。王六兒。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請入房里坐的。親自洗手剔甲。剝果仁兒。交丫頭揀好茶。拿上來西門慶吃。在房內放小桌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纔收拾吃酒。按下這頭不題。單表玳安回馬到家。辛苦了一日。跟和尚走了來乏困了。走到前邊屋裡。倘了一覺直睡到掌燈時分。纔醒了。揉了揉眼。見天晚了。走到后邊要燈籠。要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里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哩。玳安沒的回答。說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子里。和你哥筭帳哩。月娘道。就是筭帳。沒的筭恁一日。玳安道。筭了了帳。爹自家

吃酒哩。月娘道。又沒人陪他。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眼見的就是兩樣話。頭里韓道國家小厮來尋你做甚麼。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知弄甚麼鬼。那玳安不敢多言。月娘交小玉拏了灯籠與他。你說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小玉一面拏了個灯籠。遞與玳安。來到前邊鋪子里。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着水櫃上。放着一瓶酒。兩雙鍾筯。幾個碗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邊拏了兩瓶鮓來。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走來。把灯籠掠下。說道好呀。我趕着了。因見書童兒戲道。好淫婦。你在這里做甚麼。交我那里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里吃酒兒。書童道。你尋我做甚麼。心里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村村小厮。你也回嘴。我尋你要合你的屁股。

于是走向前。按在椅子上。就親嘴。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落了人的。傳夥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說道新一盞灯帽兒。交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怕躧了。被書童拏過。往炕上只一摔。把臉通紅了。玳安道。好淫婦。我鬧了你鬧兒。你惱了。不由分說。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向他口裏吐了一口唾沫。把酒推掀了。流在水櫃上。傳夥計恐怕他濕了帳簿。連忙取手巾來抹了。說道管情住回。兩個頑惱了。玳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裏話。這等扭手扭脚。那書童把頭髮都揉亂了。說道耍便耍。笑便笑。臢剌剌的屁水子。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賊秫村村。你今日纔吃屁。你從前已後。把屁不知吃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

玳安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說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秫秫小厮不擺布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養的我只一味乾粘子是吃了酒門班房內叫了個小伴當拏着灯籠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開門問琴童兒爹在那里琴童道爹在屋里睡哩于是關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厨下老馮便道安官見來你韓大嬸只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向厨櫃里拏了一盤驢肉一碟臘燒鷄兩碗壽麵一素子酒玳安吃了一回又讓琴童吃酒叫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了咱兩個噤了這素子酒罷琴童道留與你的你自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了甌了來了于是二人吃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奶我有句話兒說你休惱我想

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里。與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大嬸這里。又與韓大嬸當家。等我到家。看我對六娘說。不對六娘說。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休要是言不是語。到家里說出來。就交他惱我一生。我也不敢見他去。這里玳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房。窗子底下。悄悄聽覰。原來西門慶。用燒酒。把胡僧藥。吃了一粒下去。脫了衣裳。上床和老婆行房。坐在床沿上。打開淫器包兒。先把銀托束在根下。龜頭上使了硫黃圈子。把胡僧與他的粉紅膏子藥兒。盛在個小銀盒兒內。挑了有一厘半兒來。安放在馬眼內。登時藥性發作。那話暴怒起來。露稜跳腦。凹眼圓睜。橫觔皆見。色若紫肝。約有六七寸長。比尋常分外粗大。西門慶心中暗喜。果然胡僧此藥

有些意思。婦人脫得光赤條。坐在他懷里。一面用手籠揝。說道怪道你要燒酒吃。原來幹這個營生。因問你是那里討來的藥。西門慶急把胡僧與他的藥。從頭告訴一遍。先令婦人仰臥床上。背靠雙枕。手拏那話。往里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方纔進入些須。婦人淫津流溢。少頃滑落。已而僅沒龜稜。西門慶酒興頗作。淺抽深送。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則淫心如醉。酥癱于枕上。口內呻吟不止。口口聲聲。只叫大𩬏𩬏達達。淫婦今日可死也。又道我央及你。好歹留些工夫。在後邊要耍。西門慶于是把老婆。倒蹶在床上。那話頂入戶中。扶其股而極力搧磞搧磞的連聲响喨。老婆道。達達。你好生搧打着淫婦。休要住了。再不你自家拏過灯來。照着頑耍。西門慶于是移灯近前。令婦人在

下。直舒雙足。他便騎在上面。兜其股。蹲踞而提之。老婆在下。一手揉着花心。扳其股而就之。顫聲不已。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家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盐去。支出盐來賣了。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紬了。好不好。老婆道。好達達。隨你交他那里。只顧去。閑着王八在家里做甚麽。因問這鋪。却交誰管。西門慶道。我交賁四在家。且替他買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里二人行房。不想都被琴童兒窓外聽了。不亦樂乎。玳安正從後邊來。見他在窓下聽覷。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聽他怎的。趂他正未起來。咱每去來。琴童跟出他到外邊。玳安道。你不知。後面小衚衕子里。新來了兩個好了頭子。我頭里騎馬。打那里過。看見了。來在曾長腿屋里。一個金兒。一個叫

賽兒。却不上十六七歲。交小伴當在這里看着。咱往混一回子去。一面分付小伴當。你在此聽着門。俺每往街上淨淨手去。等裏邊尋你。往小衚衕口兒上。那里叫俺每去。分付了。兩個月亮地裡。走到小巷內。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裡邊有十數家。都是開坊子。吃衣飯的。那玳安一來也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開。原來王八正和虔婆魯長腿。在灯下。拏黃桿大等子稱銀子。哩。見兩個兇神也般。撞進來裏間屋里。連忙把灯來。一口吹滅了。王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便讓坐。玳安道叫出他姐兒兩個。唱個曲兒俺每聽。就去。王八道。管家你來的遲。行一步兒。兩個劉纔都有了人了。這玳安不由分說。兩步就掃進裡面。只見黑洞洞。燈也不點。炕上有兩個戴白毡帽子的

酒太公。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纔脫褁脚。便問道是甚麼人進屋里來了。玳安道。我肏你娘的眼。不防颼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子。只叫着褁脚襪子也穿不上。往外飛跑。那一個在炕上扒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玳安叫掌起燈來。罵道賊野蠻流民。他倒問我是那里人。剛纔把毛搞淨了他的纔好。平白放了他去了。好不好。拏到衙門里去。且交他且試試新夾棍着。曾長腿向前掌上灯。拜了又拜。說二位官家哥哥息怒。他外京人不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兒賽兒出來。唱與二位叔叔聽。只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穿着洗白衫兒。紅綠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叔來。夜晚了。沒曾做得準備。一面放了四碟乾菜。其餘幾碟。都是鴨鴠蝦米。熟鮓鹹魚。猪頭肉。乾板腸兒之類。

玳安便摟着賽兒一處。琴童便擁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銀紅紗香袋兒。就拏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少頃篩酒上來。賽兒拏鍾兒斟上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唱。頃開喉音。就是山坡羊下來。金兒就奉酒與琴童唱道。

烟花寨。委實的難過。白不得清涼倒坐。逐日家迎賓待客。一家兒吃穿。全靠着奴身一個。到晚來印子房錢。逼的是我。老虔婆。他不管我死活。在門前站到那更深兒夜晚。到晚來有那個問聲我那飽餓。烟花寨。再住上五載三年來。奴活命的少來。死命的多。不由人眼淚如梭。有英樹上開花。那是我收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盃酒。遞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唱道。

進房來。四下觀看。我自見粉壁墻上。排着那琵琶一面。我看琵琶上塵灰兒倒有。那一隻袖子裡。掏出個汗巾兒來。把塵灰攤散。抱在我懷中。定了定子絃。彈了個孤栖調。淚似湧泉。有我那冤家。何等的歡喜。冤家去。撇的我和琵琶一樣。有他在。同唱同彈里來嚛。到如今。只剩下我孤单。不由人雨淚兒傷殘。物在存留。不知我人兒在那廂。

正唱在熱鬧處。忽見小伴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向賽兒說。俺每改日。再來望你。說畢。出門來到王六兒家。西門慶纔起來。老婆陪着吃酒哩。兩個進入厨房內。玳安問老馮。爹尋俺每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問馬來了。我回說來了。再沒言語。兩個坐在廚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呵了一甌子茶。交小伴當。點上

灯籠牽出馬去西門慶臨起身老婆道爹好煖酒兒你再吃上一鍾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西門慶道到家可不吃了于是拏起酒兒又吃了一鍾老婆問道你這一去幾時來走走西門慶道我待的打發了他每起身我纔來哩說畢丫頭點茶來漱了口王六兒送到門首西門慶方上馬歸家却表潘金蓮同衆人在月娘房內听薛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到起更時分纔回房來想起頭里月娘罵玳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麽兒因是向床上摸那淫器包兒又沒了叫春梅問說不曾拏頭里娘不在時爹進屋里來向床背閣抽替內翻了一回去了誰知道那包子放在那裡金蓮道他多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往後邊瞧薛姑子去了爹帶着小帽兒進屋里來我

問着他。又不言語。金蓮道。已定拏了這行貨。往院中那淫婦家去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他。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了。也没往後邊去。琴童打着燈籠。送到花園角門首。西門慶就往李瓶兒屋里去了。琴童兒把灯籠。還交送到後邊。小玉收了。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大姐。并兩個姑子。正在上房坐着。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里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槽道的。這里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里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個鍾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麼。于是一力攛掇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

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個在那邊房子里坐。到這早晚。西門慶
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個人兒。自家怎
麼吃。說了丟開了。就罷了。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脚兒。還踅到
前邊。李瓶兒房里來。原來在王六兒那里。因吃了胡僧藥。被藥
性把住了。與老婆弄聳了一日。恰好過沒曾去身子。那話越發
堅硬。形如鐵杵。進房交迎春。脫了衣裳。上床就要和李瓶兒睡。
李瓶兒只說他不來。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過頭來。見是
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纔睡下了。睡的甜
甜兒的。我心里不奈煩。又身上來了。不方便。你往別人屋裏睡
去。不是好來這里纏。被西門慶摟過脖子來。拨着就親了個嘴。
說道。怪奴才。你達心里要和你睡睡兒。因把那話露出來。與李

瓶兒聽。諕的李瓶兒要不的。說道耶嚛。你怎麽弄的他這等大。西門慶笑着。告他說。吃了胡僧藥一節。你若不和我睡。我就急死了。李瓶兒道可怎樣的。我身上纔來了兩日。還沒去。亦發等等着兒去了。我和你睡罷。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里歇一夜兒。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我今日不知怎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今殺個鷄兒。央及你央及兒。再不你交丫頭掇些水來洗洗。和我睡睡也罷了。李瓶兒道。我到好笑起來。你今日那里吃了酒。吃的恁醉醉兒的來家。恁歪斯纏我。我就是洗了。也不乾淨。一個老婆的月經。沾汚在男子漢身上。臢剌剌的也晦氣。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于是乞逼勒不過。交迎春掇了水下來。澡牝乾淨。方上床與西門慶交房。可霎作怪。李瓶兒慢慢拍哄的官

哥兒睡下。只剛扒過這頭來。那孩子就醒了。一連醒了三次。李瓶兒交迎春。拏博浪鼓兒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屋里去了。這里二人。方纔自在頑耍。西門慶。坐在帳子里。李瓶兒便馬爬在他身邊。西門慶倒插那話入牝中。已而燈下。窺見他那話。雪白的屁股兒。用手抱着股。且觀其出入。那話已被吞進半截。與不可過。李瓶兒。恐怕帶出血來。不住取巾帕抹之。西門慶抽拽了一個時辰。兩手抱定他屁股。只顧揉搓。那話盡入至根。不容點毛髮。臍下毳毛。皆刺其股。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李瓶兒達達慢着些。頂的奴裏邊。好不疼。西門慶道。你既害疼。我丢了罷。于是向卓上。取過茶來。呷了一口冷茶。登時精來。一泄如注。正是

四體無非暢美。一團却是陽春。西門慶方知胡僧。有如此之妙

藥睡下時三更天氣且說潘金蓮那邊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里歇了自知他偷去淫器包兒和他耍頑更不體察外邊勾當是夜暗咬銀牙關門睡了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歇王姑子把整治的頭男衣胞并薛姑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薛姑子教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兒吃下去晚夕與官人同床一次就是胎氣不可交一人知道月娘連忙的將藥收了拜謝了兩個姑子月娘向王姑子道我正月裡好不等着你就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我正來見你老人家我說亦發等四月裡他二娘生日會了薛師父一答兒里來罷不想虧我這師父好不異難尋了這件物兒出來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頭次娃兒可可薛爺在那里悄悄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纔

得了拏在這里替你老人家熬礬水。打磨乾淨。兩盒鴛鴦新瓦泡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纔拏來了。月娘道。只是多累了薛爺。和王師父。于是兩個姑子。每人拏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叚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一担針賣不得。一日賣一担甲倒賣了。正是

若教此輩成佛道　天下僧尼似水流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六

第五十一回

月娘聽演金剛科　桂姐躲在西門宅

羞看鸞鏡惜朱顏　手托香腮懶去眠
瘦損纖腰寬翠帶　淚流粉面落金鈿
薄倖惱人愁切切　芳心撩亂恨綿綿
何時借得東風便　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拏了淫器包兒。在李瓶兒房里歇了。足惱了一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裡去了。李瓶兒在屋里梳頭。老早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作衙。別人生日。喬作

家官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里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趁到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在後邊還往我房裡來了他兩個黑夜說了一夜梯巳話兒只有心腸五臟沒曾倒與我罷了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妗子孟玉樓說果是你昨日也在根前看着我又沒曾說他甚麼小廝交灯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廝倒說往六娘屋裡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里等着俉沒槽道却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婆勢喬作衙我是淫婦老婆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里看人去乾凈是個綿裏針肉里刺的貨還不知背地在漢子根前架的甚麼舌兒哩恠道他昨日决烈的就往前

走了。俊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那屋里不出門。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與寡的不過。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強人和我門裡門外不相逢。那等怎麼過來。大妗子在傍勸道。姑娘罷麼。那看着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裡好行舡。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你心裡。歹的也放在心裡。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着他。我怎麼虔婆勢。喬作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姐姐寬恕他罷。常言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屋里。背地調唆漢子。俺每這幾個誰沒吃他排說過。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他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成。行動只倚逞着孩子降人。他還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俺

們都是餓死的數兒你還不知道哩吳大妗子道我的奶奶那里有此話說月娘一聲兒也沒言語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叚帛就與之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是不消說當日聽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裡與孩子做那端午戴的那絨線符牌兒及各色紗小粽子兒并解毒艾虎兒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同看做生活李瓶兒交迎春拏茶與你大姑娘吃一面吃了茶大姐道頭里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打發他爹出門我趕早凉兒與孩子做這戴的砕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樁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學說你說俺娘虔婆勢你沒曾惱着五娘他在後

邊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如今俺娘要和你對
話哩你別要說我對你說交他怪我你湏預備些話兒打發他
這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手中拏着那針兒通拏不起來
兩隻肐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吊眼淚說道大
姑娘我那里有一字兒閑話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厮說他爹
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再誰說一句
話兒來你娘恁覷我一場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設
使我就說對着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
拘幾時要對這話他如何就慌了要着我你兩個當面鑼對面
鼓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自憑天罷了他
左右晝夜筭計的我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科里吃他筭計

了一個去。也是了。當說畢。哭了。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就後邊去了。李瓶兒丟下針指。同大姐到後邊。也不曾吃飯。回來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慌了西門慶向前。問道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你心里怎麽的。對我說。那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裡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來。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爲証。

莫道佳人總是痴　惺惺伶俐沒便宜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閑愁滿肚皮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我問他來。他說沒有此話。我對着誰說。

來且是好不賭身罰呪望着我哭哩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
此話吳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個人兒他原肯說這等
謊月娘道想必兩個不知怎的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
來後邊戳無路兒没的拏我墊舌根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
大妗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他說潘五
姐一百個不及他爲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
些歪樣兒也没有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藍布大包袱背進來月
娘問是甚麽琴童道是三萬塩引韓夥計和崔本纔從關上掛
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
一日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楊州去吳大妗子道只怕姐
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里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

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嬌兒屋里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禿淫婦來我這裡做甚麼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家小姐七月十五日吊在地藏菴兒里和一個小夥阮三偷奸不想那阮三就死在女子身上他知情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拏到衙門裡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好不好拏到衙門里再與他幾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没緊恁毀神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還甚麼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西門慶道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

就休汗邪。又討我那潑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裡出五百兩。我這里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月娘道。線舖子。却交誰開。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畢。月娘開箱子。拏出銀子。一面兑了出來。交付與三人。正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兑與他五兩銀子。交他家中收拾衣裝行李。不在話下。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里。見西門慶看着打包。便問哥打包做甚麼。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楊州支塩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必有大利息。西門慶一面讓他坐。喚茶來吃了。因問李三黃四銀子。幾時關。應伯爵道。也只不出這個月里。就関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

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關出這批的銀子。一分也不動。都擡過這邊來。西門慶道。到是你看見我這里打發楊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那裡借了五百兩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將我。對你說。一家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交他又問那裡借去。西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鋪。少我銀子。我那裡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拏進帖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道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展開柬帖云云。伯爵道。我今敢來有樁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院里李桂兒勾當。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時來。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趙王招宣府里。第三的。原

來是東京六黄太尉姪女兒女婿從正月往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你還不知六黄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麽標致上畫兒委的只畫半邊兒也有恁俊俏相的你只守着你家里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子小張閑三四個摽着在院里撞把二條蓬齊家那小丫頭子齊香兒梳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拏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里上吊不想前日這月裏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太尉朱太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拏人昨日把老孫祝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拏的去了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你這里央及你來了西門慶道我說正月裡

都摽着他走這里誰人家銀子。那裡誰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鬼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管他。他又說我來串作你。西門慶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哩。李三你且別要許他。等我門外討銀子出來。和你說話去。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姐轎子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西門慶正分付陳經濟。交他騎騾子。往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琴童兒走到捲棚內。請西門慶道。大娘後邊請。有李桂姨來了。這西門慶走到後邊。只見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搽臉。用白挑線汗子。搭着頭。雲鬟不整。花容淹淡。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說道。爹可怎麼樣兒的。恁造化低的營生。正是關着門兒家里坐。禍從天上來。一個王三官兒。俺每

又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孫寡嘴領了來俺家來討茶吃俺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那些兒不是俺這媽越發老的韶刀了就是來宅里與俺姑娘做生日的這一日你上轎來了就是了見祝麻子打旋磨兒跟着從新又回去對我說姐姐你不出去待他鍾茶兒却不難爲囂了人了他便生氣這里來了交我把門插了不出來誰想從外邊撞了一夥人來把他三個不由分說都拏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里有個人牙兒纔使保兒來這里接的你家去到家把媽諕的魂兒也沒了只要尋死今日縣里皂隸又拏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只要我往東京回話去爹你老人家不可憐見救救兒却怎麼樣兒的娘在傍邊

也替我說說兒西門慶笑道你起來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
桂姐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子他梳籠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着
便該當俺家若見了他一個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
他沾身子兒一個毛孔兒里生一個天疱瘡月娘對西門慶道
也罷省的他恁說誓剌剌的你替他說說罷西門慶道如今齊
香兒拏了不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里躲着里西門
慶道既是恁的你且在我這里住兩日倘人來尋你我就差人
往縣里替你說去於是就叫書童兒你快寫個帖兒往縣裡見
你李老爹就說桂姐常在我這里答應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
應諾穿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拏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
李老爹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却是東京上司

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拏人縣里只拘的人在既是你老爹分上
我這里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處說去西門慶
聽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東京沒人去月娘
道也罷你打發他兩個先去存下來保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
勾當交他隨後邊赶了去也是不遲你看誠的他那腔兒那桂
姐連忙與月娘和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分
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交他兩個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
姐說說這勾當來見你翟爹如今這般好交差人往衛里說說
桂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禮慌的來保頂頭相退說道桂姨我就
去西門慶一面交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
按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

桂姐便歡喜了。拏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路上做盤纏。說道相
來及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交桂姐收了銀子。交月娘
另拏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個道理。我央及爹
這裡說人情。又交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兩銀
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
道累保哥明日好歹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五更
就走道兒了。于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王六兒
正在屋里替他縫小衣兒哩。打窓眼看見是來保。忙道你有甚
說話。請房里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裡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
叫錦兒還不往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里。來
保道。我敢來說聲。我明日且去不成。又有椿業障鑽出來。當家

的留下。交我往東京。替院里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根前。再三磕頭禮拜。央及我娘和爹說。也罷。你且替他往東京走一遭。說說這勾當。且交韓夥計和崔大官兒先去。你回來。再趕了去也。是不遲。我明日早起身了。剛纔書也有了。因問嫂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交他少帶衣裳。到那去處。是出紗羅段絹的窩兒裡。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了。兩個唱了喏。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日楊州那裡尋你們。韓道國道。老爹分付交俺每馬頭上投經紀王伯儒店里下。說過世老爹。曾和他父親相交。他店內房屋寬廣。下的客商多。放財物不耽心。你只往那裡尋俺每就是了。又說嫂子。我明日東京去。你沒甚鞋脚東西。稍進府里與你大

姐去王六兒道沒甚麽只有他爹替他打的兩對簪兒并他兩雙鞋起動保叔稍稍進去與他于是用手帕包縫停當遞與來保一面交春香看菜兒篩酒婦人連忙丟下生活就放卓兒來保道嫂子你休費心我不坐我到家還收拾了褡褳明日好起身王六兒笑嘻嘻道耶嚛你怎的上門怪人家夥計家自恁與你餞行也該吃鍾兒因說韓道國你好老實卓兒不穩你也撒撒兒讓保叔坐只相沒事的人兒一般兒于是拿上菜兒來斟酒遞與來保王六兒也陪在傍邊三人坐定吃酒來保吃了幾鍾說道我家去罷晚了只怕家里關門早韓道國問道你頭口顧下了不曾來保道明日早顧罷了說鋪子里鑰匙并帳簿都交與賁四罷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里歇息歇息好走路兒韓

道國道。夥計說的是。我明日就交與他王六兒。又斟了一甌子。說道保叔你只吃這一鍾。我也不敢留你了。來保道嫂子你既要我吃。再篩熱着些。那王六兒連忙歸到壺裏。交錦兒炮熱了。傾在盞內。雙手遞與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來保道嫂子好說。家無常禮。拏起酒來。與婦人對飲一吸而同乾。方纔作辭起身。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脚。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歹到府里問聲。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于是道了萬福。兩口兒齊送出門來。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身東京去了。不題單表月娘上房。擺茶與桂姐吃。吳大妗子楊姑娘兩個姑子。都做一處坐。有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有東平府行下文書來。派俺本衛兩所掌印千戶管工修理社倉。題准旨意。限六月

工完陞一級遣限聽巡按御史查叅姐夫有銀子借得幾兩工
上使用待関出工價來一一奉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顧
拏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十兩罷一面進入後邊見了月
娘說了話交月娘拏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又吃了茶出來因
後邊有堂客不好坐的交西門慶留大舅大廳上吃酒正飲酒
中間只見陳經濟走來回話說門外徐四家銀子頂上爹再讓
兩日兒西門慶道胡說我這里用銀子使再讓兩日兒照舊還
去罵那狗笫子孩兒經濟應諾吳大舅讓姐夫坐的陳經濟作
了揖打橫坐了琴童兒連忙安放了鍾筯這里前邊吃酒且說
後邊大妗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伴
桂姐在月娘房裡吃酒先是郁大姐數了回張生遊寶塔放下

琵琶孟玉樓在傍斟酒哺菜兒與他吃說道賊瞎賤磨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那潘金蓮又大筯子夾腿肉放在他身子上戲弄他頑耍桂姐因叫玉簫姐你遞過那郁大姐琵琶來我唱個曲兒與姑奶奶和大妗子聽月娘道桂姐你心里熱剌剌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等我唱見爹娘替我說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娃做臉兒快頭里一來時把眉頭忔𢡜着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有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撥冰絃唱了一回正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去了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俺每活變活變兒琴童道爹不往後邊來了往五娘房里去了這潘金蓮聽見往

他屋里去了就坐不住趨趄着腳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說道他往你屋里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的那潘金蓮嚷可可兒的走來卩兒的硬着那腳步兒且是去的快來到前邊入房來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藥吏春梅脫了衣裳在床上帳子里坐着哩金蓮看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每剛纔在後邊陪大妗子楊姑娘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個兒黑影子里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就走的來了叫春梅你有茶倒甌子我吃那春梅真個點了茶來金蓮吃了撇了個嘴與春梅那時[illegible]知其意那邊屋早早巳替他熱下水婦人抖些檀香白礬在裏面洗了牝向灯下摘了頭止撇着一根金簪子拏

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了些胭脂口中噙着香茶走過這邊來春梅床頭上取過睡鞋來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來這婦人便將灯臺挪近床邊卓上放着一手放下半邊紗帳子來褪去紅褌露見玉體西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着兩個托子一位弄的大大的露出來與他瞧婦人燈下看見諕了一跳一手搭不過來紫巍巍沉甸甸約有虎二便睨瞧了西門慶一眼說道我猜你没別的話已定吃了那和尚藥弄聳的恁般大一位要來奈何老娘好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在誰人根前試了新這囘剩了些殘軍敗將纔來我這屋里來了俺每是雌剩鬢髮合的你還說不偏心哩嗔道那一日我不在屋裏三不知把那行貨包子偷的往他屋里去了原來晚夕和他幹這個營生他

還對着人撇清搗鬼哩你這行貨子乾淨是個沒挽和的三寸貨想起來一百年不理你纔好西門慶咲道小淫婦兒你過來你若有本事把他咂過了我輸一兩銀子與你婦人道汗邪了你了你吃了甚麼行貨子我禁的過他于是把身子斜軃在衽席之上雙手執定那話用朱唇吞裹說道好大行貨子把人的口也撐的生疼的說畢出入嗚咂或舌尖挑弄蛙口舐其龜弦或用口噙着往來哺摔或在粉臉上偎揾百般摶弄那話越發堅硬挺崛起來裂瓜頭凹眼圓睜落腮鬍挺身直豎西門慶垂首窺見婦人香肌掩映于紗帳之內纖手捧定毛都魯那話往口里吞放灯下一往一來動旦不想傍邊蹲踞着一個白獅子猫兒看見動旦不知當做甚物件兒撲向前用爪兒來撾這西

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拏的酒金老鴉扇兒。只顧引鬪他耍子。被婦人奪過扇子來。把猫儘力打了一扇把子。打出帳子外去了。䁖向西門慶道。怪發訕的冤家。緊着這扎扎的不得人意。又引鬪他恁上頭上臉的。一時間撾了人臉。却怎樣的好不好。我就不幹這營生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會張致死了。婦人道。你怎的不交李瓶兒替你咂來。我這屋裡儘着交你撥弄。不知吃了甚麼行貨子。咂了這一日。亦發咂了。没事没事。西門慶于是向汗巾兒上小銀盒兒裏。用挑牙挑了些粉紅膏子藥兒。抹在馬口內。仰卧于上。交婦人騎在身上。婦人道。等我㨂着你往里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僅没龜稜。婦人在上。將身左右捱擦。似有不勝隱忍之態。因叫道。親達達。裏邊緊澁住了。好不難捱。一

而用手摸之灯下窺見麈柄已被牝戶吞進半截撐的兩邉皆滿無復作往來婦人用唾津塗抹牝戶兩邉已而稍覺滑落頗作往來一舉一坐漸沒至根婦人因向西門慶說你每常使的顫聲嬌在裏頭只是一味熱痒不可當怎如和尚這藥使進去從子宫冷森森直掣到心上這一回把渾身上下都酥麻了我曉的今日這命死在你手里了好難捱忍也西門慶笑道五兒我有個笑話兒說與你聽是應二哥說的一個人死了閻王就拏驢皮披在身上交他變驢落後判官查簿籍還有他十三年陽壽又放回來了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是驢的未變過來那人道我往陰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說道我的哥哥你這一去只怕不放你回來怎了由他等我慢慢兒的

挨罷婦人聽了咲將扇把子打了一下子說道怪不的應花子的二老婆捱慣了馿的行貨砕說嘴的貨我不看世界這一下打的你兩個足纏了一個更次西門慶精還不過他在下合着眼由着婦人蹲踞在上極力抽提提的龜頭刮答刮答怪响提勾良久又吊過身子去朝向西門慶西門慶雙足舉其股沒稜露腦而提之往來甚急西門慶雖身接目視而猶如無物良久婦人情極轉過身子來兩手摟定西門慶脖項合伏在身上舒舌頭在他口裡那話直抵牝中只顧揉搓沒口子叫親達達罷了五兒的死了須臾一陣昏迷舌尖氷冷泄訖一度西門慶覺牝中一股熱氣直透丹田心中翕翕然美快不可言也已而淫津溢出婦人以帕抹之兩個相摟相抱交頭疊股嗚咂其舌那

話通不拽出來，睚時沒半個時辰，婦人淫情未定，扒上身去，兩個又幹起來。婦人一連丟了兩遭，身子亦覺稍倦。西門慶只是佯佯不採，暗想胡僧之藥通神，看看窻外雞鳴，東方漸白，婦人道：我的心肝，你不過，却怎樣的到晚夕，你再來等我，好歹替你咂過了罷。西門慶道：就咂也不得過，會情只一樁事兒，就過了。婦人道：告我說是那一樁兒？西門慶道：法不傳六，再得我晚夕來對你說。早辰起來梳洗，春梅打發穿上衣裳，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帋，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馬頭上，投王伯儒店里下，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抓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邊再交來保稍去。崔本道：還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

爹書還不曾寫，交來保後邉稍了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
不在話下。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
日昨多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佳叙，再無他客。
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吳月娘又早上房擺下菜蔬，請西門慶
吃粥。只見一個穿青衣皂隷，騎着快馬，夾着氈包，走的滿面汗
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里
來的？那人疾便下了馬，作揖，便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先
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
胡老爹那里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這里看老爹在家不在？平
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氈包內取出，連禮物都遞與平安。平
安拏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禮帖上，寫着浙紬二端，湖綿四斤，香

帶一束。古鏡一圓。分付包五錢銀子。拏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拱候老爹。那人急急去了。西門慶一面家中。預備酒菜等至日中。二位官員喝道而至。此日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個是侍生安忱拜。一個是侍生黃葆光拜。都是青雲白鷴補子。烏紗皂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廳上敘禮。各道契濶之情。分賔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盛德芳譽。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事枉駕。當容踵叩。敢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宇。取履泰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庄有四眼井之說。安主事道。作日曾見蔡年兄。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西門慶

道因承雲峯尊命又是敝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躬賀又問幾時家中起身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别後學生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備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荆州向來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感謝不盡說畢因請寛衣令左右安放卓席黄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黄年兄如今還往東平胡大尹那里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許遠縱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備一飯在此以犒手下從者于是先打發轎上攢盤廳上安放卓席珍羞異品極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鍾只奉了三盃連卓兒擡下去管

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向西門慶道生輩
明日有一小柬到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監庄
上一叙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寵招敢不趨命說畢送
出大門上轎而去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慶說道我就去
一面分付備馬走到後邊換了衣服出來上馬玳安琴童跟隨
排軍喝道打着黑扇逕往夏提刑家來到廳上叙禮說道適有
工部督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留坐了半日去了不
然也來的早見畢禮數接了衣服下來玳安叫排軍褶了連帶
放在氊包內見廳上面設放兩張卓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
是西賓倪秀才座間因叙起來問道老先生尊號倪秀才道學
生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見在府庠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

先生門下設舘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愧說話間兩個小優兒上來磕頭吃罷湯飯廚役上來割道西門慶喚玳安拏賞賜賞了廚役分付取巾來戴把冠帶衣服送回家去晚上來接罷玳安應諾吃了點心回馬家來不題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扒起來甫能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道後邉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邉月娘因西門慶不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正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卓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個一對坐妙趣妙鳳兩個徒弟立在兩邉接念佛號大妗子楊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一個不少都在根前圍着他坐的聽他

演誦先是薛姑子道。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画堂綉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為禍患之資。紅粉輕衣。揔是塵勞之費。妻孥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空榜楊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廂。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而白髮來侵。賀者纔聞。而吊者隨至。苦苦苦。氣化清風塵歸土。點點輪廻喚不回。改頭換面無遍數。

南無盡虛空遍法界過見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刼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伽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出家願聽演說。薛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伽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鵲巢頂。只修的九龍吐水混金身。纔成南無大乘大覺釋伽尊。

王姑子又道。釋伽佛。既聽演說。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纔有莊嚴百化化身。有天道力。願聽其說。薛姑子又道。

大莊嚴。妙善王。辭別皇宮香山住。天人送供跏趺坐。只修的五十三參變化身。纔成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

王姑子道。觀音菩薩。既聽其法。昔日有六祖禪師。傳灯佛。教化行西域東歸。不立文字。如何苦功。願聽其詳。薛姑子又道。

達磨師盧六祖。九年面壁功行苦。蘆芽穿膝伏龍虎。只修的隻履折蘆任往來。纔成了南無大慈大願毘盧佛。

王姑子道。六祖傳燈。既聞其詳。敢問昔日有個龐居士捨家私送窮船歸海。以成正果。如何說。薛姑子道。

龐居士。善知識。放債來生濟貧苦。駒馬夜間私相居。只修的拋妻棄子上法舡。纔成了南無妙乘妙法伽藍耶。

月娘正聽到熱鬧處。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家。差了兩個快手。一個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去了。誰人打發他。正亂着。只見玳安兒。放進毡包來。說道不打緊。等我拏帖兒。對爹說去。交姐夫且讓那門子進來。管待他些酒飯兒着。這玳安交下氊包。拏着帖子。騎馬雲飛般

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了巡按宋老爺送禮來。西門慶看了帖子。上面寫着鮮猪一口。金酒二尊。公帋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侍生宋喬年拜。連忙分付到家。書童快拏我的官銜雙摺手本回去。門子荅賞他三兩銀子。兩方手帕。擡盒的每人與他五錢。玳安來家。到處尋書童兒。那里得來。急的只遊回磨轉。陳經濟。又不在。交傅夥計陪着人吃酒。玳安旋打後邊樓房里。討了手帕銀子出來。又沒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停當。交傅夥計。寫了大小三包。因向平安兒道。你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頭里姐夫在家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了。玳安道。別要題。巳定秫秫小厮在外邊胡行亂走的。養老婆去了。正在急吆之間。只見陳經濟與書童兩個疊騎着騾

子纔來。被玳安罵了幾句。交他寫了官銜手本。打發送禮人去了。玳安道。賊秫小廝。仰擡着掙了。合蓬着去。爹不在家里。不看。跟着人養老婆兒去了。爹又沒使你。和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說不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怕你。你不說。就是我的兒。玳安道。賊狗攮的。秫秫小廝。你賭幾個真個。走向前。一個潑脚撇翻倒。兩個就磆碌成一塊子。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沫。纔罷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淫婦算帳。騎馬一直去了。月娘在後邊。打發兩個姑子。吃了些茶食兒。又聽他唱佛曲兒。宣念偈子兒。那潘金蓮。不住在傍。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裡。恁有刺劃沒是處的。那李瓶

兒方纔同他出來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蔔地皮寬交他去了省的他在這裡跑兔子一般原不是那聽佛法的人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姐姐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卷來了都在那裡圍着他怎的咱每出來走走就看看大姐在屋裡做甚麼哩于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經濟正在裡面絮聒說不見了銀子了被金蓮向窗櫺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兒兩口子且在房里拌的甚麽嘴兒陳經濟出來看見二人說道早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坐金蓮道你好胆子罵不是進來見大姐正在燈下納鞋說道這咱晚熱剌剌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攘的是些甚麽陳經

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交我替他稍銷金汗巾子來不想到那里袖子里摸銀子沒了不曾稍得來來家他說我那里養老婆和我嚷罵我這一日急的我賭身發呪不想了頭掃地地下拾起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還交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却是誰的不是那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甚麼剛纔交玳安甚麼不罵出來想必兩個打夥兒養老婆去來去到這咱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里金蓮問道有了銀子了不曾大姐道有了銀子剛纔丫頭地下掃地拾起來我拏着哩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買銷金汗巾兒也稍

幾方兒與我。經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改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問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一齊都替你帶來了。李瓶兒道。我要一方老金黃銷金點翠。穿花鳳汗巾。經濟道。六娘老金黃銷上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綾銷江牙海水嵌八寶汗巾兒。又是一方閃色。是蔴花銷金汗巾兒。經濟便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沒銀子。只要兩方兒勾了。要一方玉色綾瑣子地兒銷金汗巾兒。經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剌剌的。要他做甚麼。金蓮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後吃孝戴。經濟道。那一方。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十樣錦。同

心結。方勝地兒。一箇方勝兒裡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欄子兒。都是瓔珞出珠碎八寶兒。經濟聽了。說道耶嚛耶嚛。再沒了賣瓜子兒。開廂子打㘈噴瑣椊一人堆。那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貨。隨各人心裡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拏出一塊銀子兒。遞與經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裡頭哩。那金蓮搖着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答兒哩。交姐夫稍來的。又起個窖兒。經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秤了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姑娘稍兩方來。那大姐連忙道了萬福。金蓮道。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拏出來。你兩口兒鬥葉兒賭了東道兒罷少便叫你六娘。貼些出來兒。明日等你爹不在了。買燒鴨子白

酒咱每吃。經濟道。旣是五娘說。拏出來。大姐遞與金蓮。金蓮交付與李瓶兒。收着。拏出帋牌來。灯下大姐與經濟鬪。金蓮又在傍。替大姐指點。登時贏了經濟三卓。忽聽前邊打門。西門慶來家。金蓮與李瓶兒。纔回房去了。經濟出來迎接。西門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出月交還。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酣。也不到後邊。逕往金蓮房里來。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何怕明朝花不云。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看蕈茹

海棠深院雨初收　苔徑無風蝶自由
百結丁香誇美麗　三眠楊柳弄輕柔
小桃酒膩紅尤淺　芳草寒餘綠漸稠
寂寂珠簾歸燕子　子規啼處一春愁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宋巡按送禮與他。心中十分歡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攔門勸酒。吃至二更天氣。纔放回家。潘金蓮又早向灯下除去冠兒。露着粉面油頭。交春梅床上設放衾枕。搽抹涼蓆乾淨。薰香澡牝。等候西門慶。進門接着。見他酒帶半酣。連忙替他脫了衣裳。春梅點茶來吃了。打發

上床歇息。見婦人脫得光赤條身子。坐着床沿。低垂着頭。將那白生生腿兒。橫抱膝上纏脚。換剛三寸。恰半窄大紅平底睡鞋兒。西門慶一見。淫心輙起。麈柄挺然而興。因問婦人。要淫器包兒。婦人連忙向褥子底下。摸出來。遞與他。西門慶把兩個托子都帶上。一手摟過婦人在懷裡。因說你達。今日要和你幹個後庭花兒。你肯不肯。那婦人瞅了一眼。說道。好個沒廉耻冤家。你成日和書童兒小厮。幹的不值了。又纏起我來了。你和那奴才幹去。不是。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罷麼。你若依了我。又稀罕小厮做甚麼。你不知你達心里好的是這椿兒。管情放到里頭去。我就過了。婦人被他再三纏不過。說道。奴只怕挨不的你這大行貨。你把頭子上圈去了。一個。我和你耍一遭試試。西門慶

真個除去硫黃圈根下只束着銀托子令婦人馬爬在床上屁股高蹶將唾津塗抹[illegible]龜頭上往來濡研頂入龜頭昂健半晌僅沒其稜婦人在下蹙眉隱忍口中咬汗巾子難捱叫道達達慢着些這個比不的前頭撐得裏頭熱炙火燎疼起來這西門慶叫道好心肝你叫着達達不妨事到明日買一套好顏色粧花紗衣服與你穿婦人道那衣服倒也有在我昨日見李桂姐穿的那五色線搯羊皮金挑的油鵞黃銀條紗裙子倒好看說是裡邊買的他每都有只我沒這條裙子倒不知多少銀子你倒買一條我穿罷了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買一疋說着在上頗作抽拽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不已婦人回首流眸叫道好達達這里緊着人疼的要不的如何只顧這般動作

起來了。我央及你。好歹快些丟了罷。這西門慶不聽。且扶其股。
翫其出入之勢。一面口中呼道。潘五兒小淫婦兒。你好生浪浪
的叫着達達。哄出你達達屍兒來罷。那婦人眞個在下。星眼朦
朧。鶯聲款掉。柳腰欵擺。香肌半就。口中艶聲柔語。百般難述。良
久。西門慶覺精來。兩手扳其股。極力而搧之。扣股之聲。响之不
絕。那婦人在下邊。呻吟成一塊。不能禁止。臨過之時。西門慶把
婦人屁股只一扳。塵柄盡沒至根。直低于深異處。其美不可當。
于是怡然感之。一泄如注。婦人承受其精。二軆偎貼良久。拽出
塵柄。但見猩紅染莖。蛙口流涎。婦人以帕抹之。方纔就寢。一宿
晩景題過。次日西門慶早辰到衙門中。回來有安主事黃主事
那里差人來下請書。二十二日在磚廠劉太監莊上設席。請畢

去。西門慶打發人去了。從上房吃了粥。正出廳來。只見篦頭的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在傍伺候。西門慶道。你來得正好。我正要尋你篦篦頭哩。于是走到花園翡翠軒。小捲棚內。西門慶坐在一張京椅兒上。除了巾幘。打開頭髮。小周兒在後面卓上鋪下梳篦家活。與他篦頭櫛髮。觀其泥垢。辨其風雪。跪下討賞錢。說老爹今歲必有大。迁轉。髮上氣色甚旺。西門慶大喜。篦了頭。又交他取耳。掐捏身上。他有滚身上一弄兒家活。到處都與西門慶滚捏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了他五錢銀子。交他吃了飯伺候。與哥兒剃頭。西門慶就在書房內。倒在大理石床上。就睡着了。那日楊姑娘起身。王姑子與薛姑子要家去。吳月娘將他原來的盒子。都裝了些蒸酥茶食。打發

起身。兩個姑子。每人又是五錢銀子。兩個小姑子。與了他兩疋小布兒。管待出門。薛姑子又囑付月娘到壬子日。把那藥吃了。管情就有喜事。月娘道薛爺。你這一去八月裏到我生日。好歹走走。我這里盼你哩。薛姑子合掌問訊道。打攪菩薩這里。我到那日已定來。于是作辭月娘眾人。都送到大門首。月娘與大妗子。回後邊去了。只有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李桂姐。穿着白銀條紗對衿衫兒。鵞黃縷金挑線紗裙子。戴着銀絲鬏髻。翠水祥雲鈿兒。金累絲簪子。紫夾石墜子。大紅鞋兒。抱着官哥兒。來花園裡遊翫。李瓶兒道。桂姐。你遞過來。等我抱罷。桂姐道。六娘不妨事。我心里要抱抱哥子。孟玉樓道。桂姐。你還沒到你爹新收拾書房兒瞧瞧來。到花園內。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

熳。摘了兩朶與桂姐戴了。于是順着松墻兒。到翡翠軒。見裡邊擺設的床帳屏几。書画琴棋。極其消洒。床上綃帳銀鈎。氷簟珊枕。西門慶正倒在床上。睡思正濃。傍邊流金小篆。焚着一縷龍涎。綠窻半掩。窻外芭蕉低映。那潘金蓮且在卓上。掀弄他的香盒兒。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上。西門慶忽翻過身來。看見衆婦人。都在屋裡。便道。你每來做甚麼。金蓮道。桂姐要看看你的書房里。俺每引他來瞧瞧。那西門慶見他抱着官哥兒。又引鬬了一回。忽見画童來。說應二爹來了。衆婦人都亂走不迭。往李瓶兒那邊去了。應伯爵走到松墻邊。看見桂姐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李桂姐在這里。故意問道。你幾時來。那桂姐走了。說道罷麼。怪花子。又不關你事。問怎的。伯爵道。好小淫婦兒。不關我

事也罷。你且與我個嘴罷。于是摟過來就要親嘴。被桂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怪攮刀子。若不是怕諕了哥子。我這一扇把子。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伯爵拉着桂姐說道怪狗材。看諕了孩兒。因交書童。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那書童連忙接過來。奶子如意兒正在松墻拐角邊等候。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個。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的。桂姐道。多虧爹這里可憐見。差保哥替我在東京說去了。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往後邊去了。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你過來。我還和你說話。桂姐道。我走走就來。于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伯爵與西門慶。纔唱喏。兩個在打內坐的。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宋道長。那里差人送禮。送了一口

鮮豬。我恐怕放不的。今早旋叫了厨子來卸開。用椒料連豬頭燒了。你休去了。如今請了謝子純來。咱每打雙陸同享了罷。一面使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裡。琴童兒應諾。一直去了。伯爵因問徐家銀子。討了來了。西門慶道。賊沒行止的狗骨禿。明日纔有。先與二百五十兩。你交他兩個後日來。少我家里湊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的他今日買些鮮物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交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個都起身去了。不曾。伯爵道。這咱哩從李桂兒家拏出來。在縣里監了一夜。第二日三個。一條鐵索。都解上東京去了。到那里沒個清潔來家的。你只說成日圖飲酒快食肉前架虫。好容易吃的果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受。路上這

等大熱天。着鉄索扛着。又没盤纏。有甚麽要緊。西門慶笑道。怪狗材。交軍牢摽站的不過。誰交他成日跟着王家小厮。只胡撞來。李六他哥的苦兒他受。伯爵道。哥你說的有理。蒼蠅不鑽沒縫的蛋。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只是清。渾的只是渾。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唱畢喏坐下。只顧搧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的走恁一臉汗。希大道。哥別題。大官兒去遲了一步兒。我不在家了。我剛出大門。可可他就到了。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伯爵問道。你惹的又是甚麽氣。希大道。大清早辰。老孫媽媽子走到我那里。說我弄了他去。因王何故恁不合理的老淫婦。你家漢子。成日摽着人在院里頑。酒快肉吃。大把家撾了銀子錢家去。你過陰去來。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個一分兒使也

怎的。交我枉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里呼喚。伯爵道。我剛纔
這里和哥不說。新酒放在兩下哩。淸自淸。渾自渾。出不的咱每。
怎麼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厮。到明日有一欠。今日如何撞到
這網里。怨暢不的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厮。看甚大氣槩。幾年
兒了。腦子還未變全。養老婆還不勾俺每那咱撒下的羞死鬼
罷了。伯爵道。他曾見過甚麼大頭面。且比哥那咱的勾當。題起
來。把他諕殺了罷了。說畢。小厮拿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
個打雙陸。後邊做着個水面。等我叫小厮拿麵來咱每吃。不一
時琴童來放卓兒。画童兒用方盒拿上四個靠山小碟兒盛着
四樣小菜兒。一碟十香瓜茄。一碟五方荳豉。一碟醬油浸的鮮
花椒。一碟糖蒜。三碟兒蒜汁。一大碗猪肉滷。一張銀湯匙。三雙

牙筯。擺放停當。西門慶走來坐下。然後拿上三碗麵來。各人自取澆滷。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大。拏起筯來。只三扒兩嚥。就是一碗。兩人登時狠了七碗。西門慶兩碗還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個吃這些。伯爵道哥。今日這麵是那位姐兒下的。又爽口。又好吃。謝希大道。本等滷打的停當。我只是剛纔家裏吃了飯來了。不然我還禁一碗。兩個吃的熱上來。把衣服脫了。搭在椅子上。見琴童兒收家活。便道大官兒。到後邊取些水來。俺每漱漱口。謝希大道。溫茶兒又好。熱的燙的死蒜臭。少頃畫童兒拿茶至。三人吃了茶。出來。外邊松墻外。各花臺邊。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平安兒掇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四尾冰湃的大鰣魚。一盒枇杷果。伯爵

饌兩大盤燒猪肉。兩盤燒鴨子。兩盤新煎鮮鯽魚。四碟玫瑰點心。兩碟白燒筍鷄。兩碟𤎖爛鴿子雛兒。然後又是四碟臟子血皮猪肚釀腸之類。衆人吃了一回。桂姐在傍。拏鍾兒遞酒。伯爵道。你爹聽着說。不是我索落你。事情兒巳是停當了。你爹又替你縣中說了。不尋你了。虧了誰。還虧了我。再三央及你爹。他纔肯了。平白他肯替你說人情去了。隨你心處的甚麽曲兒。你唱個兒我聽下酒。也是拏勤勞准折。桂姐笑駡道。怪碎花子。你虼蚤兒。好大面皮兒。爹他肯信你說話。伯爵道。你這賊小淫婦兒。你經還没唸。就先打和尚起來。要吃飯。休要悪了火頭。你敢笑和尚没丈母。我就單丁。擺佈不起你。這小淫婦兒你休笑譁。我半邊俏。還動的。被桂姐拏手中扇把子。儘力向他身上。打了兩

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材。到明日論個男盜女娼。還虧了原問處。笑了一回。桂姐慢慢纔拏起琵琶。橫担膝上。啓朱唇。露皓齒。唱了個伊州三台令。

思量你好辜恩。便忘了誓盟。遇花朝月夕良辰。好交我虛度了青春。悶懨懨把欄杆凭倚。凝望他怎生全無個音信。幾回自將。多應是我薄緣輕。

黃鶯兒

誰想有這一種。伯爵道陽溝里翻了船後十年也不知道減香肌。憔瘦損。伯爵道愛好貪他悶在人水里鏡鸞塵鎖。無心整脂粉輕勻。花枝又懶簪。空教黛眉蹙破春山恨。伯爵道你記的說接客千個情在一人無言對鏡長吁氣半是思君半恨君你兩個當初好如今就為他躭些驚怕兒也罷不抱怨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說最難禁。伯爵道你斟禁別人却怎樣禁的

譙樓上画角吹徹了斷腸聲伯爵道腸子倒没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斷了線你兩個休提了被桂姐儘力打了一下罵道賊們㦬的今日汗歪了你只鬼混人的

集賢賓

幽窻靜悄月又明恨獨倚幃屏驀聽的孤鴻只在樓外鳴把萬愁又還題醒更長漏永早不覺灯昏香盡眠未成他那里睡得安穩伯爵道傻小淫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没挐了他去落合的在家里睡覺兒裡你便在人家躲着逐日懷着羊皮兒直等東京人來一塊石頭方落地桂姐被他說急了便道爹你看應花子來不知怎的只發訕纏我伯爵道你這回纔認得爹了桂姐不理他彈着琵琶又唱

雙聲叠韻

思量起思量起怎不上心伯爵道揉着你那痒痒處不由你不上心無人處無人處淚珠兒暗傾伯爵道一個人慣溺床那一日他娘死了守孝打鋪在靈前睡晚了不想又溺下了人進來看見褥子濕問怎的來那人没的回答只說你不知我夜

閒眼淚打肚里流出來了就和你一般爲他聲說不的只好背地哭罷了桂姐道沒羞的孩兒你看見來汗邪了你哩

我怨他我怨他說他不盡伯爵道我又一件說你怎的不愁天赤道得了他多少錢見今日緊在人家把買賣都悞了說他不盡是左門神白臉子極古來子不知道甚麼兒的好哄他**誰知道這里先走滾**伯爵道可知拏着到手中還飛了哩**自恨我當初不合地認真**伯爵道傻小淫婦兒如今年程在這里小歲小孩兒出來也哄不過何況風月中了弟你和他認真你且住了等我唱個南枝兒你聽風月事我說與你聽如今年程論不的假真個個人古怪精靈個個人久慣老誠倒將計活埋他瞎缸瞞頂老虎婆只要啚財小淫婦兒少不的拽着脖子往前挣苦似投河愁如覓蕢幾時得把業罐子塡完就變驢變馬也不幹這個營生當下把桂姐說的哭起來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斷了腸子的狗材生生兒吃你把人就歐殺了因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謝希大道應二哥你好沒趣今日左不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你再言語口上生個大疔瘡那桂姐半日拏起琵琶又唱

簇御林

人都道他志誠伯爵纔待言語被希大把口按了說道桂姐你唱休理他李桂姐又唱道却原來厮勾引眼睁睁心口不相應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倒好了弄不出此事來了心口裏不相應如今虎口里倒相應不多也只兩三烟兒桂姐道白眉赤眼你看見來伯爵道我没看見在樂星堂兒里不是連西門慶衆人都笑起來了山誓海盟說假道真險些兒不爲他錯害了相思病伯爵道好保兒只有錯買了的没有錯賣了的你院中人肯把病兒錯害了負人心看伊家做作如何交我有前程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個招宣襲了罷

琥珀猫兒

日疎日遠再相逢枉了奴痴心寧耐等伯爵道等到幾日到明日東京了畢事再回炉也是不遲想巫山雲雨夢難成薄情猛拚今生和你鳳拆鸞鳳拆鸞

尾聲

俺家下得忒薄倖割捨的將人孤另那世里恩情番成做話柄。餅

唱畢謝希大道罷罷冉圖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酧勞桂姐一杯酒兒伯爵道等我哺菜兒我本領兒不濟事孥勤勞准折罷了桂姐道花子過去誰理你你大拳打了人這回拏手來摸挲爵下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酒拉伯爵道咱每還有那兩盤雙陸了罷于是二人又打雙陸西門慶遞了個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伯爵道哥你往後邊去稍些些香茶兒出來頭里吃了些些蒜這回子倒反帳兒惡泛泛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里得香茶與你伯爵道哥你還哄我哩杭州劉學官送了你好少兒着你獨吃也不好西門慶笑的後邊去了那桂姐也走出來在太湖

石畔。推摺花兒戴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等西門慶白不見出來。問画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麼哩。画童兒道。爹在後邉就出來了。伯爵道就出來。却往那去了。因交謝希大。你這里坐着。等我尋他尋去。那謝希大。且和書童兒兩個在書卓上下象棊。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房里。就出來了。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拉到藏春塢。雪洞兒里把門兒掩着。兩個坐在矮床兒上說話。原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里吃了藥出來。把桂姐摟在懷中。坐于腿上。一徑露出那話來與他瞧。把桂姐諕了一跳。便問怎的就這般大西門慶悉把吃胡僧藥。告訴了一遍。先交他低垂粉頸。款啟猩唇品咂了一回。然後輕輕搊起他剛半扠恰三寸。好錐靶。賽藕芽。步香塵。舞翠盤。千

人愛萬人貪兩隻小小金蓮來跨在兩邊肐膊穿着大紅素段白綾高底鞋兒粧花金欄膝褲腿兒用紗綠線帶紮着抱到一張椅兒上兩個就幹起來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了一遭尋不着打滴翠巖小洞兒里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轉葡萄架到松竹深處藏春塢邊隱隱聽見有人笑聲又不知在何處這伯爵慢慢躡足潛踪掀開簾兒見兩扇洞門兒虛掩在外面只顧聽覷聽見桂姐顫着聲兒將身子只顧迎播着西門慶叫達達快些了事罷只怕有人來被伯爵猛然大叫一聲推開門進來看見西門慶把桂姐扛着腿子在椅兒上正幹得好說道快取水來潑潑兩個攮心的摟到一答里了李桂姐道怪攮刀子猛然進來號了我一跳伯爵道快些兒了事好容易也得值那

些數兒是的怕有人來看見我就來了且過來等我抽個頭兒着西門慶便道怪狗材快出去罷了休鬼混我只怕小廝來看見那應伯爵道小淫婦兒你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要喝起來連後邊嫂子們都嚷的知道你既認做乾女兒了好意交你躲住兩日兒你又偷漢子交你了不成桂姐道去罷應怪花子伯爵道我去罷我且親個嘴着于是按着桂姐親訖一嘴纔走出來西門慶怪狗材還不帶上門哩伯爵一向走來把門帶上說道我兒兩個儘着搗儘着搗搗吊底子不關我事纔走到那個松樹兒底下又回來說道你頭里許我的香茶在那里西門慶道怪狗材等任會我與你就是了又來纏人那伯爵方纔一直笑的去了桂姐道好個不得人意的攮刀子的這西門慶和

桂姐兩個在雪洞內。足幹勾約一個時辰。吃了一枚紅棗兒。纔得了事。雨散雲收。有詩爲証。

海棠枝上鶯梭急　綠竹陰中燕語頻
閑來付與丹青手　一段春嬌画不成

少頃二人整衣出來。桂姐向他袖子內。掏出好些香茶來袖了。西門慶則使的滿身香汗。氣喘吁吁。走來馬纓花下溺尿。李桂姐腰里模出鏡子來。在月窓上擱着。整雲理鬢。往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里。洗洗手出來。伯爵問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害了痞。如何只鬼混人。每人掐了一撮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兩個兒。由他由他。等我問李家小淫婦兒要。正說着。只見李銘走來磕頭。伯爵道。李日新在那里來。你沒曾打聽

得他每的事。怎麽樣兒了。李銘道。俺桂姐虧了爹這里。這兩日縣里也没人來催。只等京中示下哩。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出來了。李銘道。齊香兒還在王皇親宅内躲着哩。桂姐在爹這里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要不然也費手。虧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處兒。交他那里尋頭腦去。李銘道。爹這里不管就了不成。俺三嬸老人家。風風勢勢的。幹出甚麽事。伯爵道。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俺每會了你爹。與他做做生日。李銘道。爹們不消了。到明日事情畢了。三嬸和桂姐。愁不請爹們坐坐。伯爵道。到其間俺每補生日就是了。因叫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鍾酒着。我吃了這一日了。吃不的了。那李銘接過銀把鍾來。跪着一飲而盡。謝希大交琴童又斟了一鍾與他。伯

爵道你敢没吃飯卓上還剩了一盤點心謝希大又拏兩盤燒猪頭肉和鴨子遞與他李銘雙手接的下邊吃去了伯爵用筯子又撥了半段鰣魚與他說道我見你今年還没食這個哩且嚐新着西門慶道怪狗材都拏與他吃罷了又留下做甚麼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會吃飰兒你每那里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兒里剔出來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没吃哩不是哥這里誰家有正說着只見画童兒拏出四碟鮮物兒來一碟烏菱一碟荸薺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門慶還没曾放到口裏被應伯爵連碟子都撾過去倒的袖了謝希大道你也留兩個兒我吃也得手撾一碟子烏菱來只落下藕在卓子上西門慶掐了一塊放在口內別

的與了李銘吃了。分付畫童後邊再取兩個枇杷來賞李銘。李銘接的袖了。到家和與三媽吃。李銘吃了點心。上來拏箏過來繞彈唱了。伯爵道。你唱個花藥欄俺每聽罷。李銘調定箏絃拏腔唱道。

新綠池邊。猛拍欄杆。心事向誰論。花也無言。蝶也無言。離恨瀟瀟懷縈牽。恨東君不解留去客。嘆舞紅飄絮。蝶粉輕沾。景依然。事依然。悄然不見郎面。

俺想別時正逢春。海棠花初綻蕋。微分開現。不覺的榴花噴紅蓮放沉水。果避暑搖紈扇。霎時間菊花黃。金風動。敗葉梧桐變。

遙巡見臘梅開水花墜。煖閣內把香醪旋。四季景偏多思想

心中怨。不知俺那俏冤家。冷清清獨自個。悶懨懨何處耽寂
怨。
金殿喜重重嗟怨。自古風流惧少年。那嗟暮春天。生怕到黃
昏。愁怕到黃昏。獨自個悶不成歡。撰寶香薰被。誰共宿。嘆夜
長。枕冷衾寒。你孤眠我孤眠。只是夢里相見。
貨郎兒
有一日稱了俺平生心愿。成合了夫妻謝天。今生一對兒好
姻緣。冷清清耽寂寞。愁沉沉受熬煎。
醉太平煞尾
只爲俺多情的業冤。今日恨惹情牽想當初說山盟言誓在
星前。擔閣了風流少年。有一日朝雲暮雨成姻眷。画堂歌舞

排歡宴。羅幃錦帳永團圓。花燭洞房成連理。休忘了受過熬煎有萬千。

當日三個吃至掌燈時候。還等着後邊。拿出綠荳白米水飯來吃了纔去。伯爵道。哥明日不得閒。西門慶道。我明日往磚廠劉太監庄子上。安主事。黃主事。兩個悱來請我吃酒早去了。伯爵道。李三黃四那事。我後日會他來罷。西門慶點頭兒。分付交他那日後晌來。休來早了。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門慶交書童看着收家活。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一宿無話。到次日西門慶早起。也沒往衙門中去。吃了粥。冠帶着。騎馬拏着金扇。僕從跟隨。出城南三十里。逕往劉太監庄上來赴席。那日書童與玳安兩個都跟去了。不在話下。潘金蓮赶西門慶不在家。與

李瓶兒計較將陳經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交李瓶兒添出七錢來。交來興兒買了一隻燒鴨。兩隻鷄。一錢銀子下飯。一罎金華酒。一瓶白酒。一錢銀子果餡凉糕。交來興兒媳婦整理端正。金蓮對着月娘說。大姐姐那日鬪牌。贏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大姐又添七錢。今治了東道兒。請姐姐在花園里吃。吳月娘就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大姐桂姐。先在捲棚內吃了一回。然後拿了酒菜兒。在山子上。一個最高的卧雲亭兒上。那里下棋投壺耍子。孟玉樓便與李嬌兒大姐孫雪娥都在翫花樓上。夫凭欄杆。望下着那山子前面。牡丹畦。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玫瑰樹。端的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景。觀了一回。下來小玉迎春。却在卧雲亭上。侍奉月娘斟酒下菜。月娘猛然

想起今日倒不請陳姐夫來坐坐大姐道爹又使他今日往門外徐家催銀子去了也待好來也不一時陳經濟來到穿着玄色練絨紗衣脚下凉鞋淨襪頭上纓子氈帽兒金簪子向月娘衆人作了揖就拉過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說徐家銀子討了來了共五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里玉簫收了于是穿杯換盞酒過數巡各添春色月娘與李嬌兒桂姐三個下棋玉樓李瓶兒孫雪娥大姐經濟便向各處遊翫觀花草惟有金蓮在山子後那芭蕉叢深處將手中白紗團扇兒且去撲蝴蝶為戲不防經濟驀地走在背後猛然叫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等我與你撲這蝴蝶就和你老人家一般有些毯子心腸滾上滾下的走滚大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睨秋波對着陳經濟笑罵道你這

少死的賊短命。誰要你撲。將人來聽見。敢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怕死了。搗了幾鍾酒兒。在這里來鬼混。因問你買的汗巾兒。怎了。那經濟笑嬉嬉。向袖子中取出。一手遞與他。說道六娘的。都在這里了。又道汗巾兒稍了來。你把甚來謝我。于是把臉子挨向他身邊。被金蓮只一推。不想李瓶兒抱着官哥兒并奶子如意兒。跟着從松墻那邊走來。見金蓮和經濟兩個。在那里嬉戲撲胡蝶。李瓶兒這里。赶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去。山子里邊。猛叫道。你兩個撲個胡蝶兒。與官哥兒耍子。慌的那潘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故意問道。陳姐夫與了汗巾子。不曾李瓶兒道。他還沒與我哩。金蓮道。他剛纔袖着。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的。悄悄遞與我了。于是兩個坐在花臺石上打開。兩個分了。金蓮

見官哥兒脖子里圍着條白挑線汗巾子手裡把着個李子往尸裏吮問道是你的汗巾子李瓶兒道是剛纔他大媽媽見他尸裏吮李子流下水替他圍上這汗巾子兩個只顧坐在芭蕉叢下李瓶兒說道這荅兒里到且是蔭涼咱在這里坐一回兒罷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里取孩子的小枕頭兒帶涼蓆兒放他在這里悄悄兒就取骨牌來我和五娘在這里抹回牌兒你就在屋里看罷如意兒去了不一時迎春取了枕蓆并骨牌來李瓶兒鋪下蓆把官哥兒放在小枕頭兒上倘着交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一回交迎春往屋里頭一壺好茶來不想孟玉樓在卧雲亭欄杆上看見點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姐叫你說句兒就來那李瓶兒撇下孩子交金蓮看着我就來

那金蓮。記掛經濟在洞兒里。那里又去顧那孩子。赶空兒兩三步。走入洞門首。交經濟。說沒人。你出來罷。經濟便叫婦人進去。瞧蘑菇。裏面長出這些大頭蘑菇來。哄的婦人入到洞里。就折鉄腿跪着。要和婦人雲雨。兩個正接着親嘴。也是天假其便。李瓶兒。走到亭子上。吳月娘說孟三姐。和桂姐。投壺輸了。你來替他投兩壺兒。李瓶兒道。底下沒人看孩子哩。玉樓道。左右有六姐在那里。怕怎的。月娘道。孟三姐。你去替他看看罷。李瓶兒道。三娘累你。亦發抱了他來罷。交小玉。你去。就抱他的席。和小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下。孩子便倘在席上。登手登脚的怪哭。並不知金蓮在那里。只見傍邊大黑猫。見人來。一滚烟。跑了。玉樓道。他五娘那里去了。耶嚛耶嚛。把孩子丟在

這里。吃猫諕了他了。那金蓮便從傍邊雪洞兒里。鑽出來。說道我在這里。淨了淨手。誰往那去來。那里有猫來諕了他。白眉赤眼兒的。那玉樓也更不往洞裏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拍哄着他往卧雲亭兒上去了。小玉拏着枕蓆。跟的去了。金蓮恐怕他學舌。隨屁股也跟了來。月娘問孩子怎的哭。玉樓道。我去時。不知是那里一個大黑猫。蹲在孩子頭根前。月娘說。乾淨諕着孩兒。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他哩。玉樓道。六姐往洞兒里。淨手去來。金蓮走上來說。玉樓你怎的恁白眉赤眼兒的。我在那里討個猫來。他想必餓了。要奶吃哭。就賴起人了。李瓶兒見迎春拏上茶來。就使他叫奶子來。喂哥兒奶。那陳經濟見無人從洞兒鑽出來。順着松墻兒。抹轉過捲棚。一直行前邊角門往外去了。正

是雙手劈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月娘見孩子不吃妳。只是哭。分付李瓶兒你抱他到屋里好好打發他睡罷。于是也不吃酒。衆人都散了。原來陳經濟也不曾與潘金蓮得手。做爲燕侶鶯儔。只得做了個蜂頭花嘴兒。事情不巧。歸到前邊廂房中。有些咄咄不樂。正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有折桂令爲証。

我見他戴花枝。笑撚花枝。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逐日相逢。似有情兒。未見情兒。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未是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既相逢我反相思。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觧

第五十三回

吳月娘承歡求子息　李瓶兒酬愿保兒童

人生有子萬事足　身後無兒摠是空
產下龍媒須保護　欲求麟種貴陰功
禱神且急酬心愿　服藥還教暖子宮
父毋好將人事盡　其間造化聽蒼穹

話說吳月娘與李嬌兒、桂姐、孟玉樓、李瓶兒、孫雪娥、潘金蓮、大姐混了一塲，身子也有些不耐煩，徑進房去睡了。醒時約有更次，又差小玉去問李瓶兒道：官哥沒怪哭麽？吽妳子抱得緊緊的，拍他睡好，不要又去惹他哭了。妳子也就在炕上吃了晚飯，沒待下來，又丟放他在那里。李瓶兒道：你與我謝聲大娘，道自

進了房裡只顧呱呱的哭打冷戰不住而今纔住得哭磕伏在妳子身上睡了額子上有些熱剌剌的妳子動也不得動停會兒我也待換他起來吃夜飯净手哩那小玉進房回覆了月娘月娘道他們也不十分當緊的那里一個小娃兒丢放在芭蕉脚下徑倒别的走開吃猫諕了如今纔是愁神哭鬼的定要弄壞了纔住手那時說了幾句也就洗了臉睡了一宿到次早起來別無他話只差小玉問官哥下半夜有睡不否還說大娘吃了粥就待過來看官哥了李瓶兒對迎春道大娘就待過來你快要拿臉水來我洗了臉那迎春飛搶的拿臉水進來李瓶兒急攘攘的梳了頭交迎春慌不迭的燒起茶來點些安息香在房里三不知小玉來報說大娘進房來了慌得李瓶兒撲起的也

似接了。月娘就到嬭子床前。摸着官哥道。不長俊的小油嘴。常時把做親娘的。平白地提在水缸裡。這官哥兒呱的聲怪哭起來。月娘連忙引鬬了一番。就住了。月娘對如意兒道。我又不得養。我家的人種。便是這點點兒。休得輕覷着他。着緊用心纔好。嬭子如意兒道。這不消大娘分付。月娘就待出房。李瓶兒道。大娘來。泡一甌子茶在那里。請坐坐去。月娘就坐定了。問道。六娘。你頭髮也是亂蓬蓬的。李瓶兒道。因這冤家作怪。揭氣頭也不得梳。又走入娘來。倉忙的扭一挽兒。胡亂磕上鬏髻。不知怎模樣的。做笑話。月娘咲道。你看是有槽道的麼。自家養的親骨肉。倒也叫他是冤家。學了我。成日要那冤家。也不能勾哩。李瓶兒道。是便這等說。沒有這些鬼病來纏擾他便好。如今不得三兩

日安靜。常嚇一出。前日墳上去。鑼鼓諕了。不幾時。又是剃頭哭得要不的。如今又吃猫諕了。人家都是好養。偏有這東西。是燈草一様脆的。說了一場。月娘就走出房來。李瓶兒隨後送出。月娘道。你莫送我。進去看官哥去罷。李瓶兒就進了房。月娘走過房裡去。只聽得照壁後邊。賊燒乔的。說些什麼。月娘便立了聽着。又在板縫裡瞧着。一名是潘金蓮。與孟玉樓。兩個同靠着欄杆。嗽了聲氣。絮絮答答的講說道。姐姐。好没正經。自家又没得養。別人養的兒子。又去溼遭瘟的掗相知。呵卵脬。我想窮有窮氣。杰有杰氣。奉承他做甚的。他自長成了。只認自家的娘。那個認你。只見迎春走過去。兩個悶的走開了。假做尋猫兒喂飯到後邊去了。月娘不聽也罷。聽了這般言語。怒生心上。恨落牙根

那時節欲叫破罵他又是爭氣不穿的事反傷體面只得忍耐了一徑進房睡在牀上又恐丫鬟每覺着了不好放聲哭得只管自埋自怨短嘆長吁真個在家不敢高聲哭只恐旁聞也斷腸那時月當正午還不起身小玉立在床邊請大娘起來吃飯月娘道我身子不好還不吃飯你掩上房門且燒些茶來吃小玉捧了茶進房去月娘纔起來悶悶的坐在房裡說道我沒有兒子受人這樣懊惱我求天拜地也要求一個來羞那些賊淫婦的秘臉于是走到後房文櫃梳匣內取出王姑子整治的頭胎衣胞來又取出薛姑子送的藥看小小封筒上面刻着種子靈丹四字有詩八句

姮娥喜竊月中砂　　咲取斑龍頂上芽

漢帝桃花勅特降　　梁王竹葉誥曾加

須臾餌驗人堪羨　　衰老還童更可誇

莫作雪花風月趣　　烏鬚種子在些些

後有讚曰

紅光閃爍。宛如礦就之珊瑚。香氣沉濃。彷彿初燃之檀麝。含之口內。則甜津湧起于牙根。置之掌中。則熱氣貫通于臍下。直可還精補液。不必他求玉杵霜。且能轉女為男。何須別覓神樓散。不與爐邊雞犬。偏助被底鴛鴦。乘興服之。遂入蒼龍之夢。按時而動。預徵飛燕之祥。求子者一投即效。修真者百日可僊。後又曰服此藥後。凡諸腦損物。諸血敗血。皆宜忌之。又忌蘿蔔葱白。其交接單日為男。雙日為女。惟心所願。服此

一年可得長生矣。
月娘看畢。心中漸漸的歡喜。見封袋封得緊。用纖纖細指。緩緩輕挑。解包開看。只見烏金紙三四層。裹着一丸藥。外有飛金硃砂。粧點得十分好看。月娘放在手中。果然臍下熱起來。放在鼻邊。果然津津的滿口香唾。月娘咲道。這薛姑子。果有道行。不知那里去尋這樣妙藥靈丹。莫不是我合當得喜。遇得這個好藥。也未可知。把藥來看玩了一番。又恐怕藥氣出了。連忙把麵糊來。依舊封得緊緊的。原進後房。鎖在梳匣內了。走到步廊下。對天長嘆道。若吳氏明日壬子日。服了薛姑子藥。便得種子。承繼西門香火。不使我做無祀的鬼。感謝皇天不盡了。那時日已近晚。月娘纔吃了飯。話不再煩。西門慶到劉太監庄上。投了帖兒

那些役人報了黃主事安主事一齊迎住都是冠帶好不齊整敘了揖坐下那黃主事便開言道前日仰慕大名敢爾輕造不想就擾執事太過費了西門慶道多慢爲罪安主事道前日要赴敝同年胡大尹召就告別了主人情重至今心領今日都要盡歡達旦纔是西門慶道多感盛情門子低報道酒席已完備了就邀進捲棚解去冠帶安席送西門慶首坐西門慶假意推辭畢竟坐了首席歌童上來唱一隻曲兒名喚錦橙梅

紅馥馥的臉襯霞黑鬒鬒的鬢堆鴉料應他必是箇中人打扮的堪描畫顫巍巍的插著翠花寬綽綽的穿著輕紗兀的不風韻煞人也嗏是誰家把我不住了偷睛兒抹

西門慶讚好安主事黃主事就送酒與西門慶西門慶荅送過

了。優兒又展開檀板。唱一隻曲名。喚降黃龍衮。

鱗鴻無便。錦箋慵寫。腕鬆金。肌削玉。羅衣寬徹。淚痕淹破胭脂雙頰。寶鑑愁臨。翠鈿羞貼。○等閑孤負好天良夜。玉爐中。銀臺上。香消燭滅。鳳幃冷落。鴛衾虛設。玉筍頻搓。繡鞋重攧。

那時吃到酒後。傳盃換盞。都不絮煩。卻說那潘金蓮在家。因昨日雪洞里。不曾與陳經濟得手。此時趁西門慶在劉太監莊與黃主事。安主事吃酒。吳月娘又在房中。不出來。奔進奔出的。好像熱盤上蟻子一般。那陳經濟在雪洞裡跑出來。睡在店中。那話兒硬了一夜。此時西門慶不在家中。只管與金蓮兩個眉來眼去。直至黃昏時後。各房將待掌燈。金蓮躡足潛踪。蹃到捲棚後面。經濟三不知走來。隱隱的見是金蓮。遂緊緊的抱着了。把

臉子挨在金蓮臉上。兩個親了十來個嘴。經濟道。我的親親。昨夜孟三兒那寃家。打開了我每。害得咱硬帮帮撑起了一宿。今早見你妖妖嬈嬈搖颭的走來。教我渾身兒酥麻了。金蓮道。你這少死的賊短命。沒些槽道的。把小丈母便揪住了親嘴。不怕人來聽見麼。經濟道。若見火光來。便走過了。經濟口裡只故叫親親。下面单裙子內。却似火燒的一條硬鐵。隔了衣服。只顧挺將進來。那金蓮也不由人。把身子一聳。那話兒都隔了衣服。熱烘烘對着了。金蓮政忍不過。用手掀開經濟裙子。用力捏着陽物。經濟慌不迭的。替金蓮扯下褲腰來。劃的一聲。却扯下一個裙襉兒。金蓮笑駡道。蠢賊奴。還不曾偷慣食的。恁小着膽。就慌不迭。倒把裙襉兒扯吊了。就自家扯下褲腰。剛露出牝口。一腿

趫在闌干上。就把經濟陽物。塞進牝口。原來金蓮兒泄了半晌。已是濕答答的。被經濟用力一挺。便撲的進去了。經濟道。我的親親。只是立了不盡根。怎麼處。金蓮道。胡亂抽送抽送。且再擺佈。經濟剛待抽送。忽聽得外面狗子。都嘷嘷的叫起來。卻認是西門慶吃酒回來了。兩個慌得一滾烟走開了。卻是書童玳安。兩個拿着冠帶金扇。進來亂嚷道。今日走死人也。月娘差小玉出來看時。只見兩個小厮。都是醉模糊的。小玉問道。爺怎的不歸。玳安道。方纔我每恐怕追馬不及。問了爺。先走回來。他的馬快。也只在後邊來了。小玉進去回覆了。不一時西門慶已到門外。下了馬。本待到金蓮那里睡。不想醉了。錯走入月娘房里來。月娘暗想明日。二十三日。乃是壬子日。今晚若留他。反挫明日

大事又是月經左來日子。也至明日潔净。對西門慶道。你今晚
醉昏昏的。不要在這里思混。我老人家。月經還未净。不如在別
房去睡了。明日來罷。把西門慶帶笑的推出來。走到金蓮那里
去了。捧着金蓮的臉。道這個是小淫婦了。方纔待走進來。不想
有了幾杯酒。三不知走入大娘房里去。金蓮道。精油嘴的東西。
你便說明日要在姐姐房里睡了。砕說嘴的在真人前赤巴巴
弔謊。難道我便信了你。西門慶道。怪油嘴。專要歪斯纏人。真正
是這樣的着甚緊弔着謊來。金蓮道。且說姐姐怎地不留你住
西門慶道。不知道他只管道我醉了。推了出來說明晚來罷。我
便急急的來了。金蓮政待漂牝。西門慶把手來待摸他。金蓮雙
手推住。罵道短命的。且沒要動旦。我有些不耐煩在這里。西門

慶一手抱住。一手插入腰下。竟摸着道。怪行貨子。怎的夜夜乾卜卜的。今晚裡面有些濕答答的。莫不想着漢子。騷水發哩。原來金蓮想着經濟。還不曾濕牝。被西門慶無心中打着心事。一時臉通紅了。把言語支吾。半笑半罵。就濕牝洗臉。兩個宿了一夜不題。却表吳月娘。次早起來。却正當壬子日了。便思想薛姑子。臨別時。千叮嚀萬囑付。叫我到壬子日吃了這藥。管情就有喜事。今日正當壬子。政該服藥了。又喜昨夜天然湊巧。西門慶飲醉回家。撞入房來。回到今夜。因此月娘心上。暗自喜歡。清早起來。即便沐浴梳粧完了。就拜了佛。念一遍白衣觀音經。求子的。最是要念他。所以月娘念他。也是王姑子教他念的。那日壬子日。又是個緊要的日子。所以清早閉了房門。燒香點燭。先誦

過了。就到後房。開取藥來。叫小玉頓起酒來。也不用粥。先吃了些乾糕餅食之類。就雙手捧藥。對天禱告。先把薛姑子一丸藥。用酒化開。異香觸鼻。做三兩口。服完了。後見王姑子。製就頭胎衣胞。雖則是做成末子。然終覺有些注疑。有些焦刺刺的氣子。難吃下口。月娘自忖道。不吃他。不得見效。待吃他。又只管生疑也罷。事到其間。做不得主了。只得勉強吃下去罷。先將符藥一把。卷在口內。急把酒來。大呷半碗。幾乎嘔將出來。眼都忍紅了。又連忙把酒過下去。喉舌間。只覺有些膩格格的。又吃了幾口酒。就討溫茶來漱淨口。睡向床上去了。西門慶政走過房來見門關着。叫小玉開了。問道。怎麼悄悄的。關上房門。莫不道我那夜去了。大娘有些二十四氣。小玉道。不那里曉得。西門慶走

進房來。叫了幾聲。月娘吃了早酒。向裡床睡着去。那里荅應他。西門慶向小玉道。賊奴才。現今叫大娘。只是不應。怎的不是氣我。遂沒些趣。向走出房去。只見書童進來。說道應二爹在外邊了。西門慶走出來。應伯爵道。哥前日到劉太監庄上。赴黃安二公酒席。得盡歡麼。直飲到幾時分。纔散了。西門慶道。承兩公十分相愛。他前的下顧。因欲赴胡大尹酒席。倒坐不多時。我到他那里。却情投意合。倒也被他多留住了。灌了好幾杯酒。直到更次。歸路又遠。醉又醉了。不知怎的了。應伯爵道。別處人。倒也好情分。還該送些下程與他。西門慶道。說得有理。就叫書童寫起兩個紅禮帖來。分付裡面。辦一樣兩副盛禮。枝圓荔棗。鵞鴨羊腿鮮魚。兩罈南酒。又寫二個謝宴名帖。就叫書童來。分付了。差

他送去。書童答應去了。應伯爵就挨在西門慶身邊來坐近了。哥前日說的。曾記得麼。西門慶道。記甚的來。應伯爵道。想是忘的都忘記了。便是前日。同謝子純在這里吃酒。臨別時說的。西門慶。呆登登想了一會。說道莫不就是李三黃四的事麼。應伯爵笑道。這叫做簷頭雨滴從高下。一點也不差。西門慶做攢眉道。教我那里有銀子。你眼見我前日支鹽的事。沒有銀子。與喬親家。挪得五百兩湊用。那里有許多銀子放出去。應伯爵道。左右生利息的。隨分箱子角頭。尋些湊與他罷。哥說門外徐四家的。昨日先有二百五十兩來了。這一半就易處了。西門慶道。是便是。那里去湊。不如且回他。等討徐家銀子。一搃與他罷。應伯爵正色道。哥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哥前

日不要許我便好。我又與他每說了。千真萬真。道今日有的了。怎好去回他。他們極服你做人慷慨。直甚麽事。反被這些經紀人。背地裡不服你。西門慶道。應二爹如此說。便與他罷。自巳走進去。收拾了二百三十兩銀子。又與玉簫討昨日收徐家二百五十兩頭。一總彈准四百八十兩。走出來對應伯爵道。銀子只湊四百八十兩。還少二十兩。有些段疋作數。可使得麽。伯爵道。這倘却難。他就要現銀去幹香的事。你好的段疋。也都沒放你剩這些粉段。他又幹不得事。不如湊現物與他。省了小人腳步。西門慶道。也罷也罷。又走進來。稱了廿兩成色銀子。叫玳安通共掇出來。那李三黃四。却在間壁人家坐久。只待伯爵打了照面。就走進來。謝希大適値進來。李三黃四。敘揖畢了。就見西門

慶。行禮畢。就道前日蒙大恩。因銀子不得関出。所以遲遲。今因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敢再挪五百兩。暫濟燃眉之急。如今関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動。都盡這邊來。一齊筭利奉還。西門慶便喚玳安。鋪子裡取天平。請了陳姐夫。先把他討的徐家廿五砲彈准了。後把自家二百五十兩彈明了。付與黃四李三。兩人拜謝不已。就告別了。西門慶欲留應伯爵。謝希大。再坐一回。那兩個那有心想坐。只待出去。與李三黃四。分中人錢了。假意說有別的事。急急的別去了。那玳安琴童。都擁住了伯爵。討些使用。買果子吃。應伯爵搓手道。沒有沒有。這是我認得的。不帶得來送你。這些狗弟子的孩兒。徑自去了。只見書童。走得進來。把黃主事。安主事。兩個謝帖回話。說兩個爺說。不該受禮。恐拂

盛意只得收了多去致意你爺力錢二封西門慶就賞與他又稱出些把催來的挑盤人打發了天色已是掌燈時分西門慶走進月娘房裡坐定月娘道小玉說你曾進房來叫我我睡着了不得知你叫西門慶道却又來我早認你有些不快我哩月娘道那里說起不快你來便叫小玉炮茶討夜飯來吃了西門慶飲了幾杯身子連日吃了些酒只待要睡因幾時不在月娘房裡來又待奉承他也把胡僧的膏子藥來用了些脹得陽物來鐵杵一般月娘見了道那胡僧這樣沒槽道的誆人的弄出這樣把戲來心中暗忖道他有胡僧的法術我有姑子的仙丹想必有些好消息也遂都上床去暢美的睡了一夜次日起身都至日午時候那潘金蓮又是顛唇簸嘴與孟玉樓道姐姐前

日教我看幾時是壬子日。莫不是揀昨日與漢子睡的。爲何恁的奏巧。玉樓笑道。那有這事。正說話間西門慶走來。金蓮一把扯住西門慶道。那裡人家睡得這般早。起得恁的晏。日頭也沉沉的待落了。還走往那里去。西門慶被他鬼混了一塲。那話兒又硬起來。徑撇了玉樓。玉樓自進房去。西門慶按金蓮在床口上。就戲做一處。春梅就討飯來。金蓮同吃了不題。却說那月娘。自從聽見金蓮背地。講他愛官哥。兩日不到官哥房裡去看。只見李瓶兒走進房來。告訴道。孩子日夜啼哭。只管打冷戰不住。却怎麽處。月娘道。你做一個擺佈。與他弄好了便好。把些香愿也許許。或是許了賽神。一定減可些。李瓶兒前日身上發熱。我許拜謝城隍土地。如今也待完了心愿。月娘道。是便是。你的心

愿。也還該再請劉婆來。商議商議看他怎地說李瓶兒政待走出來月娘道你道我昨日成日的不得看孩子。着甚緣故不得進來。只因前日我來看了孩子。走過捲棚照壁邊只聽得潘金蓮在那里和孟三兒說我自家没得養倒去奉承别人扯淡得没要緊我氣了半日的。飯也吃不下李瓶兒道這樣怪行貨歪剌骨可是有槽道的多承大娘好意思着他甚的也在那里搗鬼月娘道你只記在心防了他也没則聲李瓶兒道便是這等前日迎春說大娘出房後邊迎春出來見他與三姐立在那里說話見了迎春就尋猫去了政說話間只見迎春氣吼吼的走進來說道娘娘快來官哥不知怎麼樣兩隻眼不住反看起來口裡捲些白沫出來李瓶兒說得頂口無言攢眉欲淚一面差小

玉報西門慶。一面急急歸到房裡、見嬭子如意兒。都失色了。鬧看覷西門慶也走進房來。見了官哥。放死放活也。吃了一驚說道不好了不好了。怎麼處。婦人平日不保護他好。到這田地來叫我。如今怎好。指如意兒道。嬭子不看好他。以致今日。若萬一差池起來。就搗爛你做肉泥。也不當稀罕。那如意兒慌得口也不敢開。兩淚齊下。李瓶兒只管看了啼哭。西門慶道。哭也沒用。不如請施灼龜來。與他灼一個龜板。不知他有甚禍福紙脈。與他完一完再處。就問書童。討單名帖。飛請施灼龜來坐下。先是陳經濟陪了吃茶。琴童玳安。點燭燒香。舀淨水。擺桌子。西門慶出來相見了。就拿龜板對天禱告。作揖。進入堂中、放龜板在桌上。那施灼龜雙手接着。放上龜藥。點上了火。又吃一甌茶。西

門慶正坐時只聽一聲響施灼龜看了停一會不開口西門慶問道吉凶如何施灼龜問甚事西門慶道小兒病症大象怎的有紙脈也沒有施灼龜道大象目下沒甚事只怕後來反覆牵延不得脫然全愈父母占子孫子孫爻不宜晦了又看朱雀爻大動王獻紅衣神道城隍等類要殺猪羊去祭他再領三碗羹飯一男傷一女傷草船送到南方去西門慶就送一錢銀子謝他施灼龜極會諂媚就千恩萬謝蝦也似打躬去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說道方纔灼龜的說大象牵延還防反覆只是目下不急急的該獻城隍老太李瓶兒道我前日原許的只不曾獻得孩子只管駁雜西門慶道有這等事即喚玳安叫慣行燒紙的錢痰火來玳安即便出門西門慶和李瓶兒擁着官哥道

孩子我與你賽神了。你好了些。謝天謝地說也奇怪那時孩子就放下眼磕伏着有睡起來了。李瓶兒對西門慶道好不作怪麼。一許了獻神道就減可了大半。西門慶心上一塊石頭纔得放了下來。月娘聞得了。也不勝喜歡。又差琴童去請劉婆子的來。劉婆急波波的。一步高。一步低。走來。西門慶不信婆子的只爲愛着官哥也只得信了。那劉婆子。一徑走到廚房下去摸竈門。迎春笑道。這老媽敢汗邪了。官哥倒不看。走到廚下去摸竈門則甚的。劉婆道小奴才。你曉得甚的。別要吊嘴說。我老人家一年也大你三百六十日哩。路上走來。又怕有些邪氣。故來竈門前走走。迎春把他做了個臉。聽李瓶兒吽。就同劉婆進房來。劉婆磕了頭。西門慶要分付玳安。稱銀子買東西。殺豬羊獻神。

走出房來。劉婆便問道。官哥好了麽。李瓶兒道。便是凶得緊。請你來商議。劉婆道。前日是我說了。獻了五道將軍就好了。如今看他氣色。還該謝謝三界土便好。李瓶兒道。方纔施灼龜說。該獻城隍老太。劉婆道。他慣一不着的。曉得甚麽。來這個原是驚了。如今我收驚倒好。李瓶兒道。怎地收驚。劉婆道。迎春姐。你去取些米。盒一椀水來。我做你看。迎春取了米水來。劉婆把一隻高脚瓦鍾。放米在裡面。滿滿的。袖中摸出舊綠絹頭來。包了這鍾米。把手揑了。向官哥頭面上下手足。虛空運來運去的。戰。官哥正睡着。奶子道。別要驚覺了他。劉婆搖手低言道。我曉得。我曉得。運了一陣。口裡喞噥噥的念。不知是麽。中間一兩句響些。李瓶兒聽得是念天驚地驚。人驚鬼驚。猫驚狗驚。李瓶兒道。孩子

政是猫驚了起的劉婆念畢。把絹兒抖開了。放鍾子在卓上看了一回。就從米搓實下的去處。撮兩粒米。投在水碗内。就曉得病在月盡好。也是一個男傷。兩個女傷。領他到東南方上去。只是不該獻城隍。還該謝土。纔是。那李瓶兒疑惑了一番。道我便說該謝土。左右今夜廟裡去不及了。留好東西明早志誠些去。再去謝謝土也不妨。又叫迎春出來。對西門慶說。劉婆看水碗西門慶就叫玳安。把拜廟裡的東西及猪羊收拾好了。待明早去罷。再買了謝土東西。炒米繭團。土筆土墨。放生麻雀鰍鱔之類。無物不備。件色整齊。那劉婆在李瓶兒房裡。走進來到月娘房裡坐了。月娘留他吃了夜飯。却說那錢痰火到來。坐在小廳上。琴童與玳安。忙不迭的。扶侍他謝土。那錢痰火吃了茶。先討

個意旨。西門慶叫書童寫與他。那錢痰火就帶了雷圈板巾。依舊着了法衣。仗劍執水。步罡起來。念淨壇呪。

呪曰

洞中玄虛。晃朗太元。八方威神。使我自然。靈寶符命。普告九天。乾羅荅那。洞罡太玄。斬妖縛邪。殺鬼萬千。中山神呪。元始玉文。持誦一遍。却病延年。按行五嶽。八海知聞。魔王束手。侍衛我軒。兇穢消散。道氣常存。云云

請祭主拈香。西門慶淨了手。漱了口。着了冠帶。帶了嬔嬔。孫雪娥。孟玉樓。李嬌兒。桂姐。都替他着衣服。都嘖嘖的讚好。西門慶走出來。拈香拜佛。安童背後。扯了衣服。好不冠冕氣象。錢痰火見主人出來。念得加倍響些。那些婦人。便在屏風後。瞧着西門

慶指着錢痰火都做一團笑倒西門慶聽見唬得慌跪在神前又不好發話只顧把眼睛來打抹書童就覺着了把嘴來一掘那衆婦人便覺住了些金蓮獨自後邊出來只見轉一揚兒驀見了陳經濟就與他親嘴摸奶袖裡拏出一把果子盦他又鬭道你可要吃燒酒經濟道多少用些也好遂吃金蓮乘衆人忙的時分扯到屋裡來叫春梅閉了房門連把幾鍾盡灌些了就說出去罷恐人來我便死也經濟又待親嘴金蓮道硶短命不怕婢子瞧科便戲發訕打了恁一下那經濟就慌跳走出來金蓮就叫春梅先走引了他出去了正是雙手撥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那時金蓮也就走外邊瞧了不在話下那西門拜了土地跪了半晌纔得起來只做得開啟功德錢痰火

次拜戲西門慶走到屏風後邊對衆婦人道別要嘻嘻的笑引的我幾次忍不住了衆婦人道那錢痰火是燒𤇆的火鬼又不是道士的帶了板巾着了法衣這赤巴巴沒廉耻的嘞嘍嘍的臭涎唾也不知倒了幾斛出來了西門慶道敬神如神在不要是這樣的寡薄嘴調笑的他苦錢痰火又請拜戲西門慶走到毡单上錢痰火通陳起頭就念入戲科文遂念起志心朝禮來看他口邊涎唾捲進捲出一個頭得上得下好似磕頭蟲一般笑得那些婦人做了一堆西門慶那里赶得他拜來那錢痰火拜一拜是一個神君西門慶拜一拜他又拜過兊個神君了于是也顧不得他只㫖亂拜那些婦人笑得了不的適值小玉出來請李桂姐吃夜飯說道大娘在那里冷清清和大姐劉婆三

個坐着講閑話。這里來這樣熱鬧得狠。嬌兒和桂姐。即便走進屋裡來。衆人都要進來。獨那潘金蓮。還要看後邊。看見都待進來。只得進來了。吳月娘對大姐道。有心賽神也放他志誠些。這些風婆子。都擁出去。甚緊要的。有甚活獅子相咬。去看他。纔說得完。李桂姐進來。陪了月娘大姐。三個吃夜飯不題。却說那西門慶。拜了滿身汗。走進裡面。脫了衣冠靴帶。就走入官哥床前。摸着說道。我的兒我與你謝土了。對李瓶兒道。好呀。你來摸他額上。就凉了許多。謝天謝天。李瓶兒笑道。可要作怪。一從許了謝土。就也好些。如今熱也可些。眼也不反看了。冷戰也住些了。莫道是劉婆沒有意思。西門慶道。明日一發去完了廟裡的事便好了。李瓶兒道。只是做爺的吃了勞碌了。你且揩一揩身上。

吃夜飯去。西門慶道。這里恐諕了孩子。我别的去吃罷。走到金蓮那里來。坐在椅上。說道我兩個腰子落出也似的痛了。金蓮笑道。這樣孝心。怎地痛起來。如今叫那個替你拜拜罷。西門慶道。有理有理。就叫春梅喚琴童。請陳姐夫替爺拜拜。送了紙馬。誰想那經濟在金蓮房裡。灌了幾鍾酒出來。恐怕臉紅了。小厮們猜道出來。只得買了些淡酒。在舖子裡。又吃了幾杯。量原不濟。一霎地醉了。齁齁的睡着了。琴童那里叫得起來。一脚箭走來回覆西門慶道。睡在那里。再叫不起。西門慶便惱將起來。道可是個有槽道的。不要說一家的事。就是隣佑人家還要看看。怎的就早睡了。就叫春梅來大娘房里。對大姐說。爺拜酸了腰子。請姐夫替拜送紙馬。問怎的再不肯來。只管睡着。大姐道。這

樣沒長俊的待我去叫他逕走出房來月娘就叫小玉到舖子裡叫趕經濟來經濟揉一揉眼走到後邊見了大姐道你怎的忙不迭的叫命大姐道叫你替爺拜上送馬去方纔琴童來叫你不應又來與我歪斯纏如今娘叫小玉來叫你好歹去拜拜罷麼遂半推半攙的擁了經濟到廳上大姐便進房去了小玉回覆了月娘又回復了西門慶西門慶分付琴童玳安等伏侍錢痰火完了事就睡在金蓮床上不題却說那陳經濟走到廳上只見燈燭輝煌纔得醒了挣着眼見錢痰火收散花錢遂與叙揖痰火就待領羹飯交琴童掌灯到李瓶兒房首迎春接香進去遞與如意兒替官哥呵了一呵就遞出來錢痰火捏神捏鬼的念出來到廳上就待送馬陳經濟拜了一回錢痰火就

送馬發檄。發了乾卦。說道。檄向天門。一兩日就好的。縱有反覆。沒甚事。就放生燒帋馬。奠酒辭神。禮畢。那痰火口渴肚飢。也待要吃東西了。那玳安收家活進去了。琴童擺下卓子。就是陳經濟陪他散堂錢。痰火千百聲謝去了。經濟也進房去了。李瓶兒又差迎春送果子福物到大姐房里來。大姐謝了不題。却說劉婆在月娘房里。謝了出來。剛出大門。只見後邊錢痰火提了燈籠醉醺醺的撞來。劉婆便道。錢師父。你們的散花錢可該送與我老人家麽。錢痰火道。那里是你本事。劉婆道。是我看水椀作成你老頭子。倒不識好歹哩。下次落我頭也不薦你了。錢痰火再三不肯。道你精油嘴。老淫婦平白說嘴。你那里薦的我。我是舊主顧那里說起。分散花錢。劉婆指罵道。餓殺你這賊火鬼。經

來求我哩。兩個鬼混的鬪口一塲去了。不題。却說西門慶。次早起來。分付安童。跟隨上廟。挑猪羊的跳猪羊。拏冠帶的拏冠帶。徑到廟裡。慌得那些道士。連忙鋪单讀疏。西門慶冠帶拜了。求了籤。交道士解說。道士接了籤。送茶畢。卽便解說。籤是中吉。解云病者卽愈。只防反覆。須宜保重些。西門慶打發香錢。歸來了。剛下馬進來。應伯爵正坐在捲棚的下。西門慶道。請坐。我進去來。遂走到李瓶兒房。說求籤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徑走到捲棚下。對伯爵道。前日中人錢盛麽。你可該請我一請。伯爵笑道。謝子純也得了些。怎的獨要我請。也罷。買些東西。與哥子吃也罷。西門慶笑道。那個眞要吃你的。試你一試兒。伯爵便道。便是你今日猪羊上廟。福物盛得十分的。小弟又在此。怎的不散福。西

門慶道也說得有理與琴童去請謝爹來同享一面分付廚下整理菜蔬出來與應二爹吃酒那應伯爵坐了只等謝希大到那得見來便道我們先坐了罷等不得這樣喬做作的西門慶就與應伯爵吃酒琴童歸來說謝爹不在家西門慶道怎去得恁久琴童道尋得要不的應伯爵遂行口令都是祈保官哥的意思西門慶不勝歡喜應伯爵道不住的來擾宅心上不安的緊明後日待小弟做個薄主約諸弟兄陪哥子一杯酒何如西門慶笑道賺得些中人錢又來撒漫了你別要費我有些猪羊剩的送與你凑樣數伯爵就謝了道只覺忒相知了些西門慶道唱的優兒都要你身上完備哩應伯爵道這却不消說起只是沒人伏侍怎的好西門慶道左右是弟兄各家人都使得的我

家孳童玳安。將就用用罷。應伯爵道。這却全副了。吃了一回。遂別去了。正是百年終日醉。也只三萬六千場。

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郊園會諸友　任醫官豪家看病症

來日陰晴未可商　常言極樂起憂惶
浪遊年少耽紅陌　薄命嬌娥怨綠窗
乍入杏村沽美酒　還從橘井問奇方
人生多少悲歡事　幾度春風幾度霜

話說西門慶在金蓮房裡起身，分付琴童玳安送豬蹄羊肉到應二爹家去。兩個小厮，政送去時，應伯爵政邀客回來，見了，就進房，帶邀帶請的，寫一張回字，聍擾極茲，復承佳惠，謝謝，即刻屈吾兄過舍，同往郊外一樂。寫完了，走出來，將交與玳安，玳安道：別要寫字去了，爹差我們兩個在這里伏侍，也不得去了。應

伯爵笑道、怎好勞動你兩個親油嘴。折殺了你二爹哩、就把字來袖過了。玳安道、二爹今日在那笪兒吃酒。我們把桌子也擺擺麼。還是灰塵的哩、伯爵道、好人呀。正待要抹抹。先擺在家裡吃了便飯、然後到郊園上去頑耍。琴童道、先在家裡吃飯。也倒有理、省得又到那里吃飯、徑把攢盒酒、小碟兒拿去罷。伯爵道、你兩個倒也聰明、正合二爹的粗主意、想是日夜被人鑽掘。開了聰明孔哩。玳安道、別要講閑話、就與你收拾起來、伯爵道、這叫做接連三個觀音堂、妙妙妙。兩個安童剛收拾得七八分、只見搖搖擺擺的走進門來。却是白來創、見了伯爵拱手。又見了琴童玳安、道這兩個小親親、這等奉承你二爹、伯爵道、你莫待撚酸哩、笑了一番。白來創道、哥請那幾客。伯爵道、只是弟兄

幾個坐坐就當會茶沒有別的新客白來創道這卻妙了小弟極怕的是面沒相識的人同吃酒今日我們弟兄輩小敘倒也好吃酒須要只是席上少不得娼的和吳銘李惠兒彈唱彈唱倒也好吃酒伯爵道不消分付此人自然知趣難道悶昏昏的吃了一場便罷了你幾曾見我是恁的來白來創道停當停當還是你老帮襯只是停會兒少罰我的酒因前夜吃了火酒吃得多了嗓子兒恠疼的要不得只吃些茶飯粉湯兒罷伯爵道酒病酒藥醫就吃些何妨我前日也有些嗓子痛吃了幾杯酒倒也就好了你不如依我這方絕妙白來創道哥你只會醫嗓子可會醫臁子麼伯爵道你想是沒有用早飯白來創道也差不遠伯爵道怎麽處就跑的進去了拿一碟子乾糕一碟子檀

香餅。一壺茶出來。與白來創吃。那白來創。把檀香餅。一個一口。都吃盡了。讚道這餅却好。伯爵道。糕亦頗通。白來創。就嗶嗶聲都吃了。只見琴童玳安收迭家活。一霎地明窗淨几。白來創道。收拾恁的整齊了。只是弟兄們還未齊。早些來多頑頑也得。怎地只管縮在家裡。不知做甚的來。伯爵政望着外邊。只見常時節走進屋裡來。琴童政掇茶出來。常時節拱手畢。便瞧着琴童道。是你在這里。琴童笑而不荅。吃茶畢。三人剛立起散走。白來創看見樹上有一副棋枰。就對常時節道。我與你下一盤棋。常時節道。我方走了。熱剩剩的。政待打開衣帶搧搧扇子。又要下棋也罷麽。待我胡亂下局罷。就取下棋枰來下棋。伯爵道。賭個東道兒麽。白來創道。今日擾兒了。不如着入已的。倒也徑捷些

兒省得虛脾胃吃又吃不成倒不如入巳的有實惠伯爵道我
做主人不來你們也着東道來湊湊麽笑了一番白來創道如
今說了着甚麽東西還是銀子常時節道我不帶得銀子只有
扇子在此當得二三錢銀子赳的漫漫的贖了罷白來創道我
是羸別人的絨繡汗巾在這里也值許多就着了罷一齊交與
伯爵伯爵看看一個是詩畫的白竹金扇却是舊做骨子一個
是簇新的繡汗巾說道都值的徑着了罷伯爵把兩件拿了兩
個就對局赳來琴童玳安見家主不在不住的走到椅子後邊
來看下棋伯爵道小油嘴有心央及你來再與我泡一甌茶來
琴童就對玳安暗暗裡做了一個鬼臉走到後邊燒茶了却說
白來創與常時節棋子原差不多常時節畧高些白來創極會

反悔。政着時。只見白來創一塊棋子。漸漸的輸倒了。那常時節暗暗決他要悔。那白來創果然要拆兇着子。一手撇去常時節着的子。說道差了差了。不要這着。常時節道哥子來不好了。伯爵奔出來道。怎的鬧起來。常時節道他下了棋差了三四着後又重待拆起來。不筭帳。哥做個明府。那里有這等率性的事。白來創面色都紅了。太陽裡都是青筋綻起了。滿面涎唾的嚷道我也還不曾下。他又撲的一着了。我政待看個分明。他又把手來影來影去。混帳得人眼花撩亂了。那一着方纔着下。手也不曾放。又道我悔了。你斷一斷。怎的說我不是。伯爵道這一着便將就着了。也還不叫悔。下次再莫待恁的了。常時節道便罷且容你悔了這着。後邊再不許你白來創我的子了。白來創笑道

你是常時節輸慣的。倒來說我。政說話間。謝希大也到了。琴童掇茶吃了。就道你們自去完了棋。待我看着。正看時。吳典恩也正走到屋裏來了。都敘過寒溫。就問可着甚的來。伯爵把二物與眾人看。都道既是這般。須着完了。白來創道。九阿哥。完了罷。只管思量甚的。常時節政在審局。吳典恩與謝希大旁賭。希大道。九弟勝了。吳典恩道。他輸了。恁地倒說勝了。賭一杯酒。常時節道。看看區區叨勝了。白來創臉都紅了。道難道這把扇子。是送你的了。常時節道。也差不多。于是塡完了官着。就數起來。白來創看了五塊棋頭。常時節只得兩塊。白來創又該找還常時節三個棋子。口裡道輸在這三着了。連忙數自家棋子。輸了五個子。希大道。可是我決着了。指吳典恩道。記你一杯酒。停會一

准要吃還我。吳典恩笑而不答。伯爵就把扇子。併原搪汗巾。送與常時節。常時節把汗巾原袖了。將扇子拽開賣弄。品評詩畫。衆人都笑了一番。玳安外邊奔進來報。却是吳銀兒與韓金釧兒兩個相牽相引。嬉笑進來了。深深的相見衆位。白來創意思還要下盤。却被衆人笑了。伯爵道。罷罷罷。等大哥一來。用了飯就到郊園上去。着到幾時。莫要着了。于是琴童忙收棋子。都吃過茶。伯爵道。大哥此時也該來了。莫待弄宴了。須要不來。剛說時。西門慶來到。衣帽齊整。四個小厮跟隨。衆人都下席迎接。敘禮讓坐。兩個妓女。都磕了頭。吳銘李惠。都到來磕頭過了。伯爵就催琴童玳安。拿上八個靠山小碟兒。盛着十香瓜。五方荳豉醬。油浸的花椒釀醋。滴的苔菜。一碟糖蒜。一碟糟筍乾。一碟辣菜。

一碟醬的大通薑。一碟香蒟。擺放停當。兩個小厮見西門慶望地加倍小心。比前越覺有些馬前健。伯爵見西門慶看他擺放家活。就道虧了他兩個。收拾了許多事。替了二爹許多力氣。西門慶道。恐怕也伏侍不來。伯爵道。忒會了些。謝希大道。自古道强將手下無弱兵。畢竟經了他們。自然停當。那兩個小厮擺完小菜。就拿上大壺酒來。不住的拿上廿碗下飯菜兒。蒜燒荔枝肉。葱白椒料檜皮煮的爛羊肉。燒魚燒雞酥鴨熟肚之類。說不得許多色樣。原來伯爵在各家吃轉來。都學了這些好烹庖了。所以色色俱精。無物不妙。衆人都拏起筯來。嗒嗒聲都吃了。幾大杯酒。就拿上飯來吃了。那韓金釧吃素。再不用葷。只吃小菜。伯爵道。今日又不是初一月半。喬作衙甚的。當初有一個人吃

了一世素。死去見了閻羅王。說我吃了一世素。要討一個好人身。閻王道。那得知你吃不吃。且割開肚子驗一驗。割開時。只見一肚子涎唾。原來平日見人吃葷。嚥在那裡的。衆人笑得翻了。金釧道。這樣搗鬼。是那里來。可不怕地獄拔舌根麼。伯爵道。地獄裡只拔得小淫婦的舌根。道是他親嘴時。會活動哩。都笑一陣。伯爵道。我們到郊外去一遊何如。西門慶道。極妙了。衆人都說妙。伯爵就把兩個食盒。一罈酒。都央及玳安。與各家人。擡在河下。喚一隻小舡。一齊下了。又喚一隻空舡載人。衆人逐一上舡。就撑到南門外三十里有餘。徑到劉太監庄前。伯爵叫灣了舡。就上岸扶了韓金釧。吳銀兒兩個上岸。西門慶問道。到那一家園上走走倒好。應伯爵道。就是劉太監園上也好。西門慶道

也罷。就是那笪也好。衆人都到那里。進入一處廳堂。又轉入曲廊深徑。茂林修竹。說不盡許多景致。但見

翠栢森森。修篁簌簌。芳草平鋪青錦褥。垂楊細舞綠絲絲。曲砌重欄。萬種名花紛若綺。幽窓客牖。數聲嬌鳥弄如簧。真同閬苑風光。不減清都景致。散淡高人。日涉之以成趣。往來游女。每樂此而忘疲。果屬奇觀。非因過譽。

西門慶攜了韓金釧吳銀兒手。走往各處。飽玩一番。到一木香棚下。蔭凉的緊。兩邊又有老大長的石櫈琴臺。恰好散坐的。衆人都坐了。伯爵就去交琴童兩個舡上人拿起酒盒菜蔬風爐器皿等上來。都放在綠陰之下。先吃了茶。閑話起孫寡嘴祝麻子的事。常時節道。不然今日也在這里。那里說起。西門慶道。也

是自作自受。伯爵道。我們坐了罷。白來創道。也用得着了。于是就攏列坐了。西門慶首席坐下。兩個妓女就坐在西門慶身邊。吳銘李惠立在太湖石邊。輕撥琵琶。漫擎檀板。唱一隻曲。名曰水仙子。

據着俺老母情。他則待祆廟火。刮刮匝匝烈焰生。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騰。生分開交頸。踈刺刺沙鞲雕鞍。撒了鎖鞓廝琅琅湯。偷香處喝號提鈴。支楞楞箏弦斷了不續碧玉箏。咭叮叮璫。精甎上摔碎菱花鏡。撲通通苳井底墜銀瓶。

唱畢。又移酒到水池邊。鋪下毡單。都坐地了。傳盃弄盞。猜拳賽色。吃得恁地熱鬧。西門慶道。董嬌兒那個小淫婦。怎地不來。應伯爵道。昨日我自去約他。他說要送一個漢子出門。約午前來

的。想必此時。曉得我們在這里頑耍。他一定赶來也。白來創道。這都是二哥的過。怎的不約實了他來。西門慶就向白來創耳邊。說道我們與那花子賭了。只說過了日中。董嬌兒不來。各罰主人三大碗。白來創對應伯爵說了。伯爵道便罷。只是日中以前來了。要罰列位三大碗一個。賭便一時賭了。董嬌兒那得見來。伯爵慌的只管笑。白來創與謝希大西門慶兩個妓女。這般這般都定了計。西門慶假意净手起來。分付玳安。交他假意嚷將進來。只說董姑娘在外來了。如此如此。玳安曉得了。停一會時。伯爵正在遲疑。只見玳安慌不迭的奔將來。道董家姐姐來了。不知那里尋的來。那伯爵嚷道。樂殺我老太婆也。我說就來的。快把酒來。各請三碗一個。西門慶道。若是我們嬴了。要你吃

你怎的就不肯吃。伯爵道。我若輸了。不肯吃。不是人了。衆人道。是便是了。你且去叫他進來。我們纔好吃。伯爵道。是了。好人口裡的言語呢。一走出去。東西南北。都看得眼花了。那得董嬌兒的覔靈。望空罵道。賊淫婦。在二爺面上這般的扳短梯。喬作衙。走進去。衆人都笑得了不的。擁任道。如今日中過了。要吃。還我們三碗一個。伯爵道。都是小油嘴哄我。你們倒做實了我的酒了。怎的擺佈西門慶。不由分說。蕭蕭捧一碗酒。對伯爵道。方纔說的。不吃不是人了。伯爵接在手。謝希大接連又斟一椀來了。吃也吃不完。吳典恩又接手斟一大椀酒來了。慌得那伯爵了不的。攘道不好了。嘔出來了。拏些小菜我過過便好。白來創倒取甜東西去。伯爵道。賊短命。不把酸的。倒把甜的來混帳。白來

釧笑道。那一椀就是酸的來了。左右鹹酸苦辣。都待嚐到罷了。
且沒慌着。伯爵道。精油嘴。碎誇口得好。常時節又送一碗來了。
伯爵只待奔鬧暫避。西門慶和兩個妓女。擁住了。那里得去。伯
爵叫道。董嬌兒賊短命。小淫婦。害得老子好苦也。衆都笑做一
堆。那白來創又交玳安拿酒壺滿滿斟着。玳安把酒壺嘴支入
椀內一寸許多。骨都都只管篩那里肯住手。伯爵瞧着道。瘋客
勸主人也罷。那賊小淫婦慣打閛閛的。怎的把壺子都放在椀
內了。看你一千年。我二爺也不攛掇你討老婆哩。韓金釧吳銀
兒各人斟了一碗。送與應伯爵。伯爵道。我跪了殺雞罷。韓金釧
道。都免禮。只請酒便了。吳銀兒道。怎的不向董家姐姐殺鷄求
他來了。伯爵道。休見笑了。也勾吃了。兩個一齊推酒到嘴邊。伯

爵不好接一頭兩手各接了一椀就吃完了連忙吃了些小菜一時面都通紅了叫道我被你們弄了酒便漫漫吃還好怎的灌得悶不轉的衆人只待斟酒伯爵跪着西門慶道還求大哥說個方便饒恕小人窮性命還要留他陪客若一醉了便不知天好日暗一些典子也沒有了西門慶道便罷這兩椀一個你且放着儹攢了罷伯爵就起來謝道一發蠲免了罷足見大恩西門慶道也罷就恕了你只是方纔說我們不吃不是個人如今你灑布些沒人氣了伯爵道我倒灌醉了那淫婦不知那里歪斯纏去了吳銀兒笑伯爵道咳怎的大老官人在這里做東道須要董嬌兒也不來來伯爵假意道他是上檯盤的名妓倒是難請的韓金釧兒道他是赶勢利去了成甚的行貨叫他是

名妓伯爵道我曉得你想必有些吃醋的宿帳哩西門慶認是蔡公子那夜的故事把金釧一看不在話下那時伯爵已是醉醺醺的兩個妓女又不足耐靜的只管調唇弄舌一句來一句去歪斯纏到吃得冷淡了白來創對金釧道你兩個唱個曲兒麼吳銀兒道也使得讓金釧先唱常時節道我勝那白阿弟的扇子倒是板骨的倒也好打板金釧道借來打一打板接去看看道我倒少這把打板的扇子不如作我贏的棋子送與我罷西門慶道這倒好常時節吃衆人攛掇不過只得送與他了金釧道吳銀姐在這裡我怎的好獨耍我與你猜色那個色大的拿了罷常時節道這却有理就猜一色是吳銀兒贏了金釧就遞與銀兒了常時節假冠冕道這怎麼處我還有一條汗巾送

與金釧姐。補了扇罷。遂送過去。金釧接了道。這却撒漫了。西門慶道。我可惜不曾帶得好川扇兒來。也賣富賣富。常時節道。這是打我一下了。那謝希大驀地懷起來道。我幾乎忘了。又是說起扇子來。交我安斟了一大杯酒。送與吳典恩道。請完了旁賭的酒。吳典恩道。這罷了。停了幾時纔想出來。他每的東西。都花費了。那在一杯酒。被謝希大逼勒不過。只得呷完了。那時金釧就唱一曲名。與茶蘼香。

記得初相守。偶爾間因循成就。美滿效綢繆。花朝月夜同宴賞。佳節須酬。到今日一旦休。常言道 好事天慳。美姻緣他娘間阻。生拆散鸞交鳳友。 坐想行思。傷懷感舊。辜負了星前月下深深呪願。不損愁不煞。神天還祐。他有口不測相逢話

別離。情取一場消瘦。
唱畢。吳銀兒接唱一曲名。青杏兒。
風雨替花愁。風雨過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朝花謝。白了人頭。　乘興再三甌。揀溪山好處追遊。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無花也。好選甚春秋。
唱畢。李惠吳銘排立。謝希大道。還有這些伎藝。不曾做哩。只見彈的彈。吹的吹。琵琶簫管。又唱一隻小梁州。
門外紅塵滾滾飛。飛不到魚鳥清溪。綠陰高柳聽黃鸝。幽棲意料俗客幾人知。　山林本是終焉計。用之行。舍之藏。兮悼後世。追前輩。五月五日歌楚些弔湘纍。
唱畢。酒興將闌。那白來創。尋見園廳上。架着一面小小花框羯

鼓被他馱在湖山石後又折一枝花來要催花擊鼓西門慶叫李惠吳銘擊鼓一個眼色他兩個就曉得了從石孔內瞧着到會吃的面前鼓就住了白來創道畢竟賊油嘴有些作弊我自去打鼓也弄西門慶吃了幾杯正吃得熱鬧只見書童搶進來到西門慶身邊附耳低言道六娘身子不好的緊快請爹回來馬也偹在門外接了西門慶聽得連忙走起告辭那時酒都有了衆人都起身伯爵道哥今日不曾奉酒怎的好去是這些耳報法極不好便待留住西門慶以實情告訴他就謝了上馬來伯爵又留衆人一個韓金釧霎眼挫不見了伯爵躡足潛蹤尋去只見在湖山石下撒尿露出一條紅線抛却萬顆明珠伯爵在隔籬笆眼把草戲他的牝口韓金釧撒也撒不完吃了一驚

就立起。裩腰都濕了。罵道。砕短命。恁尖酸的沒槽道。面都紅了。
帶笑帶罵出來。伯爵與衆人說知。又笑了一番。西門慶原留琴
童與伯爵收拾家活。琴童收拾風爐食具下舡。都進城了。衆人
謝了伯爵。各散去訖。伯爵打發兩隻舡錢。琴童送進家活。伯爵
就打發琴童吃酒。都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來家。兩步做一步
走。一直走進六娘房里。迎春道。俺娘了不得病。爹快看看他。走
到床邊。只見李瓶兒呻嘤的叫疼。却是胃脘作疼。西門慶聽他
叫得苦楚。連忙道。快去請任醫官來看你。就叫迎春。喚書童寫
帖去請任太醫。迎春出去說了。書童隨寫侍生帖。去請任太醫
了。西門慶攙了李瓶兒坐在床上。李瓶兒道。恁的酒氣。西門慶
道。是胃虛了。便厭着酒氣。又對迎春道。可曾吃些粥湯。迎春回

道今早至今。一粒米也沒有用。只吃了兩三匙湯兒。心口肚腹兩腰子。都疼得異樣的。西門慶攢着眉皺着眼。歎了幾口氣。又問如意兒官哥身子好了麽。如意兒道。昨夜還有頭熱。還要哭哩。西門慶道。恁的悔氣。娘兒兩個都病了。怎的好。留得娘的精神。還好去支持孩子哩。李瓶兒又叫疼起來了。西門慶道。且耐心着。太醫也就來了。待他看過脉。吃兩鍾藥。就好了的。迎春打掃房裡。抹凈卓椅。燒香點茶。又支持妳子。引鬪得官哥睡着。此時有更次了。外邊狗叫得不迭。却是琴童歸來。不一時。書童掌了燈。照着任太醫。四角方巾。大袖衣服。騎馬來了。進門坐在軒下。書童走進來。說請了來了。坐在軒下了。西門慶道。好了。快拿茶出去。玳安即便掇茶。跟西門慶出去迎接任太醫。太醫道。不

知尊府那一位看顧失候了負罪實多西門慶道昏夜勞重心切不安萬惟垂諒太醫着地打躬道不敢吃了一鍾燻豆子撒的茶就問看那一位尊恙西門慶道是第六個小妾又換一鍾醎櫻桃的茶說了幾句閒話玳安接鍾西門慶道裡面可曾收拾你進去話聲掌燈出來照進去玳安進到房裡去話了一聲就掌燈出來回報西門慶就起身打躬邀太醫進房太醫遇着一個門口或是階頭上或是轉灣去處就打一個半喏躬躬渾身恭敬滿口寒温走進房裡只見沉烟繞金鼎蘭火爇銀缸錦帳重圍玉鈎齊下真是繁華深處果然別一洞天西門慶看了太醫的椅子太醫道不消了也答看了西門慶椅子就坐下了迎春便把繡褥來襯起李瓶兒的手又把錦帕來擁了玉臂又

把自巳袖口。籠着他纖指。從帳底下露出一段粉白的臂來。與太醫看脉。太醫澄心定氣。候得脉來。却是胃虛氣弱。血少肝經旺。心境不清。火在三焦。須要降火滋榮。就依書據理。與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道。先生果然如見。實是這樣的。這個小妾性子極忍耐得。太醫道。政爲這個緣故。所以他肝經原旺。人却不知他。如今木尅了土。胃氣自弱了。氣那里得滿。血那里得生。水不能載火。火都升上截來。胸膈作飽作疼。肚子也時常作疼。血虛了。兩腰子渾身骨節裡頭。通作酸痛。飲食也吃不下了。可是這等的。迎春道。正是這樣的。西門慶道。真正任仙人了。貴道裡望聞問切。如先生這樣明白脉理。不消問的。只管說出來了。也是小妾有幸。太醫深打躬道。晚生曉得甚的。只是猜多了。西門慶道

太謙遜了些。又問如今小妾。該用甚麼藥。太醫道。只是降火滋榮。火降了。這胸膈自然寬泰。血足了。腰脅自然不作疼了。不要認是外感。一些也不是的。都是不足之症。又問道經事來得勻麼。迎春道。便是不得准。太醫道。幾時便來一次。迎春道。自從養了官官。還不見十分來。太醫道。元氣原弱。產後失調。遂致血虛了。不是壅積了。要用蹺通藥。要逐漸吃些丸藥。養他轉來纔好。不然。就要做牢病了。西門慶道。便是極看得明白。如今先求煎劑。救得目前痛苦。還要求些丸藥。太醫道。當得。晚生返舍。即便送來。没事的。只要知此症。乃不足之症。其胸膈作痛。乃火痛。非外邪也。其腰脅疼。乃血虛。非血滯也。吃了藥去。自然逐一好起來了。須臾。擺得。西門慶謝不絕口。剛起身。出房。官哥又醒覺

了。哭趣來。太醫道。這位公子好聲音。西門慶道。便是也會生病。不好得緊。連累小妾。日夜不得安枕。一路送出來了。却說書童對琴童道。我方纔去請他。他已早睡了。敲得半日門。纔有人出來。那老子一路揉眼出來。上了馬。還打盹不住。我只愁突了下來。琴童道。你是苦差使。我今日遊玩得了不的。又吃了一肚子酒。玳在閑話。玳安掌燈。跟西門慶送出太醫來。到軒下。太醫只當走。西門慶道。請寬坐。再奉一茶。還要便飯點心。太醫擡頭道。多謝盛情。不敢領了。一直走到出來。西門慶送上馬。就差書童掌燈送去。別了太醫。飛的進去。交玳安拿一兩銀子。赶上隨去討藥。直到任太醫家。太醫下了馬。對他兩個道。阿叔們。且坐着吃茶。我去拿藥出來。玳安拿禮盒。送與太醫道。藥金請收了。太

書道我們是相知朋友不致受你老爺的禮書童道[illegible]纔好領藥不然我們藥也不好拿去恐怕回家去一定[illegible]來空走脚步不如作速收了候的藥去便好玳安道經[illegible]盛定求收了大醫只得收了見藥金盛了就進去簇起煎劑遞瓶內丸子藥也倒了淺半瓶兩個小廝[illegible]裏面打發回帖出來與玳安書童徑閉了門兩個小廝回來西門慶見了藥袋厚大的說道怎地許多拆開看時都是丸藥也在裏面了笑道有錢能使鬼推磨方纔他說先送煎藥如今都送了來也好甚好看藥袋上是寫着降火滋榮湯水一鍾薑不用煎至捌分食遠服查再煎忌食麸麪油膩炙煿等物又[illegible]任氏藥室的印記又一封筒大紅票簽寫着加味地黃丸西門慶把票交

迎春。先分付煎一帖起來。李瓶兒又吃了些湯。迎春把藥熬了。西門慶自家看藥。濾清了查出來。捧到李瓶兒床前。道六娘藥在此了。李瓶兒起來。一翻身。不勝嬌顫。西門慶一手拿藥。一手扶着他頭頸。李瓶兒吃了叫苦。迎春就拿滾水來過了口。西門慶吃了藥洗漱了。是就伴李瓶兒睡了。迎春又熬些粥湯藥看。也連衣服假睡了。說也奇怪。吃了這藥。就有睡了。西門慶也熟睡去了。官哥只管要哭起來。如意兒恐怕哭醒了李瓶兒。把奶子來放他吃。後邊也寂寂的睡了。到次早西門慶將起身。問李瓶兒昨夜覺好些兒麼。李瓶兒道。可霎作怪。吃了藥。不知怎地睡的熟了。今早心腹裡。都覺不十分怪疼了。學了昨的下半晚。真要人也。西門慶笑道。謝天謝天。如今再煎他二鍾吃了。就全

好了。迎春就煎起第二鍾來吃了。西門慶一個驚堤落向爪哇國去了。怎見得。有詩爲証。

西施時把翠蛾顰　幸有仙丹妙入神

信是藥醫不死病　果然佛度有緣人

畢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東京慶壽旦　苗員外楊州送歌童

千歲蟠桃帶露携　携來黃閣祝期頤

八仙下降稱觴日　七鳳團花織錦時

六合五溪輸賀軸　四夷三島獻珍奇

羲和莫遣两丸速　願壽中朝帝者師

却說任醫官看了脉息，依舊到廳上坐下，西門慶便開言道，不知這病症看得何如，没的甚事麽，任醫官道，夫人這的病原是產後不慎調理，因此得來，目下惡路不淨，面帶黃色，飲食也没些要緊，走動便覺煩勞，依學生愚見，還該謹慎保重，大凡婦人產後，小兒痘後，最難調理，畧有些差池，便種了病根，如今夫人

兩手脉息虛而不實按之散大却又軟不能自固這病症都只
爲火炎肝腑土虛木旺虛血妄行若今番不治他後邊一發了
不的了說畢西門慶道如今該用甚藥纔好任醫官道只是用
些清火止血的藥黄栢知母爲君其餘只是地黄黄芩之類再
加減些吃下看住就好了西門慶听了就吽書童封了一两銀
子送任一官做藥本任一官作謝去了不一時送將藥來李瓶
兒屋里煎服不在話下且說西門慶送了任一官去回來與應
伯爵坐地想起東京蔡太師壽旦已近先期曾差戩安往杭州
買辦龍袍錦繡金花寶貝上壽禮物俱已完備即日要自往東
京拜賀筭來日期已近自山東來到東京也有半個月日路程
連夜收拾行李進發剄剄正好再遲不的了便進房來和月娘

說知如此這般。月娘道。這咱時不說。如今忙忽忽的。你擇定几時起身。西門慶道。明日起身也纔穀到哩。還得几個日頭。西門慶說畢。就走出外來分付。玳安書童画童打點衣服行李。明日跟隨桌京走一遭。四個小厮。各各收拾行李。不題。月娘。便教小玉去請你各房娘。都來收拾你爹行李。當下只有李瓶兒。一來有了孩子。二來服了藥。不出房來。其餘各房孟玉楼潘金蓮。一齊都到。走來的多動手。把皮廂涼廂。裝了蟒衣龍袍段匹。上壽等物。共有二十多扛。又整頓了應用冠帶衣服等件。一齊完了。晚夕三位娘子。擺設酒殽。和西門慶送行。席上西門慶各人叮嚀了几句。自進月娘房里宿歇。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發出門。又發了一張通行馬牌。仰經過驛遞起夫馬迎送。各各停當。

然后進李瓶兒房里來。看了官哥兒，與李瓶兒說了句話，教他好好調理，我不久便來家看你。那李瓶兒閣着淚道，路上小心保重。直送出所來，和月娘玉楼金蓮打夥兒送出了大門。西門慶乘了凉轎，四個小廝騎了頭口，望東京進發，迤逦行來。却走了百里路程。那時日已傍晚，西門慶分付駐劄，驛官廝見，送供應過了一宵。明日天早，西門慶催趲人馬，扛箱快行。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午牌時打中火，又行，路上相遇的，無非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壽旦的，也有進生辰擔的，不計其数。又行了十來日。筭前途路已不多。趲到剳剳凑巧。宿了一晚，又行勾两日。早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那時天色將晚。赶到龍德街牌楼底下，就投翟家屋裏去住歇。那翟管家聞知西門慶到了。忙的出

來迎接各叙寒暄吃了茶西門慶叫玳安專管行李一一交盤進了翟家裏來翟謙交府幹收了就擺酒和西門慶洗塵不一時只見剔犀官卓上列着几十樣大菜几十樣小菜都是珍羞美味燕窩魚刺絕好下飯只沒有龍肝鳳髓其餘奇巧富麗便是蔡太師自家受用也不過如此當直的拿着通天犀杯斟上麻姑酒兒遞與翟謙接過滴了天然後又斟上來把盞與西門慶西門慶也回敬了兩人坐下糖菓熱標按酒之物流水也似遞將上來酒過兩巡西門慶便對翟謙道學生此來单為老太師慶壽聊備些微禮孝順太師想不見却只是學生向有相攀的心欲求親家預先禀過但拜太師門下做個乾生子也不枉了一生一世不知可以啓口帶攜的學生麽翟謙道這個有何

難哉我們主人雖是朝廷大臣却也極好奉承今日見了這般盛禮自然還要陞遷官爵不惟拜做乾子定然允哩西門慶听說不勝之喜飲彀多時西門慶便推不吃酒罷翟管家道再請一杯怎的不吃了西門慶道明日有正經事却不敢多飲再四相勸只得又吃了一杯翟管家賞了隨從人酒食分付吽把牲口牽到後槽去當下收過了家活就請西門慶到後邊書房裏安歇排下好描金暖床綾綃帳兒把銀鈎掛起露出一床好錦被香噴噴的一班小厮扶侍西門慶脫衣脫襪上床獨宿孤眠西門慶一生不慣那一晚好難捱過也巴到天明正待起身那翟家門戶重掩着那里討水來淨臉直挨到巳牌時分纔有個人把匙鑰一路開將出來隨后一個小厮拿着手巾一個捧着

銀面盆傾了香湯進書房來西門慶梳洗完畢戴上忠靖冠穿
着外盖衣服一個在書房里坐只見翟管家出來和西門慶廝
見了坐下當直的托出一個朱紅合子里邊有三十來樣美味
一把銀壺斟上酒來吃早飯翟謙道請用過早飯學生先進府
去和主翁說過然后親家搬禮物進來西門慶道多勞費心酒
過數杯就拏早飯來吃了收過家活翟管家道且權坐一回學
生進府去便來翟家去不多時忙跑來家向西門慶說老爺正
在書房梳洗外邊滿朝文武官員都各伺候拜壽未得廝見哩
學生已對老爺說過了如今先進去拜賀者的泒襍學生也隨
後便到了西門慶不勝歡喜便教跟隨人拉同翟家幾個伴當
先把那二十扛金銀段疋抬到太師府前一行人應聲去了西

門慶冠帶乘了轎來。只見亂哄哄的挨肩擦背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西門慶遠遠望見一个官員、也乘着轎進龍德坊來。西門慶仔細一認。倒是揚州苗員外。却不想苗員外。也望見西門慶了。兩個同下轎作揖。叙寒温原來這苗員外。是第一個財主。他身上也現做個散官之職。向來結交在蔡太師門下。那時也來上壽。恰遇了故人。當下。兩個忙匆匆。路次話了幾句。分手而別。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但見。

堂開綠野。彷彿雲霄閣起。凌烟依稀星斗。門前寬綽堪旋馬。閥閱巍峩好竪旂。錦綉叢中。風送到画眉聲巧。金銀堆裏。日映出琪樹花香。旃檀香。截成梁棟。醒酒。石满砌階除。左右玉屏風一個個夷光紅拂。滿堂羅。寶玩一件件周鼎商彝。明。晃

晃懸掛着明珠十二。黑夜里何用燈油。跪堂堂擂致得琪房殿。

三千。彈短鋏盡皆名士。恁地九州四海。大小官員。多來慶賀。

就是六部尚書。三邊總督。無不低頭。正是除却萬年天子貴。

只有當朝宰相尊。

西門慶恭身進了大門。只見中門關着不開。官員都打從角門而入。西門慶便問。為何今日大事。却不開大門。翟管家道。原來中門曾經官家行幸。因此人不敢打這門出入。西門慶和翟管家進了幾重門。門上都是武官把守。一些兒也不混亂。見了翟謙。一個個都欠身問管家從何處來。翟管家答道。舍親打山東來拜壽老爺的。說罷。又走過幾座門。轉幾個灣。無非是畫棟雕梁。金張甲第。隱隱聽見鼓樂之聲。如在天上的一般。西門慶又

問道。這里民居隔絕。那里來的鼓樂喧嚷。翟管家道。這是老爺教的女樂。一班共二十四人。也曉得天魔舞。霓裳舞。觀音舞。凡老爺早膳。中飯。夜燕。都是奏的。如今想是早膳了。西門慶听言未了。又鼻子裏覺得異香馥馥。樂聲一發近了。翟管家道。這里老爺書房將到了。腳步兒放鬆些。轉個廻廊。只見一座大廳。如寶殿仙宮。廳前仙鶴孔雀。種種珍禽。又有那瓊花曇花佛桑花。四時不謝。開的閃閃爍爍。應接不暇。西門慶還未敢闖進。交翟管家先進去了。然后挨挨排排。走到堂前。堂上虎皮太師交椅。上坐一个大猩紅蟒衣的。是太師了。屏風後列有四三十个美女。一个个都是宮樣粧束。執巾執扇。捧擁着他。翟管家也站在一邊。西門慶朝上拜了四拜。蔡太師也起身。就氈單上回了个

禮。這是初相見了。落后翟管家。悉近蔡太師耳邊。暗暗說了几句話下來。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又朝上拜四拜。蔡太師便不答禮。這四拜是認乾爺了。因受了四拜。后來都以父子相称。西門慶開言道。孩兒没恁孝順爺爺。今日華誕。家里備的几件菲儀。聊表千里鵝毛之意。願老爺壽比南山。蔡太師道。這怎的生受。便請坐下。當直的挐了把椅子上來。西門慶朝上作了個揖道。告坐了。就西邊坐地吃茶。翟管家慌跑出門來。叫擡禮物的都進來。二十來扛禮物。揭開了凉箱盖。呈上一个禮目。大紅蟒袍一套。官綠龍袍一套。漢錦二十疋。蜀錦二十疋。火浣布二十疋。西洋布二十疋。其余花素尺頭。共四十疋。獅蠻玉帶一圍。金鑲奇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八隻。明

珠十顆。又梯巳黃金二伯兩。送上蔡太師做贄見的禮。蔡太師看了禮目。又瞧了抬上二十來扛。心下十分懽喜。連聲称多謝不迭。便教翟管家收進庫房去罷。一面分付擺酒欵待。西門慶因見忙冲冲。推事故辭別了蔡太師。太師道。旣如此。下午早早來罷。西門慶作个揖起身。蔡太師送了幾步。便不送了。西門慶依舊和翟管家同出府來。翟管家府內有事。也作別進去。西門慶竟回到翟家來。脫下冠帶。又整的好飯吃了一頓。回到書房打了个嗑睡。恰好蔡太師差舍人邀請赴席。西門慶謝了些扇金着先去。隨后就來了。便重整冠帶。預先叫玳安封下許多賞封。做一拜匣盛了。跟隨着四個小廝。乘轎望太師府來不題。且說蔡太師。那日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各各請酒。自次日爲

始。分做三停。第一是皇親內相。第二日是尚書顯要衙門官員。第三日是內外大小等職。只有西門慶。一來遠客。二來送了許多禮物。蔡太師到十分歡喜他。因此就是正日。獨獨請他一个。見說請到了新乾子、西門慶。忙走出軒下相迎。西門慶再四謙遜。讓爺爺先行。自家屈着背。輕輕跨入檻內。蔡太師道。遠勞駕從。又損隆儀。今日畧坐。少表微忱。西門慶道。孩兒戴天履地。全頼爺爺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掛懷。兩个喁喁咲語。真似父子一般。二十個美女。一齊奏樂。府幹當直的。斟上酒來。蔡太師要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力辭不敢。只領的一盞。立飲而盡。隨即坐了筵席。西門慶敎書童。取過一隻黃金桃杯。斟上一杯。滿滿走到蔡太師席前。雙膝跪下道。願爺爺千歲。蔡太師滿面歡喜道。

孩兒起來。接過便飲个完。西門慶纔起身。依舊坐下。那時相府華筵。珍奇萬狀。都不必說。西門慶直飲到黄昏時候。拿賞封賞了諸執役人。纔作謝告别道。爺爺貴冗。孩兒就此叩謝。后日不敢再來求見了。出了府門。仍到翟家安歇。次日要拜苗員外。着玳安跟尋了一日。却在皇城后。李太監房中住下。玳安拏着帖子通報了。苗員外來出迎道。學生一个兒坐着。正想个知心的朋友講講。恰好來凑巧。就留西門慶筵燕。西門慶推却不過。只得便住了。當下山餚海錯。不記其数。又有两个歌童。生的眉清目秀。開喉音唱幾套曲兒。西門慶指着玳安琴童書童画童。向苗員外看着。那班蠢材。只顧吃酒飯。却怎地比的那兩个。苗員外笑道。只怕伏侍不的。老先生若愛時。就送上也何難。西門慶

謙謝。不敢奪人之好。飲到更深別了苗員外。依舊來翟家歇。那一
晚日內相府管事的。各各請酒。留連了八九日。西門慶歸心如
箭。便叫玳安收拾行李。那翟管家苦死留住。只得又吃了一夕
酒。重敘姻親。極其眷戀。次日早起辭別。望山東而行。一路水宿
風飡。不在話下。且說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姊妹每眼巴巴
望西門慶囘來。多有懸掛在屋里做些針指。通不出來閒耍。只
有那潘金蓮打扮的如花似玉。嬌模喬樣。在丫鬟夥裏。或是猜
枚。或是抹牌。說也有。笑也有。狂的通沒些成色。嘻嘻哈哈。也不
顧人看見。只想着與陳經濟勾搭。便心上亂亂的焦燥起來。多
少長吁短嘆。托着腮兒。呆登登本待要等經濟囘來。和他做些
營生。又不道經濟每日在店里沒的閒。欲要自家出來尋着他

又有許多丫頭往來不方便日里便似熬盤上蟻子一般跑進跑出再不坐在屋里那一日正是風和日暖那金蓮身邊帶着許多麝香合香走到捲棚後面只望着雪洞里那經濟日在店里那得脫身進來望了一回不見只得來到屋里把筆在手吟哦了几声便寫一封書封着叫春梅遞送與陳姊夫經濟接着拆開從頭一看却不是書一個曲兒經濟看罷慌的丢了買賣跑到捲棚後面看只見春梅回房去時潘金蓮說了不一時也跑到捲棚下兩箇遇着就如餓眼見瓜皮一般禁不的一身直鑽到經濟懷里來捧着經濟臉一連親了兇個嘴咂的舌頭一片声响道你負心的短命賊囚自從我和你在屋里被小玉撞破了去後如今一向都不得相會這几日你爺爺上東京去了

我一個兒坐炕上淚汪汪只想着你你難道耳根兒也不熱的我仔細想來你恁地薄情便去着也索羅休只到了其間又丟你不的常言痴心女子負心漢只你也全不留些情正在熱鬧間不想那玉樓冷眼瞧破忽然抬頭看見順手一推險些兒經濟跌了一交慌忙驚散不題那日吳月娘孟玉樓李瓶兒同一處坐地只見玳安慌慌的跑進門來見月娘磕了個頭道爹回來了小的一路騎頭口拏着馬牌先行因此先到家爹這時節也差不上二十里遠近了月娘道你曾吃飯沒有玳安道從早上吃來却不曾吃中飯月娘便教玳安廚下吃飯去又教整飯待大官人回來自和六房姊妹同夥兒到廳上迎接正是

詩人老去鶯鶯在　公子歸時燕燕忙

四人閑話多時。却早西門慶到門前下轎了。衆妻妾一齊相迎進去。西門慶先和月娘厮見畢。然后孟玉楼李瓶兒潘金蓮依次見了西門慶。和六房妻小。各叙寒温。落后書童琴童画童也來磕了六房的頭。自去厨下吃飯。西門慶把路上辛苦。并到翟家住下。明日蔡太師厚情。與内相日日吃酒事情。備細說了一遍。因問李瓶兒孩子。這幾時好麽。你身子怎地調理。吃的任醫官藥。有些應驗麽。我雖則往東京。一心只弔不下家事哩。店里又不知怎樣。因此急忙回來。李瓶兒道。孩子也没甚事。我身子吃藥后畧覺好些。月娘一面教衆人收好行李。及蔡太師送的下程。一面做飯與西門慶吃。到晚又設酒和西門慶接風。西門慶就在月娘房裏歇了兩夜。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懽

愛之情。多不必說。次日陳經濟和大姐來厮見了。說了些二店裏的帳目。應伯爵和常時節打听的大官人來家。都來望西門慶出門厮見畢。两個一齊說哥哥一路辛苦。西門慶便把東京富麗的事情。及太師管待情分。備細說了一遍。两人只顧称羡不已。當日西門慶留二人吃了一日酒。常時節臨起身。向西門慶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可照顧麽。說着只是低了臉。半含半吐。西門慶道。但說不妨。常時節道。實爲住的房子不方便。待要尋間房子安身。却没有銀子。因此要求哥周濟些兒。日后少不的加些利錢。送還哥哥。西門慶道。相處中說甚利錢。我如今忙忙地。那討銀子。且待到韓夥計貨船來家。自有個處。說罷。常時節應伯爵作謝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苗員外。自與西門慶相

會在太師府前便請了一席酒席上又把两个歌童許下了那
一日西門慶歸心如箭却不曾作別的他竟自歸來了員外還
道西門慶在京伴當來翟家問着那翟家說三日前西門大官
家去了伴當回話苗員外纔曉的却不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不送去也罷不和我合着氣只后邊說不的話了便叫過两个
歌童分付道我前日請山東西門大官席上把你两个許下他
如今他離東京回家去了我目下就要送你們過去你們早收
拾包褁待我稍下書打發你們那两个歌童一齊陪告道小的
每伏侍的員外多年了却為何今日閃的小的們不好又不知
西門大官性格怎地今日還要員外做主員外道你們却不曉
的西門大官家里豪富潑天金銀廣布身居着右班左戰現在

蔡太師門下做个乾兒子就是內相朝官那个不與他心腹往
來家里開着兩个綾段舖如今又要開个標行進的利錢也委
的無数況兼他性格温柔吟風弄月家里養个七八十个着頭
那一个不穿綾着袄後房里攏着五六房娘子那一个不插珠
挂金那些小優們戲子們个个借他錢鈔服他差使平康巷青
水巷這些角伎人人受他恩惠這也不消説的只是咱前日酒
席之中已把小的子許下他了如今終不成改个口哩那歌童
又説道員外這几年上不知費盡多少心力教的俺們彈唱哩
如今才曉得些絃索却不留下自家歡樂怎地到送與別人快
話説罷不覺地撲簌簌哩吊下淚來那員外也覺慘然不樂説
道小的子你也説的是咱也何苦定要是這等只是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也那孔聖人說的話怎麽違得如今也由不得你待
咱修書一封差个伴當送你去教他把隻眼兒好生看覷你們
你到那邊快活也强似在我這里一般就叫那門管先生寫着
一封通候的八行書信後面又寫那相送歌童求他親目的語
兒又寫个禮单兒把些尺頭書帕做个通問的禮兒差了苗秀
苗實齎擎書信護送兩个歌童一霎時拴上了頭口帶了被囊
行李直到山東西門慶家來那兩個歌童當時忍不住腮邊淚
滴又是主命難違只得揮燭也似磕了幾個頭謝辭了員外番
身上馬遮遲行來見那青山環馬首綠水繞行鞭酒帘深樹里
草舍落霞前止爲那遏行雲歌声絕代不覺的辭恩主跋涉風
烟這兩个思鄉念主把那些檀板風流陽春白雪兒多忘却這

兩個忙投急趱。止思量早完公事。披星帶月的夜忘眠。正是朝
爲苗府清哥客。暮作西門倘酒人。遠遠望見綠樹林中。挂着一
個望子。那歌童道。哥走了這一日了。肚里有些餓了。且吃盃酒
兒去。只見四个人兒滚鞍下馬。走入店中。那招牌上面寫的好
說。神仙留玉佩。卿相解金貂。真个是好酒店也。四人坐下。喚顛
買打上兩角酒來。擺个葱兒蒜兒大賣肉兒荳腐菜兒鋪上兌
碟。正待舒懷暢飲。忽地哩回頭看時。止見粉壁上飛白字。寫着
兩行說道。千里不爲遠。十年歸未遲。揔在乾坤內。何須嘆別離。
正對着兩个歌童眼兒。不覺的賣藥有病的了。動人心處。撲簌
簌流下兩行淚來。說道。哥我們隨着員外。指望一蒂兒到底。誰
想酒席中間。一言兩句。竟把我們送與別人。人離鄉賤。未知去

後若何。那苗秀苗實。把好言知慰了一番。吃了飯上馬。又走四个生口。十六个蹄兒。端的是走的好不多几个日頭。就到東平洲。清河縣地面。四人拴了生口。下馬訪問端的。一直地竟到紫石街。西門慶家府裡投下。却說那西門慶自從東京到家。每日忙不迭送禮的。請酒的。日日三朋四友。既要與大娘兒接風。又要與各房兒纏綣。朝朝殢雨尤雲。以此不曾到衙門里去走。連那告駕的帖兒也不曾消的。那日清閒無事。且到衙門里升堂画卯。把那些解到的人犯。也有姦情的。鬬毆的。賭賻的。竊盜的。一一重問一番。又把那些投到文書。一一押到日僉押了一會。乘了一乘凉轎。几个牢子喝道了簇擁來家。只見那苗秀苗實。與那兩个歌童。巳是候的久了。就跟着西門慶的轎子。隨到前

廳雙膝跪下稟說小的是楊州苗員外有書拜候老爺磕个頭起在一邊那西門慶舉个手說着起來就把苗員外別來的行徑寒暄的套語問了一會就叫書童把那銀剪子剪開護封拆了內函封袋打開副啓細細看時只見那苗秀苗實依先跪下奉過那許多禮物說道這是俺員外一點孝心求老爹俯納西門慶喜之不勝連忙叫玳安收起禮物請起苗秀苗實說道我與千里相逢不想就蒙員外情投意合十分相愛就把歌童相許那時酒中說話咱也忘却多時因爲那歸的忙促不曾叩府辭別正在想着不意一諾千金遠蒙員外記憶我記得那古人交誼止有那范張結契千里相從古今以爲美談如今你們那个員外委的也是難的稀長道好細細又感謝了一番只見那

两个歌童。通新走過。又磕几个頭說道。員外着小的們伏侍老爺。萬求老爺。親目。西門慶見两个兒。生得清秀。真真嬌嬌媚媚。雖不是两節穿衣的婦人。却勝似那唇紅齒白的妮子。懽天喜地。就請四位管家。前厮茶飯。一面整辦厚禮綾羅細軟。修書答謝員外。一面收拾房間。就吋两个歌童。在于書房伺侯着。只見那應伯爵諸人。聞此事知此事。通來探望。西門慶就吋玳安里邊討出菜蔬嗄飯點心小酒。擺着八仙卓兒。就與諸人燕飲。就吋两个歌童前來唱。只見捧着檀板。拽起歌。唱一个。

新水令　小園昨夜放江梅。另一番動人風味。梨花迎咲臉。楊柳妬腰圍。試問荼蘼。開到海棠末。

駐馬聽　野徑踈籬。陣陣香風來燕子。小園幽砌。紛紛晴雨過

林西。芳心不與蝶潛知。䑓香未許蜂先覺。闌遍倚不知多少

傷心處。

雁兒落帶得勝令　我則見碧陰陰西施鎖翠。紅點點鵑𪃿拋珠泪。舞仙仙研光帽帽簪。虛飄飄花谷樓前墜。尚兀是芳氣襲人衣。艷質易沾泥。落處魚驚。飛來蝶欲迷。尋思憑誰寄還悲。花源未可期

那西門慶點着頭道。果然唱得好。那兩个歌童打个半跪兒。跪將下告道。小的們還學得些小詞兒。一發歌與老爹听。西門慶說道這却更好。便教歌詞。

試裂齊紈　施鉛槧　爰畫春牧　草浅浅細鋪平野　散騎黃犢　一卷殘書牛背穩　數聲短笛烟光綠　想按畫

題詠　賦新詞　勞心曲
文章刼傳芸局　音調促偕絲竹　倚清歌追和　陽春難
續　一代風流誇好事　可堪膾炙人爭錄　羨先生想像
賦高唐情詞足

又

畫出耕畗　郊原外東阡西陌　町疃曲　羣山環翠　岸
塍聯絡　綠遍田疇多黍稌　麥旂纂纂蚕盈箔　彷佛有
溪小繞柴門山如削　扶藜杖　徑丘壑　穿林藪　聽猿
鶴　子耕耘　前妻饁服　勞耕作喬木陰森　流甜憩處餔
然捫腹　舒雙　羨先生想像詠豳風　村田樂
寫就册青　新畗好　溪山環繞　隱隱遍沙汀水岸　綠

蘋紅蓼 一派秋光連浦溆 短蓑篛笠 烟波渺 看些
時絆得鮮鱗 鮊魚小 漁唱起 飛鴻杳 江月白
歸雲少 倚蓬窓 試覓舊盟鷗鳥 借問忘機當日事
何如此際心情悄 羡先生想像詠滄浪 起塵表

又

四野雲垂 冰花醉平鋪茅屋紅炉暖 妻煨山芋自斟醽
醁 課僕採薪外戶 呼兒引鶴翻平阯 攬此景寫入
画圖中娛心目 鍾貴富天之祿思盛滿吾之欲 聘妍奇
攄寫好詞盈軸 愧我倡酬才思澁 輸他文采機閑熟
羡先生想像樂桑榆顏如玉

果然是声遏行雲。歌成白雪。引的那後邊娘子們。吳月娘。孟玉

樓潘金蓮李瓶兒都來听着。十分懽喜齊道唱的好。只見潘金蓮在人叢裡雙眼直射那兩个歌童。口里暗暗低言道。這兩个小厮子。不但唱的好。就他容貌也標致的緊。心下便已有几分喜他了。當下西門慶打發兩个歌童東廂房安下。一面吽擺飯與苗秀苗實吃。一面整頓禮物回書。答謝苗員外。畢竟未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周濟常時節　應伯爵舉荐水秀才

千積黃金俢素封　蘧蘧莊蝶夢魂中
曽聞郿塢光難駐　不道銅山運可窮
此日分籯推鮑子　當年沉水笑龎公
悠悠末路誰知巳　惟有夫君尚古風

這八句单說人生世上。榮華冨貴。不能常守。有朝無常到來。恁地堆金積玉。出落空手歸陰。因此西門慶仗義踈財。救人貧難。人人都是贊嘆他的。這也不在話下。當日西門慶留下兩箇歌童祗候着。遇有呼喚。不得有違。兩人應諾去了。隨即打發苗家人囬書禮物。又賞了些〻銀錢。苗實苗秀。磕頭謝了出門。後來兩

個歌童西門慶畢竟用他不着都送太師府去了。正是千金散
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却說常時節自那日席上求了西
門慶的事情還不得個到手。房主又日夜催逬了不的恰遇西
門慶自從在東京來家。今日也接風。明日也接風。一連過了十
來日。只不得個會面。常言道見面情難盡。一個不見却告訴誰。
每日央了應伯爵只走到大官人門首問聲說不在就空回了。
回家又被渾家埋怨道。你也是男子漢大丈夫房子沒間住。吃
這般懊惱氣。你平日只認的西門大官。今日求些周濟也做了
瓶落水。說的常時節有口無言呆登登不敢做聲。到了明日早
起身尋了應伯爵來到一個酒店內。只見小小茅簷兒靠着一
灣流水。門前綠樹陰中露出酒望子來五七個火家搬酒搬肉

不住的走。店裡橫頭一張櫃檯掛幾樣鮮魚鵝鴨之類，到潔淨可坐，便請伯爵店裡吃三盃去。伯爵道：這却不當生受。常時節拉了到店裡坐下，量酒打上酒來，擺下一盤薰肉，一盤鮮魚。酒過兩巡，常時節道：小弟向求哥和西門大官人說的事情，這幾日通不能勾會。房子又催逬的緊，昨晚被房下聒絮了半夜，耐不的，五更抽身專求哥，趂早大官人還沒出門時，慢慢地候他。不知哥意下如何？應伯爵道：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我今日好歹要大官人助你些就是了。兩個又吃過幾盃，應伯爵便推早酒不吃罷。常時節又勸一盃，筭還酒錢，一同出門，逕進西門慶屋裡來。那時正是新秋時候，金風荐爽，西門慶連醉了幾日，覺精神減了幾分。正遇周內相請酒，便推事故不去，自在花園

藏春塢遊玩原來西門慶后園那藏春塢有的是菓樹鮮花兒四季不絕這時雖是新秋不知開着多少花朶在園裡西門慶無事在家只是和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五個在花園裡頭耍只見西門慶頭戴着忠靖冠身穿柳綠緯羅直身粉頭靴兒月娘上穿柳綠杭絹對衿襖兒淺藍水紬裙子金紅鳳頭高底鞋兒孟玉樓上穿鴉青段子襖兒鵝黃紬裙子桃紅素羅羊皮金滾口高底鞋兒潘金蓮上穿着銀紅縐紗白絹裏對衿衫子荳綠沿邉金紅心比甲兒白杭絹畫拖裙子粉紅花羅高底鞋兒只有李瓶兒上穿素青杭絹大衿襖兒月白熟絹裙子淺藍玄羅高底鞋兒四個妖妖嬈嬈伴着西門慶尋花問柳好不快活且說常時節和應伯爵來到廳上問知大官人在屋裡

憔的坐着等了好半日。却不見出來。只見門外書童和畫童兩個。擡着一隻箱子。都是綾絹衣服。氣吁吁走進門來。亂嚷道。等了這半日。還只得一半。就廳上歇下。應伯爵便問。你爹在那裡。書童道。爹在園裡頑耍哩。伯爵道。勞你說聲。兩個依舊擡着進去了。不一時書童出來道。爹請應二爹。常二叔少待。便出來。兩人坐着等了一回。西門慶纔走出來。二人作了揖。便請坐地。伯爵道。連日哥吃酒忙。不得些空。今日却怎的在家裡。西門慶道。自從那日別後。整日被人家請去飲酒。醉的了不的。通沒些精神。今日又有人請酒。我只推有事不去。伯爵道。方纔那一箱衣服。是那里擡來的。西門慶道。這目下交了秋。大家都要添些秋衣。方纔一箱是你大嫂子的。還做不完。纔勾一半哩。常時節伸

着舌道六房嫂子就六六箱了好不費事小戶人家一疋布也難
的恁做着許多綾絹衣服哥果是財主哩西門慶和應伯爵都
笑起來伯爵道這兩日杭州貨船怎地還不見到不知他買賣
貨物何如前日哥許下李三黃四的銀子哥許他待門外徐四
銀到手湊放與他罷西門慶道貨船不知在那里擔閣着書也
沒稍封寄來好生放不下李三黃四的我也只得依你了應伯
爵挨到身邊坐下乘間便說常二哥那一日在哥席上求的事
情一向哥又沒的空不曾說的常二哥被房主催逬慌了每日
被嫂子埋怨二哥只麻做一團沒個理會如今又是秋涼了身
上皮襖兒又當在典鋪哩哥若有好心常言道救人須救時無
省的他嫂子日夜在屋裡絮絮叨叨況且尋的房子住着了人

走動。也只是哥的體面。因此常二哥央小弟特地來求哥。早些周濟他罷。西門慶道。我當先曾許下他來。因爲東京去了。這番費的銀子多了。本待等韓夥計到家。和他理會要房子時。我就替他兊銀子買。如今又恁地要緊。伯爵道。不是常二哥要緊。當不的他嫂子聒絮。只得求哥早些便好。西門慶躊躕了半晌道。既這等也不難。且問你要多少房子。纔勾住了。伯爵道。他兩口兒也得一間門面一間客坐。一間床房。一間厨灶。四間房子是少不得的。論着價銀也得三四個多銀子。哥只早晚凑些。交他成就了這樁事罷。西門慶道。今日先把幾兩碎銀與他拏去買件衣服。辦些家活。盤攪過來。待尋下房子。我自兊銀與你成交。可好麼。兩個一齊謝道。難得哥好心。西門慶便叫書童去對你

大娘說皮匣內一包碎銀取了出來書童應諾去了不一時取了一包銀子出來遞與西門慶西門慶對常時節道這一包碎銀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十二兩你拿去好襍用打開與常時節看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紋銀常時節接過放在衣袖裡就作揖謝了西門慶道我這幾日不是要遲你只等你尋下房子一攪果和你交易你又沒曾尋的如今即忙便尋下待我有銀一起兌去便了常時節又稱謝不迭三個依舊坐下伯爵便道幾個古人輕財好施到後來子孫高大門閭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慳吝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墳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還哩西門慶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曾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

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有詩爲証。

積玉堆金始稱懷　誰知財寶禍根荄

一文愛惜如膏血　仗義翻將笑作呆

親友人人同陌路　存形心死定堪哀

料他也有無常日　空手傳伶到夜臺

正說着。只見書童托出飯來。三人吃了。常時節作謝起身。袖着銀子。慌的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那渾家鬧炒炒。嚷將出來。罵道。梧桐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裡。尚兀是千歡萬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房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嘔氣。只教老婆耳聒裡受用。那常二只是不開口。任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裡銀子。摸將出來。放在卓兒上。打開瞧

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响噹噹的無價之寶滿身遍麻了恨没口水嚥你下去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淫婦幾塲合氣了那婦人明明看見包里十二三兩銀子一堆喜的搶近前來就想要在老公手裡奪去常二一道你生世要罵漢子見了銀子就來親近哩我明日把銀子去買些衣服穿好自去别處過活却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着笑臉道我的哥端的此是那里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只是要你成家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停當買房子安身却不好到恁地喬張智我做老婆的不曾有失花兒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揪不採自家也有幾分慚愧了禁不的吊下淚來常二

看了嘆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把老公恁地發作。那婦人一發吊下淚來。兩個人都閉着口。又没個人勸解。悶悶的坐着。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我今日有了銀子。不採他。人就道我薄情。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就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要你。誰怪你來。只你時常聒噪。我只得忍着出門去了。却誰怨你來。我明白和你說。這銀子原是早上耐你不的。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裡吃了三盃。一同往大官人宅裡等候。恰好大官人正在家。没曾去吃酒。多虧了應二哥。不知費許多唇舌。纔得這些銀子到手。還許我尋下房子。一頓兑銀與我成交哩。這十二兩。是先教我盤攪過日子的。那婦人道。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如今又不要花費開了。尋

件衣服過冬。省的耐冷。常二道。我正要和你商量。十二兩紋銀買幾件衣服。辦幾件家活。在家裡。等有了新房子。搬進去也好看些。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恁好情。後日搬了房子。也索請他坐坐是、婦人道。且到那時再作理會。正是惟有感恩并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常二與婦人兩個說了一回。那婦人道。你那里吃飯來没有。常二道。也是大官人屋裡吃來的。你没曾吃飯。就拿銀子買了米來。婦人道。仔細拴着銀子。我等你就來。常二取栲栳望街上便走。不一時買了米。栲栳上又放着一大塊羊肉兒。笑哈哈跑進門來。那婦人迎門接住道。這塊羊肉。又買他做甚。常二笑道。剛纔說了許多辛苦。不爭這一些羊肉。就牛也該宰幾個請你。那婦人笑指着常二罵道。狠心的賊。今日便懷恨在

心看你怎的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萬聲親哥饒我小淫婦罷我也只不饒你哩試試手段看那婦人聽說笑的走井邊打水去了當下婦人做了飯切了一碗羊肉擺在卓兒上便叫哥吃飯常二道我纔在大官人屋裡吃的飯不要吃了你餓的慌自吃些罷那婦人便一個自吃了收了家活打發常二去買衣服常二袖着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來看了幾家都不中意只買了一領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紬裙子月白雲紬衫兒紅綾襖子兒白紬子裙兒共五件自家也對身買了件鵝黃綾襖子丁香色紬直身兒又有幾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着來到家中教婦人打開看看那婦人忭打開來瞧着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兩五錢銀子買

來婦人道雖沒的便宜。却直這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籠放好。明日去買家活。當日婦人懽天喜地過了一日。埋怨的話都吊在東洋大海去了。不在話下。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自打發常時節出門。依舊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因說起。我雖是個武職恁的一個門面。京城內外也交結的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太師門下。那些通問的書柬。流水也是往來。我又不得細工夫。多不得了理。我一心要尋個先生們在屋裡。好教他寫寫。省些力氣也好。只沒個有才學的人。你看有時。便對我說。我須尋間空房與他住下。每年算還幾兩束脩與他養家。却也要是你心腹之友便好。伯爵道。哥不說不知。你若要別樣。却有。要這個到難。怎的要這個到沒。第一要才學。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處。

没些說是說非。翻唇弄舌。這就好了。若只是平平才學。又做慣搗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祖父相處一個朋友。生下來的孫子。他現是本州一個秀才。應舉過幾次。只不得中。他胷中才學。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他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極有情分的。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贊他好。却不想又有一個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走了幾科不中。禁不的髮白鬓斑。如今他雖是飄零書劍。家裡也還有一百畝田。三四帶房子。整的潔淨住着。西門慶道。他家幾口兒也勾用了。却怎的肯來人家坐館。應伯爵道。當先有的田房。都被那些大戶人家買去了。如今只剩得雙手皮哩。西門慶道。原來是賣過的田。算甚麼數。伯爵道。這果是算不的數了。只他一個

渾家。年紀只好二十左右。生的十分美貌。又有兩個孩子。纔三四歲。西門慶道。他家有了美貌渾家。那肯出來。伯爵道。喜的是兩年前。渾家專要偷漢。跟了個人上東京去了。兩個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來。西門慶笑道。恁地說的他好。都是鬼混。你且說他姓甚麼。伯爵道。姓水。他才學果然無比。哥若用他時。管情書柬詩詞歌賦。一件件增上哥的光輝哩。人看了時。都道西門大官。恁地才學哩。西門慶道。你纔說這兩椿。都是吊慌。我却不信你的吊慌。你有記的他些書柬兒。念來我聽。看好時。我便請他來家。撥間房子住下。只一口兒也好看承的。尋個好日子。便請他也罷。伯爵道。曾記得他稍書來。要我替他尋個主兒。這一封書。畧記的幾句。念與哥聽。黃鶯兒。

書寄應哥前。別來思不待言。滿門兒托賴都康健。舍字在邊傍立着官。有時一定求方便。羡如椽。往來言疏落。笔趄雲烟。西門慶聽畢。呵呵大笑將起來道。他滿心正經。要你和他尋個王子。却怎的不稍封書來。到寫着一隻曲兒。又做的不好。可知道他才學荒疎。人品散弾哩。伯爵道。這到不要作准他。只爲他與我是三世之交。小弟兩三歲時節。他也纔勾四五歲。那時就同吃糖糕餅果之類。也没些兒爭論。後來大家長大了。上學堂讀書寫字。先生也道應二學生子和水學生子。一般的聰明伶俐。後來巳定長進。落後做文字。一樣同做。再没些妬忌。日裡同行同坐。夜裡有時也同一處歇。到了戴綱子。尚兀是相厚的。因此是一個人一般。極好兄弟。故此不拘形迹。便隨意寫個曲兒。

我一見了。也有幾分着惱。後想一想。他自托相知。纔敢如此。就不惱罷了。况且那隻曲兒也到做的有趣。哥却看不出來。第一句。說書寄應哥前。是啓口。就如人家寫某人見字一般。却不好哩。第二句。說別來思。不待言。這是叙寒温了。簡而文。又不好哩。第三句。是滿門兒托賴都康徤。這是說他家没事故了。後來一發好的緊了。西門慶道。第五句是甚麽說話。伯爵道。哥不知道。這正是拆白道字。尤人所難。舍字在邊旁。立着官字。不是個館字。若有館時。千萬要舉荐。因此說有時定要求方便。羨如椽。他說自家一筆如椽。做人家往來的書疏。筆兒落下去。其烟滿紙。因此說落筆起雲烟。哥你看他詞裡。有一個字兒是閑話麽。只這幾句。穩穩把心窩里事。都寫在紙上。可不好哩。西門慶被伯

爵說了他恁地好處。到沒的說了。只得對伯爵道。你旣說他許多好處。且問你有甚正經的書札。拿些我看看。我就請了他。伯爵道。他做的詞賦。也有在我處。只是不曾帶得來哥看。我還記的他一篇文字。做得甚好。就念與哥聽着。

一戴頭巾心甚惟。豈知今日悞儒冠。別人戴你三五載。偏戀我頭三十年。要戴烏紗求閣下。做篇詩句別尊前。此番非是吾情薄。白髮臨期太不堪。今秋若不登高第。踹碎寃家學種田。

維歲在大比之期。時到揭曉之候。訴我心事。告汝頭巾。爲你青雲利器望榮身。誰知今日白髮盈頭戀故人。嗟乎。憶我初戴頭巾。青青子襟。承汝枉顧。昂昂氣忻。旣不許我少年早發。

又不許我久居待伸上無公卿大夫之職下非農工商賈之民年年居白屋日日走黌門宗師案臨膽怯心驚上司迎接東走西奔思量爲你一世驚驚嚇嚇受了若干辛苦一年四季零零碎碎被人賴了多少束修銀告狀助貧分穀五斗祭下領支肉半斤官府見了不覺怒嗔早快通稱盡道廣文東京路上陪人幾次兩齋學霸惟吾獨尊你看我兩隻皂靴穿到底一領藍衫剩布筋埋頭有年說不盡艱難悽楚出身何日空歷過冷淡酸辛賺盡英雄一生不得文章力未沾恩命數載猶懷霄漢心嗟乎哀哉哀此頭巾看他形狀其實可矜後直前横你是何物七穿八洞真是禍根嗚呼冲霄鳥兮未垂翅化龍魚兮已失鱗豈不聞久不飛兮一飛登雲久不鳴

兮一鳴驚人。早求你脫胎換骨。非是我棄舊憐新。斯文名器。想是通神。從茲長別。方感洪恩。短詞薄奠。庶其來歆。理極數窮。不勝具懇。就此拜別。早早請行。

伯爵念罷。西門慶拍手大笑道。應二哥。把這樣才學就做了班揚了。伯爵道。他人品比才學又高。如今且說他人品。罷西門慶道。你且說來。伯爵道。前年他在一個李侍郎府里坐館。那李家有幾十個丫頭。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幾個伏侍的小廝。也一個個都標致龍陽的。那水秀才連任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念。後來不想被幾個壞事的丫頭小廝見是一個聖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門來。鬨動街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

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丫頭小厮。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亂麽。再不亂的。西門慶道。他既前番被主人趕了出門。一定有些不停當哩。二哥雖與我相厚。那樁事不敢領教。前日㪚僚友倪桂岩老先生。曽說他有個姓温的秀才。且待他來時再處。畢竟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道長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勸捨陀羅經

本性員明道自通　沯身跳出網羅中
修成禪那非容易　煉就無生豈俗同
清濁兇沯隨運轉　闢門数仭任西東
逍遥萬億年無計　一點神光永注空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個永福禪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開山是那萬廻老祖。怎麼叫做萬廻老祖。因那老師發七八歲的時節。有個哥兒。從軍邊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因此上那老娘兒。思想那大的孩兒。撣不下的心腸。時常在家啼哭。忽一日那孩子問着毋親。說道娘這等清平世界。孩兒們又

沒的打攪你。頓頓兒小米飯兒咱家也儘挨的過。恁地哩你時時弔下泪來。娘你說與咱。咱也好分憂哩。那老娘兒就說。小孩子你還不知道。老人家的苦哩。自從你老頭兒去世。你大哥兒到邊上去做了長官。四五年地信兒也不稍一個來家。不知他死生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弔的下。說了又哭起來。那孩子說早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哥在那裏。咱做弟郎的早晚閒走去。抓着哥兒。討個信來回覆你老人家。却不是好。那婆婆一頭哭。一頭笑起來。說道怪呆子。說起你哥。在恁地。若是那一百二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直在那遼東地面去。此一萬餘里。就是那好漢子。也走得要不的。直要四五個月。纔到哩。笑你孩兒家怎麼去的。那孩子就說嗄。若是果在遼東。也終不在個天上。我去

去尋哥兒就回也。只見把靸鞋兒繫好了。把直裰兒整一整。望
着婆兒拜個揖。一溜烟去了。那婆婆叫之不應。追之不及。愈添
愁悶也有隣舍街坊婆兒婦女捱肩擦背挐湯送水。說長道短。
前來解勸。也有說的是的。說道孩兒門怎去的遠。早晚間却回
也。因此婆婆也收着兩眶眼泪。悶悶的坐地。看看紅日西沉。東
隣西舍。一個個燒湯煑飯。一個個上榻関門。那婆婆探頭探腦。那
兩隻眼珠兒一直向外。恨不的趕將上去。只見遠遠的望見那
黑魆魆影兒頭。有一個小的兒來也。那婆婆就說。靠天靠地。靠
着日月三光。若得俺小的子兒來也也。不負了俺修齋吃素的
念頭。只見那萬廻老祖。一忽地跪到跟前。說娘你還未曬炕哩。
咱已到遼東抓着哥兒。討的平安家信來也。婆婆笑道。孩兒你

不去的。正好兒教你老人家挂心。只是不要弔着謊哄着老娘。那里有一萬里路程。朝暮徃還的。孩兒道娘你不信不信麼。一直里卸下衣包取出平安家夜。果然是那哥兒手筆。又取出一件汗衫帶回漿洗的。也是那個婆婆親手縫紉的。毫厘不差。因此哄動了街坊。叫做萬回。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萬回長老。果然是道德高妙。神通廣大。曾在那後趙皇帝石虎跟前。吞下兩升鐵針兒。又在那梁武皇殿下。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顆。因此勑建那永福禪寺。做那萬回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錢糧。正是

神僧出世神通大　聖主尊隆聖澤深

不想那歲月如梭。時移事改。只見那萬迴老祖歸天圓寂。那些

得皮得肉的上人們。一個個多化去了。只見有個憊頼的和尚。撒頼了百丈清規、養婆兒吃燒酒。咱事兒不弄出來。打哄了燒苦葱。咱勾當見不做、却被那些潑皮頼虎。常常作酒撈錢抵當。不過一會兒、把袈裟也當了、鍾兒磬兒多典了。殿上一條兒賣了沒人要的。燒了磚兒瓦兒。換酒吃了。弄得那雨淋風刮。佛像兒倒了。荒荒凉凉。燒香的也不來了。主顧門徒做道場的。荐亡的。多是鬨大王賣荳腐鬼兒也沒的上門了。一片鍾鼓道場。忽變做荒烟衰草。驀地里。三四十年。那一個扶衰起廢。原來那寺里有個道長老。原是西印度國出身。因慕中國清華。發心要到上方行脚。打從那流沙河星宿海、灌兒水地方。走了八九個年頭。纔到中華區處。迤運來到山東地方。卓錫在這個破寺院裏

面。面壁九年。不言不語。眞個是。

佛法原無文字障　工夫好向定中尋

忽一日。發個念頭。說道呀。這寺院兒。珊塌的這模樣了。你看這些蠢頭村腦的禿廝。止會吃酒噇飯。把這古佛道場。弄得赤白白地。豈不可惜。那一個尋得一磚半瓦。重整家風。常記的古人說得好。人傑地靈。事到今日。咱不做主。那個做主。咱不出頭。那個出頭兒。且前日山東有個西門大官官。居錦衣之職。他家私巨萬富。比王侯家中。那一件沒有。前日餞送宋西廉御史。曾在咱這裏擺設酒席。他因見咱這裏寺宇傾頹。就有個舍錢布施。鼎建重新的意思。咱那時。口雖不言。心窩里已有下幾分了。今日呵。若得那個檀越。爲主作倡。管情早晚間把咱好事成就也。

咱須辦自家去走一遭。當時開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鐘敲起鼓。舉集大衆。上堂宣揚此意。那長老怎生打扮。只見

身上禪衣猩血染　雙环掛耳是黃金
手中錫杖光如鏡　百八胡珠耀日明
開覺明路現金繩　提起凡夫梦亦醒
龐眉紺髮銅鈴眼　道是西天老聖僧

那長老宣揚已畢。就教行者。拏過文房四寳。磨起龍香劑。飽搯鬚筆。展開烏絲欄。寫着一篇疏文。先叙那始末根由。後勸人捨財作福。寫的行行端正。字字清新。好長老。真個是古佛菩薩現身。從此辭了大衆。着上了禪鞋。戴上個斗蓬笠子。一壁廂直遶到西門慶家府里來。且說西門慶辭別了。應伯爵轉到後廳。直

到捲棚下卸了衣服走到吳月娘房內把那應伯爵荐水秀才的事體說了一番就說道咱前日東京去的時節多蒙那些親朋齊來與咱把盞如今少不的也要整辦些兒小酒回答他倒今日空閒沒件事體就把這事兒完了也罷當下就叫了玳安拿了籃兒到十市街坊買下些時鮮菓品猪羊魚肉奄臘鷄鵞嗄飯之類分付了當就分付小厮分頭去請各位一面拉着月娘一同走到李瓶兒房裏來看官哥李瓶兒笑嘻嘻的接住了月娘西門慶西門慶道娘兒來看孩子哩李瓶兒就叫奶子抱出官哥兒眉目稀疎就如粉塊裝成一般笑欣欣直攢到月娘懷里來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我的兒恁地乖覺長大來定是聰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說兒長大起來恁地奉養老娘哩那

李瓶兒就說娘說那里話假饒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職也先向上頭封贈起娘那鳳冠霞帔穩穩兒先到娘哩好生奉養老人家西門慶接口便說兒你長大來還挣箇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箇西班出身雖有興頭却沒十分尊重正說着不想那潘金蓮正在外边聽見不覺的怒從心上起就罵道沒廉耻弄虛脾的臭娼根偏你會養兒子哩也不曾經過三箇黃梅四箇夏至又不曾長成十五六歲出幼過關上學堂讀書還是水的泡與閻羅王合養在這裡的怎見的就做官就封贈那老夫人我那怪賊囚根子沒廉耻的貨怎地就見的要他做箇文官不要像你正在嘮嘮叨叨喃喃洞洞一頭罵一頭着惱的時節只見那玳安走將進來叫聲五娘說道爹在那裡潘金蓮便罵怪

尖嘴的賊囚根子。那个曉的你什麼爹在那裡。爹怎的到我這屋裡來。他自有五花官誥的太奶奶。老封婆、八珍五鼎奉養。他的在那裡、那裡那裡問着我討、那玳安就曉的不是路了。說是了。望六娘房裡便走。走到房門前打个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爹在所上。西門慶道。應二爹纔送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爹、自家出去便知。西門慶只得撇了月娘李瓶兒。仍到那捲棚下面。穿了衣服。走到外边迎接伯爵。正要動問間。只見那募緣的來。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了。高聲叫阿彌陀佛。這是西門老爹門首。麼。那箇掌事的管家。與吾傳報一聲。說道扶桂子、保蘭孫、求福有福。求壽有壽。東京募緣的長老求見。原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箇潵漫好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歡喜。也要

幹些好事保佑孩兒小廝也通曉得並不嗔道作難一壁廂進報西門慶西門慶就說且教他進來看只見管家的三步那來兩步走就如見了活佛的一般慌忙請了長老那長老進到花厛裡面打了箇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行脚到東京汴梁卓錫在永福禅寺面壁九年頗傳心印止爲那殿宇傾頽琳宮倒塌貧僧想的起來爲佛弟子自然應的爲佛出力總不然僥到那箇身上去因此上貧僧發了這個念頭前日老檀越餞行各位老爹的時節悲怜本寺廢壞也有個良心美腹要和本寺作主那時諸佛菩薩已作證盟貧僧記的佛經上說的好如有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主得桂子蘭孫端嚴美貌日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故此特叩高門不拘

五百一千。要求老檀那開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錦帕展開。取出那募緣疏簿。双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巳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吽小廝看茶。揭開疏簿。只見寫道。伏以白馬駝經。開象教竺騰。衍法啓。宗門大地。衆生無不皈依佛祖。三千世界。盡皆蘭若裝嚴。看此尾礫。傾頹成甚名山勝境。若不慈悲喜捨。何稱佛子欵人。今有永福禪寺。古佛道場。梵修福地。啓建自梁武皇帝。開山是萬迴祖師。規制恢弘。彷佛那給孤園黃金鋪地。雕鏤精製。依希似祇洹舍白王爲堦。高閣摩空。旃檀氣直接九霄。雲表層基亘地。大雄殿。可容千衆禪僧。两翼嵬峩。盡是琳宮紺宇。廊房潔淨。果然精勝洞天。那時鍾鼓宣揚。盡道是寰中佛國。只這緇流濟楚。却也像塵界

人。天那知。歲久年深。一瞬地時移。事異莽和尚。縱酒撒潑。首壞
清規。敱道人。懶惰貪眠。不行打掃。漸成寂莫。斷絕門徒。以致凄
凉。罕稀瞻仰。蕪以烏鼠穿蝕。那堪風雨漂搖。棟宇摧頹。一而二
二而三。支撐摩討。墻垣㭊塌。日復日。年復年。振起無人。朱紅槅
槅。拾來煨酒煨茶。合抱梁檻。拿去換鹽換米。風吹羅漢金消盡。
雨打彌陀化作塵。吁嗟乎。金碧熀炫一旦爲灌莽榛荊。雖然有
成有敗。終須否極泰來。幸而有道長老之虔誠。不忍見梵王宮
之費敗。發大弘願。遍叩檀那。伏願咸起慈悲。盡輿側隱。梁柱椽
楹。不拘大小喜捨到。高題姓字。銀錢布幣。豈論豐嬴。投櫃日疏
簿標名。仰仗着佛祖威灵。福祿壽永永百年千載。倚靠他伽藍
明鏡。父子孫。個個原祿高官。仸𣊟綿綿森挺。三槐五桂門庭。奕

奕熀煌金埒錢山。凡所營求吉祥如意。疏文到日。各破慳心。謹疏。

看畢。西門慶就把冊葉兒妝好粧入那錦套裹頭。把挿銷兒銷着錦帶兒拴着。恭恭敬敬放在卓兒上面。叉手而言。對長老說。實不相瞞。在下雖不成個人家。也有幾萬產業。忝居武職。交遊世輩儘有。不想偌大年紀。未曾生下兒子。房下們也有五六房。只是放心不下。有意做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賤累生下孩子。咱萬事已是足了。偶因餞送俺友得到上方。因見廟宇傾頹。有個捨才助建的念頭。蒙老師下顧。西門慶那敢推辭。拏着兔毫妙筆。正在躊躇之際。那應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爲姪兒發愿。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體。西門慶拏着筆。哈哈哩

嘆道。力薄力薄。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哈哈地笑道。力薄力薄。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檀越在上。不是貧僧多口。止是我們佛家的行徑。多要隨緣喜捨。終不強人所難。隨分但憑老爹發心便是。此外親友。更求檀越吹噓吹噓。西門慶又說道。還是老師體亮。少也不成。就寫上五百兩。閣了兔毫筆。那長老打個問訊謝了。西門慶之說。我這里內官太監府縣倉巡。一個個多與我相好的。我明日就拿疏簿去。要他們寫。寫的來就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教與老師成就這件好事。當日留了長老素齋相送出門。正是慈悲作豪家事。保福消災父母心。又有一首詞。單道那有施主的事體。

佛法無多止在心　種瓜種果是根因

珠和玉珀寶和珍　誰人拏得見閻君
積善之人貧也好　豪家積業枉拋銀
若使年齡身可買　董卓還應活到今

却說西門慶送了長老。轉到廳上。與應伯爵坐地道。哥。我正要差人請你。你來的正好。我前日因往西京。多虧眾親友們與咱把個盞兒。今日分付小的買辦。你家大嫂安排小酒。與眾人回答。要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這個長老。鬼混了一會兒。那伯爵就說道。好個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說話中間。連咱也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道。二哥你又兇兇曾做施主來的。疏簿又是兇兇寫的。應伯爵咲道。咦。難道。我出口的不是施主。不成。哥你也不曾見佛經過來。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

施第三才是財施難道我從傍攛掇的不當個心施的不成西門慶又咲道二哥又怕你有口無心哩兩人拍手大笑應伯爵就說小弟在此等待客來哥有正事自與嫂子商議去來只見西門慶別了伯爵轉到內院裏頭只見那潘金蓮哼哼唔唔沒揪沒採不覺的睡魔纏擾打了幾個噴嚏走到房中倒在象牙牀上一忽地睡去了那李瓶又爲孩子啼哭自與那妳子丫鬟在房中坐地看官哥嘻咲只有那吳月娘與孫雪娥兩個伴當在那里整辦嗄飯西門慶走到面前坐地就把那道長老募緣與那自巳開疏的事備細對月娘說了一番又把那應伯爵耍咲打諢的說話也說了一番懽天喜地大家嘻咲了一會只見那吳月娘畢竟是個正經的人不慌不忙不思不想說下幾句

話兒。到是西門慶頂門上針。正是妻賢每致鷄鳴警。款語常聞藥石言。畢竟那說話怎麼講。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那善念頭他怕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回。沒正經養婆兒。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幾椿兒也好。攢下些陰功與那小的子也好。西門慶笑娘你的醋話兒又來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名。今生了還。難道是生剌剌搊搊胡扯歪斯纏做的。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舖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儘這家私。廣爲善事。就使强姦了常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

藏我潑天富貴。月娘咲道。咲哥狗吃熱屎。原道是個香甜的生
血弔在牙兒内。怎生改得。正在咲間。只見那王姑子。同了薛姑
子。提一個合子。直闖進來。飛也似朝月娘道個萬福。又向西門
慶拜拜了。說老爹你到在家里。我自前日別了。因爲有些小事。
不得空。不曾來看得你老人家。心子裏吊不下。今日同這薛姑
子來看你。原來這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曾嫁丈夫。
在廣成寺前居住。賣蒸餅兒生理。不料生意淺薄。那薛姑子就
有些不尷不尬。專一與那些寺里的和尚行童調嘴弄舌。眉來
眼去。說長說短。弄的那些和尚們的懷中。個個是硬幫幫的。乘
那丈夫出去了。茶前酒後。早與那和尚們刮上了。四五六个也
常有那火燒波波饅頭栗子。拿來進奉他。又有那付應錢。與他

買花開地獄的布。送與他做褁脚。他丈夫那里曉得。以後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門情熟。這等就做了個姑子。專一在些士夫人家往來。包攬經讖。又有那些不長進要偷漢子的婦人。叫他牽引和尚進門。他就做個馬八六兒。多得錢鈔。閆的那西門慶家里豪富。見他侍妾多。又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頻頻往來。那西門慶也不曉的。三姑六婆。人家最忌出入。正是

當年行經是窠兒。和尚闍黎鋪。中間打扮念弥陀。開口兒就說西方路。尺布褁頭顱。身穿直裰。繫個黃縧。早晚捱門傍戶。騙金銀猶是可。心窩裏。畢竟胡塗。筭來不是好姑姑。幾个清名被點污。 又有一隻歌兒道得好。

尼姑生來頭皮光。拖子和尚夜夜忙。三个光頭。好像師父師

兒并師弟。只是鐃鈸緣何在里床。

那薛姑子坐就把那個小令兒揭開說道。咱們没有甚麽孝順拏得施主人家。兇個供佛的菓子兒。權當獻新。月娘道。要來竟來來便了。何苦要你費心。只見那潘金蓮睡覺听得外邊有人說話。又認是前番光景。便走向前來听看。見那李瓶兒在房中弄孩子。因曉得王姑子在此。也要與他商議。保佑官哥。同到月娘房中。大家道個萬福。各各坐地。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不曾曉的。又把那道長老募緣。與那自家開疏捨財。替官哥永福的事情。重新又說一番。不想道惱了潘金蓮。抽身竟走。喃喃嚷嚷。一溜烟竟自去了。只見那薛姑子。站將起來。合掌着手。叫聲佛阿。老爹你這等樣好心作福。怕不的壽年千歲。五男二女。七子團

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這個因果費甚麼多更自獲福無量咦老檀越你若幹了這件功德就是那老瞿曇雪山修道迦葉尊散髮鋪地二祖可投崖飼虎給孤老滿地黃金也比不的你功德哩西門慶咲道姑姑且坐下細說甚麼功果我便依你那薛姑子就說我們佛祖留下一卷陀羅經專一勸人法西方凈土的佛說那三禪天四禪天切利天兠率天大羅天不周天急切不能即到唯有西方極樂世界這是阿弥陀佛出身所在沒有那春夏秋冬也沒有那風寒暑熱常常如三春時矦融和天氣也沒有夫婦男女其人生在七寶池中金蓮臺上西門慶道那一朶蓮花有幾多大生在上邊一陣風擺怕不骨碌碌吊在池里麼薛姑子道老爹你還不曉的我依那經上說

佛家以五百里為一由旬。那一朶蓮花，好生利害。大的緊大的，緊大的五百由旬。寶衣隨願至，玉食自天來。又有那些好鳥和鳴，如笙簧一般，委的好個境界。因為那肉眼凡夫，不知去向。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說此經，勸人專心念佛，竟往西方，見了阿弥陀佛。自此一世二世，以至百千萬世，永永不落輪廻。那佛祖說的好。如有人持頌此經，或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一人，至千萬人持誦，獲福無量。況且此經裏面，又有獲諸童子經咒。凡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從此發心，方得易長易養，灾去福來。如今這付經板現在，只沒人印刷施行。老爹你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幾千卷，裝釘完成，普施十方。那個功德，真是大的緊。西門慶道：也不難，只不知這一卷經，要多少紙札，多少裝釘工夫，多少印

刷。有個細数纔好動彈。薛姑子又道。老爹你一發呆了。說那里話去。細細筭將起來。止消先付九兩銀子。交付那經坊裏。要他印造幾千幾萬卷。裝釘完滿。以後一攬果筭還。他工食帋札錢兒就是了。却怎地要細細筭將出來。正說的熱鬧。只見那陳經濟。要與西門慶說話。跟尋了好一回不見。問那玳安。說在月娘房里。走到捲棚底下。剛剛湊巧。遇着了那潘金蓮。凭闌獨咲。猛然抬起頭來。見了經濟。就是个猫兒見了魚鮮飯。一心心要啖他下去了。不覺的把一天愁悶。多攺做春風和氣。两个乘着沒有人來。執手相偎。做剁嘴咂舌頭。两下肉麻。好生兒頑了一回兒。因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連那筭帳的事情。也不吆呼。两雙眼又像老鼠兒見了猫來。左顧右盼。提防着。又沒个方便。一溜

烟自出去了且說西門慶听罷了薛姑子的話頭不覺心上打動了一片善念就叫玳安取出拜匣把汗巾上的小匙鑰兒開了取出一封銀子准准三十兩足色松紋便交付薛姑子與那王姑子即便同去隨分那里經坊與我印下五千卷經待完了我就筭帳找他正話間只見那書童慌慌的來報道請的各位客人多到了少不的是吳大舅花二舅謝希大常時節這一班多各齊齊整整一齊到西門慶慌的不迭即便整衣出外迎接升堂就叫小厮擺下卓兒放下小菜兒請吳大舅上坐了衆人一行兒分班列次各叙長幼各各坐地那些奄臘煎熬大魚大肉燒鷄燒鴨時鮮菓品一齊兒多捧將出來西門慶又叫道開那麻菇酒兒盪來只見酒逢知已形迹多忘猜拳的打鼓的催

花的三拳兩謊的歌的歌唱的唱談風月盡道是杜工部賀黃剔乘春賞翫掉文袋也曉曉的蘇玉局黃昏直赤壁清遊投壺的定要那正雙飛拗雙飛八仙過海擲色的又要那正馬軍拗馬軍鰍入菱窠輸酒的要喝个無滴不怕你玉山頹倒巍色的又要去掛紅誰讓你倒着接䍦頑不盡少年塲光景說不了醉鄉裏日月正是

秋月春花隨處有　賞心樂事此時同
百年若不千塲醉　碌碌營營總是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懷妒忌金蓮打秋菊　乞臘肉磨鏡叟訴冤

綉幃寂寂思懨懨　萬種新愁日夜添
一鴈呼羣秋度塞　亂蛩吟苦月當簷
藍橋失路悲紅線　金屋無人下翠簾
何似湘江江上竹　至今猶被淚痕沾

話說當日西門慶前廳陪親朋飲酒吃的酩酊大醉走入後邊孫雪娥房裡來雪娥正顧灶上看收拾家火聽見西門慶往後邊去。𨑨的兩步做一步走先前郁大姐正在他炕上坐的。一面攛掇他往月娘炕屋裏。和玉簫小玉一處睡去了。原來孫雪娥在後邊。也住着一明兩暗三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西門慶

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聽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了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在房中揩抹凉蓆收拾床鋪薰香澡牝走來遞茶與西門慶吃了攙扶進房中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到次日廿八乃西門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後生胡秀到了門首下頭口左右稟報與西門慶西門慶叫胡秀到廳上磕頭見了問他貨船在那里這胡秀遞上書帳悉把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段絹貨物見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鈔銀兩方纔納稅起腳裝載進城這西門慶一面看了書帳心中大喜分付棋童看飯與胡秀吃了教他往喬親家爹那里見見去不一時胡秀吃畢飯去了西門慶進來對吳月娘說如此這般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

使了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卸到那里。尋夥計收拾裝廂土庫。開鋪子發賣。月娘聽了。便說你上緊尋着。也不早了。還要慢慢的。西門慶道。如今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教他上緊尋覓。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在廳上陪着他坐。對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個夥計發賣。伯爵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決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尋賣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却是父交子往的朋友。原是這段子行賣手。連年運拙。閒在家中。今年纔四十多歲。正是當年漢子。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筭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姓甘。名潤。字出身。見在石橋兒巷住。倒是自巳房兒。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請他見我。正說着。只見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先來

扒在地下磕頭。起來旁邊跕立。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廂房中打發吃飯。就把卓子擺下。與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同吃。只見荅應的節級。拏票來回話。小的叫了唱的。止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鴇子說。收拾了纔待來。被王皇親家人攔的往宅裡唱去了。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便叫過鄭奉問。怎的你妹子。我這裡叫他不來。果係是被王皇親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你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就拏不得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分付。你多帶兩個排軍。就拏我個侍生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是我這里。請幾位人吃酒。這鄭月兒荅應下兩三日了。好歹放

了他來。倘若推辭。連那鴇子。都與我鎖了。墪在門房兒裡。這等可惡。叫不得來。就罷了。一面叫鄭奉。你也跟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兒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老爹府裏叫。怕不的還沒收拾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看怎的將就教他好好的來罷。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宅裡去了。等我拏帖兒討去。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與你替他回護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每不知道性格。他從夏老爹宅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這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了。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級。後邊去着。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鄭奉去了。因向伯爵道。這個小淫婦兒。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裡叫他不

來。伯爵道。小行貨子。他曉的甚麽。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門慶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兒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他。倒這等可惡。伯爵道。哥今日揀的這四個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尖兒了。再無有出在他上的了。李銘道。你沒見愛香兒的。伯爵道。我跟你爹在他家吃酒。他還小哩。這幾年倒沒曾見。不知出落的怎樣的了。李銘道。這小粉頭子。雖做好個身段兒。光是一味粧餙。唱曲也會怎生赶的上桂姐的一半兒。咱爹這里是那裡叫着。敢不來。就是來了。虧了你。還是不知輕重。只見胡秀來回話。小的到喬爹那邊。見了來了。伺候老爺示下。西門慶教陳經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來。令書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去下。與你鈔關上錢老爹。教他過稅之

時青目一二須史陳經濟取了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稟道小的往韓大叔家歇去便領文書并稅帖次日早同起身不在話下忽聽喝的道子响平安來報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門慶郎冠帶迎接至大廳見畢禮數請至捲棚內寬去上盖蟒衣上面設兩張校椅坐下應伯爵在下與西門慶關席陪坐薛內相便問此位是何人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生故友應二哥薛內相道却是那快耍笑的應先兒麽那應伯爵欠身道老公公還記的就是在下須史拿茶上來吃了只見平安走來稟道府裡周爺差人拏帖兒來說今日還有一席來遲些教老爹這裡先坐不須等罷西門慶看了帖兒便說我知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大人今日誰來遲西門慶道周南軒那

邊還有一席。使人來說。上坐休等他哩。只怕來遲些。薛內相道。
既來說。咱虛着他席面。就是。上面。只見兩個小廝上來。二邊一
個打扇。正說話之間。王經拏了兩個帖兒進來。兩位秀才來了。
西門慶見帖兒上。一個是侍生倪鵬。一個溫必古。西門慶就知
倪秀才舉薦了他同窓朋友來了。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衣巾
着進來。且不着倪秀才觀看。那溫必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明
眸皓齒。三牙鬚。丰姿洒落。舉止飄逸。未知行藏何如。見觀動靜
若是有幾句道得他好。

雖抱不羈之才。慣遊非禮之地。功名蹭蹬。豪傑之志已灰。家
業凋零。浩然之氣先喪。把文章道學。一併送還了孔夫子。將
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華顯親的心念。都撇在東洋大海。和

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隨方逐圓。不以廉耻爲重。峩其冠。博其帶。而眼底旁若無人。席上闊其論。高其談。而胸中實無一物。三年叶案。而小考尚難。豈望月桂之高攀。廣坐啣盃。遯世無悶。且作岩穴之隱相。

西門慶讓至廳上敘禮。每人遞書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交拜畢。分賓主而坐。西門慶問道。久仰温老先生大才。敢問尊號。温秀才道。學生賤名必古。字日新。號葵軒。西門慶道。葵軒老先生。又問貴庠。䰟經。温秀才道。學生不才。府學備數。初學易經。一向久仰尊府大名。未敢進拜。昨因我這敝同窓倪桂岩道及老先生盛德。敢來登堂恭謁。西門慶道。不敢承老先生先施。學生容日奉拜。只因學生一個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來書柬無人代

筆前者因在我這敝同僚府上會遇桂岩老先生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老先生下降兼承厚貺感激不盡溫秀才道學生匪才薄德謬承過譽茶罷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薛內相道請二位老先生寬衣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青衣進裡面各遜讓再四方纔一邊一位垂首坐下正敘談間吳大舅范千戶到了敘禮坐定不一時玳安與同荅應的和鄭奉都來回話四個唱的都叫來了西門慶問是王皇親那裡不在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內叫還沒起身小的要拴他鵓子墩鎖他慌了纔上轎都一荅兒來了西門慶即出來到廳臺基上站立只見四個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慶花枝颭招繡帶飄颻都插燭也似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

着紫紗衫兒。白紗挑線裙子。頭上鳳釵半卸。寶髻玲瓏。腰肢嫋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艷麗。正是萬種風流無處買。千金良夜實難消。西門慶便向鄭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不來。這等可惡。敢量我拏不得你來。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衆人一直往後邊去了。到後邊與月娘衆人。都磕了頭。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俺每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四個怎的這咱纔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每來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那鄭愛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兒。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這位大姐是誰家的。董嬌兒道。娘不知道。他是鄭愛香兒的妹子。鄭愛月兒纔成人。還不上半年光景。

月娘道可倒好個身段兒說畢看茶吃了一面放卓兒擺茶與衆人吃那潘金蓮且只顧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脚看說道你每這裡邊的樣子只是恁直尖了不相俺外邊的樣子趫俺外邊尖底停匀你裡邊的後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百勝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頭上金魚撇杖兒來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裡打的鄭愛月兒道是俺裡邊銀匠打的須臾擺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說你每來花園裡走走董嬌兒道等我每到後邊就來這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往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捲棚内就不曾過那邊去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艸就往李瓶兒房

裡看官哥兒官哥心中又有些不自在睡夢中驚哭吃不下妳去李瓶兒在屋裡守着不出來看見李桂姐吳銀兒和孟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的桂姐問道哥兒睡哩李瓶兒道他哭了這一日我打發他面朝裡床纔睡下了玉樓道大娘說請劉婆子來看他看你怎的不使小厮快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爹好的日子明日請他去罷正說話中間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大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每都在這裡却教俺花園内尋你玉樓道花園内有人在那里咱每不好去的瞧了瞧兒就來了李桂姐問洪四兒你每四個在後邉做甚麽這半日纔來洪四兒道俺每在後邉四娘房裡吃茶來坐了這一回潘金蓮聽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兒誰對你說是四娘來董嬌兒

道。他留俺每在房裡吃茶來。他每問來。還不曾與你老人家磕頭。不知娘是幾娘。他便說我是你四娘哩。金蓮道。沒廉耻的小婦人。別人称道你便好。誰家自巳稱是四娘來。這一家大小誰與你。誰數你。誰吁你是四娘。漢子在屋裡。睡了一夜兒。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染房來了。若不是大娘房里有他大妗子。他二娘房裡。有桂姐。你房裡有楊姑奶奶李大姐便有銀姐在這裡。我那屋裡。有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往你那屋里去哩。玉樓道。你還沒曾見哩。今日早辰起來。打發他爹往前邊去了。在院子裡呼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常言道。奴才不可逞。小孩兒不宜哄。又問小玉。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替他尋了頭子與他。爹昨日到他屋裡。見他只顧收拾。不見問他。到底是那

小淫婦做勢兒對你爹說我昨日不得個閑收拾屋裡只好晚夕來這屋裡睡罷了你爹說不打緊到明日對你娘說尋一個了頭子與你使便了真個有此話小玉道我不曉的敢是玉簫他聽見來金蓮向桂姐道你爹不是俺各房裡有人等閒不往他後邊去莫不俺每背地說他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俺每急切不和他說話正說着綉春拿了茶上來每人一盞果仁泡茶正吃間忽聽前邊鼓樂响動荆都監衆人都到齊了遞酒上坐玳安兒來叫四個唱的就往前邊去了那日喬大戶没來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唱隊舞弔罷做了個笑樂院本割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西門慶迎接至廳上敘禮任醫官令左右氈包內取出一方壽帕二

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纔說老先生華誕。恕學生來遲。西門慶道。豈敢動勞車駕。又兼謝盛儀。外日多謝妙樂。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把盞。西門慶道。不消。剛纔巳見過禮就是了。一面脫了衣服。安在左手第四席。與吳大舅相近而坐。獻上湯飯。并手下攢盤。任醫官道多謝了。令僕從領下去。告坐坐下。四個唱的。彈着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席。各分投遞酒。下邊樂工。呈上揭帖。到劉薛二內相席前。揀令一段韓湘子度陳半街升仙會雜劇。纔唱得一摺。只聽喝道之聲漸近。平安進來禀報守備府周爺來了。西門慶冠帶迎接。未曾相見。就先令寬盛服。周守備道我來非爲別務。要與四哥把一盞。薛內相向前來。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禮兒罷。于是

二人交拜。又道我學生來遲。恕罪恕罪。敘畢禮數。方寬衣解帶。纔與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筯。下邊就是湯飯割切一道添換。拿上來。席前打發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瓶酒。周守備舉手謝道。忒多了。令左右上來。領下去。然後坐下。一面劉薛二內相。每人送周守備一大杯。觥籌交錯。歌舞吹彈。花攢錦簇飲酒。正是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吃至日暮時分。先是任醫官。隔門去的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老夫人貴恙。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覺好些。這兩日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說畢。任醫官作辭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倪秀才溫秀才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送出大門。說道容日奉拜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

拾一所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寶眷多搬來一處方便學生每
月奉上束修以備薪水之需温秀才道多承盛愛感激不盡倪
秀才道觀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
西門慶陪客飲酒吃至更闌方散四個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内
唱與月娘大妗子楊姑娘眾人聽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吳大
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
上家火都收了鮮果殘饌都令手下人分散吃了分付從新後
邊拿果碟兒上來教李銘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拏大杯賞酒與
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歡李銘道今日
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後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
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頑些些不一時盡

兒拿上添換果碟兒來。都是蜜餞減碟。榛松果仁。紅菱雪藕。蓮子荸薺。酥油蚫螺。氷糖霜梅。玫瑰餅之類。這應伯爵看見酥油蚫螺。渾白與粉紅兩樣。上面都沾着飛金。就先揀了一個。放在口内。如甘露洒心。入口而化。說道。倒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倒肯吃。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說道。老舅。你也請個兒。于是揀了一個。放在吳大舅口内。又吽李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揀了一個。賞他。正飲酒間。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後邊。吽那四個小淫婦出來。我便罷了。也教他唱個兒與老舅聽。再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連用錢。他只唱了兩套。休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吽了他了。在後邊唱與妗子。和娘每聽哩。便來。伯爵道。賊小油嘴。你兊時去哩。還

哄我因吽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便看你每都不去等我去罷于是就往後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趂早休進去後邊有狗哩好不利害只咬大腿伯爵道若咬了我我直賴到你娘那炕頭子上玳安入後邊良久只聽一陣香風過覺有笑聲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搭着頭出來伯爵看見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搭上頭兒心裡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兒不唱個曲兒與俺每聽就指望去好容易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梭兒來買一石七八斗勾你家鴇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個月董嬌兒道哥兒恁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籍罷了洪四兒道大爺這咱晚七八有二更放了俺每去罷了齊香兒道俺每明日還要趂早往門外送殯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兒道是房簷底下開

門兒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又是王三官兒家。前日被他連累你

那場事。多虧你大爹這裡人情。替李桂兒說。連你也饒了。這一

遭雀兒不在那窩兒罷了。齊香兒笑罵道。怪老油嘴汗邪了你

恁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那些兒放着老。我半邊俏。把你

這四個小淫婦兒。還不勾擺布。洪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行頭

不怎麼好。光一味好撇。伯爵道。我那兒到根前。看手段還錢。又

道鄭家那賊小淫婦兒。吃了糖五老座子兒。百不言語。有些出

神的模樣。敢記掛着那孤老兒在家里。董嬌兒道。他剛纔聽見

你說。在這里有些怯床。伯爵道。怯床不怯床。拏樂器來。每人唱

一套。你每去罷。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也罷。你每叫兩個遞

酒。兩個唱一套與他聽罷。齊香兒道。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月

兒琵琶齊香兒彈箏坐在校床兒兩個輕舒玉指款跨鮫綃啟朱唇露皓齒歌美韻放嬌聲唱了一套越調鬪鵪鶉夜去明來倒有個天長地久當下董嬌兒遞吳大舅酒洪四兒遞應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換盞倚翠偎紅翠袖慇懃金杯瀲灩正是

朝赴金谷宴　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落霞

當下酒進數巡歌吟兩套打發四個唱的去了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教春鴻上來唱南曲與大舅聽分付棋童備馬來拏燈籠送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天色晚了西門慶道無是理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到家當下唱了一套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道深擾姐夫西門慶送至大門

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好歹上心約會了那位甘夥計來見了批合同我會了喬親家好收拾那邊房子一兩日卸貨伯爵道哥不消分付我知道一面作辭與大舅同行棋童打着燈籠吳大舅便問剛纔姐夫說收拾那裡房子伯爵悉把韓夥計貨船到無人發賣他心內要開個段子舖收拾對門房子教我替他尋個夥計一節對大舅說了大舅道幾時開張咱每親朋會定少不的具果盒花紅來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伯爵小衚衕口上大舅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叔到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你送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分路回來棋童便送大舅去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唱錢關門回後邊月娘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穿青衣走來

拜見。講說了。囘買賣之事。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戶那邊。收拾房子卸貨。修蓋土庫局面。擇日開張舉事。喬大戶對崔本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較。當下就和甘夥計。批立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譬如得利十分爲率。西門慶分五分。喬大戶分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一面收卸磚瓦木石。修蓋土庫裡面。裝畫牌面。待貨車到日。堆卸貨物。後邊。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將溫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柬。囘答往來士夫。每月三兩束修。四時禮物不缺。又撥了畫童兒小廝。伏侍他。半晚。替他拿茶飯。舀硯水。他若出門。望朋友。跟他拏拜帖匣兒。西門慶家中常延客。就請過來陪待飲酒。俱不必細說。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辰就請

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討藥。又在對門看着收拾。楊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兒還没家去。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蠏午間煑了。來在後邉院内。請大妗子。李桂姐吳銀兒衆人都圍着吃了一回。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吃了茶。李瓶兒就陪他往前邉房裡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住了奶奶。又留下幾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李桂姐吳銀兒大姐都在花架底下放小卓兒鋪氊條同抹骨牌賭酒頑耍。那個輸一牌吃一大杯酒。孫雪娥吃衆人𣆐了七八鍾酒。又不敢久坐。坐一回又去了。西門慶在對門房子内看着收拾打掃。和應伯爵崔本在夥計吃酒。又使小厮來家要菜兒。慌的雪娥往厨下打發。只拏李嬌兒頂鈌金蓮教吳銀兒桂

姐你唱慶七夕俺每聽當下彈着琵琶唱商調集賢賓

暑纔消大火即漸西斗柄往次宮移一葉梧桐飄墜萬方秋意皆知暮雲軒聒聒蟬鳴晚風輕點點螢飛天堦夜凉清似水鵲橋高掛偏宜金盤内種五生瓊樓上設筵席

當日衆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去了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裡歇了一夜早辰請任醫官又來看他那惱在心裡知道他孩子不好進門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躧了一脚狗屎到房中叫春梅點燈來看大紅段子新鞋兒上滿幇子都展污了登時柳眉剔竪星眼圓睜叫春梅打着燈把角門關了拏大棍把那狗沒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來李瓶兒那邊使過迎春來說俺娘

說哥兒纔吃了老劉的藥睡着了教五娘這邊休打狗罷這潘
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開了門放出去
了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看着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
喚至跟前說論起這咱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顧還放在這
屋裡做甚麽是你這奴才的野漢子你不發他出去教他恁遍
地撒尿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纔三四日兒躧了恁一鞋幫
子屎知道了我來你與我點箇燈兒出來你如何恁推聾粧啞
裝憨兒春梅道我頭裡又對他說你趂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關
到後邊院子裡去罷他佯打耳睜的不理我還拏眼兒瞟着我
婦人道可又來賊胆大萬殺的奴才怎麽恁把屁股兒懶待動
旦我知道你在這屋裡成了把頭便說你恁久慣牢頭把這打

來不作理。因叫他到跟前。叫春梅。拏過燈來。教他瞧瞧的我這鞋上的齷齷。我纔做的恁奴心愛的鞋兒。就教你奴才。遭塌了我的。哄得他低頭瞧。提着鞋。拽巴掗臉。就是幾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搵着搽血。那秋菊走開一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教春梅與我採過跪着。取馬鞭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筭。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婦人教春梅。把他手拴住。雨點般鞭子輪起來。打的這丫頭。殺猪也似叫。那邊官哥纔合上眼兒。又驚醒了。又使了綉春來說。俺娘上覆五娘。饒了秋菊。不打他罷。只怕諕醒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揑在裡間屋裡炕上。聽見金蓮打的秋菊叫。一𩋆碌子扒起來。在旁邊勸解。見金蓮

不依。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過綉春來說。又走向前。奪他女兒手中鞭子。說道姐姐。少打他兩下兒罷。惹的他那邊姐姐說。只怕諕了哥哥。爲驢扭棍。不打緊。倒沒的傷了紫荆樹。金蓮緊自心裡惱。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撺上把火一般。須臾紫漲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便道怪老貨。你不知道。與我過一邊坐着去。不干你事。來勸甚麽。腌子甚麽紫荆樹驢扭棍。单管外合裏差。潘姥姥道。賊作死的短壽命。我怎的外合裏差。我來你家討冷飯吃。教你恁頓摔我。金蓮道。你明日說與我來。看那老毬走。怕是他家不敢拏長鍋煮吃了我。那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證他。走那裡邊屋裡嗚嗚咽咽哭起來了。內着婦人打秋菊。打勾約二三十馬鞭子。然後又

葢了十闌杆打得皮開肉綻。纔放起來。又把他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子耳朶。腮頰痛淚。敢怒而不敢言。不想那日西門慶在對門房子裡。吃酒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不在家。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夜間又着驚諕。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來對月娘說。向房中拏出他壓被的銀獅子一對來。要教薛姑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赶八月十五日。嶽廟裡去捨。那薛姑子。就要拏着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厮叫將賁四來。替他兊兊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舖裡。講定個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咱每捨多少。到幾時有纔好。你教

薛師父去。他獨自一個。怎弄的過來。月娘道。你也說的是。一面使來安兒。你去瞧賁四來家不曾。你叫了他來。來安兒一直去了。不一時。賁四來到。向月娘衆人作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兌了。重四十九兩伍錢。月娘分付同薛師父。往經鋪請印造經數去了。潘金蓮隨即叫孟玉樓。咱送送他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他在屋裡做鞋哩。兩個携着手兒。往前邊來。賁四同來安兒薛姑子。王姑子。往經鋪裡去。金蓮與玉樓走出大廳前來。東廂房門首。見他正守着針線筐兒。在簷下納鞋。金蓮拏起來看。却是沙綠潞紬子鞋面。玉樓道。大姐。你不要這紅鎖線子。爽利着藍頭線兒。却不老作些。你明日還要大紅提跟子。大姐道。我有一雙。是大紅提根子的。這個我心裡要藍提跟子。

所以使大紅線鎖口。金蓮瞧了一回。三個都在廳臺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婿在屋裡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裡吃了兩鍾酒。在屋里睡哩。孟玉樓便向金蓮說。剛纔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恁哈帳行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拏了印經去。經也印不成。没脚蠏行貨子。藏在那大人家。你那里尋他去。早時我說。叫將賁四來同他去了。金蓮道。你看麽。你教我幹恁有錢的姐姐。不撰他些兒是傻子。只相牛身上拔一根毛了。你孩兒若没命。休說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正是饒你有錢拜北斗。誰人買得不無常。如今這屋裡。只許人放火。不許俺每點燈。大姐聽着。也不是別人偏染的白兒不上色。偏你會那等輕狂百勢。大清早辰。刁蹬着漢子。請太醫看。他亂也的。俺

每又不管。每當在人前。會那等做清兒說話。我心裡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裡。推看孩子睡着。和我睡。誰耐煩。教我就攛掇往別人屋裡睡去了。俺每自恁好罷了。背地還嚼說俺每。那大姐姐。偏聽他一面詞兒說話。不是俺每爭這個事。怎麼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裡去。你使了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裡。推看孩子。你便吃藥。一徑把漢子作成在那屋裡。和吳銀兒睡了一夜去了。一徑顯你那乖覺。教漢子喜歡你。那大姐姐就有的話兒說了。昨日晚夕。人進屋裡躧了一雞狗屎。打了頭赶狗。也嗔起來。使了頭過來說。諕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快他那嘴吃。教他那小買手。走來勸甚麼的。驢扭棍傷了紫荊樹。我惱他。他門等輕聲浪氣。他又來我跟前。說話長短。教我墩了他兩句。

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罷。教我說他家有你這樣窮親戚。也不多。沒你也不少。比時恁他快使性子。到明日不要來他家。怕他拏長鍋煮吃了我。隨他和他家纏去。玉樓笑道。你這個沒訓教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見你這等訌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惱人子腸了。单管黃猫黑尾。外合裡差。只替人說話。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個甜頭兒。千也說好。萬也說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把漢子調唆的生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正兒的。把人恨不的。躧到那泥裡頭還躧。今日怎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生出病來了。我只說日頭常晌午。如何也有個錯了的時節兒。正說着。只見賁四和來安兒往經舖裡。交了銀子。來回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廳臺基上

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每悶悶
見賁四來了金蓮道怪囚根子你教他進去不是纔乍見他來
安說了賁四于是低着頭一直後邊見月娘李瓶兒把上項兌
了銀子四十一兩五錢眼同兩個師父交付與翟經兒家收了
講定印造綾殼陀羅經五百部每部五分絹殼經一千部每部三
分筭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還找與他十
三兩五錢准在十四日早擡經來李瓶兒連忙向房里取出一
個銀香毬來教賁四上天平兌了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拏了去
除找與他別的你收着換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每
做盤纏就是了省的又來問我要賁四于是留香毬出門月娘
使來安送賁四出去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賁四躬着身說道

小人不敢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經鋪了。賁四道巳交付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給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那四十一兩五錢。剛纔六娘。又與了這件銀香毬。玉樓金蓮。瞧了瞧。沒言語。賁四便囘家去了。玉樓向金蓮說道。李大姐。相這等。都枉費了錢。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裉頭。也椿不死。他若不是你兒女。你捨經造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麽繭兒幹不出來。剛纔不是我說着。把這些東西。就託他拏的去了。這等着咱家個人兒去。却不好。金蓮道。總然他背地落也落不多兒。兩個說了一囘。都立起來。金蓮道。咱每往前邊大門首走走去。因問大姐。你不出去。大姐道。我不去。這潘金蓮。便拉着玉樓手兒。兩個同來。到大門裡首站立。因問平安兒

對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咱哩。從昨日爹看着。都打掃乾淨了。後邊樓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土。樓底下要裝廂三間土庫閣叚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鋪子局面。都教漆匠裝新油漆。地下鏝磚鑲地平打架子。要在出月開張。玉樓又問那寫書溫秀才家小。搬過來了不曾。平安道。從昨日就過來了。今早爹分付。把後邊堆放的那一張凉床子。拆了與他。又搬了兩張卓子。四張椅子。與他坐。金蓮道。你沒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安道。黑影子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正說着。只聽見遠遠一個老頭兒斯琅琅搖着驚閨葉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了。教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每磨磨鏡子。我的鏡子。這兩日都使的昏了。分付你這囚根子。看着過來。再不叫。俺每出來。跕了

多大回怎的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擔兒見兩個婦人在門里首向前唱了兩個喏立在旁邊金蓮便問玉樓道你也磨都教小廝帶出來一答兒里磨了罷于是使來安兒你去我屋裡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小鏡子兒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生磨磨玉樓分付來安你到我屋裡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拏出來那來安兒去不多時兩隻手提着大小八面鏡子懷裡又抱着四方穿衣鏡出來金蓮道賊小肉兒你拏不了做兩遭兒拏如何恁拏出來一時叮噹了我這鏡子怎了玉樓道我沒見你這面大鏡子是那里的金蓮道是舖子人家當的我愛他且是曉安在屋里早晚照照因問我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的大

小只兩面金蓮道這兩面是誰的來安道這兩面是俺春梅姐的稍出來也教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他放着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撾着我的鏡子照弄的恁昏昏的共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叟教他磨當下絆在坐架上使了水銀那消頓飯之間將磨的耀眼爭光婦人拏在手內對照花容猶如一汪秋水相似有詩爲証

蓮萼菱花共照臨　風吹兒動影沉沉
一池秋水芙蓉現　好似嫦娥入月宮
翠袖拂塵霜暈退　朱唇呵氣碧雲深
從教粉蝶飛來撲　始信花香在畫中

那磨鏡老子須臾將鏡子磨畢交與婦人看了付與來安兒收

進去了玉樓便令平安問舖子里傅夥計櫃上要五十文錢兒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錢只顧立着不去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中撲簌簌流下淚來哭了平安道俺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痴長六十一歲老漢前者丟下個兒子二十二歲尚未娶妻專一狗油不幹生理老漢日逐出來挣錢便養活他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耍錢昨日惹了禍同拴到守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他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去當了媽媽便氣了一場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個月老漢說了他兩句他便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抓尋他不着個下落待要賭氣不尋他況老漢恁大年紀止生他一個兒子往後

無人送老。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要惹氣。似這等。乃老漢的業障。有這等負屈啣寃。各處告訴。所以這等淚出痛腸。玉樓教平安兒。你問他。你這後娶婆兒。是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痴長五十五歲了。男女花兒没有。如今打了寒。纔好些。只是没將養的。心中想塊臘肉兒吃。老漢在街上。恁問了兩三日。走了十數條街巷。白不討出塊臘肉兒來。甚可嗟歎人子。玉樓笑道。不打緊處。我屋里抽替內。有塊臘肉兒哩。即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有兩個餅錠。教他拏與你來。金蓮叫那老頭子。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漢子道。怎的不吃。那里可知好哩。金蓮于是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把昨日你姥姥稍來的新小米兒量二升。就拏兩個醬瓜兒出來。與他媽媽兒

吃。那來安去不多時。拏出半腿臘肉。兩個餅錠。二升小米。兩個醬瓜茄。叫道老頭子過來。造化了你。你家媽媽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子坐月子。想定心湯吃。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安放在担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個喏。楊長挑着担兒。搖着驚閨葉去了。平安道。二位娘子。不該與他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油嘴設智誆的去了。他媽媽子是個媒人。昨日打這街上走過去。不是幾時在家不好來。金蓮道。賊囚你早不說做甚麼來。平安道。罷了。也是他的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他照顧了他。這些東西去了。正是

閒來無事倚門楣　正是驚閨一老來
不獨纖微能濟物　無緣滴水也難爲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摔死雪獅子　李瓶兒痛哭官哥兒

日落水流西復東　春風下盡折何窮
巫峨廟裡低含雨　宋玉門前斜帶風
莫將榆莢共爭翠　深感杏花相映紅
灞上漢南千萬樹　幾人遊宦別離中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騾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的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郤是韓夥計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禀問老爹郤在那里。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裡吃酒去了。收拾了。交郤在

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裡邊去不一時陳經濟出來陪韓道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廳上拂去塵土把行李搭連教王經遞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纔到經濟拏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脚子領籌搬運貨一箱箱堆卸在樓上十大車段貨運家用酒米直卸到掌燈時分崔本也來幇扶照管堆卸完畢查數鎖門貼上封皮打發小脚錢出門早有玳安往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西門慶聽見家中卸貨吃了幾鍾酒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着見了在廳上坐的悉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段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

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单。也沒差巡攔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重買一分禮謝那錢老爹。于是分付陳經濟陪韓夥計崔大哥坐。後邊拏菜出來。留吃了一回酒。方纔各散回家。王六兒聽見韓道國來了。王經替他馱行李搭連來家。連忙接了行李。因問你姐夫來了麽。王經道。俺姐夫看着卸行李。還等着見俺爹。纔來哩。這婦人分付丫頭春香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晚上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悉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老婆又見搭連內沉沉重重。許多銀兩。因問他替巳。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

米卸在門前店里漫漫發賣了銀子來家老婆滿心歡喜聽見王經說又尋了個甘夥計做賣手咱每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這個又好了到出月開鋪子韓道國道這裡使着了人做賣手南邊還少個人立庄置貨老爹已定還裁派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才料自古能者多勞你看不會做買賣那老爹託你麼常言不將辛苦意難得世人財你外邊走上三年你若懶得去等我對老爹說了教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是了韓道國道外邊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閒說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幾盃濶别之酒收拾就寢是夜歡娛無度不必用說次日却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西門慶教同顧本甘夥計在房子內看着收卸磚

瓦木石收拾裝修土庫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見卸貨物家中無事忽然心中想起要往鄭愛月兒家去暗暗使玳安兒送了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鴇子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忙收了禮物沒口子向玳安你多頂上老爹就說他姐兒兩個都在家里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內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後時分分付玳安收拾着凉轎頭上戴着披巾身上穿青緯羅暗補子直身粉底皂靴先走在房子看了一回裝修土庫然後起身坐上凉轎放下斑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家止着春鴻背着直袋逕往院中鄭月兒家來正是

天仙機上整香羅　入手先拖雪一窩

不獨桃源能問渡　却來月窟伴嫦娥

却說鄭愛香兒頭戴着銀絲鬏髻。梅花鈿兒周圍金累絲簪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花容月貌。上着藕絲裳。下着湘紋裙。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半門里首。迎接進去。到于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下。就分付小厮琴童。把轎回了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跟轎家去不題。止留玳安和春鴻兩個伺候。良久。只見鴇子出來拜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打攪。老爹家中閙的慌。來這里自恁散心走走罷了。如何多計較。又見賜將禮來。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西門慶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鴇子道。俺每如今還怪董嬌兒和李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唱他每都有了禮。只俺每姐兒沒有。若早知時。巳不

荅應王皇親家唱。先往老爹宅裡去了。老爹那里叫唱在後。咱姐兒纔待收拾起身。只見王家人來。把姐兒的衣包拏的去落後老爹那里又差了人來。他哥子鄭奉又說你若不去一時老爹動意怒了。慌的老身背着王家人連忙攛掇姐兒打後門趕身上轎去了。西門慶道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已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不做喜歡端的是怎的說。鴇子道小行貨子家自從梳弄了那里好生出去供唱去。到老爹宅內見人多不知謊的怎樣的他從小是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甚時候纔起來老身該催促了幾遍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來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這咱晚不一時丫鬟拏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

鴇子道請老爹到後邊坐罷原來鄭愛香兒家門面四間到底五層房子轉過軟壁就是竹槍籬三間大院子兩邊四間廂房上首一明兩暗三間正房就是鄭愛月兒的房他姐姐愛香兒的房在後邊第四層住但見簾櫳香靄進入明間內供養着一軸海潮觀音兩旁掛四軸美人按春夏秋冬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上面挂着一聯捲簾邀月入諧瑟待雲來上首列四張東坡椅兩邊安二條琴光漆春橙西門慶坐下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三字坐了半日忽聽簾櫳响處鄭愛月兒出來不戴䯼髻頭上挽着一窩絲杭州攢梳的黑鬖鬖光油油的烏雲霞着四髩雲髩堆縱猶若輕烟密霧都用飛金巧貼帶着翠梅花鈿兒周圍金纍絲簪兒齊插後髩鳳釵

半卸耳邊帶着紫瑛石墜子。上着白藕絲對衿仙裳。下穿紫綃翠紋裙。脚下露一雙紅鴛鳳嘴。胸前搖珂瑞寶玉玲瓏。正面貼三顆翠面花兒。越顯那芙蓉粉面。四周圍香風縹緲。偏相襯楊柳纖腰。正是若非道子觀音畫。定然延壽美人圖。望上不當不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因灑金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邊。西門慶注目停視。比初見時節兒越發齊整。不覺心搖目蕩。不能禁止。不一時。丫鬟又拿一道茶來。這粉頭輕搖羅袖。微露春纖取一鍾茶遞來。抹去盞邊水漬。雙手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一鍾相陪。吃畢。收下盞托去。請寬衣服。房裡坐。西門慶叫玳安上來。把上蓋青紗衣寬了。搭在椅子上。進入粉頭房中。但見瑶窗素紗罩。淡月半浸繡幕。以夜明懸伴光高燦。正向黒漆

鏤金床床上帳懸綉錦褥隱華裀旁設提紅小几博山小篆靄
沉檀樓鼻壁上文錦囊象笙瓶插紫笋其中床前設兩張綉甸
矮椅旁邊放對鮫綃錦帨雲母屏模寫淡濃之筆鴛鴦榻高閣
古今之書西門慶坐下但覺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
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彼此攀話之間語言調笑之際只見丫
鬟進來安放卓兒四個小翠碟兒都是精製銀絲細菜割切香
芹鱘絲鰉鮓鳳脯鸞羹然後拿上兩筯賽團圓如明月薄如帋
白如雪香甜美口酥油和蜜餞麻椒鹽荷花細餅鄭愛香兒與
鄭愛月兒親手揀攢各樣菜蔬肉絲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
遞與西門慶吃旁邊燒金翡翠甌兒斟上苦艷艷桂花木樨茶
須臾姊妹二人陪吃了餅收下家火去揩抹卓席鋪茜紅氈條

床几上取了一個沉香雕漆匣內盛象牙牌三十二扇兩個與西門慶抹牌當下西門慶出了個天地分劒行十道那愛香兒出了個地牌花開蝶滿枝那愛月兒出了個人牌搭梯望月須臾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堆異果酒泛金波卓上無非是鵝鴨鷄蹄烹龍炮鳳珍果人間少有佳肴天上無雙正是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遏行雲遮楚館鴛鴦杯翡翠盞飲玉液泛瓊漿姊妹二人遞上酒去在旁箏排鴈柱欵跨鮫綃當下鄭愛香兒彈箏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來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石遶梁之聲唱畢又是十二碟果仁減碟細巧品類姊妹兩個促席而坐拏骰盆兒二十個骰兒與西門慶搶紅猜枚飲勾多時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

是西門慶向袖中取出白綾雙欄子汗巾兒上一頭拴着三事
挑牙兒一頭束着金穿心盒兒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便要打
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
這面只用帋包兒包着于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
與他那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這邊袖子裡掏又掏出個紫縐
紗汗巾兒上拴着一副揀金挑牙兒拏在手中觀看甚是可愛
說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兒都拏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
的西門慶道是我楊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
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說畢西門慶就着
鍾兒裡酒把穿心盒兒內藥吃了一服把粉頭樓在懷中兩個
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無所不至西門慶又舒手向他身上摸

弄他香乳兒緊緊就就賽麻團滑膩一面推開衫兒觀看白馥馥猶如瑩玉一般揣摩良久淫心輒起腰間那話突然而興解開褲帶令他纖手籠揝粉頭見其偉是粗大諕的吐舌害怕雙手摟定西門慶脖心說道我的親親你今日初會將就我只放半截兒罷若都放進去我就死了你敢吃藥養的這等大不然如何天生恁怪剌剌的兒紅赤赤紫漒漒好砢磣人子西門慶笑道我的兒你下去替我品品愛月兒道慌怎的往後日子多如樹葉兒今日初會人生面不熟再來等我替你品說畢西門慶欲與他講歡愛月兒道你不吃酒了西門慶道我不吃了咱睡罷愛月兒便叫丫鬟把酒卓擡過一邊與西門慶脫靴他便就往後邉更衣澡牝去了西門慶脫靴時還賞了丫頭一塊銀

子。打發先上床睡。炷了香。放在薰籠內。良久婦人進房。問西門慶你吃茶不吃。西門慶道。我不吃。一面掩上房門。放下綾綃來。將絹兒安在褥下。解衣上床。兩個枕上鴛鴦。被中鸂鶒。西門慶見粉頭脫了衣裳。肌膚纖細。牝淨無毛。猶如白麵蒸餅一般柔嫩可愛。抱了抱腰肢。未盈一掬。誠爲軟玉溫香。千金難買。于是把他兩隻白生生銀條般嫩腿兒來。夾在兩邊腰眼間。那話上使了託子。向花心裡頂入。龜頭昂大。濡攪半晌。方纔沒稜。那鄭月兒把眉頭縐在一處兒。兩手攀閣在枕上。隱忍難挨。朦朧着星眼。低聲說道。今日你饒了鄭月兒罷。西門慶于是扛起他兩隻金蓮。于肩膀上。肆行抽送。不勝歡娛。正是得多少春點碧桃紅綻蕋風欺楊柳綠翻腰。有詩爲証。

帶雨籠烟壓樹奇　妖嬈身勢似難支
水推西子無雙色　春點河陽第一枝
濃艷正宜吟郡子　功夫何用寫王維
含情故把芳心束　留住東風不放歸

當下西門慶與鄭月兒留戀至三更方纔回家。到次日。吳月娘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只見玳安進來。上房取尺頭匣兒。往夏提刑送生日禮去。四樣鮮看。一罈酒。一疋金段。月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咱晚纔來家。想必又在韓道國家。望他那老婆去來。原來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背地替他幹這等繭兒。玳安還道。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怎好的。月娘道。不是那里。却是誰家。

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段匣送禮去了潘金蓮道娘你不消問這賊囚根子他也不肯實說我聽見說蠻小廝昨日也跟他爹去來你只叫了蠻小廝來問他就是了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實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來小的和玳安琴童哥三個跟俺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轉了幾條街巷到個人家只半截門兒都用鋸齒兒鑲了門裡立着個娘娘打扮的花花黎黎的金蓮聽見笑了說道囚根子一個院裡半門子也認不的了趕着粉頭叫娘娘起來金蓮問道那個娘娘怎麼模樣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生的相菩薩樣也相娘每頭上戴着這個假殼

進入裡面。一個年老白頭的阿婆出來。望俺爹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大後邉。竹篛笆進去。又是一位年小娘娘出來。不戴假壳生的銀盆臉。瓜子面。搽的嘴唇紅紅的。陪着俺爹吃酒。金蓮道。你每都在那里坐來。春鴻道。我在俺玳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裡。陪着俺每吃酒并肉兠子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那一個好似在咱家唱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了。李嬌兒道。俺家沒半門子。也沒竹搶篛。金蓮道。只怕你不知道。你家新安的半門子是的。問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却說潘金蓮房中。養活的一隻白獅子猫兒。渾身純白。只額兒上帶龜背一道黑。名喚雪裡送炭。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啣汗巾兒

拾扇兒。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晚夕。常抱着他在被窩裡睡。又不撒尿屎在衣服上。婦人吃飯。常蹲在肩上喂他飯。呼之即至。揮之即去。婦人常喚他是雪賊。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半斤。調養得十分肥壯。毛内可藏一雞彈。甚是愛惜他。終日抱在膝上摸弄。不是生好意。因李瓶兒官哥兒平昔怕猫。尋常無人處在房裡用紅絹裹肉。令猫撲而撾食。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劉婆子藥。畧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段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鋪着小褥子兒頑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拏着碗吃飯。不料金蓮房中。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動的頑耍。只當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撲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

只聽那官哥兒呱的一聲。倒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脚俱被風搐起來。慌的奶子丟下飯碗。摟抱在懷。只顧唾噦。與他收驚。那猫還來赶着他要撾。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如意兒實承望孩子。搐過一陣好了。誰想只顧常連。一陣不了。一陣搐起來。李瓶兒入在後邊。一面使迎春後邊。請娘去。哥兒不好了。風搐着哩。叫娘快來。那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正是驚損六葉連肝肺。諕壞三毛七孔心。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走逕撲到房中。見孩子。搐的兩隻眼直往上弔。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流出。咿咿猶如小鷄叫。手足皆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侵一般。連忙摟抱起來。臉揾着他嘴兒。大哭道。我的哥哥。我出去好好兒。怎麽的搐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被五娘房裡猫。所諕一

節說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哥。你緊不可公婆意。今日你只當脫不了。打這條路兒去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說是你屋裡的猫諕了孩子。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指着是奶子。和迎春說來。金蓮道你着這老婆子。這等張睛。俺猫在屋裡好好兒的卧着不是。你每亂道。怎的把孩子諕了。沒的賴人起來。爪兒只揀軟處捏。俺每這屋裡是好纏的。月娘道他的猫。怎得來這屋里。迎春道每常也來這邊屋裡走跳。那金蓮接過來道早時你說每常怎的不撾他可可今日兒就撾起來。你這丫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瞪眼兒六說白道的將就些兒罷了。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了。可可兒俺每自恁沒時運來。于是使性子。抽身往房里去了。看官聽說。常言道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這潘金蓮平日見李瓶兒從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每日爭妍競寵，心中常懷嫉妬不平之氣。今日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猫，必欲諕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于己。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獒害趙盾丞相一般。正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　未曾舉意早先知
休道眼前無報應　古往今來放過誰

月娘衆人見孩子只顧搐起來，一面熬姜湯灌他，一面使來安兒快叫劉婆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脉息，只顧跌脚，說道：此遭驚諕重了，是驚風，難得過來。急令快熬燈心薄荷湯、金銀湯，取出一丸金箔丸來，向鍾兒內研化。牙關緊閉，月娘連忙拔

下金簪兒來撬開口灌下去過得來便罷如過不來告過王家奶奶必須要灸幾蘸纔好月娘道誰敢躭必須還等他爹來問了他爹不然灸了惹他來家嘤唱李瓶兒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了惹是他爹罵等我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的孩兒隨你灸我不敢張主當下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攢脖根兩手關尺并心口共灸了五蘸放他睡下那孩子昏昏沉沉直睡到日暮時分西門慶來家還不醒那劉婆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藥錢一溜烟從夾道内出去了西門慶歸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風搐不好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問孩兒怎的風搐起來李瓶兒來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丫頭奶子都不敢

說西門慶又見官哥兒手上皮兒去了灸的滿身火艾心中焦燥又走到後邊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房中貓驚唬之事說了劉婆子剛纔看說是急驚風若不針灸難過得來若等你來又恐怕遲了他娘母子自主張教他灸了孩兒身上五燋纔放下他睡了這半日還未醒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暴跳五臟氣冲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直走到潘金蓮房中不由分說尋着貓提溜着脚遠向穿廊望石臺基輪起來只一摔只聽响喨一聲腦漿迸萬朶桃花滿口牙零滴碎玉正是不在陽間擒鼠耗却歸陰府作狸仙那潘金蓮見他拏出猫去摔死了坐著炕上風紋也不動待西門慶出了門口裡喃喃吶吶罵道賊作死的强盜把人粧出去殺了纔是好漢一個猫

兒碍着你。咊屎〻神也似走的來捽死了。他到陰司裡。明日還問你要命。你慌怎的。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這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里因說奶子迎春。我教你好生看着孩兒。怎的教貓唬了他。把他手也搯了。又信劉婆子那老淫婦。平白把孩子灸的恁樣的。若好便罷。不好把這老娼婦。拏到衙門裡。與他個兩拶。李瓶兒道你着孩兒緊日不得命。你又是恁樣的孝順。是兒家。他也巴不得要好哩。當下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不料被艾火把風氣反于內變爲慢風。內裡抽搐的腸肚兒皆動。尿屎皆出大便倘出五花顏色。眼目忽睁忽閉。中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處求神問卜打卦。家有凶無吉。月娘瞞着西門慶。又請劉婆子來家調神。又請小兒科太醫來看。

都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內打鼻涕，還看得；若無鼻涕出來，則看陰騭守他罷了。于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個噴涕出來。越發晝夜守着哭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看看到八月十五日將近，月娘因他不好，連自家生日都回了不做，親戚內眷就送禮來也不請。家中止有吳大妗子、楊姑娘并大師父來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個在印經處爭分錢不平，爭又使性兒，彼此互相揭調。十四日賁四同薛姑子催討，將經卷挑將來，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了一吊錢，買帋馬香燭。十五日同陳經濟早往岳廟裡進香帋，把經來看着都散施盡了，走來回李瓶兒話。喬大戶家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又舉薦了一個看小兒的鮑太乙來看，說道這個變成天弔客忤，治不得

了。白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出來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支支响。李瓶兒通衣不解帶。晝夜口接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慶也不往那裡去。每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那時正值八月下旬天氣。李瓶兒守着官哥兒睡在床上。卓上點着銀燈。丫鬟養娘。都睡熟了。覷着滿窗月色。更漏沉沉。見那孩兒只是昏昏不省人事。一向愁腸萬結。離思千端。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磕睡多。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窗皓月耿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雁聲嘹喨。孤眠才子夢魂驚。蛩韻淒涼。獨宿佳人情緒苦。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畫簷前

叮噹鐵馬。敲碎仕女情懷。銀臺上閃爍燈光。偏照佳人長歎。

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在夢多。

當下李瓶兒。卧在床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白衣。恰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聲罵道。潑賊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饒恕我則個。花子虛一頓。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醒來手裡扯着。却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連噦了幾口。道怪哉怪哉。一聽兩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這李瓶兒。諕的渾身冷汗。毛髮皆豎起來。到次日西門慶進房來。把夢中之事。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知道他死到那裡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只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你休害怕。如今我使小

厮拏轎子接了吳銀兒。晚夕來與你做伴兒。再把老媽叫來伏你兩個。玳安打院裡接了吳銀兒來。那消到日西時分。那官哥兒在奶子懷裡。只搐氣兒了。慌的奶子叫李瓶兒。娘你來看哥哥。這黑眼睛珠兒。只往上翻。口裡氣兒只有出來的。沒有進去的。這李瓶兒走來。抱到懷中。一面哭起來。叫了頭快請你爹去。你說孩子待斷氣也。可好常時節又走來說話。告訴房子兒尋下了。門面兩間。二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西門慶聽見後邊官哥兒重了。就打發常時節起身。說我不送你罷。改日我使人拏銀子。和你看去。急急走到李瓶兒房中。月娘衆人連吳銀兒大妗子。都在房里瞧着。那孩子在他娘懷里。把嘴一口口搐氣兒。西門慶不忍看他。走到明間椅子上坐着。只長吁短

氣了消半盞茶時。官哥兒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時八月廿三日申時也只活了一年零兩個月。合家大小放聲號哭。那李瓶兒撾耳撓腮。一頭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纔甦省。摟着他大放聲哭叫道。我的沒救星兒。心疼殺我了。寧可我同你一答兒裡死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上了。我的拋閃殺人的心肝撇的我好苦也。那妳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哭的言不得動不得。西門慶即令小廝收拾前廳西廂房乾淨。放下兩條寬凳。要把孩子連枕席被褥擡出去。那裡挺放。那李瓶兒倘在孩兒身上。兩手摟抱着。那里肯放。口口聲聲直叫沒救星的寃家嬌嬌的兒。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撇的我枉費辛苦。乾生受一場。再不得見你了。我的心肝。月娘衆人哭了一回。在旁勸他不住。西門

慶走來。見他把臉抓破了。滾的寶髻鬅鬆。烏雲散亂。便道你看蠻子。他既然不是你我的兒女。乾養活他一塲。他短命死了。哭兩聲。丟開罷了。如何只顧哭了去。又哭不活他。你的身子也要緊。如今擡出去。好叫小廝請陰陽來看。那是甚麽時候。月娘道。這個也有申時前後。玉樓道。我頭裡怎麽說來。他管情還等他這個時候纔斷氣去。原是申時生。還是申時死。日子又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圓圓的一年零兩個月。李瓶兒見小廝每伺候兩旁。要擡他。又哭了。說道。慌擡他出去怎麽的。大媽媽。你伸手摸摸他身上還熱的。叫了一聲。我的兒嚛。你教我怎生割捨的你去。坑得我好苦也。一頭又撞倒在地下。放聲哭道。有山坡羊爲證。

叫一聲青天你如何坑陥了人奴性命叫一聲我的嬌兒啊恨不的一聲兒就要把你叫應也是前緣前世那世裡少欠下你寃家債不了輪着我今生今世為你眼淚也抛流不盡每日家另胆提心費殺了我心從來我又不曾坑人陥人蒼天如何恁不睜眼非是你無緣必是我那些兒薄倖撇的我囬撲着地樹倒無陰來的竹籃打水落而無効叫了一聲痛腸的嬌生奴情愿和你陰靈路上一處兒行

當下李瓶兒哭了一囘把官哥兒擡出停在西廂房內月娘向西門慶計較還對親家那里并他師父廟裡說聲去西門慶道他師父廟裡明早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户家說了一面使人請了徐陰陽來批書又拏出十兩銀子與賁四教他快擡了

一付平頭杉板令匠人隨即儹造了一具小棺槨兒就要入殮喬宅那里一聞來報隨即喬大戶娘子就坐轎子進門來就哭月娘衆人都陪着大哭了一塲告訴前事一遍不一時說了陰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說道哥兒還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分付出世教與他看看黑書徐先生掐指尋復又檢閱了陰陽秘書瞧了一回哥兒生時八字生于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時卒于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干壬子犯天地重喪本家都要忌忌哭聲親人不忌入殮之時蛇龍鼠兔四生人避之問書又黑書上云壬子日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他前生曾在兗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力奪人財物吃酒落魄不敬天地六親橫事牽連遭氣寒之疾久臥床席穢汙而亡今生為小

見亦患風癇之疾十日前被六畜驚去魂魄又犯土司太歲先亡攝去冤死託生往鄭州王家爲男子後作千戶壽六十八歲而終須臾徐先生看了黒書請問老爹明日出去或埋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出三日念了經到五日出去墳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犯宜正午時掩土批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殮巳有三更天氣李瓶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幾件小道衣道髻鞋襪之類替他安放在棺槨內釘了長命釘合家大小又哭了一塲打發陰陽去了次日西門慶亂着也沒往衙門中去夏提刑打聽得知早辰衙門散時就來弔問致賻慰懷又差人對吳道官廟裡說知到三日請報恩寺八衆僧人在家誦經吳道官廟裡并喬大戶家俱備折卓三牲來

祭奠吳大舅沈姨夫門外韓姊夫花大舅都有三牲祭卓來燒紙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時節韓道國甘出身賁地傳李智黃四都鬬了分資晚夕來與西門慶宿伴打發僧人去了叫了一起提偶的先在哥兒靈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廳上放卓席管待眾人那日院中李桂姐吳銀兒并鄭月兒三家都有人情來上紙李瓶兒思想官哥兒每日黃懨懨連茶飯兒都懶待吃題起來只是哭濚把喉音都哭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了拙智白日裡分付奶子丫鬟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晚夕西門慶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枕上百般解勸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解寃呪勸他休要哭了經上不說的好改頭換面輪廻去來世機緣莫想他當來世他不是你的兒女

都是宿世冤家債主託生來化財化目騙劫財物或一歲而亡二歲而亡三六九歲而亡一日一夜萬死萬生陀羅經上不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常持佛頂心陀羅經日以供養不缺乃于三生之前曾置毒藥殺害他命此冤家不爭離于前後欲求方便致殺其母遂以托䕃此身向母胎中抱母心肝令母至生產之時分解不得萬死千生及至生產下來端正如法不過兩歲即便身亡母思憶之痛切號哭遂即把他孩兒抛向水中如是三遍托䕃此身向母腹中欲求方便致殺其母至第三遍准前得生向母胎中百千計較抱母心肝令其母千生萬死悶絕叫喚准前得生下特地端嚴相見具足不過兩歲又以身亡母既見之不覺放聲大哭是何惡業因緣准前把孩兒直至江邊已

經數時不忍抛棄感得觀世音菩薩遂化作一僧身披百衲直至江邊乃謂此婦人曰不用啼哭此非是你男女是你三生前寃家三度托生欲殺母不得爲緣你常持誦佛頂心陀羅經并供養不缺所以殺汝不得若你要見這寃家但隨貧僧手指看之道罷以神通力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义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緣汝曾殺我來我今故來報寃葢緣汝有大道心常持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故殺汝不得我已蒙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汝爲寃道畢沉水中不見此女人兩淚交流禮拜菩薩歸家益修善事後壽至九十七歲而終轉女成男不該我貧僧說今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寃家托來你蔭下化目化財要惱害你身爲緣你供養修時那捨了此經一千五百

卷有此功行。他投害你不得。今此離身。到明日再生下來。纔是你兒女。這李瓶兒聽了。終是愛緣不斷。但題起來。輒流涕不止。須臾過了五日光景。到廿七日早辰。雇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大紅銷金棺。與旛幢雲蓋。玉梅雪柳圍隨。前首大紅銘旌。題着西門冢男之柩。吳道官廟裡。又差了十二衆青衣小道童兒來。遶棺轉咒生神玉章。動清樂送殯。衆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將及門上。纔上頭口。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墳上悲慟。不叫他去。只是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大姐。家里五頂轎子。陪喬親家母。大妗子。和李桂姐。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玉姐。往內頭去。留下孫雪娥。吳銀兒。并個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那李瓶兒見不放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出到大門首。

赶着棺材大放聲一口一聲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喋叫的連聲氣破了不防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額磕傷金釵墜地慌了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前攙扶起來勸歸後邊去了到了房中見炕上空落落的只有他要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掛在床頭上一面想將起來拍了卓子由不的又哭了山坡羊全腔為証

進房來四下靜由不的我悄嘆想嬌兒哭的我肝腸兒氣斷想着生下你來我受盡了千辛萬苦說不的偎乾就濕成日把你躭心兒來看教人氣破了心腸和我兩個結冤實承望你與我做生兒團圓久遠誰知道天無眼又把你殘生喪了撇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明知我不久也命喪在黃泉來的咱娘兒兩個鬼門關上一處兒眠叫了一聲我嬌嬌的心

冊。皆因是前世裡無緣。你今生壽短。

那吳銀兒在旁。一面拉着他手。勸說道。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拋閃了你去了。那裡再哭得活。你須自解自歎。休要只顧煩惱了。雪娥道。你又年少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裡墻有縫。壁有眼。俺每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已身。誰不知他氣不忿。你養這孩子。若果是他害了。當當來世。教他一還一報。問他要命。不知你我也被他語理了幾遭哩。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到人屋裡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早時前者。你每都知道。漢子等閒不到我後邊。到了一遭兒。你看背地亂都唧喳成一塊。對着他姐兒每說我長道我短。那個屌包兒里也看哩。俺每也不言語。每日洗着眼兒看着他。這個淫婦。到明日還不知

怎麽死哩。李瓶兒道。罷了。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裡。不知在今日明日死也。和他也争執不得了。隨他罷。正說着。只見妳子如意兒向前跪下。哭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没造化。只怕往後爹的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没了。那裡投奔。李瓶兒見他這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說我有那寃家在一日。去用他一日。他豈有此話說便道怪老婆。你放孩子便没了。我還没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恁在我手下一場。我也不教你出門。往後你大娘身子。若是生下哥兒小姐來。你就接了妳。就是一般了。你慌亂的是此甚麽。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這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來。

前腔。

想嬌兒想想的我無顛無倒朙嬌兒除非是夢兒中來到白日裡覩物傷情如刀剜了肺腑到晚間睡醒來再不見你在我這懷兒中抱由不的珎珠望下抛你再不來在描金床兒上睡着頑耍你再不來在我手掌兒上引笑你再不來相靠着我胸膛兒來的生抱這熱笑笑心肝割上一刀奴為你乾生受枉費了徒勞稱怨了別人撇的我無有個下梢

雪娥與吳銀兒兩個在旁解勸了一回說道你肚中吃了些甚麼兒這般只顧哭了去一面綉春後邊拿了飯來擺在卓上陪他吃那李瓶兒怎生嚥得下去只吃了半甌兒就丟下不吃了

西門慶在墳上教徐先生畫了穴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孫葬了那日喬大戶山頭并衆親戚都在祭祀就在

新蓋捲棚管待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月娘喬大戶娘子。大妗子。磕着頭又哭了。向喬大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的孩兒不氣長短命死了。既死了。你家姐姐做了望門無力。勞而無功。親家休要笑話。那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怎的這般說話孩兒每各人壽數誰人保得後來的事常言先親後不改親家每又不老往後愁没子孫須得慢慢來。親家也少要煩惱了。說畢作辭回家去了。西門慶在前廳教徐先生洒煇各門上都貼辟非黃符死者煞高三丈向東北方而去遇日遊神冲回不出斬之則吉親人勿避西門慶拏出一疋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溫存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還在根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

都令迎春。拏到後邊去了。正是

思想嬌兒晝夜啼。寸心如割命懸絲。

世間萬般哀苦事。除非死別共生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李瓶兒因氣惹病　西門慶立段舖開張

赤繩緣盡再難期　造化無端敢恨誰

殘淚驚秋和葉落　斷魂隨月到窗遲

金風拂面思兒處　玉燭成灰墮淚時

任是肝腸如鉄石　不生悲也自生悲

話說當日孫雪娥。吳銀兒。兩個在旁邊。勸解了李瓶兒一回云云。到後邊去了。那潘金蓮。見孩子沒了。李瓶兒死了生兒。每日抖擻精神。百般的稱快。指着丫頭。罵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錯了的時節。你班鳩跌了。彈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兒。沒的倚了。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

鴇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兒。這邊屋裡。分明聽見不敢聲言。背地裡只是吊淚着了這暗氣暗惱。又加之煩惱憂戚。漸漸心神恍亂。夢魂顛倒兒。每日茶飯都減少了。自從墳上葬埋了官哥兒回來。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了十三歲丫頭。來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要了五兩銀子。改名翠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重氣把舊時病症。又發起來。照舊下邊經水淋漓不止。西門慶請任醫官來看一遍。討將藥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吃藥越旺。那消半月之間。漸漸容顏頓減。肌膚消瘦。而精彩丰標。無復昔時之態矣。正是肌骨大都無一把。如何禁架許多愁。一日九月初旬。天氣凄涼。金風漸漸。李瓶兒夜間獨宿在房中。銀床枕冷。

紗窗月浸不覺思想孩兒欷歔長歎似睡不睡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窗欞响李瓶兒呼喚丫鬟都睡熟了不荅乃自下床來倒靸弓鞋翻披綉襖開了房門出戶視之彷彿見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去居住這李瓶兒還捨了的西門慶不肯去雙手就去抱那孩兒被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嗚嗚咽咽只哭到天明正是有情豈不等着相自家迷有詩爲証

纖纖新月照銀屏　人在幽閨欲斷魂
益悔風流多不足　須知恩愛是愁根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單稅銀兩西門慶這里寫書差榮海拏一百兩銀子又具羊酒金段禮物

謝主事。就說此船貨過稅。還望青目一二。家中收拾鋪面完備。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連行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遞果盒掛紅者。約有三十多人。喬大戶叫了十二名吹打的樂工。雜耍撮弄。西門慶這裡。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甘夥計與韓夥計。都在櫃上發賣。一個看銀子。一個講說價錢。崔本專管收生活。不拘經紀買主進來。讓進去。每人飲酒二杯。西門慶穿大紅冠帶着。燒罷紙。各親友都遞果盒把盞畢。後邊廳上安放十五張卓席。五果五菜。三湯五割。從新遞酒上坐。鼓樂喧天。那日夏提刑家差人送禮花紅來。西門慶回了禮物。打發去了。在座者。有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吳道官。倪秀才。温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原來

西門慶近日與了他五十兩銀子使了三十五兩典了房子十五兩銀子做本錢在家開了個小小雜貨鋪兒過其日月不題近隨衆出分資來與西門慶慶賀還有李智黃四傅自新等衆夥計主管并街坊鄰舍都坐滿了席面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紅衲襖混元初生太極云云須臾酒過五巡食割三道下邊樂工吹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當日應伯爵謝希大飛起大鍾來杯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把衆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只留下吳大舅沈姨夫倪秀才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從新擺上卓席留後坐那日新開張夥計攢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心歡喜晚夕收了鋪面把甘夥計韓夥計傅夥計崔本賁四連陳經濟都邀來到席上飲酒吹打

良久把吹打樂工打發去了。止留下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那應伯爵坐了一日。吃的已醉上來。出來前邊解手。叫過李銘問李銘那個紮包髻兒的清俊小優兒是誰家的。李銘道。二爹不知道。因掩口說道。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前日爹在裡邊他家吃酒。請了他姐姐愛月兒了。伯爵道。眞個。怪道前日上帋送殯都有他。于是歸到酒席上。向西門慶道。哥你又恭喜。又擡了小舅子了。西門慶笑道。怪狗材。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來。斟與你應二爹一大杯酒。伯爵向吳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麽說。這鍾罰的我沒名。西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材。一個出位妄言。那伯爵低頭想了想兒。呵呵笑了。道不打緊處。等我吃。我吃。死不了人。又道我從來吃不得啞酒。你叫鄭春上來。唱個兒。我聽。我纔罷

了。當下三個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李銘吳惠下去。不要你兩個。我只要鄭春單彈着箏兒。只唱個小小曲兒。我下酒罷。謝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唱。西門慶道。和花子講過。有個曲兒吃一鍾酒。于是玳安旋取了兩個大銀鍾。放在應二面前。那鄭春款按銀箏。低低唱清江引道。

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墻。春筍彈珠淚。

喚梅香。赶他去別處飛。

鄭春唱了個請酒。伯爵剛纔飲訖。那玳安在旁連忙又斟上一盃酒。鄭春又唱道。

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荼蘼架。佯羞整鳳釵。不說昨宵話。

笑吟吟。掐將花片兒打。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這兩大鍾把我就打發的了謝希大道傻化子你吃不的推于我來我是你家有毯的蠻子伯爵道傻花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兒少不的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狗材到明日只好做個韶武伯爵笑道傻孩兒我做了韶武把堂上讓與你就是了西門慶笑令玳安兒拏磕瓜來打這賊花子那謝希大悄悄向他頭上打了一個响瓜兒說道你這花子温老先生在這里你口裡只恁胡說伯爵道温老先兒他斯文人不管這閒事温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老先生原來這等厚酒席中間誠然不如此也不樂悅在心樂王發散在外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座上沈姨夫向西門慶說姨夫不是這等請大舅上席還行個

令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頂眞續麻急口令
說不過來吃酒這個庻幾均勻彼此不亂西門慶道姨夫說的
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舅拏起骰盆兒來說道列
位我行一令說差了罰酒一杯先用一骰後用兩骰遇點飲酒

一百萬軍中捲白旗　二天下豪傑少人知

三秦王斬了余元帥　四罵得將軍無馬騎

五謊得吾令無口應　六衮衮街頭脫去衣

七皂人頭上無白髮　八分屍不得帶刀歸

九一九好藥無人點　十千載終須一撇離

吳大舅擲畢遇有兩點飲過酒該沈姨夫起令說道用一骰六
擲遇點飲酒說道

天象六色地象雙　人數推來中二紅

三見巫山梅五出　筭來花有幾人通

當下只遇了個四紅。飲過一杯。過盆與温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遇點要一花名。名下接四書一句頂。

一擲一點紅。紅梅花對白梅花。　二擲並頭蓮。蓮漪戲彩鴛。

三擲三春柳。柳下不整冠。　四擲狀元紅。紅紫不以爲褻服。

五擲臈梅花。花迎劒珮星初落。　六擲滿天星。星辰之遠也。

温秀才只遇了一鍾酒。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個字也不識。行個急口令兒罷。

一個急急脚脚的老小。左手拏着一個黃豆巴斗。右手拏着一條綿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撞着一個黃白花狗咬着那

綿花叉口。那急急𨂍𨂍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黃白花狗。不知手鬬過那狗狗鬬過那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謅斷了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個手去鬬狗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教他不拏個棍兒來。我如今抄化子。不見了拐棒兒。受狗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家倒了柴。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該罰他一鍾。不成個令。謝子張你行罷。謝希大道我這令兒。比他更妙。說不過來。罰一鍾。

墻上一片破瓦。墻下一疋騾馬。落下破瓦。打着騾馬。不知是那破瓦。打傷騾馬。不知是那騾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兒劉大

姐就是個騾馬我就是個破尾俺兩個破磨對腐驢謝希大道
你家那杜蠻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喂猪拱狗也不要他兩
個人鬬了回嘴每人罰了一鍾該傳自新行令傳自新道小人
行個江湖令遇點飲酒先一後二
一冊二檐三人擡出四川河五音六律七人齊唱八仙歌九
十春光齊賞翫十一十二慶元和
擲畢皆不遇吳大舅道總不如傳夥計這個令兒行得切實些
伯爵道太平鍾也該他吃一杯兒于是親下席來斟了一杯與
傳自新吃如今該韓夥計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
西門慶道你每行過等我行罷于是韓道國道頭一句要天上
飛禽第二句要果名第三句要骨牌名第四句要一官名俱要

貫串遇點照席飲酒說

天上飛來一仙鶴　落在園中吃鮮桃
却被孤紅拏住了　將去獻與一提學
天上飛來一鶒鶯　落在園中吃朱櫻
却被二姑拏住了　將去獻與一公卿
天上飛來一老鸛　落在園中吃菱芡
却被三綱拏住了　將去獻與一通判
天上飛來一班鳩　落在園中吃石榴
却被四紅拏住了　將來獻與一戶侯
天上飛來一錦雞　落在園中吃苦株
却被五岳拏住了　將來獻與一尚書

天上飛來一洵鷥　落在園中吃蘋菠
却被綠暗拏住了　將來獻與一照磨
擲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只擲四擲。遇點飲酒
六口載成一點霞　不論春色見梅花
摟抱紅娘親個嘴　拋閃鶯鶯獨自嗟
擲到遇紅一句。果然擲出個四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管情高轉加官。主有慶事。于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一面喚李銘等。三個上來。彈唱頑耍。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看着收了家火。派定韓道國。甘夥計。崔本來保。四人輪流上宿。分付仔細門戶。就過那邊去了。一宿晚景不題。却說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黃四。來交銀子。說此遭只關了一千四

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還人。只挪了這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銀子關出來。再找完。不敢遲了。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把銀子教陳經濟來。拏天平兌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卓上。西門慶因問伯爵道。常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就賣了。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了。我心裡正亂着哩。打發他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是了。他廼郎不好。他自亂亂的。有甚麼心緒。和你說話。你且休回那房主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是了。西門慶聽了。便道也罷。你吃了飯。拏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個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的教常二哥門面開個小本鋪兒。月間撰的幾錢銀子兒。勾他

兩口兒盤攪過來。就是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顧他了。不一時。放卓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你拏了這銀子去。替他幹幹這勾當去罷。伯爵道。你這里還教個大官。和我兩個拏這銀子去。西門慶道。沒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伯爵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還有小事去。實和哥說。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辰我送了些禮兒去。他使小厮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回你。教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我教大官兒好來回你說罷。西門慶道。若是恁說。教王經跟了你去罷。一面叫了王經。跟伯爵去了。到了常時節家。常時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裡面坐。伯爵拏出銀子來。與常時節看。說大官人如此如此。教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得閒。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

了畢你的事，我方纔得去。所以吽大官兒跟了我來，成了房子。我不回他爹話去，教他回回便了。常時節連忙吽渾家快看茶來，說道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畢茶，吽了房中人來，同到新市街，兌與賣主銀子，寫立房契，伯爵分付與王經歸家回西門慶話。剩的銀，教與常時節收了。他便與常時節作別，往杜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還使王經送與你常二叔收了，不在話下。正是

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一切萬般皆下品　誰知陰德是良圖

正是王光有影遺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七

第六十一回

韓道國筵請西門慶　李瓶兒苦痛宴重陽

去年九日愁何限　重上心來益斷腸
秋色夕陽俱淡薄　淚痕離思共凄凉
征鴻有隊全無信　黄菊無情却有香
自覺近來消瘦了　頻將鸞鏡照容光

話説一日韓道國晚夕舖中散了。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他商議你我被他照顧。此遭掙了恁些錢。就不擺席酒兒請他來坐坐兒。休説他又丟了孩兒。只當與他釋悶。也請他坐半日。他能吃多少。彼此好看些。就是後生小郎。看着到明日。就

到南邊去。也知財主。和你我親厚。比別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裡也是這等說。明日是初五日。月忌不好。到初六日。叫了廚子安排酒席。叫兩個唱的。具個柬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爹散悶坐坐。我晚夕便往鋪子里睡去。王六兒道。平白又叫甚麼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裡坐坐。不方便。隔壁樂三姨家常走一個女兒申二姐。年紀小小兒的。打扮又風流。又會唱時興的小曲兒。倒請將他來唱。等晚夕酒闌上來。老爹若進這屋里來。打發他過去就是了。韓道國道。你說的是。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這韓道國走到鋪子里。央及溫秀才。寫了個請柬兒。走到對門宅內。親見西門慶。聲喏畢。說道。老爹明日沒事。小人家里治了一杯水酒。無事請老爹貴步下臨。散悶坐一日。因把請柬遞

上去。西門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倒沒事。衙門中回家就去。那韓道國作辭。出門來到舖子做買賣。拏銀子。叫後生胡秀。拏籃子往街。買雞蹄鵝鴨鮮魚嗄飯菜蔬。一面叫廚子在家。整理割切。使小廝。早拏轎子。接了申二姐來。王六兒同丫鬟。伺候下好茶好水。客座內打掃收拾卓椅乾淨。單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罈葡萄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凉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緯羅直身。粉頭皂靴。韓道國至迎入內。見畢禮數。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來酒。正面獨獨安放一張校椅。西門慶坐下。不一時。王六兒打扮出來。頭上銀絲鬏髻。翠藍縐紗羊皮金滾邊的箍兒。週圍撅碎金草蟲啄針兒。白杭絹對衿兒。玉色水緯羅

比甲兒鵝黃挑線裙子腳上老鴉青光素段子高底鞋兒羊皮金緝的雲頭兒耳邊金丁香兒打扮的十分精緻與西門慶揷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回後邊看茶去了須臾王經紅漆描金託子拿了兩盞八寶青荳木樨泡茶韓道國先取一盞舉的高高奉與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旁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下去韓道國便開言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家中小媳婦蒙老爹看顧王經又蒙擡舉叫在宅中荅應感恩不淺今日與媳婦兒商議無甚孝順治了一杯水酒兒請老爹過來坐坐前日因哥兒沒了雖然小人在那里媳婦兒因感了些風寒不曾往宅裡弔問的恐怕老爹惱今日一者請老爹解解悶二者就恕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無事又教你兩口兒費心

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旁邊小杌兒坐下。因向道國道。你和老爹說了不曾。道國道。我還不曾說哩。西門慶問道是甚麽。王六兒道。他今日心裡。要內邊請兩位姐兒來伏侍老爹。恐怕老爹計較。又不敢請。隔壁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姓申名喚申二姐。諸般大小時樣曲兒。連數落都會唱。我前日在宅里見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中的。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教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聽。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裡去。唱與他娘每聽。他也常在各人家走。若叫他。預先兩日定下他。他並不敢悮了。西門慶道。既是有女兒。亦發好了。你請出來我看看。不一時。韓道國教玳安上來替老爹寬去衣服。一面安放卓席。胡秀拿果菜案酒上來。無非是鴨腊蝦米海味燒

俏饌之類。當下王六兒把酒打開。盪熱了。在旁執壺。道國把盞。與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纔叫上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他高高髻雲鬟。插着幾枝稀稀花翠。淡淡釵梳。綠衫紅裙。顯一對金蓮趫趫。枕腮粉臉。抽兩道細細春山。青石墜子。耳邊垂糯米銀牙噙口內。望上花枝招颭。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便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又問你記得多少小唱。申二姐道。小的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西門慶令韓道國旁邊安下個坐兒。與他坐。那申二姐向前行畢禮。方纔坐下。先拏箏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了湯飯。添換上來。又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落後酒闌上來。西門慶分付。把箏拏過去。取琵琶與他。等他唱小詞兒我聽罷。那申二姐一逕要施逞他

能彈接唱。一面輕搖羅袖。欵跨鮫綃。頓開喉音。把絃兒放得低低的。彈了個四不應山坡羊。

一向來不曾和寃家面會。厮腑情。難稍難寄。我的心誠想着你。你爲我懸心掛意。咱兩個相交。不分個彼此。山盟海誓。心中牢記。你比鶯鶯重生而再有。可惜不在那蒲東寺。不由人一見了。眼角留情。來呵。玉貌生春。你花容無比。聽了聲嬌姿。好教人目斷東墻。把西樓倦倚。

意中人兩下裡懸心掛意。意兒里。不得和你兩個眉來眼去。去了時。强挨孤枕。枕兒寒。衾兒剩。瑶琴獨對。病軆如柴。瘦損了腰肢。知道你夫人行應難離。倒等的我寸心如醉。最關心。伴着這一盞寒燈。來呵。又被風弄竹聲。只道多情到矣。急怍

忙。出離了書幃。不想是花影輕搖。月明如水。
唱了兩個山坡羊。斟了酒。那韓道國教渾家篩酒上來。滿斟
一盞。遞與西門慶因說申二姐。你還有好鎖南枝。唱兩個兒與
老爹聽。那申二姐。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
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旬。黑鬖鬖兩朶烏雲。紅馥
馥一點朱唇。臉賽夭桃如嫩笋。若生在畫閣蘭堂。端的也有
個夫人分。可惜在章臺。出落做下品。但能勾改嫁從良。勝强
似棄舊迎新。
初相會可意嬌月貌花容。風塵中最少。瘦腰肢一捻堪描俏
心腸百事難學。恨只恨和他相逢不早。常則願席上樽前。淺
斟低唱相偎抱。一覷一個真。一看一個飽。雖然是半霎歡娛。

權且將悶減愁消。

西門慶聽了這兩個鎖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一節事來。心中甚喜。又見他叫了個賞音。王六兒在旁滿滿的又斟上一盞笑嘻嘻說道。爹。你慢慢兒的消飲。申二姐這個纔是零頭兒。他還記得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閑了。拏轎子接了。唱與他娘每聽。又說宅中那位唱姐兒。西門慶道。那個是常在我家走的郁大姐。這道好些年代了。王六兒道。倒情申二姐到宅裡。比他唱的高。爹到明日呼喚他早些兒來對我說。我使孩子早拏轎子去接他。送到宅內去。西門慶因說。申二姐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里話。但呼喚小的。怎敢違阻。西門慶聽見他說話兒。心中大喜。不一時。交杯換盞之間。

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教他唱了幾套。悄悄向韓道國說。教小廝招弟兒。送過他那邊樂三嫂家歇去罷。臨去拜辭西門慶。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賞賜與他買絃。那申二姐。連忙花枝招颭。向西門慶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下我初八日。使人請你去。那王六兒道。爹只教王經來對我說。等這里教小廝送他去。那申二姐拜辭了韓道國夫婦。招弟領着。往隔壁去了。那韓道國打發申二姐去了。與老婆說知。就往鋪子里睡去了。只落下老婆在席上。陪西門慶。擲骰飲酒。吃了一回。兩個看看吃的涎將上來。西門慶推起身。往後邊更衣。就走入婦人房裡。兩個頂門頑耍。王經便把燈燭拏出來。在前半間內。和玳安琴童兒。三個做一處飲酒。那後生胡秀。不知道多咱時分。在後邊廚

下偷吃多幾碗酒。打發廚子去了。走在王六娘隔壁半間供養佛祖先堂兒內地下。鋪着一領蓆。就睡着了。睡了一覺起來。原來與那邊臥房。止隔着一層板壁兒。忽聽婦人房裡。聲喚起來。這胡秀只見板壁縫兒透過燈亮兒來。只道西門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暗暗用頭上簪子。取下來。剌破透板縫中糊的紙。打一往那邊張看。見那邊房中。亮騰騰點着燈燭。不想西門慶和老婆在屋里兩個正幹得好。伶伶俐俐。看見把老婆兩隻腿。却是用脚帶。弔在床頂上。西門慶上身。止着一件綾襖兒。下身赤露。就在床沿上。兩個一來一往。一動一靜。搧打的連身响喨。老婆口裡百般言語。都叫將出來。淫聲艷語。通做成一塊。良久。只聽老婆說我的親達。你要燒淫婦。隨你心裡。揀着那塊。只

顧燒淫婦不敢攔你左右淫婦的身子屬了你顧的那些兒了西門慶道只怕你家裡的嗔是的老婆道那忘八七個頭八個膽他敢嗔他靠着那裡過日子哩西門慶道你既是一心在我身上到明日等賣下銀子這遭打發他和來保起身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立庄做個買手家中已有茸夥計發賣那里只是缺少個買手看着置貨老婆道等走過兩遭兒回來却教他去省的閒着在家做甚麽他說道倒在外邊走慣了一心只要外邊去他江湖從小兒走過甚麽買賣客貨中事兒不知道你若下顧他可知好哩等他回來我房裡替他尋下一個我也不要他一心撲在你身上隨你把我安插在那里就是了我若說一句假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我兒你快休賭誓

這裡兩個。一動一靜。都被這胡秀聽了個不亦樂乎。那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鋪子裡睡去了。走到段子鋪裡問王顯榮海。說他沒來。韓道國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里得來。只見王經陪玳安琴童三個在前邊吃酒。這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家。連忙倒在蓆上。又推睡了。不一時。韓道國點燈。尋到佛堂地下。看見他鼻口內打鼾睡。用腳踢醒。罵道賊野狗死囚。還不起來。我只說先往鋪子裡睡去。你原來在這里。挺的好覺兒。還不起來跟我去。那胡秀起來。推揉了揉眼。睖睖睜睜。跟道國往鋪子里去了。西門慶弄老婆。直弄勾有一個時辰。方纔了事。燒了王六兒心口裡并毴蓋子上尾停骨兒上共三處香。老婆起來穿了衣服。教丫鬟打發舀水淨了手。重篩煖

酒。再上佳肴。情話攀盤。又吃了幾鍾。方纔起身上馬。玳安王經琴童三個跟着到家中。已有二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睡在床上。見他吃的酣酣兒的進來。說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慶悉把韓道國家請我見。我丟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家叫了個女先生申二姐來。年紀小小。好不會唱。又不說郁大姐。等到明日重陽使小厮拏轎子。接他來家唱兩日你每聽就與你解解悶。你緊心裡不好。休要只顧思想他了。說着就要叫迎春來脫衣裳。和李瓶兒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下邊不住的長流。丫頭火上替我煎着藥哩。你往別人屋里睡去罷。你看着我成日好模樣兒罷了。只有一口遊氣兒在這里邊來纏我起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心里捨不的你。只要和你睡。如之

柰何李瓶兒膘了他一眼笑了笑兒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捨不的我罷又道亦發等我好好兒你再進來和我睡也是不遲那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罷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罷李瓶兒道着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腸兒他那里正等的你火裡火發你不去却怎怱兒來我這屋裡纏西門慶道你恁說我又不去了那李瓶兒微笑道我哄你哩你去麽于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這李瓶兒起來坐在床上迎春伺侯他吃藥拏起那藥來止不住撲簌簌從香腮邊滚下淚來長吁了一口氣方纔吃那盞藥正是心中無限傷心事付與黃鸝叫幾聲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单表西門慶到于潘金蓮房里金蓮纔教春梅罩了燈上床睡下忽見西門慶推

開門進來。便道我兒又早睡了。金蓮道。稀罕那陣風兒。刮你到
我這屋里來。因問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西門慶道。韓夥計
打南邊來。見我沒了孩子。一者與我釋悶。二者照顧了他外邊
走了這遭。請我坐坐。金蓮道。他便在外邊。你在家。却照顧了他
老婆了。西門慶道。夥計家。那里有這道理。婦人道。夥計家。有這
個道理。齊腰拴着根線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你還搗鬼。哄俺
每哩。俺每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時。賊淫婦。他沒在這里。你
悄悄把李瓶兒壽字簪子。黃猫黑尾偷與他。却教他戴了來這
里施展。大娘孟三兒。這一家子。那個沒看見。乞我相問着他。那
臉兒上紅了。他沒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里去了。賊沒廉耻的
貨。你家外頭還少哩。也不知怎的。一個大摔瓜。長淫婦。喬眉喬

樣描的那水髩長長的搽的那嘴唇鮮紅的倒人家那血毴甚麽好老婆一個大紫腔色黒淫婦我不知你喜歡他那些兒顛道把忘入身子也招惹將來却一早一晚教他好往回傳稍話兒那西門慶堅執不認笑道怪小奴才兒单管只胡說那里有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拏這個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明忘八又放羊又拾柴一徑把老婆丟與你圖你家買賣做要撰你的錢使你這傻行貨子是好四十里聽銃响罷了見西門慶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婦人探出手來把褲子扯開摸見那話軟叮當的托子還帶在上面說道可又來你臘鴨子煑到鍋裡身子兒爛了嘴頭兒還硬見放着不語先生在這里强道和那淫婦怎麽弄聳聳到這咱

晚纔來家。弄的恁軟如鼻涕濃瓜醬的。嘴頭兒還强哩。你賭幾個誓。我教春梅舀一瓶子凉水。你只吃了。我就筭你好膽子。論起來盐也是這般醎。醋也是這般酸。禿子包綱巾。饒這一抿子兒也罷了。若是信着你意兒把天下老婆都耍遍了。罷。賊没羞的貨。一個大眼裡火行貨子。你早是個漢子。若是個老婆。就養遍街。合遍巷。屬皮匠的。逢着的就上。幾句說的西門慶。睜睜的上的床來。教春梅。篩熱了燒酒。把金穿心盒兒內。拈了一粒放在口裡咽下去。仰卧在枕上。令婦人我兒。你下去。替你達品品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一徑做喬張智。便道好乾淨兒。你在那淫婦窩𥺌子里鑚了來。教我替你咂可不愛殺了我。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单晉胡說白道的。那里有此勾當。婦人道。那里有

此勾當。你指着肉身子。賭個誓麽。亂了一回。教西門慶下去使水。西門慶不肯下去。婦人旋向袖子裡。掏出通花汗巾來。將那話抹展了一回。方纔用朱唇裹沒。嗚咂半晌。登時咂弄的那話。奢稜跳腦。暴怒起來。乃騎在婦人身上。縱麈柄自後插入牝中。兩手兜其股。蹲踞而擺之。肆行搧打。連聲响喨。燈光之下。窺觀其出入之勢。婦人倒伏在枕畔。舉股迎湊者久之。西門慶興猶不愜。將婦人仰臥朝上。那話上使了粉紅藥兒。頂入去。執其雙足。又舉腰沒稜露腦。掀騰者將一二三百度。婦人禁受不的。瞑目顫聲。沒口子叫達達。你這遭兒。只當將就我。不使上他也罷了。西門慶口中呼叫道。小淫婦兒。你怕我不怕。再敢無禮不敢。婦人道。我的達達。罷麽。你將就我些兒。我再不敢了。達達慢慢提

看提撒了我的頭髮。兩個顛鸞倒鳳。又狂了半夜。方纔軆倦而寢。話休饒舌。又早到重陽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夥計家前日請我席上。唱的一個申二姐。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琵琶箏都會。我使小厮接他去。等接了他來。留他兩日。教他唱與你每聽。于是分付廚下。收拾酒菓肴饌。在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安放大八仙卓席。放下簾來。合家宅眷。在那里飲酒。慶賞重陽佳節。不一時。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入到後邊。與月娘衆人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套數。倒會不多。若題諸般小曲兒。山坡羊。鎖南枝。兼數落。倒記的有十來個。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教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花園擺設下酒席。那日西門慶不曾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栽了菊花。請了

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拏琵琶在旁彈唱那李瓶兒在房中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纔請了來恰似風兒刮倒的一般强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衆人讓他酒兒也不大好生吃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憂容眉頭不展說道李大姐你把心放開教申二姐唱個曲兒你聽玉樓道你說與他教他唱甚麽曲兒他好唱那李瓶兒只顧不說正飲酒中間忽見王經走來說道應二爹常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小捲棚里坐我就來王經道常二叔教人拏了兩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向月娘道此是他成了房子買了些禮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的安排些甚麽管待他怎好空了

他去。你陪他坐去。我這里分付看菜兒。西門慶臨出來。又吽申二姐。你好歹唱個好曲兒與他六娘聽。一直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隨你心裡說個甚麼曲兒教申二姐唱個你聽。就是了。辜負他爹的心。此來為你吽將他來。你又不言語的。于是催逼的李瓶兒急了。半日纔說出來。你唱個紫陌紅徑俺每聽罷。那申二姐道。這個不打緊。我有。于是取過箏來。排開鴈柱。調定冰絃。頓開喉音。唱折腰一枝花。

紫陌紅徑丹青妙手難畫成觸目繁華如鋪錦料應是春負我非是辜負了春。為着我心上人。對景越添愁悶。

東甌令花零亂柳成陰。蝶困蜂迷鶯倦吟。方纔眼睜。心兒裡忘了想啾啾唧唧。呢喃燕。重將舊恨舊恨又題醒。撲簌簌淚

珠兒暗傾。

(滿園春)悄悄庭院深。默默的情掛心。涼亭水閣。果是堪宜宴飲。不見我情人。和誰兩個同樽。把絲絃再理。將琵琶自撥。是奴欲歌悶情。怎如倦聽。

(東甌令)榴如火。簇紅巾。有燄無烟。燒碎我心。懷着向前。欲待要摘一朶。觸觸拈拈不堪　怕奴家花貌。不似舊時人。伶伶仃仃。怎宜樣簪。

(梧桐樹)梧葉兒飄。金風動。漸漸害相思。落入深深井。一日夜長。難捱孤枕。懶上危樓。望我情人。未必薄情。與奴心相應。他在那里。那里貪歡戀飲。

(東甌令)菊花綻。桂花零。如今露冷風寒。秋意漸深。驀聽的窓

兒外幾聲。幾聲孤鴈。悲悲切切。如人訴。最嫌花下砌畔小蛩吟。咕咕咕咕。惱碎奴心。

(浣溪沙)風漸急。寒威凛。害想思。最恐怕黃昏。沒情沒緒。對着一盞孤燈。窗兒眼數教還再輪。畫角悠悠聲透耳。一聲聲哽咽難聽。愁來別酒强重斟。酒入悶懷珠泪傾。

(東甌令)長吁氣。兩三聲。斜倚定幃屏兒。思量那個人。一心指望夢兒里。畧畧重相見。撲撲簌簌雪兒下。風吹簷馬。把奴夢兒驚。叮叮噹噹。攪碎了奴心。

(尾聲)爲多情。牽掛心。朝思暮想淚珠傾。恨殺多才不見影。

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你好甜酒兒。吃上一鍾兒。那李瓶兒又不敢違阻了月娘。拏起鍾兒來。咽了一口兒。又放下了。强打着

精神兒與衆人坐的。坐不多時。下邊一陣熱熱的來。又往屋里去了。不說這里內眷单表西門慶到于小捲棚翡翠軒。只見應伯爵與常時節。在松墻下。正看菊花。原來松墻兩邊。擺放二十盆。都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袍。狀元紅。紫袍金帶。白粉西。黃粉西。滿天星。醉楊妃。玉牡丹。鵞毛菊。鴛鴦花之類。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時節即喚跟來人。把盒兒掇進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甚麼。伯爵道。常二哥蒙你厚情。成了房子。無甚麼酧荅。教他娘子製造了這螃蠏鮮。并兩隻爐燒鴨兒。邀我來同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你又費這個心做甚麼。你令正病纔好些。你又禁害他。伯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別的東西兒來。恐怕哥不稀罕。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

四十個大螃蟹都是剔剝淨了的裏邊釀着肉外用椒料薑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煠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院中爐燒熟鴨西門慶看了即令春鴻王經搬進去分付拏五十文錢賞拏盒人因向常時節謝畢琴童在旁掀簾請入翡翠坐的伯爵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里尋的西門慶道是管磚廠劉太監送我這二十盆伯爵道連這盆西門慶道就連這盆都送與我了伯爵道花到不打緊這盆正是官窯雙箍鄧漿盆又吃年袋又禁水浸都是用絹羅打用腳跐過泥纔燒造這個物兒與蘇州鄧漿磚一個樣兒做法如今那里尋去誇了一回西門慶喚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幾時搬過去伯爵道從兌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那家子已是尋下房子兩

三日就搬了。昨見好日子。買刮了些些雜貨兒門首把鋪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兒弟。替他在鋪兒里看銀子兒西門慶道俺毎幾時買些些禮來。休要人多了。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裡整理菜兒擡了去。休費煩常二哥。一些東西兒叫兩個妓者。咱毎替他煖煖房。耍一日。常時節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筭計來不敢請。地方兒窄狹。恐怕哥受屈馳。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那里又費他的事起來。如今使小厮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說。郎令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那日叫那兩個去。西門慶笑道。叫你鄭月娘和洪四兒去。洪四兒令打㩲鼓兒。唱慢山坡羊兒。伯爵道哥。你是個人。你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比李桂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通色絲子女。不可言。

伯爵道。他怎的前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扭扭的。也是個肉佞賊小淫婦兒西門慶道。等我到幾時再去着。也攜帶你走走。你月娘兒。會打的好雙陸。你和他打兩貼雙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小淫婦兒。休要慣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材。不要惡識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聲喏畢。坐下。西門慶道。常二哥。如此這般。新有了華居。瞞着俺每。已搬過去了。咱每人隨意出些分資。休要費煩他絲毫。我這里整治停當。教小廝擡了他府上。我還助兩個妓者。咱要一日何如。謝希大道。哥分付每人出多少分資。俺每都送哥這里來。就是了。還有那幾位。西門慶道再沒人。只這三四個兒。每人二星銀子。就勾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裡沒地方兒。正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

慶道請你大舅這里來坐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揖然後與西門慶叙禮坐下小厮拿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于後邊月娘房里月娘還在捲棚內與衆姊妹吃酒聽唱聽見小厮說大舅來了爹陪着在後邊坐着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遞上茶來大舅向裡中取出十兩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上纔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收了這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慶道大舅你怎的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怎的大舅道我恐怕遲了姐夫的西門慶因問倉廒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將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一定撫按有些奬勵大舅道今年考選軍政在邇還望姐夫

扶持。大巡上替我說說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于我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來前邊坐。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話說。西門慶道。沒甚麽話。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幾兩銀子。買下了兩間房子。已搬過去了。今日買了些禮兒來謝我。節間留他每坐坐。不想大舅來的正好。于是讓至前邊坐下。月娘連忙教廚下。打發菜兒上去。琴童與王經。先安放八仙卓席端正。拿上小菜果酒上去。西門慶旋教開庫房。拏去一罈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來。打開碧靛清噴鼻香。未曾篩。先攙一瓶凉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後貯于布甑內篩出來。醇厚好吃。又不說葡萄酒。教王經用小金鍾兒斟一杯兒。先與吳大舅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訖。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大碗嗄飯肴品擺將

上來堆滿桌上先拿了兩大盤玫瑰菓餡蒸糕蘸着白砂糖衆人乘熱一搶着吃了一頓然後纔拿上釀螃蟹并兩盤燒鴨子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麽做的這般有味酥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來的大舅道我空癡長了五十二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嫂子都嘗了嘗見不曾西門慶道房下每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爲我這常嫂也這般好手段兒常時節笑道賤累還恐整理的不堪口教列位哥笑話吃畢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令春鴻和書童兩個在旁一遞一個歌唱南曲應伯爵忽聽大捲棚內彈箏歌唱之聲便問道哥今日有李桂姐在這里不然如何這等音樂之聲西門慶道你再聽着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

是就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單管只瞎謅倒是個女先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個姓申二姐年小哩好個人材又會唱伯爵道真個這等好哥怎的不擡出來俺每瞧瞧又唱個兒俺每聽西門慶道今日你衆娘每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耍偏你這狗材耳朶內聽的見伯爵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叫我也聽見了謝希大道你這花子兩耳朶似竹簽兒也似愁聽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歹叫他出來俺每見兒俺每不打緊教他只當唱個兒與老舅聽也罷了休要就古執了西門慶乞他逼逼不過一面使王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聽不一時申二姐來望上磕了頭起來旁邊安放校床兒與他坐下伯爵問申

二姐青春多少申二姐囘道屬牛的二十一歲了又問會多少小唱申二姐道琵琶箏上套数小唱也會百十來個伯爵道你會許多唱也勾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拏琵琶唱小詞兒罷省的劳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八空你唱與大舅聽吩付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款跨鮫綃微開檀口唱羅江怨道

懨懨病轉濃甚日消融春思夏想秋又冬滿懷愁悶訴與天公也天有知呵怎不把恩情送恩多也是個空情多也是個空都做了南柯夢

伊西我在東何日再逢花箋慢寫封又封叮嚀囑付與鱗鴻也他也不忠不把我這音書送思量他也是空埋怨他也是空都做了巫山夢

恩情逐曉風。心意懶慵。伊家做作無始終。山盟海誓。一似耳邊風也。不記當時多少恩情重。虧心也是空。痴心也是空。都做了蝴蝶夢。

惺惺似懞懂。落伊套中。無言暗把珠淚湧。口心誰想不相同也。一片眞心將我厮調弄。得便宜也是空。失便宜也是空。都做了陽臺夢。

不說前邊彈唱飲酒。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坐淨桶。下邊似尿也一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流的眼黑了。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旋暈的。向前一頭搭倒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攙扶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子攙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慌了迎春。使繡春連忙快對大娘說去。那繡春走到席上。報與月娘衆人。俺

娘在房中暈倒了。這月娘撇了酒席。與衆姊妹。慌忙走來看視。見迎春奶子兩個。攙扶着他。坐在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好的進屋里。端的怎麽來就不好了。迎春揭開淨桶。與月娘瞧。把月娘諕了一跳。說道此是他剛纔只怕吃了酒。劝赶的他這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蓮。都說他幾曾大好生吃酒來。一面煎燈心薑湯灌他。半晌甦着過來。纔說出話兒來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道。我不怎的。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面前黑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由不的身子。就倒了。月娘便要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他說。教他請任醫官來看你。那李瓶兒又嗔教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攪了他吃酒。月娘分付迎春。打鋪教你娘睡罷。月娘于是也就吃不成酒了。

分付收拾了家火都歸後邊去了西門慶陪侍吳大舅衆人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慌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臘査黄了扯着西門慶衣袖哭泣西門慶問其所以李瓶兒道我到屋裡坐橋子不知怎的下邊只顧似尿也一般流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黒黒的起來穿裙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恁甚麽就顧不的了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丫頭都在那里不看你怎的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大丫頭都在根前和奶子攙扶着我不然還不知跌得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明日還早使小厮請任醫官來看你看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睡了一夜次日早辰投往衙門里去了旋使琴童騎頭口請任醫官去了直到晌

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廳上。陪吃了茶。使小厮說進去。李瓶兒房里。收拾乾淨。薰下香。然後請任醫官到房中。胗畢脉。走出外邊廳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脉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些。七情感傷肝肺火太盛。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復使大官兒後邊問去。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鮮紅者。乃新血也。學生撮過藥來。若稍止則可有望。不然難爲矣。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語。你我厚間。又是明川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茶。送出門。隨即具一疋杭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討將藥來。名曰歸脾湯。乘熱而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西門慶越發慌了。又請大街口胡太醫來瞧。胡太醫說是氣冲血管。熱入血室。亦

取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月娘見前邉亂着請太醫。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一件雲絹比甲兒。并花翠裝了個盒子。打發他坐轎子去了。花子由自從開張那日。吃了酒去。聽見李瓶兒不好。至是使了花大嫂買了兩物禮來。看他。見他瘦的黃懨懨兒。不比往時。兩個在屋裡。大哭了一回。月娘後邉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外住的一個看婦人科的趙太醫。指下明白。極看得好。前歲小姪媳婦。月經不通。是他看來。老爹這里差人。請他來看看六娘。管情就好。西門慶於是就使玳安同王經兩個。疊騎着頭口。往門外請趙太醫去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來。在廂房坐的。和他商議。第六個房下。甚是不好的重。如之柰何。伯爵失驚道。這個嫂子。貴恙說好些。怎

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沒了。一向着了憂慼。把病來又犯了。昨日重陽。我說接了申二姐。節間你每打夥兒散悶頑耍。他又沒大好生吃酒。誰知走到屋中。就不好暈起來。一交跌倒在地。把臉都磕破了。請任醫官來看。說脉息比前沉重。吃了藥。倒越發血盛了。伯爵道。哥。你請胡太醫來看。怎的說。西門慶道。胡太醫說。是氣冲了血管。吃了他的。也不見動静。今日韓夥計說。門外一個趙太醫。名喚趙龍崗。專科看婦女。我使小厮騎頭口請去了。一回。把我焦愁的了不得。生生爲這孩子不好。是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婦女人家。又不知個回轉勸着他。又不依你。教我無法可處。正說着。平安來報喬親家爹來了。西門慶一面讓進廳上坐。敍禮已畢。坐下。喬大戶道。聞得六親

家母有些不安。昨日舍甥到家。請房下便來奉看。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沒了。他着了憂慼。身上原有些不調。又感發起來了。蒙親家掛心。喬大戶道。也曾請人來看不曾。西門慶道。常吃任後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街胡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趙龍崗去了。喬大戶道。咱縣門前住的行醫何老人。大小方脉俱精。他兒子何岐軒。見今上了個冠帶醫士。親家何不請他來看看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好。等小价請了趙龍崗來。看了脉息。看怎的說。再請他來不遲。喬大戶道。親家依我愚見。如今請了何老人來。看了親家母脉息。講說停當。安在廂房內坐的。待盛价門外。請將趙龍崗來。看他胗了脉。怎麽說。教他兩個細講一講。就論出病原來了。然後下藥。無

有個不效之理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拏我拜帖兒和喬通去請縣門前行醫何老人來玳安等應諾去了西門慶請伯爵到廳上與喬大戶相見同坐一處吃茶那消片晌之間何老人到來進門與西門慶喬大戶等作了揖讓于上面坐下西門慶舉手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髯皓首喬大戶又問令郎先生肆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也不得閒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還這等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痴長八十一歲敘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廝說進去須臾請至房中就床看李瓶兒脉息旋攙扶起來坐在炕上挽着香雲𢄙隔三焦形容瘦的十分狼狽了但見他

面如金紙。體似銀條。看看減褪手標。漸漸消磨精彩。胸中氣急。連朝水米怕沾唇。五臟膨脝。盡日藥丸難下腹。隱隱耳虛聞磬响。昏昏眼暗覺螢飛。六脉細沉東岳判官催命去。一靈縹緲。西方佛子喚同行。喪門弔客已臨身。扁鵲盧醫難下手。

那何老人看了脉息。出來外邊廳上。向西門慶喬大戶說道。這位娘子。乃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細思當初起將病之由。看是也不是。西門慶道。你老人家如何治療。正相論間。忽報琴童和王經門外請了趙先生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門慶道。也是夥計舉來一醫者。你老人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了脉息出來。你老人家和他兩個相講一講。好下藥。不一時。從外而入。西門慶與他敘禮畢。然後與衆人

相見。何二老居中。讓他在左。應伯爵在右。西門慶主位相陪。來安兒拿上茶來。吃了。收下盞托去。此人便問二位尊長貴姓。喬大戶道。俺二人一位姓何。一位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敢問先生高姓。尊寓何處。治何生理。其人荅道。不敢在下小子。家居東門外。頭條巷二郎廟。三轉橋。四眼井住的。有名趙搗鬼。便是。平生以醫為業。家祖見為太醫院院判。家父見充汝府良醫。祖傳三輩。習學醫術。每日攻習王叔和。東垣勿聽子。藥性賦。黃帝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潔古老脉訣。加減十三方。千金奇効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無書不看。藥用胸中活法。脉明指下玄機。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八裡。定關格之沉浮。風虗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弦洪芤石之脉理。莫

不通曉小人拙口鈍腮不能細陳聊有幾句道其梗槩便道

我做太醫姓趙　門前常有人叫　只會賣杖搖鈴

那有真材實料　行醫不按良方　看脉全憑嘴調

撮藥治病無能　下手取積兒妙　頭疼須用繩箍

害眼全憑艾醮　心疼定敢刀剜　耳聾宜將針套

得錢一味胡醫　圖利不圖見効　尋我的少吉多凶

到人家有哭無笑　正是

半積陰功半養身　古來醫道通仙道

衆人聽了都呵呵笑了何老人道你門裡出身門外出身趙太

醫道門裡出身怎的說門外出身怎的說何老人道你門裡出

身有父待子接脉理之良法若是門外出身只可問病下藥而

巳。趙太醫道老先生。你就不知道古人云望聞問切。神聖功巧。學生三輩門裡出身。先問病後看脉還要觀其氣色就如同子平兼五星。還要觀手相貌纔看得准。庶乎不差何老人道既是如此。請先生進看去。西門慶即令琴童後邊說去。又請了趙先生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李瓶兒房中。那李瓶兒方纔睡下安逸一回。又攙扶起來。靠着枕褥坐着。這趙太醫先胗其左手。次胗右手。便教老夫人。抬起頭來看看氣色。那李瓶兒真個把頭兒揚起來。趙太醫教西門慶老爹。你問聲老夫人我是誰。西門慶便問李瓶兒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擡頭看了一眼便低聲說道他敢是太醫。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死不成還認的人哩。西門慶笑道趙先生你用心看。我重謝你。一面看視

了半日說道老夫人此病休怪我說據看其面色又胗其脉息非傷寒則爲雜症不是產後定然胎前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胗一胗先生道敢是飽悶傷食飲饌多了西門慶道他連日飯食通不十分進趙先生又道莫不是黃病西門慶道不是趙先生道不是如何面色這等黃又道多管是脾虛泄瀉西門慶道也不是泄疾趙先生道不泄瀉却是甚麽怎生的害個病也教人摸不着頭腦坐想了半日說道我想起來了不是便毒魚口定然是經水不調勻西門慶道女婦人那里便毒魚口來你說這經事不調倒有些近理趙先生道南無佛耶小人可怎的也猜着一座兒了西門慶問如何經事不調勻趙先生道不是乾血癆就是血山崩西門慶道實說與先生房下如

此這般下邊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你有甚急方合些好藥與他吃我重重謝你趙先生道不打緊處小人有藥等我到前邊寫出個方來好配藥去西門慶一面同他來到前廳喬大戶何老人還未去問他甚麽病源趙先生道依小人講只是經水淋漓何老人道當用何藥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一妙方用着這幾味藥材吃下去管情就好聽我說

甘草甘遂與硇砂藜蘆巴豆與芫花人言調着生半夏用烏頭杏仁天麻這幾味兒齊加葱蜜和丸只一撾清辰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聽了便道這等藥吃了不藥殺人了趙先生道自古毒藥苦口利于病若早得摔手伶俐強如只顧牽經西門慶道這

厮俱是胡說教小厮與我扠出去喬大戶道𦕈計旣舉保來一塲醫家休要空了他西門慶道旣是恁說前邊鋪子裡稱二錢銀子打發他去罷那趙太醫得了二錢銀子往家一心忙似箭兩脚走如飛西門慶見打發趙太醫去了因向喬大戶說此人原來不知甚麽何老人道老拙適纔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的趙搗鬼專一在街上賣杖搖鈴哄過往之人他那里曉的甚脉息病源因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貼藥來遇緣看服畢經水少減胸口稍開就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止飲食再不進就難爲矣說畢起身西門慶這里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拏盒兒討將藥晚夕與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其分毫動靜吳月娘道你也省可里與他藥吃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麽兒只顧

拿藥陶碌他前者那吳神仙筭他二十七歲有血光之災今年却不整廿七歲了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教替他打筭筭這祿馬數上看如何只怕犯着甚麼星辰替他禳保禳保西門慶這里旋差人拏帖兒往周守備府裡問去那裡說吳神仙雲遊之人來去不定但來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裡往武當山去了要打數筭命真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數一數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家門去一生別後事都如眼見西門慶隨即使陳經濟拏三錢銀子逕到北邊真武廟門首抄尋有黃先生家門上貼着抄筭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星陳經濟向前作揖奉上卦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筭說與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筭子一打就說這女

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壬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借四歲行運四歲己未十四歲戊午廿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星照命又犯喪門五鬼災殺作梗夫計都者乃陰晦之星也其像猶亂絲而無頭變異無常人運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正二三七九月病災有損暗傷財物小口凶殃小人所筭口舌是非主失財物若是陰人大為不利斷云

計都流年臨照　命逢陸地行舟　必然家主皺眉頭
靜裡躊躇無奈　閒中悲慟無休　女人犯此問根由
必似亂絲不久　切記胎前產後　其數曰
莫道成家在晚時　止緣父母早先離

芳姿嬌媚年來美　百計俱全更有思
傳揚伉儷當龍至　榮合屠羊看虎威
可憐情熟恩情失　命入鷄宫葉落裏
抄畢數封付與經濟拏來家西門慶正和應伯爵温秀才坐的見經濟抄了數來拏到後邊解說與月娘聽命中多凶少吉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眉頭搭上三黄鎖腹内包藏萬斛愁正是
高貴青春遭大喪　伶俐醒然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定載　筭來由命不由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解禳祭燈法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行藏虛實自家知　禍福因由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閒中點檢平生事　靜裡思量日所爲
常把一心行正道　自然天理不相虧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藥百般醫治無效。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還閘着梳頭洗臉。還自巳下炕來坐淨桶。次後漸漸飲食減少。形容消瘦。下邊流之不止。那消幾時。把個花朶朶人兒。瘦弱的不好看。也不着的炕了。只在裀褥上鋪墊草紙。恐怕人進來嫌穢惡。教丫頭燒着下些香

在房中西門慶見他肐膊兒瘦的銀條兒相似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兒便道我的哥（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曹事事未信不誣矣）你還往衙門中去只怕悮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吃下邊流的虧若得止住不流了再把口裏放開吃下些飲食兒就好了你男子漢常絆住你在房中守着甚麼西門慶哭道我的姐姐我見你不好心中捨不的你李瓶兒道好傻子只不死將來你攔的住那些又道我要對你說也沒與你說我不知怎的但沒人在房裡心中只害怕恰似影影綽綽有人在我跟前一般夜裡要便夢見他恰似好時的拏刀弄杖和我廝嚷孩子也在他懷裡我去奪反被他推我一交說他那里又買了房子來纏了好幾遍只叫我去只不好對你說西門慶聽了說道人死如燈滅這幾年知道他

往那里去了。此是你病的久了。下邊流的你這神虛氣弱了。那里有甚麼邪魔魍魎家親外祟。我明日往吳道官廟裡討兩道符來。貼在這房門上。看有邪祟沒有。說話中間。走到前邊。即差玳安騎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走到路上。迎見應伯爵和謝希大下頭口。因問你爹在家裡。玳安道。爹在家裡。又問你往那里去。玳安道。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伯爵與謝希大到西門慶家。因說道。謝子純聽見嫂子不好。諕了一跳。敬來問安。西門慶道。這兩日較好些。告訴身上瘦的通不相模樣了。丟的我上不上下不下。却怎生樣的孩子死了。隨他罷了。成夜只是哭。生生憂慮出病兒來了。勸着又不依你。教我有甚法兒處。伯爵道。哥你又使玳安往廟裡。做甚麼去。西門慶悉把李瓶兒房中無人。害

怕之事告訴一遍只恐有邪祟教小廝問吳道官那里討兩道符來貼在房中鎮壓鎮壓謝希大道哥此是嫂子神氣虛弱那里有甚麽邪祟魍魎來伯爵道哥若遣邪也不難門外五岳觀潘道士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遣的好邪有名喚何潘捉鬼常將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請請他來看看嫂子房裡有甚邪祟他就知道你就教他治病他也治得西門慶道等討了吳道官符來看在那里住沒奈何你就領小廝騎了頭口請了他來伯爵道不打緊等我去天可憐見嫂子好了我就頭着地也走說了一回話伯爵和希大吃了茶起身自勾當去了玳安兒討了符來貼在房中晚間李瓶兒還害怕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剛纔和兩個人來拏我見你進來躲出去了西門慶道你休信邪

不妨事。昨日應二哥說。此是你虗極了。他說門外五岳觀有個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遣的好邪。我明日早教應二哥去請他來看你。有甚邪祟。教他遣遣。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請他早早來。那厮他剛纔發恨而去。明日還來拏我哩。你快些使人請去。西門慶道。你若害怕。我使小厮。拏轎子接了吳銀兒。和你做兩日伴兒。李瓶兒搖頭兒說。你不要叫他。只怕悮了他家里勾當。西門慶道。叫老馮來。伏侍你兩日兒如何。李瓶兒點頭兒。這西門慶一面使來安往那邊房子裡叫馮媽媽。又不在。鎖了門出去了。對與一丈青說下。等他來。好歹教他快來宅內六娘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下玳安。明日早起。你和應伯爵往門外五岳觀請潘道士去了。俱不在話下。次日只見觀音庵王姑子。跨

着一盒兒粳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盒兒十香瓜茄來看李瓶兒見他來連忙教迎春攙扶起來坐的王姑子道了問訊李瓶兒道請他坐下王師父你自印經時去了影邊兒通不見你我恁不好你就不來看我看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通不知你不好昨日他大娘使了大官兒到庵里我纔曉得的又說印經來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淫婦合了一塲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塲經只替他赶了網兒背地裡和印經家打了一兩銀子夾帳我通沒見一個錢兒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爲他氣的我不好了把大娘的壽日都悞了沒曾來李瓶兒道他各人作業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子道誰和他爭執甚麽李瓶兒道大娘好不惱你哩說你把他受生

的經都悮了王姑子道我的菩薩我雖不好敢悮了他的經在家整誦了一個月受生昨日纔圓滿了今日纔來先到後邊見了他把我這些屈氣告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甚麽這盒粳米和些十香爪幾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粥兒大娘纔教小玉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與李瓶兒看了說道多謝你費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兒來我親看你娘吃些粥兒那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分付迎春擺茶來與王師父吃王姑子道我剛纔後邊大娘屋裡吃了茶煎些粥米我看着你吃些粥兒不一時迎春安放卓兒擺了四樣茶食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拿上李瓶兒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黃霜霜乳餅兩盞粳米粥一雙小

牙快迎春拏着奶子如意兒在旁拏着甌兒喂了半日只呷了
兩三口粥兒咬了一些乳餅兒就搖頭兒不吃了教拏過去罷
王姑子道人以水食爲命恁煎的好粥兒你再吃些兒不是李
瓶兒道也得我吃的下去是怎的迎春便把吃茶的卓兒掇過
去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身上肌體都瘦的沒了諕了一跳
說道我的奶奶我去時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得恁樣
的了如意兒道可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爹請了太
醫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着了
驚諕不好娘晝夜憂慼那樣劳碌連睡也不得睡實指望哥兒
好了不想沒了成日着了那哭又着了那瘖氣瘖惱在心裡就
是鉄石人也禁不的怎的不把病又犯了是人家有些氣惱兒

對人前分解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語着緊問還不說哩。王姑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的誰氣着他？奶子道：王爺你不知道，誰氣着他？因使綉春外邊瞧瞧，看關着門，不曾路上說話，草裡有人，不備俺娘都因為着了那邊五娘一口氣。他那邊貓撾了哥兒手，生生的諕出風來。爹來家，那等問着娘，娘只是不說。落後大娘說了，纔把那貓來摔殺了，他還不承認，拏俺每煞氣。八月裡哥兒死了，他每日那邊指桑樹罵槐樹，百般称快，俺娘這屋裡分明聽見，有個不惱的？左右背地裡氣，只是無眼淚，因此這樣暗氣暗惱，纔致了這一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在心裡，歹也在心裡，姊妹之間，自來没有個面紅面赤，有件稱心的衣裳，不等的別

人有了他還不穿出來這一家子那個不叨貼他娘些兒可是說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他不道是王姑子道怎的不道是如意兒道相五娘那邊潘姥姥來一遭遇着爹在那邊歇就過來這屋裡和娘做伴兒臨去娘與他鞋面衣服銀子甚麽不與他五娘還不道是李瓶兒聽見便嗔如意兒你這老婆平白只顧說他怎的我已是死去的人了隨他罷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卑王姑子道我的佛爺誰知道你老人家這等好心天也有眼望下看著哩你老人家往後來還有好處李瓶兒道王師父還有甚麽好處一個孩兒也存不住去了我如今又不得命身底下弄這等疾就是做鬼走一步也不得個伶俐我心裡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兒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

幾位師父多誦些血盆經懺我這罪業還不知墮多少罪業哩王姑子道我的菩薩你老人家忒多慮了天可憐見到明日假若好了是的你好心人龍天自有加護正說着只見琴童兒進來對迎春說爹分付把房內收拾收拾花大舅便進來看娘在前邉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道我且往後邉走走去李瓶兒道王師父你休要去了與我做兩日伴兒我還和你說話哩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不去不一時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問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語花子油道我不知道昨日聽見這邉大官兒去說纔曉的明日你嫂子來看你那李瓶兒只說了一聲多有起動就把面朝裡去了花子油坐了一回起身到前邉向西門慶說道俺過世公公老爺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七

藥曾吃來不曾不拘婦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兒吃下去即止大姐他手裡有收下此藥何不服之西門慶道這藥也吃過了昨日本府胡大尹來拜我因說起此疾他也得了個方兒棕灰與白鷄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的比常更多了花子油道這個就難爲了姐夫你早替他看下副板兒預備他罷明日教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西門慶再三欵留不住作辭去了妳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墊草帋在身底下只見馮媽媽來到向前道了萬福如意兒道馮媽媽貴人怎的不來看看娘昨日爹使來安兒叫你去來說你鎖着門往那里去來馮婆子道說不得我這苦成日往廟裡修法早辰出去了是也直到黒不是也直到黒來家倘有那些張和尚李和尚王和

尚如意兒道你老人家怎的這些和尚早時沒王師父在這裡那李瓶兒聽了微笑了一笑兒說道這媽媽子单管只撒風如意兒道馮媽媽叫着你還不來娘這幾日粥兒也不吃只是心内不耐煩你剛纔來到就引的娘笑了一笑兒你老人家伏侍娘兩日管情娘這病就好了馮媽媽道我是你娘退灾的博士又笑了一回因向被窩裡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兒也罷了又問坐楣子還下的來迎春道下的來倒好前兩遭娘還閒鬬俺每攙扶着下來這兩日通只在炕上鋪墊草紙一日回兩三遍如意兒道本等没吃甚麽大食力怎禁的這等流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看見馮媽媽說道老馮你也常來這邉瞧瞧怎的去了就不來婆子道我的爺我怎不來這兩日醃

菜的時候掙兩個錢兒醃些些菜在屋裡遇着人家領來的業障好與他吃不然我那討閒錢買菜兒與他吃西門慶道你不對我說昨日俺庄子上起菜撥兩三畦與你也勾了婆子道又敢纏你老人家說畢老馮過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旁薰熱芸香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裡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辰吃了些粥兒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師父送了乳餅蒸來娘只咬了一些些兒呷了不上兩口粥湯就丟下了西門慶道剛纔應二哥小廝門外請那潘道士又不在了明日我教來保騎頭口再請去李瓶兒道你上緊着人請去那廝但合上眼只在我根前纏西門慶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管情請了他替你把這那祟遣遣再服他些藥

兒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奴巳是得了這個拙病那裡好甚麼。若好只除非再與兩世人是的。奴今日無人處和你說些話兒。奴指望在你身邊團圓幾年死了。也是做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沒造化。這般不得命抛閃了你去了。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鬼門關上罷了。說着。一把拉着西門慶手。兩眼落淚哽咽再哭不出聲來。那西門慶亦悲慟不勝。哭道我的姐姐。你有甚話只顧說。兩個正在屋裡哭。忽見琴童兒進來。說荅應的稟爹。明日十五衙門裡拜牌畫公座。大發放。爹去不去。班頭好伺候西門慶道我明日不得去。拏我帖兒。回你夏老爹。自家拜了牌罷琴童應諾去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依我還往衙門去。休要悮了你公事要緊。

我知道幾時死還早哩西門慶道我在家守你兩日兒其心安忍你把心來放開不要只管多慮了剛纔他花大舅和我說教我早與你看下副壽木冲你冲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點頭兒便道也罷你休要信着人使那憨錢將就使十來兩銀子買副熟料材兒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墳旁只休把我燒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搶些漿水也方便些你惹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哩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如刀剜肝膽劍挫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說的是那裡話我西門慶就窮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正說着只見月娘親自拏着一小盒兒鮮蘋菠進來說道李大姐他大娘子那裡送蘋菠兒來與你吃因令迎春你洗净了拏刀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娘子

揪心不一時迎春旋去皮兒切了用甌兒盛貯西門慶與月娘在旁看着拈喂了一塊與他放在口內只嚼了些味兒還吐出來了月娘恐怕勞碌他安頓他面朝裡就睡了西門慶與月娘都出來外邊商議月娘便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沉重你不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來預備着他直到那臨時到節熱亂又亂不出甚麼好板來馬捉老鼠一般不是那幹營生的道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適纔我畧與他題了題兒他分付休要使多了錢將就擡副熟板兒罷你惹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倒把我傷心了這一會我說亦發請潘道士來看了他看板去罷月娘道你看没分曉一個人的形也脫了關口都鎖住勺水也不進來還妄想指望好咱一壁打鼓一壁磨旗幸

的他若好了把棺材就捨與人也不值甚麽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同月娘到後邊使小厮叫將賁四來在廳上問他誰家有好材板你和姐夫兩個拏銀子看一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戶家新到了幾副好板西門慶道既有好板即令陳經濟你後邊問你娘要四錠大銀子來你兩個看去那陳經濟少頃取了五錠元寶出來同賁地傳去了直到後晌纔來回話西門慶問怎的這咱纔來他二人回說到陳千戶家看了幾副板都中等又價錢不合回來到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尚舉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尚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時帶來預備他老夫人的兩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這一副墻磕底蓋堵頭俱全共大小五塊定要三百七十兩銀子喬親家爹同俺每

還去看了板是無比的好板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退了五十兩銀子不是明年上京會試用這幾兩銀子便也還捨不得賣這副板還看咱這裡要別人家定要三百五十兩西門慶道既是你喬親家爹主張兌三百二十兩擡了來罷休要只顧搖鈴打鼓的了陳經濟道他那裡收了咱二百五十兩還找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娘又要出七十兩雪花銀子二人去了比及黃昏時分只見許多閒漢用大紅氊條裹着擡板進門放在前廳天井內打開西門慶觀看果然好板隨即叫匠人來鋸開裡面噴香每塊五寸厚二尺五寸寬七尺五寸長與伯爵觀看滿心歡喜向伯爵道這板也看得過了伯爵口不住只顧喝采不已說道原說是姻緣板大抵一物必還有

一王嫂子嫁哥一塲今日暗受這副材板勾了分付匠人你用心只要做的好你老爹賞你五兩銀子匠人道小人知道一面在前廳七手八脚連夜攢造棺槨不題伯爵囑來保明日早五更去請潘道士他若來就同他一答兒來不可遲滯說畢陪西門慶晚夕在前廳看着做材到一更時分纔家去了西門慶道明日早些來只怕潘道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出門去了却說老馮與王姑子晚夕都在李瓶兒屋里相伴只見西門慶前邊散了進來看視要在屋裡睡李瓶兒不肯說道没的這屋裡齷齷齪齪的他每都在這裡不方便你往別處睡去罷西門慶又見王姑子都在這裡遂過那邊金蓮房中去了李瓶兒教迎春把角門關了上了拴教迎春點着燈打開箱子取出幾

件衣服銀餙來。放在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他了五兩一錠銀子一疋紬子等我死後你好歹請幾位師父與我誦血盆經懺王姑子道我的奶奶你忒多慮了天可憐見你只怕好了李瓶兒道你只收着不要對大娘說我與你銀子只說我與了你這疋紬子做經錢王姑子道我理會了于是把銀子和紬子接過來了又喚過馮媽媽來向枕頭邊也拏過四兩銀子一件白綾襖黃綾裙一根銀掠兒遞與他說道老馮你是個舊人我從小兒你跟我到如今我如今死了去也甚麽這一套衣服并這件首餙兒與你做一念兒這銀子你收着到明日做個棺材本兒你放心那房子等我對你爹說你只顧住着只當替他看房兒他莫不就攆你不成馮媽媽一手接了銀子和衣服倒身下

拜哭的說道老身没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與老身做一日主兒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那裡歸着李瓶兒又叫過奶子如意兒與了他一襲紫紬子襖兒藍紬裙一件舊綾披襖兒兩根金頭簪子一件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奶哥兒一場哥兒死了我原說的教你休撅上奶去實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還對你爹和你大娘說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兒也不打發你出去了就教接你的奶兒罷這些衣物與你做一念兒你休要抱怨那奶子跪在地下磕着頭哭道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没曾大氣兒呵着小媳婦還是小媳婦没造化哥兒死了娘又這般病的不得命好歹對大娘說小媳婦男子漢又没了死活只在爹娘這裡答應了

出去接奔那里。說畢。接了衣服首飾。磕了頭起來立在旁邊只顧揩眼淚李瓶兒。一面叫過迎春繡春來跪下。囑付道你兩個也是你從小兒在我手裡答應一塲。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每了。你每衣服。都是有的。不消與你了我每人與你這兩對金裹頭簪兒。兩枝金花兒。做一念兒。那大丫頭迎春。巳是他爹收用過的。出不去了。我教與你大娘房裡拘管着。這小丫頭繡春。我教你大娘尋家兒人家。你出身去罷。省的觀眉說眼在這屋裏。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見出樣兒來了。你伏侍別人。還相在我手裡。那等撒嬌撒痴。好也罷。歹也罷了。誰人容的你。那繡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也不出這個門。李瓶兒道。你看傻丫頭我死了。你在這屋裡伏侍誰。繡春道我守着娘的

靈李瓶兒道就是我的靈供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你少不的也還出去繡春道我和迎春都荅應大娘李瓶兒道這個也罷了這繡春還不知甚麽那迎春聽見李瓶兒囑付他接了首飾一面哭的言語說不出來正是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囑付了到天明西門慶走進房來李瓶兒問買了我的棺材來了沒有西門慶道從昨日就擡了板來在前邊做材哩且冲你冲你若好了情愿捨與人罷李瓶兒因問是多少銀子買的休要使那枉錢往後不過日子哩西門慶道沒多只給了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還多了預備下與我放着那西門慶說了回出來前邊看着做材去了只見吳月娘和李嬌兒先進房來看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

俺心裡却怎樣的。李瓶兒揝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不成
了。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麼話兒。二娘也在這裡你和俺
兩個說。李瓶兒道。奴有甚話說。奴與娘做姊妹。這幾年。又沒曾
虧了我。實承望和娘相守到白頭。不想我的命苦。先把個寃家
沒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這個拙病。死去了。我死之後。房裡這
兩個丫頭無人收拘。那大丫頭。已是他爹收用過的。教他往娘
房裡伏侍娘。小丫頭。娘若要使喚。留下。不然。尋個单夫獨妻與
小人家做媳婦兒去。罷省的教人。駡沒主子的奴才。也是他伏
侍奴一場。奴就死口眼也閉。又奶子如意兒。再三不肯出去。大
娘也看着奴分上。也是他奶孩兒一場。明日娘十月已満生下
哥兒。就教接他奶兒罷。月娘道。李大姐你放寛心。都在俺兩個

身上說內得吉你若有些山高水低迎春教他伏侍我綉春教他伏侍二娘罷如今二娘房裡丫頭不老實做活早晚要打發出去教綉春伏侍他罷奶子如意兒旣是你說他沒頭奔咱家那裡占用不下他來就是我有孩子沒孩子到明日配上個小厮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罷了李嬌兒在旁便道李大姐你休只要顧慮一切事都在俺兩個身上綉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我收拾房內伏侍我等我擡舉他就是了李瓶兒一面教奶子和兩個丫頭過來與二人磕頭那月娘由不得眼淚出不一時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都進來看他李瓶兒都留了幾句姊妹仁義之言不必細記落後待的李嬌兒玉樓金蓮衆人都出去了獨月娘在屋裡守着他李瓶兒悄悄向月娘哭泣說道娘到

明日好生看養着。與他爹做個根蒂兒。休要似奴心粗。吃人暗算了。月娘道姐姐。我知道。看官聽說。自這一句話就感觸月娘的心來。後次西門慶死了。金蓮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着李瓶兒臨終這句話。正是惟有感恩并積恨。千年萬載不成塵。

正說話中間。只見琴童。分付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觀請了潘法官來了。月娘一面看着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淨。伺候淨茶淨水。焚下百合真香。月娘與衆婦女。都藏在那邊床屋裡聽覷。不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進來。怎生形相。但見

頭戴雲霞五岳觀。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繫雜色綵絲縧。背上橫紋古銅劒。兩隻脚穿雙耳麻鞋。手執五明降鬼扇。八字眉。兩個杏子眼。四方口。一道落腮鬍。威儀凛凛。相貌堂堂。若非

霞外雲遊客。定是蓬萊玉府人。

只見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恰走到李瓶兒房。穿廊臺基下。那道士往後退訖兩步。似有呵叱之狀。爾語數四。方纔左右揭簾進入房中。向病榻而至。運雙睛努力。以慧通神目一視。仗劍手內掐指步罡。念念有辭。早知其意。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焚了香。這潘道士焚符喝道。直日神將不來等甚。噀了一口法水去。見一陣狂風所過。一黃巾力士現于面前。但見

黃羅抹額。紫綉羅袍。獅蠻帶緊束狼腰。豹皮褌牢拴虎體。常遊雲路。每歷罡風。洞天福地。片時過岳瀆酆都。撚指到業龍作孽。向海底以擒來。妖魅爲殃。劈山穴而提出。玉皇殿上稱爲符使之名。非極卓前立有天丁之號。常在壇前護法。每來

世上降魔。胸懸雷部赤銅牌。手執宣花金蘸斧。

那位神將。拱立堦前。大言召吾神。那廂使令。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李氏陰人不安。投告于我案下。汝即與我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即與我擒來。毋得遲滯。言訖。其神不見。須臾。潘道士瞑目變神。端坐于位上。據案擊令牌。恰似問事之狀。良久乃止。出來。西門慶讓至前邊捲棚內。問其所以。潘道士便說。此位娘子。惜乎爲宿世寃愆。所訴于陰曹。非邪祟也。不可擒之。西門慶道。法官可解禳得麽。潘道士道。寃家債主。須得本人。可捨則捨之。雖陰官亦不能强。因見西門慶禮貌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羊的。二十七歲。潘道士道也罷。等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看他命燈何如。西門慶問幾時祭。用

何香燭祭物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五更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燈壇以黃絹圍之鎮以生辰壇斗祭以五穀棗湯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燈二十七盞上浮以華蓋之儀餘無他物壇內俯伏行禮貧道祭之雞犬皆關去不可入來打攪可齋戒青衣在內這西門慶都一一備辦停當就不敢進入在書房中沐浴齋戒換了淨衣那日留應伯爵也不家去了陪潘道士吃齋饌到三更天氣建立燈壇完備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燈壇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台華蓋周列十二宮辰下首纔是本命燈共合二十七盞先宣念了投詞西門慶穿青衣俯伏堦下左右盡皆屏去再無一人在左右燈燭熒煌一齊點將起來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髮來仗劍口中念念有詞望天罡取眞

罡布步訣躡瑶壇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一聲雷但見晴天星明朗燦忽然一陣地黒天昏捲棚四下皆垂着簾幙須臾起一陣怪風所過正是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彷彿入戶穿簾定是摧花落葉推雲出岫送雨歸川鴈迷失伴作哀鳴鷗鷺驚群尋樹杪嫦娥急把蟾宫閉列子空中叫故人

大風所過三次一陣冷氣來把李瓶兒二十七盞本命燈盡皆刮盡惟有一盞復明那潘道士明明在法座上見一個白衣人領着兩個青衣人從外進來手裡持着一紙文書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觀看却是地府勾批上面有三顆印信諕的慌忙下法座來向前喚起西門慶來如此這般說道官人請起來罷娘子

已是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本命燈已滅。豈可復救乎。只在旦夕之間而已了。那西門慶聽了。低首無語。滿眼落淚。哭泣哀告。萬望法師搭救則個。潘道士道。定數難逃。難以搭救了。就要告辭。西門慶再三款留。等天明早行罷。潘道士道。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栖廟止。自然之道。西門慶不復强之。因令左右捧出布一疋。白金三兩。作經襯錢。潘道士道。貧道奉行皇天至道。對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取罪不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疋。作道袍穿。就作辭而行。囑付西門慶。今晚官人。却忌不可往病人房裡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言畢。送出大門。拂袖而去。西門慶歸到捲棚內。看着收拾燈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向伯爵坐的。不覺眼淚出。伯爵道。此乃各人稟的壽數。到此地位。强求不得。

哥也少要煩惱因打四更時分說道哥你也辛苦了安歇安歇罷我且家去明日再來西門慶道教小厮拏燈籠送你去卽令來安取了燈送伯爵出去關上門進來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在書房內掌着一枝蠟燭心中哀慟口裡只長吁氣尋思道法官戒我休往房里去我怎坐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須得厮守着和他說句話兒于是進入房中見李瓶兒面朝裡睡聽見西門慶進來翻過身來便道我的哥哥你怎的就不進來了因問那道士點的燈怎麽說西門慶道你放心燈上不妨事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還哄我哩剛纔那厮領着兩個人又來在我根前鬧了一回說道你請法師來遣我我已告准在陰司决不容你發恨而去明日便來拏我也西門慶聽了兩淚交流放聲大

哭道我的姐姐你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我實指望和你相伴幾日誰知你又抛閃了我去了寧教我西門慶口眼閉了倒也沒這等割肚牽腸那李瓶兒雙手摟抱着西門慶脖子嗚嗚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聲說道我的哥哥奴承望和你並頭相守誰知奴家今日死去也趂奴不閉眼我和你說幾句話兒你家事大孤身無靠又沒幇手凡事斟酌休要那一冲性兒大娘等你也少要虧了他的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個根絆兒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個官今後也少要往那裡去吃酒早些兒來家你家事要緊比不的有奴在還早晚勸你奴若死了誰肯只顧的苦口說你西門慶聽了如刀剜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掛慮我了我西門慶那世裡

絕緣短倖今世裡與你夫妻不到頭疼殺我也天殺我也李瓶兒又說迎春綉春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說來到明日我死把迎春伏侍他大娘那小丫頭他二娘已承攬他房內無人便教伏侍二娘罷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沒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你丫頭奶子也不打發他出去都教他守你的靈李瓶兒道甚麼靈回個神主子過五七兒燒了罷了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不要管他有我西門慶在一日供養你一日兩個說話之間李瓶兒催促道你睡去罷這咱晚了西門慶道我不睡了在這屋裡守你守兒李瓶兒道我死還早哩這屋裡穢惡薰的你慌他每伏侍我不方便西門慶不得已分付丫頭仔細看守你娘往後邊上房裡對月娘說悉把祭燈不濟之事告訴一遍剛纔我

到他房中。我觀他說話兒還伶俐。天可憐。只怕還熬出來了。也不見得。月娘道。眼眶兒也塌了。嘴唇兒也乾了。耳輪兒也焦了。還好甚麽。也只在早晚間了。他這個病。是恁伶俐。臨斷氣還說話兒。西門慶道。他來了咱家這幾年。大大小小。沒曾惹了一個人。且是又好個性格兒。又不出語。你教我捨得他那些兒題起來。又哭了。月娘亦止不住落淚。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且說李瓶兒喚迎春奶子。你扶我面朝裡畧倒倒兒。因問道。天有多咱時分了。奶子道。雞還未叫。有四更天了。叫迎春替他鋪墊了身底下草紙。搊他朝裡。蓋被停當睡了。衆人都熬了一夜。沒曾睡。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那邊屋裡鎖着。迎春與綉春在面前地坪上。搭着鋪。那裡剛睡倒。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思昏沉

之際夢見李瓶兒下炕來推了迎春一推。囑付你每看家。我去也。忽然驚醒。見卓上燈尚未滅。向床上視之。還面朝裡。摸了摸口內已無氣矣。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可惜一個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場春夢。正是閻王教你三更死。怎敢留人到五更。迎春慌忙推醒眾人。點燈來照。果然見沒了氣兒。身底下流血一窪。慌了手腳。走去後邊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李瓶兒死了。和吳月娘兩步做一步。奔到前邊。揭起被。但見面容不改。體尚微溫。脫然而逝。身上止着一件紅綾抹胸兒。這西門慶也不顧的甚麼身底下血漬。兩隻手抱着他香腮親着。口口聲聲只叫我的沒救的姐姐。有仁義好性兒的姐姐。你怎的閃了我去了。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

活着做甚麽。在房裡離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聲號哭。吴月娘亦揾淚哭涕不止。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合家大小丫鬟養娘。都擡起房子來也一般。哀聲動地哭起來。月娘向李嬌兒。孟玉樓道。不知晚夕多咱死了。恰好衣服兒也不曾得穿一件在身上。玉樓道。娘。我摸他身上還温温兒的。也纔去了不多回兒。咱不趂熱脚兒。不替他穿上衣裳。還等甚麽。月娘因見西門慶搕伏在他身上。撾臉兒那等哭。只叫天殺了我西門慶了。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没過。都是我坑陷了你了。月娘聽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說道你看韶刀。哭兩聲兒丢開手罷了。一個死人身上也没個忌諱。就臉撾着臉兒哭。倘忽口裡惡氣。撲着你是的。他没過好日子。誰過好日子來。

人死如燈滅半晌時不借留的佳他倒好各人壽數到了誰人不打這條路兒來因令李嬌兒孟玉樓你兩個拏鑰匙那邊屋裡尋他裝防的衣服出來咱與他服看着與他穿上叫六姐咱兩個把這頭來整理整理西門慶又向月娘說多尋出兩套他心愛的好衣服與他穿了去月娘分付李嬌兒玉樓你尋他新裁的大紅段遍地錦襖兒栁黃遍地金裙併他今年喬親家去那套丁香色雲紬粧花衫翠藍寬拖子裙并新做的白綾襖黃紬子裙出來罷當下迎春拏着燈孟玉樓拏鑰匙開了床屋裡門白步床上第二個描金箱子裡都是新做的衣服揭開箱蓋玉樓李嬌兒尋了半日尋出三套衣裳來又尋出件綀襯身紫綾小襖兒一件白紬子裙一件大紅小衣兒白綾女襪兒粧花

膝庫腿兒李嬌兒抱過這邊屋裡與月娘瞧月娘正與金蓮燈下替他整理頭髻用四根金簪兒綰一方大鴉青手帕旋勒停當李嬌兒因問尋雙甚麼顏色鞋與他穿了去潘金蓮道姐姐他心裡只愛穿那雙大紅遍地金鸚鵡摘桃白綾高底鞋兒只穿了沒多兩遭兒倒尋那雙鞋出來與他穿了去罷吳月娘道不好倒沒的穿上陰司裡好教他跳火坑你把前日門外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雙紫羅遍地金高底鞋也是扣的鸚鵡摘桃鞋尋出來與他裝綁了去罷這李嬌兒聽了走來向他盛鞋的四個小描金箱兒約百十雙鞋翻遍了都沒有迎春說俺娘穿了來只放在這裡怎的沒有走來廚下問綉春綉春道我看見娘包放在箱坐廚里扯開坐廚子尋還有一大包都是新鞋尋

出來了。衆人七手八脚。都裝捬停當。西門慶率領衆小厮在大
廳上。收捲書畫。圍上幃屏。把李瓶兒用板門擡出。停于正寢。下
鋪錦褥。上覆紙被。安放几筵香案。點起一盞隨身燈來。專委兩
個小厮在旁侍奉。一個打磬。一個炷香。一面使玳安快請陰陽
徐先生來看時批書。月娘打點出裝捬衣服來。就把李瓶兒床
房門鎖了。只留炕屋裡。交付與丫頭養娘。那馮媽媽見沒了王
兒。哭的三個鼻頭兩個眼淚。王姑子且口裡喃喃吶吶。替李瓶
兒念密多心經。藥師經。解寃經。楞嚴經。并大悲中道神咒。請引
路王菩薩。與他接引冥途。西門慶在前廳。手拘着胸膛。由不的
撫尸大慟。哭了又哭。把聲都呼啞了。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好性
兒有仁義的姐姐。不要比及亂着。鷄就叫了。玳安請了徐先生

來向西門慶施禮說道老爹煩惱奶奶沒了在于甚時候西門
慶道因此時候不真睡下之時已打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
了不知多咱時分沒了徐先生道此是第幾位奶奶西門慶道
乃是第六的小妾生了個拙病淹淹纏纏也這些時了徐先生
道不打緊因令左右掌起燈來廳上揭開紙被觀看手掐丑更
說道正當五更二點徹還屬丑時斷氣西門慶卽令取筆硯請
徐先生批書這徐先生向燈下打開青囊取出萬年曆通書來
觀看問了姓氏并生時八字批將下來一故錦衣西門夫人李
氏之喪生于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卒于政和丁酉九月
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日重喪之日煞
高一丈向西南方而去遇太歲煞冲迴斬之局避本家忌哭聲

成服後無妨。入殮之時。忌龍虎鷄蛇四生人。外親人不避。是月娘使出玳安來。教徐先生看看黑書上。往那方去了。這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秘書觀看。說道。今日丙子日。乃是巳丑時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前生曾在濱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世爲女人。屬羊。禀性柔婉。自幼陰謀之事。父母雙亡。六親無靠。先與人家作妾。受大娘子氣。及至有夫主。又不相投。犯三刑六害。中年雖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主生氣疾。肚腹流血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開封府袁指揮家爲女。艱難不能度日。後躭閣至二十歲。嫁一富家。老少不對。中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終。看畢黑書。衆婦女聽了皆各嘆息。西門慶教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請問老

爹停放幾時。西門慶哭道。熱突突怎麽就打發出去的。須放過五七纔好。徐先生道。五七裡沒有安葬日期。倒是四七裡。宜擇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時破土。十二日辛丑巳時安葬。合家六位本命都不犯。西門慶道也罷。到十月十二日發引。再沒那移了。徐先生當寫殃榜。盖伏死者身上。向西門慶道。十九日辰時大殮。一應之物。老爹這里俻下。于是剛打發徐先生出了門。天已發曉。西門慶使琴童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花大舅。然後分班差家下人各親眷處報喪。又使人往衙門中給假。在家整理喪事。使玳安往獅子街取了二十桶瀼紗漂白。三十桶生眼布來。教趙裁顧了許多裁縫在西廂房。先顧人造幃幕帳子卓圍。并入殮衣衾纏帶。各房裡女人衫裙。外邉小厮伴當。每人都是白唐

巾一件白直裰又㐌了一百兩銀子教賁四往門外店裡擡了三十桶魁光麻布二百疋黃絲孝絹一面又教搭匠在大天井內搭五間大棚西門慶因想起李瓶兒動止行藏模樣兒來心中忽然想起忘了與他傳神叫過來保來問那裡有寫眞好畫師尋一個傳神我就把這件事忘了來保道舊時與咱家畫圍屏的韓先兒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畫士革退來家他傳的好神西門慶道他在那里住快與我請來這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熬了一夜沒睡的人前後又亂了一五更心中又着了悲慟神思恍亂只是沒好氣罵丫頭踢小廝守着李瓶兒屍首由不的放聲哭叫那玳安在傍亦哭的言不的語不的吳月娘正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帳子後打夥兒分散各房裡丫頭并家

人媳婦。看見西門慶只顧哭起來。把喉音也叫啞了。問他與茶也不吃。只顧沒好氣。月娘便道你看恁勞叨。死也死了。你沒的哭的他活。哭兩聲丟開手罷了。只顧扯長絆兒哭起來了。三兩夜沒睡。頭也沒梳。臉也還沒洗。亂了恁五更黃湯辣水還沒嘗着。就是鐵人也禁不的。把頭梳了出來。吃些甚麼。還有個主張。好小身子。一時摔倒了。却怎樣兒的。玉樓道。他原來還沒梳頭洗臉哩。月娘道。洗了臉倒好。我頭裡使小厮請他後邊洗臉。他把小厮踢進來。誰再問他來。金蓮接過來道。你還沒見頭裡進他屋裡尋衣裳。教我是不是。倒好意說他。都相恁一個死了。你恁般起來把骨秃肉兒也沒了。你在屋裡吃些甚麼兒出去再亂也不遲。他倒把眼睜紅了的。罵我狗攮的淫婦。管你甚麼事。

金蓮淫婦至此遂心足意了

金蓮當此
快[illegible]
語頭節[illegible]
了

我如今鎮日不教狗攮，却教誰攮哩。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只說人和他合氣。月娘道，熱突突死了，怎麼不疼，你就疼也還放心裡，那裡就這般顯出來。人也死了，不管那有惡氣沒惡氣，就口撾着口那等叫喚，不知甚麼張致。吃我說了兩句，他可可兒來三年沒過一日好日子，鎮日教他挑水挨磨來。孟玉樓道，娘不是這等說，李大姐倒也罷了，沒甚麼倒吃了他爹恁三等九格的。金蓮道，他得過好日子，那個偏受用着甚麼哩，都是一個跳板兒上人。正說着，只見陳經濟手裡拿着九疋水光絹，爹說教娘每剪各房裡手帕，剩下的與娘每做裙子。月娘收了絹，便道姐夫去請你爹進來扒口子飯，這咱七八待晌午，他茶水還沒嚐着哩。經濟道，我是不敢請他，頭裡小廝請他吃飯，差些沒一

脚踢殺了我又惹他做甚麽月娘道你不請他等我另使人請他來吃飯良久叫過玳安來說道你爹還沒吃飯哭這一日了你拿上飯去趂温先生在陪他吃些兒玳安道請應二爹和謝爹去了等他來時娘這裡使人拿飯上去消不的他幾句言語兒管情爹就吃了飯月娘道硶說嘴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裡蛔虫俺每這幾個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就知道他兩個來纔吃飯玳安道娘每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兒那遭少了他兩個爹三錢他也是三錢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隨問怎的着了惱只他到畧說兩句話兒爹就眉花眼笑的說了一回棋童兒請了應伯爵謝希大二人來到進門撲倒靈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的有仁義的嫂子被金蓮和玉樓罵道賊油嘴的

囚根子。俺每都是沒仁義的。二人哭畢扒起來。西門慶與他回禮兩個又哭了。說道哥煩惱煩惱。一面讓至廂房內。與溫秀才敘禮坐下。先是伯爵問道嫂子甚時候沒了。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伯爵道我到家巳是四更多了。房下問我。我說看陰騭嫂子這病巳在七八了。不想剛睡就做了一夢。夢見哥使大官兒來請我說家裡吃慶官酒。教我急急來到。見哥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向袖中取出兩根玉簪兒。與我瞧說一根拆了。教我瞧了半日。對哥說可惜了。這拆了是玉的。完全的倒是硝子石。哥說兩根都是玉的。俺兩個正睡着。我就醒了。教我說此夢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咂嘴。便問你和誰說話。我道你不知。等我到天曉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大官兒到了。戴着白教我只顧跌

腳。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我前夜也做了恁個夢。和你這個一樣兒。夢見東京翟親家那裡。寄送了六根簪兒。內有一根硳拆了。我說可惜兒的。教我夜裡告訴房下。不想前邊斷了氣。好不睜眼的天、撇的我眞好苦。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霎想起來。你教我怎不心疼。平時我又沒曾虧欠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先是一個孩兒也沒了。今日他又長伸腳子去了。我還活在世上做甚麼。雖有錢過北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這嫂子與你是那樣夫妻。熱突突死了。怎的不心疼。爭耐你惹大的家事。又居着前程這一家大小、太山也似靠着你、你若有好歹、怎麼了得、就是這些嫂子都沒主兒。常言一在三在。一亡三亡。哥你聰明

伶伶俐，何消兄弟每說，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疼不過，越不過他的情，成服令僧道念幾卷經，大發送，葬埋在墳裡，哥的心也盡了，也是嫂子一場的事，再還要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當時被伯爵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地透徹，茅塞頓開，也不哭了。須臾，拿上茶來吃了，便喚玳安，後邊說去，看飯來，我和你應二爹、溫師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還未吃飯哩。西門慶道：自後你去了，亂了一夜，到如今，誰嘗甚麼兒來。伯爵道：哥你還不吃飯，這個就糊突了。常言道：寧可折本，休要饑損。孝經上不說的，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死的自死了，存者還要過日子，哥要做個張主。正是：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題醒夢中人。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親朋祭奠開筵宴　西門慶觀戲感李瓶兒

十二瑤臺七寶欄　瓊花落後再開難
龍鬚煮藥醫無效　熊胆為丸晒未乾
蓉帳夜愁紅燭冷　紙窓秋暮翠衾寒
應憐失伴孤飛雁　霜落風高一影單

話說當日應伯爵勸解了西門慶一回拭淚而止令小厮後邊看飯去了。不一時吳大舅吳二舅都到了。靈前行畢禮與西門慶作揖道及煩惱之意請至廂房中與衆人同坐玳安走至後邊向月娘說如何我說娘每不信怎的應二爹來了。一席話說的爹就吃飯了。金蓮道你這賊積年久慣的囚根子鎮日在外

邊替他做牵頭。有個拿不住他性兒的。玳安道。從小兒答應主子。不知心腹。月娘問道。那幾個在廂房子裡坐着陪他吃飯。玳安道。大舅二舅劉纔來和温師父連應二爹。謝爹韓夥計姐夫共爹八位人哩。月娘道。請你姐夫來後邊吃罷了。也擠在上頭。玳安道。姐夫坐下了。月娘分付。你和小厮往厨房裡拿飯去。你另拿甌兒拿粥與他吃。清早辰不吃飯。玳安道。再有誰。止我在家。都使出報喪燒帋買東西。王經又使他往張親家爹那裡借雲板去了。月娘道。書童那奴才。和他拿去是的。怕打了他紗絹展脚兒。玳安道。書童和畫童兩個在靈前。一個打磬。一個伺候焚香燒紙哩。春鴻爹又使他跟賁四換絹去了。嫌絹不好。要換六錢一疋的絹破孝。月娘道。論起來五錢銀子的也罷。又巴巴

兒換去。又道你吽下畫童兒。那小奴才。和他快拿去。只顧還挨

磨甚麽。玳安于是和畫童兩個。大盤大碗。拿到前邊安放八仙

卓席。衆人正吃着飯。只見平安拿進手本來。禀衙門中夏老爹。

差寫字的送了三斑軍衛來。這裡答應討回帖。西門慶看了放

下。分付討三錢銀子賞他。寫期服生雙回帖兒。回你夏老爹。多

謝了。一面吃畢飯。收了家火。只見來保請的畫師韓先生來到。

西門慶與他行畢禮。說道。煩先生揭白傳個神子兒。那韓先生

道。小人理會得了。吳大舅道。動手遲了些。倒只怕面容改了。韓

先生道。也不妨。就是揭白也傳得。正吃茶畢。忽見平安來報。門

外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陪花子油。靈前哭涕了一回。見畢禮數。

與衆人一處。因問甚麽時候。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臨死還伶

伶俐俐說話兒倒瀝下丫頭起來瞧就沒了氣兒因見韓先生傍邊小童拿着屏揷袖中取出抹筆顏色來花子油道姐夫如今要傳個神子西門慶道我心裡疼他少不的留了個影像兒早晚看着題念他題兒一面分付後邊堂客躲開掀起帳子領韓先生和花大舅衆人到根前這韓先生用手揭起千秋旛用五輪寶就着兩點神水打一觀看見李瓶兒勒着鴉青手帕雖故久病其顏色如生姿容不改黃懨懨的嘴唇兒紅潤可愛那西門慶由不的掩淚而哭當下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揷顏色韓先生一見就知道了衆人圖着他求畫應伯爵便道先生此是病容平昔好時比此還生的面容飽滿姿容秀麗韓先生道不須尊長分付小人知道不敢就問老爹此位老夫人前者

五月初一日曾在岳廟裡燒香親見一面可是否西門慶道正是那時還好哩先生你用心想着傳畫一軸大影一軸半身靈前供養我送先生一疋叚子上盖十兩銀子韓先生道老爹分付小人無不用心須臾描染出個半身來端的玉貌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拿與衆人瞧就是一幅美人圖兒西門慶看了分付玳安拿到後邊與你娘每瞧瞧去看好不好有那些兒不是說來好改玳安拿到後邊向月娘道爹說交娘每瞧瞧六娘這影看畫的如何那些兒不像說出去教韓先生好改月娘道成精鼓搗人也不知死到那裡去了又描起影來了畫的那些兒見像潘金蓮接過來道那個是他的兒女畫下影傳下神來好替他磕頭禮拜到明日六個老婆死了畫下六個影纔好孟

玉樓和李嬌兒拿過來觀看說道大娘你來看李大姐這影倒像似好時那等模樣打扮的鮮鮮兒只是嘴唇畧匾了些兒月娘道這左邊額頭畧低了些兒他的眉角比這眉角兒還灣些廝這漢子揭白怎的畫來玳安道他在廟上曾見過六娘一面剛纔想着就畫到這等模樣少頃只見王經進來說道娘每看了快教拿出去喬親家爹來了等喬親家爹瞧哩玳安走到前邊分付韓先生道這裡邊說來嘴唇畧匾了些左額角稍低眉還畧放灣着些兒韓先生道這個不打緊隨即取描筆改正了呈與喬爹瞧喬大户道親家毋這幅尊像是畫得通只是少了口氣兒西門慶滿心歡喜一面遞了三鍾酒與韓先生管待了酒飯江漆盤捧出一疋尺頭十兩白金與韓先生教他先攢造

出半身來就要挂大影不悮出殯就是了俱要用大青大緑珠翠圍髮冠大紅遍地金袍兒百花裙衢花綾禄象牙軸頭韓先生道不必分付小人知道領了銀子教小童拿着插屏拜辭出門喬大戶與衆人又看了一回做成的棺木便道親家毋今日小殮罷了西門慶道如今仵作行人來就小殮大殮還等到三日喬大戶吃畢茶就告辭起身去了不一時仵作行人來伺候紙劄打捲鋪下衣衾西門慶要親與他開光明強着陳經濟做孝子與他抿了目西門慶旋尋出一顆胡珠安放在他口裡登時小殮停當照前停放端正放下帳子合家大小哭了一場來興又早冥衣鋪裡做了四座堆金瀝粉侍奉的捧盆巾盥櫛毛女兒都是珠子纓絡兒銀廂墜兒似真的色綾衣服

一邊兩座擺下靈前供養彝爐商瓶燭臺香盒教錫匠打造停當擺在卓上耀日爭輝又兌了十兩銀子教銀匠打了三付銀爵盞正在廂房中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籍先兌了五百兩銀子一百弔錢來委付與韓夥計管帳賁四與來興兒專管大小買辦兼管外厨房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甘夥計四人輪番陪待往來弔客崔本專管付孝帳來保管外庫房王經管酒房春鴻與畫童專管靈前伺候平安逐日與四名排軍單管人來打雲板捧香紙又是一個寫字帶領四名排軍在大門首記門簿值念經日期打傘相搭挽旛幢無事把門都派委已定寫了告示貼在影壁上各遵守去訖只見皇庄上薛內相差人進了六十根杉條三十條毛竹三百領蘆蓆一百條麻繩拿帖兒與西

門慶。應連忙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拿期服生回帖兒打發去了。分付搭採匠。把棚起脊搭大着些。留兩個門走。把影壁夾在中間。前廚房內。還搭三間罩棚。大門首紮七間榜棚。請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先念倒頭經。每日兩個茶酒。在茶坊內伺候茶水。外廚房兩名廚役。答應各項飯食。花大舅吳二舅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西門慶交溫秀才起孝帖兒要開刊去。令寫荊婦奄逝。悄悄拿與應伯爵看。伯爵道。這個理上說不通。見有如今吳家嫂子在正室。如何使得這一個出去。不被人議論。就是吳大哥心內也不自在。等我慢慢再與他講。你且休要寫着。陪坐至晚。各散歸家去了。西門慶晚夕也不進後邊去。就在李瓶兒靈傍邊。裝起一張涼牀。拿圍屏圍着。鋪陳停當。獨自宿歇。有春鴻書童

兒近前伏侍天明便往月娘房裡梳洗裁縫做白唐巾孝冠孝衣白絨襪白履鞋經帶隨身第二日清辰夏提刑就來探喪弔問慰其節哀西門慶還禮畢温秀才相陪待茶而去到門首分付寫字的好生在此答應查有不到的排軍呈來衙門內懲治說畢騎馬往衙門中去了西門慶令温秀才發帖兒差人請各親眷三日做齋誦經早來赴會後晌鋪排來收拾道場懸挂佛像不必細說那日院中吳銀兒打聽得知坐轎子來靈前哭泣上紙到後邊月娘相接引去吳銀兒與月娘磕頭哭道六娘沒了我通一字不知就沒個人兒和我說聲兒可憐傷感人也孟玉樓道你是他乾女兒他不好了這些時你就不來看他看兒吳銀兒道好三娘我但知道有個不來看的說句假就死了委

實不知道。月娘道你不來看你娘。他還挂牵着你。留了件東西兒與你做一念兒。我替你收着哩。因令小玉你取出來。與銀姐兒看。那小玉走到裡間。取出包袱內。包着一套段子衣服。兩根金頭簪兒。一件金花兒。把吳銀兒哭的淚人也相似。說道我早知他老人家不好。也來伏侍兩日兒。說着。一面拜謝了月娘。月月待茶與他吃。留他過了三日去。到三日和尚打起磬子。揚旛道場。誦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陳經濟穿重孝經巾。佛前拜禮。街坊隣舍。親朋官長。來弔問上紙祭奠者。不計其數。陰陽徐先生早來伺候。大殮祭告已畢。擡屍入棺。西門慶交吳月娘。又尋出他四套上色衣服來。裝在棺內。四角安放了四錠小銀子兒。依着花子油說。姐夫倒不消安他在裡面。金銀

日久定要出世倒非久遠之居西門慶不肯安放如故放下一七星板閣上紫蓋仵作四面用長命丁一齊釘起來一家大小放聲號哭西門慶亦哭的呆了口口聲聲哭叫我的年小的姐姐再不得見你了良久哭畢管待徐先生齋饌打發去了酒花米貼神燈安真四個大字在靈前親朋夥計人等都是巾帶孝服行香之時門首一片皆白温秀才舉薦北邊杜中書來題名旌名子春號雲野原侍真宗寧和殿今坐閑在家西門慶備金幣請來在捲棚內備菓盒西門慶親遞三杯酒應伯爵與温秀才相陪鋪大紅官紵題旌西門慶要寫詔封錦衣西門慶恭人李氏柩十一字伯爵再三不肯說見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杜中書道曾生過子於禮也無碍講了半日去了恭字改了

室人。溫秀才道。恭人係命婦有爵。室人。乃室内之人。只是個渾然通常之稱。于是用白粉題畢。詔封二字。貼了金。懸於靈前。又題了神主。叩謝杜中書。管待酒饌。拜辭而去。那日喬大户。吳大舅。花大舅。門外韓姨夫。沈姨夫。各家都是三牲祭卓。來燒紙。喬大户娘子。并吳大妗子。二妗子。花大妗子。坐轎子來。弔喪祭祀。哭泣。月娘等皆孝髻頭髮。𦆷腰麻布孝裙。出來。回禮舉哀。讓後邊待茶擺齋。惟花大妗子。與花大舅。便是重孝直身道袍。見餘者都是輕孝。那日院中李桂姐。打聽得知。坐轎子也來上紙。看見吳銀兒在這裡。說道。你幾時來的。怎的也不會我會兒。好人來。原來只顧你。吳銀兒道。我也不知道娘沒了。早知是也來看看。見月娘後邊。管待。俱不必細說。須臾過了。看看到首七。正是

報恩寺十六衆上僧黃僧官爲首座引領做水陸道場誦法華經拜三昧水懺親朋夥計無不畢集那日玉皇廟吳道官來上紙弔孝攬二七經西門慶留在捲棚內衆人吃齋忽見小廝來報韓先生送半身影來衆人觀看但見頭戴金翠圍冠雙鳳珠子挑牌大紅粧花袍兒白馥馥臉兒儼然如生時一般西門慶見了滿心歡喜懸挂像材頭上衆人無不誇奬只少口氣兒一面讓捲棚吃齋囑付大影比長還要加工夫些韓先生道小人隨筆潤色豈敢粗心西門慶厚賞而去午間喬大戶那邊來上祭猪羊祭品吃看卓面高頂簇盤五老錠勝方糖樹果金碟湯飯五牲看碗金銀山段帛綵繒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擡地弔高撬鑼鼓細樂吹打纓絡打挑喧闐而至官堂客約許多人陰

陽生讀祝西門慶與陳經濟穿孝衣在靈前還禮應伯爵謝希大與溫秀才甘夥計等迎待賓客那日喬大戶邀了尚舉人朱堂官吳大舅劉學官花千戶段親家七八位親朋各在靈前上香三獻已畢俱跪聽讀祝文曰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二日辛巳眷生喬洪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親家母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嗚呼孺人之性寬裕溫良治家勤儉御衆慈祥克全婦道譽動鄉邦閨閫之秀蘭蕙之芳夙配君子効聘鸞凰撫字子性以義以方効顰大德以柔以良施懿範於家室使和粹於娣嫜藍玉已種浦珠已光正期諧琴瑟於有永享彌壽於無疆胡為一疾夢斷黃粱善人之

致兢不哀傷。弱女襁褓。冰愛姻嫱。不期中道。天不從願。鴛伴失行。悵隔幽冥。莫覩行藏。悠悠情誼。寓此一觴。靈其有知。來格來歆。尚饗。

官客祭畢。回禮畢。讓捲棚內。自有卓席管待。不在話下。然後喬大戶娘子。崔親家母。朱堂官娘子。尚舉人娘子。段大姐。衆堂家女眷。祭奠地弔。鑼鼓靈前。弔鬼判隊舞。戲將響樂。吳月娘陪着哭畢。請去後邊。待茶。設席三湯五割。俱不必細說。西門慶正在捲棚內陪人吃酒。忽听前邊打的雲板响。荅應的荒荒張張。進來禀報。本府胡爺上紙來了。在門首下轎子。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即使温秀才衣巾素服。出迎前廳伺候。換衣裳。左右先捧進香紙。然後胡府尹素服金帶。緫進來。許多官吏

園隨扶衣搊帶。奔走不暇。于是靈前春鴻跪着。捧的香高高的
上了香。展拜兩禮。西門慶便道。老先生請起。多有勞動。連忙下
來回了禮。胡府尹道。弔遲弔遲。令夫人幾時沒了。學生昨日纔
知。西門慶道。不想拙室一疾不救。辱承老先生枉弔。温秀才在
傍作揖畢。與西門慶兩邊遜列坐。待茶一杯。胡府尹起身。温秀才
送出大門。上轎而去。上祭人吃至後晌時分方散。到第二日。院
中鄭愛月兒家來上紙。愛月兒下了轎子。穿着白雲絹對衿襖
兒。藍羅襌子。頭上勒着珠子箍兒。白挑線汗巾子。進至靈前燒
了紙。月娘見他擡了八盤餅饊。三牲湯飯來祭奠。連忙討了一
疋整絹孝裙與他。吳銀兒與李桂姐。都是三錢奠儀。告西門慶
說。西門慶道。值甚麼。每人都與他一疋整絹頭鬚繫腰。後邊房

兒裡擺茶管待過夜晚夕親朋夥計來伴宿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搬演戲文李銘吳惠鄭奉鄭春都在這裡答應晚夕西門慶在大棚內放十五張卓席為首的就是喬大户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倪秀才溫秀才任醫官李智黃四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白來創常時節傅日新韓道國甘出身賁地傳吳舜臣兩個外甥還有街坊六七位人都是十菜五菓開卓兒點起十數枝高檠大燭來廳上垂下簾堂客便在靈前圍着圍屏放卓席往外觀戲當時眾人祭奠畢西門慶與經濟回畢禮安席上坐下邊戲子打動鑼鼓搬演的是韋臯玉簫女兩世姻緣玉環記西門慶分派四名排軍單管下邊拿盤琴童棋童畫童來安四個單管下菓兒李銘吳惠鄭奉鄭春四個

小優兒席上斟酒。不一時弔場。生扮韋皐。唱了一回下去。貼旦扮玉簫。又唱了一回下去。厨房裡厨役上湯飯割鵝。應伯爵便向西門慶說。我聞的院裡姐兒三個在這裡。何不請出來。與喬老親家老舅席上遞杯酒兒。他到是會看戲。又倒便益了他。西門慶便使玳安進入說去。請他姐兒三個出來。喬大户道。這個却不當他來弔喪。如何叫他遞起酒來。伯爵道。老親家你不知相這樣。小淫婦兒。別要閑着他。快與我牵出來。你說應二爹說。六娘沒了。只當行孝順也。該與俺每人遞杯酒兒。玳安進去半日說聽見應二爹在坐。都不出來哩。伯爵道。既恁說我去罷。走了兩步。又回坐下。西門慶笑道。你怎的又回了。伯爵道。我有心待要扯那三個小淫婦出來。等我罵兩句。出了我氣。我纔去落

後又使了玳安請了一遍那三個纔慢條條出來都一色穿着白綾對衿襖兒藍段裙子向席上不端不正拜了拜兒笑嘻嘻立在傍邊應伯爵道俺每在這裡你如何只顧推三阻四不肯出來那三個也不答應向上邊遞了回酒號設一席坐着下邊鼓樂响動關目上來生扮韋皐淨扮包知木同到拘欄裡玉簫家來那媽兒出來迎接包知木道你去叫那姐兒出來媽云包官人你好不着人俺女兒等閒不便出來說不的一個請字兒你如何說叫他出來那李桂姐向席上笑道這個姓包的就和應花子一般就是個不知趣的蹇味兒伯爵道小淫婦我不知趣你家媽兒喜歡我桂姐道他喜歡你過一邊兒西門慶道且看戲罷且說甚麼再言語罰一大杯酒那伯爵纔不言語了那

戲子又做了一回並下這裡廳內左邊弔簾子看戲的大姈子二姈子楊姑娘潘媽媽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段大姐并本家月娘衆姊妹右邊弔簾子看戲的是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小玉都擠着觀看那打茶的鄭紀正拿着一邊菓仁泡茶從簾下頭過被春梅叫住問道拿茶與誰吃鄭紀道那邊大姈子娘每要吃這春梅取一盞在手不想小玉聽見下邊扮戲的旦兒名子也叫玉簫便把玉簫拉着說道淫婦你的孤老漢子來了鴇子叫你接客哩你還不出去使力往下一推直推出簾子外春梅手裡拿着茶推潑一身罵玉簫怪淫婦不知甚麼張致都頑的這等把人的茶都推潑了早是沒曾打碎盞兒西門慶聽得使下來安兒來問誰在裡面喧嚷春梅坐在椅上道

你去就說玉簫浪淫婦面見了漢子這等浪想那西門慶問了一回亂着席上遞酒就罷了月娘便走過那邊數落小玉你出來這一日也往屋裡瞧瞧去都在這裡屋裡有誰小玉道大姐倒纔後邊去的兩位師父也在這裡坐着月娘道教你們賊狗胎在這裡看看就慫惹是招非的春梅見月娘過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娘你問他都一個個只像有風出來狂的通沒些成色兒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那月娘數落了一回仍過那邊去了那時喬大户與倪秀才先起身去了沈姨夫與任醫官韓姨夫也要起身被應伯爵攔住道東家你也說聲兒俺們倒是朋友不敢散一個親家都要去沈姨夫又不隔門韓姨夫與任大人花大舅都在門裡這咱纔三更天氣門也還未開慌的甚

麼都來大坐回兒左右關目還未了哩西門慶又令小厮提四罈麻姑酒放在面前說列位只了此四罈酒我也不留了因拿大賞鍾放在吳大舅面前說道那位離席破坐說起身者任大人舉罰于是衆人又復坐下了西門慶令書童催促子弟快弔關目上來分付揀省熱鬧處唱罷須臾打動鼓板扮末的上來西門慶請問小的寄真容的那一摺唱罷西門慶道我不管你只要熱鬧貼旦扮玉簫唱了一回西門慶看唱到今生難會因此上寄丹青一句忽想起李瓶兒病時模樣不覺心中感觸起來止不住眼中淚落袖中不住取汗巾兒搽拭又早被潘金蓮在簾内冷眼看見指與月娘瞧說道大娘你看他好個沒來頭的行貨子如何吃着酒看見扮戲的哭起來孟玉樓道你聰明

一塲。這些兒就不知道了。樂有悲歡離合。想必看見那一段兒觸着他心。他覩物思人。見鞍思馬。纔落淚來。金蓮道。我不信打啖的弔眼淚。替古人躭憂。這個都是虛。他若唱的我淚出來我纔筭他好戲子。月娘道。六姐悄悄兒的。毋聽罷。玉樓因向大娘于道。俺六姐不知怎的。只好快說嘴。那戲子又做了一回。約有五更時分。衆人齊起身。西門慶拿大杯攔門遞酒。欵留不住。俱送出門。看收了家火。留下戲廂。明日有劉公公薛公公來祭奠白日坐。還做一日。衆戲子答應。管待了酒飯。歸下處歇去了。李銘等四個亦歸家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已將曉。就歸後邊歇息去了。正是待多少。紅日映窓寒色淺。淡烟籠竹曙光微。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央潘金蓮　合衛官祭富室娘

着人情思覺初闌　失把鮫綃仔細看
到老春蠶絲乃盡　成灰蠟燭淚初乾
鸞交鳳友驚風散　軟玉嬌香異世間
西子風流誇未了　鷄鳴殘月五更寒

話說衆人散了。已有鷄唱時分。西門慶歇息去了。玳安拿了一大壺酒。幾碟下飯。在前邊鋪子裡。還和傅夥計陳經濟同吃。傅夥計老頭子。熬到這咱。已是不樂。坐搭下鋪倒在炕上就睡了。因向玳安道。你自和平安兩個吃罷。陳姐夫想是也不來了。這玳安櫃上點着夜燭。叫進平安來。兩個把那酒。你一鍾。我一盞

都吃了。把家火收過一邊。平安便去門房裡去睡了。玳安一面
關上鋪子門。上炕和傅夥計兩個通廝脚兒睡下。傅夥計閒中
因話題話。問起玳安說道。你六娘沒了。這等樣棺槨祭祀念經
發送。也勾他了。玳安道。一來他是福好。只是不長壽。俺爹饒使
了這些錢。還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嫁俺爹。瞞不過你老人
家是知道。該帶了多少帶頭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把銀子休
說。只光金珠玩好。玉帶縧環狄髻值錢寶石還不知有多少。爲
甚俺爹心裡疼。不是疼人。是疼錢。是便是說起俺這過世的六
娘性格兒。這一家子都不如他。又有謙讓。又和氣。見了人只是
一面兒笑。俺每下人自來也不曾呵俺每一呵。並沒失口罵俺
每一句奴才。要的誓也沒賭一個。使俺每買東西只拈塊兒。俺

毋但說娘拿等子你稱稱俺毋好使他便笑道拿去罷稱甚麼你不留落留甚麼來只要替我買值着這一家子都那個不借他銀使只有借出來沒有個不進去的還也罷不還也罷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錢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慳吝些他當家俺毋就遭瘟來會把腿磨細了會勝買東西也不與你個足數綁着鬼一錢銀子拿出來只稱九分半着緊只九分俺毋莫不賠出來傅夥計道就是你大娘還好些玳安道雖倣俺大娘好毛司火性兒一回家好娘兒每親親嗟嗟說話兒你只休惱狠着他不論誰他也罵你幾句兒總不如六娘萬人無怨又常在爹根前替俺們說方便兒誰問天來大事受不的人央俺們央他央兒對爹說無有個不依只是五娘快戳無路兒行動就說你看

我對你爹說把這打只題在口裡如今春梅姐又是個合氣星天生的都出在他一屋裡傅夥計道你五娘來這裡也好幾年了玳安道你老人家是知道他想的起那咱來哩他一個親娘也不認的來一遭要便像的哭了家去如今六娘死了這前邊又是他的世界那個管打掃花園又說地不乾淨一清早辰吃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兩個說了一回那傅夥計在炕上齁齁就睡着了玳安亦有酒了合上眼不知天高地下直至紅日三竿都還未起來原來西門慶每常在前邊靈前睡早辰玉簫出來收叠牀鋪西門慶便往後邊梳頭去書童蓬着頭要便和他兩個在前邊打牙犯嘴互相嘲鬬半日纔進後邊去不想今日西門慶歸後邊上房歇去這玉簫赶人沒起來暗暗走出來與書

童遞了眼色。兩個走在花園書房裡幹營生去了。不料潘金蓮起的早。驀地走到廳上。只見靈前燈兒也沒了。大棚裡丟的卓椅。橫三豎四。沒一個人兒。只見畫童兒正在那裡掃地。金蓮道。賊囚根。乾淨只你在這裡掃地。都往那裡去了。畫童道。他毎都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你且丟下苕帚。到前邊對你姐夫說。有白絹拿一疋來。你潘姥姥還少一條孝裙子。再拿一副頭鬚繫腰來與他。他今日家去。畫童道。怕不俺姐夫還睡哩。等我問他去。良久回來道。姐夫說不是他的首尾。書童哥與崔大哥管孝帳。娘問書童哥要就是了。金蓮道。知道那奴才往那去了。你去尋他來。畫童向廂房裡瞧了瞧。說道。纔在這裡來。敢往花園書房裡梳頭去了。金蓮道。你自在這裡掃完了地。等我自家問這囚

根子要去。于是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到花園書房內。偶然聽見裡面有人笑聲。推開門。只見他和玉簫在床上正幹得好哩。便罵道。好囚根子。你兩個在此幹得好事。諕得兩個做手脚不迭。齊跪在地下。哀告。金蓮道。賊囚根子。你且拿一疋孝絹。一疋布來。打發你潘姥姥家去。那書童連忙拿來遞上。金蓮逕歸房來。那玉簫跟到房中。打旋磨兒跪在地下。央及五娘千萬休對爹說。金蓮便問。賊狗囚。你和我實說。這奴才從前已往。偷了幾遭。一字兒休瞞我便罷。那玉簫便把和他偷的緣由。說了一遍。金蓮道。既要我饒恕你。你要依我三件事。玉簫道。娘饒了我。隨問幾件事。我也依娘。金蓮道。第一件。你娘房裡。但凡大小事兒。就來告我說。你不說。我打聽出。定不饒你。第二件。我但問你要甚

麽。你就稍出來與我。第三件你娘向來沒有身孕。如今他怎生便有了。玉簫道不瞞五娘說。俺娘如此這般吃了薛姑子的衣胞符藥。便有了。這潘金蓮一一聽記在心。纔不對西門慶說了。那書童見潘金蓮冷笑。領進玉簫去了。知此事有幾分不諧。向書房厨櫃內。收拾了許多手帕汗巾。挑牙簪紐。并收的人情。他自巳也償勾十來兩銀子。又到前邊櫃上。誆了傅夥計二十兩。只說要買孝絹。逕出城外。顧了長行頭口。到馬頭上。搭在鄉里船上。往蘇州原籍家去了。正是撞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不想那日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都家去了。薛內相劉內相。早辰差了人。擡三牲卓面來。祭奠燒紙。又每人送了一兩銀子。伴宿分資。叫了兩個唱道情的來。白日裡要和西門慶坐坐。

緊等着要打發他孝絹。尋書童兒要鑰匙。一地裡尋不着。傳夥計道。他早辰問我櫃上要了二十兩銀子。買孝絹去了。口稱爹分付他孝絹不勾。敢是向門外買去哩。西門慶道。我並沒分付他。如何問你要銀子。一面使人往門外絹鋪找尋。他那裡得來。月娘便向西門慶說。我猜這奴才有些蹺蹊。不知弄下甚麼碎兒。拐了幾兩銀子走了。你那書房子裡開了門還大瞧瞧。沒脚蠏的營生。只怕還拿甚麼去了。西門慶走到兩個書房裡。都瞧了。見庫房裡鑰匙挂在墻上。大厨櫃裡不見了許多汗巾手帕。并書禮銀子。挑牙紐扣之類。西門慶心中大怒。叫將該地方的管役來。分付各處三尾兩巷與我訪緝。那裡得來。正是不獨懷家歸興急。五湖烟水正茫茫。那時薛內相。從晌午時就坐轎來。

了西門慶請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相陪先到靈前上香打了個問訊然後與西門慶叙禮讃道可傷可傷如夫人是甚麼病兒殁了西門慶道不幸患崩漏之疾看治不好殁了又多謝老公公費心薛內相道沒多兒將就表意罷了因看見挂着影說道好個標致娘子正好青春享福只是去世太早些溫秀才在傍道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窮通壽夭自有個定數雖聖人亦不能強薛內相扭回頭來見溫秀才衣巾穿着素服說道此位老先兒是那學裡的溫秀才躬身道學生不才備名府庠薛內相道我瞧瞧娘子的棺木兒西門慶即令左右把兩邊帳子撩起薛內相進去觀看了一遍極口稱贊道好付板兒請問多少價買的西門慶道也是舍親的一付板學生回了他的來了應

伯爵道請老公公試估估那裡地道甚麼名色薛內相仔細看了此板不是建昌是付鎮遠伯爵道就是鎮遠也值不多薛內相道最高者必定是楊宣榆伯爵道楊宣榆单薄短小怎麼看的過此板還在楊宣榆之上名喚做桃花洞在於湖廣武陵川中昔日唐漁父入此洞中曾見秦時毛女在此避兵是個人跡罕到之處此板七尺多長四寸厚二尺五寬還看一半親家分上要了三百七十兩銀子哩公公你不曾看見解開噴鼻香的裡外俱有花色薛內相道是娘子這等大福纔享用了這板俺每內官家到明日死了還沒有這等發送哩吳大舅道老公公好說與朝廷有分的人享大爵祿俺每外官焉能趕的上老公公日近清光代萬歲傳宣金口見今童老爺加封王爵子孫皆

服蟒腰玉何所不至哉薛内相便道此位會說話的兄請問上姓西門慶道此是妻兄吳大哥見居本衛千户之職薛内相道就是此位娘子的令兄麽西門慶道不是乃賤荆之兄薛内相復於吳大舅聲諾說道吳大人失瞻看了一回西門慶讓至捲棚内正面安放一把校椅薛内相坐下打茶的拿上茶來吃了薛内相道劉公公怎的這咱還不到叫我答應的迎迎去青衣人跪下禀道公公起身時差小的邀劉公公去劉公公轎巳伺候下了便來也薛内相又問道那兩個唱道情的來了不曾西門慶道早上就來了叫上來不一時走來面前磕頭薛内相道你毎吃了飯不曾那人道小的毎得了飯了薛内相道既吃了飯你毎今日用心答應我重賞你西門慶道老公公學生這裡

還預備着一起戲子。唱與老公公聽。薛内相問是那裡戲子。西門慶道。是一班海鹽戲子。薛内相道。那蠻聲哈剌。誰曉的他唱的是甚麽。那酸子每在寒窗之下。三年受苦。九載遨遊。背着個琴劍書箱。來京應舉。恁得了個官。又無妻小在身邊。便希罕他這樣人。你我一個光身漢老内相。要他做甚麽。温秀才在傍笑說道。老公公說話太不近情了。居之齊則齊聲。居之楚則楚聲。老公公處於高堂廣厦。豈無一動其心哉。這薛内相便拍手笑將起來道。我就忘了温先兒在這裡。你每外官。原來只護外官。温秀才道。雖是士大夫。也只是秀才做的。老公公砍一枝損百枝。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薛内相道。不然。一方之地。有賢有愚。正說着。忽左右來報。劉公公下轎了。吳大舅等出去迎接進來。向

靈前作了揖。敘禮已畢。薛内相道。劉公公你怎的這咱纔來。劉內相道。北邊徐同家來拜望。陪他坐了一回。打發去了。一面分席坐下。左右遞上茶去。因問答應的。祭奠卓面兒。都擺上了。下邊人說。都排停當了。劉內相道。咱毎去燒了紙罷。西門慶道。老公公不消多禮。頭裡已是見過禮了。劉內相道。此來爲何。還當親祭祭。當下左右接過香來。兩個內相上了香。遞了三鍾酒。拜下去。西門慶道。老老公公請起。于是拜了兩拜起來。西門慶還了禮。復至捲棚內坐下。然後收拾安席。遞酒上坐。兩位內相分左右坐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從次。西門慶下邊相陪。子弟鼓板响動。遞上關目揭帖。兩位內相看了一回。揀了一段劉智遠紅袍記。唱了還未幾摺。心下不耐煩。一面吗上唱道情去。唱個

道情兒耍耍到好。于是打起漁鼓。兩個並肩朝上高聲。唱了一套韓文公。雪擁藍關故事下去。只見廚役上來磕頭。兩位內相都有賞賜。西門慶預備酒肉賞賜跟隨人等。不用細說。薛內相便與劉內相。兩個席上說說話兒道。劉哥。你不知道。昨日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注。雷電把內裡凝神殿上。鴟尾裘碎了。諕死了許多宮人。朝廷大懼。命各官修省。逐日在上清宮宣精靈疏建醮。禁屠十日。法司停刑。百官不許奏事。昨日大金遣使臣進表。要割內地三鎮。依着蔡京老賊。就要許他。掣童掌事的兵馬。交都御史譚積黃安。十大使節制三邊。兵馬又不肯還交。多官計議。昨日立冬。萬歲出來祭大廟。太常寺一員博士。名喚方軫。早辰直着打埽。看見太廟磚縫出血。殿東北上地陷了一角。

寫表奏知萬歲。科道官上本極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如今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劉內相道。你我如今出來在外做土官。那朝裡事。也不干咱每。俗語道。咱過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這些酸子弄壞了。王十九。咱每只吃酒。因與唱道情的上來。分付你唱個李白好貪杯的故事。那人立在席前。打動漁鼓。又唱了一回。直吃至日暮時分。分付下人。看轎起身。西門慶欵留不住。送出大門。喝道而去。回來分付點起燭來。把卓席休動。教廚役上來攢整停當。留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坐的。又使小廝請傳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和。陳經濟。復坐。吽上子弟來。分付還找着昨日玉環記上來。因向伯爵道。內相家不曉的

南戲滋味。早知他不聽。我今日不留他。伯爵道。哥到辜負的意思。內臣斜局的營生。他只喜藍關記搗喇小子。却歌野調。那裡曉的大關目。悲歡離合。于是下邊打動鼓板。將昨日玉環記做不完的摺數。一一緊做慢唱。都搬演出來。西門慶令小厮席上頻斟美酒。伯爵與西門慶同卓而坐。便問他姐兒三個。還沒家去。怎的不叫出來遞杯酒兒。西門慶道。你還想那一夢兒。他每去的不耐煩了。伯爵道。他每在這裡住了有兩三日。西門慶道。吳銀兒住的久了。當日衆人坐到三更時分。搬戲已完。方起身各散。西門慶邀下吳大舅。明日早些來陪上祭官員。與了戲子四兩銀子。打發出門。到次日周守備荊都監。張團鍊夏提刑。合衛許多官員。都合了分資。辦了一副猪羊。吃卓祭奠。有禮生讀

祝。西門慶預備酒席。李銘等三個小優兒伺候答應。到向午。只聽鼓响。祭禮到了。吳大舅應伯爵。温秀才。在門首迎接。只見後擁前呼。衆官員下馬。在前廳換衣服良久。把祭品擺下。衆官齊到靈前。西門慶與陳經濟伺候還禮。禮生喝禮三獻畢。跪在傍邊讀祝。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五日。甲申。寅侍生周秀。荆忠。夏延令。張關。文臣。范勳。吳鎧。徐鳳翔。潘磯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儀。致奠于

故錦衣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維靈秀毓閨閫善淑女紅金玉其德。蘭蕙其姿。相内政而有道。主中饋而無闕。重積學而和睦内眷尊所天而舉案齊眉。人願者艾。天胕絕奇。正宜同諧

鸞琴何乃啚後而促其期。噫。修短有數也。天厭善類。珠沉璧碎。雲慘風悲。抑玄扃而莫啟。歎薤露而易晞。秀等忝居僚佐。情重交誼。崇餚於俎。酌酒於巵。庶乎來享。鑒此哀辭。嗚呼尚饗。

祭畢。西門慶下來。謝禮已畢。吳大舅等讓衆官至捲棚內。寬去素服待茶。小優彈唱起來。安席上坐。手下跟隨之人。自有管待齊整。厨役上來三道五割。酒餚比前兩日更豐盛。照席還碰了頭。西門慶與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下席相陪。觥籌交錯。慇懃勸酒。李銘等三個小優兒。銀箏象板。朝上彈唱。外邊自有夥計主管。將跟隨來各項人役。盒担錢都照例打發。銀子停當。衆官坐到後晌時分。就要起身。西門慶不肯。與吳大舅伯爵等。拿

大杯欵留。教李銘等彈樂器。唱小曲兒。歡飲直到日暮時分方散。西門慶還要留吳大舅衆人坐。吳大舅道。各人連日打攪。姐夫也辛苦了。各自歇息去罷。當時告辭回家。正是

天上碧桃和露種　日邊紅杏倚雲栽

家中巨富人趨附　手内多時莫論財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金光明經 天 十一

第六十五回

吳道官迎殯頒真容　宋御史結豪請六黃

齊眉相見喜柔和　誰料參商發結歌
殘月雲邊懸破鏡　流光機上擲飛梭
愁隨草色春深謝　苦入連心夜幾何
試問流乾多少淚　楓林秋色一般多

話說到九月二十八日。李瓶兒死了。二七光景。玉皇廟吳道官受齋。請了十六個道衆。在家中揚旛修建。請去救苦。二七齋壇早修之時。有官安郎中來下書。西門慶待來人去了。吳道官廟中擡了三牲祭器。湯飯盤餅饊素食。金銀錠香紙之類。又是一疋尺頭。以爲奠儀。道衆遶棺傳咒。吳道官靈前展拜。西門慶與

經濟回禮謝道師父多有破費何以克當吳道官道小道甚是惶愧本當該助一經追薦夫人曾奈力薄粗茶飯奠表意而已望乞大人笑納西門慶祭畢即收了打發擡盒人回去那日三朝轉經演生神章破九幽獄對靈攝召拜進救苦朱表領告諸真符命整做法事俱不必細說第二日先是門外韓姨夫家來上祭那時孟玉樓兄弟外邊做買賣去了五六年沒來家昨至是來家見他姐姐嫂子西門慶這邊有喪事跟隨韓姨夫那邊來上祭討了一分孝去送了許多人事見西門慶叙禮進入王樓房中拜見至是堂客約有十數位人西門慶這邊亦設席管待俱不在言表那日午間又是本縣知縣李拱極縣丞錢斯成主簿任良貴典史夏恭基又有陽谷縣知縣狄斯朽共五員官

都鬬了分穿孝服來上紙帛弔問西門慶備席在捲棚內管待
請了吳大舅與溫秀才相陪三個小優兒彈唱馬上人俱有犒
盤領下去自有坐處吃正飲酒到熱鬧處當時沒巧不成話忽
報管磚廠工部黃老爹來弔孝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
伺候溫秀才又早迎接至大門外讓至前廳換了衣裳跟從進
來家下人手捧香燭紙疋金段到靈前用紅漆丹盤捧過香來
跪下黃主事上了香展拜畢西門慶同經濟下來還禮黃主事
道學生不知尊閫沒了弔遲恕罪恕罪西門慶道學生一向欠
恭今又承老先生枉弔兼辱厚儀不勝感激叙畢禮讓至棚內
上面坐下西門慶與溫秀才下邊相陪左右捧茶上來吃了茶
黃主事道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他也聞知令夫人作過也

要來弔問爭奈有許多事情羈絆他如今在濟州任副先生還不知朝廷如今營建艮嶽勅旨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採取花石綱運船陸續打河道中來頭一運將次到淮上又欽差殿前六黃太尉來迎取卿雲萬態奇峯長二丈潤數尺都用黃毡盖覆張打黃旗費數号船隻由山東河道而來況河中沒水起八郡民夫牽挽官吏倒懸民不聊生宋道長督率州縣事事皆親身經歷案牘如山晝夜勞苦通不得閒況黃太尉不久自京而至宋道長必須率三司官員要接他一接想此間無可相熟者委托學生來敬煩尊府作一東要請六黃太尉一飯未審尊意可允否因喚左右叫你宋老爹承差上來有二青衣官吏跪下毡包內捧出一對金段一根沉香兩根白蠟一分綿紙此

乃宋公致賻之儀。那兩封是兩司八府官員辦酒分資。兩司官十二員，每員三兩，府官八員，每員五兩，計二十二分，共一百零六兩，交與西門慶。有勞盛使一備，是何如。西門慶再三辭道：學生有服在家，柰何柰何。因問：迎接在於何時？黃主事道：還早哩。也得到出月半頭。黃太監京中還未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十月十二日纔發引。既是宋公祖老先生分付，敢不領命。又兼謝盛儀賻禮，且領下分資，決不敢收。該多少卓席，只顧分付，學生無不畢具。黃主事道：四泉此意差矣。松原委托學生來煩瀆，此乃山東一省各官公禮，又非松原之己出，何得見却。如其不納，學生即回松原再不敢煩瀆矣。西門慶聽了此言，說道：學生權且領下。因令玳安、王經接下去。問：倫多少卓席？黃主事道：六黃倫

一張吃着大卓面。宋公與兩司都是平頭卓席。以下府官。散席而已。承應樂人。自有差撥伺候。府上不必再叫。說畢茶湯兩換。作辭起身。西門慶款留。黃主事道。學生還到尚柳塘老先生那裡拜拜他。昔年曾在學生敝處作縣令。然後轉成都府推官。如令他令郎兩泉。又與學生鄉試同年。西門慶道。學生不知老先生與尚兩泉相厚。兩泉亦與學生相交。黃主事起身。西門慶煩老先生多致意宋公祖、至期寒舍拱候矣、黃主事道。臨期松原還差人來通報先生。亦不可太奢。西門慶道。學生知道。送出大門上馬而去。那縣中官員。聽見黃主事帶領巡按上司人來。謊的都躲在山子下。小捲棚內飲酒。分付手下把轎馬藏過一邊。當時西門慶回到捲棚。與衆官相見。具說宋巡按率兩司八府。

來央煩出月迎請六黄太尉之事。衆官悉言。正是州縣不勝憂苦。這件事欽差若來。凡一應秖迎廪餼。公宴器用人夫。無不出於州縣。必取之于民。公私困極。莫此爲甚。我輩還望四泉於上司處美言提拔。足見厚愛之至。言訖都不久坐。告辭起身上馬而去。話休饒舌。到李瓶兒三七。有門外永福寺道堅長老。領十六衆上堂僧來念經。穿雲錦袈裟。戴毗盧帽。大鈸大鼓。早辰取水。轉五方。請三寶。浴佛。午間加持召亡破獄。禮拜梁皇懺。談孔雀。甚是齊整。晚夕喬大戶娘子。與衆夥計娘子。與月娘等伴宿。在靈前看偶戲。西門慶與應伯爵。吳大舅溫秀才。在棚内東首另設圍屏飲酒。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請西門外寶慶寺。趙喇嘛。亦十六衆來念番經。結壇跓沙灑花米。行香口誦眞言。齋供都

用牛乳茶酪之類。懸挂都是九醜天魔變相。身披纓絡瑠璃項挂髑髏。口咬嬰兒。坐跨妖魅。腰纏蛇螭。或四頭八臂。或手執戈戟。朱髮藍面。醜惡莫比。午齋已後。就動葷酒。西門慶那日不在家。同陰陽徐先生。往門外墳上破土開壙去了。後晌方回。晚夕打發喇嘛散了。次日推運山頭酒米卓面肴品。一應所用之物。又委付主管夥計庄上前後搭棚。四五處酒房廚坊。墳內穴邊。又起三間罩棚。先請附近地隣來坐席面。大酒大肉管待。臨散背肩背項負而歸。俱不必細說。十一日白日。先是歌郎。并鑼鼓地弔來靈前參靈。弔五鬼鬧判。張天師着鬼迷。鍾馗戲小鬼。老子過函關。六賊鬧彌勒。雪裡梅。莊周夢蝴蝶。天王降地水火風。洞賓飛劍斬黃龍。趙太祖千里送荊娘。各樣百戲弔罷。堂客都

在簾內觀看。祭罷靈去了，內眷親戚都來辭靈燒紙，大哭一場。到次日發引，先絕早擡出名旌、各項旛亭紙劄，僧道鼓手細樂人役都來伺候。西門慶預先問帥府周守備討了五十名巡捕軍士，都帶弓馬，全裝結束，留十名在家看守，四十名跟殯，在材前擺馬道，分兩翼而行。衙門裡又是二十名排軍打路，照管冥器墳頭，又是二十名把門，管收祭祀。那日官員士夫親隣朋友來送殯者，車馬喧呼，塡街塞巷。本家並親眷堂客，轎子也有百十餘頂，三院鴇子粉頭小轎也有數十。徐陰陽擇定辰時起棺，西門慶留下孫雪娥并二女僧看家，平安兒同兩名排軍把前門。那女婿陳經濟跪在柩前摔盆，六十四人上扛，有仵作一員官，立于增架上，敲響板，指撥擡材人上肩。先是請了報恩寺朗

僧官來起棺。剛轉過大街口望南走。那兩邊觀看的人山人海。
那日正值晴明天氣。果然好殯。但見

和風開綺陌。細雨潤芳塵。東方曉日初升。北陸殘烟乍歛。鼕鼕嚨嚨。花喪鼓不住聲喧。叮叮噹噹。地吊鑼連宵振作。名旌招颭。大書九尺紅羅。起火軒天。中散半空黃霧。猙猙獰獰。開路鬼斜担金斧。忽忽洋洋。險道神端秉銀戈。逍逍遙遙。八洞仙龜鶴遶定。窈窈窕窕。四毛女虎鹿相隨。地吊鬼晃一片鑼篩。烟火架。迸千枝花炮。熱熱鬧鬧。採蓮船撒科打諢。長長大大。高橇漢貫甲頂盔。清清秀秀。小道童十六衆。衆衆都是霞衣道髻。擊坤庭之金奏。八琅之璈動。一派之仙音。肥肥胖胖。大和尚二十四個。個個都是雲錦袈裟。排大鈸敲大鼓。轉五

方之法事一十二座大絹亭亭亭皆緑舞紅飛二十四座小絹亭座座畫珠圍翠繞左勢下天倉與地庫相連右勢下金山與銀山作隊掌醢厨列八珍之確香燭亭供三獻之儀六座百花亭現千團錦綉一乘引魂轎扎百結黄絲這邊把花與雪柳爭輝那邊寶盖與銀幢作隊金字旛銀字旛緊護棺輿白絹纖緑絹纖桐圍增架斧符雲氣一邊三把皆彩畫鮮明執襍捧巾兩下侍妾盡梳粧如活功布招颭孝眷聲哀簇捧定五出頭六歌郎仰覆運須彌座六十四名青衣白帽穩穩檯定五老雲鶴華盖頂四番頭流蘇帶大紅銷金寶象花棺罩裡面安着巍巍不動錦綉棺輿只見那兩邊打路排軍個個都頭戴孝巾身穿青衲襖腰繫孝帶脚靸腿綳鞋手

執欖杆。前呼後擁。兩邊走解的。頭戴芝蔴羅萬字頭巾。撲匾
金環飛於腦後。穿的是兩三領紵絲衲襖。腰繫紫纏帶。足穿
鷹爪四縫乾黃靴。襯着五彩翻身搶水獸納紗襪口。賣解猶
如鷹鷂。走馬好似猿猴。執着一桿明鎗。顯硃紅桿令字藍旗。
豎肩樁打斤斗。隔肚穿錢。金鷄獨立。仙人打過橋。鐙裡藏身。
人人喝采。個個爭誇。扶肩擠背。紛紛不辨賢愚。挨覩並觀擁
攘。那分貴賤。張三蠢胖。只把氣吁。李四矮矬。頻將腳躧。白頭
老叟。盡將拐棒拄髭鬚。綠髮佳人。也帶兒童來看殯。正是

鑼鼓鼕鼕鬧路塵　　花攢錦簇萬人瞻
哀聲隱隱棺輿過　　此殯誠然壓帝京

吳月娘坐大轎在頭里。後面李嬌兒等本家轎子十余頂。一字

兒緊跟材後走。西門慶總冠孝衣。同衆親朋在材後裡。陳經濟

紮扶棺輿走。出東街口。西門慶具禮。請玉皇廟吳道官來懸真。

身穿大紅五彩雲霞二十四鶴鶴氅。頭戴九陽玉環雷巾。脚登

丹舄。手執牙笏。坐在四人肩輿上。迎殯而來。將李瓶兒大影捧

于手內。陳經濟跪在面前。那殯停住了。衆人聽他在上高聲宣

念。

　　兎走烏飛西復東　　百年光景侶風燈

　　時人不悟無生理　　到此方知色是空

恭惟

故錦衣西門恭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元命辛未相

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時

分身故。伏以尊靈名家秀質。綺閣嬌妹。稟花月之儀容。蘊蕙蘭之佳氣。鬱德柔婉。賦性温和。配我西君。克諧伉儷。處閨門而賢淑。資琴瑟以好和。曾種藍田。尋嗟楚畹。正宜享福百年。可惜春光三九。嗚呼。明月易缺。好物難全。善類無常。修短有數。今則棺輿載道。丹旐迎風。良夫躃踊於柩前。孝眷哀矜於巷陌。離別情深而難已。音容日遠以日忘。某等謬忝冠簪。愧領玄教。愧無新坦平之神術。恪遵玄元始之遺風。徒展崔徽鏡裡之容。難返莊周夢中之蝶。漱甘露而沃瓊漿。超仙識登於紫府。披百寶而面七眞。引淨魄出於冥途。一心無挂。四大皆空。空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一靈眞性去弗迴。改頭換面無遍數。衆所末後一句。咦。精爽不知歸何處。眞容留與後人

傳。
吳道官念畢。端坐轎上。那轎捲坐退下去了。這裡鼓樂喧天。哀聲動地。殯纔起身。迤逦出南門。衆親朋陪西門慶走。至門上方乘馬。陳經濟扶柩到于山頭五里原。原來坐營張團練帶領二百名軍。同劉薛二內相。又早在墳前高阜處。搭帳房。吹响器。打銅鑼銅鼓。迎接殯到。看着裝燒冥器紙劄。烟焰漲天。墳內有十數家收頭祭祀。皆兩院妓女。擺列。堂客內眷。自有幃幕棺輿到落下扛。徐先生率領仵作。依羅經吊向。巳時祭告后土方隅。後纔下葬掩土。西門慶易服。備一對尺頭禮。請帥府周守備點主。衛中官員。至衆親朋夥計。皆爭拉西門慶祭畢。遞酒。鼓樂喧天。烟火匝地。收祭祀者。自有所管人役。再無淆亂。那日待人齋堂。

也有四五處堂客。在後捲棚內坐。各有派定人數。熱鬧豐盛。不必細說。吃畢。各有邀占庄院。設席請西門慶收頭飲酒。賞賜亦費許多。後晌回靈。吳月娘坐魂轎。抱神主魂旛。陳經濟扶靈牀。都是玄色宁絲靈衣。玉色銷金走水。四角垂流蘇帀挂大影亭。大絹亭。小絹亭。香燭亭。鼓手細樂十六衆。小道童兩邊吹打。吳大舅并喬大户。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温秀才。衆主管夥計。都陪着西門慶進城。堂客轎子壓後。到家門首燎火而入。李瓶兒房中安靈已畢。徐先生前廳祭神洒埽。各門户皆貼辟非黄符。管待徐先生。與一疋尺頭。五兩銀子。相謝出門。各項人役。打發散了。拿出二十五吊錢來。五吊賞巡捕軍人。五吊與衛中排軍。十吊賞營裡人馬。拿帖兒回謝周守備。

張團練夏提刑俱不在話下西門慶還令左右放卓留喬大戶吳大舅衆人坐衆人都不肯作辭起身來保回說搭棚在外伺候明日來拆棚西門慶道棚且不消拆亦發過了你宋老爹擺酒日子來拆罷打發搭綵匠去了後邊花大娘子與喬大戶娘子衆堂客還等着安畢靈哭了一塲方繞去了西門慶不忍遽捨晚夕還來李瓶兒房中要伴靈宿歇見靈牀安在正面大影挂在傍邊靈牀內安着半身裡面小錦被褥牀几衣服粧奩之類無不畢具下邊放着他的一對小小金蓮卓上香花燈燭金碟樽俎般般供養西門慶大哭不止令迎春就在對面炕上搭鋪到夜半對着孤燈半窓斜月翻復無寐長吁短嘆思想佳人有詩爲証

短嘆長吁對彼窓　舞鸞孤影寸心傷
蘭枯楚畹三秋雨　楓落吳江一夜霜
夙世已逢連理願　此生難滅返魂香
九泉果有精靈在　地下人間兩斷腸

白日間供養茶飯西門慶在房中親看着丫鬟擺下他便對面卓兒和他同吃舉起筯兒來你請些飯兒行如在之禮丫鬟養娘都忍不住掩淚而哭奶子如意兒無人處常在根前遞茶遞水挨挨搶搶掐掐揑揑插話兒應答那消三夜兩夜西門慶因陪人吃得醉了進來迎春打發歇下到夜間要茶吃叫迎春不應如意兒起來遞茶因見被拖下炕來接過茶盞用手扶起被西門慶一時興動摟過脖子就親了個嘴遞舌頭在他口內老

婆就咂起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令脫去衣服上炕兩個摟接在被窩内不勝歡娛雲雨一處老婆説既是爹擡舉娘也沒了小媳婦情愿不出爹家門隨爹收用便了西門慶便吽我兒你只用心伏侍我愁養活不過你來當下這老婆枕席之間無不奉承顛鸞倒鳳隨手而轉把西門慶歡喜要不的次日老婆早辰起來與西門慶拿鞋脚叠被褥就不靠迎春極盡慇懃無所不至西門慶開門尋出李瓶兒四根簪兒來賞他老婆磕頭謝了迎春亦知收用了他兩個打成一路老婆自恃得寵脚跟已牢無復求告於人自從西門慶請了許多官客堂客并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三個唱的李銘吳惠鄭奉鄭春四名小優兒墳上暖墓回家這如意兒就不同往日打扮喬眉喬樣在

丫鬟夥兒內說也有笑也有早被潘金蓮看到眼裡早辰西門慶正陪應伯爵坐的忽報宋御史老爹差人來送客賀黃太尉一卓金銀酒器兩把金壺兩副金臺盞十副小銀鍾兩副銀折盂四副銀賞鍾兩疋大紅彩蟒兩疋金段十罈酒兩牽羊傳報太尉船隻已到東昌地方煩老爹這裡早先預備酒席准在十八日迎請西門慶收入明白與了來人一兩銀子打發回去隨即兌銀與賁四來興兒定卓面粘菓品買辦整理不必細說因向應伯爵說自從他不好起到而今我再沒一日兒心閒剛剛打發喪事兒出去了又鑚出這等勾當來教我手忙腳亂伯爵道這個哥不消抱怨你又不曾掉攬他他上門兒來央煩你雖然你這席酒替他賠幾兩銀子到明日休說朝廷一位欽

差殿前大太尉來咱家坐一坐，就是山東一省官員并巡撫巡按人馬散級也與咱門户添許多光輝，壓好些仗氣，西門慶道：不是此說，我承望他到二十已外也罷，不想十八日就邀拨我，促急促忙，這十六月又是他五七，我前日已與了吳道官寫法銀子去了，如何又改不然，雙頭火杖都擠在一處，怎亂得過來，應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筭來，嫂子是九月十七日沒了，此月二十一日正是五七，你十八日擺了酒，二十日與嫂子念經也不遲，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了，我如今就使小廝回吳道官，改日子去，伯爵道：哥，我又一件，如今趂着來京黄眞人在廟裡任，朝廷差他來泰安州進金鈴弔挂御香，建七晝夜羅天大醮，趂他未起身，倒好教吳道官請他，那日來做高功，領行法事，咱留他

這個名聲也好看。西門慶道。自說這黃眞人有利益。少不的那日全堂添二十四衆道士。做一晝夜齋事。爭奈吳道官齋日受他祭禮。出殯又起動他懸眞道童送殯。沒的酧謝他。教他念這個經兒表意而巳。今又請黃眞人主行。都不難爲他。伯爵道。齋一般還是他受。只教他請黃眞人做高功就是了。哥只是多費幾兩銀子。爲嫂子沒曾爲了別人。西門慶一面教陳經濟寫帖子。又多封了五兩銀子。寫法教他早請黃眞人。改在二十日念經二十四衆道士。水火煉度一晝夜。卽令玳安騎頭口回去了。西門慶打發伯爵去訖。進入後邊。只見吳月娘說賁四嫂買了兩個盒兒。他女兒長姐。定與人家來磕頭。西門慶便問誰家賁四娘子。穿着藍紬襖兒。白絹裙子。青段披襖。他女兒穿着大紅

段襖兒黃紬裙子戴着花翠插燭向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月娘在傍說咱也不知道原來這孩子與了夏大人房裡擡舉昨日纔相定下這二十四日就要過門只得了他三十兩銀子論起來這孩子倒也好身量不相十五歲倒有十六七歲的多少時不見就長的成成的西門慶道他前日在酒席上和我說要抬舉兩個孩子學彈唱不知你家孩子與了他于是教月娘讓在房內擺茶留坐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却來見禮陪坐臨走西門慶月娘與了一套重絹衣服一兩銀子李嬌兒衆人都有與花翠汗巾脂粉之類晚上玳安回話吳道官收了銀子知道了黃真人還在廟裡住過二十頭纔回東京去十九日早來鋪設壇塲西門慶次日家中厨役落作治辦酒席

務要齊整大門上扎七級彩山廳前五級彩山十七日宋御史差委兩員縣官來觀看筵席廳正面屏開孔雀地匝氍毹都是錦繡卓幃粧花椅甸黃太尉便是肘件大飯簇盤定勝方糖五老錦豐堆高頂吃看大插卓觀席兩張小插卓是巡撫巡按陪坐兩邊布按三司有卓席列坐其餘八府官都在廳外棚內兩邊只是五菓五菜平頭卓席看畢西門慶待茶起身回話去了

到次日撫按率領多官人馬早迎到船上張打黃旗欽差二字捧省勅書在頭裡走地方統制守禦都監團練各衛掌印武官皆戎服甲冑各領所部人馬圍隨藍旗纓鎗隊儀仗擺數里之遠黃太尉穿大紅五彩雙挂繡蟒坐八擡八簇銀頂暖轎張打茶褐傘後邊名下執事人役跟隨無數皆駿騎咆哮如萬花

之樂鑼隨路鼓吹而行黃土墊道雞犬不聞樵採遁迹人馬過東平府進清河縣縣官黑壓壓跪於道傍迎接左右喝叱起去隨路傳報直到西門慶家中大門首教坊鼓樂聲震雲霄兩邊執事人役皆青衣排伏雁翅而列西門慶青衣冠冕望塵拱伺良久人馬過盡太尉落下轎進來後面撫按率領大小官員一擁而入到於廳上廳上又是箏篥方響雲璈龍笛鳳管細樂响動為首就是山東巡撫都御史侯濛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參見太尉還依禮答之其次就是山東左布政龔共左參政何其高右布政陳四箴右參政季侃左參議馮廷鵠右參議汪伯彥廉訪使趙訥採訪使韓文光提學副使陳正彙兵備副使雷啓元等兩司官參見太尉稍加優禮及至東昌府徐崧東平府胡

師文兗州府淩雲翼徐州府韓邦奇濟南府張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黃甲萊州府葉遷等八府官行廳參之禮太尉答以長揖而已至於統制制置守禦都監團練等官太尉則端坐各官聽其發放各人外邊伺候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上來拜見獻茶侯巡撫宋巡按向前把盞下邊動鼓樂來與太尉簪金花捧玉斝彼此酬飲遞酒已畢太尉正席坐下撫按下邊主席其餘官員并西門慶等各依次第坐了教坊伶官遞上手本奏樂一應呈應彈唱隊舞四數各有節次極盡聲容之盛當筵搬演的裴晉公還帶記一摺下去厨役割献燒鹿花猪百寶攢湯大飯燒賣又有四員伶官箏篆琵琶箜篌上來清彈小唱唱了一套南呂一枝花

官居八輔臣祿享千鍾近功存遺百世名播萬年春拯溺亨
迍惟治國安邦論調和鼎鼐持義節率忠貞都則待報王施
恩秉賢烈秉正直也則是淸懲化民
唱畢湯未兩陳樂已三奏下邊跟從執事官身人等宋御史委
差兩員州官在西門慶捲棚內自有卓席管待守禦都監等官
西門慶都安在前邊客位自有坐處黃太尉令左右拿十兩銀
子來賞賜各項人役隨卽看轎就要起身衆官上來再三欵留
不住都送出大門鼓樂笙簧迭奏兩街儀衛喧闐淸蹕傳道人
馬森列多官俱上上馬遠送太尉悉令免之舉手上轎而去宋御
史偕巡撫分付都監以下軍衛有司直護送至皇船上來回話
卓面器皿答賀羊酒具手本差東平府知府胡師文與守禦周

秀親送到船所交割明白回至廳上拜謝西門慶說今日不當負累取擾華府深感深感分資有所不足容當奉補西門慶慌躬身施禮道學生屢承教愛累辱盛儀日昨又蒙賻禮些小微物何足挂齒蝸居卑陋猶恐有不到處萬望公祖諒宥幸甚宋御史謝畢即令左右看轎與侯巡撫一同起身兩司八府官員皆拜辭而去各項人役一鬨而散西門慶回至廳上將伶官樂人賞以酒食俱令散了止留下四名官身小優兒伺候廳內外各官卓面自有本官手下人領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尚早收拾家火停當攢下四張卓席佳餚堆滿使人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傅自新甘出身韓道國賁四崔本及女婿陳經濟從五更起來各項照管辛苦坐飲三杯不一時衆人來到吳大

舅與溫秀才應伯爵謝希大居上坐西門慶關席家夥計兩邊列坐左右擺上酒來飲酒伯爵道哥今日落忙黄太尉坐了多大一回喜歡不喜歡韓道國道今日六黃老公公見咱家酒席齊整無箇不喜歡的巡撫巡按兩位甚是知感不盡謝了又謝伯爵道若是第二家擺這席酒也成不的也沒咱家恁大地方也沒府上這些人手今日少說也有上千人進來都要管待出去哥就賠了幾兩銀子咱山東一省也响出名去了溫秀才道學生宗主提學陳老先生也在這裡預席西門慶問其故溫秀才道名陳正彙者乃諫垣陳了翁先生乃郎本貫河南鄄城縣人十八歲科舉中壬辰進士今任本處提學副使極有學問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二十四歲正說着湯飯上來衆人吃畢西門

慶叫上四個小優兒問道你四人叫甚名字答道小的叫周采梁鐸馬眞韓畢伯爵道你不是韓金釧兒一面韓畢跪下說金釧兒玉釧兒都是小的妹子西門慶問你們吃了酒飯不曾周采道小的劉繞都吃個酒飯了西門慶因一回想起李瓶兒來今日擺酒就不見他分付小優兒你每拿樂器過來會唱洛陽花梁園月不會唱一個我聽韓畢跪下小的與周采記的一面搊箏撥阮板排紅牙唱道普天樂

洛陽花梁園月好花須買皓月須賒花倚欄杆看爛熳開月曾把酒問團圞夜月有盈虧花有開謝想人生最苦離別花謝了三春近也月缺了中秋到也人去了何日來也

唱畢應伯爵見西門慶眼裡酸酸的便道哥別人不知你心自

我畧知一二哥教唱此詞關係心間之事莫非想起過世嫂子來就如同連理枝比目魚今分爲兩下心中甚不想念西門慶看見後邉上來菓碟兒吽應二哥你只嗔我說有他在就是他經手整定從他沒了隨着丫鬟掇弄你看都相甚模樣好應口菜也沒一根我吃温秀才道這等盛設老先生中饋也不謂無人足可以勾了伯爵道哥休說此話你心間疼不過便是這等說恐一時冷淡了别的嫂子們心這裡酒席上說話不想潘金蓮在軟壁後聽唱聽見西門慶說此話走到後邉一五一十告訴月娘月娘道隨他說去就是了你如今却怎樣的前日是不是他在時卽許下把綉春教伏侍他倒睜着眼和我吽死了許多時見就分散他房裡丫頭教我就一聲兒再沒言語這兩日

你着他那媳婦子和兩個了頭狂的有些樣兒我但開口就說咱每擠撮他金蓮道娘我也見這老婆這兩日有些別改模樣的怕這賊沒廉耻貨鎮日在那屋裡纏了這老婆也不的我聽見說前日與了他兩對簪子老婆戴在頭上拿與這個瞧拿與那個瞧月娘道豈芽菜兒有甚細兒衆人背地裡都不做喜歡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爲証

襄王臺下水悠悠　一種相思兩地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　夜深還照粉墻頭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賻　黄眞人煉度薦亡

八面明窓次第開　佇看環珮下瑤臺
閨門春色連新柳　山嶺寒梅帶早崖
影動梅梢明月上　風敲竹徑故人來
佳人留下鴛鴦錦　都付東君仔細裁

話說西門慶那日陪吳大舅應伯爵等飲酒中間因問韓道國客夥中標船幾時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韓道國道昨日有人來會也只在二十四日開船西門慶道過了二十念經打包便了伯爵問這遭起身那兩位去西門慶道三個人都去明年先打發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貨來他與來保還往松江下五處置買

些布貨來發賣家中段貨紬綿都還有哩伯爵道哥王張極妙常言道要的般般有纔是買賣說畢已至起更時分吴大舅起身說姐夫你連日辛苦俺每酒已勾了告回你可歇息歇息西門慶不肯還要留住令小優兒奉酒唱曲每人吃三鍾纔放出門西門慶賞了小優四人六錢銀子再三不敢接說宋爺出票叫小的每來官身如何敢受老爺重賞西門慶道雖然官差此是我賞你怕怎的四人方磕頭領去不在話下西門慶便歸後邊歇去了次日早起往衙門中去早有玉皇廟吴道官差了一個徒弟两名鋪排來在大廳上鋪設壇場上安三清四御中安太乙救苦天尊兩邊東嶽酆都下列十王九幽冥曹幽壤監壇神虎二大元帥桓劉吴魯四大天君太陰神后七眞玉女倒眞

喚請提魂攝魄一十七員神將內外壇場鋪設的齊齊整整香
花燈燭擺列的粲爛輝煌爐中都焚百合名香周圍高懸吊挂
經筵羅列幕走銷金法鼓高張架彩雲鶴旋繞西門慶來家看
見心中大喜打發徒弟鋪排齋食吃了回廟中去了隨即令溫
秀才寫帖兒請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
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吳舜臣許多親眷并堂客明日念經家
中厨役落作治辦齋供不題次日五更道衆皆挨門進城到於
西門慶家呌開門進入經壇內明起燈燭沐手焚香打動響樂
諷誦諸經敷演生神玉章鋪排大門首挂起長旛懸吊榜文兩
邊黃紙門對一聯大書東極垂慈仙識乘晨而超登紫府南丹
赦罪淨魄受煉而逕上朱陵榜上寫着

大宋國山東東平府清河縣某坊居住奉
道追修孝夫信官西門慶合家孝眷人等卽日皈誠上干慈
造意者伏爲室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先命辛未
相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
時分身故伏以伉儷情深嘆鳳鸞之先別閨門月冷嗟琴瑟
以斷鳴徒追悼以何堪憶音容而緬想光陰易逝五七俄臨
欲拔幽魂敬陳丹悃謹以今月二十日伏延官道爰就孝居
建盟眞煉度齋壇肅頒玉簡演九轉生神寶範奏啟瑱函
獅馭以垂光金燈破暗降龍章而滅罪鐵柱停酸爰至深宵
度綵橋而鳴玉珮頻飡流瀣登碧落而謁金眞伏願玉陛垂
慈靑宮降鑒廣覃惻隱之仁大賜提撕之力亡魂早超逍遙

之境滯爽咸登極樂之天存歿眷屬均沐休祥恩親人等同
登道岸凡預薦修悉希元化故榜　政和年月日榜
上清大洞經籙九天金闕大夫神霄玉府上筆判雷霆諸司
府院事清微弘道體玄養素崇教高士領太乙宮提點皇壇
知聲兼管天下道教事高功黃元白奉行
大廳經壇懸挂齋題二十字大書青玄救苦頒符告簡五七轉
經水火煉度薦揚齋壇即日黃眞人穿大紅坐牙轎繫金帶左
右圍隨儀從喧喝日高方到吳道官率衆接至壇所行畢禮
然後西門慶着素衣絰巾拜見遞茶畢洞案傍邊安設經筵法
席大紅銷金卓幃粧花椅褥二道童侍立左右其人儀偉容
貌戴王冠韜以烏紗穿大紅斗牛衣服鞁舃履登文書之時西

門慶俻金段一疋金字登壇之時換了九陽雷巾大紅金雲白鶴法氅與袖飛髯脚下白綾軟襪朱紅登雲朝舄朝外建天地亭張兩把金傘盖金童揚烟玉女散花執幢捧節監壇神將三界符使四直功曹城隍社令土地祇迎無不畢陳高功香案上列五式天皇號令召雷皂纛天蓬玉尺七星寶劍淨水法盂先是表白宣畢齊意齋官沐手上香詞懺二人飄手爐向外三信禮召請然後高功繫令焚香蕩穢淨壇飛符召將関發一應文書符命啓奏三天告盟十地三獻禮畢打動音樂化財行香西門慶與陳經濟執手炉跟隨排軍喝路前後四把銷金傘三對纓絡挑搭孝眷列於大門首孤魂棚建於街上場飯淨供委付四名排軍看守行香回來安請監齋壇巳畢在捲棚擺齋那日

各親友街隣夥計。送茶者絡繹不絕。西門慶悉令玳安王經。收
記。打發回盒人銀錢。早辰開啟。請三寶證盟。頒告符簡。破獄召
亡。又動音樂。往李瓶兒靈前攝召引魂。朝參玉陛。傍設几筵。聞
經悟道。高功捻高座。演九天生神經。焚燒太乙東嶽酆都十王
冠帔雲馭。午朝高功冠裳步罡。踏斗。拜進朱表。逕達東極青宮。
遣差神將。飛下羅酆。原來黄真人年約三旬。儀表非常。粧束起
來。午朝拜表。儼然就是個活神仙。端的生成模樣。但見
星冠攢玉葉。鶴氅縷金霞。神清似長江皓月。貌古如太華喬
松。踏罡朱履步丹霄。步虚琅函浮瑞氣。長髯廣頰。修行到無
漏之天。皓齒明眸。佩籙掌五雷之令。三島十洲。存性到洞天
福地。出神游高飡沆瀣。靜裡朝元。三更步月。鸞聲遠。萬里乘

雲鶴背高。就是都仙太史臨凡。世廣惠眞人降下方。拜了表文。吳道官當壇頒生天寶籙。神虎玉劄。行畢午香。回來捲棚內擺齋。黃眞人前大軍面定勝。吳道官等稍加差小。其餘散衆俱平頭卓席。黃眞人。吳道官皆襯段尺頭。四位披花。四疋綵紬。散衆各布一疋。卓面俱令人擡送廟中。散衆各有手下徒弟收入箱中。不必細說。吃畢午齋。謝了西門慶。都往花園各亭臺洞內遊玩散食去了。一面收下家火。從新擺上下卓齋饌。上來。請吳大舅等。衆親朋夥計來吃。正吃之間。忽報東京翟爺那裡差人來下書。西門慶即出到廳上。請來人進入。只見是府前承差幹辦。青衣窄衫。萬字頭巾。乾黃靴。全付弓箭。向前施禮。西門慶答還下禮。那人向身邊取出書來。遞上書。內封折賻儀銀

十兩。問來人上姓。那人道小人姓王名玉。蒙翟爺差遣送此書來。不知老爹這邊有喪事。安老爹書到京。纔知道西門慶問道。你安老爹書幾時到來。那人說安老爹書十月纔到京。因催皇木一年已滿陞都水司郎中。如今又奉勅條理河道。直到工完回京西門慶問了一遍。即令來保廂房中管待齋飯。分付明日來討回書。那人問韓老爹在那里住。宅內稍信在此。小的見了還要赶往東平府下書去。西門慶即喚出韓道國來見那人陪吃齋食畢。同往家中去了。西門慶拆看書中之意。於是乘着喜歡將書拿到捲棚內。教溫秀才看。說你照此修一封回書答他就稍寄十方綿紗汗巾。十方綾汗巾。十副揀金挑牙。十個烏金酒杯。作回奉之禮。他明日就來取回書。溫秀才接過書來觀看

其書曰。

寓京都眷生翟謙頓首書奉

即擢大錦堂西門四泉親家大人門下。自京邸執手話別之後，未得從容相敘。心甚歉然。其領教之意，生已與家老爺前悉陳之矣。迩者因安鳳山書到，方知曳親家有鼓盆之嘆。但不能一弔為悵。奈何奈何。伏望以禮節哀可也。外具賻儀，少表微忱，希莞納。又久仰貴任，榮修德政，舉民有五袴之歌，境有三留之譽。今歲考績，必有甄陞。昨日神運都功兩次工上，生已對老爺說了。安上親家名字。工完題奏，必有恩典。親家必有掌刑之喜。夏大人年終類本，必轉京堂指揮列銜矣。謹此預報。伏惟高照不宣。附云。此書可自省覽，不可使

聞之於渠。謹啟謹啟。又云楊老爺前月二十九日。卒於獄。

下書冬上澣具

却說溫秀才看畢。纔待袖单。被應伯爵取過來觀看了一遍。還付與溫秀才收了。說道老先生把回書千萬加意做好些。翟公府中人才極多。休要教他笑話。溫秀才道貂不足狗尾續。學生匪才。焉能在班門中弄大斧。不過乎塞責而已。西門慶道老先生他自有個主意。你這狗才曉的甚麼。須臾吃罷午齋。西門慶分付來興兒打發齋饌。送各親眷街隣家不題。玳安回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韓釧兒。洪四兒。齊香兒。六家香儀人情禮去。每家還答一疋大布一兩銀子。後晌就叫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來伺候。良久道衆陞壇發擂。上朝拜懺觀燈解壇

送聖天色漸晚。及比設了醮。就有起更天氣。門外花大舅。被西慶留下。已不去了。喬大户。沈姨夫。孟二舅。告辭兒回家。止有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温秀才。常時節。并衆夥計。在此晚夕觀看水火煉度。就在大廳棚内搭高座。扎綵橋。安設水池火沼。放擺斛食。李瓶兒靈位。另有几筵幃幕。供献齊整。傍邊一首魂旛。一首紅旛。一首黄旛。上書制魔保舉受煉南宫。先是道衆音樂兩邊列坐。持節捧盂劍。四個道童侍立法座兩邊。黄真人頭戴黄金降魔冠。身披絳綃雲霞衣。登高座。口中念念有詞。音樂止。二人執手炉宣偈云。

太乙慈尊降駕臨　夜壑幽關次第開
童子雙雙前引導　死魂受煉步雲階

言真人薰沐焚香念曰伏以玄皇闡教廣開度於冥途正一垂科俾煉形而昇舉恩沾幽爽澤被飢噓謹運真香志誠上請東極宮中大慈仁者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青玄九陽上帝十方救苦諸大真人天仙地仙三界官屬五岳十五水府羅酆聖衆伏此真香來臨法會伏望獅座浮空龍旂耀日空青枝酒頻除熱惱甘露食味廣濟孤噓今則暫供几告頒符命九幽滅罪罷對停毆切以人處塵凡日縈俗務不知有死惟欲貪生鮮能種於善根多隨入於惡趣昏迷弗省恣慾貪嗔將謂自巳長存豈信無常易到一朝傾逝萬事皆空業障纏身冥司受苦今奉道伏爲亡過室人李氏靈魂一棄塵緣久淪長夜若非薦拔於愆辜必致難逃於苦報恭惟天尊號隆億刼氣應九陽東好生

之仁政。尋聲之苦。洒甘露而普滋群類。放瑞光而遍燭昏衢。命三官寬考較之條。詔十殿閣推研之筆。開囚釋禁。宥過解寃。各隨符使盡出幽關。咸令登火池之沼。悉蕩滌黄華之形。凡得更生。俱歸道岸。高功念五厨經。變食神呪。散法食。聞天浮九炁。九炁出乎太空之先。地凝九幽。九幽鬱於重陰之壘。九炁列正萬物。並受生成。所以爲天地之根。各受生於胞胎。頼三光而育養。人之有死壞者。皆所以不能受其形。保其神。貴其炁。固其根。離其本真耳。若得還生。須得濯形於太陰。煉質於太陽。復受九炁凝合。三元結成胞。乃可成形。匪伏太上之金符。玄元之秘旨。豈可開度幽魂。全形復体。駕景朝元。制魔保舉。靈寶煉形真符。謹當宣奏。

太微廻黄旗　　無英命靈旛

攝召長夜府　　開度受生魂

道衆先將魂旛安於水池内焚，結靈符，換紅旛，次授火沼内焚，爵儀符，換黄旛，高功念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交煉，乃成真形，煉度畢，請神主冠帔，步金橋，朝參玉陛，皈依三寶，朝玉清，衆舉五供養。

道中尊玉清，王溟涬無光，包梵炁萬象，森羅一黍珠。死魂受煉受煉超仙界。

朝上清五供養

經中尊上清，王赤明開圖，推遷極元，緇流演洞淼溟，死魂受煉受煉超仙界。

朝太清五供養

師中尊太清，王道包天地，玄元始歷劫，度出迷魂，死魂受煉，

超仙界。

高功曰。既受三皈。當宣九戒。

第一戒者。敬讓孝養父母。　第二戒者。克勤忠於君王。

第三戒者。不殺慈救衆生。　第四戒者。不淫正身處物。

第五戒者。不盜推義損己。　第六戒者。不嗔克怒凌人。

第七戒者。不詐諂賊害善。　第八戒者。不驕傲忽至真。

第九戒者。不二奉戒專一。　汝當諦聽戒之戒之。

九戒畢

道衆舉音樂。宣念符命。并十類孤魂挂金索。

大慈仁者。救苦青玄帝。獅座浮空。妙化成神力。清淨斛食。示現焦面鬼。注界孤魂。求受甘露味。

北戰南征。貫甲披袍士。捨死忘生。報效於國家。砲响一聲。身
臥沙塲裡。陣忘孤魂。來受甘露味。
好兒好女。與人爲奴僕。暮打朝喝。衣不遮身體。逐赶出門。纏
臥長街內。饑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坐賈行商。僧道雲遊士。動歲經年。在外尋衣食。病疾臨身。旅
店無依倚。客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鬭惡爭強。枷鎖囹圄閉。斬絞凌遲。身喪長街裡。律有明條。犯
了王法罪。刑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宿世寃仇。今世來相會。暗計陰謀。毒藥攢腸胃。九竅生烟。喪
了身和體。藥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乳哺三年。父母恩難極。十月懷胎。坐草臨盆際。性命懸絲。子

毋歸陰世。產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急難顛危。受恐難迴避。私債官錢。逐日來催逼。自刎懸梁斷
了三寸氣。屈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久病淹纏。氣蠱癱痨類。疥癩痰瘡。遍體膿腥氣。菽水無親。醫
藥無調治。病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巨浪風濤。洪水滔天至。纜斷舟沉。身喪長江裡。回首家鄉。無
人稍書寄。溺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回祿風烟。一時難迴避。猛火無情。燒燬身和體。爛額焦頭。死
作烟薰鬼。焚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附木精邪。無主魍魎輩。鱗介飛潜。莫不回生意。太上慈悲。廣
垂方便澤。十類孤魂。來受甘露味。

煉度已畢。黄真人下高座。道衆音樂。送至門外。化財焚燒箱庫回來。齋功圓滿。道衆都換了冠服。鋪排收捲道像。西門慶又早大廳上。晝燭齊明。酒筵羅列。三個小優彈唱。衆親友都在堂前。西門慶先與黄真人把盞。左右捧着一疋天青雲鶴金段。一疋色段。十兩白銀。叩首回拜道。亡室今日已賴我師經功救拔。得遂超生。均感不淺。微禮聊表寸心。黄真人道。小道謬忝冠裳。濫膺玄教。有何德以達人天。皆賴大人一誠感格。而尊夫人已駕景朝元矣。此禮若受。實爲赧顏。西門慶道。此禮甚薄。有褻真人。伏乞笑納。黄真人方令小童收了。西門慶遞了真人酒。又與吳道官把盞。乃一疋金段。伍兩白銀。又是十兩經資。吳道官只受了經資。餘者不肯受。說小道自愆效勞。誦經追拔夫人往生仙

界。以盡其心。受此經資。尚爲不可。又豈當此盛禮乎。西門慶道。師父差矣。眞人掌壇。其一應文檢法事。皆乃師父費心。此禮當與師父酧勞。何爲不可。吳道官不得已。方領下。再三致謝。西門慶與道衆。遞酒已畢。然後吳大舅應伯爵等上來。與西門慶散福遞酒。吳大舅把盞。伯爵執壺。謝希大捧菓。一齊跪下。伯爵道。兄爲嫂子。今日做此好事。請得眞人在此。又是吳師父費心。方纔化財。見嫂子頭戴鳳冠。身穿素衣。手執羽扇。騎着白鶴。望空騰雲而去。此賴眞人追薦之力。哥的虔心。嫂子的造化。連我好不快活。于是滿斟一盃。送與西門慶。西門慶道。多蒙列位連日勞神。言謝不盡。何敢當此盛意。說畢。一飲而盡。伯爵又斟一盞。說哥吃酒。吃個雙盃。不要吃單盃。希大慌忙遞一筯菜來。吃了。

西門慶囘敬衆人畢。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厨役上來割道。當夜在席前。猜拳行令。品竹彈絲。直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衆人方作辭起身而去。西門慶進來。賞小優兒三錢銀子。徃後邊去了。正是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有詩爲証。

百年方誓日　一夕竟爲雲
飛鳳金鈿落　翔鸞寶鏡分
趁生空自喜　長恨不勝情
遇物頻頻飲　愁懷且悲清

畢竟不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囘分解。

全[illegible]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終日思卿不見卿　數聲寒角未堪聞
匣中破鏡收殘月　篋裡餘衣斂斷雲
寒雀疎枝栖不定　征鴻斷字嘆離群
玉釵敲斷心難碎　想豫傷心記未真

話說西門慶歸後邊。辛苦的人。直睡至次日。日色高還未起來。有來興兒進來說。搭綵匠外邊伺候。請問拆棚。西門慶罵了來興兒幾句。說拆棚教他拆就是了。只顧問怎的。搭綵匠一面外邊七手八脚。卸下蓆繩松條。拆了送到對門房子裡堆放不題。玉簫進房說。天氣好不陰的重。西門慶令他向煖炕上取衣裳

穿要起來。有吳月娘便說。你昨日辛苦了一夜。天陰大睡回兒
起來。慌的老早就扒起去做甚麽。就是今日不往衙門裡去也
罷了。西門慶道。我不往衙門裡去。只怕翟親家那人來討書。好
打發回書與他。月娘道。既是恁說。你起去。我叫丫頭熬下粥等
你來吃。這西門慶也不梳頭洗臉。鬔頭披着絨衣。戴着毡巾。逕
走到花園裡。藏春閣書房中。原來自從書童去了。西門慶就委
王經管花園。兩邊書房門鑰匙。春鴻便收拾打埽大廳前書房。
冬月間。西門慶只在藏春閣書房中坐。那裡燒下的地炉煖炕。
地平上又安放着黃銅火盆。放下梅稍月油单絹煖簾來。明間
内擺着夾枝梔。各色菊花。清清瘦竹。翠翠幽蘭。裡面筆硯瓶梅。
琴書消洒。床炕上茜紅毡條。銀花錦褥。枕横鸂鶒。帳挂鮫綃。西

門慶撾在牀上。王經連忙向卓上象牙盒內。炷爇龍涎於流金小篆內。西門慶使王經你去叫來安兒請你應二爹去。那王經出來。分付來安兒請去了。只見平安走來。對王經說小周兒在外邊伺候。那王經走入書房。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叫進小周兒來磕了頭。說道你來得好。且與我篦篦頭。捏捏身上。因說你怎一向不來。小周兒道。小的見六娘沒了。忙。沒曾來。西門慶於是坐在一張醉翁椅上。打開頭髮。教他整理梳篦。只見來安兒請的應伯爵來了。頭戴氊帽。身穿綠絨襖子。脚穿一雙舊皂靴。棕套。掀簾子進來。唱喏。西門慶正篦頭。說道不消聲喏。請坐。伯爵拉過一張椅子來。就着火盆坐下了。西門慶道。你今日如何這般打扮。伯爵道。你不知外邊飄雪花兒哩。好不寒冷。昨日家

去晚了。鷄也叫了。你還使出大官兒來。拉俺毎就禁不的了。我見天陰上來。還付了個燈籠和他大舅一路家去了。今日白扒不起來。不是來安兒去叫。我還睡哩。哥你好漢還起的早。若着我成不的。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我。怎得個心閒。自從發送他出去了。又亂着接黃太尉。念經直到如今。心上是那樣不遂。今早房下說。你辛苦了。大睡回起去。我又記挂着只怕翟親家人來討回書。又看着拆棚。二十四日又打發韓夥計和小价起身。打包寫書帳。喪事費勞了。人家親朋罷了。士夫官員。你不上門謝謝孝。禮也過不去。伯爵道。正是我愁着哥謝孝這一節。少不的也謝。只摘撥謝幾家要緊的。胡亂也罷了。其餘相厚若會見告過就是了。誰不知你府上事多。彼此心照罷。正說着。只見王

經掀簾子。畫童兒用彩漆方盒。銀廂雕漆茶鍾。拿了兩盞酥油
白糖熬的牛奶子。伯爵取過一盞。拿在手內。見白潋潋鵝脂一
般。酥油飄浮乃盞內。說道好東西。滚熱呷在口裡。香甜美味。那
消費力。幾口就呵沒了。西門慶直待篦了頭。又教小周兒替他
取耳。把奶子放在卓上。只顧不吃。伯爵道。哥且吃些。不是可惜
放冷了。相你清辰吃恁一盞兒。倒也滋補身子。西門慶道。我且
不吃。你吃了。停會我吃粥罷。那伯爵得不的一聲。拿在手中。一
吸而盡。畫童收下鍾去。西門慶取畢耳。又叫小周兒拿木滾子
滾身上。行按摩導引之術。伯爵問道。哥滾着身子也通泰自在
些麽。西門慶道。不瞞你說。相我晚夕。身上常時發酸起來。腰背
疼痛。不着這般按捏通了不得。伯爵道。你這胖大身子。日逐吃

了這等厚味。豈無痰火。西門慶道。昨日任後溪。常說老先生雖故身體魁偉。而虛之太極。送了我一罐兒百補延齡丹。說是林真人合與聖上吃的。教我用人乳。常清晨服。我這兩日心上亂的。也還不曾吃。你每只說我身邊人多。終日有此事。自從他死了。誰有甚麼心緒理論此事。正說著。只見韓道國進來。作揖坐下。說剛纔各家多來會了。船已雇下。准在二十四日起身。西門慶分付甘夥計。攢下帳目。兌了銀子。明日打包。因問兩邊鋪子裡賣下多少銀兩。韓道國說。共湊六千餘兩。西門慶道。兌二千兩一包。著崔本往湖州買紬子去。那四千兩。你與來保往松江販布。過年赶頭本船來。你每人先拿五兩銀子。家中收拾行李去。韓道國又一件。小人身從鄆王府要正身上直。不納官錢。如

何處置。西門慶道。怎的不納官錢。相來保一般。也是鄆王差事。
他每月只納三錢銀子。韓道國道。保官兒那個虧了太師老爺。
那邊文書上註過去。便不敢纏擾。小人此是祖役。還要勾當餘
丁。西門慶道。旣是如此。你寫個揭帖。我央任後溪到府中。替你
和王奉承說。把你官字註銷。常遠納官錢罷。你每月只委付家
下一個的當人打米就是了。那韓夥計作揖謝了。伯爵道。哥你
這一替他處了這件事。他就去也放心。少頃小周滚畢身上。西
門慶往後邊梳頭去了。分付打發小周兒吃了點心。良久西門
慶出來。頭戴白絨忠靖冠。身披絨氅。賞了小周三錢銀子。又使
王經請你温師父來。不一時温秀才峩冠博帶而至。叙禮已畢。
左右放卓兒。拿粥上來。四碟小菜。一碗頓爛蹄子。一碗黄芽韮

炒驢肉。一碗鮓炒餶飿鷄。一碗頓爛鴿子雛兒。四甌軟稻粳米粥兒安放四雙牙筯。伯爵與温秀才上坐。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西門慶分付來安兒。再取一盞粥。一雙快兒。請你姐夫來吃粥。不一時。陳經濟來到。頭戴孝巾。身穿白紬道袍。葱白段襪衣。蒲鞋絨襪。與伯爵等作揖。打橫坐下。須臾吃了粥。收下家火去。韓道國起身去了。只有伯爵温秀才在書房坐的。西門慶因問温秀才。書可寫了不曾。温秀才道。學生巳寫稿在此。與老先生看過。方可謄眞。一面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其書曰。

寓清河眷生西門慶端肅書復。大碩德柱國雲峰 老親丈大

人先生台下。自從京邸邂逅數語之後。不覺違越光儀。倏忽

半載。生以不幸。閨人不祿特蒙親家遠致賻儀。兼領誨教足

見爲我之深且厚也感刻無任而終身不能忘矣但恐一時官守責成有所疎陋之處企仰門牆有負薦拔耳又賴在老翁鈞前當爲錫覆則生始終蒙恩之處皆親家所賜也今因便鴻謹候起居不勝馳恋伏惟炤亮不宣外具揚州縐紗汗巾十方色綾汗巾十方揀金挑牙二十付烏金酒鍾十個少將遠意希笑納

西門慶看畢即令陳經濟書房內取出人事來同溫秀才封了將書謄付錦箋弥封停當御了圖書另外又封五兩白銀與下書人王玉不在話下一回見雪下的大了西門慶留下溫秀才在書房中賞雪搽抹卓兒拿上案酒來只見有人在煖簾外探頭兒西門慶問誰王經說鄭春在這裡西門慶叫他進來那鄭

春手內拿着兩個盒兒舉的高高的跪在當面上頭又閣着個小描金方盒兒西門慶問是甚麽鄭春道小的姐姐月姐知道昨日爹與六娘念經辛苦了沒甚麽送這兩盒兒茶食兒來與爹賞人揭開一盒菓餡頂皮酥一盒酥油泡螺兒鄭春道此是月姐親手自家揀的知道爹好吃此物敬來孝順爹西門慶道昨日又多謝你家送茶今日你月姐費心又送這個來伯爵道好呀拿過來我正要嚐嚐死了我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如今又是一個女兒會揀了先捏了一個放在口內又拈了一個遞與溫秀才說道老先兒你也嚐嚐吃了牙老重生抽胎換骨眼見稀奇物勝活十年人溫秀才呷在口內入口而化說道此物出于西域非人間可有沃肺融心實上方之佳味西門慶又問

那小盒兒內是什麼。鄭春悄悄跪在西門慶根前。揭開盒兒說
此是月姐稍與爹的物事。西門慶把盒子放在膝蓋兒上。揭開
纔待觀看。一邊伯爵一手撾過去。打開是一方迴紋錦雙攔子。
細撮古碌錢。同心方勝結穗挽紅綾汗巾兒。裡面裹着一包親
口磕的瓜仁兒。這伯爵把汗巾兒掠與西門慶。將瓜仁兩把喃
在口裡都吃了。比及西門慶用手奪時。只剩下沒多些兒。便罵
道怪狗才。你害饞癆饞痞。留些兒與我見見兒。也是人心。伯爵
道我女兒送來。不孝順我。再孝順誰。我兒你尋常吃的勾了。西
門慶道。溫先兒在此。我不好罵出來。你這狗材。忒不相模樣。一
面把汗巾收入袖中。分付王經把盒兒掇在後邊去。不一時。杯
盤羅列。篩上酒來。纔吃了一巡酒。玳安兒來說李智黃四關了

銀子。送銀子來了。西門慶問多少。我安道。他說一千兩。餘者再一限送來。伯爵道。你看這兩個天殺的。他連我也瞞了。不對我說。嗔道他昨日你這裡念經。他也不來。原來往東平府關銀子去了。你今收了。也少要發銀子出去了。這兩個光棍。他攬的人家債也多了。只怕往後後手不接。昨日北邊徐内相發恨要親往東平府自家抬銀子去。只怕他老牛箝嘴箝了去。却不難爲哥的本錢了。西門慶道。我不怕他。我不管甚麼徐内相李内相好不好我把他小厮提留在監裡坐着。不怕他不與我銀子。一面教陳經濟。你拿天平出去收兑了他的。上了合同就是了。我不出去罷。良久陳經濟走來回話。說銀子已兑足一千兩。交入後邊大娘收了。黄四說還要請爹出去說句話兒。西門慶道。你

只說我陪著人坐著哩左右他只要掲合同的話教他過了二十四日來罷經濟道不是他有庄事兒要央煩爹請爹出去親自對爹說西門慶道甚麼事等我出去一面走到廳上那黄四磕頭起來說銀子一千兩姐夫收了餘者下单找還與老爹有小人一庄事兒今央煩老爹說着磕在地下哭了西門慶拉起來端的有甚麼事你說來黄四道小的外父孫清搭了個夥計馮二在東昌府販綿花不想馮二有個兒子馮淮不守本分要便鎖了門出去宿娼那日把綿花不見了兩大包被小人丈人說了兩句馮二將他兒子打了兩下他兒子就和俺小舅子孫文祖厮打攘起來把孫文相牙打落了一個他亦把頭磕傷被客夥中觧勸開了不想他兒子到家遲了半月破傷風身死他

丈人。是河西有名土豪白五。綽號白千金。專一與強盜作窩主。教唆馮二具狀在巡按衙門。朦朧告下來。批雷兵備老爹問。雷老爹又伺候皇船。不得閑。轉委本府童推官問。白家在童推官處使了錢。教隣勸人供狀。說小人丈人在傍唱聲來。如今童推官行牌來提俺丈人。望乞老爹千萬垂憐。討封書。對雷老爹說。寧可監幾日。抽上文書去。還見雷老爹問。就有生路了。他兩人廝打。委的不嘗小人丈人事。又係歇後身死。出于保辜限外。先是他父馮二打來。何必獨賴在孫文相一人身上。西門慶看了說帖。寫着東昌府見監犯人孫清。孫文相。乞青目。因說雷兵備前日在我這裡吃酒。我只會了一面。又不甚相熟。我怎好寫書與他。那黃四就跪下。哭哭啼啼哀告說。老爹若不可憐見小的。

丈人子父兩個就多是死數了。如今隨孫文相頭去罷了。只是分豁小人外父出來。就是老爹莫大之恩。小人外父今年六十歲。家下無人。冬寒時月。再放在監裡就死罷了。西門慶沉吟良久。說罷。我轉央鈔關錢老爹和他說說去。與他是同年。多是壬辰進士。那黃四又磕下頭去。向袖中又取出一百石白米帖兒。遞與西門慶。腰裡就解兩封銀子來。西門慶不接。說我那裡要你這行錢。黃四道。老爹不稀罕。謝錢。老爹也是一般。西門慶道不打緊。事成我買禮謝他。正說着。只見應伯爵從角門首出來。說哥休替黃四哥說人情。他閒時不燒香。忙時走來抱佛腿。昨日哥這裡念經。連茶兒也不送。也不來走走兒。今日還來說人情。那黃四便與伯爵唱喏。說道好二叔。你老人家殺人哩。我因

這件事整走了這半月。誰得閒來。昨日又去府裡與老爹領這銀子。今日李三哥起早打卯去了。我竟來老爹這裡交銀子。就央說此事。救俺丈人。老爹再三不肯收這禮物。還是不下顧小人。伯爵看見是一百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因問哥你替他去說不說。西門慶道。我與雷兵備不熟。如今又轉央鈔關錢主政替他說去。到明日我買分禮謝老錢就是了。又收他禮做甚麼。伯爵道。哥你這等就不是了。難說他來說人情。哥你賠出禮去謝人。也無此道理。你不收。恰是你嫌少的一般。倒難爲他了。你依我收下他這個禮。雖你不稀罕。明日謝錢公。又是一個樣兒。黃四哥在這裡聽着。看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這一回求了書去。難得兩個多沒事出來。你老爹。他恒是不稀罕你錢。你老

院裡老實大大擺一席酒請俺每耍一日就是了黃四道二叔你老人家費心小人擺酒不消就還教俺丈人買禮來磕頭酧謝你老人家不瞞你我為他爺兒兩個這一場事晝夜上下替他走跐還尋不出個門路來老爹再不可憐怎了伯爵道傻瓜你摟着他女兒你不替他上緊誰上緊黃四道房下在家只是哭俺丈人便躲了家中連送飯人也沒一個兒當下西門慶被伯爵說着把禮帖收了禮物還令他拿回去黃四道你老人家沒見好大事這般多計較就往外走伯爵道你過來我和你說你書幾時要黃四道如今緊等着救命老爹今日下顧有了書差下人明早我使小兒同去走遭于是央了又央差那位大官兒去我會他會西門慶道我就替你寫書因叫過玳安來分付

你明日就同黃大官一路去那黃四見了玳安辭西門慶出門走到門首問玳安要盛銀子搭連玳安進入後邊月娘房裡正與玉簫小玉裁衣裳見玳安站看等要搭連玉簫道使着手不得閒騰教他明日來與他就是了玳安道黃四緊等着明日早起身東昌府去不得來了你騰騰與他罷月娘便說你拿與他就是了只教人家等着玉簫道銀子還在牀地平上掠着不是走到裡間把銀子往牀上只一倒掠出搭連來說拿去了怪囚根子那個吃了他這條搭連只顧立盯瑪蝗的要玳安道人家不要那好來後邊取來于是拿出走到儀門首還抖出三兩一塊蘇姑頭銀子來原來紙包破了怎禁玉簫使性那一倒漏下一塊在搭連底內玳安道且喜得我拾個白財于是褪入袖中。

到前邊逅與黄四搭連約會下明早起身且說西門慶回到書房中即時教温秀才修了書付與玳安不題一面覷那門外雪紛紛揚揚猶如風飄柳絮亂舞梨花相似西門慶另打開一罈雙料麻姑酒教春鴻用布甑篩上來鄭春在傍彈箏低唱西門慶令他唱一套柳底風微正唱着只見琴童進來說韓大叔教小的拿了這個帖兒與爹瞧西門慶看了分付你就拿往門外任醫官家替他說說去教他明日到府中承奉處替他說說註銷差事琴童道今日晚了小的明早去罷西門慶道是了不一時來安兒用方盒拿了八碗下飯一碗黄熬山藥雞一碗臊子韭一碗山藥肉圓子一碗頓爛羊頭一碗燒猪肉一碗肚肺羹一碗血臟湯一碗牛肚兒一碗爆炒猪腰子又是兩大盤玫瑰

鷄油湯盪麪蒸餅兒。連陳經濟共四人吃了。西門慶教王經拿盤兒拿兩碗下飯。一盤點心。與鄭春吃。又賞了他兩大鍾酒。鄭春跪禀。小的吃不的。伯爵道。傻孩兒冷呵呵的。你爹賞你不吃。你哥他怎的吃來。鄭春道。小的哥吃的。小的本吃不的。伯爵道。你吃一鍾罷。那一鍾教王經替你吃。王經道。二爹。小的也吃不的。伯爵道。你這孩兒。你就替他吃些兒也罷。休說一個大分上。自古長者賜。少者不敢辭。一面站起來說。我好歹教你吃這一杯。那王經捏着鼻子。一吸而飲。西門慶道。怪狗材小行貨子。他吃不的。只恁奈何他。吃還剩下半盞。教春鴻替他吃了。令他上來。排手唱南曲。西門慶道。咱每和溫老先兒行個令。飲酒之時。教他唱便有趣。于是教王經取過骰盆兒。就是溫老先兒先起。溫

秀才道學生豈敢僭還從應老翁來因問老翁尊號伯爵道在下號南坡西門慶戲道老先生你不知他家孤老多到晚夕桶子掇出屎來不敢在左近倒恐怕街坊人罵教丫頭直掇到大南首縣倉墻底下那裡潑去因起號叫做南潑温秀才笑道此坡字不同那潑字乃是點水邊之發這坡字却是土字傍邊着個皮字西門慶道老先兒倒猜的着他娘子鎮日着皮子纏着哩温秀才笑道豈有此說伯爵道葵軒你不知道他自來有些快傷叔人家温秀才道自古道言不褻不笑伯爵道老先兒悮了咱每行令只顧和他說甚麼他快屎口傷人你就在手不勞謙遜温秀才道擲出幾點不拘詩詞歌賦要個雪字上就照依點數兒上說過來飲一小杯說不過來吃一大盞當夜温秀才擲

了個么點。說道學生有了。雪殘鸂鶒亦多時。推過去。該應伯爵行。擲出個五點來。伯爵想了半日。想不起來。說過我老人家命也。良久說道。可怎的也有了。說道雪裡梅花雪裡開。好不好。溫秀才道。老翁說差了。犯了兩個雪字。頭上多了一個雪字。伯爵道。頭上只小雪。後來下大雪來了。西門慶道。這狗材。单曾胡說。教王經斟上大鍾。春鴻拍手唱南曲駐馬廳。

寒夜無茶。走向前村覓店家。這雪輕飄僭舍寄洒。歌樓遙阻歸槎。江邊乘興探梅花。庭中歡賞燒銀蠟。一望無涯。一望無涯。有似灞橋柳絮滿天飛下。

伯爵纔待拿起酒來吃。只見來安兒後邊拿了幾碟菓食。一碟菓餡餅。一碟頂皮酥。一碟炒栗子。一碟晒乾棗。一碟榛仁。一碟

瓜仁。一碟雪梨。一碟蘋波。一碟風菱。一碟荸薺。一碟酥油泡螺。
一碟黑黑的團兒。用橘葉裹着。伯爵拈將起來。聞着噴鼻香。吃
到口。猶如飴蜜。細甜美味。不知甚物。西門慶道。你猜。伯爵道。
莫非是糖肥皂。西門慶笑道。糖肥皂那有這等好吃。伯爵道。待
要說是梅酥丸。裡面又有胡兒。西門慶道。狗材過來。我說與你
罷。你做夢也夢不着。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稍來。名喚衣梅。
都是各樣藥料。用蜜煉製過。滾在楊梅上。外用薄荷橘葉包裹。
纔有這般美味。每日清晨呷一枚在口內。生津補肺。去惡味。煞
痰火。解酒尅食。比梅蘇丸甚妙。伯爵道。你不說。我怎的曉的。因
說。溫老先兒。咱再吃個兒。教王經拿張紙兒來。我包兩丸兒到
家。稍與你二娘吃。又拿起泡螺兒來。問鄭春。這泡螺果然是你

家月姐親手揀的。那鄭春跪下說。二爹莫不小的敢說謊不知月姐費了多少心。揀了這幾個兒來供孝順爹。伯爵道可也虧他。上頭紋溜就相螺蛳兒一般。粉紅純白兩樣兒。西門慶道。我見此物不免有使傷我心。惟有死了的六娘。他會揀他沒了。如今家中誰會弄他。伯爵道。我頭裡不說的。我愁甚麼。死了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孝順我。如今又鑽出個女兒會揀了。偏你也會尋。尋的。多是妙人兒。西門慶笑的兩眼沒縫兒。赶着伯爵打說。你這狗材。单管只胡說。溫秀才道。二位老先生可謂厚之至極。伯爵道。老先兒你不知他。是你小姪人家。西門慶道。我是他家二十年舊孤老兒了。陳經濟見二人犯言。就起身走了。那溫秀才只是掩口而笑。須臾伯爵飲過大鍾。次該西門慶擲骰兒。

于是擲出個七點來。想了半日。說我打香羅帶一句。唱東君去意切。梨花似雪。伯爵道。你說差了。此在第八個字上了。且吃一大鍾。于是流沿兒斟了一銀衢花鍾。放在西門慶面前。教春鴻唱。說道我的兒。你肚子裡棗胡核解板兒。能有幾句兒。春鴻又排手唱前腔。

四野彤霞。回首江山自占涯。這雪輕如柳絮。細似鵝毛。白勝梅花。山前曲徑更添滑。村中沽酒偏增價。疊墜天花疊墜天花。濠平滿滿。令人驚訝。

看看飲酒至昏。掌燭上來。西門慶飲過。伯爵道。姐夫不在。溫老先生。你還該完令。這溫秀才拿起骰兒。擲出個么點。想了想。見書房墻上。掛着一幅吊屏泥金書一聯。風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

梅小院春。說了末後一句。伯爵道。不筭不筭。不是你心上發出
來的。該吃一大鍾。春鴻斟上那溫秀才不勝酒力。坐在椅上。只
顧打盹起來。告辭。伯爵只顧留他不住。西門慶道。罷罷。老先兒
他斯文人吃不的。令畫童兒你好好送你溫師父那邊歇去。溫
秀才得不的一聲。作別去了。伯爵道。今日葵軒不濟。吃了多少
酒兒就醉了。于是又飲勾多時。伯爵起身說。地下黑。我也酒勾
了。因說哥明日你早教玳安替他下書去。西門慶道。你不見我
交與他書。明日早去了。伯爵掀開簾兒見天陰地下滑。旋要了
個燈籠和鄭春一路去。西門慶又與了鄭春五錢銀子盒內回
了一碟衣梅稍與他姐姐鄭月兒吃。臨出門。西門慶因戲伯爵
你哥兒兩個好好去。伯爵道。你多說話。父子上山各人努力。好

不好。我如今就和鄭月兒那小淫婦兒答話去。說着琴童送出門去了。西門慶看收了家火。扶着來安兒。打燈籠入角門。從潘金蓮門首所過。見角門關着。悄悄就往李瓶兒房門首彈了彈門。有綉春開了門。來安就出去了。西門慶進入明間見李瓶兒影。問供養了羹飯不曾。如意兒就出來應道。剛纔我和姐供養了。西門慶入房中。椅上坐了。迎春拿茶來吃了。西門慶令他解衣帶。如意兒就知他在這房裡歇。連忙收拾伸鋪。用湯婆熨的被窩暖洞洞的。打發他歇下。綉春把角門閂了。都在明間地平上支着板櫈打鋪。睡下。西門慶要茶吃。兩個已知科範。連忙攏掇奶子進去和他睡。老婆脫了衣服。鑽入被窩內。西門慶乘酒興服了藥。那話上使了托子。老婆仰臥炕上。架起腿來。極力鼓搗

沒高低搧磞搧磞的老婆舌尖水冷溼水溢下口中呼達達不絕夜靜時分其聲遠聆數室西門慶見老婆身上如綿瓜子相似用一雙胳膊摟着他令他蹲下身子在被窩內咂𩬻老婆無不曲体承奉西門慶說我兒你原來身體皮肉也和你娘一般白淨我摟着你就如同和他睡一般你須用心伏侍我我看顧你老婆道爹沒的說將天比地折殺奴婢拿甚麼比娘奴婢男子漢已沒了早晚爹不嫌醜陋只看奴婢一眼兒就勾了西門慶便問你年紀多少老婆道我今年屬兎的三十一歲了西門慶道你原來小我一歲見他會說話兒枕上又好風月早辰起來老婆先起來伏侍拿鞋襪打發梳洗極盡慇懃把迎春繡春打靠後又問西門慶討葱白紬子做披袄兒與娘穿孝西門

慶。一一許他教小厮舖子裡拿三疋葱白紬來。你每一家裁一件。以此見他兩三次打動了心。瞞着月娘背地銀錢衣服首飾甚麼不與他。次日潘金蓮就打聽得知。西門慶在李瓶兒房內和奶子老婆睡了一夜。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大姐姐你不說他幾句。賊沒廉耻貨。昨日悄悄鑽到那邊房裡與老婆歇了一夜。餓眼見瓜皮甚麼行貨子。好的歹的攬搭下。不明不暗到明日弄出個孩子來算誰的。又相來旺兒媳婦子。往後教他上頭上臉。甚麼張致。月娘道你每只要裁派教我說他要了死了的媳婦子。你每背地多做好人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我如今又做傻子哩。你每說只顧和他說。我是不管你這閑帳金蓮見月娘這般說。一聲兒不言語。走回房去了。西門慶起早見天晴

了。打發玳安往錢主事處下書去了。往衙門回來。平安兒來禀翟爹人來討回書。西門慶打發去訖。因問那人你怎的昨日不來取。那人說小的又往巡撫侯爺那裡下書來。擔閣了兩日。說畢。領書出門。西門慶吃了飯。就過對門房子裡。看着兌銀。打包寫書帳。二十四日燒紙。打發夥計崔本來保并後生榮海胡秀。五人起身往南邊去。寫了一封書。稍與苗小湖。就謝他重禮。看看過了二十五六。西門慶謝畢孝。一日早辰在上房吃了飯坐的。月娘便說。這出月初一日。是喬親家長姐生日。咱也還買分禮兒送了去。常言先親後不改。莫非咱家孩兒沒了。斷了禮不送了。西門慶道。怎的不送。于是分付來興。買兩隻燒鵝。一副豕蹄。四隻鮮鷄。兩隻燻鴨。一盤壽麵。一套粧花段子衣服。兩方綃

汗巾一盒花翠，寫帖兒教王經送去。這西門慶分付畢，就往前邊花園藏春閣書房中坐的，只見玳安下了書回來，回話說：錢老爹見了爹帖子，隨即寫書，差了一吏，同小的和黃四兒子，到東昌府兵備道下與雷老爹，老爹旋行牌問童推官催文書，連犯人提上去，從新問理，連他家兒子孫文相都開出來，只追了十兩燒埋錢，問了個不應罪名，杖七十，罰贖，復又到鈔關上回了錢老爹話，討了回帖纔來了。西門慶見玳安中用，心中大喜，拆開回帖觀看，原來雷兵備回錢主事帖子，多在裡面，上寫道：

來諭悉已處分，但馮二已曾責子在先，何況與孫文相忿毆，彼此俱傷，歇後身死，又在保辜限外，問之抵命，難以平允，量

追燒埋錢十兩，給與馮二，一相應發落。謹此回覆。下書年侍生

雷起元再拜

西門慶看了歡喜。因問黃四舅子在那裡，玳安道，他出來，都往家去了。明日同黃四來與爹磕頭。黃四丈人與了小的一兩銀子。西門慶分付置韮卿穿，玳安磕頭而出。西門慶就揾在牀炕上眠着了。王經在卓上小篆內炷了香，悄悄出來了。良久忽聽有人掀的簾兒响，只見李瓶兒驀地進來，身穿糝紫衫，白絹裙，亂挽烏雲，黃懨懨面容，向牀前叫道，我的哥哥，你在這裡睡哩，奴來見你一面。我被那廝告了我一狀，把我監在獄中，血水淋漓，與穢汚在一處，整受了這些時苦。昨日蒙你堂上說了人情，減了我三等之罪。那廝再三不肯，發恨還要告了，來拿你。我待

要不來對你說。誠恐你早晚暗遭他毒手。我今尋安身之處去也。你須防範來沒事少要在外吃夜酒。往那去。早早來家。千萬牢記。奴言休要忘了。說畢。二人抱頭放聲而哭。西門慶便問姐姐你往那去。對我說。李瓶兒頓脫撒手。却是南柯一夢。西門慶從睡夢中直哭醒來。看見簾影射入書齋。正當卓午。追思起由不的心中痛切。正是花落土埋香不見。鏡空鸞影夢初醒。有詩為証。

殘雪初晴照紙窓　地爐灰燼冷侵牀
個中邂逅相思夢　風撲梅花斗帳香

不想早辰送了喬親家禮。喬大户娘子。使了喬通來送請帖兒。請月娘衆姊妹。小厮說爹在書房中睡哩。都不敢來問。月娘在

後邊管待喬通潘金蓮說拿帖兒等我問他去于是蓦地進書房上穿黑青廻紋錦對衿衫兒泥金眉子一溜擽五道金三川鈕扣兒下着紗裙内襯潞紬裙羊皮金滚邊面前垂一雙合歡鮫綃鷓鴣帶下邊尖尖趫趫錦紅膝褲下顯一對金蓮頭上寶髻雲鬟打扮如粉粧玉琢耳邊帶着青寶石墜子推開書房門見西門慶捱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說我的兒獨自倆自言自語在這裡做甚麽嗔道不見你原在這裡好睡也一面說話口中磕爪子兒因問西門慶眼怎生揉的恁紅紅的西門慶道我控着頭睡來婦人道倒只相哭的一般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平白怎的哭金蓮道只怕你一時想起甚心上人兒來是的西門慶道沒的胡說有甚心上人心下人金蓮道李瓶兒是心上

的。奶子是心下的。俺每是心外的人。入不上數。西門慶道。惟小淫婦兒又六說白道起來。因問我和你說。正話前日李大姐裝槨。你每替他穿了甚麼衣服在身底下來。金蓮道。你問怎的。西門慶道。不怎的。我問聲兒。金蓮道。你問必有個緣故。上面他穿兩套遍地金段子衣服。底下是白綾襖。黃紬裙。貼身是紫綾小襖。白絹裙。大紅段小衣。西門慶點了點頭兒。金蓮道。你做獸醫二十年。猜不着驢肚裡病。你不想他。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纔方夢見他來。金蓮道。夢是心頭想。噴嚏鼻子痒。饒他死了。你還這等念他。相俺多是可不着你心的人。到明日死了。苦惱。也沒那人顯念。此是想的。你這心裡胡油油的。西門慶向前一手摟過他脖子來。就親了個嘴。說怪小油嘴。你有這些賊嘴賊舌的。

金蓮道。我的兒。老娘猜不着你。那黃猫黑尾的心兒。一面把磕了的瓜子仁兒滿口哺與西門慶吃。兩個又咂了一回舌頭。自覺甜唾溶心。脂滿香唇。身邊蘭麝襲人。西門慶于是淫心輙起。摟他在牀上坐。他便仰靠梳背。露出那話來。教婦人品簫。婦人真個低垂粉項。吞吐累沒。徃來鳴咂有聲。西門慶見他頭上戴金赤虎分心。香雲上圍着翠梅花鈿兒。後鬓異上珠翹錯落。興不可遏。正做到美處。忽聽來安兒隔簾說應二爹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來。慌的婦人没口子叫來安兒。賊且不要叫他進來。等我出去着。來安兒道。進來了。在小院內。婦人道。還不去教他躲躲兒。那來安兒走去說。二爹且閃閃兒。有人在屋裡。這伯爵便走松墻傍邊。看雪培竹子。王經掀着軟簾。只聽裙子响。金蓮一溜

烟後邊走了。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伯爵進來。見西門慶唱喏坐下。西門慶道。你連日怎的不來。伯爵道。哥惱的我要不的。在這裡。西門慶問道。又怎的惱。你我告說。伯爵道。不告你說。緊自家中沒錢。昨日俺房下。那個平白又桶出個孩兒來。但是人家白日裡還好撾撓。半夜三更。房下又七痛八病。少不得扒起來。收拾草紙被褥。陸續看他叫老娘去。打緊應寶又不在家。俺家兒使了他往庄子上馱草去了。百忙撾不着個人。我自家打着燈籠叫了巷口兒上鄧老娘來。及至進門。養下來了。西門慶問養個甚麼。伯爵道。養了個小廝。西門慶罵道。傻狗材。生了兒子倒不好。如何反惱。是春花兒那奴才生的。伯爵笑道。是你春姨人家。西門慶道。那賊狗攮腿的奴才。誰教你

要他來。吽吽老娘還抱怨。伯爵道。哥你不知冬寒時月。比不的你每有錢的人家。家道又有錢。又有若大前程官職。生個兒子上來。錦上添花。便喜歡。俺如今自家還多着個影兒哩。家中一窩子人口要吃穿盤攪。自這兩日。媒巴劫的魂也沒了。應寶逐日該操。當他的差事去了。家兒那裡是不管的。大小姐便打發出去了。天理在頭上。多虧了哥。你眼見的這第二個孩子。又大了。交年便是十三歲。昨日媒人來討帖兒。我說早哩。你且去着緊自焦的魂也沒了。猛可半夜又鑽出這個業障來。那黑天摸地。那裡活變錢去。房下見我抱怨。沒計柰何。把他一根銀插兒與了老娘。發落去了。明日洗三。嚷的人家知道了。到滿月拿甚麼使。到那日我也不在家。信信拖拖。往那寺院裡。且住幾日去。

罷西門慶笑道你去了好了和尚却打發來好趕熱被窩兒你這狗才到底占小便盃兒又笑了一回那應伯爵故意把嘴谷都着不做聲西門慶道我的兒不要惱你用多少銀一對我說等我與你處伯爵道有甚多少西門慶道也勾你攪纏是的到其間不勾了又拿衣服當去伯爵道哥若肯下顧二十兩銀子就勾了我寫個符兒在此費煩的哥多了不好開口的也不敢嗔數兒隨哥尊意便了那西門慶也不接他文約說沒的扯淡朋友家什麼符兒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茶進來西門慶叫小厮你放下盞兒喚王經來不一時王經來到西門慶分付你往後邊對你大娘說我裡間牀背閣上有前日巡按宋老爹擺酒兩封銀子拿一封來王經應諾去不多時拿銀子來西門慶就

遞與應伯爵說這封五十兩你多拿了使去省的我又拆開他。原封未動你打開看看。伯爵道或多了。西門慶道多的你收着。眼下你二令愛不大了。你可也替他做些鞋脚衣裳到滿月也好看。伯爵道哥說的是。將銀子拆開。都是兩司各府傾就分資三兩一定。松紋足色。滿心歡喜。連忙打恭致謝。說道哥的盛情誰肯真個不收符兒。西門慶道傻孩兒誰和你一般計較。左右我是你老爺老娘家。不然你但有事來就來纏我。這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自是咱兩個分養的。寔和你說過了。滿月把春花兒那奴才叫了來。且答應我些時兒。只當利錢不筭發了眼。伯爵道你春花兒這兩日瘦的相你娘那樣哩。不說兩個在書房中說話。伯爵因問黃四丈人那事怎樣了。西門慶把玳安往返的

事告說了一遍。錢龍野書到雷兵備。旋行牌提了犯人上去。從新問理。把孫文相父子兩個都開出來了。只認十兩燒埋錢。打罰了杖罪沒事了。伯爵道。造化他了。他就點着燈兒那裡尋這人情去。你不受他的。乾不受他的。雖然你不希罕。留送錢大人也好。別要饒了他。教他好歹擺一席大酒。裡邊請俺每坐一坐。你不說。等我和他說。饒了他小舅一個死罪。當別的小可事兒這裡說話。且說月娘在上房拿銀子與王經出來。只見孟玉樓走入房來。說他兄弟孟銳。在韓姨夫那裡。如今不久又起身。往川廣販雜貨去。今來辭辭他爹。在我屋裡坐着哩。爹在那裡。姐姐使個小厮對他爹說聲兒。月娘道。他在花園書房和應二坐着哩。又說請他爹哩。頭裡潘六姐倒請的好。他爹喬通送帖兒來

等着問他爹去。就討他個話兒。到明日咱每好收拾了去。我便把喬通留下。打發吃茶。長等短等。不見來。教的喬通也去了。半日只見他從前邊走將來。教我問他。你對他說了不曾。他沒的話說。噦我就忘了。和他說一回。應二來了。我就出來了。誰得久停久住。和他說話來。帖子還袖在袖子裡。交我說脆葫根兒咬。早是沒甚緊勾當。教人只顧等着。你原來恁個沒尾八行貨子。不知在前頭幹甚麼營生。那半日纔進來。恰好還不曾說。乞我証了兩句。往前去了。少頃來安進來。月娘使他請西門慶。說孟二舅來了。西門慶便起身留伯爵。你休去了。我就來。走到後邊。月娘先把喬家送帖來請說了。西門慶說那日只你一人去罷。熱孝在身。莫不一家子都出來。月娘說。他孟二舅來辭辭你。一

兩日起身往川廣去也在那邊屋裡坐着哩。又問頭裡你要那封銀子與誰。西門慶悉把應二哥房裡春花兒昨晚生了個兒子。問我借幾兩銀子使。告我說。他第二個女兒又大。愁的要不的。借助幾兩銀子使罷了。月娘道。好好。他恁大年紀。也纔見這個兒子。應二嫂不知怎的喜歡哩。到明日。咱也少不的送些粥米兒與他。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到滿月。不要饒花子。奈何他好歹發帖兒請你們。往他家走走去。就瞧瞧春花兒怎麽模樣。月娘笑道。左右和你家一般樣兒。也有鼻兒。有眼兒。莫非別些兒。一面使來安下邊請孟二舅來。不一時。玉樓同他兄弟來拜見。叙禮已畢。西門慶陪他叙了回話。讓至前邊書房內。與伯爵相見。分付小厮後邊看菜兒。于是放卓兒篩酒上來。三人飲酒。

西門慶教再取雙鍾筯。對門請温師父。陪你二舅坐。來安不一時回說。温師父不在。望倪師父去了。西門慶說。請你姐夫來坐。良久陳經濟來。與二舅見了禮。打横坐下。西門慶問二舅幾時起身。去多少時。孟銳道。出月初二日准起身。定不的年歲。還到荆州買紙。川廣販香蠟。着緊一二年也不止。販畢貨。就來家了。此去從河南陝西漢州去。回來打水路從峽江荆州那條路來。往回七八千里地。伯爵問二舅貴庚多少。孟銳道。在下虗度二十六歲。伯爵道。虧你年小小的。曉的這許多江湖道路。似俺每虗老了。只在家裡坐着。須臾添換上來。杯盤羅列。孟二舅吃至日西時分。告辭去了。西門慶送了回來。還和伯爵吃了一回。只見賁四牽等庫來。西門慶委付陳經濟裝庫。問月娘尋出

李瓶兩套錦衣攬金銀錢紙裝在庫內因向伯爵說今日是他六七不念經替他燒座庫兒伯爵道好快光陰嫂子又早沒了個半月了西門慶道這出月初五日是他斷七少不的替他念個經兒伯爵道這遭哥念佛經罷了西門慶道大房下說他在時因生小兒許了些血盆經懺許下家中走的兩個女僧做首座請幾眾尼僧替他禮拜幾卷懺兒說畢伯爵見天晚說道我去罷只怕你與嫂子燒帋又深深打恭說蒙哥厚情死生難忘西門慶道難忘不難忘我兒你休推夢裡聽哩你眾娘到滿月那日買禮多要去哩伯爵道又買禮做甚我就頭着地好歹請眾嫂子到寒家光降光降西門慶道到那日好歹把春花兒那奴才收拾起來牵了來我瞧瞧伯爵道你春姨他說來有了兒

子不用着你了西門慶道別要慌我見了那奴才和他答話伯爵伴長笑的去了西門慶令小厮收了家火走到李瓶兒房裡陳經濟和玳安已把庫裝封停當那日玉皇廟永福寺報恩寺多送疏道家是寶肅昭成真君像佛家是冥府第六殿變成大王門外花大舅家送了一盒担食十分冥紙吳大舅子家也是如此西門慶看着迎春擺設羮飯完備下出匾食來點上香燭使綉春請了後邊吳月娘衆人來西門慶與李瓶兒燒了帋擡出庫去教經濟看着大門首焚化不在話下正是

芳魂料不隨灰死　再結來生未了緣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鄭月兒賣俏透密意　玳安殷懃尋文嫂

雪壓殘紅一夜凋　曉來簾外正飄飄
數枝翠葉空相對　萬片香魂不可招
長樂夢回春寂寂　武陵人去水迢迢
欲將玉笛傳遺恨　若被東風透綺寮

話說西門慶與李瓶兒燒帋帋。歸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先是應伯爵家送喜麵來。落後黃四領他小舅子孫文相。宰了一口猪。一罈酒。兩隻燒鵝。四隻燒鷄。兩盒菓子。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再三不受。黃四打旋磨兒跪着說。蒙老爹活命之恩。救出孫文相來。舉家感激不淺。今無甚孝順。些微薄禮。與老

爹賞人罷了。如何不受。推阻了半日西門慶。止受豬酒。留下送你錢老爹也是一樣。黃四道。既是如此。難爲小人。一點窮心。無處所盡。只得把羹菓擡回去。又請問老爹。幾時閑暇。小人問了應二叔。裡邊請老爹坐坐。西門慶道。你休聽他哄你哩。又費煩你。不如不年下了。那黃四和他小舅子。千恩萬謝出門。這裡西門慶賞拾盒錢。打發去訖。到十一月初一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回來。又往李知縣衙內吃酒去。月娘獨自一人。素粧打扮坐轎子。往喬大户家。與長姐做生日。都不在家。到後晌有庵裡薛姑子聽見月娘許下他到初五日李瓶兒斷七。教他請八衆尼僧。來家念經。拜血盆懺。于是悄悄瞞着王姑子。買了兩盒禮物來見月娘。月娘不在家。李嬌兒孟玉樓。留下他陪他吃茶。說大姐

姐不在家。往喬親家與長姐做生日去了。你須等他來見他。他還和你說話。好與你寫法銀子。那薛姑子就坐住了。潘金蓮因想着玉蕭告他說。月娘吃了他的符水藥。纔坐了胎氣。自從李瓶兒死了。又見西門慶在他屋裡。把奶子也要了。恐怕一時奶子養出孩子來。攙奪了他寵愛。于是把薛姑子。讓到前邊他房裡無人處。悄悄央薛姑子。與他一兩銀子。替他配坐胎氣符藥吃。尋頭男衣胞不在話下。到晚夕等的月娘來家。留他住了一夜。次日問西門慶。討了五兩銀子。經錢寫法與他。這薛姑子就瞞着王姑子。大師父。不和他說。到初五日早請了八衆女僧。在花園捲棚內。建立道場。各門上貼歡門吊子。諷誦華嚴金剛經呪。禮拜血盆寶懺。洒花米。轉念三十五佛明經。晚夕設放焰口

施食。那日請了吳大妗子。花大嫂。官客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吃齋。尼僧也不打動法事。只是敲木魚擊手磬念經而已。那日伯爵領了黃四家人。具帖初七日在院中。和愛月兒家置酒。請西門慶。西門慶見帖兒笑了。說。我初七日不得閒。張西材家吃生日酒。倒是明日空閒。問還有誰。伯爵道。再沒人。只請了我李三哥相陪。又費事叫了四個女兒唱西廂記。西門慶分付與黃四家人齋吃了。打發回去。伯爵便問黃四。那日買了分甚麼禮來謝你。西門慶如此這般。我不受他的。再三磕頭禮拜。我只受了猪酒。添了兩疋白鵬紵絲。兩疋京段。五十兩銀子。謝了龍野錢先生。伯爵道。哥你不接錢儘勾了。這個是你落得的。少說四疋尺頭。值三十兩銀子。那二十兩。那裡尋這分上去。便益了他。救

了他父子二人性命。當日坐至晚夕方散。西門慶向伯爵說你明日還到這邊。伯爵說我知道。作别去了。八衆尼僧。直亂到一更天時分方繞道塲圓滿。焚燒箱庫散了。至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且說王姑子。打聽得知。大清早辰。走來西門慶家。說薛姑子攬了經去。要經錢。月娘恠他你怎的昨日不來。他說你往王皇親家做生日去了。王姑子道這個就是薛家老淫婦的鬼。他對着我說。咱家挪了日子。到初六念經。經錢他多拿的去了。一些兒不留。下月娘道。這咱裡未曾念經。經錢寫法都我完了與他了。早是我還與你留下一疋襯錢布在此。教小玉連忙擺了些。昨日剩下的齋食與他吃了。把與他一疋藍布。這王姑子。口裡喃喃吶吶罵道我教這老淫婦獨吃。他印造經轉了

六娘許多銀子。原說這個經兒咱兩個使你又獨自掉攬的去了。月娘道。老薛說你接了六娘血盆經五兩銀子。你怎的不替他念。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時我在家請了四位師父念了半個月哩。月娘道。你念了怎的掛口兒不對我題。你就對我說我還迭些襯施兒與你。那王姑子便一聲兒不言語。訕訕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攘去了。看官聽說。似這樣緇流之輩。最不該招惹他。臉雖是尼姑臉。心同淫婦心。只是他六根未淨。本性欠明。戒行全無。廉耻已喪。假以慈悲爲主。一味利慾是貪。不管墮業輪迴。一味眄下快樂。哄了些小門閨怨女。念了些大戶動情妻。前門接施主檀那。後門丟胎卵濕化。姻緣成好事。到此會佳期。有詩爲証

佛會僧尼是一家　法輪常轉度龍華
此物只好圖生育　枉使金刀剪落花

却說西門慶從衙門中回來。吃了飯。應伯爵又早到了。盔的新段帽。沉香色𧝓褶。粉底皂靴。向西門慶聲喏。說這天也有晌午。咱也好去了。他那裡使人邀了好幾遍了。休要難為人家。西門慶道。咱令邀葵軒走走。使王經往對過請你温師父來。王經去不多時。回說温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畫童兒請去了。伯爵便說。咱等不的。他秀才家。赤道有要沒緊望朋友。多咱來。倒沒的悮了勾當。西門慶分付琴童備黃馬。與應二爹騎。伯爵道。我不騎。你依我。省的搖鈴打鼓。我先走一步兒。你坐轎子慢慢來就是了。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你先行罷。那伯爵舉手先走了。西

門慶分付玳安琴童四個排軍收拾下暖轎跟隨纔待出門忽平安兒慌慌張張從外拿着雙帖兒來報說工部安老爹來拜先差了個吏送帖兒後邊走着便來也慌的西門慶分付家中厨下酒飯使來興兒買攢盤點心伺候良久安郎中來跟從許多人西門慶冠冕出來迎接安郎中穿着粧花雲鷺補子員領起花萌金帶進門拜畢分賓主坐定左右拿茶上來茶罷叙其間濶之情西門慶道老先生榮擢失賀心甚缺然前日蒙賜華扎厚儀生正值喪事匆匆未及奉候起居爲歉安郎中道學生有失吊問罪罪生到京也曾道達雲峯未知可有禮到否西門慶道正是又承翟親家遠勞致賻安郎中道四泉已定今歲恭喜在即西門慶道在下才微任小豈敢過于非望又說老先生

此今榮擢美差。足展雄才大畧。河治之功。天下所仰。安郎中道。蒙四泉過譽。一介寒儒。叨承科甲。處在下僚。若非蔡老先生擡舉。備員冬曹。謬典水利。奔走湖湘之間。一年以來。王事匆匆。不暇安跡。今又承命修理河道。況此民窮財盡之時。前者皇船載運花石。毀閘折壩。所過倒懸。公私困弊之極。而今瓜州南旺。沽頭魚臺。徐沛呂梁。安陵濟寧。宿遷臨清。新河一帶。皆毀壞廢北南河南。陡淤沙無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兼賊盜梗阻。財用匱乏。大覃神輸鬼沒之才。亦無如之何矣。西門慶道。老先生自有才猷展布。不日就緒。必大陞擢矣。因問老先生勑書上有期限否。安郎中道。三年欽限。河工完畢。聖上還要差官來祭謝河神。說話中間。西門慶令放卓兒。安郎中道。學生實告。還要往

黃泰宇那裡拜拜去。西門慶道。既如此。少坐片時。教跟從者吃些點心。不一時。放了卓。就是春盛案酒。一色十六碗。多是頓爛下飯。雞蹄鵝鴨。鮮魚羊頭。肚肺血臟。鮮湯之類。純白上新軟稻粳飯。用銀廂甌兒盛着。裡面沙糖榛松瓜仁拌着飯。又小金鍾。暖斟來釀。下人俱有攢盤點心酒肉。安郎中席間。只吃了三鍾。就告辭起身。說學生容日再來請教。西門慶款留不住。送至大門首。上轎而去。回到聽上。解去了冠帶。換了巾幘。止穿紫絨獅補直身。使人問溫師父來了不曾。玳安回說。溫師父未回家哩。有鄭春和黃四叔家來定兒來邀。在這裡半日了。西門慶即出門上轎。左右跟隨。逕往院中。鄭愛月兒家來。比及進院門架兒門頭都躲過一邊。只該日俳長兩邊站立。不敢跪接。鄭春與來

定兒。先通報夫了。應伯爵正和李三打雙陸。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收拾不及。鄭愛月兒。愛香兒。戴着海獺卧兎兒。一窩來杭州攢翠重梅鈿。見油頭粉面。打扮的花仙也似的。都出來門首。迎接西門慶下了轎。進入客位內。西門慶分付不消吹打。止住鼓樂。先是李三黃四見畢禮數。然後鄭家鴇子出來拜見了。纔是愛月兒姊妹兩個。揷燭也似磕了頭。正面安設兩張交椅。西門慶與應伯爵坐下。李智黃四與鄭家姊妹兩個打横。玳安在傍稟問。轎子在這裡。回了家去。西門慶令排軍和轎子多回去。分付琴童到家。看你温師父家裡來了。拿黃馬接了來。琴童應喏去了。伯爵因問。哥怎的這半日纔來。西門慶悉把工部安郎中來拜。留飯之事。說了一遍。須史鄭春拿茶上來。愛香兒拿了一

盞遞與伯爵愛月兒便遞西門慶那伯爵連忙用手去接說我錯接只說你遞與我來愛月兒道我遞與你沒修這樣福來伯爵道你看這小淫婦兒原來只認的他家漢子倒把客人不着在意裡愛月兒笑道今日輪不着你做客人還有客人來吃畢茶收下盞托去須臾四個唱西廂妓女多花枝招颭綉帶飄飄出來與西門慶磕頭一一多問了名姓西門慶對黄四說等住回上來唱只打鼓兒不吹打罷黄四道小人知道只見鴇子上來說只怕老爹害冷教鄭春放下煖簾來火盆獸炭頻加蘭麝香靄只見幾個青衣圓社聽見西門慶老爹進來在鄭家吃酒走來門首伺候探頭舒腦不敢進去有認的玳安兒向玳安打恭央及作成作成玳安悄悄進來替他禀問被西門慶喝了一

聲諕的衆人一溜烟走了。不一時收拾菓品案酒上來。正面放兩張卓席。西門慶獨自一席。伯爵與温秀才一席。留空着温秀才坐位在左首。傍邊一席。李三和黄四。右邊是他姊妹二人。端的盤堆異品。花挿金瓶。鄭奉鄭春在傍彈唱。繞遞酒安席坐下。只見温秀才到了。頭戴過橋巾。身穿綠雲袄。脚穿雲履絨襪。進門作揖。伯爵道。老先生何來遲也。留席久矣。温秀才道。學生有罪。不知老先生呼喚。適往敝同窓處會書來遲了一步。慌的黄四一面安放鍾筯。與伯爵一處坐下。不一時。湯飯上來。黄芽韮燒賣。八寶攢湯。薑醋碟兒。兩個小優兒彈唱一回下去。端的酒斟綠蟻。詞歌金縷。四個妓女。繞上來唱了二摺游藝中原。只見玳安來說。後邊銀姨那裡使了吳會和蠟梅送茶來了。原來吳

銀兒就在鄭家後邊住止隔一條巷聽見西門慶在這裡吃酒故使送茶西門慶喚入裡面吳惠蠟梅先磕了頭說銀姐使我送茶來與爹吃揭開盒兒斟茶上去每人一盞瓜仁栗絲鹽笋芝蔴玫瑰香茶西門慶問銀兒在家做甚麽哩臘梅道姐兒今日在家沒出門西門慶吃了茶賞了他兩個三錢銀子即令玳安同吳惠你快請銀姨去鄭愛月兒急俐便就教鄭春你也跟了去好歹纏了銀姨來他若不來你就說我到明日就不和他做夥計了應伯爵道我倒好笑你兩個原來是販毯的夥計溫秀才道南老好不近人情自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同他做夥計一般了愛月兒道應花子你與鄭春他們多是夥計當差供唱都在一處伯爵道傻孩子我

是老王八那咱和你媽相交你還在肚子裡說笑中間厨下割

献豕蹄一領又是四碗下飯羊蹄黃芽臊子韭肚肺羹血臓之

類妓女上來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西門慶𠮟上唱鶯鶯的韓家

女兒近前問你是韓家的愛香兒說爹你不認的他是韓金釧

侄女兒小名消愁兒今年纔十三歲西門慶道這孩子到明日

成個好婦人兒舉止伶俐又唱的好因令他上席遞酒黃四下

湯下飯極盡慇懃不一時吳銀兒來到頭上戴着白縐紗𩭾髻

珠子箍兒翠雲鈿兒周圍撇一溜小簪兒耳邊戴着金丁香兒

上穿白綾對衿袄兒粧花眉子下着紗綠潞紬裙羊皮金滚邊

脚上墨青素叚雲頭鞋兒笑嘻嘻進門向西門慶磕了頭後與

温秀才等各位多道了萬福伯爵道我倒好笑了來到就教我

惹氣。俺每是後娘養的。只認的你爹。與他磕頭。望着俺每擩一拜。原來你這麗春院小娘兒這等欺客。我若有五棍兒衙門。定不饒你。愛月兒叫應花子。好沒羞的孩兒。那裡哥兒你行頭不仔麼。光一味好撇。一面安座兒。讓銀姐坐。就在西門慶卓邊坐下。連忙放鍾筯。西門慶見了戴着白鬏髻。問你戴的誰人孝。吳銀兒道。爹故意又問個兒。與娘戴孝一向了。西門慶一聞與李瓶兒戴孝。不覺滿心歡喜。與他側席而坐。兩個說話。須臾湯飯上來。愛月兒下來與他遞酒。吳銀兒下席。說我還沒見鄭媽哩。一面走到鴇子房內。見了禮出來。鴇子叫月娘讓銀姐坐。只怕冷。教丫頭燒個火籠兒與銀姐烤手兒。隨卽添換熱菜。打發上來。吳銀兒在傍。只吃了半個點心。呵了兩口湯。放下筯兒和西

門慶攀話。因拿起鍾兒來。說爹這酒寔些從新折了。另換上暖酒。鄭春上來把伯爵衆人等酒。都斟上行過一巡。吳銀兒便問。娘前日斷七念經來。西門慶道。五七多謝你每茶。吳銀姐道。好說俺每送了些粗茶。倒教爹又把人情回了。又多謝重禮教媽惶恐要不的。昨日娘斷七。我會下月娘和桂姐也要送茶來。又不知宅内念經不念。西門慶道。斷七那日胡亂請了幾衆女僧。在家拜了拜懺。親眷一個都沒請。恐怕費煩。飲酒說話之間。吳銀兒又問。家中大娘衆娘每多好。西門慶道。都好。吳銀兒道。爹乍沒了娘。到房裡孤孤兒的。心中也想。西門道。想是不消說。前日在書房中。白日要見他哭的我要不的。吳銀兒道。熱突突沒了。可知想哩。伯爵道。你每說的只情說。把俺每這裡只顧旱着。

不說來遞鍾酒。也唱個兒與俺聽。俺每起身去罷。慌的李三黃四連忙攛掇他姐兒兩個上來遞酒。安下樂器。吳銀兒也上來三個粉頭一般兒坐在席傍。躧着火盆。合着聲音。啟朱唇。露皓齒。詞出佳人口。唱了套中呂粉蝶兒。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流雲之响。唱畢西門慶向伯爵說。你落索他姐兒三個唱。你也下來酧他一杯兒。伯爵道。不打緊。死不了人。等我打發他仰靠着。直舒着。側卧着。金鷄獨立。隨我受用。又一件。野馬蹀塲。野狐抽絲。猿猴献菓。黃狗溺尿。仙人指路。靠背將軍。柱夜對木伴哥。隨他揀着要。愛香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汗邪了你這賊花子。胡說亂道的。這應伯爵。用酒碟安三個鍾兒。說我兒。你們在我手裡吃兩鍾不吃。望身上只一潑。愛香道。我今日忌酒。愛月兒道。你

跪着月姨兒教我打個嘴巴兒我纔吃伯爵道銀姐你怎的說
吳銀兒道二爹我今日心內不自在吃半盞兒罷那愛月兒道
花子你不跪我一百年也不吃黃四道二爺你不跪顯的不是
趣人也罷跪着不打罷愛月兒道不他只教我打兩個嘴巴兒
我方吃這鍾酒兒伯爵道溫老先兒在這裡看着怪小淫婦兒
只顧赶盡殺絶于是奈何不過真個直撅兒跪在地下那愛月
兒輕揎彩袖款露春纖罵道賊花子再敢無禮傷犯月姨兒再
不敢高聲兒答應你不答應我也不吃那伯爵無法可處只得
應聲道再不敢傷犯月姨了這愛月兒一連打了兩個嘴巴方
纔吃那杯酒伯爵起來道好個沒仁義的小淫婦兒你也剩一
口兒我吃把一鍾酒都吃的淨淨兒的愛月兒道你跪下等我

賞你一鍾酒。于是滿滿斟上一杯。笑望伯爵口裡只一灌。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使促挾灌撒了我一身酒。我老道。只這件衣服。新穿了繞頭一日兒就汚濁了我的。我問你家漢子。要亂了一回。各歸席上坐定。看看天色掌燭上來。下飯添換。都已上完。下邊玳安琴童畫童應寶。都在耩子房裡放卓兒有湯飯點心酒餚管待。須臾拿上各樣菓碟兒來。那伯爵推讓温秀才。只顧不先讓温秀才。秀才道。豈有此理。還從老先兒那邊來。于是西門慶與吳銀兒用十二個骰兒搶紅下邊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任手拈放在口裡。一壁又往袖中褪。西門慶分付。拿個骰盆兒來。叫呀酒飲過一巡。吳銀兒却轉過來。與温秀才伯爵搶紅。愛香兒却來西門慶席上遞酒猜枚。須臾過去。愛月兒近前與西門

慶揞紅。吳銀兒却往下席遞李三黃四酒。原來愛月兒旋往房中。新粧打扮出來。上着烟裡火廻紋錦對衿袄兒。鵝黃杭絹點翠縷金裙。粧花膝褲。大紅鳳嘴鞋兒。燈下海獺臥兎兒。越顯的粉濃濃雪白的臉兒。猶賽美人兒一般。但見

芳姿麗質更妖嬈　秋水精神瑞雪標
鳳目半彎藏琥珀　朱唇一顆點櫻桃
露來玉笋纖纖細　行步金蓮步步嬌
白玉生香花解語　千金良夜寔難消

這西門慶一見如何不愛。吃了幾鍾酒。半酣上來。因想着李瓶兒夢中之言。少貪在外夜飲。一面起身。後邊淨手。慌的鴇子連忙叫了鬟點燈引到後邊觧手出來。愛月隨即也跟來伺候盆

中淨手畢。拉着他手兒同到房中。房中又早月窻半啟。銀燭高燒。氣暖如春。蘭麝馥郁。牀畔則斗帳雲横。鮫綃霧設。于是脫了上盖底下白綾道袍。兩個在牀上。腿壓腿兒做一處。先是愛月兒問爹。今日不家去罷了。西門慶道。我還去。今日一者銀兒在這裡。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迩。恐惹是非。只是白日來和你坐坐罷了。又說前日多謝你泡螺兒你送了去。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當初有過世六娘。他會揀。他死了。家中再有誰會揀他。愛月道。揀他不難。只是要拿的着禁節兒便好。那日我胡亂整治了不多兒。知道爹好吃。教鄭春送來。那瓜仁都是我口裡一個個兒磕的。汗巾兒是我閑着用工夫撮的穗子。瓜仁子。說應花子倒撾了好些吃了。西門慶道。你問那訕臉花

子頭。我見他早時兩把撾去。喃了好些。只剩下[illegible]爹我吃了。愛
月兒道。倒便益了賊花子。恰好只孝順了他。又說多謝爹的衣
梅。媽看見吃了一個兒。喜歡的要不的。他要便痰火發了。晚夕
咳嗽。半夜把人聒死了。常時口乾。得恁一個在口內噙着。他倒
生好些津液。我和俺姐姐吃了。沒多幾個兒。連罐兒他老人家
都收了在房內。早晚吃。誰敢動他。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日使
小廝再送一礶來你吃。又問爹連日會桂姐來沒有。西門慶道。
自從孝堂裡到如今。誰見他來。愛月兒道。六娘五七他也送茶
去來。西門慶道。他家使李銘送去來。愛月道。我有句話兒只放
在爹心裡。西門慶問甚麽話。那愛月又想了想。說我不說罷。若
說了。顯得姊妹們。恰似我背地說他一般。不好意思的。西門慶

一面摟着他脖子。說怪小油嘴兒。甚麼話說與我。不顯出你來就是了。兩個正說得入港。猛然應伯爵走入來。大叫一聲。你兩個好人兒撇了俺每。走在這裡說梯巳話兒。愛月兒道。㦂。好個不得人意怪訕臉花子。猛可走來。諕了人恁一䟶。西門慶罵怪狗才。前邊去罷。丟的葵軒和銀姐在那裡。都往後頭來了。這伯爵一屁股坐在牀上。說你拿肐膊來。我且咬口兒。我纔去。你兩個在這裡儘着合搗。于是不由分說。向愛月兒袖口邊。勒出那賽鵝脂雪白的手腕兒來。帶着銀鐲子。猶若美玉。尖溜溜十指春葱。手上籠着金戒指兒。誇道。我兒。你這兩隻手兒。天生下就是發髩髮的肥一般。愛月兒道。怪刀攮的。我不好罵出來的。被伯爵拉過來。咬了一口。走了。咬的老婆怪叫。罵怪花子。平白進

來鬼混人死了。便吽摔花兒你看他出去了。把籠道子門關一面關上門。愛月便把李桂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兒子女一節。說與西門慶。怎的有孫寡嘴。祝麻子小張閑架兒。于是孫錫鉞踢行頭白回子、沙三、日逐嫖着在他家行走。如今丟開齊香兒。又和王家王芝兒打熱。兩下裡使錢使沒了。包了皮襖。當了三十兩銀子。拿着他娘子兒一副金鐲子。放在李桂姐家。筭了一個月歇錢。西門慶聽了口中罵道。恁小淫婦兒。我分付休和這小厮纏。他不聽。還對着我賭身發咒。恰好只哄我。愛月兒道。爹也別要惱。我說與爹個門路兒。管情教王三官打了嘴。替爹出氣西門慶把他摟在懷裡。用白綾袖子。兜着他粉項。搵着他香腮他便一手拿着銅絲火籠兒。內燒着沉速香餅兒。將袖口籠着

燻爇身上便道我說與爹休教一人知道就是應花子也休望他題只怕走了風西門慶問我的兒你告我說我傻了肯教人知道端的甚門路兒鄭愛月悉把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不上四十歲生的好不喬樣描眉畫眼打扮狐狸也似他兒子鎮日在院裡他專在家只送外賣假托在個姑姑庵兒打齋但去就他說媒的文嫂兒家落腳文嫂兒单管與他做牽兒只說好風月我說與爹到明日遇他遇兒也不難又一個巧宗兒王三官兒娘子兒今纔十九歲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上畫般標致雙陸棋子都會三官常不在家他如同守寡一般好不氣生氣死為他也上了兩三遭吊救下來了爹難得先刮剌上了他娘不愁媳婦兒不是你的當下被他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邪意

亂摟着粉頭說我的親親我又問你怎的曉的就裡這愛月兒就不說常在他家唱只說我一個熟人兒如此這般和他娘在其處會過一遍也是文嫂兒說合西門慶問那人是誰莫不是大街坊張大戶姪兒張二官兒愛月兒道那張懋德兒好貨的貨麻着七八個臉彈子密縫兩個眼可不砢碜殺我罷了只好樊家百家奴兒接他一向董金兒也與他丁八了西門慶道我猜不着端的是誰愛月兒道教爹得知了罷是原梳籠我的那個南人他一年來此做買賣兩遭正經他在裡邊歇不的一兩夜倒只在外邊常和人家偷猫遞狗幹此勾當這西門慶聽了見粉頭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發歡喜說我兒你既貼戀我心每日我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也不消接人了我遇閒就

來愛月兒道爹你有我心時甚麼三十兩二十兩兩月間掠幾兩銀子與媽我自恁懶待留人只是伺候爹罷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說畢兩個上牀交歡牀上鋪的被褥約一尺高愛月道爹脫衣裳不脫西門慶道咱連衣耍耍罷只怕他們前邊等咱一面扯過夏枕來粉頭解去下衣仰臥枕畔裡面穿着紅潞紬底衣褪下一隻膝褲腿來這西門慶把他兩隻小小金蓮扛在肩頭上解開藍綾褲子那話使上托子但見花心輕折柳腰款擺正是花嫩不禁揉春風卒未休花心猶未足脉脉情無那低低喚粉郎春宵樂未央那當下兩個至精欲洩之際西門慶幹的氣喘吁吁粉頭嬌聲不絕鬓雲拖枕滿口只教道親達達慢着些兒良久樂極情濃一泄如注雲收

雨散。各整衣裙。于燈下照鏡理容。西門慶在牀前盆中淨手。着上衣服。兩個携手來到席上。吳銀兒便守着。對愛香兒挨近。麥軒正擲色猜枚。觥籌交錯。要在熱閙處。衆人見西門慶進入。多立起身來。讓坐。伯爵道。你也下般的把俺每丟在這裡。你纔出來。拿酒兒且扶扶頭着。西門慶道。俺每說句話兒有甚這閑勾當。伯爵道。好話你兩個原來說梯巳話兒。當下伯爵拿大鍾斟上暖酒。衆人陪西門慶吃。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玳安在傍掩口說道。轎子來了。西門慶努了個嘴兒與他。那玳安連忙分付排軍。打起燈籠。外邊伺候。這西門慶也不坐。陪衆人執杯立飲。分付四個妓女。你再唱個一見嬌羞。我聽那韓愁消兒俺每會唱。于是拿起琵琶來。欵放嬌聲。拿腔唱道。

一見嬌羞。雨意雲情。我見他千嬌百媚。萬種妖嬈。一捻溫柔。通書先把話兒勾。傳情暗裡秋波溜。記在心頭。心頭未審。何時成就。

唱了一個詞兒。吳銀兒遞西門慶酒。鄭香兒便遞伯爵。愛兒奉溫秀才。李智黃四都斟上又唱道

問你丫鬟。欲鑄黃金拜將壇。莫遞明墝寄與書生。雲雨巫山重門今夜未曾拴。深閨特把情郎盼。夜靜更闌更闌。偷花妙手今番難拔。

吃畢。西門慶令再斟上。鄭香兒上來遞西門慶。吳銀兒遞溫秀才。愛月兒遞伯爵。鄭春在傍捧着菓菜兒。又唱道

夢入高堂。相會風流窈窕娘。我與他同携素手。共入羅幃。求

結鸞鳳。靈犀一點透膏肓。鮫綃帳底翻紅浪。粉汗凝香凝香
今宵一刻。人間天上。
唱畢。又吀呀酒。愛月兒却轉過捧西門慶酒。吳銀兒遞伯爵。愛
香兒遞溫秀才。并李三黃四。從新斟酒。又唱第四個。
春暖芙蓉。鬓亂釵横寶髻鬆。我爲他香嬌玉軟。燕侶鶯儔。意
美情濃。腰肢無力眼朦朧。深情自把眉兒縱。兩意相同。相同
百年恩愛和偕鸞鳳。
唱畢。都飲過。西門慶起身。一面令玳安向書袋內。取出大小十
一包賞賜來。四個妓女。每人三錢。吀上厨役賞了五錢。吳惠鄭
奉鄭春。每人三錢。攛掇打茶的。每人二錢。丫頭桃花兒也與了
他三錢。俱磕頭謝了。黃四再三不肯放。道道應二叔你老人家

說聲天還早哩老爹大坐坐也盡小人之情如何就要起身我的月姨兒你也留留兒愛月兒道我留他他白不肯坐西門慶道你每不知我明日還有事一面向黃四李三作揖道生受打攪黃四道惶恐沒的請老爹來受餓又不肯久坐還是小人沒敬心說着三個唱的都磕頭說道爹到家多頂上大娘和衆娘們俺每閑了會了銀姐往宅內看看大娘去西門慶道你每閒了去坐上一日來一面掌起燈籠西門慶下臺磯鄭家鴇子迎着道萬福說道老爹大坐回兒慌的就起身嫌俺家東西不美口還有一道米飯兒未曾上哩西門慶道勾了我不是還坐回兒許多事在身上明日還要起早衙門中有勾當教應二哥他沒事教他大坐回兒罷那伯爵就要跟着起來被黃四死力攔

任說道。我的二爺。你若去了。就沒趣死了。伯爵道。不是你休攔
我。你把溫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筭你好漢。那溫秀才奪門
就走。被黃家小厮來安兒。攔腰抱住。西門慶到了大門首。因問
琴童兒。溫師父有頭口在這裡沒有。琴童道。備了驢子在此畫
童兒看着哩。西門慶向溫秀才道。既有頭口、也罷、老先兒你陪
應二哥再坐坐。我先去罷。于是多送出門來。那鄭月兒拉着西
門手兒。悄悄捏了一把。臉上轉一徑揚聲。說道我頭裡說的話。
爹你在心些。知道了。法不待六耳。西門慶道。知道了。又道鄭春
你送老爹到家。多上覆娘們。那吳銀兒也說多上覆大娘。伯爵
道。我不好說的。賊小淫婦兒們。都攙行奪市的稍上覆。偏我就
沒個人兒上覆。愛月道你這花子過一遝兒那吳銀兒就在門

首作辭了。衆人并鄭家姐兒兩個。吳惠打着燈回家去了。鄭月兒便叫銀姐。見了那個流人兒。好歹休要說。吳銀兒道。我知道。衆人回至席上。重添獸炭。再泛流霞。歌舞吹彈。歡娛樂飲。直耍了三更方散。黄四擺了這席酒。也與了他十兩銀子。西門慶賞賜了三四兩。俱不在話下。當日西門慶坐轎子。兩個排軍打着燈。逕出院門。打發鄭春回家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夏提刑差答應的來請。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審問賊情等事。直問到晌午吃了飯。早是沈姨夫差大官沈定。拿帖兒送了個後生來在段子舖。飯火頭名喚劉包。西門慶留下了。正在書房中拿帖兒與沈定回家去了。只見玳安在傍邊站立。西門慶便問道。温師父昨日多咱來了。玳安道。小的舖子裡聽了好一回。只聽見書童

兒打對過門。那咱有三更時分。纔來了。我今早辰問溫師父倒沒酒。應二爹醉了。吐了一地。月姨恐怕夜深了。使鄭春送了他家去了。西門慶听了。呵呵笑了。因叫過玳安近前。說道舊時與你姐夫說媒的文嫂兒在那裡住。你尋了他來。對門房子裡見我。我和他說話。玳安道小的不認的文嫂兒家。等我問了姐夫去。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問了他快去。玳安到後邊吃了飯走到鋪子裡問陳經濟。經濟道尋他做甚麼。玳安道誰知他做甚麼。猛可教我找尋他去。經濟道。出了東大街一直往南去。過了同仁橋。牌坊轉過往東。打王家巷進去。半中腰裡有個發放巡捕的廳兒。對門有個石橋兒。轉過石橋兒緊靠着個姑姑庵兒。傍邊有個小衚衕兒。進小衚衕。往西走第三家荳腐鋪隔壁上坡

兒有雙扇紅封門兒的就是他家你只叫文嫂他就出來答應
你這玳安聽了說道再沒了小爐匠跟着行香的走鎖碎一浪
湯你再說一遍我聽只怕我忘了那陳經濟又說了一遍玳安
道好近路兒等我騎了馬去一面牽出大白馬來搭上替子兜
上嚼環躧着馬臺望上一騗打了一鞭那馬跑踍踠躍一直去
了出了東大街逕往南過同仁橋牌坊由王家巷進去果然中
間有個巡捕廳兒對門就是座破石橋兒裡首半截紅墻是大
悲庵兒往西是小衚衕北上坡挑着個荳腐牌兒門首只見一
個媽媽曬馬糞玳安在馬上便問老媽媽這裡有個說媒的文
嫂兒那媽媽道這隔壁封門兒就是玳安到他門首果然是兩
扇紅封門兒連忙踠下馬來拿鞭兒敲着門兒叫道文嫂在家

不在。只見他兒子文經兒開了門。便問道是那裡來的。玳安道。我是縣門外提刑西門老爹來請教文媽快去哩。文經聽見是提刑西門大官府家來的。便讓家裡坐。那玳安把馬拴住。進入裡面。他明間內。見上面供養着利市紙。有幾個人在那裡會中倚記罷。進香筭帳哩。半日拿了鍾茶出來。說道俺媽不在了。來家說了。明日早去罷。玳安道。驢子見在家裡。如何推不在。側身逕往後走。不料文嫂和他媳婦兒。陪着幾個道媽媽子正吃茶。躲不及。被他看見了。說道這個不是文媽。剛纔說回我不在家了。教我怎的回俺爹話。惹的不怪我。文嫂笑哈哈。與玳安道了個萬福。說道累哥哥。你到家回聲兒。我今日家裡會茶。不知老爹呼喚我做甚麼。我明日早往宅內去罷。玳安道。只分付我來

尋你。誰知他做甚麼。原來不知你在這咕溜搭剌兒里住。教我抓尋了個不發心。文嫂兒道。他老人家。這幾年宅內買使女說媒。用花兒。自有老馮和薛嫂兒王媽媽子走䟢。希罕俺每。今日忽剌八又冷鍋中荳兒爆。我猜見你六娘沒了。已定教我去替他打聽親事。要補你六娘的窩兒。玳安道。我不知道。你到那裡見了俺爹。他自有話和你說。文嫂兒道。哥哥你畧坐坐兒。等我打發會茶人去了。同你去。玳安道。原來等你會茶。馬在外邊沒人看。俺爹在家緊等的火裡火發。分付了又分付。教你快去哩和你說了話。如今還要往府裡羅同知老爹吃酒去哩。文嫂道也罷。等我拿點心吃了。同你去。玳安道。不吃罷。因問你大姐生了孩兒沒有。玳安道。還不曾見哩。這文嫂。一面打發玳安吃了

點心。穿上衣裳。說道你騎馬先行一步兒。我慢慢走。玳安道你老人家放着驢子、怎不備上騎、文嫂兒道。我那討個驢子來。那驢子。是隔壁荳腐鋪裡驢子。借俺院兒裡喂喂兒。你就當我的驢子。玳安道。我記得你老人家。騎着匹驢兒來往、那去了、文嫂兒道。這咱哩。那一年吊死人家了頭。打官司。爲了場事。把舊房兒也賣了。且說驢子哩。玳安道。房子到不打緊處。且留着那驢子。和你早晚做件兒也罷了。別的罷了。我見他常時落下來。好個大鞭子。那文嫂哈哈笑道。怪猴兒短壽命。老娘還只當好話兒。側着耳躲、聽你什麼好物件兒、幾年不見你、也學的恁油嘴滑舌的、到明日還教我尋親事哩。玳安道。我的馬走得快。你步行。赤道。挨磨到多咱、晚、惹的爹說。你上馬咱兩個疊騎着罷。文

嫂兒道怪小短命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街上人看着怪刺刺的玳安道再不你備荳腐舖子裡驢子騎了去到那裡等我打發他錢就是了文嫂兒道這等還許說一面教文繨將驢子備了帶上眼紗騎上玳安與他同行逕往西門慶宅中來正是欲向深閨求艷質全憑紅葉是良媒有詩爲証

誰信桃源有路通　桃花含露笑春風
桃源只在山溪裡　今許漁郎去問津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文嫂通情林太太　王三官中詐求奸

信手烹魚覓素音　神仙有路足登臨
埽堦偶得任卿葉　彈月輕移司馬琴
桑下肯期秋有意　懷中可犯柳無心
黄昏悞入銷金帳　且把羞兒獨自斟

話說文嫂兒到家。平安說。爹在對門房子裡。進去禀報。西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即出來。小客位内坐下。玳安悉把尋文嫂兒。小的叫了來在外邊伺候着。西門慶即令叫他進來。那文嫂悄悄掀開暖簾。進入裡面。向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兒許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有。西門慶道。你如

今搬在那裡住了。文嫂道。小媳婦因不幸。為了場官司。把舊時
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西門慶分付道起
來說話。那文嫂一面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令左右多出去。那平
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外伺候。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聽說
話兒。西門慶因問你常在那幾家。大人家走踵。文嫂道。就是大
街皇親家。守備府周爺家。喬皇親張二老爹。夏老爹家。多相熟。
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招宣府裡不認的。文嫂道。小媳婦定門主
顧。太太和三娘常照顧小的花翠。西門慶道。你既相熟。我有庄
事兒央煩你。休要阻了我。向袖中取出五兩一定銀子與他。悄
悄和他說。如此這般。你却怎的尋個路兒。把他太太。吊在你那
裡。我會他會兒。我還謝你。那文嫂聽了。哈哈笑道。是誰對爹說

來。你老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常言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怎不得知道。文嫂道。若說起我這太太來。今年屬猪三十五歲。端的上等婦人。百伶百俐。只好三十歲的。他雖是幹這營生。好不幹的最密。就是往那裡去。王大轉伴當跟着。喝有路走。逕路兒來。逕路兒去。三老爹在外爲人做人。他原在人家落脚。這個人說的訛了。到只是他家裡深宅大院一時三老爹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還許。說若是小媳婦那裡。窄門窄户。敢招惹這個事。就在頭上。就是爹賞的這銀子。小媳婦也不敢領去。寧可領了爹言語。對太太說就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收。還自推托。我就惱了。事成。我還另外賞幾個紬段你穿。你不收。阻了我。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沒也怎的。上人着眼覷就是福星

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話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件事幹。我這裡等着你。來時只在這裡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廝去了。文嫂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隨晚。討了示下就來了。一面走出來。玳安道。文嫂隨你罷了。我只要一兩銀子。也是我吽你一場。你休要獨吃。文嫂道。猴孫兒隔墻掠篩箕。還不知仰着合着哩。于是出門。騎上驢子。他兒子籠着一直去了。西門慶和溫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到家待了茶。冠冕着。同往府裡。羅同知。名喚羅萬象。那裡吃酒去了。直到掌燈已後纔來家。且說文嫂兒。拿着西門慶與他五兩銀子。到家歡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了。至後晌時分。走到王宣府宅裡。見了林太太。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

這兩日不來走走看看我文嫂便把家中倘報會茶赶臘月要往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氏林氏道你兒子去你不去罷了文嫂兒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繼兒帶進香去便了林氏道等臨期我送些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布施說畢林氏叫他近前烤火丫鬟拿茶來吃了這文嫂一面吃了茶問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有兩夜沒回家只在裡邊歇哩逐日搭着這夥喬人只眠花臥柳把花枝般媳婦兒丟在房裡通不顧如何如何又問三娘怎的不見林氏道他還在房裡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人便說道不打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就打散了這干人三爹收心也再不進院去了太太容小媳婦便敢說不容定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遭兒我不依你來

你有話只顧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鋪面。段子鋪。生藥鋪。紬絹鋪。絨線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楊州與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夥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朱太尉是他舊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多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爛成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身邊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塡房與他爲繼室。只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以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不下數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四五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藥養龜。慣調風情。雙陸象棋。無所不通。蹴踘打毬。無所不

曉諸子百家。折白道字。眼見就會。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俐。聞知咱家。乃世代簪纓人家。根基非淺。又三爹在武學肄業。也要來相交。只是不曾會過。不好來的。昨日聞知太太貴旦在邇。又四海納賢。也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壽。小媳婦便道。初會。怎好驟然請見的。待小的達知老太太。討個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爹不但結識他來往相交。只央浼他把這干人斷開了。使那行人打攪道須玷辱不了咱家門户。看官聽說。水性下流。最是女婦人。當日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留摸亂。情竇已開。便獎向文嫂兒較計道。人生面不熟。怎生好遽然相見的。文嫂道。不打緊。等我對老爹說。只說太太先央浼老爹。要在提刑院遞狀。告那起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私請老爹來。私下先會一

會。此計有何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日晚夕等候。這文嫂討了婦人示下。歸家。到次日飯時前後。走來西門慶宅內。那日西門慶從衙門回來。家中無事。正在對門房子裡書院內坐的。忽有玳安來報。文嫂來了。西門慶聽了。即出小客位內坐。令左右放下簾兒。良久文嫂進入裡面磕了頭。玳安知局。就走出來了。教二人自在說話。這文嫂便把怎的說念林氏。誇獎老爹人品家道。怎樣行特結識官府。又怎的仗義疎財。風流慱浪。說得他千肯萬肯。約定明日晚間。三爹不在家。家中設席等候。假以說人情為由。暗中相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紬段賞他。文嫂道。爹明日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燈已後。街上人靜了時。打他後門首。扁食巷中。他後門傍有個住

房的叚媽媽。我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兒彈門。我就出來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西門慶道。我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我也依期而至。說畢。文嫂拜辭而去。又回林氏話去了。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中宿歇。一宿無話。巴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午間戴着白忠靖巾。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席布兩個唱的。西門慶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上來。就逃席走出來了。騎上馬。玳安琴童兩個小廝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色朦朧。帶着眼紗。由大街抹過。逕穿到扁食巷。王招宣府後門來。那時纔點燈以後。街上人初靜之後。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遠。把馬勒住。令玳安先彈叚媽媽家門。原來這媽媽就住着王招宣府家後房。也是文嫂舉荐。早晚看守後門。開門閉户。但有

入港在他家落脚做眼。文嫂在他屋裡聽見外邊彈門。連忙開了門。見西門慶來了。一面在後門裡等的西門慶下了馬。帶着眼紗兒。引進來。分付琴童牵了馬。往對門人家西首房簷下。那裡等候。玳安便在段媽媽屋裡存身。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便把後門関了。上了拴。由夾道內進內。轉過一層群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傍邊一座便門閉着。這文嫂輕輕敲了門環兒。原來有個听頭兒。少頃見一丫鬟出來開了雙扉。文嫂導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櫳而入。只見裡面燈燭熒煌。正面供養着他祖爺太原節度。邠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穿着大紅團就蟒衣玉帶。虎皮校椅。坐着觀看兵書。有若関王之像。只是髯鬚短些。傍邊列着鎗刀弓矢。迎門硃紅匾。上書節義堂三字。兩

壁書晝丹青。琴書消洒。左右泥金。隷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

報國勲功並斗山。西門慶正觀看之間。只聽得門簾上鈴兒响。

文嫂從裡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老太太

出來拜見。文嫂道。請老爹且吃過茶着。劉纔禀過太太知道了。

不想林氏悄悄從房門簾裡望外觀看西門慶。身材凛凛。語話

非俗。一表人物。軒昂出衆頭戴白段忠靖冠。貂鼠暖耳。身穿紫

羊絨鶴氅。脚下粉底皂靴。上面綠剪絨獅坐馬。一溜五道金鈕

子。就是個富而多詐奸邪輩。壓善欺良酒色徒。一見滿心歡喜。二語評說

因悄悄叫過文嫂來。問他戴的孝是誰的。文嫂道是他第六個

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間沒了。不多些時。饒少殺家中。如今還有

一巴掌殺兒。他老人家你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鵪鶉。也是個快

鬬的。這婆娘聽了越發歡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見他一見兒婦人道我羞答答怎好出去請他進來見罷文嫂一面走出來向西門慶說太太請老爹房內拜見哩于是忙掀門簾西門慶進入房中但見簾幙垂紅地屏上毡毹匝地麝蘭香靄氣暖如春繡榻則斗帳雲横錦屏則軒轅月映婦人頭上戴着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紬襖兒沉香色遍地金粧花段子鶴氅大紅宮錦寬襴裙子老鴉白綾高底扣花鞋兒就是個綺閣中好色的嬌娘深閨内百媚的菩薩有詩為証

面膩雲濃眉又彎　蓮步輕移實匪凡
醉後情深歸帳内　始知太太不尋常

這西門慶一見躬身施禮說道請太太轉上學生拜見林氏道

大人免禮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婦人亦叙禮相還。拜畢。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在下邊梳背炕沿斜僉相陪坐的。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了。再無一個僕人在後邊。三公子那邊角門也關了。一個小丫鬟名喚芙蓉。紅漆丹盤拿茶上來。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丫鬟接下盞托去。文嫂就在傍開言。說道太太久聞老爹在衙門中。執掌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庄事兒。未知老爹可依允不依。西門慶道。不知老太太有甚事分付。林氏道。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代做了這招宣。夫主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幼。優養未曾考襲。如今雖入武學肄業。年幼失學。家中有幾個奸詐不級的人。日逐引誘他。在外飄酒。把家事都失了。幾次欲待要往公

門訴狀。爭奈妾身未曾出閨門。誠恐拋頭露面。有失先夫名節。今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就如同遞狀一般。望乞大人千萬留情。把這干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兒改過自新。專習功名。以承先業。是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淺。自當重謝。西門慶道。老太太怎生這般說言。謝之一字。尊家乃世代簪纓。先朝將相。何等人家。令郎兩入武學。正當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意聽信遊食所哄。留連花酒。是出少年所為。太太既分付學生到衙門裡。即時把這干人處分懲治。令郎分毫亦可戒諭。令郎再不可蹈此故轍。庶可杜絕將來。這婦人聽了。連忙起身。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容日妾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何出此言。說話之間。彼此言來語去。眉目顧盼留情。不一時文

嫂放卓兒擺上酒來。西門慶故意辭道。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曾具禮來。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作準備。寒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丫鬟篩上酒來。端的金壺斟美釀。玉盞泛羊羔。林氏起身捧酒。西門慶亦下席說道。我當先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傍插口說道。老爹你且不消遞太太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太祝壽就是了。西門慶道。阿呀早時你說。今日初九日。差六日。我在下已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敢動勞。大人厚意。須臾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熱騰騰美味佳餚。熬爛下飯。煎煿雞魚。烹炮鵝鴨。細巧菜蔬。新奇菓品。傍邊絳燭高燒。下邊金爐添火。交杯換盞。行令猜枚。笑雨嘲雲。酒為色胆。看看飲至蓮漏已

沉窓月倒影之際。一雙竹葉穿心。兩個芳情巳動。文嫂巳過一邉連次呼酒不至。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漸漸促席而坐。言頗涉邪。把手捏腕之際。挨肩擦膀之間。初時戲摟粉項。婦人則笑而不言。次後欵啟朱唇。西門慶則舌吐其口。嗚咂有聲。笑語密切。婦人于是自掩房門。觧衣鬆珮。微開錦帳。綉衾鴛枕橫牀。鳳香薰被。相挨玉體。抱摟酥胸。原來西門慶知婦人好風月。家中帶了淫器包在身邉。又服了胡僧藥。婦人摸見他陽物甚大。西門慶亦摸其牝户。彼此歡慾。情興如火。婦人在牀傍伺候鮫綃軟帕。西門慶被底預備麈柄猙獰。當下展猿臂。不覺蝶浪蜂狂。蹺玉腿。那個羞雲怯雨。正是縱橫慣使風流陣。那管牀頭墜玉釵。

有詩爲証

蘭房幾曲深悄悄。香勝寶鴨晴烟裊。夢回夜月淡溶溶。展轉牙牀春色少。無心今遇少年郎。但知敲打須富商。殢情欲共嬌無力。須教宋玉赴高唐。打開重門無鎖鑰。露浸一枝紅芍

這西門慶當下竭平生本事。將婦人儘力盤桓了一塲。纒至更半天氣方纔精泄。婦人則髮亂釵横。花憔柳困。鶯聲嚦嚦依稀耳中。比及個並頭交股。摟抱片時。起來穿衣之際。婦人下牀款剔銀燈。開了房門。照鏡整容。呼丫鬟捧水淨手。復飲香醪。再勸美酌三杯之後。西門慶告辭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頻囑西門慶躬身領諾。謝擾不盡。相别出門。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文嫂先開後門。呼喚玳安琴童牽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喝

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天霜氣。萬籟無聲。西門慶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西門慶到衙門中發放已畢。在後廳吁過該地方節級緝捕。分付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王招宣府裡三公子看有甚麼人勾引他院中。在何人家行走。便與我查訪出名字來。報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王三公子。甚不學好。昨日他母親再三央人來對我說。倒不關他這兒子事。只被這干光棍勾引他。今若不痛加懲治。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夏提刑道。長官所見不錯。必須該取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鈞語。到當日果然查訪出各人名姓來。打了事件。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揭帖。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祝日念。張小閒。聶鉞兒。何三。于寬。白回子。樂婦是李桂姐。秦玉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

姐秦玉芝兒并老孫祝日念名字多抹了分付只動這小張閒等五個光棍即與我拿了明日早帶到衙門裡來衆公人應諾下去至晚打聽王三官衆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頭多埋伏在後門首深更時分剛散出來衆公人把小張閒聶鉞于寬白回子向三五人都拿了孫寡嘴與祝日念扒李桂姐後房去了王三官見藏在李桂姐床身下不敢出來桂姐一家諕的揑兩把汗更不知是那裡動人白央人打聽實信王三官躲了一夜不敢出來李家鴇子又恐怕東京做公的下來拿人到五更時分攛掇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節級捕把小張閒等拿在聽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辰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陞廳兩邊刑杖羅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得皮開

肉綻。鮮血迸流。响聲震天。哀號慟地。西門慶囑付道。我把你這
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飄風。不守本分。本當重處。今
始從輕責你這幾下兒。再若犯在我手裡。定然枷號在院門首
示衆。喝令左右扠下去。衆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兩位官
府發放事畢。正在退廳吃茶。夏提刑因說起昨日京中舍親崔
中書那裡書來。衙中考察本上去了。還未下來哩。今日會了
長官。咱倒好差人往懷慶府同僚林蒼峰。他那裡臨風近。打聽
打聽消息去。西門慶道。長官至見甚明。即喚走差答應的上來
跪下。分付與你五錢銀子盤纏。即去南河拿俺兩個拜帖懷慶
府提刑林千户老爹那裡。打聽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經歷司行
下照會來不曾。務要打聽的寔來回報。那人領了銀子拜帖。又

到司房戴上范陽毡笠結束行裝討了疋馬長行去了。兩位官府起身回家。却說小張閒等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人省恐更不量今日受這塲虧那裡藥線互相埋怨小張閒道莫不還是東京六黃太尉那裡下來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那裡消息怎肯輕饒素放常言說得好乖不過唱的賊不過銀匠能不過架兒聶鉞兒一口就說道你每多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巳定是西門官府和三官兒上氣嗔請他表子故拿俺每煞氣正是龍鬬虎傷苦了小張小張閒道列位到罷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孫寡嘴祝麻子都跟着只把俺[illegible]頂缸了于寬道你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他的朋友若拿來跪在地下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閒道怎的不拿老婆聶鉞道兩個老婆

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表子。他肯拿來也休恠人。是俺每的晦氣。偏撞在這網裏。纔夏老爹怎生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見出情弊。顯然來了。如今往李桂姐兒家尋王三官去。白為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的。腿爛爛的便罷了。問他要幾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于是來來去去。轉彎抹角。逕入拘攔。李桂姐家見門關的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叫了半日。丫頭。隔門問是誰。小張閒道。是俺每尋三官兒說話。丫頭回說。他從那日半夜就往家去了。不在這裏。無人在家中。不敢開門。這衆人只得回來。到王招宣府宅內。逕入他客位裏坐下。王三官聽見衆人來尋他。諕得躲在房裏。不敢出來。半日使出小廝永定來。說俺爹不在家了。衆人道。好自在性兒。不在

家了。往那裡去了。叫不將來。于寬道。寔和你說了罷。休推睡裡夢裡。劉纔提刑院打了俺每。押將出來。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摟起腿來。與示定瞧。教他進裡面去說此事。爲你打的俺每有甚要緊。一個個都倘在板櫈上。聲疼叫喊。那王三官見越發不敢出來。只叫娘怎麼樣見。却如何救我則可。林氏道。我女婦人家。如何尋人情去救得。求了半日。見外邊衆人等的急了。要請老太太說話。那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風說道。你每略等他等。秀的在庄上不在家了。我這裡使小廝叫他去。小張閒道。老太太。快使人請他來。不然這個癤子。也要出膿。只顧膿着。不是事。俺每爲他連累。打了這一頓。劉纔老爹分付。押出俺每來要他。他若不出來。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聽

言。連忙使小厮。拿出茶來。與衆人吃。王三官。諕的鬼也似。逼他
娘尋人情。到至急之處。林氏方纔說道。文嫂他只認的提刑西
門官府家。昔年曾與他女兒說媒來。在他宅中走的熟。王三官
道。就認的提刑也罷。快使小厮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
說了他。使性兒一向不來走動。怎好又請他肯來。王三官道。好
娘。如今事在至急。請他來。等我與他陪個禮兒便了。林氏便使
永定兒悄悄打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三央及他。一
口聲只叫文媽。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好歹說個人情救我
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喬張致來。說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
姑娘說媒。這幾年誰往他門上走。大人家。深宅大院。不去纏他
王三官連忙跪下。說道文媽。你救我。自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幾

個人在前邊。只要出官。我怎去得。那文嫂只把眼看他娘。他娘道也罷。你替他說說罷了。文嫂道。我獨自個去不得。三叔你衣巾着。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老爹宅上。你自拜見他。央浼他等我在傍再說。管情一天事就了了。王三官道。見今他衆人在前邊催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文嫂道。有甚難處勾當。等我出去。安撫他。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悄領你從後門出去。幹事回來。他令放也不知道。這文嫂一面走出前廳。向衆人拜了兩拜。說道太太教我出來。多上覆列位哥們。本等三叔往庄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了。便來也。你每畧坐坐兒。吃打受罵。連累了列位。誰人不吃鹽米。等三叔來。教他知遇你們。你們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恒屬大家。只要畧了事。上

司差派不由自巳有了三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當時衆人一齊道還是文嫣兒的多你老人家早出來就說句話恁有南北的話兒俺每也不恁急的要不的執殺法兒只回不在家莫不爲俺每自做出來的事也罷你倒帶累俺每吃官棒上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人替你不成文嫣你自曉道理的你出來俺每還透個路兒與你破些東西兒尋個分上兒說說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每這事情也要銷繳一個緝捕問刑衙門平不答的就罷了文嫂兒道哥每說的是你每畧坐坐兒我對太太說安排些酒飯兒管待你每你每來了這半日也餓了衆都道還是我的文嫣知人甘苦不瞞文嫣說俺每從衙門裡打出來黃湯兒也還沒曾嘗着哩這文嫂走到後邊一力攛

掇打了二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點心猪羊牛肉各切幾大盤拿將出去一壁哄他衆人在前廳六酒大肉吃着這王三官儒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着帶上眼紗悄悄從後門出來步行逕往西門慶家來到了大門首平安兒認的文嫂說道爹纔在廳上進去了文媽有甚說話文嫂遞與他拜帖說道哥哥累你替他禀禀去連忙問王三官要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那平安兒方進去替他禀知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着眷晚生王寀頓首百拜一面先叫進文嫂問了回話然後纔開大廳槅子門使小廝請王三官進去大廳上左右忙掀暖簾見西門慶頭戴忠靖冠便衣出來迎接見王三衣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說我褻衣在此便令左右取我衣服來慌的王三

官向前攔住。呀。尊伯尊便。小姪敢來拜見。豈敢動勞。至廳內。王三官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禮。西門慶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肯。西門慶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說道。小姪有罪在身。久仰欠拜。西門慶道。彼此少禮。王三官因請西門慶受禮。說道。小姪人家。老伯當得受禮。以恕拜遲之罪。務讓起來。讓了兩禮。然後挪座兒斜僉坐的。少頃吃了茶。王三官見西門慶廳上錦屏羅列。四壁挂四軸金碧山水。座上鋪着綠錦段廂嵌貂鼠椅座。地下氍毹匝地。正中間黃銅四方水磨的。耀目爭輝。上面牌扁。下書承恩二字。係米元章妙筆。觀覽之餘。似有卻清而寧之貌。向西門慶說道。小姪前有一事。不敢奉瀆尊嚴。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隨即離席跪下。被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賢契有甚話。但說何

害。這王三官就說。小姪不才。誠爲得罪。望乞老伯念先父武弁一殿之臣。寛恕小姪無知之罪。完其廉耻。免令出官。則小姪垂死之日。寔有再生之幸也。當結圖報。惶恐惶恐。西門慶展開揭帖。上面有小張閑等五人名字。說道這起光棍。我今日衙門裡已各重責發落。饒恕了他。怎的又央你去。王三官道。還是要小姪如此這般。他說老伯衙門中責罰。押出他來。還要小姪見官。在家百般秽罵喧嚷。索要銀兩。不得安生。無處控訴。前來老伯這裡請罪。又把禮帖遞上。西門慶一見便道。豈有是理。因說道這起光棍可恶。我倒饒了他。如何倒往那裡去攪擾。把禮帖與王三官收了。賢契請回。我也且不留你坐。如今即時就差人拿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道。豈敢蒙老伯不棄小姪。容當

踵門叩謝千恩萬謝出門。西門慶送至二門首。說我褻服不好
送的。那王三官自出門。還帶上眼紗。小廝跟隨去了。文嫂還討
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分付。休要驚動他我這裡差人拿去。這文
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不想西門慶隨即差了一名節級四個
排軍。走到王招宣宅內。那起人正在那裡飲酒喧鬧。被公人進
去。不由分說都拿了。帶上鐲子。諕得衆人面如土色。說道王三
官幹得好事。把俺每穩在你家。倒把鋤頭反弄俺每來了。那個
排軍節級。罵道你這廝還胡說。當了甚麼名人。到老爹根前哀
告討你那命正經。小張閒道。大爺教道的是。不一時都拿到西
門慶宅門首。門上排軍并平安。都張着手兒要錢。纔去替他禀。
衆人不免脫下褶。并拿頭上簪圈下來。打發停當。方纔說進去。

半日。西門慶出來坐廳。節級帶進去。跪在廳下。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我倒將就了。如何揹称我這衙門。往他家謊詐去。實說詐了多少錢。不說令左右。拿拶子與我着實拶起來。當下只說了聲。那左右排軍。登時取了五六把新拶子來伺候。小張閑等。只顧在下叩頭哀告道。小的並沒謊詐。分文財物。只說衙門中打出小的每來。對他說聲。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小的並沒需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起光棍。設騙良家子弟。白手要錢。深爲可惡。既不肯寔供。都與我帶了衙門裡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衆。衆人一齊哀告哭道天官爺超生小的每罷。小的再不敢上他門纏擾了。休說枷號這一送到監裡去。冬寒時月。小的每都是死數。西門慶道。我

把你這光棍我道饒出你去都要洗心改過務要生理不許你挨坊靠院引誘人家子弟詐騙財物再拿到我衙門裡來都活打死了喝令出去罷衆人得了個性命往外飛跑走正是敲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西門慶發了衆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個是王三官兒西門慶道此是王招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爲他那場事就是他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十兩銀子教他包着嗔道一向只哄着我不想有個底脚里人兒又告我說教我昨日差幹事的拿了這干人到衙門裡去都夾打了不想這干人又到他家裡嚷賴指望要詐他幾兩銀子的情只恐衙門中要他他從來沒曾見官慌了央文嫂兒拿五十兩禮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纔把那起人又

拿了來。詐發了一頓。脊他杜絕了。再不纏他去了。人家倒運。偏生出這樣不肖子弟出來。你家父祖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你又見入武學。放着那名兒不幹。家中丢着花枝般媳婦兒。自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不去理論。白日黑夜。只跟着這夥光棍。在院裡嫖弄。把他娘子頭面都拿出來使了。今年不上二十歲。年小小兒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不曾潛胞尿看看自家。乳兒老鴉笑話猪兒足。原來燈臺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裡水。無所不爲。清潔了些甚麼兒。還要禁的人。幾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正擺上飯來吃。小厮來安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分付。請書房裡坐。我就來。王經連忙開了廳上書房門。伯爵進裡面暖爐炕傍椅上坐了。良久西門慶出來。聲喏畢。就坐在炕

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日在謝二哥那裡。怎的老早就起身。西門慶道。第二日我還要早起衙門中。連日有勾當。又考察在邇。差人東京打聽消息。我比你每閑人兒。伯爵又問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西門慶道。事那日沒有。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動了。把小張閑他每五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裡。都拿的去了。只走了老孫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裡。都打出來了。眾人都往招宣府纏王三官去了。怎的還瞞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傻狗材。誰對你說來。你敢錯聽了。敢不是我衙門裡。敢是周守備府裡。伯爵道。守備府中。那裡這管閑事。西門慶道。只怕是縣中提人。伯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銘對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諕的魂也沒了。李桂兒至今諕的這兩日睡倒了。還沒

曾起炕兒裡坐。怕又是東京下來拿人。今早打聽。方知是
院動人。西門慶道。我連日不進衙門。並沒知道李桂兒既賭個
誓不接他。隨他拿亂去。又害怕睡倒怎的。伯爵見西門慶迸着
臉兒。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着起來。不告我說。今日
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孫走了。一個緝事
衙門。有個走脫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綿羊駒騾戰。使李桂兒家
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多拿到衙門去。彼此絕了情意。多沒
趣了。事情許一不許二。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
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着
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若明使函
了。是了臉。就不是乖人兒了。還是哥智謀大。見的多。幾句說的

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我有甚麼大智謀伯爵道我猜已定還有底脚裡人兒對哥說怎得知道這等端切的有鬼神不測之機西門慶道傻狗材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伯爵道哥衙門中如今不要王三官兒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做甚麼當初幹事的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并李桂兒秦玉芝名字多抹了只來打拿幾個光棍伯爵道他如今怎的還纏西門慶道我寔和你說罷他指稱嚇詐他幾兩銀子不想剛纔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陪了不是我還差人把那幾個光棍拿了要枷號他衆人再三哀告說再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一口一聲稱呼我是老伯拿了五十兩禮帖兒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知謝我去伯爵失驚道真個他來大

哥陪不是來了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二爹瞧那王經向房子裡取出拜帖上面寫着晚生王寀頓首百拜伯爵見了口中只是極口稱賛哥的所筭神玅不測西門慶分付伯爵你若看見他每只說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曉得機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罷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沒到這裡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出來見他只答應不在家一面吽將門上人來都分付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西門慶從此不與李桂姐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吽李銘唱曲就疎淡了正是

昨夜浣花溪上雨　綠楊芳草爲何人有詩爲証

誰道天台訪玉眞　三山不見海沉沉

侯門一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西門慶工完陞級　羣寮庭參朱太尉

昨夜西風鼓角喧　曉來降凍怯寒氊
茫茫一片渾無地　浩浩四方俱是天
綺壁凄凉宜未守　霸陵豪傑且停鞭
陽春有脚恩如海　願借餘溫到客邊

話說西門慶自此與李桂姐斷絶不題。却說走差人到懷慶府。林千户處。打聽消息。林千户將陞官邸報。封付與來人。又賞了五錢銀子。連夜來迺與提刑兩位官府。當廳夏提刑拆開同西門慶先觀本衛。行來考察官員。照會其畧曰。

兵部一本尊明旨。嚴考覈。以昭勸懲。以光聖治事。先該金吾

衛提督官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考察禁衛官員除堂上官自陳外其餘兩廂詔獄緝捕捉察機察觀察典牧皇畿內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各按冊籍祖職世襲轉陞功陞蔭陞納級等項各挨次揩從公舉劾甄別賢否具題上請當下該部詳議黜陟陞調降革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科接行到部看得太尉朱題前事遵奉舊例委的本官殫力致忠公于考覈委所同并內外屬官各據冊籍博恊輿論甄別賢否皆出聞見之實而無偏執之私足見本官仰扳天顏之咫尺而存體國之忠謀也分別等第奬勵淑慝井井有條足以勵人心而孚公議臣等再喙但恩威賞罰出自朝廷合候命下之日一体照例

施行等因。庶考覈明而人心服。冐濫革而官箴肅矣。奉欽此欽依擬行。

内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户夏延齡。資望既久。才練老成。昔視典牧。而坊隅安靜。今理齊刑。而綽有政聲。宜加奬勵。以冀甄陞。可備鹵簿之選者也。貼刑副千户西門慶。才幹有爲。英偉素著。家称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而臺工有績。翌神運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齊民果仰。宜加轉正。以掌刑名者也。懷慶提刑千户所。正千户林承勳。年清優學。占籍武科。繼祖等。抱負不凡。提刑獄。詳明有法。幹濟有法。恭嚴士度。可加薦奬勵。簡任者也。副千户謝恩。年齒既殘。昔在行猶有可觀。今任理刑。罹軟尤甚。可宜罷黜。革任者也。

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户掌刑。心中大悅。夏提刑見他壓指揮管鹵簿。大半日無言。面容失色。于是又展開工部工完的本。觀看上面寫道。

工部一本。神運屆京。天人胥慶。懇乞天恩俯加渥典。以蘇民困。以廣聖澤事奉。

聖旨。這神運奉迎。大內奠安銀嶽。以承天眷。朕心加悅。你每既效有勤勞。副朕事玄至意。所經過地方。委的小民困苦。着行撫按衙門。查勘明白。行蠲免今歲田租之半。所毀塤閘。你部裡差官。會同巡按御史。即行修理。完日還差內侍孟昌齡前去致祭。蔡京。李邦彥。王煒。鄭居中。高俅。輔弼朕躬。直贊內庭。勤勞茂著。京加太師。邦彥加柱國太子太師。王煒太傅。鄭居

中高俅太保。各賞銀五十兩。四表裡。蔡攸。還蔭一子。爲殿中
監國師林靈素胡知朕叩宣佑國宣化。遠致神運。北伐虜謀。
實與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祿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肩輿入
內。賜號玉眞教主。加淵澄玄妙廣德眞人。金門羽客。眞達靈
玄妙先生。朱勔黃經。臣督理神運。忠勤可加。勔加太傅兼太
太子太傅。經臣加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人。船各蔭一子爲
金吾衛。正千戶。內侍李彥。孟昌齡。賈祥。何沂。藍從熈。着直延
福五位宮近侍各賜蟒衣玉帶。仍蔭弟姪一人。爲副千戶。俱
見任管事。禮部尚書張邦昌。左侍郎兼學士蔡攸。右侍郎白
時中。兵部尚書余深。工部尚書林攄。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
四十兩。彩段二表裡。巡撫兩浙僉都御史張閣陞工部右侍

郎。巡撫山東都御史侯蒙。陞太常正卿。巡撫兩浙山東監察御史尹大諒。宋喬年。都水司郎中安忱。伍訓。各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祇迎神運。千戶魏承勳。徐相。楊廷珮。司鳳儀。趙友蘭。扶天澤。西門慶。田九皋等。各陞一級。內侍宋推等。營將王佑等。尚各賞銀十兩。所官薛顯忠等。各賞五兩。校尉昌玉等。絹二疋。該衙門知道。

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各散衙回家。後晌時分。有王三官差永定同文嫂拿着請書盒兒來。內安泥金摺。初十日請西門慶往他府中赴席。少盡謝私之意。西門慶收下。不勝歡喜。以爲妻指日在于掌握。不期到初十日晚夕。東京本衛經歷司。差人行照會到。曉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火速赴京。赶冬至令節見朝引

奏謝恩。毋得違悞。取罪不便。西門慶看了。到次日衙門中會了夏提刑。回手本打發來人回去。不在話下。各人到家。收拾行裝。俻辦贄見禮物。不日約令起程。西門慶使玳安叫了文嫂兒。教他回王三官。十一日不得來赴席。如此這般。上京見朝謝恩去也。王三官道。既是老伯有事。待容回來。潔誠具請西門慶。一面吽將賁四分付教他跟了去。與他五兩銀子。家中盤纏。留下春鴻看家。帶了玳安王經。跟隨答應。又問周守俻。討了四名巡捕軍人。四匹小馬。打點馱裝。暖轎馬排軍擡扛。夏提刑那邊。夏壽跟隨。兩家有二十餘人跟從。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冬天易晚。晝夜趲行。到了懷西。懷慶府。會林千户千戶巳上東京去了。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紅塵。夜宿郵亭旅邸。正是

意急欵搖青毡幙心忙牵碎紫絲鞭評話捷說到了東京進得萬壽門來依着西門慶分别他主意要往相國寺下夏提刑不肯堅執要請往他令親崔中書家投下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拜見正值崔中書在家即出迎接至廳叙禮相見道及寒暄契濶之情拂去塵土坐下茶湯已畢拱手問西門慶尊號西門慶道賤號四泉因問老先生尊號崔中書道學生性最愚朴名閑林下賤名守愚拙號遜齋因說道舍親龍溪久稱盛德全仗扶持同心恊恭莫此爲厚西門慶道不敢在下常領教誨今又爲堂尊受益恒多可幸可幸夏提刑道長官如何這等稱呼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崔中書道四泉說的也名分使然不得不早言畢彼此笑了不一時收拾了行李天晚了崔中書分付童僕放

卓擺飯無非是菓酌餚饌之類不必細說當日二人在崔中書宿歇不題到次日各備禮物拜帖家人跟隨早往蔡太師府中叩見那日太師在内閣還未出來府前官吏人等如蜂屯蟻聚逼擠匝不開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門上官吏兩包銀子拿揭帖禀進去翟管家見了即出來相見讓他到外邊私宅先是夏提刑相見畢然後西門慶叙禮彼此道及往還酬答之意各分賓位坐下夏提刑先逓上禮帖兩疋雲鶴金段兩疋色段翟管家的是十兩銀子西門慶禮帖上是一疋大紅絨綵蟒一疋玄色粧花斗牛補子員領兩疋京段另外梯已進翟管家一疋黑緑雲絨三十兩銀子翟謙分付左右把老爺禮都交收進府中去上簿籍他只受了西門慶那疋雲絨將三十兩銀子連那夏

提刑的十兩銀子。都不受說道豈有此理。若如此。不見至交親
情。一面令左右放卓兒擺飯。說道今日　聖上奉銀嶽新盖。上
清寳籙宫奉安牌扁。該老爺主祭。直到午後纔散。到家同李爺
又往鄭皇親家吃酒。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悮了你每勾當。
遇老爺閒。等我替二位禀。就是一般西門慶道。蒙親家費心。若
是這等又好了。因問親家那裡住。西門慶就把夏龍溪令親家
下歇說了。不一時。安放卓席端正。就是大盤大碗湯飯點心。一
齊拿上來。都是光祿烹炮美味。極品無加。每人金爵飲酒三杯。
就要告辭起身。翟謙于是欵留。令左右再篩上一杯。西門慶因
問親家。俺每幾時見朝。翟謙道。親家你同不得夏大人。大人如
今京堂官。不在此例。你與本衛新陞的副千戶。何太監姪兒何

永壽。他便貼刑。你便掌刑。與他作同僚了。他先謝了恩。只等着你見朝引奏畢。一同好領劄付。你凡事只會他去。夏提刑聽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道請問親家。你嘵的我還等冬至郊天畢回來。見朝如何。翟謙道。親家你等不的。冬至 聖上郊天回來。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畢。還要排慶成宴。你每原等的。不如你今日先鴻臚寺報了名。明日早朝謝了恩。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畢。領劄付起身就是了。西門慶謝道。蒙親家指教。何以克當。臨起身。翟謙又拉西門慶到側淨處說話。甚是埋怨。西門慶說。親家前日我的書去。那等屬了。大凡事謹密。不可使同僚每知道。親家如何對夏大人說了。教他央了林真人帖子來。立逼着朱太尉。太尉來對老爺說。要將他情愿不管鹵簿。仍以指

揮職卿在任所。掌刑三年。情况何太監又在內廷。轉央朝廷所寵安妃。劉娘娘的分上便也。傳旨出來。親對太爺和朱太尉說了。要安他姪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兩下人情阻住了。教老爺好不作難。不是我再三在老爺根前維持。回倒了林眞人。把親家不撑下去了。慌的西門慶連忙打躬說道。多承親家盛情。我並不曾對一人說。此公何以知之。翟謙道。自古機事不密。則害成。今後親家凡事謹愼些。便了。這西門慶千恩萬謝。與夏提刑作辭出門。來到崔中書家。一面差賁四鴻臚寺報了名。次日見朝。青衣冠帶。同夏提刑進內。不想只在午門前謝了恩出來。劉轉過西闕門來。只見一個青衣人。走向前問道。那位是山東提刑西門慶老爹。賁四問道。你是那裡的。那人道。我是內府匠作

監何公公來。請老爹說話。言未畢。只見一個太監。身穿大紅蟒衣。頭戴三山帽。脚下粉底皂靴。從御街。定聲叫道西門大人請了。西門慶遂與夏大人分別。被這太監。用手一把拉在傍邊。一所直房內。都是明窓亮槅。裡面籠的火暖烘烘的。卓上陳設的許多卓盒。一面相見。作了揖。慌的西門慶倒身還禮不迭。說道大人。你不認的我在下。是內府匠作。太監何沂。見在延寧第四宮端妃馬娘娘位下近侍。昨日內工完了。蒙萬歲爺爺恩典。將姪男何永壽。歷授金吾衛左所副千戶。見在貴處提刑所。理刑晉事。與老大人作同僚。西門慶道。原來是何老太監。學生不知。恕罪恕罪。一面又作揖說道。此禁地不敢行禮。容日到老太監外宅進拜。于是叙禮畢。讓坐。家人捧茶。金漆硃紅盤。托盞遞上

茶去吃了。茶畢。就揭卓盒蓋兒。卓上許多湯飯餚品。拿盞筯兒來安下。何太監道。不消小杯了。我曉的大人朝下來。天氣寒冷。拿個小盞來。沒甚麽餚饌賣大人。且吃個頭腦兒罷。西門慶道。不敢當擾。何太監于是滿斟上一大杯。遞與西門慶門慶道。老太監承賜。學生領下。只是出去還要見官拜部。若吃得面紅。不成道理。何太監道。吃兩盞兒盪寒。何害。因說道。舍姪兒年幼。不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同僚之間。凡事教導他教導。西門慶道。豈敢。老太監勿得太謙。令姪長官。雖是年幼。居氣養體。自然福至心靈。何太監道。大人好道。常言學到老不會到老。天下事如牛毛。孔夫子也識得一腿。恐有不知到處。大人好歹說與他。西門慶道。學生謹領。因問老太監外宅在何處。學生好去奉

拜長官。何太監道。舍下在天漢橋東文華坊雙獅馬台就是。亦問大人下處在那裡。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西門慶道。學生暫借崔中書家下。彼此問了任處。西門慶吃了一大杯就起身。何太監送出門。拱着手說道。適間所言。大人凡事看顧看顧。他還等着你會同一答兒引奏。常堂。上作主進了禮。好領劄付。西門慶道。老太監不消分付。學生知道。于是出朝門。又到兵部。又遇見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來。比及到本衛叅見朱太尉。遞履歷手本。繳劄付。又拜經歷司。并本所官員。已是申刻時分。夏提刑改換指揮服色。另具手本叅見了朱太尉。免行跪禮。擇日南衙到任。剛出衙門。西門慶還等着。遂不敢與他同行。讓他先上馬。夏延齡那裡肯。定要同行。西門慶赶着他呼堂尊。夏指揮道。四

泉你我同僚在先爲何如此称呼西門慶道名分已定自然之道何故太謙因問堂尊高陞美任不還山東去了寶眷幾時搬取夏延齡道欲待搬來那邊房舍無人看守如今且在舍親這邊權住直待過年差人取家小罷了日逐望長官早晚家中看顧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央長官替我打發自當感謝西門慶道學生謹領請問府上那房價值若干夏延齡道舍下此房原是一千三百兩買的徐內相房子後邊又盖了一層收拾使了二百兩如今賣原價也罷了西門慶道堂尊說與我有人問我好回答麽不悮了夏延齡道只是有累長官費心二人歸到崔宅王經向前稟說新陞何老爹來拜下馬到廳小的回部中還未來家何老爹說多拜上還與夏老爹崔老爹都投下帖午間

差人送了兩疋金段來。宛紅帖兒。拿與西門慶看。上寫着謹具段帕二端。奉引贄敬。寅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西門慶看了。連忙差王經。封了兩疋南京五彩獅補員領。寫了禮帖。吃了飯。連忙徃何家回拜去。到于廳上。何千戶忙整衣迎接。出來穿着五彩粧花玄色雲絨獅補員領。烏紗皂履。腰繫玳瑁蒙金帶。年紀不上二十歲。生的面如傅粉。眉目清秀。唇若塗朱。趨下堦來。揖讓退遜。謙恭特甚。西門慶陞堦。左右忙去掀簾。呼喚一聲。奔走後先應諾。二人到廳上敘禮。西門慶令玳安揭開段盒。捧上贄見之禮。拜下去。說道。適承光顧。兼領厚儀。所失迎迓。今早又蒙老公公直房賜饌。厥德不盡。何千戶忙頂頭還禮。說小弟叨受微職。忝與長官同例。早晚得領教益。為三生有幸。適間進拜不

遇。又承垂愛。蓬華光生。今。左右收下去。一面扯公座椅兒都是
麈皮坐褥。分賓主坐下。左右捧上茶來。何千戶躬身捧茶。遞與
西門慶。門慶亦離席交換。吃茶之間。彼此問號。西門慶道。學生
賤號四泉。何千户道。學生賤號天泉。又問長官今日拜畢部堂
了。西門慶道。從内裡蒙公公賜酒出來。拜畢部。又到本衙門見
堂繳了劄付。拜了所司。出來見長官尊帖下顧失迎。不勝惶恐。
何千户道。不知長官到。學生拜遲。因問長官今日與夏公都見
朝來。西門慶道。龍溪今已壓了指揮直駕。今日都見朝謝恩在
一處。只到衙門見堂之時。他另具手本叅見。問畢。何千戶道。今
日與長官計議了。咱每幾時與本主老爹見禮領劄付。西門慶
道。依着舍親說。咱每先在衛主宅中進了禮。然後大朝引奏還

在本衙門到堂同衆領劄付何千戶道既是長官如此說咱每
明日早倫禮進了罷于是都會下各人禮數何千戶是兩疋蟒
衣一束玉帶西門慶是一疋大紅麒麟金段一疋青絨蟒衣一
柄金廂玉縧環各金華酒四罈明早在朱太尉宅前取齊約會
已定茶湯兩換西門慶告辭而回並不與夏延齡題此事一宿
晚景題過到次日早到何千户家何千戶又是預倫飯食頭腦
小席大盤大碗齊齊整整連手下人飽飡一頓然後同往太尉
宅門前來貢四同何家人又早押着禮物何候已久那時正值
朱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遣往南壇視牲未回各家餽送
賀禮伺候叅見官吏人等黑壓壓在門首等的鐵桶相似何千
戶下了馬在左近一相識家坐的差人打聽老爺道午晌就來

通報一等等到午後時分忽見一人飛馬而來傳報道老爺視牲回來進南薰門了分付閒雜人打開不一時騎報回來傳老爺過天漢橋了頭一廚後跟隨茶盒攢盒到了半日纔遠遠牌兒馬到了衆官都頭帶勇字鎖鐵盔身穿摟漆紫花甲青紵絲團花窄袖衲襖紅絹裹肚綠麂皮挑線海獸戰裙脚下四縫着腿黑靴弓弩雀畫箭插雕翎金袋肩上橫担銷金令字藍旗端的人如猛虎馬賽飛龍須臾一對藍旗過來夾着一對青衣節級上一個個長長大大搊搊搜搜頭帶黑青巾身穿皂直裰脚上乾黃皮底靴腰間懸繫虎頭牌騎在馬上端的威風凛凛相貌堂堂須臾三隊牌兒馬過畢只聞一片喝聲傳來那傳道者都是金吾衛士直場排軍身長七尺腰濶三停人人青巾桶帽

個個腿纏黑靴左手執着藤棍右手潑步撩衣長聲道了一聲喝道而來下路端的諕魄消魂陡然市衢澄靜頭道過畢又是二道捽手捽手過後兩邊雁翎排列二十名青衣緝捕皆身腰長大都是寬腰大肚之輩金眼黃鬚之徒個個貪殘類虎人人那有慈悲十對青衣後面轎是八擡八簇肩輿明轎轎上坐着朱太尉頭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袍腰横四指荆山白玉玲瓏帶腳靸皂靴腰懸太保牙牌黃金魚鑰頭帶貂蟬腳登虎皮踏擡那轎的離地約有三尺高前面一邊一個相抱角帶身穿青紵絲家人跟着轎後又是一斑兒六面牌兒馬六面令字旗緊緊圍護以聽號令後約有數十人都騎着寶鞍駿馬玉勒金鞍都是官家親隨掌案書辦書吏人等都出于衿養時話騎自

巳好色貪財。那曉王章國法。登時一隊隊都到宅門首。一字兒擺下。喝的人靜迴避。無一人聲嗽。那來見的官吏人等。黑壓壓一羣。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轎到根前。左右喝聲起來。伺候那衆人。一齊應諾。誠然聲震雲霄。只聽東邊鼕鼕鼓來响動。原來本尉八員太尉。堂官見太尉。新加光祿大夫太保。又蔭一子爲千户。都各備大禮在此。治具酒筵。來此慶賀。故此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動樂。太尉纔下轎。樂就止了。各項官吏人等。預備進見。忽然一聲道子响。一青衣承差手拿兩個紅拜帖。飛走而來。遞與門上人說。禮部張爺與學士蔡大爺來拜。連忙禀報進去。須臾轎在門首。尚書張邦呂。與侍郎蔡攸。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一個犀帶。一個金帶。進去拜畢。待茶畢。送出來。又是吏部尚書

第四個無名

王祖道與左侍郎韓侶。右侍郎尹京。也來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又是皇親喜國公。樞密使鄭居中。駙馬掌宗人府王晉卿。都是紫花玉帶來拜。惟鄭居中坐轎。這兩個都騎馬送出去。方是本衙堂上六員太尉到了。呵殿宣儀。行仗羅列。頭一位是提督管兩廂捉察使孫榮。第二位管機察梁應龍。第三管內外觀察典牧皇畿。童太尉姪兒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使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竇監。第六督管京城內外巡捕使陳宗善。都穿大紅。頭帶貂蟬。惟孫榮是太子太保玉帶。餘者都是金帶。下馬進去。各家都有金幣尺頭禮物。少頃裡面樂聲響動。衆太尉揷金花。拿玉帶。與朱太尉把盞遞酒。堦下一派簫韶盈耳。兩行絲竹和鳴。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錦筵。怎見得太尉的

富貴但見

官居一品。位列三台。赫赫公堂。晝長鈴索靜。潭潭相府。漏定戟稜齊。林花散彩賽長春。簾影垂虹光不夜。芬芬馥馥。獺髓新調百和香。隱隱層層。龍紋大篆千金鼎。貪擁半床翡翠。枕歌八寶珊瑚。時聞浪珮玉叮咚。特看傳燈金錯落。虎符玉節。門庭甲仗生寒。象板銀箏。磈礧排場熱鬧。終朝謁見。無非公子王孫。逐歲追遊。盡是侯門戚里。雪兒歌發。驚聞麗曲三千。雲母屏開。忽見金釵十二。鋪荷芰遊魚沼內不驚人。高挂籠嬌鳥簾前能對語。那裡解調和爕理。一味趨諂逢迎。端的笑談起干戈。吹嘘驚海岳。假吉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辭使九重天子點頭。督擇花石。江南淮北盡灾殃。進獻黃楊。國庫民財

皆匱竭。當朝無不心寒。列士爲之屛息。正是羣下權豪第一。

人間富貴無雙。

須臾遞畢。安席坐下。一班兒五個俳優。朝上箏纂琵琶。方响箜篌。紅牙象板。唱了一套。正宮端正好。端的餘音遶梁。聲清韻美。唱道。

享富貴。受皇恩。起寒賤。居高位。秉權衡威振京畿。惟君恃寵。把君王媚全不想存仁義。

滚綉毬　起官夫造水池。與兒孫。買田基。圖求謀多只爲一身之計。縱奸貪。那裡晉越瘦吳肥。趨附的身即榮。觸忤的令必危。妬賢才喜親小輩。只想着復私仇。公道全虧。你將九重天子深瞞昧。致四海生民總亂離。更不道天網恢恢

倘秀才　巧言詞。取君王一時笑喜。那裡肯效忠良。使萬國雍熙。你只待顛倒豪傑把世迯。隔靴空痒揉。久症却行醫。滅絕了天理。

滾綉毬　你有秦趙事。指鹿心。屠岸賈。縱犬機。待學漢王莽。不臣之意。欺君的董卓燃臍。但行動紘管。隨出門時兵仗圍。入朝中百官悚畏。仗一人假虎張威。望塵有客趨奸黨。借劍無人斬腰賊。一任的忒心狂爲。

尾聲　金甌底下無名姓。青史編中有是非。你那知爕理陰陽。調兒氣。那知盜賣江山結外夷。枉辱了玉帶金魚挂蟒衣。受祿無功愧寢食。權方在手人皆懼。禍到臨頭悔後遲。南山竹罄難書罪。東海波乾臭未遺。萬古流傳。教人唾罵你。

當時酒進三巡歌吟一套六員太尉起身朱太尉親送出來回到廳樂聲暫止管家禀事各處官員進見朱太尉令左右擡公案就在當廳一張虎皮校椅上坐下分付出來先令各勳戚中貴仕宦家人吏書人等送禮的進去須臾打發出來纔是本衛紀事南北衙兩廂五所七司捉察譏察觀察巡察典牧直駕提牢指揮千百戶等官各有首領具手本呈遞然後纔傳出來叫兩淮兩浙山東山西關東關西河東河北福建廣南四川十三省提刑官挨次進見西門慶與何千戶在第五起上擡進禮物去管家又早將何太監拜帖鋪在書案上二人立在堦下等上邊叫名字這西門慶擡頭見正面五間皆厰廳歌山轉角滴水重簷珠簾高捲上週圍都是綠欄杆上面朱紅牌扁懸着徽宗

皇帝御筆欽賜執金吾堂斗大小四個金字乃是官家耳目牙爪所家緝訪密之所常人到此者處斬兩邊六間廂房堦墀寬廣院宇深沉朱太尉身着太紅在上面坐着須臾叫到根前二人應諾陞堦到滴水簷前躬身參謁四拜一跪聽發放朱太尉道那兩員千戶怎的又叫你家太監送禮來令左右收了分付在地方謹慎做官我這裡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畢來衙門中領劄赴任二人齊聲應諾左右喝起去出左角門出來剛出大門來尋見賁四等擡担出來正要走忽聽一人飛馬報來拿宛紅拜帖來報說道王爺高爺來了西門慶與何千戶閃在人家門裡觀看須臾軍牢喝道人馬圍隨填街塞巷只見總督京營八十萬禁軍隴西公王燁同提督神策御林軍總兵官太尉

高俅。俱大紅玉帶。坐轎而至。那各省叅見官員。都一湧出來。又不得見了。西門慶與何千戶。良久等了。賫四盒担出來。到于僻處。呼跟隨人拉過馬來。二人方纔騎上馬回寓。正是不因奸佞居台鼎。那得中原血染衣。看官聽說。妾婦索家。小人亂國。自然之道。識者以爲將來。數賊必覆天下。果到宣和三年。徽欽北狩。高宗南遷。而天下爲虜。有可深痛哉。史官意不盡。有詩爲証。

權姦誤國禍機深　開國承家戒小人
六賊深誅何足道　柰何二聖遠蒙塵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八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千戶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整時罷鼓膝間琴　閒把遺篇閱古今
常嘆賢君務勤儉　深悲庸主事荒臣
治平端自親賢恪　稔亂無非近佞臣
說破興亡多少事　高山流水有知音

話說西門慶同何千戶回來。走到大街。何千戶先差人去回何太監話去了。一面邀請西門慶到家一飯西門慶再三固辭。何千戶手下把馬嚼拉住說道學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啇議。于是並馬相行到宅前下馬。賁四同擡盒逕往崔中書家去了。原來

何千戶盛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廳上。但見屏開孔雀。褥隱芙蓉。獸炭焚燒。金爐香靄。正中獨獨設一席。下邊一席相陪。傍邊東首。又設一席。皆盤堆異菓。花插金瓶。卓椅鮮明。幃屏齊整。西門慶問道。長官今日筵何客。何千戶道。家公公今日下班。敢與長官叙一中飯。西門慶道。長官這等費心。盛設待學生。就不是同僚之情。何千戶笑道。倒是家公公主意。治此粗酌。屈尊請教。一面看茶吃了。西門慶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便出來。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穿着綠絨蟒衣。冠帽皂靴。寶石縧環。西門慶展拜四拜。請公公受禮。何太監不肯。說道。使不的。西門慶道。學生與天泉同寅晚輩。老公公齒德俱尊。又係中貴。自然該受禮。講了半日。何太監受了半禮。讓西門慶上面。他主

席相陪。何千戶傍坐。西門慶道。老公公。這個斷然使不的。同僚之間。豈可傍坐。老公公叔姪便罷了。學生使不的。何太監大喜道。大人甚是知禮。罷罷。我閣老位兒傍坐罷。教做官的陪大人。王席就是了。西門慶道。這等學生坐的也安。于是各叙禮坐下。何太監道。小的兒們。再燒好炭來。今日天氣寒冷些。須臾左右火池火叉。拿上一包暖閣水磨細炭。向中間四方黃銅火盆內只一倒。廝前放下油紙暖簾來。日光掩映。十分明亮。何老太監道。大人請寬了盛服罷。西門慶道。學生裡邉沒穿甚麼衣服。使小价下處取來。何太監道。不消取去。令左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飛魚綠絨氅衣來。與大人披上。西門慶笑道。老公公職事之服。學生何以穿得。何太監道。大人只顧穿。怕怎的。昨日萬歲賜

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兒罷不一時左右取上來西門慶揑了帶令玳安接去員領披上氅衣作揖謝了又請何千戶也寬去上盖陪坐又拿上一道茶來吃了何太監道吽小厮們來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厮兩個師範領着上來磕頭何太監分付擡出銅鑼銅鼓放在廳前一面吹打動起樂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然後左右伺候酒筵上坐何太監親自把盞西門慶慌道老公公請尊便有長官代勞只安放鍾筯兒就是一般何太監道我與大人遞一鍾兒我家做官的初入芦葦不知深浅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二就是情了西門慶道老公公說那裡話常言同僚三世親學生亦托賴老公公餘光豈不同力相助何太監道好說好說共同王事

彼此扶持西門慶也没等他遞酒只接了杯兒領到席上薩郎

回奉一杯安在何千戶并何太監席上彼此告揖過坐下吹打

畢三個小厮連師範在筵前銀箏象板三絃琵琶唱了一套正

宫端正好

水晶宫鮫綃帳光射水晶宫冷透鮫綃帳夜深沉睡不穩龍

牀離金門私出天街上正風雪空中降

滚綉毬　似紛紛蝶翅飛如漫漫柳絮狂舞氷花旋風兒飄蕩

践玷脚步兒匆忙將白襴兩袖遮把烏紗小帽蕩猛回頭鳳

樓凝望全不見碧琉璃瓦甃鴛鴦一霎時九重殿如銀砌半

合兒萬里乾坤似玉粧恰便是粉甸满封疆

倘秀才　我只見鐵桶般重門閉我將這銅獸面雙環扣响敲

門的我是萬歲山前趙大郎堂中無客件陛下看文章特來

聽講

呆骨朶　衝寒風冒凍雪來相望有些個機密事緊要商量怎麽了事公人免禮咱招賢宰相這的鼎鼐三公府那裡也剃頭髮唐三藏這坐席間聽講書你休來耳邊廂吽點湯

倘秀才　朕不學漢高皇身居未央朕不學唐天子停眠在晉陽常則是翠被生寒金鳳凰有心傳說無夢到高唐這的是爲君的勾當

滾綉毬　雖然與四海爲一人必索要正三綱謹五常朕的年廣學鎗棒恨則恨未曾到孔子門墻尚書是幾篇毛詩共幾章講禮記始知謙讓論春秋可鑑興亡朕待學禹湯文武宗

堯舜卿。可及房杜蕭曹。立漢唐。則要你燮理陰陽

倘秀才　卿道是用論語。治朝廷有方。却原來這半部運山河在掌。聖道如天不可量。談經臨絳帳。索強如鬧宴出紅粧。聽說罷。神清氣爽

滚綉毬　銀臺上華燭明。金爐內寶篆香。不當煩教老兄。自斟佳釀。又何須嫂嫂親捧着霞觴。卿道是糟糠妻不下堂。朕須想貧賤交不可忘。常言道表壯不如里壯。妻若賢。夫免災殃。朕將卿如太甲逢伊尹。卿得嫂壯呵。恰便是梁鴻配孟光。則願你福壽綿長

倘秀才　但歇息呵。論前王後王。恰合眼。慮興邦喪邦。因此上曉夜無眠想萬方。雖不是歡娛嫌夜短。遭難道寂寞恨更長。

憂愁事幾庄

滚綉毬　憂則憂當站的身無挂體憂則憂家無隔宿粮憂則憂甘貧的晝眠深巷憂則憂讀書的夜寐寒窓憂則憂嚎寒妻怨夫啼憂則憂駕車的恁時分萬里行商憂則憂行船的一江風浪憂則憂餓子呼娘憂則憂是布衣賢士無活計憂則憂鐵甲忙披守戰塲題將來感嘆悲傷

倘秀才　憂的是百姓苦向御榻心勞意攘害的是不小可教寡人眠思夢想太原府劉素拒北方我只待暫離丹鳳闕親擁碧油幢先取那河東的上黨

滚綉毬　卿道是錢王共李王劉鋹與孟昶他每多無仁政着萬民失翼行霸道百姓遭殃差何人鎮守西命何人定兩廣。

取吳越必須名將下江南直用忠良要定奪展江山白玉擎
天柱索用慿極宇宙黃金駕海梁仔細端詳

脫布衫 取金陵飛渡長江到錢塘平定他鄉西川休辭棧惡

南蠻地莫愁烟瘴

醉太平 陣衝開虎狠身冒着風霜用六韜三畧定邊疆把元
戎印掌則要你人披鐵甲添雄壯馬搖玉勒難遮當鞭敲金
鐙响叮噹早班師汴梁

一煞 有那等順天心達天理去邪歸正有躁放有那等霸王
業抗王師揚威盡𢧵亡休擄掠民財休傷殘民命休淫污民
妻休燒毁民房恤軍馬施仁立法賞錢粮定賞罰保城他討
逆招安沿路上安民挂榜從賑濟任開倉

尾聲　朕專待正衣冠尊相貌就凌烟圖畫你那功臣像卿幕賓立金石銘鍾鼎向青史標題姓字香能用兵善為將有心機有膽量仰瞻天文筭星象俯察山川变形狀決戰方將九地量畫戟須將旗幟張夜戰須將火鼓揚步戰屯雲護軍帳水戰隨風使帆槳奇正相生兵最強仁勇之行勇怎當耳聽將軍定這廂坐擬元戎取那廂飛奏邊庭進表章齊賀昇平回帝鄉比及你列土分茅拜卿相先將你各部下的軍卒重重的賞

唱了一套下去酒過數巡食割兩道看看天晚秉上燈來西門慶喚玳安拿賞賜與厨役并吹打各色人役就要起身回說學生不當厚擾一日了就此告回那公公那裡肯放說道我今日

正是下班要與大人請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受饑西門慶道承老公公賜這等太美饌如何反言受饑學生回去歇息歇息明早還與天泉叅謁叅謁兵科好領劄付挂號何太監道既是如此大人何必又回下處就在我這裡歇了罷明日好與我家做官的幹事敢問如今下處在那裡西門慶道學生就暫借敝同僚夏龍溪令親崔中書宅中權寓行李都在那邊何太監道這等也不難大人何不令人把行李搬過來我家住兩日何如我這後園兒裡有幾間小房兒甚是僻淨就早晚和做官的理會此公事兒也方便此兒強如在人家這個就是一家西門慶道在這裡也罷了只是使夏公見怪的學生疎他一般何太監道沒的說如今時年早辰不做官晚夕不唱喏

衙門是恁偶戲衙門。雖故當初與他同僚。今日前官已去。後官接管承行。與他就無干。怎生這等說他就是個不知道理的人了。今日我定然要和大人坐一夜。不放大人去。喚左右下邊房裡快放桌兒。管待你西老爹。大官兒飯酒。我家差幾個人跟他即時把行李都搬來了。分付打發後花園西院乾淨預備鋪陳。炕中籠下炭火。堂上一呼。堦下百諾。答應下去了。西門慶道。老公公盛情。只是學生得罪了。何太監道。沒的扯淡哩。他既出了衙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管他那裡鑾駕庫的事。管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難怪于你。不由分說。就打發玳安并馬上人吃了酒飯。差了幾名軍牢。各拿繩扛。逕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了。何太監道。又一件相煩大人。我家做官的。若是到任所。還望

大人那裡替他看所宅舍兒然後好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夫人去待尋下宅子然後打發家小起身也不多連幾房家人也有二三十口西門慶道天泉去了老公公這宅子誰人看守何太監道我兩個名下官兒第二個姪兒何永福見在庄子上吽他來住了罷西門慶道老公公分付要看多少銀子宅舍何太監道也得千金出外銀子的房兒纔勾住西門慶道敝同僚夏龍溪他京任不去了他一所房子倒要打發老公公何不要了與天泉住一舉兩得其便甚好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儀門進去大廳兩邊廂房鹿角頂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群房也有許多街道又寬濶只好天泉住何太監道他要許多價值兒西門慶道他對我說來原是一千三百兩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半房收拾

了一處花亭老公公若要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何太監道我乃托大人隨大人主張就是了趂今日我在家差個人和他說去討他那原文書我瞧瞧難得尋下這房舍兒我家做官的去到那里就有個歸着了不一時只見玳安同衆人搬了行李來回話西門慶問賁四黄經來了不曾玳安道黄經同押了衣箱行李先來了還有轎子又叫賁四在那裡看守着西門慶因附耳低言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分付拿我帖兒上覆夏老爹借過那裡房子的原契來與何公公要瞧瞧就同賁四一答兒來這玳安應的去了不一時賁四青衣小帽同玳安前來拿文書匣西慶說夏老爹多上覆既是何公公要怎好說價錢原文書都拿的來了又收拾添盖使費了許多隨爹主張了罷西門慶把

原契遞與何太監親看了一遍見上面寫着一千二百兩說道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幾年裡面未免有些糟爛也別要說收拾大人面上我家做官的既治產業還與他原價那責四連忙跪下說何爺說的自古使的憨錢治的庄田千年房舍換百主一番拆洗一番新把這何太監聽了喜歡的要不的便道你是那裡的此人倒會說話兒常言成大者不惜小費其實說的是他叫甚麼名字西門慶道此是舍下夥計名喚責四何太監道也罷沒個中人你就做個中人兒替我討了文契來今日是個上官好日期就把銀子兌與他罷西門慶道如今晚了待的明日也罷了何太監道到五更我早進去明日大朝今日不如先交與他銀子就了事而巳西門慶問道明日甚時駕出何太監道

午時駕出到壇。三更鼓祭了。寅正一刻。就回到宮裡擺了膳。就出來設朝陞大殿。又朝賀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武百官吃慶成宴。你每是外任官。大朝引奏過。就沒你每事了。說畢。何太監分付何千戶進後邊。連忙打點出二十四定大元寶來。用食盒擡着。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押送到崔中書家交割。夏公見擡了銀子來。滿心歡喜。隨即親手寫了文契付與賁四等。拿來遞與何太監。不勝歡喜。賞了賁四十兩銀子。玳安王經每人三兩。西門慶道。小孩子家不當與他。何太監道。胡亂與他買嘴兒吃。三人磕了頭謝了。何大監分付管待酒飯。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喏。全於大人餘光。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還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大監道。還望大人對他說說。早把房兒騰出來。

這裡好打發家小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已定與他說教他早騰何長官這一去且在衙門公廨中權住幾月待他家小搬取京收拾了這裡長官家小起是不遲何太監道收拾直待過年罷了先打發家小去纔好十分在衙門中也不方便說話之間已有二更天氣說道老公公請安置罷學生亦不勝酒力了何太監方作辭歸後邊暖房內請歇去了何千戶教家樂彈唱還與西門慶投壺吃了一回方纔起身歸至後園正北三間書院四面都是粉墻臺榭湖山盆景花木房內綷燭高燒疊席牀帳錦幔倭金屏護琴書几席清幽翠簾低挂鋪陳整齊爐上茶煮寶龎篆內香焚麝餅何千戶又陪西門慶敘話良久小童看茶吃了方道安置起身歸後邊去了西門慶向了回火方纔摘去冠

帽解衣就寢黃經玳安打發脫了靴襪合了燈燭自往下邊暖炕被褥歇去了這西門慶有酒的人睡在枕畔見都是綾錦被褥貂鼠綉帳火箱泥金暖閣床在被窩裡見滿窗月色番來覆去睡不着良久只聞夜漏沉沉花陰寂寂寒風吹得那窗紙有聲況離家已久欲待要呼王經進來陪他睡忽然聽得窗外有婦人語聲甚低即披衣下床靸着鞋襪悄悄啟戶視之只見李瓶兒霧鬢雲鬟淡粧麗雅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輕移蓮步立于月下西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說道冤家你如何在這裡李瓶兒道奴尋訪至此對你說我已尋了房兒了今特來見你一面早晚便搬取也西門慶忙問道你房兒在于何處李瓶兒道咫尺不遠出此大街迤東造釜巷中間

便是言訖西門慶共他相偎相抱上牀雲雨不勝美快之極已而整衣扶髻徘徊不捨李瓶兒叮嚀囑付西門慶我的哥哥切記休貪夜飲早早回家那厮不時伺害于你千萬勿忘言是必記于心者言訖撒手而別挽西門慶相送到家走出大街見月色如晝果然往東轉過牌坊到一小巷旋踵見一座雙扇白板門指道此奴之家也言畢頓袖而入西門慶急向前拉之恍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但見月影横窓花枝倒影矣西門慶向褥底摸了摸見精流滿席餘香在被殘唾猶甜追悼莫及悲不自勝正是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有詩為証

玉宇微茫霜滿襟　踈窓淡月夢魂驚

凄凉睡到無聊處　恨殺寒鷄不肯鳴

西門慶番來覆去盼鷄叫。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日清辰。何千户家童僕起來。伺候拿洗面湯手巾。王經玳安打發西門慶梳洗畢。何千户又早出來陪侍吃了姜茶。放卓兒請吃粥。西門慶問老公公怎的不見。何千户道。家公公從五更鼓進內去了。須臾拿上粥。圍着火盆。四碟齊整小菜。四大碗熬爛下飯。吃了粥。又拿上一盞肉員子。餛飩鷄蛋頭腦湯。金匙銀廂雕漆茶鍾。一面吃着。分付出來伺候備馬。何千户與西門慶冠冕僕從跟隨。早進內叅見兵科出來。何千户便分路來家。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長老又留擺齋。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餘者收下來。與手下人吃了。玳安氊包內拿着金段。從東街穿過來。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因從造府巷所過。中

間果見有雙扇白板門與夢中所見一般悄悄使玳安問隔壁賣豆腐老姬此家姓甚名誰老姬答道乃袁指揮家也西門慶于是不勝嘆異到了崔中書家夏公纔出馬拜人去見西門慶到令左右把馬牽過迎西門慶至廳上拜揖叙禮西門慶令玳安拿上賀禮青織金綾紵一端色段一端夏公道學生還不曾拜賀長官到承長官先事昨者小房又煩費心感謝不盡西門慶道何太監央學生看房一節我因堂尊分付就說此房來何公到好就估着要學生無不作成討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還了原價是內臣性兒立馬盖橋就成了還是堂尊大福說畢呵呵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還未回拜他因問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了西門慶道他已會定同學生一路去家小還且待後

昨日他老公公多致意。煩堂尊早些把房兒騰出來搬取家眷。他如今且權在衙門裡住幾日罷了。夏公道學生也不肯久稽。待這裡尋了房兒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出月罷了。說畢西門慶起身。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夏公便道要留長官坐坐。爭奈在于客中。彼此情款。送出上馬。歸至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早伺候午飯等候。西門慶悉把拜夏公之事說了一遍。騰房已在出月。搬取家小。何千戶大喜謝道足見長官盛情。吃畢飯。二人正在廳上着棋。忽左右來報。府裡翟爹那裡差人送下程來了。抓尋到崔老爹那裡。崔老爹使他來這裡來了。于是拿帖來死紅帖兒上寫着謹具金段一端。雲紵一端。鮮猪一口。北羊一腔。內酒二鐔。點心二盒。眷生翟謙頓首拜。西門慶見來人說道

又蒙翟大爹費心。一面收了禮物。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擡盒人五錢。說道客中不便。有褻管家。那人連忙接了。說道小的不敢領。西門慶道。將就買杯酒吃便了。那人方纔磕頭收了。王經在傍插口。悄悄說小的姐姐說。教我府裡去看看愛姐。有物事稍與他。西門慶問甚物事。王經道。是家中做的兩雙鞋脚手。西門慶道。单单兒怎好拿去。分付玳安。我皮箱内有稍帶的玫瑰花餅。取兩罐兒。用小描盒兒盛着。就把回帖付與王經。穿上青衣。教他同跟了。往府裡看愛姐。不題這西門慶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罈酒。謝了崔中書。把那一口猪。一罈酒。兩盒點心。擡到後邊。孝順老公公。在此多有打攪。慌的何千戶就來拜謝。說道長官。你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

愛姐外廳拜見了。打扮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些。管待了酒飯。因見王經身上穿的单薄。與了一件天青紵絲貂鼠氅衣兒。又與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覆西門慶話。西門慶大喜。正與何千戶下棋。忽聞綽道之聲。門上人來報夏老爹來拜。拿了兩個拜帖兒。忙的兩個整衣冠。迎接到廳敘禮。何千戶又謝昨日房子之事。夏提刑具了兩分段帕酒禮。奉賀二公。西門慶與何千戶。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又賞了賁四玳安王經十兩銀子。一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叙寒温。夏公道。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進内去了。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說道。多項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言畢。辭起身去了。何千戶隨即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段。差人送去。不在言表。

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擺酒。與西門慶共酌。夜飲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西門慶因其夜裡夢遺之事。晚夕令王經拿鋪盖來。書房地平上睡。半夜叫上牀。脫的精赤條。摟在被窩內。兩個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正是。不能得與鶯鶯會。且把紅娘去解饞。一晚題過。到次日起五更。與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先到待漏院候時。等的開了東華門進入。但見

星斗依稀禁漏殘　禁中環珮响珊珊
花迎劍戟星初落　柳拂旌旗露未乾
瑞靄光中瞻萬歲　祥烟影裡擁千官
欲知今日天顏喜　遥覩蓬萊紫氣蟠

少頃只聽。九重門啟。鳴噦噦之鸞聲。閶闔天開。覩巍巍之衮裳。

重熙累洽之日致履端嘉慶之時當時天子祀畢南郊回來文武百官聚集于宮省等候設朝須臾鍾响罷天子駕出宮壓崇政大殿受百官朝賀須臾香毬撥轉簾捲扇開怎見的當日朝儀整肅但見

皇風清穆溫溫靄靄氣氤氳麗日當空郁郁葱葱雲靉靆微微隱隱龍樓鳳閣散滿天香靄霏霏拂拂珠宮寶殿映萬縷朝霞大慶殿崇慶殿文德殿集賢殿燦燦爛爛金碧交輝乾明宮神寧宮昭陽宮合壁宮清寧宮光光彩彩丹青炳煥蒼蒼凉凉日影着玉砌雕欄裊裊嬰嬰霧鎖着金椽畫棟紫扉黃閣寶鼎內縹縹緲緲沉檀香爇丹堦墀玉砌臺明明朗朗畫燭高焚龍龍鼕鼕報天鼓擂疊三通鑑鑑鍧鍧長樂鐘撞

一百八下。枝枝楂楂。又刀手互相磕撞。挨挨曳曳。龍虎旂來往。盤旋錦衣花帽擎着的。是圓盖傘方盖傘上上下下。開展的龍蟠鳳着的。是金輅輦玉輅輦。左左右右相陳。又見那立金瓜卧金瓜。三三两两雙龍扇。平龍扇。叠叠重重群群隊隊。金鞍馬。玉轡馬。性貌馴習雙雙對對。寳匣象駕轅象猛力獰獰。鎮殿將軍。一個個長長大大賽天神。甲披金葉侍朝勲衛一人人齊齊整整如地煞。刀繫綉春嚴嚴肅肅殿門内擺列着糾儀御史人人豸冠森聳秉笏當胸端端正正。妻擦邊立站定衆官員個個錦衣炳煥。宣聽吉。金殿參參差差齊開寳扇。畫棟前輕輕款款高捲珠簾文樓上嘐嘐噦噦報時鷄人三唱玉階前刺刺刮刮肅靜鞭响三聲齊齊整整列簪纓有五

等之爵。巍巍蕩蕩。坐龍牀倚綉褥。瞳萬乘之尊。遠遠望見頭戴十二旒。平頂冠。穿赭黃衮龍袍。腰繫藍田玉帶。脚靸烏油易履。手執金廂白玉圭。背靠九雷龍鳳扆。正是

晴日明開青鎖闥　天風吹下御爐香
千條瑞靄浮金闕　一朶紅雲捧玉皇

這帝皇果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若說這個官家。才俊過人。口工詩韻。目類群羊。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道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盃。彷彿如金陵陳後主。從十八歲登基即位。二十五年。倒改了五遭年號。先改建中靖國。後改崇建。改大觀。改正和。

當下駕坐寶位。靜鞭響罷。文武百官。九卿四相。秉簡當胸。向丹

墀五拜三叩頭禮進上表章已有殿頭官自穿紫窄衫腰繫金
廂帶步着金堦口傳聖勅道朕今即位二十禩于茲矣專嶽告
成上天降瑞今値履端之慶與卿共之言未畢班首中閃過一
員大臣來朝靴蹬地响袍袖列風生官不知多大玉帶顯功名
覷之乃左丞相崇政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師魯國公蔡京
也㒒頭象簡俯伏金堦叩首口稱萬歲萬歲萬萬歲臣等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恭惟皇上御極二十禩以來海宇清寧天下豐
稔上天降鑒禎禩疊見日重輪星重輝海重潤聖上握乾符永
享萬年之正統天保定地保寧人保安皇圖膺寶曆益增永壽
之無疆三邊永息于兵戈萬國來朝于天闕銀岳排空玉京挺
秀寶籙膺頒于昊闕絳霄深聳于乾宮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

際明良永效華封之祝常沾日月之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獻頌以聞良久聖旨下來賢卿献頌盖見忠誠朕心加悅詔改明年爲宣和元年正月元旦受定命寶肆赦覃賞有差蔡太師承旨下來殿頭官口傳聖旨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言未畢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緋袍象簡玉帶金魚跪在金堦口稱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臣朱引天下提刑官員事後面跪的兩淮兩浙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関東関西福建廣南四川等處刑獄千戶章隆等二十六員例該考察已更歷補繳換劄付合當引奏未敢擅便請旨定奪聖旨傳下來照例給領朱太尉承旨下來天子龍袍一展群臣皆散駕即回宮百官皆從端禮門兩分而出那十二象不待

擎而先走鎮將長隨紛紛而散只聽甲响叉刀力士團子紅罩
盡盡而出惟見戈明朝門外車馬縱橫侍仗羅列人喧呼海沸
波翻馬嘶喊山崩地裂衆提刑官皆出朝上馬都來本衙門伺
候鐵桶相似良久只見知印騎來拿了印牌來傳道老爺不進
衙門了轎兒已在西華門裡安放如今要往蔡爺李爺宅內拜
冬去了以此衆官都散了西門慶與何千戶回到家中又過了
一夕到次日衙門中領了劄付同衆科中掛了號打點殘裝收
拾行李與何千戶一同起身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囑付何千
戶凡事請教西門大人休要自專差了禮數從十一月十一日
東京起身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竟往山東大道而來巳是數
九嚴寒之際點水滴凍之時一路上見了些荒郊野路枯木寒

鴉疎林淡日影斜暉暮雪凍雲迷晚渡一山未盡一山來後村已過前村望比及剄過黃河到水閞八角鎮驟然撞遇天起一陣大風但見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卒律律寒颷撲面急颼颼冷氣侵人旣不能卸柳暗藏着水妖山怪初時節無踪無影次後來捲霧收雲驚得那綠楊堤鷗鳥雙飛紅蓼岸鴛鴦並起則見那入紗窓撲銀燈穿畫閣透羅裳亂舞飄吹花擺柳昏慘慘走石揚砂白茫茫刮得那大樹連聲吼刷吼刷驚得那孤雁落深濠須臾砂石打地塵土遮天砂石打地猶如滿天驟雨卽時來塵土遮天好相似百萬貔貅捲土至赶趨得材落漁翁罷鈎捲鈎綸疾走回家山中樵子魂驚掖奔栖忙諕得那山中

虎豹縮着頭。隱着足。潛藏深壑。刮得那海底鼓拳着爪。蟠着
尾。顛顛猙獰。刮多時只見那房上瓦飛似燕。吹良久。山中走
石如飛。瓦飛似燕。打得客旅遮踪失道。石走怒于諕得那。商
船緊纜收帆。大樹連根拔起。小樹有條無稍。這風大不大。真
個是吹折地獄門前。刮起酆都頂上塵。嫦娥急把蟾宮閉。列
子空中叫救人。險些兒玉皇住不的崑崙頂。只刮的大地乾
坤上下搖。

西門慶與何千戶坐着兩頂氈幃暖轎。被風刮得寸步難行。又
見天色漸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來。對西門慶說。投奔前村安
歇一夜。明日風住再行。抓尋了半日。遠遠望見路傍一座古刹。
數株疎柳。半堵橫墻。但見

石砌碑橫夢草遮　迴廊古殿半欹斜
夜深宿客無燈火　月落安禪更可嗟

西門慶與何千戶入寺中投宿。見題着黃龍寺。見方丈內幾個僧人。在那裡坐禪。又無燈火。房舍都毀壞。半用籬遮。長老出來問訊。旋炊火煮茶。伐草根喂馬。煮出來。西門慶行囊中。帶得乾雞臘肉菓餅棋子之類。晚夕與何千戶。胡亂食得一頓。長老變一鍋豆粥吃了。過得一宿。次日風止。天氣始晴。與了老和尚一兩銀子相謝。作辭起身往山東來。正是

王事驅馳豈憚勞　關山迢遞赴京朝
夜投古寺無烟火　解使行人心內焦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王三官拜西門爲義父　應伯爵替李銘釋寃

寒暑相推春復秋　他鄉故國兩悠悠
淸淸行李風霜苦　蹇蹇王臣涕淚流
風波浪裡任浮沉　逢花遇酒且寬愁
蝸名蠅利何時盡　幾向青童笑白頭

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單表吳月娘在家，因前者西門慶上東京，在金蓮房飲酒，被奶子如意兒看見，西門慶來家，反受其殃，架了月娘一篇是非，合了那氣。以此這遭西門慶不在，月娘通不招應，就是他哥嫂來看，也不留。即就打發，分付平安無事關好大門，後邊儀門夜夜上鎖，姊妹每都不出了，各自

在房做針指。若經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月娘必使春梅或來安兒跟出跟入。常時查門戶。凡事多嚴緊了。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經濟勾搭。只賴奶子如意兒備了舌。在月娘處。逐日只和如意兒合氣。一日月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教如意兒做。又教他同韓嫂兒漿洗。就在李瓶兒那邊曬晾。不想金蓮這邊春梅也洗衣裳搥裙子。問他借棒搥。這如意兒正與迎春搥衣。不與他。說道前日你拿了。把个棒搥使秋菊使着罷了。又來要。趁韓嫂在這裡替爹搥褲子和汗衫兒哩。那秋菊使性子。決烈的走來對春梅說。平白教我借他。又不與。迎春倒說拿去。如意兒攔住了不肯。春梅便道。耶嚛耶嚛。這怎的這等生分。大白日裡借不出個乾燈盞來。娘不肯。還要教我洗褁脚。我

漿了這黃絹裙子問人家借棒槌使使兒還不肯與將來替娘洗了拿什麼槌教秋菊你往後邊問他毎借來使使罷這潘金蓮正在房中炕上裹腳忽然聽見便問怎麼的這春梅便把借棒槌如意兒不與來一節說了只這婦人因懷着舊時仇恨尋了不着這個由頭兒便罵道賊淫婦怎的不與他是丫頭你自家問他要去不與罵那淫婦不妨事這春梅還是年壯一冲性了不由的激犯一陣風走來李瓶兒那邊說道那個是世人也怎的要棒槌兒使使不與他如今這屋裡又鑽出個當家人來了如意兒道耶嚛耶嚛這里放着棒槌拿去使不是誰在這里把住就怒說起來大娘分付趂韓媽在這里替爹漿出這汗衫子和綿紬褲子來等着又抽出來要槌秋菊來要我說待我把

你爹這衣服揌兩下兒。作拿上使去就架上許多說說不與來。早是迎春姐這里聽着。不想潘金蓮隨即就跟了來。便罵道。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嘴。死了你家主子。如今這屋裡就是你。你爹身上衣服。不着你恁個人兒拴束。誰應的上他那心。俺這些老婆死絕了。教你替他漿洗衣服。你死拿這個法兒降伏俺每。我好耐驚耐怕兒。如意兒道。五娘怎的這說話。大娘不分付俺每。好意掉攬替爹整理也怎的。金蓮道。賊搥刺骨。雌漢的淫婦。還㳻說什麽嘴。半夜替爹遞茶兒。扶被兒。是誰來。討披襖兒穿。是誰來。你背地幹的那繭兒。你說我不知道。偷就偷出肚子來。我也不怕。如意道。正景有孩子還死了哩。俺每到的那些兒。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心頭火起。粉面通紅。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

頭髮扯住。只用手摳他腹。這金蓮就被韓嫂兒向前勸開了。罵道沒廉耻的淫婦嘲漢的淫婦。俺每這里還閑的聲喚。你來雌漢子。合你在這屋里是什麼人兒。你就是來旺兒媳婦子。從新又出世來了。我也不怕你。那如意兒一壁哭着一壁挽頭髮說道。俺每後來也不知什麼來旺兒媳婦子。只知在爹家做奶子。金蓮道你做奶子。行你那奶子的事。怎的在屋裡狐假虎威起精兒來。老娘成年拿雁。教你弄鬼兒去了。正罵着只見孟玉樓後後慢慢的走將來說道。六姐。我請你後邊下棋。你怎的不去。卻在這里亂些什麼。一把手拉進到他房中坐下。說道你告我說。因爲什麼起來。這金蓮消了回氣。春梅遞上茶來。呷了些茶便道。你看教這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茶也拿不起來。說道。

我在屋裡正描鞋你使小鸞來請我我說且倘倘兒去歪在牀上還未曬去着也見這小肉兒百忙且搥裙子我說你就帶着把我的裹腳搥搥出來半日只聽的亂起來教秋菊問他要棒搥使使他不與把棒搥匹手奪下了說道前日拿了個去不見了又來要如今緊等着與爹搥衣服後有教我心裡就惱起來使了春梅你去罵那賊淫婦從幾時就這等大膽降伏人俺每手裡教你降伏你是這屋裡什麼兒押折橋竿兒要你來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我就隨跟了去他還嘴裡砍裡剌剌的教我一頓捲罵不是韓嫂兒死氣白賴在中間拉着我我把賊沒廉耻雌漢的淫婦口裡肉也掏出他的來要俺每在這屋裡點韭買葱教這淫婦在俺每手裡弄鬼兒也沒鬼大姐姐那些

兒不是他想着把死的来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摺兒教我和他爲寃結仇落後一染膿帶還垛有我身上說是我弄出那奴才去了如今這個老婆又是這般慣他慣的恁没張倒置的你做奶子行奶子的事許你在跟前花黎胡哨俺每眼裡是放的下砂子底人有那没廉耻的貨人也不知死的那里去了還在那屋裡纏但往那里回來就望着他那影作個揖口裡一似嚼蛆的不知說的什麽到晚夕要吃茶淫婦就起來連忙替他送茶又忔忽兒替他盖被兒兩個就弄將起來就是了乆慣的淫婦他說丫頭遞茶許你去撑頭獲腦去雌漢子是什麽問他要披袄兒没廉耻他便連忙鋪子拿了細段來替他裁披袄兒你還没見哩斷七那日學他爹爹就進屋裡燒帋去見丫頭

老婆正在炕上坐看摑子兒他進來收不及反說道姐兒你每要要供養的匾盒和酒也不要收到後邊去你每吃了罷這等縱容看他謝的什麼這淫婦請說爹來不來俺每不等你了不想我兩步三步就扠進去說的他眼張失道于是就不言語了行貨子什麼好老婆一個賊活人妻淫婦這等你餓眼見瓜皮不管了好歹的你收攬答下原來是一個眼裡火爛桃行貨子想有些什麼好正條兒那淫婦的漢子說死了前日漢子抱着孩子沒在門首打探兒還是瞞着人搗鬼張眼兒溜睛的你看一向在人眼前花哨星那樣花哨就別摸兒改樣的你看又是個李瓶兒出世了那大姐姐成日在後邊只推聾兒裝啞的人但開口就說不是了那玉樓聽了只是笑金蓮道南京沈萬三

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麽不餙餘雪裡消死屁(屍)自然消他出來玉樓道原說這老婆沒漢子(謊)如何又鑽出漢子來了金蓮道天不着風兒晴不的人不着謊兒成不的他不整擴瞞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來時餓答的個臉黃皮兒寡瘦的乞乞縮縮那等腔兒看你賊淫婦吃了這二年飽飯就生事兒起(雌)漢子來了你如今不禁下他來到明日又教他上頭腦上臉的一時搞出個孩子當誰的玉樓笑道你這六丫頭倒且是有權(術)屬說畢坐了一回兩個往後邊下棋去了正[illegible]三光有影遺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有詩為証

一掬陽和動物華　深紅淺綠總萌芽
野梅亦足供清玩　何必辛夷樹上花

話休饒舌有日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到清河縣分付賁四王經跟行李先往家去他便送何千户到衙門中看着收拾打歸公廨乾淨轄下他便騎馬來家進入後廳吳月娘接着拂去塵土舀水淨面畢就令丫鬟院子內放卓兒滿爐焚香對天地位下告許願心月娘便問你爲什麼許願心西門慶道且休說我性命來家往回路上之事告說一遍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剛過黃河行到沂水縣八角鎮上遭遇大風那風那等兇惡沙石迷目通不放前進天色又晚百里不見人衆人多慌了况一個裝馱垜又多誠恐鑽出個賊怎了前行投到古寺中和尚又窮夜晚連灯火沒個兒各人隨身帶着些乾粮麵食借了灯火來熬了些豆粥人各吃一頓砍了些柴薪艸根喂了馬我便與何千

户在一個禪蚘上抵足一宿次日風住了方纔起身這場苦比前日還更苦十分前日雖是熱天還好些這遭又是寒冷天氣又躭許多惧怕幸得平地還罷了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了我頭行路上許了些願心到臘月初一日宰猪羊祭賽天地月娘又問你頭裡怎不來家都往衙門裡做甚麼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做指揮直駕不得來了新陞將作監何太監姪兒何千户名永壽貼刑不上二十歲揑出水兒來的一個小後生任事兒不知道他太監再三央及我凡事看顧教道他我不送到衙門裡安頓他個住處他知道甚麼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也是我作成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如今且教他在衙門裡住着待夏大官人搬取了家小他的家眷纔搬來昨日夏大人甚是不願

意在京不知什麽人走了風投到俺毋去京中他又早使了錢
知多少銀子尋了當朝林真人分上對堂上朱大尉說情愿以
指揮職銜再要提刑三年朱大尉來對老爺說把老爺難的要
不的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竭力維持把我撐在空地裡去了
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幹事不謹密不知他什麽人對他說
來月娘道不信我說你做事有些三慌子火燎腿樣有不的些
事兒許不實的告這個說一湯那個說一湯恰似逞強賣富的
正是有心筭無心不備怎隄備頭見你幹人家曉的不耐煩了
人家悄悄幹的事兒停停脫脫你還不知道哩西門慶又說夏
大人臨來再三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裡容日你買分禮兒
走走去月娘道他娘子出月初二日生日就一事兒喜歡說你

今後把這狂樣來改了常言道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老婆還有個裡外心兒休說世人正說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問爹要往夏大人家說着去不去西門慶道你教他吃了飯去玳安道他說不吃罷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多來參見道萬福問話兒陪坐的西門慶又想起前番往東京回家還有李瓶兒在今日卻沒他了一面走到他前邊房內與他靈牀作揖因落了幾點眼淚如意兒迎春綉春多來向前磕頭月娘隨即使小玉請在後邊擺飯吃了一面分付討出四兩銀子賞跟隨小馬兒上的人拿帖兒回謝周守備了去又教來興兒宰了半口猪半腔羊四十斤白面一包白米一墰酒兩腿火燻兩隻鵝十隻鷄柴炭兒又并許多油鹽醋之類與何千户送

下程又吽了一名厨役在那里答應正在廳上打點差玳安送去忽琴童兒進來說道溫師父和應二爹來望西門慶連忙道有請溫秀才穿着綠叚道袍伯爵是紫絨袄子從前進來叅見西門慶連連作揖道其風霜辛苦西門慶亦道蒙二公早晚看家伯爵道我又看家裡我早起來時忽聽房上喜鵲喳喳的吽纔房下就先說只怕大官人來家了你還不走的瞧瞧去我便說哥從十二日起身到今還得上半月期怎的來得快我三日一遍在那里問還沒見來的信息房下說來不來你看看去教我穿衣裳到宅裡不想說哥來家了走到對過會溫老先兒不想溫老師也纔穿衣裳說我就同老翁一答兒過去罷因問了今東京路上的人又見許多下飯酒米裝在廳檯上出來擺放

使問道誰家的西門慶道新同僚何大人如此同來家小還未到且在衙門中權住送分下程與他又發柬明日請他來家坐了吃接風酒再没人請二位與大哥奉陪伯爵道又一件與大舅與哥是官温老先生戴着方巾我一個小帽兒怎陪得他坐不知把我當甚麼人兒看我惹他不笑話西門慶笑道這等把我買的段子忠靖巾借與你戴着等他問你只說道我的大兒子好不好說畢衆人笑了伯爵道說正經話我頭八寸三又戴不的你的温秀才道學生也是八寸二分倒將學生方巾與老翁戴戴何如西門慶道老先生不要借與他他到明日說慣了往禮部當官身去又來纏你温秀才笑道好說老先生兒好說連我扯下水去了家拿上茶來吃了温秀才問夏公已是京任不

來了。西門慶道。他已做了堂尊了。直掌鹵簿大鳴。穿麟服。使藤棍。如此華任。又來做什麽。須臾看寫了帖子兒。撞下程出門。教玳安送去了。西門慶拉溫秀才伯爵廂房內暖炕上。籠了火。那里坐。又使琴童先往院里叫吳惠鄭春。邵奉左順。四名小優兒。明日早來伺候。不一時。放桌兒陪二人吃酒。來安兒拿上案來。擺下。西門慶分付再取雙鍾筯兒。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經濟走來作揖。打橫坐下。四人圍爐共坐。把酒來斟。因說回東京一路上的話。伯爵道。哥你的心。一福能壓百禍。就有小人。一時自然多消散了。溫秀才道。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徐道老先生為王事驅馳。上天也不肯有傷善類。西門慶因問家中沒甚事。經濟道。家中爹去後。倒也無事。只是工部安老爹那

早差人來問了兩遭。昨日還來問我。回說還沒來家裡。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了大盤子黃芽韭猪肉盒兒上來。西門慶陪着纔吃了一個兒。忽有平安走來報。衙門裡令史和衆節級來稟事。西門慶即到廳上站立。令他進見。二人跪下。請問老爹幾時上任。官司公用銀兩動支多少。西門慶道。你們只照舊時整理就是了。令史道。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如今老爹轉正。何老爹新到任。兩事並舉。比尋常不同。西門慶道。既是如此。添十兩銀子。三十兩買辦就是了。二人應喏下去。西門慶又叫回來。分付上任的日期。你還問何老爹擇幾時。二人道。何老爹纔定准在○十八日上任。西門慶道。既如此。你每伺候就是了。二人到衙門領了銀子出來。定卓席買辦去了。落後喬大户又來拜望。

道喜。西門慶留坐。不坐。吃茶起身去了。當下西門慶陪二人至掌燈時。方散。西門慶往月娘房裡歇了一宿。題過到次日家中置酒與何千户接風。文嫂又早打聽得西門慶來家。對王三官說了。具個柬帖兒來看請。西門慶這裡買了二付豕蹄。兩尾鮮魚。兩隻燒鴨。二罎南酒。差玳安送去。與太太補生日之禮。他那裡賞了玳安三錢銀子。這不在話下。正廳上設下酒錦屏耀目。卓椅鮮明。地鋪錦毡。壁挂名人山水。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多來的早。西門慶陪坐吃茶。使人邀請何千户。不一時小優兒上來磕頭。應伯爵便問。哥今日怎的不叫李銘。西門慶道。他不來我家來。我沒的請他去。這伯爵便道。你惱他。毋不言語了。正說話中間。只見平安慌忙拿帖兒禀說。帥府周爺來拜下馬了。吳

大舅。溫秀才。應伯爵。都縣在西廂房內。西門慶冠帶出來。迎至廳上敘禮。道及轉歷恭喜之事。西門慶又謝他人馬。于是分賓主坐着。周守備問京中見朝之事。西門慶一一說了。周守備道。龍溪不來。已定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西門慶道。就取也待出月。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權住着哩。夏公的房子與了他住也是我替他主張的。守備道。這等更妙。因見堂中擺設桌席。問道今日所延甚客。西門慶道。聊具一酌。與何大人接風。同僚之間不好意思。二人吃了茶。周守備起身說道。容日合衙列位與二公奉賀。西門慶道。豈敢動勞。多承先施。作揖出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回來。脫了衣服。又陪三人坐的。在書房中擺飯。何千户到午後方來。吳大舅等各相見敘禮畢。各敘寒溫。茶湯換罷。各寬

衣服。何千户見西門慶家道相稱。酒筵齊整。四个小優銀箏象板。玉阮琵琶。延酒上坐。堂中金爐焚獸炭。玉盞泛羊羔。放下簾了。合席春風。滿堂和氣。正是得多少金樽浮醁醑。玉燭剪春聲。飲酒至起更時分。何千户方起身。往衙門中去了。吳大舅應伯爵。温秀才。各辭回去了。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分付收了家火。往前邊金蓮房中來。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復整新粧。薰香澡牝。正踌西門慶進他房來。滿面笑容。向前替他脫衣解帶。連忙教春梅點茶與他吃。吃了。打發上床歇宿。端的暖衾暖被。錦帳生春。麝香靄靄。被窩中相挨素体。枕席上緊貼酥胸。口吐丁香。蚪含珠。婦人雲雨之際。百媚俱生。西門慶抑捜之後。靈犀已透。睡不着。枕上把離言深講。交接後。淫情未足。定從下品鸞簫。這

婦人的說無非只是要拴西門慶之心又況拋離了半月在家久曠幽懷淫情似火得到身恨不得鑽入他腹中那話把來品弄了一夜再不離口西門慶要下牀溺尿婦人還不放說道我的親親你有多少尿溺在奴口裡替你嚥了罷省的冷呵呵的熱身子你又下去凍着倒值了多的這西門慶聽了越發歡喜無已叫道乖乖兒誰似你這般疼我于是真個溺在婦人口內婦人用口接着慢慢一口多嚥了西門慶問道好吃不好吃金蓮道略有些醎味兒你有香茶與我些壓壓西門慶道香茶在我白綾襖內你自家拿這婦人向牀頭拉過他袖子來掏掏了幾個放在口內纔罷

詩証　侍臣不及相如渴　特賜金莖露一盃

看官聽說大抵妾婦之道蠱惑其夫無所不至雖屈身忍辱殆

不爲耻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豈肯爲此是夜西門慶與婦人儘盤桓無度次日早往衙門中何千户上任吃公宴酒兩院樂工動樂承應午後纔同家排軍隨即抬來卓席來王三官那裡又差人早來邀請西門慶使玳安段舖中要了一套衣服包在毡包内纔收拾出來左右來報工部安老爺來拜慌的西門慶整衣不迭出來迎接安郎中食經正等丞的俸繫金廂帶穿白鷴補子跟着許多官吏滿面笑容相携到廳敘禮彼此道及公恭賀之分賓主坐下安郎中道學生差人來問幾次說四泉還未回西門慶道正是京中要等見朝引奏纔起身回須史茶湯吃罷安郎中方說學生敬來有一事不當奉瀆今有九江大户蔡少塘乃是蔡老先生第九公子來上京朝覲前日有書來

有早晚便到學生與宋松泉錢雲野黃泰宇四人作東借府上設席請他未知允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尊命豈敢有違約定幾時安郎中道在二十七日明日學生送分子過來煩盛使一辦足見厚愛矣說畢又上了一道茶作辭起身上馬喝道而去西門慶即出門前往王招宣府中來赴席到門首先投了拜帖王三官聽的西門慶到了連忙出來迎接至廳上敘禮原來五間大廳毬門蓋造五脊五獸重簷滴水多是菱花槅扇正面欽賜牌額金字題曰世忠堂兩邊門對寫着啟運元勳第山河帶礪家廳內設着虎皮公座地下鋪着裁毛絨毯王三官與西門慶行畢禮尊西門慶上坐他便傍設一椅相陪須臾紅漆丹盤拿上茶來交手遞了茶左右收了去彼此扳了些說話然後安排

酒筵迊酒原來王三官叫了兩名小優兒彈唱西門慶道請出老太太拜見拜見慌的王三官令左右後邊說少頃出來說道請老爹後邊見罷王三官讓西門慶進內西門慶道賢契你先導引于是逕入中堂林氏又早戴着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腰繫金鑲碧玉帶下着玄錦百花裙搽抹的如銀人也一般梳着縱髮點着朱唇耳帶一雙胡珠環子裙拖垂兩挂玉佩叮噹西門慶一面將身施禮請太太轉上林氏道大人是客請轉上了半日兩個人平磕頭林氏道小兒不識好歹前日冲瀆大人蒙大人寬宥又處斷了那些人知感不盡今日備了一杯水酒請大人過來老身磕個頭兒謝謝如何又蒙大人見賜將禮來使我老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豈敢學生因爲

公事往東京去了。悮了與老太太拜壽。些須薄禮。胡亂送與老太太賞人便了。因見文嫂兒在傍。便道。老文你取付臺兒來。等我與太太送杯杯壽酒。連忙呼玳安上來。原來西門慶氈包內預備着一套遍地金時樣衣服。紫丁香色通袖段袄。翠藍拖泥裙。放在盤內。獻上林氏。一見金彩奪目。先是有五七分歡喜。文嫂隨即捧上金盞銀臺。王三官便叫兩個小優拿樂器進來。彈唱。林氏道。你看叫出來做什麼。在外答應罷了。一面攛出來。當下西門慶把盞畢。林氏也回奉了一盞與西門慶。謝了。然後王三官與西門慶遞酒。西門慶纔待送下禮去。林氏便道。大人請起。受他一禮兒。西門慶道。不敢。豈有此禮。林氏道。好大人。怎生這般說。你恁大職級。做不起他個父親。小兒自幼失學。不曾跟

着那好人若不是大人垂愛凡事也指教爲個好人今日我跟前教他拜大人做了義父但看不是處一任大人教訓老身並不護短西門慶道老太太雖故說得是但令郎賢契賦性也聰明如今年少爲小事行道之端往後自然心地開闊改過遷善老太太倒不必介意當下教西門慶轉上王三官把盞遞了三鍾酒受其四拜之禮遞畢西門慶亦轉下與林氏作揖謝禮林氏笑吟吟深深還了萬福自以此後王三官見着西門慶以父稱之有這等事正是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尻雲殢雨心詩人看到此必甚不平故作詩以嘆之詩曰

從來男女不通酬　賣俏營奸眞可羞
三官不解其中意　饒貼親娘還磕頭

又詩大家閨閣要嚴防　牝鷄司晨最不良
不但学得家声喪　有愧當時節義堂

逅畢酒。林氏分付王三官。請大人前邊坐。寛衣服。玳安拿忠靖巾來換了。不一時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上來割道。玳安拿賞賜伺候。當時席前唱了一套新水令。

翠簾深小房櫳。滴玉鈎。抵控馳茸斗蜆龜背錦屏風。春意溶溶。梅梢上暗香動。

喬牌兒　瑣窓橫倒挂綠毛鳳。梨雲一片羅浮夢。夜深沉永

甜水令　瓊樹生花。玉龍晚凍。瑞雪舞廻鳳。碧落塵淡。自窺丹雲接　臭門珠玄

折桂令　錦排場賞玩春正二八仙鬟。十六歌童花底藏門尊前暗令。席上投隻嬌滴滴爭妍競寵。幸孜孜倚翠偎紅走斝飛觥。換的移玄妙。淸誰惜撥輕籠。

水仙子　麝媒香靄綉芙帶葉鳳臘光搖金蝶。象牀春暖花。胡的脂粉香珠翠叢。彩雲深。罗騾龍涎細。金爐獸相暖溶溶。和氣春風。

雁兒落得勝令　銀箏秋雁横。玉管鶯弄花明翡翠翹酒滿玻璃寺衫袖。捧金尊羅帕春葱。橙嫩霜剖。茶香帶雪烹歡濃。醉後情從重。筵終更深樂未窮。

沽美酒　轉秋波一笑中。透犀兩情道燈下端祥可重種。似嫦娥出月玄。知女下巫峯。

太平令　攲髻鬅金釵飛鳳。舞裙偎翠縷蟠龍。粉汗温鉛華嬌容。舌尖吐丁香微送。臂釧封守。原是一對兒雛鸞嬌鳳。

川撥棹　喜相逢。相逢可意。種桃因花慵。玉暖酥融。那一回風流受用。巍巍寶髻鬆。困藤秋水横。曲亭亭眉黛濃。七弟兄　醉烘。玉窮。暈微紅。龍花蝶玉歡情縱。有身在醉魂中。

蓝珠玄里遊仙夢。梅花灑恰便似雲雨蹤。凌亂殺見慣司空。禁故簾籠。馬棟隣鷄唱終。玉漏滴咽雛龍。艮倚燼落螢沙寶。到曉光籠。碧天遶日那融融。

收江南　呀倒聽的轆轤聲在粉墻東。早鴉啼金井下梧桐。春嬌滿眼未惺越。將一段幽歡客籠。等閒驚覺忽忽。

當下食割五道歌吟二套秉燭上來西門慶起身更衣告辭王三官再三款留又邀到他那邊書院中獨獨的一所書院三間小軒裡面花木掩映文物消灑金粉箋扁曰三泉詩舫四壁挂四軸古畫軒轅問道伏生墳典丙吉問牛宋京觀史西門慶便問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半日纔說是兒子的賤號西門慶便一聲兒沒言語抬過高壺來只顧投壺飲酒四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林氏後邊和丫鬟養娘只顧打發添換菜蔬菓碟兒上來飲酒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作辭起身賞小優兒三錢銀子親送到大門看他上轎兩個排軍打着灯火西門慶頭戴暖耳身披貂裘作辭回家到家想着金蓮白日裡話逕往他房中原來婦人還沒睡哩纔摘去冠兒挽着

雲髻淡粧濃抹正在房内倚靠着梳棹脚登着爐臺兒口中磕瓜子兒等待火邊茶烹玉蕋卓上香梟金猊見西門慶進來慌的輕移蓮步款蹙湘裙向前接衣裳安放西門慶坐在牀上春梅拿淨甌兒婦人從新用纖手抹盞邊水漬點了一盞濃濃艶艶芝麻鹽笋栗系瓜仁核桃仁夾春不老海青拿天鵝木樨玫瑰潑滷六安雀舌芽茶西門慶剛呷了一口美味香甜滿心欣喜然後令春梅脫靴解帶打發在牀婦人在燈下摘去首飾換了睡鞋兩個被翻紅浪枕欹彩鴛並頭交股而寢春梅向卓上早合銀荷雙掩鳳槅歸那邊房中去了西門慶將一隻胳膊支婦人枕着精赤條摟在懷中猶如軟玉溫香一般兩個酥胸相貼玉股交極臉兒厮揾鳴咂其舌婦人一把扣了瓜子穰兒用

碟兒盛着安在枕頭邊將口兒噙着舌支容哺送下口中不一時甜唾融心靈犀春透婦人不住手下邊捏弄他那話打開淫器包兒把銀托子西門慶因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曾婦人道你去了這半個來月奴那刻兒放下心來晚間夜又長獨自一個又睡不着隨問怎的暖床暖鋪只是害冷伸着腿兒觸冷伸不開手中丫的酸了數着口子兒白盼不到枕邊眼淚不知流勾多少落後春梅小肉兒他見我短嘆長吁晚間鬥着我下棋坐到起更時分俺娘兒兩個一炕兒通厮腳兒睡我的哥哥奴心便是如此不知你的心兒如何西門慶道怪油嘴這一家雖是有他們誰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婦人道罷麼你還哄我哩你那吃着碗裏看着鍋裡的心兒你說我不知道想

着你和來旺兒媳婦子家調油也似的。把我來就不理了。落後李嬌兒生了孩子。見我如同烏眼雞一般。今日多往那去了。正的奴老實的還在你就是那風裡揚花滾上滾下。如今又興起那如意兒賊搓刺骨來了。他隨問怎的。只是奶子。見放着他漢子是個活人妻。不爭你要了他。到明日又教漢子好在門首放羊兒好刺。你爲官爲宦。傳出去什麼好聽。你看這賊淫婦前日你去了。因春梅兩個爲一個棒槌。和你兩個大嚷大鬧。通不讓我一句兒。哩西門慶道。罷麼。我的兒他隨問甚怎的。只是個手下人。他那里有七個頭。八個膽。敢頂撞你。你高高手兒他過去了。低低手兒他過不去。婦人道。緊說高高手兒他過不去了。的話。沒了李瓶兒。他就頂了窩兒。學你對他說。你若伏侍的好。我

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你真個有這個話來西門慶道你休胡猜疑我那里有些話你寬恕他我教他明日與你磕頭陪不是罷婦人道我也不要他陪不是我也不敢你到那屋裡睡西門慶道我在那邊睡也非為別的因越了不過李大姐情一兩夜不在那邊歇了他守靈兒誰和他有私鹽私醋婦人道我不信你這摭溜子人也死了一百日來還守什麽靈在那屋裡也不是守靈屬米倉的上半夜搖鈴下半夜丫頭似的聽好梆聲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摟個脖子來親了個嘴說道怪小淫婦兒有這些張致的于是令他吊過身子去隔山拘火那話自後插入牝中把手在被窩內接抱其股竭力搧磞的連聲響喨一面令婦呼叫大東大西問道你怕我不怕再敢管着婦人道怪

奴才不管着你待好上天也我曉的也丟不開這淫婦到明日問了我方許你那邊去他若問你要東西對我說也不許你悄悄偷與他若不依我打聽出來看我嚷的塵鄧鄧的不讓我就擯先了這淫婦也不差什麽兒又想李瓶兒來頭教你哄了險些不把打到揣字號去了你這波答子爛桃行貨子豆芽菜有甚正條綑兒也怎的老娘如今也賊了些兒了西門慶笑道你這小淫婦兒原來就是六禮約當下兩個殢雨龍雲纏到三更方歇正是有窓有鳥賣有機唧得春來枝上說有詩可證

帶雨籠烟世所稀　妖嬈身勢似難支

終宵故把芳心訴　留在東風不放歸

兩個並頭交股睡到天明婦人淫情未足便不住只往西門慶

手里捏弄那話登時把麈柄捏弄起來叫道親達達我一心要你身上睡睡一面扒伏在西門慶身上倒澆燭掖着他脖子只顧揉搓教西門慶兩手扳住他腰扳的緊緊的他便在上極力抽拔一面扒伏在他身上揉一回那話漸沒至根餘者被托子所阻不能入婦人便道我的達達等我白日裡替你縫一条白綾帶子你把和尚與你那末子藥裝些在裡面我再墜上兩根長帶兒等睡睡時你扎他在根子上却拿這兩根帶扎拴後邊腰里拴的兒緊的又是火又得全放進強如這根托子楷澆着格的人疼又不得盡美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做下藥在車上磁盒兒內你自家裝上就是了婦人道你黑夜好歹來咱晚夕拿與他試試看好不好于是兩個頑耍一番只見玳安拿帖兒進

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曾。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又擡了兩罈
金華酒。四盆花樹進來。春梅道。爹還沒起身。教他等等兒。玳安
道。他好小近路兒。還要趕新河口閘上回說話哩。不想西門慶
在房中聽見。隔窗叫玳安問了話。拿帖兒進折開看着。上寫道
奉去分資四封。共八兩。惟少塘卓庵餘者敬酌而已。仰冀從者
留神。足見厚愛之至。外具時花二盆。清玩浙酒二樽。少助待
客之需。希莞納幸甚。
西門慶看了。一面起身。且不梳頭。戴着毡巾。穿着絨氅衣。走出
到廳上。令安老爹人進見。遞上分資。西門慶見四盆花草。一盆
紅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辛夷。兩罈南酒。滿心歡喜。連忙
收了。發了回帖。賞了來人五錢銀子。因問老爹們明日多咱時

分來。用戲子不用。來人道。多得早來。戲子用海鹽的。不要這裡的。一面打發了。西門慶分付左右。把花草擡放藏春塢。書房中擺放。旋叫泥水匠。隔山拘火。打了兩座暖炕。恐怕煤烟熏觸。寄委春鴻來安澆灌茶水有悞。西門慶使玳安叫戲子去。一面兌銀子與來安兒買辦。那日又是孟玉樓上壽。院中叫小優兒晚夕彈唱。按下一頭。卻說應伯爵在家。拿了五個箋帖。教應寶揣着盒兒往西門慶對過房子內。央溫秀才寫請書。要請西門慶五位夫人。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剛出門轉了街口。只見後邊一人高叫道。二爺請回來。伯爵紐頭回看是李銘。立住了脚。李銘走到跟前問道。二爺往那里去。伯爵道我到溫師父那里有些事兒去。李銘道到家中小的還有句話兒說。只見後邊一个

閑漢擺着盒兒。這伯爵不免又到家堂屋內。李銘連忙磕了个頭。起來把盒兒擺進來放下。揭開卻是燒鴨二隻。老酒二瓶。說道小人沒甚。這些微物兒孝順二爹。賞人。小的有句話。還來央及二爹。一面跪在地下不起來。伯爵一把手拉起說道。傻孩兒你有話只管和我說。怎的買禮來與我。李銘道。小的從小兒在爹宅內答應這幾年。如今爹到看顧別人。不用小的了。就是桂姐那邊的事。各門各户。小的一家兒是不知道。不爭爹因着那邊。怪我難。爲小的了。這負屈啣冤沒處聲訴。還來告二爹。二爹倘到宅內。見了爹。替小的加句美語兒。說說就是。桂姐有些一差半錯。不干小的事。爹動意惱小的。不打緊。同行中人。越發欺負小的了。伯爵道。你原來這些時也沒往宅內答應去。李銘道

小的沒曾去。伯爵道。嗔道昨日你爹從東京來。在家擺酒。與何老爹接風。請了我。何大舅溫師父同坐。叫了吳惠鄭春邵春左順。在那裡答應。我說怎的不見你。我問你爹。你爹說他沒來。我沒的請他去。傻孩兒。你還不走跪着些兒。還好。你與誰賭鱉氣哩。李銘道。爹宅內不呼喚小的。小的怎的好去。前日他每四個。在那里答應。今日三娘上壽。安官兒早辰在裡邊。又叫了兩名小的兒去了。明日老爹擺酒。又是他每四個。倒沒小的。小的心裡怎麼有個不急的。只望二爹替小的一說。明日小的還來與二爹磕頭。伯爵道。我沒有個不替你說的。我從前已往。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當。你央及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說。你依着我。把這禮兒你還拿回去。你自那里錢兒。我受你的。你如今親跟了

我去等我慢慢和你爹說李銘道二爹不收此禮小的也不敢去了雖然二爹不稀罕也盡小的一點窮心罷了千恩萬謝再三央告伯爵把禮收了討出三十文錢打發拿盒人回去說道盒子且放在二爹這里等小的到宅內回來取罷于是與伯爵同出門轉灣抹角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裡到書院門首搖的門環兒响說道葵軒老先生在家麼這溫秀才正在書窗下寫帖兒忙應道請里面坐書童開門伯爵在明間內坐的正面列四張東坡椅兒挂着一軸莊子惜寸陰圖兩邊貼着墨刻左右一聯書着瓶梅香筆硏窓雪冷琴書一間挂着布門簾溫秀才聽見他來一面即出來相見叙禮讓坐說道老翁起來的早往那里去來伯爵道敢來煩瀆大筆寫几個請書兒如此這般二

十八日小兒滿月請宅內他娘們坐坐。溫秀才道帖在那里將
來學生寫伯爵即令應寶取出五個帖兒遞過去這溫秀才拿
到房內研起墨來。纔來寫得兩個只見棋童慌慌張張走來說
道溫師父再寫兩個帖兒大娘的名字如今請東頭喬親家娘
和大妗子去頭里琴童來取了。門外韓大姨和孟二妗子那兩
個帖兒打發去了不曾。溫秀才道你姐夫看着打發去這半日
了棋童道溫師父寫了這兩個還再寫上三個請黃四嬸付大
娘韓大嬸和甘夥計娘子的我使來安兒來取不一時打發去
了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兒伯爵問你爹在家里衙門中去
了來安道爹今日沒往衙門里去在廳上看着收禮喬親家那
邊送禮來了。二爹請過那邊坐的伯爵道我寫了這帖兒就去

溫秀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來晚了伯爵問起那王宅溫秀才道是招宣府中伯爵就知其故良久來安等了帖兒去方纔與伯爵寫得完備李銘過這邊來西門慶髮着頭只在廳上收禮打發回帖傍邊排攬卓面見伯爵來唱喏畢讓坐廳上生着一盆炭火伯爵謝前日厚情因問哥定這卓席做什麼西門慶把安郎中來央免作東請蔡九府之事告與他說了一遍伯爵問道明日是戲子小優西門慶道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我這里又預備下四名小優兒答應伯爵道哥那四個西門慶道吳惠邵奉鄭春左順伯爵道哥怎的不用李銘西門慶道他已有了高枝兒又稀罕我這里做什麼伯爵道哥怎的說這個話你嗔他他纔來也不知道你一向惱他但是各人勾當不干他事

三𡞲那邊幹事他怎得曉的你到休要屈了他他今早到我那里哭哭啼啼告訴我休說小的姐姐在爹宅內只小的答應該幾年今日有了別人倒沒小的他再三賭神發咒並不知他三𡞲在那邊一字兒你若惱他卻不難為他了他小人有什麼大湯水兒你若動動意兒他怎的禁得便教李銘你過來親自告訴你爹你只顧躲着怎的自古醜媳婦怕見公婆那李銘便過來站在槅子邊低頭斂足只見僻廳鬼兒一般看着二人說話再不敢言語聽得伯爵吁他一面走進去直着腿兒跪着地下只顧磕頭說道爹再訪那邊事小的但有一字知道小的車碾馬踏遭官刑揲死爹從前已往天高地厚之恩小的一家粉身碎骨也報不過來不爭今日惱小的惹的同行人恥笑他也欺

負小的。小的再向那里是個王兒說畢。號啕痛哭。跪在地下。只顧不起身。伯爵在傍道罷罷。哥是看他一塲。大人不見小人之過。休說沒他不是。就是他不是處。他既如此。你也將就可恕他罷。你過來。自古穿黑衣抱黑柱。你爹既說開。就不惱你了。李銘道。二爹說的是。知過必改。往後知道了。伯爵道。打面面口袋。你這回纔到過醮來了。西門慶沉吟半晌。便道。既你二爹再三說我不惱你了。起來答應罷。伯爵道。你還不快磕頭哩。那李銘連忙磕個頭。立在傍邉。伯爵方纔令應寶取出五個請帖兒來遞與西門慶。說道。二十八日小兒彌月。請列位嫂子。過舍光降光降。西門慶展開觀看。上面寫着。

二十八日。小兒彌月之辰。寒舍薄具豆觴。奉酹厚貺。千希魚

軒賁臨。不勝幸荷。下書應門杜氏斂衽拜。

西門慶看畢。合來安兒連盒兒送與大娘瞧去。管情後日去不成。寔和你說。明日是你三娘生日。家中又是安郎中擺酒。二十八日他又要往看夏大人娘子去。如何去的成。伯爵道。哥殺人嫂子。不去。滿園中菓子兒。再靠着誰哩。我就親自進屋裡請去。少頃。只見來安拿出空盒子來了。大娘說多知覆知道了。伯爵把盒兒遞與應寶接了。笑了道。哥剛纔你就哄我起來。若是嫂子不去。我就把頭磕爛了。也好反請嫂子走走去。于是西門慶教伯爵你且休去。在書房中 坐坐。等我梳了頭兒。咱每吃飯。說畢。入後邊去了。這伯爵便向李銘道。如何。剛纔不是我這般說着。他甚是惱你。他有錢的性兒。隨他說幾句罷了。常言嗔拳不

笑面。如今時年尚個奉承的。拿着大本錢做買賣。還放三分和
疑。你若撑硬船兒。誰理你。休說你每隨機應變。全要四水兒活。
纔得轉出錢來。你若撞東墻。別人吃飯飽了。你還忍餓。你答應
他幾年。還不知他性兒。明日交你桂姐赶熱腳兒來。兩當一兒
就與三娘做生日。就與他嗑了禮來兒。一天事多了了。李銘道。
二爹說得是。小的到家過去。就對三媽說。說着只見來安兒放
桌兒。說道。應二爹請坐。爹就出來。不一時。西門慶梳洗出來。陪
伯爵坐的。問他你連日不見。老孫祝大化。伯爵道。我令他來。他
知道哥惱他。我便說。還是哥十分情分。看上顧下。那日蝗蟲螞
蚱一例撲了去。你敢樣的。他每發下誓。再不和王家小廝走。說
哥昨日在他家吃酒來。他每也不知道。西門慶道。昨日他如此

這般。置了一席大酒。請了我拜認我做乾老子。吃到二更來了。他每怎樣的再不和來往。只不干礙着我的事。隨他去。我管他怎的。我不負個是他老子。我管他不成。伯爵道。哥這話說絕了。他兩個一二日也要來與你服個禮兒。解釋解釋。西門慶道。你教他只顧來。平白服甚禮。一面來安兒拿上飯來。無非是炮烹美口餚饌。西門慶吃粥。伯爵用飯。吃畢。西門慶問那兩個小優兒來了不曾。來安道。來了這一日了。西門慶叫他了和李銘一答兒吃飯。一個韓佐。一個邵鎌。向前來磕了頭。下邊吃飯去了。良久。伯爵起身說道。我去罷。家里不知怎樣等着我哩。小人家兒幹事最苦。先從爐臺底下。直買起到堂屋門首。那些兒不要買。西門慶道。你去幹了事。晚間來坐坐。與你三娘上壽。磕個頭

兒。也是你的孝順。伯爵道。這個已定來。還教房下送人情來。說畢。一直去了。正是得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有詩爲證

順情說好話　幹直惹人嫌
世事淡方好　人情耐久看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郁大姐夜唱鬧五更

巧厭多乖拙厭閒　善言懦弱惡嫌頑
富遭嫉妬貧遭辱　勤又貪圖儉又慳
觸目不分皆笑拙　見机而作又疑奸
思量那件合人意　爲人難做做人難

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西門慶正在花園藏春塢坐着。看泥水匠打地爐炕。墻外燒火。裡邊地暖如春。安放花草。庶不至煤烟薰觸。忽見平安拿進帖來。稟說帥府周爺那里差人送分資來了。盒內封着五封分資。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内相。每人五十星。粗帕二方。奉引賀敬。西門慶令左右收入後邊。拿回

帖打發來人去了。且說那日楊姑娘與吳大妗子。潘姥姥。坐轎子先來了。然後薛姑子大師父。王姑子。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并郁大姐。多買了盒兒來。與玉樓做生日。吳月娘在上房擺茶。衆姊妹都在一處陪侍。須臾吃了茶。各人都取便坐了。潘金蓮想着要與西門慶做白綾帶兒。不知走到房裡。拿過針線匣。揀一條白綾兒。用扣針兒親手緝龍帶兒。用纖手向減粧磁盒兒內。傾了些顫聲嬌藥末兒。裝在裡面周圍。又進房來。用倒口針兒撩縫兒。甚是細法。預備晚夕要與西門慶雲雨之歡。不想薛姑子驀地進房來。送那安胎氣的衣胞符藥。這婦人連忙收過。一連陪他坐的。這薛姑子見左右無人。悄悄遞與他。向他說。多整理完備了。你揀了壬子日。空心服。到晚夕與官人在一處。

骨情一度就成胎氣。你看後邊大菩薩也是貧僧替他安的胎。今也有了半肚子了。我還說個法兒與你。縫做了錦香囊。我贖道朱砂雄黃符兒。安放在裡面。帶在身邊。管情就是男胎。好不准驗。這婦人聽了滿心歡喜。一面接了符藥。藏放在廂中。拿過曆日來看。二十九日是壬子日。于是就稱了三錢銀子送與他。說。這個不當什麼。拿到家買根菜兒吃。等坐胎之時。你明日稍了硃砂符兒來着。我尋疋絹與你做鍾袖。薛姑子道。菩薩快休討較。我不相王和尚那樣利心重。前者因過世那位菩薩念經。他說我攙了他的主顧。好不和我兩個嚷鬧。到處拿言語喪我。我的爺。隨他墮業。我不與他爭執。我只替人家行好。救人苦難。婦人道。薛爺。你只行的事各人心地不同。我這里勾當。你也休

和他說薛姑子道法不傳六耳我背和他說去年爲後邊大菩薩喜事他還說我背地得了多少錢擗了一半與他纔罷了一個僧家戒行也不知利心又重得了十方施主錢粮不修功果到明日死沒披毛戴角還不起說了回話婦人教春梅看茶與薛爺吃那姑子吃了茶又同他到李瓶兒那邊參了參靈方歸後邊來約後晌時分月娘兩個放卓兒炕屋裡請坐諸堂客明間內坐的齊整錦帳圍屏放八仙卓鋪着火盆菜的案酒晚夕孟玉樓與西門慶遞酒穿着何太監與他那五彩飛魚蟒衣白綾襖子同月娘居上其餘四位都兩邊列坐不一時堂中畫燭高燒壺內羊羔滿泛邵鑲韓佐兩個優兒銀箏象板月面琵琶席前彈唱紛紛瑞靄飄朶朶祥雲隊上玉樓打扮粉粧玉琢蓮臉

生春與西門慶遞酒花枝招颭綉帶飄飄磕了四個頭然後方與月娘衆姊妹俱見了禮安席坐下只見陳經濟向前大姐執壺先遞了西門慶月娘後與玉樓上壽行畢禮傍邊坐下厨下壽麵點心添換一齊拿上來只見來安拿進盒兒來說應寶送人情來了西門慶教月娘收了教來安送應二娘帖兒去請你應二爹和大舅來坐坐我曉的他娘子兒明日也是不來請二哥來坐坐罷改日回人情與他就是了來安拿帖兒同應寶去了西門慶坐在上面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還有李大姐今日子毋五個只少了他由不得心中痛眼中落淚不一時李銘斟上酒下邊吃湯飯上來了兩個小優兒也來了月娘分付你會唱比翼成連理不會韓佐道小的有纔待拿起樂器來彈唱

被西門慶吽近前來分付你唱一套憶吹簫我聽罷兩個小優連忙改調唱集賢賓

憶吹簫玉人何處也今夜病較添些白露冷秋蓮香粉墻低皓月偏斜止不過暫時間鐃破釵分倒勝似數十弟信絕音絕對西風倚樓空自嗟望不斷巖樹重疊悄的是流光去馬雁陳擺蛇

逍遙樂　歡娛前夜喜根燈能香玉帶結剛得了和恊誰承望又早離別常記得相靠相偎笑語碟畫堂中那日驕奢受用些樽中綠叙扇底紅牙枕上蝴蝶

醋芦蘆我和他那日相逢臉帶羞乍交歡心尚怯半裝醉半裝醒半裝呆兩情濃到今難棄錦帳裡鴛鴦衾方纔溫熱把

一枝鳳凰簪兒做了三兩截。

又　我和他挑着燈將好句兒截。背着人惱心說直等到碧梧窗外影兒斜。惜花心怕將春漏步蒼苔脚尖輕立露珠的常污了踏青靴。

又　我爲他朋情上將說話兒丢。他與我毋親個將喬樑兒攧。我爲何在家中費盡了巧唳舌他爲我褪湘裙鴛花上血。

原來潘金蓮見唱此詞盡知西門慶念思李瓶兒之意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這點兒那點兒羞他說道孩兒那里豬八戒走在冷舖中坐着你怎的醜的沒對兒一個後婚老婆又不是女兒那里討杜鵑花上血來好了沒羞的行貨子。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只知道那里晓的什麼兩個小優唱道。

又　我爲他耳輪兒常熱他爲我面皮紅羞把扇兒遮蝴蝶兒一個相府內懷春女一個是君前門彈劍客半路里忽逢者劉幾個千金夜忽剌入拋去也我怎肯恁隨邪又去把墻花亂

後庭花　夢了些虛飄飄枕上蝴蝶聽了些咭叮噹簷前鐵劉合上溫郎鏡又早攔回卓氏車我這里痛傷嗟鴛帳冷香消蘭麝困將來劉困些望陽臺道路賒那愁怎打疊這相思索害他看銀河直又斜對孤燈又滅

青歌兒　呀　風亂灑堦前堦前黃葉一半遮柳稍柳稍殘月這離情比前春較陡些害也斜瘦的啅嗽待桑田重變海枯渴還不了風流業浪里來煞這愁劉還在眼角哲一又來到

眉上惹恨不的倩三尸　腑細鑑碣有一日綉幃中肌玉重
厮貼我將他指尖兒輕揑直說到樓頭北斗柄兒斜

唱畢。那潘金蓮不憤他唱這套。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月娘就有些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煩。兩個只顧且強什麽。楊姑奶奶和他大妗子。丟的在屋里冷清清的。沒個人兒陪他。你毋着兩個進去陪他坐坐兒。我就來。當下金蓮和李嬌兒往房裡陪楊姑娘。潘姥姥大妗子。坐去了。不一時只見來安向前說。應二娘帖兒送到了。二爹來了。大舅便來。西門慶道。你對過請溫師父來坐坐。因對月娘說。你分付廚下拿菜出來。我前邊陪他坐去。又叫李銘你往前邊唱來罷。李銘卽跟着西門慶出來。西廂房內陪伯爵坐的。又謝他人情。明日請令正好歹來看看。

伯爵道。他怕不得來。家下沒人。良久溫秀才到。作揖坐下。伯爵舉手道。早辰多有累老先生見。溫秀才道。豈敢。吳大舅也到了。相見讓位畢。一面琴童兒秉燭來。四人圍暖爐坐定。來安拿着春盛案酒。擺在卓上。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罩着青段五彩飛魚蟒衣。張爪舞牙。頭角崢嶸。揚鬚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諕了一跳。問哥這衣服是那里的。西門慶便立起身來。笑道。你每瞧瞧。猜是那里的。伯爵道。俺每如何猜得着。西門慶道。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我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出這件衣服與我披。這是飛魚。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他不穿這件。就相送了。此是一個大分上。伯爵方極口誇奬。這花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兒。此是哥的先兆。到明日高轉做到都督上。愁

玉帶蟒衣。何況飛魚、穿過界兒去了。說着。琴童安放鍾筯。湯點心酒上來了。李銘在面前彈唱。伯爵道。也該進去與三嫂遞杯酒兒纔好。如何就吃酒。西門慶道。我兒你有孝順之心。往後邊與三嫂磕個頭兒就是了。說他怎的。伯爵道。不打緊。等我磕頭去。着緊磕不成頭、炕沿兒上見個意思兒出來。就是了。被西門慶向他頭上儘力打了一下。罵道。你這狗材、單管恁沒大小。伯爵道。孩兒們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兩個又犯了回嘴。不一時拿將壽麵來。西門慶讓吳大舅溫秀才伯爵吃。西門慶因在後邊吃了。遞與李銘吃了。那李銘吃了。又上來彈唱。伯爵教吳大舅分付曲兒教他唱。大舅道。不要索落他。隨他揀熟的唱去。西門慶道。大舅好聽瓦盆這一套兒。一面令琴童斟上酒。李銘于

是箏排雁柱。款定氷弦。這唱了一套。教人對景無言。終日減芳容。下邊去了。只見來安上來稟說。厨子家去。請問爹明日叫幾名答應。西門慶分付六名厨役。二名茶酒。明日具酒筵。共五卓。俱要齊備。來安應諾去了。吳大舅便問姐夫明日請甚麼人。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吳大舅道。明日大巡在姐夫這里吃酒。又好了。西門慶道。怎的說。吳大舅道。還是我修倉的事。就在大巡手里題本。望姐夫明日說說。教我青白青白到年終。他若滿之時。啚他保舉一二。就是姐夫情分。西門慶道。這不打緊。大舅明日寫個履歷揭帖來。等我會便和他說。這大舅連忙下來打恭。伯爵道。老舅。你大人家放心。你是個都根主子。不替你老人家說。再誰說。管情消不得吹噓之力。一箭就

上垜前邊吃酒到二更時分散了西門慶打發了李銘等出門
就分付明日俱早來伺候李銘等去了小厮收進家活上房內
擠着一屋里人聽見前邊散了多往那房里去了卻說金蓮只
說往他屋里去慌的往外走不迭不想西門慶進儀門來了他
便藏在影壁邊黑影兒裡看着西門慶進入上房悄悄走來窗
下聽覷只見玉簫站在堂屋門首說道五娘怎的不進去爹進
來屋里來和三娘多坐着不是又問姥姥怎的不見金蓮道老
行貨子他害身上疼往房里睡去了良久只聽月娘便問你今
日怎的叫恁兩個新小王八子唱又不會唱只一味會三弄梅
花玉樓道只你臨了教他唱鴛鴦浦蓮開他纔依了你唱這套
好個猾小王八子又不知叫什麼名字一日在這里只是頑西

門慶道他兩個叫韓佐一個叫邵謙月娘道誰曉的他叫什麼謙兒李兒不防金蓮慢慢躡足潛踪掀開簾兒進去教他煖炕兒背後便道你問他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兒不教他唱平白胡枝扯葉的教他唱什麼憶吹簫李吹簫支使的一飄個小王八子亂騰騰的不知依那個的是這玉樓扭回看見是金蓮便道是這一個六丫頭你在那里來猛可說出句話倒諕我一跳單愛行鬼路兒你從多咱路在我背後怎的沒看見你進來脚步兒响小玉道五娘在三娘背後好小一回兒金蓮點着頭兒向西門慶道哥兒你濃着些兒罷了你的小見識兒只說人不知道他是甚相府中懷春女他和我多是一般後婚老婆什麼他爲你褪湘裙杜鵑花上血三個官唱兩個喏誰見來孫小官兒

問朱吉別的多罷了這個我不敢許可是你對人說的自從他死了好應心的菜也沒一碟子兒沒了王屠連毛吃猪空有這些老婆睜着你日逐只㖫屎哩見有大姐在上俺每便不是上數的可不着你那心的了一個大姐怎當家理紀也扶持不過你來可可兒只是他好來他死你怎的不拉掣住他當初沒他來時你也過來如今就是諸般兒稱不上你的心了題起他來就疼的你這心里格地地的拿別人當他借汁兒下麵也喜歡的你要不的只他那屋里水好吃麼月娘道好六姐常言不說的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自古鏇的不圓砍的圓你我本等是瞞貨應不上他的心隨他說去罷了金蓮道不是咱不說他他說出來的話灰人的心只說人憤不過他那西門慶只是笑罵

道。怪小淫婦兒胡說了。你我在那里說道。這個話來。金蓮道。還是請黃內官。那日你沒對着應二和温蠻子說。從他死了。好菜也拿沒出一碟子來。惟不的你老婆多死絕了。就是當初有他在。也不什麼的。到明日再扶一個起來。和他做對兒麼。賊沒廉耻撒根基的貨。說的西門慶急了。跳起來。趕着拿靴脚踢他。那婦人奪門一溜烟跑了。這西門慶趕出去不見他。只見春梅站在上房門首。就一手搭伏着春梅肩背。往前邊來。月娘見他醉了。巴不的打發他前邊去睡。要聽三個姑子晚夕宣卷。于是教小玉打個燈籠。送他前邊去。金蓮和玉簫站在穿廊下黑影中。西門慶沒看見他。玉簫向金蓮道。我猜爹管情向娘屋里去了。金蓮道。他醉了。快發訕。由他先睡。等我慢慢進去。這玉簫便道。

娘你等等我。取些菓子兒稍與姥姥吃去。于是走到牀房內。袖出兩個柑子。兩個蘋波。一包蜜餞。三個石榴。與婦人。婦人接的袖了。一直走到他前邊。只見小玉送了西門慶回來。說道五娘端的在那邊。爹好不尋五娘。這金蓮到房門首不進去。悄悄向窻眼里望裡張覷。覷看見西門慶坐在牀上。正摟着春梅做一處頑耍。恐怕攪擾他。連忙走到那邊屋里。把秋菊將菓子交付與了他。因問姥姥睡沒有。秋菊道睡了一大回了。囑付他菓子好生收在揀粧內。原復徃後邊來。只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大妗子。楊姑娘并三個姑子。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坐了一屋里人。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薛姑子在當中。放着一張炕卓兒。炷了香。衆人多圍着他聽他說佛法。只見金蓮

笑掀簾子進來月娘道你惹下禍來往他屋里尋你去了你不打發他睡如何又來了他到屋里打你金蓮笑道你問他敢打我不敢月娘道他不打你嫌我見你頭里話出來的或緊了常言漢子臉上有狗毛老婆臉上有鳳毛他有酒的人我怕一時激犯他起來激的惱了不打你狗不成俺每倒替你揑兩把汗原來你到這等潑皮金蓮道他就惱我也不怕他看不上那三等兒九假的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兒不教唱且東溝黎西溝耙支使的個小王八子亂烘烘的不知依那個的是就是今日孟三姐好的日子不該唱憶吹簫這套離別之詞人也不知死那里去了偏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順我和剌不上大妗子道你姐兒每亂了這一回我還不知因為什麽來姑夫好好的進來坐

着怎的又出他去了。月娘道。大妗子你還不知道那一個因想起李大姐來。說年時孟三姐生日。還有他。今年就沒他了。落了幾點眼淚教小優兒唱了一套憶吹簫玉人兒何處也這一個就不憤他唱這詞。劉纔搶白了爹幾句。搶白的那個急了。趕着踢打這賊就走了。楊姑娘道。我的姐姐。你隨官人分付。教他唱罷了。又搶白他怎的想必每常見姐姐每多全全兒的。今日只不見了李家姐姐。漢子家的心。怎麼不惨切个兒。玉樓道。好奶奶這半日你還歌唱誰嗔他唱。俺這六姐姐。平昔曉的曲子里滋味。那個誇死了的李大姐。比古人那個不如他。又尚的怎的兩個交的情厚。又怎麼設由盟海誓。你爲我我爲你。無比賽的好。這個牢成的又不顛慣。只顧拿言語白他。和他整厮亂了這半

日楊姑娘道我的姐姐原來這等聰明月娘道他什麽曲兒不知道但題起頭兒就知尾兒相我若叫唱老婆和小優兒來俺毎只曉的唱出來就罷了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是了那一句兒唱的差了又那一節兒稍了但是他爹說出來個曲兒就和爹熱亂兩個白搽白的必須搽惱了纔罷俺毎使不去管他孟玉樓在傍戲道姑奶奶你不知我三四胎兒只存了這個丫頭子這丫頭子這般精靈兒古怪的如今他大了成了人兒就不依我管教了金蓮便向他打了一下笑道你又做我的又來打上輩我的娘起來了玉樓道你看恁慣的少條兒失教的又來打上輩楊姑娘道姐姐你今後讓他官人一句兒罷常言一夜夫妻百夜恩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之意一個熱突突人

兒指頭兒似的少了一個如何不想不疼不題念的金蓮道想的不想也有個常時兒一般都是你的老婆做什麼撞一個滅一個俺每多是劉湛兒鬼兒不出村的大姐在後邊他也不知道你還沒見哩每日他從那里吃了酒來就先到他房里望着他影深深唱喏口里恰似嚼蛆一般供着個羮飯兒着舉筯兒只像活的一般兒讓他不知什麼張致又嗔俺每不替他戴孝俺每便不說他又不是婆婆胡亂帶過斷斷罷了只顧帶幾時又與俺每亂了幾塲楊姑娘道姐姐們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罷楊姑娘道好快斷斷過了這一向又早百日來姑娘問幾時是百日月娘到道早哩到臘月二十六日王姑子道少不的念個經兒月娘道挨年近節忙忙的且念什麼經他爹只怕過年念罷

了。說着只見小玉拿上。一道土荳泡茶來。每人一盞。須臾吃畢。
月娘洗手。向爐中炷了香。聽薛姑子講說佛法。先念揭曰。

禪家法教豈非凡　佛祖家傳在世間
落葉風飄着地易　等閒復上故枝難

此四句詩。单說着這爲僧的戒行最難。言人生就如同鐵樹一
般。落得容易。全枝復節甚難。墮業容易。成佛作祖難。卻說當初
治平年間。浙江寧海軍。錢塘門南山淨慈古孝刹。有兩個得道
的眞僧。一個喚作五戒禪師。如何謂之五戒。第一不殺生命。第
二不偷財物。第三不染淫聲美色。第四不飲酒茹葷。第五不妄
言綺語。如何謂之明悟。言其明心見性。覺悟我眞。這五戒禪師
在家年方三十一歲。身不滿三尺。形容古怪。自伊師明悟。少其

一日。俗名金禪。字佛教。如法了得。他與明悟是師兄師弟。一日同來寺中。訪大行禪師。禪師觀五戒佛法曉得。留在寺中做個首座。不數年大行圓覺。衆僧立他做了長老。毎日到坐。那第二個明悟。年二十九歲。生得頭圓耳大。面濶口方。身體長大。兒數羅漢。俗道王。兩個如同一毋所生。但遇說法同外法應。忽一日冬盡春初時節。天道嚴寒。作雪下了兩日。雪霽天晴。這五戒禪師早辰坐在禪椅上。耳邊連連只聞得小兒啼哭。便叫一個身邊知心腹的清一道人。你往山門前看有甚事來報我知道。這道人開了山門。見松樹下。雪地上。一塊破蓆放着一個小孩兒。這是什麽人家丟在此處。向前看是五六個月的女孩兒。破衣包褁。懷内片紙。寫着他生時八字。清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

浮屠。連忙到方丈禀知長老。長老道善哉。難得你善心。即抱回房中好生喂養救他性命。這是好事。到了周歲。長老起了個名字。與做紅蓮。日往月來。養在寺中。無人知覺。一向長老也忘也。不覺紅蓮長成十六歲。清一道人每日出鎖入鎖。如親生女一般。女子衣服鞋襪。如沙彌打扮。且是生得清俊。無事在房做針線。只指望招尋個女婿。養老送終。一日六月熱天。這五戒禪師。忽想起十年前之事。逕來千佛閣後。清一道人房中來。清一道長老希行。來此何幹。五戒因問紅蓮女子在于何處。清一不敢隱諱。請長老進房。一見就差了念頭。邪心輒起。分付清一。你今早送他到我房中。不可有悞。你若依我。後日擡舉你。切不可泄漏與人。清一不敢不依。暗思今夜必壞了這女身。長老見他應

不爽利。喚入方丈。與了他十兩白金。又度諜清一只得收了

學。至晚送紅蓮到方丈。長老遂破了他身。每日藏鎖他在牀

紙帳房內。把些飯食與他吃。卻說他師弟明悟禪師在禪牀

上入定回來。已知五戒差了念頭。犯了色戒。淫垢了紅蓮女子。

把多年德行。一旦拋棄了。我去勸醒他。不可如此。次日寺門前

荷蓮花開。明悟令行者採一朶白蓮花來。插在胆瓶內。令請五

戒來賞蓮花。吟詩談笑。不一時五戒至。兩個禪師坐下。明悟道。

師兄我今日見此花甚盛。竟請吾兄賞玩。吟詩一首。行者拿茶

吃了。預備文房四寶。五戒道將那荷根爲題。明悟道。便將蓮花

爲題。五戒拴起筆來。寫詩四句。

一枝菡萏瓣兒張　　相伴蜀葵花正芳

紅留似火開如錦　不如翠盖芰荷香

明悟道。師兄有詩。小弟豈得無詩。于是拈筆寫四句

春來桃杏柳舒張　千花萬蕋鬭芬芳

夏賞芰荷如爍錦　紅蓮爭似白蓮香

寫畢呵呵大笑。五戒聽了此言。心中一悟。面有愧色。轉身辭回方丈。命行者快燒湯洗浴罷。換了一身新衣。取紙筆忙寫八句頌曰。

吾年四十七　萬法本歸一

只爲念頭差　今朝去得急

傳語悟和尚　何勞苦相逼

幻身如雷電　依舊蒼天碧

寫畢放在佛前歸到禪牀上就坐化了行者忙去報與明悟明悟聽得大驚走來佛前看見辭世頌遂說你好卻好了只可惜差了這一着你如今雖得個男身去我不信佛法三寶必然滅佛謗僧後世落苦輪不得歸依正道深可痛哉你道你去得我趕你不着當下歸房令行者燒湯洗浴坐在禪牀上吾今趕五戒和尚去也汝可將兩個人神子盛了放三日一時焚化說畢大圓寂坐化衆僧皆驚有如此異事傳得四方知道本寺連日坐化了兩僧燒香禮拜施者人山人海擡去寺前焚化這清一道人遂收紅蓮改嫁平人養老不日後五戒托生在西川眉州與蘇老泉居士做兒子名喚蘇軾字子瞻號東坡明悟托生與本州姓謝道法爲子爲端卿後出家爲僧取名佛印他兩個還在

一處作對。相交契厚。正是

自到川中數十年　曾在毘盧頂上眠

參透趙州關捩子　好姻緣做惡姻緣

桃紅柳綠還依舊　石邊流水响潺潺

今影指引菩提路　再休錯意戀紅蓮

薛姑子說罷。只見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兩方盒細巧素菜菓碟茶食點心。收了香爐。擺在桌上。又是一壺茶。與衆人陪三個師父吃了。然後又拿葷下飯來。打開一罈麻姑酒。衆人圍爐吃酒。月娘便與大妗子。擲色兒搶紅。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玉簫便傍邊斟酒。又替金蓮打桌底下轉子兒。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玉樓道。等我和你猜。你只顧贏他罷。這玉樓道。金蓮露出手

不許他褪在袖口邊。玉簫不許他近前。當夜一連。反贏了金幾鍾酒。又教郁大姐彈唱。月娘道。你唱了鬧五更。俺每聽。郁大便調絃高聲唱。玉交枝道。

彤雲密布。剪鵝毛雪花亂舞。朔風凜冽穿窗戶。你心毒。奴更受苦。爹娘罵得奴心忒狠毒。你說來的話。全不顧。把更兒從頭細數。

金字經夜迢迢。孤另另。冷清清。更靜初。不寄平安一紙書。腮邊流淚珠。不把佳期顧。一更里無限的苦。

玉交枝一更纔到冷清清。撇奴在帳里番來覆去。如何睡二更里淚珠垂。

又二更難過。討一覺頻頻的睡着。今宵。今宵夢兒里。來托我

思他他思我去時節海棠花兒開了半朵到如今樹葉兒皆零落枉教奴痴心兒等着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可合少離多咱命薄命薄孤另孤另怎生奈何好着教難存坐三更里睡夢兒多

(玉交枝)三更月上好難挨今宵夜長燒殘蠟燭銀臺上淚珠流三兩行紅綾的被兒閒了半牀新樵的手帕兒在誰行放瘦損了腰肢腰肢沈郎

(金字經)沈郎的腰肢瘦每日家愁斷了腸盼望情人淚兩行兩行對菱花懶去粧瘦損了嬌模樣四更里偏夜長

(玉交枝)四更如晝枕邊想不覺的淚流靈神廟里曾發呪剪青絲兩下里收說來的話兒不應口到如今閃的我似章臺

梆梆教奴痴心等守。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休。望盼情人空倚樓。倚樓想情人一筆勾。不由把眉雙皺。五更里淚珠流。

（玉交枝）五更雞唱。看看兒天色漸曉。放聲欲待放聲又恐怕傍人笑。一全家心內焦。燒香告禱神前筊。負心的自有天知道。枉教奴痴心等着。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了。簷外叮噹鐵馬兒敲兒敲攪的奴睡不着。一壁廂寒鴉叫。凄凄涼涼直到曉。

（玉交枝）曉來梳洗。傍粧臺懶上畫眉。房簷上喜鵲兒喳喳的。小梅香來報喜。報道是有情郎。真個歸。幻奴向入羅幃里。向前來奴家問你。

（後庭花）我問你個負心賊，你盡知，一去了半年來，怎生無個信息。我道你應舉求官去，誰想你戀烟花家貪酒杯。我爲你受孤恓，在那里偎紅倚翠。我爲你病懨懨，減了飲食，瘦伶仃消了玉體。挨清晨怕夕晚，一更里聽天邊孤雁飛，二更里想情人魂夢里，五更里醒來時不見你。

（柳葉兒）呀，空閒了鴛鴦錦被，寂寞了燕約燕約鶯斯，海神廟見放着傍州例，不由我心中氣，你盡知，負心的自有個天知道。

（尾聲）流蘇錦帳同歡會，錦被里鴛鴦成對，永遠團圓直到底。

當下金蓮與玉樓猜枚，被玉樓贏了一二十鍾酒，坐不住，往前邊去了。到前邊，叫了半日，角門纔開，只見秋菊揉眼，婦人罵道

賊奴才你聽來秋菊道我沒聽婦人道見聽起來你哄我你倒自在就不說往後來接我要兒去因問你爹聽了秋菊道爹聽了這一日了婦人走到炕房里摟起裙子來就坐在炕上烤火婦人要茶吃秋菊連忙傾了一盞茶來婦人道賊奴才好乾淨手兒你倒茶我吃我不吃這陳茶熬的怪泛湯氣你叫春梅來教他另拿小銚兒頓些好甜水茶兒多着些茶葉頓的苦艷艷我吃秋菊道他在那邊牀屋里聽哩等我叫他進來婦人道你休叫他且教他聽罷這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里見春梅搵在西門慶脚頭聽得正好被他搖推醒了道娘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嗽他一口罵道見鬼的奴才娘來了罷了平白諕人刺刺的一面起來慢條斯禮撒腰拉袴走來見婦人只

顛倚着眼兒揉眼婦人反罵秋菊恁奴才你睡的甜甜兒的把你叫醒了因教他你頭上汗巾子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扯扯哩又問你耳躲上墜子怎的只帶着一隻往那里去了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隻金玲瓏墜子便點燈往那邊牀上尋去尋不見良久不想落在牀脚踏板上拾起來婦人問在那里來春梅道都是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乞帳鈎子抓下來了纔在踏板上拾起來婦人道我那等說着他還只當叫起你來春梅道他說娘要吃茶來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那手不乾淨這春梅連忙昏了一小銚了水坐在火上使他撾了些炭在火內須臾就是茶湯滌盞兒乾淨濃濃的點上去遞與婦人婦人問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發睡了這一日了問娘

來。我說娘在後邊。還未來哩。這婦人吃了茶。因問春梅。我頭裡袖了幾個菓子。和蜜餞是玉簫與你姥姥吃的。交付這奴才接進來。你收了。春梅道。我沒見他。亦道放在那里。這婦人一面叫秋菊。問他菓子在那里。秋菊道。有我放在揀粧內哩。走去取來。婦人數了一數。只是少了一個柑子。問他那里去了。秋菊道。娘遞與拿進來。就放在揀粧內。那個害饞癆爛了口。吃他不成。婦人道。賊奴才。還漲瀸嘴。你不偷。往那去了。我親手數了交與你的。賊奴才。你看省手拈搭的。零零落落。只剩下這些兒乾淨。吃了一半。原來只孝順了你。教春梅。你與我把那奴才一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把。春梅道。那臢臉彈子。倒沒的齷齪了我這手。婦人道。你與我拉他雙手推顙到婦人跟前。婦人用手搏着他

腮頰。罵道賊奴才。這個柑子。是你偷吃了不是。你卽實實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旋剝就打了不數。我難道醉了。你偷吃了。一逕裡溁混我。因問春梅。我醉不醉。那春梅道娘清省白淨。那討酒來。娘信他。不是他吃了。娘不信掏他袖子。怕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袖子裡不止的。婦人于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掏他袖子。用手撇着。不教掏。春梅一面拉起手來。果然掏出些柑子皮兒來。被婦人儘力臉上擰了兩把。打了兩個手八便罵道賊奴才。痞不長俊。奴才你諸般兒不一。相這說舌偷嘴吃偏會。剛纔掏出皮來吃了。眞贓實犯拿住。你還賴那個我如今要打你。你爹聽在這里。我茶前酒後。我且不打你。到明日淸淨白省。和你筭帳。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與他行行怨

怨的。好生旋剝了。教一個人把他實辣辣打與他幾十板子。教他忍疼。他也懼怕些。甚麽鬪猴兒似湯那幾棍兒。他纔不放心上那秋菊被婦人。擰的臉脹腫的。谷都着嘴往廚下去了。婦人把那一個柑子。平白兩半又拿了個蘋婆石榴遞與春梅說道這個與你吃。把那個留與姥姥吃。這春梅也不瞧接過來似有如無掠在抽屜內。婦人把蜜蒸。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懶待吃這甜行貨子。留與姥姥吃罷。以此婦人不分。都留下了不題。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教春梅掇進坐桶來溴了牝。又問春梅。這咱天有多少時分。春梅道。月兒大倒西。也有三更天氣。婦人摘了頭面。走來那邊牀房里。見卓上銀燈已殘。從新剔了剔。向牀上看西門慶正打鼾睡。于是解鬆羅帶。卸褪湘裙。坐

換睡鞋脫了裩褲上牀鑽在被窩裡與西門慶並枕而卧睡下不多時向他腰間摸他那話弄了一回白不起原來西門慶與春梅纔行房不久那話綿軟急切揑弄不起來這婦人酒在腹中慾情如火蹲身在被底把那話用口吮咂挑弄蛙口吞裹龜頭只顧往來不絶西門慶猛然醒了見他在被窩裡便道怪小滛婦兒如何這咱纔來婦人道俺每在後邉吃酒孟三兒又安排了兩大方盒酒菜兒郁大姐唱着俺每陪大妗子楊姑娘猜枚擲骰兒又頑了這一日被我把李嬌兒先贏醉了落後孟三兒和我兩個五子三猜俺兩個到輸了好幾鍾酒你到是便益睡起一覺兒來好熬我你看我依你不依西門慶道你整治那帶子了婦人道在褥子底下不是一面探手取出來與西門慶

看了。扎在麈柄根下。緊在腰間。拴的緊緊的。又問你吃了不曾。西門慶道我吃了。須臾那話乞婦人一壁廂弄起來只見奢稜跳腦。挺身直舒。比尋常更舒七寸有余。婦人扒在身上龜頭昂大。兩手搦着牝户往裡放。須臾突入牝中。婦人兩手摟定西門慶脖項。令西門慶亦扳抱其腰。在上只顧揉搓。那話漸沒至根。婦人叫西門慶達達你取我的裩腰子。墊在你腰底下。這西門慶便向牀頭。取過他大紅綾抹胸兒四摺疊起。墊着腰。這婦人在他身上馬伏着。那消幾揉。那話盡入婦人道達達你把手摸摸。多全放進去了。撑的裡頭滿滿兒的。你自在不自在。多揉進去。西門慶用手摸摸。見盡沒至根。間不容髮。止剩二卵在外。心中覺翕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道好急的慌。只是觸冷。咱不得

拿燈兒照着幹趕不上夏天好。這冬月間。只是冷的慌。因問西門慶說道這帶子。比那銀托子。識好不好。强如格的陰門生疼的。這個顯的該多大又長出許多來。你不信摸摸我小肚子七八頂到奴心。又道你摟着我等我今日一發在你身上睡一覺西門慶道。我的兒你睡。達達摟着那婦人。把舌頭放在他口裡含着。一面朦朧星眼。款抱香肩。睡不多時。怎禁那慾火燒身。芳心撩亂。于是兩手按着他肩膊。一舉一坐。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呌親心肝罷了。六兒的心了。往來抽捲。又三百回。比及精洩。婦人口中只呌我的親達達。把腰扱緊了。一面把妳頭教西門慶咂。不覺一陣昏迷。淫水溢下。停不多回。婦人兩個抱摟在一處婦人心頭。小鹿實實的跳。登時四肢困軟。香雲撩亂。于是洩出

來猶倔勁如故。婦人用帕搽之。便道我的達達。你不過卻怎麽的。西門慶等睡起一覺來再耍罷。婦人道。我也挨不的身子。已軟癱熱化的。當下雲收雨散。兩個並肩交股。梳籍于牀上。寐不覺東方之既白。正是等門試把銀釭照。一對天生連理人。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宋御史索求八仙鼎　吳月娘聽宣王氏卷

昔年南去得娛賓　頋遜塔前共好春
蠟泛羽觴蠻酒膩　鳳啣瑤句蜀箋新
花憐遊騎紅隨後　草戀征車碧繞輪
別後清清鄭南路　不知風月屬何人

話說西門慶摟抱潘金蓮。一覺睡到次日天明。婦人見他那話。還直竪一條棍相似。便道達你將就饒了我罷。我來不得了。待我替你咂咂罷。西門慶道怪小滛婦兒你不若咂咂的過了。是你造化。這婦人眞個蹲向他腰間按着他一隻腿。用口替他吮弄那話的。吮勾一個時分。精還不過。這西門慶用手按着粉項

往來只顧沒稜露腦搖撼那話在口裡吞吐不絕抽拽的婦人口邊白沫橫流殘脂在莖精欲洩之際婦人一面問西門慶二十八日應二爹送了請帖來請俺每去不去西門慶道怎的不去都收拾了去婦人道我有庄事兒央你依不依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有甚事說不是婦人道把李大姐那皮襖拿出來與我穿了罷明日吃了酒回來他們都穿着皮襖只奴沒件兒穿西門慶道有年時王招宣府中當的皮襖你穿就是了婦人道當的我不穿他你與了李嬌兒去把李嬌兒那皮襖卻與雪娥穿我穿李大姐這皮襖你今日拿出來與了我我揲上兩個大紅遍地金鶴袖襯着白綾襖兒穿也是我與你做老婆一場沒曾與了別人西門慶道賊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益兒他那

件皮袄值六十两银子哩油般大黑蜂毛儿你穿在身上是会
摇摆妇人道怪奴才你是与了张三李四的老婆穿了左右是
你的老婆替你装门面的没的有这些声儿气儿的好不好我
就不依了西门庆道你又求人又做硬儿妇人道怪硶货我是
你房里了头在你跟前服软一面说着把那话放在粉脸上只
顾偎提良久又吞在口里挑弄蛙口一回又用舌尖底其琴絃
搅其龟稜然后将朱唇裹着只顾动动的西门庆灵犀灌顶满
腔春意透脑良久精来连声呼小淫妇儿好生裹紧着我待过
也言未绝其精邈了妇人一口一面口口接着多咽了正是自
有内事迎郎意慇勤爱把紫箫吹当日卻是安郎中摆酒西门
慶起來梳頭淨面出門婦人還䁥在被裡便說道你趂閒尋尋

兒出來罷。等一回你又不得閒了。這西門慶于是走到李瓶兒房中。奶子丫頭。又早起來收拾乾淨。安頓下茶水伺候。見西門慶進來坐下。問養娘。如意兒這咱供養多時了。西門慶見如意兒穿着玉色對衿襖兒。白布裙子。葱白段子紗綠高底鞋兒。薄施朱粉。長畫蛾眉。油胭脂搽的嘴唇鮮紅的。耳邊帶着兩個金丁香兒。手上帶着李瓶兒與他四個烏金戒指兒。笑嘻嘻遞了茶。在旁邊說話兒。西門慶一面使迎春往後邊。討牀房裡鑰匙去。那如意兒便問爹討來做什麼。西門慶道。我要尋皮襖與你五娘穿。如意道。是娘的那貂鼠皮襖。西門慶道。就是他要穿穿。拿與他罷。迎春去了。把老婆就摟在懷裡。兩手就舒在胸前摸他奶頭。說道我兒。你雖然生養了孩子。奶頭兒到還恁緊。就兩

個臉對臉兒親嘴且咂舌頭做一處如意兒道我見爹常在五娘身邊沒見爹往別的房里去他老人家別的罷了只是心多容不的人前日爹不在爲了棒槌好不和我大嚷了一塲多虧韓嫂兒和三娘來勸開了落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不知什麼多嘴的人對爹說又說爹要了我他也告爹來不曾西門慶道他也告我來你到明日替他陪個禮兒便了他是恁行貨子受不的人個甜棗兒就喜歡的嘴頭子蹦利害到也沒什麼心前日我和嚷了第二日爹到家就和我說好話說爹在他身邊偏的多就是別的娘多讓我幾分你凡事只有個不瞞我我放着河水不洗船好做惡人西門慶道旣是如此大家取和些又許下老婆你每晚夕等我來這房裡睡如意道爹眞個來休哄

俺每着西門慶道誰吽你來正説着只見迎春取鑰匙來了西門慶教開了牀房門又開橱櫃拿出那皮襖來抖了抖還用包袱包了教迎春拿到那邊房裡去如意兒悄悄向西門慶説我没件好披襖兒你趂着手兒再尋出來與了我罷有娘小衣裳兒再與我一件兒西門慶連忙就教他開箱子尋出一套翠藍叚子襖兒黄綿紬裙子又是一件藍潞紬綿褲兒又是一雙粧花膝褲腿兒與了他老婆磕頭謝了西門慶鎖上門去了就使送皮襖與金蓮房裡來金蓮纔起來在牀上裹脚只見春梅説如意兒送皮襖來了婦人便知其意説道你教他進來問道爹使你來如意道是爹教我送來與娘穿金蓮道也與了你些什麼兒没有如意道爹賞了我兩件紬絹衣裳年下穿教我來與

娘磕頭。于是向前磕了四個頭。婦人道。姐姐們。這般却不好。你主子既愛你。常言船多不碍港。車多不碍路。那好做惡人。你只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如意兒道。俺娘已是沒了。雖是後邊大娘承攬。娘在前邊還是主兒早晚望娘擡舉。小媳婦敢欺心。那裡是葉落歸根之處。婦人道。你這衣服少不得還對你大娘說聲是的。如意道。小的前者也問大娘討來。大娘說。等爹開時。拿兩件與你。婦人道。既說知罷了。這如意就出來。還到那邊房裡。西門慶是往前廳去了。如意便問迎春。你頭裡取鑰匙去。大娘怎的說。迎春說。大娘問你爹要鑰匙做什麼。我也沒說拿皮襖與五娘。只說我不知道。大娘沒言語。

却說西門慶走到廳上。看着設席。擺列海鹽子弟。張美徐順苟

子孝生日。都挑戲箱到了。李銘等四名小優兒。又早來伺候。都磕頭見了。西門慶分付打發飯與衆人吃。分付李銘三個。在前邊唱。左順後邊答應堂客。那日韓道國娘子。王六兒沒來。打發申二姐買了兩盒禮物。坐轎子。他家進財兒跟着。也來與玉樓做生日。王經送到後邊。打發轎子出去了。那日門前韓大姨。孟大妗子都到了。又是傅夥計。甘夥計娘子。崔本媳婦兒。段大姐。并賁四娘子。西門慶正在廳上。看見夾道內。玳安領着那個五短身子。穿綠段袄兒。紅裙子。勒着藍金綃箍兒。不搽胭粉。兩個密縫眼兒。一似鄭愛香模樣。便問是誰。玳安道是賁四嫂。西門慶就沒言語。往後見了月娘。月娘擺茶。西門慶進來吃粥。遞與月娘鑰匙。月娘道你開門做什麼。西門慶道。六兒他說明日往

應二哥家吃酒沒皮袄。要李大姐那皮袄穿。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嘴頭了。他死了嗔人分散房裡丫頭。相你這等就沒的話兒說了。他見放皮袄不穿。巴巴兒只要這皮袄穿。早時他死了。你只望這皮袄。他不死。你只好看一眼見罷了。幾句話得西門慶閉口無言。忽報李學官來還銀子。西門慶出去。陪坐在廳上說話。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說王招宣府送禮來了。西門慶問是什麼禮。玳安道是賀禮。一疋尺頭。一罈南酒。四樣下飯。西門慶看帖兒上。寫着眷晚生王寀頓首拜。西門慶即便叫王經。拿眷生回帖兒謝了。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打發出了門。只見李桂姐門首下轎。保兒挑四方盒禮物。慌的玳安替他抱毡包。說道桂姨打夾道內進去罷。廳上有劉學官坐

着哩。那桂姐即向夾道内進裡邊去來。安兒把盒子挑進月娘房裡去。月娘道。爹看見來不曾。玳安道。爹陪着客。還不見哩。月娘便說道。連盒放在明間内。一回。客去了。西門慶進來吃飯。月娘道。李桂姐送禮在這裡。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月娘令小玉揭開盒兒。見一盒果餡壽糕。一盒玫瑰八仙糕。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只見桂姐從房内出來。滿頭珠翠。勒着白挑線汗巾。大紅對衿襖兒。藍段裙子。望着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罷了。又買這禮來做什麼。月娘道。劉纔月姐對我說。怕你惱他。不干他事。說起來都是他媽的不是。那日桂姐害頭疼來。只見這王三官領着一行人。往秦玉枝兒家請秦玉枝兒。打門首過進來吃茶。就被人進來驚散了。桂姐也沒出來見他。西門慶道。那一遭

是沒出來見他這一遭又是沒出來見他自家也說不過論起來我也難管你這麗春院拿燒餅砌着門不成到處幾錢兒都是一樣我也不惱那桂姐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說道爹惱的是我若和他沾沾身子就爛化了一個毛孔兒裡生個天疱瘡都是俺媽空老了一片皮幹的營生沒個主意好的也招惹歹的也招惹來家平白教爹惹惱月娘道你既來了說開就是了又惱怎的西門慶道你起來我不惱你便了那桂姐故作嬌張致說道爹笑一笑兒我纔起來你不笑我就跪一年也不起來不妨潘金蓮在傍插口道桂姐你起來只顧跪着他求告他黃米頭兒教他張致如今在這裡你便跪着他明日到你家他卻跪着你你那時別要理他把西門慶月娘多笑了桂姐纔起了

來。只見玳安慌慌張張來報。宋老爹和安老爹來了。這西門慶便教拿衣服穿了。出去迎接去了。桂姐向月娘說道。爹樂樂。從今後我也不要爹了。只與娘做女兒罷。月娘道。你虛頭愿心說過道過罷了。前日兩遭往裡頭去。沒在那里。桂姐道。天麼天麼。可是殺人。爹沒往我家里。若是到我家見爹一面。沾沾身子兒。就促死了我。渾身生天泡瘡。娘你錯打聽了。敢不是我那裡。多往鄭月兒家走走。兩遭請了他家小粉頭子了。我道爲是非。就是他。氣不憤架的。不然爹如何惱我。金蓮道。各人衣飯。他平白怎麼架你是非。桂姐道。五娘你不知俺每這里邊人。一個氣不憤一個。好不生。月娘接過來道。你每裡邊與外邊怎的打偏別也是一般。一個不憤一個。那一個有些時道兒。就要躧下去。月

娘擺茶與他吃不在話下。卻說西門慶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廳上敘禮每人一疋段子。一部書奉賀。西門慶見了。卓席齊整。甚是稱謝不盡。一面分賓主坐下。呌上戲子來參見。分付等蔡老爹到用心扮演。不一時吃了茶。宋御史道學生有一事奉凟四泉。今有巡撫侯石泉老先生新陞太常卿學生同兩司作東。二十九日借尊府置杯酒奉餞。初二日就起行上京去了。未審四泉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敢不從命。但未知多少卓席。宋御史道學生有分資在此。即喚吏上來氊包內取出布按兩司連他共十二封分資來。每人一兩。共十二兩銀子。要一張大揷卓。餘者六卓都是散卓。呌一起戲子。西門慶答應收了。宋御史又下席作揖致謝。少頃請去捲棚聚景堂那里坐的。不一

時鈔關錢主事也到了。三員官會在一處。換了茶。擺棋子下棋。宋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院中幽深。書畫文物極一時之盛。又見挂着一幅。陽捧日橫批古畫。正面環錮屏風。屏風前安着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約數尺高。甚是做得奇巧。見炉內焚着沉檀香。烟從龜鶴鹿口中吐出。只顧近前觀看。誇獎不已。問西門慶這付爐鼎造得好。因向二官說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里替我稍帶這一付來。送蔡老先。還不見到。四泉不知是那里得來的。西門慶道。也是淮上一個人送學生的。說畢下棋。西門慶分付下邊看了兩個卓盒。細巧菜蔬菓餡點心上來。一面叫生旦在上唱南曲。宋御史道。客尚未到。主人先吃得面紅。說不通。安郎中道。天寒飲一杯無碍。原來宋御史已差公人船

上邀蔡知府去了。近午時分。來人回報邀請了。在磚廠黃老爹那里下棋。便來也。宋御史令起去伺候。一面下棋飲酒。安郎中喚戲子。你每唱個宜春令奉酒。于是貼旦唱道。

第一來爲壓驚。第二來因謝誠。殺羊茶飯。來時早已安排定。斷行人不會親僯。請先生。和俺鶯娘匹娉。我只見他歡天喜地。道謹依來命。

五供養　來回顧影。文魔秀士欠酸丁。下工夫將頭顱來整。遲和疾擦倒蒼蠅。光油油輝花人眼睛。酸溜溜螫得牙根冷。天生這個後生。天生這個俊英。

玉降鶯　今宵歡慶。我鶯娘何曾慣經。你須索要款款輕輕。燈見下共交鴛頸。端祥可憎。誰無志誠。恁兩人今夜親折証。謝

芳卿。感紅娘錯愛。成就了這姻親。

解三醒 玳筵開。香焚寶鼎。繡簾外風掃閑庭。落紅滿地臙脂冷。碧玉欄杆花弄影。准備鴛鴦夜月銷金帳。孔雀春風軟玉屏。合歡令。更有那鳳簫象板錦瑟鸞笙。生唱 可憐我書劍飄零無厚聘。感不盡姻親事有成。新婚燕爾安排定。除非是折桂手報答前程。我如今博得個跨鳳乘鸞客。到晚來臥看牵牛織女星。非僥倖。受用的珠圍翠繞。結果了黄卷青燈。

尾聲 老夫人專意等。生唱 常言道恭敬不如從命。紅唱 休使紅娘再來請。

唱畢。忽吏進報。蔡老爹。和黄老爹來了。宋御史忙令收了卓席。各整衣冠。出來迎接。蔡九知府穿素服金帶。跟着許多吏先令

人投一侍生蔡修拜帖與西門慶進廳上安郎中道此是主人西門大人見在處作千兵也是京中老先生門下那蔡知府又作揖稱道久仰久仰西門慶亦道容當奉拜敘禮畢各寬衣服坐下左右上了茶各人扳話良久就上坐西門慶令小優兒在傍彈唱蔡九知府居上主位四坐廚役割道湯飯戲子呈遞手本蔡九知府揀了雙忠記演了兩摺酒過數巡宋御史令生旦上來遞酒小優兒席前唱這套新水令玉驄轎馬出皇都蔡知府笑道拙原直得多少可謂御史青驄馬三公乃劉郎舊蔡髯安郎中道今日更不道江州司馬青衫濕言罷衆人都笑了西門慶又令春鴻唱了一套金門獻罷平胡表把宋御史喜歡的要不的因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西門慶道此是小价原是

揚州人宋御史携着他手兒教他遞酒賞了他三錢銀子磕頭謝了正是

窓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坐間移
一杯未盡笙歌送　堦下申牌又報時

不覺日色沉西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即令左右穿衣告辭眾位欵留不住俱送出大門而去隨即差了兩名吏典把卓席羊酒尺頭擡送到新河口下處去訖不題宋御史于是亦作辭西門慶因說道今日且不謝後日還要取擾各上轎而去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了戲子分付後日原是你們來再唱一日叫幾個會唱的來宋老爹請巡撫侯爺哩戲子道小的知道了西門慶令攢上酒卓使玳安去請温相公來坐坐再教來安兒去請

應二爹去。不一時次第而至，各行禮坐下。三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把酒來斟，說鄭金左順在後邊堂客席前。西門慶又問伯爵你娘們明日都去，你叫唱的是雜耍的。伯爵道：哥到說得好。小人家那里擡放，將就叫了兩個唱女兒唱罷了。明日早些請衆娘嫂子下降。這里前廳吃酒，唱了一日。孟大姨與孟二妗子先起身去了。落後楊姑娘也要去。月娘道：姑奶奶你再住一日兒家去不是。薛姑子使他徒弟取了卷來，咱晚夕教他宣卷，咱們聽。楊姑娘道：老身實和姐姐說，要不是我也住，明日俺們外甥二個侄兒定親事，使孩子來請我，我要瞧瞧去。于是作辭而去。只有傅夥計、甘夥計娘子、與賁四娘子、段大姐，月娘還留在上房，陪大妗子、潘姥姥、李大姐、申二姐、郁大姐在傍，一遞一套彈

唱兩個小優兒都打發在前邊來了又吃至掌燈巳後三位夥計娘子都作辭去了止段大姐沒去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潘姥姥往金蓮房內去了只有大妗子李桂姐申二姐和三個姑子郁大姐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月娘房內坐的忽聽前邊西門慶散了小厮收進家活來這金蓮慌忙抽身就往前走了到前邊黑影兒裡悄悄立在角門首只見西門慶扶着來安兒打着燈趔趄着脚兒就往李瓶兒那邊走看見金蓮在門首立着拉了手進入房來那來安兒便往上房教鍾筯月娘只說西門慶進來把申二姐李大姐郁大姐都打發往李嬌兒房內去了問來安道你爹來沒有在前邊做什麼來安道爹在五娘房里去了的不耐煩了月娘聽了心內就有些些惱因問玉樓道

你向恁沒來頭的行貨子。我說他今日進來往你房裡去。如何三不知。又摸到他那屋裡去了。這兩日又浪風發起來。只在他前邊纏。玉樓道。姐姐隨他纏去。恰似咱每把這件事放在頭里。爭他的一般。于是大師父說笑話兒的來頭。左右這六房裡由他串到他。爹心中所欲。你我管的他。月娘道。乾淨他有了話。剛纔聽見前頭散了。就慌的奔命的往前走了。因問小玉。灶上沒人了。與我把儀門拴上了。罷。後邊請三位師父來。咱每且聽他宣一回卷着。又把李大姐。申二姐。段大姐。郁大姐。都請了來。月娘問大妗子道。我頭裡旋叫他使小沙彌請了。黃氏女卷來宣。今日可可兒楊姑娘已去了。分付玉簫。頓下好茶。玉樓對李嬌兒說。咱兩家子輪替管茶。休要只顧累了大姐姐。這屋裡。于是

各往房裡分付預備茶去不一時放下炕桌兒三個姑子來到盤膝坐在炕上衆人俱各坐了擠了一屋裡人聽他宣卷月娘洗手炷了香這薛姑子展開黃氏女卷高聲演說道

蓋聞法初不滅故歸空道本無生每因生而不用由法身以垂入相由入相以顯法身朗朗惠燈通開世戶明明佛鏡照破昏衢百年景頼刹那間四大幻身如泡影每日塵勞碌碌終朝業試忙忙豈知一性圓明徒逞六根貪慾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難免無常二字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我好十方傳句偈八部會玆場救大宅之烝熬發空門之龠綸偈日

富貴貧窮各有由只緣分定不須求未曾下的春時種空手荒田望有秋衆菩薩每聽我貧僧演

說佛法道。四句偈子。乃是老祖留下。如何說。富貴貧窮各有由。相如今你道衆菩薩。嫁得官人。高官厚禄。在這深宅大院。呼奴使婢。揷金帶銀。在綾錦窩中。長大綺羅堆裡。生成思衣而綾錦千箱。思食而珍羞百味。享榮華。受富貴。盡皆是你前世。因由根基上有你的。一般大緣分。不待求而自得。就是貧僧在此宣經。念佛。也是吃着這美口茶飯。受着發心布施。老大緣分。非同小可。都是龍華一會上的人。皆是前生修下的功果。你不修下時。就如春天不種下。搨到了秋成時候。一片荒田。那成熟結子。從那里來。正是淨埽靈臺好下工。得意歡喜不放鬆。五濁六根爭洗淨。条透玄門見祖風。又百歲光陰瞬息回。此身必定化飛灰。誰人肯向生前悟。悟卻無生歸去

來。又人命無常呼吸間。眼觀紅日墜西山。寶山歷盡空回首。一失人身萬刼難。想這富貴榮華。如湯潑雪。仔細筭來。一件無多。做了虗花驚夢。我今得個人身。心中煩惱悲切。死後四大化作塵土。又不知這點靈魂往何處受苦去也。惧怕生死輪廻。往前再叅一步。唱（一封書）生和死兩下。相嘆浮生終日忙。男和女滿堂。到無常祇自當。人如春夢終須短。命若風燈不久常。自思量可悲傷。題起教人欲斷腸。開卷日應身長救苦。并本無去亦無來。彌陀教主大願弘深。四十八願度衆生。使人人悟本性。彌陀今惟心淨主渡苦海。苦海洪波。證菩提之妙果。持念者罪滅河沙。稱揚者。福增無量。書寫讀誦者。當生華藏之天。見聞受持。臨命纔時定往西方淨土。凡念佛者。

斷有功。無量慈悲故。慈悲大慈悲故。皈命一切佛法僧信禮。常住三寶法輪常輪度衆生。偈曰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刼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眞實意。黃氏寶卷纔展開。諸佛菩薩降臨來。爐香遍滿虛空界。佛號聲名動九垓。昔日漢王治世。雨順風調。國泰民安。感得一位善心娘子出世。家住曹州南華縣。黃員外所生一女。端嚴美色。年方七歲吃齋。把素。念金剛經。報答父母深恩。每日不缺。感得觀世音菩薩。半空中化現。父母見他終日念經。苦切不從。一日尋媒。吉日良時。把他嫁與一婿。姓趙名方。屠宰為生。為夫婦一十二載。生下一男二女。一日黃氏告其夫曰。我與你為夫妻一十二載。生下嬌兒嬌女。但貪戀恩愛。永墮沉淪。妾有小詞勸

喻丈夫聽取詞曰。宿緣夫婦得成雙。雖有男和女。誰會抵無常。伏望我夫主定。念與雙同。共修行。終年富貴也須草草。貪名與利隨。分度時光。這趙郎見詞不能依隨。一日作別起身。往山東買猪去。黃氏女見丈夫去了。每日淨房寢歇。沐浴身體。燒香禮誦金剛經

今方當下山東去　四個兒女在中堂　黃氏女在西房

香湯沐浴換衣裳　卸簪珥淺淡梳粧　每日家向西方

燒香禮拜　面念顏并寶卷　持念金剛

看經文猶未了　香烟冲散　念佛音聲朗朗

貫徹穹蒼　地獄門天堂界　豪光發現

閻羅王一見了　喜悅龍顏　莫不是陽世間

生下佛祖　急宣召二鬼判　審問端詳
有鬼判告吾王　聆音察理　曹州府南華縣
有一善良　看經文黃氏女　持齋把素
行善心功行大　驚動天堂　唱金剛經
閻羅王聞言心內忙。急點無常鬼一雙。一雙急奔趙家庄。黃
氏正看經卷。忽見仙童在面前。念
善人便是童子請　惡人須遣夜叉郎　黃氏看經忙來問
誰家童子到奴行　仙童答告娘子道　善心娘子你莫慌
不是凡間親眷屬　我是陰間童子郎　今因爲你看經卷
閻王請你善心娘　黃氏見說心煩惱　小心一一告無常
同姓同名勾一個　如何勾我見閻王　千死萬死甘心死

怎捨嬌娃女一雙　大姐嬌姑方九歲　伴嬌六歲怎拋娘
長壽嬌兒年三歲　常抱懷中心怎忘　苦放奴家魂一命
多將功德與你行　仙童答告娘子道　何人似你念經劉
善惡二童子。被黃氏女哀告。再三不肯赴幽。留戀一二個孩
兒。難拋難捨。仙童催促。說道善心娘子。陰間取你三更死。定
不容情到四更。不比你陽間好轉限。陰司取你。若違了限。我
得罪。更不輕說短長。黃氏此時心意想便喚女使去燒湯。香
湯沐浴方纔了。將身便乃入佛堂。盤膝坐定不言語。一靈真
性見閻王唱
楚江秋　人生夢一塲。光陰不久常。臨危個個是風燈樣。看看
回步見閻王。急辨行粧。鄉臺上把家鄉望。見啼女哭好恓惶。

排鈸打鼓作道場披麻帶孝安塋垄白

不說令方恓惶事　且言黃氏赴陰靈　看看來到柰何埂

一道金橋接路行　借問此橋作何用　单等看經念佛人

柰何兩邊血淚水　河中多少罪淹魂　悲聲哭泣紛紛鬧

四面毒虵咬露筋　前到破錢山一座　黃氏向前問原因

是你陽間人化紙　殘燒未了便抛焚　因此掩翻多破碎

積聚號作破錢山　又打枉死城下過　多少孤魂未托生

黃氏見說心慈愍　舉口便誦金剛經　河裡罪人多開眼

尸山爐剔樹鶱林　鑊湯火池蓮花現　無間地獄瑞雲籠

當下仙童忙不住　急忙便去奏閻君唱

山坡羊　黃氏到了那森羅寶殿。有童子先奏說。請了看經人

來見閻羅王便傳召請。黃氏拜在金堦下。不由的跪在面前。
有閻君問你。從幾年把金剛經念起。何年月日感得觀世音
出現。這黃女又手訴說前情來訶。自從七歲吃齋。供養聖賢
望上聖聽言。從嫁了兒夫。看經心不減白
閻君當下忙傳旨　善心娘子你聽因　你念金剛多少字
几多點化接陰陰　甚字起頭甚字落　是何兩字在中間
你若念經無差錯　放你還魂回世間　黃氏當時堦下立
願王聽奴念金剛　字有五千四十九　八萬四千點畫行
如字起頭行字住　荷擔兩字在中央　黃氏說經尤未了
閻王殿前放毫光　舉手龍顏眞喜悅　放你還魂看世間
黃氏聞知忙便告　願王俯就聽奴言　第一不往屠家去

第二不要染衣行　只願作個善門子　看經念佛過時光
閻王取筆忙判斷　曹州張家轉為男　他家積有家財廣
缺少墳前拜孝郎　員外夫妻俱修善　姓名四海廣傳揚
吃罷迷魂湯一盞　張家娘子腹懷躭　十月滿足生一子
左肋紅字有兩行　此是看經黃氏女　曾嫁覩水趙令方
此是看經多因果　得為男子壽延長　張家員外親看見
愛如珎寶喜開顏　唱

皂羅袍　黃氏在張家托化轉男身。相湊無差。員外見了喜添花。三年就養成人。大年方七歲。聰明秀發。攻書習字。取名俊達。十八歲科舉登黃甲

却說張俊達。十八歲登科應舉。陞授曹州南華縣知縣。忽然

思憶。是他本鄉。到縣中赴任之後。先去王粮國稅。然後理論
公廳。差兩個公差。即去請趙郎令方。我和他説話。兩個公差
不敢怠慢。即到趙家來請令方。白
趙令方在家中　看經念佛兩公人　忙喝喏聽説來因
即時間　忙打扮　來到縣裡
公廳上忙施禮　且説家門　張知縣起躬身
便令坐　叙寒溫分賓主　捧出茶湯
你是我親夫主　令方姓趙　我是你前妻子
黃氏之身　你不信到靜臺　脱衣親見
左肋下硃砂記　字寫原因　我大女嬌姑兒
嫁人去了　第二女伴姐姐　嫁了曹眞

長壽兒我掛孝　守我墳塋　咱兩個同騎馬

前到先塋

知縣同令方見女五人到黃氏墳前開棺見屍容顏不動回

來做道場七月令方看金剛經瑞雪紛紛男女五人總駕祥

雲昇天去了臨江仙一首爲証

黃氏看經成正果同日登極樂五口盡昇天道善人傳觀音

菩薩未度我

寶卷已終佛聖已知法界有情同生勝會南無一乘字無量

又眞空諸佛海會悉遙普使河沙同淨土伏願經聲佛號上

徹天堂下透地府念佛者出離苦海作惡者永墮沉淪得悟

者諸佛引路放光明照徹十方東西下廻光返照南北處親

到家鄉。登無生漂舟到岸。小孩兒得見親娘。入母胎三寶不怕。八十部永返安康。偈曰

衆等所造諸惡業　自始無始至如今

靈山失散迷真性　一點靈光串四生

一報天地盖載恩　二報日月照臨恩

三報皇王水土恩　四報爹娘養育恩

五報祖師親傳法　六報十類孤魂早超身

摩訶般若波羅密

薛姑子宣畢卷。已有二更天氣。先是李嬌兒房內。元宵兒拿了一道茶了。衆人吃了。後孟樓玉房中蘭香。拿了幾樣精製菓菜。一坐壺酒來。又頓了一大壺好茶。與大妗子段大姐。桂姐衆人

吃。月娘又教玉簫拿出四盒兒細茶食餅糖之類。與三位師父

點茶。李桂姐道。三位師父宣了這一回卷。也該我唱個曲兒孝

順。月娘道。桂姐又起動你唱。郁大姐道。等我先唱道。月娘道。也

罷。郁大姐先唱。申二姐道。等姐姐唱了。等我也唱個兒與娘們

聽。問月娘要聽什麼。月娘道。你唱更深夜深靜悄。當下桂姐遞

衆人酒。取過琵琶來。輕舒玉笋。款跨鮫綃。啟朱唇露皓齒。唱道

更深靜悄。把被兒熏了。看看等到月上花梢。全靜悄悄。全無

消耗。敲殘了更鼓。你便纔來到。見我這臉兒不瞧。來跪在奴

身邊告。我做意兒瞧。他偷眼兒瞧。甫能咬定牙。其實忍不住

笑。又 勤兒推磨。好似飛蛾援火。他將我做啞謎兒包籠。我手

裡發時猜破。近新來把不住船兒舵。特故里搬弄心腸軟。一

似酥蜜果。者麽是誰。休道是我。便做鐵打人。其實難不過。又踈狂或薄情無奈。兩三夜不見你回來。問着他便撒頑不倸。不由人轉尋思權寧耐。他笑吟吟將被兒錦開。半掩過香羅。待。我推綉鞋不去倸。你若是惱的人慌。只教氣得我害。又花街柳市。你戀着蜂蝶採。使我這里玉潔氷淸。你那里瓜甜蜜柿。恰回來無酒半裝醉。只顧里打艸驚蛇。到尋我些風流罪。我欲待撾了你面皮。又恐傷了就里待。要隨順了他。其實受不的你氣。

桂姐唱畢。郁大姐就纔要接琵琶。被申二姐要過去了。挂在肐膊上。先說道。我唱個十二月兒掛眞兒與大妗子和娘每聽罷。于是唱道。

正月十五鬧元宵。滿把焚香天地也燒。一套
唱畢月娘笑道。慢慢兒的說。左右夜長儘着你說。那時大妗子
害夜深困的慌。也沒等的郁大姐唱。吃了茶多散歸各房內睡
去了。桂姐便歸李嬌兒房內。段大姐便往孟玉樓房中。三位師
父便往孫雪娥後邊房裡睡。郁大姐申二姐與玉簫小玉在那
邊炕屋裡睡。月娘同大妗子在上房內睡。俱不在話下。正是參
橫斗轉三更後。一鈎斜月到紗窻。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illegible]

第七十五回

春梅毀罵申二姐　玉簫遡言潘金蓮

萬里新墳盡十年　修行莫待鬢毛斑
死生事大宜須覺　地獄時常非等閒
道業未成何所賴　人身一失幾時還
前程暗黑路途險　十二時中自着研

此八句单道這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影隨形如谷應聲你道打坐參禪皆成正果相這愚夫愚婦在家修行的豈無成道禮佛者取佛之德念佛者感佛之恩看經者明佛之理坐禪者踏佛之境得悟者正佛之道非同容易有多少先作後修先修後作有如吳月娘者雖有此報平日好善看經禮佛布施不應今

此身懷六甲。而聽此經法。人生貧富壽夭賢愚。雖蒙父母受氣成胎中來。還要懷妊之時。有所應召。古人妊娠懷孕。不倒坐。不偃臥。不聽淫聲。不視邪色。常玩弄詩書金玉異物。常令瞽者誦古詞。後日生子女。必端正俊美。長大聰慧。此文王胎教之法也。今吳月娘懷孕。不宜令僧尼宣卷。聽其生死輪廻之說。後來感得一尊古佛出世。投胎奪舍。日後被其顯化而去。不得承受家緣。盖可惜哉。正是前程黑暗路途險。十二時中自着研。此係後話。表過不題。當下後邊聽宣畢黃氏寶卷。各房宿歇。单表潘金蓮在脚門邊久站立。忽見西門慶過來。相携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顧坐在床上。便問你怎的不脫衣裳。那西門慶摟定婦人。笑嘻嘻說道。我特來對你說聲。我要過那邊歇一夜兒去。你拿那

淫器包兒來與我。婦人罵道賊牢。你在老婦手裡使巧兒。拿些面子話兒來哄我。我剛纔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肯來問我。這個是你早辰。和那搓刺骨兩個嘀定了腔兒。好去和他個合窩去。一徑拿我扎筏子。嗔道頭里不使丫頭使他來送皮襖兒。又與我磕了頭兒來。小賊搓刺骨把我當甚麼人兒。在我手內弄判子。我還是李瓶兒時。教你活埋我。雀兒不在那窩兒裡我不醋了。西門慶笑道。那里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個頭兒。你又說他的那不是。婦人沉吟良久說道。我放你去便去。不許你拿了這包子去。和那搓刺骨弄答的齷齷齪齪的。到明日還要來和我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不與我。使慣了。却怎樣的纏了半日。婦人把銀托子掠與他說道。你要拿了

這個行貨子去西門慶道與我這個也罷一面接的袖了趔趄着腳兒就往外走婦人道你過來我問你莫非你與他停眠整宿在一舖兒長遠睡惹的那兩個丫頭也羞恥無故只是睡那一回兒還教他另睡去西門慶道誰和他長遠睡說畢就走婦人又叫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分付你慌走怎的西門慶道又說甚麽婦人道我許你和他睡便睡不許你和他說甚閒話教他在俺每跟前欺心大膽的我到明日打聽出來你就休要進我這屋裡來我就把你下截咬下來西門慶道帷小淫婦兒瑣碎死了一直走過那邊去了春梅便向婦人道由他去你管他怎的婆婆口絮媳婦耳頑倒沒的教人與你為仇結仇悞了咱娘兒兩個下棋一面叫秋菊關上角門放卓兒擺下棋子婦人問

你姥姥聽了。春梅道。這咱哩後邊散了。來到屋裡就睡了。這裡房中春梅與婦人下棋不題。且說西門慶走過李瓶兒房內掀開簾子。如意兒正與迎春綉春炕上吃飯。見了西門慶慌的跐起身來。西門慶道。你每吃飯。吃飯于是走出明間李瓶兒影跟前一張交椅上坐下。不一時。只見如意兒笑嘻嘻走出來說道爹。這裡冷。你往屋裡坐去罷。這西門慶一把手摸到懷裡摟過來就親了個嘴。一面走到房中牀正面坐了。火爐上頓着茶。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了。如意兒在炕邊烤着火兒站立。問道爹你今日沒酒。外邊散的早。西門慶道。我明日還要早船上拜拜蔡知府去。不是也還坐一回。如意兒道。爹你還吃酒。斟酒與爹吃。還有頭里後邊送來與娘供養的一卓菜兒。一素兒金華酒。

湯飯俺每每吃了。酒菜還沒敢動。留有預備。只把爹用。西門慶道
你每吃了罷了。分付下飯不要別的。好細巧拿幾碟兒來。我不
吃金華酒。一面教綉春你打了燈籠。往花園藏春軒書房內。還
有一罈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斟那個酒我吃。那綉春應諾。
打着燈籠去了。迎春連忙放卓兒拿菜兒。如意兒道。姐你揭開
盒子。等我揀兩樣兒了爹下酒。于是燈下揀了一碟鴨子肉。一
碟鴿子雛兒。一碟銀絲鮓。一碟搯的銀苗豆芽菜。一碟黃芽韮
和的海蜇。一碟燒臟肉釀腸兒。一碟黃炒的銀魚。一碟春不老
炒冬笋。兩眼春槅。不一時擺在卓上。抹得鍾筋乾淨。放在西門
慶面前。良久綉春前邊取了酒來。打開篩熱了。如意兒斟在鍾
內。遞與西門慶嘗了嘗。無比美酒。紅紅的顏色。當下如意兒就

挨近在卓上邊站立侍奉斟酒又親剝炒栗子兒與他下酒那迎春知局往後邊廚房內與綉春坐去了這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教老婆坐在他膝盖兒上摟着與他一遞一口兒吃酒老婆剝菓仁兒放在他口裏西門慶一面解開他穿的玉色紬子對衿袄兒鈕扣兒并抹胸兒露出他白馥馥酥胸用手揣摸着他妳頭跨道我的兒你達達不愛你別的只愛你道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的一般樣兒我摟着你就如同摟着他一般如意兒笑道爹沒的說還是娘的身上白我兒五娘雖好模樣兒也中中兒的紅白肉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倒白淨肉色兒三娘只是多幾個麻兒倒是他雪姑娘生的清秀又白淨五短身子兒又道我有句說話兒對爹說迎春姐有件正面戴的仙子

兒要與我他要問爹討娘家常戴的金赤虎正月里戴爹與他了罷西門慶道你沒正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頭面廂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怎好問他要的老婆道也罷你還另打一件赤虎與我罷一面走下來就磕頭謝了兩個吃了半日酒如意兒道爹你叫姐來與他一杯酒吃惹的他不惱麽這西門慶便叫迎春不應老婆親走到廚房內說道姐爹叫你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甌酒兒與他又揀了兩筯菜兒放在酒托兒上那迎春站在傍邊一面吃了老婆道你叫綉春姐來吃些兒那迎春去了回來說道他不吃哩走去良久迎春向炕上抱他鋪盖後邊睡去迎春道我不往後邊在明間板凳上睡良姜我與綉春廚房炕

上廳去茶在火上等爹吃你自家倒倒罷如意兒道姐你去帶
上後邊門等我挿夫那迎春抱了被褥一直後邊去了這老婆
陪西門慶吃了一回酒收拾家火點茶與西門慶吃了挿上後
門原來另預備着一牀兒鋪盖與西門慶睡都是綾絹被褥扣
花枕頭在枕上薰的煖烘烘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睡牀上
睡西門慶道我在牀上睡罷如意兒便抱鋪盖抱在牀上鋪下
打發西門慶上牀解衣替他脫了靴襪他便打了水拿出明間
内漂洗了牝掩上房門將燈臺拿在牀邊一張小卓兒上擱放
然後他方脫了衣褲上牀鑽入被窩裡與西門慶相摟相抱並
枕而臥婦人用手揑弄他那話兒上邊束着挺子狰獰跐腦又
喜又怕兩個口吐丁香交摟在一處西門慶見他仰臥在被窩

內脫的精赤條條恐怕凍着他取過他的抹胸兒替他蓋着胸膛上兩手執其兩足極力抽提老婆氣喘吁吁被他合得面如火熱又道這衽腰子還是娘在時與我的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不打緊處到明日鋪子裡拿半個紅段子與你做小衣兒穿再做雙紅段子睡鞋兒穿在脚上好伏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爹與了我等我閒着做西門慶道我只要忘了你今年多少年紀你姓甚麼排行幾姐我只記你男子漢姓熊老婆道他便姓熊叫熊旺兒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年三十二歲西門慶道我原來還大你一歲一壁幹着一面口中呼叫他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伏侍我等明日你大娘生了孩兒你好生看奶着你若有造化也生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來與我做一房小就頂

你娘的窩兒。你心下如何。老婆道。奴男子漢。已是沒了。娘家又沒人。奴情愿一心只伏侍爹。再有甚麽二心。就死了。不出爹這門。若爹可憐見。可知好哩。這西門慶見他言語兒投着機會。心中越發喜歡。掯着他雪白的兩隻腿兒。穿着一雙綠羅扣花鞋兒。只顧沒稜露腦。兩個搧幹抽提。抽提的老婆在下無般不叫出來。嬌聲怯怯。星眼濛濛。良久却令他馬伏在下。且舒雙足。西門慶披着紅綾被。騎在他身上。投那話入牝中。燈光下兩手按着他雪白的屁股。只顧搧打。口中叫章四兒。你好去叫着親達達。休要住了。我丟與你罷。那婦人在下舉股相就。眞個口中顫聲柔語。呼叫不絕。足頑了一個時辰。西門慶方纔精泄。良久拽出麈柄來。老婆取帕兒替他搽拭。摟着睡到五更雞叫時分散。

老婆又替吮咂西門慶告他說你五娘怎的替我咂半夜怕我害冷連尿也不教我下來溺都替我嚥了老婆道不打緊等我也替爹吃了就是了這西門慶真個把胞膈尿都溺在老婆口内當下兩個旖妮溫存萬千囉唣合搗了一夜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盆中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到前邊分付玳安早教兩名排軍把捲棚正面放的流金八仙鼎寫帖兒檯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内交付明白討回帖來又教陳經濟封了一疋金段一疋色段教琴童氈包内拿着預備下馬要早往清河口拜蔡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内吃粥月娘問他應二哥那裡俺每莫不都去也留一個兒在家裡看家留下他姐在家陪大妗子做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備下五分人情你的是一

方兜肚。一個金墜兒。五錢銀子。他四個每人都是二錢銀子。一方手帕。都去走走罷。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妗子就是一般。我已許下應二。都往他家去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李桂姐便拜辭說道。娘。我今日家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住一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說。俺媽心裡不自在。俺姐不在。家中沒人改日正月間來住兩日兒罷。拜辭了西門慶。月娘裝了兩個茶食盒子。與桂姐一兩銀子。吃了茶。打發出門。西門慶纔穿上衣服。往前邊去。忽有平安兒來報。荆都監老爹來拜。西門慶即出迎接至廳上敘禮。荆都監穿着補服員領。戴着暖耳。腰繫金帶。叩拜堂上道。久違欠恭高轉失賀之意。西門慶道。多承厚貺。尚未奉賀。敘畢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左右獻上茶湯。荆都監便

道艮騎侯候何往。西門慶道。京中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知府。昨日巡按宋公祖。與工部安鳳山。錢雲野。黃泰宇。都借學生這裡作東、請他一飯。蒙他昨日具拜帖與我。我豈可不回拜他拜去。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荆都監道。正是小弟一事來奉瀆。兒巡按宋公過年正月間差滿。只怕年終舉劾地方官員。望乞四泉借重與他一說。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故此斗胆恃愛。倘得寸進。不敢有忘。西門慶道。此是好事。你我相厚。敢不領命。你寫個說帖來。幸得他後日還有一席酒在我這裡。等我抵回和他說。又好些。這荆都監連忙下坐位來。又與西門慶打一躬。多承盛情。啣結難忘。便道小弟已具了履歷手本在此。一面喚椽房寫字的取出。荆都監親手遞上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

山東等處兵馬都監清河左衛指揮僉事荆忠年三十二歲係山後檀州人出祖後軍功累陞本衛左所正千户從某年由武舉中式歴陞今職管理濟州兵馬歴年餘文一一開載明白西門慶看畢荆都監又向袖中取出禮物來遞上說道薄儀望乞笑留西門慶見上面寫着白米二百石說道豈有此理這個學生斷不敢領以此視人相交何在荆都監道不然總然四泉不受轉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見拒之深耶倘不納小弟亦不敢奉瀆推阻再三西門慶只得收了說道學生暫且收下一面接了說道學生明日與他說了就差人回報茶湯兩碗荆都監拜謝起身去了西門慶分付平安我不在有甚人來拜望帖兒接下休往那去了泒下四名排軍把門說畢就上馬琴童跟隨拜蔡

知府去了。卻說玉簫早辰打發西門慶出門。走到金蓮房中。說五娘昨日怎的不往後邊去坐。晚夕衆人聽薛姑子宣黃氏女卷。坐到那咱晚。落後二娘管茶。三娘房裡、又拏將酒菜來。都聽桂姐申二姐賽唱曲兒。到有三更時分。俺每纔睡。俺娘好不說五娘哩。五娘聽見爹前邊散了、往屋裡走不迭。昨日三娘生日。就不放往他屋裡走兒。把攔的爹恁緊。三娘道。沒的羞人子剌剌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幾房兒。隨他串去。金蓮道。我待說就沒好口。谷瞎了他的眼來。昨日你道他在我屋裡睡來麼。玉簫道、前邊老大這娘屋裡。六娘又死了。爹卻往誰屋裡去。金蓮道雞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頂窩兒的。這玉簫又說。俺娘怎的惱五娘。問爹討皮襖不對他說。落後爹送

鑰匙到房裡娘說了爹幾句好的李大姐死了嗔俺分散他的丫頭多少時兒相你把他心愛的皮襖拿了與人穿就沒話兒說了爹說他見沒皮襖穿娘說他怎的沒皮襖放着皮襖他不穿坐名兒只要他這件皮襖早晚死了便指望他的他不死你敢指望他的金蓮道沒的那扯毬淡有了一個漢子做王兒罷了你是我婆婆你管着我我把攔他我拿繩子拴着他腿兒不成把攔他一面兒罷了偏有那些毬聲浪氣的玉簫道我來對娘說娘只放在心裡休要說出我來今日桂姐也家去俺娘收拾戴頭面哩今日要留下雪娥在家與大妗子做伴兒俺爹不肯都封下人情五個人都教去哩娘也快些收拾了罷說畢玉簫後邊去了這金蓮向鏡臺前搽胭抹粉插花戴翠又使春梅

後邊問玉樓今日穿甚顏色衣裳玉樓道你爹嗔換孝都教穿淺淡色衣服這五個婦人會定了都是白鬏髻珠子箍兒用翠藍銷金綾汗巾兒搭着頭上珠翠堆滿銀紅織金段子對衿襖兒藍段子裙兒惟吳月娘戴着白縐紗金梁冠兒海獺臥兎兒珠子箍兒胡珠環子上穿着沉香色遍地粧花補子襖兒紗綠遍地金裙一頂大轎四頂小轎排軍喝路轎內安放銅火踏王經棋童來安三個跟隨拜辭了吳大妗子三位師父潘姥姥逕往應伯爵家吃滿月酒去了不題卻說前邊如意兒和迎春有西門慶晚夕吃酒的餘一卓菜安排停當還有一壺金華酒向罈內又打出一壺葡萄酒來午間請了潘姥姥春梅郁大姐彈唱着在房內四五個做一處吃到中間也是合當有事春梅道

只說申二姐會唱的好挂真兒沒個人往後邊去便叫他來到
好歹教他唱個挂真兒咱每聽迎春纔待使綉春叫去只是春
鴻走來向着火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原來今日沒跟了轎子
去春鴻道爹泒下教王經去了留我在家裡看家春梅道賊小
蠻囚兒你不是凍的還不尋到這屋裡來烘火因叫迎春你釃
半瓯子酒與他吃分付你吃了替我後邊叫將申二姐來你就
說我要他唱個兒與姥姥聽那春鴻連忙把酒吃了一直走到
後邊不想申二姐伴着大妗子大姐三個姑子玉筲都在上房
裡坐的正吃芫荽芝蔴茶哩忽見春鴻掀簾子進來叫道申二
姐你來俺大姑娘前邊叫你唱個兒與他聽去哩這申二姐道
你大姑在這裡又有個大姑娘出來了春鴻道是俺前邊春梅

姑娘這裡叫你。申二姐道。你春梅姑娘他稀罕怎的也來叫的

我有郁大姐在那里。也是一般。這裡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

子道也罷。申二姐你去走走再來。那申二姐坐住了不動身。春

鴻一直走到前邊。對春梅說我叫他。他不來哩。都在上房坐着

哩。春梅道。你說我叫他。他就來了。春鴻道。我說你叫他來前邊

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動。說道大姑娘在這裡。那裡又鑽出個

大姑娘來了。我說是春梅姑娘。他說你春梅姑娘他從幾時來

也來叫我。我不得閒。在這裡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奶奶到

說你去走走再來。他不肯來哩。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三尸神

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遍了雙腮。衆人攔

阻不住。一陣風走到上房裡。指着申二姐。一頓大罵道。你怎麼

對着小厮說我那里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稀罕他也敢來叫我你是甚麼總兵官娘子不敢叫你俺每在那毛裡夾着來是你撞舉起來如今從新鑽出來了你無非只是個走千家門萬家戶賊狗攮的瞎淫婦你來俺家纔走了多少時兒就敢恁量視人家你會曉的甚麼好成樣的套數唱左右是那幾句東溝籬西溝壩油嘴狗舌不上紙筆的那胡歌野詞就拏班做勢起來真個就來了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見過多少稀罕你這個兒韓道國那淫婦家與你俺這里不與你你就學那淫婦我也不怕你好不好趁早兒去賈媽媽與我離門離戶那大妗子攔阻說道快休要鬪口把這申二姐罵的睜睜的敢怒而不敢言說道爺嚛嚛這位大姐怎的恁般粗魯性兒就是劉纔

對着大官兒我也沒曾說甚歹這般潑口言語瀉出來此處不留人也有留人處春梅越發惱了罵道賊合遍街搗遍巷的瞎淫婦你家有恁好大姐比是你有恁性氣不該出來往人家求衣食唱與人家聽趁早兒與我走再也不要來了申二姐道我沒的賴在你家春梅道賴在我家教小厮把髮毛都撏光了你的大妗子道你這孩兒今日怎的甚樣兒的還不往前邊去罷那春梅只顧不動身申二姐一面哭哭啼啼下炕來拜辭了大妗子收拾衣裳包子也等不的轎子來央及大妗子使平安對過叫將畫童兒來領他往韓道國家去了春梅罵了一頓往前邊去了大妗子看着大姐和玉簫說道他敢前邊吃了酒進來不然如何恁冲言冲語的罵的我也不好看的了你教他慢

慢收拾了去就是了。立逼着攆他去了。又不叫小厮領他十分
水深人不過。卻怎樣兒的。卻不急了人。玉簫道。他們敢在前頭
吃酒來。卻說春梅走到前邊。還氣狠狠的向衆人說道。乞我把
賊瞎淫婦一頓罵。立攆了去了。若不是大妗子勸着我。臉上與
這賊瞎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他還不知道我是誰哩。叫着他
張兒致兒。拿班做勢兒的。迎春道。你砍一枝損百株。忌口些。郁
大姐在這里。你卻罵瞎淫婦。春梅道。不是這等說。像郁大姐
在俺家這幾年。先前他還不知怎樣的。大大小小。他惡訕了那
個人兒來。教他唱個兒他就唱。那里像這賊瞎淫婦大胆。不道
的會那等腔兒。他再記的甚麼成樣的套數。還不知怎的拿班
兒。左來右去。只是那幾句山坡羊。瑣南枝。油里滑言語。上個甚

麼撞盤兒也怎的我纔乍聽這個曲兒也怎的我見他心裡就要把郁大姐掙下來一般郁大姐道可不怎的昨日晚夕大娘多教我唱小曲兒他就連忙把琵琶奪過去他要唱大娘說郁大姐你教他先唱你後唱罷郁大姐道大姑娘你休惟他他原知道咱家深淺他還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成好容易春梅道我倒纔不罵的你你覆韓道國老婆那賊淫婦你就學與他我也不怕他潘姥姥道我的姐姐你沒要緊氣的恁樣兒的如意兒道等我傾杯兒酒與大姐姐消消惱迎春道我這女兒有惱莊是氣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好曲兒唱個伏侍他這郁大姐拿過琵琶來說道等我唱個鶯鶯鬧臥房山坡羊兒與姥姥和大姑娘聽罷如意兒道你用心唱等我斟上酒那迎春拿起杯兒酒

來。望着春梅道罷罷我的姐姐。你着氣就是惱了。胡亂且吃你
媽媽這鍾酒兒罷。那春梅恐不任笑罵迎春。說道恠小淫婦兒。
你又做起我媽來了。說道郁大姐休唱山坡羊。你唱個江兒水
俺每聽罷。這郁大姐在傍彈着琵琶唱
花容月艷。減盡了花容月艷。重門常是掩。正東風料峭細雨
連纖。落紅千萬點。香串懶重添。針兒怕待拈瘦損。嵓嵓鬼病
懨懨。倦將這舊恩情重檢點。愁壓損兩眉翠尖。空惹的張郎
憎厭。這些時對鶯花不捲簾。
槐陰庭院靜悄悄。槐陰庭院。芭蕉新乍展。見鶯黃對對。蝶粉
翩翩情人天樣遠。高柳噪新蟬。淸波戲彩鴛。行過闌前。坐近
他邊。則听得是誰家唱採蓮。急攘攘愁懷萬千。拈起柄香羅

紈扇上寫阮郎歸詞半篇。

炎蒸天氣。挨過了炎蒸天氣。祈涼人綉幃。怪燈花相照。月色相隨。影伶仃訴與誰。征雁向南飛。雁歸人未歸。想像腰圍。倣就寒衣。又不知他在那里貪戀着。並無個眞實信息。倩一行人稍寄。只恐怕路迢遥衣到遲。

梅花相問。幾遍把梅花相問。新來瘦幾個。笑香消容貌。玉減精神。比花枝先瘦損。翠被慵重温。爐香夜夜薰。着意温存。斷夢勞魂。這些時聪不安眠不穩。枕兒冷。燈兒又昏。獨自個向誰評論。這般的放不下心上的人。

這里飲酒吃酒不題。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府。回來下馬。平安就禀。今月有衙門里何老爹差答應的。來請爹明日早

進衙門中。拿了一起賊情審問。又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
曆日。荆都監老爹。差了家人送了一口鮮猪。一罈豆酒。又是四
封銀子。姐夫收下了。沒敢與他回帖兒。等爹來打發他上他家
人還來見爹說話哩。只胡老爹。爹與了回帖。賞了來人一錢銀
子。又是喬親家爹送帖兒。明日請爹吃酒。玳安兒又拏宋御史
回帖兒來回話。小的送到察院內。宋老爹說。明日還奉價過來。
賞了小的并擡盒人五錢銀子。一百本曆日。西門慶吽了陳經
濟來。問了回包銀子。已久交到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廳上。春
鴻連忙報與春梅眾人。說道。爹來家了。還吃酒哩。春梅道。你小
蠻囚兒。爹來家隨他來去。管俺每腿事。沒娘在家。他也不往俺
這邊來。眾人打發兒吃酒頑笑。只顧不動身。西門慶到上房。大

姈子、三個𡞊子、都往這邊屋裡坐的。玉簫向前與他接了衣裳坐下。放卓打發他吃飯。教李與兒定卓席。三十日與宋廵按擺酒。與廵撫侯爺送行。初一日宰猪羊。家中祭祀還願心的。初三日請劉薛二內相。帥府周爺眾位。吃慶官酒。分付已了。玉簫在傍。請問爹你吃酒放卓兒。釃甚麼酒你吃。西門慶道。有菜兒擺上來。有劉總荆都監送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嘗嘗看好不好吃。只見來安兒來家回話。玉簫連忙便提酒來。打破泥頭傾在鍾內。遞與西門慶呷了一呷。碧靛般清。其味深長。西門慶令篩來我吃。須臾羅上菜來。西門慶在房中。卻說來安同排軍拿了兩個燈籠。晚夕接了月娘來家。月娘便穿着銀鼠皮披繡金領襖兒。翠藍裙兒。李嬌兒等。都是貂鼠皮襖。白綾襖兒。紫丁香

色織金裙子。原來月娘見金蓮穿着李瓶兒皮襖。把金蓮舊皮襖與了孫雪娥穿了。都到上房拜了西門慶。惟雪娥與西門慶磕頭。起來又與月娘磕頭。都過那邊屋裡去了。拜大妗子三個姑子。月娘便坐着與西門慶說話。說應二嫂見俺每都去。好不喜歡。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杜二娘。也有十來位堂客。叫了兩個女兒彈唱。養了好個平頭大臉的小廝兒。原來他房裡春花兒。比舊時黒瘦了。好些。只剩下個大驢臉一般的也不自在哩。那時節亂的他家裡大小不安。本等沒人手。臨來時。應二哥與俺每磕頭。謝了又謝。多多上復你。多謝重禮。西門慶道。春花兒那成精奴才。也打扮出來見人。月娘道。他比那個沒鼻子沒眼兒是鬼兒。出來見不的。西門慶道。那奴才撒把黒豆

只好教豬拱罷。月娘道。我就聽不上你恁說嘴。自你家的好拿掇的出來見的人。那王經在傍。他立着說道。俺應二爹見娘們去。先頭上不敢出來見。躲在下邊房裡。打窓户眼兒望前瞧。被小的看見了。說道你老人家沒廉耻。平白瞧甚麽。他趕着小的打。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老實抹他一臉粉。王經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這小廝便要胡說。他幾時瞧來。平白枉口拔舌的。一日誰見他個影兒。只臨來時。纔與俺每磕頭。王經站了一回出來了。月娘起身過這邊屋裡。拜大妗子并三個師父。西門大姐與玉簫衆丫頭媳婦都來磕頭。月娘便問。怎的不見申二姐。衆人都不做聲。玉簫說申二姐家去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來。先就家去。大妗子隱

瞞不住把春梅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就有幾分惱說道他不唱便罷了這丫頭慣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怎麽的惟不的俺家主子也沒那正主子奴才也沒個規矩成甚麽道理望着金蓮道你也管他管見慣的通沒些摺兒金蓮在傍笑着說道也沒見這個瞎曳麽的風不搖樹不動你走千家門萬家户在人家無非只是唱人叫你唱個兒也不失了和氣誰教他拏斑兒做勢的他不罵的他嫌腥月娘道你倒且是會說話兒的合理都像這等好人歹人都乞他罵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兒了金蓮道莫不爲瞎淫婦打他幾棍兒月娘聽了他這句話氣的把臉通紅了說道慣着他明日把六隣親戚都教他罵遍了罷于是起身走過西門慶這邊來西門慶便問怎麽的月娘道

情知是誰你家使的好規矩的大姐如此這般把申二姐罵的
去了對西門慶說西門慶笑道誰教他不唱與他聽來也不打
緊處到明日使小廝送一兩銀子補伏他也是一般玉簫道申
二姐金子還在這里沒拿去哩月娘見西門慶笑說道不說叶
將他來與喝他兩句虧你還齜着嘴兒不知笑的是甚麼玉樓
李嬌兒見月娘惱起來都先歸去房裡西門慶只顧吃酒良久
月娘進裡間內脫衣裳摘頭便問玉簫這廂上四包銀子是那
里的西門慶說是荆都監送來幹事的二百兩銀子明日要央
宋邈按院幹歷轉玉簫道頭里姐夫送進來我放在箱子上就
忘了對娘說月娘道人家的還不收進櫃裡去哩玉簫一面安
放在廚櫃中不題金蓮在那邊屋里只顧坐的等着西門慶

答兒往前邊去。今日曉夕要吃薛姑子符藥與他交姤。圖壬子日好生子。見西門慶不動身。走來撒着簾兒叫他說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的你。我先去也。西門慶道。我兒你先走一步兒我吃了這些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前邊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你去。我還和你說話哩。你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也怎的、是強汗世界。巴巴走來我這屋裡。硬來叫他。沒廉耻的貨。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因說西門慶。你這賊皮搭行貨子。惟不的人說你。一視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顯出來便好。就吃他在前邊攔攔住了。從東京來通影邊兒不進後邊歇一夜兒。教人怎麼不惱你。冷竈着一把兒。熱竈着一把兒纔好。通教他把攔住了。我便罷了。不知你一般見識。別人他肯讓的過。口

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殺他心兒裡有幾分惱。今日孟三姐在應二嫂那里。通一日恁甚麽兒沒吃。不知掉了口冷氣。只害心疼惡心來家。應二嫂遞了兩鍾酒。都吐了。你還不往他屋里瞧他瞧去。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眞個他心裡不自在。分付收了家火罷。我不吃酒了。于是走到玉樓房中。只見婦人已脫了衣裳。摘去首飾。渾衣兒歪在炕上。正倒着身子嘔吐。蘭香便熱煤炭在地。西門慶見他呻吟不止。慌問道。我的兒。你心裡怎麽的來。對我說。明日請人來看你。婦人一聲不言。只顧嘔吐。被西門慶一面扶起他來。與他坐的。見他兩隻手只摀胸前。便問我的心肝。你心裡怎麽。你告訴我。婦人道。我害心疼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幹你那營生去。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劉纔上房對我說。我纔曉

的婦人道可知你曉的俺每不是你老婆你疼心愛的去了西門慶于是摟過粉項來就親個嘴說道怪油嘴就傒落我起來便叫蘭香快頓好苦艷茶兒來與你娘吃蘭香道有茶伺候着哩一面捧茶上來西門慶親手拿在他口兒邊吃婦人道拏來等我自家吃會那等喬劬勞旋蒸勢賣兒的誰這里爭你哩今日日頭打西出來稀罕往俺這屋裡來走一走兒也有這大娘乎白你說他爭出來唬包氣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日七事八事心不得個閒婦人道可知你心不得閒可不了一了心愛的扯落着你哩把俺每這僻時的貨兒都打到揣了號聽題去了後十年挂在你那心裡見西門慶嘴揾着他香腮便道吃的那爛酒氣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人一日黃湯辣水兒誰嚐嚐着

來那里有甚麽神思且和你兩個纏西門慶道你没吃甚麽兒叫丫頭拿飯來咱每吃我也還没吃飯哩婦人道你没的說人這里凄疼的了不得且吃飯你要吃你自家吃去西門慶道你不吃我敢不吃了咱兩個收拾睡去罷明日早使小厮請任醫官來看你婦人道由他去請甚麽任醫官李醫官教劉婆子來吃他服藥也好了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内撲撒撲撒管情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專一會揣骨捏病手到病除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你會揣甚麽病西門慶忽然想起昨日劉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黃清心蠟丸那藥酒兒吃下極好即使蘭香問你大娘要在上房磁鑵兒内盛着就拿素兒帶些些酒來玉樓道休要酒俺這屋裡有酒不一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丸來

西門慶看見飾熱了酒剥去蠟裹面露出金丸來看着玉樓吃下去西門慶因令蘭香趂着酒你篩一鍾兒來我也吃了藥罷被玉樓瞅了一眼說道就休那汗邪你要吃藥往別人房裡去吃你這里且做甚麼哩卻這等胡作做你見我不死來擄掇上路兒來了緊教人疼的鬼兒也沒了還要那等掇弄人虧你也下般的誰耐煩和你兩個只顧涎纏西門慶笑道罷罷我的兒我不吃藥了咱兩個睡罷那婦人一面吃畢藥與西門慶兩個解衣上牀同寢西門慶在被窩內替他手撲撒着酥胸揣摸香乳一手摟其粉項問道我的親親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好些婦人道疼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緊消一回也好了因說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兊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後日

宋御史擺酒。初一日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破兩日工夫。把人都請了罷。受了人家多少人情禮物。只顧挨着也又不是事。婦人道。你請也不在我。不請也不在我。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廝來攢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教他管去。也該教他管管兒。卻是他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雕佛眼兒便難。等我管。西門慶道。你聽那小淫婦兒。他勉強着。緊處他就慌了。亦發擺過這幾席酒兒。你交與他就是了。玉樓道。我的哥哥。誰養的你恁乖。還說你不護他。這些事兒。就見出你那心裡來了。擺過酒兒。交與他。俺每是合死的。像這清早辰得梳了頭。小廝你來我去。秤銀子換錢。把氣也掏乾了。饒費了心。那個道個是也怎的。西門慶道。摟着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說着。一面慢慢搊起

這一隻腿兒跨在胳膊上摟抱在懷裡揝着他白生生的小腿兒穿着大紅綾子的繡鞋兒說道我的兒你達不愛你別只愛你這兩隻白腿兒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也沒你這兩隻腿兒柔嫩可愛婦人道好個說嘴的貨誰信那綿花嘴兒可可兒的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沒有來愁好的沒有也要千取萬不說俺每皮肉兒粗糙你拿左話兒來右說着哩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有句謊就死了我婦人道怪行貨子沒要緊賭什麼誓這西門慶說着把那話帶上銀托子插放入他牝中婦人道我說你行行就下道兒來了便道且住賊小肉兒不知替我拿下了不曾沒有遂伸手向牀褥子底下摸出絹子來預備着抹捺因摸見銀托子說道從多咱三不知就帶上這行貨子了還

不趕早除下來哩。那西門慶那里肯依。抱定他一隻腿在懷裡。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須臾淫水浸出。往來有聲。如狗𠯋鏴子一般。婦人一面用絹抹之。隨抹隨出。口裏內不住的作柔顫聲。叫他達達。你省可往裏去。奴這兩日好不腰酸。下邊流白漿子出來。西門慶道。我到明日問任醫官討服煖藥來。你吃就好了。不說兩個在牀上歡娛頑耍。且表吳月娘在上房。陪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姐。罵的哭涕。又不容他坐在轎子去。旋央及大妗子。對叫過畫童兒送到他往韓道國家去。大妗子道。本等春梅出來的言語粗魯。饒我那等說着。還鎗撤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恁口潑罵人。我只說他吃了酒。小玉道。他每五個在前頭

吃酒兒進來。月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貨子。生生把個丫頭慣的恁沒大沒小。上頭上臉的。還嗔人說哩。到明日不管好歹人都乞他罵了去罷。要俺每在屋裡做甚麽。一個女兒。他走千家門萬家户。教他傳出去好聽。敢說西門慶家。那大老婆也不知怎麽的。出來的亂世。不知那個是主子。那個是奴才。不說你們這等慣的。沒些規矩。恰似俺每不長俊一般。成個甚麽道理。大妗子道。隨他去罷。他夫姑不言語好惹氣。當夜無語。歸到房中。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這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了。又悞了壬子日期。心中甚是不悅。次日老早使來安叫了頂轎子。把潘姥姥打發往家去了。吳月娘早辰起來。三個姑子要告辭家去。月娘每個一盒茶食。與了五錢銀子。又許下薛

姑子。正月裏庵裡打齋。先與他一兩銀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麵細米素食與他齋僧供佛。因擺下茶。在上房内管待。問大妗子一𠱙吃。先請了李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玉樓。你吃了那蠟丸。心口内不疼了。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水纔好了。叫小玉往前邊請潘姥姥和五娘來吃點心。玉簫道小玉在後邊燎點心哩。我去請罷。于是一直走到前邊金蓮房中。便問姥姥怎的不見。後邊請姥姥和五娘吃茶哩。金蓮道他今日早辰我打發他家去了。玉簫說怎的不說聲。三不知就去了。金蓮道。任人心淡。只顧任着怎的也任了這幾日了。他家中丟着孩子。也沒人看。我教他家去了。玉簫道我拿了塊臘肉兒四個甜醬瓜茄子。與他老人家。誰知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

人家收着罷。于是遞與秋菊。放在抽替內。這玉簫便向金蓮說道。昨日晚夕。五娘來了。俺娘如此這般了。對着爹。好不說五娘強汗世界。與爹兩個合穿着一條褲子。沒廉耻。怎的把攔着爹在前邊。不放後邊來。落後把爹打發三娘房裡歇了一夜。又對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怎的說五娘。慣着春梅沒規矩。毀罵申二姐。爹到明日。還要送一兩銀子與申二姐遮羞。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這金蓮聽說在心。玉簫先來回月娘說。姥姥起早往家去了。五娘便來也。月娘便望着大妗子說道。你看昨日說了他兩句兒。今日使性子也不進來說聲兒。老早就打發他娘去了。我猜姐姐。管情又不知心裡安排着。要起甚麼水頭兒哩。當下月娘自知屋裡說話。不防金蓮暗走到明間簾下。聽覷多時了。猛

可開言說道。大娘說的我打教了他家去。我好把攔漢子。月娘道。是我說來。你如今怎麼的我。我本等一個漢子。從東京來了。成日只把攔在你那前頭。道不來後邊傍個影兒。原來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動題起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妗子問了聲李桂姐住了一日兒。如何就家去了。他姑夫因為甚麼惱他。教我還說。誰知為甚麼惱他。你便就攮着頭兒說別人。不知道自我曉的。你成日守着他。怎麼不曉的。金蓮道。他不來往我那屋裡去。我成日莫不拿猪毛繩子套他去不成。那個浪的慌了也怎的。月娘道。你不浪的慌。你昨日怎的他在屋裡坐好好兒的。你恰似強汙世界一般。掀着簾子。硬來叫他前邊去。是怎麼說。漢子頂天立地吃

辛受苦。犯了甚麽罪來。你拿猪毛繩子套他。賊不識高低的貨。俺每倒不言語。只顧赶人不得赶上。一個皮襖兒。你悄悄就問漢子討了。穿在身上。挂口兒也不來後邊題一聲兒。都是這等起來。俺每在這屋裡放小鴨兒。就是孤老院裡。也有個甲頭。一個使的丫頭。和他猫鼠同眠。慣的有些摺兒。不管好歹。就罵人。倒說着你嘴頭子不伏個燒埋。金蓮道。是我的丫頭也怎的。你每打不是。我也在這里還多着個影兒哩。皮襖是我問他要來。莫不只爲我要皮襖。開門來也拿了幾件衣裳與人。那個你怎的就不說來。丫頭便是我慣了他。我也浪了。圖漢子喜歡。像這等的卻是誰浪。吳月娘乞他這兩句。觸在心上。便紫漲了雙腮說道。這個是我浪了。隨你怎的說。我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

是趂來的老婆那沒廉耻趂漢精便浪俺每眞材實料不浪穢吳大妗子在跟前攔說三姑娘你怎的快休舒口饒勸着那月娘口裏話紛紛發出來說道你害殺了一個只少我了孟玉樓道耶樂耶樂大娘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連累着俺每一棒打着好幾個人也沒見這六姐你讓大姐一句兒也罷了只顧打起嘴來了大妗子道常言道要打沒好手廝罵沒好口不爭你姊妹們攘開俺每親戚在這里住着也羞姑娘你不依我去呼喚我這里叫轎子來我家去罷被李嬌兒一面拉住大妗子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坐在地下就打滾打臉上自家打幾個嘴巴頭上髮髻都撞落一邊放聲大哭叫起來說道我死了罷要這命做什麼你家漢子說條念款說將來我

趂將你家來了彼時恁的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了我休書我去就是了你赶人不得赶上月娘道你看就是了潑脚子貨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來你看他嘴頭子就相淮洪一般他還打滚兒賴人莫不等的漢子來家好老婆把我別變了就是了你放恁個刁兒那個怕你麽那金蓮道你是眞材實料的誰敢辨別你月娘越發大怒說道好不眞材實料我敢在這屋裡養下漢來金蓮道你不養下漢誰養下漢來你就拿主兒來與我玉樓見兩個拌的越發不好起來一面拉起金蓮往前邊去罷却說道你恁的怍刺刺的大家都省口些罷了只顧亂起來左右是兩句話教他三位師父笑話你起來我送你前邊去罷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被玉樓和玉簫一齊扯起來送他前邊

邊去了。大妗子便勸任月娘。只說道。姑娘你身上又不方便。好惹氣。分明沒要緊。你姊妹們歡歡喜喜。俺每在這里任着有光。似這等合氣起來。又不依個勸。却怎樣兒的。那三個姑子見嚷鬧起來。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包了盒子。告薛月娘。衆人起來道問訊。月娘道。三位師父。休要笑話。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薩。沒的說。誰家竈內無烟。心頭一點無明火。些些兒觸着便生烟。大家儘讓些些就罷了。佛法上不說的好。冷心不動一孤舟。淨埽靈臺正好修。若還繩慢鎖頭鬆。就是萬個金剛也降不住。爲人只把這心猿意馬牢拴住了。成佛作祖都打這上頭起。貧僧去也。多有打攪菩薩。好好兒的。我回去也。一面打了兩個問訊。月娘連忙還萬福。說道。空過師父。多多有慢。另日着人送齋襯去。郎時

大姐你和那二娘送送三位師父出去看狗手是打發三個姑子出門月娘陪大妗子衆人坐着說道你看這回氣的我兩隻胳膊都軟了手氷冷的從早辰吃了口清茶還汪在心裡太妗子道姑娘我這等勸你少攪氣你不依我你又是臨月的身子有甚要緊月娘道嫂子早是你在這里住看着又是我和他合氣如今犯夜倒拿住巡更的我到容了人人到不肯容我一個漢子你就通身把攔住了和那丫頭通同作弊在前頭幹的那無所不爲的事人幹不出來的你幹出來女婦人家通把個廉耻也不顧他燈臺不明自己還張着嘴兒說人浪想着有那一個在成日和那一個合氣對着俺每千也說那一個的不是他就是清淨姑姑兒了單管兩頭和番曲心矯肚人面獸心行說

的話兒就不承認了賭的那誓謊人子我洗着眼兒看着他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兒死哩早時刴纔你每看着擺着茶兒還好意等他娘來吃誰知他三不知的就打發的去了就安排着要嚷的心兒悄悄兒走來這里聽聽怎的那個怕你不成待等那漢子來輕學重告把我休了就是了小玉道俺每都在屋裡守着爐臺站着不知五娘幾時走來在明間内坐着也不聽見他脚步兒响孫雪娥道他单爲行鬼路兒脚上只穿毡底鞋你可知聽不見他脚步兒响想着起頭兒一來時該和我今日多少氣背地打夥兒嚼說我教爹打我那兩頓娘還說我和他偏生好鬬的月娘道他活埋慣了人今日還要活埋我哩你刴纔不見他那等撞頭打滚撒潑兒一徑使你爹來家知道晉就把

我翻倒底下李嬌兒笑道大娘沒的說反了世界月娘道你不知道他是那九條尾的狐狸精把好的乞他弄死了且稀罕我能有多少骨頭肉兒你在俺家這幾年雖是個院中人不像他久慣牢頭你看他昨日那等氣勢硬來我屋裡叫漢子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你先去恰似只他一個人的漢子一般就占住了不是我心中不惱他從東京來了就不放一夜兒進後邊來一個人的生日也不往他屋裡走走兒去十個指頭都放在你口內也卻罷了大妗子道姑娘你耐煩你又常病兒痛兒的不貪此事隨他去罷不爭你為衆好與人為怨惡佗勸了一回玉簫安排上飯來也不吃說道我這回好頭疼心口內有些惡沒沒的上來教玉簫那邊炕上放下枕頭我且倘倘去分付李嬌

兒你每陪大妗子吃飯那日郁大姐也要家去月娘分付裝一盒子點心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卻說西門慶衙門中審問賊情到晌午牌時分纔來家正值荆都監家人討回帖西門慶道多謝你老爹重禮如何這等計較你還把那禮扛將回去等我明日說成了取家來家人道家老爹沒分付教小的怎敢將回去放在老爹這里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既恁說你多上覆我知道了拏回帖又賞家人一兩銀子因進上房見月娘睡在炕上叫了半日白不答應問丫鬟都不敢說走到前邉金蓮房裡見婦人蓬頭攙腦拿着個枕頭睡問着又不言語更不知怎的一面封銀子打發荆都監家人去了走到孟玉樓房中問玉樓隱瞞不住只得把月娘和金蓮早辰嚷鬧合氣之事具說一遍

這西門慶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娘拉起來說道你甚緊自身上不方便理那小淫婦兒做什麼平白和他合甚麼氣月娘道你看說話哩我和他合氣是我便生好關尋趁他來他來尋趁將我來你問衆人不是早辰好意擺下茶兒請他娘來吃他便使性子把他娘打發去了走來後邊撑着頭兒和我兩個嚷自家打滚撞頭鬏髻踩遍了皇帝上位的叫自是沒打在我臉上罷了若不是衆人拉勸着是也打成一塊他平白欺負慣了人他心裡也要把我降伏下來行動就說你家漢子說條念款念將我來了打發了我罷我不在你家了一句話兒出來他就是十句頂不下來嘴一似淮洪一般我拿甚麼骨秃肉兒拌的他一回那潑皮賴肉的氣的我身子軟癱兒熱化什麼孩子

李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心口內只是發脹肚子往下鱉墜着疼。頭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剛纔桶子上坐了這一回。又不下來。若下來了乾淨了。我這身子省的死了做帶累肚子鬼。到半夜尋一條繩子。等我吊死了。隨你和他過去。往後沒的又像李瓶兒乞他害死了罷。我曉的你三年不死老婆。也大悔氣。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越聽了越發慌了。一面把月娘摟抱在懷裡。說道我的好姐姐。你別要和那小淫婦兒一般見識。他識什麼高低香臭。沒的氣了你。到值了多的。我往前邊罵這賊小淫婦兒去。月娘道你還不敢罵他。還要拿豬毛繩子套你哩。西門慶道你教他說惱了我。乞我一頓好腳。因問月娘你如今心內怎麼的。吃了些什麼兒沒有。月娘道誰嘗着

些甚麼兒大清早辰纔掙起茶等着他娘來吃他就走來和我嚷起來如今心内只發脹肚子往下鱉墜着疼腦袋又疼兩隻肐膊都麻了你不信摸我這手恁半日還沒握過來西門慶聽了只顧跌脚說道可怎樣兒的快着小厮去請了那任醫官來看了討藥去天晚了他趕不進門來了月娘道手不答請什麼任醫官隨他去有命活沒命教他死纔趁了人的心什麼好的老婆是墻上泥坯去了一層又一層我就死了把他扶了正就是了恁個聰明的人兒當不的家西門慶道你也耐煩把那小淫婦兒只當臭屎一般丟着他哩他怎的你如今不請任后溪來看你看一時氣裹住了這胎氣弄的上不上下不下怎麼了月娘道這等叫劉婆子來瞧瞧吃他服藥再不頭上剁兩針由

他自好了。西門慶道。你沒的說。那劉婆子老淫婦。他會看甚胎產。叫小使騎馬快請任醫官來看。月娘道。你敢去請。你就請了來。我也不出去。那西門慶不依他。走到前邊。即叫琴童快騎馬往門外請那任老爹。緊等着一答兒就來。琴童應諾。騎上馬雲飛一般去了。西門慶只在屋裡厮守着。月娘禁張了頭。連忙熬粥兒拿上來。勸他吃粥兒又不吃。等到後晌時分。琴童空回來了。說任老爹在府裡上班未回來。他家知道咱這里請。明日也不消咱這里人去。任老爹早就來了。月娘見喬大戶一替兩替來請。使道太醫已是明日來了。你往喬親家那里去罷。這日晚了。你不去惹的喬親家怪。西門慶道。我去了誰看你。月娘笑道。你看號的那腔兒。你去我不妨事。等我消一回兒。慢慢閙着

起來。與大妗子坐的吃飯。你慌的是些甚麼。西門慶令玉簫快請你大妗子來。和你娘坐的。又問郁大姐在那里。教他唱與娘聽。玉簫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煩了。這咱哩。西門慶道。誰教他去來。留他再住兩日兒也罷了。趕着玉簫踢了兩脚。月娘道。他見你家反宅亂。要去。你管他腿事。玉簫道。正經罵申二姐的倒不踢。那西門慶只做不聽見。一面穿了衣裳。往喬大户家吃酒去了。未到起更時分就來家。到了上房。月娘正和大妗子。玉樓李嬌兒四人坐的。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忙走後邊去了。西門慶便問月娘道。你這咱好些了麼。月娘道。大妗子陪我吃了兩口粥兒。心口內不大十分脹了。還只有些頭疼。腰酸。西門慶道。不打緊。明日任后溪來看。吃他兩服藥。解散散氣。安安胎就好

了月娘道我那等様教你休叫他你又叫他白眉赤眼教人家漢子來做什麽你明日看我就出去不出去因問喬親家請你做什麽西門慶道他說我從東京來了要與我坐今日他也費心整治許多菜蔬叫兩個唱的請我那里說甚麽話落後邀過朱臺官來陪我我熱着你心裡不自在吃了幾鍾酒老早就來了月娘道好個說嘴的貨我聽不上你這巧語花言可可兒就是熱着我來我是那活佛出現也不放在你那心左相死了終值了個破沙鍋片子又問喬親家再沒和你說什麽話西門慶方告說喬親家如今要趂着新例上三十兩銀子納了儀官銀子也封下了教我對胡府尹說我說不打緊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二百本曆日我還不曾回他禮等我送禮時稍了帖子與他

子俺討一張儀官劄付來與你就是了。他不肯說他說納些銀
不打緊老爹正理如今央這里分上討討見免上下使用也省十來兩
麼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他討討兒罷你沒拿他銀子來
西門慶道他銀子明日送過來還要賣分禮來我止住他了到
明日咱備一口豬一罈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說畢西門慶晚夕
就在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日宋巡按擺酒後廳筵席治酒裝定
果品大清早辰本府出票撥了兩院三十名官身樂人兩員伶
官四名排長領着來西門慶宅中答應。西門慶分付前廳儀門
裡東廂房那里聽候中廳西廂房與海鹽子弟做戲房。只見任
醫官從早辰就騎馬來了。西門慶忙迎到廳上陪坐道連日潤
懷之事。任醫官道昨日盛使到學生該班至晚纔來家見尊票。

今日不俟駕而來敢問何人欠安西門慶道大賤內偶然有些失調請后溪一㬦須臾茶至吃了茶任醫官道昨日聞得明川說老先生恭喜容當奉賀西門慶道菲才備員而已何賀之有吃畢茶琴童收下盞托去西門慶分付後邊對你大娘說任老爹來了明間內收拾這琴童應諾到後邊大妗子李嬌兒孟玉樓都在房內見琴童來說任醫官進來爹分付教收拾明間裡坐月娘坐着不動身說道我說不要請他平白教將人家漢子睜着活眼把手捏腕的不知做甚麼教劉媽媽子來吃兩服藥由他好了好這等的搖鈴打鼓散着哩好與人家漢子喂眼玉樓道大娘這已是請人來了你不出去卻怎樣的莫不回了人去不成大妗子又在傍邊勸着說姑娘你教他看看你這脉息

還知道你這病源不知你爲甚起氣惱傷犯了那一經吃了他藥替你分理上氣血安安胎氣你不教他看依着你就請了劉婆子來他曉的甚麼病源脉理一時躭擱怎了月娘方動身梳頭兒戴上冠兒玉簫拏了鏡子孟玉樓跐上炕去替他拏抿子掠後鬢李嬌兒替他勒鈿兒孫雪娥預備拏衣裳六娘頭上止擺着六根金頭簪兒戴上卧兎兒也不搽臉薄施胭粉淡掃蛾眉耳邊帶着兩個金丁香兒正面關着一件金蟾蜍分心上穿白後對衿襖兒揷黄寛欄挴綉裙子襯着綾波羅襪尖尖趫趫一副金蓮裙邊紫錦香囊黄銅鑰匙雙垂綉帶正是

羅浮仙子臨凡世　　月殿嬋娟出畫堂

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孟玉樓解慍吳月娘　西門慶斥逐溫葵軒

動靜謀為要三思　莫將煩惱自招之
人生世上風波險　一日風波十二時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了一遍。見月娘穿衣裳。方纔請進任醫官。到上房明間內坐下。見正面酒金軟璧。兩邊安放春櫈。腂夏晥地平上鋪着毡毯。安放火盆。少頃。月娘從房內出來。五短身材。團面皮兒。黃白淨兒模樣兒。不肥不瘦身體兒。不短不長。兩兩春山。月鈎一雙鳳眼。纖長春笋。露甄妃之玉。朱唇點漢署之香。望上拜道了萬福。慌的任醫官躲在傍邊。屈身還禮。月娘就在對面一椅坐下。琴童安放桌兒

綿裀月娘向袖口邊籠玉腕露青葱教任醫官胗脉良久月娘抽身回房去了房中小厮拿出茶來吃畢茶任醫官說道老夫人原來禀的氣血弱尺脉來的又浮澀雖有胎氣有些榮衛失調易生嗔怒又動了肝火如今頭目不清中脘有些阻滯作其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氣多月娘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疼心脹肐膊發麻肚腹往下墜着疼腰酸吃飲食無味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了西門慶道不瞞后溪說房下如今見懷臨月身孕因着氣惱不能運轉滯在胸膈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分付學生無不用心此去就奉過藥來清胎理氣和中養榮蠲痛之劑老夫人服過要戒氣惱就厚味也少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把他這

胎氣好生安一安任醫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榮衛不勞多囑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下有些肚冷望乞有暖宮丸藥兒賜來任醫官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身走到前廳院內見許多教坊樂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悉言巡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侯石泉老先生在舍擺酒這任醫官聽了越發心中駭然尊敬西門慶在門前揖讓上馬禮去比尋日不同倍加敬重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即使琴童拿盒兒騎馬討藥去李嬌兒孟玉樓衆人都在月娘屋裡裝定菓盒搽抹銀器便說大娘你頭里還要不出去怎麼知道你心中如此這般病月娘道甚麼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不知那淫婦他怎麼的行

動旮着俺們你是我婆婆無故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漢子疼我你只顧好看我一般兒里他不討了他口裡話他怎麽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們攛掇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隨他死教他死去常言道一雞死一雞鳴新來雞兒打鳴不好聽我死了把他立起來也不亂也不襄纔拔了蘿蔔地皮寬玉樓道大娘耶嚛耶嚛那里有此話俺每就待他賭個大誓這六姐不是我說他要的不知好歹行事兒有些些勉強恰似咬羣出尖兒的一般一個大有口沒心的貨子大娘你若惱他可是錯惱了月娘道他是比你沒心他一團兒心哩他怎的會悄悄聽人兒行動拿話兒說諷着人說話玉樓道娘你是個當家人惡水缸兒不恁大量些些罷了卻怎樣兒的常言一個

君子待了十個小人你手放高些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
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漢子與他做主兒着把
那大老婆且打靠後玉樓道哄那個哩如今像大娘心裡恁不
好他爹敢往那屋裡去麼月娘道他怎的不去于是他說的他
屋里拿猪毛繩子套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
一般他要喜歡那一個只喜歡那個誰敢攔他攔他又說是浪
了玉樓道罷麼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納兒等我教他
來與娘磕頭賠個不是趁着他大妗子在這里你每兩個笑開
了罷你不然教他爹兩下里不作難就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
他屋裡去又不怕你惱若不去他又不敢出來今日前邊恁擺
酒俺每都在這定菓盒忙的了不得落得他在屋裡是全身猾

兒悄靜兒俺每也僥不過他大妗子我說的是不是大妗子道姑娘也罷他三娘也說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教他姑夫也難兩下里都不好行走的那月娘通一聲也不言語這孟玉樓抽身就往前走月娘道孟三娘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拿猪毛繩子套了他來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玉樓說六姐你怎的裝憨兒把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擺酒後邊恁忙亂你也進去走走兒怎的只顧使性兒起來剛纔如此這般俺每對大娘說了勸了他這一回你去到後邊把惡氣兒揣在懷裡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與他下個禮賠了不是兒罷你我既在簷底下怎敢不低頭常言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

月寒。你兩個已是見過話，只顧使性兒，到幾時。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爐香。你去與他陪過不是兒，天大事却了。不然你不教他爹兩下里也難。待要往你這邊來。他又惱。金蓮道。耶樂耶樂我拿甚麼比他，可是他說的。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都是趂來的露水兒，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脚指頭兒也比不的。玉樓道。你又他說不是我昨日不說的。一棒打三四個人。那就好嫁了。你的漢子也不是趂將來的。當初也有個三媒六證。白恁就跟了往你家來。來砍一枝損百株。兎死狐悲。物傷其類。就是六姐惱了你。還有沒惱你的。有勢休要使盡。有話休要說盡。凡事看上顧下。留些些兒防後纔好。不管蝦虫螞蚱。一例都說着。對着他三位師父。郁大姐。人人有面。樹樹有皮。俺每臉上就沒

大抵玉樓做事處處可人

些些血兒一切來往都罷了你不去卻怎樣兒的少不的逐日唇不離腮還在一處兒你快些些把頭梳了咱兩個一答兒後邊去那潘金蓮見他這般說尋思了半日忍氣吞聲鏡臺前拿過抿鏡只抿了頭戴上鬏髻穿上衣裳同玉樓逕到後邊上房內玉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道大娘我怎的走了去就牽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還不過來與你娘磕頭在傍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不識好歹冲撞親家高擡貴手將就他罷饒過這一遭兒到明日再無禮犯到親家手裡隨親家打我老身卻不敢說了那潘金蓮插燭也似與月娘磕了四個頭跳起來赶着玉樓打道漢子邪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連衆人都笑了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玉樓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

你好臉兒就料毛兒打起老娘來了。大妗子道：這個你姊妹們笑開，恁歡喜歡喜，卻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唐聒的你每，人家廝擡廝敬，盡讓一句兒就罷了。常言：牡丹花兒雖好，還要綠葉兒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個好說他？金蓮道：娘是個天，俺每是個地，娘容了俺每，俺每骨禿扠着心裡。玉樓也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的兒，你這回兒打你一面口袋了。便道：你要說嘴，俺每做了這一日活，也該你來助助忙兒。這金蓮便洗手剔甲，在炕上與玉樓裝定菓盒，不在話下。那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竈上整理菜蔬，廚役又在前邊大廚房內烹炮蒸煮，燒錦纏羊，割獻花豬。琴童討將藥來，西門慶看了藥帖，把丸藥送到玉樓房中，煎藥與月娘。月娘便問玉樓：你也討

藥來。玉樓道。還是前日分付那根兒下首裡。只是有些恠疼。我教他爹對任醫官說。稍帶兩服丸子藥來我吃。月娘道。你還是前日空心掉了冷氣了。那里管下寒的。是按下後邊。却說前廳宋御史先到了。看了卓席。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宋御史又深謝其爐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早知我正要奉送公祖猶恐見却。豈敢云價。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茶罷。因說起地方民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畧可否而答之。次問其有司官員。西門慶道。卑職自知其本府胡正尹。民望素著。李知縣吏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說。宋御史問道。守禦周秀。曾與執事相交。為人却也好不好。西門慶道。周總兵雖歷練老成。還不如濟州荊都監。青年武舉出身。才勇兼備。

公祖倒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是都監荆忠执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也要乞望公祖情盻一二宋御史道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又問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還有妻兄吳鎧見任本衛右所正千户之職昨日委管修義倉例該陞擢指揮亦望公祖提援實卑職之沾恩惠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類本之時不但他加陞本等職級我還保舉他見任管事這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荆都監并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辦吏典收执分付到明日類本之時呈行我看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門慶又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那書吏如同印板刻在心上不在話下正說話間前廳鼓樂响左右來報兩個老爹都

到了慌的西門慶即出迎接到廳上敘禮這宋御史慢慢纔走出花園角門衆官見畢禮數觀其正中擺設大插卓一張五老定勝方糖高頂一簇盤大飲五牲菓品甚是齊整周圍卓席甚豐勝心中大悅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資誠爲不足四泉看我的分上罷了諸公也不消補奉西門慶道豈有此禮一面各分次序坐下左右拿上茶來衆官都說候老先生那里已各人差官邀去了還在都府衙未起身哩兩邊俳長樂工鼓樂笙笛簫管方响在二門裡伺候的鐵桶相似看看等到午後時分只見一疋報馬來到說候爺來了這里兩邊鼓樂一齊响起衆官都出大門前迎接宋御史在二門裡相候不一時藍旗馬道過盡候巡撫穿大紅孔雀戴貂鼠暖耳渾金

帶。坐四人大轎。直至門首下轎、衆官迎接進來。宋御史亦換了
大紅金云白豸員領。犀角帶。相讓而入。到於大廳上。敘畢禮數
各官廷參畢。然後與西門慶拜見。宋御史道。此是主人西門千
兵。見在此間理刑。亦是蔡老先生門下。這侯巡撫即令左右官
吏。拿雙紅友生侯蒙单拜帖。遞與西門慶。門慶雙手接了。分付
家人捧上去。一面參拜畢。寬衣上坐。衆官兩傍僉坐。宋御史居
主位。捧畢茶。堦下動起樂來。宋御史把盞。遞酒簪花。捧上尺頭。
隨即擡下卓席來。裝在盒內。差官吏送到公廳去了。然後上坐
獻湯飯。厨役上來割獻花猪。俱不必細說。先是教坊間弔上隊
舞回數。都是官司新錦綉衣裝。撮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纔是
海鹽子弟上來磕頭。呈上關目揭帖。侯公分付搬演裴晉公還

帶記唱了一摺下來又割錦纏羊端的花簇錦攢吹彈歌舞簫韶盈耳金貂滿座有詩為証

華堂非霧亦非烟　歌遏行雲酒滿筵
不但紅蛾垂玉珮　果然綠鬢插金蟬

侯巡撫只坐到日西時分酒過數巡歌唱兩摺下來令左右拿下來五兩銀子分賞厨役茶酒樂工脚下人等就穿衣起身衆官俱送出大門看着上轎而去回來宋御史與衆官辭謝西門慶亦告辭而歸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樂工散了因見天色尚早分付把卓席休動教厨役上來攢整菜蔬肴饌一面使小厮請吳大舅來并溫秀才應伯爵傳夥計甘夥計賁地傳陳經濟來坐聽唱弇下兩卓酒饌肴品打發海鹽子弟吃了等的人來

教他唱四節記。冬景韓熙夜宴。擡出梅花來。放在兩邊卓上。賞梅飲酒。原來那日。賁四。來興兒管厨。陳經濟管酒。傅夥計甘夥計看管家火。聽見西門慶請。都來傍邊坐的不一時溫秀才過來作揖坐下。吳大舅吳二舅應伯爵都來了。應伯爵與西門慶聲喏。前日空過眾位嫂子。又多謝重禮。西門慶笑罵道。賊天殺的狗材。你打窗戶眼兒內。偷瞧的你娘們好。伯爵道。你休聽人胡說。豈有此理。我想來也沒人。指王經道。就是你這賊狗骨禿兒。乾淨來家就學舌。他到明日把你這小狗骨禿兒肉也咬了。說畢吃了茶。吳大舅要到後邊。西門慶陪下來。向吳大舅。如此我今對宋大巡替大舅說了。說那個他看了揭帖。交付書辦收了。我又與了書辦三兩銀子。連荊大人的都放在一處。他親口

說下到明日類本之時自有意思吳大舅聽見滿心歡喜連忙與西門慶唱喏多累姐夫費心西門慶道我就說是我妻兒他說既是令親我已定見過分上于是同到房中見了月娘月娘與他哥道萬福大舅向大妗子說道你往家去罷了家沒人如何只顧不出去了大妗子道三姑娘留下教我過了初三日初四日家去罷哩吳大舅道既是姑娘留你到初四日去便了說畢月娘留他坐不坐來到前邊安排上酒來飲酒當下吳大舅二舅應伯爵溫秀才上坐西門慶主位傅夥計甘夥計賁地傳陳經濟兩邊打橫共五張卓兒下邊戲子鑼鼓响動搬演韓熙夜宴郵亭任遇正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喬親家爹那里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這西門慶隨即下席到東角門首見

喬親家喬通。喬通道。爹說昨日空過親家。爹使我送那援例銀子來。一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兩與吏房使用。西門慶道。我明日早封過與胡大尹。他就與了劄付來。又與吏房銀子。做甚麼。你還拿回去。一面分付玳安教厨下拿了酒飯點心。在書房內管待喬通。打發去了。話休饒舌。當日唱了鄭亭兩摺的。有一更時分。西門慶前邊人散了。收了家火。進入月娘房來。月娘正與大妗子在炕上坐的。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連忙往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因向月娘說。我今日替你哥如此這般。對宋巡按說。他許下加他。除加陞一般。還教他見任管事。就是指揮僉事。我剛纔已對你哥說了。他好不喜歡。只在年終就題本。肯意下來。月娘便道。沒的說。他一個窮衛家官兒。那里有二三百兩

銀子使西門慶道誰問他要一百文錢兒我就對宋御史說是我妻兒他親口既許下無有個不做分上的月娘道隨你與他幹我不管你西門慶便問王箫替你娘煎了藥拿來我瞧打發你娘吃了罷月娘道你去休管他等我臨睡自家吃那西門慶纔待往外走被月娘又叫回來問道你往那去是往前頭去趂早兒不要去他頭里與我陪了不是了只少你與他陪不是去哩西門慶道我不往他屋裡去月娘道你不往那屋裡去往誰屋裡去那前頭媳婦子跟前也省可去惹的他昨日對着大妗子好不拿話兒嘔我說我縱容着你要他喬你喜歡哩你又恁沒廉耻的西門慶道你理那小淫婦兒怎的月娘道你只依我今日偏不要往前邊去也不要你在我這屋裡你往下邊李嬌

姐房裡睡去隨你明日去不去我就不管你了這西門慶見他
說無法可處只得往李嬌兒房裡歇了一夜到次日臘月初一
日早往衙門中去同何千户發牌陞廳畫卯發放公文一早辰
纔來家又打點禮物猪酒并三十兩銀子差玳安往東平府送
胡府尹去胡府尹收下禮物即時討過劄付來西門慶在家請
了陰陽徐先生廳上擺設猪羊酒菓燒紙還願心畢打發徐先
生去了因見玳安到了看了回帖巳封過劄付來上面用着許
多印信塡寫喬洪本府義官名目一面使玳安送兩盒胙肉與
喬大户家就請喬大户來吃酒與他劄付瞧又分送與吳大舅
温秀才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每
人都是一盒俱不在話下一面又發帖兒初三日請周守禦荆

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何千户范千户吳大舅喬大户王三官兒共十位客叫一起樂工四個唱的那日孟玉樓在月娘房內攛了帳廵與西門慶就交代與金蓮管理使用銀錢他不管了因問月娘道大娘你昨日吃了藥兒可好些月娘道惟不的人說惟浪肉平白教人家漢子捏了捏手今日好了頭也不疼心口也不發脹了玉樓笑道大娘你原來只少他一捏兒連大妗子也笑了西門慶來又問月娘月娘道該那個管你交與那個就是了來問我怎的誰肯讓的誰這西門慶方纔允了三十兩銀子三十吊錢交與金蓮管理不在話下良久喬大户到了西門慶陪他廳上坐的如此這般拿胡府尹義官喬洪名帖挽例上納白米三十石以濟邊儲滿心歡喜連忙向西門慶

打茶致謝多累親家費心容當叩謝因說明日喬通好生送到家夫若親家見招在下有此冠帶就敢來陪他也不妨西門慶道初三日親家好歹早些下降一面吃畢茶分付琴童西廂房書房裡放卓兒親家請那里坐還暖些到書房地爐內籠着火西門慶與喬大戶對面坐下因告訴說昨日巡按兩司請候老之事侯老甚喜明日起身少不的俺同僚每都送郊外方回纔抹卓兒收拾放茶兒只見應伯爵到了斂了幾分人情叫應寶用盒兒拿來交與西門慶說此列位奉賀哥的分資西門慶打開觀看裡面頭一位就是吳道官其次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常時節白來創李智黃四杜三哥共十分人情西門慶道我的這邊還有舍親吳二舅沈姨夫門外任醫官花大哥并

三個夥計、温葵軒也有二十多人。就在初四日請罷。一面令左右收進人情。後邊去。使琴童兒拿馬。請你吳大舅來陪你喬親家爹坐。因問温師父在家不在。來安兒道温師父不在家。從早辰望朋友去了。不一時。吳大舅來到。連陳經濟五人共坐。把酒來斟。桌上擺列許多熱下飯。湯碗、無非是猪蹄羊頭。燒爛煎爊鷄魚鵝鴨。添案之類。飲酒中間。西門慶因向吳大舅說。喬親家恭喜的事。今日已領下義官劄付來了。容日我這里備禮寫文軸。咱每從府中迎賀迎賀。喬大戶道。惶恐。甚大職役。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忽有本縣衙差人送曆日來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門慶拿回帖賞賜打發來人去了。應伯爵道。新曆日俺每不曾見哩。西門慶把五十本拆開。與吳大舅、伯爵、温秀才三人分了。

伯爵看了開年改了重和元年該閏正月不說當日席間猜枚行令飲酒至晚喬大戶先告家去西門慶陪吳大舅坐到起更時分方散分付伴當早伺候備馬邀你何老爹到我這里起身同往郊外送侯爺留下四名排軍與來安春鴻兩個跟轎往夏家去說畢就歸金蓮房中來那婦人未及他進房就先摘了冠兒亂挽烏雲花容不整朱粉懶施渾衣兒揸在牀上房內燈兒也不點靜悄悄的西門慶進來便叫春梅不應只見婦人睡在牀內叫着只不做聲西門慶便在牀上問道怪油嘴你怎的恁個腔兒也不答應被西門慶用手拉起來他說道你如何悻悻的那婦人便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把臉扭着止不住紛紛的香腮上滚下淚來那西門慶就是鐵石人也把心來軟了問他一

聲兒連忙一隻手摟着他脖子説怪油嘴好好兒的平白你兩個合甚麼氣那婦人半日方回言説道誰和他合氣來他平白尋起個不是對着人罵我是攔漢精趕漢精趕了你來了他是眞材實料正經夫妻誰教你又來我這屋裡做甚麼你守着他去就是了省的我把攔着你説你來家只在我這屋裡纏早是肉身聽着你這幾夜只在我這屋裡睡來白眉赤眼兒你嚼舌根一件皮襖也説我不問他擅自就問漢子討了我是使的奴才丫頭沒不往你屋裡與你磕頭去爲這小肉兒罵了那賊瞎淫婦也説不嘗偏有那些聲氣的你是個男子漢若是有張主的一拳拄定那里有這些閒言帳語怪不的俺每自輕自賤常言道賤里買來賤里賣容易得來容易捨趕將你家來與你家

做小婆不氣長自古人善得人欺馬善得人騎便是如此你看昨日生怕氣了他在屋裡守着的是誰請太醫的是誰在跟前撺掇侍奉的是誰苦惱俺每這陰山背後就死在這屋裡也沒個人兒來偢問這個就見出那人的心來了還教舍着那眼淚兒走到後邊與他賠個不是說着那桃花臉上止不住又滚下珍珠兒倒在西門慶懷裡嗚嗚咽咽哭的㨃鼻涕彈眼淚西門慶一面摟抱着勸道罷麼我的兒我連日心中有事你兩家各省這一句兒就罷了你教我說誰的是昨日要來看你他說我來與你賠不是不放我來我往李嬌兒賍了一夜雖然我和人賍一片心只想着你婦人道罷麼我也見出你那心來了一味在我面上虛情假意倒老還疼你那正經夫妻他如今見替你

懐着孩子。俺每一根草兒拿甚麽比他。被西門慶摟過脖子來。親了個嘴道。怪油嘴。休要胡說。只見秋菊拿進茶來。西門慶便道賊奴才。好乾淨兒如何教他拿茶。因問春梅怎的不見。婦人道你還問春梅哩。他餓的只有一口游氣兒。那屋裡倘着不是。帶今日三四日。沒吃點湯水兒了。一心只要尋死在那里。說他大娘對着人罵了他奴才。氣生氣死。整哭了三四日了。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婦人道。莫不我哄你不成。你瞧去不是。這西門慶慌過這邊屋裡。只見春梅容粧不整。雲髻斜歪。睡在炕上。西門慶叫道。怪小油嘴。你怎的不起。叫着他。只不做聲推睡。被西門慶雙關抱將起來。那春梅從酩子里伸腰。一個鯉魚打挺。險些兒沒把西門慶扫了一交。早是抱的牢。有護炕倚住不倒。春

梅道，達達起來了手，你又來理論俺每這奴才做甚麼也沾辱了你這兩隻手。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大娘說了你兩句兒罷了。只顧使起性兒來了，說你這兩日沒吃飯。春梅道，吃飯不吃飯，你管他怎的，左右是奴才貨兒，死便隨他死了罷，我做奴才一來也沒幹壞了甚麼事，並沒教主子罵我一句兒，打我一下兒，做甚麼爲這合遍街搗遍巷的賊瞎婦，教大娘這等罵我，嗔俺娘不管我，莫不爲瞎婦，扯倒打我五棍兒，等到明日韓道國老婆不來便罷，若來，你看我指與他一頓好的不罵，原來送了這瞎淫婦來，就是個禍根。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誰曉的爲他合起氣來了。春梅道，他若肯放和氣些，我好意罵他，他小量人家。西門慶道，我來這里，你還不倒鍾茶兒我吃，那

奴才手不乾淨。我不吃他倒的茶。春梅道。死了王屠。連毛吃猪。我如今走也走不動。在這里。還教我倒甚麼茶。西門慶道。怪小油嘴兒。誰教你不吃些甚麼兒。因說道。咱每往那邊屋裡去。我也還沒吃飯哩。教秋菊後邊取菜兒。篩酒烤菓餡餅兒。炊鮓湯。咱每吃。于是不由分訴。拉着春梅手。到婦人房內。分付秋菊。拿盒子後邊取吃飯的菜兒去。不一時。拿了一方盒菜蔬。一碗燒猪頭。一碗頓爛羊肉。一碗熬鷄。一碗煎焯鮮魚。和白米飯。四碗吃酒的菜蔬。海蜇荳芽菜。肉鮓蝦米之類。西門慶分付春梅把肉鮓打上幾個鷄弖。加上酸笋韮菜。和上一大碗香噴噴餛飩湯來。放下卓兒。擺下。一面盛飯來。又烤了一盒菓餡餅兒。西門慶和金蓮並肩而坐。春梅在傍邊隨着同吃。三個你一杯我一

杯吃了一更方散就睡到次日西門慶早起約會何千户來到吃了頭腦酒起身同往郊外送侯廵撫去了吳月娘這里先送了禮去然後打扮坐大轎排軍喝道來安春鴻跟隨往夏指揮家來吃酒看他娘子兒不在話下玳安王經在家只見午後時分有縣前賣茶的王媽媽領着何九來大門首尋問玳安老爹在家不在家玳安道王奶奶何老人家稀罕今日那陣風兒吹你老人家來這里走走王婆子道沒勾當怎好來踅踅門户今日不因老九因爲他兄弟的事敢來央煩老爹老身還不來哩玳安道老爹今日與侯爺送行去了俺大娘也不在家你老人家站站等我進去對五娘說聲進入不多時出來説道俺五娘請你老人家進去哩王婆道我敢進去你引我兒只怕有狗那玳

安引他進入花園。金蓮房門首。掀開簾子。王婆進去。見婦人家常戴着臥老兒。穿着一身錦叚衣裳。搽抹的如粉粧玉琢。正在房中炕上。脚登着爐臺兒。坐的磕瓜子兒。房中帳懸錦綉。牀設縷金。玩器爭輝。箱奩耀日。進去不免下禮。慌的婦人答禮。說道老王免了罷。那婆子見畢禮。坐在炕邊頭。婦人便問。怎的一向不見你。王婆子道。老身有心中想着娘子。只是不敢來親近。問添了哥哥不曾。婦人道。有到好了。小產過兩遍。白不存。又問你兒子有了親事。王婆道。還不曾與他尋。他跟客人淮上來家。這一年多家中胡亂積賺了些小本經紀。買個驢兒。胡亂磨些麵兒賣來度日。慢慢替他尋一個兒與他。因問老爹不在家了。婦人道。他爹今日往門外與撫按官送行去了。他大娘也不在家。

有甚話說。王婆道。老九有樁事。央及老身來。對老爹說。他兄弟何九。乞賊攀着。見拿在提刑院老爹手裡問。攀他是窩主。本等與他無干。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豁分豁。等賊若指攀。只不准他就是了。何十出來。到日買禮來重謝老爹。有個說帖兒在此。一面遞與婦人。婦人看了說道。你留下。等你老爹來家。我與他瞧。婆子道。老九在前邊伺候着哩。明日教他來討話罷。婦人一面叫秋菊看茶來。須臾秋菊拿了一盞茶來。與王婆吃了。那婆子坐着說道。娘子。你這般受福勾了。婦人道。甚麼勾了。不惹氣便好。成日歐氣不了。在這里。那婆子道。我的奶奶。你飯來張口。水來溫手。這等插金帶銀。呼奴使婢。又惹甚麼氣。婦人道。常言道說得好。三窩兩塊大婦小妻。一個碗內兩張匙。不是湯着就

抹着。如何沒些氣兒。婆子道。好奶奶。你比那個不聰明。趂着老爹這等好時月。你受用到那里是那里。說道。我明日使他來討話罷。于是拜辭起身。婦人道。老王你多坐回去不是。那婆子道。難爲老九只顧等我。不坐罷。改日再來看你。那婦人也不留他留兒就放出他來了。到了門首。又叮嚀玳安。玳安道。你老人家去。我知道。等俺爹來家。我就稟。何九道。安哥。我明日早來討話罷。于是和王婆一路去了。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西門慶。門慶到金蓮房看了帖子。交付與答應的收着。明日到衙門中稟我。一面又令陳經濟發初三日請人帖兒。瞞着春梅。又使琴童兒送了一兩銀子。并一盒點心。到韓道國家。對着他說。是與申二姐的。教他休惱。那王六兒笑嘻嘻接了。說他不

敢惱多上覆爹娘冲撞他春梅姑娘俱不在言表至晚月娘來家穿着銀鼠皮襖遍地金襖兒錦藍裙坐大轎打着兩個燈籠到家先拜見大妗子衆人然後相見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道了萬福當下告訴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去好不喜歡多謝重禮今日也有許多親隣堂客原來夏大人有書來了也有與你的書明日差來與你也只在這初六七起身顧車搬取家小上京去也說了又說好歹教賁四送他家到京就回來賁四的那孩子長兒今日與我磕頭好不出跳了好個身段兒嗔道他傍邊捧着茶把眼只顧偷瞧我我也忘了他倒是夏大人娘子吽他改換了名字吽做瑞雲過來與你西門奶奶磕頭他纔放下茶托兒與我磕了四個頭我與了他兩枝金花兒如今夏大人娘

子。好不喜歡擡舉他。也不把他當房裡人。只做親兒女一般看他。西門慶道。還是這孩子有福。若是別人家手裡。怎麼容得不罵奴才。少椒末兒。又肯擡舉他。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碎說嘴的貨。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妞兒。那西門慶笑了。說道。他借了賁四押家小去。我線舖子教誰看。月娘道。關兩日也罷了。西門慶道。關兩日阻了買賣。近年節紬絹絨線正快。如何關閉了舖子。到明日等再處。說畢。月娘進裡間脫衣裳摘頭。走到那邊房內。和大妗子坐的。家中大小。都來參見磕頭。是日西門慶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一夜。早往衙門中去了。只見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與了玳安一兩銀子。玳安如此這般。昨日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日到衙門中。就開出你兄弟來放了。你往衙門首伺

侯這何九聽言滿心歡喜一直走衙門前去了西門慶到衙門裡坐廳提出強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順腿把何十開出來放了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強盜曾在他寺內宿了一夜世上有如此不公事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脫枝柳樹上報有詩爲証

宋朝氣運已將終　執掌提刑忒不公
畢竟難逃天地眼　那堪激濁與揚清

那日西門慶家中叫了四個唱的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齊香兒日頭向午就來了都拿着衣裳包兒齊到月娘房內與月娘大妗子衆人磕了頭月娘在上房擺茶與他們吃了正彈着樂器唱曲兒與大妗子月娘衆人聽忽見西門慶從衙門中來

家。進房來四個唱的都放了樂器。笑嘻嘻向前。一齊與西門慶插燭也磕了頭。坐下月娘便問你怎的衙門中這咱纔來。西門慶告訴。今日問理好幾樁事情。因望着金蓮說。昨日王媽媽來說。何九那兄弟。今日我已開除來放了。那兩名強盜還攀扯他。教我每人打了二十。夾了一夾。拿了門外寺裡一個和尚頂缺。明日做文書送過東平府去。又是一起奸情事。丈母養女婿的。那女婿年小不上三十多歲。名喚宋得。原與這家是養老不歸宗女婿。落後親丈母死了。娶了個後丈母周氏。不上一年。把丈人死了。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與他這女婿常時言笑自若。漸漸在家。嚷的人知道。住不牢。一日道他這丈母往鄉里娘家去。周氏便向宋得說。你我本沒事。枉耽其名。今日在此山野空地。

咱兩個成其夫妻罷。這宋得就把周氏姦訖一度。以後娘家回還。這道通姦不絕。後因爲責使女。被使女傳於兩隣。纔首告官。今日取了供招。都一日送過去了。這一到東平府。姦妻之母。係緦麻之親。兩個都是絞罪。潘金蓮道。要着我。把學舌的奴才。打的爛糟糟的。問他了死罪。也不多。你穿着青衣抱黑柱。一句話就把主子弄了。西門慶道。他吃我把奴才撥了幾撥子。好的爲你這奴才。一時小節不完。喪了兩個人性命。月娘道。大不正則小不敬。母狗不掉尾。公狗不上身。大凡還是女婦人心邪。着是那正氣的。誰敢犯邊。連四個唱的都笑道。娘說的是。就是俺裡邊唱的。接了孤老的朋友。還使不的。休說外頭人家。說畢。擺飯與西門慶吃了。忽聽前廳鼓樂响。荆都監老爹來了。西門慶連忙

冠帶出迎接至廳上叙禮謝其厚賜分賓主坐下茶罷如此這般告說宋巡按收了說帖已向慨許執事恭喜必然在邇荆都監聽了又轉身下坐作揖致謝老翁費心提携之力銘刻難忘西門慶又說起周老總兵生亦薦言一二宋公必有主意談話間忽報劉薛二内相公公到鼓樂迎接進來西門慶降堦相讓入廳兩個叙禮二位内相皆穿青縲絨蟒衣寶石絛環正中間坐下次後周守禦到了一處叙話荆都監又問周守禦說四泉厚情昨日宋公在尊府擺酒與侯公送行曾稱頌公之厚情宋公已留神於中高轉在即周守禦亦欠身致謝不盡落後張團練何千户王三官范千户吳大舅喬大户陸續都到了喬大户冠帶青衣四個伴當跟隨進門見畢諸公與西門慶大椅上四

拜。衆人問其恭喜之事。西門慶道。舍親家在本府援例。新受恩榮義官之職。周守禦道。四泉令親。吾輩亦當奉賀喬大户道。蒙列位老爹盛情。豈敢動勞。說畢。各分次序坐下。遞黑遞上一道茶來。然後收拾上座。錦屏前玳瑁羅列。畫堂內寶玩爭耀。堦前動一派笙歌。席上堆滿盤異菓。良久遞酒安席畢。各家僮僕上來接去衣服。歸席坐下。王三官再三不肯下來坐。西門慶道。尋常罷了。今日在舍。權借一日陪諸公上座。王三官必不得已。左邊垂首坐了。須史上罷湯飯。厨役上來割道。烧鵝献小割。下邊教坊回數隊舞。吊畢。撮弄雜耍百戲。院本之後。四個唱的慢慢纔上來。拜見過了。個個粧扮花兒。人人珠翠仙裳。銀箏玉阮。放嬌聲。倚翠偎頻笑語。正是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醫貧

不說當日劉內相坐首席也賞了許多銀子飲酒作歡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四個唱的都在月娘房內彈唱月娘留下吳銀兒過夜打發三個唱的恁臨去見西門慶在廳上拜見拜見西門慶分付鄭愛月兒你明日就拉了李桂姐兩個還來唱一日那鄭愛月兒就知今日有王三官兒不叫李桂姐來唱答道爹你兵馬司倒了牆賊走了又問明日請誰吃酒西門慶道都是親朋鄭月兒道有應二那花子我不來我不要見那醜冤家恠物西門慶道明日沒有他愛月兒道沒有他纔好若有那恠攮刀子的俺每不來說畢磕了頭揚長去

了。西門慶看着收了家火，回到李瓶兒那邊，和如意兒睡了。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早往衙門，進問那兩起人犯，決過東平府大回來家中擺酒，請吳道官、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任醫官、溫秀才、應伯爵，并會中人李智、黃四、杜三哥，并家中二個夥計，十二張卓兒席。間正是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三個粉頭遞酒，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遞酒中間，忽平安來報：雲二叔新襲了職，來拜爹，進禮來。西門慶聽言，連忙道有請。只見雲離守穿着青紵絲補服員領，冠冕着，腰繫金帶，後邊伴當擡着禮物，先遞上揭帖與西門慶觀看，上寫：新襲職山東清河右衛指揮同知門下生雲離守頓首百拜，謹具土儀：貂鼠十個，海魚一尾，蝦米一包，臘鵝四隻，臘鴨十隻，油紙簾二架，少申

肯敬。西門慶即令左右收了。連忙致謝。雲離守道。在下昨日纔來家。今日特來拜老爹。于是磕頭。四雙八拜。說道。蒙老爹莫大之恩。此少土儀表意而已。然後又與衆人叙禮拜見。西門慶見他居官。就待他不同。安他與吳二舅一卓坐了。連忙安下鍾筯。下了湯飯。脚下人俱打發攢盤酒肉。因問起發喪替職之事。這雲離守一一數言。蒙兵部余爺。憐其家兄在鎮病亡。祖職不動。還與了個本衛見任僉書。西門慶歡喜道。恭喜恭喜。容日已定來賀。當日衆人席上每位奉陪一杯。又令三個唱的奉酒。須臾把雲離守灌的醉了。那應伯爵在席上。如線兒提的一般。起來坐下。又鬬李桂姐和鄭月兒。彼此互相戲罵不絕。這個罵他怪門神白臉子撒根基的貨。那個罵他是醜冤家。怪物勞。未入流。

坐在冷舖裡賊罵道我把你這兩個女人十撇鴉胡石影子布兒朶朶雲兒了口惡心不說當日酒筵笑聲花攢錦簇觥籌交錯耍頑至二更時分方纔席散打發三個唱的去了西門慶歸上房宿歇到次日起來遲正在上房擺粥吃了穿衣要拜雲離守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在前邊請爹說話西門慶就知因為夏龍溪送家小之事一面出來廳上只見賁四向袖中取出夏指揮書來呈上說道夏老爹要教小人送送家小往京里去不久就回小人稟問道老爹去不去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無非是叙其濶別謝其早晚看顧家下又借賁四携送家小之事因說道他既央你你怎的不去因問幾時起身賁四道今早他大官府叫了小人去分付初六日家小准上車起身小人也得月半

纔回來。說畢把獅子街鋪內鑰匙交遞與西門慶。門慶道。你去。我教你吳二舅來。替你開兩日鋪子罷。那賁四方纔拜辭出門。往家中收拾行裝去了。這西門慶就冠冕著出門。僕從跟隨騎馬拜雲指揮去了。那日是大妗子家去。叫下轎子門首伺候。也是合當有事。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飯。上房管待大妗子。出門首上轎。只見畫童兒小廝。躲在門傍鞍子房兒。大哭不止。那平安兒只顧扯他。那小廝子越扯越哭起來。被月娘等聽見。送出大妗子上轎去了。便問平安兒賊囚。你平白拉他怎的。惹的他恁推哭。平安道。温師父那邊叫他。他白不去。只是罵小的。月娘道。你教他好好去罷。因問道小廝。你師父那邊叫去就是了。怎的哭起來。那畫童道。又不管你事。我不去罷了。你扯我怎

的月娘道你因何不去那小厮又不言語金蓮道這賊小囚兒就是個肉佞賊你大娘問你怎的不言語被平安向前打了一個嘴巴那小厮越發大哭了月娘道恠肉根子你平白打他怎的你好好教他說怎的不去正問着只見玳安騎了馬進來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玳安道被雲叔留住吃酒哩使我進衣裳來了帶毡巾去看見畫童兒哭便問小大官兒怎的號啕痛剗墻拱平安道對過温師父叫着他不去反哭罵起我來了玳安道我的哥哥温師父叫你仔細他有名的温屁股一日沒屁股也成不的你每常怎麽挨他的今日如何又躲起來了月娘罵道恠囚根子怎麽温屁股玳安道娘自問他就是個那潘金蓮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一面叫過畫童兒來只顧問他小奴才你實

說他叫你做甚麼你不說着我教你大娘打你逼問那小廝急了說道他只要哄着小的把他行貨子放在小的屁股裡弄的脹脹的疼起來我說你還不快拔出來他又不肯拔只顧來回動且教小的拿出來跑過來他又來叫小的月娘聽了便喝道恠賊小奴才兒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也有這六姐只管好審問他說的碜死了我不知道還當好話兒側着耳朶兒聽他是個不上蘆帚的行貨子人家小廝與使却背地幹這個營生那金蓮道大娘那個上蘆帚的肯幹這營生冷舖睡的花子纔這般所爲孟玉樓道這蠻子他有老婆怎生這等沒廉耻金蓮道他來了這一向俺每就沒見他老婆怎生這等平安道怎麼樣兒娘們合勝看的見他他但往那里去每日只出鎖見住了這半

年我只見他坐轎子往娘家去了一遭沒到晚就來家了每常幾時出個門兒來只好晚夕門首出來倒𣔳子走走兒罷了金蓮道他那老婆也是個不長俊的行貨子嫁了他怕不的也沒見個天日兒敢每日只在屋裡坐天牢裡說了回月娘同衆人回後邊去了西門慶約莫日落時分來家到上房坐下月娘問道雲夥計留你坐來西門慶道他在家見我去甚是無可不可旋放卓兒留我坐打開一罈酒陪我吃如今衛中荆南崗陞了他就挨着掌印明日連我和他喬親家就是兩分賀禮衆同僚都說了要與他挂軸子少不的教温葵軒做兩篇文章早些買軸子寫下月娘道還纏甚麼温葵軒烏葵軒哩平白安扎恁樣行貨子沒廉耻傳出去教人家知道把醜來出盡了西門慶聽

言謊了一跐便問怎麽的月娘道你别要來問我你問你家小
廝去西門慶道是那個小廝金蓮道情知是誰畫童賊小奴才
俺送大妗子去他正在門首哭如此這般温壺子弄他來這西
門慶聽了還有些不信便道你叫那小奴才來等我問他一面
使玳安兒前邊把畫童兒叫到上房跪下西門慶要拿拶子拶
他便道賊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麽畫童兒道他叫小的要
灌醉了小的要幹小營生兒今月小的害疼躲出來了不敢去
這只顧使平安叫又打小的教娘出來看見了他常時問爹家
中各娘房裡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爹家中擺酒他又教唆小
的偷銀器兒家火與他又某日他望俺倪師父去拿爹的書稿
兒與倪師父瞧倪師父又與夏老爹瞧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

了便道畫虎畫龍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把他當個人看誰知人皮包狗骨東西要他何用一面喝令畫童兒起去分付再不消過那邊去了那畫童磕了頭起來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向月娘惟道前日翟親家說我機事不密則害成我想來沒人原來是他把我的事透泄與人我怎得曉的這樣狗背石東西平白養在家做甚麼月娘道你和誰說你家又沒孩子上學平白招攬個人在家養活看寫禮帖兒惟不的你我家有這些禮帖書柬寫饒養活着他還教他弄乾坤兒家裡底事往外打探西門慶道不消說了明日教他走道兒就是了一面叫將平安來了分付對過對他說家老爹要房子堆貨教溫師父轉尋房兒便了等他來見我你在門首只回我不在家那平安兒應

諾去了西門慶告月娘說今日責四來辭我初六日起身與夏龍溪進家小往東京去我想來線鋪子沒人倒好教他二舅來替他開兩日兒左右與來招一遍三日上宿飯倒都在一處吃好不好月娘道好不好隨你叫他去我不管你省的人又說招顧了我的兄弟西門慶不聽于是使棋童兒請你二舅來不一時請吳二舅到在前廳陪他坐的吃酒把鑰匙交付與他明日同來招早往獅子街開鋪子去不在話下却說溫秀才見畫童兒一夜不過來廝心中省恐到次日平安走來說家老爹多上覆溫師父早晚要這房子堆貨教師父別尋房兒罷這溫秀才聽了大驚失色就知畫童兒有甚話說穿了衣巾要見西門慶說話平安兒道俺爹往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哩比及來這溫秀

才又衣巾過來伺候具了一篇長柬遞與琴童兒琴童又不敢接說道俺爹纔從衙門中來家辛苦後邊歇去了俺每不敢稟這温秀才就知疏遠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還搬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水難免今朝一面羞

靡不有初鮮克終　交情似水淡長情
自古人無千日好　果然花無摘下紅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倚牖盼佳期

飛彈參差拂早梅　強欺寒色尚低回
風憐落媚留香與　月令深情借艷開
梁殿得非肖帝瑞　齊宮應是玉兒媒
不知謝客離腸醒　臨水應添萬恨來

話說溫秀才、求見西門慶不得。自知慚愧、隨携家小搬移原舊家去了。西門慶收拾書院、做了客座、不在話下。一日尚舉人來拜辭起身、上京會試、問西門慶借皮箱氈衫、西門慶陪他坐的待茶、又送贐禮與他、因說起喬大戶。雲離守、兩位舍親、一授義官、一襲祖職、見任管事、欲求兩篇軸文奉賀、不知老翁、可有相

知否借重一言學生具幣禮拜求尚舉人笑道老翁何用禮爲學生敝同窓聶兩湖見在武庫肄業與小兒爲師在舍本領雜作極富學生就與他說老翁差盛使持軸送到學生那邊西門慶連忙致謝茶畢起身西門慶這里隨卽封了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琴童送軸子并毡衫皮箱到尚舉人處收下那消兩日光景寫成軸文差人送來西門慶挂在壁上但見青段錦軸金字輝煌文不加點心中大喜只見應伯爵來問喬大戶與雲二哥的事幾時舉行軸文做了不曾温老先生兒怎的連日不見西門慶道又題甚麽温老先生兒通是個狗類之人如此這般告訴伯爵一遍伯爵道哥我說此人言過其實虛浮之甚早時不有後眼不然教調壞了咱家小兒們了又問他二公賀軸何人

寫了。西門慶道。昨日尚小塘來拜我。說他朋友聶兩湖。善於詞藻。央求孫兩湖作了文章已寫了來。你瞧。于是引伯爵到廳上。觀看一遍。喝采不已。說道人情都全了。哥你早送與人家。預備。西門慶道。明日好日期。俻羊酒花紅菓盒早差人送去。正說着。忽報夏老爹兒子來拜辭。明日初八日早起身去也。小的答應爹不在家。他說教對何老爹那里。明早差人那邊看守去。西門慶觀見六摺帖兒上寫着寅家晚生夏承恩頓首拜謝辭。西門慶道。連尚舉人搭他家。就是兩分香絹賭儀。分付琴童連忙買了。教你姐夫封了。寫帖子送去。正在書房中。留伯爵吃飯。忽見平安兒慌慌張張。拿進三個帖兒來報。叅議汪老爹兵備雷老爹。郎中安老爹來拜。西門慶看帖兒。汪伯彥雷啓元安忱拜。連

忙穿衣裳繫帶。伯爵道。哥你有事、我吃了飯去罷。西門慶道。我明日會你哩。一面整衣出迎。三員官。皆相讓而入。一個白鷳。一個雲鷺。一個穿豸補子。手下跟從許多官吏。進入大廳、敘禮道。及向日厚擾之事。少頃茶罷。坐話間。安郎中便道。雷東谷汪少華。并學生又來干瀆。有浙江本府趙大尹。新陞大理寺正。學生三人。借尊府奉請。已發柬定初九日赴會。主家共五席。戲子學生那里叫來。未知肯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學生埽門拱候。安郎中令吏取分資三兩。遞上。西門慶令左右收了。相送出門。雷東谷向西門慶道。明日錢龍野書到。說那孫文相乃是舍夥計。學生已并除他開了。曾來相告不曾。西門慶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費心。容當叩拜。雷兵備道。你我相愛間。何為多敘。言

畢相揖上轎而去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另頂了一把新等子每日小廝買進菜蔬來教拏到跟前與他瞧過方數錢與他他又不數只教春梅數錢提等子小廝被春梅罵的狗血噴了頭背出生入死行動就說落教西門慶打以此衆小廝皆互相抱怨都說在三娘手裡使錢好五娘行動沒打不說話

卻說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散了對何千戶說夏龍溪家小巳起身去了長官沒曾委人那里看守鎖門戶去何千戶道正是昨日那邊着人來說學生原差小价去了西門慶道今日同長官到那里看看去于是出衙門並馬兩個到了夏家宅內家小巳是去盡了伴當在門首伺候兩位官府下馬進到廳上西門慶引着何千戶前後觀看了又到他前邊花亭見一片空地

無甚花草。西門慶道。長官來到。明日還收拾了要子所在。栽些些花翠。把這座亭子修理修理。何千戶道。這個已定。學生開春從新修整修整。添些些磚瓦木石。盖三間捲棚。早晚請長官來消閑散悶。西門慶因問府上寶眷有多少來任。何千戶道。學生這房頭不上數口。還有幾房家人。并伴當不上十數人而已。西門慶道。似此還住不了。這宅子前後五十余間房。看了一回。分付家人收拾打掃關閉門戶。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公話。赶年裡搬取家眷。當日西門慶作別回家。何千戶看了一回。還歸衙門裡去了。次日纔搬行李來住。不在言表。西門慶剛到家下馬。見何九買了一疋尺頭。四樣下飯。雞鵝一罈酒。來謝西門慶。又是劉内相差官送了一食盒。大小純紅挂黃蠟燭二十張。桌圍。

八十股官香、一盒沉速料香、一罈自造內酒、一口鮮猪、西門慶
進門、劉公公家人就磕頭說道、家公公多上覆、這些微禮與老
爹賞人。西門慶道、前日空過老公公、這厚禮來、便令左右快
收了。請管家等等兒、少頃、畫童兒拿出一鍾茶來、打發吃了。西
門慶封了五錢銀子賞錢、拿回帖打發去了。一面請何九進去。
見西門慶在廳上站立、換了冠帽、戴着白毡忠靖冠。見何九一
把手扯在廳上來。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向蒙老爹天心超生。
小人兄弟感恩不淺。請西門慶受禮、西門慶不肯受磕頭、拉起
還說老九、你我舊人、快休如此。說道、老爹今非昔比、小人微末
之人、豈敢僭坐。只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上陪着吃了一盞茶、說
道老九、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斷然不受、若有甚麼人欺負

你只顧來說我親魯你出氣倘縣中派你甚差事我拿帖兒與你李老爹說何九道家老爹恩點小人知道小人如今也老了差事已告與小兒何欽頂替着哩西門慶道也罷也罷你清閑些了說道既你不肯我把這酒禮收了那尺頭你還拿去我也不留你坐了那何九千恩萬謝拜辭去了西門慶坐廳上看着打點禮物菓盒花紅羊酒軸文等各人分資先差玳安送往喬大戶家去後叫王經送雲離守家去玳安回來喬家與了五錢銀子王經到雲離守家管待了茶食與了一疋真青大布一雙琴鞋回門下辱愛生雙帖兒多上覆老爹改日奉請西門慶滿心歡喜到後邊月娘房中擺飯吃因向月娘說賁四去了吳二舅在鋪子街賣貨我今日倒閑往那里看看去月娘道你去不是

若是要酒菜兒早使小厮來家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分付
備馬就戴着毡忠靖巾貂鼠暖耳綠絨補子褶粉底皂靴琴
童玳安跟隨逕往獅子街來到房子內吳二舅與來昭正挂着
花拷拷兒發賣紬絹絨線絲綿擠一舖子人做買賣打發不開
西門慶下馬看了看走到後邊暖房內坐下吳二舅走來作揖
回說一日也攢銀錢二十兩西門慶又分付來昭妻一丈青二
舅茶飯每日這里依舊打發休要悮了來昭妻道逐日頓美酒
飯都是我自整理西門慶見天陰晦上來但見彤雲密布冷氣侵
人作雪的模樣忽然想起要往院中鄭月兒家去即令琴童騎
馬家中取我的皮襖來問你大娘有酒菜兒稍一盒與你二舅
吃琴童應諾到家不一時取了西門慶長身貂鼠皮襖後面排

軍拿了一盒酒菜裏面四碟醃雞下飯煎炒鵪鴿四碟海味案酒一盤韮盒兒一錫瓶酒西門慶陪二舅在房中吃了三杯分付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着在用我家去罷于是帶上眼紗騎馬玳安琴童跟隨逕進构攔往鄭愛月兒家來轉過東街口只見天上紛紛揚揚飄下一天瑞雪來正是拳頭大塊空中舞路上行人只叫苦但見

漠漠嚴寒匝地這雪兒下得正好扯絮撏綿裁織片片大如栲栳見林門竹笋茅茨爭些被他壓倒富豪俠卻言消災障猶嫌小圍向那紅爐獸炭穿的是貂裘綉襖手撚梅花唱道是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臥有幽人吟詠多詩章

西門慶隨路踏着那亂瓊碎玉貂裘沾濡粉蝶馬蹄蕩滿銀花

進入拘欄。到於鄭愛月兒家門首下馬。只見丫鬟看見。飛報進來。說老爹來了。鄭媽媽出來迎接。至於中堂見禮。說道。前月多謝老爹重禮。姐兒又在宅內打攪。又教他大娘三娘賞他花翠汗巾。西門慶道。那日空了他來。一面坐下。西門慶令玳安把馬牽進來。自有院落安放。老媽道。請爹後邊明間坐罷。月姐纔起來梳頭。只說老爹昨日來。到伺候了一日。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起來的遲些。這西門慶一面進入他後邊住房明間內。但見綠窓半啟。氈幙低張。地平上黃銅大盆。生着炭火。西門慶坐在正面椅上。先是鄭愛香兒出來相見了。遞了茶。然後愛月兒纔出來。頭挽一窩絲杭州攢。翠梅花鈿兒。金鈒釵梳。海獺臥兎兒。打扮的霧靄雲鬟。粉粧粉香花琢。上穿白綾襖兒。綠遍地錦比甲。

下着大幅湘紋裙子。高高顯一對小小金蓮。猶如新月。狀若蛾眉。好似羅浮仙子臨凡境。神女巫山降世間。粉頭出來笑嘻嘻的。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爹我那一日來晚了。緊自前邊人散的遲。到後邊大娘又只顧不放俺每。留着吃飯。來家有三更天了。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倒和李桂姐兩個。把應花子打的好响瓜兒。鄭愛月兒道。誰教他恠物勞。在酒席上屎口兒傷俺每來。那一日祝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俺每來。我便說沒爹這里燈籠送俺每。蔣胖子弔在陰溝裡缺臭了你了。西門慶道。我昨日聽見洪四兒說。祝麻子又會着王三官兒。大街上請了樂嬌兒。鄭月兒道。只在樂嬌兒家歇了一夜。燒了一炷香不去了。如今還在秦玉芝兒走着哩。說了一回。說道。爹只怕你冷。徃

房裡的。這西門慶到於房中。脫去貂裘。和粉頭圍爐共坐。房中香氣襲人。只見丫鬟來放卓兒。四碟細巧菜蔬。安下。三個薑碟兒。須臾拿了三甌兒黃芽韭菜肉包一寸大的水角兒來。姊妹二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一甌兒。愛月兒道。又撥了上半甌兒添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我勾了。纔在那邊房子線舖。陪你吳二舅吃了兩個點心來了。心裡要來你這里走走。不想天氣落雪。家中使小廝取了皮袄穿上就來了。愛月兒道。爹前日不會下我教昨日等了一日。不見爹。不想爹今日來了。西門慶道。昨日家中有兩位士大夫來望。亂着就不曾來得。愛月兒道。我要問爹有貂鼠買個兒與我。我要做了圍脖兒戴。西門慶道。不打緊。打緊昨日舍夥計。打遼東來。送了我十個好貂鼠。你娘們都沒圍脖

見到明日一總做了。差一個來與你。愛香兒道。爹只認的月姐。就不送與我一個兒。西門慶道。你姊妹兩個。一家一個。于是愛香愛月兒。連忙起身道了萬福。西門慶分付休見了桂姐銀姐說。鄭月兒道。我知道。因說到明日李桂姐見吳銀兒在那里過夜。問我他幾時來了。我沒瞞他。教我說昨日請周爺俺每四個都在這里唱了一日。爹說有王三官兒在這里。不敢請你的。今日是親朋會中人吃酒。纔請你來來唱他一聲兒也沒言語。西門慶道。你這個回的他好。前日李銘我也不要他唱來。再三央及你應二爹來說。落後你三娘生日。桂姐買了一分禮來。再三與我陪不是。你娘們說着我。不理他。昨日我竟留下銀姐。使他知道。愛月兒道。不知三娘生日。我失悞了人情。西門慶道。等明

日你雲老爹擺酒我前日你和銀姐那里唱一日愛月兒道爹分付我去不一時丫鬟收拾飯卓去。粉頭取出個鴛鴦木匣兒傾出三十二扇象牙牌來。和西門慶在炕毡條上抹牌頑耍愛香兒也坐在傍邊看牌。俺內雪如風舞。梨花紛紛只顧下。但見恍惚漸迷鴛甃頃刻拂滿鬚鬢。似玉龍鱗甲遶空飛。白鶴羽毛搖地落。好若數蝌行沙上猶賽亂瓊堆砌間。正是盡道豐年瑞。豐年瑞若何。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當下三人抹了回牌勝負。須臾擺上酒來。飲酒卓上盤堆異菓。肴列珍羞。茶煮龍團。酒斟琥珀。詞歌金縷。笑啟朱唇。愛香與愛月兒。一邊一個捧酒。不免箏排雁柱。款跨鮫綃。姊妹兩個彈着。唱了一套青衲襖。

想多嬌。情性兒標。想多嬌。恩意兒好。想起携手同行共歡笑。吟風咏月將詩句兒嘲。女温柔男俊俏。正青春年紀小。誰人望將比目魚分開。甁墜簪折。今日早魚沉雁杳。

罵玉郎　多嬌一去無消耗。想着俺情似漆意如膠。常記的共桃同歡樂。想着他花様嬌。柳様柔。傾國傾城貌。

大迓鼓　千般丰韻嬌。風流俊俏。體態妖嬈。所爲諸般妙。搊箏撥阮歌舞吹簫。總有丹青難畫描。

感皇恩　呀　好教我無緒無聊。意攘心勞。懶將這杜詩温韓文叙柳文學。我這里愁懷越焦。這些時容貌添憔。不能勾同歡樂。成配偶。到有分受煎熬。

東甌令　潘郎貌。沈郎腰。可惜相逢無下梢。心腸懊惱傷懷抱。

烈火燒佛廟。滔滔綠水渰藍橋。相思病怎生逃。

採茶歌 相思病怎生逃。離愁人擺的堅牢。鐵石人見了也魂消。愁似南山堆積積。悶如東海水滔滔。

賺 誰想今朝。自古書生多命薄。傷懷抱。痴心惹的傍人笑。對難陳告。

烏夜啼 想當初偎紅倚翠。踏青鬬草。相逢對景同歡樂。到春來語呢喃燕子尋巢。到夏來。荷蓮香開滿池沼。到秋來菊滿荒郊。到冬來瑞雪飄飄。想當初畫堂歌舞。列着佳肴。今日個孤枕旅館無着落。鬼病侵難醫療。好教我情牽意惹。心痒難撓。

節節高 悶懨懨聽不着。想多嬌。知音解呂明宮調。諸般好閑

月羞花貌。言語嬌媚。心聰俏。恰似仙子行來到。金蓮款步鳳頭翹。朱唇皓齒微微笑。

鵓鴿兒　你看他體態輕盈更那堪衣穿素縞。脂粉施蛾眉淡掃。看了他萬總妖嬈。難畫描。酒泛羊羔寶鴨香飄。銀燭高燒。成就了美滿夫妻穩取同心到老。

尾聲　青雲有路終須到。生前無分也難消。把佳期叮嚀休忘了。

唱一套。姐兒兩個拿上骰盆兒來。和西門慶搶紅頑笑。杯來盞去。各添春色。西門慶忽把眼看見鄭愛月兒房中。牀傍側首錦屏風上。挂着一軸愛月美人圖。題詩一首。

有美人兮迥出群　輕風斜拂石榴裙

花開金谷春三月　月轉花陰夜十分
玉雪精神聯仲琰　瓊林才貌過文君
少年情思應須慕　莫使無心托白雲
下書三泉主人醉筆

西門慶看了。便問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兒的號。慌的鄭愛月兒連忙摸說道。這還是他舊時寫下的。他如今不號三泉了。號小軒了。他告人說。學爹說我號四泉。他怎的號三泉。他恐怕爹惱。因此改了號小軒。一面走向前取筆過來。把那三字就塗抹了。西門慶滿心歡喜。說道我並不知他改號一節。粉頭道。我聽見他對一個人說來。我纔曉的他去世的父親號逸軒。他故此改號小軒。說畢。鄭愛香兒往下邊去了。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在

房內兩個並肩疊股搶紅飲酒因說起林太太來怎的大量好風月我在他家吃酒那日王三官請我到後邊拜見還是他王意教三官拜認我做義父教我受他禮委托我指教他成日粉頭拍手大笑道還虧我指與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娘子不怕屬了爹西門慶道我到明日我先燒與他一炷香到正月里請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家看燈吃酒看他去不去粉頭道爹你還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樣標致就是個燈人兒沒他那一段兒風流妖艷今年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兒通不着家爹你看用個工夫兒不愁不是你的人兩個說話之間相挨相湊只見丫鬟拿上幾樣細菓碟兒來都是減碟菓仁風菱鮮柑螳螂雪梨蘋婆蚫螺冰糖橙丁之類粉頭親手奉與西門

處下酒。又用舌尖噙鳳香餅蜜送入他口中。又用纖手擻起西門慶藕合段褲子。看見他白綾褌子。西門慶一面解開褲帶。露出那話來。教他弄粉頭見根下束着銀托子。那話猙獰跳腦。紫漒光鮮。西門慶令他品之。這粉頭真個低垂粉頸。輕啟朱脣。半吞半吐。或進或出。嗚咂有聲。品弄了一回。靈犀已透。淫心似火。欲求講歡。粉頭便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出房更衣。見雪越下得甚緊。回到房中。丫鬟向前挂起錦幔。款設鴛枕。展放鮫綃。薰熱香球。牀上鋪得被褥甚厚。打發脫靴解帶。先上牙牀。粉頭澡牝回來。掩上雙扉。共入鴛帳。正是得多少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欲濃。有詩為証。

聚散無憑在夢中　起來殘燭映紗紅

鍾情自古多神念　誰道陽臺路不通

兩個雲雨歡娛到一更時分。起來。丫鬟掌燈進房。整衣理髮。後釃美酒重整佳肴。又飲勾幾杯。問玳安有燈籠傘沒有。玳安道。琴童家去取燈籠傘來了。這西門慶方纔作別了。鴇子粉頭。相送出門。看着上馬。鄭月兒揚聲叫道。爹若叫我早些來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上馬打着傘出院門。一路踏雪到家中。對着吳月娘只說在獅子街。和吳二舅飲酒。不在話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卻是初八日。打聽何千戶行李都搬過夏家房子內去了。西門慶這邊送了四盒細茶食五錢折帕慶房賀儀過去。只見應伯爵驀地走來。西門慶見雪晴天有風色甚冷。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叫小廝放桌兒拿菜兒留他吃粥。因說起昨日

喬親家。雲二哥禮。并折帕都送過去了。你的人情。我這邊已是
替你每家封了二錢。出上了。你那里不消與他罷。只等發柬請
吃酒。那應伯爵舉手謝了。西門慶道。何大人已搬過去了。今日
我送茶并慶房人情。你不送些茶兒與他。伯爵道。他請人。又問
昨日安大人三位來做甚麽。那兩位是何人。西門慶道。那兩位
一個雷兵備。一個是汪參議。都是浙江人。因在我這里擺酒。明
日要請杭州趙霆知府。新陞京堂大理寺丞。是他每本府父母
官。如何不敬。代一張卓面。餘者散席。戲子他那里叫來。俺這里
少不的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便了。通身只三兩分資。伯爵道。大
凡文職好細。三兩銀子勾做甚麽。哥少不得賠些兒。西門慶道。
這雷兵備。就是問黃四小舅子孫文相的。昨日沒曾對我題起

開除他罪名來了。伯爵道。你說他不仔細。如今還記着。折准。擺這席酒纔罷了。說話之間。伯爵叫應寶你叫那個人來。見你大爹。西門慶便問是何人。伯爵道。我那邊左近任一個小後生。倒也是舊人家出身。父母都沒了。自幼在王皇親家宅內答應。好幾年了。也有了媳婦兒了。因在庄子上和一般家人不知出來了。如今閒着。做不的甚麼買賣兒。他與應寶是朋友。央及應寶要投尋個人家。做房家人。今早應寶對我說。爹倒好舉薦與大爹宅內答應。又怕大爹少人使。我便說不知你大爹用不用。因問應寶叫他甚麼名字。你叫他進來。應寶道。他姓來。叫來友兒。只見那來友兒。穿着青布四塊瓦布襪。靸鞋。扒在地上磕了個頭起來。簾外站立。伯爵道。若論這狗狗的膂力盡有。撥輕服重。

都夫的因問你多少年紀了那人道小的二十歲了又問你媳
婦沒子女那人道只光兩口兒應寶道不瞞爹說他媳婦纔十
九歲兒厨竈針線大小衣裳都會做西門慶見那人低頭並足
爲人朴實便道既是你應二爹來說用心在我這里答應分付
揀個好日期寫紙文書兩口兒搬進來罷那個磕了個頭西門
慶教琴童兒領着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去了對月娘月娘說
就把來旺兒原住的那一間房與他居住伯爵坐了回家去了
應寶同他寫了一紙投身文書交與西門慶收了改名來爵不
在話下卻說賁四娘子自從他家長兒與了夏家每日買東買
西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畫童兒或是隔壁韓嫂兒的兒子小
雨兒西門慶家中這些大官兒常在他屋裡坐的打平和兒吃

酒。賁四娘子兒和氣。就定出菜兒來。或要茶水。應手而至。就是賁四一時鋪中歸來。撞見亦不見怪。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着那個不替他動。且玳安兒與平安兒常在他屋裡坐的多。初九日。西門慶與安郎中汪參議雷兵備擺酒。請趙知府。那日早辰來爵見兩口兒就搬進來。他媳婦兒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月娘見他穿着紫紬袄。青布披袄。緑布裙子。生的五短身林。瓜子面皮兒。搽胭抹粉。施朱唇。纏的兩隻脚趫趫的。問起來。諸般針指都會做。起了他個名字。叫做惠元。與惠秀惠祥。一遞三日上竈。不題。玳安與平安。常在他屋裡坐的多。一日門外楊姑娘沒了。安童兒來報喪。西門慶這邊整治了一張插卓。三牲湯飯。又封了五兩香儀。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起身都

往北邊與他燒紙弔孝。琴童兒棋童兒來爵兒來安兒四個都跟轎子。不在家。西門慶在對過段鋪子書房內看着毛襖匠與月娘做貂鼠圍脖。先備出一個圍脖兒使玳安送與院中鄭月兒去。封了十兩銀子。與他過節。鄭家管待玳安酒饌。與了他三錢銀子。買瓜子兒磕。走來回西門慶話。說月兒多上覆。多謝了。前日空過了爹來。與了小的三錢銀子。西門慶道。你收了罷。因問他賁四不在家。你頭里從他屋裡出來做甚麼來。玳安道。賁四娘子。從他女孩兒嫁了。沒人使。常央及小的每替他買買甚麼兒。西門慶道。他既沒人使。你每替他勤勤兒也罷。又悄悄向玳安道。你慢慢和他說。如此這般。爹要來你這屋裡來看你。看兒。你心如何。看他怎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討個汗巾兒來與

我玳安道小的知道了領了西門慶言語應諾下去西門慶使陳經濟看着裁貂鼠就走到家中來只見王經向顧銀舖內取了金赤虎又是四對金頭銀簪兒交與西門慶門慶留下兩對在書房內餘者袖進李瓶兒房內坐下與了如意兒那赤虎又與他一對簪兒把那一對簪兒就與了迎春二人接了連忙揷燭也似磕了頭西門慶令迎春取飯去須臾拿了飯來吃了飯出來在書房內坐下只見玳安慢走到跟前見王經在傍不言語西門慶使王經後邊取茶去那玳安方說小的將爹言語對他說了他笑了約會晚上些些伺候等爹過去坐坐叫小的拿了這汗巾兒來西門慶見紅綿紙兒包着一方紅綾織錦廻紋汗巾兒聞了聞噴鼻香滿心歡喜連忙袖了只見王經拿茶來吃

了又走過對門看着匠人做生活去忽報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過來這邊坐花子油走到書房暖閣兒裡作揖坐下致謝外日多有相擾敘話間畫童兒對門拿過茶來吃了花子油悉把門外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凍了河緊等要賣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買下等價錢西門慶道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凍河還沒人要到開河船來了越發價錢跌了如今家中也沒銀子郎分付玳安收拾放卓兒家中說着菜兒來一面使畫童兒請你應二爹來陪你花哥坐了一時伯爵來到三人共坐在一處圍爐飲酒卓上擺設四盤四碟都是煎炒雞魚燒爛下飯又叫孫雪娥烙了兩炷餅又是四碗肚肺乳線湯良久只見吳道官徒弟應春送節禮疏誥來西門慶請來同坐吃酒攬李瓶兒

百日經與他銀子去吃至日落時分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後甘夥計收了舖子又請來坐與伯爵擲骰猜枚談話不覺到掌燈已後吳月娘衆人轎子到了來安走來回話伯爵道嫂子們今日都往那里去了西門慶道北邊他楊姑娘沒了今日三日念經我這里俻了張插卓祭祀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弔問弔兒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六兒男花女花都沒有只靠他門外侄兒那里養活材兒也是我這里替他俻下的這幾年了伯爵道好好兒老人家有了黃金入櫃就是一場事了哥的大陰騭說畢酒過數巡伯爵與甘夥計作辭去了西門慶道十一日該姐夫這里上宿玳安道那邊舖子里付二叔也家去了只小的一個在舖子里睡西門慶道就叫王

元進來。分付後生王顯。仔細火燭。王顯道。小的知道。看着把門關上了。這西門慶見沒人。兩三步就走入賁四家來。只見賁四娘子兒。在門首獨自站立已久。見對門關的門响。西門慶從黑影中走至跟前。這婦人連忙把封門一開。西門慶鑽入裡面。婦人還扯上封門說道。爹請裡邊紙門內坐罷。原來裡間槅扇廂着後半間。紙門內。又有個小炕兒。籠着旺旺的火。卓上點着燈。兩邊護炕。從新糊的雪白。挂着四扇弔屏兒。那婦人頭上勒着翠藍銷金箍兒。髮髻插着四根金簪兒。耳朵上兩個丁香兒。上穿紫紬袄。青綃緣披袄。玉色綃裙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了一盞茶兒與西門慶吃。因悄悄說。只怕隔壁韓嫂兒知道。西門慶道不妨事。黑影子他那里曉的。于是不由分說。把

婦人摟到懷中。就親嘴。拉近枕頭來。觧衣按在炕沿子上。扛起腿來。就聳那話上。巳束着托子。剄挿入牝中。就拽了幾拽。婦人下邉淫水直流。把一條藍布褲子都濕了。西門慶拽出那話來。向順袋内取出包兒。顫聲嬌來。蘸了些在龜頭上。攮進去。方纔澀任淫津。肆行抽拽。婦人雙手扳着西門慶肩膊。兩相迎湊。在下颼聲顫語。呻吟不絕。這西門慶乘着酒興。架其兩腿在肐膊上。只顧沒稜露腦。鋭進長驅。肆行搧磞。何止二三百度。須臾弄的婦人。雲髻鬅鬆。舌尖氷冷。口不能言。西門慶則氣喘吁吁。靈龜暢美。一泄如注。良久拽出那話來。淫水隨出。用帕搽之。兩個整衣繫帶。復理殘粧。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五六兩一包碎銀子。又是兩對金頭簪兒。遞與婦人節間買花翠帶。婦人拜謝了。悄

悄打發出來。那邊玳安在舖子里。專心只聽這邊門環兒响。便開大門。放西門慶進來。自知更無一人曉的。後次朝來暮往。也入港一二次。正是若非人不知。除非已莫爲。不想被韓嫂兒冷眼睃見。傳的後邊金蓮知道了。這金蓮亦不識破他。一日臘月十五日。喬大户家請吃酒。西門慶這里會同應伯爵吳大舅。一齊起身。那日有許多親朋。攜戲飲酒。至二更方散。第一日。每家一張卓面。俱不必細說。单表崔本治了二千兩湖州紬絹貨物。臘月初旬起身。顧船裝載。赶至臨清馬頭。教後生榮海看守貨物。便顧頭口來家。取車稅銀兩。到門首下頭口。琴童道崔大哥來了。請廳上坐。爹在對門房子里。等我請去。一面走到對門。不見西門慶。因問平安兒。平安兒道。爹敢進後邊去了。這琴童兒

走到上房問月娘。月娘道。賊見鬼的。因你爹從早辰出去。再幾時進來。又到各房裡。并花園書房都瞧遍了。沒有琴童在大門首揚聲道。省恐殺人。不知爹往那里去了。白尋不着。大白里把爹來不見了。崔大哥來了這一日。只顧教他坐着。那珖安分明知道。不做聲言語。不想西門慶從前邊進來。把衆小廝乞了一驚。原來西門慶在賁四屋裡。入港纔出來。那平安打發西門慶進去了。望着琴童兒吐舌頭兒。都替他揑兩把汗。都道。管情崔大哥去了。有幾下子打。不想西門慶走到廳上。崔本見了磕頭畢。交了書帳。說船到馬頭。少車稅銀兩。我從臘月初一日起身。在揚州與他兩個分路。他每往杭州去了。俺每都到苗親家住了兩日。因說苗青替老爹使了十兩銀子。擡了揚州衛一個千

户家女子十六歲了。名喚楚雲。說不盡生的花如臉。玉如肌。星如眼。月如眉。腰如柳。襪如鈎。兩隻脚兒恰剛三寸。端的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端的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態度似紅杏枝頭推曉日。苗青如今還養在家。替他打廂奩。治衣服。待開春韓夥計保官兒船上帶來。伏侍老爹。消愁解悶。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你船上稍了來也罷。又費煩他治甚衣服。打甚粧奩。愁我家沒有。于是恨不的騰雲展翅。飛上揚州。搬取嬌姿。賞心樂事。正是鹿分鄭相應。蕉鹿化莊周未可知。有詩爲証。

聞道揚州一楚雲　偶憑出鳥語來真

不知好物都離隔　試把梅花問主人

西門慶陪崔本吃了飯。兌了五十兩銀子。做車稅錢。又寫書與錢主事。令煩青目。言訖。當下作辭。往喬大户家回話去了。平安見西門慶不尋琴童見都說我見。你不知有多少造化。爹進來若不是綁着鬼。有幾下打。琴童笑道。只你知爹性兒。比及起了貨來。獅子街卸下。就是下旬時分。西門慶正在家。打發送節禮。忽見荊都監。差人拿帖兒來問。宋大巡題本已上京數日。未知旨意下來不曾。伏惟老翁差人。察院衙門一打聽爲妙。這西門慶即差答應節級。拿着五錢銀子。往巡按公衙書辦打聽。果然昨日東京。邸報下來。寫抄得一紙前報來。與西門慶觀看。上面道寫甚的。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一本。循例舉劾地方文武官員

以厲人心以除
聖治事竊惟吏以撫民武以禦亂所以保障地方以司民命者也苟非其人則處置乖方民受其害國何賴焉此國家莫急於文武兩途而激勸之典不容不亟舉也臣奉
命按臨山東等處親歷省察風俗至於吏政民瘼監司守禦無不留心咨訪復令安撫大臣詳加鑒別各官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一一陳之山東左布政陳四箴操履忠貞撫民有方廉使趙訥綱紀肅清士民服習提學副使陳正彙操砥礪之行嚴督率之條又訪得兵備副使雷啟元軍民咸服其恩威僚幕悉推其練達濟南府知府張叔夜經濟可望才堪司牧東平府知府胡師文居任清慎視民如傷徐州

府知府韓邦奇志務清修才堪廊廟泰州府知府葉照屏海寇而道不拾遺惠民疇而墾田不瀆此數臣者皆當薦奬而優擢者也又訪得左參議馮廷錫偃僂之形桑榆之景形若木偶尚肆貪婪東昌府知府徐松縱妻父而通賄所致騰謗於公堂慕羨餘而誅求䛐言聲輒遍於閭閻此二臣者所當亟賜罷斥者也再訪得左軍院僉書守禦周禦周秀器宇恢弘操持老練得將帥之體軍心允服賊盜潛消濟州兵馬都監荆忠年力精強才猶練達冠武科而稱爲儒將勝算可以臨戎號令而極其嚴明長策卒能禦侮兗州兵馬都監温璽夙閑韜畧熟習弓馬休養騎卒以備不虞併力設險以防不測此三臣者所當亟賜遷擢者也清河縣千戶吳有德以練

達之才，得禦守之法，驅兵以擣中堅，靡攻不克，儲食以資糧餉，無人不飽，推心置腹，人思効命，實一方之保障，為國家之屏藩。宜特加超擢，鼓舞臣寮，陛下誠以臣言可採，舉而行之，庶幾官爵不濫，而人心思奮，守牧得人，而

聖治有頼矣。等因奏

欽依。該部知道。續該吏兵二部題前事，看得御史宋喬所奏，內劾舉地方文武官員，無非為國之忠，出于公論，詢訪得實，以

裨

聖治之事，伏乞

聖明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奉欽依依擬行。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拏着邸報，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宋道長

本下來了。已是保舉你哥陞指揮僉事。見任管屯。周守備與荊大人都有獎勵。轉副參統制之任。如今快使小廝請他來對他說聲。月娘道。你使人請去。我交丫鬟看下酒菜兒。我愁他這一上任。也要銀子使。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借與他幾兩銀子也罷了。不一時。請得吳大舅到了。西門慶送那題奏旨意與他瞧。吳大舅連忙拜謝西門慶。與月娘說道。多累姐夫姐姐扶持。恩當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道。大舅你若上任擺酒。沒銀子使。我這里兊一千兩銀子。你那里使着。那吳大舅又作揖謝了。于是就在月娘房中。安排上酒來吃酒。月娘也在旁邊陪坐。西門慶郎令陳經濟。把全抄寫了一本。與大舅拏着。郎差玳安拏帖。送邸報與荊都監。周守備兩家報喜去。正是勸君不費鐫研石。路上

行人口是碑。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illegible]

第七十八回

西門慶兩戰林太太　吳月娘翫燈請黃氏

黃鐘應律好風催　陰伏陽生淑歲回
葵影便移長至日　梅花先趁大寒開
八神表日占和歲　六管吹葭動細灰
已有岸傍迎臘柳　參差又欲領春來

話說當日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荊都監早辰騎馬來拜謝。說道。昨日見旨意下來。下官不勝欣喜。足見老翁愛厚費心之至。實爲啣結難忘。范大人便老了。張菊軒指望陞轉他一步兒。照舊也罷了。還虧他些說畢。茶湯兩換。荊都監起身。因問雲大人到幾時請俺每吃酒。西門慶道。近節這兩日也

是請不成。直到月間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去。西門慶這里宰了一口鮮豬。兩坛浙江酒。一疋大紅絨金豸員領。一疋黑青粧花紵絲員領。一百菓餡金餅。謝宋御史。就差春鴻拏帖兒。送到察院去。門吏入報進去。宋御史喚至後廳火房內。賞茶吃。等寫了回帖。裝於套內。封了。又賞了春鴻三錢銀子。來見西門慶。拆開觀看。上寫着

兩次造擾華府。悚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貺。何以克當。外令親潮子。事已具本矣。想已知悉。連日渴仰丰標。容當面悉。使旋謹謝。

下書侍生宋喬年拜

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

宋御史隨即差人送了一百本曆日。四萬帋。一口豬來回禮。一

白上司行下文書來。吳大舅本衙到任管事。西門慶拜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四疋京段。交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稍開。封了印來家。又備羊酒花紅軸文。邀請親朋。從衛中上任回來。迎接到家。擺大酒席。與他作賀。又是何千戶東京家眷到了。西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去。到二十六日玉皇廟吳道官。十二個道眾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十回度人。整做法事。大吹大打。侶道行香。各親朋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晚方散。俱不言表。至廿七日。西門慶打發各家禮畢。又是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付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每家半口猪。半腔羊。一坛酒。一包米。一兩銀子。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套杭州絹衣服三兩銀子。吳月娘又與菴裏薛姑子打齋。令來

安兒送香油米麵銀錢去。不在言表。看看到年除之日。牕梅痕月。簷雪滾風。竹爆千門萬戶。家家帖春勝。處處掛桃符。西門慶燒紙。又到於李瓶兒房靈前。祭奠已畢。置酒於後堂。合家大小。月娘等。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并女婿陳經濟。都遞了酒。兩旁列坐。先是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如意兒五個磕頭。然後小玉。綉春。小鸞兒。元宵兒。中秋兒。秋菊。磕頭。其次者來招妻一丈青。惠慶。來保妻惠祥。來興妻惠秀。來爵妻惠元。一般兒四個家人媳婦磕頭。然後纔是王經。春鴻。玳安。平安。來安。棋童兒。琴童兒。畫童兒。來招兒子。鐵棍兒。來保兒子。僧寶兒。來興女孩兒年兒。來磕頭。西門慶與吳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到次日。重和元年。新正月元旦。西門慶早起。冠冕穿大紅。

天地上炷了香。燒了紙。吃了點心。備馬就出去拜巡按。賀節去了。月娘與衆婦人。早起來施朱付粉。揷花揷翠。錦裙繡襖。羅襪弓鞋。粧點妖娆。打扮可喜。都來後邊月娘房內。厮見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帖。落後門簿答應。往來官長士夫。玳安與王經。穿自新衣裳。新靴新帽。在門首踢毽子兒。放炮燑。又磕瓜子兒。袖香桶兒。戴鬧娥兒。衆夥計主管門下底人。伺候見節者。不計其數。都是陳經濟一人。在前邊客位管待。後邊大廳。擺設錦筵卓席。单管待親朋。花園捲棚。放下毡幃煖簾。鋪陳錦裀繡毯。獸炭火盆。放着十卓。都是銷金卓幃。粧花椅甸。寶粧菓品。瓶揷金花。筵開玳瑁。專一留待士大夫官長。約晌午間。西門慶往府縣拜了人回來。剛下馬。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有

四五個人跟隨就來拜到廳上拜了西門慶四雙八拜然後請
吳月娘出來見西門慶請到後邊與月娘見了出來前廳留坐
纔拏起酒來吃了一盞只見何千戶來拜西門慶就教陳經濟
管待陪王三官兒他便往捲棚內陪何千戶坐去了王三官吃
了一面告辭起身陳經濟送出大門上馬而去落後又是荆都
監雲指揮喬大戶皆絡繹而至西門慶待了一日人已酒帶半
酣至晚打發人去了歸到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日早又出去賀
節直至晚歸家來家中韓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花子油
來拜陳經濟陪侍在廳上坐的候至已久西門慶到了見畢禮
從新擺上酒來酒菜點心來飲酒韓姨夫與花子油隔門先起
身去了只見伯爵希大常時節坐有如定油兒一般還不去又

撞見吳二舅來了，見了禮，又往後邊拜見月娘，出來一處坐的。直吃到掌燈已後方散。西門慶已吃的酩酊大醉，送出伯爵等到門首，眾人去了。西門慶見玳安在旁跕立，揑了一把手。玳安就知意，說道：他屋裏沒人。這西門就撞入他房內。老婆早已在對門裏迎接進去。兩個也無閑話，走到裏間內。老婆脫衣解帶，仰掮炕上，西門慶褪下褲子，扛起腿來，那話使有銀托子，就幹起來。原來老婆好並着腿幹，兩隻手掮着，只教西門慶攮他心子，那淫水熱熱一陣流出來，把床褥皆濕。西門慶龜頭蘸了藥，攮進去，兩手扱着腰，只顧兩相揉搓，塵柄盡入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目，口中只叫親爺。那西門慶問他：你小名叫甚麼？說與我。老婆道：奴娘家姓葉，排行五姐。這西門慶口中喃喃吶吶，就

叫葉五兒不知道口裏令合不合那老婆原來妳子出身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占爲妻子五短身材兩個鴿鴿胎眼兒今年也是屬兎的三十二歲了甚麼事兒不知道口裏如流水連叫親爺不絕情濃一泄如注西門慶扯出塵柄要抹婦人攔住休抹等淫婦下去替你吮淨了罷這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眞個蹲下身子雙手捧定那話吮咂的乾乾淨淨纔繫上褲子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恁些些時不來西門慶道我這里也盼他哩只怕京中夏大人留住他使又與了老婆二三兩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你一套衣服恐賁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些銀子兒你自家治買罷開門送出來玳安又閑在鋪子里掩門等候的西門慶進來方纔關上拴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看官聽說

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此理之自然也。如人家主子行苟且之事。家中使的奴僕。皆効尤而行。原來賁四這個老婆。不是守本分的。先與玳安有姦。落後又把西門慶勾引上了。這玳安剛打發西門慶進去了。付夥計又沒在鋪子里上宿。他與平安兒打了兩大壺酒。就在賁四老婆屋裏。吃到有二更時分。平安在鋪子里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裏睡了一宿。有這等的事。正是對人不用穿針線。那得工夫送巧來。有詩為証

滿眼風流滿眼迷　殘花何事濫如泥
拾琴暫息商陵操　惹得山禽遶樹啼

却說賁四老婆。晚夕對玳安說。只怕隔壁韓嫂兒傳嚷的。後邊知道。也似韓夥計娘子。一時被你娘們說上幾句。羞人答答的。

怎好相見玳安道。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尖兒。你依我節間買些甚麽兒進去。孝順俺大娘。別的不稀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買一錢銀子菓餡蒸酥。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這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梯巳再送一盒瓜子。與俺五娘。你到明日進來磕頭。管情就掩住許多口嘴。這賁四老婆眞個依着玳安之言。第二日趕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盒子。掇進後邊月娘房中。月娘便道。是那里的。玳安道。是賁四嫂送這盒兒點心瓜子。與娘吃。月娘道。男子漢又不在家。那討個錢來。又交他費心。連忙收了。又回出一盒饅頭。一盒菓子。與他說。多上覆。多謝了。那日西門慶拜人回家。早有玉皇廟吳道官來

氏在廳上留坐吃酒。剛打發吳道官去了。西門慶脫了衣服。使玳安。你騎了馬。問聲文嫂兒去。俺爺今日要來拜拜太太。看他怎的說。玳安道。爺且不消去。頭里小的撞見文嫂兒騎着驢子。打門首過去了。他明日初四。王三官兒起身往東京。與六黃公公磕頭去了。太太說。交爺初六日過去見節。他那里伺候着哩。西門慶便道。他真個這等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說謊。這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剛到上房坐下。忽有來安兒來報。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冠冕着。束着金帶。進入後堂。先拜西門慶說道。一言難盡。我吳鎧多蒙姐夫抬舉看顧。又破費姐夫了。多謝厚禮。日昨姐夫下降。我又不在家。失迎。空慢。姐夫來了。今日敬來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慶慌忙

半頭相還下來。說道大舅恭喜。自然之道理。至親何必計較。吳大舅於是拜畢西門慶。月娘出來。與他哥磕頭。頭戴翡白縐紗金梁冠兒。海獺卧兎白綾對衿襖兒。沉香色遍地金比甲。玉色緞寬襴裙。耳邊二珠環兒。金鳳釵梳。胸前帶着金三事攢領兒。裙邊紫遍地金八條穗子的荷包。五色鑰匙線帶兒。紫遍地金扣花。白綾高底鞋兒。打扮的鮮鮮兒的。向前花枝招颭。綉帶飄搖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慌的大舅。忙還半禮。說道姐姐兩禮兒罷。說道哥哥嫂嫂不識好歹。常來擾害你兩口兒。你哥老了。看顧顧罷。月娘道。一時不到。望哥耽帶便了。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累你兩口兒還少哩。拜畢西門慶留吳大舅坐。說道這咱晚了。料大舅也不拜人了。寬了衣裳。咱房里坐罷。不想孟玉樓

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裡聽見嚷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大舅磕頭都是海獺卧兎兒白綾襖兒玉色挑線裙子一個綠遍地金比甲兒一個是紫遍地金比甲兒頭上戴的都是鬏髻玉樓帶的是環子金蓮是靑寶石墜子下邊尖尖趫趫顯露金蓮與吳大舅磕了頭逕往各人房裡去了西門慶讓大舅房內坐的騎火盆安放卓兒擺上春盛菓盒各樣熱碗夏飯大饅頭點心八寶攢湯一齊拿上來小玉玉簫都來與大舅磕頭須臾吃了湯飯月娘用小金𢡟玳瑁鍾兒斟酒遞與大舅西門慶主位相陪吳大舅讓道姐姐你也來坐的月娘道我就來又往裡間房內拿出數樣配酒的菓菜來都是冬笋銀魚黃鼠鰾鮓海蜇天花菜蘋婆𧿹𧿹鮮柑石榴風菱雪梨之類飲酒之間西門

慶便問大舅的公事都了畢停當了。吳大舅道。蒙姐夫抬舉。年
節任便到了。上下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八。還有屯所裡未曾
去到。到任。明日是個好日期。衛中開了印。來家整理了些盒子。
須得抬到屯所里到任。行牌拘將那屯頭來參見。分付分付。前
官丁大人壞了事情。已是被巡撫侯爺參劾去了。任如今我接
管承行。須得也要振刷在冊花戶。警勵屯頭。務要把這舊管新
增。開報明白。到明日秋粮夏稅。纔好下屯衛收。西門慶道。通共
約有多少屯田。吳大舅道。這屯田不瞞姐夫說。太祖舊例練兵
衛。因田養兵。省轉輸之勞。纔立下這屯田。後吃宰相王安石立
青苗法。增上這夏稅。那時只是上納屯田。秋粮又不問民地。而
今這濟州管內。除了拋荒葦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頃屯地。每

項秋稅夏稅只徵收一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到年終纔領濟了往東平府交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粮馬草作用西門慶又問還有羨餘之利吳大舅道雖故還有些抛零一戶不在冊者鄉民頑滑若十分進徵緊了等秤斛斗重恐聲口致起公論西門慶道若是有些甫餘兒也罷難道說全徵若徵收些出來斛斗等秤上也勾咱每上下攪給吳大舅道不瞞姐夫說若會管此屯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尋到年終人戶們還有些鷄鵝豚米麵見相送那個是各人取覓不在數內的只是多賴姐夫力量扶持西門慶道得勾你老人家攪給也盡我一點之心正說着月娘也走來旁邊陪坐三人飲酒到掌燈已後吳大舅纔起身去了西門慶那日就在前邊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

畢往衙門中開印陞廳画卯發放公事先是雲離守家發帖兒初五日請西門慶幷合衙官員吃慶官酒西門慶次日何千戶娘子藍氏下帖兒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且說那日西門慶同應伯爵吳大舅三人起身到雲離守家原來旁邊又典了人家一所房子三間客位內擺酒吽了一起吹打鼓樂迎接都有卓面吃至晚夕來家巴不到次日月娘往何千戶家吃酒去了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袖着賞賜包兒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跟隨午後時分逕來王招宣府中拜節王三官兒不在留下帖兒文嫂兒又早在那裡接了帖兒連忙報與林太太說出來請老爺後邊坐轉道大廳到於後邊進入儀門少開住房掀起明簾子上面供養着先公王景崇影像陳設兩卓春臺菓酌桊紅

公座虎皮校椅。脚下氍毹匝地。簾幙垂紅。少頃林氏穿着大紅通袖襖兒。珠翠盈頭。粉粧膩臉。與西門慶見畢禮數。留坐待茶。分付大官。把馬牽於後槽喂養。茶罷。讓西門慶寬衣房內坐。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叔父六黄太尉磕頭去了。只過了元宵纔來。這西門慶一面喚玳安。脫去上盖。裡邊穿着白綾襖子。天青飛魚氅衣。粉底皂靴。十分綽耀。婦人房安放卓席。黃銅四方獸面火盆。生着炭火。朝陽房屋。日色照窓。房中十分明亮。須臾丫鬟拿酒菜上來。杯盤羅列。肴饌堆盈。酒泛金波。茶烹玉蕊。婦人錦裙繡襖。皓齒明眸。玉手傳盃。秋波送意。猜枚擲骰。笑語烘春。良久意洽情濃。飲多時。月邪心蕩。看看日落黃昏。又早高燒銀燭。玳安琴童下邊耳房放卓兒。自有文嫂兒主張

酒饌點心管待三官兒娘子另在那邊角門內一所屋裡居住自有丫鬟養娘伏侍等閑不過這邊來婦人又倒扣角門僮僕誰敢擅入酒酣之際兩個共入裡間房內掀開綉帳關上窗戶丫鬟輕剔銀釭佳人忙掩朱戶男子則解衣就寢婦人即洗腳上床枕設寶花被翻紅浪原來西門慶家中磨鎗備劍帶了淫器包兒來安心要鏖戰這婆娘早把胡僧藥用酒吃在腹中那話上使着雙托子在被窩中架起婦人兩股縱麈柄入牝中舉腰展力那一陣掀騰鼓搗其聲猶若數尺竹泥淖中相似連聲响喨婦人在下沒口叫達達如流水正是照海旌幢秋色裏擊天鼙鼓月明中有長詞一篇道這場交戰但見

錦屏前迷魂陣擺綉幃下攝魄旗開迷魂陣上閃出一員酒

金剛。色魔王。頭戴肉紅盔。錦兜鍪。身穿烏油甲。絳紅袍。纓觧縧。魚皮帶。沒縫靴。使一柄黑纓鎗。帶的是虎眼鞭皮薄頭流星趕。沒毬簡。跨一疋掩毛凹眼渾紅馬。打一面發兩翻雲大帥旗。擺蒐旗下擁一個粉骷髏花狐狸。頭戴雙鳳翅珠絡索。身穿素羅衫。翠裙腰。白練襠。凌波襪。鮫綃帶。鳳頭鞋。使一條隔天邊。話絮刀。不得見。淚偷垂。容瘦減。粉面摑。羅幃傍。騎一疋斤媚手嬌玉面毬打一柄倒鳳顛鸞遮日傘。須臾這陣上。撲鼕鼕鼓震春雷。那陣上。鬧挨挨麝蘭靉靆。這陣上腹溶溶。被翻紅浪。那陣上刷刺刺。帳控銀鉤。被翻紅浪精神𢕟。帳控銀鉤情意乖。這一個。急展展二十四解任徘徊。那一個。忽刺刺一十八滾難掙扎。一個是慣使的紅綿套索鴛鴦扣。一个

是好耍的拐子流星鷄心搥。一個火忿忿桶子鎗恨不的扎勾三千下。一個顫巍巍肉膀牌巴不得榻勾五十回。這一個善貫甲披袍戰。那一個能奪精吸髓垂。一個戰馬。叭磞磞踏番歌舞地。一個征人軟濃濃塞滿窩林崖。一個醜搊搜剛硬形骸一個俊嬌嬈杏臉桃腮。一個施展他久戰熬塲法。一个賣弄他鶯聲燕語諧。一个閗良久汗浸浸釵橫鬂乱一个戰多時喘吁吁枕欹裀歪。頃刻間只見這内襠縣乞砲打成堆。个个皆腫眉膿眼。霎時下則望那莎草塲被鎗扎倒底。人人肉綻皮開。正是愁雲拖上九重天。一泒敗兵沿地滚。幾番鏖戰貪婬婦。不是今番這一遭。

當下西門慶。就在這婆娘心口與陰戶。燒了兩炷香。許下明日

家中擺酒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燈耍子這婦人一段身心已是被他拴縛定了於是滿口應承都去這西門慶滿心歡喜起來與他留連痛飲至二更時分把馬從後門牽出作別方回家去正是不愁明月盡自有暗香來有詩爲証

盡日思君倚画楼　相逢不捨又頻留
劉郎莫謂桃花老　浪把輕紅逐水流

却說西門慶到家有平安迎門稟說今日有薛公公家差人送請帖兒請爺早往門外皇庄看春又是雲二叔家差人送了五个帖兒請五位娘吃節酒帖兒都交進去了西門慶听了沒言語進入後邊月娘房來只見孟玉楼潘金蓮都在房內坐的月娘從何千戶家赴了席來家已摘了首飾花翠止戴着鬏髻撇

着六根金簪子。勒着珠子箍兒。上着藍綾襖。下着軟黃綢紬裙子。坐着說話。西門慶進來。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就在正面椅上坐下。問道。你今日往那裡。這咱纔來。西門慶無得說。我在應二哥家留坐。到這咱晚。月娘便說起。今日何千戶家酒席上事。原來何千戶娘子還年小哩。今年纔十八歲。生的燈人兒也似。一表人物。好標致。知今博古。透靈兒還強十分兒。見我去。恰似會了幾遍。好不喜狎。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房裡倒使着四個丫頭。兩个養娘。兩房家人媳婦。西門慶道。他是內府御前生活所藍大監姪女兒。與他陪嫁了。好少錢兒。又道。小厮對你說來。明日雲騣討家。又請俺每吃節酒。送了五个帖兒。在揀粧上閣着。運薛內相家帖子。都放在一處。因令玉簫拏過來。與你參瞧。這

西門慶看了薛內相家帖兒。又看雲離守家帖兒。下書他娘子
兒雲門蘇氏斂衽拜請西門慶。說你每明日收拾了。都去走走。
月娘道。留雪姐在家罷。只怕大節下。一時有个人客驀將來。他
每沒處撾撓。西門慶道。也罷。留雪姐在家裡。你每四个去罷。明
日我也不往那裡去。薛太監請我門外看春我也懶待去。這兩
日春氣發也。怎的只害這邊腰腿疼。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
痰火。問任一官討兩服藥吃。不是只顧挨着怎的。那西門慶道。
不妨事。由他一發過了這兩日吃。心靜些。因和月娘計較。到明
日燈節。咱少不的置席酒兒。請請何大人娘子。連周守備娘子。
荊南崗娘子。張親家母。喬親家母。雲二哥娘子。連王三官兒母
親和大妗子崔親家母。這幾位都會會。也只在十二三掛起燈

來。還叫王皇親家。那起小厮扮戲耍一日。爭耐去年還有賁四在家。扎了幾架烟火放。今年他東京去了。只顧不見來了。却交誰人看着扎。那金蓮在旁揷口道。賁四去了。他娘子兒扎也是一般。這西門慶就瞅了金蓮道。這个小淫婦兒。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那月娘玉楼也不採顧。就罷了。因說道。那三官兒娘咱每與他没有大會過。人生面不熟的。怎麽好請他。只怕他也不肯來。西門慶道。他既認我做親。咱送个帖兒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月娘又道。我明日不往雲家去罷。懷着个臨月身子。只管往人家撞來撞去的。交人家唇齒。玉楼道。姐姐没的說。怕怎麽的。你身子懷的又不顯。怕還不是這个月的孩子。不妨事。大節下自恁散心去走走兒纔好。說畢。西門慶吃了茶。就往後邊

孫雪娥房裡去了。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叫了大姐也就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到於雪娥房中，晚間教他打腿捏身上，捏了半夜。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早辰，只見應伯爵走來借衣服頭面。對西門慶說：昨日雲二嫂送了個帖兒，今日請房下陪眾嫂子坐。家中舊時有幾件衣服兒，都倒塌了。大正月出門，人戶不穿件好衣服，惹的人家笑話。教來上覆嫂子，有上蓋衣服，借的兩套兒，頭面簪環，借的幾件兒，教他穿戴了去。西門慶令王經：你裡邊對你大娘說去。伯爵道：應寶在外邊，拏着毡包并盒裡。哥哥累你拏進去，就包出來罷。那王經接毡包進去，良久抱出來，交與應寶，說道：里面兩套上色段子織金衣服，大小五件頭面，一雙二珠環兒。應寶接的，往家去了。西門慶陪着伯爵

吃茶。說道。昨日房下在何大人家吃酒。來晚了。今日不想雲二哥娘子。送了五个帖兒。又請房下每都會會兒。大房下又有臨月身孕。懶待去。我說他既來請。大節下你等走走去罷。我又連日不得閑。只昨日纔把人事拜了。今日咱每在雲二哥家。吃了酒來。昨日家又出去。有些小事。來家晚了。今日薛内相又請我門外看春。怎麽得工夫去。吳親庙裏又送帖兒初九日年例打醮。也是去不成。教小婿去了罷。這兩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只害腰疼。懶待動旦。伯爵道。哥。你還是酒之過。濕痰流注在這下部。西門慶道。這節間到人家。誰是肯輕放了你我的。怎麽忌的住。伯爵又問。今日那幾會嫂子去。西門慶大房下和第二第三第五的房下四人去。我在家且歇息兩日兒罷。正說着。只見玳

安拏進盒兒來說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請帖兒來初九日請吃節酒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人家來請你不去於是看盒兒内放着三个請書兒一个兜紅僉兒寫着大寅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一个寫大都閫吳老先生大人一个寫着大鄉望應老先生大人俱是侍生說何永壽頓首拜玳安說他那里說不認的教咱這里轉送送兒罷伯爵一見便說這个却怎樣兒的我還還沒送禮兒去與他他來請我怎好去西門慶道我這里替你封上分帕禮兒你差應寶早送去就是了一面令王經你封二錢銀子一方手帕寫你應二爹名字與你應二爹因說你把這請帖兒袖了去省的我又教人送只把吳大舅的差來安兒送去了須臾王經封了帕禮遞與伯爵伯爵打恭說道哥謝容易

是我後日早來會你。咱一同起身。說畢。作辭去了。午間却表吳月娘等。打扮停當。一頂大轎。三頂小轎。後面又帯着來爵媳婦兒惠元。收疊衣服。一頂小轎兒。四名排軍喝道。琴童春鴻棋童來安。四个跟隨。往雲指揮家來吃酒。正是。

翠眉雲鬢畫中人　嫋娜宮腰迎出塵

天上嫦娥元有種　嬌羞釀出十分春

不說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往雲離守家吃酒去了。西門慶分付大門上平安兒。隨問甚麽人。只說我不在。有帖兒接了就是了。那平安徑過一遭。那里再敢離了左右。只在門首坐的。但有人客來望。只回不在家。西門慶那日。只在李瓶兒房中。圍炉坐的。自從李瓶兒没了。月娘教如意兒。伏勸上炕。去舞

日只喂妳來與女孩兒城兒連日西門慶害腿疼猛然想起任醫官與他延壽丹用人乳吃於是來到房中教如意兒擠乳那如意兒節間頭上戴着黃霜霜簪環滿頭花翠勒着翠藍銷金汗巾藍紬子襖兒玉色雲段披襖兒黃綿紬裙子腳下沙綠路紬白綾高底鞋兒粧點打扮比昔時不同手上戴着四个烏銀戒指兒坐在旁邊打發吃了藥又與西門慶斟酒吃菜兒迎春打發吃了飯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棊去了要茶要水自有綉春在厨下打發西門慶見丫鬟都不在屋里在炕上斜靠着背扯開白綾吊的裓褲子露出那話來帶着銀托子教他用口吮咂一面傍邊放着菓酌斟酒自飲因呼道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替達達咂我到明日尋出件好粧花段子比甲兒來你正月十

二日穿。老婆道。看爹可怜見。咂弄勾一頓飯時。西門慶道。我兒。我心里要在你身上燒炷香兒。老婆道。隨爹你揀着燒炷香兒。西門慶令他閑上房門把裙子脫了上炕來。仰卧在枕上底下穿着新做的大紅潞紬褲兒。褪下一隻褲腿來。西門慶袖內還有燒林氏剩下的三个燒酒浸的香馬兒撇去他抹胸兒一个坐在他心口內。一个坐在他小肚兒底下。一个安在他毯蓋子上。用安息香一齊點着。那話下邊便插進牝中。低着頭看着拽只顧沒稜露腦。往來送進不已。又取過鏡臺來。傍邊照看。須臾那香燒到肉根前。婦人蹙眉囓齒。忍其疼痛。口里顫声柔語。哼成一塊。沒口子叫達達爹爹罷了我了。好難忍也。西門慶便叫道。章四兒淫婦你是誰的老婆。婦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門慶

教與他你說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那婦回應道淫婦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西門慶又問道我會合不會婦人道達達會合秘兩个淫声艷語無般言語不說出來西門慶那話粗大撑的婦人牝戶滿滿徃來出入帶的花心紅如鸚鵡舌黑似蝙蝠翅一般翻覆可愛西門慶於是把他兩股扳抱在懷內四體交匝兩相迎湊那話盡没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瞑目失声淫水流下西門慶情濃樂極精邈如湧泉正是不知尸透春消息但覺形骸骨節鎔有詩爲証

任君隨意薦霞盃　滿腔春事浩無涯
一身徑精東君愛　不管床頭墜寶釵

當日西門慶燒了這老婆身上三處香。開門尋了一件玄色段子粧花比甲兒與他。至晚月娘衆人來家。對西門慶說。原來雲二嫂也懷着个大身子。俺兩个今日酒席上。都遞了酒。說過到明日兩家若分娩了。若是一男一女。兩家結親做親家。若都是男子。同堂攻書。若是女兒。拜做姐妹。一處做針指。來往同親戚兒耍子。應二嫂做保証。西門慶听了。話笑言休饒舌。到第二日却是潘金蓮上壽。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分付小厮每搭吊燈來。收拾揩抹乾淨。大厛捲棚。各處掛燈。擺設錦帳圍屏。叫來興買下鮮菓。叫了小優。晚夕上壽的東西。這潘金蓮早辰打扮出來。花粧粉抹。翠袖朱唇。走來大厛上。看見玳安與琴童站着。高櫈在那裡掛燈。那三大盞珠子吊掛燈。咲嘻嘻說道。我道

是誰在這里原來是你每在這里掛燈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壽爹分付下俺每掛了燈明日娘的生日好擺酒晚夕小的每與娘磕頭娘已定賞俺每哩婦人道要打便有要賞可沒有琴童道爺樂娘怎的沒打不說話行動只把打放在頭里小的每是娘的兒女娘看顧看顧兒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囚別要說嘴你與他好生仔細掛那燈沒的例兒撦兒的拏不牢吊將下來前日年里為崔本來說你爹大白日里不見了險了險救了一頓打沒曾打這遭兒可打成了琴童道娘只說破話小的命兒薄薄的又唬小的玳安道娘也不打听這个話兒娘怎得知婦人道宮外有株松宮內有口鍾鍾的声兒樹的影兒我怎麼有个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去年

有賁四在家。還扎了幾架烟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没人會扎。乞我説了兩句。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會扎。教他扎不是。玳安道。娘説的甚麽話。一个夥計家。那里有此事。婦人道。甚麽話撞木靶有。此事真个的。画一道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琴童道。娘也休听人説。他只怕賁四來家知道。婦人道。睄那傻王八千來个。我只説那王八也是明王八。性不的他往東京去的放心。丢下老婆在家。料莫他也不肯把毬閑着。賊囚根子們。別要説嘴。打夥兒替你爹做牽頭。勾引上了道兒。你每好圇躧狗尾兒。説的是也不是。敢説我知道。嗔道。賊淫婦買禮來。與我也罷了。又送蒸酥與他。大娘。另外又送一大盒瓜子兒與我。小買住我的嘴頭子。他是會養漢兒。我就猜没別人。就知道是玳安兒。這

賊囚根子。替他鋪謀定計。玳安道。娘屈殺小的。小的平白管他
這勾當怎的。小的等閑。也不往他屋裡去。娘也少听韓回子老
婆說話。他兩个爲孩子好不喫亂。常言要好不能勾。要歹登時
就。一篇房倒壓不殺人。舌頭倒壓殺人。听者有。不聽者無。論起
來賁四娘子。爲人和氣在咱門首住着。家中大小。沒曾悪識了
一个人。誰人不在他屋裡討茶吃。莫不都養着。倒沒放處。金蓮
道。我見那水眼淫婦。矮着个靶子。兩是半頭磚兒。也是一个兒。
把那水濟濟眼擠着七八拏的兒胥好个怪淫婦。他便和那韓
道國老婆。那長大摔爪。淫婦我不知怎的掐了眼兒。不待見他
正說着。只見小玉走來說。俺娘請五娘。潘姥姥來了要轎子錢
哩。金蓮道。我在這里站着。他從多咱進去了。琴童道。姥姥打夾

道里。我送進去了。一來的。抬轎的。該他六分銀子轎子錢。金蓮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來不帶轎子錢兒走。一面走到後邊。見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子錢。只說沒有。月娘道。你與姥姥一錢銀子。寫帳就是了。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他的銀子。都有數兒。只教我買東西。沒教我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邊抬轎子的。催着要去。玉樓見不是事。向袖中拏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不一時。大妗子。二妗子。大師父來了。月娘擺茶吃了。潘姥姥歸到前邊他女兒房內來。被金蓮儘力数落了一頓說道。你沒轎子錢。誰教你來了。恁出醜劃削的。教人家小看。潘姥姥道。姐姐你沒與我个錢兒與我來。老身那討个錢兒來。好容易閗辦了這分禮兒來。婦人道。指望問我要錢。我那里

討个錢兒與你你看着睁着眼在這里七个窟窿到有八个眼
兒等着在這里今後你有轎子錢便來他家來沒轎子錢別要
來料他家也沒少你這个窮親戚休要傲打嘴的獻世包閑王
買豆腐人硬我又听不上人家那等秘声顙氣前日為你去了
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道你罷了驢糞毬兒面前光却不知
里面受恓惶幾句說的潘姥姥嗚嗚咽咽哭起來了春梅道娘
今日怎的只顧說起姥姥來了一面安撫老人家在里邊炕上
的連忙點了盞茶與他吃潘姥姥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只見
後邊請陪大妗子吃飯纔起來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從衙門中
來家正在上房擺飯忽有玳安拏進帖兒來說荊老爹陞了東
南統制來拜爹西門慶見帖兒上寫新陞東南統制兼督漕運

總兵官荊忠頓首拜。慌的西門慶令抬開飯桌。連忙穿衣冠帶迎接出來。只見荊總制穿着大紅麒麟補服。渾金帶進來。後面跟着許多僚掾軍牢。一面讓至大厛上。叙禮畢。分賓主而坐。茶湯上來。待茶畢。荊統制說道。前日陞官。勅書纔到。還未上任。逕來拜謝老翁。西門慶道。老總兵榮擢。恭喜。大才必有大用。自然之道。吾輩亦有光矣。容當拜賀。一面請寬尊服。少坐一飯。卽令左右放桌兒。荊統制再三致謝道。學生奉告老翁。一家尚未拜。還有許多薄冗。容日再來請教罷。便逕起身。西門慶那里肯放。隨令左右上來。寬去衣服。登時打抹春臺。收拾酒菓上來。獸炭頓燒。煖簾低放。金壺斟玉液。翠盞貯羊羔。纔斟上酒來。只見鄭春王相。两个小優兒來到。扒在面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兩箇如

何這咱纔來問鄭春那一个叫甚名字鄭春道他喚王相是王柱的兄弟西門慶即令拏樂器上來弹唱與他荆爺听須臾兩个小優安放樂器停當歌唱了一套霄景融和左右拿上兩盤攢盒點心嗄飯兩瓶酒打發馬上人等荆統制道這等就不是了學生叨拜下人又蒙賜饌何以克當即令上來磕頭西門慶道一二日房下還要潔誠請尊正老夫人賞燈一叙望乞下降在座者惟老夫人張親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還有兩位舍親再無他人荆統制道若老夫人尊票到賤荆已定趨赴又問起周老總兵怎的不見陞轉荆統制道我聞得周菊軒也只在三月間有京營之轉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坐不多時荆統制告辞起身西門慶送出大門看着上馬唱道而去晚夕潘金蓮上

壽後所小優弹唱遞了酒西門慶便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月娘陪着大妗子潘姥姥女兒郁大姐兩个姑子在上房坐的飲酒潘金蓮便陪西門慶在他房內從新又安排上酒來與西門慶梯巳遞酒磕頭落後潘姥姥來了金蓮打發他李瓶兒這邊歇肘他便陪着西門慶自在飲酒作歡頑耍做一處却說潘姥姥到那邊屋里如意迎春讓他熱坑上坐着先是姥姥看見明間內灵前供擺着許多獅仙五老定勝樹菓柑子石榴蘋婆雪梨鮮菓蒸酥點心饊子蔴花滿炉焚着木子香蠟點着長明燈卓上拴着銷金卓幃旁邊掛着他影穿大紅遍地金袍兒錦裙綉袄珠子挑牌向前道了个問訊說道姐姐好處生天去了因坐在炕上向如意兒迎春道你娘勾了官人這等費心追薦受

這般大供養勾了。他是有福的。如意兒道。前日娘的百日。請姥姥怎的不來。門外花大妗子。和大妗子都在這里來。十二个道士念經。好不大吹大打。揚播道場。水火煉度。晚上繞去了。潘姥姥道。幇年逼節。丟着个孩子在家。我來家中沒人。所以就不曾來。今日你楊姑娘怎的不見。如意兒道。姥姥還不知道。楊姑娘老病死了。從年里俺娘念經就沒來。俺娘們都往北邉與他上祭去了。潘姥姥道可傷。他大如我。我還不曉的他老人家沒了。嗔道今日怎的不見他。說了一回楊姑娘。如意兒道。姥姥有鐘兒甜酒兒。你老人家用些兒。一面教迎春姐。你放小卓兒在炕上。篩甜酒與姥姥吃盃。不一時取到。飲酒之間。婆子又題起李瓶兒來。你娘好人。有仁義的姐姐。熱心腸兒。我但來這里。沒曾

把我老娘當人看成到就是熱茶熱水與我吃還只恨我不吃。夜間和我坐着說話兒我臨家去好歹包些甚麽兒與我拏了去誓没曾空了我不瞞姐姐你每說我身上穿的這披襖兒還是你娘與我的正經我那寃家半个折針兒也迸不出來與我我老身不打誑語阿彌陀佛水米不打牙他若肯與我一个錢兒我滴了眼睛在地你娘與了我些甚麽兒他還說象小眼簿皮愛人家的東西想今日爲轎子錢你大包家拏着銀子就替老身出幾分便怎的咬定牙兒只說他没有倒教後邉西房里姐姐拏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歸到屋里還数落了我一頓到明日有轎子錢便教我來没轎子錢休教我上門走我這去了不來了來到這里没的受他的氣隨他去有天下人

心狠。不似俺這短壽命。姐姐你每听着我說，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听人說。還不知怎麽收成結果哩。想着你從七歲沒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從小兒交你做針指。往余秀才家上女學去。替你怎麽纏手縛脚兒的。你天生就是這等聰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他把娘唱過來。斷過去。不看一眼兒。如意兒道原來五娘從小兒上學來。嗔道恁題起來。就會識字深。潘姥姥道。他七歲兒上女學。上了三年。字倣也曾寫過。甚麽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正說着。只見打的角門子响。如意兒道。是誰叫門。使綉春二姐。你去瞧瞧去。那綉春走來說是春梅姐來了。如意兒連忙捏了潘姥姥一把手。就說道姥姥。悄悄的。春梅來了。潘姥姥道。老身知道。他與我那冤家。一條腿兒。只見春梅進

來。頭上翠花雲髻兒。羊皮金沿的珠子箍兒。藍綾對衿襖兒。黃綿紬裙子。金燈籠墜子。貂鼠圍脖兒。走來見衆人陪着潘姥姥吃酒。說道。姥姥還沒睡哩。我來瞧瞧姥姥來了。如意兒讓他坐。這春梅把裙子摟起。一屁股坐在炕上。迎春便緊挨着他坐。如意坐在右邉炕頭上。潘姥姥坐在當中。因問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春梅道。剛纔吃了酒。打發他兩个睡下了。我來這邉瞧瞧姥姥。有幾樣菜兒。一壺兒酒。取了來和姥姥坐的。因央及綉春。你那邉教秋菊掇了來。我已是攢下了。那綉春不一時。走過那邉。取了來。秋菊放盒内掇着菜兒。綉春提了一錫瓶金華酒。分付秋菊。你往房里看去听着。若叫我、來這里對我說。那秋菊把嘴谷都着了、去了。一面擺酒在炕卓上。都是燒鴨火腿薰臘鵝。

細鮮糟魚菓仁鹹酸蜜食海味之類。堆滿春臺。繡春閉上角門。走進在旁邊陪坐。於是篩上酒來。春梅先遞了一鍾與潘姥姥。然後遞一鍾如意兒。一鍾與迎春。繡春在旁邊炕兒上坐的。共五人坐。把酒來斟。春梅護衣碟兒內。每樣揀出。遞與姥姥眾人吃。說道。姥姥這个都是整菜。你用些兒。那婆子道。我的姐姐。我老身吃。因說道。就是你娘從來也沒費恁个心兒。管待我管待兒。姐姐你倒有惜孤愛老的心。你到明日管情好一步。一步自高。敢是俺那冤家。沒人心。沒人義。幾遍為他心齷齪。我也勸他。他就扛的我失了色。今早是姐姐你看着。我來你家討冷飯吃來了。你下老實那等扛我。春梅道。姥姥罷。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他爭強。不伏弱的性兒。比不同的六娘錢自有。

他本等手里没錢。你只說他不與你。別人不知道。我知道。相俺爹。雖是抄的銀子。放在屋里。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若遇着買花兒東西。明公正義問他要。不恁瞞藏背掖的。教人看小了他。他怎麽張着嘴兒說人。他本没錢。姥姥恠他。就屈了他了。莫不我護他。也要个公道。如意兒道。錯恠了五娘。自古親兒骨肉。五娘有錢。不孝順姥姥。再與誰。常言道。要打看娘面。千朶桃花一樹兒生。到明日。你老人家。黃金入櫃。五娘他也没个貼皮貼肉的親戚。就如死了俺娘樣兒。婆子道。我有今年。没明年。知道今死。明日死。我也不恠他。春梅見婆子吃了兩鍾酒。韶刀上來了。便叫迎春二姐。你拏骰盆兒來。咱毎擲个骰兒。搶紅耍子兒罷。不一時取了四十个骰兒的骰盆兒來。春梅先與如意兒擲。

擲了一回又與迎春擲都是賭大鍾子你一盞我一鍾須臾竹
葉穿心桃花上臉把一錫瓶酒吃的罄凈迎春又拏上半鐔麻
姑酒來也都吃了約莫到二更時分那潘姥姥老人家熬不的
又早前靠後倒打起盹來方纔散了春梅便歸這邊來推了推
角門開着進入院內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壁縫兒內倚着春
櫈兒听他兩个在屋里行房怎的作声喚口中呼叫甚麼正听
在熱鬧不防春梅走來到根前向他腮頰上儘力打了个耳刮
子罵道賊少死的囚奴你平白在這里听甚麼打的秋菊睜睜
的說道我這裡打盹誰听甚麼來你就來打我不想房內婦人
听見便問春梅他和誰說話春梅道沒有人我使他開門他不
動於是替他摭過了秋菊揉着眼開上房門春梅走到炕上摘

頭睡了不在話下。正是鶺鴒有意留殘景。杜宇無情戀晚暉
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潘金蓮生日。有傅夥計。甘夥計。賁四娘子。崔本媳婦段大姐。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吳二妗子。都在這里。西門慶約會吳大舅。應伯爵。整衣冠。尊瞻視。騎馬喝道往何千户家赴席。那日也有許多官客。四个唱的。一起雜耍。周守備同席飲酒至晚回家。就在前邊。和如意兒歇了。到初十日。發帖兒請眾官娘子吃酒。月娘便向西門慶說。趂着十二日看燈酒。把門外他孟大姨。和俺大姐。也帶着請來坐坐。省的教他知道惱。請人不請他。西門慶道。早是你說。分付陳經濟。再寫兩个帖。差琴童兒請去。這潘金蓮在旁听着多心。走到屋里。一面揄掇把潘姥姥就要起身。月娘道。姥姥你慌去怎的。再消住一日兒是的

金蓮道姐姐大正月裏他家里丢着孩子没人看教他去罷慌
的月娘裝了兩个盒子點心茶食又與了他一錢轎子錢管待
打發去了因對着李嬌兒說他明日請他有錢的大姨兒來看
燈吃酒一个老行貨子觀眉觀眼的不打發去了平白教他在
屋里做甚麼待要說是客人没好衣服穿待要說是燒火的媽
媽子又不似倒没的教我惹氣西門慶使玳安兒送了四个請
書兒往招宣府一个請林太太一个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又
使他院中早叫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四个唱的李
銘吳惠鄭奉三个小優兒不想那日賁四從東京來家梳洗頭
臉打選衣帽齊整來見西門慶磕頭遞上夏指揮回書西門慶
問他如何住這些時不來賁四具言在京感冒打寒一節直到

正月初二日纔收拾起身回來。見老爹多上覆老爹。多承看顧。西門慶照舊還把鑰匙教與他看絨線鋪。另打一間。教吳二舅開鋪子賣紬絹。到明日松江貨船到。都卸在獅子街房內。同來保發賣。且教賁四叫花兒匠在家。攢造兩架烟火。十二日要放與堂客看。早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吳大舅。常時節四位。白日在廂房內坐的。晚夕只見應伯爵領了李三見西門慶。先道。當日外承攜之事。坐下吃畢茶。方纔說起李三哥來。今有一宗買賣與你說。你做不做。西門慶道。端的甚麽買賣。你說來。李三道。今有朝廷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萬兩銀子的古器。咱這東平府。坐派着二萬兩。批文在巡按處。還未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二百兩銀子。幹這宗批。要做。都看有一萬兩

銀子尋小人會了二叔敬來對老爹說老爹若做張二官府拏
出五千兩來老爹拏出五千兩來兩家合着做這宗買賣左右
沒人這邊是二叔和小人與黄四哥他那邊還有兩个夥計二
八分錢使未知老爹意下何如西門慶問道是甚麽古器李三
道老爹還不知如今朝庭皇城内新蓋的艮嶽改爲壽岳上面
起蓋許多亭臺殿閣又建上清寶籙宫會真堂璇神殿又是安
妃娘娘梳粧閣都用着這珍禽奇獸周彝商鼎漢篆秦炉宣王
石鼓歷代銅鞮仙人掌承露盤并希世古董玩器擺設好不大
興工程好少錢粮西門慶听了說道此是我與人家打夥兒做
我自家做了罷敢量我拏不出這一二萬銀子來李三道得老
爹全做又好了俺每就躧着他那邊了左右這邊二叔和俺每

兩个再沒人伯爵道哥家里還添个人兒不添西門慶道到根前再添上賁四替你們走跳就是了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那里李三道還在巡按上邊沒發下來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這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裏乞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設使就行到府里我也還教宋松原拏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於是留李三伯爵同吃了飯約會我如今就寫書明日差小价去李三道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這里了從前日起身往兗州府盤查去了西門慶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兗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緊等我去來回破五六日罷了老爹差那位管家等我

會下有了書教他往我那里歇明日我同他好早起身西門慶道別人你宋老爹不認的他常喜的是春鴻教春鴻來爵一時兩个去罷於是叫他二人到面前會了李三晚夕往他家宿歇伯爵道這等纔好事要早幹多才疾足者得之於是與李三吃畢飯告辭而去西門慶隨即教陳經濟寫了書又封了十兩葉子黃金在書帕內與春鴻來爵二人分付路上仔細若討了批文即便早來若是行到府里問你宋老爹討張票問府里要來爵道爹不消分付小的曾在兖州荅應過徐恭議小的知道於是領了書礼打在身邊逕往李三家去了不說十一日來爵春鴻同李三早顧了長行頭口往兖州府去了却說十二日西門慶家中請各官堂家飲酒那日在家不出門約下吳大舅應伯

爵謝希大常時節四位晚夕來在捲棚内賞燈飲酒王皇親家
樂小廝從早辰就挑了廂子來了在前邉廂房做戲房堂客到
打銅鑼銅鼓迎接周守禦娘子有眼疾不得來差人來回又是
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雲指揮娘子并喬親家母崔親家母
吳大妗孟大妗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戶娘子王三官母親林太
太并王三官娘子不見到西門慶使排軍玳安琴童兒來回催
邀了兩三遍又使文嫂兒催邀午間只見林氏一頂大轎一頂
小轎跟了來見了礼請西門慶拜見問怎的三官娘子不來林
氏道小兒不在家中没人拜畢下來止有何千戶娘子直到晌
午大錯纔來坐着四人大轎一个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排軍
抬着衣廂又是兩位青衣家人緊扶着轎竿到二門裏纔下轎

前邊鼓樂吹打迎接吳月娘衆姊妹迎至儀門首西門慶悄悄在西廂房放下簾來偷瞧見這藍氏年約不上二十歲生的長挑身材打扮的如粉粧玉琢頭上珠翠堆滿鳳翹雙揷身穿大紅通袖五彩粧花四獸麒麟袍兒繫着金箱碧玉帶下襯着花錦藍裙兩邊禁步叮噹麝蘭香噴但見

儀容嬌媚體態輕盈姿性兒百伶百俐身段兒不短不長細彎彎兩道蛾眉直侵入鬢滴溜溜一雙鳳眼來往踅人嬌声兒似囀日流鶯嫩腰兒似弄風楊柳端的是綺羅隊里生來却壓豪華氣象珠翠叢中長大那堪雅淡梳粧開遍海棠花也不問夜來不少飄殘楊柳絮竟不知春色如何要知他半點真情除非是穿綺窓皓月能施他一腔心事却便似翻綉

幌清風輕移蓮步。有蕊珠仙子之風流。欵蹙湘裙。似水月觀
音之態度。止是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
這西門慶不見則已。一見魂飛天外。魄喪九霄。未曾體交。精魄
先失。少傾月娘等迎接進入後堂相見。叙礼已畢。請西門慶拜
見西門慶得不還一声。連忙整衣冠行礼。恍若瓊林玉樹臨凡
神女巫山降下。躬身施礼。心搖目蕩。不能禁止。拜見畢。下來先
在捲棚內放卓兒擺茶。極盡希奇美饌。然後大廳上坐。陳水陸
珍羞。正面設石崇錦帳圍屏。四下鋪玳筵廣席。花燈高挑。綵繩
斗拱雕梁。錦帶低垂。画燭齊明。寶蓋魚龍山戲。恍一片珠璣殿
閣。樓臺簇千團翡翠。左邊廂九姊十妹。美人圍画冊青。右首下
九曜八洞神仙。粧成金碧。吃的是龍肝鳳髓。熊掌駝峰。歌舫是

錦瑟銀箏。鳳管象管。鼉鼓鼕鼕。鶯過鳥歌喉囀囀遏行雲席上嬌嬈。盡是珠圍翠繞。堦下腳色。皆按離合悲歡。正是得多少進酒丫鬟雙落浦。獻羨侍妾兩嫦娥。當下林太太上席。戲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唱了兩摺下來。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洪四兒。四个唱的上去彈唱。吳大妗門外。先起身去了。唱燈詞錦綉花燈半空挑。西門慶在捲棚內自有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李銘。吳惠。鄭奉。三个小優兒彈唱飲酒。不住下來。大廝格子外。往里觀覷。這各家跟轎子家人伴當。自有酒饌。前廝管待。不必用說。次第明月圓。容易彩雲散。樂極悲生。否極泰來。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鬼錄來追。死限臨頭。到晚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彈唱燈詞。

還未到起更時分。西門慶正陪着人坐的。就在席上齁齁的打起瞌來。伯爵便行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没高興。怎的只打瞌。西門慶道。我昨日没曾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没精神打瞌。只見四个唱的下來。伯爵教两个唱燈詞。两个遞了酒。當下洪四兒與鄭月兒两个弹着箏琵琶唱。吳銀兒與李桂姐遞酒。正要在熱鬧處。忽玳安來報王太太與何老爹娘子。起身了。這西門慶席下來。黑影里走到二門里首。偷看着他上轎。月娘衆人送出來。前邊天井內看放烟火。藍氏穿着大紅遍地金貂鼠皮袄。翠藍遍地金裙。林太太是白綾袄兒貂鼠披。大紅裙帶着金鐸玉珮。家人打着燈籠簇擁上轎而去。這西門慶正是餓眼将穿。饞涎空嚥。恨不能就要成雙。見藍氏去了。悄悄從夾道

進來。當時沒巧不成語。姻緣會湊。可霎作怪。不想來爵兒媳婦
見堂客散了。正從後邊歸來。開他房門。不想頂頭撞見西門慶
沒處藏躲。原來西門慶見媳婦子生的喬樣。安心已久。雖然不
及來旺妻宋氏風流。也頗充得過第二。於是乘着酒興兒。雙關
接進他房中親嘴。這老婆當初在王皇親家。因是養个主子。被
家人不忿攘鬧。打發出來。今日又撞着這个道路。如何不從了。
一面就遞舌頭在西門慶口中。兩个解衣褪褲。就按在炕沿子
上。擡起腿來。被西門慶就聳了个不亦樂乎。正是未曾得遇鶯
娘面。且把紅娘去解饞。有詩爲証

燈月交光浸玉壺　分得清光照綠珠
莫道使君終有婦　教人桑下覓羅敷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慾得病　吳月娘墓生產子

仁者難逢思有常　閑居慎勿恃無傷

争先徑路機関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

夾口物多終做病　快心事過必為殃

與其病後能求藥　不若病前能自防

此八句詩乃邵堯夫所作皆言天道福善鬼神惡盈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西門慶自知淫人妻子而不知死之將至當日在夾道内姦耍了來爵老婆走到捲棚内陪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飲酒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吳大妗子段大姐坐子好一回上罷元宵圓

子方纔起身告辭上轎家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婦都家去了陳經濟打發王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食管待出門只見四个唱的并小優還在捲棚內弹唱遞酒伯爵向西門慶說道明日花大哥生日哥你送了礼去不曾西門慶說道我早辰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哥那里頭里使來定兒送請帖兒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去我好來會你西門慶道到明日看再不你先去罷我慢慢兒去遞盃酒四个唱的後邊去了李銘等上來弹唱那西門慶不住只是在椅子上打睡吳大舅道姐夫連日辛苦了罷罷咱每告辭罷於是起身那西門慶又不肯只顧攔着留坐到二更時分纔散西門慶先發四个唱的轎子去了拏大鍾賞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鍾酒與了六錢唱錢臨

出門吽回李銘分付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荆爺何老爹衆位你早替吽下四个唱的休要悞了李銘跪下稟問爹吽那四个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玉芝兒前日何老爹那里唱的一个馮金寶兒并呂賽兒好歹吽了來李銘應諾小的知道了磕了頭去了西門慶歸後邊月娘房里來月娘告訴今日林太太在席與荆大人娘子好不喜歡坐到那咱晚纔去了酒席上謝我老爹扶持但得好處不敢有忘也在出月往淮上催儹粮運去也又說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又引到那邊花園山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賞唱的許多東西說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一夢天明告訴西門慶說道敢是我日看見他王太太穿着大紅絨袍兒我黑夜

就夢見你李大姐廂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被潘六姐匹手奪了去披在他身上教我就惱了說道他的皮袄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你又來奪他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嚷喝和他罵嚷嚷嚷着就醒了不想都是南柯一夢西門慶道你從睡夢中只顧氣罵不止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尋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頭想到次日起來頭沉懶待往衙門中去梳頭淨面穿上衣裳走來前邊書房中籠上火那里坐的只見玉簫早辰來如意兒房中擠了半甌子奶逕到廂房與西門慶吃藥見西門慶倚靠床上有王經替他打腿王經見玉簫來就出去了打發他吃了藥西門慶使他拏了一對金裹頭簪兒四个烏銀戒指兒教他送到來爵

媳婦子屋里去。那玉簫听見主子使他幹此營生。又似來爵媳婦子那一本帳。連忙鑽頭覓縫袖的去了。送到了物事。還走來回西門慶話說道。收了。改日與爹磕頭。拏回空匣子兒到上房。月娘問他你爹吃了藥了。在廂房內做甚麼哩。玉簫道。沒言語。月娘道。你替他熬粥下來。約莫等飯時前後。還不見進來。原來王經稍帶了他姐姐王六兒一包兒物事。遞與西門慶瞧。就請西門慶往他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兒。却是老婆剪下一柳黑臻臻光油油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的一个同心結托兒。用兩根錦帶兒拴着。安放在塵柄根下。做的十分細巧工夫。那一件是兩个口的鴛鴦紫遍地金順袋兒。都緝着迴紋錦綉。里邊盛着瓜穰兒。西門慶觀翫良久。滿心歡喜。遂把順袋放在書厨內。

錦托兒褪於袖中。正在疑思之際。忽見吳月娘驀地走來。掀開簾子。見倘在床上。王經扒着替他打腿。便說道。你怎的只顧在前頭。就還進去了。屋里擺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里怎的。只是恁没精神。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只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春氣起了。你吃了藥也等。慢慢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了粥。因說道。大節下你也打起精神見來。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請你往那里走走去。再不吽將應二哥。他也不在了。與花大舅做生日去了。你整治下酒菜兒。我往燈市鋪子內。和他二舅吃回酒坐坐罷。月娘道。你備馬去。我教了髮整理這西門慶一面分付玳安備馬。王經跟隨。穿上衣裳。逕到獅子街燈市里來。但見燈市中車馬轟雷。燈毬燦爛。遊人如蟻。十分熱鬧。

太平時序好風催　　羅綺爭馳鬥錦廻
鰲山高聳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西門慶看了回燈。到獅子街房子門首下馬。進入里面坐下。慌的吳二舅賁四都來声喏。門首買賣甚是興勝。來招妻一丈青。又早書房內籠下火。拿茶吃了。不一時家中吳月娘使琴童兒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上夏飯菜蔬。鋪內有南邊帶來豆酒。打開一坛。擺在楼上。坐着炭火。請吳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楼窓外就着見燈市往來。人烟不斷。諸行貨殖如山。吃至飯後的時分。西門慶使王經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听見西門慶來家中。又整治下春臺果盒酒肴等候西門慶。分付來招將這一卓酒菜晚夕留着。與二舅賁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拏回家去了。又

教琴童提送一坛酒過王六兒這邊來西門慶於是騎馬逕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内揷燭也似磕了四个頭說道迭承你厚禮怎的两次請你不去王六兒道爹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不知怎的這两日只是心里不好茶飯兒也懶吃做事没入脚處西門慶道敢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里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靠後了只怕另有个心上的人兒了西門慶咲道那里有這个道理倒因家中節間擺酒忙了两日婦人道說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两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幾位堂客西門慶便說其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看燈酒兒只請要緊的就不請俺每請見了

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正月十六日還有一席可請你每衆夥計娘子走走去是必到根前又推故不去着婦人道娘若肯个帖兒來怎敢不去不是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教他好不抱怨説俺每他那日要不去來倒是俺每攛掇了他去了落後罵了來好不在這里哭俺每到沒意思刺刺的落後又教爹娘費心送了盒子并那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纔罷了不知原來家中小大姐這等藻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不知這小油嘴他好不挑胆的性着緊把我也擦扛的眼直直的也見他教你唱个兒與他听罷了誰教你不唱又説他來婦人道耶嚛嚛嚛他對我説他几時説他來走來指着臉子就罵他起身罵的他來在我這里好不醜的三行鼻涕兩

行眼淚的哭我這里留他住了一夜纔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
丫鬟拿茶吃了小厮進財兒買了點心鮮魚嗄飯來老馮婆子
在厨下整理又走來上邉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
四錢一塊銀子說道從你娘沒了就不常往我那里走走去婦
人道沒他的主兒那里着落倒常時來我這邉和我做伴兒不
一時房中收拾乾淨婦人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爹用了午飯
不曾西門慶道我早辰家中吃了些粥剛纔陪你二舅又吃了
兩个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卓兒設擺春臺安排上酒來
卓上無非是節食美饌佳殽菓菜之類婦人令王經打開荳酒
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問道我稍來的那物件
兒爹看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頂中一柳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

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情飲至半酣見房內無人西門慶
袖中取出來套在龜身下兩根錦帶兒扎在腰間龜頭又帶着
景東人事用酒服下胡僧藥下去那婦人用手搏弄弄的那話
登時奢稜跳腦橫觔皆靚色若紫肝比銀托子和白綾帶子又
不同西門慶摟婦人坐在懷內那話揷進牝中在上面兩个一
遞一口飲酒咂舌頭婦人把菓仁兒用舌尖哺與西門慶吃直
須吠吃至掌燈馮媽媽廚下做了猪肉韮菜餅兒拿上來婦人
陪西門慶每人吃了兩个丫鬟救下去兩个在里間廂成的煖
炕上撩開錦幔二人解衣就寢婦人知道西門慶好點着燈行
房把燈臺移在明間炕邊一張卓上安放一面將紙門關上澡
牝乾靜換了一雙大紅潞紬白綾平底鞋兒穿在脚上脫了褲

見鑽在被窩里與西門慶做一處相摟相抱睡了一囘原來西門慶心中只想着何千戶娘子藍氏慾情如火那話十分堅硬先令婦人馬伏在下那話放入庭花內極力搧礀了約二三百度搧礀的屁股連声响喨婦人用手在下操着毯心子口中呌達達如流水於是心中還不美意起來披上白綾小襖坐在一隻枕頭上婦人仰卧尋出兩條脚帶把婦人兩隻脚拴在兩邊護炕柱兒上賣了个金龍探爪將那話放入牝中少時没稜露腦淺抽深送次後半出半入纔進長驅恐其婦人害冷亦取紅綾短襦蓋在他身上這西門慶乘其酒興把燈光挪近根前垂首翫其出入之勢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又数百囘婦人口中百般柔声顫語都呌將出來西門慶又取粉的膏子藥塗在龜頭

上攮進去。婦人陰中麻痒不能當。急令深入。兩相迎就。這西門慶故作逗遛戲。將龜頭濡捚其牝口。又挑弄其花心。不肯深入。急的婦人淫津流出。如蝸之吐涎。往來㨪的牝户。翻覆可愛。燈光影里。見他兩隻腿兒。穿着大紅鞋兒。白生生腿兒。蹺在兩邊。吊的高高的。一往一來。一衝一撞。其興不可遏。因口呼道。淫婦你想我不想。婦人道。我怎麼不想達達。只要你松栢兒冬夏長青。便好。休要日遠日疎。頑要續了。把奴來也不理。奴就想死了罷了。敢和誰說。有誰知道。必是俺那王八來家。我也不和他說。想他恁在外邊做買賣。有錢不養老婆的。他肯掛念我。西門慶道。我的兒。你若一心在我身上。等他來家。我爽利替他另娶一個。你只長遠等着我便了。婦人道。我達達。等他來家。好歹替他

娶了一个罷或把我放在外頭或是招我到家去隨你心里淫婦爽利把不值錢的身子拚與達達罷無有个不依你的西門慶道我知道兩个說話之間又幹勾兩頓飯時方纔精洩解卸下婦人脚帯來摟在被窩內並頭交股酔眼朦朧一覺直睡到三更天氣方醒西門慶起來穿衣淨手婦人開了房門叫丫鬟進來再添美饌復飲香醪滿斟暖酒又陪西門慶吃了十數盃不覺酔上來纔點茶來漱了口向袖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問甘夥計鋪子里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送出門王經打着燈籠玳安琴童籠着馬打發上了馬婦人方纔關門這西門慶身穿紫羊絨褶子圍着風領騎在馬上那時也有三更時分天氣有些陰雲昏昏慘慘的月色街

市上靜悄悄，九衢澄淨，鳴柝唱號，提鈴打馬，正過之次，剛走到西首那石橋兒根前，忽然見一个黑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撲，那馬見了只一驚驟，西門慶在馬上打了个冷戰，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鬃，玳安、琴童兩个用力拉着嚼環，收熬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燈籠，後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逕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此這一不來倒好，若來，正是失脫人家逢五道，濱冷餓鬼撞鍾馗。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脫衣裳，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听見來了，慌的䃂碌扒起來，向前替他接衣服。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這西門慶一隻手搭伏着他肩膊上，摟在懷里，口中喃喃吶吶說道：小淫婦兒，你達達今日

醉了。收拾鋪我睡也。那婦人扶他上炕。打發他歇下。那西門慶丟倒頭在枕頭上鼾睡如雷。再搖也搖不醒。然後婦人脫了衣裳。鑽在被窩內慢慢用手。腰里摸他那話。猶如綿軟。再沒些硬朗氣兒。更不在誰家來。翻來覆去。怎禁那慾火燒身。淫心蕩意不住用手。只顧揑弄。蹲下身子。被窩內替他百計品咂。只是不起。急的婦人要不的。因問西門慶。和尚藥在那里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門慶酩子里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你又教達達摣布你。你達今日懶待動旦。藥在我袖中金穿心盒兒內。你拏來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便去袖內摸出穿心盒來。打開里面。只剩下三四丸藥兒。這婦人取過燒酒壺來。斟了一鍾酒。自己吃了一丸。還剩下三丸。恐怕力

不効千不合萬不合拏燒酒都送到西門慶口内醉了的人曉的甚麽合着眼只顧吃下去那消一盞熱茶時藥力發作起來婦人將白綾帶子拴在根上那話躍然而起但見裂瓜頭凹眼圓睁落腮鬍挺身直竪婦人見他只顧睡於是騎在他身上又取膏子藥安放馬眼内頂入牝中只顧揉搓那話直抵苞花窩里覺翕翕然渾身酥麻暢美不可言又兩手摟按舉股一起一坐那話没稜露腦約一二百回初時澁滯次後淫水浸出稍沾滑落西門慶由着他擺弄只是不理婦人情不能當以舌親於西門慶口中兩手摟着他脖項極力揉搓左右偎擦塵柄盡没至根止剩二卵在外用手摸之美不可言淫水隨拭隨出比三鼓凢五換巾帕婦人一連丟了兩次西門慶只是不泄亀頭越

發脹的。色若紫肝。橫筋皆現。猶如火熱一回。害箍脹的慌。令婦人把根下帶子去了。還發脹不已。令婦人用口吮之。這婦人扒伏在他身上。用朱唇吞裹其龜頭。只顧往來不已。又勒勾約一頓飯時。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邈將出來。猶水銀之瀉筒中相似。忙用口接嚥不及。只顧流將起來。初時還是精液。往後盡是血水出來。再無个收救。西門慶已昏迷去。四肢不收。婦人也慌了。急取紅棗與他吃下去。精盡繼之以血。血盡出其冷氣而已。良久方止。婦人慌做一團。便摟着西門慶問道。我的哥哥。你心里覺怎麽的。西門慶甦省了一回。方言我頭目森森然。莫知所矣。你今日怎的流出恁許多來。更不說他用的藥多了。看官听說。一已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又曰。嗜慾深者。其天機淺。西

門慶自知貪淫樂色更不知油枯燈盡髓竭人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有敗古人有幾句格言道得好

花面金剛玉體魔王綺羅粧做豺狼法場斗帳獄牢牙床柳眉刀星眼劍絳唇鎗口美舌香蛇蝎心腸共他者無不遭殃纖塵入水片雪投湯秦楚强吳越壯爲他亡早知色是傷人劍殺盡世人人不防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里教君骨髓枯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辰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暈起來望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曾跌着磕傷了頭臉在椅子上坐了半日方纔回過來慌的金蓮連忙問道只

怕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麼兒着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邊取粥來與你爹吃。那秋菊走到後邊廚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了。爹如此這般。今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被月娘听見。𠮟了秋菊。問其端的。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暈跌倒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听便了。听了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面分付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見西門慶坐在椅子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怎的。剛纔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時我和春梅在根前扶住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交和你善哩。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晚了。酒多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這咱晚纔來。月娘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鋪子里吃酒來。不一時雪娥熬了粥。教

秋菊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挐起粥來只吃了半甌兒懶待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里覺怎的西門慶道我不怎麽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待動旦月娘道你今日不往衙門中去罷西門慶道我不去了消一回我往前邊看着姐夫寫了帖兒發帖兒去十五日請周菊軒荊南崗何大人他每衆官客吃酒月娘道你今日還沒吃藥取妳來把那藥你再吃上一服是你連日張羅的你有着辛苦勞碌了一面教春梅問如意兒擠了妳來用盞兒盛着教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春梅扶着剛走到花园角門首覺眼便黒了身子晃晃蕩蕩做不的主兒只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兩日兒請人也罷了那里在乎這一時上今日在屋里將息兩日兒不出去罷因

說你心里要吃甚麽。我往後邊。教丫鬟做來與你吃。西門慶道。我心里不想吃。月娘到後邊。從新又審問金蓮。他昨日來家不醉。再沒曾吃酒。與你行甚麽事。那金蓮听了。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個沒有。姐姐你沒的說。他那咱晚來了。醉的行禮兒也不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教我拏茶當酒與他吃。只說沒了酒。好好打發他睡了。自從姐姐那等說了。誰和他有甚事來。倒沒的羞人子剌剌的。倒只怕外邊別處有了事來。俺每不知道。若說家里。可是沒絲毫事兒。月娘一面和玉樓。都坐在一處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到根前。審問他。你爹昨日在那里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在你這兩個囚根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只說獅子街和二舅賁四吃酒。再沒往那里去落

後吁將吳二舅來問他。二舅道。姐夫只倍俺每吃了沒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處去了。這吳月娘听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童。儘力數罵了一頓。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纔說出。昨日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來。那潘金蓮得不的一声。就來了。說道。姐姐剛纔就埋怨起俺每來。正是寃殺旁人咲殺賊。俺每人人有面。樹樹有皮。姐姐那等說來。莫不俺每成日把這件事放在頭里。又道姐姐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千戶家吃酒。他爹也是那咱時分纔來。不知在誰家來。誰家一個拜年拜到那咱晚。玳安又生恐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具說一遍。月娘方纔信了。說道。嗔道教我拏帖兒請他。我還說人生面不熟。他不肯來。怎知和他有連手。我說

恁大年紀描眉画鬓兒的搽的那臉倒相膩抹兒抹的一般乾淨是個老浪貨玉樓道姐姐沒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大兒大婦還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個漢子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麽臉耻也休要出這個醜月娘道我說只怕他不來誰想他浪㨪着來了金蓮道這個姐姐纔顯出個皂白來了相韓道國家這這個淫婦姐姐還嗔我罵他罷乾淨一家子都養漢是个明王八把個王八花子也裁派將來早晚好做勾使兒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還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來那金蓮不听便罷听了把臉製耳朶帶脖子紅了便罵道汗邪了那賊老淫婦我平白在他家做甚麽還是我姨娘在他家緊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園俺每小時在俺姨娘家住常過去和他家伴

婆兒要去就說我在他家來我認的他甚麽是个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道你看那嚣頭子人和你說話你罵他那金蓮一声兒就不言語了月娘主張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走到儀門首只見平安兒逕直往花園中走被月娘叫住問道你做甚麽平安兒道李銘叫了四個唱的十五日擺酒用來回話問擺的成擺不成我說還沒帖兒哩他不信教我進來禀爹月娘罵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麽酒問甚麽還不回那王八去哩還來禀爹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娘金命水命去投無命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个水角兒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的教我回倒他酒且擺不成改了日子了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西門慶自知一兩日好些

出來誰知過了一夜到次日下邊虛陽腫脹不便處發出紅暈來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尿管中猶如刀子犁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外邊排軍伴當備下馬伺候還等西門慶往衙門里大發放不想又添出這樣症候來月娘道你依我拏帖兒回了何大人在家調理兩日兒不去罷你身子恁虛弱趁早使小廝請了任醫官教瞧瞧你吃他兩貼藥過來休要只顧躭着不是事你惹大的身量兩日通沒大好吃甚麽兒如何禁的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不妨事過兩日兒好了我還出去雖故差人拏帖兒送假牌往衙門里去在床上睡着只是急躁没好氣應伯爵打听得知走來看他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声喏道前日打攪哥不知哥

哥心中不好。只道花大男那里不去。西門慶道。我心中若好時。

我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彈。伯爵道。哥。你如今心內怎樣的。西

門慶道。不怎的。只是有些頭暈。起來身子軟。走不的。伯爵道。我

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來不曾。西門慶道。房下說

請任后溪來看我。我說。又沒甚大病。怎好請他的。伯爵道。哥。你

這个就差了。還請他來看看。怎的。說吃兩貼藥散開這火。就好

了。春氣起人都是這等痰火舉發。昨日李銘撞見我。說。你

使他叫唱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了日子。把我諕

了一跳。教我今日早來看看哥。西門慶道。我今日連衙門中拜

牌也沒去。差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去不的。大調理兩个日兒

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再來看哥。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

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揚長出去了。西門慶於是使琴童兒。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脉。說道。老先生此貴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既濟。乃是脫陽之症。須是補其陰虛。方纔好得。封了五星銀子。討將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暈。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下邊腎囊越發腫痛。溺尿甚難。說畢作辭起身去了。到後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轎子來看。每人兩個盒子。一盒菓餡餅兒。一盒玫瑰金餅。一副蹄。兩隻燒鴨。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怎的心里不自在。西門慶道。你姐兒兩個自恁來看看便了。如何又費心買禮兒。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些。桂姐道。還是爹這節間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了。坐了一回。走去李瓶兒那

邉屋里與月娘衆人見節請到後邉擺茶畢又走來前邉陪西門慶坐的說話兒只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時節來望西門慶教玉筲攙扶他起來坐的留他三人在房内放卓兒吃酒謝希大道哥用了些粥不曾玉筲把頭扭着不答應西門慶道我還沒吃粥嚥不下去希大道拏粥等俺每陪哥吃些粥兒還好不一時拿將粥來玉筲拏盞兒伺候衆人陪着吃點心下飯西門慶拿起粥來只扒了半盞兒就不吃下去月娘和李桂姐吴銀兒都在李瓶兒那邉坐的管待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姐來了怎的不見西門慶道在那邉坐的伯爵因令來安兒你請過來唱一套兒與你爹听那吳月娘恐怕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說吃酒哩不教過來衆人吃了一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每坐

只怕勞碌着你。俺每去了。你自然側側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掛心。三人於是作辭去了。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分付。你對你大娘說。你就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早尋人看他。大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何不使人請他看看。休要躭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進房來。對西門慶說。方纔應二哥對小廝說。大街上胡太醫。看的痰火。你何不請他來看看你。西門慶道。胡太醫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濟只怕有緣。吃了他的藥兒好了。是的。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不一時使棋童兒請了胡太醫來。適有吳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脈。對吳大舅陳經濟說。老爹是个下部蘊毒。若久而不

治。卒成溺血淋之疾。廼是忍便行房。又封了五星藥金。討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溺不出來。月娘慌了。打發桂姐吳銀兒去了。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來看。又說是癃閉便毒一團膀胱邪火。赶到這邊下來。四肢經絡中。又有濕痰流聚。以致心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麈柄如鐵。晝夜不倒。潘金蓮晚夕不知好反。還騎在他上邊。倒澆燭掇弄。死而復甦者數次。到次日何千戶要來望。先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便來看你。我扶你往後邊去罷。這邊隔二偏三。不是个待人的。那西門慶點頭兒。於是月娘替他穿上煖衣。于金蓮肩搭攙扶着。往離了金蓮房。徃後邊上房鋪下被褥高枕。安頓他在明間炕上坐的。房中收拾乾凈。焚下香。

不一時何千戶來到。陳經濟請他到於後邊臥房。看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因問貴恙覺好些。西門慶告訴。上邊火倒退下了。只是下邊腫毒。當不的。何千戶道。此係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在東昌府探親。昨日新到舍下。有一封書下。乃是山西汾州人氏。姓劉號橘齋。年半百。極看的好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看長官貴恙。西門慶道。多承長官費心。我這里就差人請去。何千戶吃畢茶。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中事。我每日委荅應的。遞事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是有勞長官了。作辭出門。西門慶這里隨即差玳安拏帖兒。同何家人請了這劉橘齋來。看了脉。并不便處。連忙上了藥。又封一貼煎藥來。西門慶荅賀了一疋杭州絹。一兩銀子。吃了他

頭一盞藥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鴿子雛兒一盒菓餅頂皮酥坐轎子來看西門慶進門花枝招颭綉帶飄飄與西門慶磕着頭說道不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兒不對我說声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進又起動你媽費心又買禮來愛月兒笑道甚麼大禮惶恐的要不的因說爹清減的恁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些兒月娘道用的倒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辰只吃了些些粥湯兒還沒些吃甚麼兒劉纔太醫看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分付姐把鴿子雛兒頓爛一個兒來等我勸爹進些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恁惹大身量一家子金山也似靠着你却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口內攔着吃不下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說把這飲饌兒逐

日就懶待吃。須也強吃些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爲命。終須但用的有在攙些些兒。不然越發淘淥的身子空虛了。不一時頓爛了鴿子雛兒。小玉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茄梗粟米粥兒。這鄭月兒跳上炕去。用盞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邊。一口口喂他。強打着精神。只吃了上半盞兒。揀了兩筯兒鴿子雛兒在口內。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藥。二來還虧我勸爹。却怎的也進了些些飲饌兒。玉簫道。爹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姐來勸着吃的多些些。月娘一面擺茶與愛月兒吃。臨晚管待酒饌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他家去。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你耐心兒奬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比及到晚夕。西門慶又吃了劉橋齋第二貼藥。遍身痛。叫喚了一夜。到五更時分。

那不便腎囊腫脹破了。流了一灘鮮血。龜頭上又生出疳瘡來。流黄水不止。西門慶不覺昏迷過去。月娘衆人慌了。都守着看視。見吃藥不效。一面請了劉婆子。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人燈跳神。一面又使小厮往周守禦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里。請他來看西門慶。他原相他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灾。骨瘦形衰之病。賁四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見在門外。土地廟前。出着個卦肆兒。又行醫。又賣卦。人請他不爭利物。就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瘦。病體懨懨。勒着手帕。在於卧榻。先胗了脉息。說道。官人乃是酒色過度。腎水竭虛。是太極邪火聚於慾海。病在膏肓。難以治療。吾有詩八句。說與你听。只因他

醉飽行房戀女娥　精神血脉暗消磨
遺精溺血流白濁　燈盡油乾腎水枯
當時秪恨歡娛少　今日飜爲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　總是盧醫怎奈何

月娘見他治不的了。說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掐指尋紋。打筭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筭命見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戊土來尅壬水。歲傷日。正月又是戊寅月三戊冲辰。怎麽當的。雖發財發福。難保壽源。有四句斷語。不好說道。

命犯災星必主低　身輕煞重有灾危

時日若逢真太歲　就是神仙也縐眉

月娘道命中既不好先生你替他演演禽星如何這吳神仙鋪下禽遁干支他說道

心月狐狸角木蛟　絳幃深處不相饒
常在月宮飛玉露　慣從月下奪金標
樂處化為真雞子　死時還想爛甜桃
天罡地煞皆無救　就是王禪也徒勞

月娘道禽上不好請先生替我圓圓夢罷神仙道請娘子說來貧道圓月娘道我夢見大廈將頹紅衣罩體攧折碧玉簪跌破了菱花鏡神仙道娘子莫惟我說大廈將頹夫君有厄紅衣罩體孝服臨身攧折了碧玉簪姊妹一時失散跌破了菱花鏡夫

妻指日分離。此夢猶然不好不好。月娘道。問先生有解麽。神仙道。白虎當頭攔路。喪門魁在生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月娘見命中無有救星。於是拏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不在話下。正是

卦裡陰陽仔細尋　無端閑事莫閑心

平生作善天加慶　心不欺貧禍不侵

月娘見求神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内焚香。對天發願。許下兒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掛袍三年。孟玉樓又許下逢七拜斗。獨金蓮與李嬌兒。不許願心。西門慶自覺身體沉重。要便發昏過去。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在他跟前站立。問他討債。又不肯告人說。只教人廝守着他。見月

娘不在根前。一手拉着潘金蓮。心中捨不的他。滿眼落淚。說道

我的冤家。我死後。你姊妹們好好守着我的靈。休要失散了。那

金蓮亦悲不自勝。說道。我的哥哥。只怕人不肯容我。西門慶道。

等他來。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他二人哭的眼紅

紅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也是奴和你做

夫妻一塲。西門慶听了。不覺哽咽。哭不出聲來。說道。我覺自家

好生不濟。有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

姊妹好好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話。指着金蓮

說。六兒他從前的事。你躭待他罷。說畢。那月娘不覺桃花臉上。

滾下珍珠來。放聲大哭悲慟不止。西門慶道。你休哭。听我囑付

你。有駐馬听爲証

賢妻休悲。我有衷情告你知。妻你腹中是男是女。養下來看大成人。守我的家私。三賢九烈要貞心。一妻四妾攜帶着住。彼此光輝光輝。我死在九泉之下口眼皆閉。

月娘听了。亦回答道。

多謝兒夫遺後良言教道。奴夫我本女流之輩。四德三從與你那樣夫妻。平生作事不模糊。守貞肯把夫名汚。生死同途同途。一鞍一馬不須分付。

囑付了吳月娘。又把陳經濟叫到根前說道。姐夫我養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般。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發送了我入土。好歹一家一計。幇扶着你娘兒們過日子。休要教人笑話。又分付我死後段子鋪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

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找與他。教傅夥計把貨賣一宗。交一宗。休要開了。賁四絨線鋪。本銀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紬絨鋪。是五千兩。都賣盡了貨物。收了來家。又李三討了批來。也不消做了。教你應二叔拏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筭。討來發送我。你只和傅夥計。守着家門這兩個鋪子罷。段子鋪占用銀二萬兩。生藥鋪五千兩。韓夥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交進來。你娘兒們盤纏。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華主簿少我五十兩。門外徐四鋪內。還本利欠我三百四十兩。都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后對門并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說畢。哽哽咽

咽的哭了。陳經濟道。爹囑付兒子。都知道了。不一時打夥兒傳夥計甘夥計吳二舅賁四崔本都進來看視問安。西門慶一一都分付了一遍。衆人都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見一日來問安看者也有許多。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皆嗟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痴心只指望西門慶還好。誰知天數造定。三十三歲而去。到於正月二十一日。五更時分。相火燒身。變出風來。聲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挨到早辰。巳牌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爲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灾。鄧通飢餓死。錢山何用哉。今日非古比。心

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尚未曾預備。慌的吳月娘。叫了吳二舅。與賁四到根前。開了廂子。拏出四定元寶。教他兩個。看材板去。剛打發去了。不防月娘。一陣就害肚里疼。急撲進去看床上倒下。就昏運不省人事。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里七手八脚。替西門慶戴唐巾。裝柳穿衣服。忽听見小玉來說俺娘跌倒在床上。慌的玉楼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就知道。决撒了。玉楼教李嬌兒守着月娘。他便就使小厮。快請蔡老娘去。李嬌兒又使玉簫。前邊教如意兒來了。比及玉楼回到里面屋里。不見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赶月娘昏沉。房

內無人。箱子開着。暗暗拏了五定元寶。往他屋裏去了。手中拏將一搭紙兒見了玉樓。只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里取草紙去來。那玉樓也不徐顧。且守着月娘。拏楊子伺候。見月娘看看疼的緊了。不一時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下一個孩兒來。這屋裏裝椰西門慶停當。口內纔沒了氣兒。合家大小放聲號哭起來。蔡老娘收褁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扶月娘煖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那位哥兒賞了我多少。還與我多少便了。休說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的。月娘道。比不的那時。有當家的老爹在此。如今沒了老爹。將就收了罷。待洗三來。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娘道。還賞我一套衣服兒罷。拜謝去了。月娘甦省過來。看見廂子大開着。便

罵玉筲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厮子大開着恁亂烘烘人走就不說鎖鎖兒玉筲道我只說娘鎖了厮子就不曾看見於是取鎖來掐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里走出對着金蓮說原來大姐姐恁樣的死了漢子頭一日就防範起人來了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定元寶往屋里去了當下吳二舅賁四往尚推官家買了一付棺材板來教匠人解鋸成槨衆小厮把西門慶抬出停當在大廳上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不一時吳大舅也來了吳二舅衆夥計都在前廳熱亂收燈捲画盖上紙被設放香燈几席來安兒專一打磬徐先生看了手說道正辰時斷氣合家都不犯凶煞請問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日破土出殯也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人

各處報喪交牌印往何千戶家去家中破孝搭棚俱不必細說到三日請僧人念倒頭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蔴帶孝女婿陳經濟斬衰泣杖靈前還禮月娘在暗房中出不來李嬌兒與玉樓陪侍堂客潘金蓮管理庫房收祭桌孫雪娥率領家人媳婦在厨下打發各項人茶飯傅夥計吳二舅管帳賁四管孝帳來興管厨吳大舅與甘夥計陪待人客蔡老娘來洗了三次月娘與了一套紬子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改名叫孝哥兒未免送些喜麵親隣與衆街坊隣舍都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子生了一個墓生兒子就與老頭同日同時一頭斷氣一頭生了個兒子世間少有蹺蹊古恠事不說衆人理亂這庄事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吊孝哭泣哭了一回吳太

的二舅正在捲棚內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衆人見礼說道可傷做夢不知哥沒了要請月娘出來拜見吳大舅便說舍妹暗房出不來如此這般就是同日添了個娃兒伯爵愕然道有這等事也罷也罷哥有了個後代這家當有了主兒了落後陳經濟穿着一身重孝走來與伯爵磕頭伯爵道姐夫姐夫煩惱你爹沒了你娘兒們是死水兒了家中凡事要你仔細有事不可自專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我說你年幼事體上還不大十分歷練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也有公事不得閑見有他娘在伯爵道好大舅雖故有嫂子外邊事怎麼理的還是老舅主張自古沒舅不生沒舅不長一個親娘舅比不的別人你老人家就是個都根主兒再有誰大如你老人家

的因問道有了發引的日期吳大舅道擇在二月十六日破土三十日出殯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到祭告入殮將西門慶裝入棺材內用長命丁釘了安放停當題了名旌誥封武畧將軍西門公之柩那日何千戶來吊孝靈前拜畢吳大舅與伯爵陪侍吃茶問了發引的日期何千戶分付手下該班排軍會答應的一個也不許動都在這里伺候直過發引之後方許回衙門當差委兩名節級管領如有違悮呈來重治又對吳大舅道如有外邊人拖欠銀兩不還者老舅只顧說來學生即行追治吊孝畢到衙門里一面行文開缺申報東京本衛去了

話分兩頭却說來爵春鴻同李三一日到兖州察院投下了書礼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器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

步便好。昨日已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尋思間。又見西門慶書
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違阻了的。須得留下春鴻來爵李三
在公廨駐劄。隨即差快手拏牌。赶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與春
鴻書中。又與了一兩路費。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景。走
進城就聞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今日三日。家中念經
做齋哩。這李三就心生奸計。路上說念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按
下。說宋老爹沒與來。咱每都投到大街張二官府。那里去罷。你
二人不去。我與你每人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拏出來就是了。
那來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些不肯。口里含糊應諾。到家
見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道場。親朋吊喪者。不計其數。這李三
就分路回家去了。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經濟磕了頭。問討的

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還不言語這春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拏出來遞與大舅悉把李三路上與的十兩銀子說的言語如此這般教他隱下休拏出來同他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怎敢忘恩背義徑奔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月娘這個小的兒就是個有恩的叵耐李三這廝短命見姐夫沒了幾日就這等壞心因把這件事對應伯爵說李智黃四借契上本利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趂着剛纔何大人分付把這件寫紙狀子呈到衙門里教他替俺追追這銀子出來發送姐夫他同寮間自恁要做分上這些事兒莫肯不依伯爵慌了說道李三却不該行此事老舅休動意等我和他說罷於是走到李三家請了黃四來一處計較說道你不該先把銀子遞與小

廝。倒做了昝手。狐狸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腰。他如今恁般恁般。要拏文書提刑所告你每哩。常言道。官官相護。何況又同僚之間。費恁難事。你等原抵鬥的過他。依我。不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悄悄送上二十兩銀子與吳大舅。只當兗州府幹了事來了。我聽得說。這宗錢粮。他家已是不做了。把這批文難得掣出來。咱投張二官那里去罷。你每二人。再奏得二百兩。少了也拏不出來。再備辦一張祭桌。一者祭奠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另立一紙欠結。你往後有了買賣。慢慢還他就是了。這個一舉而兩得。又不失了人情。有個始終。黃四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幹事忒慌速些了。真個到晚夕。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累老舅張主張主。這吳大

舅已聽他妹子說不做錢粮何况又黑眼見了白晃晃銀子如何不應承於是收了銀子到次日李智黄四備了一張揷卓猪首三牲二百两銀子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拏出舊文書從新另立了四百两一紙欠帖饒了他五十两余者教他做上買賣陸續交還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同往張二官處合夥上納錢粮去了不在話下正是金逢火煉方知色人與財交便見心有詩爲証

造物於人莫強求　勸君凡事把心收

你今貪得收人業　還有收人在後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陳經濟竊玉偷香　李嬌兒盜財歸院

詩曰

寺廢僧居少　橋塌客過稀
家貧奴婢懶　官滿吏民欺
水淺魚難住　林疎鳥不棲
世情看冷煖　人面逐高低

此八句詩。單說着這世態炎凉。人心冷煖可嘆之甚也。西門慶死了首七光景。玉皇廟吳道官受齋在家。攢念二七經。不題。却說那日報恩寺朗僧官十六衆僧人做水陸。有喬大戶家上祭。這應伯爵約會了齋祀中光位朋友頭一個是應伯爵。第二個

謝希大，第三個花子油，第四個祝日念，第五個孫天化，第六個常時節，第七個白來創。七人坐在一處，伯爵先開說道：大官人沒了，今二七光景，你我相交一場，當時也曾吃過他的，也曾用過他的，也曾使過他的，也曾借過他的，也曾嚼過他的，今日他沒了，莫非推不知道？洒土也瞇了後人眼睛兒也。他就到五閻王根前，也不饒你我了。你我如今這等計較，每人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湊上七錢，使一錢六分連花兒買上一張卓面，五碗湯飯，五碟菓子，使了一錢一付三牲，使了一錢五分一瓶酒，使了五分一盤冥紙香燭，使了二錢買一錢軸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使一錢二分銀子，顧人抬了去，大官人灵前，衆人祭奠了，咱還便益，又討了他值七分銀一條孝絹，拏到家做裙腰

子他莫不白放咱每出來咱還吃他一陣到明日出殯山頭饒
飽飡一頓每人還得他半張靠山卓面來家與老婆孩子吃着
兩三日買燒餅錢這個好不好衆人都道哥說的是當下每人
湊出銀子來交與伯爵整理備祭物停當買了軸子央門外人
水秀才做了祭文這水秀才平昔知道應伯爵這起人與西門
慶乃小人之朋於是包含着里面作就一篇祭文登軸停當把
祭祀抬到西門慶靈前擺下陳經濟穿孝在旁還礼伯爵爲首
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俗那里曉的其中滋味澆了奠酒只顧
把祝文來宣念其文畧曰

維重和元年歲戊戌二月戊子朔越初三日庚寅侍生應伯
爵謝希大花子油祝日念孫天化常時節白來創謹以清酌

庚羞之奠致祭于

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灵曰維灵生前梗直秉性堅剛軟的不怕硬的不降常濟人以點水容人以瀝露助人精光囊篋頗厚氣槩軒昂逢藥而舉遇陰伏降錦襠隊中居住團天庫裏收藏有八角而不用撓搠逢虱蟣而騷痒難當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隨幇也曾在章臺而宿柳也曾在謝館而猖狂正宜撑頭活腦久戰熬場胡何一疾不起之殃見今你便長伸着脚子去了丢下子如班鳩跌彈倚靠何方難上他烟花之寨難靠他八字紅墻再不得同席而偎軟玉再不得並馬而傍温香撇的人垂頭跌脚閃得人囊温郎當今特奠茲白濁次獻寸觴灵其不昧來格來歌尚享

眾人祭畢。陳經濟下來還礼。請去捲棚內。三湯五割。管待出門。

那日院中李家虔婆。聽見西門慶死了。鋪謀定計。備了一張祭卓。使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轎子來上紙弔問。月娘不出來。都是李嬌兒孟玉樓在上房管待。李家桂卿桂姐。悄悄對李嬌兒說。俺媽說。人巳是死了。你我院中人。守不的這樣貞節。自古千里長棚。没個不散的筵席。教你手里有東西。悄悄教李銘稍了家去。防後。你還恁傻。常言道楊州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拘多少時。也少不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聽記在心。不想那日韓道國妻王六兒。亦備了張祭卓。喬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燒紙。在灵前擺下祭祀。只顧跕着。跕了半日。白没個人兒出來陪待。原來西門慶死了。首七時分。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用了。小廝

毋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那來安兒不知就裡到月娘房里向月娘說韓大嬸來與爹上紙在前邊站了一日了大舅使我來對娘說這吳月娘心中還氣忿不過便喝罵道怪賊奴才不與我走還來甚麼韓大嬸毯大嬸賊狗攮的養漢的淫婦把人家弄的家敗人亡父南子北夫迸妻散的還來上甚麼毯紙一頓罵的來安兒摸門不着來到灵前吳大舅問道對後邊說了不曾來安兒把嘴各都着不言語問了半日再說娘稍出四馬兒來了這吳大舅連忙進去對月娘說姐姐你怎麼這等的快休要舒口自古人惡禮不惡他男子漢領着咱惹多的本錢你如何這等待人好各兒難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去教二姐姐三姐好好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麼恁樣的教人說你不

是那月娘見他哥這等說。纔不言語了。良久孟玉樓還了禮。陪他在灵前坐的。只吃一鍾茶。婦人也有些省臉。就坐不住。隨即告辭起身去了。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　難洗今朝一面羞

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韓道國老婆。淫婦長淫婦短。砍一枝損百株。兩個就有些坐不住。未到日落。就要家去。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夥計每伴。你每看了提偶的。明日去罷。留了半日。只桂姐銀姐不去了。只打發他姐姐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許多街坊夥計主管。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沈姨夫。花子油。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也有二十余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擺設酒席伴宿。

提演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勸夫戲文堂客都在灵旁所內圍着幃屏放下簾來擺放卓席朝外觀看李銘吳惠在這里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衆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動鼓樂戲文上開上開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原來陳經濟自從西門慶死後無一日不和潘金蓮兩個嘲戲或在灵前溜眼帳子後調笑至是赶人散一亂中堂客都往後邊去了小厮每都收家話這金蓮赶眼錯捏了經濟一把說道我兒你娘今日可成就了你罷趂大姐在後邊吶要就往你屋里去罷經濟听了把不的一聲先往屋里開門去了婦人黑影里抽身鑽入他房內更不答話解開裙子仰卧在炕上雙鳬飛肩交陳經濟奸耍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鴛幃雲雨

百軍情

二載相逢，一朝配偶，數年姻眷，一旦和諧。一個柳腰款擺，一個玉莖忙舒。耳邊訴雨意雲情，枕上說山盟海誓。鶯恣蝶採，旖旎搏弄百千般；狂雨羞雲，嬌媚施逞千萬態。一個低聲不住叫親親，一個摟抱未免呼達達。正是得多少柳色乍翻新樣綠，花容不減舊時紅。

霎時雲雨了畢，婦人恐怕人來，連忙出房，往後邊去了。到次日，這小廝兒嘴着這個甜頭兒，早辰走到金蓮房來，金蓮還在被窩里未起來，從窗眼里張看見婦人被擁紅雲，粉腮印玉，說道：好管庫房的，這咱還不起來。今日喬親家爹來上祭，大娘分付教把昨日擺的李三黃四家那祭卓收進來罷，你快些起來。且

拏鑰匙出來與我。婦人連忙。教春梅拏鑰匙與經濟。經濟先教春梅楼上開門去了。婦人便從窓眼里遞出舌頭。兩個咂了一回。正是得多少脂香滿口涎空嚥。甜唾融心溢肺肝。有詞為証

恨杜鵑聲透珠簾。心似針簽。情似膠粘。我則見咲臉腮窩愁粉黛瘦顯春纖。寶髻乱雲鬆。翠鈿暱顔酡。玉減紅添。檀口曾沾。到如今唇上猶香。想起來口内猶甜。

良久。春梅楼上開了門。經濟往前邊。看撇祭祀去了。不一時喬大戶家祭來擺下。喬大戶娘子。并喬大戶許多親眷。灵前祭畢。吳大舅二舅。甘夥計陪侍。請至捲棚管待。李銘吳惠彈唱。那日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弔孝。月娘俱令玉楼打發了孝裙束腰。後邊與堂客一處坐的。鄭愛月兒看見吳銀姐。李桂姐。都在這

里便嗔他兩個不對他說我若知道爹没了有個不來的你們好人兒就不會我會兒去又見月娘生了孩兒說道娘一喜一憂惜乎只是爹去世太早了些兒你老人家有了主兒也不愁月娘俱打發了孝留坐至晚方散到二月初三日西門慶二七玉皇庙吳道官十六個道衆在家念經做法事那日衙門中何千戶作創約會了劉薛二內相周守禦荊統制張團練雲指揮等數員武官合着上了一壇祭月娘這里請了喬大戶吳大舅應伯爵來陪侍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彈唱捲棚管待去了俱不必細說到晚夕念經送亡月娘分付把李瓶兒靈床連影抬出去一把火焚之將箱籠都搬到上房内堆放奶子如意兒并迎春收在後邊答應把綉春與了李嬌兒房内使喚將李瓶兒

那邊房門。一把鎖鎖了。有怜正是画棟雕梁猶未乾。堂前不見痴心客。有詩為証

　　襄王臺下水悠悠　　一種相思兩地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　　夜深還到粉墻頭

那時李銘。月日假以孝堂助忙。暗暗教李嬌兒。偷轉東西。與他掖送到家。又來答應。常兩三夜不往家去。只瞞過月娘一人眼目。吳二舅又和李嬌兒。舊有首尾。誰敢道個不字。初九日念了三七經月娘出了暗房。四七就没曾念經。十二日陳經濟。破了土回來。二十日早發引。也有許多冥器紙劄。送殯之人。終不似李瓶兒那時稠密。臨棺材出門。陳經濟摔盆扶柩。也請了報恩寺朗僧官起棺。坐在轎上。捧的高高的。念了瓮兒何偈文。說西門

慶一生始末。道得好。

恭惟

故錦衣武畧將軍西門大官人之灵。伏以人生在世。如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你画堂綉閣。命盡有若風燈。極品高官。緣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爲禍患之資。紅粉輕裘。總是塵勞之費。妻奴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空榜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廂。死後無寸絲之分。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兇英雄。苦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三寸氣斷去弗廻。改頭換面無遍數。詩曰

人生最苦是無常　個個臨終手脚忙

地水火風相逼迫　精神寬鬼各飛揚
生前不解尋活路　死後知他去那廂
一切萬般將不去　赤條條的見閻王

朗僧官念畢偈文。陳經濟摔破紙盆。棺材起身。合家大小孝眷放聲號哭動天。吳月娘坐魂轎。後面眾堂客上轎。都圍隨材走迳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經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點了神主。陰陽徐先生下了葬。眾孝眷掩土畢。山頭祭卓。可怜通不上幾家。只是吳大舅。喬大戶。何千戶。沈姨夫。韓姨夫。與眾夥計五六處而已。吳道官還留下十二眾道童。回靈安於上房明間正寢。大小安靈。陰陽洒掃已畢。打發眾親戚出門。吳月娘等。不免伴夫靈守孝。一日暖了墓回來。答應班上排軍節級。

各都告辭回衙門去了西門慶五七月娘請了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十二衆尼僧在家誦經禮懺超度夫主生天吳大妗子并吳舜臣媳婦都在家中相伴原來出殯之時李桂卿桂姐在山頭悄悄對李嬌兒如此這般媽說你沒量你手中沒甚細軟東西不消只顧在他家了你又沒兒女守甚麽教你一塲嚷亂登開了罷昨日應二哥來說如今大街坊張二官府要破五百两金銀娶你做二房娘子當家理紀你那里便畵出身你在這里守到老死也不怎麽你我院中人家棄舊迎新爲本趨炎附勢爲强不可錯過了時光這李嬌兒听記在心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出殯那日在坟上看見李嬌兒與吳二舅在花園小房內兩個說話來

春梅孝堂中。又親眼看見李嬌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與李銘。搘在腰里。轉了家去。嚷的月娘知道。把吳二舅罵了一頓。趕去鋪子里做買賣。再不許進後邊來。分付門上平安。不許李銘來往。這花娘惱羞變成怒。正尋不着這箇由頭兒哩。一日因月娘在上房。和大妗子吃茶。請孟玉樓不請他。就惱了。與月娘兩箇大嚷大鬧。拍着西門慶靈床子。哭哭啼啼叫叫嚎嚎。到半夜三更在房中要行上弔。丫鬟來報與月娘。月娘慌了。與大妗子計議。請將李家虔婆來。要打發他歸院。虔婆生怕留下他衣服頭面。說了幾句言語。我家人在你這里。做小伏低。頂缸受氣。好容易就開交了罷。須得幾十兩遮羞錢。吳大舅居着官。又不敢張主。相講了半日。教月娘把他房中衣服首飾。廂籠床帳家活。盡

與他打發出門只不與他元宵綉春兩個丫鬟去李嬌兒一心要這兩個丫頭月娘生死不與他說道你倒好買良爲娼一句慌了鴇子就不敢開言變做咲吟吟臉兒拜辭了月娘李嬌兒坐轎子抬的往家去了看官听說院中唱的以賣俏爲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辰張風流晚些李浪子前門進老子後門接兒子棄舊迎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未到家中搗打揪撏燃香燒剪走死哭嫁娶到家改志從良饒君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鎻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活時偷食抹嘴就是死後嚷鬧離門不拘几時還吃舊鍋粥去了正是蛇入筒中曲性在鳥出籠輕便飛騰有詩爲証

堪嘆烟花不久長　洞房夜夜換新郎

兩隻玉腕千人枕　一點朱唇萬客嘗
造就百般嬌艶態　生成一片假心腸
饒君總有牢籠計　難保臨時思故鄉

月娘於是打發李嬌兒出門。大哭了一塲。衆人都在旁勸解。潘金蓮道。姐姐罷休煩惱了。常言道娶淫婦養海青食水不到想海東。這個都是他當初幹的營生。今日教大姐姐這等惹氣。家中正亂着。忽有平兒來報巡塩蔡老爹來了。在廳上坐着哩。我說家老爹沒了。他問沒了幾時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到今過了五七。他問有灵沒灵。我回有灵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灵前拜拜。我來對娘說。月娘分付教你姐夫出去見他。不一時陳經濟穿上孝衣。出去拜見了蔡御史。良久後邊收拾停當。

請蔡御史進來。西門慶靈前叅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來回禮。再不教一言。就讓月娘夫人請回房。因問經濟說道。我昔時曾在府相擾。今差滿回京去。敬來拜謝拜謝。不期作了人故。便問甚麽病來。陳經濟道。是個痰火之疾。蔡御史道。可傷可傷。郎喚家人上來。取出兩疋杭州絹。一雙絨襪。四尾白鯗。四確蜜餞。說道。這些微禮。權作奠儀罷。又拏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日曾貸過老先生些厚惠。今積了些俸資奉償。以全始終之交。分付大官。交進房去。經濟道。老爹忒多計較了。月娘說。請老爹前廳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拏茶來。我吃一鍾就是了。左右須臾拿茶上來。蔡御史吃了。揚長起身上轎去了。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那憘喜。又是那慘切。想有他

在時似這樣官員來到肯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咱晚。今日他伸着脚子空有家私。眼看着就無人陪侍。正是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畵画卽江山有詩爲証

靜掩重門春日長　爲誰展轉怨流光
更憐無瓜秋波眼　黙地懷人淚兩行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听得知報與張二官兒就拏着五兩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一歲屬兎的三十二歲了。李嬌兒三十四歲虔婆瞞了六歲只說二十八歲教伯爵應牆着使了三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做了二房娘子。祝日念孫寡嘴依舊領着王三官兒還來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熱不在話下。伯爵李三黄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張二官出

了五千兩。做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粮。逐日寶鞍大馬。在院中摇擺。張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千兩金銀。上東京尋了樞密院鄭皇親人情。對堂上朱大尉說。要討刑所西門慶這個缺。家中收拾買花園蓋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在他那邊趋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中還有第五個娘子潘金蓮。排行六姐。生的極標致。上畫兒般人材。詩詞歌賦。諸子百家。折牌道字。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識字。一筆好寫。彈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歲。比唱的還喬。說的這張二官心中火動。巴不得就要了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的賣炊餠武大郎的妻子麽。伯爵道。就是他。被他占來家中。今也有五六年光景。不知他嫁人不嫁。張二官道。累你打听着。待有嫁人的聲口

你來對我說等我娶了罷伯爵道我身子里有個人在他家做家人名來爵見等我對他說若有出嫁聲口就來報你知道難得你若娶過教這個人來家也強如娶過唱的當時有西門慶在為娶他也費了許多心大抵物各有主也說不的這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女貌同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叫來爵兒密密打聽但有嫁人的風縫兒憑我甜言美語打動春心你却用幾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閒子弟極是勢利小人見他家豪富希圖衣食便竭力承奉稱功誦德或肯撒漫使用說是疎財仗義慷慨丈夫脅肩諂笑獻子出妻無所不至一見那門庭冷落便唇譏腹誹說他外務不肯成家立業祖宗不肖有此敗兒

就是平日深恩。視如陌路。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尚熱。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詩爲証。

昔年意氣似金蘭　百計趨承不等閑
今日西門身死後　紛紛謀妾件人眠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illegible]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九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倚勢　湯來保欺主背恩

萬事從天莫强尋　天公報應自分明
貪淫縱意奸人婦　背主侵財被不仁
莫道身亡人弄鬼　由來勢敗僕忘恩
堪嘆西門成甚業　贏得奸徒富半生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兩個，自從西門慶將二千兩銀子，打發他在江南等處，置買貨物，一路飡風宿水，夜住曉行，到于揚州去處，抓尋苗青家内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札，想他活命之恩，儘力趨奉他兩個，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取樂。一日初冬天氣寒

雲淡淡哀雁淒淒樹木彫零景物蕭瑟不勝旅思于是二人連忙將銀往各處置了布疋裝在楊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先是韓道國舊日請的表子楊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日逐請楊州塩客王海峯和苗青遊寶應湖遊了一日歸到院中玉枝兒鴇子生日這韓道國又邀請衆人擺酒與鴇子王一媽做生日使後生胡秀置辦酒肴果菜又使他請客商汪東橋與錢晴川兩個又不見到想他就同王海峯來了至日落時分胡秀纔來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說這厮不知在那里㖭酒㖭得這咱纔來口裏噴出來酒氣客人也先來了巳半日你不知那里來我到明日定筭你出去那胡秀把眼斜瞅着他走到下邊口裏喃喃吶吶說你罵我你家老

婆在家里仰𢫬着挣你在這里合蓬着丟宅里老爹包着你家老婆合的不值了。纔交你領本錢出來做買賣你在這里快活你老婆不知怎麽受苦哩得人不化白出你來你落得爲人對王枝兒鴇子只顧說鴇子便拉出他院子里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房里睡去罷那胡秀大嘤小喝白不進房來不料韓道國正陪衆客商在席上吃酒身穿着白綾道袍線絨襪衣毡鞋絨襪聽見胡秀口内放屁辣臊心中大怒走出來端了兩脚罵道賊野囚奴我有了五分銀子雇你一日怕尋不出人來即時赶他去那胡秀那里肯出門在院子内聲叫起來說道你如何赶我我没壞了管帳事你倒養老婆倒攆我看我到家說不說被來保勸住韓道國手拉他過一邊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

酒硬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管他我吃甚麼酒來我和他做一做被來保推他往屋裏挺覺去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來保打發胡秀房里睡去不題韓道國恐怕衆客商耻笑和來保席上觥籌交錯遞酒鬪笑林彩虹小紅姊妹二人并王玉枝兒三個唱的彈唱歌舞花攢錦簇行令猜枚吃至三更方散次日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道不曉一字被來保苗小湖做好做歹勸住了話休饒舌有日貨物置完打包裝載上船苗青打點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二人并胡秀起身王玉枝并林彩虹姊妹少不的置酒馬頭作別餞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詞一月前臨行開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上跕立忽見

街坊嚴四郎從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橋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了這韓道國聽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瞞着來保不對他說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蚕荒蕪不收棉花布價一時踊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兩遠接在臨清一帶馬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見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一半便益鈔關納稅就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遇行市不賣誠爲可惜來保道夥計所言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家惹當家財主見怪如之奈何韓道國便說老爹見怪都在我身上來保只得强不過他在馬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韓道國說雙橋你和何秀在舡上等着納稅

我打旱路。同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裝成馱垛。先行一步家去。報老爹知道。來保道。你到家。好歹討老爹一封書來。下與鈔關錢老爹。少納稅錢。先放船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馱垛。往清河縣家中來。不在言表。有日進城在甕城南門裏。日色漸落。不想路上撞遇西門慶家。看墳的張安。推着車輛酒米食盒。正出南門。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你來家了。韓道國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交我拏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明日墳上與老爹燒帋去也。這韓道國聽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口似碑。話不虛傳。打頭口逕進城中。那時天已漸晚。但見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廟香靄鐘聲。一輪明月掛疎林。幾點

踈星明碧落。六軍營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壺雙滴。四邊宿霧。昏昏罩舞榭歌臺。三市沉烟。隱隱閉綠窗朱戶。雨雨佳人歸綉幙。紛紛仕子捲書幃。

這韓道國進城來。到十字街上。心中筭計。且住。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況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不如且歸家。停宿一宵。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于是和王漢打着頭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了頭口。打發赶脚人回去。叫開門。王漢搬行李馱垜進來。有了髮看見。報與王六兒。說爹來家了。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了佛祖。拂去塵土。馱垜搭連。放在堂中。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了髮點茶吃。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之事。我在路上撞遇嚴四哥。說老爹死了。剛纔來到城外。又撞見墳頭張安推

酒來往墳上去。說明日是斷七。果不虛傳。端的好好的。怎的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當時禍福。誰人保得無常。韓道國一面把馱垛打開。裏面是他江南置的衣裳。細軟貨物。兩條搭連內。倒出那一千兩銀子。一封一封。倒在坑上。打開都是白光光雪花銀兩。對老婆說。此是我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先來了。又是兩包梯巳銀子一百兩。今日晚了。明日早送與他家去罷。因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先看顧你不曾。王六兒道。他在時倒也罷了。如今你這錢。還送與他家去。韓道國道。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何。老婆道。呸。你這傻才。這遭再休要傻了。如今他已是死了。這裡無人。咱和他有甚瓜葛。不爭你送與他一半。交他招韶道兒。問你下落。到不如一狠二

狠把他這一千兩咱顧了頭口拐了上東京投奔咱孩兒那裡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招放不下你我韓道國說丟下這房子急切打發不出去怎了老婆道你看沒才料何不叫將第二個來留幾兩銀子與他就交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口去了莫不他七個頭八個胆敢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就尋去你我也不怕他韓道國說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沒天理了老婆道自古有天理到沒飯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麼想着他孝堂我到好意備了一張插卓三牲往他家燒紙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在屋裏罵的我好訕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住落後他第三個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

坐。坐轎子來家、想着他這個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一席話、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夫妻二人晚夕計議已定。到次日五更、叫將他兄弟韓二來、如此這般、交他看守房子。又把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那二搗鬼、千肯萬肯、說哥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并兩個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僱了二輛大車、把箱籠細軟之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逕上東京去了。正是

撞碎玉籠飛彩鳳。　頓斷金鎖走蛟龍。

這里韓道國夫妻東京去不題。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哥兒、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經濟、往墳上與西門慶燒帋。墳頭告訴月娘、把昨日撞見韓大叔來家一節。月

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家里來只怕他今日來在墳上剛燒了帋坐了沒多囘老早就趕了來家使陳經濟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到那里了初時叫着不聞人言次則韓二出來說俺姪女兒東京叫了哥嫂去了船不知在那里這陳經濟回月娘月娘不放心使經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舟去了三日到臨清馬頭舡上尋着來保舡隻來保問韓夥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經濟道誰見他來張安看見他進城次日墳上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拏家連銀子都拐的上東京去了如今爹死了斷七過了大娘不放心使我來找尋船隻這來保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天殺原來連我也瞞了嗔道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乾净要起毛心正是人面咫尺心隔千里當下這來

保見西門慶巳死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經濟小夥兒引誘在
馬頭上各唱店中歌樓上飲酒請表子頑耍暗暗船上搬了八
百兩貨物卸在店家房內封記了一日鈔關上納了稅放船過
來在新河口起脚裝車往清河縣城裡來家中東廂房卸下那
時自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絨綿舖巳關了對門叚舖甘夥計
崔本賣貨銀兩都交付明白各辭歸家去了房子也賣了止有
門首解當生藥舖經濟與傅夥計開着這來保妻惠祥有個五
歲兒子名僧寶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個侄女兒四歲二人
割衿做了親家家中月娘通不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一
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子來家
那月娘再三使他上東京問韓道國銀子下落被他一頓話說

咋早休去。一個太師老爺府中。誰人敢到。沒的招是惹非。得他不來尋趁。咱家念佛。到沒的招惹虱子頭上撓。月娘道。翟親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莫不看些分上兒。來保道。他家女兒見在他家得時。他敢只護他娘老子。莫不護咱不成。此話只好在家對我說罷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到不好了。這幾兩銀子罷。更休題了。月娘交他會買頭。發賣布貨。他甫會了主兒。月娘交陳經濟。兌銀講價錢。主兒都不服。拏銀出去了。來保便說。姐夫你不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的行情。寧可賣了悔。休要悔了賣。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你十分把牙兒拽滿。迸了主兒。顯的不會做生意。我不是托大說話。你年少不知事體。我莫不肐膊兒往外撇。不如賣弔了。是一場事。那經濟聽了。使性

見不晉了他不等月娘分付匹手奪過筭盤來邀回王兒來把銀子兌了二千餘兩一件件交付與經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貨出門月娘與了陳經濟二三十兩銀子房中盤纏他便故意兒昻昻大意不收說道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死來兒自家盤纏又與俺們做甚你收了去我決不要一日晚夕外邊吃的醉醉兒走進月娘房中搭伏着護炕說念月娘你老人家青春少小沒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兒子不害孤另麼月娘一聲兒沒言語一日東京翟管家寄書來知道西門慶死了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有四個彈唱出色女子該多價錢說了去兌銀子來要載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腳叫將來保來計議與他去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房中也

不叫娘只說你娘子人家不知事不與他去就惹下禍了這個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恰似賣富一般但擺酒請人就交家樂出去有個不傳出去的何況韓夥計女兒又在府中荅應老太太有個不說的我前日怎麼說來今果然有此勾當鑽出來你不與他他裁派府縣差人坐名兒來要不怕你不雙手兒奉與他還是遲了不如今日難說四個都與他胡亂打發兩個與他還做面皮這月娘沉吟半晌孟玉樓房中蘭香與金蓮房中春梅都不好打發綉春又要看哥兒不出門問他房中玉簫與迎春情願要去以此就差來保偺車輛裝載兩個女子出門往東京太師府中來不料來保這厮在路上把這兩個女子都姦了有日到東京會見韓道國夫婦把前後事都說了若不是親家

看顧我在家阻住我雖然不怕他也不敢來東京尋我翟謙看見兩個女子迎春玉簫都生的好模樣兒一個會箏一個會絃子都不上十七八歲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賞出兩錠元寶來這來保還兌了一錠到家只拏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若不是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拏家來你還不知韓夥計兩口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呼奴使婢坐五行三翟管家以老爺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姐日逐上去答應老太太寸步不離要一奉十揀口兒吃用換套穿衣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材姿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百伶百俐一口一聲叫我保叔如今咱家這兩個家樂到那里還在他手里

討針線哩。說畢。月娘還甚是知感他。不盡打發他酒饌吃了。與
他銀子又不受。拏了一疋段子。與他妻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
下。這來保一日同他妻弟劉倉往臨清馬頭上。將封寄店内布
貨盡行賣了八百兩銀子。暗買下一所房子。在外邊就來劉倉
右邊門首。開雜貨舖兒。他便日逐隨倚祀會茶。他老婆惠祥。要
便對月娘說。假推往娘家去。到房子里。從新換了頭面衣服珠
子箍兒。挿金戴銀。往王六兒娘家王母猪家扳親家。行人情。坐
轎看他家女兒去。來到房子里。依舊換了慘淡衣裳。纔往西門
慶家中來。只瞞過月娘一人不知。來保這厮常時吃醉了。來月
娘房中嘲話調戲。兩畨三次。不是月娘爲人正大。也被他說念
的心邪。上了道兒。又有一般家奴院公。在月娘根前說他媳婦

子在外與王毋猪作親家揷金戴銀行三坐五潘金蓮他也對月娘說了幾次月娘不信惠祥聽見此言在厨房中罵大罵小他便裝胖學蠢自已誇獎說衆人你每只好在家里說炕頭子上嘴罷了相我水皮子上顧瞻將家中這許多銀子貨物來家若不是我都乞韓夥計老牛箝嘴拐了往東京去只呀的一聲乾丟在水里也不响如今還不得俺每一個是說俺轉了主子的錢了架俺一篇是非正是割股也不知撚香的也不知自古信人調丟了瓢他媳婦子惠祥便罵賊嚼舌根的淫婦說俺兩口子轉的錢大了在外行三坐五扳親家老道出門問我姊那里借的衣裳幾件子首飾就說是俺落得主子銀子治的要擠撮俺兩口子出門也不打緊等俺每出去料莫天也不着餓老

鴉兒吃草、我洗淨着眼兒。看你這些淫婦奴才。在西門慶家里

住牢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尋由頭兒和人嚷鬧上吊。漢子又

兩番三次、無人處在根前無禮。心裡也氣得沒入脚處。只得交

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這來保就大利利和他舅子。開起個布

鋪來。發賣各色細布。日逐會倚祀行人情。不在話下。正是勢敗

奴欺主。時衰鬼弄人。有詩爲証。

我勸世間人　切莫把心欺

欺心即欺天　莫道天不知

天只在頭上　昭然不可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illegible]

第八十二回

潘金蓮月夜偷期　陳經濟畫樓雙美

記得書齋作會時　雲踪雨跡少人知
晚來鸞鳳栖雙枕　剔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　夢魂迷　今宵喜得効于飛
顛鸞倒鳳無窮樂　從此雙雙永不離

話說潘金蓮與陳經濟自從西門慶孝堂在廂房裡得手之後兩箇人嘗着甜頭兒日逐白日偷寒黃昏送煖或倚肩嘲笑或並坐調情掐打揪撏通無忌憚或有人根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成搓在紙條兒內丟在地下你有話傳與我我有話傳與你一日四月天氣潘金蓮將自巳袖的一方銀絲汗巾兒裹着一

箇玉色紗挑線香袋兒裡面裝安息排草玫瑰花瓣兒并一縷頭髮又着些松栢兒一面挑着松栢長青一面是人如花面八字封的停當要與經濟不想經濟不在廂房內遂打牕眼內投進去後經濟開門進入房中看見彌封甚厚打開却是汗巾香袋兒帋上寫一詞名寄生草

將奴這銀絲帕并香囊寄與他當中結下青絲髮松栢兒要你常牽掛淚珠兒滴寫相思話夜深燈照的奴影兒孤休負了夜深潛等荼蘼架

這經濟見詞上許他在荼蘼架下等候私會佳期隨即封了一柄金湘妃竹扇兒亦寫一詞在上面荅他袖入花園內不想月娘正在金蓮房中坐着這經濟三不知恰進角門就叫可意人

在家不在。這金蓮聽見是他語音。恐怕月娘聽見決撒了。連忙走出來。掀起簾子看見是他。佯做擺手兒。說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陳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纔在這裡。和他們往花園亭子上摘花兒去了。這經濟見有月娘在房裡。就把物事暗暗遞與婦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便問陳姐夫來做甚麼。金蓮道他來尋大姐。我回他往花園中去了。以此瞞過月娘。不久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向袖中取出物事。拆開。却是湘妃竹白紗扇兒一把。上畫一種青蒲。半溪流水。有水仙子一首為証

紫竹白紗甚逍遥。綠青蒲巧製成。金鈒銀錢十分妙。妙人兒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處慢慢輕搖。休教那俗人見偷了。

婦人一見其詞到于晚夕月上時早把春梅秋菊兩箇丫頭打發些酒與他吃關在那邊炕屋睡然後他便在房中綠牕半啓絳燭高燒收拾床鋪衾枕薰香澡牝獨立木香棚下專等經濟今晚來赴佳期却說西門大姐那日被月娘請去後邊聽王姑子宣卷去了止有元宵兒在屋裡經濟射已與了他一方手帕安付他着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請我下棋去等大姑娘進來你快叫我去那元宵兒應諾了這經濟得手走來花園中那花篩月影參差掩映走在荼蘼架下遠遠望着見婦人摘去冠兒半挽烏雲上着藕絲衫下着翠紋裙腳襯凌波羅襪從木香棚下來這經濟猛然從荼蘼架下突出雙手把婦人抱住把婦人諕了一跳說呸小短命猛可鑽出來諕了我一跳早是我你

摟便將就罷了。若是別人。你也恁大膽摟起來。經濟吃的半酣兒笑道。早知摟了你。就錯摟了紅娘。也是沒奈何。兩箇于是相摟相抱。携手進入房中。房中熒煌煌掌着燈燭。卓上設着酒餚。一面頂了角門。並肩而坐飲酒。婦人便問你來大姐知不知。經濟道。大姐後邊聽宣卷去了。我安付下元宵兒。有事來這裡呌我。只說在這裡下棋哩。說畢。兩箇懽笑做一處飲酒。多時。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不覺竹葉穿心。桃花上臉。一箇嘴兒相親。一箇腮兒厮搵。罩了燈上床交接。婦人摟抱經濟。經濟亦揣換着婦人。婦人唱六娘子。

入門來將奴摟抱在懷。奴把錦被兒伸開。俏冤家頑的十分恠。嗏。將奴脚兒擡。脚兒擡。操亂了烏雲鬏髻兒歪。

經濟亦占回前詞一首。

兩意相投情掛牽。休要閃的人孤眠。山盟海誓說千遍。殘情上放着天。放着天。你又青春咱少年。

兩人雲雨纔畢。只聽得元宵叫門。說大姑娘進房中來了。這經濟慌的穿衣出門去了。正是狂蜂浪蝶有時見。飛入梨花無處尋。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稍間堆放生藥香料。兩箇自此以後。情沾肺腑。意密如膠。無日不相會做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潘金蓮早辰梳粧打扮。走來樓上觀音菩薩前燒香。不想陳經濟正拏鑰匙上樓。開庫房間。拏藥材香料。撞遇在一處。這婦人且不燒香。見樓上無人。兩箇摟抱着親嘴咂舌。一箇叫親親五娘。一箇呼心肝性命。說趂無人咱在

這裡幹了罷。一面解退衣褲。就在一張春櫈上。雙鳧飛肩。靈根半入。不勝綢繆。有生藥名水仙子爲証。

當歸半夏紫紅石。可意檳榔招做女婿。浪蕩根插入蓽麻內。毋丁香左右偎大麻花。一陣昏迷白水銀撲簇簇下。紅娘子心內喜。快活殺兩片陳皮。

當初沒巧不成話。兩箇正幹得好。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盒子取茶葉。看見兩箇湊手腳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怕羞了他。連忙倒退囘身子。走下胡梯。慌的經濟兜小衣不迭。婦人正穿裙子。婦人便叫春梅。我的好姐姐。你上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金蓮道。我的好姐姐。你姐夫不是別人。我今教你知道了罷。俺兩箇情孚意合。拆散不開。你千萬休對人說。只

放在你心裡。春梅便說。好娘說那裡話。奴伏侍娘這幾年。豈不知娘心腹。肯對人說。婦人道。你若肯遮盖俺們。趂你姐夫在這裡。你也過來。和你姐夫睡一睡。我方信你。你若不肯。只是不可憐見俺每了。那春梅把臉羞的一紅一白。只得依他卸下湘裙。解開裩帶。仰在櫈上。儘着這小夥兒受用。有這等事。正是明珠兩顆皆無價。可奈檀郎盡得鑽。有紅繡鞋爲証。

假認做女婿親厚。往來和丈母歪偷。人情裡包藏鬼胡油。明

講做兒女禮。暗結下燕鶯儔。他兩箇見今有。

當下經濟耍了春梅。拏茶葉出去了。潘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與這小夥兒暗約偷期。非止一日。只背着秋菊。婦人偏聽春梅說話。衣服首飾。揀心愛者與之。託爲心腹。六月初一日。金蓮

娘潘姥姥老病沒了有人來說吳月娘買一張揷桌三牲冥紙教金蓮坐轎子往門外探喪祭祀去了一遭回來到次日却是六月初三日金蓮起來的早在月娘房裡坐着說了半日話出來走在大廳院子裡墻根下急了溺尿正撩起裙子蹲踞溺尿原來西門慶死了沒人客來往等閑大廳儀門只是閉不開經濟在東廂房住纔起來忽聽見有人在墻根石榴花樹下溺的尿刷刷的響悄悄向牕眼裡張看却不想是他便道是那箇撒野在這裡溺尿撩起衣服看濺濕了裙子了這婦人連忙繫上裙子走到牕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裡這咱纔起來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裡麽經濟道在後邊幾時出來昨夜三更纔睡大娘後邊拉住我聽宣紅羅寶卷與他聽坐到那咱晚險些兒沒把

腰累癱瘓了。今日白扒不起來。金蓮道賊牢成的就休搗謊哄我。昨日我不在家。你幾時在上房内。聽宣卷來。丫鬟說你。昨日在孟三兒屋裡吃飯來。經濟道。早是大姐看着。俺們都在上房内。幾時在他屋裡去來。說着這小夥兒跕在炕上。把那話弄的硬硬的。直豎的一條棍。隔窓眼裡舒過來。婦人一見。笑的要不的罵道。怪賊牢拉的短命。猛可舒出你老子頭來。諕了我一跳。你趂早好好抽進去。我好不好。拿針剌與你一下子。教你忍痛哩。經濟笑道。你老人家。這回兒又不待見他起來。你好歹打發他箇好去處。也是你一點陰騭。婦人罵道。好箇怪牢成久慣的囚根子。一面向腰裡。摸出面青銅小鏡兒來。放在牕櫺上。假做勾臉照鏡。一面用朱唇吞裹吮咂他那話。吮咂的這小郎君。一

點靈犀灌頂滿腔春意融心。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慇懃愛把紫簫吹。原來婦人做作如此。若有人看見。只說他照鏡勾臉。麼不顯其事。其淫蠱顯然通無廉恥。正咂在熱閙處。忽聽的有人走的脚步兒響。這婦人連忙摘下鏡子。走過一邉。經濟便把那話抽回去。却不想是來安兒小厮走來說傳大郎前邉請姐夫吃飯哩。經濟道教你傳大郎且吃着。我梳頭哩就來。來安兒回去了。婦人便悄悄向經濟說。晚夕你休往那裡去了。在屋裡。我使春梅叫你。好歹等我。有話和你說。經濟道。謹依來命。婦人說畢。回房去了。經濟梳洗畢。往鋪中自做買賣不題。不一時天色晚來。那日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婦人令春梅燒湯熱水。要在房中洗澡。修剪足甲。床上收拾衾枕。趕了蚊子。放下紗帳子。

小篆內炷了香。春梅便叫娘。你不知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鳳仙花。染指甲。我替你尋些來。婦人道。你尋去。春梅道。我直往那邊大院子裡纔有。我去拔幾根來。娘教秋菊尋下杵臼。搗下蒜。婦人附耳低言。悄悄分付春梅。你就廂房中請你姐夫。晚夕來。我和他說話。這春梅去了。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修了足甲。也有好一回。只見春梅拔了幾棵鳳仙花來。整叫秋菊搗了半夜。婦人又與了他幾鍾酒吃。打發他厨下先睡了。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葱。令春梅拿櫈子。放在天井內。鋪着涼簟衾枕納涼。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戶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二星。隔在天河兩岸。又忽聞一陣花香。幾點螢火。婦人手拈紈扇。正伏枕而待。春梅把角門虛掩。正是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

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原來經濟約定摇木槿花樹爲號。就知

他來了。婦人見花枝摇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内咳嗽接應。他推

開門進來。兩箇並肩而坐。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經濟道。大

姐今日没出來。我已安付元宵兒在房裡。有事先來叫我。因問

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說畢。相摟相抱。二人就在院内櫈

上。赤身露躰。席枕交歡。不勝繾綣。但見

情興兩和諧。摟定香肩臉揾腮。手捻香乳綿似軟。實奇哉。掀

起腳兒脫繡鞋。玉躰着郎懐。舌送丁香口便開。倒鳳顛鸞雲

雨罷。囑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

兩箇雲雨畢。婦人拏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經濟說。門外你潘

姥姥死了。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三日入殮時。你大娘教

我去探喪燒帋來了。明日出殯。你大娘不放我去。說你爹熱孝在身。只見出門。這五兩銀子。交與你。明日央你蚤去門外發送發送。你潘姥姥。打發擡錢。看着下入土內。你來家。就同我去一般。這經濟一手接了銀子。說這箇不打緊。你分付我幹事。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我明日絕早出門。幹畢事來。回你老人家。說畢。恐大姐進房。老早歸廂房中去了。一宿晚景休題。到次日到飯時就來家。金蓮纔起來。在房中梳頭。經濟走來回話。就門外昭化寺裡。拿了兩枝茉莉花兒來婦人戴。婦人問棺材下了葬了。經濟道。我管何事。不打發他老人家。黃金入了櫃。我敢來回話。還剩了二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子收了。盤纏度日。千恩萬謝。多多上覆你。婦人聽見他娘入土。落下淚來。便叫春

梅把花兒浸在盞內看茶來與你姐夫吃不一時兩盒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經濟吃了茶往前邊去了由是越發與這小夥兒日親日近一日七月天氣婦人早辰約下他你今日休往那裡去在房中等着我往你房裡和你耍耍這經濟答應了不料那日被崔本邀了他和幾箇朋友往門外耍子去了一日吃的大醉來家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黃昏時分金蓮驀地到他房中見他挺在床上行李兒也顧不的推他推不醒就知他在那裡吃了酒來可要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裡吊去一根金頭蓮瓣簪兒來上面鈒着兩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迎曉一看就知是孟玉樓簪子怎生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子如何他袖

着怪道這短命幾次在我面上無情無緒我若不留幾箇字兒與他只說我沒來等我寫四句詩在壁上使他知道待我見了慢慢追問他下落于是取筆在壁上寫了四句詩曰

獨步書齋睡未醒　空勞神女下巫雲
襄王自是無情緒　辜負朝朝暮暮情

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却說經濟睡起一覺酒醒過來房中掌上燈因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却醉了回頭見壁上寫了四句詩在上墨跡猶新念了一遍就知他來到空回去了打了送上門的風月兒白丟了心中懊悔不已這咱的起更時分大姐元宵兒都在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邊去角門又關了走來槿花下搖花枝爲號不聽見裡面動靜不免蹀着太湖石扒過

粉墻去。那婦人見他有酒醉了。挺覺大恨歸房悶悶在心。就渾衣上床搵睡。不料半夜。他扒過墻來。見院內無人。想丫鬟都睡了。悄悄躡足潛蹤。走到房門首。見門虛掩。就挨身進來。窻間月色。瞧見床上婦人獨自朝裡搵着。低聲叫可意人。數聲不應。說道。你休怪我。今日崔大哥衆朋友邀了我往門外五星原庄上射箭耍子了一日。來家就醉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恕罪恕罪。那婦人也不理他。這經濟見他不理。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說了一遍又重復一遍。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撾了一下。罵道。賊牢拉負心短命。還不悄悄的。丫頭聽見。我知道你有箇人把我不放到心。你今日端的那去來。經濟道。我本被崔大哥拉了。門外射箭去。灌醉了來。就睡着了。失悮你約。你休惱我。我看見你留

詩在壁上就知惱了你婦人道怪搗鬼牢拉的別要說嘴與我禁聲你搗的鬼如泥彈兒圓我手內放不過你今日便是大本吽了你吃酒醉了來家你袖子裡這根簪子卻是那裡的經濟道本是那日花園中拾的來今纔兩三日了婦人道你還合神搗鬼是那花園裡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纔筭這簪子是孟三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我認千真萬真上面還鈒着他名字你還哄我嘴道前月我不在他叫進你房裡吃飯原來你和他七個八個我問着你還不成認你不和他兩個有首尾他的簪子緣何到你手裡原來把我的事都透露出與他怪道前日他見了我笑原來有你的話在裡頭自今以後你是你我是我綠豆皮兒請退了于是急的經濟賭神發咒繼之以哭道我經濟

若與他有一字絲麻皂線。靈的是東岳城隍。活不到三十歲。生來碗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要湯不見。要水不見。那婦人終是不信。說道。你這賊才料。說來的牙疼誓。虧你口內不害磣。兩箇絮聒了一回。見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挨身上床倘下。那婦人把身子扭過。倒背着他。使箇性兒不理他。由着他姐姐長。姐姐短。只是反手望臉上摑過去。諕的經濟氣也不敢出一聲兒來。乾霍亂了一夜。就不悞合成毬頭。天明恐怕丫頭起身。依舊越墻而過。往前邊廂房中去了。有醉扶歸詞為証。

我嘴撮着他油鬏髻。他背靠着胷壯皮。早難送香腮左右偎。

只在項窩兒裡長吁氣。一夜何曾見面皮。只覷着牙梳背。

看官聽說。往後金蓮還把這根簪子與了經濟。後來孟玉樓嫁

了李衙內。往嚴州府去。經濟還拿着。這根簪子做証見。認玉樓是姐。要暗中成事。不想玉樓哄趙。反陷經濟牢獄之災。此事表過不題。正是三光有影遺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堪笑西門識未通　惹將桃李笑春風（詩重出數次可厭）

滿床錦被藏賊睡　三頓珍羞養大蟲

愛物只圖夫婦好　貪財常把丈人坑

更有一件堪觀處　穿房入屋弄乾坤

話說潘金蓮見陳經濟天明越墻過去了心中又後悔次日却是七月十五日吳月娘坐轎子出門往地藏庵薛姑子那里替西門慶燒孟蘭會箱庫去金蓮衆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回來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往後邊去了獨金蓮落後走到前廳儀門首撞遇經濟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物

抱出來。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你幾句。你如何使性兒。今早就跳槫出來了。莫不真個和我罷了。經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一夜誰睡着來。險些兒一夜沒曾把我麻犯死了。你看把我臉上肉。也撾的去了。婦人罵道。賊短命。既不與他有首尾。賊人胆兒虛。你平白走怎的。經濟向袖中取出了紙帖兒來。婦人打開觀看。𨚫是寄生藥一詞。說道

動不動。將人罵。一逕把臉兒上撾。千般做小伏低下。但言語。便要和咱罷罷字兒。說的人心怕。忘恩失義。俏寃家。你胃兒淡了。教誰畫。

金蓮一見。笑了。說道。既無此事。你今晚來。後邊我慢慢再問你。經濟道。你麻犯了人。一夜誰合眼兒來。等我白日裏睡一覺

兒去婦人道得不去和你算帳說畢婦人回房去了經濟拏衣物往鋪子里來做了一回買賣歸到廂房挺在床上睡了一覺盼望天色晚來要往金蓮那邊去不想比及到黃昏時分天氣一陣陰黑來窗外簌簌下起雨來正是蕭蕭庭院黃昏雨點點芭蕉不住聲這經濟見那雨下得緊說道好個不做美的天他甫能教我對証話去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好悶倦人也于是長等短等那雨不住簌簌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簷上流水這小郎君等不的雨住披着一條茜紅氈子卧单在身上那時吳月娘來家大姐與元宵兒都在後邊沒出來于是鎖了房門從西角門大雨裡走入花園金蓮那邊推了推角門婦人知他今日晚必來早已分付春梅灌了秋菊幾鍾酒同他在炕房裡

先睡了。以此把角門虛掩、這經濟推了推角門。見掩着、便挨身而入、進到婦人卧房、見紗窗半啟、銀蠟高燒、桌上酒果已陳、金尊滿泛。兩個並肩疊股而坐。婦人便問你既不曾與孟三兒勾搭、這簪子怎得到你手里、經濟道本是我昨日在花園荼蘼架下拾的。若哄你、便促死促滅、婦人道既無此事。還把這根簪子與你關頭。我不要你的。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香囊帕兒物事收好着、少了我一件兒。我與你答話、兩個吃酒下棋、到一更方上床就寢。顛鸞倒鳳。整狂了半夜、婦人把昔日西門慶枕邊風月。一旦盡付與情郎身上。卻說秋菊在那邊屋裏、夜聽見這邊房裡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個了。到天明雞叫時分。秋菊起來溺尿。忽聽那邊房內開的門响、照見月色、雨尚未

止打窓眼看見一人。披着紅𦙶單。從房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般。原來夜夜和我娘睡。我娘自來人前會撇清。乾净睛裏養着女婿。次日逕走到後邊厨房裡。就如此這般對小玉說。不想小玉和春梅好。又告訴與春梅。你那邊秋菊。說你娘養着陳姐夫。昨日在房裡睡了一夜。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宵又沒在前邊睡。這春梅歸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你這奴才幾下教他騙口張舌葬送主子。就是一般。教他煎煎粥兒就把鍋來打破了。你屁股大吊了心也怎的。我這幾日沒曾打你這奴才骨朶痒了。于是拏棍子。向他春背上儘力狠抽了三十下。打的殺猪也似叫。身上都破了。春梅走將來說。娘沒的打他這幾下兒。與他撾痒痒兒哩。旋剝了。叫將小厮來。拏大板子。儘力

砍與他二三十板看他怕不怕湯他這幾下兒打水不渾的只像鬪猴兒一般他好小胆兒你想他怕也怎的做奴才裏言不出外言不入都似這般養出家生哨兒來了秋菊道誰說甚麽來婦人道還說嘴哩賊彼家誤五鬼的奴才還說甚麽幾聲喝的婦人往廚下去了正是蚊蟲遭扇打只爲嘴傷人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經濟賞月飲酒和春梅同下鱉棋兒晚夕貪睡失曉至茶晌前後還未起來頗露圭角不想被秋菊賍到眼裡連忙走到後邊上房門首對月娘說不想月娘正梳頭小玉在上房門秋菊拉過他一邊告他說俺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裡歇了一夜如今還未起來哩前日爲我告你說打了我一頓今日眞實看見我須不賴他請奶奶快去瞧

去。小玉駡道。張眼露睛奴才。又來葬送主子。俺奶奶梳頭哩還不快走哩。月娘便問他說甚麽。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使秋菊來請奶奶說話。更不題出別的事。這月娘梳了頭。輕移蓮步。驀然來到前邊金蓮房門首。早被春梅看見。慌的先進來報與金蓮。金蓮與經濟兩個。還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個都吃了一驚。慌做手脚不迭。連忙藏經濟在床身子裡。用一床錦被遮盖的。敎春梅放小卓兒在床上。拏過珠花來。且穿珠花。不一時月娘到房中坐下。說六姐。你這裡咱還不見出門。只道你做甚。原來在屋裡穿珠花哩。一面拏在手中觀看。誇道。且是穿得好。正面芝麻花。兩邊槅子眼方勝兒。周圍蜂赶菊。你看着的珠子。一個挨一個兒。凑的同心結。且是好看。到明日你也替我

穿恁條箍兒戴婦人見月娘説好話兒那心頭小鹿兒纔不跳了一面令春梅倒茶來與大娘吃少頃月娘吃了茶坐了回去了説六姐快梳了頭後邊坐金蓮道知道打發月娘出來連忙攛掇經濟出港往前邊去了春梅與婦人整揑兩把汗婦人説你大娘等閒無事他不來我這屋裏來無事他今日大清早辰來做甚麽春梅道左右是咱家這奴才戳的來不一時只見小玉走來如此這般秋菊後邊説去説姐夫在這屋裡明睡到夜夜睡到明日被我罵唱了他兩聲他還不動俺奶奶問我沒的説只説五娘請奶奶説話方纔來了你老人只放在心裡大人不見小人過只隄防着這奴才就是了看官聽説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説話只恐金蓮少女嫩婦沒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邪

着了道兒恐傳出去被外人唇耻西門慶爲人一塲沒了多時光兒家中婦人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養的這孩子也來路不明一般香香噴噴在家里臭臭烘烘在外頭又以愛女之故不教大姐遠出門把李嬌兒廂房椰與大姐住教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裏來遇着傳夥計家去教經濟輪番在鋪子裡上宿取衣物藥材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戶都上了鎖鑰丫鬟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凡事都嚴禁這潘金蓮與經濟兩個熱鬧突突恩情都間阻了正是世間好事多間阻就裏風光不久長有詩爲証

幾向天台訪玉眞　三山不見海沉沉
侯門一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潘金蓮自被秋菊泄露之後，月娘雖不見信，晚夕把各處門戶都上了鎖。西門大姐搬進李嬌兒房中居住，經濟尋取藥材衣物，同玳安或平安眼同出入。二人恩情都間阻了。約一個多月，不曾相會一處。金蓮每日難挨，綉幃孤枕，怎禁畫閣淒涼。未免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懶匀，茶飯頓減，帶圍寬褪，懨懨瘦損。每日只是思睡，扶頭不起。有春梅向前問道：娘，你這兩日怎的不去後邊坐，或是往花園中散心走走。每日短歎長吁，端的爲些甚麼。婦人道：你不知道，我與你姐夫相交，有鴈兒落爲証。

我與他好似並頭蓮，一處生，比目魚纏成塊。初相逢熱似粘。乍怎離別難禁耐。好是恠奇哉。這兩日他不進來，大娘又把

門上鎖花園中狗兒乖難猜奴婢們毀聽的怪傷懷這相思實難解

春梅道娘你放心不妨事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扶着哩昨日大娘留下兩個姑子今晚夕宣卷後邊關的儀門早晚夕我推往前邊馬坊內取草裝填枕頭等我往前邊舖子裡叫他去你寫下個來帖兒與我拏着我好又叫了姐夫和娘會一面娘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好姐姐你若肯可憐見叫得他來我恩有重報不可有忘我的病兒好了替你做雙滿臉花鞋兒春梅道娘說的是那裡話你和我是一個人爹又沒了你明日往前後進我情愿跟娘去咱兩個還在一處婦人道你有此心可知好哩婦人于是輕拈象管款拂花箋寫就一個柬帖兒彌封停當

到于晚夕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假托心中不自在得了個金蟬脫殼歸到前邊房中沒事月娘後邊儀門老早關了丫鬟婦女都放出來聽尼僧宣卷金蓮央及春梅遞與他柬帖說道好姐姐你快些些請他去有河西六娘子爲証

央及春梅好姐你放寬洪海量些些俺團圓只在今宵夜嗏你把腳步兒快走些些我這里錦被兒重重等待者

春梅道等我先把秋菊那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廚房內我方拏了笸推往前邊馬坊中取草來塡枕頭就叫他來于是篩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的扣他在廚房內拏了婦人柬帖兒出門有鴈兒落爲証

我與馬坊中推取草到前邊就把他來叫歸來把狗兒藏門

上將鎖兒套尊前酒兒篩床上灯兒晃帐幔度准備鳳鸞交

休教人知覺把秋菊灌醉了春宵聽着花影動知他到今宵

甞恁兩個成就了

春梅走到前邊撮了一筐草到印子舖門首叫門正值傅夥計不在舖中往家去了獨有經濟在炕上纔捱下忽見有人叫門問是那個春梅道是你前世娘散相思五瘟使經濟開門見是他滿臉笑道原來是小大姐沒人請裡面坐進入房內見卓上點着燭問小廝們在那里經濟道玳安和平安在那裡生藥舖中睡哩獨我一個在此受孤悽挨冷淡就是小生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好人兒這幾日就門邊兒也不傍往俺那屋裏走走去說你另有了對門王顧兒了不希罕俺娘兒們了經濟道那

里話自從那日因些閒話見大娘緊門緊戶所以不耐煩走動春梅道俺娘爲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無心無緒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脚處今日大娘留他後邊聽宣卷也沒去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巴巴使我稍寄了一柬帖在此好歹教你快去哩這經濟接過柬帖見封的甚密拆開觀看却是寄生草一詞說道

將奴這嬌花面只因你憔瘦損不是因惜花愛月傷春困則是因今春不減前春恨常則是淚珠兒滴盡相思症恨的是綉幃灯照影兒孤盼的是書房人遠天涯近

經濟一見了此詞連忙向春梅躬身深深地唱喏說道多有起動起動我並不知他不好沒曾去看的你娘兒們休怪休怪你

且先走一步。我收拾了。如今就去。一面開橱門取出一方白綾汗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答贈。和春梅兩個摟抱按在炕上且親嘴咂舌。不勝歡謔。正是無緣得會鶯鶯面。且把紅娘去解饞

有詩爲証

淡畫眉兒斜揷梳　不欣拈弄綉工夫
雲窗霧閣深深許　靜坐芸窗學景書
多艷麗　更清姝　神仙標映世間無
當初只說梅花似　細看梅花却不如

當下兩個。相戲了一回。春梅先拏着草歸到房來。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姐夫我叫了他便來也。他看了你那柬帖兒。好不喜歡與我深深作揖。與了我一方汗巾。一副銀挑牙兒相謝。婦人便

叫春梅你去外邊看着只怕他來休教狗咬春梅道我把狗藏過一邊原來那時正値中秋八月十六七月色正明且說陳經濟旋那邊生藥鋪叫過平安兒來這邊歇他一個獵古調兒前邊花園門關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搖木槿花爲號春梅隔墻看見花梢動且連忙以咳嗽應之報婦人經濟推開門挨身進入到房中婦人迎門接着笑語說道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兒經濟道彼此怕是非躲避兩日兒不知你老人家不快有失問候婦人道有四換頭詞爲證

赤緊的因些閒話把海樣恩情一旦差你這兩日門兒不抹

我心兒掛關情的我兒你怎生便撇的下

兩個坐下春梅關上角門房中放卓兒擺上酒肴婦人和經濟

並肩疊股而坐。春梅打橫把酒來斟。穿杯換盞。倚翠偎紅。吃了一回。擺下棋子。三人同下鱉棋兒。吃得酒濃上來。婦人嬌眼乜斜。烏雲半軃。取出西門慶淫器包兒。裏面包着相思套。顫聲嬌。銀托子。勉鈴。一弄兒淫器。敎經濟便在灯光影下。婦人便赤身露體。仰卧在一張醉翁椅上兒。經濟亦脫的上下沒條絲也。對坐一椅。拏春意二十四解本兒。在燈下照着樣兒行事。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後邉推着你姐夫。只怕他身子乏了。那春梅眞個在身後推送。經濟那話揷入婦人牝中。往來抽送。十分暢美不可盡言。却表秋菊在後邉廚下。睡到半夜裡起來淨手。見房門倒扣着推不開。于是伸手出來。拔了門了。弔兒。大月亮地裡。躡足潛踪。走到前房窻下。打窻眼裡潤破窻紙。望裡張看。見房中掌

着明晃晃燈燭。三個吃的大醉。都光赤着身子。正做得好。兩個對面坐着椅子。春梅便在後邊推車。三人串作一處。但見

一個不顧夫主名分。一個那管上下尊卑。一個氣的吁吁。猶如牛吼柳影。一個嬌聲瀝瀝。猶似鶯轉花間。一個椅上逞雨意雲情。一個耳畔說山盟海誓。一個寡婦房內。翻爲快活道場。一個丈母根前。變作行淫世界。一個把西門慶枕邊風月。盡付與嬌婿。一個將韓壽偷香手段。悉送與情娘。正是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歡喜帶。

當時都被秋菊看到眼裏。口中不說。還只在人前撇清。要打我今日卻真實被我看見了。到明日對大娘說。莫非又說騙張五賴他不成。于是瞧了個不亦樂乎。依舊還往廚房中睡去了。三

個整狂到三更時分纔睡春梅未曾天明先起來走到厨房見厨房門開了便問秋菊秋菊道你還說哩我尿急了往那里溺我拔門了弔出來院子里溺尿來春梅道成精奴才屋裏放着榪子溺不是秋菊道我不知榪子在屋裏兩個後邊賍謀經濟天明起來早往前邊去了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麼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說秋菊夜裡開門一節婦人發恨要打秋菊這秋菊早辰又走來後邊報與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聲罵道賊葬弄主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主子窩藏陳姐夫在屋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叫了我去他主子正在床上放炕卓兒穿珠花兒那得陳姐夫來落後陳姐夫打前邊來恁一個弄主子的奴才

一個大人放在屋裏，端的走糖人兒，木頭兒不拘那里，安放了
一個漢子，那里發落付莫毬放在眼面前不成，傳出去知道的，
是你這奴才們，埊送主子，不知道的，只說西門慶平昔要的人
强占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婆們一個個都弄的七顛八倒，
恰似我的這孩子，也有些甚根兒不正一般，于是要打秋菊，諕
的秋菊，往前邊疾走如飛，再不敢來後邊說去了，婦人聽見月
娘喝出秋菊，不信其事，心中越發放下胆子來了，于是與經濟
作一詞以自快，云紅綉鞋為証
會雲雨風般疎透，閒是非屁似休猷，那怕無縫鎖上十字扭
輪鍬的閃了手腕，散楚的，叫破咽喉，咱兩個關心的情越有
西門大姐，聽見此言，背地裡輪（盤）問陳經濟道，你信那汗邪了的

奴才。我昨日見在鋪子上宿。幾時往花園那邉去了。花園門成日又閑着。西門大姐罵道。賊囚根子。你別要說嘴。你若有風吹草動。到我耳朶内。惹娘說我。你就信信脫脫去了。罵也休想在這屋裏了。經濟道。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怪不的說舌的奴才。到明日得了好。大娘眼見不信他。西門大姐道。得你這般說就好了。正是誰料郎心輕似絮。那知妾意亂如絲。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宋公明義釋清風寨

冬夏長青不世情　乾坤妙化屬生成
清標不染塵埃氣　貞操惟持泉石盟
凡節通靈無並品　孤霜釀味有餘馨
世人欲問長生術　到底芳姿益壽齡

話說一日吳月娘請將吳大舅來商議。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那時吳大舅保定。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玳安來安兒跟隨。顧了頭口騎。月娘便坐一乘暖轎子。分付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好生看家。同妳子如意兒衆丫頭好生看孝哥兒。後邊儀門無事早早關了。

休要出去外邊。又分付陳經濟。休要那去。同傳夥計大門首看顧。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十五日早辰燒紙通信。晚夕辭了西門慶靈。與衆姊妹置酒作別。把房門各庫門房鑰匙交付與小玉拿鑰。前後仔細。次日早五更起身。離了家門。一行人顧了頭口。衆姊妹送出大門而去。那秋深時分。天寒日短。一日行兩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黃昏。投客店村坊安歇。次早再行。一路上秋雲淡淡。寒雁淒淒。樹木凋落。景物荒凉。不勝悲愴。有詩單道月娘爲夫主遠涉關山。荅心願爲証。

平生志節傲氷霜　一點眞心格上蒼
為夫遠許神州願　千里關山姓字香

話休饒舌。一路無詞。行了數日。到了泰安州。望見泰山。端的是

天下第一名山。根盤地腳。頂接天心。居齊魯之邦。有巖巖之氣象。吳大舅見天晚。投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廟來。那岱岳廟就在山前。乃累朝祀典。歷代封禪。為第一廟貌也。但見

廟居岱岳。山鎮乾坤。為山岳之至尊。乃萬福之領袖。山頭倚檻。直望弱水蓬萊。絕頂攀松。都是濃雲薄霧。樓臺森聳。金烏展翅飛來。殿宇稜層。玉兎騰身走到。雕梁畫棟。碧瓦朱簷。鳳扉亮槅映黄紗。龜背繡簾垂錦帶。遙觀聖像。九獵舞舜日堯眉。近覩神顏。袞龍袍湯肩禹背。九天司命。芙蓉掩映絳綃衣。炳靈聖公。赭黄袍偏襯藍田帶。左侍下玉簪朱履。右侍下紫綬金章。闔殿威儀。護駕三千金甲將。兩廊勇猛。擎王十萬鐵

衣兵蒿里山下。判官分七十二司。白騾廟中。土神按二十四氣。管太池鐵面太尉。日日通靈。掌生死五道將軍。年年顯聖。御香不斷。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望風祈護福。嘉寧殿祥雲香靄。正陽門瑞氣盤旋。正是萬民朝拜碧霞宮。四海皈依神聖帝。

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正殿上進了香。瞻拜了聖像。廟祝道士在傍宣念了文書。然後兩廊都燒化了錢紙。吃了些齋食。然後統領月娘上頂。登四十九盤。攀藤攬葛上去。娘娘金殿在半空中。雲烟深處。約四十五里。風雲雷雨都望下觀看。月娘眾人從辰牌時分。岱岳廟起身。登盤上頂。至申時已後。方到娘娘金殿上。名朱江牌扁。金書碧霞宮三字。進入宮內。瞻禮娘娘金

身怎生模樣但見

頭綰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裾白玉圭璋檠彩袖臉如蓮蕚天然眉目映雲鬟唇似金朱自在規模瑞雪體猶如王母宴瑶池却似嫦娥離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嚴形像畫難成

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香案邊立着一個廟祝道士約四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三溜髭髯明眸皓齒頭戴簪冠身披絳服足穿云履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文疏金爐内炷了香焚化了紙馬金銀令左右小童收了祭供原來這廟祝道士也不是個守本分的乃是前邊岱岳廟裡金住持的大徒弟姓石雙名伯才極是個貪財好色之輩趨時攬事之徒這本地有個殷太歲

姓殷雙名天錫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常領許多不務本
的人或張弓挾彈牵架鷹犬在這上下二宮專一睃看四方燒
香婦女人不敢惹他這道士石伯才專一藏奸蓄詐替他賺誘
婦女到方丈任意姦淫取他喜歡因見月娘生的姿容非俗戴
着孝冠兒若非官户娘子定是豪家閨眷又是一位蒼白髭鬚
老子跟隨兩個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謝神福請二位施主方
丈一茶吳大舅便道不勞生受還要赶下山去伯才道就是下
山也還早哩不一時說至方丈裡面糊的雪白正面芝麻花坐
牀柳黃錦帳香几上供養一軸洞賓戲白牡丹圖畫左右一聯
淡濃之筆大書携兩袖清風舞鶴對一軒明月談經問吳大舅
上姓大舅道在下姓吳名鎧這個就是舍妹吳氏因為夫主來

還香愿。不當取擾上官。伯才道。既是令親。俱延上坐。他便主位坐了。便叫徒弟守清守禮看茶。原來他手下有個徒弟。一個叫郭守清。一個名郭守禮。皆十六歲生的標致。頭上戴青段道髻。用紅扎（絨繩）任總角。後用兩根飄帶。身穿青絹道服。脚上凉鞋淨襪。渾身香氣襲人。客至則遞茶遞水。斟酒下菜。到晚來背地來掇箱子。拿他鮮嚵填餡。明雖爲脚（師）兒徒弟。實爲師父大小老婆。更有一件不可說。脫了褲子。每人小帽裡夾着一條大手巾。看官聽說。但凡人家好兒好女。切記休要送與寺觀中出家爲僧作道。女孩兒做女冠姑子。都稱瞎男盜女娼。十個九個都着了道兒。有詩爲証

琳宫梵刹事因何　道即天尊釋即佛

廣栽花草虗清意　待客迎賓假做作
美衣麗服裝徒弟　浪酒閑茶戲女娥
可惜人家嬌養子　送與師父作老婆

不一時兩個徒弟守清守禮房中安放卓兒就擺齋上來都是美口甜食蒸煠餅饊鹹春饌各樣菜蔬擺滿春臺白定磁盞兒銀杏葉匙絕品雀舌甜水好茶吃了茶收下家火去就擺上案酒大盤大碗餚饌都是雞鵝魚鴨葷菜上來斟琥珀銀鑲盞滿泛金波吳月娘酒來就要起身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托出一疋大布二兩白金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禮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攪上宮這些微禮致謝仙長不勞見賜酒食天色晚來如今還要赶下山去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說小道不才娘娘福蔭在

本山碧霞宮做個住持仗賴四方錢粮不管待四方財主作何項下使用今聊備粗齋薄饌倒反勞見賜厚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辭謝再三方令徒弟收下去一面留月娘吳大舅坐好歹坐片時略飲三杯盡小道一點薄情而已吳大舅見款留懇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不一時熱下飯上來石道士分付徒弟這個酒不中吃另打開昨日徐知府老爹送的那一罈與透瓶香荷花酒來與你吳老爹用不一時徒弟又用熱壺篩熱酒上來先滿斟一杯雙手遞與月娘月娘不肯接吳大舅說舍妹他天性不用吃酒伯才道老夫人連路風霜用些何害好歹淺用些些一面倒去半鍾遞上去與月娘接了又斟一杯遞與吳大舅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試嘗此酒其味何如吳大舅飲了一

口覺香甜絕美其味深長說道此酒甚好伯才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送與小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年年來岱岳廟燒香建醮與小道相交極厚他小姐衙內又寄名在娘娘位下兒小道立心平淡殷懃香火一味志誠甚是敬愛小道常年這岱岳廟上下二宮錢粮有一半征收入庫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爹題奏過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娘香火餘者接待四方香友這裡說話下邊玳安平安跟從轎夫下邊自有坐處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肉都吃飽了看官聽說這石伯才窩藏殷天錫賺引月娘到方丈要暗中取事豈不加意奉承飲了幾杯吳大舅見天晚要起身伯才道日色將落晚了趕不下山去倘不棄在小道方丈權宿一

宵。明早下山從容些。吳大舅道。爭柰有些小行李在店內。誠恐
一時小人囉唣。伯才笑道。這個何須挂意。如有絲毫差遲。聽得
是我這裡進香的。不拘村坊店道。聞風害怕。好不好把店家拿
來本州夾打。就教他尋賊人下落。吳大舅聽坐住。伯才拿大鍾
斟上酒。吳大舅見酒利害。遂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伯才便教
偷酒在懷推醉了。更衣要往。徒弟守清引酒拿鑰匙開門。教大
舅觀看去了。這月娘覺身子乏困。便要牀上側側兒。這石伯才
一面把房門拽上。外邊坐去了。也是合當有事。月娘方纔牀上
揾着。忽聽裡面响喨了一聲。牀背後紙門內。跑出一個人來。淡
紅面貌。三柳髭鬚。約三十年紀。頭戴滲青巾。身穿紫錦䙝衫。雙
關抱住月娘。說道。小生姓殷名天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

乃官豪宅眷。天然國色。思慕已久。渴欲一見。無由得會。今旣接
英標。乃三生有幸。死生難忘也。一面按着月娘在牀上求歡。月
娘諕的慌做一團。高聲大叫。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沒事把良人
妻室。強攔攔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天錫死邊攔擋不放。
便跪下說。娘子禁聲。下顧小生。懇求憐允。那月娘越高聲叫的
聲緊了。口口大叫。救人來。安玳安聽見是月娘聲音。慌慌張張。
走去後邊閣上。叫大舅。說大舅快去。我娘在方丈和人合口哩。
這吳大舅兩步做一步。奔到方丈。推門那裡推得開。只見月娘
高聲清平世界。攔燒香婦女在此做甚麼。這吳大舅便叫。姐姐
休慌。我來了。一面拿石頭把門砸開。那殷天錫見有人來。撒開
手。打牀背後一溜烟走了。原來這石道士牀背後。都有出路。吳

大舅砸開方丈門問月娘道姐姐那廝玷污不曾月娘道不曾玷污那廝打牀背後走了吳大舅尋道士那石道士躱去一邊只教徒弟來支調被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隨玳安來安兒把道士門窓户壁都打碎了一面保月娘出離碧霞宫上了轎子便赶下山來約黄昏時分起身走了半夜投天明赶到山下客店内如此這般告店小二說小二叫苦連聲說不合惹了殷太歲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有名殷太歲你便去了把俺開店之家他遭塌凌辱怎肯干休吳大舅便多與他一兩店錢取了行李保定月娘轎子急急奔走後面殷天錫氣不捨率領二三十閑漢各執腰刀短棍赶下山來吳大舅一行人兩程做一程約四更時分赶到一山凹裡遠遠樹木叢中有灯光走到跟前

却是一座石洞裡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吳大舅問老師我等頂上燒香被強人所赶奔下山來天色昏黑迷踪失路至此敢問老師此處是何地名從那條路回家去老僧道此是岱岳東峯這洞名喚雪澗洞貧僧就叫雪洞禪師法名普靜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我實乃有緣休往前去山下狼虫虎豹極多明日早行一直大道就是你清河縣了吳大舅道只怕有人追赶老師把眼一觀說無妨那強人赶至半山巳回去了因問月娘姓氏吳大舅道此乃吾妹西門之妻因為夫主來此進香得遇老師搭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在洞內歇了一夜次日五更月娘拿出一疋大布謝老師老師不受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作個徒弟你意下何如吳大舅道吾妹止生一子指望

承繼家業。若有多餘。就與老師作徒弟出家。月娘道。小兒還小。今纔不到一周歲兒。如何來得。老師道。你只許下我。如今不問你要。過十五年纔問你要哩。月娘口中不言。過十五年。再作理會。遂許下老師。看官聽說。不當今日許老師一子出家。後來十五年之後。天下荒亂。月娘携領孝哥孩兒。往河南投奔雲離守。就昏去路。遇老師度化在永福寺。落髮為僧。此事表過不題。次日月娘辭了老師。往前所進。走了一日。前有一山攔路。這座山名喚清風山。生的十分險惡。但見

八面嵯峨。四圍險峻。古怪喬松盤翠蓋。搓枒老樹挂藤蘿。瀑布飛來。寒氣逼人毛髮冷。巔崖直下。清光射目夢魂驚。澗水時聞。推一人齊响。峯巒倒卓。山鳥聲哀。麋鹿成群。狐狸結黨

穿荆棘往來跐躍尋野食前後呼號佇去草坡一望並無商旅店行來山徑週廻盡是死屍坑若非佛祖修行處定是強人打劫場

原來這山喚做清風山山上有座清風寨寨中有三個強寇一名錦毛虎燕順一名矮脚虎王英一個白面郎君鄭天壽手下聚五百小嘍囉專一打家劫道放火殺人人不敢惹他當下吳大舅一行人騎頭口簇擁着月娘轎子進入山來那時日色已落天色昏黑不見村坊店道正在危懼之際不防地下拋去一條絆馬索子把吳大舅頭口絆落倒跌落塹坑內原來山下小嘍囉見月娘轎子搶上山來吳大舅一行人報與三個強寇閙出一夥小嘍囉騎着馱垜逕入山來吳大舅一行人都被拿到

寨前。三個強寇在寨上。正陪山東及時雨宋江飲酒。宋江因殺了娼婦閻婆惜逃躲至此。三人留他寨中住幾日。宋江看見月娘頭戴孝髻。身穿縞素衣服。舉止端莊。儀容秀麗。斷非常人妻子。定是富家閨眷。因問其姓氏。月娘向前道了萬福。大王妾身吳氏之女。千戶西門慶之妻。守節孤霜。因爲夫王病重。許下泰山香願。先在山上。被殷天錫所赶。走了一日一夜。要回家去。不不想天晚。悞從大王山下所過。行李馱垜。都不敢要。只是乞饒性命。還家萬幸矣。宋江因見月娘詞氣哀惋動人。便有幾分慈憐之意。乃便欠身向燕順道。這位娘子。乃是我同僚正官之妻。有一面之識。爲夫王到此進香。因被殷天錫所赶。悞到此山所經過。有犯賢弟清蹕。也是個烈婦。看我宋江的薄面。放他回去。以

全他名節罷王英便說哥哥爭奈小弟沒個妻室讓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罷遂令小嘍囉把月娘擡入他後寨去了宋江向燕順鄭天壽道我恁說一場王英見弟就不肯教我做個人情燕順道這兄弟諸般都好自吃了有這些毛病見了婦人女色眼裡火就愛那宋江也不吃酒同二人走到後寨見王英正摟着月娘求歡宋江走到根前一把手將王英拉着前邊便說道賢弟既做英雄犯了溜骨髓三字不為好漢你要尋妻室等宋江替你做媒保一個寶女好的行茶過水娶來做個夫人何必要這再醮做甚麼王英道哥哥你且胡亂權讓兄弟這個罷宋江道不好我宋江久後決然替賢弟宅娶一个好的不爭你今日要個這婦人惹江湖上好漢耻笑殷天錫我那哥哥我不上梁

了這

山便罷。若上梁山史皆這個婦人報了他。看官聽說。後宋江到梁山。做了寨主。因為殷天錫奪了柴皇城花園。使黑旋風李逵殺了殷天錫。大鬧了高唐州。此事表過不題。當日燕順見宋江說此話。也不問王英肯不肯。喝令轎夫上來。把月娘搶了去。吳月娘見放了他。向前拜謝宋江。說蒙大王活命之恩。宋江道。阿呀。我不是這山寨大王。我是鄆城縣客人。你是拜這三位大王便了。月娘拜畢。吳大舅保着離了山寨。上了轎子。過了清風山。往清河縣大道前來。正是撞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有詩為証。

世上只有人心歹　萬物還教天養人
但交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月娘識破金蓮奸情　薛嫂月夜賣春梅

人家養女甚無聊　倒踏來家更不合

口稱爹媽虛情意　權當爲兒假做作

人户只嫌恩愛少　出門翻作怨仇多

若有一些不到處　一日一場罵老婆

話說吳大舅。保月娘有日取路來家。不題。单表潘金蓮。自從月娘不在家。和陳經濟兩個家前院後庭。如鷄兒赶彈兒相似。纏做一處。無一日不會合。一日金蓮眉黛低垂。腰肢寛大。終日懨懨思睡。茶飯懶嚥。叫經濟到房中說。奴有件事告你說。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腰肢兒漸漸大。肚腹中撥撥跳。茶飯兒怕待吃。

身子好生沉困。有你爹在時。我求薛姑子符藥衣胞。那等安胎白沒見個踪影。今日他沒了。和你相交多少時兒。便有了孩子。我從三月內洗換身上。今方六個月。巳有半肚身孕。往常時我排磕人。今日却輪到我頭。你休推睡裡夢裡。趂你大娘未來家。那裡討貼墜胎的藥。趂早打落了這胎氣。離了身。奴走一步也罷。不然弄出個怪物來。我就尋了無常罷了。再休想擡頭見人。經濟聽了。便道。咱家舖中諸樣藥都有。倒不知那幾庄兒墜胎。又沒方修合。你放心。不打緊。處大街坊胡太醫。他大小方脉婦人科。都善治。常在咱家看病。等我問他那裡贖取兩貼。與你吃下胎便了。婦人道。好哥哥。你上緊快去。救奴之命。這陳經濟包了三錢銀子。逕到胡太醫家叫問。胡太醫正在家。出來相見

聲喏。認的經濟西門大官人女婿。讓坐說一向稀面。動問到舍有何見教。經濟道。別無干瀆。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充藥資之禮。敢求下良劑一二貼。足見盛情。胡太醫說道。我家醫道大方脈。婦人科。小兒科。內科。外科。加減十三方。壽域神方。海上方。諸般雜症方。無不通曉。又專治婦人胎前產後。且婦人以血爲本。藏于肝。流于臟。上則爲乳汁。下則爲月水。合精而成胎氣。女子十四而天癸至。任脈通旋。月候按時而行。常以三旬一見則無病。一或血氣不調。則陰陽愆伏。過於陽則輕水前期而來。過於陰則輕水後期而至。血性得熱而流。寒則凝滯。過於不及。皆致病也。冷則多白。熱則多赤。冷熱不調。則赤白帶。大抵血氣和平。陰陽調順。其精血聚而包胎成。心腎二脈。應手而動。精盛則爲

男血勝則為女。此自然之理也。胎前必須以安胎為本。如無他疾，不可妄服藥餌，待十月分娩之時，尤當謹護，不然恐生產後諸疾，慎之慎之。經濟笑道：我不要安胎，我今只用墜胎藥。胡太醫道：天地之間，以好生為本，人家十個九個只要安胎的藥，你何如倒要墜胎？沒有沒有。經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二錢藥資，說你休管他，各自人自有用處。此婦子女生落不順，情願下胎。這胡太醫接了銀子，說道：不打緊，我與你一服紅花一埽光，吃下去，如人行五里，其胎自落矣。有西江月為証：

牛膝蟹爪甘遂，定磁大戟芫花，斑毛赭石與硇砂，水銀與芒硝研化。又加桃仁通草，麝香文帶凌花，更燕醋煑好紅花，管取孩兒落下。

經濟於是討了兩貼紅花一埽光作辭胡太醫到家遞與婦人一五一十說到晚夕煎紅花湯吃下去登時滿肚裡生疼睡在炕上教春梅按在身只情揉揣可要作怪須臾坐淨桶把孩子打下來了只說身上來令秋菊攪草紙倒將東淨毛司裡次日掏坑的漢子拽出去一個白胖的小厮兒常言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消幾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蓮養女婿偷出私肚子來了却說吳月娘有日來家往回泰安州去了半個月光景來時正值十月天氣家中大小接着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炷了香然後西門慶靈前拜罷告訴孟玉樓衆姊妹家中大小把岱岳廟中及山寨上的從頭告訴一遍因大哭一場合家大小都來參見了月娘見妳子抱孝哥兒

到根跟前、子母相會在一處、燒帋置酒。管待吳大舅回家。晚夕衆姊妹與月娘接風。俱不在話下。到第二日。月娘路上風霜跋涉。着了辛苦。又乞了驚怕。身上疼痛沉困。整不好了兩三日。那秋菊在家、把金蓮經濟兩人幹的勾當。聽的滿耳滿心。要走上房告月娘說。二人怎生偷出私胎子來。傾在毛司裡乞、掏坑的掏出去、何人不看見、又被婦人怎生打罵。含恨正沒發付處。走到上房門首。又被小玉噦罵在臉上。打耳刮子。打在臉上。罵道賊說舌的奴才。趁早與我走。俺奶奶遠路來家。身子不快活。還未起來。趁早與我走。氣了他、倒值了多少的、罵的秋菊忍氣吞聲。喏喏而退。一日也是合有事。經濟進來尋衣裳。婦人和他又在翫花樓上、兩個做得好、被秋菊走到後邊。叫了月娘來看。說道

奴[婢]兩番三次告大娘說不信、娘不在、兩個在家明睡到夜、夜到明、明偷出私肚子來、與春梅兩個都打成一家。今日兩人、又在樓上幹歹事。不是奴婢說謊、娘快些瞧去。月娘急忙走到前邊。兩個正幹的好。還未下樓。不想金蓮房簷籠內。喇養得個鸚哥兒會說。嘴、高聲叫大娘來了。春梅正在房中聽見、迎出來見是月娘、比及樓上叫婦人、先是經濟拿衣服下樓往外走。被月娘喝罵了幾句。說小孩兒沒記性。有要沒緊進來撞甚麼。經濟道。鋪子內人等着。沒人尋衣裳。月娘道。我那等分付教小廝進來取。如何又進來寡婦房裡。有要沒緊做甚麼。沒廉恥、幾句罵得經濟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婦人羞的半日不敢下來。然後下來。被月娘儘力數說了一頓。說道六姐今後再休這般沒

廉耻。你我如今是寡人。比不的有漢子香噴噴在家裡臭烘烘
在外頭。盆兒罐兒。都有耳躲。你有要沒緊。和這小厮纏甚麼。教
奴才們背地排說的碎死了。常言道。男兒沒信。寸鐵無鋼。女人
無性。爛如麻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你有長
俊正條。肯教奴才排說你。在我跟前說了幾遍。我不信。今日親
眼看見。說不的了。我今日說過。要你自家立志。替漢子爭氣。像
我進香去兩番三次。被強人擄掠逼勒。若是不正氣的。也來不
到家了。金蓮吃月娘數說。羞的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口裡說一
千個沒有。只說我在樓上燒香。陳姐夫自去那邊尋衣裳。誰和
他說甚話來。當下月娘亂了一回。歸後邊去了。晚夕西門大姐
在房內。又罵經濟賊囚根子。敢說又沒真贓實犯。拿住你。你還

那等嘴巴巴的。今日兩個又在樓上做甚麽。說不的了。兩個弄的好碎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那淫婦要了我漢子。還在我根前拿話兒拴縛人。毛司裡磚兒又臭又硬。恰似強伏着那個一般。他便羊角葱靠南墻。老辣已定。你還在這屋裡雌飯吃。經濟罵道。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我雌你家飯吃。使性往前邊來了。自此已後。經濟只在前邊無事不敢進入後邊來。取東取西。只是玳安平安兩個往樓上取去。每日飯食晌午還不拿出來。把傅夥計餓的只拿錢街上盪麪吃。正是龍鬪虎爭。苦了小獐。各處門户日頭半天老早閉了。由是與金蓮兩個恩情又間隔阻了。經濟那邊陳宅房子一向教他母舅張團練看守居住。張團練革任在家閒住。經濟早晚往那裡吃飯去。月娘亦不追

問。兩個隔別。約一月不得會面。婦人獨在那邊。挨一日。似三秋。過一宵。如半夏。怎禁這空房寂靜。慾火如蒸。要見他一面難上之難。兩下音信不通。這經濟無門可入。忽一日見薛嫂兒打門首所過。有心要托他寄一紙柬兒。到那邊與金蓮。訴其間阻之事。表此肺腑之情。一日推門外討帳。騎頭口逕到薛嫂家。拴了騾子。掀簾便問薛媽在家。有他兒子薛紀媳婦兒金大姐。抱孩子在炕上。伴着人家賣的兩個使女。聽見有人叫薛媽。出來問是誰。經濟道。是我。問薛媽在家不在。金大姐道。姑夫請家來坐。俺媽往人家兌了頭面。討銀子去了。有甚話說。使人叫去。連忙點茶與經濟吃。少坐片時。只見薛嫂兒來了。同經濟道了萬福。說。姑夫那陣風兒吹來我家。叫金大姐倒茶與姑夫吃。金大姐

道。劉纔吃了茶了。經濟道。無事不來。如此這般與我五娘勾搭日久。今被秋菊丫頭戳舌。把俺兩個姻緣拆散。大娘與大姐甚是踈淡我。我與六姐拆散不開。二人離別日久。音信不通。欲稍寄數字進去與他。無人得到內裡。須央及你。如此這般通個消息。向袖中取出一兩銀子來。這些微禮。權與薛媽買茶吃。那薛嫂一聞其言。拍手打掌笑起來。說道誰家女婿戲丈母。世間那裡有此事。姑夫你實對我說。端的你甚麼得手來。經濟道。薛媽禁聲。且休取笑。我有這柬帖封好在此。好歹明日替我送與他去。薛嫂一手接了。說你大娘從進香回來。我還沒看他去。兩當一節。我去走走。經濟道。我在那裡討你信。薛嫂道。往鋪子裡尋你回話。說畢。經濟騎頭口來家。次日却說薛嫂提着花箱兒先

進西門慶家。上房看月娘。坐了一回。又到孟玉樓房中。然後纔到金蓮這邊。金蓮正放卓兒吃粥。春梅見婦人悶悶不樂。說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憂心。仙姑人說日日有夫。是非來入耳。不聽自然無。古昔仙人。還有小人不足之處。休說你我。如今爹也沒了。大娘他養出個墓生兒來。莫不也來路不明。他也難管我你暗地的事。你把心放開。料天塌了。還有撑天大漢哩。人生在世。且風流了一日。是一日。于是篩上酒來。遞一鍾與婦人。說娘且吃一杯兒暖酒。解解愁悶。因見堦下兩雙犬兒交戀在一處。說道畜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正飲酒。只見薛嫂來到。向前道了萬福。笑道你娘兒兩個好受用。因觀二犬恋在一處。笑道你家好祥瑞。你娘兒們看着。怎不解許多悶乎

是道。又道個萬福。婦人道那陣風兒今日刮你來。怎的一向不來走走。一面讓薛嫂坐。薛嫂兒道。我鎮日不知幹的甚麼。只是不得閑。大娘頂上進了香。看着他劉纔好不恠我。西房三娘也在根前。留了我兩對翠花。一對大翠圍髮。好快性。就秤了八錢銀子與我。只是後邊住的雪娘。從八月裡要了我二對線花兒。該二錢銀子來。一些沒有支用着。白不與我。好慳吝的人。我對你說怎的不見你老人家。婦人道。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快。不曾出去走動。春梅一面篩了一鍾酒。遞與薛嫂兒。薛嫂連忙道萬福。說我進門就吃酒。婦人道。你到明日養個好娃娃。薛嫂兒道。我養不的。俺家兒子媳婦兒金大姐。到新添了個娃兒。纔兩個月來。又道你老人家沒了爹。終久這般冷清清了。婦人道說

不得有他在好了。如今弄得俺娘兒們一折一磨的。不瞞老薛說。如今俺家中人多舌頭多。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把心腸兒也改變了。姊妹不似那咱親熱了。這兩日一來我心裏不自在。二來因此上間話。沒曾往那邊去。春梅道。都是俺房裏秋菊這奴才。大娘不在。霹空架了俺娘一篇是非。把我也扯在裏面。好不亂哩。薛嫂道。就是房裏使的那大姐。他怎的倒弄主子。自穿青衣抱黑柱。這個使不的。婦人使春梅。你瞧瞧那奴才。只怕他來覷聽。春梅道。他在厨下揀米哩。這破包簍。奴在這屋裏就是走水的槽。單管屋裏事兒往外學舌。薛嫂道。這裏沒人。咱娘兒們說話。有道昨日陳姐夫到我那裏。如此這般告訴我。乾淨是他戳犯你們的事兒了。陳姐夫說他大娘數說了他。各處門戶都

緊了。不許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材。又把大姐搬進東廂房裡住。每日晌午還不拿飯出去與他吃、餓的他只往他母舅張老爹那裡吃去。一個親女婿不托他。到托小廝。有這個道理。他有好一向沒得見你老人家。巴巴央及我稍了個柬兒。多多拜上你老人家。少要焦心。左右爹也是沒了。爽利放倒身、大做一做、怕怎的、點根香怕出烟兒、放把火倒也罷了、于是取出經濟封的柬帖兒遞與婦人。拆開觀看。別無甚話。上寫紅綉鞋一詞。

祆廟火、燒皮肉、藍橋水、淹過咽喉、緊按納風聲滿南州、畢了。

終是染污成就了、倒是風流不甚麼也是有、

六姐 粧次　　　　下書經濟百拜上

婦人看畢。收了入袖中。薛嫂兒道。他教你回個記色與他。寫幾

個字兒稍了去。方信我迭的有個下落。婦人教春梅陪着薛嫂吃酒。他進入房半晌。拿了一方白綾帕。一個金戒子兒。帕兒上也寫着一詞在上。說道。

我爲你躭驚受怕我爲你折挫渾家。我爲你脂粉不曾搽。我爲你在人前抛了些兒識。我爲你奴婢上使了些鍬筏。咱兩個一雙憔悴殺。

婦人寫了。封得停當。交與薛嫂。便說你上覆他。教他休要使性兒。往他母舅張家那裡吃飯。惹他張舅唇齒。說你在丈人家做買賣。却來我家吃飯。顯得俺們都是沒處活的一般。教他張舅怪。或是未有飯吃。教他舖戶裡拿錢。買些點心和夥計吃便了。你使性兒不進來和誰賭鱉氣哩。却是賊人胆兒虛一般。薛嫂

道等我對他說婦人又與薛嫂五錢銀子作別出門來到前邊
鋪子裡尋見經濟兩個走到僻靜處說話把封的物事遞與他
五娘說教他休使性兒賭鱉氣教他常進來走走休往你張舅
家吃飯去惹人家怪因拿出五錢銀子與他瞧此是裡面與我
的漏眼不藏絲久後你兩個愁不會在一答裡對出來我臉放
在那裡經濟道老薛多有累你深深與他唱喏那薛嫂走了兩
步又回來說我險些忘了一件事剛纔我出來大娘又使了頭
繡春叫進我去叫我晚上來領春梅要打發賣他說他與你們
做牽頭和他娘通同養漢敢就因這件事經濟道薛媽你只個
領在家我改日到你家見他一面有話問他那薛嫂說畢回家
去了果然到晚夕月上的時分走到領春梅到月娘房中月娘

開口說那咱原是你手裡十六兩銀子買的你如今拿十六兩銀子來就是了分付小玉你看着到前邊收拾了教他鼇身兒出去休要他帶出衣裳去了那薛嫂兒到前邊向婦人如此這般他大娘教我領春梅姐來了對我說他與你老人家通同作弊偷養漢子不管長短只問我要原價婦人聽見說領賣春梅就睜了眼半日說不出話來不覺滿眼落淚叫道薛嫂兒你看我娘兒兩個沒漢子的好苦也今日他死了多少時兒就打發他身邊人他大娘這般沒人心仁義自恃他身邊養了個尿胞種就放人躧到泥裡李瓶兒孩子週半還死了哩花巴痘疹未出赤道天怎麼筭計就心高遮了太陽薛嫂道孩兒出了痘疹了沒曾婦人道何曾出來了還不到一週兒哩薛嫂道春梅姐

說爹在日。曾收用過他婦人道。收用過二字兒。死鬼把他當心肝肺腸兒一般看待。說一句聽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房立紀老婆且打靠後。他要打那個小厮十棍兒。他爹不敢打五棍兒。薛嫂道。可又來。大娘差了。爹收用的恁個出色姐兒。打發他箱籠兒也不與。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只教他罄身兒出去。鄰舍也不好看的。婦人道。他對你說。休教帶出衣裳去。薛嫂道。大娘分付小玉姐便來。教他看着。休教帶衣裳出去。那春梅在傍聽見。打發他一點眼淚也沒有。見婦人哭。說道。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了。你思慮出病來。沒人知你疼熱的。等奴出去。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正說着。只見小玉進來。說道。五娘你信我奶奶倒三顛

四角的小大姐扶持你老人家一場。瞞上不瞞下。你老人家拿出他箱子來。揀上色的包與他兩套。教薛嫂兒替他拿了去。做個記念兒。也是他番身一場。婦人道。好姐姐。你到有點仁義。小玉道。你看誰人保得常無事。蝦蟆促織兒。都是一鍬土上人。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一面拿出春梅箱子來。是戴的汗巾兒。翠簪兒。都教他拿去。婦人揀了兩套上色羅段衣服鞋脚。包了一大包。婦人梯已與了他幾件釵梳簪墜戒子。小玉也頭上拔下兩根簪子來。遞與春梅。餘者珠子纓絡銀絲雲髻。遍地金粧花裙襖。一件兒沒動。都擡到後邊去了。春梅當下拜辭婦人。小玉灑淚而別。臨出門。婦人還要他拜辭拜辭月娘衆人。只見小玉搖手兒。這春梅跟定薛嫂頭也不回。揚長決裂。出大門去了。小玉和

婦人送出大門回來。小王到上房回大娘。只說聲身子去了。衣服都留下沒與他。這金蓮歸進房中。往常有春梅娘兒兩個。相親相熱說知心話兒。今日他去了。丟得屋裡冷冷落落。甚是孤恓。不覺放聲大哭。有詩為証

耳畔言猶在　于今恩愛分
房中人不見　無語自消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經濟　王婆售利嫁金蓮

人生雖未有十全　處事規模要放寬
好事但看君子語　是非休听小人言
但看世俗如幻戲　也畏人心似隔山
寄與知音女娘道　莫將苦處認爲甜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单表陳經濟次日。早飯時出去。假作討帳。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裡。一面讓進来坐。經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茶吃了。春梅在裡間屋裡不出来。薛嫂故意問。姐夫来有何話説。經濟道。我往前街討帳。竟到這裡。昨晚小大姐出来了。在你這裡。薛嫂道是

在我這裡還未上王兒哩經濟道在這裡我要見他和他說句
話兒薛嫂故作喬張致說好姐夫昨日你家丈母好不分付我
因為他們通同作弊弄出醜事來纔被他打發出門教我防範
你們休要與他會面說話你還不趂早去哩只怕他一時使將
小廝来看見到家學了又是一塲兒倒沒的弄的我也上不的
門那經濟便笑嘻嘻袖中拏出一两銀子来權作一茶你且收
了改日還謝你那薛嫂見錢眼開說道好姐夫自恁沒錢使將
来謝我只是我去年臘月你舖子當了人家两付扣花枕頂將
有一年来本利該八錢銀子你討與我罷經濟道這个不打緊
明日就尋與你這薛嫂兒一面請經濟裡間房裡去與春梅厮
見一面㕥他媳婦金大姐定菜兒我去買茶食點心又打了一

壺酒羊肉鮓之類。教他二人吃。這春梅看見經濟。說道姐夫你好人兒。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俺娘兒兩個。弄的上不上下不下。出醜惹人嫌。到這步田地。經濟道我的姐姐。你既出了他家門。我在他家也不久了。妻兒趙迎春。各自尋投奔。你教薛媽替你尋個好人家去罷。我醃韮已是入不的畦了。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裡去。計較了回來。把他家女兒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說畢不一時。薛嫂買將茶食酒菜來。放炕卓兒擺了。兩個做一處飲酒敘話。薛嫂也陪他吃了兩盞。一遞一句。說了回月娘心狠。宅裏恁個出色姐兒出來。通不與一件兒衣服簪環。就是往人家上主兒去。裝門面也不好看。還要舊時原價。就是清水這碗裏傾倒那碗內。也拋撒些兒。原來這等夾腦風。臨時出。

門。倒虧了小玉丫頭做了個分上教他娘拏了兩件衣服與他。不是往人家相去拏甚麼做上蓋比及吃得酒濃時薛嫂教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的教他兩個在裏間自在坐个房兒正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　水沉沉波底鴛鴦
寫成今世不休書　結下来生懽喜帶

两个幹訖一度作別比時難割難捨薛嫂恐怕月娘使人来瞧。連忙攛掇經濟出港騎上頭口来家遲不上兩日經濟又稍了两方銷金汗巾両雙膝褲與春梅又尋枕頂出來與薛嫂兒拏銀子打酒在薛嫂兒房內正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了來安小廝來來催薛嫂兒怎的還不上主兒看見頭口拴在門首來

安兒到家學了舌說姐夫也在那裏來這月娘听了心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叫了薛嫂兒去盡力数說了一頓[illegible]領了奴才去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後日只顧不上緊替我打發好窩藏着養漢挣錢兒與你家使若是你不打發把丫頭還與我領了來我另教馮媽媽子賣你再休上我門來這薛嫂兒听了到底還是媒人的嘴恨不的生出七八个口來說道天麼天麼你老人家擡我差了我赶着增福神着棍打你老人家照顧我怎不打發昨日也領着走了兩三個主兒都出不上你老人家要六十兩原價俺媒人家那裏有這些銀子賠上月娘又道小厮說陳家種子今日在你家和丫頭吃酒來薛嫂慌道耶嚛耶嚛又是一場兒還是去年臘月當了人家兩付枕頂在咱家獅子街鋪內

銀子收了。今日姐夫恁抬頭與我。我讓他吃茶。他不吃。忙忙就上頭口來了。幾時進屋裏吃酒來。原來咱家這大官兒恁快搗謊駕舌。月娘吃他一篇。說的不言語了。說道。我只怕一時被那種子設念。隨邪差了念頭。薛嫂道。我是三歲小孩兒。豈可恁些事兒不知道。你那等分付了我。我長吃好。短吃好。他在那裏也沒得久停久坐。與了我枕頭茶也沒吃。就來了。幾曾見咱家小大姐面兒來。萬物也要個真實。你老人家就上落我起來。既是如此。如今守備周爺府中。要他圖生長。只出十二兩銀子。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我兌了銀子來罷。說起來守備老爺前者在咱家酒席上。也曾見過小大姐來。因他會這幾套唱。好模樣兒。纔出這幾兩銀子。又不是女兒。其餘別人出不上。出不上。這薛

嫂當下和月娘砧死了價錢次日早把春梅收拾打扮粧點起來戴着圍髮雲髻兒滿頭珠翠穿上紅段襖兒下着藍段裙子脚上雙彎尖趫趫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周守備見了春梅生的模樣兒比舊時越又紅又白身段兒不短不長一對小脚兒滿心歡喜就兊出五十兩一錠元寶來這薛嫂兒拏來家鑿下十三兩銀子往西門慶家交與月娘另外又拏出一兩來說是周爺賞我的喜錢你老人家這邊不與我些兒那吳月娘只得免不過又秤出五錢銀子與他恰好他還禁了三十七兩五錢銀子十個九個媒人都是如此轉錢養家却表陳經濟見賣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見月娘凡事不理他門戶都嚴緊到晚夕親自出來打燈籠前後照看了方纔關後邊儀門夜

裏上鎖。方纔聽去。因此弄不得手脚。十分急了。先和西門大姐。嚷了兩場。淫婦前淫婦後罵大姐。我在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雖飯吃吃傷了。你家都收了我許多金銀箱籠。你是我老婆。不顧贍我。反說我雖你家飯吃。我白吃你家飯來。罵的大姐只是哭滌。十一月廿七日。孟玉樓生日。玉樓安排了幾碟酒菜點心。好意教春鴻拿出前邊鋪子。教經濟陪付夥計吃。月娘便攔說。他不是才料。休要理他。要與付夥計。自與付夥計自家吃就是了。不消叫他。玉樓不肯。春鴻拿出來。擺在水櫃上。一大壺酒。都吃不勾。又使來安兒後邊要去。付夥計便說。姐夫不消要酒去了。這酒勾了。我也不吃了。經濟不肯。定教來安要去。等了半晌。來安兒出來。回說沒了酒了。這陳經濟也有半酣酒兒在肚內。經

濟又使他要去那來安不動又另拏錢打了酒來吃着罵來安兒賊小奴才兒你別要慌你主子不待見我連你這奴才們也欺負我起來了使你使兒不動我與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酒肉吃傷了有爹在怎麽行來今日爹沒了就改變了心腸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撮我我大丈毋听信奴才言語反防範我起來凡事托奴才不托我由他我好耐驚耐怕兒付夥計勸道好姐夫快休舒言不敬奉姐夫再敬奉誰想必後邉忙怎不與姐夫吃你罵他不打緊墻有縫壁有耳恰似你醉了一般經濟道老夥計你不知道我酒在肚裏事在心頭俺丈毋听信小人言語駕我一篇是非就筭我合了人人沒合了我好不好我把這一屋子裏老婆都刮刺了到官也只是後丈毋通奸論個不應罪

名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了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再不東京萬壽門進一本你家見收着我家許多金銀箱籠都是楊戩應沒官贓物好不好把你這兇閒業房子都抄沒了老婆便當官辦賣我不圖打魚只圖混水耍子會事的把俺女婿須收籠着照舊看待還是大鳥便益付夥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說道姐夫你原來醉了王十九自吃酒且把散話革起這經濟睜眼瞅着付夥計便罵賊老狗怎的說我散話揭起我醉了吃了你家酒了我不才是他家女婿嬌客你無故只是他家行財你也擠撮我起來我教你這老狗別要慌你這兇年轉的俺丈人我勾了飯也吃飽了心裡要打夥兒把我疾發了去要獨權兒買賣好禁錢養家我明日本狀也帶你一筆教他打官司那

付夥計最是個小膽兒的人。見頭勢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烟走了。小厮收了家活後邊去了。經濟倒在炕上。睡下一宿。晚景題過。次日付夥計早辰進後邊。見月娘。把前事具訴一遍。哭哭啼啼。要告辭家去。交割帳目。不做買賣了。月娘便勸道。夥計你只安心做買賣。休要理那潑才料。如臭屎一般丟着他。當初你家爲官事投到俺家來權住着。有甚金銀財寶。也只是大姐幾件粧奩隨身箱籠。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教俺家那一個不恐怕小人不足。晝夜耽憂的那心。你來時纔十六七歲。黃毛團兒也一般。也虧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調理的諸般買賣兒都會。今日翅膀毛兒乾了。反恩將仇報。一掃箒掃的光光的。小孩兒家說話欺心。恁沒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看他。夥

討你自安心做你買賣休理他便了他自然也羞一面把付夥計安撫住了不題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印子鋪擠着一屋裡人贖討東西只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送了一壺茶來與付夥計吃放在卓上孝哥兒在奶子懷裡哇哇的只管哭這陳經濟對着那些人作耍當真說道我的哥哥乖乖兒你休哭了向衆人說這孩子倒相我養的依我說話教他休哭他就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如意兒說姐夫你說的好妙話兒越發叫起兒來了看我進房裏說不說這陳經濟赶上踢了奶子兩脚戲罵道怪賊邋遢你說不是我且踢個响屁股兒着那媳子抱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向月娘哭說經濟對衆人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這月娘不听便罷听了此言正在鏡臺邊梳着頭半

日說不出話來。往前一撞。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但見

荊山玉損。可惜西門慶正室夫妻。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月東君匹配。花容淹淡。猶如西園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日春風急。吹折江梅就地拖

慌了小玉。叫將家中大小。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孫雪娥跳上炕。撅救了半日。舀姜湯灌下去。半日甦醒過來。月娘氣堵心胷只是哽咽。哭不出聲來。奶子如意兒。對孟玉樓孫雪娥說。經濟對衆人將哥兒戲言之事。說了一遍。我好意說他。又趕着我踢了兩脚。把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裏。雪娥扶着月娘。待的衆人散去。悄悄在房中。對月娘說。娘也不消生氣。氣的你有些好歹。越發不好了。這小厮因賣了春梅。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脚。纔

發出話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賣出田一般咱顧不的他這許多常言養蝦蟆得水蠱兒病只顧教那這小廝在家裏做甚麼明日哄賺進後邊老實打與他一頓即時赶離門教他家去了然後叫將王媽媽子來是是非人去是非者把那淫婦教他領了去變賣嫁人如同[illegible]臭屎掠將出去一天事都沒了平空留着他在屋裏做甚麼到明日沒的把咱們也扯下水去了月娘道你說的也是當下計議已定了到次日飯時已後月娘埋伏下丫鬟媳婦七八個人各拏短棍棒槌使小廝來安兒請進陳經濟來後邊只推說話把儀門關了教他當面跪着問他你知罪麼那陳經濟也不跪還似每常臉兒高揚月娘便道有長詞為證

起初時。月娘不觸犯。罷兒變了。次則陳經濟。耐搶白。臉而揚着。不消你枉話兒絮叨叨。須和你討個分曉。月娘道。此是你丈人深宅院。又不是麗春院。鶯燕巢。你如何把他婦女厮調。他是你丈人愛妾。寡居守孝。你因何把他戲嘲。也有那沒廉恥斜皮。把你刮刺上了。自古毋狗不掉尾。公狗不跳槽。都是些些汚家門罪犯難饒。陳經濟道。閃出夥縛鍾馗毋妖。你做成這慣打姦夫的圈套。我臂尖大難禁這頓拷。梅香休鬧。大娘休焦。險些些不大棍無情打折我腰。月娘道。賊才料。你還敢嘴兒挑。常言氷厚三不是一日。惱。最恨無端難恕饒。虧你呵。再倘着筒兒蕭棒剪稍。你再敢不敢。我把你這短命王鸞兒割了。教你直孤到老

當下月娘率領雪娥并來興兒媳婦來昭妻一丈青中秋兒小玉綉春衆婦人七手八脚按下地下拏棒槌短棍打了一頓西門大姐走過一邊也不來救打的這小厮兒急了把褲子脫了露出那直竪一條棍來諕的衆婦女看見都丢下棍棒乱跑了月娘又是那惱又是那笑口裡罵道好個沒根基的王八羔子經濟口中不言心中暗道若不是我這個好法兒怎得脫身於是扒起來一手挽着褲子往前走了月娘隨令小厮跟隨教他筭帳交與傅夥計經濟自然也有立不住一面收拾衣服鋪盖也不作辭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逕往他毋舅張團練住的他舊房子內住去了正是

自古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成塵

潘金蓮在房中听見，打了經濟，赶離出門去了，越發憂上加憂，悶上添悶。一日月娘听信雪娥之言，使玳安去叫王婆子來。那王婆自從他兒子王潮兒跟淮上客人，拐了起車的一伯兩銀子來家，得其發跡，也不賣茶了，買了兩個驢兒，安了盤磨，一張羅櫃，開起磨房來，听見西門慶宅裡叫他，連忙穿衣就走，到路上問玳安說：我的哥哥，幾時沒見你，又早籠起頭去了，有了媳婦兒不曾？玳安道：還不曾有哩。王婆子道：你爹沒了，你家誰人請我做甚麼？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請我去抱腰？玳安道：俺五娘倒沒養兒子，倒養了女婿，俺大娘請你老人家領他出來嫁人。王婆子道：天麼天麼，你看麼，我說這淫婦，死了你爹，原守着不住，只當狗改不了吃屎，就弄硶兒來了，就是你家大姐那

女婿子。他姓甚麼。玳安道。他姓陳。名喚陳經濟。王婆子道。想着去年。我爲何老九的。去央煩你爹。到宅內。你爹不在。賊淫婦他就没留我房裡坐坐兒。折針也迸不出個來。只叫了頭倒了一鍾清茶。我吃了。出來了。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如何今日也還出來。好個狠家子淫婦。休說我是你個學主。替你作成了恁好人家。就是世人進去。也不該那等大意。玳安道。爲他和俺姐夫在家裡毆作攘亂。昨日差些兒。没把俺大娘氣殺了哩。俺姐夫已是打發出去了。只有他老人家。如今教你領他去哩。王婆子道。他原是轎兒來。少不得還叫頂轎子。他也有個箱籠來。這裡少不的也與他個箱子兒。玳安道。這個少不的。俺大娘他有回處。兩個說話中間。到與西門慶門首。進入月娘房裡。道了萬

福坐下丫鬟拿茶吃了月娘便道老王無事不請你來悉把潘
金蓮如此這般上項說了一遍今來是是非非人去是是非者
一客不煩二主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或打發教他乞自
在飯去罷我男子漢巴是沒了招攬不過這些人來說不的當
初死鬼為他丟了許多錢底那話了就打他恁個銀人兒也有
如今隨你聘嫁多少兒教得來我替他爹念個經兒也是一場
勾當王婆道你老人家是稀罕這錢的只要把禍害離了門就
是了我知道我也不肯差了又道今日好日就出去罷又一件
他當初有個箱籠兒有頂轎兒來也少不的與他頂轎兒坐了
去月娘道箱子與他一個轎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氣頭
上便是這等說到臨岐少不的顧頂轎兒不然街坊人家看着

抛頭露面的不乞人唉話月娘不言語了一面使丫鬟綉春前邊叫金蓮來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裡就睁了向前道了萬福坐下王婆子開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剛纔大娘說教我今日領你出去哩金蓮道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我為下甚麽非作下甚麽歹來如何平空打發我出去王婆道你休稀里打哄做啞裝聾自古蛇鑽窟礲蛇知道各人幹的事兒各人心裡明金蓮你休呆裡撒奸兩頭白面說長并道短我手裡使不的你巧語花言幫閑鑽懶自古没個不散的筵席出頭椽兒先朽爛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蒼蠅不鑽没縫兒彈你休把養漢當飯我如今要打發你上陽關金蓮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常言一鳥死了一鷄鳴誰打羅誰吃飯誰人常把鉄箍子戴那個長

將蓆箔兒支着眼。為人還有相逢處，樹葉兒落還到根邊。你休要把人赤手空拳往外攛。是非莫听小人言。正是女人不穿嫁時衣，男兒不吃分時飯。自有徒牢話歲寒。當下金蓮與月娘亂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了他兩個箱子，一張抽替卓兒，四套衣服，幾件釵梳簪環，一床被褥，其餘他穿的鞋脚，都填在箱內，把秋菊叫得後邊來，一把鎖把他房門鎖了。金蓮穿上衣服，拜辭月娘，在西門慶灵前大哭了一塲，又走到孟玉楼房中。也是姊妹相處了一塲，一旦分離，兩个落了一回眼淚。玉楼悄悄瞞着月娘，與了他一對金碗簪子，一套翠藍段襖，紅裙子，說道：六姐，奴與你離多會少了，你看個好人家往前進了罷。自古道：千里長蓬，也沒個不散的筵席。你若有了人家，使人來對奴說

聲。奴往那裡去。順便到你那裡看你去。也是姊妹情腸。於是灑淚而別。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悄與了金蓮。两根金頭簪兒。金蓮道。我的姐姐。你倒有一點人心兒在我上轎子。在大門首。王婆又早顧人。把箱籠桌子。抬的先去了。獨有玉樓小玉送金蓮到門首。坐上轎子纔囘。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除非死别共生離

却說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裏間。睌夕同他一處歴。他兒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籠起頭去了。還未有妻室。外間支着床子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喬眉喬眼。在簾下看人。無事坐炕炕上。不是描眉画眼。就是彈弄琵琶。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兒閗葉兒下棋。那王婆自去掃麪喂養驢子。不去管他。朝

零碎去又把王潮兒刮剌上了晚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婦人推下炕溺尿走出外間床子上和王潮兒兩個幹搖的床子一片响聲被王婆子醒來听見問那裡响王潮兒道是櫃底下猫捕的老鼠响王婆子睡夢中喃喃吶吶口裡說道只因有這些麩麫在屋裡引的這扎心的半夜三更耗爆人不得睡良久又听見動旦搖的床子格支支响王婆又問那裡响王潮道是猫咬老鼠鑽在坑洞底下嚼的响婆子側耳果然听見猫在炕洞裡狠虎方纔不言語了婦人和小厮幹事依舊悄悄上炕睡去了有幾句雙關說得這老鼠好

你身軀兒小膽兒大嘴兒尖忒潑皮見了人藏藏躲躲耳邊廂吖吖唧唧攪混人半夜三更不睡不行正人倫偏好鑽穴

　隙。更有一庄兒不老實。到底改不了偷饞抹嘴。
有日陳經濟打听得金蓮出來。還在王婆子家聘嫁。提着兩弔
銅錢。帶着銀錢。走到王婆子家來。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撒下
的糞。這經濟向前。深深地唱個喏。婆子問道。哥哥你做甚麼。經
濟道。請借裡邊說話。王婆便讓進裡面。經濟揭起眼紗。便道。動
問西門大官人宅內。有一位娘子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道。
你是他甚麼人。那經濟嘻嘻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是他兄
弟。他是我姐姐。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量他一回。說他有甚兄
弟。我不知道。你休哄我。你莫非不是他家女婿姓陳的。來此處
撞蠓子。我老娘手裡放不過。經濟笑向腰裡解下兩弔銅錢來
放在面前。說這兩弔錢權作王奶奶一茶之費。教我且見一面。

改日還重謝你老人家。婆子見錢，越發喬張致起來，便說休
謝的話。他家大娘子分付將來，不教閑雜人來看他，咱放倒身
說話。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與我五兩銀子；見兩面，與我十兩。
你若娶他，便與我一百兩銀子，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我不管
閑帳。你如今兩串錢兒，打水不渾的，做甚麼？經濟見這虔婆口
硬不收錢，又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脚簪子，重五錢，殺鷄扯
腿跪在地下，說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
你，不敢差了。且容我見他一面，說些話兒則個。那婆子於是收
了他簪子和錢，分付你進去見他，說了話就與我出來，不許你
涎眉睜目，只顧坐着。所許那一兩頭銀子，明日就送來與家。於
是掀簾放經濟進裡間。婦人正坐在炕邊納鞋，看見經濟，放下

鞋扇。會在一處埋怨經濟。你好人兒。弄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有上稍沒下稍。出醜惹人嫌。你就影兒不見。不來看我看見了。我娘兒倆好好兒的。拆散開你東我西。皆因是爲誰來。說着扯住經濟。只顧哭泣。王婆又嗔哭。恐怕有人听見。經濟道。我的姐姐。我爲你剮皮割肉。你爲我受氣耽羞。怎不來看你。昨日到薛嫂兒家。已知春梅賣在守備府裡去了。又打听你出離了他家門。在王奶奶這邊聘嫁。今日特來見你一面。和你計議。咱兩個恩情難捨。拆散不開。如之奈何。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兒休了。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他若不與我。我東京萬壽門一本一狀進下來。那時他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我暗地裡假名托姓。一頂轎子。娶到你家去。咱兩個永遠團圓。做上個夫妻。

有何不可。婦人道、現今王乾娘要一百兩銀子、你有這些銀子與他、經濟道、如何要這許多。婆子說道、你家大丈母說、當初你家爹。為他打個銀人兒也還多。定要一百兩銀子。少一絲毫也成不的。經濟道。實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打得熱了。拆散不開。看你老人家下顧。退下一半兒來、五六十兩銀子也罷、我往張舅那里。典上兩三間房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春風一度、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婆子道。你說五十兩銀子。八十兩也輪不到你手裡了。昨日湖州販紬絹何官人出到七十兩。大街坊張二官府。如今見在提刑院掌刑。使了兩個節級來。出到八十兩上。拏着兩封銀子來兌。還成不的。都回去了。你這小孩兒家空口來說空話。倒還敢奚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吃傷了哩、當下

一陣走出街上。大嚷喝說。誰家女婿。要娶丈母。還來老娘屋裡放屁。這經濟慌了。一手扯進婆子來。雙膝跪下。央及王奶奶噤聲。我依了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爭奈我父親在東京。我明日起身。往東京取銀子去。婦人道。你既為我一場。休與乾娘爭執。上緊取去。只恐來遲了。別人要了奴去了。就不是你的人了。經濟道。我顧上頭口。連夜兼程。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就來了。婆子道。常言先下來先食飯。我的十兩銀子在外。休要少了。我的說明白着。經濟道。這個不必說。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畢。經濟作辭出門。到家收拾行李。次日早顧頭口。上東京取銀子去。此這去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受報　武都頭殺嫂祭兄

平生作善天加福　若是剛强定禍殃
舌爲柔和終不損　齒因堅硬必遭傷
杏桃秋到多零落　松栢冬深愈翠蒼
善惡到頭終有報　高飛遠走也難藏

話說陳經濟徊頭口起身。叫了張團練一個伴當跟隨。早上東京去不題。却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次日使春鴻叫薛嫂兒來。要賣秋菊。這春鴻正走到大街。撞見應伯爵叫住。問春鴻你往那裡去。春鴻道家中大娘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伯爵問。叫媒人做甚麼。春鴻道賣五娘房裡秋菊丫頭。伯爵又問你

五娘爲甚麼打發出來在王婆子家住着說要尋人家嫁人端的有此話麼這春鴻便如此這般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大娘知道了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赶出往家去了昨日纔打發出俺五娘來伯爵聽了點了點頭兒說道原來你五娘和你姐夫有楂兒看不出人來又向春鴻說孩兒你爹已是死了你只顧還在他家做甚麼終是没出產你心裡還要歸你南邊去這裡尋個人家跟罷心下如何春鴻道便是這般說老爹已是没了家中大娘好不嚴緊各處買賣都收了房子也賣了琴童兒畫童兒多走了也攬不過這許多人口來小的待回南邊去又没順便人帶夫這城內尋個人家跟又没個門路伯爵道傻孩兒人無遠見安身不牢千山萬水又往南

邊去做甚誰人帶去你肚裏會幾句唱愁這城內尋不出主兒來答應我如今舉保個門路與你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有萬萬貫家財百間房屋見頂補了你爹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如今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二房我把你送到他宅中答應他他見你會唱南曲管情一箭就上垜留下你做個親隨大官兒又不比在你這家裡他性兒又好年紀小小又倜儻又好愛好你就是個有造化的這春鴻扒到地下就磕了個頭有累二爹小的若見了張老爹得一步之地買禮與二爹磕頭伯爵一把手拉着春鴻說傻孩兒你起來我無有個不作成人的肯要你謝你那得錢兒來春鴻道小的去了只怕家中大娘找尋小的怎了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問你張二老爹討個帖兒封一兩

銀子與他家他家銀子不敢受不怕把你不雙手兒送了去說畢春鴻往薛嫂兒家叫了薛嫂兒見月娘領秋菊出來只賣了五兩銀子交與月娘不在話下却說應伯爵領春鴻到張二官宅裡見了張二官見他生的清秀又會唱南曲就留下他答應使拏拜帖兒封了一兩銀子往西門慶家討他箱子那日吳月娘家中正陪雲離守娘子范氏吃酒先是雲离守襲過哥雲將条將指揮補在清河左衛做同知見西門慶死了吳月娘守寡手裡有東西就安心有垂涎圖謀之意此日正買了八盤羮果禮物來看月娘見月娘生了孝哥范氏房內亦有一女方兩月兒要與月娘結親那日吃酒遂兩家割衫襟做了兒女親家留下一雙金環爲定禮聽見玳安兒拏進張二官府帖兒并一兩

銀子。說春鴻投在他家答應去了。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月娘見他現做提刑官。不好不與他。銀子也不曾收。只得把箱子與將出來。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的標致。會一手琵琶。百家詞曲。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寫字。因爲年小守不的。又和他大娘子合氣。今打發出來在王婆家聘嫁人。這張二官。一替兩替。使家人拏銀子往王婆家相看。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分付。不倒口要一百兩銀子。那人來回講了幾遍。還到八十兩上。王婆還不吐口兒。落後春鴻到他宅內。張二官聽見春鴻說。婦人在家養着女婿。因爲如此。打發出來。這張二官就不要了。對着伯爵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未出幼兒子。上學攻書。要這樣婦人來家做甚。又聽見李嬌兒說。金蓮當

初用毒藥擺佈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將來家。又偷小厮。把第
六個娘子生了兒子。娘兒兩個。生生吃他害殺了。以此張二官
就不要了。話分兩頭。却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
標致伶俐。舉止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個
小丫鬟。就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套衣裳。
薛嫂兒去。賞了薛嫂五錢銀子。又買了個使女扶侍他。立他做
二房。大娘子一目失明。吃長齋念佛。不管閑事。還有生姐兒的孫
二娘。在東廂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匙。都教他掌管。甚是
寵愛他。一日聽薛嫂兒說。潘金蓮出來了。在王婆家聘嫁。這春梅
晚夕。啼啼哭哭。對守備說。俺娘兒兩個。在一處厮守這幾年。他
大氣兒不曾呵着我。把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自知拆散開了。

不想今日他也出來了。你若肯娶將他來。俺娘兒們還在一處過好日子。又說他怎的好模樣兒。諸家詞曲都會。又會彈琵琶。聰明俊俏。百伶百俐。屬龍的。今纔三十二歲兒。他若來。奴情願做第三的也罷。於是把守備念轉了。使手下親隨張勝李安。封了兩方手帕。二錢銀子。往王婆家相看。果然生的好個出色的婦人。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張勝李安講了半日。還了八十兩。那王婆還不肯。走來回守備。又添了五兩。復使二人拏着銀子。和王婆子說。王婆子只是假推他大娘子不肯。不轉口兒要一百兩媒人錢。要不要罷。天也不使空人這張勝李安。只得又拏回銀子來稟守備。丟了兩日。怎禁這春梅晚夕哭哭啼啼。好歹再添幾兩銀子。娶了來和奴做件兒。死也

昔心守備見春梅只是哭泣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忠同張勝李安氊包內拏着銀子打開與婆子看又添到九十兩上婆子越發張致起來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提刑張二老爹家抬的去了這周忠就惱了分付李安把銀子包了說道三隻蟾沒處尋兩脚老婆愁那里尋不出來這老淫婦連人也不識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俺府裡老爺管不着你不是新娶的小夫人再三在老爺跟前說念要娶這婦人平白出這些銀子要俺何用李安道勒掯俺兩番三次來回賊老淫婦越發鶻哥兒了拉周忠說管家哥咱去來到家回了老爺好不好教牢子拏去撥與他一頓好拶子這婆子終是貪着陳經濟那口食由他罵只是不言語二人到府中回禀守備說已添到九十兩還不肯

守備說。明日先與他一百兩。拏轎子抬了來罷。周忠說爺。就添了一百兩。王婆子還要五兩媒人錢。且丟他兩日。他若張致。拏到府中。且拶與他一頓拶子。他纔怕。看官聽說。大段潘金蓮。生有地兒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有分交這婦人。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與一齊來。有詩爲證。

人生雖未有前知　禍福因由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按下一頭。却說一人。单表武松。自從西門慶墊發孟州牢城充軍之後。多虧小管營施恩看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被蔣門神打傷。央武松出力。反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想蔣門神妹子玉蘭。嫁與張都監爲妾。賺武松去。假捏賊情。將武

松捎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了兩個公人復囘身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寫了一封書皮箱内封了一百兩銀子教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教看顧他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宫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囘家到清河縣下了文書依舊在縣當差還做都頭來到家中尋見上隣姚二郎交付蠅兒那時蠅兒已長大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住打聽西門慶已死你嫂子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這漢子聽了舊仇在心正是踏破鐵鞋無處覓筭來全不費工夫次日裹幘穿衣逕出門來到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裡間去武松掀開簾子來問王媽媽在家那婆子正在磨上掃麵連忙出來

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深唱喏。婆子道。武二哥且喜幾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遇赦回家。昨日纔到。一向多累媽媽看家。改日相謝。婆子笑嘻嘻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鬍子楂兒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一面讓上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有一庄事和媽媽說。婆子道。有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聞的人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嫂子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裡居住。敢煩媽媽對嫂子說。他若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如今迎兒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迎兒。早晚招個女婿。一家一計過日子。庶不教人笑話。婆子初時還不吐口兒。便道。他是在我這裡。倒不知嫁人不嫁人。次後聽見武松重謝他。便道。等我慢慢和他說。那婦人便簾內聽見武松言語

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胖了比昔時又會說話兒舊心不改心下暗道這段姻緣還落在他家手裡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巳出來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是叔叔還要奴家去看管迎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一件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雪花銀子纔嫁人武松道如何要這許多王婆道西門大官人當初爲他使了許多就打恁個銀人兒也勾了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嫂家去就使一百兩也罷另外破五兩銀子謝你老人家這婆子聽見喜歡的屁滾尿流沒口說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多眞是好漢婦人聽了此言走到屋裡又濃點了一盞瓜仁泡茶雙手遞與武松吃了婆子問道如今他家要發脫的緊又有三

四處官戶人家爭着娶都回阻了價錢不兊你這銀子作速些
便好常言先下米先吃飯千里姻緣着線牽休要落在別人手
內婦人道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緊些武松便道明日就來兊銀
晚夕請嫂嫂過去那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胡亂答應
去了到次日武松打開皮箱拏出小管營施恩與知寨劉高那
一百兩銀子來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走到王婆家拏天平
兊起來那婆子看見白晃晃擺了一卓銀子口中不言心內暗
道雖是陳經濟許下一百兩上東京去取不知幾時到來仰着
合着我見鍾不打却打鑄鍾又見五兩謝他連忙收了拜了又
拜說道還是武二哥曉禮知人甘苦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
日就請嫂嫂過門婆子道武二哥且是好急性門背後放花兒

你等不到晚了。也待我往他大娘子那裡交了銀子。纔打發他過去。又道。你今日帽兒光光。晚夕做個新郎。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不知好歹。又徯落他。打發武松出門。自己尋思他家大娘子。自交我發脫。又沒和我則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一二十兩銀子。滿纂的就是了。綁着鬼。也落他多一半養家。一面把銀鑿下二十兩銀子。往月娘家裡交割明白。月娘問甚麼人家娶了去了。王婆道。兎兒沿山跑。還來歸舊窩。嫁了他小叔還吃舊鍋裡粥去了。月娘聽了。暗中跌脚。常言佻人見佻人分外眼睛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子手裡罷了。那漢子殺人不斬眼。豈肯干休。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却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下午時。教王潮兒把婦人箱籠卓兒送過去。這武松在

家又早收拾停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上婆子領婦人進門換了孝裁着新䯰髻身穿紅衣服搭着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亮點着燈燭武大靈牌供養在上面先自有些疑忌由不的髮似人揪肉如鈎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分付蠅兒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頂了王婆見了說道武二哥我去罷家裡沒人武松道媽媽請進房裡吃盞酒武松教蠅兒弇菜蔬擺在卓上須臾盪上酒來請婦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讓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婆子見他吃得惡便道武二哥老身酒勾了放我去你兩口兒自在吃盞兒罷武松道媽媽且休得胡說我武二有句話問你只聞颼的一聲響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刃薄背厚背扎刀子來一隻手籠着刀靶一隻手按住

掩心便睜圓怪眼倒竪剛鬚便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冤有頭債有主休推睡裡夢裡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婆子道武二哥夜晚了酒醉拏刀弄杖不是耍處武松道婆子休胡說我武二就死也不怕等我問了這淫婦慢慢來問你這老猪狗若動一動步兒身上先吃我五七刀子一面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你這淫婦聽着我的哥哥怎生謀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如何冷鍋中豆兒炮好没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由未了武松把刀子忔楂的插在卓子上用左手揪住婦人雲髻右手匹胸提住把卓子一脚踢番碟兒盞兒都落地打得粉碎那婦人能有多大氣脉被這漢子隔卓子輕輕提將過來拖出外間靈卓子前那婆子見頭勢不好

便去奔前門走前門又上了拴被武松大扠步趕上揪番在地
用腰間纏帶解下來四手四脚綑住如猿猴獻果一般便脫身
不得口中只叫都頭不消動意大娘子自做出來不干我事武
松道老猪狗我都知了你賴那個你教西門慶那厮墊發我充
軍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西門慶那厮却在那里你不說時
先剮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老猪狗提起刀來便望那婦人臉
上撇兩撇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放我起來等我說便了武
松一提提起那婆娘旋剝淨了跪在靈卓子前武松喝道淫婦
快說那婦人諕得魂不附體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收簾子打
了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後怎的踢傷了武大心用何
下藥王婆怎地教唆下毒撥置燒化又怎的娶到家去一五一

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王婆聽見只是暗地叫苦說傻才料你實說了卻教老身怎的支吾這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着婦人一手澆奠了酒把紙錢點着說道哥哥你陰魂不遠今日武二與你報仇雪恨那婦人見頭勢不好纔待大叫被武松向爐內撾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來了然後腦揪番在地那婦人掙扎把鬏髻簪環都滾落了武松恐怕他掙扎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後用兩隻脚踏他兩隻胳膊便道淫婦自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麼生着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胸脯說時遲那時快把刀子去婦人白馥馥心窩內只一剜剜了個血窟窿那鮮血就邈出來那婦人就星眸半閃兩隻脚只顧登踏武松口噙着刀子雙手去斡開他胸脯撲扢的一聲把

心肝五臟。生扯下來。血瀝瀝。供養在靈前。後方一刀。割下頭來。血流滿地。迎兒小女在旁看見。諕的只掩了臉。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也。可憐這婦。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亡年三十二歲。但見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星眸緊閉。直挺挺。屍横光地下。銀牙半咬。血淋淋。頭在一邊離。好似初春大雪。壓折金線柳。臘月狂風。吹折玉梅花。這婦人嬌媚。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家。古人有詩一首。單悼金蓮。死的好苦也。

堪悼金蓮誠可憐　衣服脫去跪靈前

誰知武二持刀殺　只道西門綁腿頑

往事堪嗟一場夢　今身不值半文錢

世間一命還一命　報應分明在眼前

當下武松殺了婦人。那婆子看見。大叫殺人了。武松聽見他叫。向前一刀。也割下頭來。拖過屍首。一邊將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樓後房簷下。那時也有初更時分。倒扣蠟兒在屋裏。蠟兒道。叔叔。我也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武松跳過王婆家來。還要殺他兒子王潮兒。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聽見他娘這邊叫。就知武松行兇。推前門不開。叫後門也不應。慌的走去街上叫保甲。那兩隣明知武松兇惡。誰敢向前。武松跳過墻來。到王婆房內。只見點着燈。房內一人也沒有。一面打開王婆箱籠。就把他衣服撒了一地。那一百兩銀子。止交與吳月娘二十兩。還剩了八十五兩。并些釵環首飾。武松一股皆休。都包裹了。

提了朴刀。越後墻赶五更。挨出城門。投十字坡。張青夫婦那里
躲住。做了頭陀。上梁山爲盜去了。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潘金蓮托夢守禦府　吳月娘布福募緣僧

上臨之以天鑒・　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制　暗有鬼神相隨
忠直可存於心　喜怒戒之在氣
為不節而忘家　因不廉而失位
勸君自警平生　可笑可驚可畏

話說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劫去財物。逃上梁山為盜去了。却表王潮兒去街上叫保甲。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又王婆家被劫去財物。房中衣服。丟的地下。橫三豎四。就知是武松殺死二命。劫取財物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瀝瀝。兩個死屍。倒在

地下。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蝿迎兒倒扣在房中。問其故。只是哭泣。次日早衙呈報到本縣。殺人凶刃。都拿放在面前。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雙名昌期。乃河北真定府棗強縣人氏。聽見殺人公事。即委差當該吏典。拘集兩鄰保甲。并兩家苦主王。王潮蝇兒。眼同招出。當街如法檢驗。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殺潘氏王婆二命。疊成文案。就委地方保甲。瘞埋看守。掛出榜文。四廂差人跟尋。訪拿正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守備府中。張勝李安。打着一百兩銀子。到王婆家。看見王婆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縣中差人檢屍。捉拿凶犯。二人回報到府中。春梅聽見婦人死了。整哭了兩三日。茶飯都不吃。慌守備。使人門前叫了調百戲的貨郎兒進去。要與他觀看。只

是不喜歡。日逐使張勝李安。打聽拿住武松正犯告報府中知
道。不在話下。按下一頭。却表陳經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要
贖金蓮。成其夫婦。不想走到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
說。家爺病重之事。奶奶使我來請大叔往家去。囑托後事。這經
濟。一聞其言。兩程做一程。路上儹行。有日到東京。他姑夫張世
廉家。張世廉已死。止有姑娘見在。他父親陳洪已是沒了三日
光景。滿家帶孝。經濟叅見他父親靈座。與他母親張氏并姑娘
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母子哭做一處。通同商議。如今一則以
喜。一則以憂。經濟便道。如何是喜。如何是憂。張氏道。喜者。如今
且喜朝廷冊立東宮。郊天大赦。憂則不想你爹爹得病。死在這
里。你姑夫又沒了。姑娘守寡。這里住着。不是常法。方使陳定叫

將你來和你打發你爹爹靈柩回去葬埋鄉井也是好處這經濟聽了心內暗道這一會發送裝載靈柩家小粗重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躭閣却不悞了娶六姐不如此這般先誆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待娶了六姐再來撒取靈柩不遲一面對張氏說道如今隨路盜賊十分難走假如靈柩家小箱籠一同起身若說數輛車馱未免起眼倘遇小嘍囉怎了寧可躭遲不躭錯我先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收拾房屋毋親後和陳定家眷跟父親靈柩過年正月間起身回家寄在城外寺院然後做齋念經入坟安葬也是不遲張氏終是婦人家不合一時聽信經濟巧言念轉先打點細軟箱籠裝載兩大車上插旗號扮做香車從臘月初一日東京起身不上數日到了山東清河縣家門

首。對他母舅張團練說。父親已死。母親押靈車、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收拾打掃房屋。他母舅聽說。既然如此。我須搬回家便了。一面就令家人搬家活。騰出房子來。這經濟見母舅搬去。滿心歡喜說。且得寬家離眼前。落得我娶六姐來家。自在受用。我父親已死。我娘又疼我。先休了那個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俺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西。誰又敢道個不字。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數不成。正是人便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這經濟。早擬撥他母舅出來。然後打了一伯兩銀子在腰裡。另外又袖着十兩謝王婆。來到紫石街。王婆門首。可霎作怪。只見門前街旁。埋着兩個尸首。上面兩桿鎗交叉。上面挑着個燈籠。門首掛着一張手榜。上書本縣爲人命事。凶犯武松。殺死潘氏王

婆二命。有人捕獲首告官司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這經濟仰頭還大看了。只見從裔舖中。鑽出兩個人來。喝聲道甚麼人看此榜文做甚。見今正身兇犯。捉拿不着。你是何人。大扠步便來捉獲。這經濟慌的奔走不迭。恰然走到石橋下酒樓邊。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巾。身穿青衲襖。隨後趕到橋下。說道哥哥。你好大胆。平白在此看他怎的。這經濟扭回頭看時。却是一個識熟朋友。鐵指甲楊二郎。二人聲喏。楊二道哥哥。一向不見那里去來。經濟便把東京父死往回之事。告說一遍。恰才這殺死婦人。是我丈人的小潘氏。不知他被人殺了。適纔見了榜文。方知其故。楊二郎告道。是他小叔武松。充配在外。遇赦回還。不知因甚殺了婦人。連王婆子也不饒。他家還有個女孩兒。在我姑夫姚二

郎家養活了三四年。昨日他叔叔殺了人，走的不知下落。我姑夫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爲妻小去了。見今這兩座屍首，日久只顧埋着。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更不知何年月日，纔拿住兇犯武松。說畢，楊二郎招了經濟上酒樓飲酒，與哥哥拂塵。這經濟見那人已死，心中轉痛不下，那里吃得下酒。約莫飲勾三盃，就起身下樓，作別來家。到晚夕，買了一陌錢紙，在紫石街離王婆門首遠遠的石橋邊，題着婦人潘六姐，我小兄弟陳經濟今日替你燒陌錢紙，皆因我來遲了一步，悞了你性命。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早保佑捉獲住仇人武松，替你報仇雪恨。我在法場上看着剮他，方趁我平生之志。說畢，哭泣燒化了錢紙。經濟回家，關了門戶，走歸房中，恰纔睡着，似睡不睡，夢見金蓮

身穿素服。一身帶血。向經濟哭道。我的哥哥。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那廝害了性命。如今陰司不收我。白日遊遊蕩蕩。夜歸向各處尋討漿水。適間蒙你送了一陌錢帋與我。但只是仇人未獲。我的屍首埋在當街。你可念舊日之情。買具棺材盛了。葬埋。免得月久暴露。經濟哭道。我的姐姐。我可知要葬埋你。但恐西門慶家中。我丈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他自恁賴我。倒趂了他机會。姐姐。你須往守備府中。對春梅說知。教他葬埋我身屍便了。婦人道。剛纔奴到守備府中。又被那門神戶尉。攔擋不放。奴須慢再哀告他。則個。經濟哭着。還要拉着他說話。被他身上一陣血腥氣。撒手掙覺。却是南柯一夢。枕上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二點。說道。怪哉

我剛綫分明夢見六姐、向我訴告衷腸。教我葬埋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日拿住武松。是好傷感人也。正是夢中無限傷心事。獨坐空房哭到明。不說經濟這里也打聽武松不題。却表縣中訪拿武松、約兩個月有餘、捕獲不着。已知逃遁梁山為盜。地方保甲隣佑。呈報到官、所有兩口屍首、相應責令家屬領埋。王婆屍首。便有他兒子王潮、領的埋葬。止有婦人身屍。無人來領、却說府中春梅。兩三日一遍。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聽回去。只說兇犯還未拿住。屍首照舊埋瘞。地方看守。無人敢動。直挨過年正月初旬時節。忽一日晚間。春梅作一夢、恍恍惚惚。夢見金蓮雲髻蓬鬆。渾身是血、叫道。龐大姐、我的好姐姐。奴死的好苦也。好容易來見你一面。又被門神把住。嗔喝不敢進來。今仇人武松

已是逃走脫了。所有奴的屍首在街暴露日久風吹雨洒雞犬作踐無人領埋奴舉眼無親你若念舊日毋子之情買具棺木把奴埋在一個去處奴死在陰司口眼皆閉說畢大哭不止春梅扯住他還要再問他別的話被他睜開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從睡夢中直哭醒來心內猶疑不定次日叫進張勝李安分付你二人去縣前打聽那埋的婦人婆子屍首還有無有張勝李安應諾去了不多時走來回報正犯兇身已逃走脫了所有殺死身屍地方看守日久不便相應責令各人家属領埋那婆子屍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還有那婦人無人來領還埋在街心春梅道既然如此我有庄事兒累你二人替我幹得來我還重賞你二人跪下小夫人說那里話若肯在老爺前抬舉小

人一二、就消受不了。雖赴湯跳火。敢說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拿出十兩銀子。兩疋大布。委付二人。這死的婦人。是我一個嫡親姐姐。嫁在西門慶家。今日出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教你老爺知道。拿這銀子替我買一具棺材。把他裝殮了。抬出城外。擇方便地方。埋葬停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個不打緊。小人就去。李安說。只怕縣中不教你我領屍怎了。須拿老爺個帖兒。下到縣官纔好。張勝道。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那縣官不敢不依。何消帖子。於是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張勝便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夫人曾在西門慶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這等為他費心。相着死了廝。整哭了三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叫了調百戲貨郎兒。調與他觀看。還不喜懽。今

日他無親人領去。小夫人豈肯不葬埋他。咱每若替他幹得此事停當早晚他在老爺跟前。只方便你我。就是一點福星。見今老爺百依百隨。聽他說話。正經大奶奶二奶奶且打靠他說。罷二人拿銀子到縣前。遞了領狀。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來領屍首。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具棺木。把婦人屍首掏出。把心肝塡在肚內。頭用綫縫上。用布裝殮停當。裝入材內。張勝說就埋在老爺香火院。城南永福寺裏。那里有空閑地。葬埋了。回小夫人話去。叫了兩名伴當。抬到永福寺。對長老說。宅內小夫人親長老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心白楊樹下。那里葬埋已畢。走來宅內回春梅話。說除買棺材裝殮。還剩四兩銀子。交割門。白春梅分付多有起動你二人。將這四兩銀子。拿二兩與長

老道堅教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超度他生天又拿出一大瓶酒一腿猪肉一腿羊肉這二兩銀子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二人跪下那里敢接只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抬舉小人消受不了這些小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梅道我賞你不收我就惱了二人只得磕頭領了出來兩個班房吃酒甚是稱念小夫人好處次日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銀子買紙與金蓮燒俱不在話下却說陳定從東京載靈柩家眷到清河縣城外把靈柩寄在永福寺待的念經發送歸葬墳內經濟在家聽見母親張氏家小車輛到了父親靈柩寄停在城外永福寺收卸行李已畢與張氏磕了頭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一接經濟只說心中不快家里無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舅怎的

不見經濟道。他見母親到了。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教你舅舅住着。慌搬去怎的。一面他母舅張團練來看他姐姐。姊妹抱頭而哭。置酒敘話。不必細說。次日他娘張氏早使經濟拿五兩銀子。幾陌金銀錢帋。往門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遇他兩個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聲喏。二人問道哥哥往那里去。經濟悉言先父靈柩寄在門外寺里。明日廿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做齋念經。二人道。兄弟不知老父靈柩到了。有失弔問。因問幾時發引安葬。經濟道。也只在一二日之間。念畢經。入坟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這經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縣前我丈人的小。那潘氏屍首怎不見。被甚人領的去了。楊大郎便道。半月前地方因捉不着武松。

稟了本縣相公，令各家領去葬埋。王婆是他兒子領去，止有婦人屍首，丟了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木，差人抬出城外，永福寺那里葬去了。經濟聽了，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葬了他屍首。因問二郎：「城外有幾個永福寺？」二郎道：「本自南門外，只一個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院，那里有幾個永福寺來？」經濟聽了，暗喜，就是這個永福寺，也是緣法湊巧，喜得六姐亦葬在此處。一面作別二人，打頭口出城，逕到永福寺中，見了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長老道：「堅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葬的一個婦人在那里？」長老道：「就在寺後白楊樹下，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這陳經濟且不忝見他父親靈柩，先拿錢帋祭物，到於金蓮墓上，與他祭了，燒化錢帋，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經

濟敬來與你燒一陌錢帋你好處安身苦處用錢祭畢然後纔到方丈內他父親靈柩跟前燒帋祭祀遞與長老經錢教他二十日請入衆禪僧念斷七經長老接了經襯備辦齋供經濟來家回了張氏話二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安葬已畢來家毋子過日不題却表吳月娘一日二月初旬天氣融和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觀看來往車馬人烟熱鬧忽見一簇男女跟着個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銅佛身上搊着數枝燈樹杏黃袈裟風兠袖赤脚行來泥沒踝自言說是五臺山戒壇上下來的行脚僧雲遊到此要化錢粮蓋造佛殿當時古人有幾句讚的這行脚僧好處

打坐參禪講經說法，鋪眉苫眼，習成佛祖家風，賴教求食，立
起法門規矩。白日里賣杖搖鈴，黑夜間舞鎗弄棒，有時門首
磕光頭，餓了街前打响嘴，空色色空，誰見衆生離下土，去來
來去，何曾接引到西方。

那和尚見月娘衆婦女在門首，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在家老
菩薩施主，既生在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貧僧是五臺
山下來的，結化善緣，蓋造十王功德，三寶佛殿，仰賴十方施主
菩薩廣種福田，捨資財共成勝事，修來生功果，貧僧只是挑脚
漢。月娘聽了他這般言語，便與小玉往房中取一頂僧帽，一雙
僧鞋，一吊銅錢，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常時閒
中發心做下僧帽僧鞋，預備布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分付你

叫那師父近前來布施與他這小王故做嬌態高聲叫道那變
驢的和尚還不過來俺奶奶布施與你這許多東西還不磕頭
哩月娘便罵道怪墮業的小臭肉兒一個僧家是佛家弟子你
有要没緊恁謗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兒到明日
不知墮多少罪業小王笑道奶奶這賊和尚我叫他他怎的把
眼一雙賊眼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雙手接了鞋帽錢米打
問訊說道多謝施主老菩薩布施布施小王道這秃厮好無禮
這些人站着只打兩個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個兒月娘道小
肉兒還恁說白道黑他一個佛家之子你也消受不的他這個
問訊小王道奶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佛爺女兒月娘道相這
比丘尼姑僧是佛的女兒小王道譬若說相薛姑子王姑子大

師父都是佛爺女兒誰是佛爺女婿月娘忍不住笑罵道這賊小淫婦兒學的油嘴滑舌見見就說下道兒去了小玉道奶奶只罵我本等這禿和尚賊眉竪眼的只看我孟玉樓道他看你想必認得的要度脫你去小玉道他若度我我就去說着衆婦女笑了一回月娘喝道你這小淫婦兒專一毁僧謗佛那和尚得了布施頂着三尊佛揚長去了小玉道奶奶還嗔我罵他你看這賊禿臨去還看了我一眼纔去了有詩單道月娘修善施僧好處

守寡看經歲月深　私邪空色久違心
奴身好似天邊月　不許浮雲半點侵

月娘衆人正在門首說話忽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從街上過

來見月娘衆人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往那里去來怎的影跡兒不來我這里走走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窮忙的是些甚麽這兩日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爹家與他兒子娶親和北邊徐公公做親娶了他姪兒也是我和文嫂兒說的親事昨日三日擺大酒席忙的連守備府里咱家小大姐那里叫我也沒去不知怎麽惱我哩月娘問道你如今往那里去薛嫂道我有庄事敬來和你老人家說來月娘道你有話進來說一面讓薛嫂兒到後邊上房里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你陳親家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叫了姐夫去搬取家小靈柩從正月來家已是念經發送墳上安葬畢我只說你老人家這邊知道怎不去燒張紙兒探望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說俺這里

怎得曉的又無人打聽倒自知道誰家的吃他小叔兒殺了和王婆子都埋在一處卻不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自古生有地兒死有處五娘他老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卻不好來平日不守本分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若在咱家里他小叔兒怎得殺了他還是他有頭債有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梅越不過娘兒們情腸差人買了口棺材領了他屍首葬埋了不然只有暴露着又拿不着小叔子誰去管他孫雪娥在旁說春梅賣在守備府里多少時兒就這等大了手里拿出銀子替他買棺材埋葬那守備也不嗔當他甚麼人薛嫂道耶嘹你還不知守備好不喜他每日只在他房里歇臥說一句依十句一娶了他生的好模樣兒乖覺伶俐就與他西廂房三間房住撥了個使

女伏侍他老爺一遍在他房里歇了三夜替他裁四季衣服上頭三日吃酒賞了我一兩銀子一疋段子他大奶奶五十歲雙目不明吃長齋不管事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雖故當家攬着個孩子如今大小庫房鑰匙倒都是他拿着守備好不聽他說話哩且說銀子手里拿不出來幾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言了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娘分付你明日來我這里備一張祭桌一疋尺頭一分冥錢你來送大姐與他公公燒錢去薛嫂見道你老人家不去月娘道你只說我心中不好改日望親家去罷那薛嫂約定你教大姐收拾下等着我飯罷時候月娘道你如今到那里去守備府中不去也罷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他使小伴當叫了我好幾遍了月娘道他叫你做甚麼薛嫂道

奶奶你不知他如今有了四五個月身孕了老爺好不喜歡哩
了我去巳定賞我提着花箱作辭去了雪娥便說老淫婦說没
個行款兒他賣守備家多少時就有了半肚孩子那守備身邊
少說也有幾房頭莫就興起他來這等大道月娘道他還有正
景大奶奶房里還有一個生小姐的娘子兒哩雪娥道可又來
到底還是媒人嘴一尺水十丈波的不因今日雪娥説話正是
從天降下鈎和線就地引起是非來有詩爲証

曾記當年侍主傍　誰知今日變風光
世間萬事皆前定　莫笑浮生空自忙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吳月娘悞入永福寺

風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多添壯士英雄胆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繞垂楊柳岸　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話說吳月娘次日備辦了一張祭卓。猪首三牲。羮飯冥紙之類。封了一疋尺頭。交大姐收拾。一身縞素衣服。坐轎子。薛嫂兒押着祭禮先行。來到陳宅門首。只見陳經濟正在門首站立。那薛嫂把祭禮交人抬進去。經濟便問那里的。薛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經濟便

道我髭髮合的。纔是丈母正月十六日貼門神。遲了半月。人也入了土。纔來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說。寡婦人沒腳蟹。不知你這里親家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怪。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經濟問是誰。薛嫂道。再有誰。你丈母心內不好。一者送大姐來家。二者敬與你爹燒紙。經濟罵道。趁早把淫婦抬回去。好的死了。萬萬千千。我要他做甚麽。薛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你。怎的說這個話。經濟道。我不要這淫婦了。還不與我走。那抬轎的。只顧站立不動。被經濟向前踢了兩腳。罵道。還不與我抬了去。我把花子腿砸折了。把淫婦鬏毛都蒿淨了。那抬轎子的。見他踢起來。只得抬轎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抬的去了。薛嫂見沒奈何。收下祭禮。走來回

覆吳月娘。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恁個沒天理的短命
囚根子。當初你家為了官事。躲來丈人家居住。養活了這幾年。
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恨起死鬼當初攬下的好貨在家里
弄出事來。到今日交我做臭老鼠。交他這等放屁辣臊。對着大
姐說孩兒。你是眼見的。丈人丈毋。那些兒虧了他來。你活是他
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里也難以留你。你明日還去。休要怕他
料他挾不到你井里。他好膽子。恒是殺不了人。難道世間沒王
法管他。他也怎的。當晚不題。到次日一頂轎子。交玳安兒跟隨着
把大姐又送到陳經濟家來。不想陳經濟不在家。往坟上替他
父親添上叠山子去了。張氏知禮。把大姐留下。對着玳安說。大
官到家。多多上覆親家。多謝祭禮。休要和他一般兒見識。他昨

日已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慢說他。一面管待玳安兒。安撫來家。至晚陳經濟墳上回來。看見了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麼。還是說我在你家雌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因此起的這大產業。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壻。好的死了萬千。我要你這淫婦人。這大姐亦罵。沒廉耻的囚根子。沒天理的囚根子。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煞氣。被經濟抹過頂髮儘力打了幾拳頭。他娘走來解勸。把他娘推了一交。他娘叫罵哭喊。說好囚根子。紅了眼。連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一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分付道。不討將寄放粧奩箱籠來家。我把你這淫婦活殺了。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再不敢去了。有詩爲証。

相識當初信有疑　心情還似永無涯
誰知好事多更變　一念翻成怨恨媒

這里西門大姐在家躲住。不敢去了。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冥帋。三牲祭物酒肴之類。抬了兩大食盒。要往城外五里新坟上。與西門慶上新坟祭掃。留下孫雪娥。和着大姐衆丫頭看家。帶了孟玉樓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都坐轎子。往坟上去。又請了吳大舅。和大妗子老公母二人同去。出了城門。只見那郊原野曠。景物芳菲。花紅柳綠。仕女遊人不斷頭的走的。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日。風謂之和風。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暄。天色寒謂之料峭。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行的路謂之香

徑地下飛的土來謂之香塵。千花發蕊，萬草生芽，謂之春信。韶光淡蕩，淑景融和。小桃深粧臉妖嬈，嫩柳嫋宮腰細膩。百囀黃鸝，驚回午夢；數聲紫燕，說破春愁。日舒長煖澡鵞黃，水渺茫浮香鴨綠。隔水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烟。端的春景果然是好。到的春來，那府州縣道，與各處村鎮鄉市，都有遊玩去處。有詩爲証。

清明何處不生烟　郊外微風掛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　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鶯語　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技　綵繩搖拽學飛仙

却說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坟上，玳安押著食盒又早先到

廚下。生起火來。廚役落作整理不題。月娘與玉樓。小玉。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到於庄院。客坐內坐下吃茶。等着吴大妗子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坟上祭臺上擺設卓面三牲。羮飯祭物。列下紙錢。只等吴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約巳牌時分。纔同吴大舅顧了兩個驢兒騎將來。月娘便說。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果然没有轎子。一面吃了茶。換了衣服。走來西門慶坟前祭掃。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一根香他拿在手內。一根香遞與玉樓。一根遞與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那兩根遞與吴大舅大妗子。月娘揷在香爐內。深深拜下去說道。我的哥哥。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今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吴氏三姐。孟三姐同你周歲孩童孝哥兒。敬來與你坟前燒一陌錢紙。你保佑他長

命百歲替你做坟前拜掃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塲。想起你那模樣兒。并說的話來。是好傷感人也玳安把帋錢點着。有哭山坡羊為証。

燒罷帋。小脚兒連蹤。奴與你做夫妻一塲。並沒個言差語錯。實指望同諧到老。誰知你半路將奴抛却。當初人情。看望全然是我。今丟下銅斗兒家緣。孩兒又小。撇的俺子毋孤孀。怎生遺過。恰便似中途遇雨。半路裡遭風來呵。拆散了鴛鴦。生揪斷異果。吁了聲好性兒的哥哥。想起你那動影行藏。可不嗟嘆我。

帶步步嬌

燒的帋灰兒團團轉。不見我兒夫面。哭了聲年少夫。撇下嬌兒。閃的奴孤單。咱兩無緣。怎得和你重相見。

玉樓向前插上香。深深拜下。哭唱前腔。

燒罷紙。滿眼淚墮。叫了聲。人也天也。丟的奴無有個下落。實承望和你白頭廝守。誰知道半路花殘月沒。大姐姐有兒童。他房里還好。悶的奴樹倒無陰。跟着誰過。獨守孤幃。怎生奈何。恰便似前不着店。後不着村里來呵。那是我葉落歸根收園結果。叫了聲年小的哥哥。要見你。只非夢兒里相逢。却不想念殺了我。

帶步步嬌

哭來哭去。哭的奴痴呆了。你一去了無消耗。思量好無下稍。無下稍。你正青春。奴又多嬌。好心焦。清減了花容月貌。

玉樓上了香。奶子如意。抱着哥兒。也跪下上香。磕了頭。吳大舅

大妗子。都炷了香。行畢禮數。同讓到庄上捲棚內。放卓席擺飯。收拾飲酒。月娘讓吳大舅大妗子上坐。月娘與玉樓打橫。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妗子家使的老姐蘭花。那兩邊打橫列坐。把酒來斟。按下這里吃酒不題。却表那日周守備府里也上坟。先是春梅隔夜。和守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的哭。春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塲。怎地不與他清明寒食燒帋兒。因此哭醒了。守備道。這個也是養女一塲。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坟在何處。春梅道。在南門外。永福寺後面便是。守備說。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明日咱家上坟。你教伴當抬些祭物。往那里與你娘燒分帋錢。也是好處。至此日。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祭品逕往城南祖坟。

上那里有大庄院廳堂花園去處那里有享堂祭臺大奶奶孫二娘并春梅都坐四人轎排軍喝路上坟耍子去了却説吴月娘和大舅大妗子吃了回酒恐怕晚來分付玳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菓先往那十里長隄杏花村酒樓下揀高阜去處人烟熱閙那里設放卓席等候又見大妗子没轎子都把轎子抬着後面跟隨不坐領定一簇男女吴大舅牽着驢兒壓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抹過桃花店五里望見杏花村只見那隨路上坟遊玩的王孫士女花紅柳綠閙閙喧喧不斷頭的走偏襯着日煖風和尋芳問景不知又多少正走之間也是合當有事遠遠望見綠槐影里一座菴院盖造得十分齊整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猛五

閤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兩廊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前殿塑風調雨順。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藏經閣巍峩。旛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爐內香烟繚繞。幢幡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鬼母位通羅漢院。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麼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老爺香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姐夫在日。曾捨幾十兩銀子在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月娘向大妗子說。咱也到這寺中看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中來。不一時。小沙彌看見。報於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便出方丈來。迎請施主菩薩隨喜。但見這長老。怎生模樣。

一個青旋旋光頭、新剃。把麝香松子勻搽。黃烘烘直裰初縫。使沉速篓檀濃染。山根鞋履。是福州染到深青。九縷絲縧。係西地買來真紫。那和尚光溜溜。一雙賊眼。单睃趂施主嬌娘。這禿廝美甘甘。滿口甜言。專說誘喪家少婦。淫情動處。草菴中去覓尼姑。色胆發時。方丈內來尋行者。仰觀神女思同寢。每見嫦娥要講歡。

這長老見吳大舅。吳月娘。向前合掌。道了問訊。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小僧看茶。那小沙彌開了殿門。領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叅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雪錠般盞兒。甜水好茶。吳大舅請問長老道號。那和尚笑嘻嘻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恩主帥府

周爺香火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衆僧。後邊禪堂
中。還有許多雲遊僧。行常串座禪。與四方檀越。荅報功德。一面
方丈中擺齋。讓月娘衆菩薩請坐。小僧一茶而巳。月娘道。不當
打攪長老寶刹。一面拿出五錢銀子。交大舅遞與長老。佛前請
香燒。那和尚笑吟吟打問訊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
薩少坐。畧備一茶而巳。何勞費心。賜與布施。不一時。小和尚放
了卓兒。拏上素菜齋食。餅饊上來。那和尚在旁陪坐。舉筯兒。纔
待讓月娘衆人吃時。忽見兩個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雷
也一般。報與長老。說道。長老還不快出來迎接。府中小奶奶來
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分付小沙弥。連忙收
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避。打發小夫人燒了紙。祭畢

去了。再勸坐一坐。不遲。吳大舅告辭。和尚死活留住。又不肯。於
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迎接。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
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個
個汗流滿面。衣衫皆濕。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
奶前來。理合遠接接待遲了。勿蒙見罪。這春梅在轎內答道。起
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墳上。抬將祭卓來。擺設
已久。紙錢列下。春梅轎子來到。也不到寺。逕入寺後白楊樹下。
金蓮墳前下了轎子。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慌不忙。來到
墳前插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龐大姐。特來與你燒
陌紙錢。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奴隨問
怎的。也娶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躭悞了你。悔已是遲了。

說畢。令左右把紙錢燒了。這春梅向前。放聲大哭。有哭山坡羊
爲証。

燒罷紙。把鳳頭鞋跌綻。叫了聲娘。把我肝腸兒叫斷。自因你
逞風流。人多惱你。疾發你出去。被仇人綁把你命兒坑陷。奴
在深宅。怎得個自然。又無親。誰把你掛牽。實指望和你同床
兒共枕。怎知道你命短無常。死的好可憐。叫了聲不睜眼的
青天。常言道好物難全。紅羅尺短。

這里春梅在金蓮坟上。祭祀哭泣不題。却說吳月娘在僧房內
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長老出去山門迎接。又不見進來。問
小和尚。和尚說。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個姐姐。新近葬下。今日
清明節。特來祭掃燒紙。孟玉樓便道。悄不就是春梅來了。也不

上的月娘道他又那得個姐來死了葬在此處又問小和尚道
府里小夫人姓甚麼小和尚道姓龐氏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
經錢教替他姐姐念經薦拔生天玉樓道我聽見爹說春梅娘
家姓龐叫龐大姐莫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走來分付小
沙彌快看好茶不一時轎子抬進方丈二門里緩下轎月娘和
玉樓衆人打僧房簾内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人定睛仔細看
時却是春梅但比昔時出落長大身材面如滿月打扮的淡粧
玉琢頭上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穿大紅粧花襖兒下
着翠藍縷金寬襴裙子帶着玎璫禁步比昔不同許多但見
寶髻巍峩鳳釵半卸胡珠環耳邊低掛金挑鳳鬢後雙插紅
綉襖偏襯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行動處胷前搖响玉

玎璫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膩粉粧成脖頸。花鈿巧貼眉尖。舉止驚人。貌比幽花殊麗。姿容閒雅。性如蘭蕙温柔。若非綺閣生成。定是蘭房長就。儼若紫府瓊姬離碧漢。蕊宮仙子下塵寰。

那長老一面掀簾子。請小夫人方丈明間內。上面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春梅坐下。長老忝見已畢。小沙彌拿上茶。長老遞茶上去。說道。今日小僧不知宅內上坟。小奶奶來這里祭祀。有失迎接。恕罪。小僧。春梅道。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追薦。那和尚沒口子說。小僧豈敢。有甚殷勤補報恩主。多蒙小奶奶賜了許多經錢襯施。小僧請了八衆禪僧。整做道場。看經禮懺一日。晚夕又多與他老人家裝些廂庫焚化。道場圓滿。纔打發三位

管家進城宅里回小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揍下鍾盞來長老只顧在旁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衆人攔阻在內又不好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身那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丈禀春梅說小僧有件事禀知小奶奶春梅道長老有話但說無妨長老道適間有幾位遊玩娘子在寺中隨喜不知小奶奶來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春梅道長老何不請來相見那長老慌的來請吳月娘又不肯出來只說長老不見天色晚了俺每告辭去罷長老見收了他布施又沒管待又意不過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玉樓吳大妗子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位娘與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颭磕下頭去慌

的大妗子還禮不迭說道姐姐今非昔日比折殺老身春梅道妗大妗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拜了大妗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插燭也似磕頭去月娘玉樓亦又還禮春梅那里肯扶起磕了四個頭說不知是娘們在這里早知也請出來相見月娘道姐姐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又多缺禮沒曾看你你休怪春梅道好奶奶奴那里出身豈敢說怪因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道哥哥也長的恁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來與姐姐磕個頭兒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都半磕了頭月娘道姐姐你受他兩個一禮兒春梅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插在孝哥兒帽兒上月娘說多謝姐姐簪兒還不與姐姐唱個喏兒如意

兒抱着哥兒真個與春梅道了唱個喏把月娘喜懽的要不得玉樓說姐姐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春梅道便是因俺娘他老人家新埋葬在這寺後奴在他手裡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掛着替他燒張紙兒怎生過得去月娘說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不知葬在這里孟玉樓道大娘還不知龐大姐說話說的潘六姐死了多虧姐姐如今把他埋在這里月娘聽了就不言語了吳大妗子道誰似姐姐這等有恩不肯忘舊還葬埋了你逢節令題念他來替他燒錢化紙春梅道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抬舉我來今日他死的苦是這般抛露丢下怎不埋葬他說畢長老教小和尚放卓兒擺齋上來兩張大八仙卓子蒸酥煠餅饊點心各樣素饌菜蔬堆滿春臺

絕細金芽雀舌。甜水好茶。衆人吃了。收下家活去。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不在話下。孟玉樓起身。心里要往金蓮坟上看看。替他燒張帋。也是姊妹一場。見月娘不動身。拿出五分銀子。教小沙彌買帋去。長老道。娘子不消買去。我這里有金銀紙。拿幾分燒去。玉樓把銀子遞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坟上見。三尺坟堆一堆黃土。數柳青蒿。上了根香。把紙錢點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埋在這里。今日孟三姐悞到寺中。與你燒陌錢帋。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一面取出汗巾兒來。放聲大哭。有哭山坡羊爲証。

燒罷帋。淚珠兒亂滴。叫六姐一聲。哭的奴一絲兒雨氣。想當初。咱二人不分個彼此。做姊妹一塲。並無面紅面赤。你性兒

强我常常兒的讓你一面兒不見不是你尋我我就尋你恰便相比目魚雙雙熱粘在一處忽被一陣風咱分開來嚛共樹同栖一旦各自去飛吽了聲六姐你試聽知可惜你一段兒聰明今日埋在土裡

那奶子如意兒見玉樓往後邊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教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怕諕了他如意兒道奶奶不妨事我知道徑抱到墳上看玉樓燒帋哭罷回來春梅和月娘勻了臉換了衣裳分付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菓甜食餚品點心攢盒擺下兩卓子布甑內篩上酒來銀鐘牙筯請大妗子月娘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老姐兩邊打橫吳大舅另放一張卓子在僧房內正飲酒中間

忽見兩個青衣伴當。走來跪下。禀道。老爺在新庄。差小的來請
小奶奶。看襍耍調百戲的。大奶奶。二奶奶。都去了。請奶奶快去
哩。這春梅不慌不忙。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又不
敢去。在下邊等候。且待他陪完。大妗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姐。
不可打攪。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每去罷。那春梅那里肯放。只
顧令左右將大鍾來勸道。咱娘兒們會少離多。彼此都見長着。
休要斷了這們親路。奴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好的日子。奴往
家里走走去。月娘道。我的姐姐。說一聲兒就勾了。怎敢起動你。
容一日。奴去看姐姐去。飲過一杯。月娘說我酒勾了。你大妗子
沒轎子。十分晚了。不好行的。春梅道。大妗子沒轎子。我這里有
只隨小馬兒。撥一疋與妗子騎。送了家去。一面收拾起身。春梅

叫過那長老來。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別。看着月娘玉樓衆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人跟隨。喝着道往新庄上去了。正是

樹葉還有相逢處　豈可人無得運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官賣守備府

花開花落開又落　錦衣布衣更換着
豪家未必常富貴　貧人未必常寂寞
扶人未必上青天　推人未必塡溝壑
勸君凡事莫怨天　天意與人無厚薄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大樹長堤前來。玳安又早在杏花村酒樓下邊。人烟熱鬧。揀高阜去處。那里幕天席地。設下酒殽等候多時了。遠遠望月娘衆人轎子到了。問道。如何咱纔來。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不一時。斟上酒來。衆人坐下。正飲酒。只見樓下香車綉轂往

來人烟喧雜車馬轟雷笙歌鼎沸月娘衆人隴着高阜把眼觀看看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教師走馬耍解的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璧年約三十餘歲見爲國子上舍一生風流博浪懶習詩書專好鶯犬走馬打毬蹴踘常在三瓦兩巷中走人稱他爲李棍子那日穿着一弄兒輕羅軟滑衣裳頭戴金頂纏椶小帽脚踏乾黃靴納綉襪口同廊史何不違帶領二三十好漢拏彈弓吹筒毬棒在於杏花庄大酒樓下看教場李貴走馬賣解豎肩樁隔肚帶輪鎗舞棒做各樣技藝頑耍有這許多男女圍着烘笑那李貴諢名號爲山東夜乂頭戴萬字巾腦後撲匾金環身穿紫窄衫銷金裹肚脚上䌫踢腿絣乾黃䩸靴五彩飛魚襪口坐下銀鬃馬手執朱紅桿明鎗頭招

風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馬高聲說念一篇道
我做教師世罕有江湖遠近揚名久雙拳打下如鎚鑽兩脚
入來如飛走南北兩京打戲臺東西兩廣無敵手分明是個
鐵嘴行自家本事何曾有少林棍只好打田雞董家拳只好
嚇小狗撞對頭不敢喊一聲沒人處專會誇大口騙得銅錢
放不牢一心要折章臺柳虧了北京李大郎養我在家爲契
友蘸生醬喫了半畦蒜捲春餅咊了兩擔韮小人自來生得
饞寅時吃酒直到酉牙齒疼把來剉一剉肚子脹將來扭一
扭充饑吃了三斗米飯點心吃了七石缸酒多虧了此人未
得酧來世做隻看家狗若有賊來掘壁洞把他陰囊咬一口
問君何故咬他囊動不的手來只動口

當下李衙內。一見那長挑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看之有餘。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知誰家婦女。有男子沒有。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小張閑架兒來。悄悄分付你去那高坡上打聽。那三個穿白的婦人。是誰家的。訪得是實。告我知道。那小張閑。掩口應諾。雲飛跑去。不多時走到跟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門前西門慶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娘子。一個五短身材。是他大娘子吳月娘。那個長挑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個娘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聽了。獨看守孟玉樓。重賞小張閑。不在話下。吳大舅和月娘衆人。觀看了半日。見日色銜山。令玳安收拾了食盒。攛掇月娘上轎回家。一路上得多少錦轡郎搖羅袖。嚌綺羅人揭綉簾看。

有詩爲証

柳底花陰壓路塵　一回遊賞一回新
有緣千里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親

這月娘眾人回家不題。却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姐在家。午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個搖驚閨的過來。那時賣胭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都搖驚閨。大姐說我鏡子昏了。使平安兒叫住那人。與我磨磨鏡子。那人放下擔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賣些金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上眼下看着雪娥。雪娥便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那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忙想不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裏出去的來旺兒。雪

娥便道你這幾年在那里來怎的不見出落得恁胖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到原籍徐州家裏閒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不想到半路里他老爺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內顧銀鋪學會了此銀行手藝掠鈒大器頭面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顧銀鋪教我挑副擔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們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踅門瞭戶的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還不見相認雪娥道原來教我只顧認了半日白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擔兒裏賣的是甚麼生活挑進裏面等俺每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擔兒挑入裏邊院子里來打開箱子用匣兒托出幾件首飾來金銀箱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但見

孤雁啣蘆。雙魚戲藻。牡丹巧嵌碎寒金。猫眼釵頭火焰蠟。也有獅子滚綉毬。駱駝獻寶。滿冠擎出廣寒宮。掩鬢鑿成桃源境。左右圍髮。利市相對荔枝叢。前後分心。觀音盤膝蓮花座。也有寒雀爭梅。也有孤鸞戲鳳。正是絲環平安珇珊綠。帽頂高嵌佛頭青。

看了一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拏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盒子。各樣大翠鬢花。翠翹滿冠。并零碎草蟲生活來。大姐揀了他兩對鬢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柳穿金魚兒。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件生活。欠他一兩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大娘不在家。同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坟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年在家裏。就聽見人說

爹死了。大娘子生了哥兒。怕不的好大了。雪娥道。你大娘孩兒。如今纔周半兒。一家兒大大小小。如寶上珠一般。全看他過日子哩。說話中間。來昭妻一丈青出來。傾了盞茶與他吃。那來旺兒接了茶。與他唱了個喏。劉昭也在跟前。同叙了回話。分付你明日來見見大娘。那來旺兒。挑擔出門。到晚上。月娘眾人轎子來家。雪娥大姐。眾人丫鬟接着。都磕了頭。玳安跟盒擔走不上。雇了疋驢兒騎來家。打發抬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姐說。今日寺裏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寺後首。俺們也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悮打悮撞遇見他。娘兒們又認了回親。先是寺裏長老擺齋吃了。落後又放下兩張卓席。教伴當擺上他家的四五十擡盒。各樣菜蔬下飯篩酒上來。通吃不了。

他看見哥兒。又與了一對簪兒。好不和氣。起解行三坐五。坐着大轎子。許多跟隨。又且是出落的。比昔時長大了好些。越發白胖了。吳大妗子道。他倒也不改常忘舊。那咱在咱家時。我見他比衆丫鬟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沉穩。就是個才料兒。你看今日福至心靈。恁般造化。孟玉樓道。姐姐沒問他。我問他來。果然半年沒洗換身上。懷着喜事哩。也只是八九月里孩子。守備好不喜懽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說了一回。雪娥題起。今日娘不在。我和大姐在門首。看見來旺兒。原來又在這里學會了銀匠。挑着担兒賣金銀生活花翠。俺每就不認得他了。買了他幾枝花翠。他問娘來。我說往墳上燒帋去了。月娘道。你怎的不教他等着我來家。雪娥道。俺們叫他明日來。正坐着說話。只見奶子如

意兒。向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口中出冷氣。身上湯燒火熱的。這月娘聽見慌了。向炕上抱起孩兒來。口搵着口兒。果然出冷汗。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誑婦。此是轎子冷了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被兒裹的沙沙的。怎得凍着。月娘道。再不是抱了往那死鬼墳上諕了他來了。那等分付教你休抱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是小玉姐看着。抱了他到那裡看看就來了。幾時諕着他來。月娘道。别要說嘴。看那看兒便怎的。却把他諕了。即忙叫來安兒快請劉婆子去。不一時。劉婆來到。看了脉息。抹了身上。說着了些驚寒。撞見祟攜了。留了雨服硃砂丸。用姜湯灌下去。分付奶子捲着他熱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纔涼了。於是管待劉婆子吃

了茶。與了他三錢銀子。叫他明日還來看看。一家子慌的要不的開門闔戶。整亂了半夜。却說來旺。次日依舊挑將生活擔兒來到西門慶門首。與劉昭唱喏。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教我來取銀子。就見見大娘。劉昭道。你且去看。改日來。昨日大娘來家。哥兒不好。叫醫婆太醫看下藥。整亂一夜。好不心焦。今日纔好些。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玉樓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扒在地下。與月娘玉樓磕了兩個頭。月娘道。幾時不見你。就不來這里走走。來旺兒悉將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火。一頭放水。架的舌。把個好媳婦兒。生逼臨的弔死了。將有

作沒把你墊發了去今月天也不容他往那去了來旺兒道也說不的只是娘心裏明白就是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樣生活拏出來瞧揀了他幾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等子稱了與他叫他進入儀門裏面分付小玉取一壺酒來又是一般點心教他吃那雪娥在厨上一力攛掇又熱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飽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衆人歸到後邊去雪娥獨自悄悄和他打話你常常來走着怕怎的奴有話教劉昭嫂子對你說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裏紫墻兒跟前耳房內等你兩個遞了眼色這來旺兒就知其意說這儀門晚夕關不關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劉昭屋裏等到晚夕蹀着梯櫈越過墻順着遮隔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一

兒還有底細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權從額起喜向腮生。作辭雪娥。挑担兒出門。正是不着家神。弄不得家鬼。有詩為証。

閑來無事倚門闌　偶遇多情舊日緣
對人不敢高聲語　故把秋波送幾番

這來旺兒懽喜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也不挑担兒出來賣生活。慢慢踅來西門慶門首。等劉昭出來。與他唱喏。那劉昭便說。旺兒希罕。好些時不見你了。來旺兒說沒事閑來走走。裡邊雪姑娘少我幾錢生活銀討討。劉昭道既如此。請來屋裡坐。把來旺兒讓到房里坐下。來旺兒道嫂子怎不見。劉昭道你嫂子今日後邊上灶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劉昭說這幾星

銀子。取壹酒來和哥嫂吃。劉昭道。何消這許多。即叫他兒子鐵
棍兒過來。那鐵棍弔起頭去。十五歲了。拿壺出來。打了一大注
酒。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蓋了一錫鍋熱飯。一
大碗雜熬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呀。旺官兒在這里。劉昭便拿
出銀子與一丈青瞧。說兄弟破費。也打壺酒咱兩口兒吃。一丈
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使得。一面放了炕桌。讓來旺炕上坐。擺
下酒菜。把酒來斟。來旺兒先傾頭一盞。遞與劉昭。次斟一盞與
一丈青。深深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水酒。孝順哥嫂。一丈
青便說。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真人休說假話。裡邊雪姑
娘。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你兩個舊情不斷。托俺每兩口兒。如
此這般周全你。每休推。睡里夢里。要問山下路。且得過來人。你

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來休要獨吃須把些汁水教我呷一呷俺替你們須䟽許多利害那來旺便跪下說只是望哥嫂周全並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一回二丈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來劉昭屋裏窩藏待夜裏關上儀門後邊人歇下越墻而過於中取事有詩為証

報應本無私　影響皆相似
要知禍福因　但看所為事

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家巴不到晚走到劉昭屋裡打酒和他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覺的直待的大門關了後邊儀門上了拴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個暗號兒只聽墻内雪娥咳嗽之聲這來旺兒躧着梯櫈黑影中扒過粉墻順着

遮洋掭子。雪娥那邊用櫈子接着。兩個在西耳房堆馬鞍子去處。兩個相摟相抱。雲雨做一處。彼此都是曠夫寡女。慾心如火那來旺兒。纓鎗强壯。儘力般弄了一回。樂極精來。一泄如注。事畢。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飾。幾兩碎銀子。兩件段子衣服。分付明日晚夕你再來。我還有些細軟與你。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來。不如我和你悄悄出去。外邊尋下房兒。成其夫婦。你又會銀行手藝。愁過不得日子。來旺兒便說如今東門外細米巷。有我個姨娘。有名收生的屈老娘。他那里曲彎小巷。倒避眼。咱兩個投奔那里去。遲些時。看無動靜。我帶你往原籍家。買幾畝地種去也好。兩個商量已定。這來旺兒作別雪娥。依舊扒過墻來。到劉昭屋裏。等至天明。開了大門。挨身

出去。到黃昏時分。又來門首。趂入劉昭屋裏。晚夕依舊跳過牆去。兩個幹事。朝來暮往。非止一日。也抵盜了許多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劉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巳。俱不必細說。一日。後邊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中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經濟要。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宵兒扶侍大姐。那一日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裏打點一大包釵環頭面。裝在一個匣內。用手帕蠻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劉昭屋裏等候。兩個要走。這劉昭便說。不爭你走了。我看守大門。管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了。不如你二人打房上去。就蹽破些。還有踪跡。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又留一個銀折盂。一

根金耳斡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裙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鼓月黑之時隔房扒過去劉昭夫婦又篩上兩大鍾煖酒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走路上壯膽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拏着一根香躧着梯子打發兩個扒上房去一步一步走把房上瓦也跳破許多比及扒到房簷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聽巡捕的聲音這來旺兒先跳下去後却教雪娥躧着他肩背接摟下來兩個往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便說往那里去的男女雪娥便謊慌了手脚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官香彈了一彈說道俺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裏燒香起的早了些長官勿恠那人問背的包袱內是甚麼來旺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也是好事你快去罷這來

旺兒得不迭一聲拉着雪娥往前飛走走到城下城門纔開打人鬧里挨出城去轉了幾條街巷原來細米巷在個僻靜去處住着不多幾家人家都是矮房低厦後邊就是大水穴沿子到於屈姥姥家屈姥姥還未開門叫了半日屈姥姥纔起來開了門兒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原來來旺兒本姓鄭名喚鄭旺說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姨娘這里有房子且尋一個寄住些時再尋房子遞與屈姥姥三兩銀子教買柴米那屈姥姥見這金銀首飾來因可疑他兒子屈鏜因他娘屈姥姥安歇鄭旺夫妻二人帶此東西夜晚見財起意掘開房門偷盜出來耍錢致被捉獲具了事件拏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係賊贓之事贓物執儀見在差人押着屈鏜到家把鄭旺孫雪娥一條索子都拴

了。那雪娥謊的臉蠟查也似黃了。換了滲淡衣裳帶着眼紗。把手上戒指都勒下來打發了公人押去見官當下烘動了一街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去的小厮來旺兒今改名鄭旺通姦拐盜財物在外居住又被這屈鐺掏摸了。今事發見官當下一個傳十十個傳百個路上行人口似飛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中秋兒見廂內細軟首飾都沒了衣服丟的亂三攪四報與月娘月娘吃了一驚便問中秋兒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不知中秋兒便說他要晚夕悄悄偷走出外邊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問劉昭你看守大門人出去你怎不曉的劉昭便說大門每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落後看見房上瓦躧破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

躧訪。只得按納合恐。不想本縣知縣。當堂問理這件事。先把屈鏜夾了一頓。追出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雙。銀鐘二個。碎銀五兩。衣服二件。手帕一個。匣一個。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十兩。金碗簪一對。金仙子一件。戒指四個。向雪娥名下。追出金挑心一件。銀鐲一付。金鈕五付。銀簮四對。碎銀一包。屈姥姥名下。追出銀三兩。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婢因奸盜取財物。屈鏜係竊盜。俱係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贓物入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妾。與屈姥姥。當下都當官撥了一拶。屈姥姥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教人遞領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商議。已是出醜。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沒的玷辱了家門。與死的裝幌子。打發了公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

官媒人來。當官辨賣。却說守備府中。春梅打聽得知。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辨賣。這春梅聽見。要買他來家上竈。要打他嘴。以報平昔之仇。對守備說。雪娥善能上竈。會做的好茶飯湯水。買來家中伏侍。這守備即便差張勝李安拿帖兒對知縣說。知縣自恁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府中。先見了大奶奶并二奶奶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春梅。春梅正在房里。縷金床錦帳之中。纔起來手下丫鬟領雪娥見面。那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身進見。入望上倒身下拜。磕了四個頭。這春梅把眼瞪一瞪。喚將當直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撮去了鬏髻。剥了上蓋衣裳。打入厨下。與我燒火做飯。這雪

娥聽了。口中只叫苦。自古世間打墻板兒翻上下。掃米却做管倉人。既在他簷下。怎敢不低頭。孫雪娥到此地步。只得摘了髻兒。换了艷服。滿臉悲慟。往厨下去了。有詩為証。

布袋和尚到明州　策杖芒鞋任意遊

饒你化身千百億　一身還有一身愁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十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

百歲光陰疾似飛　其間花景不多時
秋凝白露寒蛩泣　春老黃昏杜宇啼
富貴繁華身上孽　功名事跡目中魖
一塲春夢由人做　自有青天報不欺

話說一日陳經濟。聽見薛嫂兒。說西門慶家孫雪娥。被來旺因姦抵盜財物。拐出在外事發。本縣官賣。被守備府里買了。朝夕受春梅打罵。這陳經濟。乘着這個因由。使薛嫂兒往西門慶家。對月娘說。只是經濟風里言。風里話。在外聲言發話。說不要大

姐寫了狀子。巡撫巡按處。要告月娘。說西門慶在日。收着他父親寄放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來用孫雪娥被來旺兒盜財拐去。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厮走了。三者家人來興媳婦惠秀家又死了。剛打發出去。家中正七事八事。聽見薛嫂兒來說此話。諕的慌了手脚。連忙顧轎子。打發大姐家去。但是大姐床奩箱厨陪嫁之物。交玳安僱人都擡送到陳經濟家。經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床帳粧奩。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我。薛嫂道。你大丈母說來。當初丈人在時。止收下這個床奩嫁粧。並沒見你的別的箱籠。經濟又要使女元宵兒。薛嫂兒和玳安兒。來對月娘說。月娘道不肯把元宵與他。說這丫頭是李嬌兒房中使的。如今沒人看哥兒。留着早晚看哥兒

哩把中秋兒打發將來說原是買了扶侍大姐的這經濟又不要中秋兒兩頭回來只交薛嫂兒走他娘張氏便向玳安說哥哥你到家頂上你大娘你家姐兒們豈可希罕這個使女看守既是與了大姐房里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他了你大娘只顧留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此話對月娘說了月娘無言可對只得把元宵兒打發將來經濟這里收下滿心歡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來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我洗脚水按下一頭却來一處單說李知縣兒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那日在杏花庄酒樓看見月娘孟玉樓兩口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使小張閒打聽回報俱是西門慶妻小衙內有心愛孟玉樓見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面上稀稀有幾點白麻子兒模

標兒風流俏麗。原來衙內喪偶。鰥居已久。一向着媒婦。各處求親。多不遂意。及有玉樓。終有懷心。無門可入。未知嫁與不嫁。從違如何。不期雪娥緣事在官。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周旋委曲。在伊父案前。將各犯用刑研審。追出贓物數目。稽其來領。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失望。因此纔將贓物入官。雪娥官賣。至是衙內謀之于廊吏。何不遣徑使官媒婆陶媽媽。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許說成此門親事。免縣中打卯。還賞銀五兩。這陶媽媽聽了。喜歡的疾走如飛。一日到于西門慶門首。劉昭正在門首立。只見陶媽媽向前道了萬福。說道動問管家哥一聲。此是西門老爹家。那劉昭道。你是那里來的。這是西門老爹家。老爹下世了。來有甚話說。陶媽媽道累及管家。進去禀聲。我是

本縣官媒人名喚陶媽媽奉衙內小老爹鈞語分付說咱宅內有位奶奶要嫁人敬來說頭親事那劉昭喝道你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沒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奶奶守寡並不嫁人常言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這媒婆有要沒緊走來瞎撞甚親事還不走快着惹的後邊奶奶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媽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我敢來做甚麽嫁不嫁起動進去禀聲我好回話去這劉昭道也罷與人方便自巳方便你少待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奶一位奶奶有哥兒一位奶奶無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嫁人陶媽媽道衙內小老爹說是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見來是面上有幾點白麻子兒的那位奶奶這劉昭聽了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告月

娘說縣中使了個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娘吃了一驚說我家裡並沒半個字兒迸出外邊人怎得曉的劉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日見來說臉上有幾個白麻子兒的那位奶奶月娘便道莫不孟三姐也臘月裡蘿蔔動個心忽剌八要往前進嫁人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惟有人心難忖量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三姐奴有件事兒來問你外邊有個保山媒人說是縣中小衙內清明那日曾見你一面說你要往前進端的有此話麼看官聽說當時沒巧不成話自古姻緣着緣法那日郊外孟玉樓看見衙內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甲多相彷彿又會走馬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內暗度況男子漢已死奴

身邊又無所出雖故大娘有孩兒到明日長大了各肉兒各疼歸他娘去了閃的我樹倒無陰竹籃兒打水又見月娘自有了孝哥兒心腸兒都改變不似往時我不如往前進一步尋上個葉落歸根之處還只顧傻傻的守些甚麼到沒的躭閣了奴的青春辜負了奴的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清明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羞愧口裡雖說大娘休聽人胡說奴並沒此話不覺把臉來飛紅了正是

含羞對衆慵開口　理鬓無言只揾頭

月娘說既是各人心裡事奴也管不的許多一面叫劉昭你請那保山來劉昭來門首喚陶媽媽進到後邊月娘在上房明間內正面供養着西門慶靈床那陶媽媽旋畢禮數坐下小丫髮

秀春倒茶吃了。月娘便問保山來有甚事。那陶媽媽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奉本縣正宅衙內分付。敬來說咱宅上有一位奶奶要嫁人。講說親事。月娘道。是俺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沒曾傳出去。你家衙內怎得知道。陶媽媽道。俺家衙內說來。清明那日在郊外。親見這位娘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有稀稀幾個白麻子兒的。便是這位奶奶。月娘聽了。不消說就是孟三姐了。于是領陶媽媽。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等勾多時。玉樓梳洗打扮出來。那陶媽媽。道了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奶。果然語不虛傳。人材出衆。蓋世無雙。堪可與俺衙內老爹做得個正頭娘子。你看從頭看到底。風流實無比。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玉樓笑道。媽媽休得亂說。且說你衙內。今年多大年

紀。原娶過妻小。來沒有。房中有人也無。姓甚名誰。鄉貫何處。地里何方。有官身。無官身。從實說來。休要捣謊。陶媽媽道。天麼天麼。小媳婦。你是本縣官人。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謊。我有一句。說一句。並無虛假。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止生了衙內老爹一人。今年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建生。見做國子監上舍。不久就是舉人進士。有滿腹文章。弓馬熟閒。諸子百家。無不通曉。沒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內止有一個從嫁使女答應。又不出才兒。要尋個娘子當家。一地里又尋不着門當戶對婦。敬來宅上說此親事。若成。免小媳婦縣中打卯。還重賞在外。若是咱宅上。若做這門親事。老爹說來。門面差徭。坟塋地土錢粮。一例盡行蠲免。有人欺負。指名說來。拏到縣裡。任意拶打。玉

樓道你衙內有兒女沒有原籍那里人氏誠恐一時任滿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也要同他去陶媽媽道俺衙內老爹身邊兒花女花沒有好不單徑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棗強縣人氏過了黃河不上六七百里他家中田連阡陌騾馬成羣人丁無數走馬牌樓都是撫按明文聖旨在上好不赫耀驚人如今娶娘子到家做了正房扶正房入門為正過後他得了官娘子便是五花官誥坐七香車為命婦夫人有何不好這孟玉樓被陶媽媽一席話說得千肯萬肯一面與蘭香放卓兒看茶食點心與保山吃因說保山你休怪我叮嚀盤問你這媒人們說謊的極多初時說的天花亂墜地湧金蓮及到其間並無一物奴也吃人哄怕了陶媽媽道好奶奶只要一個比一個清

自淸渾自渾。好的帶累了歹的。小媳婦並不搗謊。只依本分說媒。成就人家好事。奶奶肯了。討個婚帖兒與我。好回小老爹話去。玉樓取了一條大紅段子。使玳安交鋪子里傳夥計寫了生時八字。吳月娘便說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小厮。叫將薛嫂兒來。兩個同拏了帖兒去。說此親事。纔是理。不多時。使玳安兒叫薛嫂兒。見陶媽媽。道了萬福。當行見當行。拏着帖兒。出離西門慶家門。往縣中回衙內話去。一個是這里冰人。一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口。四十八個牙。這一去。管取說得月裡嫦娥尋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陶媽媽在路上問薛嫂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然者。便是。陶媽媽問他原先嫁這裡根兒。是何人家的女兒。嫁這里是再婚兒。這薛嫂兒便一五

一十。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上寫如命三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說只怕衙內嫌娘子年紀大些。怎了。他今纔三十一歲。倒大六歲。薛嫂道。咱拏了這婚帖兒。交個路過的先生。筭看年命。妨碍不妨碍。若是不對。咱瞞他幾歲兒。不筭發了眼。正走中間。也不見路過响板的先生。只見路南遠遠的。一個卦肆青布帳幔。掛着兩行大字。子平推貴賤。鐵筆判榮枯。有人來筭命。直言不容情。帳子底下。安放一張卓席。裡面坐着個能寫快筭靈先生。這兩個媒人。向前道了萬福。先生便讓坐下。薛嫂道。有個女人命。累先生筭一筭。向袖中拏出三分命金來。說不當輕視。先生權且收了。路過不曾多帶錢來。先生道。此是合婚的意思。說八字陶媽媽遞與他。

婚帖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先生道此是合婚一面掐指尋紋把筭子搖了一搖開言說道這位女命今年三十七歲了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甲子月辛卯日庚子時理取印綬之格女命逆行見在丙申運中丙合辛生往後幸有威權執掌正堂夫人之命四權中天星多雖然財命益夫發福受夫寵愛不久定見妨尅果然見過了不曾薛嫂道已尅過兩位夫主了先生道若見過後來得了屬馬的薛嫂兒道他往後有子沒有先生道子早哩命中直到四十一歲纔有一子送老一生好造化富貴榮華真無比取筆批下命詞八句

花盛果收奇異時　欣遇良君立鳳池

嬌姿不失江梅態　三揭紅羅兩畫眉

携手相邀登玉殿　含羞獨步捧金巵

會看馬首昇騰日　脫却寅皮任意移

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移。這兩句。俺每不懂。起動先生講說講說。先生道。馬首者。這位娘子。如今嫁個屬馬的夫主。方是貴星。享受榮華。寅皮。是尅過的夫主。是屬虎的。雖故受寵愛。只是偏房。往後一路功名。直到六十八歲。有一子壽終。夫妻偕老。兩個媒人收了命狀。歲罷。問先生與屬馬的。也合的着。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好。當下畋做三十四歲。兩個拜辭了先生。出離封肆。逕到縣中。衙內。正坐門子報入。良久。喚進陶嫂二媒人。旋下磕頭。衙內便問。那個婦人。是那里的。陶媽媽道。是項媒人。因把親事說成。且

訴一遍。說娘子人材無比的好。只爭年紀大些。小媳婦不敢擅便。隨衙内老爹尊意。討了個婚帖在此。于是遞上去。李衙内看了。上寫着三十四歲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說道就大三兩歲也罷。薛嫂兒插口道。老爹見的多。自古妻大兩。黄金長。妻大三黄金山。這位娘子。人才出衆。性格温柔。諸子百家。當家理紀。自不必說。衙内既然好。已是見過。不必再相命。陰陽擇吉日良時。行茶禮過去就是了。兩個媒人禀說。小媳婦幾時來伺候。衙内道。事不可稽遲。你兩個明日來討話。往他家說。分付左右。每人且賞與他一兩銀子。做脚步錢。兩個媒人歡喜出門。不在話下。這李衙内見親事已成。喜不自勝。即喚吏何不違來。兩個商議對父親李知縣說了。令陰陽生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禮。十五日

吉日良時。准娶婦人過門。就兑出銀子來。委托何不違。小張閒、買辦茶紅酒禮。不必細說。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期。往西門慶家。回月娘孟玉樓話。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藍田種玉來。

四月初八日。縣中備辦十六盤羡果茶餅。一付金絲冠兒。一副金頭面。一條瑪瑙帶。一付玎璫七事。金鐲銀釧之類。兩件大紅宮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三十兩禮錢。其餘布絹棉花。共約二十餘擡。兩個媒人跟隨。廊吏何不違押担到西門慶家下了茶。十五日縣中撥了許多快手閒漢來。搬擡孟玉樓床帳嫁粧箱籠。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盡數都交他帶去。原舊西門慶在日。把他一張八步彩漆床。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那張螺鈿床。陪了他。玉樓交蘭香。跟他過去。留下小鸞。與月娘看

幾兒死的好玉樓走的好

哥兒月娘不肯說你房中丫頭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中秋兒綉春和妳子也勾了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回壺與哥兒耍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了到晚夕一頂四人大轎四對紅紗鉄落燈籠八個皂隸跟隨來娶孟玉樓玉樓戴着金梁冠兒插着滿頭珠翠胡珠子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繫金鑲瑪瑙帶玎瑺七事下着柳黃百花裙先辭拜西門慶靈位然後拜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另另獨自一個和誰做伴兒兩個携手哭了一回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媒人替他帶上紅罗銷金蓋袱抱着金寶瓶月娘守寡出不的門請大妗送親穿大紅粧花袍兒翠藍裙滿頭珠翠坐大轎送到知縣衙裡來滿街上人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

子。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有說好
也有說歹的。說好者。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為人做人。今日死
了。止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有兒子。房中攬不過這許多人來。
都交各人前進來。甚有張王有那說歹的。街談巷議。指戳說道。
此是西門慶家第三個小老婆。如今嫁人了。當初這廝在日。專
一違天害理。貪財好色。姦騙人家妻子。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
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雞
毛兒零撏了。常言三十年遠報。而今眼下就報了。旁人都如此
發這等暢快言語。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鋪陳床帳停當。留坐
酒席來家。李衙內將薛嫂兒。陶媽媽。叫到根前。每人五兩銀子。
一段花紅利市。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極盡魚水之歡。曲盡

于飛之樂。到次日吳月娘這邊送茶完飰。楊姑娘已死。孟大妗子。二妗子。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衙內。這邊下回書。請衆親戚女眷做三日。扎彩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鼓樂。扮演戲文。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百花裙。繫蒙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三日赴席在後廳吃酒。知縣奶奶。出來陪待。月娘回家。因見席上花攢錦簇。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落。見靜悄悄無個人接應。想起當初有西門慶在日。姊妹們那樣熱鬧。往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一條板櫈。姊妹們都坐不了。如今並無一個兒了。一面撲着西門慶靈床兒。不覺一陣傷心。放聲大哭。哭了一回。被丫鬟小玉勸止。住了眼淚。正是

平生心事無人識。只有穿窗皓月知。

這裡月娘憂悶不題。却說

李衙内和玉樓兩個。女貌郎才。如魚似水。正合着油瓶蓋上每日燕尔新婚。在房中厮守。一步不離。端詳玉樓容貌。覩之不足。看之有餘。越看越愛。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丫鬟。一個蘭香年十八歲。會彈唱。一個小鸞年十五歲。俱有顏色。心中歡喜。没入脚處。有詩為証。

堪誇女貌與郎才　天合姻緣禮所該
十二巫山雲雨會　兩情願保百年偕

原來衙内房中。先頭娘子。丢了一個大丫頭。約三十年紀。名喚玉簪兒。專一搽胭抹粉。作怪成精。頭上打着盤頭揸髻。用手帕苫蓋。周圍勒銷金箍兒。假充作鬏髻。又揷着些銅釵蠟片。敗葉殘花。耳朶上帶雙甜瓜墜子。身上穿一套前露殿月後露䶩怪

綠喬紅的裙襖。在人前好似披荷葉老鼠。脚上穿着雙裡外油

劉海笑。撥舡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尺二長。臉上搽着一面鉛

粉。東一塊白。西一塊紅。好似青冬瓜一般。在人根前輕聲浪顙。

做勢拏班。衙内未娶玉樓來時。他便逐日頓羮頓飯。殷勤扶侍。

不說强說。不笑强笑。何等精神。自從娶過玉樓來。見衙内日逐

和他床上睡。如膠似漆般打熱。把他不去揪採。這丫頭就有些

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内在書房中看書。這玉簪兒在厨下頓熱

了一盞好果仁炮茶。雙手用盤兒托來。到書房裡面。笑嘻嘻。掀

開簾兒。送與衙内。不想衙内看了一回書。搭伏定書卓。就睡着

了。這玉簪兒叫道。爹。誰似奴疼你。頓了這盞好茶兒與你吃。你

家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裡。睡得好覺兒。怎不交他那小大

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衙內打盹。在根前只顧叫。不應。說道老花子。你黑夜做夜作。使之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睡磕睡。起來吃茶。叫衙內醒了。看見是他。喝道怪碎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一邊里去。這玉簪兒便臉羞紅了。使性子。把茶丟在卓上。出來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辰送盞茶兒來你吃。倒吆喝罷我。常言醜是家中寶。可喜惹煩惱。我醜你當初瞎了眼。誰教你要我來仮的。值我的那大精毯。被衙內聽見。赶上儘力踢了兩靴腳。這玉簪兒走上登時。把那付奴臉膀的有房梁高。也不搽臉了。也不損茶造飯了。赶着玉樓。也不叫娘。只你也我也的。無人處。一個屁股就同在玉樓床上坐。玉樓亦不去理他。他背地又壓伏蘭香小鸞。說你休趕着我叫姐。只叫姨娘。我

與你娘。你大小五分。又說你只背地吽罷。休對着你爹吽。你每日跟逐我行。用心做活。你若不聽堵歌。老娘拏煤鍬子請你。後來幾次。見爵內不理他。他就撒懶起來。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飰兒也不做。地兒也不掃。玉樓分付蘭香小鸞。你休靠玉簪兒了。你二人自去厨下做飰。打發你爹吃罷。他又氣不憤。使性謗氣。牽家打活。在厨房內。打小鸞罵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兒碓磨也有個先來後到。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你娘兒們占了罷。不獻這個勤兒也罷了。當原先俺死了那個娘。也沒曾失口吽我聲玉簪兒。你進門幾日。就題名道姓。吽我。我是你手里使的人也怎的。你未來時。我和俺爹。同床共枕。那一日不睡到齋時纔起來。和我兩個如糖拌蜜。如蜜攪酥油一般打熱。房中

事。那些兒不打我手裡過。自從你來了。把我審錐兒也打碎了。把我姻緣也拆散開了。一攆攆到我明間冷清清支板櫈打官舖。再不得甞着俺爹那件東西兒。甚麼滋味兒。我這氣苦正也沒聲處訴。你當初在西門慶家。也曾做第三個小老婆來。你小名兒叫玉樓。敢說老娘不知道。你來在俺家。你識我見大家體着些罷了。會那等大廝不道。喬張致。呼張喚李。誰是你買到的屬你管轄。不識那玉樓在房中。聽見氣的發昏。連套手戰。只是不敢聲言。對衙內說。一日熱天。也是合當有事。晚夕衙內。分付他厨下熱水。拏浴盆來房中。要和玉樓洗澡。玉樓便說。你交蘭香熱水罷。休要使他。衙內不從。說道。我偏使他。休要慣了這奴才。玉簪兒見衙內要水。和婦人洗澡。共浴蘭湯。效魚水之歡。借

于飛之樂。心中正沒好氣。拏浴盆進房。往地下只一墩。用大鍋燒上一鍋滾水。口內喃喃吶吶說道。也沒見這浪淫婦。刀鑽古怪。禁害老娘。無過也只是個浪精毬。沒三日不拏水洗。像我與俺主子睡。成月也不見點水兒。也不見展污了甚麼佛眼兒。偏這淫婦。會兩番三次。刁蹬老娘。直罵出房門來。玉樓聽見。也不言語。衙內聽了此言。心中大怒。澡也洗不成。精脊梁靸着鞋。向床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阻住。說道。隨他罵罷。你好惹氣。只怕熱身子出去。風試着你。倒值了多的。衙內那裡按納得住。說道。你休管他。這奴才無禮。向前一把手。採住他頭髮。拖踏在地下。輪起拐子。雨點打將下來。饒玉樓在旁勸着。也打有二三十下。在身上打的這丫頭急了。跪在地下。告說爹。你休打我。我

有句話兒和你說衙內罵賊奴才你說有山坡羊為證
告爹行停嗔息怒你細細兒聽奴分訴當初你將八兩銀子財禮錢娶我當家理紀管着些油盐醬醋你吃了飯吃茶只在我手裡抹布沒了俺娘你也把我壓為個署府咱兩個同鋪同床何等的頑耍奴按家伏業纔把這活來做誰承望你哄我說不要了今日又起這個毛心兒里來呵把往日恩情弄的半星兒也無咩了聲爹你忒心毒我如今不在你家了情愿嫁上個姐夫
衙內聽了亦發惱怒起來又狠了幾下玉樓勸道他既要出去你不消打倒沒得氣了你衙內隨令伴當即時咩將媒人陶媽媽來把玉簪兒領出去便賣銀子來交不在話下正是蚊虫遭

扇打。只爲嘴傷人。有詩爲証。

百禽啼後人皆喜　惟有鴉鳴事若何

見者多嫌聞者唾　只爲人前口嘴多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陳經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暑往寒來春復秋　夕陽西下水東流
雖然富貴皆由命　運去貧窮亦自由
事遇機關須進步　人逢得意早回頭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閑花滿地愁

話說當日李衙內。打了玉簪兒一頓。即時叫了陶媽媽來。領出賣了八兩銀子。買了箇十八歲使女。名喚滿堂兒上竈。不在話下。却表陳經濟自從西門大姐來家。交還了許多床帳粧奩箱籠家火。三日一場嚷。五日一場鬧。問他孃張氏。要本錢做買賣。他母舅張團練。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兩銀子。復謀管事。被他

吃醉了。往在張舅門上罵攘他張舅受氣不過。另問別處借了銀子。幹成管事。還把銀子交還將來他母親張氏着了一場重氣。染病在身。日逐臥床不起。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吃他逆毆不過。兌出二百兩銀子交他陳定在家門首。打開兩間房子。開布鋪做買賣。逐月結交朋友。陸三郎。楊大郎。狐朋狗黨。在鋪中彈琵琶抹骨牌。打雙陸。吃半夜酒。看看把本錢弄下去了。陳定對張氏說。他每日飲酒花費。張氏聽信陳定言語。不托他經濟。反說陳定染布。去尅落了錢。把陳定兩口兒撵出來。外邊居住。却搭了楊大郎做夥計。這楊大郎。名喚楊先彥。綽號爲鐵指甲。專一糶風賣雨。架謊鑿空。撾着人家本錢就使。他祖貫係沒州脫空縣。拐帶村。無底鄉人氏。他父親叫做楊不來。母親白氏。他兄

弟叫楊二風。他師父是崆峒山。拖不洞火龍庵。精光道人。那里學的謊。他渾家是沒驚着小姐。生生吃謊謊死了。他許人話。如捉影撲風。騙人財似探囊取物。這經濟問孃。又要出二百兩銀子來。添上共凑了五百兩銀子。信着他。往臨淸販布去。這楊大郎。到家收拾行李。沒底兒褡褳。裝着些軟簌金榆錢兒。拏一張黑心鵰弓。騎一疋白眼龍馬。跟着經濟。從家中起身。前往臨淸馬頭上。尋缺貨去。三里抹過沒州縣。五里來到脫空村。有日到于臨淸。這臨淸閘上。是箇熱閙繁華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船隻聚會之所。車輛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這經濟終是年小後生。被這鐵指甲楊大郎。領着遊娼樓。串酒店。每日嚦嚦。終宵蕩蕩。貨物到販得不多。因走在一娼樓

館上見了一箇粉頭名喚馮金寶生的風流俏麗色藝雙全問青春多少鴇子說姐兒是老身親生之女止是他一人挣錢養活今年青春纔交二九一十八歲經濟一見心目蕩然與了鴇子五兩銀子房金一連和他歇了幾夜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在旁花言說念就要娶他家去鴇子開口要銀一百五十兩講到一百兩上兌了銀子娶到來家一路上抬着楊大郎和經濟押着貨物車走一路上揚鞭走馬那樣懽喜正是

多情燕子樓　馬道空回首
載得武陵春　陪作鸞凰友

他娘張氏見經濟貨到販得不多把本錢到娶了一箇唱的來家又着了口重氣嗚呼哀哉斷氣身亡這經濟不免買棺裝殮

念經做七。停放了一七光景。發送出門祖塋合葬他毋舅張團練看他孃面上亦不和他一般見識。這經濟墳上覆墓回來。把他孃正房三間中間供樣靈位。那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大姐到住着耳房又替馮金寶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門前楊大郎開着鋪子。家里大酒大肉。買與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睡。把大姐丟着不去瞅睬。一日打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子李衙內。帶過許多東西去。三年任滿李知縣陞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領憑起身。打水路赴任去了。這陳經濟因想起昔日在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簪子。吃醉又被金蓮所得。落後還與了他收到如今。就把這根簪子。做箇証見把物趕上嚴州去。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姦。與了他這根簪子。不合又帶了許多東西嫁

了李衙內都是昔日楊戩。寄放金銀箱籠。應没官之物。那李通判一箇文官多大湯水。聽見這箇利害口聲不怕不教他兒子。雙手把老婆奉與我我那時取將來家。與馮金寶又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兎謀成日裡捉金烏經濟不來到好。此這一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濵冷餓鬼撞鍾馗有詩爲証。

趕到嚴州訪玉人　人心難付是石沉
侯門一旦深如海　從此蕭郎落陷坑

却說一日陳經濟打點他孃箱中。尋出一千兩金銀。留下一百兩與馮金寶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并門前鋪子發賣零碎布疋。與他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押着九百兩銀子

從八月中秋起身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紬絹來到清江浦江口馬頭上灣泊住了船隻投在箇店主人陳二店內夜間點上燈光交陳二郎殺鷄取酒與楊大郎共飲酒中間和楊大郎說夥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在二郎店內畧住數日等我和陳安拏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家姐嫁在府中多不上五日少只三日期程就來楊大郎道哥去只顧去兄弟情愿店中等候哥到日一同起身這陳經濟千不合萬不合和陳安身邊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有日取路逕到嚴州府進入城內投在寺中安下打聽李通判到任一箇月家小船隻纔到三日光景這陳經濟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兩疋紵絲尺頭兩罈酒陳安押着他便揀選衣帽齊整眉目光鮮逕到府衙內前與門

吏作揖道報一聲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內新娶娘子的親孟二舅來探望這門吏聽了不敢怠慢隨即稟報進去衙內正在書房中看書聽見是婦人兄弟令左右先把禮物抬進來一面忙整衣冠道有請把陳經濟請入府衙廳上敘禮分賓主坐下說道前日做親之時怎的不會二舅經濟道在下因在川廣販貨一年方回不知家姐嫁與府上有失親近今日敬備薄禮來看看家姐李衙內道一向不知失禮恕罪恕罪須臾茶湯已罷衙內令左右把禮帖并禮物取進去對你娘說二舅來了孟玉樓正在房中坐的只聽小門子進來報說孟二舅來了玉樓道一二年不曾回家再有那箇孟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銳來家了千山萬水來看我只見伴當拏進禮物和帖兒來上面寫着眷

生孟儀就知是他兄弟。一面道有請。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玉樓裝點打扮。伺候出見。只見衙內讓進來。玉樓在簾內覷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却是陳姐夫。他來做甚麽。等我出去見他。怎的說話。常言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中水。雖然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婿人家。一面整裝出來拜見。那經濟說道。一向不知姐姐嫁在這里。沒曾看得。還說得這句。不想門子來請衙內。外邊有客來了。這衙內分付玉樓管待二舅。就出去待客去了。玉樓見經濟磕下頭。連忙還禮說道。姐夫免禮。那陣風兒刮你到此處。叙畢禮數。讓坐。叫蘭香看茶出來。吃了茶。彼此叙了些家常話兒。玉樓因問大姐好麽。經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并討箱籠的一節話。告訴玉樓。玉樓又把清明節上坟在永

福寺遇見春梅在金蓮墳上燒帋的話告訴他又說我那時在家中也常勸你大娘疼女兒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曾養活了外人他聽信小人言語把姐夫打發出來落後姐夫討箱子我就不知道經濟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相交誰人不知生生吃他信奴才言語把他打發出去纔乞武松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箇頭八箇膽敢往你家來殺他我這仇恨結的有海來深六姐死在陰司里也不饒他玉樓道姐夫也罷丟開了手的事自古冤仇只可解不可結說話中間丫鬟放下卓兒擺上酒來盃盤餚品堆滿春臺玉樓斟上一盃酒雙手遞與經濟說姐夫遠路風塵無事破費且請一盃兒水酒這經濟用手接了唱了喏亦斟一盃回奉婦人叙禮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姐

夫短叫他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淫婦怎的不認犯只叫我姐夫等我慢慢的探他當下酒過三巡餚添五道彼此言來語去說得入港這經濟酒盖着臉兒常言酒情深似海色膽大如天見無人在跟前先丟的幾句邪言說入去說道我兄弟思想姐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的在一處下棋抹牌同坐雙雙似背蓋一般誰承望今日各自分散你東我西玉樓笑道姐夫好說自古清者清而渾者渾久而自見這經濟笑嘻嘻向袖中取出一包雙人兒的香茶遞與婦人說姐姐你若有情可憐見兄弟吃我這箇香茶兒說着就連忙跪下那婦人登時一點紅從耳畔起把臉飛紅了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吃到戲弄我起來就

撇了酒席。往房裡去了。經濟見他不就。一面拾起香茶來。發話道。我好意來看你。你到變了卦兒。你敢說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采我了。你當初在西門慶家做第三箇小老婆。没曾和我兩箇有首尾。因向袖中取出舊時那根金頭銀簪子。拏在手內說。這箇物是誰人的。你既不和我有姦。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裡。上面還刻着玉樓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家寄放的八箱子。金銀細軟。玉帶寶石東西。都是當朝楊戩寄放應没官之物。都帶來嫁了漢子。我教你不要慌。到八字八鐵兒上。和你荅話。玉樓見他發話。拏的簪子委的他頭上戴的。金頭蓮瓣簪兒。昔日在花園中不見。怎的落在這短命手裡。恐怕攘的家下人知道。須臾變作笑吟吟臉兒。走將出來。一把手拉經濟說

道好姐夫奴鬬你耍子如何就惱起來因觀看左右無人悄悄

說你既有心奴亦有意兩箇不由分說摟着就親嘴這陳經濟

把舌頭似蛇吃燕子一般就舒到他口裡交他咂說道你叫我

聲親親的姐夫纔算你有我之心婦人道且禁聲只怕有人聽

見經濟悄悄向他說我如今治了半船貨在淸江浦等候你若

肯下顧時如此這般到晚夕假扮門子私走出來跟我上船家

去成其夫婦有何不可他一箇文職官怕是非莫不敢來抓尋

你不成婦人道既然如此也罷約會下你今晚在府墻後等着

奴有一包金銀細軟打墻上繫過去與你接了然後奴纔扮做

門子打門裡出來跟你上船去罷看官聽說正是佳人有意那

怕粉墻高萬丈紅粉無情總然共坐隔千山當時孟玉樓若嫁

得箇痴蠢之人不如經濟經濟便下得這箇鍬钁着如今嫁箇李衙內有前程又是人物風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滿他又拘你做甚休說平日又無連手這箇郎君也早合當倒運就吐實話泄機與他到吃婆娘哄賺了正是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難保不懷毒當下二人會下話這經濟吃了幾盃酒少頃告辭回去李衙內連忙送出府門陳安跟隨而去衙內便問婦人你兄弟住那里下處我明日回拜他去送些嗄程與他婦人便說那里是我兄弟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如此這般來拘搭要拐我出去奴已約下他今晚夜至三更在後墻相等咱不好將計就計把他當賊拏下除其後患如何衙內道叵耐這厮無端自古無毒不丈夫不是我去尋他他自來送死一面走出外邊叫過左右

伴當心腹快手。如此這般。預備去了。這陳經濟不知機變。至半夜三更。果然帶領家人陳安。來府衙後墻下。以咳嗽爲號。只聽墻內玉樓聲音。打墻上掠過十條索子去。那邊繫過一大包銀子來。原來是庫內拏的二百兩贓罰銀子。這經濟纔待教陳安拏着走。忽聽一聲梆子響。黑影裡閃出四五條漢。叫聲有賊了。登時把經濟連陳安。都綁了。稟知李通判。分付都且押送牢裡去。明日問理。原來嚴州府正堂知府姓徐。名喚徐崶。係陝西臨洮府人氏。庚戌進士。極是個清廉剛正之人。次日早升堂。左右排兩行官吏。這李通判上去畫了公座。庫子呈稟賊情事。帶陳經濟上去。說昨夜至三更時分。有先不知名。今知名賊人二名陳經濟。陳安。鍬開庫門鎖鑰。偷出贓銀二百兩。越墻而過。致被

捉獲來見老爺。徐知府喝令帶上來。把陳經濟并陳安揪簇採擁。驅至當廳跪下。知府見年小清俊。便問這廝是那里人氏。因何來我這府衙公廨。夜晚做賊偷盜官庫贓銀數多。有何理說。那陳經濟只顧磕頭聲寃。徐知府道。你做賊如何聲寃。李通判在旁欠身便道。老先生不必問他。眼見得贓証明白。何不加起刑來。徐知府即令左右拏下去打二十板。李通判道。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不然這賊便要展轉。當下兩邊皁隸。把經濟陳安拖番。大板打。將下來。這陳經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孟三兒陷我至此。寃哉苦哉。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人聽見這一聲。必有緣故。纔打到十板上。喝令住了。且收下監去。明日再問。李通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常言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從容他一

夜不打緊𢾾翻鼎口詞徐知府道無妨吾自有主意當下獄卒把經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這徐知府心中有些疑忌即喚左右心腹近前如此這般下監中探聽經濟所犯來歷即便回報這幹事人假扮做犯人和經濟晚間在一榧上睡問其所以我看哥哥青春年少不是做賊的今日落在此刑憲打屈官司經濟便說一言難盡小人本是清河縣西門慶女婿這李通判兒子新娶的婦人孟氏是俺丈人的小舊與我姦的今帶過我家老爺楊戩寄放十箱金銀寶玩之物來他家我來此間問他索討反被他如此這般欺負把我當賊拏了苦打成招不得見其天日是好苦也這人聽了走來退廳告報徐知府知府道如何我說這人聲寃叫孟氏必有緣故到次日升堂官吏兩旁侍立

這徐知府把陳經濟陳安提上來，摘了口詞，取了張無事的供狀，喝令釋放。李通判在旁邊不知，還再三說：「老先生，這厮賊情既的，不可放他。」又被徐知府對佐貳官儘力數說了李通判一頓，說：「我居本府正官，與朝廷幹事，不該與你家官報私仇，誣陷平人作賊。你家兒子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帶了許多東西，應沒官贓物、金銀箱籠來。他是西門慶女婿，逕來索討前物，你如何假捏賊情，拏他入罪，教我替你家出力，做官養兒養女，也要長大，若然如此，公道何堪？」當廳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垂首喪氣而不敢言。陳經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良久，徐知府退廳。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燥。夫人便問相公每常退衙，歡天喜地，今日這般心中不快，何說？那李通判大喝一

聲你女婦人家曉得甚麼養的好不肖子今日吃徐知府當堂對衆同僚官吏儘力上數落了我一頓可不氣殺我也夫人慌了便問甚麼事李通判即把兒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拏大板氣殺我也說道你當初爲娶這箇婦人來家今是他家女婿因這婦人帶了許多裝奩金銀箱籠口口聲聲稱是當朝逆犯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來問你要說你假盜出庫中官銀當賊情拏他我通一字不知反被正宅徐知府對衆數說了我這一頓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你照顧我的我要你這不肖子何用即令左右雨點般大板打將下來可憐打得這李衙內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在旁哭泣勸解孟玉樓又在後廳角門首掩淚潛聽當下打了三十大板李通判分付左右

押着衙內即時與我把婦人打發出門令他任意改嫁免惹是
非全我名節那李衙內心中怎生捨得離異只顧在父母跟前
哭啼哀告寧把兒子打死爹爹跟前並捨不的婦人李通判把
衙內用鐵索墩鎖在後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人哭道
相公你做官一塲年紀五十餘歲也只落得這點骨血不爭為
這婦人你囚死他往後你年老休官倚靠何人李通判道不然
他在這里須帶累我要人氣夫人道你不容他在此打發他兩
口兒上原籍眞定府家去便了通判依聽夫人之言放了衙內
限三日就起身打點車輛同婦人歸棗强縣家裡攻書去了却
表陳經濟與陳安出離嚴州府到寺中取了行李逕往淸江浦
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說三日前往府前尋你去說你監在牢

中。他收拾了貨船。起身往家中去。這經濟未信。向河下不見船隻。撲了空。說道。這天殺的。如何不等我來。就起身去了。況新打監中出來。身邊盤纏已無。和陳安不免搭在人船上。把衣衫解當。討吃歸家。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隨路找尋楊大郎。並無蹤跡。那時正值秋暮天氣。樹木凋零。金風搖落。甚是淒涼。有詩八句。單道這秋天行人最苦。

栖栖芰荷枯　葉葉梧桐墜
蛩鳴腐草中　鴈落平沙地
細雨濕青林　霜重寒天氣
不是路行人　怎曉秋滋味

有日經濟到家。陳定正在門首。看見經濟來家。衣衫襤褸。面貌

黧黒。諕了一跳。接到家中。問貨船到於何處。經濟氣得半日不言。把嚴州府遭官司一節說了。多虧正宅徐知府放了我。不然性命難保。今被楊大郎這天殺的。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里去了。先使陳定往他家探聽。他家說。還不曾來家。陳經濟又親去問了一遭。並沒下落。心中着慌。走入房來。那馮金寶又和西門大姐。扭南面北。自從經濟出門。兩箇合氣。直到如今。大姐便說馮金寶拿着銀子錢轉與他鴇子去了。他家保兒成日來瞞藏背掖。打酒買肉。在屋裡吃。家中要的沒有。睡到晌午。諸事兒不買。只熬俺們。馮金寶又說大姐。成日橫草不拈。豎草不動。偷米換燒餅吃。又把煑的醃肉。偷在房裡和丫頭元宵兒同吃。這陳經濟就信了。反罵大姐賊不是才料淫婦。你害饞癆饞痞了。

偷米出去。換燒餅吃。又和丫頭打夥兒偷肉吃。把元宵兒打了一頓。把大姐踢了幾脚。這大姐急了。趕着馮金寶兒撞頭罵道好養漢的淫婦。你的盜的東西。與鴇子不值了。到學舌與漢子。說我偷米偷肉。犯夜的到拏住巡更的了。教漢子踢我。我和你這淫婦換兌了罷。要這命做甚麼。這經濟道。好淫婦。你換兌他。你還不值他箇脚指頭兒哩。也是合當有事。禍便是這般起。於是一把手揪過大姐頭髮來。用拳撞脚踢拐子打。打得大姐鼻口流血。半日甦醒過來。這經濟便歸娼的房裡睡去了。由着大姐在下邊房裡。嗚嗚咽咽。只顧哭泣。元宵兒便在外間睡着了。可憐大姐到半夜。用一條索子。懸梁自縊身死。亡年二十四歲。到次日早辰。元宵起來推裡間不開。上房經濟和馮金寶。還在

被窩裡使他丫頭重喜兒來叫大姐了取木盆洗坐腳只顧推不開經濟還罵賊淫婦如何還䁾這咱晚不起來我這一踩開門進去把淫婦鬂毛都拔淨了重喜兒打牕眼内望裡張看說道他起來了且在房裡打鞦韆耍子兒哩又說他提偶戲耍子兒只見元宵瞧了半日叫道爹不好了俺娘吊在床頂上吊死了這小郎纔慌了和娼的齊起來踩開房門向前解卸下來灌救了半日那得口氣兒來原來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正是不知真性歸何處疑在行雲秋水中陳定聽見大姐死了恐怕連累先走去西門慶家中報知月娘月娘聽見大姐吊死了經濟娶娼的在家正是氷厚三尺不是一日之寒率領家人小厮丫鬟媳婦七八口往他家來見了大姐屍首吊的直挺挺

的哭喊起來將經濟拏住揪採亂打渾身錐子眼兒也不計數。娼的馮金寶躲在床底下採出來也打了箇臭死把門牕戶壁都打得七零八落房中床帳裝奩都還搬的去了歸家請將吳大舅二舅來商議大舅說姐姐你趁此時咱家死了人不到官到明日他過不的日子還來纏要箱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到官處斷開了庶杜絕後患月娘道哥見得是一面寫了狀子次日月娘親自出官來到本縣授官廳下遞上狀去原來新任知縣姓霍名大立湖廣黃岡縣人氏舉人出身為人鯁直聽見係人命重事即升廳受狀見狀上寫着

告狀人吳氏年三十四歲係已故千戶西門慶妻狀告為惡婿欺凌孤孀聽信娼婦熬打逼死女命乞憐究治以存殘喘

事。比有女婿陳經濟。遭官事投來氏家潛住數年。平日吃酒行兇。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是氏懼法逐離出門。豈期經濟懷恨。在家將氏女西門氏。時常熬打。一向含忍。不料伊又娶臨清娼婦馮金寶來家。奪氏女正房居住。聽信唆調。將女百般痛辱熬打。又採去頭髮。渾身踢傷。受忍不過。比及將死于本年。八月廿三日。三更時分。方纔將女上吊縊死。若不具告。切思經濟恃逞兇頑。欺氏孤寡。聲言還要持刀殺害等語。情理難容。乞賜行拘到案。嚴究女死根因。盡法如律。庶兇頑知警。良善得以安生。而死者不為含寃矣。為此具狀上告。

本縣青天老爺　施行

這霍知縣在公座上看了狀子。又見吳月娘身穿縞素腰繫孝

裙。係五品職官之妻。生的容貌端莊。儀容閑雅。欠身起來說道。那吳氏起來。我據看你。也是箇命官娘子。這狀上情理。我都知了。你請回去。不必在這裡。今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候就是了。我就出牌去拏他。那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出來坐轎子回家。委付來昭廳下伺候。須臾批了呈狀。委的兩箇公人。一面白牌。行拘陳經濟。娼婦馮金寶。并兩隣保甲正身赴官聽審。這經濟正在家裡亂喪事。聽見月娘告下狀來。縣中差公人發牌來拏他。諕的魂飛天外。魄喪九霄。那馮金寶巳被打的渾身疼痛。睡在床上。聽見人拏他。諕的勢不知有無。陳經濟沒高低使錢。打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子連娼的都拴到縣裡。左隣范綱。右隣孫紀。保甲王寬兒。霍知縣聽見拏了人來。卽時升廳。來昭

跪在上首。陳經濟馮金寶。一行人。跪在堦下。知縣看了狀子。便呌經濟上去說。你是陳經濟。又問那是馮金寶。那馮金寶道。小的是馮金寶。知縣因問經濟。你這厮可惡。因何聽信娼婦打死西門氏。方令上吊。有何理說。經濟磕頭告道。望乞青天老爺察情。小的怎敢打死他。因爲搭夥計在外。被人坑陷了資本。着了氣來家。問他要飯吃。他不肯做下飯。委被小的踢了兩脚。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知縣喝道。你既娶下娼婦。如何又問他要飯吃。尤說不通。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兒。方纔上吊。你還不招認。經濟道。吳氏與小的有仇。故此誣賴小的。望老爺察情。知縣大怒。說他女兒見死了。還推賴那箇。喝令左右拏下去。打二十大板。提馮金寶上來。拶了一拶。敲一百敲。令公人帶下收監。次

日委典史臧不息帶領吏書保甲隣人等前至經濟家撞出屍首當場檢驗身上都有青傷脖項間亦有繩痕生前委因經濟踢打傷重受恐不過自縊身死取供具結塡圖解檄回報縣中知縣大怒褪衣又打了經濟金寶十板問陳經濟夫殴妻至死者絞罪馮金寶遞決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這陳經濟慌了監中寫出帖子對陳定說把布鋪中本錢連大姐頭面共湊了一百兩銀子暗暗送與知縣知縣一夜把招卷改了止問了箇逼令身死係雜犯准徒五年運灰贖罪吳月娘再三跪門哀告知縣把月娘叫上去說道娘子你女兒項上見有繩痕如何問他殴殺條律人情莫非忒偏罰麽你怕他後邊纏擾你我這裡替你取了他杜絕文書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一面把經濟提

到跟前分付道。我今日饒你一死。務要改過自新。不許再去吳氏家纏擾。再犯到我案下。決然不饒。即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發送葬埋來回話。我這裡好申文書往上司去。這經濟得了箇饒。交納了贖罪銀子。歸到家中。擡屍入棺。停放一七。念經送葬。埋城外。前後坐了半箇月監。使了許多銀兩。唱的馮金寶也去了。家中所有的都乾淨了。房兒也典了。剛刮剌出箇命兒來。再也不敢聲言丈毋了。正是禍福無門人自招。須知樂極有悲來。有詩爲証。

風波平地起蕭墻　義重恩深不可忘
水溢藍橋應有會　三星權且作參商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王杏菴仗義賙貧　任道士因財惹禍

誰道人生運不通　吉凶禍福並肩行
只因風月將身陷　未許人心直似針
自課官途無枉屈　豈知天道不昭明
早知成敗皆由命　信步而行暗黑中

話說陳經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刮刺出箇命兒來。房兒也賣了。本錢兒也沒了。頭面也使了。家火也沒了。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尅落了錢。把陳定也攆去了。家中日逐盤費不週。坐吃山空。不免往楊大郎家中。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一

日來到楊大郎門首叫聲楊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一向在外賣了銀兩四散躲閃及打聽得他家中吊死了老婆他丈母縣中告他坐了半箇月監房這楊大郎蓦地來家住着不出來聽見經濟上門叫他問貨船下落一經使兄弟楊二風出來反問經濟要人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邊做買賣這幾箇月通無音信不知拋在江中推在河內害了性命你倒還來我家尋貨船下落人命要緊你那貨物要緊這楊二風平昔是箇刁徒潑皮耍子揭子肐膊上紫肉橫生胷前上黃毛亂長是一條直率之光棍走出來一把手扯住經濟就問他要人那經濟慌忙挣開手跑回家來這楊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楔將頭顱磧破血流滿面趕將經濟來罵道我合你娘眼我

見你家甚麼銀子來你來我屋裡放屁吃我一頓好拳頭那陳經濟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奔到家把大門關閉如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由着楊二風牽爺孃罵父毋拏大磚砸門只是鼻口內不聽見氣兒又况纔打了官司出來夢條繩蛇也害怕只得含忍過了正是嫩草怕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不消幾時把大房賣了找了七十兩銀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內居住落後兩箇丫頭賣了一箇重喜兒只留着元宵兒和他同鋪歇又過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騰了却去賃房居住陳安也走了家中沒營運元宵兒也死了止是单身獨自家火卓椅都變賣了只落得一貧如洗未幾房錢不給鑽入冷鋪內存身花子見他是箇富家勤兒生的清俊叫他在熱坑上睡與他燒

餅兒吃。有當夜的過來。教他頂火夫。打梆子搖鈴。那時正值臘月殘冬時分。天降大雪。吊起風來。十分嚴寒。這陳經濟打了回梆子。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不免手提鈴串了幾條街巷。又是風雪地下。又踏着那寒冰凍得聳肩縮背戰戰兢兢。臨五更雞叫。只見箇病花子倘在墻底下。恐怕死了。總甲分付他看守着他。尋箇把草教他烤。這經濟支更一夜沒曾睡。就揌下睡着了。不想做了一夢。夢見那時在西門慶家怎生受榮華富貴和潘金蓮拘搭頑耍戲謔。從睡夢中就哭醒了。衆花子說。你哭怎的。這經濟便道。你衆位哥哥。聽我訴說一遍。有粉蝶爲証。

九臘深冬。雪漫天涼。然冰凍。更搖天撼地狂風。凍得我體僵麻心膽戰。實難扎掙。挨不過肚中饑。又難禁身上冷。任着這

半邊天。端的是冷挨不過。凄涼要尋死路。百忙裡捨不的殘命。

耍孩兒一煞　不覺撞昏鐘。昏鐘人初定。是誰人叫我。原來是總甲張成。他那里急急呼。我這里連連應。趁今宵誰肯與我支更。也是我一時僥倖。他先遞與我幾箇燒餅。

二煞　名承總甲憐咱冷。教我敲梆守守更。由着他調用。但得這濟心饑錢米。那里管人貧下賤。一任教喝號提鈴。

三煞　坐一回脚手麻立一回肚裡疼。冷燒餅乾嚥無茶送。剛然未到三更後。下夜的兵牌叫點燈。歪踢弄。與了他四十文方纔得買一箇姑容。

四煞　到五更雞打鳴。大街上人漸行。衆人各去都不等。只見

病花子倘在墻根下。教我偎着他。不暫停。得他口煖氣兒心
纔定。剛合眼一塲幽夢。猛驚囘哭到天明。

五煞　花子說你哭怎的。我從頭兒訴始終。我家積祖根基兒
重。說聲賣松槁陳家誰不怕名姓。多居仕宦中。我祖耶耶曾
把誰㙜種。我父親專結交勢耀。生下我吃酒行兇。

六煞　先亡了打我的爹。後亡了我父親。我孃疼專隨縱。吃酒
耍錢般般會。酒肆巢窩處處通。所事兒都相稱。娶了親就遭
官事。丈人家縣重投輕。

七煞　我也曾在西門家做女婿。調風月。把丈毋淫。錢塲裡信
着人鎖狗洞。也曾黃金美玉當塲賭。也曾駄米担柴往院裡
供。毆打妻兒病。死了死了時。他家告狀。使了許多錢。方得頭

輕。

八煞　賣大房，買小房，賃小房，又倒騰，不思久遠含餘剩，饑寒苦惱妾成病，死在房簷不許停。所有都乾淨，嘴頭饞不離酒肉，没攬汁，拆賣墳塋。

九煞　掇不的輕，負不的重，做不的傭，務不的農，未曾幹事兒先愁動，閑中無事思量嘴，睡起須教日頭紅，狗性子生鐵般硬，惡盡了十親九眷，凍餓死有那箇憐憫。

十煞　討房錢不住催，他料我也住不成，沙鍋破碗全無用，幾推趕出門兒外，凍骨淋皮無處存，不免冷鋪將身奔，但得箇時通運轉，我那其間忘不了恩人。

頻年困苦痛妻亡　身上無衣口絕糧

馬死奴逃房又賣　隻身獨自走他鄉
朝依肆店求遺饌　暮宿庄園倚敗墻
只有一條身後路　冷舖之中去打梆

却說陳經濟晚夕在冷舖存身，白日間街頭乞食。清河縣城內有一老者，姓王名宣，字廷用，年六十餘歲，家道殷實，爲人心慈，好仗義疎財，廣結交，樂施捨，專一濟貧拔苦，好善敬神。所生二子，皆當家成立。長子王乾，襲祖職爲牧馬所掌印正千戶。次子王震，充爲府學庠生。老者門首搭了箇主管，開着箇解當舖兒，每日豐衣足食，閑散無拘，在梵宇聽經，琳宮講道。無事在家門首施藥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後園中有兩株杏樹，道號爲杏庵居士。一日，杏庵頭戴重簷幅巾，身穿水合道服，在門首站立，只

見陳經濟打他門首過向前扒在地下磕了箇頭慌的杏菴還不迭說道我的哥你是誰老拙眼昏不認得你這經濟戰戰兢兢站立在旁邊說道不瞞你老人家小人是賣松橋陳洪兒子老者想了半日說你莫不是陳大寬的令郎麽因見他衣服襤褸形容憔悴說道我賢姪你怎的弄得這等模樣便問你父親母親可安麽經濟道我爹死在東京我母親也死了杏菴道我聞得你在丈人家住來經濟道家外父死了外母把我攆出來他女兒死了告我到官打了一場官司把房兒也賣了有些本錢兒都吃人坑了一向閑着沒有營運杏菴道賢姪你如今在那里居住經濟半日不言語說不瞞你老人家說如此如此杏菴道可憐賢姪你原來討吃哩想着當初你府上那樣根基人

家我與你父親相交賢姪你那咱還小哩纔扎着總角上學哩一向流落到此地位可傷可傷你還有甚親家也不看顧你看顧兒經濟道正是俺張舅那里一向也久不上門不好去的問了一回話老者把他讓到裡面客位裡令小厮放卓兒擺出點心嗄飯來教他儘力吃了一頓見他身上单寒拏出一件青布綿道袍兒一頂毡帽又一雙毡襪綿鞋又秤一兩銀子五百銅錢遞與他分付說賢姪這衣服鞋襪與你身上那銅錢與你盤纏賃半間房兒住這一兩銀子你拏着做上些小買賣兒也好糊口過日子强如在冷鋪中學不出好人來每月該多少房錢來這里老拙與你這陳經濟扒在地下磕頭謝了說道小姪知會拏着銀錢出離了杏菴門首也不尋房子也不做買賣把那

五百文錢。每日只在酒店麵店。以了其事。那一兩銀子。搗了些
白銅頓鑵。在街上行使。吃巡邏的當土賊拏到該坊節級處。一
頓拶打。使的罄盡。還落了一屁股瘡。不消兩日。把身上綿衣也
輸了。襪兒也換來嘴吃了。依舊原在街上討吃。一日又打王杏
菴門首所過。杏菴正在門首。只見經濟走來磕頭。身上衣襪都
沒了。止戴着那毡帽。精脚靸鞋。凍的乞乞縮縮。老者便問陳大
官。做得買賣如何。房錢到了。來取房錢來了。那陳經濟半日無
言可對。問之再三。方說如此這般。都沒了。老者便道。阿呀。賢姪
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你又拈不的輕。負不的重。但做
了些小活路兒。還强如乞食。免教人恥笑。有玷你父祖之名。你
如何不依我說。一面又讓到裡面。教安童拿飯來與他吃飽了。

又與了他一條袷褲。一領白布衫。一雙裹腳。一吊銅錢。一斗米。你拏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賣些柴炭豆兒瓜子兒。也過了日子。强似這等討吃。這經濟口雖荅應。拏錢米在手。出離了老者門。那消數日。熟食肉麵。都在冷舖內。和花子打夥兒。都吃了。耍錢。又把白布衫袷褲都輸了。大正月裡。又抱着肩兒在街上走不好來見老者。走在他門首房山墻底下。向日陽站立。老者冷眼看見他。不叫他。他挨挨搶搶。又到根前。扒在地下磕頭。老者見他還依舊如此。說道。賢姪。這不是常策。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無底坑如何填得起。你進來。我與你說。有一箇去處。又清閑。又安得你身。只怕你不去。經濟跪下哭道。若得老伯見憐。不拘那里。但安下身。小的情愿就去。杏菴道。此去離城不遠。臨清

馬頭上有座晏公廟。那裡魚米之鄉。舟船輻輳之地。錢糧極廣。清幽消灑。廟主任道士。與老拙相交極厚。他手下也有兩三箇徒弟徒孫。我備分禮物。把你送與他做箇徒弟出家。學些經典吹打。與人家應福也是好處。經濟道。老伯看顧。可知好哩。杏菴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是箇好日子。你早來。我送你去。經濟去了。這王老連忙叫了裁縫來。就替經濟做了兩件道衣。一頂道髻。鞋襪俱全。次日經濟果然來到。王老教他空屋裡洗了澡。梳了頭。戴上道髻。裡外換了新襖新褲。上盖青絹道衣。下穿雲履毡襪。備了四盤羹果。一罈酒。一疋尺頭。封了五兩銀子。他便乘馬。顧了一匹驢兒與經濟騎着。安童喜童跟隨。兩箇人擡了盒担。出城門。逕往臨清馬頭晏公廟來。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

到晏公廟。天色已晚。但見。

日影將沉。繁陰已轉。斷霞映水散紅光。落日轉山生碧霧。綠楊影裡。時聞鳥雀歸林。紅杏村中。每見牛羊入圈。正是溪邊漁父投林去。野外牧童跨犢歸。

王老到于馬頭上。過了廣濟閘大橋。見無數舟船。停泊在河下。來到晏公廟前。下馬。進入廟來。只見青松鬱鬱。翠栢森森。兩邊八字紅墻。正面三間朱戶。端的好座廟宇。但見

山門高聳。殿閣崚層。高懸勅額金書。彩畫出朝入相。五間大殿塑龍王一十二尊。兩下長廊刻水族百千萬衆。旗竿凌漢。帥字招風。四通八達。春秋社禮享依時。雨順風調。河道民間皆祭賽。萬年香火威靈在。四境官民仰賴安。

山門下。早有小童看見。報入方丈。任道士忙整衣出迎。王杏菴令經濟和禮物。且在外邊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杏菴讓入方丈松鶴軒叙禮。說王老居士。怎生一向不到敝廟隨喜。今日何幸。得蒙下顧。杏菴道。只因家中俗冗所羈。久失拜望。叙禮畢。分賓主而坐。小童獻茶。茶罷。任道士道。老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罷了。分付把馬牽入後槽喂息。杏菴道。沒事不登三寶殿。老拙敬來。有一事干瀆。未知尊意肯容納否。任道士道。老居士有何見教。只顧分付。小道無不領命。杏菴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陳名經濟。年方二十四歲。生的資格清秀。倒也伶俐。只是父母去世太早。自幼失學。若說他父祖根基。也不是無名少姓人家子孫。有一分家當。只因不幸遭官事沒了。家無處棲身。

老拙念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欲送他來貴宮作一徒弟未知尊意如何任道士便道老居士分付小道怎敢違阻奈因小道命蹇手下雖有兩三箇徒弟都不省事沒一箇成立的小道常時惹氣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杏菴道這箇小的不瞞尊師說只顧放心一味老實本分膽兒又小所事兒伶範堪可作一徒弟任道士問幾時送來杏菴道見在山門外伺候還有些薄禮伏乞笑納慌的任道士道老居士何不早說一面道有請于是擡盒人擡進禮物任道士見帖兒上寫着謹具粗段一端魯酒一罈豚蹄一副燒鴨二隻樹果二盒白金五兩知生王宣頓首拜慌忙稽首謝道老居士何以遠勞見賜許多重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只見陳經濟頭戴着金梁道髻身穿青絹道

衣，脚下雲履淨襪，腰繫絲絛，生的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面如傅粉，走進來向任道士，倒身下拜，拜了四雙八拜。任道士因問多少青春，經濟道，屬馬交新春二十四歲了，任道士見他，果然伶俐，取了他箇法名，叫做陳宗美，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箇徒弟，大徒弟姓金，名宗明，二徒弟姓徐，名宗順，他便叫陳宗美，王杏菴都請出來，見了禮數，一面收了禮物，小童掌上燈來，放卓兒先擺飯，後吃酒，餚品盃盤，堆滿卓上，無非是雞蹄鵝鴨魚蝦之類，王老吃不多酒，師徒輪番勸穀幾巡，王老不勝酒力，告辭房中，自有床鋪安歇，一宿，到次日清辰，小童舀水淨面，梳洗灌潄畢，任道士又早來遞茶，不一時，擺飯又吃了兩盃酒，喂飽頭口，與了擡盒人力錢，王老臨起身，叫過經濟來分付，在此好生用

心。習學經典。聽師父指教。我常來看你。按季送衣服鞋腳來與你。又向任道士說。他若不聽教訓。一任責治。老拙並不護短。一面背地又囑付經濟。我去後。你要洗心改正。習本等事業。你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了。那經濟應諾道。兒子理會了。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出山門上馬。離晏公廟。回家去了。經濟是此就在晏公廟。做了道士。因見任道士。年老赤鼻。身體魁偉。聲音洪亮。一部髭髯。能談善飲。只專迎賓送客。凡一應大小事。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裡。那時朝廷運河初開。臨清設二閘。以節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閘上。都來廟裡。或求神福。或來祭愿。或討卦與簽。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錢米的。也有餽送香油紙燭的。也有留松篙蘆席的。這任道士將常署裡。多餘錢糧。都令手下徒弟。在馬

頭上開設錢米鋪賣將銀子來。積儹私囊。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箇守本分的。年約三十餘歲。常在娼樓包占樂婦。是箇酒色之徒。手下也有兩箇清紫年小徒弟。同鋪歇臥。日久絮繁。因見經濟生的齒白唇紅。面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裡說話。就纏他同房居住。晚夕和他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鋪歇臥。初時兩頭睡。便嫌經濟腳臭。叫過一箇枕頭上睡。不多回又說他口氣噴着。令他吊轉身子。屁股貼着肚子。那經濟推睡着不理他。他把那話弄得硬硬的。直豎一條棍。抹了些唾津在頭上。往他糞門裡只一頂。原來經濟在冷鋪中。被花子飛天鬼侯林兒弄過的。眼子大了。那話不覺就進去了。這經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厮合敗。他討得十分便益多了。把我不知當做甚麼

人見也來報伏與他箇甜頭兒且教他在我手內納些敗缺一面故意聲叫起來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聽見連忙掩住他口說好兄弟禁聲隨你要的我都依你經濟道你既要抅搭我我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宗明道好兄弟休說三件就是十件事我也依你經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許你再和那兩箇徒弟睡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我要執掌第三件隨我往那裡去你休嗔我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此事金宗明道這箇不打緊我都依你當夜兩箇顛來倒去整狂了半夜這陳經濟自幼風月中撞甚麼事不知道當下被底山盟枕邊海誓淫聲艷語摳吮咂品把這金宗明哄得歡喜無盡到第二日果然把各處鑰匙都交與他手內就不和那箇徒弟在一處每月只同他一鋪

歇臥。一日兩。兩日三。忽一日任道士師徒三箇。都往人家應福做好事去。任道士留下他看家。徑智賺他。王老居士只說他老實。看老實不老實。臨出門分付。你在家好看着那後邊養的一羣雞。說道是鳳凰。我不久功成行滿。騎他上昇。朝參玉帝。那房內做的幾缸。都是毒藥汁。若是徒弟壞了事。我也不打他。只與他這毒藥汁吃了。直教他立化。你須用心看守。我午齋回來。帶點心與你吃。說畢。師徒去了。這經濟關上門笑道。豈可我這些事兒不知道。那房內幾缸黃米酒。哄我是甚毒藥汁。那後邊養的幾隻雞。說是鳳凰。要騎他上昇。于是揀肥的宰了一隻。退的淨淨。煮在鍋裡。把缸內酒。用鏇子舀出來。火上篩熱了。手撕雞肉。蘸着蒜醋。吃了箇不亦樂乎。還說了四句。黃銅鏇。舀清酒。烟

籠皓月。白汚雞蘸爛蒜。風捲殘雲。正吃着。只聽師父任道士外邊叫門。這經濟連忙收拾了家伙。走出來開門。任道士見他臉紅。問他怎的來。這經濟徑低頭不言語。師父問你怎的不言語。經濟道。告禀師父得知。師父去後。後邊那鳳凰不知怎的飛了去一隻。教我慌了。上房尋了半日沒有。怕師父來家打。待要拏刀子抹。恐怕疼。待要上吊。恐怕斷了繩子跌着。待要投井。又怕井眼小掛脖子。筭計的沒處去了。把師父缸內的毒藥汁。舀了兩碗來吃了。師父便問你吃下去覺怎樣的。經濟道。吃下去半日不死不活的。倒像醉了的一般。任道士聽言。師徒們都笑了。說還是他老實。又替他使錢討了一張度牒。以此徑後。凡事並不防範。正是。三日賣不得一担真。一日賣了三担假。這陳經濟

因此常拏着銀錢往馬頭上遊玩看見院中架兒陳三兒說馮金寶兒他鴇子死了他又賣在鄭家叫鄭金寶兒如今又在大酒樓上趕趂哩你不看他看去這小夥兒舊情不改拏着銀錢跟定陳三兒逕往馬頭大酒樓上來此不來倒好若來正是五百載宽家來聚會數年前姻眷又相逢有詩爲証

人生莫惜金縷衣　人生莫負少年時

見花欲折須當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原來這座酒樓乃是臨淸第一座酒樓名喚謝家酒樓裡面有百十座閣兒週圍都是緑欄杆就緊靠着山岡前臨官河極是人烟熱閙去處舟船往來之所怎見得這座酒樓齊整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緑欄杆低接軒牕翠簾櫳高懸戶牖吹

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盃。擺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喏吟魂。翻瑞雪一河烟水。白蘋渡口。時聞漁父鳴榔。紅蓼灘頭。每見釣翁擊楫。樓畔綠楊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這陳三兒引經濟上樓。到一箇閣兒裡坐下。烏木春檯。紅漆凳子。便叫店小二。連忙打抹了春檯。拏一付鍾筯。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叫粉頭去了。須臾只聽樓梯響。馮金寶上來。手中拏着箇廝鑼兒。見了經濟。深深道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人。不覺簇地兩行淚下。正是數聲嬌語如鶯囀。一串珍珠落線頭。經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裡來。不見你。這馮金寶收淚道。自從縣中打斷出來。我媽不久

着了驚諕，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五媽兒家做粉頭，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清馬頭上趕趁酒客。昨日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裡開錢鋪，要見你一見。不期你今日在此樓上吃酒，會見一面。可不想殺我也。說畢，又哭了。經濟便取袖中帕兒替他抹了眼淚，說道：我的姐姐，你休煩惱，我如今又好了。自從打出官司來，家業都沒了，投在這晏公廟一向出家做了道士。師父甚是重托我，往後我常來看你。因問你如今在那裡安下？金寶便說：奴就在這橋西酒家店劉二那裡。有百十間房子，四外衙衙窠子妓女都在那裡安下，白日裡便來這各酒樓趕趁。說着兩箇挨身做一處飲酒。陳三兒盪酒上樓，拏過琵琶來。金寶彈唱了箇曲兒，與經濟下酒，名普天樂。

淚雙垂。垂雙淚。三盃別酒。別酒三杯。鸞鳳對拆開。拆開鸞鳳對。嶺外斜暉看看墜。看看墜嶺外暉。天昏地暗。徘徊不捨不捨徘徊。

兩人吃得酒濃時。未免解衣雲雨。下箇房兒。這陳經濟一向不曾近婦女。久渴的人。合得遇金寶。盡力盤桓。尤雲殢雨。未肯即休。但見。

一箇玉臂忙摟。一箇柳腰欵擺。雙睛噴火。星眼郎當。一箇汗浹胷膛。發狠要贏三五陣。一箇香消粉黛。呻吟叫彀數千聲。戰良久。靈龜深入性偏剛。鬬彀多時。一股清泉往裡邈。幾番鏖戰烟蘭妓。不似今番這一遭。

須臾事畢。各整衣衫。經濟見天色晚來。與金寶作別。與了金寶

一兩銀子。與了陳三兒三百文銅錢。囑付奴姐。我常來看你。咱在這搭兒裡相會。你若想我。使陳三兒叫我去。下樓來。又打發了店主人謝三郎。三錢銀子酒錢。經濟回廟中去了。這馮金寶送至橋邊方回。正是盼穿秋水因錢鈔。哭損花容爲鄧通。畢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劉二醉毆陳經濟　灑家店雪娥爲娼

花開不擇貧家地　月照山河到處明
世間只有人心歹　萬事還教天養人
癡聾瘖瘂家豪富　伶俐聰明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載定　筭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陳經濟自從陳三兒引到謝家大酒樓上。見了馮金寶。兩箇又拘搭上前情。往後沒三日不和他相會。或一日經濟廟中有事不去。金寶就使陳三兒稍寄物事。或寫情書來叫他去。一次或五錢。或一兩。以後日間供其柴米。納其房錢。歸到廟中。便臉紅。任道士問他何處吃酒來。經濟只說在米鋪。和夥計暢飲

三盃解辛苦來他師兄金宗明又替他遮掩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當是不必說朝來暮往把任道士囊篋中細軟的本也抵盜出大半花費了不知覺一日也是合當有事這酒家店的劉二有名坐地虎他是帥府周守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專一在馬頭上開娼店倚强凌弱舉放私債與巢窩中各娼使錢加三討利有一不給搗換文書將利作本利上加利嗜酒行兇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頭的班頭欺酒客的領袖因見陳經濟是晏公廟任道士的徒弟白臉小厮在謝三家大酒樓上把粉頭鄭金寶兒包占住了吃的楞楞睜睜提着碗果大小拳頭走來謝家樓下問金寶在那裡慌的謝三郎連忙聲喏說道劉二叔他在樓上第二箇閣兒裡便是這劉二大扠步上樓來經

濟正與金寶在閣兒裡面兩箇飲酒。做一處快活。只把房門關閉。外邊簾子掛着。被劉二一把手扯下簾子。大叫金寶兒出來。諕的陳經濟鼻口內氣兒也不敢出。這劉二用腳把門踩開。金寶兒只得出來相見。說劉二叔叔。有何說話。劉二罵道。賊淫婦。你少我三箇月房錢。卻躲在這裡。就不去了。金寶笑嘻嘻說道。二叔叔你家去。我使媽媽就送房錢來。被劉二只摟心一拳。打了老婆一交。把頭顱搶在堦沿下磕破。血流滿地。罵道。賊淫婦。還等甚送來。我如今就要。看見陳經濟在裡面。走向前把卓子只一掀。碟兒打得粉碎。那經濟便道。阿呀。你是甚麼人。走來撒野。劉二罵道。我合你道士秫秫娘。手揪過頭髮來。按在地下。拳捶腳踢無數。那樓上吃酒的人。看着都立睜了。店主人謝三郎。

初時見劉二醉了。不敢惹他。次後見打得人不像模樣。上樓來。解勸說道。劉二叔。你老人家息怒。他不曉得你老人家大名。悞言沖撞。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看小人薄面。饒他去罷。這劉二那裡依從。儘力把經濟打了發昏章第十一。叫將地方保甲。一條繩子。連粉頭都拴在一處墩鎖。分付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裡去。原來守備勑書上命他保障地方。巡捕盜賊。兼管河道。這裡拏了經濟。任道士廟中。還尚不知。只說他晚夕米鋪中上宿未回。却說次日地方保甲。巡河快手。押解經濟金寶。顧頭口騎上趕清晨早。到府前伺候。先遞手本與兩箇管事張勝李安。看看說是劉二叔地方喧鬧。一起晏公廟道士一名陳經濟。娼婦鄭金寶。眾軍牢都問他要錢。說道。俺們是廳上動刑的。一班十二人

隨你罷。正景兩位管事的。你倒不可輕視了他。經濟道。身邊銀錢倒有。都被夜晚劉二打我時。被人掏摸的去了。身上衣服都扯碎了。那得錢來。止有頭上關頂一根銀簪兒。拔下來與二位管事的罷。衆牢子拏着那根簪子。走來對張勝李安。如此這般他一箇錢兒不拏出來。止與了這根簪兒。還是鬧銀的。張勝道。你叫他近前。等我審問他。衆軍牢不一時。推擁他到根前跪下。問你是任道士第幾箇徒弟。經濟道。第三箇徒弟。又問你今年都大年紀。經濟道廿四歲了。張勝道。你這等年少。只該在廟中做道士。習學經典。許你在外宿娼飲酒。喧嚷。你把俺老爺帥府衙門。當甚麼些小衙門。不拏了錢兒來。這根簪子。打水不渾。要他做甚。還掠與他去。分付牢子。等住回。老爺升廳。把他放在頭

一起。眼看這狗男女道士就是箇倖錢的。只許你白要四方施
主錢糧。休說你爲官事。你就來吃酒赴席。也帶方汗巾兒揩嘴。
等動刑時。着實加力梭打這厮。又把鄭金寶叫上去。鄭家有忘
八跟着。上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張勝說。你係娼門。不過趁熟。
不是些衣飯爲生。沒甚大事。看老爺喜怒不同。看惱。只是一兩
板子。若喜懽。只恁放出來也不止。旁邊那箇牢子說。你再把與
我一錢銀子。等我梭你。待我饒你兩箇大指頭。李安分付你帶
他遠些伺候。老爺將次出廳。不一時只見裡面雲板響。守備升
廳。兩邊僚掾軍牢森列。甚是齊整。但見。

緋羅繳壁。紫綬卓圍。當廳額掛茜羅。四下簾垂翡翠。勘官守
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人從謹廉。鹿角旁插令旗兩面。軍牢

沉重僚掾威儀。執大棍授事立堦前。抰文書廳旁聽發放。雖然一路帥臣。果是滿堂神道。

當時没巧不成話。也是五百刼寃家聚會。姻緣合當凑着。春梅在府中。從去歲八月間。已生了箇哥兒。小衙內。今方半歲光景。貌如冠玉。唇若塗硃。守備喜似席上之珍。過如無價之寶。未幾大奶奶下世。守備就把春梅冊正。做了夫人。就住着五間正房。買了兩箇養娘抱妳哥兒。一名玉堂。一名金匱。兩箇小丫鬟伏侍。一箇名喚翠花。一箇名喚蘭花。又有兩箇身邊得寵彈唱的姐兒。都十六七歲。一名海棠。一名月桂。都在春梅房中侍奉。那孫二娘房中。止使着一箇丫鬟。名喚荷花兒。不在話下。比的小衙內。只要張勝懷中。抱他外邊頑耍。遇着守備升廳。在旁邊觀

看。當日守備升廳坐下。放了告牌出去。各地方解進人來。頭一起正叫上陳經濟。并娼婦鄭金寶見去。守備看了呈狀。又見經濟面上帶傷。說道。你這厮是箇道士。不守那清規。如何宿娼飲酒。騷擾我地方。行止有虧。左右拏下去打二十棍。追了度牒還俗。那娼婦鄭氏拶一拶。敲五十敲。責令歸院當差。兩邊軍牢向前。纔待扯翻經濟。攤去衣服。用繩索綁起。轉起棍來。兩邊招呼打時。可要作怪。張勝抱着小衙內。正在廳前月臺上站立觀看。那小衙內看見。走過來打經濟。在懷裡攔不住。撲着要經濟抱。張勝恐怕守備看見。走過來。亦發大哭起來。直哭到後邊春梅根前。春梅問他怎的哭。張勝便說。老爺廳上發放事。打那晏公廟道士姓陳。他就撲着他抱。小的走下來。他就哭了。這春梅聽

見是姓陳的。不免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到軟屏後面探頭覷覷。廳下打的那人，聲音模樣，倒好似陳姐夫一般。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又叫過張勝問他，此人姓甚名誰。張勝道，這道士供狀上，年廿四歲，俗名叫陳經濟。春梅暗道，正是他了。一面使張勝請下你老爺來。這守備廳上打經濟，纔打到十棍，一邊還撥着娼的。忽聽後邊夫人有請，分付牢子把棍且擱住，休打。一面走下廳來。春梅說道，你打的那道士是我姑表兄弟，看奴面上，饒了他罷。守備道，夫人不早說，我已打了他十棍，怎生奈何。一面出來，分付牢子，都與我放了。娼的便歸院去了。守備悄悄使張勝叫那道士回來，且休去，問了你奶奶，請他相見。這春梅纔待使張勝請他到後堂相見，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口中不言，心

內暗道剜去眼前瘡安上心頭肉眼前瘡不去心頭肉如何安得上于是分付張勝你且叫那人去着等我慢慢再叫他度牒也不曾追這陳經濟打了十棍出離了守備府還奔來晏公廟不想任道士聽見人來說你那徒弟陳宗美在大酒樓上包着娼的鄭金寶兒惹了酒家店坐地虎劉二打得臭死連老婆都拴了解到守備府裡去了行止有虧便差軍牢來拏你去審問追度牒還官這任道士聽了一者年老的着了驚怕二來身躰胖大因打開囊篋內又沒了細軟東西着了口重氣心中疾湧上來昏倒在地衆徒弟慌忙向前扶救請將醫者來灌下藥去通不省人事到半夜嗚呼斷氣身亡亡年六十三歲第二日陳經濟來到左邊隣人說你還敢廟裡去你師父因為你如此這

般得了口重氣昨夜三更鼓死了這經濟聽了諕的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復回清河縣城中來正是鹿隨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話分兩頭卻把春梅一見經濟方待留他忽然心上想起一件事來還使出張勝來教經濟且去罷走歸房中摘了冠兒脫了綉服倒在床上一面捫心搯被聲疼叫喚起來諕的合宅大小都慌了下房孫二娘來問道大奶奶行好好的怎的來就不好起來春梅說你每且去休管我落後守備退廳進來見他倘在床上叫一番也慌了扯着他手兒問道你心裡怎的來也不言語又問那箇惹着你來也不做聲守備道不剛纔兒我打了你兄弟你心內惱麼亦不應答這守備無計奈何自出外邊麽犯起張勝李安來了你那兩箇早知他

是你奶奶兄弟。如何不早對我說。卻教我打了他十下。惹的你奶奶心中不自在起來。我曾教你留下他請你奶奶相見。你如何又放他去了。你這厮毎却討分曉。張勝說。小的曾稟過奶奶。來。奶奶說。且教他去着。小的纔放他去了。一面走入房中。哭啼哀告春梅。望乞奶奶在爺前。方便一言。不然爺要見責小的每哩。這春梅睜圓星眼。剔起蛾眉。叫過守備近前說。我自心中不好。干他們甚事。那厮他不守本分。在外邊做道士。且崇他些時。等我慢慢招認他。這守備纔不麻犯張勝李安了。守備見他只歷聲喚。又使張勝請下醫官來看脉。說老夫人染了六慾七情之病。着了重氣在心。討將藥來又不吃。都放冷了。丫頭每都不敢向前說話。請將守備來看着吃藥。只呷了一口。就不吃了。守

備出去了。大丫鬟月桂拏過藥來。請奶奶吃藥。被春梅拏過來。匹臉只一潑。罵道。賊浪奴才。你只顧拏這苦水來灌我怎的。我肚子裡有甚麼。教他跪在面前。孫二娘走來問道。月桂怎的奶奶教他跪着。海棠道。奶奶因他拏藥與奶奶吃來。奶奶說我肚子裡有甚麼。拿這月來灌我。教他跪着。孫二娘道。奶奶你委的今一日没曾吃甚麼。這月桂他不曉得。奶奶休打他。看我面上饒他這遭罷。分付海棠。你往厨下熬些粥兒來。與你奶奶吃口兒。春梅于是把月桂放起來。那海棠走到厨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鍋粳小米濃濃的粥兒。定了四碟小菜兒。用甌兒盛着。象牙快兒。熱烘烘拿到房中。春梅倘在床上。面朝裡睡。又不敢叫。直待他番身。方纔請他有筒粥兒在此。請奶奶吃粥。春梅把眼合

着不言語海棠又叫道粥晾冷了請奶奶起來吃粥孫二娘在旁說道大奶奶你這半日沒吃甚麽這回你覺好些且起來吃些箇有枉餓些那春梅一砧碌子扒起來教妳子拏過燈來取粥在手只呷了一口往地下只一推早是不曾把家伙打碎被妳子接住了就大吆喝起來向孫二娘說你平白叫我起來吃粥你看賊奴才熬的好粥我又不坐月子熬這照面湯來與我吃怎麽分付妳子金匱你與我把這奴才臉上把與他四箇嘴巴當下眞箇把海棠打了四箇嘴巴孫二娘便道奶奶你不吃粥却吃些甚麽兒却不餓着你春梅道你教我吃我心內攔着吃不下去良久叫過小丫鬟蘭花兒來分付道我心內想些鷄尖湯兒吃你去廚房內對着淫婦奴才教他洗手做碗好鷄尖

湯兒與我吃口兒。教他多有些酸笋。做的酸酸辣辣的我吃。孫二娘便說。奶奶分付他。教雪娥做去。你心下想吃的。就是藥。這蘭花不敢怠慢。走到厨下。對雪娥說。奶奶教你做鷄尖湯。快些做。等着要吃哩。原來這鷄尖湯。是雏鷄脯翅的尖兒。碎切的做成湯。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旋宰了兩隻小鷄。退刷乾淨。剔選翅尖。用快刀碎切成絲。加上椒料葱花芫荽酸笋油醬之類。揭成清湯。盛了兩甌兒。用紅漆盤兒。熱騰騰。蘭花拿到房中。春梅燈下看了。呷了一口。怪叫大罵起來。你對那滛婦奴才說去。做的甚麼湯。精水寡淡。有些甚味。你們只教我吃。平白教我惹氣。慌的蘭花生怕打。連忙走到厨下。對雪娥說。奶奶嫌湯淡。好不罵哩。這雪娥一聲兒不言語。忍氣吞聲。從新坐鍋。又做了一碗。

多加了些椒料香噴噴教蘭花拿到房裡來春梅又嫌忒醎了拏起來照地下只一潑早是蘭花躲得快險些兒潑了一身罵道你對那奴才說去他不憤氣做與我吃這遭做的不好教他討分曉哩這雪娥聽見千不合萬不合悄悄說了一句姐姐幾時這般大了就抖摟起人來不想蘭花回到房裡告春梅說了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此言登時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咬碎銀牙通紅了粉面大叫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須臾使了養娘丫鬟三四箇登時把雪娥拉到房中春梅氣狠狠的一手扯住他頭髮把頭上冠子跺了罵道淫婦奴才你怎的說幾時這般大不是你西門慶家擡舉的我這般大我買將你來伏侍我你不憤氣教你做口子湯不是精淡就是苦了子醎你倒還對着

丫頭說。我幾時恁般大起來。摟搜索落。我要你何用。一面請將守備來。探雪娥出去。當天井跪着。前邊叫將張勝李安。旋剥褪去衣裳。打三十大棍。兩邊家人點起明晃晃燈籠。張勝李安各執大棍伺候。那雪娥只是不肯脫衣裳。守備恐怕氣了他。在根前不敢言語。孫二娘在旁邊再三勸道。隨大奶奶分付打他多少。免褪他小衣罷。不爭對着下人脫去他衣裳。他爺躰面上不好看的。只望奶奶高擡貴手。委的他的不是了。春梅不肯。定要去他衣服打。說道。那箇攔我。我把孩子先摔殺了。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死就是了。留着他便是了。于是也不打了。一頭撞倒在地。就直挺挺的昏迷。不省人事。守備諕的連忙扶起。說道。隨你打罷。沒的氣着你。當下可憐把這孫雪娥。拖番在地。褪去衣

服。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一面使小牢子。半夜叫將薛嫂兒來。即時罄聲頭出去辦賣。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分付。我只要八兩銀子。將這淫婦奴才。好歹與我賣在娼門。隨你轉多少。我不管你。你若賣在別處。我打聽出來。只休要見我。那薛嫂兒道。我靠那裡過日子。却不依你說。當夜領了雪娥來家。那雪娥悲悲切切。整哭到天明。薛嫂便勸道。你休哭了。也是你的晦氣。寃家撞在一處。老爺見你到罷了。只恨你與他有些舊仇舊恨。折挫你。那老爺也做不得主兒。見他有孩子。須也依隨他。正景下邊孫二娘。不讓他幾分。常言拐米倒做了倉官。說不的了。你休氣哭。雪娥收淚謝薛嫂。只望早晚尋箇好頭腦我去。自有飯吃罷。薛嫂道。他千萬分付。只教我把你送在娼門。我養兒

養女。也要天理。等我替你尋箇单夫獨妻。或嫁箇小本經紀人家。養活得你來也。那雪娥千恩萬福謝了薛嫂過了兩日。只見隣住一箇開店張媽。走來叫薛媽。你這壁廂有甚娘子。怎的哭的悲切。薛嫂便道。張媽請進來坐。說道。便是這位娘子。他是大人家出來的。因和大娘子合不着。打發出來。在我這裡嫁人。情愿箇单夫獨妻。免得惹氣。張媽道。我那邊下着一箇山東賣綿花客人。姓潘。排行第五。年三十七歲。幾車花果。常在老身家安下。前日說他家有箇老母有病。七十多歲。死了渾家半年光景。沒人扶侍。再三和我說。替他保頭親事。並無相巧的。我看來這位娘子。年紀到相當。嫁與他做箇娘子罷。薛嫂道。不瞞你老人家說。這位娘子。大人出身。不拘粗細都做的。針指女工。鍋頭

灶腦自不必說又做的好湯水今纔三十五歲本家只要三十兩銀子倒好保與他罷張媽媽道有箱籠没有薛嫂道止是他隨身衣服簪環之類並無箱籠張媽媽道既是如此老身回去對那人說教他自家來看一看說畢吃茶坐回去了晚夕對那人說了次日飯罷以後果然領那人來相看一看見了雪娥好模樣兒年小一口就還了二十五兩另外與薛嫂一兩媒人錢薛嫂也没曾兢就兑了銀子寫了文書晚夕過去次日就上車起身薛嫂教人改換了文書只兑了八兩銀子交到府中春梅收了只說賣與娼門去了那人娶雪娥到張媽媽家止過得一夜到第二日五更時分謝了張媽媽作別上了車逕到臨清去了此是六月天氣日子長到馬頭上纔日西時分到于酒家店那

裡有百十間房子。都下着各處遠方來的窠子衏衏娼的。這雪娥一領進入一箇門戶。半間房子裡面。打着土炕炕上坐着箇五六十歲的婆子。還有箇十七八頂老了頭。打着盤頭揸頭抹着鉛粉紅唇。穿着一弄兒軟絹衣服。在炕邊上彈弄琵琶。這雪娥看見。只叫得苦。纔知道那漢子潘五是箇水客。買他來做粉頭。起了他箇名兒。叫玉兒。這小妮子名喚金兒。每日拏厮鑼兒出去。酒樓上接客。供唱。做這道路營生。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把雪娥先打了一頓。睡了兩日。只與他兩碗飯吃。教他樂器。學彈唱。學不會又打。打得身青紅遍了。引上道兒。方與他好衣穿。粧點打扮。門前站立。倚門獻笑。眉目嘲人。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丹青。有詩爲証。

窮途無奔更無投　南去北來休便休

一夜彩雲何處散　夢隨明月到青樓

這雪娥在酒家店。也是天假其便。一日張勝。被守備差遣。往河下買幾十石酒麯。宅中造酒。這酒家店坐地虎劉二。看見他姐夫來。連忙打掃酒樓乾浄。在上等閣兒裡。安排酒殽。盃盤。各樣時新果品。好酒活魚。請張勝坐在上面飲酒。酒博士保兒篩酒。近前跪下。稟問二叔。下邊叫那幾箇唱的上來。遞酒。劉二分付叫王家老姐兒。趙家嬌兒。潘家金兒玉兒四箇上來。伏侍你張姑夫。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樓。不多時。只聽得胡梯畔笑聲兒。一般兒四箇唱的。頂老打扮得如花似朶。都穿着輕紗軟絹衣裳。上的樓來。望下一面花枝招颭。繡帶飄飄。拜了四拜。立在旁邊。

這張勝猛睜眼觀看內中一箇粉頭可要作怪到相老爺宅裡。小奶奶打發出來廚下做飯的那雪娥娘子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裡那雪娥亦眉眼掃見是張勝都不做聲這張勝便問劉二那箇粉頭是誰家的劉二道不瞞姐夫他是潘五屋裏王兒金兒這箇是王老姐一箇是趙嬌兒張勝道王老姐兒我認的。這潘家王兒我有些眼熟因叫他近前悄悄問他你莫不是老爺宅裡雪姑娘麼怎生到于此處那雪娥聽見他問便簌地兩行淚下便道一言難盡如此這般具說一遍被薛嫂攛瞞把我賣了二十五兩銀子賣在這裡供筵習唱接客迎人這張勝平昔見他生的好纔是懷心這雪娥席前慇懃勸酒兩箇說得入港雪娥和金兒不免拏過琵琶來唱了箇詞兒與張勝下酒名

四塊金。

前生想着少欠下他相思債。中途洋却綰不住同心帶。說着教我泪滿腮。悶來愁似海。萬誓千盟到今何在。不良才。怎生消磨了。我許多時恩愛

當下唱畢。彼此穿杯換盞。倚翠偎紅。吃得酒濃時。常言。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這張勝就把雪娥來愛了。兩箇晚夕。留在閤兒裡就一處睡了。這雪娥枕邊風月。耳畔山盟。和張勝儘力盤桓。如魚似水。百般難述。次日起來梳洗了頭面。劉二又早安排酒殽上來。與他姐夫扶頭。大盤大碗。饕食一頓。收起行裝。喂飽頭口。裝載米麵。伴當跟隨。臨出門。與了雪娥三兩銀子。分付劉二。好生看顧他。休教人欺負。自此以後。張勝但來河

下。就在酒家店與雪娥相會。往後走來走去。每月與潘五幾兩銀子。就包住了他。不許接人。那劉二自恁要圖他姐夫歡喜。連房錢也不問他要了。各窠窩刮刷將來。替張勝出包錢。包定雪娥柴米來。有詩爲証。

豈料當年縱意爲　貪淫倚勢把心欺
禍不尋人人自取　色不迷人人自迷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平安偷盜假當物　薛嫂喬計說人情

有福莫享盡　福盡身貧窮

有勢莫倚盡　勢盡冤相逢

格言

福宜常自惜　勢宜常自恭

人間勢與福　有始多無終

話說孫雪娥賣在酒家店為娼。不題話分兩頭。却說吳月娘自從大姐死了。告了陳經濟一狀到官。大家人劉昭也死了。他妻一丈青帶着小鐵棍兒也嫁人去了。來興兒看守門戶。房中繡春與了王姑子。做了徒弟。出家去了。那來興兒自從他媳婦惠秀死了。一向沒有妻室。奶子如意兒要便引着孝哥兒在他屋

裡頑耍吃東西來與兒又打酒和妳子吃兩箇嘲戲勾來去就刮剌上了非止一日但來前邊歸入後邊就臉紅月娘察其事罵了一頓家醜不可外揚與了他一套衣裳四根簪子一件銀壽字兒一件梳背兒揀了箇好日子就與了來興兒完房做了媳婦子白日上灶看哥兒後邊扶侍到夜間往前邊他屋裡睡去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有吳大妗二妗子并三箇姑子都來與月娘做生日在後邊堂屋裡吃酒晚夕都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吳大妗二妗子三箇姑子同在一處睡聽宣卷到二更時分中秋兒便在後邊灶上看茶由着月娘叫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裡只見玳安兒正按着小玉在炕上幹得好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慌的湊手腳不迭月娘便一聲兒也沒

言語只說得一聲賊臭肉不在後邊看著茶去那屋裡師父宣卷
這一日卷要茶吃且在這裡做甚麼哩那小玉道中秋兒灶上
我教他頓茶哩低着頭往後邊去了玳安便走出儀門往前邊來
過了兩日大妗子二妗子三箇女僧都家去了這月娘把來興
兒房騰出收拾了與玳安住却教來興與兒搬到劉昭屋裡看守
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床鋪蓋做了一身裝新衣服與了一
頂新網新帽做了雙新靴襪又替小玉張了一頂鬏髻與了他
幾件金銀首飾四根金頭銀腳簪環墜戒指之類兩套段絹顏
色衣服擇日完房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裡還進來在
房中答應月娘只晚夕臨關儀門時便出去和玳安歇去這丫
頭攘好東好西甚麼不拏出來和玳安吃這月娘當看見只推

不看見常言道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羊酒不均駟馬奔鎮處家不正奴婢抱怨卻說平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做了媳婦兒與了他一間房住衣服穿戴勝似別人他比玳安倒大兩歲今年二十二歲倒不與他妻室一間房住一日在假當鋪看見傅夥計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當了三十兩銀子那家只把銀子使了一箇月加了利錢就來贖討付夥計同玳安尋出來放在鋪子大櫥櫃內的不隄防這平安兒見財起心就連匣兒偷了走去南瓦子裡開坊子的武長腳家有兩箇私窠子一箇叫薛存兒一箇叫伴兒在那裡歇了兩夜高王八見他使錢兒猛大匣子鏖着金頭面撇着銀挺子打酒與鴇兒買東西饌與土番就把他截在屋裡打了兩箇耳刮子就

拏了。也是合當有事。不想吳典恩新陞廵檢。騎着馬。頭裡打着一對板子。正從街上過來。看見問拴的甚麽人。土番跪下。禀說如此這般。拐帶出來。在子裡宿娼。拿金銀頭面行使。小的可疑拿了。吳典恩分付與我帶來審問。一面拿到廵檢廳兒內。吳典恩坐下。兩邊弓皂排列。土番拴平安兒到根前。認的是吳典恩當初是他家夥計。已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就說。小的是西門慶家平安兒。吳典恩道。你既是他家人。拿這金東西在這坊子裡做甚麽。平安道。小的大娘借與親戚家頭面戴。使小的取去來晚了。城門閉了。小的投在坊子。權借宿一夜。不料被土番拿了。吳典恩罵道。你這奴才胡說。你家只是這般頭面多。金銀廣。教你這奴才。把頭面拿出來老婆家歇宿行使。想必是你偷盜

出來頭面。越早說來。免我動刑。平安道。委的親戚家借去頭面。家中大娘使我討去來。並不敢說謊。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真賊不打如何肯認。喝令左右。與我拿夾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夾棍起來。夾的小廝猶如殺猪叫。叫道爺。休夾小的放小的實說了罷。吳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夾你。平安兒道。小的偷的假當鋪。當的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吳典恩問道。你因甚麼偷出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二歲。大娘許了替小的娶媳婦兒。不替小的娶。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廝。纔二十歲。倒把房裡丫頭。配與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憤。纔偷出假當鋪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必是這玳安兒小廝。與吳氏有奸。纔先把丫頭與他配了妻室。你只實說。沒你的事。我便饒了你。平安

兒道小的不知道吳典恩道你不實說與我楔起來左右套上
楔子慌的平安兒沒口子說道爺休楔小的等小的說就是了
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須沒你的事一面放了楔子那平
安說委的俺大娘與玳安兒有奸先要了小玉丫頭俺大娘看
見了就沒言語倒與了他許多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
吳典恩一面令吏典上來抄了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監在
巡檢司等着出牌提吳氏玳安小玉來審問這件事那日却說
解當舖櫥櫃裡不見了頭面把傅夥計諕慌了問玳安玳安說
我在生藥舖子裡看你在這邊吃飯我不知道傅夥計道我把
頭面匣子放在櫥裡如何不見了一地裡尋平安兒尋不着急
的付夥計揷香賭誓那家子討頭面付夥計只推還沒尋出來

哩那人走了幾遍見沒有頭面只顧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兩
箇月本利不少你的你如何不與我頭面鈎子值七八十兩銀
子付夥計見平安兒一夜沒來家就知是他偷出去了四下使
人找尋不着那討頭面王兒又在門首嚷亂對月娘說賠他五
十兩銀子那人還不肯說我頭面值六十兩鈎子連寶石珠子
鑲嵌共值十兩該賠七十兩銀子付夥計又添了他十兩還不
肯定要與傅夥計合口正鬧時有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
頭面在南瓦子養老婆被吳巡檢拏在監裡還不教人快認贓
去這吳月娘聽見吳典恩做巡檢是咱家舊夥計一面請吳大
舅來商議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教付夥計領贓去有了原物
在當待兩家賴教人家人在門前放屁付夥計拿狀子到巡檢

司。實承望吳典恩看舊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反被吳典

恩。老狗老奴才。儘力罵了一頓。叫皁隷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

屁股脫了半日。饒放起來。說道。你家小廝在這裡供出吳氏。與

玳安許多奸情來。我這裡申過府縣。還要行牌提取吳氏來。對

証。你這老狗骨頭。還敢來領贓。倒吃他千奴才萬老狗。罵將出

來。諕的往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如此這般。對月娘說了。

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正是分開八塊頂粱骨。傾下半桶氷雪來。

慌的手脚麻木。又見那討頭面人在門前大嚷大鬧。說道。你家

不見了我頭面。又不與我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哄反着我兩

頭回來走。今日哄我去領贓。明日等領頭面。端的領的在那裡。

這等不合理。那付夥計陪下。掩將好言央及安撫他。畧從容兩

日就有頭面出來了若無原物加倍賠你那人說等我回聲當家的去說畢去了這吳月娘憂上加憂眉頭不展使小廝請吳大舅來商議教他尋人情對吳典恩說掩下這樁事罷吳大舅說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賄賂打點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還是咱家照顧他的還借咱家一百兩銀子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今日反恩將讐報起來吳大舅說姐姐說不的那話了從來忘恩背義纔一箇兒也怎的吳月娘道累及哥哥上緊尋箇路兒寧可送他幾十兩銀子罷領出頭面來還了人家省得合費舌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月娘送哥哥到大門首也是合當事情湊巧只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領着一箇小丫鬟過來月娘叫住便問老薛你往那裡去怎的一向不來俺這裡走走薛

嫂道你老人家到且說的好這兩日好不忙哩偏有許多頭緒兒咱家小奶奶那裡使牢子大官兒叫了好幾遍還不得空兒去哩月娘道你看媽子撒風你又做起俺小奶奶來了薛嫂道如今不做小奶奶倒做了大奶奶了月娘道他怎的做大奶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他好小造化兒自從生了哥兒大奶奶死了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做了封贈娘子正景二奶奶孫氏不如他手下買了兩箇妳子四箇丫頭扶侍又是兩箇房裡得寵學唱的姐兒都是老爺収用過的要打時就打他倘棍兒老爺敢做的主兒自恁還恐怕氣了他那日不知因甚麼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髮都撏了半夜叫我去領出來賣了八兩銀子如今孫二娘房裡使着箇荷花丫鬟他手裡倒

使着四五箇。又是兩箇妳子。還言人少。二娘又不敢言語。成日奶奶長。奶奶短。只哄着他。前日對我說。老薛。你替我尋箇小丫頭來。我使嫌那小丫頭不會做生活。不會上灶。他屋裡事情冗雜。今日我還睡哩。大清早辰。又早使牢子叫了我兩遍。教我快往宅裡去。問我要兩副大翠重雲子鈿兒。又要一付九鳳鈿銀根兒。一箇鳳口裡啣一串珠兒。下邊墜着青紅寶石。金牌兒。先與了我五兩銀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裡去了。還沒送與他生活去哩。這一見了我。還不知怎生罵我哩。我如今就送這丫頭去。月娘道。你到後邊。等我瞧瞧怎樣翠鈿兒。一面讓薛娘到後邊明間內坐下。薛嫂打開花箱。取出與吳月娘看。果然做的好樣範。約四指寬。通掩過鬏髻來。金翠掩映。翡翠重疊。背面貼金。那

九級鈿。每箇鳳口内。啣着一掛寶珠牌兒。十分奇巧。薛嫂道。自這付鈿兒。做着本錢三兩五錢銀子。那付重雲子的。只一兩五錢銀子。還没尋他的錢。正說着。只見玳安兒走來。對月娘說。討頭面的又來在前邊嚷哩。等不的領贓。領到幾時。若明日没頭面。要和付二叔打了。到箇去處理會哩。傳二叔心裡不好。在家去了。那人嚷了回去了。薛嫂問是甚麽勾當。月娘便長吁了一口氣。如此這般告訴薛嫂說。平安兒奴才。偷去印子舖人家當的一付金頭面。一箇鍍金鉤子。走在城外坊子裡養老婆。被吳巡檢拏任監。在監裡。人家來討頭面。没有在門前嚷鬧。吳巡檢又勒掯刁難。不容俺家領贓。打夥計。將來要錢。白尋不出箇頭腦來。如何是好。死了漢子。敗落一齊來。就這等被人欺負。好苦

也說着。那眼中淚紛紛落將下來。薛嫂道。好奶奶。放着路兒不會尋。咱家小奶奶。你這裡寫箇帖兒。等我對他說聲。教老爺差人分付巡檢司。莫說一副頭面。就十副頭面。也討去了。月娘道。周守備他是武職官。他管的着那巡檢司。薛嫂道。奶奶你還不知道。如今周爺。朝廷新與他的勑書。好不管的事情寬廣。地方河道。軍馬錢糧。都在他裡打卯遞手本。又河東水西。捉拏強盜賊情。正在他手裡。月娘聽了便道。既然管着。老薛就累你多上覆龐大姐說聲。一客不煩二主。教他在周爺面前。美言一句兒。問巡檢司。討出頭面來。我破五兩銀子謝你。薛嫂道。好奶奶。錢恁中使。我見你老人家。剛纔恓惶。我到下意不去。你教人寫了帖兒不吃茶罷。等我到府裡和小奶奶說成了。隨你老人家。不

成。我還來回你老人家話。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薛嫂兒道。這咱晚了不吃罷。你只教大官兒寫了帖兒我拏了去罷。你不知我一身的事。在我身上哩。月娘道。我曉的你也出來這半日了。吃了點心兒去。小玉郎便放卓兒擺上茶食來。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兒遞與丫頭。兩箇點心吃。月娘問丫頭幾歲了。薛嫂道。今年十二歲了。不一時。玳安兒前邊寫了說帖兒。薛嫂兒吃了茶。放在袖內。作辭月娘。提着花箱出門。轉灣抹角。走到守備府中。春梅還在煖床炕上睡。還沒起來哩。只見大丫鬟月桂進來說。老薛來了。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把裡面窗寮開了。日色照的紗窗。十分明亮。薛嫂進去說道。奶奶這裡還未起來。放下花箱。便磕下頭去。春梅道。不當家化化的。磕甚麼頭。

説道。我心裡不自在。今日起來的遲些。問道你做的我翠雲子。和九鳳鈿兒拏了來不曾。薛嫂道。奶奶這兩副鈿兒。好不費手。昨日晚夕。我纔打翠花鋪子裡。討將來。今日要送來。不想奶奶又使了。牢子去。一面取出來。與春梅過目。春梅還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撇。還安放在紙匣兒內。交與月桂收了。看茶與薛嫂兒吃。薛嫂便叫小丫鬟進來。與奶奶磕頭。春梅問是那裡的。薛嫂兒道二奶奶和我說了好幾遍。說荷花只做的飯。教我替他尋箇小孩子。學做些針指。我替他領了這箇孩子來了。到是鄉裡人家女孩兒。今年纔十二歲。正是養材兒。只好狗溦着。學做生活。春梅道。你亦發替他尋箇城裡孩子。還伶便些。這鄉裡孩子。曉的甚麽。此是前日一箇張媽子。領了兩箇鄉裡丫頭子

來。一箇十一歲。那一箇十二歲了。一箇叫生金。一箇叫活寶。兩箇且是不善。都要五兩銀子。孃老子就在外頭等着要銀子。我說且留他住一日兒。試試手兒。會荅應不會。教他明日來領銀子罷。死活留下他一夜。丫頭們不知好歹。與了他些肉湯子泡飯吃了。到第二日。天明。只見丫頭們嚷亂起來。我便罵賊奴才。亂的是甚麼。原來那生金。撒了被窩屎。那活寶。溺的褲子提溜不動。把我又是那笑。又是那矸碜。等的張媽子來。還教他領的去了。因問這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兒道。要不多。只四兩銀子。他老子要投軍使。春梅教海棠。你領到二娘房裡去。明日兌銀子與他罷。又叫月桂。拏大壺內有金華酒。篩來與薛嫂兒吃盪寒。再有甚點心。拏上一盒子與他吃。又說大清早辰。拏寡酒灌

他。薛嫂道。桂姐且不要篩上來。等我和奶奶說了話着。剛纔在那裡也吃了些甚麽來了。春梅道。你對我說。在誰家吃甚來。薛嫂道。剛纔大娘那頭。留我吃了些甚麽來了。如此這般。望着我好不哭哩。說平安兒小廝。偷了印子鋪內人家當的金頭面。還有一把鍍金鈎子。在外面養老婆。吃番子拏在巡檢司。拶打這裡人家要頭面嚷亂。使傅夥計領贓。那吳巡檢舊日是咱那裡夥計。有爹在日。照顧他的官。今日一旦反面無恩。夾打小廝。攀扯人。又不容這裡領贓。要錢纔准把夥計。打罵將來。諕的夥計不好了。躲的往家去了。央我來多多上覆你老人。不知咱家老爺管的着這巡檢司。可憐見舉眼見無親的。教你替他對老爺說聲。領出頭面來。交付與人家去了。大娘親來拜謝你老人家。

春梅問道有箇帖兒没有不打緊有你爺出巡去了怕不的今晚來家等我對你爺說薛嫂兒道他有說帖兒有此向袖中取出這春梅看了順手就放在牕戶檯上不一時托盤內拿上四樣嗄飯菜蔬月桂拏大銀鍾滿滿斟了一鍾流沿兒遍與薛嫂薛嫂道我的奶奶我原捱內了這大行貨子春梅笑道比你家老頭子那大貨差些兒那箇你倒捱了這箇你倒捱不的好歹與我捱了要不吃月桂你與我捏着鼻子灌他薛嫂道你且拏了點心與我打了底兒着春梅道這老媽子单管說謊你纔說在那裡吃了來這回又說没打底兒薛嫂道吃了他兩箇茶食這咱還有哩月桂道薛媽媽你且吃了這大鍾酒我拏點心與你吃俺奶奶又怪我没用要打我哩這薛嫂没奈何只得吃了

被他灌了一鍾。覺心頭小鹿兒劈劈跳起來。那春梅揪揪箇嘴兒。又叫海棠斟滿一鍾。教他吃。薛嫂推過一邊。說我的好嬢。人家我却一點兒也吃不的了。海棠道。你老人家捱了月桂姐一下子。不捱我一下子。奶奶要打我。那薛嫂兒慌的。直撅兒跪在地下。春梅道也罷。你拏過那餅與他吃了。教他好吃酒。月桂道。薛媽媽誰似我恁疼你。留下恁好玫瑰果餡餅兒與你吃就拿過一大盤子。頂皮酥玫瑰餅兒來。那薛嫂兒只吃了一箇。別的春梅都教他袖在袖子裡。到家稍與你家老王八吃。薛嫂兒吃酒。蓋着臉兒。把一盤子火薰肉。醃臘鵝。都用草紙包。布子裹。塞在袖內。海棠使氣白賴又灌了半鍾酒。見他嘔吐上來。纔收過家伙去。不要他吃了。春梅分付明日來討話說。兌丫頭銀子與

你又使海棠問孫二娘去回來說丫頭留下罷教大娘娘與他銀子臨出門拜辭春梅分付媽媽休推聾裝啞那翠雲子做的不好明日另帶兩副好的我瞧薛嫂道我知道奶奶叫箇大姐送我送看狗咬了我腿春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咬到骨禿根前就住了一面使蘭花送出角門來話休饒舌周守備至日落時分牌兒馬藍旗作隊叉槊後隨出巡來家進入後廳左右丫鬟接了冠服進房見了春梅小衙內心中歡喜坐下月桂海棠拿茶吃了將出巡回之事告訴一遍不一時放卓兒擺飯飯罷掌上燭安排盃酌飲酒因問前邊沒甚事一面取過薛嫂拿的帖兒來與守備看說吳月娘那邊如此這般小廝平安兒偷了頭面被吳巡檢拏住監禁不容領贓只拷打小廝攀扯誣賴

吳氏奸情。索要銀兩。呈詳府縣等事。守備看了說。此事正是我衙門裡事。如何呈詳府縣。吳巡檢那厮。這等可惡。我明出牌連他都提來發落。又說我聞得這吳巡檢。是他門下夥計。只因往東京與蔡太師進禮。帶挈他做了這箇官。如何倒要誣害他家。春梅道。兒是這等說。你替他明日處處罷。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旋教吳月娘家補了一紙狀。當廳出了箇大花欄批文。用一箇封套裝了。上面批山東守禦府。為失盜事。仰巡檢司官。連人解繳。右差虞候張勝李安。准此。當下二人領出公文來。先到吳月娘家。月娘管待了酒飯。每人與了一兩銀子鞋脚錢。傳夥計家中歷倒了。吳二舅跟隨到巡檢司。吳巡檢見平安監了兩日。不見西門慶家中人來打點。正教吏典做文書。申呈府縣。只見守

御府中。兩箇公人到了。拏出批文來與他。見封套上。硃紅筆標着仰巡檢司官。連人解繳。拆開見裡面吳氏狀子。諕慌了。反賠下拖與李安張勝。每人二兩銀子。隨即做文書。解人上去。到于守備府前。伺候半日。待約守備升廳。兩邊軍牢排下。然後帶進人去。這吳巡檢把文書呈遞上去。守備看了一遍。說此正是我這衙內裡事。如何不申解前來。我這裡發送。只顧延捱監滯。顯有情弊。那吳巡檢禀道。小官纔待做文書。申呈老爺案下。不料老爺鈞批到了。守備喝道。你這狗官。可惡。多大官職。這等欺玩法度。抗違上司。我欽奉朝廷勅命。保障地方。巡捕盜賊。提督軍門。兼管河道。職掌開載已明。你如何拏了起件。不行申解。妄用刑杖拷打犯人。誣攀無辜。顯有情弊。那吳巡檢聽了。摘去冠帽

在塔前。只顧磕頭。守備道。本當參治你這狗官。且饒你這遭。下次再若有犯。定行參究。一面把平安提到廳上。說道。你這奴才。偷盜了財物。還肆言謗主人家。都是你恁如此。也不敢使奴才了。喝令左右與我打三十大棍。放將贓物封貯。教本家人來領去。一面喚進吳二舅來。遞了領狀。守備這裡還差張勝拏帖兒。同送到西門慶家。見了分上。吳月娘打發張勝酒飯。又與了一兩銀子。走來府裡。回了守備春梅話。那吳巡檢乾拏了平安兒一場。倒折了好幾兩銀子。月娘還了那人家頭面鈎子兒。是他原物。一聲兒沒言語去了。傳夥計到家。傷寒病睡倒了。只七日光景。調治不好。嗚呼哀哉死了。月娘見這等合氣。把印子舖只是收本錢。贖討。再不假當出銀子去了。止是教吳二舅同玳安

在門首生藥鋪子。日逐轉得來。家中盤纏。此事表過不題。一日吳月娘叫將薛嫂兒來。與了三兩銀子。薛嫂道。不要罷。傳的府裡小奶奶怪我。月娘道。天不使空人。多有累你。我見他不題出來就是了。于是買了四盤下飯。宰了一口鮮猪。一壜南酒。一疋紵絲尺頭。薛嫂押着來守備府中致謝春梅。玳安穿着青絹褶兒。用描金匣兒盛着禮帖兒。逕到裡邊見春梅。薛嫂領着到後堂。春梅出來。戴了金梁冠兒。金釵梳。鳳鈿。上穿繡襖。下着錦裙。左右丫鬟養娘侍奉。玳安兒扒倒地下磕頭。春梅分付。放卓兒擺茶食。與玳安吃。說道。沒上事。你奶奶免了罷。如何又費心送這許多禮來。你周爺已定不肯受。玳安道。家奶奶說。前日平安兒這場事。多有累周爺周奶奶費心。沒甚麽。些小微禮兒。與爺

奶奶賞人便了。春梅道。如何好受的。薛嫂道。你老人家若不受。惹那頭又怪我。春梅一面又請進守備來計較了。止受了猪酒下飯。把尺頭回將來了。與了玳安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二錢。春梅因問你奶奶哥兒好麽。玳安說哥兒好不耍子兒哩。又問玳安兒你幾時籠起頭去。包了網巾。幾時和小玉完房來。玳安道。是八月内來。春梅道。到家多頂上你奶奶。多謝了重禮。待要請你奶奶來坐坐。你周爺早晚又出巡去。我到過年正月裡哥兒生日。我往家裡走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若去。小的到家就對俺奶奶說。到那日來接奶奶。說畢。打發玳安出門。薛嫂便向玳安兒說。大官兒你先去罷。奶奶還要與我說話哩。那玳安兒押盒担來家。見了月娘。說如此這般。守備只受了猪酒下飯。

把尺頭回將來了。春梅姐讓到後邉，晉待茶食吃，問了回哥兒好。家中長短。與了我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二錢銀子。多頂上奶奶，多謝重禮。都不受來。被薛嫂兒和我再三說了，纔受了。下飯猪酒。擡回尺頭。要不是請奶奶過去坐坐。一兩日周爺出巡去。他只到過年正月。孝哥生日。來家裡走走。告說他住着五間正房。穿着錦裙。繡襖。戴着金梁冠兒。出落的越發胖大了。手下好少丫頭奶子侍奉。月娘問他其實說明年往咱家來。玳安兒道。委的對我說來。月娘道。到那日咱這邉使人接他去。因問薛嫂怎的還不來。玳安道。我出門。他還坐着說話。教我先來了。自此兩家交往不絕。正是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有詩爲証。

得失榮枯命裡該　皆因年月日時裁

胷中有志應須至　囊裡無財莫論才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春梅遊玩舊家池館　守備使張勝尋經濟

裏虛外實費張羅　待客酬人使用多

馬死奴逃難宴集　臺傾樓倒罷笙歌

租田稅店歸農主　玩好金珠托賣婆

欲向富家權借用　當人開口奈羞何

話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春梅和周守備說了。備一張祭卓。四樣羮果。一罈南酒。差家人周仁。送與吳月娘。一者是西門慶三週年。二者是孝哥兒生日。月娘收了禮物。打發來人帕一方。銀三錢。這邊連忙就使玳安兒。穿青衣。具請書兒請去。上寫着。

重承厚禮感感。即刻舍且菲酌。奉酬
腆儀。仰希
高軒俯臨。不外幸甚。
下書西門吳氏端肅拜請
大德周老夫人粧次
春梅看了。到日中纔來。戴着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釵梳。胡珠環子。身穿大紅通袖。四獸朝麒麟袍兒。翠藍十樣錦百花裙。玉玎瑞禁步。束着金帶。脚下大紅繡花白綾高底鞋兒。坐着四人大轎。青段銷金轎衣。軍牢執藤棍喝道。家人伴當跟隨。擡着衣匣。後邊兩頂家人媳婦小轎兒。緊緊跟着大轎。吳月娘這邊請了吳大妗子相陪。又叫了兩箇唱的女兒彈唱。聽見春梅來到。月

娘亦盛粧縞素打扮。頭上五梁冠兒。戴着稀稀幾件金翠首飾。耳邊二珠環子。金㙗領兒。上穿白綾襖。下邊翠藍段子織金拖泥裙。脚下穿玉色段高底鞋兒。與大妗子迎接至前廳。春梅大轎子擡至儀門首。纔落下轎來。兩邊家人圍着。到於廳上叙禮。向月娘挿燭也似拜。月娘連忙荅禮相見。沒口說道。向日有累姐姐費心。粗尺頭又不肯受。今又重承厚禮。祭卓。感激不盡。春梅道。惶恐。家官府沒甚麽。這些薄禮。表意而已。一向要請姥姥過去。家官府不一時出巡。所以不曾請得。月娘道。姐姐。你是幾時好日子。我只到那日。買禮看姐姐去罷。春梅道。奴賤日是四月廿五日。月娘道。奴到那日已定去。兩箇叙畢禮。春梅務要把月娘讓起。受了兩禮。然後與大妗子相見。亦還下禮去。春梅道。

你看大妗子又沒正經。一手扶起受禮。大妗子道。姐姐你今非昔比。折殺老身。止受了半禮。一面讓上坐。月娘和大妗子。主位相陪。然後家人媳婦。丫鬟養娘。都來叅見。春梅見了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與月娘道。小大哥還不來與姐姐磕個頭兒。謝謝姐姐。今日來與你做生日。那孝哥兒真個下如意兒身來。扒與春梅唱喏。月娘道。好小厮。不與姐姐磕頭。只唱喏。那春梅連忙向袖中。掏出一方錦手帕。一付金入吉祥兒。教替他撻帽兒上戴。月姐道。又教姐姐費心。又拜謝了。落後小玉奶子。來見磕頭。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金頭簪子。與了奶子兩枝銀花兒。月娘道。姐姐你還不知。奶子與了來興兒做了媳婦兒了。來興兒那媳婦。害病沒了。春梅道。他一心要在咱家。倒也好。一面丫鬟拿

茶上來吃了茶。月娘說。請姐姐後邊明間內坐罷。這客位內冷。春梅來後邊。西門慶靈前。又早點起燈燭。擺下卓面祭禮。春梅燒了紙。落了幾點眼淚。然後周圍設放圍屏。火爐內生起炭火。安放大八仙卓席。擺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酥。異樣甜食美口菜蔬。希奇果品。縷金碟象牙筯。雪錠盤盞兒。絕品芽茶。月娘和大妗子。陪着吃了茶。讓春梅進上房裡換衣裳。脫了上面袍兒。家人媳婦。開衣匣取出衣服更換了一套綠遍地錦。粧花襖兒。紫丁香色遍地金裙。在月娘房中坐着。說了一回。月娘因問道。哥兒好麼。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裡走走。春梅道。若不是也帶他來與姥姥磕頭。他爺說天氣寒冷。怕風月着他。他又不肯在房裡。只要那當直的抱出來。廳上外邊走。這兩月不知怎的。只是

哭。月娘道。你出來他也不尋你。春梅道。左右有兩個奶子。輪番看他也罷了。月娘道。他周爺也好大年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孩子。也彀了。也是你裙帶上的福。說他孫二娘還有位姐兒。幾歲兒了。春梅道。他二娘養的叫玉姐。今年交生四歲。俺這個叫金哥。月娘道。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裡姐兒。春梅道。是兩個學彈唱的丫頭子。都有十六七歲。成日淘氣在那裡。月娘道。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去。春梅道。奶奶。他那裡得工夫在家。多在外。少在裏。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生發。朝廷勑書上。又教他兼管許多事情。鎮守地方。巡理河道。提拏盜賊。操練人馬。常不時往外出巡幾遭。好不辛苦哩。說畢。小玉拿茶來吃了。春梅向月娘說。姥姥。你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山子下走走。月娘道。我

的姐姐。山子花園還是那咱的山子花園哩。自從你爹下世。沒人收拾他。如今丟搭的破零二落。石頭也倒了。樹木也死了。俺等閒也不去了。春梅道。不妨。奴就往俺娘那邊看看去。這月娘强不過。只得教小王。拿花園門山子門鑰匙開了門。月娘大妗子。陪春梅衆人。到裡面遊看了半日。

垣墻欹損。臺榭歪斜。兩邊畫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草。山前怪石。遭塌毀不顯嵯峩。亭內涼床。被滲漏已無框檔。石洞口蛛絲結網。魚池內蝦蟆成羣。狐狸常睡臥雲亭。黃鼠往來藏春閣。料想經年人不到。也知盡日有雲來。

春梅看了一回。先走到李瓶兒那邊。見樓上丟着些二折卓壞櫈破椅子。下邊房都空鎖着。地下草長的荒荒的。方來到他娘這

邊樓上還堆烏生藥香料下邊他娘房裡止有兩座厨櫃床也沒了因問小王俺娘那張床往那去了怎的不見小王道俺三娘嫁人賠了俺三娘去了月娘走到根前說因有你爹在日將他帶來那張八步床賠了大姐在陳家落後他起身却把你娘這張床賠了他嫁人去了春梅道我聽見大姐死了對你老人家說把床還擡的來家了月娘道那床沒錢使只賣了八兩銀子打發縣中皁隷都使了春梅聽言點了頭兒那星眼中由不的酸酸的口內不言心下暗道想着俺娘那咱爭强不伏弱的問爹要買了這張床我實承望要囬了這張床去也做他老人家一念兒不想又與了人去了由不的心下悽切又問月娘俺六娘那張螺甸床怎的不見月娘道一言難盡自從你爹下世

日逐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常言家無營活計不怕斗量金也是家中沒盤纏擡出去交人賣了春梅問賣了多少銀子月娘道止賣了三十五兩銀子春梅道可惜了的那張床當初我聽見爹說值六十兩多銀子只賣這些兒早知你老人家打發我倒與你老人家三四十兩銀子我要了也罷月娘道好姐姐諸般都有人沒早知道的一面嘆息了半日只見家人周仁走來接爹請奶奶早些家去哥兒尋奶奶哭哩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月娘教小玉鎖了花園門同來到後邊明間內又早屏開孔雀簾控鰕鬚擺下酒筵兩個妓女銀箏琵琶在旁彈唱吳月娘遞酒安席不必細說安春梅上坐春梅不肯務必拉大妗子同他一處坐的月娘主停筵前遞了酒湯飯點心割切上席春

梅教家人周仁賞了厨子三錢銀子說不盡盤堆異品酒泛金波當下傳盃換盞吃至日色將落時分只見宅内又差伴當拏燈籠來接月娘那裡肯放教兩個妓女在根前跪着彈唱勸酒分付你把好曲兒孝順你周奶奶一個兒一面叫小玉斟上大鍾放在根前教春梅吃姐姐你分付個心下愛的曲兒教他兩個唱與你聽下酒春梅道姥姥奴吃不得的怕孩兒家中尋我月娘道哥兒尋左右有奶子看着天色也還早哩我曉得你好小量兒春梅因問那兩個妓女你叫甚名字是誰家的兩個跪下說小的一個是韓金釧兒妹子韓玉釧兒一個是鄭愛香兒姪女鄭嬌兒春梅道你每會唱懶畫眉不會玉釧兒道奶奶分付小的兩個都會月娘道你兩個既會唱斟上酒你周奶奶吃

你每慢唱。小玉在旁連忙斟上酒。兩個妓女。一個彈箏。一個琵琶唱道。

寃家爲你幾時休。捱過春來又到秋。誰人知道我心頭。天害的我伶仃瘦。聽的音書兩淚流。從前已往訴縁由。誰想你無情把我丟。

那春梅吃過。月娘又令鄭嬌兒遞上一盃酒。與春梅。春梅道。你老人家也陪我一盃。兩家於是都齊斟上。兩個妓女。又唱道。

寃家爲你減風流。鵲噪簷前不肯休。死聲活氣沒來由。天倒惹的情掩逗勒的淒凉兩淚流。從他去後意無休。誰想你辜恩把我丟。

春梅說。姥姥你也教大妗子吃盃兒。月娘道。大妗子吃不的。教

他拏小鍾兒陪你罷。一面令小玉斟上大妗子。一小鍾兒酒。兩個妓女。又唱道。

寃家爲你惹場憂。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憔瘦減温柔。天要見你不能勾。悶的我傷心兩淚流。從前與你共綢繆。誰想你今番把我丢。

當下春梅。見小玉在根前。也斟了一大鍾。教小玉吃。月娘道。姐姐他吃不的。春梅道。姥姥他也吃兩三鍾兒。我那咱在家裡。沒和他吃。于是斟上。教小玉也吃了一盃。妓女唱道。

寃家爲你惹閒愁。病枕着床無了休。瀟懷憂悶鎖眉頭。天忘了。還依舊。助的我腮邉兩淚流。從前與你兩無休。誰想你經年把我丢。

看官聽說。當時春梅為甚。教妓女唱此詞。一向心中。牽掛陳經濟在外。不得相會。情種心苗。故有所感。發於吟咏。又見他兩個唱的。好口兒甜乖覺。奶奶長。奶奶短。侍奉。心中歡喜。叫家人周仁。近前來。拏出兩包兒賞賜來。每人二錢銀子。兩個妓女放下樂器。揷燭也似磕頭。謝了賞賜。不一時春梅起身。月娘欵留不住。伴當打燈籠。拜辭出門。坐上大轎。家人媳婦都坐上小轎。前後打着四個燈籠。軍牢喝道而去。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黃金無艷色。有詩為証。

點絳唇紅弄玉嬌　鳳凰飛下品鸞簫

堂前高把湘簾捲　燕子還來續舊巢

且說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因思想陳經濟。不知流

落在何處。歸到府中。終日只是臥床不起。心下沒好氣。守備察知其意。說道。只怕思念你兄弟。不得其所。一面吽將張勝李安來。分付道。我一向委你尋你奶奶兄弟。如何不用心找尋。二人告道。小的一向找尋來。一地里尋不着下落。巴囬了奶奶話了。守備道。限你二人五日。若找尋不着。討分曉。這張勝李安。領了鈞語下來。都帶了愁顏。沿街遶巷。各處留心找問不題。話分兩頭。单表陳經濟。自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欲投晏公廟。聽見人說。你師父任道士。因爲你宿娼壞事。被人打了。拏在守備府去。查點房中箱籠東西銀兩沒了。一口重氣。半夜就死了。你還敢進廟中去。衆徒弟就打死你。這經濟害怕。就不敢進廟來。又沒臉兒見杏庵王老。白日裡到處里打油飛。夜晚間還鑽入冷鋪

中存身。一日也是合當有事。經濟正在街上跕立。只見鐵指甲楊大郎。頭戴新羅帽兒。身穿白綾襖子。玄色段褡衣。沉香色襪口。光素琴鞋。騎着一疋驢兒。揀銀鞍轡。一個小厮跟隨。正行街心走過來。經濟認的是楊光彥。便向前一把手。把嚼環拉住。說道楊大哥。一向不見。咱兩個同做朋友。往下江販布。船在清江浦泊着。我在嚴州府探親吃人陷害。打了一場官司。你就不等我。把我半船貨物。偷拐走的不知去向。我好意往你家問。反吃你兄弟楊二風。拏瓦楔磚破頭。赶着打上我家門來。今日弄的我一貧如洗。你是會搖擺受用。那楊大郎見了經濟討吃。佯佯而笑說。如今晦氣。出門撞見瘟死鬼。量你這餓不死賊花子。那裡討半船貨。我拐了你的來了。你不撒手。須吃我一頓好馬鞭

子。那經濟便道。我如今窮了。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不然咱到了去處。楊大郎見他不放。跳下驢來。向他身上。也抽了幾鞭子。喝令小廝與我摔了這少死的花子去。那小廝使力把經濟推了一交。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幾脚。踢打的經濟怪叫。須臾圍了許多人。旁邊閃過一個人來。青高裝帽子。勒着手帕。倒披紫襖白布褲子。精着兩條脚。靸着蒲鞋。生的阿兜眼。掃帚眉。料綽口三鬚鬍子。面上紫肉橫生。手腕橫觔兢起。吃的楞楞睜睜。提着拳頭。向楊大郎說道。你此位哥好不近理。他年少。這般貧寒。你只顧打他怎的。自古嗔拳不打笑面。他又不曾傷犯着你。你有錢看平日相交。與他些。沒錢罷了。如何只顧打他。自古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楊大郎說。你不知。他賴我拐了他半船貨。量

他恁窮嘴臉、有半船貨物、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根基人家娃娃。天生就這般窮來。閣下就到這般有錢老兒依我你有銀子與他盤纏罷。那楊大郎見那人說了。袖內汗巾兒上。拴着四五錢一塊銀子。解下來遞與經濟。與那人舉一舉手兒。上驢子揚長去了。經濟地下扒起來。擡頭看那人時不是別人。却是舊時同在冷鋪內。和他一鋪睡的土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近來領着五十名人。在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做工。起盖伽藍殿。因一隻手拉着經濟說道。兄弟剛纔若不是我拏幾句言語譏犯他。他肯拏出這五錢銀子與你。他賊却知見範。他若不知範時。好不好吃我一頓好拳頭。你跟着我。咱往酒店內吃酒去。來到一個食葷小酒店內。案頭上坐下。叫量酒拏四賣嗄飯。兩

大壺酒來。不一時。量酒打抹條卓乾淨。擺下小菜嗄飯。四盤四碟。兩大坐壺時興橄欖酒。不用小盃。拏大磁甌子。因問經濟兄弟。你吃麵吃飯。量酒道麵是溫淘飯是白米飯。經濟道我吃麵須臾掉上兩三碗濕麵上來。侯林兒只吃一碗。經濟吃了兩碗。然後吃酒。侯林兒向經濟說。兄弟你今日跟我往坊子裡睡一夜。明日我領你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修蓋伽藍殿。并兩廊僧房。你哥率領着五十名做工。你到那裡不要你做重活。只擡幾筐土兒就是了。也筭你一工。討四分銀子。我外邊賃着一間厦子。晚夕咱兩個就在那裡歇。做些飯打發咱的人吃。門你一把鎖鎖了。家都交與你。好不好。强如你在那冷鋪中替花子搖鈴打梆子。這個還官樣些。經濟道。若是哥哥這般下顧兄弟

可知好哩，不知這工程做的長遠不長遠，侯林兒道，纔做了一個月，這工程做到十月裏，不知完不完，兩個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把兩大壺酒都吃了，量酒筭帳，該一錢三分半銀子，經濟要會銀子，拏出銀子來秤，侯林兒推過一邊，說傻兄弟，莫不教你出錢，哥有銀子在此，一面扯出包兒來，秤了一錢五分銀子，與掌櫃的，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搭伏着經濟肩背，同到坊子裏，兩個在一處歇臥，二人都醉了，這侯林兒，晚夕幹經濟後庭花，足幹了一夜，親哥親達達，親漢子親爺，口裡無般不叫，將脂來，到天明，城南水月寺，果然寺外侯林兒賃下半間厦子，裡面燒着炕柴阜，也買下許多碗盞家活，早辰上工，叫了名字，衆人看見經濟，不上二十四五歲，白臉子，生的眉目清俊，就知是

侯林兒兄弟。都亂訏戲他。先問道。那小厮子兒你叫甚名字。陳經濟道。我叫陳經濟。那人道。陳經濟可不由着你就擠了。又一人說你恁年小小的。原幹的這營生挨的這大扛頭子。侯林兒喝開衆人。罵怪花子。你只顧侯落他怎的。一面散了鍬钁筐扛。派衆人擡土的擡土。和泥的和泥。打禰的打禰。原來曉月長老。教一個葉頭陀做火頭造飯。與各作匠人吃。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一個眼瞎。穿着皁直裰。精着脚。腰間束着爛絨縧。也不會看經。只會念佛。善會麻衣神相。衆人都叫他做葉道。一日做了工下來。衆人都吃畢飯。閒坐的跕的。也有蹲着的。只見經濟走向前問葉頭陀討茶吃。這葉頭陀。只顧上上下下看他。內有一人說葉道。這個小厮子兒是新來的。你相他一相。又一人說你

相他相倒相相個兒弟一人說倒相個二尾子葉頭陀教他近前端詳了一回說道色怕嫩兮又怕嬌聲嬌氣嫩不相饒老年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只吃了你面嫩的虧一生多得陰人寵愛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有無活計兩頭消三十印堂莫帶煞眼光帶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人做作百般人可愛縱然弄假不成眞休怪我說一生心伶機巧常得陰人發跡你今年多大年紀經濟道我二十四歲葉道道虧你前年怎麼打過來吃了你印堂太窄子喪妻亡懸壁昏暗人亡家破唇不盖齒一生惹是招非鼻若竈門家私傾喪那一年遭官司口舌傾家喪業見過不曾經濟道都見過了葉頭陀道又一件你這山根不宜斷絶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山根斷兮早虛

花祖業飄零定破家。早年父祖丟下家產。不拘多少。到你手裡。都了當了。你上停短兮下停長。主多成多敗。錢財使盡又還來。總然你久後營得成家計。猶如烈日照冰霜。你走兩步我瞧。那經濟真箇走了兩步。葉頭陀道。頭先過步。初主好而晚景貧窮。腳不點地。賣盡田園而走他鄉。一生不守祖業。你往後好有三妻之命。尅過一個妻宮不曾。經濟道。已尅過了。葉頭陀道。後來還有三妻之會。你面若桃花光焰。雖然子遲。但圖酒色懽娛。但悲羨中不美。三十上小人有些不足。花柳中少要行走。還計較些。一個人說。葉道。你相差了。他還與人家做老婆。他那有三個妻來。衆人正笑做一團。只聽得曉月長老打梆子。各人都拏鍬钁。僅扛上工做活去了。如此者經濟在水月寺也做了約一月

光景。一日三月中旬天氣。經濟正與衆人擡出土來。在寺山門墻下。倚着墻根。向日陽蹲踞着。捉身上虱蟣。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頭巾。腦後撲匾金環。身穿青窄衫。紫裹肚。腰繫纏帶。脚穿鞦靴。騎着一疋黃馬。手中提着一籃鮮花兒。見了經濟。猛然跳下馬來。向前深深的唱了喏。便叫陳舅。小人那裡沒處尋你老人家。原來在這裡。倒諕了經濟一跳。連忙還禮不迭。問哥哥你是那裡來的。那人道。小人是守備周爺府中。親隨張勝。自從舅舅提府中官事出來。奶奶不好。直到如今。老爺使小人那裡不曾找尋舅舅。不知在這裡。今早不是俺奶奶。使小人往外庄上折取這幾朶芍藥花兒。打這裡所過。怎得看見你老人家在這裡。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有緣。不消猶豫。就騎上

馬。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那衆做工的人。看着。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這陳經濟。把鑰匙遞與候林兒。騎上馬。張勝緊緊跟隨。

逕往守備府中來。正是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月明何處樓。有詩爲証。

白玉隱於頑石裡　黃金埋在污泥中

今朝貴人提拔起　如立天梯上九重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經濟守禦府用事　薛嫂買賣說姻親

在世為人保七旬　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有盡　浮華過眼恐非真
貧窮富貴天之命　得失榮枯隙裡塵
不如且放開懷樂　莫待無常鬼使侵

話說陳經濟到於守備府中下了馬。張勝先進去禀報春梅。春梅分付。教他在外邊班直房內。用香湯澡盆。沐浴了身躰乾淨。後邊使養娘包出一套。新衣服靴帽來。與他更換了。張勝把他身上脫下來。舊藍縷衣服。捲做一團。閣在班直房內上吊着。然後禀了春梅。那時守備還未退廳。春梅請經濟到後堂。盛粧打

扮出來相見這經濟進門就望春梅拜了四雙八拜讓姐姐受禮那春梅受了半禮對面坐下敘說寒温離別之情彼此皆眼中垂淚春梅恐怕守備退廳進來見無人在根前使眼色與經濟悄悄說等住回他若問你只說是姑表兄弟我大你一歲二十五歲了四月廿五日午時生的經濟道我知道了不一時丫鬟拏上茶來兩人吃了茶春梅便問你一向怎麽出了家做了道士打我這府中出去守備不知是我的親錯打了你悔的要不的若不是那時就留下你爭奈有雪娥那賤人在我這裡不好又安排你的所以放你去了落後打發了那賤人纔使張勝到處尋你不着誰知你在城外做工流落至于此地位經濟道不瞞姐姐說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要娶六姐我父親死在

東京來遲了。不曾娶成被武松殺了。聞得你好心。葬埋了他。永福寺。我也到那裡燒帋來。在家又把俺娘沒了。剛打發喪事出去。被人坑陷了資本。來家又是大姐死了。被俺丈毋那淫婦告了我一狀。床帳粧奩。都搬的去了。打了一塲官司。將房兒賣了。弄的我一貧如洗。多虧了俺爹朋友王杏菴賙濟。把我纔送到臨清晏公廟。那裡出家。不料又被光棍打了。拴到咱府中。打了十棍出去。投親不理。投友不顧。因此在寺內傭工。多虧姐姐掛心。使張管家尋將我來。見姐姐一面。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到傷心處。兩個都哭了。正說話中間。只見守備退廳。進入後邊來。左右掀開簾子。守備進來。這陳經濟向前倒身下拜。慌的守備荅禮相還。說向日不知是賢弟。被下人隱瞞。有悞衝撞。賢弟休

怔。經濟道。不才有玷。一向缺禮。有失親近。望乞恕罪。又磕下頭去。守備一手拉起。讓他上坐。那經濟乖覺。那里肯。務要拉下椅兒。旁邊坐了。守備關席。春梅陪他對坐下。須臾換茶上來吃畢。守備便問。賢弟貴庚。一向怎的不見。如何出家。經濟便告說。小弟虛度二十四歲。俺姐姐長我一歲。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向因父母雙亡。家業凋喪。妻又沒了。出家在晏公廟。不知家姐嫁在府中。有失探望。守備道。自從賢弟那日去後。你令姐晝夜憂心。常時啾啾唧唧不安。直到如今。一向使人找尋賢弟不着。不期今日相會。實乃三生有緣。一面分付左右。放卓兒安排酒上來。須臾擺設許多盃盤。鷄蹄鵝鴨。烹炮蒸煠。湯飯點心。堆滿卓上。銀壺玉盞。酒泛金波。守備相陪敘話。吃至晚來。掌上燈燭。

方罷守備分付家人周仁打掃西書院乾淨那裡書房床帳都
有春梅拿出兩床鋪蓋衾枕與他安歇又撥一個小廝喜兒答
應他又包出兩套紬絹衣服來與他更換每日飯食春梅請進
後邊吃正是一朝時運至半點不由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但
見

行見梅花臘底　忽逢元旦新正
不覺艷杏盈枝　又早新荷貼水

經濟在守備府裡住了一個月有餘一日四月二十五日春梅
的生日吳月娘那邊買了禮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湯鵝
四隻鮮雞兩盤果品一罈南酒玳安穿青衣拏帖兒送來守備
正在廳上坐的門上人禀報進去擡進禮來玳安遞上帖兒扒
在地下磕頭守備看了禮帖兒說道多承你奶奶費心又送禮

來。一面分付家人。收進禮去。討茶來與大官兒吃。把禮帖教小伴當。送與你舅收了。封了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擡盒人錢一百文。拏回帖兒。多上覆。說畢。守備穿了衣服。就起身出去。拜人去了。玳安只顧在廳前伺候。討回帖兒。只見一個年小的。戴着瓦楞帽兒。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從角門裡走出來手中拿着帖兒賞錢。遞與小伴當。一直往後邊去了。可要作怪模樣倒好相陳姐夫一般。他如何却在這里。只見小伴當。遞與玳安手帕銀錢。打發出門。到于家中。回月娘話。見回帖上寫着周門龐氏斂衽拜。月娘便問。你沒見你姐。玳安道。姐姐倒沒見。倒見姐夫來。月娘笑道。怪囚。你家倒有恁大姐夫。守備好大年紀。你也叫他姐夫。玳安道。不是守備。是咱家的陳姐夫。我初進

去周爺正在廳上我遞上帖兒與他磕了頭他說又生受你奶奶送重禮來分付伴當拿茶與我吃把帖兒拏與你舅收了討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擡盒人是一百文錢說畢周爺穿衣服出來上馬拜人去了半日只見他打角門裡出來遞與伴當回帖賞賜他就進後邊去了我就押着盒担出來不是他却是誰月娘道恠小囚兒休胡說白道的那羔子知道流落在那里討吃不是凍死就是餓死他平白在那府裡做甚麼守備認的他甚麼毛片兒肯招攬下他何用玳安道奶奶敢和我兩個賭我看得千真萬真就燒的成灰骨兒我也認的月娘問他穿着甚麼玳安告訴他戴着新瓦楞帽兒金簪子身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吃的好了月娘道我不信不信這里說話不題

却說陳經濟進入後邊春梅還在房中鏡臺前搽臉描畫雙蛾經濟拿吳月娘禮帖兒與他看因問他家如何送禮來與你是那里緣故這春梅便把從前已往清明郊外永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訴說一遍後來怎生平安兒偷了解當舖頭面吳巡檢怎生夾打平安兒追問月娘奸情之事薛嫂又怎生說人情守備替他處斷了事落後他家買禮來相謝正月裡我往他家與孝哥兒生日勾搭連環到如今他許下我生日買禮來看好一節經濟聽了把眼瞅了春梅一眼說姐姐你好沒志氣想着這賊淫婦那咱把咱姐兒們生生的折散開了又把六姐命喪了永世千年門裡門外不相逢纔好又替他說人情兒那怕那吳典恩追拷着平安小厮供出奸情來隨他那淫婦一條繩子

拴去。出醜見官。晉咱每大腿事。他没和玳安小厮有奸。怎的把丫頭小玉配與他。有我早在這里。我斷不教你替他説人情。他是你我仇人。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麽。六月連陰。想他好晴天兒。幾句話説得春梅閉口無言。春梅道。過往勾當也罷了。還是我心好。不念舊仇。經濟道。如今人好心不得好報哩。春梅道他既送了禮。莫不白受他的。還等着我這裡人請他去哩。經濟道。今後不消理那淫婦了。又請他怎的。春梅道。不請他。又不好意思的。丢個帖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他若來時。你在那邊書院内。休出來見他。往後咱不招惹他就是了。經濟惱的一聲兒不言語。走到前邊寫了帖子。春梅使家人周義。去請吳月娘。月娘打扮出門。教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坐着一頂小轎。玳安

跟隨來到府中。春梅孫二娘。都打扮出來迎接至後廳相見。叙禮坐下。如意兒抱着孝哥兒。相見磕頭畢。經濟躲在那邊書院內。不走出來。由着春梅孫二娘。在後廳擺茶安席遞酒。叫了兩個妓女。韓玉釧。鄭嬌兒。彈唱。俱不必細說。玳安在前邊廂房内管待。只見一個小伴當。打後邊拿出一盤湯飯點心下飯。往西角門書院中走。玳安便問他。拿與誰吃。小伴當道。是與舅吃的。玳安道。你舅姓甚麼。小伴當道。姓陳。這玳安賊。悄悄後邊跟着他。到西書院。小伴當便掀簾子進去。玳安慢慢打紗牕外。往裡張看。却不是陳姐夫。正在書房床上歪着。見拿進湯飯點心來。連忙起來。放卓兒正吃。這玳安悄悄走出外邊來。依舊坐在廂房内。直待天晚。家中燈籠來接。吳月娘轎子起身。到家一五一

十。告訴月娘說。果然陳姐夫在他家居住。自從春梅這邊。被經濟把攔。兩家都不相往還。正是誰知豎子多間阻。一念翻成怨恨媒。自此經濟在府中。與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備不在。春梅就和經濟在房中吃飯吃酒。閑時下棋調笑。無所不至。守備在家。便使丫頭小厮。拿飯往書院與他吃。或白日裡春梅也常往書院內。和他坐半日。方歸後邊來。彼此情熱。俱不必細說。一日守備領人馬出巡。正值五月端午佳節。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置了一卓酒席。和孫二娘陳經濟吃雄黃酒。解粽懽娛。丫鬟侍妾。都兩邊侍奉。當日怎見的雜賓好景。但見。

盆栽綠柳。瓶插紅榴。水晶簾捲鰕鬚。雲毋屏開孔雀。菖蒲切玉。佳人笑捧紫霞觴。角黍堆金。侍妾高擎碧玉盞。食烹異品

果獻時新。靈符艾虎簪頭。五色絨繩繫臂。家家慶賞午節。處
處懽飲香醪。遨遊身外醉乾坤。消遣壺中閑日月。得多少珮
環聲碎金蓮小。紈扇輕搖玉笋柔。

春梅令海棠月桂。兩個侍妾在席前彈唱。當下直吃到炎光西
墜。微雨生涼的時分。春梅拏起大金荷花盃來。相勸酒過數巡
孫二娘不勝酒力。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看去了。獨落下春梅和
經濟。在花亭上吃酒。猜枚行令。你一盃我一盃。不一時丫鬟掌
上紗燈上來。養娘金匱玉堂。打發金哥兒睡去了。經濟輸了。便
走出書房內。躲酒不出來。這春梅先使海棠來請。見經濟不去。
又使月桂來。分付他不來。你好歹與我拉將來。拉不將來。回來
把你這賊人。打十個嘴巴。這月桂走至西書房中。推開門見經

濟搵在床上推打鼾睡不動月桂說奶奶交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經濟口裡喃喃呐呐說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的了被月桂用手拉將起來推着他我好歹拉你去拉不將你去也不筭好漢推拉的經濟急了黑影子裡佯裝着醉作耍當眞摟了月桂在懷裡就親個嘴那月桂亦發上頭上臉說人好意叫你你做大不正倒做這個營生經濟道我的兒你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不成又按着親了個嘴方走到花亭上月桂道奶奶要打我還是我把舅拉將來了春梅令海棠斟上大鍾兩個下盤棋賭酒爲樂當下你一盤我一盤熬的丫鬟都打睡去了春梅又使月桂海棠後邊取茶去兩個在花亭上解珮露相如之玉朱唇點漢署之香正是得多少花陰曲檻燈

斜照。旁有墜釵雙鳳翹。有詩爲証。

花亭懽洽鬓雲斜　粉汗凝香沁絳紗
深院日長人不到　試看黃鳥啄名花

當下兩個正幹得好。忽然丫鬟海棠送茶來。請奶奶後邊去。金哥睡醒了。哭着尋奶奶哩。春梅陪經濟又吃了兩鍾酒。用茶漱了口。然後抽身往後邊來。丫鬟收拾了家活。喜兒扶經濟歸書房寢歇。不在話下。一日朝廷勅旨下來。命守備領本部人馬。會同濟州府知府張叔夜。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早晚起身。守備對春梅說。你在家看好哥兒。叫媒人替你兄弟尋上一門親事。我帶他個名字在軍門。若早僥倖得功。朝廷恩典。陞他一官半職。於你面上也有光輝。這春梅應諾了。遲了兩三日。守備打點

行裝整率人馬。留下張勝李安看家。止帶家人周仁跟了去不題。一日春梅叫將薛嫂兒來。如此這般和他說。他爹臨去分付替我兄弟尋門親事。你替我尋個門當戶對好女兒。不拘十六七歲的也罷。只要好模樣。腳手兒聰明伶俐些的。他性兒也有些才厭些兒。薛嫂兒道。我不知道。他也怎的和你老人家分付想着大娘那等的還嫌哩。春梅道。若是尋的不好。看我打你耳刮子不打。我要赶着他叫小妗子兒哩。休要當耍子兒。說畢春梅令丫鬟擺茶與他吃。只見陳經濟進來吃飯。薛嫂向他道了萬福。說姑夫你老人家。一向不見在那里來。且喜呀。剛纔奶奶分付。交我替你老人家尋個好娘子。你怎麼謝我。那陳經濟把臉兒䟃着不言語。薛嫂道。老花子怎的不言語。春梅道。你休叫

他姑夫那個已是揭過去的帳了。你只呌他陳舅就是了。薛嫂道。只該打我這片子狗嘴。只要呌錯了。往後赶着你只呌舅爺罷。那陳經濟。忍不住撲吃的笑了。說道。這個纔可到我心上。那薛嫂撒風撒痴。赶着打了他一下。說道。你看老花子。說的好話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怎麽可在你心上。連春梅也笑了。不一時月桂安排茶食。與薛嫂吃了。提着花箱兒出來。說道。我替你老人家用心踏看。有人家相應好女子兒。就來說。春梅道。財禮羨果。花紅酒禮。頭面衣服。不少他的。只要好人家好女孩兒。方可進入我門來。薛嫂道。我曉得。管情應的你老人家心便了。良久經濟吃了飯。往前邊去了。薛嫂兒還坐着。問春梅。他老人家幾時來的。春梅便把 出家做道士 一節說了。我尋得他來。做我

個親人兒薛嫂道好好你老人家有後眼又道前日你老人家好的日子說那頭他太娘來做生日來春梅道先送禮來然後纔使人送帖兒請他坐了一日去了薛嫂道我那日在一個人家鋪床整亂了一日心內要來急的我要不的又問他陳舅也見他那頭大娘來春梅道他肯下氣見他爲請他好不和我亂成一塊我與他說人替他家說人情說我沒志氣那怕吳典恩打着小廝攀扯他出官纔好管你腿事你替他尋分上想着他昔日好情兒薛嫂道他老人家也說的是及到其間人不計舊讐春梅道咱旣受了他禮不請他來坐坐兒又使不的寧可教他不仁休要咱不義薛嫂道恠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你的心忒好了當下薛嫂兒說了半日話提着花箱兒拜辭出門過了

兩日。先來說城裡朱千戶家小姐。今年十五歲。也好陪嫁。只是沒了娘的兒了。春梅嫌小不要。又說應伯爵第二個女兒。年二十二歲。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在大爺手內聘嫁。沒甚陪送。也不成。都回出婚帖兒來。又遲了幾日。薛嫂兒送花兒來。袖中取出個婚帖兒。大紅段子上。寫着開段鋪葛員外家大女兒。年二十歲。屬雞的。十一月十五日子時生。小字翠屏。生的上畫兒般模樣兒。五短身材。瓜子面皮。温柔典雅。聰明伶俐。針指女工。自不必說。父母俱在。有萬貫錢財。在大街上。開段子鋪。走蘇杭南京。無比好人家。都是南京床帳箱籠。春梅道。既是好。成了這家子的罷。就交薛嫂兒先通信去。那薛嫂兒連忙說去了。正是欲向繡房求艷質。須臾紅葉是良媒。有詩為証。

天仙機上繫香羅　千里姻緣竟足多
天上牛郎配織女　人間才子伴嬌娥

這里薛嫂通了信來。葛員外家知是守備府裡。情願做親。又使一個張媒人同說媒。春梅這里。備了兩擡茶葉。糖餅羨果。教孫二娘坐轎子。往葛員外家插定女兒。帶戒指兒回來。對春梅說。果然好個女子。生的一表人材。如花似朵。人家又相當。春梅這里擇定吉日。納綵行禮。十六盤羨果茶餅。兩盤上頭面。二盤珠翠。四擡酒。兩牽羊。一頂鬏髻。全付金銀頭面。簪環之類。兩件羅段袍兒。四季衣服。其餘綿花布絹。二十兩禮銀。不必細說。陰陽生擇在六月初八日。准娶過門。春梅先問薛嫂兒。他家那里有陪床使女沒有。薛嫂兒道。床帳粧奩。描金箱廚都有。只沒有使

女陪床春梅道咱這里買一個十三四歲丫頭子與他房裡使喚攙桶子倒水方便些薛嫂道有兩個人家賣的丫頭子我明日帶一個來到次日果然領了一個丫頭說是商人黃四家兒子房裡使的丫頭今年纔十三歲黃四因用下官錢粮和李三家還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兒都為錢粮拏在監裡追賍監了一年多家產盡絶房兒也賣李三先死拏兒子李活監着咱家保官兒那兒子僧寳兒如今流落在外與人家跟馬哩春梅道是來保薛嫂道他如今不叫來保改了名字叫湯保了春梅道這丫頭是黃四家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道只要四兩半銀子緊等着要交賍去春梅道甚麼四兩半與他三兩五錢銀子留下罷一面就交了三兩五錢雪花官銀與他寫了文書改了名字。

與做金錢兒話休饒舌又早到六月初八春梅打扮珠翠鳳
穿通袖大紅袍兒束金鑲碧玉帶坐四人大轎鼓樂燈籠娶
家女子奠鴈過門陳經濟騎大白馬揀銀鞍轡青衣軍牢喝道
頭戴儒巾穿着青段圓領脚下粉底皁靴頭上簪着兩枝金花
正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一番
折洗一番新到守備府中新人轎子落下戴着大紅銷金蓋袱
添粧含飯抱着寶瓶進入大門陰陽生引入畫堂先恭拜家堂
然後歸到洞房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然後出來陰陽生撒帳
畢打發喜錢出門鼓手都散了經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坐了回
帳騎馬打燈籠往岳丈家謝親吃的大醉而歸晚夕女貌郎才
未免燕尔新婚交姤雲雨正是得多少春點杏桃紅綻蕋風欺

楊桺綠翻腰有詩爲証

近覩多情花月標　教人無福也難消
風吹列子歸何處　夜夜嬋娟在柳梢

當夜經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倒且是合得着兩個被底鴛鴦帳中鸞鳳如魚似水合巹懽娛三日完飯春梅在府廳後堂張筵掛綵鼓樂笙歌請親眷吃會親酒俱不必細說每日春梅吃飯必請他兩口兒同在房中一處吃彼此以姑妗稱之同起同坐丫頭養娘家人媳婦誰敢道個不字原來春梅收拾西廂房三間與他做房裡面鋪着床帳翻的雪洞般齊整垂着簾幃外邊西書院是他書房裡面亦有床榻几席古書并守備往來書柬拜帖并各處遞來手本揭帖都打他手裡過或登記簿籍或銜

使印信。筆硯文房都有。架閣上堆滿書集。春梅不時常出來書院中。和他閑坐說話。兩個暗地交情。非止一日。正是

朝陪金谷宴　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落霞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illegible]

第九十八回

陳經濟臨清開大店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心安茅屋穩　性定菜根香
世味憐方好　人情淡最長
因人成事業　避難遇豪强
今日崢嶸貴　他年身必殃

話說一日周守備濟南府知府張叔夜領人馬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三十六人萬餘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平復表奏朝廷大喜加陞張叔夜爲都御史山東安撫大使陞守備周秀爲濟南兵馬制置管理分巡河道提察盜賊部下從征有功人員各陞一級軍門帶得經濟名字陞爲叅謀之職月給米二石冠帶

榮身守備至十月中旬領了勅書率領人馬來家先使人來報與春梅家中知道春梅滿心懽喜使陳經濟與張勝李安出城迎接家中廳上排設酒筵慶官賀喜官員人等來拜賀送禮者不計其數守備下馬進入後堂春梅孫二娘接着恭拜已畢陳經濟換了衣巾就穿大紅員領頭戴冠帽脚穿皂靴束着角帶和新婦葛氏兩口兒拜見守備見好個女子賞了一套衣服十兩銀子打頭面不在話下晚夕春梅和守備在房中飲酒未免叙些家常事務又娶我兄弟媳婦費許多東西守備道阿呀你止這個兄弟投奔你來無個妻室不成個前程道理就使費了幾兩銀子不曾爲了別人春梅道你今又替他挣了這個前程足以榮身勾了守備道朝廷旨意下來不日我往濟南府到任

你在家看家。打點些本錢。教他搭個主管。做些大小買賣。三五日教他下去查算帳目一遭。轉得些利錢來。也勾他攪計。春梅道。你說的也是。兩個晚夕。夫妻同歡。不可細述。在家只住了十個日子。到十一月初旬時分。守備收拾起身。帶領張勝李安。前去濟南到任。留周仁周義看家。陳經濟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一日春梅向經濟商議。守備教你如此這般。河下尋些買賣。搭個主管。覓得些利息。也勾家中費用。這經濟聽言。滿心懽喜。一日正打街前行走。尋覓主管夥計。也是合當有事。不料撞遇舊時朋友陸二哥。陸秉義作揖。說哥怎的一向不見。這經濟便把亡妻為事。被楊光彥那廝。拐了我半船貨物。坑陷的我一貧如洗。我如今又好了。幸得我姐姐嫁在守備府中。又娶了親事。陸

做忝謀冠帶榮身。如今要尋個夥計。做些買賣。一地里沒尋處。陸秉義道。楊光彥那厮。拐了你貨物。如今拼了個姓謝的做夥計。在臨清馬頭上。謝家大酒樓上。開了一座大酒店。又收錢放債。與四方趂熟窠子娼門人使。好不獲大利息。他每日穿好衣。吃好肉。騎着一疋驢兒。三五日下去走一遭。筭帳收錢。把舊朋友都不理。他兄弟在家開賭塲。鬪鷄養狗。人不敢惹他。經濟道。我去年曾見他一遍。他反面無情。打我一頓。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入于骨髓。因拉陸三郎。入路旁一酒店內。兩個在樓上吃酒。兩人計議。如何處置他出我這口氣。陸秉義道。常言說得好。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如今將理和他說。不見棺材不下淚。他必然不安。小弟有一計策。哥也不消做別的買賣。只寫一

張狀子把他告到那里追出你貨物銀子來就奪了這座酒店再添上些本錢和謝合夥等我在馬頭上和謝三哥掌櫃發賣哥哥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查筭帳目管情見一月你穩拍拍的有百十兩銀子利息強如做別的生意看官聽說當時不因這陸秉義說出這座事有分教數個人死於非命陳經濟一種死死之太苦一種亡亡之太屈死的不好相似那五代由李存孝漢書中彭越正是非干前定數半點不由人經濟聽了忙與陸秉義作揖便道賢弟你說的正是了我到家就對我姐夫和姐姐說這買賣成了就安賢弟同謝三郎做主管當下兩個吃了回酒各下樓來還了酒錢經濟分付陸二哥兄弟千萬謹言有事我謝你去陸二郎道我知道各散回家這經濟就一五一

十。對春梅說。爭奈他爺不在。如何理會。有老家人周忠在旁便道。不打緊。等舅寫了一張狀子。該拐了多少銀子貨物。拏爺個拜帖兒。都封在裡面。等小的送與提刑所。兩位官府案下。把這姓楊的。拏去衙門中。一頓夾打追問。不怕那廝不拏出銀子來。經濟大喜。一面寫就一紙狀子。拏守備拜帖。彌封停當。就使老家人周忠。送到提刑院。兩位官府正升廳問事。門上人稟進。說帥府周爺。差人下書。何千戶與張二官府。喚周忠進見。問周爺上任之事。說了一遍。拆開封套觀看。見了拜帖狀子。自恁要做分上。即便批行。差委緝捕番捉。往河下拏楊光彥去。回了個拜帖。付與周忠。到家多上覆你爺奶奶。待我這里追出銀兩。伺候來領。周忠拏回帖到府中。回覆了春梅說話。即將准行拏人去

了。待追出銀子。使人領去。經濟看見兩個揭帖上面。寫着侍生
何永壽張懋得頓首拜。經濟心中大喜。遲了不上兩日光景。提
刑緝捕。觀察番捉。往河下把楊光彥。并兄弟楊二風。都拏了。到
于衙門中。兩位官府。據着陳經濟狀子審問。一頓夾打。監禁數
日。追出三百五十兩銀子。一百桶生眼布。其餘酒店中家活。共
算了五十兩。陳經濟狀上。告着九百兩。還差三百五十兩銀子。
把房兒賣了五十兩。家產盡絕。這經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
來。和謝胖子合夥。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本錢。共湊了一千兩
之數。委付陸秉義做主管。從新把酒樓粧修。油漆彩畫。闌干灼
燿。棟宇光新。卓案鮮明。酒肴齊整。一日開張。鼓樂喧天。笙簫雜
奏。招集往來客商。四方遊妓。陳經濟道。那日宰猪祭祀燒紙。常

言啓瓮三家醉。開樽十里香。神仙留玉珮。卿相解金貂。經濟上來大酒樓上。週圍都是推牕亮隔。緑油闌干。四望雲山疊疊。上下天水相連。正東看。隱隱青螺堆岱嶽。正西瞧。茫茫蒼霧鎖皇都。正北觀。層層甲第起朱樓。正南望。浩浩長淮如素練。樓上下有百十座閣兒。處處舞裙歌妓。層層急管繁絃。說不盡肴如山積。酒若流波。正是得多少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從正月半頭。這陳經濟在臨清馬頭上。大酒樓開張。見一日他發賣三五十兩銀子。都是謝胖子和主管陸秉義。眼同經手。在櫃上掌櫃。經濟三五日。騎頭口。伴當小姜兒跟隨。往河下筭帳一遭。若來。陸秉義和謝胖子。兩個夥計。在樓上收拾一間乾淨閣兒。鋪陳床帳。安放卓椅。糊的雪洞般齊整。擺設酒席。交四個

好出色粉頭相陪陳三兒那里往來做量酒一日三月佳節春
光明媚景物芬芳翠依依槐柳盈堤紅馥馥杏花燦錦陳經濟
在樓上搭伏定綠闌干看那樓下景致好生熱鬧有詩為証

風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岸　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一日經濟在樓牕後瞧看正臨着河邊泊着兩隻剥船船上載
着許多箱籠卓櫈家活四五個人盡搬入樓下空屋裡來船上
有兩個婦人一個中年婦人長挑身材紫膛色一個年小婦人
搽脂抹粉生的白淨標致約有二十多歲盡走入屋裡來經濟

問謝主管是甚麼人不問自由擅自搬入我屋裡來謝主管道此是兩個東京來的婦人投親不着一時間無尋房住央此間隣居范老來說暫住兩三日便去正欲報知官人不想官人來問這經濟正欲發怒只見那年小婦人斂袵向前望經濟深深的道了個萬福告說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出于無奈不及先來宅上禀報望乞恕罪容畧住得三五月拜納房金就便搬去這經濟見小婦人會說話兒只顧上上下下把眼看他那婦人一雙星眼斜盼經濟兩情四目不能定神經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倒相那里會過這般眼熟那長挑身材中年婦人也定睛看着經濟說道官人你莫非是西門老爺家陳姑夫麼這經濟吃了一驚便道你怎的認得我那婦人道

不瞞姑夫說奴是舊夥計韓道國渾家這個就是我女孩兒愛姐經濟道你兩口兒在東京如何來在這里你老公在那里那婦人道在船上看家活經濟急令量酒請來相見不一時韓道國走來作揖已是摻白鬚鬓因說起朝中蔡太師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監六人都被太學國子生陳東上本条劾後被科道交章彈奏倒了聖旨下來拏送三法司問罪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太師兒子禮部尚書蔡攸處斬家產抄沒入官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投到清河縣我兄弟第二的那里第二的在房兒賣了流落不知去向三口兒顧船從河道中來不想撞遇姑夫在此三生有幸因問姑夫今還在那邊西門老爺家經濟把頭一項說了一遍說我也不在他家了我在姐夫

守備周爺府中做了參謀官冠帶榮身近日合了兩個夥計在此馬頭上開了個酒店胡亂過日子便了你每三口兒既遇着我也不消搬去便在此間住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與韓道國一齊下禮說罷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經濟看得心癢也使伴當小姜兒和陳三兒也替他搬運了幾件家活王六兒道不勞姑夫費心用力彼此俱各懽喜經濟道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計較經濟見天色將晚有申牌時分要回家分付主管咱早送些茶盒與他上馬伴當跟隨來家一夜心心念念只是放韓愛姐不下過了一日到第三日早起身打扮衣服齊整伴當小姜兒跟隨來河下大酒樓店中看着做了回買賣韓道國那邊使的八老來請吃茶經濟心下正要瞧去恰八老來請便起身進去只

見韓愛姐見了。笑容可掬。接將出來。道了萬福。官人請裡面坐。經濟到閣子內坐下。王六兒和韓道國。都來陪坐。少頃茶罷。彼此敘些舊時已往的話。經濟不住把眼只瞅那韓愛姐。愛姐延瞪瞪秋波一雙眼。只看經濟。彼此都有意了。有詩為證。

弓鞋窄窄剪春羅　香体酥胸玉一窩
麗質不勝嬝娜態　一腔幽恨蹙秋波

少頃韓道國下樓去了。愛姐因問官人青春多少。經濟道虛度二十六歲。敬問姐姐青春幾何。愛姐笑道。奴與官人一緣一會。也是二十六歲。舊日又是大老爹府上相會過面。如今又幸遇在一處。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那王六兒見他兩個說得入港看見關目。推個故事。也下樓去了。止有他兩人對坐。愛姐把些

風月話兒把勾經濟。經濟自幼幹慣的道兒。怎不省得。一逕起身出去。這韓愛姐。從東京來。一路兒和他娘。也做些道路。在蔡府中答應。與翟管家做妾。詩詞歌賦。諸子百家皆通。甚麽事兒不久慣。見經濟起身出去。無人處走向前挨在他身邊坐下。作嬌作痴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經濟正欲拔時。被愛姐一手按住經濟頭髻。一手拔下簪子來。便起身說。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兒。一頭說。一頭走。經濟不免跟上樓來。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經濟跟他上樓便道。姐姐有甚話說。愛姐道。奴與你是宿世姻緣。你休要作假。願偕枕蓆之懽。共效于飛之樂。經濟道。只怕此間有人知覺。却使不得。那韓愛姐做出許多妖嬈來。摟經濟在懷。將尖尖玉手。扯下他褲子來。兩

個情興如火按納不住愛姐不免解衣仰卧在床上交姤在一處正是

色膽如天怕甚事　鴛幃雲雨百年情

經濟問你叫幾姐那韓愛姐道奴是端午所生就叫五姐又名愛姐說畢話霎時雲收雨散偎倚共坐韓愛姐便告經濟說自從三口兒東京來投親不着盤纏缺欠你有銀子乞借應與我父親五兩奴按利納還不可推阻經濟應允說不打緊姐姐開口就兌五兩來愛姐見他依允還了他金簪子兩個又坐了半日恐怕人談論吃了一盃茶愛姐留吃午飯經濟道我那邊有事不吃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愛姐道午後奴畧備一盃水酒官人不要見却好歹來坐坐經濟在店中吃了午飯又在

街上閑散走了一回。撞見昔日晏公廟師兄金宗明作揖。把前事訴說了一遍。金宗明道。不知賢弟在守備老爺府中。認了親。在大樓開大店。有失拜望。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閑中請去廟中坐一坐。說罷。宗明歸去了。經濟走到店中。陸主管道。裏邊任的老韓。請官人吃酒。沒處尋。恰好八老又來請官人。就請二位主管相陪。再無他客。經濟就同陸主管走到裏邊房內。早已安排酒席齊整。無非魚肉菜菓之類。經濟上坐。韓道國主位。陸秉義謝胖子。打橫。王六兒與愛姐旁邊僉坐。八老往來篩酒下菜。吃過數盃。兩個主管會意。說道官人慢坐。小人櫃上看去。起身去了。經濟平昔酒量不十分洪飲。又見主管去了。開懷與韓道國三口兒吃了數盃。便覺有些醉將上來。愛姐便問今日官人不

回家去罷了。經濟道。這咱晚了。回去不得。明日起身去罷。王六兒韓道國吃了一回。下樓去了。經濟向袖中取出五兩銀子。遞與愛姐收了。到下邊交與王六兒兩個交盃換盞。倚翠偎紅。吃至天晚。愛姐卸下濃粧。留經濟就在樓上閣兒裏歇了。當下枕畔山盟。衾中海誓。鶯聲燕語。曲盡綢繆。不能悉記。愛姐將來東京在蔡太師府中。曾扶持過老太太。也學會些彈唱。又能識字會寫。經濟听了。歡喜不勝。就同六姐一般。正可在心上。以此與他盤桓一夜。停眠整宿。免不的第二日起來得遲。約飯時纔起來。王六兒安排些雞子肉圓子。做了個頭腦。與他扶頭。兩個吃了幾盃煖酒。少頃。王管來請經濟。那邊擺飯。經濟包巾梳洗。穿衣吃了飯。又來辭愛姐。要回家去。那愛姐不捨。只顧拋淚。經濟

道我到家三五日就來看你你休煩惱說畢伴當跟隨騎馬往
城中去了一路上分付小姜兒到家休要說出韓家之事小姜
兒道小的知道不必分付經濟到府中只推店中買賣忙算了
帳目不覺天晚歸來不得歇了一夜交割與春梅利息銀兩見
一遭也有三十兩銀子之數回到家中又被葛翠屏聒聒官人
怎的外邊歇了一夜不必在柳陌花街行踏把我丟在家中獨
自空房一個就不思想來家一連畱住陳經濟七八日不放他
往河下來這里韓愛姐見他一去數日光景不來店中自使小
姜兒來問王管討算利息王管一一封了銀子去韓道國免不
得又交老婆王六兒又招惹別的熟人兒或是商客來屋裏走
動吃茶吃酒這韓道國當先嚐着這個甜頭靠老婆衣飯肥家

况此時王六兒年約四十五六年紀雖半風韻猶存恰好又得
他女兒來接代也不斷絕這樣行業如今索性大做了原來不
當官身衣飯別無生意只靠老婆賺錢謂之隱名娼妓今時呼
爲私窠子是也當時見經濟不來量酒陳三兒替他勾了一個
湖州販絲綿客人何官人來請他女兒愛姐那何官人年約五
十余歲手中有千兩絲綿紬絹貨物要請愛姐愛姐一心想着
經濟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不肯下樓來急的韓道國要不的
那何官人又見王六兒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面皮描眉鋪鬢大
長水鬢涎鄧鄧一雙星眼眼光如醉抹的鮮紅嘴唇料此婦人
一定好風情就留下一兩銀子在屋裏吃酒和王六兒歇了一
夜韓道國便躲避在外間歇了他女兒見做娘的留下客只在

樓上不下樓來。自此以後。那何官人被王六兒搬弄得快活。兩個打得一似火炭般熱。沒三兩日不來婦人過夜。韓道國也禁過他許多錢使。這韓愛姐兒見經濟一去十數日不見來。心中思想。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未免害木邊之目。田下之心。使八老往城中守備府中探听。看見小姜兒。悄悄問他官人如何不去。小姜見說官人這兩日有些身子不快。不曾出門。回來訴與愛姐。愛姐與王六兒商議。買了一副猪蹄。兩隻燒鴨。兩尾鮮魚。一盒酥餅。在樓上磨墨揮筆。拂開花箋。寫封柬帖。使八老送到城中與經濟去。當下把禮物裝在盒內。交八老挑着。吖嚀囑付。你到城中見了陳官人。須索見他親收。討回帖來。八老懷內揣着柬帖禮物。一路無詞。來到城內守備府前。坐在沿街

石臺基上。只見伴當小姜兒出來。看見八老。你又來做甚麽。八老與聲喏。拉在僻淨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送禮來了。有話說。我只在此等你。你可通報官人知道。小姜隨即轉身進去。不多時。只見經濟搖將出來。那時約五月天氣暑熱。經濟穿着紗衣服。頭戴瓦壠帽。金簪子。脚上凉鞋淨襪。八老慌忙聲喏。說道官人。貴幹好些。韓愛姐。使我稍一柬帖。送禮來了。經濟接了柬帖。說五姐好麽。八老道。五姐見官人。一向不去。心中也不快在那里。多上覆官人。幾時下去走走。經濟折開柬帖。觀看上面寫着甚言詞。

情郎陳大官人台下

賤妾韓愛姐斂衽拜謹啟

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怠。懸懸不忘于心。向蒙期約。
妾倚門凝望。不見降臨蓬蓽。昨遣八老。探問起居。不遇而
回。聽聞貴恙欠安。令妾空懷悵望。坐卧悶懨。不能頓生兩
翼。而傍君之足下也。君在家自有嬌妻美愛。又豈肯動念
于妾。猶吐去之菓核也。茲具腥味茶盒數事。少申問安誠
意。幸希笑納。情照不宣。　外具錦綉鴛鴦香囊一個。青
絲一縷。少表寸心。　下書仲夏念日賤妾愛姐再拜

經濟看了柬帖。并香囊。香囊裹面。安放青絲一縷。香囊是鴛鴦
雙口做的。扣着。寄與情郎陳君膝下八字。依先摺了。藏在袖中。
府傍側首。有個酒店。令小姜兒。領八老同店內吃鍾酒。等我寫
回帖與你。分付小姜兒。把禮物收進我房裡去。你娘若問。只說

河下店主人謝家。送的禮物。小姜不敢怠慢。把四盒禮物。收進去了。經濟走到書院房內。悄悄寫了回柬。又包了五兩銀子。到酒店內問八老。吃了酒不曾。八老道。多謝官人好酒。吃不得了。起身去罷。經濟將銀子。并回柬。付與八老。説到家多多拜上五姐。這五兩白金。與他盤纏。過三兩日。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銀柬下樓。經濟送出店門。八老一直去了。經濟走入房中。葛翠屏便問是誰家送來禮物。經濟悉言店主人謝胖子。打聽我不快。送這禮物來問安。翠屏亦信其實。兩口兒計議。交丫鬟金鍼兒。拏盤子。拏了一隻燒鴨。一尾鮮魚。半副蹄子。送到後邊與春梅吃。説是店主人家送的。也不查問。此事表過不題。却説八老到河下。天已晚了。入門將銀柬。都付與愛姐收了。拆開銀柬。灯下

覷看上面寫道。

經濟頓首字覆

愛卿韓五姐粧次。向蒙會問。又承厚款。亦且雲情雨意。袵席鍾愛。無時少怠。所云期望。正欲趨會。偶因賤軀不快。有失卿之所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肴。不勝感激。只在二三日間。容當面布。外具白金五兩。綾帕一方。少申遠芹之敬。伏乞心鑒。萬萬。

下書經濟再拜

愛姐看了。見帕上寫着四句。詩曰。

吳綾帕兒織迴紋　洒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永諧鸞鳳百年情

看畢。愛姐把銀子。付與王六兒。母子千恩萬喜等候經濟。不在話下。正是得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有詩爲証。

碧紗窓下啟箋封　一紙雲鴻香氣濃

知你揮毫經玉手　相思都付不言中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忿殺陳經濟

格言

一切諸煩惱　皆從不忍生
見機而耐性　妙悟生光明
佛語戒無倫　儒書貴莫爭
好個快活路　只是少人行

話說陳經濟。過了兩日。到第三日。却是五月二十五日他生日。春梅後廳整置酒肴。與他上壽。合家歡樂了一日。次日早辰。經濟說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今日沒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筭帳。二來就避炎暑。散走走便回。春梅分付你去坐一乘轎子。

少要勞碌。交兩個軍牢。抬着轎子。小姜兒跟隨。逕往河下馬頭上。謝家大酒樓店中來。一路無詞。午後時分。早到河下大酒樓前。下了轎子。進入裏面。兩個主管齊來參見。說官府貴體好些。那經濟一心只在韓愛姐身上。便道。生受二位夥計掛心。坐了一回。便起身分付主管查下帳目。等我來筭。就轉身到後邊。八老又早迎見。報與王六兒夫婦。韓愛姐正在樓上。凭欄盼望。揮毫洒翰。作了幾首詩詞。以遣悶懷。忽報陳經濟來了。連忙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下樓來。母子面上堆下笑來迎接。說道。官人貴人難見面。那陣風兒吹你到俺這里。經濟與母子作了揖。同進入閣兒內坐定。少頃王六兒點茶上來。吃畢茶。愛姐道。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經濟上的樓來。兩個如魚得水。似漆投膠。

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兒。愛姐硯臺底下。露出一幅花箋。經濟取來觀看。愛姐便說此是奴家這幾日盼你不來。閑中在樓上作得幾首詞。以消遣悶懷。恐汚官人貴目。經濟念了一遍。上寫着。

倦倚綉床愁懶動　閑垂綉帶髩鬟低

玉郎一去無消息　一日相思十二時

右春

危樓高處眺晴光　湔架薔薇露異香

十二欄杆閑凭遍　南薰一味透襟凉

右夏

帳冷芙蓉夢不成　知心人去轉傷情

枕邊淚似堦前雨　隔着窓兒滴到明

右秋

羞對菱花拭淨粧　爲郎瘦損減容光
閉門不管閒風月　分付梅花自主張

右冬

經濟看了，極口称美，喝采不已，不一時，王六兒安排酒肴上樓，擺過鏡架，就擺在梳粧卓上，兩個並坐，愛姐篩酒，一盃雙手遞與經濟，深深道了萬福，說：官人一向不來，妾心無時不念，前八老來，又多謝盤纏，舉家感之不盡。經濟接酒在手，還了喏，說：賤疾不安，有失期約，姐姐休怪，酒盡也篩一盃敬奉，愛姐吃過，兩人坐定，把酒來斟，王六兒韓道國，上來也陪吃了，兇盃各取方便下樓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幾盃，敘些闊別話兒，良久吃得

酒濃時。情興如火。免不得再把舊情一敘。交歡之際。無限恩情。穿衣起來。洗手更酌。又飲數盃。醉眼朦朧。余興未盡。這小郎君一向在家中不快。又心在愛姐。一向未與渾家行事。今日一旦見了情人。未肯一次即休。正是生死寃家。五百年前撞在一處。經濟寃灵。都被他引亂。少頃情竇復起。又幹一度。自覺身體困倦。打熬不過。午飯也沒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也是合當禍起。不想下邊販絲綿何官人來了。王六兒陪他在楼下吃酒。韓道國出去街上。買菜蔬肴品菓子來。配酒。兩個在下邊行房。落後韓道國買將菓菜來。三人又吃了幾盃。約日西時分。只見酒家店坐地虎劉二。吃的酩酊大醉。軃身衣衫。露着一身紫肉。提着拳頭。走來酒楼下。大叫採去何蠻子來要打。諕的兩個主管見

經濟在楼上睡恐他聽見慌忙走出櫃來向前声喏說道劉二哥何官人並不曾來這劉二那里依聽大拔步撞入後邊韓道國屋裏一手把門簾扯上半邊來見何官人正和王六兒並肩飲酒心中大怒罵那何官人賊狗男女我令你娘那里没尋你却在這里你在我店中占着两個粉頭幾遭歇錢不與又塌下我两個月房錢却來這里養老婆那何官人忙出來老二你請回我去也那劉二罵道去你這狗合不防颼的一拳來正打何官人面門上登時就青腫起來那何官人起來奪了跑了劉二將王六兒酒卓一脚登翻家活都打了王六兒便罵道是那里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屋裏放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的人被劉二向前一脚踩了個仰八义罵道我合你淫婦娘你

是那里來的無名少姓私窠子。不來老爺手里報過。許你在這酒店内趁熟。還與我搬去。若搬遲。須乞我一頓好拳頭。那王六兒道。你是那里來的光棍。搗子。老娘就没了親戚兒。許你便來欺負老娘。要老娘這命做甚麽。一頭撞倒。哭起來。劉二罵道。我把淫婦腸子也踢斷了。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這里喧亂。兩邊隣舍并街上過往人。登時圍看。約有許多。不知道的旁邊人說王六兒。你新來。不知他是守備老爺府中管事張虞候的小舅子。有名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專一是打粉頭的班頭。降酒客的領袖。你讓他些兒罷。休要不知利害。這地方人誰敢惹他。王六兒道。還有大是他的。采這殺才做甚麽。陸秉義見劉二打得兇。和謝胖子。做好做歹。把他勸的去了。陳經濟正睡在床上。

听見楼下攘亂。便起來看時。天巳日西時分。問那里攘亂。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里去了。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楼。如此這般告訴。說那里走來一個殺才搗子。諢名喚坐地虎劉二。在洒家店住。說是咱府里管事張虞候小舅子。因尋酒客。無事把我踢打。罵了恁一頓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聲大哭起來。經濟叫上兩個主管。問他兩個。都面面相覷。不敢說。陸主管嘴快。說是府中張主管小舅子。來這里尋何官人。說少他二個月房錢。又是歇錢來討。見他在屋裏吃酒。不由分說。把簾子扯下半邊來。打了何官人一拳。諕的何官人跑了。又和老韓娘子兩個相罵。踢了一交。哄的滿街人看。這經濟恐怕天晚。㥍起來。分付把衆人唱散。問劉二那廝。主管道。被小人勸他

回去了。經濟听了。記在心內。安撫王六兒毋子放心。有我哩。不妨事。你毋子只情住着。我家去自有處置。主管筭了利錢銀兩遞與他。打發起身上馬。伴當跟隨。打着馬走。劉走赶進城來。天巳昏黑。心中甚惱。到家見了春梅。交了利息銀兩。歸入房中。一宿無話。到次日心心念念。要告春梅說。展轉尋思。且住。等我慢慢尋張勝那厮。幾件破綻。亦發教我姐姐。對老爺說了。斷送了他性命。厨耐這厮。幾次在我身上欺心。敢說我是他尋得來。知我根本出身。量視我。禁不得他。正是

寃儫還報當如此　　機會遭逢莫遠圖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一日經濟來到河下酒店內。見了愛姐毋子。說外日吃驚。又問

陸主管道劉二那廝不曾走動陸主管道自從那日去了再不曾來又問韓愛姐那何官人也没來行走這經濟吃了飯算畢帳目不免又到愛姐樓上兩個叙了回衷腸之話幹訖一度出來因閑中叫過量酒陳三兒近前如此這般打听府中張勝和劉二兇在破綻這陳三兒干不合萬不合說出張勝包占着府中出來的雪娥在酒家店做表子劉二又怎的各處巢窩加三討利舉放私債鑽踅老爺們壞事這經濟一口听記在心又與了愛姐二三兩盤纏和主管筭了帳目包了利息銀兩作別騎頭口來家閑話休題一向懷意在心一者也是冤家相湊二來合當禍這般起來不料東京朝中徽宗天子見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内地方聲息十分緊急天子慌了與大臣計議差官往

他國講和情願每年輸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一面傳位與太子登基改宣和七年爲靖康元年宣募號爲欽宗皇帝在位徽宗自称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朝中陞了李綱爲兵部尚書分部諸路人馬种師道爲大將總督內外宣務一日降了一道勑書來濟南府守備陞他爲山東都統制提調人馬一萬往東昌府駐扎會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防守地方阻當金兵守備正在濟南府衙正坐忽然左右來報有朝廷降勑來請老爺接旨意這周守備不敢怠慢香案迎接勑旨跪听宣讀使命官開讀其畧曰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聞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三皇憑礼樂而有封疆五帝用征伐而定天下爭從順逆人有賢愚朕承

祖宗不拔之洪基。
上皇付托之重位。創造萬事惕然悚惧。自古舜征四凶。湯伐有苗。非用兵而不能克。非威武而莫能安。兵乃邦家爪牙。武定封疆扞禦。茲者中原陸沉。犬羊犯順。遼寇擁兵西擾。金虜控騎南侵。生民塗炭。朕甚憫焉。山東濟南制置使周秀。老練之才。干城之將。屢建奇勲。忠勇茂著。用兵有畧。出戰有方。今陞爲山東都統制。兼四路防禦使。會同山東巡撫都御史張叔夜。提調所部人馬。前赴高陽關防守。听大將种師道分布裁殺。安覺危之社稷。驅猖獗之腥膻。嗚乎任賢匡國。赴難勤王乃臣子之忠誠。旌善賞功。激揚敵愾。實朝廷之大典。名殫厥忠。以副朕意。欽哉故諭。〇下書靖康元年秋九月日諭

周守備開讀已畢。打發使命官去了。一面叫過張勝李安。兩個虞候。近前分付。先押兩車箱馱行李細軟器物家去。原來在濟南做了一年官職。也撰得巨萬金銀。都裝在行李馱箱內。委托二人。押到家中。交割明白。晝夜巡風仔細。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調領四路兵馬。打清河縣起身。二人當日領了鈞帖。打點車輛起身先行。一路無詞。有日到於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晝夜內外巡風。不在話下。却說陳經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守備陞了山東統制。不久將到。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訴春梅等守備來家。要發露張勝之事。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門住去了。他獨自個在西書房寢歇。春梅早辰驀進房中看他。見無丫鬟跟隨。兩個就解衣在房內雲雨做一處。不防張勝提着

鈴巡風過來。到書院角門外。听見書房内。彷彿有婦人笑語之聲。就把鈴聲按住。慢慢走來窓下竊听。原來春梅在裏面。與經濟交姤。听得經濟告訴春梅說。叵耐張勝那厮。好生欺壓於我。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幾次在下人前敗壞我。昨日見我在河下開酒店來。一徑使小舅子坐地虎劉二。專一倚逞他在姐夫麾下。在那里開巢窩。放私債。把雪娥隱占在外姦宿。只瞞了姐姐一人眼目。昨日教他小舅子劉二。打我酒店來。把酒客都打散了。我幾次含忍。不敢告姐姐說。趂姐夫來家。若不早說知。往後我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春梅听了說道。這厮恁般無禮。雪娥那賊人賣了。他如何又留住在外。經濟道。他非是欺壓我。就是欺壓姐姐一般。春梅道。等他爺來家。交他定結果

了這厮。常言道隔墻須有耳窻外豈無人。兩個只管在內說。却不知張勝窻外听了個不亦樂乎。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時教他算計我們。我先算計了他罷。一面撇下鈴。走到前邊班房內。取了把解腕鋼刀。[illegible][illegible]進。那時快。在石上磨了兩磨。走入書院中來。不想天假其便。還春梅不該死於他手。忽被後邊小丫鬟蘭花兒。慌慌走來。叫春梅報說。小衙內金哥兒。忽然風搐倒了。快請奶奶看去。諕的春梅兩步做一步走。奔入後房中。看孩兒去了。劉進去了。那張勝提着刀子。逕奔到書房內。不見春梅。只見經濟驪在被窩內。見他進來。叫道阿呀。你來做甚麼。張勝怒道。我來殺你。你如何對淫婦說。倒要害我。我尋得你來不是了。反恩將仇報。常言黑頭虫兒不可救。救之就要吃人肉。休走

吃我一刀子。明年今日是你死忌。那經濟光赤條身子。沒處躲。摟着被。吃他拉被過一邊。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來。扎着軟肋。鮮血就邈出來。這張勝見他掙扎。復又一刀去。攮着胷膛上。動旦不得了。一面採着頭髮。把頭割下來。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可憐經濟青春不上三九。死於非命。張勝提刀。逵屋裏床背後。尋春梅不見。大扠步逕望後廳走。走到儀門首。只見李安背着牌鈴。在那里巡風。一見張勝兇神也似。提着刀跑進來。便問那[illegible]去。張勝不答。只顧走。被李安攔住。張勝。就向李安戳一刀來。李安冷笑。說道我叔叔有名山東夜叉李貴。我的本不用借。早飛起右腳。只听忒楞的一聲。把手中刀子踢落一邊。張勝急了。兩個就揪採在一處。被李安一個潑腳。跌番

在地解下腰間纏帶登時挪了攮的後廳春梅知道說張勝持刀入內小的拏住了那春梅方救得金哥却甦着听言大驚失色走到書院內經濟已被殺死在房中一地鮮血横流不覺放聲大哭一面使人報知渾家葛翠屏慌奔家來看見經濟殺死哭倒在地不省人事被春梅扶救甦省過來拖過屍首買棺材裝殯把張勝墩鎖在監內单等統制來家處治這件事那消數日期程軍情事務緊急兵牌來催促周統制調完各路兵馬張巡撫又早先往東昌府那里等候取齊統制到家春梅把殺死經濟一節說了李安將兇器放在面前跪禀前事統制大怒坐在廳上提出張勝也不問長短喝令軍牢五棍一換打一百棍登時打死隨即馬上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拏坐地虎劉二鎖

解前來。孫雪娥見拏了劉二。恐怕拏他。走到房中。自縊身死。旗牌拏劉二到府中。統制也分付打一百棍。當日打死。烘動了清河縣。大鬧了臨清洲。正是平生作惡欺天。今日上蒼報應。有詩爲証

爲人切莫用欺心　舉頭三尺有神明
若還作惡無報應　天下兇徒人食人

當時統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分付李安將馬頭大酒店。還歸本主。把本錢收筭來家。分付春梅在家。與經濟做斋累七。打發城外永福寺。擇吉日塟埋。留李安周義看家。把周忠周仁。帶去軍門答應。春梅晚夕。與孫二娘置酒送餞。不覺簇地兩行淚下。說相公此去。未知幾時回還。出戰之間。須要仔細。番兵猖

獗。不可輕敵。統制道。你每自在家清心寡慾。好生看守孩兒。不必憂念。我既受朝廷爵祿。盡忠報國。至於吉凶存亾。付之天也。囑付畢。過了一宿。次日軍馬都在城外屯集等候。統制起程。果然人馬整齊。但見

繡旗飄號帶。畫鼓間銅鑼。三股叉。五股叉。燦燦秋霜。六花鎗。點銅鎗。紛紛瑞雪。蠻牌引路。強弓硬弩當先。火炮隨車。大斧長刀在後。鞍上將。似南山猛虎。人人好鬥偏爭。坐下馬。如北海蛟虬。騎騎能爭敢戰。端的刀鎗流水急。果然人馬撮風行。

當下一路無詞。有日哨馬來報說。不可前進。馬哨東昌府下。達統制差一面令字藍旗。把人馬屯城外。我報進城。巡撫張叔夜听見周統制人馬來到。與東昌府知府達天道。出衙迎接。至公

廳敘礼坐下。商議軍情。打听聲息緊慢。駐馬一夜。次日人馬早行。往関上防守去了。不在話下。却表韓愛姐毋子。在謝家樓店中。听見經濟已死。愛姐晝夜只是哭泣。茶飯都不吃。一心只要往城内統制府中。見經濟屍首一見。死了也甘心。父毋旁人。百般勸解不從。韓道國無法可處。使八老往統制府中。打听經濟灵柩已出了殡。埋在城外永福寺内。這八老走來回了話。愛姐一心只要到他墳上燒帋。哭一場。也是和他相交一場。做父毋的。只得依他。僱了一乘轎子。到永福寺中。問長老塟於何處。長老令沙彌。引到寺後新墳堆。便是。這韓愛姐下了轎子。到墳前點着紙錢。道了萬福。叫聲親郎。我的哥哥。奴是指望我你同諧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聲大哭。哭的昏暈倒了。頭撞於地下。就

厥過去了。慌了韓道國和王六兒。向前扶救。大姐姐叫不應。越

發慌了。只見那日是葬了三日。春梅與渾家葛翠屏。坐着兩乘

轎子。伴當跟隨。抬三牲祭物來。與他娘墓燒紙。看見一個年小

的婦人。穿着縞素。頭戴孝髻。哭倒在地。一個男子漢。和一中年

婦人摟抱他。扶起來又倒了。不省人事。乞了一驚。因問那男子

漢是那里的。這韓道國夫婦。向前施禮。把從前已往話。告訴了

一遍。這個是我的女孩兒韓愛姐。春梅一聞愛姐之名。就想起

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會過。又認得王六兒。韓道國悉把東京

蔡府中出來一節。說了一遍。女孩兒曾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

不料死了。他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燒紙錢。不想到這里又哭

倒了。當下兩個救了半日。這愛姐吐了口粘痰。方纔甦省。尚哽

咽哭不出声來。痛哭了一塲。起來與春梅翠屏。揷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他與奴說山盟言海誓。情深意厚。實指望和他同諧到老。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先死了。撇得奴四脯着地。他在日曾與奴一方吳綾帕兒上有四句情詩。知道宅中有姐姐。奴願做小。倘不信。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上面寫詩四句。春梅同葛翠屏看了。詩云

吳綾帕兒織廻紋　　洒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永諧鸞鳳百年情

愛姐道。奴也有個小小鴛鴦錦囊。與他佩帶在身邊。兩面都扣綉着並頭蓮。每朶蓮花瓣兒。一個字兒寄與情郎。隨君膝下。春梅便問翠屏。怎的不見這個香囊。翠屏在他褯子上拴着。不是

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當下祭畢。讓他母子到寺中。擺茶飯與他吃了些飯食。做父母的。見天色將晚。催促他起身。他只顧不思動身。一面跪着春梅葛翠屏哭說。情愿不歸父母。同姐姐守孝寡居。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話是他妻小。死傍他鬼灵。那翠屏只顧不言語。春梅便說。我的姐姐。只怕年小青春。守不住。只怕悞了你好時光。愛姐便道。奶奶說那里話。奴既為他雖剮目斷鼻。也當守節。誓不再配他人。囑付他父母。你老公母回去罷。我跟奶奶和姐姐府中去。也那王六兒眼中垂淚。哭道。我承望你養活俺兩口兒到老。纔從虎穴龍潭中。奪得你來。今日倒閃賺了我。那愛姐口裏。只說我不去了。你就留下我到家。也尋了無常。那韓道國。因見女孩兒堅意不去。和王六兒大哭一場。

灑淚而別。回上臨清店中去了。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屏。坐轎子往府里來。那王六兒一路上悲悲切切。只是捨不的他女兒。哭了一場。又一場。那韓道國又怕天色晚了。顧上兩疋頭口。望前趕路。正是

馬遲心急路途窮　身似浮萍類轉蓬
只有都門樓上月　照人離恨各西東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囬分解。

第一百回

韓愛姐湖州尋父　普静師薦拔群冤

格言

人生切莫將英雄　術業精粗自不同
猛虎尚然遭惡獸　毒蛇猶自怕蜈蚣
七擒孟獲奇諸葛　兩困雲長羨呂蒙
珎重李安真智士　高飛逃出是非門

話說韓道国與王六兒歸到謝家酒店內無女兒道不得個坐吃山崩使陳三兒去又把那何官人來續上那何官人見他地方中没了劉二除了一害依舊又來王六兒家行走和韓道国商議你女兒愛姐已是在府中守孝不出來了等我賣盡貨物

討了賒帳你兩口跟我往湖州家去罷省得在此做這般道路那韓道国說官人下顧可知好哩一日賣盡了貨物討上賒帳顧了船同王六兒跟往湖州去了却表愛姐在府中與葛翠屏兩個持貞守節姊妹稱呼甚是合當着白日裏與春梅做伴兒在一處那時金哥兒大了年方六歲孫二娘所生玉姐年長十歲相伴兩個孩兒便有甚事做誰知自從陳經濟死後守備又出征去了這春梅每日珍羞百味綾錦衣衫頭上黃的金白的銀圓的珠光照的無般不有只是晚夕難禁獨眠孤枕慾火燒心因見李安一條好漢只因打殺張勝巡風早晚十分小心一日冬月天氣李安正在班房內上宿忽听有人敲後門忙問道是誰只聞叫道你開門則個李安連忙開了房門却見一個人

搶入來閃身在燈光背後李安看時却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養娘你這晚來有甚事金匱道不是我私來裏邊奶奶差出我們來李安道奶奶教你來怎麽金匱笑道你好不理會得看你睡了不曾教我把一件物事來與你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包内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車輛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乞張勝那厮殺了說畢留下衣服出門走了兩步又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又取出一定五十兩大元寶來撇與李安自去了當夜過了一宿次早起來逕拏衣服到家與他母親做娘的問道這東西是那里的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做母的听言叫苦當初張勝幹壞了事一百棍打死他今日把東西與你却是甚麽意思我今六十

巳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爹爹。滿眼只看着你。若是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早便不要去了。李安道。我不去。他使人來叫。如何荅應。婆婆說。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李安道。終不成不去。惹老爺不見怪麼。做娘的便說。你且投到你叔叔山東夜叉李貴那里。住上幾個月。再來看事故何如。這李安終是個孝順的男子。就依着娘的話。收拾行李。往青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春梅以後見李安不來。三四五次。使小伴當來叫。婆婆初時荅應家中染病。次後見人來驗看。纔說往原籍家中打盤纏去了。這春梅。終是擱恨在心。不題。時光迅速。日月如梭。又早臘月盡陽凡。正月初旬天氣。統制領兵一萬二千。在東昌府屯住已久。使家人周忠。稍書來家。教搬取春梅。孫二娘。并金哥玉姐。家小上車

止留下周忠。東庄上請你二爺看守宅子。原來統制還有個族弟周宣。在庄上住。周忠在府中。與周宣。葛翠屏韓愛姐看守宅。周仁與衆軍牢。保定車輛往東昌府來。此這一去。不爲名離故土。爭知此去少回程。有詞一篇。單道這周統制。果然是一員好將材。當此之時。中原蕩掃。志欲吞胡。但見

四方盜起如屯蜂。狠烟烈焰薰天紅。將軍一怒。天下自心腥膻掃盡。夷從風公事忘私願已久。此身許國不知有。金戈抑日。酬戰征。麒麟圖畫功爲首。鴈門關外秋風烈。鐵衣披張臥寒月。汗馬卒勤二十年。贏得班斑鬢如雪。天子明見萬里餘。羌番勞勩來萑書肘懸金印大如斗。無負堂堂七尺軀。

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輛到於東昌。統制見了春梅。孫二娘。金哥。

玉姐衆丫鬟家小。都到了。一路平安。心中大喜。就在統制府衙後厛居住。周仁悉把東庄上。叫了二爺周宣來宅。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宅舍。周統制又問。怎的李安不見。春梅道。又題甚李安那厮。我因他捉獲了張勝。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與他娘穿。他到晩夕。巡風進入後厛。把他二爺。東庄上收的子粒銀一包五十兩。放在明間卓上。偷的去了。幾番使伴當叫他。只是推病不來。落後又使叫去。他躲的上青州原藉家去了。統制便道。這厮我倒看他原來這等無恩。等我慢慢差人拏他去。這春梅不題。起韓愛姐之事。過了幾日。春梅見統制日逐理論軍情。幹朝庭國務。焦心勞思。日中尚未暇食。至於房幃色慾之事。久不沾身。因見老家人周忠次子周義。年十九歲。生的眉清目秀。眉來

服去。兩個暗地私通，就搆搭了。朝朝暮暮，兩個在房中。下棋飲酒，只瞞過統制一人不知。一日不想此國大金皇帝，滅了遼國，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集大勢番兵，分兩路寇乱中原。大元帥粘没喝，領十萬人馬，出山西太原府井陘道，來搶東京。副元帥斡離不，由檀州來搶高陽関，邊兵抵擋不住。慌了兵部尚書李綱，大將种師道，星夜火牌羽書，分調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関東陝西，分六路統制人馬，各依要地防守截殺。那時陝西劉延慶，領延緩之兵；関東王禀，領汾絳之兵；河北王煥，領魏傳之兵；河南辛興宗，領彰衙之兵；山西楊惟忠，領澤潞之兵；山東周義，領青兗之兵。却說周統制見大勢番兵來搶邊界，兵部羽書火牌星火來，連忙整率人馬，全裝披掛，兼道進兵。比及哨馬到高

陽關上。金國幹離不由人馬、巳搶進關來、殺死人馬無數。正值五月初旬。交陣堵截、黃沙四起、大風迷目。統制提兵進赶。不防被活立兇馬反攻。沒鞦一箭。正射中咽喉。隨馬而死。衆番將就用鈎索搭去。被這邊將士向前。僅搶屍首、馬載而還。所傷軍兵無數。可憐。周統制。一旦陣亡。亡年四十七歲。正是於家爲國忠良將。不辨賢愚血染沙。古人意不盡。作詩一首以嘆之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　要危端自命爲之
出帥未捷身先喪　落日江流不勝悲

又鷓鴣天一首

定國安邦美丈夫　心存正道氣吞胡
謨謀國事如家事　軍用陰符佩虎符

胡騎盛　武功弛　兵不用命將驕痴
可憐身死沙場內　千載英寃恨未舒

巡撫張叔夜見統制折於陣上連忙鳴金收軍查點折傷士卒退守東昌星夜奏朝庭不在話下部下卒載屍首還到東昌府春梅合家大小號哭動天合棺木盛殮交割了兵符印信一日春梅與家人周仁發喪載靈柩歸清河縣不題話分兩頭单表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梅去後兩個在家清茶淡飯守節持貞過其日月正值春盡夏初天氣景物鮮明日長針指困倦姊妹二人閑中徐步到西書院花亭上見百花盛開鶯啼燕語觸景傷情葛翠屏心還坦然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男兒陳經濟大官人凡事無情無緒睹物傷悲口是心苗形吟咏者有詩数

首為証

翠屏先道

花開靜院日初晴　深鎖重門白晝清
倒倚銀屏春睡醒　綠槐枝上一聲鶯

愛姐道

春事闌珊首夏時　弓鞋款款出簾遲
晚來悶倚粧臺立　巧畫蛾眉為阿誰

翠屏又道

紅綿掩鏡照窗紗　畫就雙蛾八字斜
蓮步輕移何處去　堦前笑折石榴花

愛姐道

雪為容貌玉為神　不遣風流涴此身
顧影自憐還自惜　新粧好好為何人

翠屏道

莎草連綿厚似氈　榆莢遍地亂如錢
誰知蕩子多輕薄　沉醉終朝花下眠

愛姐道

亂愁依舊鎖翠𡼏　爲甚年來瞧悴容
離別終朝蒐耿耿　碧霄無路得相逢

姊妹兩個吟詩已畢。不覺潸然淚下。二爺周宣走來。勸道。你姊妹兩個少要煩惱。須索解嘆省過罷。我連日做得夢。有些不吉。夢見一張弓。掛在旗竿上。旗竿拆了。不知是凶是吉。韓愛姐道。倒只怕老爺邊上有些說話。正在猶疑之間。忽見家人周仁。掛着一身孝。荒荒張張走來報道禍事。老爺如此這般。五月初七日。在邊關上陣亡了。大奶奶二奶奶。家眷載着灵車。都來了。慌了二爺周宣。收拾打掃前廳乾淨。停放灵柩。擺下祭祀。合家大小哀號起來。一面做齋累七。僧道念經。金哥玉姐。披麻帶孝。弔客往來。擇日出殯。安葬於祖塋。俱不必細說。却說二爺周宣。引

着六歲金哥兒行文書申奏朝廷討祭葬襲替祖職朝廷各降
兵部覆題引奏巳故統制周秀奮身報國沒於王事忠勇可加
遣官諭祭一壇墓頂追封都督之職伊子照例優養出幼襲替
祖職這春梅在內頤養之餘淫情愈盛常留周義在香閣中鎮
日不出朝來暮往淫慾無度生出骨蒸癆病症逐日吃藥減了
飲食消了精神體瘦如柴而貪淫不巳一日過了他生辰到六
月伏暑天氣早辰晏起不料他摟着周義在床上一泄之後鼻
口皆出凉氣淫津流下一窪口就嗚呼哀哉死在周義身上亡
年二十九歲這周義見沒了氣兒就慌了手脚向箱內抵盜了
些金銀細軟帶在身邊逃走在外丫鬟養娘不敢隱匿報與二
爺周宣得知把老家人周忠鎖了押着抓尋周義可要作怪正

走在城外他姑娘家投住。一條索子。拴將來。已知其情。恐揚出醜。去金哥久後不好。襲戎拏到前廳。不由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時打死。把金哥與孫二娘看養。一面發喪於祖塋。與統制合葬畢。房中兩個養娘并海棠月桂。都打發各尋投向嫁人去了。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再三勸他不肯前去。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虜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塗炭之哭。百姓有倒懸之苦。大勢番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鬼哭神號。父子不相顧。葛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各逃生命。止丟下韓愛姐無處依倚。不免收拾行裝。穿着隨身慘淡衣衫。出離了清河縣。前往臨清找尋他父母。到臨清謝家店。店也關閉。主

人也走了。不想撞見陳三兒。三兒說。你父母去年時。就跟了何官人往江南湖州去了。這韓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唱小詞曲。往前抓尋父母。隨路飢飡渴飲。夜住曉行。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似漏網之魚。弓鞋又小。萬苦千辛。行了數日。來到徐州地方。天色晚來。投在孤村裏面。一個婆婆。年記七旬之上。頭綰兩道雪鬢。挽一窩絲。正在竈上杵米造飯。這韓愛姐。便向前道了萬福。告道奴家。是清河縣人氏。因爲荒亂。前往江南投親。不期天晚。權借婆婆這里投宿一宵。明早就行。房金不少。那婆婆只顧觀看這女子。不是貧難人家婢女。生的舉止典雅。容貌非俗。但見

烏雲不整。惟思昔日家豪。眉歛遠山。爲憶當年富貴。此夜月

朦雲霧瑣牡丹花被土沉埋。

婆婆道。既是投宿娘子。請炕上坐。等老身造飯。有幾個挑河夫子來吃。那老婆婆炕上柴皂登時做出一大鍋稗稻捕荳子乾飯。又切了兩大盤生菜。撮上一包塩。只見幾個漢子。都蓬頭精腿。裩褲兜襠。脚上黃泥。流進來。放下荷鍬。便問道。老娘有飯也未。婆婆道。你每自去盛吃。當下各取飯菜。四散。正吃。只見內一人。約三十四五年紀。紫面黃髮。便問婆婆。這炕上坐的是甚麽人。婆婆道。此位娘子。是清河縣人氏。前往江南尋父毋去。天晚在此投宿。那人便問娘子。你姓甚麽。愛姐道。奴家姓韓。我父親名韓道國。那人向前扯住問道。姐姐。你不是我姪女韓愛姐麽。那愛姐道。你倒好似我叔叔韓二。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因

問你爹娘在那里。你在東京。如何至此。這韓愛姐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府里。丈夫沒了。我守寡到如今。我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我要找尋去。荒亂中。又沒人帶去。胡亂单身唱詞。覓些衣食前去。不想在這里撞見叔叔。那韓二道。自從你爹娘上東京。我沒營生。過日把房兒賣了。在這里挑河做夫子。每日覓碗飯吃。既然如此。我和你往湖州。尋你爹娘去。愛姐道。若是叔叔同去。可知好哩。當下也盛了一碗飯與愛姐吃。愛姐呷了一口。見粗飯不能咽。只呷了半碗就不吃了。一宿晚景休題。過到次日天明。衆夫子都去了。韓二交納了婆婆房錢。領愛姐作辭出門。望前途所進。那韓愛姐本來嬌嫩。弓鞋又小。身邊帶着些細軟釵梳。都在路上零碎盤纏。將到淮安

上船迤里望江南湖州來非止一日抓尋到湖州何官人家尋着父母相會見了不想何官人已死家中又没妻小止是王六兒一人丢下六歲女兒有幾頃水稻田地不上一年韓道國也死了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揸兒就配了小叔種田過日那湖州有富家子弟見韓愛姐生的聰明標致多來求親韓二再三教他嫁人愛姐割髮毀目出家為尼姑誓不再配他人後年至三十二歲以疾而終正是

貞骨未歸三尺土　怨魂先徹九重天

後韓二與王六兒成其夫婦情受何官人家業田地不在話下

却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看看到清河縣地界只見官吏逃亡城門晝閉人民逃竄父子流亡但見烟生四野日蔽黄沙

封豕長蛇互相吞併。龍爭虎鬬各自爭强。皂幟紅旗布滿郊野。男啼女哭。萬戶驚惶。番軍虜將。一似蟻聚蜂屯。短劍長鎗。好似森林密竹。一處處死屍骸横。三竪四。一攢攢折刀斷劍。七斷八截。個個攜男抱女。家家閉戶關門。十室九空。不顯鄉村城郭。獐奔鼠竄。那存禮樂衣冠。正是得多少宮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那時西門慶家中吳月娘。見番兵到了。家家都關鎖門戶。亂攛逃去。不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玩。帶在身邊。那時吳大舅已死止同吳二舅玳安兒小玉。領着十五歲孝哥兒。把家中前後都倒鎖了。要往濟南府投奔雲離守。一來那里避兵。二者與孝哥完就其親事去。一路上只見人人荒亂。個個驚駭。可憐這吳月娘。穿着隨身衣裳。和吳二舅男女五口。雜在人隊裏挨出城門

到於郊外，往前所行，到於空野十字路口，只見一個和尚，身披紫褐袈裟，手執九環錫杖，脚靸芒鞋，肩上背着條布袋，袋內裹着經典，大移步迎將來，與月娘打了個問訊，高聲大叫道：吳氏娘子，你往那里去？還與我徒弟來。諕月娘大驚失色，說道：師父，你問我討甚麽徒弟？那和尚又道：娘子，你休推聽里夢里，你曾記的十年前，在岱岳東峯，被殷天錫赶到我山洞中投宿，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法名普静，你許下我徒弟，如何不與我？吳二舅便道：師父出家人，如何你不近道，此是荒亂年程，亂攛逃生，他有此孩兒，久後還要接代香火，他肯捨與你出家去？和尚道：你真個不與我去？吳二舅道：師父，你休胡說，悮了人去路兒，後面只怕番兵來到，朝不保暮。和尚道：你旣不與我徒弟，如今天

色已晚也走不出路去昝人且來不到此處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一夜明早去罷吳月娘問師父是那寺中那和尚用手只一指兒那路旁便是和尚引着不想來到永福寺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曾走過一遍比及來到寺中長老僧衆都走去大半止有幾个禪和尚在後邊禪堂中打坐佛前點着一大盞瑠璃海燈燒着一爐香此時日啣山時分但見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廟香靄鍾聲一輪明月掛青天幾點踈星明碧落六軍宮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壺正滴四邊宿霧紛紛罩舞榭歌臺三市沉烟隱隱閉綠窻朱戶兩兩佳人歸綉閣雙雙士子掩書幃

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玳安小玉孝哥兒男女五口兒投宿在

寺中方丈內。小和尚有認的。安排了些飯食。與月娘等吃了。那普靜老師。跏趺在禪堂床上。敲木魚。口中念經。月娘與孝哥兒小玉在床上睡。吳二舅和玳安做一處着了。慌亂辛苦了。底人都睡着了。止有小玉。不曾睡熟。起來在方丈內。打門縫內看那普靜老師。念經。看看念至三更時。只見金風凄凄。斜月朦朦。人烟寂靜。萬籟無聲。覷那佛前海燈。半明不暗。這普靜老師。見天下荒亂。人民遭刼。陣亡橫死者數極多。發慈悲心。施廣惠力。禮白佛言世尊解寃經咒。薦拔幽魂。解釋宿寃。絕去掛碍。各去超生。再無留滯。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寃經咒。少頃陰風凄凄。冷氣颼颼。有數十輩焦頭爛額。蓬頭泥面者。或斷手折臂者。或有刳腹剜心者。或有無頭跛足者。或有弔頸枷鎖者。都來悟領

禪師經咒。列於兩旁。禪師便道你等衆生。冤冤相報。不肯解脫。何日是了。汝當諦听吾言。隨方托化去罷。偈曰

勸爾莫結冤　冤深難解結　一日結成冤
千日解一徹　若將冤報冤　如湯去潑雪
若將冤報冤　如狼重見蝎　我見結冤人
盡被冤磨折　我見此懺悔　各把性悟徹
照見本來心　冤愆自然雪　仗此經力深
薦拔諸惡業　汝當各托生　再勿將冤結
改頭換面輪迴去　來世機緣莫再攀

當下衆人都拜謝而去。小玉竊看。都不認的。少頃又一大漢進來。身長七尺。形容魁偉。全裝貫束。胷前関着一矢箭。自稱統制周

秀。因與番將對敵折於陣上。今蒙師薦拔。令往東京托生。與沈
鏡為次子。名為沈守善去也。言未已。又一人素體榮身。口称是
清河縣富戶西門慶。不幸溺血而死。今蒙師薦拔。令往東京城
內。托生富戶沈通為次子沈鉞去也。小玉認的是他爹。諕的不
敢言語。已而又有一人提着頭。渾身皆血。自言是陳經濟。因被
張勝所殺。蒙師經功薦拔。令往東京城內。與王家為子去也。已
而又見一婦人也提着頭。胷前皆血。自言奴是武大妻。門慶之
妾潘氏是也。不幸被仇人武松所殺。蒙師薦拔。令往東京城內
黎家為女。托生去也。已而又有一人身軀矮小。面背青色。自言
是武植。因被王婆唆潘氏下藥吃毒而死。蒙師薦拔。令往徐州
落鄉民范家為男。托生去也。已而又有一婦人。面皮黃瘦。血水

淋漓自言妾身李氏乃花子虛之妻西門慶之妾因害血山崩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袁指揮家托生爲女去也已而又一男自言花子虛不幸被妻氣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鄭千戶家托生爲男已而又見一女人頸纏脚帶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宋氏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朱家爲女去也已而又一婦人面黃肌瘦自稱周統制妻龐氏春梅因色癆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與孔家爲女托生去也已而又一男子裸形披髮渾身杖痕自言是打死的張勝蒙師父薦拔今往東京大興衛貧人高家爲男去也已而又有一女人項上纏着索子自言西門慶之妾孫雪娥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貧民姚家爲女去也已而又一女人年小項纏脚帶自言西門

慶之女陳經濟之妻西門大姐是也不幸亦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與番役鍾貴為女托生去也已而又見一小男子自言周義亦被打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高家為男名高留住兒托生去也言畢各恍然都見小玉諕的戰慄不已原來這和尚只是和這些鬼說話正欲向床前告訴與月娘不料月娘睡得正熟一灵真性同吳二舅眾男女身帶着一百顆胡珠一柄寶石縧環前往濟南府投奔親家雲離守那里避兵就與孝哥完成親事一路饑食渴飲夜住曉行到於濟南府問一老人雲參將住所在於何處老人指道此去二里餘地名灵壁寨一邊臨河一邊是山這灵壁寨就在城上屯聚有一千人馬雲參將就在那里做知寨月娘五口兒到寨門通報進去雲參

將听見月娘遞親來了。一見如故。叙畢禮數。原來新近沒了娘子。央浼隣舍王婆婆來。陪待月娘。在後堂酒飯。甚是豐盛。吳二舅玳安。另在一處管待。因說起避兵來就親之事。因把那百顆胡珠、寶石縧環。教與雲離守。權為茶礼。雲離守收了。並不言其就親之事。到晚又教王婆陪月娘一處歇臥。將言說念月娘。以挑探其意。說雲離守。雖是武官。乃讀書君子。從割衫襟之時。就留心娘子。不期夫人沒了。鰥居至今。今據此山城。雖是任小。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生殺在於掌握。娘子若不棄願成伉儷之歡一雙兩好。令郎亦得諧秦晉之配。等待太平之日。再回家去不遲。月娘听言。大驚失色。半晌無言。這王婆回報雲離守。次日晚夕。置酒後堂。請月娘吃酒。月娘自知他與孝哥兒完親。連忙來

到席前叙坐。雲離守乃言。嫂嫂不知。下官在此。雖是山城。管着許多人馬。有的是財帛衣服。金銀寶物。缺少一個主家娘子。下官一向思想娘子。如渴思漿。如熱思凉。不想今日娘子到我這里。與令郎完親。天賜姻緣。一雙两好。成其夫婦。在此快活一世。有何不可。月娘听了。心中大怒。罵道。雲離守。誰知你人皮包着狗骨。我過世丈夫。不曾把你輕待。如何一旦出此犬馬之言。云離守笑嘻嘻。向前把月娘摟住。求告說。娘子。你自家中。如何走來我這里做甚。自古上門買賣好做。不知怎的一見你。魂灵都被你攝在身上。没柰何。好歹完成了罷。一面拏過酒來。和月娘吃。月娘道。你前邊叫我兄弟來。等我與他說句話。云離守笑道你兄弟和玳安兒小廝。已被我殺了。即令左右取那件物事。與

娘子看。不一時燈光下血瀝瀝。提了吳二舅玳安兩顆頭來。諕的月娘面如土色。一面哭倒在地。被雲離守向前抱起。娘子不須煩惱。你兄弟已死。你就與我爲妻。我一個總兵官。也不玷辱了你。月娘自思道。這賊漢將我兄弟家人害了命。我若不從。連我命也喪了。乃回嗔作喜說道。你須依我。奴方與你做夫妻。云離守道。不拘甚事。我都依。月娘道。你先把我孩兒完了房。我却與你成婚。云離守道。不打緊。一面叫出云小姐來。和孝哥兒推在一處。飲合巹盃。館同心結。成其夫婦。然後拉月娘和他云雨。這月娘却拒阻不肯。被云離守忿然大怒。罵道。賤婦。你哄的我與你兒子成了婚姻。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向床頭隨手而落。血濺數步之遠。正是三尺利刃着頂上。滿腔鮮血濕模糊。月

娘見砍死孝哥兒不覺大叫一聲不想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諕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連道恠哉恠哉小玉在旁便問奶奶怎的哭月娘道適間做得一夢不祥不免告訴小玉一遍小玉道我倒剛纔不曾睡着悄悄打門縫見那和尚原來和鬼說了一夜話剛纔過世俺爹五娘六娘和陳姐夫周守備孫雪娥來旺兒媳婦子大姐都來說話各四散去了月娘道這寺後見埋着他每夜夜靜時分屈死淹寃如何不來娘兒們也不曾說話不覺五更雞叫吳月娘梳洗面貌走到禪堂中禮佛燒香只見普靜老師在禪床上高叫那吳氏娘子你如今可省悟得了麽這月娘便跪下參拜上告尊師弟子吳氏肉眼凡胎不知師父是一尊古佛適間一夢中都已省悟了老師道既已省悟也不消

前去你就去也無過只是如此倒沒的喪了五口兒性命合你
這兒子有分有緣遇着我都是你平日一點善根所種不然定
然難免骨肉分離當初你去世夫主西門慶造惡非善此子轉
身托化你家本要蕩散其財本傾覆其產業臨死還當身首異
處今我度脫了他去做了徒弟常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你那
夫主冤愆解釋亦得超生去了你不信跟我來與你看一看於
是扠步來到方丈內只孝哥兒還睡在床老師將手中禪杖向
他頭上只一點教月娘衆人忽然翻過身來却是西門慶項帶
沉枷腰繫鐵索復用禪杖只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床上
月娘不覺見了放聲大哭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慶托生良久
孝哥兒醒了月娘問他如今你跟了師父出家在佛前與他剃

頭摩頂受記可憐月娘扯住慟哭了一塲乾生受養了他一塲到十五歲指望承家嗣不想被這個老師幻化去了吳二舅小玉玳安亦悲不勝當下這普靜老師領定孝哥兒起了他一個法名喚做明悟作辭月娘而去臨行分付月娘你們不消往前途去了如今不久番兵退去南北分爲兩朝中原已有個皇帝多不上十日兵戈退散地方寧靜了你每還回家去安心度日月娘便道師父你度托了孩兒去了甚年何日我母子再得見面不覺扯住放聲大哭起來老師便道娘子休哭兒的那邉又有一位老師來了哄的衆人扭頸回頭當下化陣清風不見了

正是

三降塵寰人不識　　倏然飛過岱東峰

不說普靜老師幻化孝哥兒去了。且說吳月娘與吳二舅衆人在永福寺住了。那到十日光景，果然大金國立了張邦昌在東京称帝，置文武百官。徽宗、欽宗兩君北去，康王泥馬度江，在建康即位，是爲高宗皇帝。拜宗澤爲大將，復取山東河北，分爲兩朝。天下太平，人民復業。後月娘歸家，開了門戶，家產器物都不曾跡失。後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門安，承受家業，人称呼爲西門小員外，養活月娘到老，壽年七十歲，善終而亡。此皆平日好善看經之報也。有詩爲証：

閑閱遺書思惘然　誰知天道有循環
西門豪横難存嗣　經濟顛狂定被殲
楼月善良終有壽　瓶梅淫佚早歸泉

可惜金蓮遭惡報　遺臭千年作話傳

金瓶梅詞話卷之一百囬終

